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 Chapter 6
- Chapter 7
- Chapter 8
- Chapter 9
- Chapter 10
- Chapter 11
- Chapter 12
- Chapter 13
- Chapter 14
- Chapter 15
- Chapter 16
- Chapter 17
- Chapter 18
- Chapter 19
- Chapter 20
- Chapter 21
- Chapter 22
- Chapter 23
- Chapter 24

Chapter_1

驻京办主任系列一至三

1、恭王府(1)

到北京快三年了，最吸引丁能通的地方还是和珅的故居恭王府。丁能通几乎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来这里一趟，原因很简单，不少政治新星升起后，由于一个“贪”字最终却像流星一样陨落了，这其中就包括不少大大小小的驻京办主任。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无非是提醒自己别因为“贪”而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丁能通对和珅感兴趣不是因为和珅“贪”，而是因为在和珅身上集中了官本位制度中所有为官的元素：自幼清贫、发奋苦读、幸识君王、连升三级、侍君如父、位极人臣、左右逢源、精明干练、阴险狡诈、贪得无厌……丁能通的身世与和珅太相似，也是从小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于是发奋苦读，大学毕业后考入东州市政府，幸得市长肖鸿林的赏识成为市长秘书，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通过多年的历练，他也修得左右逢源、精明干练、诡谲圆滑，其实，什么样的仁人志士在官场里混久了，棱角也都磨没了，河里的石头有几个不是圆的？经过一番煞费苦心，丁能通终于当上了清江省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只是一个“贪”字不知要了多少政坛精英的命，他心有忌惮，丁能通是不想丢掉性命的，自己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头，所以他经常到恭王府走走，一来是为了给自己提个醒，二来也是想多沾点福气。

丁能通的理想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理想当然离不开福气，而恭王府素有“万福园”的美誉，什么蝠池、蝠厅、福字碑，一个福字道出了富与贵的真谛。

丁能通特别喜欢康熙爷写下的这个“福”字，他在恭王府驻足最多的地方就是这块福字碑前，目的就是想多沾点恭王府的福气。难怪北

京人常说，到长城是看大气，到故宫是看王气，到恭王府看的是福气。

对于丁能通来说，大气他自认为天生就有，王气是丁能通梦寐以求的，然而，当今中国好像破了千百年来的规矩，从不分离的富与贵竟然分开了，如今的中国是富者不贵，贵者不富，这是丁能通万难想明白的。

丁能通认为，贵必有王气，富必有福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兼得的只有驻京办主任了。因为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像个商人，离天王老子最近，可以广交权贵，当然福气多多了。想来想去，丁能通觉得多沾点福气是无可厚非的，作为驻京办主任沾不上天王老子的福气，一定是地瓜加土豆——烀熟了就是面。

每当丁能通徜徉在这个大花园中，就会有与和珅心有灵犀之感，这种感觉让他心中痒痒的、暖暖的，他甚至觉得一个优秀的驻京办主任就应该向和珅学习，当然不是学“贪”了，但是，向和珅学习什么，他似乎又说不太清楚，只觉得人生就犹如这园内的环山衔水、曲廊亭榭、山石古木、曲折掩映，真可谓是步步为景。

丁能通不觉得人生是什么过眼烟云，即使是和珅去了，还有恭王府在，还有福字碑在，明明是步步为景嘛，只不过景致各有不同罢了。

眼下的光景就是他自己选择的，丁能通一直为自己的选择暗自得意，因为自从他第一次陪同东州市市长肖鸿林走进恭王府以后，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我要当东州市驻京办主任，而且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将驻京办事处变成东州市设置在北京的恭王府。”丁能通这个理想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东州市作为清江省的省会城市，工业大市，清江省经济的发动机，现有的驻京办太寒酸了，像东州这种经济大市，驻京办搞成五星级也不过分，这里有一个东州市政府的形象问题，丁能通多少次为自己的想法而兴奋。

丁能通就任驻京办主任之前，是东州市市长肖鸿林的秘书，而且兼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按理说，鞍前马后地跟了肖市长五年，到哪个区当个区长，到哪个实惠局任个局长，也就是肖鸿林一句话的事。可是，丁能通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市委组织部的美意，执意要当东州市驻京办事处主任，个中原因即使是他服务多年的市长肖鸿林也没有完全猜透。

1、恭王府(2)

其实，丁能通一直有不可告人的私心，说野心也行，说是高远志向也可，他认为，要想在政治上有大发展，必须有重量级的人物赏识，他可以利用驻京办这个平台，既可以因频繁接待省市领导而得到赏识，又可以广交京城权贵，为自己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展寻找机会。这年头要想当大官，就要结交权贵；要想发大财，就得结交大款。只要自己在北京打开局面，别说市长肖鸿林了，就是市委书记王元章也得围着自己转。

这些年跟着肖鸿林走南闯北，北京城也识得不少大人物，他认为自己有打开局面的底蕴和实力。何况，东州市作为省会重镇、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早就为首都输送了成百上千的老革命，用好这些关系，何愁自己没有靓丽的前程。

丁能通正驻足在福字碑前沉思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哟，这不是丁秘书吗？”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丁能通回头看时，却一时懵住了，这女人四十多岁，典型的机关女干部形象，端庄稳重的脸笑容和蔼，上身穿着一件暗绿色鸡心领短袖小衫，古铜色西裤，浑身透着大方与庄重之气。

“哎呀，是刘大姐，好久不见了，我没敢认！”

半晌，丁能通才想起来，这位刘大姐叫刘凤云，是中纪委的处级干部，三年前随中纪委六室主任去东州市搞政务公开调研，丁能通陪

肖市长接待过他们。晚宴上，丁能通与刘凤云拼酒，败下阵来，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丁秘书，什么时候来的北京？肖市长也来了吗？”显然，刘凤云并不知晓丁能通的工作变动。

“刘大姐，我现在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早就不当秘书了。”丁能通极力想改变留在刘凤云心中的秘书形象。

“这么说你进步了，丁主任！”刘凤云半开玩笑地笑道。

“刘大姐，还是叫我能通或小丁吧，我听着舒坦。”丁能通腼腆地说。

“好吧，小丁，看见这福字碑都想了些什么？”刘凤云似乎看穿了丁能通的心事，平和地问道。

“听说康熙只留下三个大字，一个是故宫太和殿内的‘无为’二字，另一个就是和珅府里的这个‘福’字。”

“是呀，当年康熙为老母亲的生日写下这个大大的福字时，深感惊讶，因为福蕴涵着才、子、寿、田等老百姓常求而不达的东西，整个一个福字就表达了国人对多子、多财、多寿、多福气的祈求。而后来康熙考虑到这个写绝了的福字无法再次写出，便用剑刻的方法刻在一个长石上，摆在了皇家大院内。”

“刘大姐，后来和珅是怎么把这个福字弄到府里的？”

“这倒不清楚，不过聪明的和珅为避免皇家人把这块宝夺回去，便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先是用座假山把石压在下面，并在山上放置三块象征双龙戏珠的大石头，最后还在福字外围弄了一个大大的寿字，这样皇家人即使想取走也只能望福兴叹了，毕竟谁都不敢用江山和寿运来换取一个福字。因此，这个福字得以一直留在这里。”

“和珅果然是聪明绝顶！”

“小丁，我发现你好像很崇拜和珅哪！他可是个大贪官呀！”刘凤云诧异地瞪着眼睛说道。

“刘大姐，你误会了，我只是想，为什么康熙亲提的福字没有保佑他。”丁能通赶紧解释道。

“常言说得好，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人生不能苛求太多呀。”

“刘大姐说得对，刘大姐说得对。”

这时，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手中拿着两瓶矿泉水走了过来。

“凤云，遇着熟人了？”

“噢，我来介绍一下。小丁，这是我老公，叫周永年，在中组部地方局工作，永年，

这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曾经是肖鸿林的秘书。”

丁能通听了刘凤云的介绍，内心暗涌着一种冲动，心想，“刘凤云的老公居然在中组部地方局工作，看派头和资历，少说也得是个副局级，这可是所有在政治上有宏图大志的人做梦都想结交的人物。”

1、恭王府(3)

丁能通赶紧伸出双手谦卑地说：“周大哥，幸会！幸会！”

周永年客气地伸出手，带着警觉而傲慢的笑容说道：“驻京办主任可不简单，个个都有左右逢源、纵横四海的本领。”

“哪里，哪里，我们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呀！”

“在夹缝中求生存，有没有搞错，谁都知道，驻京办是三不管，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又开宾馆、酒楼，又办公司，驻京办主任可是既当官，又做老板，集富贵于一身的肥差，经常接待的是当地领导干部，有人脉关系，又是地方政务与中央政务对接的桥梁，哪个驻京办主任到部委办事不是如履平地呀，在外面纪律也松，工资又高，哪个驻京办主任没有点神通？”周永年侃侃而谈，说得丁能通脑门儿沁出了细汗。

“周大哥高看我们了，这样吧，刘大姐，反正你是东州人，改天我请客，周大哥务必给我这个面子。”

丁能通觉得周永年这个人太有用了，即使是省委书记、省长也要高看一眼，这样的人一旦交下，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大为有益，但是结交这样的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小火慢炖，不然容易夹生，双方寒暄告辞后，丁能通缓步走出了恭王府。他上了奔驰车刚打着火，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号码是东州市常务副市长贾朝轩的秘书顾怀远打来的。丁能通赶紧接了电话。

“能通，你在哪儿呢？贾市长到驻京办了，你赶紧回来吧。”

“怀远，我在路上，马上回去。”

2、对弈(1)

贾朝轩在北京学习，一有空就到驻京办找丁能通下围棋，丁能通虽然给肖鸿林当过秘书，但是驻京办归常务副市长主管，因此，贾朝轩是驻京办名副其实的太上皇。贾朝轩找他，丁能通不敢怠慢。五年的秘书生涯和几年驻京办主任的历练，炼就了丁能通一种特殊的本领，既能掌握必须掌握的信息，又能让这些信息到自己这儿打住。这一点让所有的市级领导都很赏识。

丁能通接待过东州市所有副市级以上领导及他们的家属，也经常陪同国家部委办局领导到东州办事甚至休假，知道别人无法知道的信息，甚至是隐私，但是，丁能通都能守口如瓶，并且从来不利用这些信息甚至隐私为自己谋取什么，为此，丁能通获得了更多近身领导的机会。

东州市驻京办坐落在北京市八里庄航天桥下一片平房区，离彩电塔不远，原来是部队的一片军营，在市委书记王元章任东州市市长期间，租给了东州市政府，王元章将这里改造成了驻京办。十几排营房，一个大院，院内几十棵高大的杨树像披挂着哗哗响的青铜铠甲的巨人，圆圆的树干几乎一般粗细，傲岸地凝视着出入驻京办的各色人等，默默沉思。

驻京办大门前的胡同虽然狭长，但很热闹，特别是早晨，卖豆汁油条的，卖馄炖烧饼的，卖稀粥馅饼的，应有尽有。丁能通最喜欢北

京的小吃，近三年来，他的早餐放着机关的食堂不吃，专吃门前的小摊，特别是馄炖加油条是丁能通最爱吃的，奇怪的是做这些小吃的很少有北京人。

丁能通的奔驰车驶进驻京办大院时，贾朝轩正站在一棵大杨树下抽烟，顾怀远左胳膊下夹着一个皮包，右手正在打手机，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正在向贾朝轩汇报着什么。

丁能通在车里望了一眼肉头肉脑的钱学礼，心里咯噔一下。三年前，驻京办老主任死于车祸后，副主任钱学礼拉着架子要主政，无奈，丁能通看上了驻京办主任这个肥缺，钱学礼无力抗衡，只好忍气吞声地认了，忍了，但是心里一直不服气。

丁能通上任以来，钱学礼一直在暗地里下绊，恨不能丁能通也像老主任一样出车祸死了才解气。因此，丁能通一见钱学礼腆着像女人乳房一样肉乎乎的胸脯凑在贾朝轩耳边窃窃私语，心中就断定这家伙在打小报告了。

钱学礼有个外号叫“独眼龙”，其实，钱学礼的两个眼睛都很好，连眼镜都不戴，可是这家伙秃顶秃得锃光瓦亮，脑形特像勃起的阳具，再加上腮帮子上堆了两堆肉，就像两个睾丸，所以，背后人们都称他“独眼龙”。

刨根问底，这外号是驻京办接待处处长黄梦然给起的，缘起黄梦然讲的一个笑话。那天，几个同事在驻京办酒店给黄梦然过生日，喝到兴头上，黄梦然讲了一个黄段子，大致意思是：阴道和屁眼是邻居，一天，阴道对屁眼说，昨天晚上独眼龙又来了，你也不帮帮我。屁眼说，别提了，独眼龙一来就在我门前放两个手雷，吓死我了。黄梦然刚讲到这儿，一辆奥迪停到了酒店窗前，钱学礼举着光秃秃的头从车里钻了出来，也不知谁说了一句：“独眼龙来了。”众人哈哈大笑。从此：“独眼龙”这个外号就叫开了。

丁能通从车上下来，钱学礼尴尬地冲他笑了笑，知趣地想走，丁能通心里酸溜溜的，但脸上的表情很随和。

“老钱，市政协的张主席来，三点钟的飞机，你帮我接一下。”丁能通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好的，贾市长，我去了。”钱学礼看了看表点头哈腰地说。

贾朝轩将手中的烟头扔在了地上，用脚一碾，慈祥地挥了挥手。

“贾市长，怎么不进屋呀？”丁能通的语气像是在挑钱学礼的礼。

“你小子不在办公室，是不是被什么女人缠住了？”贾朝轩话里有话地说道。

丁能通听了贾朝轩的话心里激灵一下，心想，“莫非自己帮助金冉冉的事被发现了？不能啊，妈的，这年头，只要接触女人，准能传出包二奶、养情人的谣言来，金冉冉不过是一个要轻生的女大学生，自己不过是做了点自己该做的事，难道也传出了流言蜚语？钱学礼这小子不愧号称独眼龙，什么香风毒雾他都能扑捕捉得到，真得防着点这小子，干脆找机会把他撵走算了。”

2、对弈(2)

但是，丁能通也知道，钱学礼在驻京办十年了，连老婆孩子都调北京来了，全家不仅在北京买了房子，而且都弄成了北京户口，拉着架子老死在北京。而且这小子什么领导都伺候过，在北京的水很深。

“贾市长，是哪个乱嚼舌头的给我造这种谣言？这不是把我往山下推吗？”丁能通佯装严肃地埋怨道。

“你小子，怎么，捅到腰眼上了？”

贾朝轩说完哈哈大笑，接过了丁能通递过来的软包中华香烟，顾怀远赶紧给两位领导点上火，贾朝轩拍着丁能通的肩膀，走进八栋营房。

八栋营房是十几趟平房中装修最好的，是专门接待副市级以上领导用的，走廊内一条大红纯毛地毯通往各个装修豪华的房间，丁能通的老婆孩子在东州，自己孤身一人，晚上就住在八栋营房的六号房间。

八栋营房八号房间是驻京办最好的房间，是豪华套，相当于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服务员打开门，丁能通将手一让，贾朝轩和顾怀远走了进去，服务员上了茶水和水果，三个人坐在沙发上闲聊。

“怎么样？贾市长？党校学习紧张不？”丁能通随口问道。

“党校学习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同学编了句顺口溜，什么领个盆儿，学点词儿，认俩人儿，养养神儿。”贾朝轩呷了一口茶，悠悠说道，逗得丁能通和顾怀远哈哈大笑。

“贾市长，青干班和普通班可不一样，你可是重点培养对象，说不定没毕业就提拔了。”丁能通恭维道。

“这倒是真的，我们班有个同学，最近传说要升副省长了，中组部领导已经找他谈话了。”

“贾市长，市委王书记和肖市长都可能高升，一旦高升，位子就空出来了，您年富力强，将来东州一定是您主政。”丁能通诡谲地说道。

“老弟，借你吉言吧，不过，我要主政，你这办事处可得变变样，许多省会城市的驻京办都是三星、四星，甚至五星级了，咱东州市的驻京办还像个大车店怎么能行？影响东州市改革开放的形象。”

“贾市长，我也一直想改变咱办事处的形象，可是没有钱呀，如果当初王书记任市长时把这片营房的地买下来，咱现在就发了，光这块地就能换个五星级。”丁能通惋惜地说。

“是呀，十几年前王书记要是魄力大点，七百万现在就能变成七个亿。唉，这都是往事了，眼下，你要想做个称职的驻京办主任，就得学会资本运作的本领，什么叫资本运作，就是空手套白狼。不用市里投一分钱，就能搞出个五星级酒店来。”贾朝轩掸了掸手里的烟灰说。

“贾市长，我看中了一座五星级酒店，地点不错，离保利大厦不远，但经营不善，正在寻找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你给驻京办在东州批块好地，我就有把握控股，到时候咱就鸟枪换炮了。”

“你有把握？”贾朝轩双目放光地问。

“有把握，到时候我们驻京办下面成立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双管齐下，我保证两年就让驻京办大变样。”丁能通信心十足地说。

“好，能通，不愧是肖市长的秘书，有道行，我从党校学习完后，一回东州就给你办。”

“多谢贾市长对驻京办的关怀，我们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

丁能通这几句话递得过硬，坐在一边默然无语的顾怀远投来敬佩的目光。

“怀远，想啥呢？赶紧把围棋拿出来，”贾朝轩迫不及待地说，“能通，今儿三局两胜，老规矩，不许赖帐！”

顾怀远赶紧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副精美的围棋。

这是一套由优质的新山玉和墨玉精心打磨而成的玉石围棋，白得宛若美玉，晶莹光洁而并不炫目，黑子经过精心去光处理，手感圆润舒适，棋罐和盖均是新山玉雕刻而成。

贾朝轩生性好赌，又是个围棋迷，走到哪儿都把这套围棋带着。不过，在党校他不敢拿出来张扬，再者说下棋也没有对手，所以，棋瘾一上来，他就要找丁能通赌上几局。

2、对弈(3)

“贾市长，你这套围棋看着花里胡哨的，其实并不值几个钱，我认识一位专玩古玩的行家，他手里有一副明朝时期的‘永子’围棋，那才叫货真价实呢！”

“‘永子’不就是云子吗？听说制造‘永子’的技艺早就失传了。你小子还有这道行，什么时候带我认识认识这位老兄。”

“没问题。”

说着两个人杀将起来。说实话，贾朝轩的棋艺真没放在丁能通的眼里，但是，丁能通回回都能将局面掌控得天衣无缝，保证让贾朝轩三局两胜，而且赢得非常艰难。丁能通人如其名，果真是心里玲珑得剔骨挖髓。

两个人战得忘了吃晚饭，贾朝轩落下最后一颗棋子时，两包软包中华烟还剩下一支，他抽出这支烟，顾怀远给点上火，他用力将烟盒捏成一个团，又深深吸了口烟，惬意地笑了笑，好象做完爱射出去那样享受。

贾朝轩并未在办事处吃饭，看样子像是有应酬，丁能通让接待处处长黄梦然开上自己的奔驰车送贾朝轩，临上车时，贾朝轩扔出一句话，让丁能通愣在原地半天没动。

“能通，啥时候，让大哥见识见识金冉冉！”

3、金冉冉(1)

很显然，贾朝轩真的知道了丁能通与金冉冉的事，到底是谁走露的风声呢?

应该说一个正当年的男人长年孤身在外，难免红杏出墙。但是丁能通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尽管有过许多走桃花运的想法，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其实与妻子的感情笃深，一直约束着自己。

丁能通与金冉冉相识纯属偶然，有一天晚上，丁能通闲得无聊，在房间上网聊天，一个网名叫颜颜的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这个女孩每天都把自己的心情写成日记贴在网上，文字清新流畅、细腻，看着看着，他发现了问题，原来颜颜将自己交男朋友的经历都写在了网上。

“别给同一个男人两次伤害你的机会，别相信床上的誓言，别看中处女，但保持纯洁。相信我，男人多的是，比三条腿的青蛙多得多，别轻易说出爱，相信你的直觉，不要招惹别人的男人，除非你非常爱他，并且他非常值得爱。不要招惹寻找与前女友相似，和她母亲、姐姐相似的女人的男人。别和没心没肺的人在一起，别把犯贱当真爱，一个男人作践自己来取悦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因此感动，这个烟头烫在他身上，下一个很可能就烫在你身上。观察他先看看他的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注意他的朋友对待女人的态度，还有，千万别相信一个不准备将你介绍给他朋友圈子的男人。一个男人只肯喊你‘宝贝’的时

候，坚持要他喊你的名字，别干撕照片、烧信、撕日记这样一类三流爱情电视剧中才有人干的事，永远不要做那种午夜背着行李，从一个男朋友家流落到另一个男朋友家的女人。”

这样的文字简直像哈姆雷特口中的台词，丁能通看呆了。原来，这个网名叫颜颜的女孩是在读大学生，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刚的男人，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是个中学历史教师，刚离婚，很痛苦，于是，便在网上寻求刺激，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博得了颜颜的倾心，两个人同居了。然而，刚并不爱颜颜，他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发泄内心的痛苦，刚深深地伤害了颜颜。

“其实，刚很冷静，很温和，毕竟比我大十岁，过了不计后果的年龄，我给他的新鲜刺激能持续多久呢？我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热情燃烧别人，让对方和我一样不清醒，享受这种冲动的同时，也刻意蒙上彼此的眼睛。然而，刚会不会变呢？我们的爱能一直燃烧吗？感人的爱情故事都是闪电式的结束，主角经常是以死亡收场！”

“终于结束了，恨吗？还爱吗？伤心吗？还哭吗？嗓子还疼吗？还搂着枕头掉眼泪吗？无所谓吗？还喝酒吗？还被陌生人灌得晕眩吗？还是借着去厕所的机会摇摇晃晃地逃开吗？还在酒后失态的连哭带闹吗？还是倔强的不肯承认爱错了吗？终于结束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想起了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丁能通发现这个女孩在结束时连用了三个感叹号，他心里猛然一惊，心想，她会不会轻生啊？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些紧张，万一这个女孩因为失恋而轻生了，自己不就成了见死不救的人？于是，丁能通诚恳地发出了邀请。

“我想听听你和刚的故事，行吗？我是一个和刚一样年龄的人，完全被你的日记感动了，我们能聊聊吗？”

“你是不是也像刚一样成熟的接近圆滑和虚伪？”

对方答应了，丁能通内心一阵激动，心想，只要你敢见我，我就有把打消你轻生的念头。

“在你的日记里，好像把整个生活扒光游街，但是在夜晚没有多少人能看清楚的，最起码我有看清楚的欲望，而且，我对哈姆雷特的问题也感兴趣。”

“好吧，你很特别，见见也无妨，你说吧，在哪儿见？”

丁能通没想到这个女孩如此坦白，他甚至有些不敢面对了，静了静心，还是决定见面。

“我在凯宾斯基酒店等你，我穿了一件绿色的T恤衫，中等身材，戴眼睛，你可以打我的手机。”

丁能通像幽灵一样开着奔驰车驶过长安街，直奔亮马河，午夜的风热乎乎的，就像女人嫩滑的舌头在男人身上漂来漂去，搞得人们心浮气躁。

3、金冉冉(2)

亮马河一带分布了很多高级酒店和写字楼，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级酒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野鸡”、乞丐、卖花女和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各类成功人士在这里成群出没，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丁能通在大堂咖啡岛要了一杯咖啡慢悠悠地喝着，眼睛像猫一样观察着出入酒店的各色美女，终于有一个东张西望的女孩走了进来。

丁能通注目观察，这女孩乍一看长得很一般，典型的快毕业的大学生形象，但仔细观察，越看越有味，她穿着一件浅黄色吊带纱裙，高跟凉托鞋，性感却不失庄重。鸭蛋形面孔，眉弯如月，睫毛如帘，只是眼睛小了一点，但如秋水般深邃明澈。

女孩似乎断定凝视自己的男人就是丁能通，她决然地走向咖啡岛，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丁能通发现女孩的皮肤特别白，简直就像整块羊脂玉雕出来的一般细腻得看不出纹理。

丁能通心中一阵骚动，彬彬有礼地站起身缓步迎了上去。

“是颜颜小姐吧？我是人面桃花。”

“我们还是称呼真名实姓吧，反正已经认识了。”

“那好吧，我叫丁能通，这是我的名片。”

丁能通很儒雅地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将手一让，请女孩坐在了对面。

“噢，我叫金冉冉，在燕山大学读经济，想不到你还是一位官员，东州市冬天很冷吧？”

看上去金冉冉像是一位江南女孩。

“冉冉是南方人吧？”

“是呀，菇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么说，你是苏州人了？”

丁能通诡谲地看了一眼金冉冉，叫过服务生给她也要了一杯咖啡。

“驻京办主任主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吧？”

金冉冉显然觉得驻京办这个机构比较神秘。

“怎么？对我们驻京办感兴趣？想不想到我们这儿工作？”

“没兴趣，我最讨厌迎来送往，吃吃喝喝了。”

“驻京办的工作可不止这些，我们下设办公室，接待处，联络处，信息处，财务处，后勤处，还管着酒店、宾馆、公司，负责地方政务与中央政务的对接，还肩负着为地方招商引资的重担，你说重要不重要？”丁能通卖弄地吹嘘道。

“说得冠冕堂皇的，我倒觉得像个腐败的温床。我这么说，你不会不高兴吧？”

金冉冉忽闪着迷人的媚眼觑了丁能通一眼，丁能通像过电一样浑身麻秫秫的，心想，“看来我多虑了，这个女孩并不像要轻生！”心里想着，脸上却露出和蔼的微笑。

“冉冉，随你怎么说，反正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你说是不是？”

“丁大哥这话说得在理，人往往因为陌生而怀疑和猜忌，又因为熟悉而相信和袒护。”

“可是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应该互相信任，只有互相信任才能互相理解。”丁能通老谋深算地说。

“男人讨好女孩大多是为了性，丁大哥是例外吗？”金冉冉警觉地问。

“是不是例外只有试了才知道，要不哪天我们开个房间，你冒一次险？”丁能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心里清楚只有让她觉得自己特立独行，才能吸引住她，也才能探究她到底有没有轻生的念头。

金冉冉被丁能通的反击有些打懵了，但她又是不服输的女孩，硬着头皮问：“莫非丁大哥是当代柳下惠？”

“柳下惠可回答不了哈姆雷特的问题。”

“丁大哥的回答一定很特别，我很想听。”

“其实，死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只是个结果，生才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生是过程。”

当天晚上两个人聊的很晚，丁能通亲自开车把金冉冉送回了学校。一晃过了一周，虽然金冉冉让丁能通整天魂牵梦饶的，但是他并不觉得她还会找她，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当时金冉冉听到丁能通担心她轻生竟哈哈大笑起来，听到这笑声，丁能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善事。

3、金冉冉(3)

没想到星期五傍晚，丁能通接到了金冉冉的电话。金冉冉说，想考验考验他是不是当代柳下惠。丁能通觉得这个女孩太有性格了，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是狼，不相信有什么柳下惠。丁能通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心想，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正人君子，便欣然应允了。

两个人在凯宾斯基酒店一起吃了晚饭，丁能通了解到这是个苦命的女孩，和自己一样从小丧父，没有任何兄弟姐妹，母亲再嫁后忍气吞声地把金冉冉带大，现在母亲和继父双双下岗，自己是靠助学贷款上的大学。

言谈间丁能通心中生出几分怜爱，心想，如果金冉冉做自己的情人，自己一定好好待她。然而，这个念头刚一闪，他就在心里啐了自己一口，心想，丁能通你是个正人君子，不是乘人之危的色狼！于是，他在心中改口道：如果金冉冉做我的妹妹，我一定资助她！丁能通也没有兄弟姐妹，从小就特想有一个妹妹。这么想丁能通仍然不满意，因为即使萍水相逢也应该帮助金冉冉。丁能通太喜欢这个可爱的女孩了，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坏念头，他甚至觉得答应见金冉冉是个错误，万一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就会比那个叫刚的男人伤害她更深，因为金冉冉是因为信任自己才敢挑战他的。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金冉冉说："丁下惠先生，敢应战吗？"

丁能通逗弄说："你不怕遇上色狼？"

"说不定谁是色狼呢！"

丁能通被金冉冉的挑战搞得很难堪，心想，豁出去了，他二话没说，直奔总台，三下五除二就开了一间豪华套，半推半就地与金冉冉上了电梯。金冉冉毕竟是处过男朋友的女孩，丁能通从她网上日记早就知道她与刚经常发生了性关系，所以金冉冉面对如狼似虎的丁能通并不惊慌，此时的丁能通的确已经欲火烧身，但是他强忍着煎熬尽量让自己平静得儒雅一些。

丁能通心里清楚，要想彻底征服眼前这个心高气傲的女孩，必须打破常规。

在房间里，两个人坐到了下半夜，都困极了，便合衣躺在双人床上睡了，这一宿，丁能通强忍着做了一晚上柳下惠，看上去睡得很香，金冉冉却辗转反侧，一宿没睡。

又过了一个星期，金冉冉主动给丁能通打电话，地点还是在凯宾斯基，金冉冉见了丁能通便抹起了眼泪，许久才说："丁能通，我想认你做大哥！"于是，丁能通如愿以偿地多了个妹妹。

这件事丁能通做得非常隐秘，不知道为什么走露了风声，居然传到了常务副市长贾朝轩的耳朵里。

“会不会有人跟踪我呀？”

丁能通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寒战，头脑也清醒了许多，看来，自己要对独眼龙多加小心了，自己明明做了件好事，却让歹人给自己制造出桃色新闻提供了口实。这时，自己的肚子咕噜咕噜叫起来，饿了，他情不自禁地向食堂走去。

4、陈富忠(1)

吃晚饭的人零零星星还有三两个，卖饭的几个老娘们正在闲聊。

“哎，你老公一个月忙活你几次？我那位像收电费的，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就不错了，我那位每次像送传单的，随便一塞就完事了。”说这话的中年妇女操着天津口音。

“你们还好呢，我老公像送牛奶的，放在门口就走了。”

老娘们儿们说完哈哈大笑，丁能通听了也扑哧地笑出了声。这时，手机响了，他赶紧接听。

“能通，我以前当常务副书记时，你小子可从来没不露面，怎么的？瞧不起我们政协呀？”

挑理的正是东州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为了东州市国际秧歌节新闻发布会，张主席正在北京花园宴请北京各大媒体的记者，丁能通赶紧解释，答应马上就到。这时，黄梦然已经开着奔驰回来了，他一进食堂就悄悄将贾朝轩晚上的行动小声告诉了丁能通，丁能通听后诡谲地眨了眨眼睛。

原来今晚请贾朝轩的人是陈富忠，在东州没有人不知道陈富忠的，这可是个传奇的人物，黑白两道都走得开，据说此人很讲义气，许多走投无路的人求到他，都能得到他的帮助，因此，有很多人死心塌地地追随他。目前是东州市北都集团董事长，东州市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

陈富忠出身很苦，从小父母双亡，十四岁要饭到东州，成了东州街头的乞丐头，有一次，在火车站上厕所，他捡了一个破皮包，打开

一看，里面居然有五万元现金，他当时懵了，撒腿要跑，心想，“不行，丢包的人这么有钱，一定是个做买卖的，丢了钱一定很着急，不如我在这儿等他，他见我拾金不昧，一定很感动，说不定一高兴带我做买卖呢，我也就不用要饭了。”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倒腾什么的都有，刚好丢钱的老头借着儿子在铁路上管车皮，靠倒腾车皮发了财。老头对陈富忠拾金不昧的举动感动得没法儿，当场就认陈富忠为自己的干儿子。陈富忠巴不得有这么个干爹，就跟随老爷子一起做起了倒腾车皮的生意。

渐渐地，陈富忠的翅膀越来越硬，再加上陈富忠天生就仗义，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竟成了东州市叱咤风云的人物。黑道上没有不买帐的，白道上更是如鱼得水。

陈富忠接触省市领导有一个窍门，就是先把秘书拿下，从秘书口中把领导研究透了，由秘书搭桥，然后对症下药，一试一个准。

然而，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做秘书的几年里，陈富忠一直想通过丁能通把肖鸿林拿下，丁能通看透了陈富忠的伎俩，不想让肖鸿林傍大款出事，一直不给陈富忠机会，搞得陈富忠对丁能通耿耿于怀。陈富忠只好转而攻顾怀远，终于与常务副市长贾朝轩混到了称兄道弟的份儿上。

这次，陈富忠到北京见贾朝轩并未惊动驻京办，丁能通觉得陈富忠必有大事求贾朝轩，丁能通虽然给肖鸿林做了五年秘书，但是驻京办归常务副市长主管，贾朝轩又在北京学习，两个人又是棋友，与贾朝轩接触多了，自然就与陈富忠也成了朋友。

此时，陈富忠刚请贾朝轩在东三环顺风海鲜酒店吃完鱼翅鲍鱼，正泡在伯金翰洗浴中心的大池子里冲浪，贾朝轩的高度近视眼镜上全是雾气，陈富忠又白又胖，跟荷兰猪似的。

“大哥，中山路那块黄金宝地我已经拆迁完了，很快就可以动工了。这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呀，感谢领导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关怀！”陈富忠的眼神既谦卑又贪婪。

“这么好的地块老干部局就是开发不起来，搞了好几年了，连点摸样也没有。这次你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对老干部局也是个解脱，”贾朝轩被水冲得龇牙咧嘴地问，“贷款到帐了吗？”

“大哥，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贷款的事，段玉芬那娘们儿迟迟拖着不给办呀！”陈富忠抓耳挠腮地说。

“别急，三个亿不是个小数，段玉芬确实得斟酌斟酌。不过，有我的亲笔批示，她不会拖太久的。”

4、陈富忠(2)

“大哥，你抽空给她打个电话，工期不等人啊！”

“富忠，我听说段玉芬与丁能通得关系不一般，你也可以通过丁能通敲敲边鼓，建行毕竟不是东州市政府的直属单位。”

“大哥，丁能通与段玉芬会有什么关系？”陈富忠一双小眼睛狡猾地眨着。

“他们俩在大学时是同班同学，而且听说段玉芬一直暗恋丁能通，直到现在段玉芬也不结婚，就是因为丁能通。”

“丁能通这小子太诡道，不太好对付。”

“老弟，只要药对症了，没有治不好的病！”

贾朝轩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水汽，然后呼地一声从水池子里站起身来。

“走，上楼陪大哥做个按摩，在党校糗得浑身骨头节都快生锈了。”

5、接机(1)

段玉芬是东州市建行中山支行行长，与丁能通是大学同班同学，一个是校学生会主席，一个是班长。丁能通在大学时就热衷于社会活动，学习成绩一般，段玉芬属于特正统的那种女孩，是班里最先入党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领先。

有一次期末考试考政治经济学，丁能通抓瞎了，两道大题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正好坐在段玉芬后面，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他用手指偷

偷捅了一下段玉芬，段玉芬回头看了一眼丁能通，知道他抓瞎了，但并未表露要帮助丁能通，而是不理睬他继续答题。

坐在旁边的校花衣雪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为衣雪早就爱上了丁能通，她偷偷给丁能通一个纸条，丁能通如获至宝，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隽永的小楷：

“你别交卷，我替你答一张交上去。”

丁能通感激地点了点头。果然衣雪答了两分卷子交了上去，成绩下来后，丁能通居然得了八十多分。

原本丁能通对段玉芬非常有好感，这件事后，丁能通对段玉芬一下子反感起来，觉得她太正经了，太原则了，太死性了。事后段玉芬也很内疚，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这么一次小小的考验，让这个冷美人失去了爱情。又漂亮又活泼的校花衣雪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丁能通。

毕业后，丁能通分到了市政府办公厅，段玉芬去了市建行，衣雪到了东州电视台。丁能通与衣雪结婚后，段玉芬一直未嫁，但三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丁能通陪市政协主席张宏昌在北京花园被各媒体记者灌了一肚子酒，才醉醺醺地开车回到办事处。

张宏昌这次到北京，召集媒体记者搞东州市国际秧歌节新闻发布会是受市委书记王元章的委托。

关于国际秧歌节，肖鸿林一直很有看法，东州市是老工业基地，工业文化底蕴深厚，最能代表东州的就是工业文化。秧歌本身是农民田间地头的产物，档次低，代表农业文化还可以，但代表不了工业文化，更代表不了东州文化，何况秧歌本身就不是国际化的产物，叫国际秧歌节，本身就不伦不类。

但是，国际秧歌节是王元章就任市长时的产物，他现在又是东州市市委书记，肖鸿林尽管有抵触情绪，也不好取缔。其实，肖鸿林代表了多数东州人的看法。因为这件事，王元章与肖鸿林之间的关系越

来越微妙，微妙得王元章不得不亲自委托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代表市委市政府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张宏昌毕竟是王元章的老部下，一直站在王元章一边。

国际秧歌节在东州市虽然非议颇多，但是市委书记王元章在老百姓中却是德高望重的，王元章最有影响的施政措施是刚上任市委书记时，就设立了“市委书记热线”，电话号码是12345，专线设在市委办公厅，平时十几个工作人员接，但每周王元章都要定时接几次，就因为这条热线，拉近了党和老百姓的距离，老百姓中流传着王元章许多感人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王元章有许多开出租车的朋友，这些人都是他打车认识的，王元章经常打出租车检查东州市交通状况，出租车司机最了解哪条路堵车，哪条路况不好。肖鸿林对王元章干政经常不满，私下里常说，王元章最大的本事就是作秀。两个人不仅政见不同，在用人的问题上也时常意见相左，党政一把手不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张宏昌下榻在保利大厦附近的北京花园，这是丁能通一直盯在眼里的一块肥肉，因为这家五星级酒店坐落在繁华区，毗邻中央商务圈，距机场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把北京花园搞成东州市驻京办事处，自己在北京建个东州驻京恭王府的梦想就基本实现了。

借着夜幕下的霓虹灯，丁能通仔细地看了一眼这座中西合璧的高大建筑，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奔驰车呼啸着消失在夜幕中。

早晨八点钟，驻京办大院的高大杨树上，喜鹊呱呱叫着，丁能通还沉睡在梦乡中，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丁能通任由电话响个不停，就是不接。突然手机也响了，他心里嘀咕着：“会是谁呢？这么讨厌，连个觉也不让人睡好！”

5、接机(2)

丁能通懒洋洋地伸手从床头上拿起手机，睡眼惺忪地问：“哪位？”

“丁大哥，打扰你的美梦了吧？”

“噢，是卫国呀，有什么吩咐？”

郑卫国接的丁能通，是肖鸿林的现任秘书。如果说肖鸿林是师傅，那么丁能通就是大师兄，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郑卫国对丁能通特别地尊敬。

“丁大哥，老板中午的飞机，你做好接待准备，我看就住昆仑吧。”

“卫国，这么重要的事昨天为什么不通知我？”丁能通一骨碌爬起来厉声问道。

“老板今天早晨临时决定的。”

“老板说来京办什么事了吗？”

“老板说到京见面谈。”

丁能通赶紧起床洗漱，然后去食堂吃早饭。在食堂，丁能通一边吃饭一边用手机叫来接待处处长黄梦然。

“梦然，你赶紧去机场安排一下，老板中午到，顺便在昆仑饭店订个豪华套，记住，不要透露老板的住处。”

“头儿，派司机吗？”

“不派，你亲自当司机。”

黄梦然匆匆走了，这时，驻京办酒店经理白丽娜风摆荷塘般扭了过来。这是个既漂亮又娇媚的女人，光婚就离了两次，但办事能力却很强，干练得很。

丁能通每当看到白丽娜，就觉得她是最好的窝边草，但是，丁能通一直不敢忘记那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尽管他心里也劝过自己无数次：“既然窝边有草，何必让兔子满山跑？”但是，丁能通是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最懂得在官场上，只有管住嘴巴、鸡巴、尾巴的人，才有前途，再加上丁能通非常忌讳独眼龙，官场上的计较都是你死我活的，尽管自己的靠山很硬，但独眼龙也不是省油的灯。自己还有大事要做，决不能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丁能通不愧是市长秘书出身，有着极强的控制力，尽管他不愿意动窝边草，但是他还是不放过欣赏窝边草的美丽，他对白丽娜很赏识，也很信任。白丽娜对丁能通的赏识和信任很感激，自认为是丁主任的人，因此，在驻京办，丁能通、黄梦然、白丽娜号称铁三角。

“头儿，老板要来？”白丽娜妩媚地一笑，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丁能通知道肖鸿林的脾气，最忌讳到北京前呼后拥的，所以，连白丽娜都瞒着。

“头儿，我一看黄梦然开着奔驰六百走了，估计是老板来了。”

“老板的脾气你清楚，既然你知道了，中午一起去机场吧。”白丽娜心中一阵感动。

波音七三七客机落地后并没有靠廊桥，飞机刚刚停稳，两辆黑色奔驰就停在了飞机旁，从车里钻出四个人来，正是丁能通、黄梦然和白丽娜，另外一个人是首都机场贵宾室经理于欣欣。肖鸿林从飞机玄梯上走下来时，白丽娜手捧着鲜花第一个迎了上去。

“肖市长，辛苦了。”

白丽娜说完，一边献花一边像情侣一样挽起了肖鸿林的胳膊。肖鸿林接过白丽娜递过来的鲜花欣慰地闻了闻，然后随手递给了郑卫国。黄梦然把行李放入了奔驰车的后备厢里，丁能通亲自开车门，众人一起钻进了奔驰车。

这时，从飞机上下来一位特殊的乘客，这个人正是中纪委的刘凤云。她看着远去的两辆奔驰车摇了摇头，缓步走上了摆渡车。

刘凤云去东州是看望自己的老父亲的，她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全国劳模，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了反革命，老伴死得早，老人一生凄苦，刘凤云一直想把老人接到北京，无奈，老人恋土，不愿意离开东州，所以，刘凤云一有空便往东州跑。

在机场贵宾室，于欣欣让服务小姐上了热手巾卷、果盘和饮料，并且沏了极品龙井。

“欣欣，我每次到北京都要麻烦你，什么时候给我个机会，到东州转转，到时候我请你听地道的二人转。”肖鸿林客套地说。

“那感情好，不过东州毕竟是老工业基地，除了烟囱林立，还有什么好看的？”于欣欣和肖鸿林熟得很，说话的语调甜丝丝的，一举一动漂着职业女性特有的香甜味儿。

5、接机(3)

“是呀，让欣欣见笑了，不过只要欣欣肯赏光，我愿意为你修个大花园。”

“此话当真？”

于欣欣为肖鸿林的豪爽所折服，却不知道坐在旁边的白丽娜又嫉妒又羡慕。白丽娜是个崇尚权力的女人，她一直认为只有掌握权力的男人才是优秀的男人。肖鸿林虽然五十五六岁了，但是俗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肖鸿林的老家就在陕西省绥德县，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美男，这样的男人，白丽娜垂涎已久了。

就在肖鸿林乘坐的飞机刚刚落地时，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眉头紧锁地走进了王元章的办公室，他刚刚开完清理烂尾楼书记办公会，参加会议的有市建口的各部门领导，给烂尾楼贷款的银行负责人，和拥有烂尾楼工程的房地产公司。散会后，市建行中山支行行长段玉芬反映给李为民一个情况，让李为民为常务副市长贾朝轩担起心来。李为民是个不吐不快的人，在市委班子里与自己最谈得来的还是市委书记王元章。

王元章热情地为李为民沏了杯茶，然后笑着说：“为民同志，情绪不太对头啊！”

“元章，我刚开完清理烂尾楼书记办公会，市建行中山支行行长段玉芬向我反映了一个情况，让我为朝轩同志捏一把汗呐！”李为民拉着脸叹道。

“为民，怎么，朝轩同志在北京学习也没闲着？仍然遥控指挥？”王元章不解地问。

“元章，贾朝轩不是遥控指挥，而是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充当保护伞！”李为民气氛地说。

“为民，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是好事呀！”王元章呷了一口茶笑着说。

“元章，你没明白我的意思，陈富忠的北都集团用一座烂尾楼做抵押，贷了三回款了，每次贷款都过亿，每次都是贾朝轩亲自批示给银行放贷，这次又批到市建行中山支行，段玉芬一直顶着没办，三个亿呀，这不是抢银行吗？如果这次再贷款给陈富忠，那座烂尾楼就是重复抵押第四次了。我告诉段玉芬坚决不准贷。”

李为民由于说得激动，手中即将燃尽的烟头险些烧了手指头。王元章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早有耳闻，北都集团的陈富忠与贾朝轩走的很近，这个贾朝轩真让人担心呀！”

“元章，我听说贾朝轩在北京学习并不安分，活动得很厉害，连肖鸿林都坐不住了。”李为民叹气道。

“鸿林同志这次去北京走得很低调，也没和我打招呼，我担心他以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王元章慨叹道。

“元章同志，我觉得你在处理党政两家关系的问题上过于迁就，不能因为怕伤了党政两家的和气就容忍肖鸿林向市委闹独立，要批评指正，绝对权力的背后是绝对的腐败呀！”

李为民一向坦诚直言，但这几句话说得却很重，王元章眉头皱了皱，沉思良久说：“为民你批评得对呀，这几年我为了维护班子的团结是过于软弱了，从改造市政府大楼不向市委打招呼开始，我就应该严厉制止，现在可好，他肖鸿林重大项目、重要资金问题一个人说了算，重要人事任免独断专行，简直成了党内个体户了。”

“元章同志，我建议你找鸿林同志好好谈谈，要敲山震虎啊！”

“好吧，忙完国际秧歌节，我就找他谈。”

李为民站起身看了看表说："元章，我来是想请你陪我看一看教师新村工程进展情况，提点意见，全市教师眼巴巴盼着住新房呢！"

"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呢！许多教师对分房方案有意见，走吧，咱们边走边商量。"王元章一边说，一边示意秘书要车，两个人肩并肩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响起了两个人爽朗的笑声。

6、疯牛病(1)

在机场高速公路上，黄梦然和郑卫国开着奔驰三二零在前面开道，丁能通开着奔驰六百紧随其后，白丽娜紧贴着肖鸿林坐在了后面。

看得出来，肖鸿林对白丽娜颇有好感，丁能通跟随肖鸿林多年，深知肖鸿林和老伴的感情一直不好，并不是肖鸿林官做大了瞧不上糟糠之妻，而是因为肖鸿林一直认为自己的婚姻是时代造就的不幸产物。

肖鸿林的老婆叫关兰馨，出身在工人家庭，高小毕业，文化不高，肖鸿林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将军，平津战役中战死，就因为历史问题，肖鸿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厂劳动改造，后又被错划成右派。关兰馨是在肖鸿林人生摔到最低谷时通过老工人介绍嫁给肖鸿林的，两个人风风雨雨过了大半辈子，也吵吵闹闹打了大半辈子。随着肖鸿林的官越做越大，也就越来越看不上这个拿不出手的老婆了。每次肖鸿林来北京，白丽娜因为搞接待工作都有机会陪同，时间久了，白丽娜心中悄悄生出了几分非分之想。

"老板，你刚刚对于欣欣说在东州修个大花园，这个主意不错，东州确实应该改一改傻大黑粗的形象了。"丁能通从后视镜看见白丽娜几乎将头靠在了肖鸿林的肩上，心想，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能通，我也就那么一说，东州那鬼地方一年有半年冬季，只有杨树柳树活得好，种花能看几天？"肖鸿林无奈地叹道。

"老板，世界花博会每年都选一个城市举办，影响巨大，不如我们试着努力申请一下，拿到东州来办，这样既可以扩大东州在世界上的

知名度，又可以打造东州的旅游产业。”丁能通非常清楚东州市做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建设欠帐太多了，急需有一个龙头项目提升城市环境的质量。

“能通，你小子花花点子就是多，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比王元章那个什么国际秧歌节上档次上品味，好，这件事就由你先疏通疏通渠道，了解了解申办程序，真要拿下来，我升你做市政府副秘书长。”

“肖市长，丁主任早就该升副秘书长了，好多省会城市的驻京办主任都兼市政府副秘书长，这样办起事来代表市政府方便。”白丽娜不失时机地为丁能通溜缝儿。

“好、好，你这张嘴呀，快赶上王熙凤了。”肖鸿林说完拉着白丽娜的玉手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肖鸿林走进豪华套房时，被房间的摆设惊呆了。只见房间内所有的摆设都是“克隆”故宫里的家具。书柜里摆放的是楠木匣子包装的唐诗和四书五经，寝室里客人睡的是仿真“龙榻”，会议室的沙发改成了“盘龙”宝座，墙上挂的是贴金浮雕“九龙壁”，地上铺的是九龙毯。

“能通，这间豪华套房怎么布置得跟皇帝的行宫似的？这条件比咱们东州宾馆的总统套可好多了。”肖鸿林惬意地坐在客厅里的“盘龙宝座上”，伸着懒腰说道。

“老板，这叫皇帝套房，在北京的五星级酒店是刚刚兴起的由头，你如果喜欢，赶明儿咱驻京办鸟枪换炮了，咱们也弄一间，您来了住着也方便。”

丁能通一边恭维一边给肖鸿林点烟，白丽娜殷勤地沏了毛尖，端给肖鸿林和丁能通，然后知趣地躲进了小会议室。

黄梦然把行李送上来后就出去了，郑卫国去了自己的房间，客厅里只剩下肖鸿林和丁能通。

“能通，我这次到北京来是因为有件棘手的事，不得不来。”肖鸿林面色凝重地呷了一口茶，沉思半晌说道。

“老板，听您的口气像是出了什么事？”丁能通试探地问道，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是啊，这个贾朝轩借着在北京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大做我的文章，已经开始预谋夺权了。”

丁能通听后暗自吸了口凉气，心想，“政府的一二把手要是真斗起来，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老板，消息可靠吗？”丁能通仍然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肖鸿林和贾朝轩越团结，对东州市的经济发展越有利，同时，对自己坐稳驻京办主任的位子越有利。

6、疯牛病(2)

“这真是知人难，难知人啊，我好心好意推荐他到青干班学习，没想到他背后下手，竟然要把我这把老骨头打发到外省去，好歹毒！好没良心啊！”

肖鸿林说得很动情，两道眉拧攒到一处，目光炯炯地望着窗外，神情充满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容不得丁能通不信。

“老板，省里不是一直有意让你接任省长吗？难道贾朝轩会左右省委省政府的态度？”

“能通，亏你还是驻京办主任，贾朝轩在北京都做了些啥，你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他的手都快捅到天上去了。”

肖鸿林的口气异常阴寒，丁能通竟骇得打了个寒战，笑脸立刻就白了。其实，丁能通不是一点都不知道贾朝轩在北京的活动，只是他一直认为贾朝轩是一颗潜力巨大的政治新星，在北京为自己的前程奔波可以理解，所以，尽管贾朝轩与在东州起家的几位在京老领导打得火热，自己却并没有在意。想不到，贾朝轩把火玩得这么大，居然玩到肖鸿林的头上来了，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

肖鸿林在东州快经营二十年了，是看着贾朝轩在政治上一点点爬上来的，早知如此，只要肖鸿林稍微用点心，贾朝轩就会夭折在摇篮里，如今看来，贾朝轩果然要飞起来了。

“能通，我给你个任务，在北京把贾朝轩给我看住了，我知道你跟他打得火热，你别忘了谁是你的老板，我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从明天起，你不要往我这儿跑了，就当我没来，把梦然给我留下当司机，我该动动老关系了，他瞒天过海，我只好釜底抽薪了！”

丁能通听得心下骇然，只是木纳地点点头。他最了解肖鸿林的性格了，平生笃信曾国藩的一句话：“谋后而定，行且坚毅。”看来东州要地震了！丁能通脑海中这个念头一闪，迅速地权衡着自己的利弊得失。

其实，丁能通作为驻京办主任，应该能办领导想办到的事，能让领导见到想见的人，这只是最低要求。丁能通作为肖鸿林一手栽培的人更应该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但是丁能通讲究做人要有原则，他最不希望自己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政治是讲究权谋的，但是他喜欢阳谋，不喜欢阴谋。丁能通心想，看来老板是挑理了，否则，想见谁要见谁不会瞒着自己的。他突然想到了和珅，如果和珅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呢?

丁能通懵懂之余，肖鸿林突然说道：“能通，你先回去吧，晚饭你就在办事处吃，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老板，我本来要给你接风的。”丁能通面容窘迫地说。

“让白丽娜陪我吃就行了，别忘了我嘱咐你的话，把贾朝轩给我盯住了。”

丁能通重重地点了点头，又把白丽娜从小会议室叫出来，小声嘱咐几句，悻悻地走了。

“丽娜，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肖鸿林色迷迷地微笑着问道。

“肖市长，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道药膳叫做仙人掌杞鞭壮阳汤，很补的。”白丽娜风情万种地坐在肖鸿林身边说。

“噢，是什么鞭呢？”肖鸿林往白丽娜身边凑了凑问。

“当然是牛鞭了。”白丽娜妩媚地说。

“不怕我吃了得疯牛病？”肖鸿林话里有话地挑逗着。

“瞧您说的，你就是得了疯牛病，我也能治。肖市长，你知道牛是怎么病的吗？”白丽娜火辣辣的媚眼若十面埋伏，燥得肖鸿林胸部起伏，直喘粗气。

“牛为什么病的？”肖鸿林按奈不住地问。

“这个问题牧场主最清楚。”

“为什么？”

“哎呦，肖市长，您怎么跟牛一样笨，您想啊，假如您每天被抚摩乳头会不会疯？”

肖鸿林这才明白仰天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猛然将白丽娜搂在怀中，喃喃地说：“丽娜，今晚就让我做一回农场主吧！”

“我想一辈子做你的小奶牛行吗？”

“行……”

肖鸿林已经将厚嘴紧紧地贴在白丽娜的香唇上，两个人从盘龙宝座上滚到九龙毯上，此时，门外的郑卫国刚要按门铃，却听到屋内声音异样，将耳朵贴到门上细听，却是白丽娜的淫喋浪语：

“往下一点，我的亲哥……”

郑卫国听了一会，摇了摇头，然后诡谲地一笑，回房间去了。

7、搭桥(1)

丁能通离开昆仑饭店并没有回驻京办，他被肖鸿林数落得心绪不佳，想约金冉冉出来坐坐，便情不自禁地往燕山大学方向开去。

奔驰车的车窗开着，凉风习习，让丁能通清醒了许多，他打开车载CD，整个车内弥漫着《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优美旋律。

丁能通的心情逐渐回转过来，心想，“驻京办就一个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他正按着金冉冉的手机号，手机却响了，他觉得很扫兴，只好接听。

“喂，哪位？”

“能通，我是陈富忠啊，我在北京呢，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你到北京是客，我请你吧。说吧，想吃啥？”

“能通，我知道你一直惦记北京花园，那儿的上海菜不错，到北京花园吧。”

陈富忠一句话说到了丁能通的心里，丁能通清楚，即使市政府支持驻京办拿下北京花园，要想经营得好，必须有外资介入，陈富忠正在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在中山路地段联合开发五星级酒店，说不定这个陈富忠真能帮上什么忙。想到这儿，丁能通打消了见金冉冉的想法，加快了车速。

丁能通走进北京花园酒店时，陈富忠早就订好了包房，陪同陈富忠的，只有北都集团保安队长兼办公室主任，也就是陈富忠的保镖海志强。

陈富忠满脸堆笑地为丁能通斟满了酒，开门见山地说：“能通，大哥遇到坎了，你只要伸把手大哥就有救，大哥是义气人，你心里最清楚，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丁能通知道，陈富忠找自己一定有事相求，东州市的领导陈富忠都能接触上，看来是要见国家部委办局的什么人。

“富忠，说吧，想见谁，只要我能办的绝无二话。”

“好，我就喜欢老弟这份爽快，你知道，我在中山路正与港商合作开发五星级酒店，资金一直很紧张，我求贾市长批了三个亿的贷款，可是段玉芬迟迟卡着不贷，我知道你老弟跟她是大学同学，关系不错，你给大哥说说情，贷了不就得了吗？”

丁能通没想到陈富忠在段玉芬那儿碰了钉子，但他心里清楚，段玉芬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虽然与自己有一份特殊的情谊，真要让她违背原则，她未必买帐。丁能通的确有些犯难了。

陈富忠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理，给海志强递了个眼色，海志强赶紧从包里拿出了一张信用卡，递给陈富忠。

“能通，这是大哥的一点意思，整十个，别嫌少。”陈富忠说完把卡推给丁能通。

丁能通看了看这张金卡，笑了笑说：“富忠大哥还是老一套，钱是好东西，但我对钱看得不重，大哥要真想帮我，不如推荐我认识几位港商，特别是对投资酒店感兴趣的港商。”

丁能通心想，你陈富忠之所以在东州横晃，不就靠这几个臭钱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让我成为和绅，没那么容易，我可是研究和绅的专家，我丁能通赚钱靠的是智慧，不靠受贿，想害我，没那么容易！

陈富忠明白了丁能通的意思，心下一喜，说：“能通，与我合作的这家港商在香港实力雄厚，董事局主席黄翰晨先生可是东南亚一带有名的大投资家。要不，我给老弟搭搭桥。”

“富忠大哥，太好了，你费费心，一定要把这个桥搭成。”丁能通高兴地说。

“放心吧，香港有名有姓的老板十个有八个我能给你搭上关系。”

“富忠大哥，真想不到，你这舞台越折腾越大呀！”

“这不都是托朋友的福嘛，不瞒老弟，我之所以看中香港，是因为在香港，有无数个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族集团，这些集团无不与金店、贸易公司、外汇事务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香港，钱的来龙去脉几乎是无法追查的，尤其现在的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复杂化。货币以电子的形式，在各大洲之间往来，一笔钱进了这样的迷宫，就像脏衣服进了洗衣机一样，出来的时候就干干净净了。”陈富忠卖弄地侃侃而谈，听得丁能通心里有些发紧。

7、搭桥(2)

“富忠，我当秘书时你就没少贷款，那些钱该不会是都进了洗衣机了吧？”丁能通揶揄地问道。

“能通，哪儿的话，大哥从来不干对不起朋友的事，那咱们就说定了，段玉芬就拜托老弟疏通了。”

陈富忠说完将手中的金卡扔给海志强，海志强毕恭毕敬地放进了皮包里。

8、拒绝(1)

晚上十点钟，李为民的黑色奥迪车缓缓停在自家楼道门前，李为民疲惫地从车里出来，发现有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奔驰三二零也停在自家楼道门前，这辆车很眼熟，他仔细打量一下，想起来了，这是东州市驻京办的车，自己去北京出差坐过很多次这辆车。

李为民心想，“驻京办谁来了？丁能通还是钱学礼？”

想着想着已经走到了自己家的门前，他按了一下门铃，开门的是李为民的妻子吴梦玲。

“回来这么早，驻京办的钱主任来了，等你快半个小时了。”吴梦玲一边说，一边给李为民脱掉外套。

钱学礼从客厅讪讪地迎出来满脸堆笑地说：“李书记，我回东州开会，顺便来看看您！”

钱学礼的到访多少让李为民有些意外。

“学礼呀，请坐！回东州开什么会呀？”

“袁市长开了一个招商引资的市长办公会，涉及到驻京办，开了整整一个下午，我问过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说您陪国家环保局领导参观污水处理厂去了，估计晚上要宴请，回来的一定晚，我这才决定晚点来。”钱学礼肉头肉脑地说。

驻京办下到处长上到主任对每个副市级以上领导都熟得很，甚至与家属更熟，其实，钱学礼这次登门拜访，与李为民的妻子吴梦玲有关。

李为民与吴梦玲就一个女儿，在北京念大学，快毕业了，给女儿找一份可心的工作成了吴梦玲心头最要紧的事，她最了解丈夫，女儿的工作根本指不上李为民，家里的亲戚找上门来求李为民办事没有一个不碰壁的，夫妻俩为李为民不近人情这股劲儿，没少吵嘴，甚至闹过离婚，但是无济于事。

渐渐地吴梦玲理解了丈夫，她学会了用一种平凡的视角看待李为民的原则，起码不担心丈夫在经济上出问题。可是女儿是娘的心头

肉，看着女儿为自己的工作着急心疼，吴梦玲也与李为民商量过，李为民的态度很简单："梦玲，女儿大了，要相信女儿有能力自己闯世界。"

吴梦玲恼了，赌气背着李为民找到了钱学礼，吴梦玲之所以找钱学礼而没找丁能通，是因为她觉得钱学礼在北京工作时间长，连老婆孩子都跟着调到了北京，北京地面上一定比丁能通熟，人又精明，求钱学礼准行。

钱学礼接到吴梦玲的电话满口答应，他巴不得攀上李为民，如果自己有李为民这层关系，为自己撑腰，就足可以与丁能通抗衡了。

钱学礼动用了自己最重要的关系，终于为李为民的女儿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到《汽车报》做记者，月薪七八千块，但是钱学礼并未用电话通知吴梦玲，而是利用回东州开会之机，想亲自向李为民表功，顺便再参丁能通一本。

"学礼呀，招商引资工作，驻京办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们接触人多，信息灵，又与国家部委办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心做工作确实能拉到大外商，但是为了招商引资而引资的做法我不敢苟同啊，比如今年东州市定为开放年，要招一千个项目，招一千个项目的依据是什么？不问青红皂白招一千个项目，对环境有没有什么影响，需不需要做做调研评价，明明是污染环境的项目，为了完成外资额照签不误，还要求每位副市长今年至少要带团在国外呆上一个月，这是招商引资还是出国旅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搞了十几年了，我们有些领导头脑中一点科学发展观也没有，靠拍脑门子做决策，迟早要摔跟头。"

李为民侃侃而谈，钱学礼的心事根本不在这儿，他见逢插针地说："李书记，宏观决策当然领导定，我们只做具体工作，不过，李书记的观点我非常赞同，绝不能把东州搞成国外污染企业的转移基地。"

"是呀，招商引资工作说到底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面对科学发展观，你们驻京办的职能也应该改一改，不

应该只关注领导的迎来送往，应该向公共服务功能转变，不是为官服务，而是为民服务。”

8、拒绝(2)

“李书记，你知道丁能通这个人一向好大喜功，在驻京办搞一言堂，我曾经多次提议为进京办事难的东州群众做点实事，可是他不感兴趣，非要搞什么五星级驻京办，最近跟一个女大学生搞得火热，弄得驻京办工作人员私下里议论纷纷，影响很不好。”钱学礼不失时机地说出了想说的话，觉得非常痛快。

李为民觑了钱学礼一眼，重新点了一根烟说：“学礼，我这个人喜欢较真儿，查无实据的事我可不喜欢听，你说丁能通与一个女大学生搞得火热，是什么意思？是情人还是朋友？如果是正常的男女关系，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如果偏听偏信，会不会害了一个好同志？”李为民一向对钱学礼的印象不好，觉得这个人蝇营狗苟的，相反觉得丁能通是个想干事会干事的人。

钱学礼被反问得有些尴尬，支支吾吾地说：“李书记说的是。”

吴梦玲听见李为民说话一点也不给钱学礼面子，端着水果走过来打圆场说：“为民，学礼可是为了女儿的工作来的！”

“女儿的工作怎么了？”李为民眉头一拧问道。

“李书记，是这样的，嫂子说孩子快大学毕业了，想在北京找个工作，正好有个机会我帮着搭了个桥，工作单位是《汽车报》，当记者，女孩子当记者满合适的。”钱学礼一脸得意地说。

“月薪七八千块呢！”吴梦玲满意地补充道。

李为民听后脸一下子阴沉起来，吴梦玲一看李为民的脸阴沉起来，顿时心里紧张起来，因为每次亲属求到他，他的脸都是先阴沉起来，为了女儿，吴梦玲这次不打算让步。

“学礼呀，这件事让你费心了，但是我相信我女儿有能力自己找到工作，我看去《汽车报》当记者的事就算了。”李为民语气坚定，看得出他虽然很生气，但仍然控制着自己不发作。

吴梦玲不干了："为民，凭什么不去，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多难啊，学礼给女儿找了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好好谢人家，还当场拒绝，你的原则就这么重要，女儿不是你的亲女儿？！"

"梦玲，你冷静一点，我相信我女儿会理解我的。"

"我现在就给女儿打电话，看看女儿能不能理解你。"

说完，吴梦玲就去内屋打电话。

钱学礼见场面尴尬，只好起身说："李书记，孩子工作的事是大事，还是和嫂子好好商量商量，我告辞了。"

钱学礼没想到邀功碰了一鼻子灰，尽管李为民送到楼下，钱学礼仍然觉得自己像吃了个苍蝇似的。

李为民回到屋里时，吴梦玲正在嘤嘤地哭哭泣："刚才我和女儿通话，说了你的意思，女儿当时就急哭了，我看你怎么和女儿解释。"

李为民定了定神，坐到吴梦玲的身边说："梦玲，你不想一想，我如果不是市委副书记，他钱学礼会为我女儿出头找这么好的工作？"

"市委书记怎么了？市委书记就不是人？我和女儿沾过你什么便宜？天底下有你这样的父亲吗？"

吴梦玲说完，嚎啕大哭起来，李为民无可奈何地抽着闷烟，无奈地将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就要开幕了，丁能通借机回了趟东州，因为陈富忠求他的事，他不是很有把握，必须当面和段玉芬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早晨，古城东州在朝阳的辉映下抖闪着鲜绿醒来了，它舒展四肢，层层迭迭的建筑群与飘渺的云天相接，在天野之间画上了一个灰蓝色的巨大圆圈。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东州城，俄式的、日式的房子仍然到处可见。好些房子都有尖顶，穹隆门，更有不少大建筑，镶嵌进了这些圆顶的瓶状，罂状的小建筑作为装饰，这就使它具有一种东欧情调。由

于国际秧歌节的缘故，市里许多街道两侧的房子都油刷一新，显得生机勃勃。

就在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隆重开幕之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市委书记李为民的家被盗了。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小偷从李副书记家偷走了几十万，还有人说李副书记家丢了一部金书，这部金书页页都是纯金的。老百姓最喜欢做谣言的主人，他们宁愿信其有，也不愿意信其无。

然而，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接到报警赶到李副书记家后，他惊呆了，他和干警们不敢相信这是李副书记的家。因为在这片普通的居民小区里，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寻常得就和普通百姓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布置得干净典雅，书房里挂着一幅李为民亲手写的条幅，正是郑板桥的《卧斋听竹》：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莒州县令，

一树一叶总关情。

石存山早就听说市委一直动员李副书记搬到常委大院去，可李为民就是不肯，他说与老百姓在一起住惯了，搬走了舍不得他们。在这儿住能听到真话。石存山过去不信，今天他被彻底感动了。

老同学难得一聚，丁能通一到东州就张罗请客，他是想找个由头，好请段玉芬出来。晚上，丁能通和衣雪在天天渔港订了包房。石存山是第一个到的，老远就听到了他爽朗的笑声。

“能通，你小子还知道回家呀，该不会沾了天王老子的仙气忘本了吧？”

“存山，是该好好说说他了，再不说他就快成陈世美了。”衣雪半嗔半怪地数落道。

“衣雪，他要是真成了陈世美呀，你就去找市委李书记，那可是个活包公，一准儿铡了他。”

石存山说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对了，偷李书记家的小偷抓着了吗？现在可是谣言四起呀！”丁能通好奇地问道。

“能通，常言说得好，再狡猾的狐狸也逗不过好猎手。在我老石手里，没有抓不住的贼。

你别说，连贼都佩服李书记的廉洁。”

“存山，快说说李书记家到底丢啥了？”衣雪迫不及待地问。

“我说了你们可能都不能相信，一条红塔山，两千块钱。”

“我就信，李书记就是这样的人！”

段玉芬接着石存山的话把，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石存山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两支眼睛像狼一样放着光。

在大学，石存山是学法律的，当过校学生会的体育部长，现在他在校运动会上创下的百米记录还没有人能破。由于都是学生会干部，接触得多，石存山与丁能通、段玉芬就成了好朋友。在大学石存山就追段玉芬，但是当时段玉芬一直暗恋着丁能通，根本没有把石存山放在眼里。毕业这么多年了，石存山与前妻离了婚，两个人有一个儿子，由于整天打打杀杀的，一直没再找。

丁能通和衣雪有意撮合石存山和段玉芬，段玉芬一直不表态，也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石存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娶段玉芬，今天，四个人相聚，也是丁能通和衣雪有意为石存山创造机会。

饭菜上齐后，众人开始闲聊。石存山总想讨好段玉芬，丁能通也想找话茬说说陈富忠贷款的事，只有衣雪无心无肺地瞎侃。

“玉芬，我们班女同学中，事业上最出色的就属你了，你看我都快成煮饭婆了。”

“你是我们校的红玫瑰，就是谢了也带刺，还怕能通不要你。”

段玉芬说话的声调不紧不慢，却甜腻可人，让石存山油然而生幸福感。

“玉芬，能通这小子我了解，十个猴都不换，你想北京城都玩得转，衣雪真得加小心。”

“存山，怎么说话呢？罚酒！”丁能通没好气地说。

两个人干了以后，借着酒劲，丁能通壮着胆儿说：“玉芬，现在像存山这样的好人不多了，这小子在大学时就惦记你，都老大不小了，别拖了！”

段玉芬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幽幽地说道：“能通，我们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解决吧。”

说完，她拿起酒瓶亲自给大家满上，然后举起酒杯说：“存山，来，我们一起敬能通和衣雪一杯。”

石存山赶紧端起酒杯像接到圣旨一样郑重地说：“能通、衣雪，这些年，你们两口子没少为我们的事操心，多谢了！”

这是丁能通和衣雪第一次看见段玉芬将一杯白酒干了，因为段玉芬从来不喝酒。他俩会心地互看了一眼，两个人心里明白，段玉芬已经接受石存山了。

趁着段玉芬高兴，丁能通赶紧为陈富忠说情。

“玉芬，北都集团贷款的事能放就放吧，反正主管市长有批示，拖着不办得罪陈富忠是小，得罪贾朝轩可就犯不上了。”丁能通话音刚落，段玉芬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起来。

“能通，陈富忠在咱们东州各家银行总共贷了七个亿了，一分钱也没还，用一座烂尾楼做抵押，都抵押三回了，还要抵押，你说，这款让我怎么贷？”

丁能通没想到北都集团的帐会这么烂，更没想到段玉芬会一点情面也不给。他沉默良久支吾道：“玉芬，少放点呗，这样大家都有台阶。”

“能通，我不能为了给大家台阶下而放弃原则，要知道三个亿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段玉芬一点也不松口，石存山见场面有点僵，赶紧打圆场说："能通，我觉得玉芬说得对，我劝你少管陈富忠的事，我看这家伙不地道。市里有几起血案都与他有关，省厅打黑办已经开始注意他了，你小子别惹麻烦！"

丁能通心想，好你个重色轻友的石存山，你们两个还真般配！

"好了，算我没说，来，喝酒！"丁能通脑子转得快，行则攻，不行则退，犯不上为陈富忠得罪玉芬，不过陈富忠不是省油的灯，他若是拿不到这三个亿怎么可能善罢甘休？想到这儿，他不禁为段玉芬担心起来。

"玉芬，要不换换工作吧，陈富忠是个不择手段的人，我怕你……"

"怕什么，邪不压正！"段玉芬掷地有声地说。

看样子石存山也想劝两句，见段玉芬一身正气，只好憋了回去，打圆场地说："有钱人有什么好，还是知足者常乐。想当年，革命先烈陈胜吴广给人打工的时候，一开始倒也安分守己，任劳任怨的，一副知天达命、勤勤恳恳的样子。后来很快就不知足了。一会儿自比鸿鹄瞧不起燕雀，还放出'苟富贵，勿相忘'的大话，一会儿又要推翻皇帝，号令天下揭干而起什么的。贪心不足蛇吞象，结果不到三十就死了。我看那个陈富忠，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哪天把火玩大了准把自己烧死。"石存山的话不伦不类诙谐幽默，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酒席很晚才散。

石存山开车送段玉芬走了，丁能通与衣雪难得在一起散散步，两个人手牵手沿着青年大街缓步而行。每到一个小广场便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大秧歌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东州百姓的生活。大老婆，小媳妇，三弯九动十八态，一举手、一投足，风情万种，看的人心旌荡漾，意乱神迷。

"能通，在北京呆惯了，是不是感觉东州像个大堡子。"

“雪儿，你别看大秧歌土，但是土得有韵味，土得比臭豆腐的味还浓。”

“东州确实土得比臭豆腐的味还浓，浓得让人闻了受不了，真该换个地方活活。”

“雪儿，要不我想点办法把你调到北京，省得我整天打光棍儿。”

“北京有什么好，我看你在北京呆了两三年，变得一身京油子味儿，能通，为了孩子，我想和儿子移民。”

“去哪儿？”

“去加拿大，我们电视台好几个同事都把孩子送到加拿大读书了，你在北京见的世面大，求这方面的朋友想想办法呗！”丁能通没想到衣雪突然有了和孩子移民的想法，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雪儿，我觉得你的工作不错，移民的事应该慎重，再说你和孩子走了，我怎么办呢？”

“要么你干脆辞职和我们一起走。”

“不行，不行，我在国内干得好好的，辞职多可惜！”

“我不管，反正你得想办法把我和孩子办出去。”

“雪儿，你容我好好想一想。”

正所谓久别胜新婚，衣雪想男人想得不得了，但是丁能通太累了，似乎公粮不足，但是女人是用来哄的，哄女人也是丁能通的拿手好戏。

今晚衣雪格外温柔，像小羊羔一样，两个人躺在床上，衣雪含着丁能通的棍棍不肯放嘴，丁能通终于被搞得如干柴着了火，胀得跟擀面杖一样，以至于塞进去时，衣雪疼得大叫一声。

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破天荒地遭遇了滑铁卢，办秧歌节的宗旨是“秧歌搭台，经济唱戏，”但是秧歌台搭得挺好，经济戏却没唱好，招商情况不理想，大项目寥寥无几，协议只签下几个亿人民币。

市委书记王元章心情很沉重，在市委常委会议室，肖鸿林一言不发，王元章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是李为民打破了僵局。

“元章同志，我觉得这次常委会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几年在办秧歌节上的得失，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其实，这几年广大干部群众对办秧歌节的意见不少，可元章同志，你就是听不进去，以至于造成今天劳民伤财的被动局面。”李为民说话一向对事不对人，王元章习惯了，并不介意。

“我同意为民同志的意见，我们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什么是文化，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但这样的文化是先进的，我们不能说秧歌节作为乡土文化的一种不健康，但是起码代表不了我们这个五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基地，文化是高雅的，但是搞不好也会给我们设下陷阱，东州文化的魂是什么，值得深思，但绝对不是秧歌。”市人大主任赵国光情绪激动地说。

“我不同意国光同志的意见，”市政协主席张宝昌说，“我承认这届秧歌节办得不太成功，原因有很多，我看最主要的就是一些人瞧不起乡土文化，同志们，乡土文化是我们的骨髓呀！这几年我们通过举办秧歌节让全国甚至世界了解了东州、关注了东州，成就了许多大项目，更开掘了全市的旅游资源，应该说秧歌节对这几年东州的发展功不可没。”

“张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李为民平和地说道，“让我说，靠秧歌是振兴不了老工业基地的，我们这些年名堂搞了不少，什么项目年，工业年，结构调整年，还有绿化年，今年又搞了个开放年，其实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我认为市委该做好市委该做的事，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尊重市场规律，实事求是，经济这台戏没有秧歌一样唱。”

李为民是个务实的人，当年省委下派李为民到东州做副市长，没想到东州人大代表欺生，对空降干部特别反感，结果在人代会上仅一票之差，输给了贾朝轩，为此，市委书记王元章和市人大主任赵国光都向省委做了检讨。省委考虑到李为民的能力和东州市的具体情况，

委任李为民做了东州市委书记。李为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抓实干，终于赢得了东州干部群众的信任。

因为王元章非常了解李为民的为人，知道他一切出于公心，从不工于心计，尽管李为民言辞较重，但语重心长。

贾朝轩特意从北京赶回来参加这次常委会，但是他一言未发，贾朝轩与李为民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在做官，一个是在做人。

贾朝轩是很讲究官道的，他从《资治通鉴》和《反经》等书中，早就总结了做官六法，就是大官小做，小官大做，闲官忙做，忙官闲做，虚官实做，实官虚做。

像今天的场面，贾朝轩早就看出来肖鸿林有意推波助澜倒戈秧歌节，只是一直在等时机，一旦肖鸿林发言，贾朝轩必须权衡利弊表个态。

其实，王元章是个敢作敢当的人，一向襟怀坦荡，年前在省里开会时，省委书记林白和他谈过话了，明年年底省里换届要他准备到省人大任副职，他不想在即将离开市委书记位置时，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同志们，”王元章终于开口了，“大家的意见很中肯，特别是为民同志和国光同志的意见对我触动很大，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接受批评，愿意对这次国际秧歌节的失误负责。但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没有错，我希望大家能探索出一条新的思路，提升东州市的城市功能，提高东州市的城市品位。”

肖鸿林没想到王元章有勇气自我批评，他认为老搭档是在给自己台阶，于是借机将申办世界花卉艺术博览会的想法合盘托出，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实际上大家骨子里都反对办秧歌节，包括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但是官场上许多事情由不得自己的意愿来，必须由政治利益来决定。

贾朝轩觉得时机到了，他点上一支软包中华烟，深吸一口说：“很显然，‘花博会’一旦申办成功必将给东州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和综合

效益，特别是像东州市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可以通过举办‘花博会’，探索一条工业和绿化园艺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建议，将这件事作为一把手工程，由肖市长亲自抓。”

“不，”肖鸿林口气坚决地说，“朝轩同志在北京学习，做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方便，又是主管副市长，我看这件事的申报准备工作就由朝轩同志来抓吧。朝轩，多让驻京办跑跑腿，丁能通还是能干点事的。”

贾朝轩没有想到肖鸿林把最难啃的骨头扔给了自己，因为申办成功了，功劳也不是自己的，如果申办失败了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何况许多国家的优秀城市都在争办花博会，即便是国内的城市，南方的任何一个城市拉出来都比东州申办强，贾朝轩一时没表态。

“好啊，朝轩同志抓这件事很合适，我看就这么定了。这件事要充分发挥驻京办的作用，朝轩，丁能通正好归你管，这家伙在疏通关系上，是一把好手啊。”王元章肯定地说。

散会以后，肖鸿林让郑卫国通知丁能通到办公室来一趟，丁能通要回北京，正在机场办手续，接到郑卫国的电话后，只好从东州机场直接赶到了市政府。

“能通，申办‘花博会’可以启动了，刚刚开完常委会。你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吗？”肖鸿林的目光霍地一跳，迅速闪了丁能通一眼。

“老板，我心里明白，这几年您让秧歌节闹得心里很苦，正可借‘花博会’扬眉吐气了。”

丁能通故意不往点儿上说，官场上最忌讳凡事比领导高，领导拍拍你的肩膀叫平易近人，你若拍拍领导的肩膀叫犯上作乱，领导问问你们家的情况，叫嘘寒问暖，你若随便打听领导家里的情况，叫居心叵测。

“幼稚！”肖鸿林点了一支烟，走到窗前，望了一眼市府广场感慨地说，“能通，明年省里就要换届了。”

丁能通一下子就明白了，外界一直传说省委书记林白要调到北京，由现任省长赵长征担任省委书记，据说，王元章和肖鸿林都是继任省长的候选人，看来肖鸿林已经开始惦记这个位置了。

“老板，其实申办花博会也是一招险棋。”

“这话怎么讲？”

“老板，东州毕竟是个内陆城市，市容粗砺，比不得四季如春的南方，据我所知，花博会在许多国家的城市举办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气候条件湿润温婉，适宜花卉生长啊！”丁能通不无担心地说。

“在东州举办花博会确实是有很多不利因素，正因为如此，一旦成功才有轰动效应，我就是要将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地理位置固不可变，但可变化的空间是人的匠心。申办的事，我已经交给了贾朝轩了，这段时间你全力配合他，不过别忘了我在北京跟你说过的话。”

一想起肖鸿林在北京跟自己说的话，丁能通就觉得自己正处在是非窝里，心情一下子灰暗起来，但脸上又不能表现出来，只是暗下决心以不变应万变。

丁能通与贾朝轩坐同一驾飞机回的北京，

Chapter_2

上飞机前，丁能通通知黄梦然开车来接他和贾朝轩；下飞机后，丁能通让黄梦然打车回驻京办，自己亲自开车送贾朝轩回党校。

“能通，做驻京办主任思路还得拓宽，我听说有些市的驻京办已经开始培训大学生保姆了。”

“贾市长，培训大学生到哪儿当保姆？”

“国家部委办局（司），哪个领导家不用保姆？培训一些高素质的保姆，到这些领导家去做保姆，我们登这些领导家的门就方便了，还可以及时获得许多重要的信息！”

“贾市长，这个主意太棒了，我会认真考虑的。”

“眼下，你先考虑怎么才能申办下来花博会吧，在东州办花博会就好比让男人生孩子一样，难呀！”贾朝轩说完掏出软包中华烟，点上一支深吸了一口。

“贾市长，不难怎么显出英雄本色？”丁能通陪着笑恭维说，“充分利用你在党校的同学，这可是你最大的财富啊。”

“这话不假，我还真有同学在国家贸促会和商务部工作。”

“贾市长，要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及审批部门的支持，这事就成一半了。”

“是啊，这回我们出国观光可有由头了。上届是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吧，我们第一站就到那儿。正好我在党校学习快毕业了，你倒出空陪我和你大嫂走一趟。”

丁能通看过《和珅传》，从心里觉得这个八面玲珑、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大贪官的结局太可惜了，丁能通一直认为是乾隆的骄奢淫逸和好事铺张害了和珅，论人品，和珅是忠心耿耿的，他以帝心为己心，处处变着法儿地哄着乾隆皇帝高兴，可眼前的贾朝轩似乎比起和珅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尚未找到帝心，自己这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也只好甘拜下风了。

回到驻京办，丁能通打开电脑，想看看有没有金冉冉的留言。不看则已，一看让他惊呆了。原来金冉冉像写他的情人刚那样，将自己与他在凯宾斯基发生的事也写在了心情留言上了。

“凯宾斯基十七层的落地窗是通哥选择这儿的原因。亮马河太漂亮了，特别是在夜晚霓虹灯的映照下，让人觉得有些眩晕，我不知道这是暧昧，还是浪漫？总之，我对他的好奇和新鲜夹杂着些许刺激。自从刚伤害我以后，我是不相信男人的，更不相信有什么柳下惠！起初对通哥的蔑视源自对刚的报复心理，在凯宾斯基那一晚让我为自己的灰暗而羞愧，自责来自心底，却不知向谁道歉？是通哥？还是自己？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在平静中享受着偶然的新鲜，我却因为羞愧而痛苦，是错误？还是需要？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被他折服了，因为我那渺小的带着善良光环的好奇心在讥笑我的无知，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一个正人君子，我的哥哥！”

丁能通对金冉冉的做法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被别人发现这里的通哥就是丁能通，就遭了。这种事情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谁能相信自己是为了救一个轻生的女孩而强忍欲火扮演了一回当代柳下惠呢。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事实。

丁能通哭笑不得地拨通了金冉冉的手机，晚上约她一起吃饭。金冉冉忙于毕业论文，很长时间没与丁能通见面了，听到他的声音异常兴奋，两个人说好吃鱼。

丁能通开车去燕山大学的路上一直在想，“金冉冉太不成熟了，还有点自作多情，但是面对这个在感情生命线上挣扎的女孩自己又不能不伸手帮她一把，如果自己现在冷落她，金冉冉一定会产生逆反心理，但是走的太近又怕她不注意影响，给自己惹来非议，甚至毁了自己的前程，钱学礼一直想利用女人搞自己的名堂，不能不防，怎么办？”

实际上丁能通不喜欢女孩，特别是像金冉冉这种不成熟的女孩，他喜欢女人，果子成熟了才好吃。

想着想着，丁能通的脑海中一下子闪过钱学礼的肉脸，丁能通做贼似地不自觉地往后视镜看了一眼，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果然有一辆奥迪车远远地跟着自己，他越看越像办事处的车。

丁能通加快了车速，心想，“不管后面的车是不是办事处的，都要甩掉它。”

可是，正值下班高峰期，本来就拥堵的交通，更是水泄不通，北京的交通是最让人头疼的，丁能通越着急，路堵得就越厉害。好不容易冲上立交桥，却发现后面的奥迪车拐进了一条小路，丁能通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是自己在吓唬自己，虚惊一场！”

丁能通将车停在燕山大学附近的德莫利鲜鱼馆门前等金冉冉，不一会儿，金冉冉身穿粉色吊带纱裙，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

丁能通坐在车里仔细欣赏着走过来的金冉冉，心想，“冉冉虽然不是那种美得惊心动魄的女孩，但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韵味。出落几年，定会成为风情万种的女人。”

正想着，金冉冉已经走到车前。丁能通赶紧下了车。

“冉冉，毕业论文还没写完？”

“没有，老师要求太严了，两遍都没过关。”

“都累瘦了，好好补补吧。”

“可不，天天吃学校的饭，我都馋死了，我要吃鲶鱼炖茄子。”

“好啊，今儿让你吃个够。”

两个人走进德莫利鲜鱼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菜很快就上齐了，金冉冉却不吃，只是凝视着丁能通，眼神中充满了困惑和疑虑，安静得像一滴水。

丁能通被看得发毛，问：“怎么了？”

“哥，你今天不太对劲儿！”

金冉冉话一出口，丁能通就紧张起来，他本来想等吃完这顿饭，好好教训一顿金冉冉，向她说明官场上的利害，如果她不听就决定不

再与金冉冉交往，或许这是自己与金冉冉吃的最后一顿晚餐，然后一刀两断，但是他望了一眼金冉冉单纯的目光又有些于心不忍。。

“冉冉，”丁能通一脸严肃地说，“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刚，不需要你在网上展示，我可不想成为你日记中的角色，你这样做会害了我的！”

金冉冉望着一脸肃容的丁能通，白里透红的脸蛋细嫩得像是刚刚出水的荷花，眼眶中却闪出了委屈的泪珠。

“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金冉冉怯生生地问。

“不是很重要，是很严重！”丁能通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说，“冉冉，看来你不需要什么大哥，咱们认识纯属误会。我没想到你这么不懂事，一点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将来走上社会怎么能让人放心！依我看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样对咱们俩都有好处。”

“只对你有好处！”金冉冉泪眼盈盈地嗔道。

丁能通默然不语，他心里很矛盾，其实，他并不想把事情做绝，因为刚认的这个妹妹不同凡响，甚至从金冉冉特立独行的性格中看出了自己当年上大学时的影子，再加上金冉冉的身世很苦，与自己的身世同病相怜，有这样一个妹妹丁能通是巴不得的，丁能通从小丧父，根本就没有什么兄弟姐妹。想到这儿，他夹了一口鱼放进了嘴里，香嫩可口，他觑了一眼楚楚可人的金冉冉，心一下子软了。

“好了，冉冉，你根本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人心有多险恶！”

“哥，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在网上乱写了，还不行吗？”金冉冉抹了抹泪花柔声道。

“好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回去把网上的东西删掉，以后写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写我们之间的事，你哥我是官场上的人，你应该学会保护我。”

丁能通一脸肃然地说着，心里却很高兴，心想，冉冉虽然涉世不深，还是懂事的，有个妹妹真好。

“哥，人家都快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呢，要不让我去你的驻京办成吗？”

丁能通没想到金冉冉会提出这么个要求，他快速思索一会儿，迅速权衡了如果金冉冉到驻京办对自己的利弊，觉得这件事可以考虑，但必须摸清钱学礼的脉象，别让这家伙拿这件事做了文章，他猛然想起刚才来的路上那辆跟踪自己的奥迪车，激灵一噤，心想，“何不以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冉冉，这件事容我再想想，反正离毕业还有些日子呢，哥会考虑你的工作去向的。”

金冉冉满面柔情地夹起一块鱼喂到丁能通的嘴里。

市政府常务会开了两次，大家众说纷纭一直确定不了花博会的选址。集中的意见有两种，一是建在绿树成荫的省级森林公园草河口风景区，这里由金桥区管辖；二是建在碧波荡漾的琼水湖畔。琼水湖是位于西塘区的一个大水库，是东州市四百五十万市民的饮用水。

应该说两个地点承办花博会都很理想，正因为如此，金桥区区长张铁男和西塘区区长何振东一大早就在肖鸿林的办公室争执起来。

“老何，我倒觉得花博会选址在琼水湖畔不合适，谁都知道市政府办花博会是要带动一方经济，特别是花博园周围的地价会翻几倍，到时候房地产首当其冲，琼水湖是东州市民的饮用水，一旦污染了后果不堪设想。”

“铁男，我倒觉得花博园选址在草河口风景区更不合适，那里是省级森林公园，封山育林的重地，一旦在那里大兴土木，不知要毁多少山林、破坏多少树木，那可是咱东州唯一一片森林。”

“何区长多虑了，我认为花博园建在草河口风景区，不仅不会破坏山林，而且会锦上添花。”

“张区长也过于费心了，花博园建在琼水湖畔不仅不会污染水源，还会涵养水源，正好是一举两得。”

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得脖子粗脸红，肖鸿林被两个人吵得心烦意乱，因为能不能申办下来肖鸿林心里并没有底，既便申办下来了，资金怎么解决也是个未知数。

“好了好了，别争了，看看你们两个，哪里还像个国家干部，简直是村长水平，眼下申办花博会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呢，全市干部群众应该上下同心，全力申办，一旦申办成功，无论选址在哪儿，各个区都会受益，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整不明白？”

正说着，秘书郑卫国走了进来。

“肖市长，省委林书记的内线电话。”

张铁男、何振东赶紧躲进小会议室回避。

肖鸿林走进郑卫国的办公室，拿起内线电话。

“林书记，我是肖鸿林。”

“鸿林同志，怎么搞的，一大早金桥区草河口的上百名农民就到省委上访，反对在草河口搞花博园，说你们要征几百亩地搞花博园，搞花博园是好事，但是不能伤害农民群众的利益。”很显然林白的口气很严厉。

“林书记，申办花博会仅仅是一个意向，八字还没一撇呢。选址还没纳入议程，草河口的农民是误听了谣言，我这就派他们区长去领人。”

肖鸿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的火快顶到了脑门子了。

“不用了，正好为民同志到省委办事，我顺便让他把人劝回去了，鸿林同志，抽空你和元章来一趟，我要专门听取你们关于申办花博会的汇报。”

肖鸿林预感到省委书记林白对东州市申办花博会未向省委汇报有看法，再加上草河口的老百姓提前给东州上了眼药，搞得市委市政府很被动，放下电话后，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小会议室，金桥区区长张铁男扒门缝儿听得一清二楚，早就惊得面如土灰了。

丁能通在北京就听说了肖鸿林大骂金桥区区长张铁男的事，驻京办是个中转站，什么消息都会在这里汇集，他预感到一旦花博会申办成功，各方诸侯都会为这块肥肉争得头破血流，驻京办也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将北京花园运作下来。想到这儿，他脑海中闪过陈富忠和段玉芬，真不知道段玉芬是如何对付陈富忠和贾朝轩的。

市公安局是一座有着欧式风格的洋楼，矗立在解放路一片法国梧桐环绕的院子里，这些根深叶茂的法国梧桐不知是什么年代种下的，硕大的树冠掩映了这座欧式洋楼，高过树冠的楼顶上，巨大的警徽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金光，森严的大院门口两名武警战士戎装威武，更增加了几分令人敬畏的神秘。

这里是东州市唯一种有梧桐树的地方，这些梧桐树在玻璃幕墙和钢筋水泥构筑的一片片高楼大厦面前就像一个个锁进了岁月保险箱的雍容华贵的少妇，让人感觉出这里的威严中透出的亲和。

东州市副市长邓大海因为兼任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很少坐在市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办公，他几乎常年在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办公。

早晨，邓大海刚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专门为副市级领导配备的红色内线电话响个不停，他以为是哪位市领导找自己有事，连忙拿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的秘书小唐。

“你好！邓市长，出了一件大事，不得不向您汇报！”

“别着急，小唐，慢慢说，什么事？”

邓大海心中也激灵一下，他马上想到了李为民的安全，李为民是邓大海最钦佩的人，虽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却和自己这个行武出身的人一个脾气，从不向恶势力低头，做人不卑不亢，做官一身正气，由于敢于碰硬，得罪了不少人，邓大海多次提醒李为民要注意个人安全，还特意为李为民安排了一位身手不凡的转业武警战士当司机，尽管如此，邓大海仍然不放心李为民的安全，因为李为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这年头挡了谁的财路、官路都可能引火烧身。

“邓市长，我早晨整理群众来信时，发现有一封信很特殊，里面有硬邦邦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颗子弹。”小唐的语气很紧张，好象嘴唇在发抖，看来他十分担心李为民的安全。

“小唐，看来你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上怎么写的？”邓大海听到“子弹”二字，心头一紧，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歹徒一定是冲着李为民来的。

“邓市长，恐吓信很简单，就一句话，‘李为民，少管闲事，否则，小心你女儿的小命！’”

邓大海听后觉得事态严重，没想到对手要对李为民的女儿下手，这可是比对李为民下手都要歹毒。

“小唐，为民同志知道吗？”

“我怕他担心女儿，还没有告诉他，他正在王书记办公室，一会儿就能回来。”

“好，小唐，我马上过去，你让李书记等我！”

邓大海放下电话给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打了手机，命令他与自己分头赶往市委。

邓大海和石存山前脚走进李为民的办公室，李为民后脚就跟了进来。

“哟，大海，存山，你们不去抓贼，到我这儿来干什么？”说完，李为民掏出自己的红塔山每人发了一支。

“为民同志，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必须配合。”邓大海严肃地说。

“大海，听你的口气像在审犯人！”李为民开玩笑地说。

邓大海示意小唐把恐吓信给李为民看，小唐把带有子弹的恐吓信递给李为民，李为民看后眉头一下子紧锁了起来，他坐在沙发上，手里紧紧握着那颗明晃晃的子弹，看得出来这位有着铮铮铁骨的市委副书记，正在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担心。

“为民同志，你好好想一想，最近触动了什么人的利益？”邓大海直指要害。

李为民思索了一会儿说：“大海同志，以前我也接到过恐吓信，那都是对我本人的，这次我没想到他们竟然要将黑手伸向我的女儿！这封信一定与我最近清理全市烂尾楼有关，许多房地产公司靠贷款起家，而且不少公司用烂尾楼重复抵押，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白白蒸发了。”

“为民，能不能将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名单给我？”

小唐将房地产公司名单递给邓大海。

“存山，”邓大海用命令的口气说：“排查，一定要抓住写恐吓信的黑手，另外迅速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通报一下情况，让他们通知学校保卫处密切注意孩子的安全。为民，你给孩子打个电话，告诉他千万不要单独离开校园，最近一段时间，最好不要单独行动。”

石存山插嘴说：“我通知一下驻京办，让丁能通也关照一下孩子。”

“大海，我求你们一件事，恐吓信的事千万不要扩大，更不能让梦玲知道，否则她会吃不下睡不着的，整日为孩子担心，梦玲要是急病了，我可连饭都吃不上了。”

“放心吧，为民，我用人民警察的荣誉向你保证，我决不能让坏人的阴谋得逞。我敢断定，这种事绝不是个别歹徒的行为，背后一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我多次在市政府常务会上提出对我市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苗头要早认识，鸿林同志认为我草木皆兵，怕对东州市的经济发展不利，甚至连办案经费也挪用，我真担心我们的工作走进‘硬物质，软精神’的误区，长此以往，会为滋生黑社会犯罪的土壤创造条件。公安部一位领导曾经用一个三角形比喻当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犯罪形势，他说，三角形底线是黑社会团伙，左面的斜线是用暴力在商海中获得的资本，右面的斜线是在政治上的保护伞，一根底线靠着两根斜线支撑，向上发展到顶端，就成为一股可以左右商海和

官场的可怕的黑社会势力。形势是严峻的，为民同志，我希望你在市委常委会上呼吁一下，一定要高度重视打黑工作，否则会给东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危害。”

邓大海显然有些激动，因为这些话他不止一次地与肖鸿林说过，这位一心扑在经济工作上的市长，置若罔闻，甚至在邓大海顶撞了自己后，还有些逆反，邓大海越来越觉得肖鸿林独断专行，难以共事。

李为民非常理解邓大海的心情，他真诚地说：“大海，存山，谢谢你们为保全市平安做出的贡献，我个人的安危是小事，保护东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保卫东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大事。”

邓大海起身告辞：“为民，恐吓信的事必须马上查，你要多注意安全，存山，我们走。”

李为民一直将邓大海和石存山送到楼下，望着两辆车远去了，李为民深深陷入了沉思。

这几天段玉芬老觉得有人在跟踪她，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她发现总有陌生人在她家附近闲逛，段玉芬有些害怕了，她想让石存山陪陪她，看看是不是自己太紧张了。

段玉芬自从与石存山确立关系后，两个人忙得很少压马路，段玉芬在电话里就埋怨过石存山：“怪不得你老婆和你离婚，嫁给你就跟守活寡一样”，好在段玉芬也是个事业型的人，两个人每天晚上都争取通通电话，慢慢地段玉芬理解了石存山，觉得石存山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段玉芬的心理对石存山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依恋，石存山也感到了段玉芬对自己动了真情，幸福得跟二傻子似的。

傍晚，两个人约好一起吃饭，石存山却晚了半个小时才到，这几天为了查清恐吓李为民书记的犯罪组织，石存山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坐在玉芬面前一脸的憨气不停地赔礼道歉，段玉芬嘴上埋怨，但心里并不真生气，两个人难得这么有情调，段玉芬要了一瓶法国红酒，石存山为了表示真心，连干三杯，一瓶法国红酒剩了个瓶底儿。

“存山，法国红酒是用来品的，不是用来饮的。”段玉芬娇嗔地说。

石存山凝视着玉芬冰清玉洁的样子，内心充满了躁动。别看段玉芬三十多岁了，风韵却是由里及外地动人心魄，其实石存山很久没有欲望了，自从离婚以后，他的欲望就是工作，现在他不仅萌生了欲望，还迸发出了激情，他知道这是爱情的力量，眼前这份爱情来之不易，他惟恐再丢了。

“玉芬，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爱你！”石存山恨不得把心掏给玉芬看。

“存山，我从你身上体会到了一份塌实的爱，这份爱是朴素的，但也是沉甸甸的，我喜欢，我只希望和你手弯手肩并肩地融入生活。”段玉芬动情地说。

“玉芬，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感激你对我爱的信任和理解。”石存山激动地说。

“存山，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这些天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我心理好紧张！”

“有这种事，没事，这几天我派人注意一下，别紧张，有我呢！”

石存山脑海中一下子闪过恐吓李为民的那颗子弹，他不禁为段玉芬担起心来。就在这时石存山的手机响了，他接完电话一脸的抱歉。

“怎么了？”段玉芬温声问道。

“玉芬，连顿饭都吃不安生，指挥中心来电话，突发了一起绑架案，让我马上赶过去！”

“去吧！”段玉芬理解地说。

“玉芬，那你怎么办？”

“我一会儿去刘可心家吧，反正她也是个女光棍。”段玉芬笑着说。

“那你注意安全！”石存山说完，恋恋不舍地走了。

段玉芬自己又坐了一会儿，给刘可心打了电话，约她出来一起去酒吧坐坐，刘可心答应后，段玉芬结了帐缓步走出酒店。晚风习习，她觉得很惬意，上了本田车，向酒吧一条街驶去，却不知道一辆黑色的奔驰尾随她而去。

上午，东州市副市长袁锡藩到京，直接通知钱学礼接机，钱学礼与首都机场贵宾室经理于欣欣联系后，于欣欣打电话告诉了黄梦然，黄梦然感到袁锡藩进京过于神秘，便告诉了丁能通。

丁能通早就知道钱学礼与袁锡藩交往甚密，但以前进京都是秘书通知接待处，由接待处接机，大多都是钱学礼亲自去接，偶然丁能通也去接一下，但这一次，直接通知钱副主任，而且，钱学礼未与任何人打招呼，不能不引起丁能通的警觉，要知道钱学礼想当驻京办一把手之心至今未死。

下午，丁能通意外地接到了周永年的电话，邀请他吃晚饭，丁能通受宠若惊，很痛快地答应了。

放下电话，丁能通心里琢磨了半天，一直想请周永年吃饭，今天却送上门来了，一定有事求我，会是什么事情呢?

丁能通百思不得其解，他索性不再去想，选了好几身衣服都不太满意，照了照镜子，觉得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最合适，竟情不自禁地笑了。丁能通觉得，不管周永年求自己办什么事，只要办了，这个高枝就算攀上了。

酒店订在了贵宾楼，丁能通西装革履地走进包房时，周永年和刘凤云两口子笑脸相迎，十分热情。

大家寒暄后落座，服务员开始走菜，菜上齐后，居然每人上了一份蟹黄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丁能通开始打探消息。

“周大哥，我们省明年换届，不知王元章和肖鸿林谁有机会接任省长？”

周永年一眼就看穿了丁能通的心思，但他是个组织原则性很强的人，由于有事相求，不好驳了丁能通的面子，只好说了句模棱两可的

话。

“两个人都有可能，又都没有可能。”

“周大哥，你这话太让人费解了！”

“我的意思是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能发生什么事？除非中央空降一位。”

周永年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刘凤云一直沉默不语，微笑着看着丈夫与丁能通对话，见丁能通有些失望，给丁能通斟了一杯五粮液。

“能通，这两天东州市副市长袁锡藩在中纪委活动得很频繁，我看，弄不好东州要地震了。”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想起肖鸿林上次来北京说的话，不禁为贾朝轩担起心来。袁锡藩排在贾朝轩的后面，两个人在争常务副市长时，贾朝轩棋高一筹，袁锡藩败下阵来，所以，袁锡藩一直耿耿于怀，从哪方面讲，只要贾朝轩不挡路，常务副市长非袁锡藩莫属，莫非……丁能通不敢想，却又很想知道实情，只好旁敲侧击。

“刘大姐，地震能有多大级？”

“可能大也可能小。”

丁能通心想，“这两口子真般配，说话都一个口气”，索性岔开话题。

“周大哥、刘大姐，咱们还是说正题吧，今天请老弟吃饭一定有什么事吧？”丁能通开门见山地问。

“能通，我和你大哥真有一件重要的事想求你。”

丁能通竖起耳朵，目光霍地一跳说：“大姐尽管说，只要老弟能办的，一定办好！”

“我和你大哥有两个儿子，老大生出来就是个痴呆儿，十三四岁了，智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老二聪明可爱，今年五岁了，我们俩为了这两个孩子操碎了心。你大哥父母过世得早，我在东州只有个老父亲，老人指望不上，这些年，我俩只好雇保姆，可是始终没有太

可心的，不是素质太低，就是好吃懒做，有的背着我们俩还虐待老大。还有的偷东西，我和你大哥为保姆的事伤透了脑筋，今儿我就是想请你帮我们物色一位好保姆，素质高一点，最好是大专生什么的，你知道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很困难，人品好一些，我们可以给高一点工资。如果干得好，能融到我们家里来，过几年我和你大哥或许能为她找个好归宿。”刘凤云一口气说完，充满期待地看着丁能通。

“我当是什么事呢，周大哥，刘大姐，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一个月内保证搞定。”丁能通如释重负地说。

周永年和刘凤云听了都露出喜悦的神情。借着热乎劲儿，丁能通又想到了东州要地震的事，他再一次试探地问：“大姐，东州果真要地震吗？”

刘凤云无奈地笑了笑说：“能通，还记得我们在恭王府的谈话吗？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人生不能苛求太多啊！”

丁能通听了这些话突然意识到，什么时候肖鸿林来北京时，应该建议他去恭王府沾沾福气，或许肖鸿林也能领悟到什么。

丁能通开着奔驰驶过长安街，晚上十点多了，天安门广场上仍然有许多游客流连，他透过车窗望了一眼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觉得他老人家的目光有些迷茫。

丁能通生于文化大革命末期，从小他就崇拜毛主席，他酷爱画画，小时候，不知多少次偷偷地画过毛主席像，如今，毛主席就躺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特想和毛主席说说话，因为他发现如今的社会再也看不见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了，难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迷茫是痛苦的，痛苦让人清醒，丁能通似乎理解了和珅为什么从精英蜕变成了大贪官的缘由，因为给任何人创造出和珅一样的环境，都可能造就成另一个和珅。

想到这儿，丁能通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感，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警觉地加快了速度。

丁能通刚把车开到驻京办，手机响了，驻京办的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十几栋营房门前的灯昏黄地亮着，丁能通稳了稳心神，看了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衣雪，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喂，雪儿，啥事？”丁能通温柔地问道，语气就像刚洗过澡很惬意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能通，你在哪儿呢？”衣雪的口气像是有些恐惧。

“我在办事处呢，孩子睡了？”

“睡了，能通，玉芬好像出事了！”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玉芬好像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都说她和办公室主任携款潜逃了。”

“扯淡！别人不了解玉芬，你还不了解玉芬吗？她根本不是那种人！”

“反正玉芬失踪了，有说逃到美国的，有说逃到加拿大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石存山怎么说？”

“他那么忙，我一直也没联系上他，你抽空给石存山打个电话吧。”

挂了衣雪的电话，丁能通呆呆地站在驻京办的院子里良久，脑子里不时闪过陈富忠胖乎乎的脸。

“玉芬的失踪会不会与陈富忠有关？”

丁能通反复在心中重复这一句话，他情不自禁地拨了石存山的手机，居然关机，又往家里拨了电话，没有人接。丁能通茫然了，他点上一支烟，未抽几口就扔在了地上，又重重地碾了一脚，丁能通回到八栋六号房，没洗漱就躺下了，他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快亮时，他才沉沉的睡去。

丁能通上午十点钟才起床，在食堂吃饭时白丽娜告诉他市委副书记李为民来了，丁能通急了问："怎么没人通知我？"

白丽娜嫣然一笑说："丁主任，你还不了解李书记，什么时候不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从不给我们添麻烦。"

丁能通心里最清楚，东州市委市政府虽然在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但是由于条件有限，档次不够，许多副市级以上领导很少有人住在驻京办，大多是由驻京办预定好五星级酒店，然后去机场接送，只有市委书记王元章、副书记李为民和副市长邓大海是例外，他们每次来都住驻京办，而且从不在首都机场贵宾室停留，更不允许将车停在飞机底下摆阔。

"李书记现在在哪儿？"丁能通草草吃了几口饭问。

"听说是中组部在中央党校有个会，去开会了。"白丽娜妩媚地说。

丁能通刚要给李为民的秘书打手机，手机却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竟然是贾朝轩。

"你好，贾市长！"丁能通赶紧接听电话。

"能通，李为民来了，晚上在驻京办好好安排一桌饭，我要和李书记叙叙旧。"

"放心吧，贾市长，我一定安排好。"

丁能通挂断手机心想，有意思，李为民和贾朝轩在东州官场上是公认的一对冤家，他俩坐在一起吃饭一定很有戏。不过石存山来电话让自己多关心一下李书记女儿的安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也不细说，由于太忙，自己竟然没当回事，李书记这一来，丁能通心里觉得很愧疚。

"丽娜，你好好准备一下，晚上贾市长在驻京办请李书记吃饭。"

"头儿，贾市长从来不在咱驻京办吃饭，今儿怎么了？"

"这还不明白，贾市长要是在五星级酒店请李书记吃饭，李书记能去吗？"

“头儿，李书记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白丽娜无法理解李副书记的“慎独”，在她眼里，李为民是个个性极强的怪物，只讲原则，不讲人情，没情趣，没意思。

自从白丽娜上次在昆仑饭店陪过肖鸿林之后，丁能通发现这个漂亮女人变化很大，好像底气也足了，气韵更有味道了，浑身散发着诱人的幽香，好像能熔化掉任何成功男人。

下午下了一场小雨，北京城像被洗了一遍，清爽了许多。傍晚，夕阳挂在彩电塔尖上，天空一片昏红，一支鹰状的风筝在空中盘旋着，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

丁能通和白丽娜下午四点钟就站在驻京办门前等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黄梦然开着奔驰缓缓驶进驻京办大门，丁能通和白丽娜赶紧上前开车门，一边下来的是贾朝轩，另一边下来的是李为民。

“丽娜，今儿准备得怎么样？要把你们驻京办酒店的拿手菜都上来，我要和李书记享享口福。”

“白经理，别听贾市长的，越简单越好！”李为民温和地说。

“贾市长、李书记，到了办事处就到了家里，在家里吃饭当然是家常便饭了，不过，二位领导都是不常回家的人，当然要丰盛一点了。”

白丽娜的话甜滋滋的，说到了贾朝轩的心里，贾朝轩摸着光秃秃的脑袋，很欣赏地说：“能通，丽娜越来越干练了，说起话来滴水不漏。”

丁能通谦恭地笑了笑，然后把两位领导让进了包房，包房内布置得典雅明亮，墙上挂着两幅喷绘画，正是草河口森林公园风景和琼水湖畔风光，两幅画一下子让人有一种身处东州的感觉。

今天掌勺的大师傅不是驻京办自己的厨师，丁能通接到贾朝轩的电话后，就给北京花园总经理田伯涛打了电话，跟他们借一位大厨，丁能通怕北京花园糊弄自己，亲自开车去北京花园选了一位。所以，今天晚上的菜全是五星级水平。

很显然，今晚的菜让李为民有些不悦，他平时很少吃请，即使必须宴请的贵宾，李为民也很节俭，今天确实让李为民重新认识了驻京办。

东州市无人不晓得李为民罢宴的故事。那是李为民到任东州后参加的第一个两会，上午大会开幕式后，中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东州宾馆就餐，当秘书小唐陪着李为民走进宴会大厅时，李为民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来到常委席，但他没有就座，而是走到大厅的一个角落，要满脸堆笑跟过来的市人大办公厅主任在这里另摆一桌，他要和小唐一起吃工作餐。四大班子领导被李为民搞得很尴尬，市人大办公厅主任更是一脸的无奈，但李为民坚持要吃工作餐，四大班子领导在李为民的带动下，谁也不好意思再吃酒席，纷纷要求吃工作餐。

从那开始，市人大主任赵国光和市政协主任张宏昌发出倡议，今后东州市每年的两会无论是领导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律吃工作餐。

事后，市委书记王元章专门为李为民罢宴召开了市委常委会。王元章在会上说："我为李为民同志的罢宴叫好！为民同志罢宴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他罢了宴，又没有给国光同志和宏昌同志太大的难堪，既恪守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美德，又坚守了不准大吃大喝的纪律，赢得了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们的一致好评。"

市人大主任赵国光说："如果各县（市）区都能出现像李为民同志这样敢于罢宴的领导干部，我相信中纪委关于反腐倡廉的诸多文件在我们东州就可以省却了，起码可以把反腐部分的'反对大吃大喝、不准公款请客'的条目删节下来了。"

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听说李为民在两会期间罢宴的事情后，特意召开了全省电话会议，要求全市各市县区学习东州的做法，在两会期间不摆宴席，只吃工作餐。随后省里也召开了两会，上千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吃的都是工作餐。

贾朝轩太了解李为民了，在北京请客，只能在驻京办请，否则，根本请不动。

李为民这次进京心里很高兴，他因为辞掉了钱学礼为女儿找的工作搞得父女关系有些紧张，再加上恐吓信的事，让李为民心中充满了对女儿的愧疚，他一直想找机会到北京看看女儿，终于有机会进京开会，他迫不及待地去看了女儿，没想到女儿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女儿告诉他，自己以全额奖学金考取了美国加州一所商学院攻读MBA，李为民听后高兴极了，他一直认为女儿像自己，不服输，一定会凭着自己的能力闯世界，果然让自己这个不称职的父亲言中了，李为民能够欣然应允贾朝轩请客，与自己的心情好也有关。

贾朝轩似乎看清了李为民的心思，夹了一片甲鱼放到嘴里说："为民，如今假东西太多了，只有王八是真的，还他妈的叫甲鱼。"

贾朝轩的话逗得白丽娜咯咯直笑，丁能通一口酒也差点喷出来。李为民却不以为然。

"朝轩，你这话未免太偏激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李为民说话的口气凛然，而且说完独自将一盅白酒一饮而尽。

"为民，我这次在党校学习才知道，关于改革方向问题理论界争论很大，许多人对一些领域的改革开始质疑，比如，医改基本不成功是事实吧？大量国企被低价出卖，转让给私人也时有发生吧，目前在我们党校学员中正在悄悄进行一场对于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等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的大讨论。"

"讨论好啊！"李为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道理不辩不明，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别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并不是改革的错，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

个重大阻碍，就是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被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畅通无阻，愈演愈烈。就连这小小的办事处也快成了各种利益的情报中心，地方政府的大使馆，甚至成了地方领导的‘行宫’。”丁能通没想到李为民的观点如此犀利，竟不给他这个驻京办主任留一点情面。

“为民，你如何看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

贾朝轩最近正在写毕业论文，丁能通早就看出了端倪，他发现贾朝轩今晚名义上是请李为民吃饭，实际上是带着毕业论文中的问题来讨教了。

“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用，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东州市都有，这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可是，我们的思路和工作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工夫，却热衷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招商引资工程，一句话，都是权力市场化造成的。我建议你们青干班每届都应该组织去恭王府看看，这样你们对权力是把双刃剑认识更深刻！”

丁能通听到恭王府三个字，感觉自己与李为民英雄所见略同，不禁暗自得意。

“深刻！深刻！为民不愧是搞理论出身的，字字珠玑呀！”

很显然，李为民的才学让贾朝轩甘拜下风，贾朝轩亲自给李为民斟满了酒说：“为民，在申办花博会这件事上，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省委书记林白同志专门听取了元章书记和肖鸿林市长的汇报，林白同志的意见是东州申办花博会对提升城市功能，扩大知名度、开发旅游资源等方面都有好处，只是有一点担心，就是千万不要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旗号大搞开发，结果是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现在花博会的申办工作刚刚开始，各种利益集团就开始叫劲了。朝

轩，你人虽在北京学习，但身子却已经处在利益旋涡的中心了。你要随时提高警惕呀！”李为民的话语重心长，贾朝轩却不以为然。

“为民言重了，这件事挂帅的是鸿林同志，元章同志做后盾，你我不过是马前卒，有什么警惕不警惕的，把活干成干好就完了。”

“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我很为你高兴，来朝轩，我敬你一杯！”

李为民敬完贾朝轩又亲自给丁能通和白丽娜倒了酒，然后说：“能通、丽娜，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古板、太原则？其实，原则是个宝呀，是护身符，你们驻京办最讲拉关系的，有些人不惜血本结交权贵，这些人也可能获得一时的荣耀，但是也可能悔恨终生啊，恭王府的和珅就是一个例子，什么原因，忘记了原则。来，我敬你们俩一杯！”李为民说完哈哈大笑，一饮而尽。

宴席终于散了，黄梦然开车送贾朝轩回党校，李为民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丁能通要开车送，李为民拒绝了，他自己打车走了。

月光下，就剩下丁能通和白丽娜两个人。

“头儿，这两天我得请假去趟东州。”白丽娜柔媚地说。

“丽娜，你又不是东州人，家又不在东州，去东州干啥？”丁能通狐疑地问道。

“人家办点私事！”白丽娜忸怩地嗲道，神情既有憧憬又有羞涩，还带着一丝目空一切。

丁能通隐约猜到几分，心想，兔子终于出窝了，便笑了笑说：“去吧，工作交代利索！”

石存山这几天非常苦恼，因为自从上次约会半路分手后，玉芬就失踪了，这让他回想起那天玉芬说有人跟踪她的话，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心中极为懊悔！这几天关于段玉芬携款潜逃的谣言满天飞，都传到了刑警支队，一切都像有人预谋好了一样，命运似乎又跟石存山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石存山想尽一切办法找段玉芬，段玉芬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石存山心中的不祥预感越来越强烈，但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预感，

连续几个晚上，喝得酩酊大醉，连李为民接到恐吓信的案子都放下了，其它案子就更懒得问。有人把小报告打到了副市长邓大海那儿，一大早，邓大海就把石存山叫到了办公室。

“我说你小子这几天怎么回事？失恋了？快四十的人了，失恋就失恋呗，瞧你那没出息样！离开女人活不了啊？”

邓大海骂骂咧咧地扔给石存山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石存山给邓大海点上火，自己也点上。

“局长，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整天打打杀杀的，哪个女人敢跟我？”石存山叫局长惯了，从来不叫邓大海市长。

“怎么，你还有理了？好几个大案迫在眉睫，你不闻不问，恐吓信的案子我向市委李书记夸下海口，限期破案，你怎么的？想拆我台呀？”

“局长，瞧你说的，谁拆台呀？我只是觉得段玉芬失踪很蹊跷，弄不好不是被绑架了，就是被人害了。”

“有什么根据？我们没接到任何报案，再说了，这些年携款潜逃的银行工作人员还少吗？”邓大海严厉得不容质疑。

“局长，段玉芬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了解她，她根本不是那种人。”

“你了解，彼此有点好感就叫了解？我们俩天天在一起我也没看透你，乱弹琴。”

邓大海的话未说完，有人在门外报告。

“进来！”邓大海说。

“邓市长，黑水河大桥下发现了碎尸，指挥中心请石支队长出现场！”

“前几个大案还未破，怎么又出了碎尸案？石存山你给我振作精神，否则，我绕不了你！快出场吧！”邓大海不耐烦地说，“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是！局长。”石存山“啪”地行了个军礼，顺手把邓大海桌子上的香烟揣在自己口袋里，嬉皮笑脸地走了。

黑水河大桥桥上停着十几台警车，闪着红蓝相间的警灯。桥上桥下围满了人，石存山正在指挥警察工作。河面上有三支橡皮伐，伐上的人在河里打捞着什么东西。

原来，一个农民在河里打鱼，打上来一个编织袋，以为捞到什么宝贝了呢，兴奋地打开一看惊呆了，编织袋里是颗腐烂恶臭的人头，就赶紧报了案。

石存山觉得既然人头在河里，很可能肢体也会在河里，便迅速组织人力打捞，捞了两个多小时，一个警察跑过来报告：“石队，又捞上来一个编织袋。”石存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看来这个编织袋里是胳膊腿。”

“走，过去看看。”石存山表情冷俊地说完，大步走向河岸。

当警察们打开编织袋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编织袋里仍然是一颗腐烂恶臭的人头。

石存山心想，“这可是两起碎尸案了，或者就是案犯连杀了两个人。”

石存山命令干警继续打捞，可是捞到傍晚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石存山紧缩眉头，拨通了邓大海的手机。

“局长，我们在河里捞了一天，一共捞上来两颗人头，却没有发现身子，歹徒十分残忍，两颗人头似乎都被王水烧过，局长，下一步怎么办？”

“存山，立即成立专案组，先让法医尸检，然后我们会同技侦处分析一下案情。”

“是，局长。”

石存山心情沉重地命令干警们收队。

周末一大早，丁能通把工作交接给黄梦然，自己开车去燕山大学接金冉冉，两个人约好今天一起去天坛放风筝。

当金冉冉从校门走出来时，丁能通眼前一亮，俏丽地马尾辫显得金冉冉活泼美艳，粉红的小衫衬得白皙的脸庞如人面桃花，撩人的牛仔短裙包裹着女孩迷人的曲线，雪白修长的玉腿，勾勒出无限性感。丁能通暗自感叹，果然是江南出美女。

金冉冉在车上格外小鸟依人，自从丁能通在德莫利鲜鱼馆威胁要与她断绝兄妹关系后，金冉冉再也不敢在网上乱写，人也好像成熟了一些。

“哥，你带了个什么样的风筝？好看不？”

“一只凶猛的老鹰！”丁能通做着鬼脸说。

“不要，不要，你不知道人家是属兔子的。”

“我还是属蛇的呢。”

“哥，蛇吃兔子，我在你手里是死定了。”

“我这只蛇呀，为了保护兔子，与老鹰殊死搏斗，终于壮烈牺牲。”

“不许瞎说，”金冉冉用玉手捂了一下丁能通的嘴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要让你好好活着，好陪我去后海泡吧，去三里屯蹦迪，去雍和宫烧香，去北海划船，去恭王府沾福气……”

“好好好，我都快成你手里的风筝了，还不是你想在哪儿放就在哪儿放。”

“才不是呢，我是你手里的风筝，我这个傻妹妹哪天你不喜欢了，把线绞断，我就自己飘了……”

说着说着金冉冉触动了心事，竟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冉冉，还是我做风筝吧，哪天你不喜欢我这个一身官气的哥哥了，也不用把线剪断，团巴团巴随便找个垃圾筒把我扔了就行了。”

“讨厌！”丁能通语气诙谐，竟把金冉冉给逗乐了。

周末的天坛公园放风筝的人很多，天空中飘荡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风筝，漫天飞舞的风筝与天坛公园的美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道靓丽的景象。

天空中飘飞的大多是花蝴蝶，蜻蜓、蜜蜂，丁能通和金冉冉放飞的却是一只乌黑的老鹰，天空中顿时增加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金冉冉高兴极了，望着空中张牙舞爪的老鹰纵情地笑着，引来许多游人的目光。丁能通难得有这样的雅兴，整日里应来送往、勾心斗角，难得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妹妹给自己解闷，只有和金冉冉在一起是最轻松的，心里也是最慰籍的，官场上混久了，太需要精神的梳理，金冉冉成了丁能通散乱心灵的一把木梳。两个人坐在草坪上，仰望着越飞越高的风筝，沉浸在难得的欢乐中。

“哥，如果这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就我们俩该多好！”

“你不怕我欺负你？”

“还不一定谁欺负谁呢！”

“冉冉，我不是个好人。”

“我知道，但你也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只是有点邪而已。”

“邪离恶可不远。”

“我不怕，因为我是魔，百恶不侵。”

“这么说，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恶魔！”

“人本来就是魔，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魔。”

“冉冉，你心中的魔是什么？”

“爱！”

“这么说你相信爱情？”

“当然，如果人没有爱，赢了世界又会怎样？”丁能通听到金冉冉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心里微微一颤。

官场上逐鹿权力的人有爱吗？他忽然想到和珅的爱，和珅爱的是“帝心”：“帝心”爱的是江山，然而，从古到今，爱江山的人哪个不更爱美人？肖鸿林不就拜倒在白丽娜的石榴裙下了吗？那么自己在北京摸爬滚打，心中的爱为的是什么？衣雪，还是儿子？亦或是别的什么？

丁能通猛然想起段玉芬，如果段玉芬嫁给自己，生活会是什么样？他不敢想，因为这个曾经深深爱过自己的女人，已经成了一个迷。

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些沮丧，情不自禁地收起风筝线，由于心不在焉，收着收着，竟然挂在一棵古松枝上，那古松高大挺拔，松枝墨绿，像是个年长的老人沉默不语。

古松顶上的枝桠间，一个喜鹊窝内猛然飞出两只花喜鹊拼命地攻击还在空中飘飞的风筝，风筝离喜鹊窝不过两三米，金冉冉兴奋地跳起来。

“哥，那两只喜鹊真的把风筝当成老鹰了！”

丁能通也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知所措，两只花喜鹊轮番攻击风筝，风筝在风的作用下，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真如一只偷袭喜鹊窝的贼鹰。

两只喜鹊为了保护家园奋不顾身地向贼鹰攻击，叫声充满了愤怒和警告。不一会儿，就围上来许多人看鸟与风筝大战，个个脸上充满了好奇，丁能通拽了一下活蹦乱跳的金冉冉，示意她离开。

“哥，想办法救救风筝，都快被喜鹊啄烂了。”

“冉冉，一个破风筝，咱不要了好吗？”

金冉冉噘着小嘴说：“好吧，通哥，我饿了，咱们吃卤面吧。”

“好吧！”

两个人手拉手刚要走，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贾朝轩的电话。他赶紧接听。

“能通，你小子在哪儿泡妞呢？办事处的人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贾市长，我和几个朋友刚要吃饭。”

“别吃了，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要紧事和你商量。”

“好，我马上到！”

丁能通挂断手机，猛然想起周永年和刘凤云拜托自己的事，这几天他一直煞费苦心地为这两口子选人，一直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认真看了看眼前活泼可爱的金冉冉，心想，冉冉是苦出身，人又很机灵，驻京办是个大染缸，毕业到驻京办没什么前程，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难得很，不如劝她去刘凤云家干两年，周永年关系广，说不定将来能为冉冉找个好工作。

在送金冉冉回学校的路上，丁能通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冉冉，你不是想求我给你找工作吗？"

"对呀！"

"我找到了！不过岗位很特殊！"丁能通看了看金冉冉说。

"哥，我怎么觉得你好象要打我的鬼主意噢！"

"放心，哥不会害你的，只会保护你。"

"就像喜鹊保护窝一样保护我吗？"

"当然，不过任何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前程都要牺牲一些东西。"

"牺牲什么？"

"牺牲两年时间，两年后，你可能有一个满意的前程。"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我说了，你别生气，而且要答应我认真考虑。"

"我答应！"

"我有个好朋友，在中组部工作，人很好，关系广，地位也高，前两天要求我为他们找一个大学生保姆，他们承诺，干好了，可以帮助找个好工作。我本想把你安排在驻京办工作，可是驻京办整天迎来送往的，是个大染缸，我觉得你去驻京办没什么前程，不如委屈两年，或许结果会更好！"

"哥，我是大学生，不是家庭妇女，你怎么能让妹妹去给人家当保姆？"金冉冉警觉地问道。

"当保姆怎么了？干家政的大学生保姆还少吗？这样的人家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上呢。"

“我不去！”

金冉冉眼泪像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两个人心里叫劲，再也没说话，一路上默然无语。到了燕山大学门口，金冉冉默默地下了车，重重地关上了门，头也不回地走了。丁能通望着金冉冉修长的后腿，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丁能通赶到党校房间时，贾朝轩的老婆韩丽珍正在打扫卫生。

“哟，大嫂来了，啥时候来的，怎么也不通知老弟一声？我好去接你。”

韩丽珍是东州市人民医院院长，典型的贵夫人形象。

“能通，你还不了解你大哥这个人，凡事不愿意声张。”韩丽珍一边换床单一边说。

贾朝轩递给丁能通一支烟，自己点上火后示意丁能通坐下，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

“能通，你上次跟我说有个玩古玩的朋友手里有明朝的‘永子’围棋，是真的吗？”贾朝轩的口气蛇蛇蝎蝎、鬼鬼祟祟的。

“当然了，我朋友是玩古围棋的行家，那围棋我见过，明朝的货。”

“哪天约我见见这个人，如果货不假，我就要了。”

丁能通讪讪地一笑说：“没问题。”心想，“货的价格不菲，贾朝轩会送给什么人呢？”

“能通，我这阵子没少跑中国花卉协会、国家贸促会和国家商务部，他们已经答应全力支持东州市申办花博会，刚才我已经和肖市长通了电话，他答应让你陪我去首尔走一趟，到那儿取取经。”

“太好了，贾市长，正好韩国我有朋友，接待不成问题。”

“那好，事不宜迟，你抓紧办票，我们用私人护照出境。”

“私人护照？”

“对，你大嫂也跟着去，这样不引人注意。”

“好吧，我抓紧办。”

“能通，为了不让驻京办的人知道，顾怀远陪您大嫂来，我都没让他住在驻京办。”

“安排到哪儿了？”

“怀远和你大嫂都住在王府井大饭店了。我们走后，你把奔驰车给怀远，这小子在北京还得替我办点事，从韩国回来以后，让他陪你大嫂一起回去。”

贾朝轩对丁能通千叮咛，万嘱咐，让丁能通心里很紧张。出国考察搞得像出国潜逃似的。

“能通，”韩丽珍终于忙完，她手里拿着抹布说，“前几天衣雪去医院了。”

丁能通心里一紧问：“大嫂，衣雪去医院干什么？”

“瞧你们两口子，东一个西一个的，孩子发烧，衣雪也不找我，还是值班主任跟我说的，我赶紧去急诊室看，没什么大事，我安排到病房打了几天点滴，好了。”韩丽珍说得眉飞色舞，一付表功的样子。

“大嫂，你说这衣雪，孩子病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还不是怕影响你工作嘛，再说，你远水解不了近渴，有大嫂呢，出不了差头。”

韩丽珍咯咯笑着走进卫生间涮抹布，贾朝轩朝丁能通身边凑了凑说：“能通，来，咱俩杀两盘，最近我又研读了两本棋谱，还没试过身手呢。”说完亲自将棋盘摆在茶几上，两个人一白一黑杀将起来。

早晨，一抹瑰丽的晨曦，撒入荡着浪涛的黑水河，河面上的薄雾为古老的东州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晴朗朗的太阳悬起来后，东州城被映得躺在了地上。高楼大厦横七竖八地互相枕籍着，仿佛呻吟，又像挣扎。鸽群在空中转着圈，仿佛是城市里的唯一一首散文诗。

王元章这几天病了，一大早起来后静静地靠在床头挂吊瓶。自从上次省委书记林白找他谈话以后，他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一旦自己离任，谁比较合适接替自己？

王元章在政坛上打拼了一辈子了，虽然经历过多次起起落落，但还算平稳，没有栽过什么大跟头。眼下，东州的经济发展虽然势头良好，但是国企改革仍然困难重重，把这样一个大市交给什么样的人掌舵，关乎八百万人民的生活幸福，对全省的经济发展也尤为重要。看来省委没有空降一位市委书记的打算，只要中央没有异议，这个市委书记只能在东州现有领导中产生。

王元章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东州市副市级以上领导一一闪过，终于定格在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就是肖鸿林、李为民和贾朝轩。

这些年，肖鸿林在国际秧歌节的问题上一直与自己叫劲，终于得逞了，但是花博会真的能拉动东州的经济吗？东州的地理环境搞花博会不会是霸王硬上弓？肖鸿林的架势不象是在东州，看来这老伙计野心不小啊，任省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中央的用人政策一直在往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倾斜，肖鸿林虽然比自己小一岁，但是也算不上年轻干部了，如今也是一相情愿呀！

在王元章眼里，接替市委书记最理想的人选是李为民。此人刚直不阿，工作务实，为人坦诚，原则性强，就是缺少灵活性，会变通，就更理想了。

贾朝轩看上去比李为民精明许多，此人也确实聪明，也许是小聪明，总觉得聪明得诡道，好象人生的价值是靠官位的大小来体现的。想当年，在与李为民争副市长的时候，在人大代表中做了不少手脚，东州交给贾朝轩这样的人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不过，省里似乎对贾朝轩很重视，在送贾朝轩还是李为民去北京学习的问题上，最终省委书记林白同志还是推荐了贾朝轩，青干班可是培养我党高级干部的摇篮啊！

然而，王元章又似乎觉得林白同志另有一层深意，贾朝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党校犹如牧场，好好训训这匹野马或许成为良驹，看来李为民在林白同志的眼里早就过关了。

王元章正胡思乱想之际，有人敲门。

“请进！”李为民笑咪咪地捧着一盆鲜花走了进来。

“王书记，好点了吗？”

“是为民啊，打了几天吊瓶，好多了。”

王元章像是疲惫得很，李为民进来，他想起身握手，可是欠了欠身子，就支撑不住了，吃力地靠在了床头上。

“元章，你太累了，好好躺着吧。”李为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颇为关切地说，“抱歉啊，元章，我真不知道你病得这么厉害！听秘书说这几天高烧一直不退啊！”

“不就是感冒吗，没事，没事，快说说这些天的工作吧！报纸上说这几天长征省长来东州检查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一下情况。”

“元章，你病成这样就别惦记工作上的事了，长征同志这次来是专为煤气开栓的事。”

“煤气开栓怎么了？”

“我也很震惊，我们东州竟然有十五万户居民，开栓费交了，有的都交了十几年了，但是却一直没有开栓，很多开发公司不仅挪用了居民的开栓费，而且态度还极其蛮横。长征同志接到很多居民的上访信，这次是专门到东州现场办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由贾朝轩主管，这么大的民生问题以前怎么从来没有人提过？”

“朝轩在的时候问题都被压下去了，他在北京学习压不住了，自然就暴露出来了。说起来这是几届政府遗留的问题，有历史性的，不能全由贾朝轩同志负责。”

“但是……”李为民话说了一半，一想到王元章还在病床上，又把话咽回去了。

“为民啊，我知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要得罪很多人，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万事民为先，我们失职呀，对不起这十五万户居民呀！我给肖市长写封信，你给捎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王元章显得很激动，执拗地让秘书准备了笔和纸。李为民劝不住，只好由着他。其实王元章完全可以和肖鸿林通个电话，但是，李

为民心里清楚，肖鸿林这两年越来越不把市委放在眼里，简直就是党内个体户。王元章给肖鸿林写信是为了表示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王元章一口气写完信交给李为民，李为民郑重地放进包里。

“为民啊，申办花博会的事有进展吗？”王元章一边咳嗽一边问道。

“朝轩同志这一段在北京活动得很有效果，得到了中国花卉协会、国家贸促会和商务部的大力支持，全国想申办花博会的城市有二十多个，这次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不容易呀！攻关是朝轩的长项啊，肖鸿林把申办的任务交给他算是找对了人了。”

飞机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机窗外几朵乳白色的云，停在天空，动也不动，很像蓝色的海面上浮着洁白的帆。

贾朝轩微闭双目惬意地靠在沙发上，似睡非睡，丁能通坐在他身边翻着一本飞机上提供给头等舱旅客的时尚杂志，韩丽珍坐在贾朝轩的后面欣赏着窗外美景。

空中小姐送来热咖啡打断了贾朝轩的沉思，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小声问：“能通，最近有人告我的刁状，你分析分析会是谁呢？”

丁能通没想到沉思良久的贾朝轩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一时不好回答，应酬地反问道：“贾市长，会有这种事？”

“省纪委的一个朋友给我捎的口信，说有人写我的匿名信，递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反馈到了省纪委。”

“没透露告的什么方面的问题？”丁能通诡谲地问道，心里闪过刘凤云在贵宾楼请他吃饭时说的话。

贾朝轩没有正面回答丁能通的问题，只是说：“领导干部也是人，谁还没有点爱好，有些人啊，就是靠整人过日子，以为把别人整倒了，自己就能上去，也不想想整人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丁能通听着贾朝轩的话像是有所指，但不知道他指的是肖鸿林呢，还是袁锡藩，又不便戳破，只是苦笑道：“贾市长，既然犯了小人，就不得不防啊！”

丁能通话音刚落，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丁能通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竟然是陈富忠。

“是我通知富忠一起去的，有富忠陪着方便。”贾朝轩赶紧解释说。

“能通，港商我可给你打好招呼了，什么时候过去见个面。”陈富忠皮笑肉不笑地说。

北京花园一直是丁能通的一块心病，陈富忠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了他的腰眼上，他心想，贾朝轩答应我在东州为驻京办划一块地皮，何不借此机会再加把火?

“贾市长，北京花园方面我已经谈妥了，同意我们控股，经营方由我们找，正好富忠联系好了港商，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差你大老板大笔一挥了。”

贾朝轩呷了一口咖啡默谋了一会儿说：“那好，你相中了东州哪块地了？”

“贾市长，驻京办净为各位领导服务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咱好不容易张了一回嘴，给就给块好地呗！”

“能通，你大哥是个爽快人，你相中哪儿了，说出来，朝轩会答应的，”韩丽珍溜缝儿地插了一句：“富忠要的中山路那块地就是一个例子。”

“可不，大哥这个人吐个吐沫就是钉，仗义！”陈富忠眉飞色舞地恭维道。

“贾市长，我相中纺织厂那块地了，地点好，不用动迁，搞开发准赚！”

“能通，你小子狮子大开口啊，富忠早就看上这块地了，一直跟我磨唧，我都没答应，我把中山路那块地批给他了，我一直想留着纺织厂那块地盖市政府大楼，你看咱们市政府那座老楼，土不土，洋不洋的，虽然肖鸿林上任后进行了改造，仍然代表不了东州市形象，既然

你老弟开口了，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就这么着吧，回头你们驻京办打个报告，我批一下。”

贾朝轩卖了半天关子，搞得丁能通的心忽上忽下的，终于吐口了，丁能通的心才放下来。他惦记这块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想，“有了这块地，驻京办摇身一变就成了五星级酒店了，东州历任驻京办主任，我的政绩是最大的，我丁能通的脸就露大发了，既是东州市正局级干部，又是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不用贪，富与贵终于统一了，真不枉自己往恭王府福字碑前跑过无数次、祈祷了无数次。”

“贾市长，您是驻京办的大恩人，从今以后，丁能通一定会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

贾朝轩听后嘿嘿笑道：“能通，你知道我为什么欣赏你吗？”

丁能通摇了摇头。

“在你心中把我摆的和肖市长一样重，而且从不在我们之间做文章。”

丁能通在官场多年，一直在政治旋涡中挣扎，他之所以能立得住，关键的本事就在于他从不搬弄是非，做驻京办主任既是在是非窝子里，又远离了所有是非，他喜欢人生的辨证，他认为，和珅当年要是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定能保住性命。因为多数人欲望横流，少数人无欲则刚，他是取中间的，叫做欲有止境，人生得意须尽欢不可，但是，人生得意适度欢无妨。

在大学时，丁能通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里面有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新：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在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就因为钱钟书的这句话，丁能通一下子理解了快乐的意义！

肖鸿林自从在北京与白丽娜有过一夜之欢后，找到了爱情的感觉，这让他兴奋不已，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想法，能否与关兰馨离婚?

肖鸿林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市府广场周围的车水人流沉思，这时，副市长袁锡藩迈着大八字推门走了进来。

“鸿林，想什么呢？这么深沉？”袁锡藩心情畅快地问道。

“噢，是锡藩啊，坐！”

肖鸿林将手一让，顺手掏出烟递给袁锡藩。两个人点着烟，郑卫国赶紧进来给两位领导倒了茶，然后又退了出去。

“锡藩，尝尝我的正宗铁观音。”

袁锡藩端起茶呷了一口。

“不错，不错。鸿林，听说为民被恐吓了？”

“为民被恐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那个脾气不改，早晚得出事。”

“听说恐吓信里还有子弹。”

“有这事？邓大海这个副市长是怎么当的？主管公检法的副市长连市委副书记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还埋怨我不追加办案经费，让我看，公安局长他别兼了，换人算了。”

“鸿林，大海有大海的难处，市政府常务会上关于办案经费问题，大海提过三次了，难免大海有想法。”

“说一千道一万，财政太紧张了，用钱的地方太多，教育要求追加经费，农业要求追加经费，财政的盘子就这么大，你让我怎么办？”

“要么怎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呢，鸿林，我听说贾朝轩去韩国了？”

“是啊，上届花博会是在首尔举办的，我让他去取取经！”

“可是有人在首尔机场看见了韩丽珍和陈富忠，他们怎么也跟去了呢？”袁锡藩冷笑着说：“而且他们出境未经外办办手续，用的是因私护照。”

“这个贾朝轩擅自违反外事纪律，搞什么鬼？”肖鸿林一本正经地说。

“鸿林，这还不明白吗？他在北京学习期间就多次到澳门去赌，这次去首尔少不了要过过赌瘾啊！”肖鸿林眉头舒展了一下，旋即又皱了起来。

“锡藩，你说他去澳门赌的事能是真的吗？咱们毕竟是空口无凭呀！”肖鸿林毫不掩饰地问。

“钱学礼在葡京赌场看见过他，这还有假？”袁锡藩舔了舔嘴唇嗫嚅道。

“锡藩，这件事要慎重，毕竟涉及咱们东州市政府的名誉，万万不要轻易抖搂出去。”

“鸿林，千万别学项羽呀！”

“眼下还谈不上，锡藩，我从北京方面得到消息，林白同志有可能进京，一旦林白同志进京，谁有可能接任省委书记？”

“如果中央不空降的话，最有可能的有两个人。”

袁锡藩说完顿了顿，一双鼠眼看着肖鸿林。

“哪两个人？”肖鸿林迫不及待地问。

“一个是省长赵长征，一个是常务副省长刘光大。”肖鸿林见袁锡藩没有分析到自己，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你认为王元章有没有可能？”

“鸿林，不瞒你说，如果长征同志接任林白，你和王书记还真有一博。”

“此话怎讲？”

“在咱们省，就省长一职来说，没有人能与你和元章抗衡啊！”

“所以我特别重视花博会啊！”肖鸿林长长地透了口气，款款地说道。

“鸿林，花博会可以作为启动东州经济的发动机，你这着棋要是下成了，元章恐怕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正是用人之际，贾朝轩还得用，只要他知道收敛就行，别把事做绝了。”

“也好，只要你能接替长征同志，我愿尽犬马之力。”袁锡藩一双鼠目霍地一跳，将手中快吸完的烟狠狠地捻在烟灰缸里。

已经是下半夜了，首尔的街路上仍然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汉江两岸的夜景更是绚丽夺目。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张显着城市的繁华喧嚣，市区内的浓荫下，古老的宫殿、庙宇，同直入云霄的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显示了首尔既古老又现代的时代风貌。

在首尔高丽大酒店地下娱乐城内，贾朝轩和韩丽珍兴奋地在老虎机前手舞足蹈，旁边站着满脸堆笑的陈富忠和一脸漠然的丁能通。

突然服务小姐瞪大眼睛用英语说：“夫人，你的运气好旺啊！七个红七，我们这里半年都没有一次呀。”

丁能通赶紧翻译给贾朝轩和韩丽珍听，两个人听后很高兴。

“我太太赢了多少？”贾朝轩眉飞色舞地问。

丁能通把贾朝轩的话翻译成英语，又跟服务小姐嘀咕了几句，然后说：“小姐说，嫂子赢了两万五千美金。”韩丽珍高兴地叫起来。

“丽珍，趁你手气旺，多玩一会，我太累了，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富忠、能通，你们陪你大哥上楼吧，我再玩一会儿。”

陈富忠和丁能通陪贾朝轩上了电梯。

“大哥，”在电梯里，陈富忠说，“嫂子看得紧，来一趟你咋也得尝个鲜呀！”

“趁你大嫂高兴，赶紧给我找个小姐乐乐！”贾朝轩迫不及待地说。

“这能行吗？万一让嫂子发现……”丁能通担心地说，他早就听说贾朝轩好色，但没想到如此明目张胆，丁能通认为，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应该像赚钱一样取之有道，否则就与畜生没什么区别了，丁能通左右不了贾朝轩，只能在心里嗤之以鼻。

“没事，我心里有数。”贾朝轩满不在乎地说。

贾朝轩穿着睡衣正在抽烟，有人按门铃，贾朝轩开门一看，一位花枝招展的韩国美女正站在门前，贾朝轩连忙请进房内。

丁能通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看电视，陈富忠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

“能通，你小子都当主任了，怎么还像当秘书时那样谨慎呢？”陈富忠扔给丁能通一支烟后点上火说。

丁能通从骨子里鄙视这个暴发户，但是碍于这家伙黑白两道全通，又为自己联系上了港商，所以面子上还得客气一些。

“富忠，贾市长胆儿够肥的，万一大嫂回来，岂不是堵在了床上？”丁能通紧张地看了看表。

“没事，能通，嫂子的赌瘾不比大哥小，正在兴头上，上不来！放心吧！”陈富忠胸有成竹地说。

丁能通心想，“看来陈富忠和贾朝轩已经不分彼此了，如此下去，怕是要让陈富忠牵着鼻子走了。这贾朝轩要是生在唐代李家，定是唐明皇，左拥右抱看霓裳羽舞，爱美人不爱江山，不对，贾朝轩是爱美人更爱江山，亦或是既爱美人又爱江山，只怕是一旦赌性大发，怕是要把江山美人都押上。”

“富忠，贷款的事办妥了？”

“能通，多亏了你的老情人段玉芬携款潜逃了，换了新行长，很快就办妥了。”陈富忠阴阳怪气地说。

“富忠，你怎么知道段玉芬携款潜逃了呢？”丁能通警觉地问道。

“能通，你真是在北京呆久了，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依我看八成是让歹人给害了！”丁能通目光如炬地说道。

“行了，别为老情人打掩护了，常在河边走哪儿有不湿鞋的，段玉芬也不是神，她是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陈富忠说完，脸上路出一丝淫笑。

不知为什么，丁能通隐隐约约地感觉，段玉芬的失踪与陈富忠有关系，但这只是感觉，并无证据，索性不再去想。

“富忠，半个小时了，催催老板吧，万一大嫂上来，咱俩不好交代。”陈富忠也怕万一韩丽珍上来赌住，不好收场。

“能通，走，咱俩一起去敲门。”

两个人快速向贾朝轩的房间走去，丁能通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了。快到门口时，韩国三陪女走出贾朝轩的房间，冲着陈富忠笑了笑，扬长而去。

丁能通见韩国三陪女走远了才按门铃，贾朝轩滋润地开了门，嘴里还叼着根烟，正喷云吐雾。

“能通，就一个字：爽！”

“老板，你可把我吓坏了，万一大嫂上来……我和富忠就糗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心里有数。”贾朝轩一脸得意地说。

丁能通心想，“真是知妻莫若夫呀！这两口子可真般配。”

这时，有人按门铃，丁能通心里一紧。陈富忠赶紧开门，进来的正是韩丽珍。

“老公，我饿了，一起吃宵夜吧。”韩丽珍兴致勃勃地说。

“好啊，你的手气那么好，应该请我们吃一顿。”贾朝轩弹了弹烟灰说。

丁能通被贾朝轩的镇定给震住了，原来人可以无耻到心安理得的地步。常言道，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贾朝轩如此堕落，让丁能通非常失望，丁能通心想，这件事要是让李为民知道非刮了他不可，就这副德行要是真的当上一把手，东州老百姓可怎么活?

石存山率领干警在黑水河大桥下捞上来的两颗人头，经法医鉴定是女性。市公安局非常重视，成立了以石存山为组长的专案组，但是由于案子出现的突兀，没有一点线索，工作陷入被动的局面。

就在石存山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出现了重大转机。一个捡破烂老头在赵家沟派出所报案，说在赵家沟垃圾场，刨出两具无头女尸。石

存山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干警赶到赵家沟垃圾填埋场。

此时，警察已经把现场包围，许多警车停在垃圾填埋场周围，围观的群众很多。两辆警车从远处驶来，停在现场外，石存山率几名刑警下了车，分开人群，直奔现场。

石存山来到编织袋前，仔细察看后，问："目击证人在哪儿？"

"就是他！"赵家沟派出所所长把捡破烂的老头领过来。

"大爷，当时是怎么个情景？"石存山温和地问。

"当时我在这儿刨破烂，突然刨处个编织袋，我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打开一看，臭烘烘的，是尸体！我就报了案。"捡破烂老头面色紧张地说。

"石队，两具尸体都被肢解了，分别装在两个编织袋里，已经严重腐烂。"赵家沟派出所所长补充说。

石存山心想，"又是两个编织袋，会不会与那两颗人头有关？"

"你们抓紧处理现场，特别是尸检报告，要尽快做出来，我回局里向局长汇报。"石存山对几个干警说。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早就向邓大海做了汇报，此时，他在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围绕碎尸案在沉思，石存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局长，我敢肯定这两具女尸跟那两颗人头有关。"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邓大海从黑色高背靠椅上起身，端起茶杯胛了一口。

"局长，你觉得这两具女尸与段玉芬、刘可心失踪仅仅是巧合吗？"

"思路是对的，但我们需要证据。等尸检报告出来后，我们开个案情分析会。存山啊，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东州的天要下雨了。"邓大海放下茶杯掏出烟递给石存山一根，两个人点上火面面相觑地吸着。

"局长，无论怎么变，都是共产党的天，翻不了船的。"

"理是这么个理，但我们也不可轻敌呀，别忘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从来都隐藏在暗处，你们专案组的同志要处处小心！"

“请局长放心，誓死保卫东州人民的安全！”

石存山的表情刚毅果敢，大义凛然，其实，石存山的内心一直在流泪，因为他已经预感到段玉芬的死与这两具女尸有着必然的联系。看来玉芬是被东州的黑恶势力害死的，而且这股黑恶势力非常强大，强大得连副市长、东州市公安局局长邓大海都不敢小视了。石存山将对段玉芬的爱埋藏在心底，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碎尸案查个水落石出。

贾朝轩爱下围棋，为了投其所好交流感情，陈富忠也偷练了一手好棋，而且养成了一个人摆围棋的习惯。从韩国首尔回到东州后，陈富忠心情一直不好，因为他已经得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北都集团已经引起市公安局的高度关注，

陈富忠一个人在办公室一边沉思一边摆着围棋，有人敲门。陈富忠没抬头，只是说了声：“进来！”

门开了，进来得是海志强。陈富忠按下一粒棋子，示意海志强坐下，然后从老板台上的高档雪茄盒中抽出一支雪茄，海志强赶紧给他点上火，陈富忠使劲吸了几口，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

“志强，又听到什么消息了？”

海志强略显不安地说：“大哥，两具尸体公安局都找到了。”

陈富忠听后脸上的肌肉微微地抽动了一下。

“你们他妈的干事什么时候能利索点？每次都得给你们擦屁股。”

海志强毕恭毕敬地说：“大哥骂的是。”

“他们一时还找不到目标，等等再说吧。”

“可是……”

“可是什么？”

“大哥，这几天有几个条子鬼鬼祟祟地在大厦周围晃。”

“你听说过以欺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咱们也派几个弟兄守在刑警大队门口，记住，千万别暴露了。”

“是大哥。”

“从现在起，让你手下那帮兔崽子都给我收敛点，别再给我捅出什么新娄子来。”

“放心吧，大哥。”

“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大哥，我把人带来了。是东州中医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人长的漂亮。父母都是农民，老爹还得了尿毒症，每天都要做透析，缺钱。”

“缺钱好啊！”陈富忠将半截雪茄掐灭，接着说，“人呐就怕没有需求，据说市委副书记李为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不好对付，还有那个段玉芬，但凡有点需求也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所以说，人有点需求既为自己留了后路，也为别人行了方便，何乐而不为呢？好了，把人领来让我看看吧。”

海志强应承着出去了，陈富忠情不自禁地拿起一粒白子，却举棋不定，半天下不去这粒子，其实，陈富忠的心思根本没在棋上。

陈富忠一直孤身一人，虽然身边美女如云，但玩完也就忘了，他一直深信，人生有两种东西是用来玩的，一是女人，二是政治。

政治这辈子无缘玩了，但是陈富忠却玩起了官员，他下决心要掌控一批手握重权的官员，只要将这些人的要求满足，便可为我所用，他暗自得意，想不到自己还是个会用人的高手。

但是最近他睡觉总是做噩梦，经常从睡梦中吓醒，出一身冷汗，内心的孤独让他特别渴望在自己身边有个女人陪着，而且是素质高一些的良家妇女。他讨厌那些给钱就让上的轻浮女子，找就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

找这样一个女人，陈富忠并不想讨她做老婆，而是做保姆，陈富忠从来也没有过建立家庭的想法，因为自己从小浪迹天涯，谁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度浪迹天涯。

海志强把女孩领了进来，陈富忠示意他出去，自己轻轻地关上了门。女孩惴惴不安地站着，陈富忠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女孩，只见她穿着朴素，典型女大学生的打扮，长得俊秀，却没有一点雕琢，只是皮

肤不白，却是细腻柔滑，没有任何人为的雍容之气，却纯的浑然天成。

陈富忠心想，“看来这还是一块未雕琢的美玉呀！”

“陈总好！”女孩突然怯生生地问候了一句。

“叫什么名字啊？”陈富忠温和地问道。

“林娟娟。”女孩回答得很简单。

“好，名字很好听，娟娟，听说你父亲病得很重？”

林娟娟听后沉默不语，眼睛略有湿润。

“留下吧，你父亲的病会好起来的。”陈富忠情不自禁地拍了拍林娟娟的肩，和蔼地说。

丁能通拿到纺织厂那块地的批文后，在驻京办引气了轩然大波。第一个找丁能通的就是白丽娜，她非要当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丁能通并不看好白丽娜，尽管这个女人不仅会施展万种风情，而且在搞人际关系上也是八面玲珑，但是，丁能通觉得白丽娜更适合酒店管理。将来驻京办一旦入主北京花园，白丽娜是最好的帮手。

丁能通把道理翻过来调过去讲了多遍，白丽娜就是听不进去，最后竟抹起了眼泪。白丽娜的眼泪让丁能通一下子清醒了，白丽娜最近一到周末就请假去东州，而且每次回来都千姿百媚的，莫非她非要做这个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

第二个找丁能通的是黄梦然，黄梦然是丁能通最得力的左膀右臂，这几年接待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与首都机场和北京火车站的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为自己的脸上争了不少光彩。但是，由于黄梦然与老婆长年两地分居，他要当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无非是为了与老婆团聚，这样既一家团聚了，又可以捞上一把。

然而，接待工作是驻京办的半个天，黄梦然要是走了，一时还真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所以，丁能通不给黄梦然半点念想，当场拒

绝，搞得黄梦然闹了好几天情绪，最后，丁能通亲自给黄梦然老婆打电话，让两个人在北京团聚了几天，才缓解了黄梦然的情绪。

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丁能通会兼任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丁能通也认为自己是最佳人选，但是，丁能通是读过《和珅传》的人，他深知驻京办主任搞房地产开发的敏感性。

和珅的最大失误是什么？谁都想得到，到最后什么都得到了，但是命没了。丁能通给肖鸿林当了五年秘书，深知政治斗争是最残酷的。自己不是鱼就要远离河岸，淹死的都是水性好的，自己若是鱼就要躲在水里，因为鱼只有躲在水里才最安全。既然官场上身不由己，就不能由着自己。佛家有言，舍得舍得，不舍就不可能得。

经过认真思索，丁能通终于想到了一个最佳人选，启用这个人，丁能通可谓是处心积虑，因为一旦启用他，不仅满盘棋活了，而且自己也缓解了与对手之间的矛盾。

想到这个人时，丁能通不禁为自己的大度生出几分得意。他甚至觉得如果自己生在乾隆年代，一定与和珅有一拼。

和珅只知道讨“帝心”的欢心，却忘了“帝心”是善变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就是舍得，对“帝心”舍得，对对手更要舍得，扔给狗一块肉，狗就会摇尾乞怜认你为主人，扔给狼一块肉，可以换得一份安全，值！

在驻京办班子会上，丁能通全力推荐钱学礼担当东州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钱学礼不知道丁能通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一时不敢表态，但心里对这个位置觊觎已久。

钱学礼本来就从心里嫉妒丁能通，恨不得丁能通出点什么事，但是自己的后台是副市长袁锡藩，硬碰硬根本不是丁能通的对手，何况丁能通人如其名，不仅能力强，而且消息灵通，善于沟通，精于变通，上通天，下通地，蹦精蹦灵的，想搬倒丁能通难得很。

钱学礼一直想务色一位市委常委做后台，早就想打李为民的主意，但是李副书记这条船实在是不好上，说不定自己人在东州，常能

见到李副书记，机会才会多一些。

钱学礼想来想去只有从女人方面找线索，因为丁能通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又孤身一人在外，难免不沾花惹草。

起初钱学礼发现白丽娜对丁能通有点意思，但令钱学礼不解的是，为什么两个人一个是干柴，一个是烈火，凑倒一起居然点不着。

这让钱学礼大失所望，苍蝇不叮无缝儿的蛋，丁能通不露破绽，自己即使是苍蝇也无处下蛆。于是，他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就是跟踪，果然大有收获，他发现了丁能通与一个叫金冉冉的女大学生打得火热。

但是，钱学礼是个聪明人，他清楚，以丁能通的诡道不会不警惕自己的，何况仅仅凭捕风捉影找到点沾花惹草的痕迹，不能把丁能通怎样。

钱学礼萌生了从长计议、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可是没等自己想好去处，丁能通却让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不能不让钱学礼敬佩丁能通的魄力与胸怀。

钱学礼觉得这是丁能通向自己扔了一块肥肉，尽管这块肥肉没有道理扔给自己，可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何不接住这块肥肉吃了再说呢？不对，会不会肉里下了毒呢？钱学礼怎么想都觉得丁能通没有下毒的必要，这么说他在向我示好吗？想到这儿，钱学礼竟有些惭愧了。

散会后，黄梦然偷偷地把丁能通叫到一棵大杨树下。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丁能通不耐烦地问。

“头儿，金桥区区长张铁男来了，要见你！”黄梦然的表情像承诺了什么，很怕丁能通不答应。

“他来见我能有什么事？”丁能通疑惑地问。

金桥区是东州市的农业大区，唯一值得吹嘘的就是草河口森林公园，自从设立为省级森林公园后，封山育林搞得不错，多少开发商盯

着这块宝地要盖高档别墅、盖五星级酒店，都被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国光挡了。

然而这片森林长的都是摇钱树，就连张铁男都垂涎欲滴，刚好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东州市政府申办花博会，如果地址选在草河口森林公园，那么金桥区就会一摆农业大区的帽子，转而成为旅游大区。

但是自从上次张铁男被肖鸿林骂得狗血喷头后，不敢再去捅大老板的腰眼，张铁男是个玲珑得剔骨挖髓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曾经给肖鸿林做过贴身大秘书的丁能通。

张铁男知道自从丁能通做了驻京办主任后，所有去北京的领导都由他接待，他不仅可以做肖鸿林的工作，还和贾朝轩处得不错，他甚至可以和市委书记王元章说上话，而且他还是申办花博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所以，只要把丁能通拉过来，让他全心全意地为金桥区说话，无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梦然，莫非这家伙是为花博会而来？”丁能通警觉地问。

“看样子像。”

“不行，不行，这家伙上次让肖市长骂够戗，到我这儿曲线救国来了，你就说我不在北京。”

“不行啊，头儿，我已经告诉他

Chapter_3

你在北京了。”黄梦然为难地说。

“好吧，好吧，他准备在哪儿见我？”丁能通不能让自己的部下坐蜡，只好答应。

“晚上，在东三环顺峰海鲜请你吃饭。”

刚打发了黄梦然，手机响了，是贾朝轩的秘书顾怀远打来的。丁能通是市长秘书出身，他知道领导秘书是小鬼，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何况顾怀远是老秘书了，与自己是一拨儿的秘书，可是自己已经是正局了，他才混到正处，心态一直不平衡。

自从贾朝轩在北京学习后，顾怀远从东州到北京来回飞，早班飞过来晚上飞回去也是经常事，有时候住两天替贾朝轩做作业。

一晃快一年了，丁能通与顾怀远处出了感情，他觉得顾怀远这个秘书做得比自己辛苦，贾朝轩是个工于心计的人，比肖鸿林难伺候。

但是，顾怀远本人很出色，他为贾朝轩做的作业为贾朝轩赢得不少荣誉，顾怀远很少求自己办什么事，今天突然来电话像是有什么事。

“怀远，在东州还是在北京？”

“能通，我在东州呢，你什么时候能回东州？”

“暂时回不去。”

“回来给我打个电话，咱们几个秘书在一起聚一聚。”

“有事吧？”

“对，西塘区区长何振东想见见你。”

“怀远，我明白了，金桥区区长张铁男已经到北京了。”

顾怀远听了丁能通的话顿了一会儿说：“能通，看来让你为难了，不过还是见见吧，谁都不容易。”

顾怀远挂断电话以后，丁能通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悲哀，觉得张铁男和何振东都很可怜，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如果不做这个驻京

办主任，处境会不会像这两位诸侯一样，为了一点点地方利益而工于心计呢?

丁能通知道张铁男与何振东以前是大学同学，如今却成了博弈的对手，后来丁能通才知道，去省委上访的群众是何振东的计策，因为上访的群众不是草河口的农民，而是西塘区的农民，张铁男却被肖鸿林无援无故地骂了一顿。

何振东的坏使的绝，却一直不承认上访的群众是西塘区的，后来李为民将上访群众劝回后，上访群众作鸟兽散，也就无从查证，此事不了了之。

在酒桌上，张铁男大骂何振东是奸臣，丁能通微笑不语，他知道，这种场合只有倾听是最好的办法，张铁男发了一阵子牢骚后，请丁能通为金桥区斡旋花博会之事，还说代表金桥区七十万百姓感谢他。

丁能通苦笑道："张区长，我会认真考虑你的话的，不过我只是个跑堂的，能力有限。"

"能通，你当秘书时，咱们就处得不错，你可没少到我那儿打猎。"

丁能通心想，我也没少去琼水湖钓鱼呀。原来北京一些部委办局的处长局长司长，时兴到外地度周末。东州没什么名山大川，只有草河口森林公园和琼水湖两块风水宝地，这些人都是冲肖鸿林来的，大多都是丁能通陪着打猎钓鱼，有时候忙不过来或有与肖鸿林关系极密的，就由肖鸿林的儿子肖伟陪着。

肖伟是肖鸿林唯一的儿子，是华宇集团的董事长，在东州，论实力，能与北都集团抗衡的民营企业，只有肖伟的华宇集团了。

"铁男，咱们公事公办，从我个人观点看，如果非要在两个区选一个的话，我倾向金桥区，因为琼水湖毕竟是东州市民的饮用水，一旦去的人多了，必然会产生污染，不适宜选为花博会的地址。"丁能通坦诚地说。

“能通，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杯，你随意，我干了！”张铁男说完将五粮液倒进一个啤酒杯，然后一饮而尽。

“铁男，既然你来北京了，我劝你见见贾市长，他说话的分量可非同小可呀。”

丁能通这句话的意思是想把球踢给贾朝轩，只要张铁男拜会了贾朝轩，就不枉北京之行，自己也就不是焦点了。

“可是我听说贾市长倾向于在琼水湖选址。”张铁男为难地说。

“铁男，工作是人做的，常言道，礼多人不怪吗！”丁能通诡谲地笑了笑说，“张区长，我得先走一步，还要接待一位重要客人，不能再陪你了，改天我请客！”

丁能通说完起身告辞。张铁男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再挽留，客气地说：“好，能通，我知道你们驻京办迎来送往忙得很，咱们后会有期。”

初夏的夜晚，北京城笼罩在一层昏黄的灯雾中，各种各样的霓虹灯交相辉映，红墙在漫漫蔼蔼的灯雾中显得沉静安详，没有人会联想到几百年的沧桑，不知这红墙见证了多少篡权夺位、宫闱密杀之事。

好多天没有金冉冉的消息了，看来那天说的那件事确实伤害了这女孩的自尊心，丁能通知道，凡事强求不得，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她会想通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人往高处走难免要做出点牺牲，自己是在尽一个老大哥的职责，与其找一个没前程的工作，不如先结交可以提供美好前途的贵人，金冉冉出身贫寒，一直想出人头地，怎么可能想不明白呢?

丁能通五粮液喝多了，他回到驻京办倒头便睡，简直睡得昏天黑地，以至于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半天他才惊醒，丁能通懵懵懂懂接了电话，却惊得他一下子醒了。

“哥，做保姆的事我同意了！”金冉冉的声音冷漠中暗含坚定。

丁能通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半晌才说：“好好好，我安排！”

东州初夏的夜晚并不宁静，黑水河畔一座高级别墅内还亮着昏黄的灯，陈富忠在卧室里斜身靠着床头，嘴里叼着一支烟尽情地吸着。林娟娟衣着零乱，披头散发地坐在沙发上嘤嘤地哭泣。

陈富忠不耐烦地说："好了，你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女人一辈子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回。"

"要不是为了我爸的病，我才不会到你家来呢，我本来应该在医院工作的。再说，我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当情妇的。"

"娟娟，"陈富忠轻蔑地说，"保姆也好，情妇也罢，你成了我陈富忠的人，我就不会亏待你。你要知道，没有大笔的钱，你爸的命是保不住的，你总不希望他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你还没报答，他就死掉吧，只要你安心跟着我，说不定我给你爸换个肾，他的老命就保住了。"

娟娟渐渐地停止了哭泣。陈富忠伸手去拉她细嫩的手，娟娟挣了挣，也没挣脱，陈富忠像是摸着一件宝物。

"娟娟，"陈富忠温声地说："你不知道，我陈富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最懂得珍惜，想当年，我十四岁，从安徽要饭到东州，吃了多少苦，当时我可是东州的乞丐头儿，海志强就是我从乱刀下救出来的，我胳膊上的几条刀疤就是为了他留下的。打天下，拼事业，这个世界，连拔一根草，也要凭实力。"

陈富忠的话让林娟娟震动了，她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肉乎乎粗鄙的男人竟有一番不同凡响的经历，她慢慢地抬起头凝视着陈富忠，眼神里有惊讶、有怀疑，也有些认可。

"好了，别委屈了，穿好衣服，我请你吃夜宵好吗？"陈富忠摸着林娟娟的秀发说。

林娟娟收起复杂的目光，点了点头。

为了找到理想的港商合作经营北京花园，在韩国首尔时，丁能通就与陈富忠约好，回国后一起去一趟香港。

陈富忠如约来到北京，就住在北京花园总统套。丁能通进屋时，陈富忠手里竟拎着一本快看到一半的金庸武侠小说。

“稀罕，陈老板，什么时候成了读书人了？”

“能通，”陈富忠一本正经地说，“别小看你大哥，从古到今，无论什么时候，像韦小宝这样的小人之侠都能成功。”

丁能通定睛看了看，原来陈富忠看的是《鹿鼎记》，心想，“陈富忠说的有道理，官场上像韦小宝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可惜自己没有韦小宝的本事。在这皇城根儿下，看惯了红墙绿瓦，越发觉得韦小宝才是驻京办主任的最佳人选。”

“富忠，看过《笑傲江湖》吗？”

“就是贾市长推荐我看《笑傲江湖》后，我才迷上金庸小说的。”

“噢，贾市长为什么推荐你看《笑傲江湖》？”丁能通好奇地问。

“贾市长说，《笑傲江湖》里有政治原理。”

“富忠，你一个做生意的研究政治干什么？”

“老弟，政治在中国是最大的国情，当官的要讲政治，做生意的更要讲政治，否则你的企业无法立足！”

陈富忠的话让丁能通很吃惊，怪不得这家伙在东州能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果然不同凡响。丁能通忽然对陈富忠有些刮目相看了。

“富忠，香港之行你觉得还差什么？”

“还差东风。”

“谁是东风？”

“贾市长呗，这件事必须贾市长出面才有力度。”

丁能通有些豁然开朗：“对呀，贾市长主管驻京办，他代表市政府出面比我代表驻京办出面力度大得多，贾市长一起去的确是东风，就怕贾市长在党校脱不开身啊！”

“老弟，我们俩出面请他出山，哪有脱不开身的道理，再说，他在党校快毕业了，没那么紧张了。”

“富忠，我看还是你说好，要不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丁能通敏锐地感觉到，陈富忠开口，贾朝轩一定答应，何况贾朝轩好玩得很，香港是个花花世界，只要陈富忠在，保证能找到贾朝轩的兴奋点。陈富忠与贾朝轩通完话后，异常兴奋。

“能通，你猜贾市长在哪儿呢？”丁能通预感到贾朝轩没在党校，而且有应酬。

“在哪儿？”

“说是在长城饭店见一个好朋友，今天是这个好朋友的生日。我说这个生日我来给过吧，他说好啊，你来吧！走，我们去长城饭店！”

丁能通和陈富忠打车去了长城饭店，一路上，让他想起许多给领导过生日的往事，生日在官场上是门艺术，也是个由头，自己给肖鸿林当秘书时，用一个小本子记录了与肖鸿林有利益关系的所有领导的生日，夫人的生日，甚至领导父母的生日，而且随时提醒肖鸿林，肖鸿林会酌情应对。生日是官场上联络感情的纽带，也是升迁敲门的最佳契机。也不知贾朝轩今天给谁过生日。

走进长城饭店豪华套间，丁能通愣住了，贾朝轩穿着睡衣，身边坐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漂亮女人，她正在给贾朝轩削水果。

女人披肩长发局成了微红色，自然地卷曲着，肤如瑞雪，齿白唇红，一袭粉红吊带长裙露出雪白的香肩，特别是鼓溜溜的胸脯，像两瓣被切开的西瓜，倒扣在一起，深深的乳沟让人浮想联翩。这女人丁能通认识，正是东州市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苏红袖。

早就听说苏红袖与贾朝轩关系暧昧，今日看来远不是暧昧可以说清的。丁能通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韩国首尔的那个夜晚。

苏红袖和自己的老婆衣雪都在东州电视台工作，而且是好朋友，衣雪却从未对自己说起苏红袖与贾朝轩的关系，看来两个人的关系隐藏得蛮深的。

丁能通在这种场合见到苏红袖，有些尴尬，苏红袖却落落大方地说：“丁哥，老也不回东州，是不是有相好的了？雪姐可有意见了，让我到北京盯着你呢！”

苏红袖给丁能通一个下马威，媚声媚气地将削好的猕猴桃递给贾朝轩，自己也将一半翠绿的果瓣放到嘴里，一边用纸巾擦着手，一边秋波荡漾地看了一眼丁能通。

“红袖，我和富忠可是特意来给你过生日的，你可不能当克克勃。”丁能通半开玩笑地嗔道，心想自己到北京来偷情还倒打一耙，讲不讲理呀！

“红袖，生日想怎么过，要不要哥哥给你找个小白脸呀？”

陈富忠毫不避讳地动了粗口，苏红袖像是经常与陈富忠开这种玩笑，樱唇一噘说：“富忠大哥，小白脸我不喜欢，有没有像你一样的猛男呀？”

“红袖，别拿我开玩笑，你是不是故意在我大哥面前给我上眼药？大哥，这丫头越来越野了，你也不好好管管！”陈富忠告饶地说。

贾朝轩一边抽烟一边笑眯眯地说：“富忠，今儿是红袖的生日，吃完饭去天上人间乐乐吧！”

“没问题，大哥，我和能通还有事和你商量。”陈富忠单刀直入地说。

“什么事，说吧！”贾朝轩今天的情绪格外好。

“贾市长，北京花园与港商合作的事，富忠给搭好桥了，想请你出面代表东州市政府去香港给驻京办壮壮势头。”丁能通赶紧借机说了主题。

贾朝轩呷了一口茶想了半天没说话，陈富忠赶紧跟上一句：“大哥，我一直想请你去香港逛逛，就是没有机会，正好借这次机会，好好玩玩香港。”

“富忠，香港我去过多少次了，没什么好逛的。”贾朝轩很显然对香港失去了新鲜感。

“大哥，你每次去都挂个团长的衔儿，忽忽拉拉一大堆人，能看着啥，上次港商领我登了一把赌船，简直是海上天堂。”

贾朝轩听得眼睛瞪得溜圆的，兴奋地问：“香港还有这种地方？”

“当然了，船上哪国的美女都有，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你在外面能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见外面，你可以随便选，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海上金鱼缸。”

“富忠，你小子是不是一个也没放过呀？”贾朝轩贪婪地问。

“大哥，咱是正经商人。”陈富忠淫邪地看了一眼苏红袖说。

“轩哥，要去我也去，我可得看住你，不看着你非染上脏病不可。”苏红袖媚声媚气地说。

丁能通没想到陈富忠扔出这么一张牌，就像鱼饵一样，使贾朝轩一下子就上钩了，丁能通心想，“这个陈富忠果然了得。”

给苏红袖过完生日，丁能通称驻京办有一摊子事，便没去天上人间，在北京丁能通最怕去的地方就是天上人间，这里不仅花钱如流水，而且特别容易碰上熟人，自己大小也算是个官，天上人间对自己并不是天上，说不定去的是地狱，所以在北京这几年，丁能通最忌讳的就是天上人间。

何况，在苏红袖面前丁能通总是有些放不开，这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她自己没家没业，一旦胡诌，衣雪保准信以为真，贾朝轩偷情虽然不避讳自己，但是丁能通也不想知道太多，眼不见心不烦，躲了也许对谁都是件好事。

从天上人间回来，贾朝轩并没有回党校。

苏红袖面色红润地洗着澡，淋浴冲在她娇嫩的脸上，她用手揽着飘逸的秀发，尽情地享受着温热的水丝淋在脸上，那么惬意，那么畅快，那么幸福……

卧室里，贾朝轩身穿睡衣，从皮包里拿出药瓶，取出一粒伟哥，用水服下，然后美美地躺在床上，惬意地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着烟圈儿，烟圈儿弥漫着慢慢地散开，渐渐地模糊，贾朝轩的意识却都集中到了下身，因为那里已经开始发胀，搭起了高高的凉棚，贾朝轩偷偷地笑道：“妈的，美国佬的玩意儿真他妈的好用！”

苏红袖从浴室里出来，用一条毛巾擦着湿漉漉的秀发，媚态逼人地坐在贾朝轩的身边。贾朝轩的目光像狼一样霍地闪了闪，然后慢慢脱掉了自己的睡衣。

贾朝轩贪婪地把苏红袖搂在怀里，苏红袖刚刚出浴的肌肤如凝脂一般温润嫩滑，搞得贾朝轩心里的欲火慢慢地升腾，他本来想好好欣赏欣赏苏红袖美丽诱人的胴体，然而欲火容不得他多想，他迫不及待地掰开苏红袖的双腿，将胀得生疼的家伙塞进去，苏红袖一声轻嗔便惬意地有声律地呻吟起来。

贾朝轩在药力的作用下，异常威猛，竟连续运动了一百多下，仍没有要射的意思，苏红袖喃喃地呻吟道："轩哥，你真棒！你真棒！"

此时，贾朝轩感到做男人的感觉真好，只有男人配用"伟大"这个词，因为男人天生就是用来征服天下的，不仅要征服权力，而且要征服女人，征服和伟大一样只配给男人用。

贾朝轩终于泻了出去，就像洪水冲破堤岸一样，两个人紧紧地搂了一会儿，贾朝轩爬起来靠在床头点了一支烟。

"轩哥，你给我抽一口。"苏红袖庸懒地躺在贾朝轩的怀里，手里还握着贾朝轩那根半硬不硬地东西。

"宝贝，肖伟最近还缠着你吗？"贾朝轩的眼光幽幽地闪动着，望着苏红袖粉荧荧的鹅蛋脸。

"缠着，烦死我了！"苏红袖水杏眼如秋波一样荡漾，樱唇温润，笑魇生晕地说。

"我与肖伟谁更生猛？"贾朝轩不怀好意地问道。

苏红袖默然良久，突然掩面而泣，说道："轩哥，说过多少次了，你还是不相信我……"

贾朝轩见苏红袖当真了，便捧起她的脸温声地说道："红袖，你别生气，我并没有恶意，我的意思是既然他喜欢你，咱们就将计就计从他那儿多了解一些肖鸿林的情况，要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你舍得我？"苏红袖悬胆腻脂一样的鼻子噤了噤问。

“红袖，政治斗争是最残酷的，既然你跟了我就不能同床异梦。”贾朝轩的口气阴冷，表情也有些森人。

苏红袖非常了解贾朝轩，也深知他的政治报复，她小鸟依人地问：“轩哥，这次学习完，能不能再提一格？”

“我们班有的同学还没毕业就升了，”贾朝轩慨叹地说：“咱们东州的情况不同。肖鸿林是想借花博会干出点政绩来，明年省里换届想当省长，王元章是个没有野心的人，虽然也有当省长的可能，但更有可能去省人大，将来在东州有资格跟我竞争的只有李为民了。”

“肖鸿林都五十五六岁了，野心还不小。轩哥，李为民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可比你好多了。”

“口碑好有什么用，关键还是上面得有人。”

“轩哥，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升官，我高兴，不过，我图的可不是你这些，我爱的是你这个人，我从来没把你当市长，只把你当成我的爱人。”苏红袖搂着贾朝轩的脖子柔媚地说。

“那不行，做我的女人必须有政治头脑。”

“我不，我是女人，不是政客，你听见了吗？”苏红袖娇嗔地说。

“听见了，宝贝儿。但是别忘了你是政客的女人。”

贾朝轩说完发现下身又胀得难受，原来苏红袖一直握着那根东西，贾朝轩重抖精神，又将苏红袖压在了身下。

傍晚快下班时，李为民推开了王元章办公室的门，王元章紧锁眉头，正在看一封群众来信，看样子这封信让王元章的心情很沉重，多年的从政生涯让王元章养成了喜怒不行于色的性格，紧锁眉头足以说明王元章生气了，而且是很生气。

“元章，什么信，让你紧锁眉头啊？”李为民温声问道。

“为民，你来得正好，你先看看这封信。”李为民接过王元章手中的信，简单地看了几眼笑着说，“这封群众来信我也接到了，我正是为此事来找你的。”

“为民啊，关于全市农村近千所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早就拨下去了，怎么还会出现下雨天孩子上不了课的情况，下面这些县长、乡长胆子也太大了，连给孩子们修校舍的这点钱也敢挪用。”王元章用手指使劲点了点桌子。

“元章，我准备下去摸一摸情况，搞搞微服私访。”

“你准备怎么去？”王元章关切地问。

“我和小唐坐长途汽车先到皇县，然后再搭老乡们的农用三轮车，这样可以摸到真实情况。”

“为民，开车下去不是跑的地方更多一些？”

“开车动静太大，怕看不到真实情况。”

“为民，天太热了，你再考虑考虑。”

“放心吧，元章，下乡我可是轻车熟路。”

清晨，天还没大亮，李为民和秘书小唐就登上了由东州开往皇县的长途客车。

东州市驻京办即将从低矮的营区平房搬入五星级的花园酒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的耳朵里。

省驻京办坐落在北京潘家园一带一座老式五层楼里，周围都是居民区，如果没有独立的小院和楼顶上省驻京办的牌子，还以为是住宅楼呢！

有些省的省驻京办早就是五星级酒店了，薪泽金本来就觉得脸上很没面子，好在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进京从来都住在这里，一方面让薪泽金脸上有光，另一方面，也让他心里不塌实。

因为各省的驻京办大楼光不光鲜，矗在那儿比着呢，搞个五星级的省驻京办，是薪泽金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自己在省驻京办工作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圆了这个梦，想不到，丁能通到市驻京办不到三年，就要鸟枪换炮了，这无疑是给自己上了眼药。

硬件被甩在后面了，软件就更不是对手了。自从丁能通任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以来，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与首都机场和北京火车站

的关系处得无比融洽，简直是如鱼得水，每次副市级以上领导来，车都可以开到停机坪或站台上，然后领导进贵宾室休息，工作做得漂亮体面。

然而，省里领导来京，省驻京办接待处只能在接站口等待，有一次，常务副省长刘光大和东州市常务副市长贾朝轩同机，贾朝轩是坐着停在停机坪上的大奔走的，而刘光大是自己坐摆渡车走出来的，尽管刘光大什么话也没说，但是薪泽金觉得颜面扫地，一点面子也没有。薪泽金为改善省驻京办的形象煞费苦心写了个报告，专程回东州到省政府向赵长征省长汇报。

当薪泽金的奥迪车停在省政府大院小白楼前时，他又犹豫了，关于省驻京办搞不搞五星级酒店的问题，省政府常务会上议过几次，一直是两种意见：同意和不同意，而且两种意见势均力敌。不过，省长赵长征的态度一直很暧昧。正因为如此，省政府对扩建省驻京办的事，一直没有明确意见。

薪泽金望了一眼小白楼，心想，还是争取说服赵省长同意，因为，省驻京办的形象如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省里的经济实力，何况常务副省长刘光大是非常赞同的，光大同志认为清江省是工业大省，省驻京办一定要与工业大省的形象想匹配。这次薪泽金找赵省长汇报，就是刘光大授意的。

在赵长征秘书小王的安排下，薪泽金走进了赵省长的办公室。赵长征一边通电话，一边示意薪泽金坐，秘书小王给薪泽金倒了茶，然后退了出去。

赵长征放下电话问道："泽金同志，不在北京坐你的大使，跑回省城为什么呀？"

薪泽金因常年在北京接待这些大领导，也不拘束，呷了一口茶说："赵省长，我这次回来是特意向您汇报工作的。"

"泽金同志，你的主管领导是光大同志，向他汇报了吗？"赵长征温和地问道。

“上次光大同志到北京开会，我专门向他做了汇报，光大同志的意见是让我向您专程汇报一次。”薪泽金捧着茶杯略显激动地说。

“噢，什么事情这么重要，连光大同志都处理不了，还要专程向我汇报。”赵长征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问道。

“赵省长，东州市驻京办很快就要搬进五星级酒店了，省驻京办的形象太逊色了。光大同志让我们拟了一个扩建驻京办的方案，想请您看一看，希望得到您的批示。”

赵长征接过薪泽金送上来的方案，戴上花镜仔细看了一遍，默谋良久，摘下花镜肃然问道：“这么说光大同志对这个问题赞成喽？”

“是的，赵省长，刘省长始终主张将现在的省驻京办拆了，然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原有地址上建一个五星级的，K省驻京办就是这么办的，离我们驻京办不远，气派得很。”

“气派得很，泽金同志，我看你的思想有点问题呀，省政府常务会议过两次，我始终没有表态，是因为我一直在反思驻京办的功能，泽金，你知道驻京办的历史吗？”

薪泽金懵懂地摇摇头，他不理解新建驻京办与驻京办历史有什么关系。

“驻京办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在封建社会，京城的会馆、同乡会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维护家乡人民在京的合法权益等。”赵长征的口气悠长深远。

“赵省长，这些功能现在的驻京办都有啊！”薪泽金插嘴道。

“是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驻京办在北京纷纷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办公大楼，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以省命名，所在楼宇，几乎都是星级豪华酒店，我们省当时没有跟风，而是买了一座老楼改造成了二星级酒店，使用至今。你老薪也在那儿工作了十几年了嘛。”

“可是，赵省长，各省市都在与时俱进，我们省的驻京办落伍了，跟不上形势了。”薪泽金见赵省长反对的态度坚决，有些激动。

“泽金同志，正因为这些年各省市驻京办互相攀比，才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你知道老百姓管驻京办叫什么吗？第二行政中心、大使馆、行宫，连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都批评驻京办在跑‘部’‘钱’进，是的，驻京办也成了公款接待大本营，我知道驻京办个个神通广大，想建五星级只要省政府同意，明年大楼就能矗起来，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驻京办的功能必须随之改变。”

“赵省长，各地都在强化驻京办的功能，我们总不能弱化吧？”

“起码你这个驻京办主任不能整天陷在应酬和接待事务中，要在信访、社会协调、解决我省公民进京人员的困难方面拓宽空间，要强化民本内涵，少搞些名正言顺的特殊化。”

薪泽金建五星级驻京办的设想破灭了，他失望地走出赵长征的办公室，但他仍不死心，心想，新建不行，可以在扩建、改建上做文章，于是，他灵机一动，又钻进了刘光大秘书的办公室。

就在薪泽金在省城活动新建驻京办大厦的时候，东州市皇县县长林大可和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找到了丁能通。

林大可和罗小梅拎了不少皇县的土特产推开了丁能通常住的八栋六号房。林大可当兵出身，是一个豪爽的人，长得五大三粗的，说话也瓮声瓮气的。

罗小梅据说是皇县第一美人，是通过招聘选拔到县驻京办主任位置上的，起初在县电视台做主持人，与丁能通脚前脚后进的京，三十岁左右，长得娇小妩媚，看上去精明干练。

两个人一进门，林大可身上就带进来一股风尘仆仆的汗臭味，罗小梅却是香气扑鼻，这一香一臭搞得丁能通晕晕忽忽的，不知二人不请自到，要唱什么双簧戏。

服务员为两位倒了毛尖茶，又上了水果盘出去后，丁能通问：“林县长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能通主任，说实话，我和罗主任还真有要事相求。”林大可开门见山地说。

丁能通闪了一眼罗小梅，罗小梅马上送上来一眼秋波，丁能通像被电了一下，赶紧闪开，心想，“这女人不简单，眼睛会勾魂。”丁能通与罗小梅虽然都在北京，但平时各忙个的，所以打交道并不多。

丁能通掏住一支烟扔给林大可问：“皇县在东州可是财大气粗，我这个小驻京办能帮什么忙？”

“丁主任，”罗小梅柔声细语地说，“听说市驻京办就要入主北京花园了，林县长的意思是你们搬走后，老市驻京办能不能让给我们做县驻京办，我们现在的县驻京办条件太差了，想改善改善。”

丁能通心想，“好灵通的消息呀，我还没行动，他们却先下手了。”

“罗主任有所不知，市驻京办这个位置原来是个军营，现在这块地也是市政府租部队的，如果我们搬到北京花园，这块地恐怕就要还给部队。如果你们想要这块地，我可以给你们搭个桥，你们再与部队谈。”

“能通，”林大可圆睁二目道：“这么好的地块为什么不买下来呢？”

“林县长，”丁能通笑了笑说，“这是前两届政府的事，据说当时七百万就可以买下来，但是市政府舍不得拿这笔钱，现在恐怕一个亿人家也未必肯卖了。”

“可惜，真可惜！”林大可抱憾地说。

“林县长，买我们是买不起了，我们可以接着租啊！”罗小梅柔媚地建议道。

林大可想都没想便附和道：“对，对，对，能通，你给搭搭桥，我们县可以接着租。”

丁能通心想，“这个林大可还真有点意思，罗小梅只是这么一说，他就同意了，看来什么样的英雄都过不了美人关呢。哪个英雄要是过

得了美人关，一定是得了生理疾病，自己算不得英雄，也算不得狗熊，罗小梅这一关怕是也过不去。”

“好说，为家乡服务是我们驻京办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吧，罗主任？”丁能通圆滑地说。

“丁主任，我们皇县驻京办以后还要仰仗市驻京办的大力提携，市驻京办就拿我们县驻京办当你们下属单位，就叫我小梅好了。”

罗小梅妩媚地一笑，丁能通暗自佩服这女人的美丽，心想，“早知道皇县有这等人才，先下手挖来，不过，看样子现在挖已经来不及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小梅，天下驻京办都是一家人，何况咱们都是为东州服务呢？”

“可不是嘛，我听说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有三千多家，这家伙，你们要是联起手来，谁也不是对手呀！”林大可赞叹道。

“丁哥，我听说，在北京还有全国省市区驻京办协会，每年都搞联谊活动，不过好象只招收市一级会员，什么时候组织活动了，也请丁哥领我们见识见识。”

罗小梅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改了口，搞得丁能通心里痒痒的，心想，“这女人真是做办事处工作的天才，天生的尤物。”

“这两年也向县市政府及企业的驻京办敞开了大门，小梅要是不嫌弃，改日我把协会的理事长介绍给你认识认识，那可是不得了的人物，手里的联络图可以纵横天下。”

林大可似乎对联络图几个字特别感兴趣，睁大眼睛说：“丁主任，以后这样的神人多往我们县领一领，我林大可忘不了兄弟的好！”

“林县长有魄力，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哪一级政府如果不重视驻京办的建设，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要知道，驻京办在古代的前身是会馆，中国国民党就是孙中山在湖广会馆里建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是在绍兴会馆里创作的。当时的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崇文宣武二区之内，以宣武区最多。由于有了众多的会馆，汇集了大量的文人学者，还产生了宣南文化，而宣南文化又是北京文化最主

要的组成部分，现如今，大多数会馆成了居民大院，甚至成了危房，很令人遗憾哪。”丁能通卖弄地说。

“丁哥，你可真有学问，原来驻京办是由古代的会馆衍生的，这么说驻京办文化也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载入史册了。”罗小梅由衷地叹道。

“驻京办以会馆的形式存在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更早，只有文革时期被查封掉了，改革开放以后，驻京办如雨后春笋般地从省级发展县级，有些人认为太多太滥了，甚至有人骂驻京办太脏了，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不足为奇。你们想，北京是首都，全国各地为了与中央各部委联系获取信息，观察动向，自然少不了驻京办，况且，有些领导进京后，颇有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的感触，有了驻京办，就像有了家，再加上招商引资的需要，怎么可能离开驻京办！”丁能通颇有感慨地说。

林大可很有同感，“是啊，所以请丁老弟与皇县多亲多近，拉我们驻京办一把，小梅，别忘了向丁主任多请教呀！”

“丁哥，赏个面子，一起出去吃顿饭吧。”罗小梅妩媚地邀请道。

“不行，不行，明天我陪贾市长去香港，改天吧，等从香港回来后，我做东。”丁能通诚恳地谢绝道。

林大可见丁能通确实为难，豪爽地笑道：“小梅，想着这件事，等丁主任从香港回来后，告诉我一声，我专程从皇县飞过来，请丁主任。”正说着，林大可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皇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打来的。

“王主任找我什么事？”

“林县长，你赶紧回来吧，市委副书记李为民在皇县微服私访，检查中小学危房改造情况，县教育局把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挪用装修县教育局大楼，李书记正在县政府会议室大发雷霆呢。”

林大勇听后气愤地说：“县教育局胆子也太大了，连我这个县长都敢瞒，你照顾好李书记，我明天就飞回去。你告诉李书记，我当面向

他检讨，并保证皇县一个月内没有一所学校有危房！”林大勇挂断手机，无奈地说，“能通，让你见笑了，我才离开两天，县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双方又寒暄了一会儿后，林大可和罗小梅才告辞。

丁能通送走林大可和罗小梅，心里感觉空落落的，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进入金冉冉的心情日记，发现很长时间不写日记的金冉冉最近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今生不再做情人》。

“刚，上辈子我一定是欠你的了，所以今生要用我的肉体来偿还，用肉体还了还不够，还要用感情还，可是你只需要我的肉体，不诊视我的感情，竟然要求我做你的情人！情人本来就是享受沉沦的，我们只能厮守在黑夜，太阳还没有来得及放出它的第一道光，露珠还在花朵上做着黎明的梦，你便逃了，枕边还留着你的气息，然而，就连这点气息也袅袅散去，看来我们终究是要散去的，晚散不如早散，从今以后我不再做你的情人，要做就做妻子。佛说，今生嫁你的人，是前生葬你的人！我不嫁你，因为我要葬掉我们的情。我走了，百转千回望望你，忽然想起李商隐的《锦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丁能通久久望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异常生气，他看出来了，那个叫刚的男人又去纠缠金冉冉了，看来两个人仍然藕断丝连，不过这篇日记说明冉冉已经下决心离开他，丁能通在对刚的无耻气愤的同时，也有些责怪冉冉太儿女情长，受了伤害还不吸取教训。想到这儿，丁能通给金冉冉打电话，他想以兄长的身份提醒她几句，金冉冉的手机居然关机。

李为民在皇县政府会议室大发雷霆后，让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准备了几辆自行车，他逼着主管教育的牛副县长和县教育局秦局长与他一起骑车下乡。他要让这两位不谋正事的领导亲眼看看孩子们在什么样的校舍里读书。

一连走了四五个村子，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王主任想请李为民和小唐就近吃饭，李为民说："前面就是天沟乡了，我们看完那里的学校后，去乡政府吃工作餐吧。"

几个人又骑了半个小时自行车才到了天沟村小学。几个人停好自行车，推开破篱笆门进去，有几间教室。一间一间推开门进去，王主任打着手电照着，每间教室都破得四处透风，窗户上塑料薄膜扯碎了，在夜风中哗哗作响。

李为民要过王主任手中的手电筒，照了照屋顶，屋顶透见了天上的月亮，李为民拍了拍教室破旧的墙壁，看了看月光下毫无修建痕迹的冷清的学校，痛心地说："各位领导，你们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教室上课吗？"

牛副县长、秦局长一脸的尴尬，牛副县长说："李书记，昨天我已经接到林县长的电话，命令立即整改，他正从北京往回赶呢，要当面向您检讨！"

"他的检讨我不听，我要的是行动，秦局长，你这个教育局局长面对这样的校舍在装修豪华办公室，你能坐得住吗？"

"李书记，我们错了，马上改。"秦局长哭丧着脸说。

"改？危房改造资金用在装修办公大楼里了，怎么改？我告诉你，一个月后我还来，如果你们跟我做官样文章，对不起，你们到危房校舍去办公，孩子们到县教育局机关大楼去上课。"

李为民说完，骑上自行车向天沟乡政府骑去，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中。

飞机快着陆时，丁能通睡醒了，从机窗向外望正是下午时分，天空晴得像一幅画，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偶尔有几个小岛从海水中露出轮廓，点点白帆在海面上点缀着。

从天上看，大屿山像极了女人用的手袋，连通香港本岛的两座桥好像白色的带子，岛的形状稍有椭圆的意思。因为新机场跑道是填海建成的，齐刷刷的，正像一个手机袋，斜附在手袋上。

七八年前给肖鸿林当秘书时，陪肖鸿林到过一次香港，那是召开东州国际秧歌节新闻发布会。在丁能通看来，香港永远是在变化的，看不到它的沧桑，只能感觉到它的繁荣，因为这是一个表面繁华拥挤，骨子里又有几分傲气的城市。

贾朝轩、陈富忠、苏红袖和丁能通上了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的子弹头面包车，穿过繁华街路，水泥森林如过眼烟云，丁能通一下子想到了上海，觉得两座城市比起来，香港有些旧了，然而正是这份旧，让丁能通觉得香港越来越有味道。

很显然，贾朝轩与水敬洪早就认识，只是没有陈富忠与水敬洪那么熟，陈富忠与水敬洪互称陈哥、水哥，起初丁能通很纳闷，怎么对方都称彼此为哥，还是苏红袖好奇地问过后，水敬洪解释完，丁能通才明白。

原来东南亚大老板之间成了好朋友，为表示尊重，不论大小，一律互称兄长，丁能通心想，看来陈富忠与水敬洪熟得已经不分彼此了。

奔驰停在香港黄河集团总部大楼前，水敬洪亲自引领众人走入电梯，在四十楼电梯口，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翰晨先生亲自迎接贾朝轩。丁能通心想，如果自己和陈富忠来的话，是绝对见不到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商界泰斗的。

在黄翰晨先生豪华宽阔的办公室，众人分宾主在圆形沙发上落座。透过明亮的落地窗，是繁华的维多利亚海湾，让人望一眼就会赞叹不已，因为香港是彩色的。

“贾市长，上次我去东州承蒙陈先生的引见，你的豪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黄翰晨显然对贾朝轩的印象不错，才会亲自接见大家。

“黄先生一向目光高远，东州是虎居龙盘之地，风水好得很，有东方鲁尔的美誉，您在东州投资，我会全力做好服务的。”

贾朝轩的谈吐让丁能通有些刮目，因为贾朝轩表现的风采不像是一座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更像是与黄翰晨一样的大老板。

“东州确实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经过考察，我毅然决定与陈先生共同投资建一座东州最好的五星级酒店，我听敬洪说，你们驻京办有意投资北京花园，希望与我们合作，既然贾市长出面了，我们一定慎重考虑。”

“黄先生，北京花园的硬件设施是一流的，地点也非常好，只是多年来经营不善，如果香港黄河集团能够介入，我们驻京办一定会精诚合作，黄河集团的酒店管理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我相信，有香港黄河集团的介入，北京花园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借贾市长的吉言，我们会派考察小组对北京花园作全面评估，请放心贾市长，我们是不会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的。”黄翰晨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

“太好了，我这次来特意请我省的全国著名书法家布衣老先生为您写了一幅字，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书法，希望您能喜欢这幅字呀！”

贾朝轩说完，丁能通和陈富忠赶紧展开画轴，画轴上呈现“紫气东来”四个大字，力透纸背，刚劲飘逸。

“好书法，好书法，贾市长，这份礼物很珍贵啊！”

黄翰晨欣赏了一番后，水敬洪小心翼翼地收起画轴。黄翰晨从自己的书柜中取出四本精美的大画册送给贾朝轩、陈富忠、丁能通和苏红袖。

“贾市长，这是一本关于我生平经历的画册，画册扉页上已经提签了我的名字，送给你们做个纪念吧。”

众人连声称谢。

“敬洪啊，”黄先生接着说，“贾市长，难得来一趟香港，你好好安排贾市长看看香港。”

“黄先生，香港我来过多次，早就领略了香港的繁华呀！”

“哎，很多人都觉得香港是一座商业城市，忽略了它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绩，其实，香港最大的魅力在于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无论是艺术还是建筑等多方面，都体现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贾市长，看香港可不能走马观花呀，我建议你们去中环的花园道圣约翰教堂看看，那座教堂以十三世纪英国歌特式建筑为蓝本，它的屋顶有锯齿围墙，又有修长纤窄的光顶窗，还有支撑屋顶的木构架，家具、屏风都是十九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的图案，很值得一看。”

丁能通感慨这位商界泰斗内在的修养，相比之下，贾朝轩和自己都太浮躁了。

“贾市长，到香港观光，只要留意一砖一瓦，就不难发现不少古建筑，正是这些东西，让香港这个地方体现出厚重的文化气息。”水敬洪补充道。

“黄先生，难得见到您，能和您合个影吗？”苏红袖柔媚地说。

“没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黄翰晨说完，叫进自己的女秘书为大家合影拍照。

晚宴上，水敬洪请大家吃了最好的干捞翅，贾朝轩觉得水敬洪陪着逛夜景不方便，便婉言谢绝了。四个人打车来到维多利亚港，苏红袖在漪丽温情的夜风中，显得如女神般温秀，贾朝轩兴奋极了，四个人乘坐天星小轮，欣赏港岛夜景。

维多利亚港夜色的美丽，无疑是荡气回肠般的精神享受。白天的一场小雨，洗得天上，海上和地上都清清静静的。到了夜里，空气清新极了，极目天舒，清清楚楚地瞧见几团白云仿佛是贴在山巅和楼顶一般。一切的困乏，烦忧和无聊都荡然无存，只留下轻盈通透的灵性，和着清新的海风自由舞动。

两岸灿烂的灯火勾画出维多利亚港的轮廓，头顶上各种招牌的霓虹灯竟相闪烁、跳跃，把港口装饰得富贵豪华。

长达数里的灯色中，变动着的只有两处：中环广场尖顶上的一小节霓虹灯不住地转换色彩；中环中心从下往上渐密的横条状图案渐渐

地变色，依着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一轮一色。

蓝色的海水在夜幕中慢慢变暗，不远的群山也渐渐融入了苍穹，夜色中的维多利亚港像有着万般的风情，那荡漾在对岸的灯火忽明忽灭，珠光宝气般闪烁着妩媚。看着水中摇曳的万家灯火，听着水上悠扬的笙歌管弦，香港在浓夜里活泼泼地香艳起来。

“能通，桥给你搭好了，能不能成，就看你的本事了。”贾朝轩站立船头双手插着腰说，苏红袖挽着他的左臂。

“感谢老板对我们驻京办的关怀，我一定全力以赴促成此事！”丁能通也很兴奋，他迎着海风信誓旦旦地说。

“富忠，我看明天白天也不用水敬洪陪着了，我陪红袖买几身衣服，晚上咱们就上赌船。”

一提到赌船，丁能通心里就发紧，此行的目的是促成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丁能通对赌船毫无兴趣，但是躲也躲不掉了，明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一种上贼船的感觉。

“轩哥，我都等不得了。”苏红袖柔媚地说。

“红袖，上了赌船我怕你下不来了。”陈富忠色迷迷地说。

“为什么？”苏红袖嗔道。

“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我怕你被船长收到海上金鱼缸里！”

陈富忠说完哈哈大笑。

“轩哥，你也不管管他，竟欺负人！”

众人说笑间，船靠了岸，丁能通回望海市蜃楼般的夜色，有一种悠然如梦的虚妄，但他不愿意醒来，因为夜香港的繁华与风情，浪漫与倚丽实在美得化不开，道不清，难怪世人对荣华富贵如醉如痴，看一眼晶莹剔透的维多利亚夜色就全明白了。

李为民在农村跑了一个星期，非常疲惫地走进家门，这次微服私访他觉得收获很大，在检查中小学危旧房改造情况的同时，李为民顺便对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调查，他觉得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行之有效的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收

购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已经明显失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须有新思路。

妻子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丈夫了，听说今天晚上丈夫回来，吴梦玲回到家就赶紧买菜做饭，想好好犒劳一下丈夫。

柔和的灯光下，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楚楚动人，女儿长得太像母亲了，一想到女儿，李为民心中就油然而生自豪感。平日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回到这个家，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氛围里，所有的烦恼和沉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如今女儿翅膀硬了，要飞到大洋彼岸求学去了，夫妻俩既为女儿高兴，心中又觉得空落落的。

李为民一进家门就发现妻子今天格外动人，“梦玲，几天没看见年轻了！”

“今天韩丽珍过生日，中午吃完饭后，请我们几个女同学到她们医院下属的美容院做了个美容。”吴梦玲和韩丽珍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两个人从小就要好。

“梦玲，以后这样的便宜少占，朝轩和丽珍可不是省油的灯，我一直替她们捏着把汗！”

“好了，我知道了，快洗澡吧。”

李为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淋浴，吴梦玲温柔地说：“为民，饿了吧？看我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了？”

李为民穿着睡衣，走到饭桌前，他先用鼻子闻了闻，兴奋地打开沙锅盖，“小鸡炖蘑菇，太好了梦玲，快来趁热吃！”

夫妻俩一边吃饭，吴梦玲一边说：“为民，女儿托钱学礼捎回来一个包，我忙着给你做饭还没来得及看。”

“女儿捎什么给咱们？”

“还不是一些不愿意穿的衣服，要去美国了，不能什么都带去。”吴梦玲温柔地看了一眼丈夫，起身去拿包。

“梦玲，吃了饭再看吧。”

吴梦玲神秘地说："为民，说不定有女儿的照片，也不知是胖了还是瘦了。"

一提到女儿的照片，李为民也兴奋了，催着吴梦玲快打开，吴梦玲打开包后，发现除了女儿的衣服外，还有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什么？"吴梦玲脱口问道。

"快打开，说不定女儿的照片就在这里。"吴梦玲赶紧打开了牛皮纸袋，不打开则已，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捆崭新的人民币。

"这是怎么回事？"李为民警觉地问。

"我也不知道。"

吴梦玲一紧张，从牛皮纸袋里掉出一封信，李为民一把抢过来打开一看，就几句话：

"李书记，我听说孩子要去美国读书了，很为她高兴，这两万元人民币是我这个当叔叔的一点心意，权且给她当路费吧。钱学礼即日。"

李为民看后，一巴掌拍在饭桌上骂道："这个钱学礼，竟敢公然向我行贿！"

吴梦玲捡起震落到地上的信看后说："为民，钱学礼也是好意，爸这些年有病花了咱不少积蓄，再加上女儿上学，要不咱就……"

"梦玲，你真糊涂，亏你还是个人民教师，爸平时常讲，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李为民的党性就值两万？"

"那这钱怎么办？"

"怎么办？既然送来了，就别想再拿回去。"

吴梦玲不解地看着丈夫。

"好了，梦玲，这件事由我来处理，饭都快凉了，快吃饭吧。"

李为民说完，滋溜滋溜地喝着鸡汤，吴梦玲不知道丈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薪泽金从东州回到北京后，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丁能通用什么办法搞到北京花园的呢？薪泽金想弄明白，他和钱学礼都在北京混了十

几年了，熟得很，薪泽金心想，钱学礼与丁能通关系微妙，也许从这个独眼龙的嘴里，能套出点真东西。

想到这儿，薪泽金心生一计。薪泽金心里清楚，丁能通这小子猴精猴精的，难对付得很，而且背后还有肖鸿林做靠山，惹不起，肖鸿林明年年底换届很有可能接替赵长征，说不定到时候丁能通还能升，他这么能干，顶了自己这个省驻京办主任的位置也不一定。

薪泽金已经五十三岁了，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省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因为他早就把老婆孩子办成了北京人，而且安排了比较好的工作。

薪泽金从骨子里喜欢北京，在中国最有钱的人不是福布斯名单上的人，而是隐藏在北京山里的豪华别墅里，动不动就看一场几千元美金一张票的洋演出，出入的场所都是像美国骷髅会一样神秘的的名人富人俱乐部。这些人背景神秘、深厚，不显山不露水，很少公开自己的身份，有头有脸打点自己生意的却是自己的喽罗，这些人的背景就像大海，要多深就有多深，人家活的才叫富贵。

薪泽金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能在北京立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自己在北京混了十多年了，省里的大小事情只要与北京有关的，都得薪泽金出面，就因为这一点，他与省市领导的家属子女混得滚瓜烂熟，省里的事没有他薪泽金再清楚的了，可是东州市驻京办来了个丁能通，让薪泽金颜面扫尽。

过去，东州市驻京办没少仰仗省驻京办，丁能通来了以后，抢尽了风头，大有掉过来的势头，薪泽金确实有些不安了。

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市区县的驻京办主任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驻京办主任在十几年前还像个官，现在随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面越来越大，驻京办主任越来越像个国企领导，地方政府只负责编内人员的工资，其他资金由驻京办自筹，这无疑给驻京办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给驻京办主任提供了新的机遇，俗话说，变则通，不变则殆。

对于驻京办而言，等靠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积极开拓，不断探索，勇于改革，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你赵长征不给驻京办出路，我薪泽金可以自己找。

薪泽金非常了解钱学礼的秉性，只要有漂亮女人，嘴就把不住门儿。薪泽金想，这个女人必须是圈里的，这样才有共同语言，他想来想去，想起了东州市皇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那可是一个可以让任何男人看一眼只有一个地方硬，其余地方都瘫软的女人，独眼龙也熟悉，想到这儿，薪泽金狡黠地笑了。

爱是一时的，恨却可以是久远的，自从金冉冉被刚伤害以后，她觉得自己的心被男人伤得已经千疮百孔了，她本来是想认真做一个情人的，因为她懂得两个人真心相爱不一定要结婚，因为婚姻和爱情原本就是两码事，我们在邂逅相逢时用我们自身的想象做材料塑造的那个恋人，与日后作为我们终身伴侣的那个真实的人毫无关系。

金冉冉骨子里的暖被这个叫刚的男人化作了冷，又被丁能通融化成水，但刚只要肉体，根本没有真爱。女人是水做的，天生灵秀，经过深思熟虑，金冉冉发现丁能通让自己做保姆听起来太冷酷，实际上是为自己好，金冉冉骨子里喜欢挑战自己，从小就有出人投地的梦想。

北京这座城市的繁华与上海的不同，北京是男人的野心推动运转的，上海起码有一半是靠女人的名利心滋润的；北京的胡同里飘荡着奴性，大街上充斥着野性，无论野性还是奴性，都是征服者的游戏，带有男人身上的汗臭味；上海的雨丝是阴柔的，那法国梧桐的树影都是婆娑的。

一个女孩在北京漂，要多危险就有多危险。因为北京是雄性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北京是野心家的王国，野心家的战争都是你死我活的，特别需要女人爱心的安慰。金冉冉不仅有爱心，更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

丁能通给金冉冉呈现了一片新的天地，金冉冉甚至对这片天地有了一种莫明的憧憬，这种憧憬搅得她坐立不安，茫茫然的，她特别希望丁能通给她打个电话，最后还是忍不住自己先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

薪泽金既没把晚饭安排在哪个驻京办餐厅，也没安排在什么五星级酒店，而是找了一家极有特色的花味餐厅。因为这家餐厅是专门以烹调各类鲜花为特色的。在北京可以吃遍世界，想吃什么都有，而且一定做得是全国最好的。

薪泽金站在花宴仙庄门前等候，抽了两颗烟的工夫，一辆红色本田车停在他的面前。先是从车门中伸出一支红色的休闲凉鞋，然后就是修长的美腿。

罗小梅从车上下来时，仿佛身体在香水中泡过一样，浑身都是风情，浑身都是暧昧，浑身都是秘密，由不得你不心跳，粉色短袖小衫配白色短裙，修长的玉腿，让人觉得此时的黄昏像盛开在栅栏上的粉红色蔷薇一样弥散着芬芳。

“小梅，今晚的鲜花宴与你太般配了。”薪泽金垂涎地恭维道。

“薪主任不愧是省级领导，连请客吃饭都这么有情趣。”

两个人并肩走进桃红柳绿的餐厅，仿佛走进了鲜花店。

“小梅，这家的鲜花宴别具特色，如果不事先预定，根本没有位子。”

“太好了，鲜花美容养颜，薪主任，你可真会请客。”

两个人走进包房，餐桌正中是一个造型精致的鲜花篮。薪泽金将手一让，请罗小梅落座，服务小姐倒上菊花茶，罗小梅妩媚地一笑问：“薪主任，钱主任怎么还没到？”

“马上就到，这家伙刚从东州回来，好像丁能通去香港了，他们驻京办就忙活独眼龙一个人了。”

薪泽金打着圆场，心想，东州的局面很复杂，何不借机了解点东州的情况。

“小梅，东州要办花博会，你们皇县没争取一下？”

“争取也没用，市里几个郊区都快打出人命了，特别是金桥区和西塘区，其实，我们皇县在东州是养花大县，花卉已经有了产业基础，没办法，离市区太远，市里不会考虑的。”

“小梅，东州驻京办与北京花园谈得怎么样了？”

薪泽金无心问花博会的事，他最关心丁能通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

“薪主任，丁主任的办法咱们俩谁也学不了。”

“为什么？”薪泽金不服气地问。

“因为你我都没给领导当过秘书，都拿不到特殊政策。”

“丁能通拿到了什么特殊政策？”

“薪主任，你能在东州拿到一块最好的地吗？你能以这块地做抵押贷到款吗？”

“有了好地当然好贷款了。”

薪泽金心想，既然东州市驻京办搞了一块好地，我小舅子是搞房地产开发的，何不借机让我小舅子捞一把。

“你能不停地抵押不停地贷款吗？这叫资本运营，就拿这次香港之行来说吧，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面联系港商投资，薪主任，你能请动常务副省长刘光大去香港拉港商吗？”

“小梅，说话得给老薪留点面子，据我所知，刘副省长非常支持省驻京办的新建工作。”说话见，钱学礼胖乎乎地走了进来，光秃秃的光脑壳被鲜花映得五颜六色。

“老钱，你来晚了，得罚酒啊！”薪泽金嗔道，然后一个手势给小姐，让她上菜。

很快，小姐就端上来一盘又一盘的鲜花菜肴：油炸成金黄色的银雪鱼上，洒的是点点玫瑰花瓣；鲜嫩洁白的茭白被切成薄片状，和粉红的鲜桃花炒在一起；啤酒蟹里加入了金黄色的菊花，清香怡口，紧接着什么木棉花炒酱豆米，小百和花酸腌菜汤，凉拌棠梨花，水煮芭

蕉花，真可谓红的似血，白的如玉，黄的呈金，蓝的赛钻石，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在竹篾编制的餐桌上集合了。

“小姐，真是太棒了，这些鲜花是怎么运来的？”罗小梅兴奋地问。

“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服务小姐回答。

“小梅，这家店老板是昆明人，总店在昆明。”薪泽金得意地说。

“将来咱们东州搞花博会时，在花博园附近开一家这样的酒店一定赚钱。”钱学礼诡谲地说。

“钱主任，你这个想法太好了，要不咱们仨合股干吧！”罗小梅认真地说。

“老钱，有小梅当总经理肯定发！”薪泽金附和道。

“一言为定！”

钱学礼端起酒杯说完，挨个杯子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薪泽金暗自观察，发现如果用花比喻女人，罗小梅就是万花丛中的牡丹，钱学礼见了这朵牡丹就像换了一个人，酒也不停地干，话也不停地说，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家伙邪念在不停地升腾，薪泽金心想，时候到了。

“老钱，听说你改抓房地产开发了？”

钱学礼用餐巾纸抹了抹油嘴，两片厚厚的嘴唇不停吧嗒着说：“妈的，万事开头难，我刚从东州回来，老薪有资质好的工程队吗？”

“老钱，你算问着了，我小舅子就是包工头子，资质没的说，老钱，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天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薪泽金一心想从老钱那儿分一杯羹，没像到这个蠢货送上门来了。

“钱大哥，我表弟也是搞工程的，常言道，见面分一半，这么好的事别落下小妹呀！”罗小梅一个秋波送上去，钱学礼肉乎乎的脑袋一下子涨得通红。

“小梅，没说的，有大哥的就有小妹的。”

钱学礼肉乎乎的手轻轻拍了一下罗小梅粉嫩纤细的香臂，三个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李为民就让秘书小唐找到钱学礼，即使在北京也让他马上飞到东州。小唐拨了半天钱学礼的手机，都是关机的状态，只好打电话到驻京办办公室询问，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钱副主任正在飞往东州的飞机上，大约十点钟落地。小唐只好用短信通知钱学礼到东州后立即到李书记办公室。

十点钟，小唐接到钱学礼的电话："唐秘书，李书记找我呀？"钱学礼还猜不出李为民找自己的用意，但他隐隐地感到与他送的两万块钱有关。

"钱主任，李书记一直在等你，你快过来吧。"

钱学礼惴惴不安地推开李为民办公室门的时候，自己送的两万块钱就放在办公桌上，钱学礼怯生生地说："李书记，您找我？"

李为民正在批阅文件，他头也不抬地说："坐吧，钱主任。"

钱学礼预感到李为民要向自己发难，心里紧张得不得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点了一支烟，但是点烟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许久，李为民才冷冷地说："钱学礼，你本事不小啊，敢给我李为民送现金，一送就是两万块，两万块是个什么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的立案标准，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就可以立案，"李为民把两万元钱往钱学礼面前一扔，"点点看少不少？"

钱学礼脑门细汗渗了出来："李书记，我是诚心给孩子拿点路费，没想到惹您发这么大火。"

"学礼呀，我如果公事公办，你现在就得拿上你的钱到市纪委说清楚，可是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既然你的钱送来了，我也不能给你退回去，我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李书记，您说，您说，我听您的！"

"一会儿离开我办公室后，把这两万块钱寄到皇县天沟村小学去，那里的孩子正在透风露天的校舍里上课，下不为例，否则，别怪我李

为民不客气。”李为民肃然地说。

“李书记，我照办，我一会儿就寄，立刻就寄。”

钱学礼恨不得赶紧离开李为民的办公室，他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李为民这样的人，一点人情世故也不讲。

其实，李为民完全可以公事公办，那钱学礼很可能为这两万块钱丢了前程，李为民今天的做法恰恰充满了人情味，他是想敲山震虎，治病救人。

钱学礼灰溜溜地走了，李为民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走到窗前，望着市委大院那个用花岗岩制成的大门楼子，越发感到它朴素、坚定、大气、雄浑厚重。

贾朝轩一行从香港回来没有回北京而是直飞东州。因为在香港，贾朝轩就得到消息，省委组织部下来一个考察组，是专为他和李为民来的。

这让贾朝轩非常警觉。因为在东州政坛上，没有人不知道有两颗政治新星前途无量，一个是自己，另一个就是李为民。

省委组织部在贾朝轩不在东州之际，不声不响地下来考察贾朝轩和李为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能不让贾朝轩警觉。

其实，贾朝轩骨子里一直瞧不起李为民，因为李为民这个人人情世故从不放在眼里，干巴巴、硬邦邦、冷冰冰，一点情趣也没有，坚持原则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据说市委机关没有人愿意给他当秘书，更没有人愿意给他当司机，因为一点油水也捞不着。李为民就像个工作狂，搞得秘书司机一天到晚死累死累的。

就说住房吧，所有副市级以上干部都住进了常委大院，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几次做李为民的工作，他就是不搬，到现在还住在居民区里，机关干部都佩服他的魄力和干练，但对他不尽人情的劲儿，都打怵。

不过，老百姓都说李为民好，因为不管多大的事，只要是老百姓的事，他碰上了准管到底，有时候撕破脸皮搞得下属一点脸面也没有，还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说老百姓的事没小事，一副假正经的面孔。

据说李为民从未洗过桑拿，现在仍然坚持在市委机关澡堂洗澡，也没去过歌厅，这种人也没有娱乐细胞，谁也别想请他吃个饭。

上次在北京贾朝轩请李为民吃饭，也是借李为民住在驻京办的机会，许多人理解不了李为民的生活方式，贾朝轩背后叫他“李克思”。

与贾朝轩相比，李为民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属于空降干部，在东州的根基与贾朝轩没法比。贾朝轩是一点一点从基层干上来的，当过街道办事处科员，社区科科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书记，区商业局局长，区长助理、区长，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长助理，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每一个台阶都没有落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贾朝轩最大的特点，是关心下属，凡是跟他干过的干部，无不以我是贾市长的人自居，机关干部大多都知道跟贾市长干活不白干，贾市长这个人知道下面人苦，有什么好处从来不忘了大家，所以在机关干部中，贾朝轩要比李为民有人缘。贾朝轩认为，只要下面基础牢，上面再有人拽，则仕途之路光明无限。

贾朝轩回到东州先向王元章汇报了花博会申报的情况，又向肖鸿林汇报了香港之行港商有意投资北京花园之事，贾朝轩从这党政一把手的神态中并未发现什么异样，心里平静了许多。看来省里这次考察不过是例行公事，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在东州更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

贾朝轩回到了自己久违了的办公室，惬意地坐在高背皮椅上，点上一支烟正想着心事，秘书顾怀远进来了。

“贾市长，刚才你去肖鸿林市长办公室时，陈富忠打来电话，说一会儿过来。”贾朝轩心想，“刚和这小子分手，又来干什么？”

“他没说什么事？”

“没有。”

两个人正说着话，有人敲门，顾怀远开门一看，正是陈富忠。陈富忠的表情略显紧张，与顾怀远打了招呼后，很快就闪进了贾朝轩的办公室。

顾怀远觉得陈富忠有点不对劲，像是出了什么事，但又猜不到是什么事。摇摇头走出办公室去秘书一处取文件去了。

贾朝轩见陈富忠满脸堆笑地走进来不太对劲儿，就问：“富忠，出了什么事了？”

陈富忠谦卑地从皮包里拿出一把钥匙说：“大哥，肖伟在琼水湖畔开发了一片别墅，请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建的真他妈好，我给你弄了一栋，这是钥匙，早就想给你，你老不在家。”

贾朝轩接过钥匙掂了掂，说：“不光这事吧？”

陈富忠心虚地说：“大哥，从香港回来我才知道，敢情，段玉芬被人杀了，还有办公室主任，叫刘可心。”

“富忠，我回来后，邓大海就跟我说了，据说，手段极其残忍，老弟，这事不会与你有什么关系吧？”贾朝轩隐隐约约地觉得陈富忠是为此事而来的。

“大哥说哪儿的话？咱现在有头有脸的，哪能干这种下三烂的事？只是段玉芬当时贷款确实为难过我，公安局找我了解点情况也很正常，只是刑警支队的石存山凭啥老监视我呀？整几个便衣警察跟他妈的特务似的，老在我家和北都大厦晃。”

“你怎么知道石存山派人监视你？”贾朝轩冷冷地问。

“大哥，老弟是在江湖上闯过来的人，哪条道上没有朋友？”

“富忠，你说实话，段玉芬的死确实与你没有关系？”贾朝轩目光如炬地看着陈富忠问。

“大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你都不信了？”陈富忠镇静地说。

“富忠，段玉芬挡了你的财路，我怕你手下的人又犯老毛病，平时对海志强他们管得严点，那小子不是个省油的灯。”

“放心吧，大哥，海志强没有我的话，什么事也不敢做。”

“富忠，既然什么事也没有，公安局找麻烦也不怕，什么时候我请邓大海吃顿饭说说。”

“太好了，大哥，北都集团在东州也是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公安局老找麻烦，影响咱企业形象啊！”

陈富忠走后，贾朝轩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他有预感，段玉芬、刘可心遇害一定与陈富忠有关，只是公安局还没有拿到证据而已。要不是为了多弄几个钱，自己怎么能和这个下三烂搅和在一起，如果不受贿就可以财源滚滚，谁会冒丢官下狱的危险。

世界上任何一个像东州这么大城市的市长，只有中国的市长是穷光蛋。一个月工资不到三千元，最可笑的是，不靠制度规范官员的行为，而是靠觉悟，市场经济了，觉悟还值钱吗?

贾朝轩无限怅惘地吸了一口烟，一点点地喷着烟圈，烟圈越来越大，渐而消失无形，贾朝轩觉得自己就在一个无形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有一种场，像磁石一样吸着自己，无力摆脱，只好随着磁场转，越转越小，深度近视镜后面，一双疲惫的双眼紧紧地闭上，房间里传出了呼噜声……

夜深了，黑水河在月光的映照下从它那宽阔柔软的胸怀里舒出一口气，于是忘记了一天的暑热和烦恼，它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对两岸所发生的一切都给予谅解和宽恕，它静静地展开肢体，仿佛要准备入睡了。

海志强把奔驰车停在陈富忠的别墅前，陈富忠没有马上下车，他沉思半晌道：“志强，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让弟兄们都先散了，给他们拿点钱，让他们到南方散散心，需要回来时再回来。”

“大哥，贾市长怎么说？”海志强试探地问。

“贾市长怎么说你不用问，把你该干的干利索就行了。”陈富忠不耐烦地说。

“知道，大哥！”海志强恭敬地应道。

“志强，记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什么风浪咱们没经过，何况咱们还养着一批掌权的人呢。”陈富忠说完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然后慢慢推开车门。

陈富忠走进家门时，林娟娟一个人在客厅里正抹着眼泪。林娟娟见陈富忠进来赶紧擦掉眼泪，起身迎接。

“怎么了？”陈富忠把烟按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问。

“没怎么。”林娟娟显然有些怕陈富忠。

“不对，明明刚擦干眼泪嘛，我这个人最怜香惜玉了，见不得女人流泪。”陈富忠一把搂住林娟娟，端详着林娟娟的玉脸说。

“忠哥，白天去医院看我父亲，他的情况不太好，所以有些伤心。”林娟娟无助地说。

为了救父亲，林娟娟委屈自己把身子给了陈富忠，接触时间长了，她发现陈富忠也有很脆弱的一面，经常在夜里像个孩子似的被吓醒，嘴里不停地喊“娘、娘”。

林娟娟心想，这是怎样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对娘这么依恋？慢慢地她习惯了陈富忠的冷酷，知道这冷酷背后一定有常人没有经历过的落寞。

“娟娟，你知道你为什么能留在我身边吗？就是因为你这份孝心，想伺候我的女人太多了，但是有你这份孝心的太少了。如今，红颜不再薄命，而是薄情啊。现在的女人，只要有好处，就什么都不管了，你知道，我这辈子就追求两大快感，一是花钱本身，二是对女人发泄的快感。不过，自从我俩睡过以后，你居然是个处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不瞒你说，不是一流的女人我是不要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处女，你是第一个。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个流氓？对，我是一个流氓，漂亮的女人永远是我这种流氓的猎物，不过，既然跟了流氓，与

其跟小流氓，不如跟我这种大流氓，除了跟我这种流氓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跟有头有脸的衣冠禽兽，比起这种人，我觉得我要坦白，这就叫五十步笑百步吧。”

陈富忠滔滔不绝地说完，捏了一下林娟娟的脸蛋，林娟娟听得杏眼圆睁，樱唇微张，她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江湖的奇谈怪论，她被陈富忠彻底征服了。

“忠哥，你为什么不结婚呢？”林娟娟好奇地问。

“结婚？”陈富忠愣了一下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一个女人，这就是我娘。她老人家为了不让我饿死，自己却饿死了，”陈富忠说到这儿，顿了半晌，继续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吃人，而狗不会吃狗。所以有人骂人时说你连狗都不如，那纯粹是对狗的侮辱。娟娟，你没挨过饿，你不懂，凡是挨过饿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成为氓流，要么成为流氓。你愿意嫁给我这样的流氓吗？”

“我只知道没有你，我爸早就死了。”林娟娟低着头说。

“那是你用肉体换来的，没有哪个女人能忍受自己的丈夫每天都在换女人。娟娟，哥今天情绪好，去拿瓶洋酒，陪我喝两杯。”陈富忠脱下T恤衫往沙发上一扔说。

“拿什么牌子的？”林娟娟在酒柜前不知所措地问。

“随便，反正都是他妈的鸟语，我也看不懂。”

贾朝轩斜靠在床上捧着《雍正王朝》看得正起劲儿，韩丽珍端着一杯热牛奶推门进了卧室。

“朝轩，累了一天了，怎么还不睡？”韩丽珍把热牛奶递给贾朝轩问。

“丽珍，不看《雍正王朝》不知道，原来我身边缺一个邬思道啊！”贾朝轩蹙额叹道。

“朝轩，是不是你身边的人你没留神？我看丁能通、顾怀远都是深藏不露的人。”

韩丽珍与肖鸿林的老婆关兰馨不一样，这个女人要是生活在刘邦的时代，就是吕后，生活在唐朝就是武则天，心不仅比天高，而且主意也正，是贾朝轩的贤内助。

贾朝轩在北京与许多大人物搭上关系，都是韩丽珍的功劳，而且韩丽珍的心肠也不像一般的小女人，整天看着老公象个醋坛子，韩丽珍对贾朝轩与女人的关系问题上，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贾朝轩与苏红袖的关系，以韩丽珍的精明不会不知道，但是韩丽珍从未发过难，韩丽珍心里有数，贾朝轩搞多少女人也离不开她，她实际上就是贾朝轩的女邬思道。

“丽珍，顾怀远这小子我心里有数，有才气，只不过给我当秘书不敢张扬，在我面前，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不过还得历练，丁能通这小子不白给，你从他和我下围棋就能看出来，拿捏得滴水不漏，保证三局两胜，而且输的两局都让我赢得不轻松，这个人的心计在我和肖鸿林之上，只是这小子是肖鸿林的人，不好交底呀！”

“朝轩，我倒觉得你身边不缺邬思道，而是缺个孙嘉淦，那可是大清朝不可多得的名臣，耿直不阿，铁骨铮铮。”

“丽珍，当今官场已经容不下孙嘉淦那样的人了，不是有段顺口溜吗？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谀风之盛不可阻挡，孙嘉淦要是还活在如今的官场里，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死掉，要么转化得像我一样。”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李为民就是东州的孙嘉淦，人家在老百姓中的口碑比你强多了。”

在韩丽珍心目中，当然希望丈夫能如日中天，然而她知道，丈夫缺的正是李为民无欲则刚的精神。

“丽珍，我始终不相信李为民真的那么干净，狡兔三窟，我总怀疑他还有窝，他和我都主管城建，我就不信他真是什么廉洁的官，丽珍，我回北京后，你找一下富忠，让他派人给我盯着点李为民，想办法弄到点真东西，李为民要是报出假廉洁的冷门，未来的东州必然是我贾朝轩的。”

贾朝轩太了解官场了，他从街道办事处一点一点地爬起来，每一步都运筹帷幄，他认为，台湾的柏杨说的对，中国人是丑陋的，对待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君入瓮。

要知道中国人除了发明物质的四大发明外，也发明了精神的四大发明，那就是太监，小脚，八股，大辫子。

这精神上的四大发明表面上看是消除了，但遗毒还在，而且转化成了文化，哪个上司不喜欢听话的下属，这就是太监文化；不给别人穿小鞋，自己就走不快，这就是小脚文化；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提出反对党八股，但是现在在官场上，谁讲话不说四六句？这就是八股文化；至于抓小辫子，仍然是当前勾心斗角的主要手段，这就是辫子文化。

贾朝轩这些观点早就给韩丽珍说过，虽然夫妻所见略同，但是韩丽珍还是希望丈夫成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朝轩，当选副市长的时候，你和李为民的票数一样多，要不是他退出竞选，你也不一定当上这个副市长。”

“按你的说法，我这个副市长还是他恩赐的，他不也因祸得福，不然能当上市委副书记吗？排名也排在我前头？”贾朝轩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俩这个扣儿，易解不宜结。”

韩丽珍最懂得夫贵妻荣的道理，她现在与贾朝轩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常言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她不希望丈夫树太多的政敌。

“放心吧，夫人，我现在处处都让他一步，处处都尊重他，当官之道我还是懂的，正所谓，做官先做人嘛。”

“这就对了，你们俩年龄相当，都有拼命三郎的美誉，应该合起来做点事，这样对你们两个都有好处。”

“老婆，我看你这个医院院长当的都快成政治家了。”

“我哪是什么政治家，在我心中，你和儿子就是我的事业。”

“丽珍，北京王老那儿你抽空还得多走动走动，关键时刻老爷子说一句话够我们受用半辈子的。”

“你放心吧，王老的糖尿病我请咱们省祖传名医给配的中药胶囊，吃得效果非常好，只是你在党校毕业前去拜访一下更好，准备点古玩什么的，老爷子好玩。”

“一般的东西拿不出手，丁能通倒是跟我说过一个玩古董的玩家手里有一副价值不菲的明代‘永子’围棋，估计老爷子能看上眼。”

“那还不抓紧办！”

“那好，回北京后，我就办。”

石存山是从衣雪那儿知道丁能通回东州的，石存山有一肚子苦水想跟老同学倒倒。所以，一大早就把车停到了丁能通家楼下。

丁能通昨天晚上睡得晚，正所谓小别胜新婚，给衣雪交公粮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快到十点了，两口子也没起床。

衣雪对石存山一大早就来打扰很不满意，一年到头难得与丈夫温情几次，好不容易在一起睡个懒觉，石存山一会儿打电话，一会按汽车喇叭，气死人了。

但是，衣雪一想到段玉芬的死，气就消了，她理解石存山，石存山是一个硬汉，也只能在丁能通面前诉诉苦，估计石存山内心痛苦极了。

衣雪催着丁能通起床，赶紧给他热了杯牛奶，丁能通洗漱完毕，一口气把一杯牛奶灌下去，拿了两个面包片，就出去了。

石存山的桑塔那一直往琼水湖方向开，公路下就是滚滚滔滔的黑水河，河两岸所有的高秆作物正在出穗吐缨，玉米、高粱、谷子，长

得齐刷刷的，都已冒过了人头。各种豆类作物都在开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

远处的山坡上，羊群正在下沟，绿草丛中滚动着点点白色，石存山目视前方，车开得很快，仿佛要逃离这个肮脏的世界。

“存山，案子有眉目了吗？”丁能通打破沉默，开门见山地问。

石存山半晌才说道：“能通，查不下去了！”

“为什么？有大人物干扰办案，连邓副市长都有点吃不消了！”石存山痛苦地紧锁眉头。

“存山，其实，玉芬出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做人不能太原则，太死心眼。”

“你是说玉芬挡了人家的财路？”

“存山，你的性格和玉芬真象，既然案子复杂，你也要多加小心！”

“能通，这回我豁出去了，一定要破这个案子，为玉芬报仇！”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找你来就是要你帮忙，你是市长秘书出身，又是驻京办主任，可以接触到大人物的私生活，你帮我密切注意一下贾朝轩与陈富忠的来往，有可疑的地方一定通知我！”

“存山，你疯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你都敢监视？”

“能通，别忘了，玉芬曾经深深地爱着你！”

石存山刚说完，迎面到了高速公路收费口，车缓缓地停在收费口，石存山按下玻璃准备交钱，却发现一辆红色的宝马车缓缓停在相邻的收费口，石存山发现贾朝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开车的好象是个女人。两辆车几乎同时交完费驶出收费口，驶上高速公路。

“能通，贾朝轩坐在前面那辆红车里，咱们跟着这辆车，看看贾朝轩去哪儿！”

“存山，那辆红车我认识，是苏红袖的。”

“苏红袖？难道贾朝轩与苏红袖……”石存山惊异地问。

“怎么？也有你这个刑警支队支队长不知道的？”

“真他妈的道貌岸然，能通，你小子得小心点，整天跟这伙人混在一起，说不定哪天就搅进去了。”

下了高速公路便进入了琼水湖风景区，红色宝马沿着湖畔路缓缓前行，石存山的桑塔那远远地跟着。

琼水湖波光粼粼，蒲草连天，湖水轻轻拍打着堤岸，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垂柳在微风中懒洋洋地飘动，山坡上树木森森。

一条小柏油路曲径幽幽地伸入琼水花园，这就是肖鸿林的儿子肖伟开发的高级别墅区，约有上百栋，红色宝马在琼水花园前停了一下，保安行了军礼，红色宝马驶入花园。

石存山的车赶紧尾随过去，保安刚要拦，石存山说：“和前面一起的，”车没停便跟了上去。只见红色宝马缓缓驶到一幢位置极佳的豪华别墅前，贾朝轩戴着黑墨镜从车里钻了出来。很快苏红袖也下了车，两个人手牵着手钻进了别墅。

“能通，知道这幢五号别墅是谁的吗？”

“谁的？”

“陈富忠的。”

“你怎么知道？”

“别忘了，玉芬的死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就是陈富忠。”

“看来你一直在监视他。”

“能通，东州有这样的市长，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吗？”

石存山说完，踩了一下油门，车轮与柏油地面迅速摩擦发出尖锐的叫声，车飞速驶出琼水花园。

“存山，湖边小饭店一家比一家好，我饿了，咱俩吃活鱼吧。”

“好啊！我俩好长时间没痛痛快快地喝了。”

石存山把车停在湖边一家叫湖畔活鱼馆的小酒店，两个人在湖边的凉棚下坐下，丁能通点了两条爱吃的鱼，石存山要了叫小烧的当地

特产白酒，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了起来。

酒到酣处，石存山不客气地说："能通，我觉得你变了，不是那个在大学时积极向上、热情善良、聪明义气的老同学了。"

"存山，我知道你现在对我的活法儿有看法儿，说实在的，我对你的活法也不敢苟同，都什么年代了，还满口原则、主义的，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工人、当老师都是养家糊口挣工资吃饭，当干部就成神儿了？就成公仆了？难道你干这个刑警支队支队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扯淡！每个月不给你发工资行吗？存山，你和玉芬犯一个毛病，什么事儿太认真，跟你说句实话，在东州官场上，我就佩服一个人，就是市委副书记李为民，我承认他是个好官，可是一个李为民能捻几个钉？周围都是屎坑，你身上会不臭？还是臭味相投吧，俗话说虱子多了不怕咬，屎干了不臭！我为啥要当这个驻京办主任，说实话，我离开肖市长之前要去市公安局当局长也不在话下，可是别看你整天打打杀杀的，你见的死尸多，我见的行尸多，行尸走肉你懂吗？我不怕你笑话，我就相信适者生存。我在驻京办更容易看清东州的事，这叫旁观者清。不瞒你说，衣雪一直逼着我给她和孩子办移民，移民加拿大，说实话，我真动心了，起码孩子可以有个学习的好环境，我告诉你，肖鸿林、贾朝轩、李为民还有他妈的袁锡藩，早晚得见个高低，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在北京山高皇帝远，就是不愿意搅到是非窝里去。存山，我劝你，办事别太死心眼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周围都是坏人，就你一个好人，好人也成坏人了，我丁能通也有原则，就是同流不合污，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底儿的，但是我保证不湿鞋帮儿，难呀！太阳升起来了，黎明却死掉了；亚当都堕落了，我们还能清白吗？来，干！"丁能通借着酒劲儿侃了一阵子心里话，说得存山气得满脸通红，嘴唇子都紫了。

"丁能通，你说的是人话吗？按你的意思玉芬的案子就不破了？白死了？还屎干了就不臭了，不臭也是屎，我看你现在就像一坨干屎。你放心，像李为民那样的好官是大多数，远了不说，副市长邓大海就

是这样的好官，我石存山官不大，但也是以李书记为榜样做人做事的，早晚有一天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腐败分子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劝你小子加点小心，驻京办就是个大染缸，你没听人家说驻京办也叫蛀京办，蛀虫的蛀，还什么山高皇帝远，别忘了，北京城就是皇城根儿！谁不知道你这个驻京办主任的工作就是陪领导打牌，喝酒，买字画，玩古董，送礼，腐蚀国家部委司局领导，将礼品不露痕迹地送上，礼物不在贵，贵了给人家添麻烦，也不能太便宜，关键是投其所好。还有就是接机、送机，安排好吃喝拉撒睡玩，家属去了还得安排购物，要让人家高兴来，高兴去。我问你，你做了三年驻京办主任，去了多少次长城、故宫？我估计你自己也记不清了，不陪行吗？”石存山毫不客气地一阵挖苦。

“石存山，”丁能通有点恼了说，“我好不容易回趟东州，见你一面不容易，我可不是专程回来听你挖苦我的。”

石存山笑了笑，缓了缓语气说：“能通，不是好朋友不会这么坦诚地说话，你别怪我，自从玉芬被害后，我一直心情不好，算一算，能够倾诉的朋友只有你了。”

“存山，我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我更担心你成为第二个段玉芬啊！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个清正廉洁的驻京办主任，李宗吾在他的《厚黑学》自序里说，‘……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看了争相效仿，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胜。譬如商场，最初商人尽是货真价实，忽有一卖假货者，参杂其间，此人必大赚其钱。大家争效仿，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则购者云集，始终不衰，不败……’我是想做货真价实的驻京办主任，而不是要做又厚又黑的蛀京办主任。”

“能通，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咱们都是玉芬的同学、朋友，一定要为她报仇，你接触陈富忠比较方便，帮我密切注意他身边的人，一

旦发现可疑迹象，立即告诉我，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怎么样？”石存山说完凝视着丁能通，目光里充满了期待。

丁能通从东州回到北京后，立即召开驻京办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开发必须立即上马；二是全力准备迎接港商水敬洪。

会开到一半时，丁能通接到了刘凤云的电话，询问保姆的事找得怎么样了？丁能通赶紧说，好了，这两天就过去。散会后，他马上给金冉冉打电话，两个人约好在燕山大学门口见面。

金冉冉从大学门口出来时，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打扮得朴实无华，简单大方，丁能通快认不出来了，粉黛不施，

Chapter_4

就像纪委的女干部一样。

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问："冉冉，还生哥的气吗？"

"卡耐基夫人说，那些远离成功的人总是随随便便地找一份工作稀里糊涂地结婚，急切地想改变现状，但心里的目标非常模糊，哥，我不能做这样的女人，我心里已经有了目标，所以，我接受你介绍的这份工作。"

丁能通听后心里一惊，心想，这个女孩不得了，刚毕业就如此工于心计。

"冉冉，你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也包括我？"

"当然，不过，早晚有一天你会看到我成功的！"

"冉冉，在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活着，成功之后还得活着。"

"哥，既然活着，就应该活出哥人样来！"

"丫头，你又这份志气就好！"

说完，丁能通急踩油门，车向方家栏方向驶去。

刘凤云的家住在方家栏一片高层住宅区内，这片小区在北京市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丁能通的奔驰停在刘凤云家楼下时，金冉冉坐在车上许久没有下车，丁能通理解她复杂的心情，也不劝，默默地等她。

半晌，金冉冉突然打开车门，下了车，丁能通不紧不慢地跟着下了车。

"冉冉，你放心，最多干两年，刘大姐答应两年后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再说，有哥哥我呢。"

"哥，两年后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不过，你放心，这两年我一定做好。"

两个人说着话上了电梯。

丁能通按了门铃，开门的是刘凤云。刘凤云腰间系着围裙，看样子在做饭。

“刘大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金冉冉，”丁能通介绍说，“冉冉虽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但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能吃苦，照顾两个孩子没问题。”

刘凤云热情地把两个人让进客厅，显然，周永年还没下班。客厅很宽敞，有三十多平米，墙上挂着一幅楷书，正是雍乾时代的名臣孙嘉淦给乾隆上的一篇著名奏折：

“小人进而君子退，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奏言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夹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之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能通，这幅字是你永年大哥写的，怎么，你也喜欢这段话？”刘凤云端上来一盘西瓜说。

“刘大姐，想不到，周大哥的字这么有风骨！”

“是啊！他的字像孙嘉淦这个人一样，缺少人情冷暖。”丁能通从这句话中，听出了刘凤云对丈夫的称赞，心想，“字如其人，难道周永年的为人也像孙嘉淦吗？那可太没意思了。”

“冉冉，家里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刘凤云见金冉冉打扮朴实，满心欢喜地问。

“我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金冉冉腼腆地说。

“也是个苦孩子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刘凤云感慨地说。

“刘大姐，姐夫几点下班？”金冉冉坐在沙发上没话找话地问。

“噢，你姐夫就快回来了。”

这时，从里屋晃晃悠悠走出一个胖乎乎的少年，嘴里淌着口水：“妈，小弟跟我抢枪。”

金冉冉从茶几上的餐巾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赶紧给这个孩子擦口水。丁能通一看就知道这是刘凤云的傻儿子。显然，刘凤云对金冉冉的举动非常满意。

“妈，漂亮姐姐，好，要一起玩！”刘凤云的傻儿子说。

“冉冉，看来我这傻儿子跟你还挺有缘，以前的保姆他一个也不喜欢。”刘凤云欣慰地说。

这时，从里屋又跑出来一个蹦精蹦灵的小男孩，端着玩具枪，就向傻哥哥扫射，嘴里还不停地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能通，这是我的小儿子，为他们俩，我的心都快操碎了。”

“刘大姐，有我在这儿，以后你就放心吧，我会成为他们俩最好的朋友的。”金冉冉胸有成竹地说。

“胡说！”小男孩说，“要想成为我的朋友得先接招！”说着就向金冉冉扫射。把金冉冉吓得不自主地躲闪了一下。

小男孩接着说：“还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怎么，你这小家伙还要面试大姐姐呀？”丁能通微笑着问。

“什么问题？你说吧！”金冉冉很感兴趣地说。

“大红螃蟹和小黑螃蟹谁跑的快？”小男孩鬼精灵地问。

金冉冉假装想了半天，旁边的傻儿子傻笑着说：“当然是大红螃蟹了，大红螃蟹大，当然跑的快了！”

“瞎说！你比我大怎么跑不过我？”小男孩傲慢地说。

“妈，小弟欺负人！”

“你们俩别争了，大红螃蟹虽然大，但是煮熟了，跑不动了，小黑螃蟹虽然小，但是它是活的，当然要比大红螃蟹跑得快了。”金冉冉笑着说。

“大姐姐真聪明，来吧，咱们一起玩吧！”小男孩说完拽着金冉冉进了里屋。

“刘大姐，有金冉冉你就放心吧，她挺能吃苦的。晚上我还要接站，先走了，有什么事打电话吧，”丁能通说完，又向里屋喊道，“冉冉，我走了，你好好干！”

丁能通为自己完成了一件善举而暗自高兴。

金冉冉并没有出来送丁能通，只是答应了一声：“你走吧！”

刘凤云一直把丁能通送到楼下，看着丁能通上了车才回去。

这几天白丽娜像被霜打了一样，无精打采的，一大早就来敲八栋六号门。丁能通昨晚喝多了还没起床，睡得正香的丁能通听到敲门声，懵懵懂懂地爬起来去开门，开开门他打了个哈欠定睛一看，是白丽娜站在门前，连忙又把门关上了。他只穿了一条内裤，丁能通对白丽娜这棵窝边草一直小心谨慎，他知道肖鸿林已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娘们儿拿下肖鸿林后，一直趾高气扬的，今天看样子怎么像晒蔫儿的黄瓜似的。

“丽娜，等一会儿，我穿上衣服，你再进来。”

“头儿，我还能把你吃了？”白丽娜不高兴地说。

白丽娜心里清楚，丁能通孤身一人在北京，并不能耐得住寂寞，只是对自己谨小慎微罢了。丁能通开门后，白丽娜扭摆着屁股，不满意地走了进来。

“丽娜，你坐着，我洗把脸。”

丁能通走进洗手间，白丽娜简单地为丁能通收拾了一下床铺，然后拿起床头的内线电话打给食堂。

“喂，我是白丽娜，把丁主任的早餐送到他房间来。”

白丽娜刚放下电话，丁能通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脸出来了。

“丽娜，你这几天不太对劲儿。”

“怎么不太对劲儿了？人家挺好的！”白丽娜掩饰着说。

“丽娜，你心里有事我还看不出来？”

丁能通话音刚落，服务员把早餐送了进来。服务员退出去以后，白丽娜长叹一声。

“头儿，人这一辈子真没劲儿！”

“怎么了？”丁能通一边吃早餐一边问。

“没怎么，就是觉得做人挺没劲的。”

丁能通放下筷子黑着连脸说：“怎么的，白丽娜，咱俩不是朋友是不？有什么话不能说，吞吞吐吐的。”

丁能通的话一出口，白丽娜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丁能通预感到，白丽娜的情绪一定与肖鸿林有关。

“他答应我离婚的，可是又变卦了！”白丽娜委屈地抹着眼泪。

“谁呀？不会是独眼龙吧？”丁能通心里好笑，开玩笑地说。

“你讨厌！明知故问！”白丽娜突然歇斯底里地叫道，表情绝望痛苦，丁能通几乎被白丽娜的表情震呆了。

“丁能通，要不是你为我创造了机会，我不会陷得这么深，你去告诉他，如果他不离婚娶我，我就让他身败名裂。”白丽娜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咬牙切齿地说。

丁能通一下子意识到白丽娜的可怕，他不知道她和肖鸿林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丁能通知道如果白丽娜做出什么不明智的选择，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自己。丁能通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阻止白丽娜

“丽娜，你疯了，别忘了他首先是个政客，然后才是男人，你以为他会为了你丢掉他奋斗一辈子得到的地位吗？别做梦了，我劝你别做傻事，理智点，离开他算了。”丁能通口气强硬地劝道。

“头儿，我不是死缠烂打的人，肖鸿林给我许了太多的愿，一样也没有兑现，我在驻京办干了十几年了，一直是驻京办酒店的破经理，才相当于正科级，头儿，不让我难为肖鸿林也行，北京花园谈成后，我要当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副总经理。”白丽娜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完，往沙发上一坐，抽出茶几上的餐巾纸又擦眼泪又擤鼻涕。

丁能通看着白丽娜可怜兮兮的样子，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一大早这娘们儿居然搞起了敲诈，但是他心里清楚，白丽娜的确该解决级别问题了，为了不让这女人干出破釜沉舟的事，只好花点心思安抚了，不过，丁能通还是有些庆幸，幸亏没偷吃窝边草，否则后果严重。

“好了，丽娜，我知道你这些年委屈了，你知道香港黄河集团是东南亚一带著名的大公司，特别是在酒店管理上业绩非凡，人家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法和对人才的要求，我们既然要办一流的驻京办，在酒店管理上就不能安插我们自己的人，我下决心了，一个人都不安排，不过，我和肖市长、贾市长都汇报了，也和市委副书记李为民汇报了，由于发展需要，市驻京办再增加一位副主任编制，我提名让黄梦然上，他上来后，你接替他的位置，做接待处处长，怎么样？”

丁能通不紧不慢地坐在白丽娜身边有板有眼地说，白丽娜半天没表态，丁能通心里一紧，心想，“这还不满意，还想咋的呀？”

“说话呀，行不行？”丁能通心里有气，脸上却带着微笑温声问道。

“头儿，不许反悔呀！”

白丽娜说完扑哧一笑，起身袅袅婷婷地走了。丁能通望着白丽娜柔美的背影，心想，“真他妈的是个尤物！”

李为民和妻子吴梦玲悄然来到北京城，低调住进了驻京办，没有人知道这两口子一起到北京干什么，只有丁能通知道，李为民不愿意声张是怕一些像钱学礼这样的干部干蠢事。

李为民破例用了丁能通在首都机场的关系，为自己和妻子办了临时通行证，夫妻俩洒泪送女儿去美国留学。丁能通陪李为民和吴梦玲一直将孩子送到飞机上，直到飞机起飞，吴梦玲还泪眼涟涟的。

在回驻京办的路上，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说：“李书记，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先生昨天到北京了，我跟他说您在北京，他想见见您。”

“香港黄河集团是香港最有影响的大集团之一，这几年在大陆投资有向北方转移的倾向，吸引这样的大集团到东州投资，可以在香港起到示范效应，见，一定要见！”

丁能通一听李为民同意见水敬洪，心里非常高兴，连忙给黄梦然打电话，让他将水敬洪请到驻京办。

在驻京办贵宾室，李为民与水敬洪热情握手后分宾主落座，茶几上摆着花篮，丁能通和北京花园总经理田伯涛及水敬洪的两名随行人员坐陪。

水敬洪微笑着说：“李书记，我听丁主任说您在北京非常高兴，本向到东州拜访您，想不到在北京见了面，我这次来是专程为与东州市驻京办合作而来，我们董事局主席黄翰晨先生非常看好在东州的投资，特别对东州的国有企业感兴趣，只要项目好，我们是来者不拒呀！”说完哈哈大笑。

李为民谦和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东州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以东州为中心的清江省中部城市群，更是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应该说，东州市与香港黄河集团也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有成功的合作。东州的好项目很多，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抽空水总还是请丁主任陪着到东州走走看看，我们东州人做事一向讲究双赢。”

水敬洪高兴地说：“我对东州人的热情深有体会，李书记，黄主席一直有意在东州建一个鞋业生产基地，主要是向国外出口，这次来我带了几双皮鞋样品。”这时，水敬洪的随行人员连忙递上来一双皮鞋，“李书记，这双鞋就是我们黄河集团鞋业公司生产的，样式和质量绝对是一流的，送给您一双为我们做做宣传！”

李为民接过鞋仔细看了看，然后放在鞋盒里，微笑着说：“水总太客气了，在东州办鞋业生产基地，我们非常欢迎，但是这双鞋我不能收。”

水敬洪略为尴尬地说：“李书记，这不过是一双鞋，就当是为我们企业做宣传了。”

李为民爽朗地说："水总，你这么大的老板要是送一双鞋未免太小气了。"

水敬洪兴奋地说："需要多少双，李书记尽管开口。"

李为民诚恳地说："水总，说句心里话，在东州最缺鞋穿的不是我，是环卫工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为东州市的美丽辛勤工作，你要是送我鞋，你就多送点，我替环卫工人谢谢你了！"

水敬洪听罢感慨地说："早就听说李书记是平民书记，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啊！您的这番话让水某非常感佩，看在李书记的面子上，我就送一万双鞋，你看够不够？"

李为民赶紧起身，伸出双手握住水敬洪的手说："水总，那可太感谢你了，我替全市环卫工人谢谢你！"

水敬洪真诚地说："李书记太客气了，这一万双鞋我们会专门为环卫工人设计，他们穿上我们的鞋穿梭在东州市的大街小巷，就等于给我们做广告了。"

李为民高兴地说："到时候，我会为水总专门搞一个捐赠仪式，免费为香港黄河集团做宣传。"

水敬洪钦佩地说："李书记办事让我想起一句古诗。"

"什么古诗？"

"心底无私天地宽。"

众人听罢哈哈大笑。

水敬洪到北京的当天晚上，罗小梅就得到了消息。消息是从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那里得来的，她马上向皇县县长林大可做了汇报。林大可指示罗小梅，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港商请到皇县来。

林大可一直想把皇县建成东州市、甚至全省的开放大县，因为皇县有得天独厚的钼矿资源，苦于找不到大外商投资开发。所以，林大可听到水敬洪到北京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对罗小梅下了不要心疼钱的指示。

罗小梅给丁能通打电话的时候，贾朝轩正在北京花园的会议室会见水敬洪，丁能通接到罗小梅的电话后，心里既兴奋又为难。

兴奋是因为罗小梅的姿色让丁能通念念不忘，丁能通一直抓心挠胆地想见罗小梅，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这回居然送上门来了。

为难的是，水敬洪刚到北京，许多重要课题要进入实质性会谈，罗小梅这时候来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知道贾朝轩是否能同意。不过，丁能通了解贾朝轩的品性，只要贾朝轩见到罗小梅一定会答应的。

于是，丁能通擅做主张让罗小梅半个小时内赶到，丁能通想，罗小梅来时正好赶上宴请，酒桌上多了个漂亮的女人会更有情趣儿。

丁能通答应了，罗小梅非常感激，她从见到丁能通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帅哥不简单，心生爱慕之情，她以女人特有的第六感，察觉到丁能通对自己也是垂涎欲滴的，这正是罗小梅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份情谊，所有的公事都好办了，而公事又为自己多接触丁能通创造了条件，反正自己和丁能通都是孤身在北京漂，都是天涯沦落人。

罗小梅赶到北京花园时，贾朝轩和水敬洪还没有谈完，丁能通没让她进会议室，把她让到一个一人高的大瓷花瓶旁。

“小梅，你非要见港商，是不是林大可又要念什么新经啊？”丁能通被罗小梅满身袅袅幽香熏得心中一阵燥热。

“通哥真是孙悟空，什么事也瞒不过你，我们林县长的意思是想请港商去趟皇县。”罗小梅露出急切与渴望的眼神。

“小梅，你们林县长有没有搞错？怎么跟土匪似的，打劫呀？”丁能通若不是站在罗小梅面前，火会顶到脑门子上。

“通哥，林县长怎么可能半路打劫呢？是等你们的事情谈完后，请你们帮忙，一起到皇县考察。林县长说了，丁主任有什么条件都答应。”罗小梅不慌不忙地妩媚一笑说道。

丁能通听了心里的火一下子消了，而且有一种吃伟哥的感觉，他心想，“先听听罗小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再说。”

“小梅，你们县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好去的？”丁能通不屑地问道。

“通哥，皇县出美女你没听说过?”罗小梅柔媚地嗔道。

“小梅，总不会因为有美女就让港商跑一趟吧？”

丁能通心想，“皇县还真是个美女窝，出过几个有名的美女，什么名模，名歌星，名演员什么的，眼前的罗小梅也是个例证。”

丁能通上次和水敬洪、贾朝轩、陈富忠、苏红袖一起去香港，与水敬洪接触挺深，水敬洪对苏红袖很感兴趣，看得出来，水敬洪的确喜欢美女。

“通哥，林县长一直想把皇县建成开放大县，别忘了，皇县的钼矿资源很丰富，而且皇县有温泉，有古镇，旅游资源也有待开发，很好看的！”罗小梅十分认真地介绍道。

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陪他去过几次皇县，那时候皇县是全国有名的穷县，靠国家救济过日子，没想到，林大可去当县长没几年，搞出许多名堂来，竟一跃成了东州的富裕县。

“小梅，你们的古镇有温泉，过去怎么没听说过？”丁能通好奇地问。

“古镇早就有，过去穷，没人注意过。温泉、钼矿是这两年才发现的，林县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普查皇县资源，没想到这一查，查出了宝。”

两个人正说着话，贾朝轩与水敬洪的会谈结束了，贾朝轩向洗手间走去，丁能通示意罗小梅赶紧追上去，自己走向水敬洪。

水敬洪正在和北京花园董事长兼总经理田伯涛谈话，丁能通凑上去说：“水总，咱们到宴会厅吧。”

“好好，丁主任，听说今晚的菜全是各地驻京办的拿手菜？”

“水总有所不知，我们驻京办在北京有个协会，我通过会长把东西南北中的名厨都请来了，让水总尝尝各地驻京办创制的美味佳肴，一定会给水总留下深刻印象的。”

“水总，您在丁主任眼里可是财神爷呀，丁主任为了今晚的宴请亲自和我研究菜谱，就差他亲自掌勺了。”田伯涛说完哈哈大笑，水敬洪听后也是满脸笑容。

几个人一边聊天一边走进宴会厅，却发现贾朝轩与罗小梅聊得正欢，丁能通心中不禁暗自叹服罗小梅的攻关能力，很显然罗小梅已经说服贾朝轩同意劝说港商走一趟皇县。

“水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东州市皇县美女罗小梅，现在是皇县驻京办主任，小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先生。”贾朝轩笑容可掬地介绍道。

显然罗小梅的美貌一下子调动起了在场所有男人的脑垂体，男人们的眼睛没有不目光炯炯的，水敬洪更是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伸出胖乎乎的白手。

“罗小姐，好漂亮呀！”

“水总，罗小姐的家乡美女如云，个个都好漂亮。”丁能通赶紧溜缝儿地说。

“为什么呀？”水敬洪肉乎乎的白手握着罗小姐的手不放问。

“水总有所不知，在我们东州有句俗话，叫做草河口的肉猪肥又壮，皇县的姑娘浪又靓。”

贾朝轩话一出口，水敬洪及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贾市长，水总，丁主任，罗小姐，请入席吧。”田伯涛客气地邀请道。

“好，小梅陪水总多喝几杯。”贾朝轩高兴地说。

罗小梅万种风情地坐在水敬洪身边，众人分宾主落了座。

田伯涛示意服务员走菜。

“能通，听说今天是各地驻京办名菜大荟萃，可别在水总面前栽面子！”贾朝轩叮嘱道。

“贾市长，您就瞧好吧！”丁能通正说着，菜一个接一个地陆续上来了。

“水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陕西省驻京办的海马炖仙鹤神针，这是河南省驻京办的洛阳牡丹燕菜，这是西藏驻京办的红花鳕鱼，这是内蒙古驻京办的烤羊背，这是湖南省驻京办的八宝龟羊汤，这是山东省驻京办的金牌化皮乳猪，这是浙江省驻京办的西湖醋鱼，这是安徽省驻京办的马蹄鳖，这是贵州省驻京办的花江狗肉，这是天津驻京办的五香驴肉……这么说吧，这桌菜除了北京风味的以外，全国各地的特色都上齐了。”丁能通洋洋得意地介绍完，水敬洪圆睁二目表示惊叹！

“丁主任，不得了，水某今天果然开眼界了。”

“水总，丁主任的诚意可用四个字来表啊！”贾朝轩自豪地说。

“贾市长，哪四个字？”水敬洪客气地问。

“用心良苦呗！”罗小梅声音甜津津地插嘴道。

“还是小梅聪明！”贾朝轩高兴地说。

众人哈哈大笑。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罗小梅左一杯，右一杯地敬酒，一会儿敬水总，一会儿敬贾市长，桌上的男人让她喝得一个个笑眯眯的，也不知道是醉眼还是色眼，反正是罗小梅送谁一个秋波，谁就得喝一个，水敬洪三下五除二就答应去皇县了。罗小梅怕水敬洪反悔，还不依不饶地让贾朝轩作证，贾朝轩满口答应。

“能通，小梅盛情相邀，水总也答应了，你就陪着走一趟吧。”

丁能通心想，“走一趟就走一趟，反正北京花园的事八九不离十了。”

“贾市长，你也一起去一趟吧。”水敬洪邀请道。

“不行啊，水总，我的毕业论文还没写完，这可关系到我的政治前途啊！”贾朝轩十分认真地说。

“既然这么重要，就不劳驾贾市长了，只好让丁主任、罗小姐费心了。”水敬洪色迷迷地看着罗小梅说。

“水总尽管放心，我们去香港享受了阳春白雪，也请水总去皇县体会一下风花雪夜吧。”贾朝轩话里有话地说。

“如果皇县的钼矿资源果然丰富，我会考虑投资的。”水敬洪认真地说。

“水总，我们皇县丰富的的东西多着呢，你去了，保你乐不思蜀，惊喜多多！”

罗小梅的酒量让在场的男人无不刮目相看，满桌男人有了六七分醉意，这女人面如桃花，毫无醉意，丁能通暗自叹服，真是巾帼英雄啊！

酒席散后，水敬洪一行就下榻在北京花园，一切由田伯涛安排。丁能通开车送贾朝轩和罗小梅，罗小梅来之前为了赶时间特意打车来的。

罗小梅与贾朝轩并排坐在后排上，丁能通透过后视镜看见罗小梅靠得贾朝轩很近，穿着吊带裙的雪白臂膀紧贴着贾朝轩的胳膊，贾朝轩微微有些气喘，车内弥漫着罗小梅的馨香。

丁能通心想，罗小梅是个人见人爱的女人，不能让贾朝轩抢了先，便主动搭话说：“小梅，我去过皇县几次，怎么没见过有什么百年古镇呀？”

“我们有两个百年古镇，并不在县城，不过离县城都不远。”罗小梅柔声细语地说。

“两个百年古镇叫什么名字呀？”丁能通继续问。

“一个叫前插镇，另一个叫后插镇。”罗小梅话一出口，贾朝轩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贾市长，人家就知道你要笑的，你们男人的想法就是多，总是往别的地方想。”罗小梅娇嗔地说道。

“男人嘛，一说前插后插都来劲儿。你们皇县还有个口子乡吧？我去过几次，乡政府门前有幅标语，叫开放的口子欢迎你！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贾朝轩忍俊不禁地说。

丁能通笑得一脚踩住刹车，险些刮到河边的树。

“能通，你悠着点，我和小梅都交给你了。”贾朝轩一边笑一边叮嘱道。

“我给你俩讲个笑话吧，”罗小梅笑嘻嘻地说，“在一个露天澡堂里，一群强壮的工人在洗澡，几只好事的猴子爬上澡堂边的树上观看，其中，一只猴子边看边笑，越看越觉得好笑，最终笑得掉下树来，在地上打滚。其它猴子觉得诧异，扶起他问，为何发笑？那个猴子仍然笑个不停地说：哈哈，人类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你看他们的尾巴那么短，还长在前面。”

贾朝轩和丁能通听后，都笑得歪在车座上。

送走贾朝轩，丁能通开车送罗小梅，此时，罗小梅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她含情脉脉地看着丁能通。

“怎么这么看着我？”丁能通被罗小梅看得有些发毛，一边开车一边问。

“通哥，今天的事，真得好好谢谢你！”罗小梅深情地说。

“小梅，别客气，其实都是东州的事。”

“通哥，天还早呢，回去也是呆着，不如我请你去什刹海的酒吧坐坐，怎么样？”

这正是丁能通想说的话，丁能通心里一阵窃喜：“好啊，咱俩想到一块去了。”丁能通掉转车头，向什刹海方向开去。

夏天的夜晚，什刹海垂柳依依，莲叶如碧，几个京剧票友坐在岸边你拉我唱，悠然自得，沿海望去，一排酒吧映入眼帘，藤椅、竹帘、灯笼做装饰，黑灰色矮矮的门面相互辉映，质朴而亲和，古老而又时尚。这里不仅是北京人消夏的一块宝地，更是情侣、朋友聊天的好地方。

丁能通和罗小梅沿海走了一会儿，俨然一对情侣，两个人走到一家挂着红灯笼的酒吧，找了一个离海近的座位坐下，罗小梅要了十二年的芝华士，亲自给丁能通倒了一杯，然后又给自己倒上。

“通哥，”罗小梅端起酒杯脉脉含情地说：“在北京混，仰仗你的地方还多着呢，别讨厌我，来，我敬你一杯。”

丁能通端起酒杯心想，“你这么个甜心可人的尤物，谁会讨厌呢？”

“小梅，你太客气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得求你帮我呢！”

丁能通这话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看出来了，像罗小梅这样的人，能干大事，与白丽娜不同，两个人虽然都是尤物，但是罗小梅更大气，说不定也更义气，白丽娜不过是攀龙附凤的小女人，相比之下，罗小梅更有味道。

“通哥，小妹不过是个女人，没什么大本事，不过，小妹是最重情的，特别是有情有义的男人，小妹更是刮目相看。”

“小梅，这年头有情有义的男人可不多。”丁能通一副痴态地盯着罗小梅说。

“通哥就是不多的一个，因为我已经体会到了。”

“小梅，不怕我是色迷迷的狼？”

“通哥，你怎么就知道我是乖乖的羊？而不是色迷迷的母狼。”罗小梅说完，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开心爽朗。

“小梅，你真是与众不同，来，我敬你一杯！”

两个人碰杯，都抿了一口。

“通哥，我听说你特别喜欢这一带，为什么呢？”

“小梅，你不觉得这什刹海一带是最有北京味的？俗话说，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你看这周围有许多王府和花园，保存最好的有恭王府、醇亲王府，这一带也是老北京主要的商业活动区；宋庆龄故居，郭守敬故居也在什刹海旁边，什刹海边的柳荫街还曾住过十大元帅中的三位……特别是善于怀旧的人难忘的是什刹海的大小胡同，青砖灰瓦，朱漆大门，影壁石狮，到处充满了平和与静谧，无处不在的历史与世俗民情和谐融合，正如天桥生来就是民间马戏杂耍的地方，琉璃厂本来就是文物集散地，什刹海天生就应该给老北京人一个念

想，给全世界一个了解老北京的窗口，因为登长城，看故宫，吃烤鸭，逛胡同，已经成为北京在外国人心中的标识，如果胡同拆了，百姓走了，街道都成了钢筋水泥，还来什刹海看什么？直接上东京曼哈顿吧。”

丁能通一阵侃侃而谈，罗小梅痴痴地听得入了迷，好半天才说：“通哥，想不到你对北京研究得这么深，不过，我听说你常一个人逛恭王府，为什么？”

“小梅，我的事，你怎么听说得这么多？你都听谁说的？”丁能通警觉地问道。

“通哥，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钱学礼没少在我面前说你。”罗小梅坦诚地说。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罗小梅怎么会与独眼龙扯到了一起？

“小梅，听你的口气与钱主任关系不错？”丁能通试探地问。

“谈不上，只是他花得很，在我身上一直打主意。通哥，我早就知道你们关系不好，他与袁锡藩的关系可不一般，我听说袁锡藩没当上常务副市长一直对贾朝轩耿耿于怀，你得提醒肖市长别上了小人的当！”

丁能通听罢心中暗自惊叹，想不到这个罗小梅在政治上这么敏感，她说的话正是自己的心结，眼下肖鸿林已经和袁锡藩搅和到了一起，看来这个罗小梅真的不一般，丁能通由爱慕转为敬佩。

“小梅，谢谢你跟我这么交心，来，我敬你一杯。”丁能通与罗小梅碰杯后一饮而尽。

“通哥，男人没有不好色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好色与好色不同，比如你和钱学礼，见了我都会起色心，但一个是贼心，一个是爱心；一个叫人恶心，一个叫人爱慕；一个只为性，一个不仅为性，更为情，通哥，我说的对吗？”

罗小梅说完，妩媚地看着丁能通。丁能通反倒不敢接罗小梅火辣辣的目光，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知不觉已经

过了子夜。

省委考察组走的那天，省委书记林白到东州考察城建工作，在汇报会上，市长肖鸿林对东州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粉饰有余，自我批评不足，引起了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的不满，两个人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会上，李为民的观点得到了市人大主任赵国光和市政协主席张宏昌的支持，这让肖鸿林极为恼火。

虽然被市委书记王元章解了围，但是东州市委市政府在工作上的矛盾清楚地暴露出来，省委书记林白虽然对东州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引起了肖鸿林对李为民的强烈不满，虽然当着林书记的面没敢发作，但是，李为民已经强烈感觉到肖鸿林对自己的怨恨。

散会后，从市政府大院走出来，李为民就接到市委书记王元章的电话，王书记诚恳地问："为民同志，下午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王书记，下午我下乡考察农民减负工作，有事吗？"李为民心情沉重地说。

"为民同志，改天再去吧，中午我请你到草河口宾馆吃饭，我们好好谈谈。"王元章语气亲切地说。

李为民不知道王元章要谈什么，但预感到王书记有不吐不快之感。这么多年一起共事，王元章从未像今天这样诚恳地请自己吃饭，正好自己在会上说了一半的话憋得难受，也想找一位知己絮叨絮叨，王元章同志是最好的倾诉对象。

草河口宾馆是东州市的迎宾馆，坐落在省级森林风景区内，两辆奥迪一前一后同时抵达草河口宾馆十五号楼，这是市委的专用接待楼，十一号楼是市政府的专用接待楼，六号楼是人大的，九号楼是市政协的。

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葱葱绿海，幽幽果香，嘤嘤鸟语，清新怡人，草河口宾馆几乎是这片省级森林风景区中唯一的建筑群。

两个人下了车，李为民看了看表说：“元章，才十一点多，离吃饭时间还早，不如我们在这林子里走走。”

“好啊！走走好，难得有时间在这大氧吧里沐浴。”

两个人沿着一条小路走进森林，李为民之所以不愿意在饭桌上与王元章谈心是怕这里人多嘴杂，因为连宾馆服务小姐后面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有的女服务员与个别领导有染，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袁锡藩在这里就有不少风流韵事，这里的服务员背后给袁锡藩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叫“西门大官人”，因为他好色，所以称“西门”，又是个副市长，是个大官，所以叫“大官人”。李为民是想躲开这些杂七杂八的耳目，与王元章好好谈谈心里话。

小径曲曲折折在密林中逶迤伸向一个亭子，两个人走进亭子时，却是一处古迹，叫道德亭，亭柱两侧有一幅对联，上联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下联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为民，这是老子《道德经》里的话，看来这个亭子与道德有关呀！咱们在这儿坐坐吧。”

两个人走进亭子坐下。

“元章，我们今天坐在道德亭内，就谈谈官场的道德吧。”李为民意味深长地说。

“为民，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搞家天下，快成党内个体户了，脑子里早就没了组织观念，长此以往令人担心啊！”王元章话里有话地说。

“元章同志，咱们东州的城市建设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市府广场快修成天安门广场了，老百姓管市府大路叫长安街。风光气派不等于现代文明，宏伟壮观不等于以人为本，他肖鸿林听不进群众的呼声，脑子里装不下专家的意见，把东州城当作自家的后花园，想建就建，想在哪里建就在哪里建，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动不动就标志性建筑、国际化工程，到底是为他肖鸿林立标志，还是为东州市人民立标志？我看不到东州城市建设的国际化工程，看到的到处是他肖鸿林的家际化工程。这些年老百姓的房子拆了多少，搞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空前

的紧张，过度地搞房地产开发，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靠卖土地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卖几年？这不是靠家底过日子吗？全国如果都像东州这样靠卖地吃饭，总有一天没饭吃。政府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帮凶，土地出让金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半，却一分钱也不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老百姓盼住房真是望眼欲穿，可是高档别墅、贵族花园却没少建，肖鸿林的儿子肖伟不就是东州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吗？还有一个黑不黑、白不白的陈富忠，那个贾朝轩公然充当保护伞，元章同志，长此以往遗害无穷啊！”李为民说得激动，一口气指出了城市建设中存在的弊症。

“为民，不光对肖鸿林、贾朝轩有意见吧？”王元章单刀直入地问。

“元章同志，肖鸿林之所以如此目空一切，与你长时间忍让有直接关系，你这不是在让他，而是在害他！”李为民毫不客气地说。

王元章听后目光霍地一跳，脸色微微泛红，很显然他对李为民毫不留情的言辞有些气恼，但是还是忍了过去。

“为民同志，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听你说几句真话。我告诉你，前几天省里来了调查组，是专门为你和贾朝轩来的，我认真地谈了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我还专门找了林白同志谈了你和我的问题。李为民，我现在就给你透露一个情况，明年七月份咱们东州就开党代会了，换届选举市委书记，年底前还要开人代会和政协会，市政府也面临换届选举，当然随后省里也要开党代会和人代会，这个节骨眼正是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利益集团叫劲的时候，我老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到省人大谋个副主任，这辈子的政治生涯就算到了头。可是我放心不下东州，东州谁来接班？我左思右想，市委书记非你莫属。为民同志，你这个人襟怀坦白，嫉恶如仇，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东州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从我们党的事业出发，东州这块土地需要你。我走了，但不能不负责任地走，随随便便地走，随随便便地把东州交给那些群众不放心的人，甚至让群众憎恶的人，我决不答应。我这个人看上去

很能容忍，但大原则我决不让步，这点觉悟是有的，立场是坚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国家干部的，俗话说，血浓于水，我对党对群众的感情是深的。为民同志，你和贾朝轩虽然号称东州政坛的两颗新星，都是年轻有为的后备干部，但是我对贾朝轩还看不太好，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人没有你坦白，他虽然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出身很苦，但是总觉得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圆熟，总之，把东州交给他我还真不放心。省委考察组一到东州，贾朝轩就听到了信，在北京不好好学习，借机往回跑，搞秘密活动，为民，这样的事情你就做不出来。为民，今天说了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李为民听到这里，心里热乎乎的，要说自己不为政治前程着想是假的，位子越高为百姓做的事业就越大，李为民是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但他从不会搞朋党，从不想私利，一心扑在工作上，用实实在在的政绩说话，正因为如此，不入流，得罪了许多人。今天王元章推心置腹的一番话，充分肯定了自己，李为民怎能无动于衷呢?

“王书记，这些年没少惹你生气，没少给你添乱，几乎每次见到你都要争吵……”李为民难为情地说。

“以后要是没有机会吵了，我会觉得空落落的，为了工作争论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多少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味，现在像你这样敢于亮出观点、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干部越来越少了，更别说整天泡在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了。每天只会听汇报，翻材料，批文件，作报告。我听说有的领导连批文件都懒得动脑，让秘书先写在小便签上用曲别针夹在文件上，到时候一抄了事，还有的领导秘书把报告写完了还不算，还要把复杂一点的字在括号里标上白字，共产党的官要是这么当下去，早晚有一天要翻船的。”

“元章同志，你能这么看我，我真的很感激，以后我会多注意工作方法，尽量改改我的臭脾气，特别是在我身上还存在着很多毛病……”李为民认真地说道。

“好了，为民，今天咱俩都很坦白，希望明年东州能平稳地换届，我可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对不起，对不起！走，咱们吃饭去！”

两个人哈哈大笑着，并肩走出道德亭，向十五号小楼逶迤而去。

水敬洪到达皇县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待，走马观花地考察两天，对开发钼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更感兴趣的是皇县的姑娘，林大可早就看出水敬洪的心思，头两天无论是宴请还是考察都安排皇县绝顶漂亮的女孩奉陪，但是只能看不能碰，搞得水敬洪心急火燎的，这叫欲擒故纵。丁能通心下想，这个林大可果然有道行。

明天一早，水敬洪就要离开皇县了，林大可请水敬洪欣赏县二人转剧团的演出，水敬洪到皇县的当天晚上，宴请完毕，林大可就请水敬洪观看了一场戏曲联欢晚会，他发现水敬洪对几个二人转片段赞不绝口，于是决定在水敬洪离开皇县的前一天晚上，请他欣赏一台精彩的二人转演出。

林大可似乎摸透了水敬洪的品性，专门安排富有地方特色的项目请水敬洪看，就说这二人转吧，在皇县这个民风剽悍、慷慨悲歌的地方，一男一女对唱的二人转地方小戏，是极富地方特色的。

丁能通对这种田间地头的玩意儿不感兴趣，他一个人悄悄溜出剧场想一个人透透气。皇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也悄悄地跟了出来，他小声地问：“丁主任，要不要小姐？我给你送到房间去。”

“王主任，我不好这口，免了吧！”丁能通赶紧转移话题说，“你们县招待所可够上档次的啊，为什么不建在县城，却建在这前插镇呢？”

“丁主任有所不知，林县长一心想把皇县的旅游搞上去，这前插镇和后插镇都是千年古镇，别看这里房子破损得不成样子，可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凡是到县上能住县招待所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说不定哪个爷看上这里投资开发，古镇就重获新生了。”

“你们林县长真是用心良苦啊！”丁能通回头望了一眼县招待所，豪华现代得不得了，与古镇的面貌极不协调。

“丁主任若是没事，我可以陪您走走。”

“谢谢！”丁能通热情地说，“你还是陪水敬洪看二人转吧，林县长找你也方便，今晚的夜色不错，我想一个人走走。”

“也好，也好！”王主任悻悻地走了。

丁能通感到一天的喧嚣一下子宁静下来。

古镇的班驳墙体、残缺院落、飞檐翘角，石板古巷，在月光的辉映下，散发出浓郁的怀旧气息。古镇的房子太陈旧了，木板木柱都透着被岁月风吹雨打后的萎枯，布满沧桑，千疮百孔，却毫无怨艾，默默地存在着。

丁能通喜欢这份娴静，不禁想起朱熹的《秋日偶成》：

闲来无时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

男儿到此是豪雄。

蜿蜒曲折的街面古意盎然，空气中有一种朽木的香味，趁着夜色，眯眼望去，像是淡墨泼就的画儿。

“想什么呢？通哥？”

丁能通回头一看，原来是罗小梅风姿绰约地站在身后。丁能通心中一阵暗喜，心想，“古镇美女弯月，真是人生佳境啊！”

“小梅，怎么不陪水敬洪看二人转？”

“水敬洪看我总是色迷迷的，让我讨厌。”

罗小梅妩媚地看了一眼丁能通，大大方方地拉起丁能通的手，沿着古街就走，丁能通懵懵懂懂地跟着，就像在梦中犀了一样听话。

“通哥，出了小镇，有一处洗温泉的好地方，我们去洗温泉。”

罗小梅挽起丁能通的胳膊宛如情侣一般。

“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带呀！”丁能通窘迫地说。

“通哥，这里的人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泡温泉是不分男女的，这叫天浴。”

“怎么可能呢？”

“去了你就知道了。”

古街并不长，到了街尾，一条小溪从镇边流过，月光下小溪汩汩地流淌，宁静中传出哗哗的水声。

“通哥，沿着小溪走一会儿就到了。”

星光下，开平葱郁的稻田如荫荫的草地，月色下，波光闪过是叶片上新雨后的水珠。越过小桥，溪水向山里流去，远处一大片荷塘散发着幽幽清香，草丛中的虫鸣和稻田里的蛙声与镇内的胡琴之音呼应，更多处了一份幽静，大地睡了，荷花睡了，稻田睡了，今晚注定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

忽然一阵风起，罗小梅的体香扑入丁能通的鼻翼，丁能通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罗小梅，两个人目光相撞，仿佛在空中炸处了火花。丁能通赶紧收回了目光，罗小梅越发靠近了丁能通，黄色吊带裙包裹不住的双乳颤微微仿佛要跳出来，搞得丁能通心旌摇荡，恨不能一下子搂住罗小梅高挑而又不乏丰腴的身子，把头埋在她馨香的双乳中亲个够。

但是丁能通还是抑制住了自己，故意打哈哈地说：“小梅，好像很多年没看见这么蓝的夜空了，你看那月亮白的就像少妇的肌肤。”

丁能通本来想转移一下自己火烧火燎的心境，可还是把话题扯到了女人身上。

“通哥，少妇是指我吗？”罗小梅歪着脸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丁能通问。

“我听说你从来没结过婚，还算不得少妇。”

“那也算不得少女呀！”

“那算什么？”丁能通想了想诡谲地说，“那就算仙女吧！”

“真的？通哥，我在你心目中算得上仙女？”罗小梅柔媚地兴奋道。

丁能通心想，“女人真是零智商，只要哄，准上当。”

“小梅，县政府的王主任经常拉皮条吗？”

丁能通一想起刚才王主任想为自己安排小姐不禁心头一冷，心想，王主任会不会也这样招待市领导啊？万一在招待所里安装了针眼镜头，那这些领导可就惨了，多亏自己把握住了自己，没上王主任的当，否则，要真录了像，这辈子就栽倒在这个王主任手里了。

“通哥，现在有点身份的男人哪儿有不吃喝嫖赌的？”

罗小梅的话让丁能通很尴尬，因为的确如此，世风如此，现在有点小权的官，哪儿有不洗桑拿的，谁又没嫖过赌过？澡堂子已经成为妓院的代名词，走进澡堂子的干部谁也脱离不了清白。

“小梅，想不想到市驻京办？”丁能通诚恳地问。

“不想。”

“为什么？”

“因为有你在。”

“我怎么了？”

“我不想和你成为同事。”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共事不好吗？”

“不好，你知道吗？我们一旦在一起，我就成了你的窝边草，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随便，以你的性格是不会轻易吃窝边草的，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会微妙起来，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微妙起来，离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有那么严重吗？”

丁能通对罗小梅的理论有些哭笑不得，想不到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头脑会如此复杂，真是匪夷所思。

“哎呀！”

罗小梅走着走着，尖叫一声，身子一歪，险些摔倒。丁能通心里一惊，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扶住罗小梅，手伸过了头，刚好抚在罗小梅颤微微、热乎乎的奶子上，风情万种的罗小梅借势躺在了丁能通的怀里。

丁能通的手像被电了一样，赶紧把手滑向了罗小梅的腰间，紧紧地将罗小梅搂在了怀里，两个人好半天没动，也没说话。

半晌，罗小梅才说："通哥，前面就是温泉了。"

丁能通这才把罗小梅轻轻推开。

山脚下密林中有一处不起眼的水潭，在阳光的辉映下似乎飘着淡淡的薄雾，不是薄雾，是水潭中升腾的水汽，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

走近水潭，普通得很，周围都是大块的鹅卵石，围成直径五六米的水坑，放眼望去，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水坑。

走到水池旁，丁能通开始心跳了，罗小梅妩媚地看了一眼丁能通说："通哥，你在这边，我在那边，免得你多想。"

罗小梅绕到丁能通的对面，不一会儿，一棵树后发出声音，丁能通看着那黄色吊带裙从迷人身段上滑落，很快月光中蒙蒙笼笼闪出一个嫦娥般美丽的天使，肌肤白得诱人。

丁能通心跳开始加速，他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稀里糊涂地钻进了水里，其实，水不过齐腰深，温温地滑滑的，他直勾勾的望着对面雪白的胴体，幽白而充满质感，他想起罗小梅讲过的关于猴子的笑话，自己长在前面的短尾巴已经紧紧贴在了肚皮上，丁能通只有一个想法，今晚把一切都交给本能。

罗小梅俯身冲洗着自己长长的秀发，丁能通望着她欢蹦乱跳的奶子，眼前的情景与梅里美著名的《卡尔曼》中描写的西班牙小镇科尔多瓦郊外小河上的美女入浴图相比，毫不逊色。

此时的丁能通被焦渴与热烈，缠绵与疯狂，芳香与甜蜜煎熬着，他一点一点挪过去，猛地抱住赤裸的玉体，喃喃地说："想死我了我的

乖乖。”

罗小梅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修长雪白的脖胫后仰着，挺起颤微微的乳房呻吟道：“通哥，我快等不及了！”

于是，丁能通把罗小梅抱起来放在水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风卷残云般地吸吮起来，从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脖子、乳头、小腹到两腿之间，他贪婪地、灵魂出窍地、飘飘欲仙地亲吻着，仿佛要将罗小梅融化掉。

躺在青石板上的女人呻吟着，享受着，浑身充满了快感。

“通哥，我要，我要，快、快！”

女人的声音太淫荡了，丁能通像一个正在进行殊死战斗的战士，一挺便刺穿了罗小梅，罗小梅喘息着：“啊！啊！”地大叫着，仿佛自己就是夏娃。

在女人达到高潮时，丁能通决堤了，一泻千里，仿佛将所有官场上的郁闷、倾扎全部都泄了出去，泄得如此干净，如此痛快，如此桀骜、如此不可一世，如此筋疲力尽……

就在女人达到顶峰，男人落入谷底时，一只猫头鹰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扑楞楞地从树上飞入夜空，丁能通惊得一下子从女人雪白的肉体上滚落下来。

回到北京，丁能通仍然忘不了在前插镇泡温泉与罗小梅销魂的那一夜，几次想给罗小梅打电话但都抑制住了。

丁能通知道罗小梅不是一般的女人，毕竟是皇县驻京办主任，管着一大摊子事和一大堆人呢。不过丁能通还是有些后怕，心想，罗小梅会不会是看中了自己的背景和地位？亦或是兼尔有之，他有一种玩火的感觉。

市人大主任赵国光到北京开了几天会，晚上，丁能通亲自开车送赵主任去机场，把赵国光一行送上飞机后，丁能通心里空落落的，走出候机大厅，不巧碰上了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

“哟，薪主任，接机还是送站？”丁能通热情地问。

“太巧了，能通，我一直想找你，想和你聚一聚，刚好送走了常务副省长刘光大，咱们找个地方坐坐。”丁能通明白薪泽金找自己不会只是聊一聊、坐一坐，一定有事。

“到北京花园吧！”丁能通炫耀地说。

“早就知道老弟要鸟枪换炮了，哥哥我正要取经呢！那好咱们就到北京花园。”

两辆奔驰车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飞奔，丁能通脑海里不时浮现出罗小梅赤裸的胴体，路过昆仑饭店时，他想起了肖鸿林嘱咐自己的话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一下子想起了金冉冉，心想也不知道这丫头在刘凤云家干得怎么样？于是，他给刘凤云家拨通了电话。

“周大哥呀，我是丁能通，想问问金冉冉在你那儿干得怎么样？还满意吗？”

“啊，是小丁啊？冉冉在这儿干得挺好的，勤快，又懂事，不光我和你刘姐满意，两个孩子也喜欢她。”

“那我就放心了！周大哥，有事你打电话。”

“好的，好的。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保姆，我们得谢谢你！”

“不客气，再见，周大哥！”

丁能通挂断电话，心里得一块石头落了地。想不到金冉冉这么快就适应了环境，进入了角色，丁能通不禁诡谲地一笑。正想着，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是贾朝轩的电话，他赶紧接听。

“贾市长好！”

“能通啊，上次我跟你说的‘永子’围棋的事，你抓紧办，我急着用。”

“好的，明天怎么样？您有时间吗？”

“明天上午不行，明天下午吧，下午你来接我。”

“好的。”

两辆奔驰车停在北京花园门前，薪泽金先下了车，这时，白丽娜袅袅婷婷地从旋转门里走了出来。

“哟，薪主任，到我们这儿微服私访来了？”

“丽娜，好一张厉嘴，是你们丁主任邀我来的。”

这时，丁能通走过来，见白丽娜打扮得不同凡响，心想，这娘儿们自从成了肖鸿林的情人，一天一身，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丽娜，既然碰上了，不妨陪我和薪主任坐坐。”

丁能通把白丽娜留下来是多了个心眼儿，一旦薪泽金提出来的事不好办，就把白丽娜留下来自己好脱身。

“薪主任，方便吗？”白丽娜妩媚地问了一句，声音就像大热天吃了冰激凌一样爽。

“方便，丽娜，我可是第一次光临北京花园，你可得尽地主之谊呀！”薪泽金色迷迷地说。

“薪主任，那就请吧！”

在大堂，丁能通问：“薪大哥，北京花园的桑拿浴不错，要不要试一试？”

“好啊，我正腰酸脖子痛，想好好按一按呢。”

于是三个人一起走进二楼的桑拿中心。

“薪主任，一会儿休息大厅见！”白丽娜妩媚地一笑，走进了女宾部，丁能通在吧台拿了钥匙，把薪泽金请进了男宾部。

丁能通陪薪泽金泡在翻着浪花的大池子里，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与罗小梅泡温泉的情景。

“老弟，大哥真羡慕你呀！很快你就要入主北京花园了，累了在这里泡一泡，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薪大哥，北京花园随时欢迎你！”

“老弟，大哥找你有件要紧的事。希望老弟帮忙，事后我少不了老弟的好处。”

“薪大哥，我是个爽快人，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地铁了，许多城市都在努力申报，我知道肖市长一直在努力东州地铁的事，不知道进展怎么样了？”

“椐我所知，已经列入国家发改委议事日程了，很有希望。”

“太好了，我求你的事，就是把我弟弟薪泽银引见给肖市长。”

“你弟弟要见肖市长？难道他与地铁有关？”

“对，他是加拿大布朗地铁公司中国总代表，布朗公司对东州修地铁的事很感兴趣。”

“这是好事呀！这等于为东州招商引资呀！”

“但是我听说法国和德国已经先行接触了，老弟与肖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出面引见，肖市长会重视的。我弟弟说了，事成后有重谢。”

“不用，我这个人胆小，最怕与钱打交道，你弟弟真想谢我就帮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老弟尽管说。”

“我老婆一直闹着移民加拿大，说孩子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帮我把老婆孩子移民到加拿大，怎么样？”

“就这么点事？小事一桩。”

“那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个人搓了澡后，穿着浴服来到了休息大厅，白丽娜还没出来，两个人躺在沙发上，丁能通向服务员要了一壶龙井茶和一个大果盘，又叫了两个足疗小姐。

两个人刚做上足疗，白丽娜披着一头秀发穿着绣着粉边粉花的白浴服风姿绰约地走了过来，两个奶子把胸脯挺得鼓鼓的。

丁能通示意白丽娜躺在薪泽金的旁边，白丽娜香气袭人地坐在沙发床上，粉嫩的脚丫精美标致，白丽娜叫了一个足疗小伙，那小伙捧着白丽娜诱人的脚丫搓来揉去，搞得薪泽金艳羡不已。

“丽娜，什么时候让大哥给你做一次足疗，保证不比这小伙差。”

“薪大哥，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白丽娜媚声媚气地说。

“老薪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呀！”丁能通说完哈哈大笑。

“丽娜，还是你们头儿了解我呀。”

做完足疗，丁能通说：“大哥，难得来一次，做个按摩吧。”

薪泽金让身边的白丽娜搞得火烧火燎的，正想发泄一下，便满口答应了，丁能通对领班叮嘱了几句，领班跟着薪泽金走了。

白丽娜凑到丁能通身边，“头儿，皇县一趟，去的挺爽吧？”白丽娜目光暧昧地看着丁能通问。

“什么意思？”丁能通警觉地问。

“没什么意思，随便问问，谁不知道皇县出美女呀？”白丽娜吃醋地说。

“丽娜，我走这几天家里有什么事吗？”丁能通有所指地问。

“头儿，你走后，钱主任也回了东州，只是……”白丽娜欲言又止，“只是我听说钱学礼最近跟薪泽金打得火热，好像薪泽金的小舅子承揽了纺织厂那块地的工程。”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丁能通猛然坐起来问。

“就是最近的事，头儿，我一直不赞成钱学礼负责这摊子事，可你不信任我，我这句话放在这儿，钱学礼那个大草包早晚给你捅娄子。”白丽娜牢骚满腹地说。

“丽娜，我知道这件事你对我有看法，可是你也得为我想想，你走了我舍手不说，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再说，房地产开发是滩浑水，我不愿意让你陷在里面，我的心思你应该明白，还是那句话，等黄梦然副主任的问题一解决，你就老老实实在我身边当接待处处长，到时候，咱们入住北京花园，工作环境大为改善，何苦在东州遭那份罪？想回去还不容易？再说，大老板又不是不来了，哪个月他不得来两趟北京啊！”丁能通话说到这儿，白丽娜的脸腾地红了。

“头儿，我听你的！”

白丽娜说完，小鸟依人地笑了笑，脸上闪过一丝幸福的神色。丁能通看得真切，心想，“肖市长啊肖市长，你也会拜倒在石榴裙下。”

第二天下午，丁能通开车从党校接了贾朝轩，直奔什刹海方向，北京的风景去处不可胜计，什刹海是丁能通最爱来的地方。因为丁能通认为北京最有味儿的地方就是什刹海。

什刹海的味儿，藏在碧湖绿柳间的清新里，藏在灰砖黛瓦间的严整里，藏在鸟笼棋局间的闲适里。这个“味儿”，可说是风度非凡，丝丝入扣而又从容不迫，是非经历千年洗礼的古都所不能得的。

靠近岸边的湖面开满了荷花，阳光照射在粉色的花瓣上，让人能清楚地看到花瓣上的经脉，荷花立在墨绿的宽大的荷叶间，好似芭蕾舞演员足尖点地，仪态万方。

透过车窗远远望去，远处飞檐赤柱的亭台楼榭与近处的荷花相呼应，湖边波光潋滟，游船点点，湖的西岸杨柳依依，随风曼舞。

湖边的树阴下，几位老爷子摆开棋局，鏖战正酣，只见其中一位老者，摇着扑扇，穿着宽大的背心，裤脚挽至膝盖处，身边不时闪过三轮车夫，上身黄坎肩，下身收脚裤，足登“千层底”，肩上搭一条毛巾，车蓬或红，或黄，黑色车身，黄铜车把，橙黄的绣花坐垫，锃亮的电镀瓦圈，透着精神，丁零零，——清脆的铃声和着“借光了您哪”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一串串车流就像一条条流动的彩练，飘忽在胡同里，点缀于绿叶老槐之间。丁能通逛恭王府就是坐的三轮车，车夫用地道的北京腔，张口明清，闭口民国，关于恭王府的轶事十有八九是这么听来的。

见贾朝轩看得认真，丁能通问：“贾市长，在北京学习一年了，这一带很熟吧？”

“别提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北京。想不到，这地方这么有韵味。”

丁能通听了贾朝轩的话不胜感慨，心想，“这些官当大了的人，出门动不动就奔驰、飞机的，往返五星级酒店、洗浴中心、夜总会，哪里会体会出城市真正的文化韵味？”

“贾市长，这里不仅有躲在胡同里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还有弥漫着红尘和喧嚣的都市酒吧。这里不仅有百姓破旧的小院，也有达官贵人辉煌耸立的红墙丽宫。离酒吧一条街不远，就有古玩市场，一些绝迹北京街头多年的民俗玩意儿都可以在这里寻到。卖小人书的，吹唐人的，捏面人的，缝小布驴、布老虎的，做风车的，应有尽有。”

“你这位玩古董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贾朝轩不放心地问。

“贾市长，驻京办主任如果不认识几个玩古玩的朋友，那就是不称职，这年头跑‘部’‘钱’进也好，结交上层也罢，越是有头有脸的越认识古玩、字画，领导急用时搞不到真东西，这个驻京办主任就别在北京混了。”

“能通，我就喜欢你小子身上这股子灵气。”贾朝轩赞赏地说。

丁能通心想，“哪个驻京办主任在北京混几年都得成为京油子，港商来了，领导家属来了，哪个不得陪着游王府，逛老街，访古刹，观故宫，登城楼，转胡同，尝佳宴，泛轻舟。”

奔驰车七拐八拐钻进了龙头井胡同，这里南起平安大街，北至恭王府，柳荫街，是老北京胡同游的核心地段，也是参观恭王府返程的必经之路，因此，丁能通最熟悉这条胡同。

只见胡同东头竖立起一口带有轱辘的古井和一座有楷书篆刻着“龙头井”三个大字的汉白玉石碑，看见这块石碑，丁能通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坐三轮车游胡同同车夫调侃的情景。

北京城旧时就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说法，富商多住在东城，达官贵人多住在西城，北城是普通老百姓，而南城住的就是那些行走江湖的打把势卖艺的人了。所以什刹海一带居住的多是当官的皇亲国戚。

看看胡同里的四合院的结构就知道主人是什么官，官居几品了。官家屋上的瓦是双层的，百姓家房上的瓦只能是单层的；官家大门的门框上有柱子，百姓家是不许有的；官家门前有石墩，圆的石墩是武官家的，石墩的样子就像个石鼓，方的石墩是文官的，有些石墩上有

或蹲或趴的狮子，说明主人家里与皇家沾亲带故，狮子越大说明与皇家的关系越近。

门框上方有四根柱子的是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两根柱子的是四品以下官员的家。四品以上官员就靠门洞的深浅来区分，四品官的家没有门洞，三品官员家的门洞好象是三尺，二品是六尺，一品是九尺，官越大，门洞越深，正所谓侯门深似海呀！

最有意思的是门框上没有柱子，门前石墩小小的，像两块砖头一样没有任何花样，可瓦是双层的，说明房屋的主人也是官，但是，是宦官。

丁能通想到这儿，扑哧一声笑了。

“笑什么？”贾朝轩不解地问。

丁能通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贾朝轩也觉得有点意思，他说：“宦官也是官呀，但他们是没有品阶的，所以门框上没有柱子，也没有什么文武之分，所以石墩仅仅好象砖一样，另外，普通宦官不可能有外宅的，只有大宦官皇帝才会给他一个外宅，因此也就没有门洞了。”

“贾市长，我看今天官场上规定科级住八十五平米，处级住一百零五平米，局级住一百四十平米房子，与这胡同的四合院等级如出一辙呀！”

“能通，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标准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呀，无论什么社会都离不开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标准，没有标准社会就乱套了。”

丁能通心里想，“自己这个驻京办主任按官品算，顶多算六品，六品小官是绝对不能光宗耀祖的，还是按自己的愿望自由自在地活着好。”

想到这儿，他摇了摇头，把奔驰车停在一家古朴小巧的四合院门前。

“贾市长，我这个朋友姓那，在烟袋胡同有一家小古玩店，做人很低调的，但很精明，祖上与慈禧老佛爷沾亲。”

“与慈禧老佛爷沾亲，应该姓叶赫那拉呀？”贾朝轩不解地问。

“贾市长，清朝灭亡后，很多复姓的满族人大多改为单姓了，比如和绅姓‘钮钴禄氏’今天都改成姓钮或姓郎了。姓叶赫那拉的，今天大多改成姓那了。”

“你小子没白当这个驻京办主任，这么说这位那先生要是退回一百年没准儿就是一位王爷！”

“可不是嘛！”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只见此人吊梢眉，三角眼，鼻子和嘴凑得很近，下巴铲子似的向前翘起，鸡胸、缩脖、聪明疙瘩滴泪痣，走路还略微发瘸，十足的败相集于一身，只一双眸子精光四射，灼灼生光，透着浑身筋节强悍。身穿粗布褂，脚踏千层底。

丁能通赶紧介绍说：“贾老板，这位就是那先生。那先生，这位就是贾老板。”

那先生热情地将二位让进了小院说：“贾老板被我的样子吓着了吧？”

“哪里，哪里，相书上有破贵相一说，正所谓否极泰来，那先生是大福大贵的相呀！”贾朝轩随和地恭维道。

其实，贾朝轩说的不假，相学里确有这么一说，丁能通不禁暗自叹服贾朝轩的眼力，心想，“看来，贾朝轩私下里没少研究《易经》啊！”

四合院是在老四合院的基础上重建的，迈进朱漆的如意门，迎面是山水影壁，进入大门后第一道院子，南边有间朝北的房屋，旧时称作倒座，常用作宾客居住或者男仆人居住，如今被那先生改成了锅炉房，整个四合院的热水、暖气都由这里供应。

经过垂花门就进入了正院，两株石榴树分别立于院子东西两侧，翠绿的枝叶伸向蓝天。一株石榴树前放着一个石头做的四方鱼缸，几尾金鱼游弋其中，悠然自在。另一棵石榴树上挂着一支鸟笼，一对虎皮鹦鹉在笼中跳跃着，蓝翎在闪光，翎翅上的一道道黑纹像浮动的波浪，它们喜滋滋地尖叫着，似乎预感到了小院里有喜事降临。

“老那，你这个院子是新建的，为什么把老院子拆了重建呢？”丁能通不解地问。

“原来门前这条街很破，我也懒得重建，这不龙井街重建了吗，我也萌生了重建四合院的心思，原来房子太旧了，也没有排水排污管道，水压、电容也不够，后来考虑再三，还是推倒重建了，只保留了院子里这两棵百年石榴。”

“四合院讲究磨砖对缝儿，费了不少功夫吧？”

“可不是，整整弄了两年。”

那先生把贾朝轩和丁能通让进正房，并亲自为二位沏了好茶，正房已经被改造成了客厅，与众不同的是博古架上摆满了形态各异的玉石，最有意思的是客厅一隅的一架鸦片大床，曾是旧时隐君子吞云吐雾的地方。

那先生见贾朝轩盯着鸦片大床出神儿便说：“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现在我用来躺在上面看书喝茶。”

“看来，那先生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啊！”贾朝轩羡慕地说。

“老那，把东西拿出来吧，让贾老板看看货。”丁能通一边喝茶一边说。

那先生应声出去了。

“能通，能保证货是真的吗？”贾朝轩疑神疑鬼地问。

“贾市长，我给肖市长当秘书时就认识他了，没少打交道，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正说着，那先生端着一个包着黄布的盒子走了进来，他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一层一层地将黄布打开，露出一个造型精

美的漆器盒子。

“不瞒二位，这个漆器盒子是后配的，围棋罐和围棋子都是明后期的东西，这种棋子又称‘永子’，而且是御用的贡品。”

那先生一边说一边将漆器盒子打开，取出棋盘和棋罐，棋盘和棋罐是紫檀的，由于年代久远，看上去黑糊糊的，只是那罐子里的棋子着实不凡。白子洁白似玉，润而发光，色如嫩牙，晶莹可爱，黑子乌黑透碧，照光而成墨绿色，且四周有一种神奇碧绿的光环，但着盘则呈黑色。黑白棋子看上去很像天然玉石琢磨而成，重扣不碎，着盘声铿，手感舒适。

“那先生，据我所知，‘永子’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失传了，怎么证明这就是‘永子’？”丁能通问得很内行。

“丁老弟，关于‘永子’，有一个传说，相传九百多年以前，吕洞宾来到永昌郡，在龙泉池畔的塔盘山下，见到一个孝敬母亲的穷苦农民，为了周济这个农民，吕洞宾就教他用当地盛产的玛瑙和琥珀锻造围棋出售，从此母子摆脱了困境，‘永子’传播于世。据记载，‘永子’始于唐宋，盛于明清，为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厚爱，也是进献皇帝的贡品，所以，《永昌府志》记载：永棋，永昌之棋，甲于天下，其制法，以玛瑙合紫瑛石研粉，加以铅硝，投以药料，合而锻之，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所以，棋子看上去质地细腻玉润，坚而不脆，沉而不滑，柔而不透，圆而不椭，其色泽柔和，光不刺目，正面微凸，底面扁平，弧线自然，造型别致。你说民国初年失传，是配制的秘方失传，明清时期盛行的‘永子’仍有流传，我这副就是祖上传下来的。”

那先生不慌不忙地介绍了一番，说得丁能通和贾朝轩面面相觑。

“那先生，”良久，贾朝轩说，“不瞒你说，东西不怕贵，但要保真，因为送人一旦送了赝品，你我都不好做人了。”

贾朝轩冒昧地说出了心里话，让丁能通觉得有些尴尬。

“贾老板，我们玩古董的有一句俗话，叫懂的人不玩，玩的人不懂，因为懂的人不会吃进假货，不懂的人对真货也不感兴趣，惟有似

懂非懂的人容易把假货当真货买了，还自我陶醉不已！古玩商对似懂非懂的收藏者最敢蒙。但二位都不是收藏者，是买了办正事的，丁老弟又不是第一次从我这儿拿货，所以，贾老板尽管放心，何况，我还靠丁老弟给我带客人呢！”

那先生说得诚恳，丁能通只好打圆场说：“老那，我和贾老板的确对‘永子’不懂行，又急着用，不管是真是假，你开个价吧。”

那先生打了个手势，却一言未发。

“太贵了，太贵了！”丁能通摇摇头，然后，捏了一下那先生的手说，“这些怎么样？”

那先生连忙摇头。

“老那，”丁能通说，“我不懂真假，但行情还是略知一二的，”说完，丁能通又捏着那先生的手说，“这些怎么样？”

老那终于开口了，“这些，这是底价了。”

“这样吧，”丁能通一咬牙说，“尾数去了，咱们就成交！”

那先生直摇头，像是吃了大亏一样苦笑道：“贾老板，丁老弟太精明了，要是入了我们古玩行必定驰骋江湖无敌手啊！”

“那先生，买的没有卖的精，如果是真的，这个价确实是个朋友价，希望我们留个念想儿，以后还会再来。”贾朝轩诚恳地说。

“贾老板，我求之不得啊！不瞒你说，古玩行的韵味就在真真假假之间，去年，我就遇上了一件趣事，有一个小青年，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花三百元买了一只不起眼的古玉，到烟袋街我的古玩店转手以一千元的价卖给了我，我当时觉得这块玉不一般，但怎么不一般也说不上来，后来，我店里来了一位新加坡商人，看上了这块玉，我就以五万元卖给了他。他回国后找人鉴定，认为是假货，便又回到我的店要求退货，我坚持认为是真的，新加坡商人不依不饶，最后闹到了鉴定部门，结果专家不仅认为玉是真的，而且还是填补了我国历史空白的文物！专家们找了家赞助单位，以二十五万元的价格买下，然后捐给了博物馆。”

“看来古玩市场有捡不尽的便宜，吃不尽的药，觅不尽的宝贝，上不尽的当啊！”贾朝轩感慨地说。

“前不久，咱们东州海关也闹了一个大笑话，”丁能通眉飞色舞地说，“截获了一大批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为确定这批走私文物的真伪和价值，海关请来八位专家鉴定。老专家细察后，一致认为这批明清时期官窑瓷器是国内罕见的珍品，其中，还有国家一级文物，海关方面顺藤摸瓜，来到江西景德镇卖主家中，那卖主得知来意后，不慌不忙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大浴盆来，里面装满了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海关人员大喝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卖主理直气壮地回答：本人仿着玩玩，犯什么法？在场的专家听后大惊失色地说：看不懂了，真看不懂了！海关人员和专家看了卖主制作的尚未烧制的器物，这才消除一丝顾虑。”

“我告诉你们，在古玩市场上，凡是所谓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十有十是假货，万万不能上当啊！”

那先生的话意味深长，让贾朝轩对手中的‘永子’也多了几分疑虑！

丁能通终于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与罗小梅的事被人写成了匿名信，摆在了肖市长的秘书郑卫国的办公桌上，其实，不光是郑卫国，所有市委常委秘书几乎人手一份。最先通知丁能通的还是郑卫国，毕竟两个人是前后任的关系，自然亲近得很。

“丁大哥，匿名信写得很恶心，我就不给你念了，什么时候回到东州自己看吧。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千万别让王元章和李为民看到，一旦看到，你市政府副秘书长就没戏了。”

丁能通心里最清楚，目前是花博会申办的关键时刻，自己为花博会出的力，市领导有目共睹，所以，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事应该是铁板钉钉的，可是这封匿名信太可恨了，一旦落入王元章或李为民手里，非上常委会不可。

“卫国，你给大哥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

“丁大哥，这种事大多是捕风捉影，就是有，只要没有被按在床上就没什么了不起的，眼下，你抓紧时间给王书记和李副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让他们千万别把信给领导，其他常委的秘书我打招呼，只要这封信到不了领导手里就没事。”郑卫国颇为狡黠地说。

丁能通放下电话陷入了沉思，他百思不得其解：“谁这么损，老盯着我？自己与罗小梅一夜风流会被谁盯上呢？”

丁能通从离开北京那天开始回忆，一个人一个人地过脑子，怎么也想不出来谁会写自己的匿名信，那天去皇县驻京办送机的人有黄梦然、白丽娜，几个司机和皇县驻京办的几个人，这些人都不可能给自己写匿名信，罗小梅不可能贼喊捉贼，水敬洪就更不可能了。贾朝轩的秘书顾怀远也送了自己，但是顾怀远是哥们儿，每次到驻京办好吃好喝好招待，不可能干这种缺德事，也没有干这种事的理由啊。

看来问题出现在皇县，皇县接触最多的只有林大可和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林大可盼星星，盼月亮，盼我带港商去，不可能害自己，不仅不会害自己，还得从心里感激自己。

丁能通忽然一激灵，那天王主任要给自己安排小姐，被自己一口拒绝了，与王主任分手后，他会不会跟着自己和罗小梅，对，只有这个王主任最有可能跟在自己和罗小梅的身后，把那天在温泉里自己与罗小梅的好事看了个清清楚楚，那么他为什么要害自己和罗小梅呢？也许罗小梅得罪了他，不对，罗小梅要是得罪了他，他直接告罗小梅就是了，可是匿名信主要是告自己，罗小梅不过是捎带脚而已，莫非王主任与自己的对立面有关系？在市驻京办盼着自己倒台的人只有独眼龙了，莫非这个王主任与独眼龙有什么关系？丁能通猛然一惊，一定有，肯定有！绝对有！

想到这儿，丁能通毅然决然地拨通了罗小梅的手机。

“小梅，在哪儿呢？”

“通哥呀，在办公室呢，怎么听口气像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点事，我想问你皇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是什么背景？”

“什么意思？”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与钱学礼有什么关系。”

“好吧，我问问林县长，一会儿给你回话。”

两个人挂断手机，丁能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他实在不愿意相信钱学礼和这个王主任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匿名信百分之百是钱学礼写的，果然如此，自己就不能再忍让了，这种人如果不给予及时的还击，早晚会栽到他手里。

其实，丁能通对这封匿名信本身并不担心，因为自己当秘书时就与所有常委秘书达成过一个秘密共识，就是无论谁拿到不利于秘书群体的匿名信，都要扣下来，谁也不要递给领导，要互相保护，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自己给肖市长当秘书时不知扣留了多少匿名信，除非上级领导有批示，否则只要是匿名信一律扣下，因为匿名信大多是诬告信，应该说自己这么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郑卫国接任自己后也是这么做的，当然肖市长本人并不知道。再说，哪个市委常委的秘书到驻京办都被自己打点到被收买的程度，他坚信，还会接到其他秘书的电话的，包括王元章和李为民的秘书，果然，他挂断罗小梅的电话不久，顾怀远就打来了电话。紧接着市人大主任赵国光的秘书、市政协主席张宏昌的秘书也打来的电话，最后王元章的秘书也打来了电话，纷纷表示让丁大哥放心，这封信不会交到领导手里的。

只有李为民的秘书小唐迟迟没来电话，丁能通心想，这小子不来电话也未必就把信交给李为民了。丁能通是市长秘书出身，最了解这些秘书了，秘书就犹如一道水闸，只要不让领导知道，领导断难知道。

因为所有的信件、文件、批件，包括情书都得由秘书先看，然后筛选着给领导看，如果什么都给领导看，那领导一天什么也不用干了，所以下面各委办局区县（市）打报告要先做秘书的工作，求秘书

们重视，给快点递上去。甚至请领导吃饭也要先打听秘书，了解领导的口味。官场上流行投其所好，从古就有，不是什么稀罕事。

由于没有等到李为民秘书小唐的电话，丁能通想打电话沟通一下，后来转念一想，由他去吧，何必打草惊蛇呢。

想到这儿，丁能通摇摇头，笑了，心想，“对手给自己写匿名信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何必如此紧张呢？”

丁能通紧张有紧张的道理，因为这次和罗小梅天浴的细节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赶上看三级片了，这么危险的敌人要是不找出来早晚要出大事。

罗小梅终于来电话了：“通哥，林县长打听明白了，王主任和钱学礼是一担挑的关系，到底出了什么事？”罗小梅嗔怪地问。

“小梅，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王主任都干了些什么，告诉林大可，这个王主任是个小人，防着点！”

“通哥，从皇县回来后一直很忙，没给你打电话，其实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有空吗？我在颐和园长廊等你。”丁能通心里乱糟糟的，很想散散心，就答应了。

丁能通赶到颐和园长廊时，罗小梅早就到了，她正在欣赏长廊上的绘画。

“看什么呢？小梅。”丁能通抱歉地问。

“通哥，你看这长廊像不像一本书？三打白骨精，桃园结义，文人三才，龙宫借宝，还有牛郎织女，这么多故事都画在上面了。”

“照你这么说，还真像一本书。”

“通哥，好几年没划船了，陪我划划船吧。”

“好啊！我也好多年没划船了，上一次是从秘书岗位退下来，驻京办主任还没上任时，正赶上你嫂子过生日，我们一家三口在东州的南胡公园划了一次船。”

丁能通说完，觉得有些失口，便看了罗小梅一眼，罗小梅显得很大方，并不在意。

“通哥，嫂子在是电视台做什么的呀？”

“编辑。”

“听说是个大美人？”

“看跟谁比。”

“通哥，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问，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做心爱的人讨厌的事，何况，爱和婚姻本来就是两码事。”

丁能通被罗小梅的话震住了，忍不住看了罗小梅几眼，发现她妩媚窈窕的身姿越发丰腴惹眼，罗小梅自然知道丁能通在看她，便往前凑了凑，走到他的面前，似要让他看个够似的。

两个人泛舟在昆明湖上，丁能通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在办事处经常看到工作人员陪客人拍的颐和园的荷花和泛舟湖上的情景，当时仿佛没什么感觉，今天一汪碧波中，一盏鸳鸯船上，两个有情人，丁能通忽然觉得心中一角像掉进了池塘里。

因为眼前的罗小梅大气得让自己吃惊，与自己的感情似乎没有任何功利，丁能通一边划船一边脱口问：“小梅，爱我这个人值吗？”

“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的。”一句话，让丁能通无地自容。

“小梅，你提醒我提防钱学礼，我忽略了，想不到他会把目光盯到皇县去。”

“是我不好，给你惹了麻烦，通哥，常言说，无毒不丈夫，像独眼龙这样的人最好对付了。”罗小梅鄙夷地说。

“怎么对付，给我出出主意！”

“一句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小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通哥，你这个人心太善，这样吧，我帮你搜集独眼龙的罪证，保证不出一年他就滚蛋。”

“小梅，你有什么高招吗？”

“通哥，别装了，其实，你早就把他看透了，才把开发纺织厂那块地的事交给他，房子盖起来之时，就是他独眼龙趴下之日，对不对！”

“小梅，你可真厉害，不是一般的女人，以独眼龙的贪婪，我不相信他在房地产开发中不做手脚。”

“通哥，女人再怎么不一般也是女人，在男人眼里就是几棵草。”

“这话怎么讲？”

“男人与情人一旦吹了，就发誓‘好马不吃回头草’；男人身边美女如云，又吹牛‘兔子不吃窝边草’；男人被女人抛弃时，都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罗小梅说完，咯咯笑着看着丁能通，丁能通也被逗乐了。

“小梅，你这张嘴可真叼！”

贾朝轩在中央党校毕业后，回到东州不到一个星期，市委就召开了常委会专题研究花博会申办事宜。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肖鸿林一再坚持下，决定花博会选址在西塘区琼水湖畔，让肖鸿林下定决心选址在琼水湖畔的不是西塘区区长何振东，而是自己的儿子肖伟。因为一旦花博会建在琼水湖畔，肖伟开发的琼水花园房价就会翻番，肖鸿林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爱子心切，在常委会上力排众议，气得李为民会还没开完就愤然离去。

李为民并未看透肖鸿林的私心，他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认为花博会无论选在草河口还是琼水湖，都会给两个风景区带来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到时候必然给两个风景区造成污染和破坏，特别是琼水湖是东州市民的饮用水，一旦污水排入，后果不堪设想。

花博会选址在琼水湖畔的消息不胫而走，全省的房地产商都震动了，因为此时只要在花博会周边拿到地皮，必然大赚一笔。

贾朝轩当然了解肖鸿林的私心，只是不露声色，因为还不到与肖鸿林叫板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山观虎斗，扒桥望水流，贾朝轩最清楚李为民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旦此事反映到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那里，肖鸿林吃不了兜着走。

贾朝轩从北京回来前，特意拜访了王老，那幅‘永子’围棋深得老爷子的钟爱，老爷子虽然身居北京，但对东州的事仍然起着遥控的作

用。只要老爷子说话，接替肖鸿林的位置舍我其谁?

陈富忠得到花博会选址在琼水湖畔的消息后，也是兴奋不已，他连夜去了贾朝轩的家。贾朝轩正在家中做足疗，足疗小姐是市人民医院美容中心的，韩丽珍定期将美容中心的足疗师接到家中为贾朝轩做足疗。

贾朝轩见陈富忠来了，示意足疗小姐不做了，韩丽珍给自己的司机打了电话，让司机把足疗小姐送走。

足疗小姐走后，贾朝轩起身让陈富忠坐下，小保姆沏了茶，两个人在沙发上互相点了烟，贾朝轩喷云吐雾地说，“我估计你坐不住了，肯定得来找我。”

“大哥，”陈富忠往贾朝轩身边凑了凑说，“花博会一旦申办成功，场馆工程能不能交给我建？”

贾朝轩深吸一口气说：“富忠啊，难办啊，市委常委会上，肖鸿林极力主张花博会选址在琼水湖畔，目的很明确，他儿子的琼水花园销的一直不太好，花博园一旦建在琼水湖畔，琼水花园的别墅就得翻番涨，另外，肖伟的华宇集团实力不在北都之下，场馆建设肖伟能拱手相让？”

“大哥，这可是块肥肉啊！咱就这么拱手相让了吗？”陈富忠不甘心地问。

“也不能这么说，富忠，你小子不能把劲儿都使在我身上，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袁锡藩和肖鸿林打得火热，市政府常务会上，这小子力挺肖鸿林，我看你做做袁锡藩的工作，让他劝劝肖伟，琼水花园赚了，花博园的场馆建设就别再插脚了，再插脚对肖鸿林的影响也不好。”

“大哥，袁锡藩像个老狐狸似的，不好对付呀！”

“狐狸再狡猾，他不也是狐狸吗？只要有好诱饵哪有不上钩的？”贾朝轩老谋深算地说。

“大哥，你足智多谋，给我出出主意，放什么诱饵好？”陈富忠迫不及待地问。

“我早就想好了，你不妨给袁锡藩家送个贴心的小保姆。”

“大哥，袁锡藩是副市长，他家还缺保姆？”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袁锡藩的老伴瘫痪在床上，十多年了，这两口子还没儿没女，他老伴难伺候，保姆不知换了多少个，你给他送个贴身保姆，这老小子一举一动你就全了解了，到时候，你再对症下药，还愁袁锡藩不听你的？”贾朝轩说完诡谲地笑了笑。

陈富忠想了半晌，一拍大腿说：“好主意，大哥不愧为常务副市长，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与众不同。”

“老弟，凡事急不得，要动动脑子，袁锡藩不挡道了，你再让丁能通做做肖鸿林的工作，这件事你就可以和肖伟平分秋色了。”

“大哥，请邓副市长吃饭的事还得抓紧，前一段刑警支队的人老在我公司晃悠，这段时间像蒸发了一样，搞得我心里倒没有底了。”

“富忠，我已经跟邓大海渗透了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他不会听不明白的，我相信他还没有胆量与我这个市委常委作对，哪天我再请他吃个饭，你小子不给我惹事最好，告诉你的手下收敛点，别忘了，再大的势力也难一手遮天！”

“那是，那是，大哥，老弟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一心想为大哥增光，哪能给大哥抹黑呢？”

“富忠，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你小子熬到这份儿上也不容易，应该懂得珍惜呀！”

这时，韩丽珍亲自端着一大盘刚切好的沙瓤西瓜，走过来放在茶几上，拿起一丫递给陈富忠。

“朝轩，你今儿怎么了？嘱咐富忠像嘱咐孩子一样，富忠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人，最懂得情义了！”

“还是嫂子了解我，大哥，我听说丁能通与中组部领导都搭上关系了，你何不让丁能通搭搭桥，更上一层楼呢。”

陈富忠借机转移了话题。

“丁能通搭关系是为了肖鸿林更上一层楼，他毕竟给老肖当了几年秘书，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不对，大哥，丁能通可不一般，我感觉这小子，在仕途上的野心并不大

Chapter_5

，他主动去驻京办当主任就是一个例子，他追求的是自由自在、富贵一体，如果要是不贪不占，官场上哪个位置也比不上驻京办主任，你看这小子在北京就跟王八吃了秤砣似的，根本就不张罗回来。”

“朝轩，富忠说得有道理，多个朋友多条路，即使王老替你说话，最后也得落在中组部，不如让丁能通搭一搭桥，搭上这层关系后，能不能拿下还不在我们。”

贾朝轩听了老婆的话半晌没吭声，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或许肖鸿林更上一层楼对自己是件好事，位置倒出来后能不能坐上还真得下工夫，因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李为民，王老可以疏通省里，中组部自己还真没有太硬的关系，让丁能通搭搭桥也未尝不可。

最近，省委书记林白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脚脖子肿得跟馒头似的，没办法，只好住进了省人民医院。

住院前，林白听取了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在东州考察的汇报，听了以后忧心冲冲，一直想找机会与省长赵长征聊聊。

林白是很讲究通气的，但凡涉及到重大干部人事安排，总要向班子成员征求意见，特别注意听取省长赵长征的意见，这是林白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作风，也是工作磨合的需要，特别是在上会前，一些重大敏感话题先沟通一下，在会上决策就少了不少盲目性。

班子里的成员都习惯了林白的这种沟通，因为沟通的前提是信任，不信任就没有必要沟通，同时，这种沟通拉近了班子成员间的距离。

赵长征常常觉得与林白之间的每次沟通都受益非浅。老搭档病了，没有不去看的道理，早晨，秘书和司机接自己时，赵长征没有直接去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省人民医院。

由于事先和秘书打了招呼，林白知道赵长征同志来看自己，早就准备好了茶。赵长征推门就嚷嚷：“老伙计，好点了吗？明天我就要带

团出访越南了，走之前还真不放心你！”

林白拄着单拐一边亲自给赵长征泡茶，一边开玩笑地说，“你那糖尿病的身子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咱们俩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得管住自己的嘴，你糖尿病还好一点，我这痛风，连豆腐都不让吃，就剩喝粥了。”

赵长征笑道：“你还能喝粥呢，我这产糖大户，一喝粥血糖就上来，只能吃干的。”赵长征说完，接过林白泡好的茶放在茶几上，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林白笑着说，“长征，你不来看我，我也想找你聊聊哪。最近省委组织部考察组到东州做了个摸底调查，回来后向我做了汇报，听了汇报后有点担心啊！”

赵长征呷了一口茶，问：“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林白点头道：“是啊，李为民还好一些，虽然也有两种不太相同的看法，但是普遍认为这个人比较正，是个实干的人；贾朝轩的问题就多了，省纪委还接到不少反映贾朝轩官商勾结的举报信。”

赵长征严肃地说：“果真有这方面的反映？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决不提拔带病上岗的干部，何况是东州，一个有着八百万人的省会城市。我建议省纪委密切关注贾朝轩的问题。如果有病要赶紧治，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既是对一个干部的保护，也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林白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天躺在医院里想了很多问题，我总觉得我们的体制是有原罪的，而原罪是什么？我们党也没有搞清楚，这些年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原罪脱不了干系呀！当然腐败分子自身放松了修炼是一个方面，可是，那么多的干部腐败了，党是有责任的，责任就在体制上，别忘了，干部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党员，才是干部，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些以人为前提条件的党员干部影响着百姓的生活，传统教育一贯把他们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廉正勤政寄托于个人修养，这是不负责任的，有推卸责任之嫌，其实，人就是有七情六欲的，特别是政治家的七情六欲决定着百姓的生活，靠什么

才能管住政治家的七情六欲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消除旧体制的原罪。”

赵长征对林白的观点深有同感，他长叹一声道：“现在政府机构的许多制度弊病，已经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了，比如变相审批多，办事越来越难了，预算外收入太多太滥，执法交叉、重复、矛盾、多头，使企业无所适从，给政府的管理权太多太大。如果不给予坚决改革，就业就不能扩大，人民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就不能调整，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很多事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就会葬送在这些部门的审批、许可和收费罚款之中。”

“是啊，”林白意味深长地说，“拿东州的城市建设为例，这些年，东州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都来源于出卖土地，如果说城市改造之初拆迁棚户区是为了改善群众的住房条件，那么现在刚建了十几年的房子就拆了。”

“上次东州几百人到省政府来上访，就是刚建一年多的小区被拆了，理由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地上建亚洲第一商城。”赵长征插嘴道。

“是啊，过去拆的是棚户区、违建房，现在拆的都是合理合法的房子，老百姓住在市中心好好的都被动迁到城边子上去了，市中心成了富人区，长征，你说说，老百姓还怎么安居乐业？”

“我们许多官员热衷于‘客串’房地产生意，原因还是体制上的原罪造成的，前一段，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观点，称中国贫富分化的背后，是腐败和垄断行业的外市场化，我认为很深刻呀！”

“从政府拿地，到银行贷款，成为房地产商最关键的资源，也是干部腐败的深渊。连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都要搞房地产开发，前一段拿着方案向我汇报，让我当场给否了。”

“这事我听说了，这件事光大同志对你意见还不小哩，说什么，别的省驻京办都是五星级了，别的省能搞，我们省为什么不能搞，长征，让我说驻京办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条件下真应该好好考虑它的新职能了。”

“老林，薪泽金也是因为市驻京办马上要搞成五星级酒店刺激的，你的建议很好，回头我让省政府研究室好好研究一下新形势下驻京办的功能，再也不能走跑‘部’‘钱’进的老路了，应该拓展一些新的公共服务功能。”

“长征，要搞就从制度上下手，过去的反腐败政策搞了多少个‘不准’，但效果都不佳，为什么？连贯的制度少。”

“是啊，光管干部吃喝的，建国后就有五百多个文件，但最后还是没管住这张嘴。”

赵长征走后，林白思绪万分，多年来他自觉俯仰天地，无愧乡梓。力所能及的，无不鞠躬尽瘁。至于力不所及的，虽然竭力地去做了，也难免不尽人意，正所谓无边落木萧萧下，已不是自己的本意了……然而尽管大江东去，林白的心绪仍如涛涛江水不能平静，因为有太多的问题理不出头绪，这些问题都郁积在心中，屡屡挥之不去。

在肖鸿林准备带队去荷兰海牙世界花卉生产者协会总部申办答辩的前一个晚上，丁能通从驻京办赶回了东州，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任命。

丁能通是肖鸿林专程叫回来的，因为离出发的日子越近，肖鸿林的压力就越大，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次荷兰之行实际上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肖鸿林始终在想一个问题，东州有什么？在握有一票否决权的几十个成员国代表的印象中，东州这个曾经戴着“傻大黑粗”帽子的工业重镇，满是环境债务的北方城市，申办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肖鸿林习惯了丁能通给自己当秘书时，每遇重大问题，画龙点睛的服务方式，丁能通总会在最吃劲的时候，想到好主意，让肖鸿林心中豁然一亮。

丁能通下飞机后没有回家，他从东州机场直接去了肖鸿林的办公室，肖鸿林嘱咐秘书郑卫国任何人也不许打扰。

丁能通仔细看了答辩报告后，紧锁双眉陷入沉思，突然他的目光霍然一跳，点上一支烟说，“肖市长，迄今为止，花博会都是在气候温暖的南方城市举办的，我们是北方城市，基础条件不好，与其它国家的申办城市比武过招必须有杀手锏。”

“你小子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你的杀手锏！”肖鸿林不耐烦地说。

“肖市长，东州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举办这一盛会，这在世界花卉博览会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这样一来，一旦申办成功，资金就会成为花博会的瓶颈，等于我们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啊。”

“能通，你这个主意出得好，我们先不管资金问题，只要申办成功，我相信资金不是问题。”

“还有，肖市长，不要掩盖我们的不足，相反要坦言我们的不足，要说透我们的不足，外国人喜欢坦诚，充分详实的陈述很可能征服世界花卉生产者协会的官员。”

“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为东州创造一部绿色编年史。”

肖鸿林听了丁能通的建议后兴奋起来，其实，在中国政坛上，隐匿着一大批充满政治智慧的秘书，这些人由于体制的原因，无法脱颖而出，只能像太监一样依附于人，依附于好的领导还有一个好的前程，要是跟错了人，还可能毁掉一辈子。

丁能通没有跟随肖鸿林去荷兰，肖鸿林走的那天，四大班子领导齐聚东州机场欢送，特别是市委书记王元章自从与肖鸿林搭班子以来，第一次亲自去机场送行。

肖鸿林风风光光地带着东州八百万人民的希望去了花卉之国荷兰，贾朝轩却陷入了难耐的等待之中，因为贾朝轩为申办花博会做了大量的前期铺垫工作，特别是肖鸿林在机场面对媒体记者讲的话，让他颇有想法。

“申办成功了，那是给我们国家锦上添花，如果落选了，也没什么，只能说明东州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

如果申办失败了，真的没什么吗？不会的，到时候肖鸿林当省长的梦可能破灭，那样的话，就会赖在东州不走，那么自己的市长梦就难圆；如果申办成功了，肖鸿林就真的能当上省长吗？

贾朝轩的心绪很复杂，其实他心里清楚，肖鸿林不过是困兽犹斗，因为能否熬到封疆大吏的位置，与这个小小的花博会并无太大的关系，甚至与东州经济发展能否更上一层楼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那根本不是一点点政绩能够左右的事情，左右这件事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南海的勤政殿。

想到这儿，贾朝轩有些心灰意冷了，自己在北京学习一年本以为能够得到重用或提拔，班里一百六十八位正厅级同学，没毕业就提拔了三分之一，虽然自己的各科成绩因为有顾怀远这个硕士的亲自操刀，一直名列前茅，却并没有引起中组部领导的关注，他不知道到问题出在了哪里，他想起陈富忠的建议，应该让丁能通搭搭桥，见见中组部地方局的周永年，想到这儿，他拿起了电话。

丁能通在接到贾朝轩电话的同时，也接到了水敬洪的电话，水敬洪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在东州市环卫节前赶制了一万双鞋。他要亲自将鞋送到东州。丁能通赶紧把这个消息用手机向李为民做了汇报。

第二天，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前悬挂着横幅“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先生向环卫工人赠鞋仪式及环卫节庆祝大会”。

几百名环卫工人身穿崭新的制服排成方队，主席台上有水敬洪一行三人及王元章、赵国光、张宏昌、李为民、袁锡藩、邓大海等市领导，丁能通以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身份，也站在了市领导的行列里。

仪式由副市长袁锡藩主持。

袁锡藩西装革履地走到讲台前说：“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先生向环卫工人赠鞋仪式现在开始！首先，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朝轩同志讲话。”

环卫工人队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贾朝轩神采飞扬地走到讲台前，用洪亮的嗓音说：“环卫工人同志们，今天是东州市第八届环卫工人节，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前来参加赠鞋仪式的城市美容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通过你们向全市万名环卫工人表示节日的慰问！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先生为大家捐赠了一万双鞋，我代表你们，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水敬洪先生的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

站在后面的丁能通望了一眼李为民，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因为这一万双鞋明明是李为民为环卫工人争取的，现在听起来倒象是贾朝轩为环卫工人争取来的。李为民始终微笑的表情让丁能通看到了一位政治家的胸怀。

水敬洪参加完赠鞋仪式后，本来想考察一下鞋业生产基地的位置，突然接到集团总部的电话，称黄翰晨先生突然病了，住进了医院，水敬洪只好取消了所有行程，连市委市政府的宴请也没有参加，就直接飞回了香港。

丁能通并没有急着回北京，因为他一年回不了几趟家，衣雪自然是不依不饶，交一次公粮不行，还得忙活第二次，丁能通正累得气喘吁吁之时，床头的电话响了。

衣雪不让接，可是电话响得森人，没完没了地响，响得丁能通终于疲软了，没搞完就败下阵来，弄得衣雪好大不愿意，气哼哼地拿起电话劈头就问：“谁呀？三更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电话里传出颤微微的声音，一听就知道由于过度紧张或恐惧发出的。

“衣雪，我是衣梅，姐出了点事，想找能通拿个主意！”

衣梅的语气迫切，恨不得马上让丁能通接电话。

“姐，出啥事了？深更半夜找他，不知道我抓着他一回不容易，都让你吓阳痿了。”衣雪抱怨地说。

“雪儿，对不起了，姐确实出了点事，让能通出出主意！”

原来衣梅在金桥区当社区科科长，负责社区管理工作，由于大部分社区办公条件差，由市民政局统一下发给各街道办事处一笔款子用来给社区办公租房子，衣梅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比较贪婪，私下里把这笔钱给分了，她们办事处一个书记，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每个人分了六万元，钱是衣梅奉主任的指示分的，为了堵衣梅的嘴，她也分到了一万。现在有人将这件事举报了到了区纪委，区纪委已经组成调查组下来调查了，衣梅是从区纪委一位同学那儿得到消息的，思来想去不知怎么办好，只好三更半夜拨通了衣雪家的电话。

丁能通听明白事情的原委后，半晌没说话，急得衣梅在电话里直抹眼泪，衣雪在身边也光着白花花的身子一个劲儿地催问："能通，快帮我姐想想办法呀！"

"急什么，让我想想！"丁能通不耐烦地说。

衣雪知道这件事谁听了都上火，丁能通心里一定很急，便焦急地看着丈夫。

"姐，区纪委的人只是找下面了解情况，不是还没找你们谈话吗？"丁能通终于开口了。

"对，能通，区纪委的人上午到社区去调查了，到社区查一定露馅，一旦露馅，姐就完了。"衣梅说话时嘴都在颤抖。

"别怕，姐，这件事你们单位的领导是主谋，你只不过是被利用了，这件事得这么做，你尽快，最好现在就行动，争取在明天中午之前将这笔钱收上来，既然社区不用租房子，你把钱收上来后，赶紧退给市民政局，只要在区纪委的人找你谈话之前，把钱退了，举报人的举报就不攻自破了。"

"可是最近我们办事处刚换了领导班子，原先的主任书记都换走了，他们要是不给怎么办？"

"你问他们是要乌纱帽还是要这六万块钱，姐，不是我说你，你拿这一万块钱多不值得，有这一万块钱也发不了财，没这一万块钱也破不了产，为了一万块钱丢了饭碗，值吗？"

“我明白了，可是我怕即使他们退给我，明天中午也来不及呀，谁家能一下子拿出来六万块钱？”

“这样吧，”丁能通想了想说，“你自己能拿多少？剩下的明天让衣雪给你补上，先把钱退给民政局，然后再找你们那些不怕死的混蛋领导要，放心吧，他们不敢不退，再说，还有我呢，我明天再找你们区长张铁男给压一压，没事的。”

电话里的衣梅终于松了口气。

“能通，姐给你添麻烦了！”

“姐，一家人，别说这些，你抓紧办吧，我困了。”

丁能通挂断电话，衣雪亲了丈夫一下：“老公，关键时刻还得你出马。”

“雪儿，劝劝你姐，别再贪图小便宜了，不是有句话吗？贪小便宜吃大亏。再说，就他那胆儿，又担不了事，还好，区纪委还没找到那几个头儿，要不非把罪过都推给你姐不可！”

“我姐多可怜啊，刚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再说，现在的官有几个不贪的，没听老百姓说，当官的站成一排，挨个枪毙，有屈死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

“那都是老百姓的气话，市委书记王元章、李为民还有老同学石存山，副市长邓大海都是好样的，我也没贪过，什么时候别忘了，还是好干部多。”

“还有段玉芬……”

衣雪一提到段玉芬，两个人就沉默了，尽管衣雪还弄不清段玉芬是怎么死的，但是，在丁能通的心里，已经预感到凶手是谁了。他相信，石存山也会预感到，只是尚未拿到证据，丁能通不敢想，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东州的政坛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中午前，衣梅顺利地从前办事处领导手中拿到了退款，并及时送到了市民政局，当区纪委的人下午找衣梅谈话时，丁能通正在金桥区区长张铁男的办公室。

“能通，花博会选址不公道，肖市长有私心。”张铁男愤愤不平地说。

“铁男，这话说到我丁能通这儿就算拉倒，不许再说这种话了。”丁能通好意地提醒道。

“能通，这些年你的口碑谁不知道，无论谁说话到你这儿就到头了，我就佩服你这一点，不过话我还得说，不说我憋得慌。谁不知道肖伟在西瑭区开发的琼水花园，没有肖伟的背景，哪个开发商能在琼水湖边上搞到地？不瞒你说，肖伟也打过草河口的主意，让我给顶回去了，我和何振东不一样，何振东巴不得在西瑭区搞开发，他好有机会巴结肖市长，我张铁男希望花博会选在草河口也是出于公心，花博园的设计完全可以依照森林公园的特点设计，在森林公园边上建公园，既丰富拓展了公园的功能，使森林公园与花博园相得益彰，又开发了金桥区的旅游资源，一举两得，搞到琼水湖畔，水要是污染了，市民喝什么？”

张铁男是个直肠子，一口气竹筒倒豆子，说了一大堆。

“铁男，让我说，花博园无论是设在草河口，还是建在琼水湖畔，都不合理，因为花博园一旦开园必然带动周边的房地产开发，这对两大风景区都是严重的破坏，所以，没设在草河口，你应当庆幸。”

“那你说应该设在哪儿？总不会设在市中心吧？”张铁男刨根问底地问。

“依我看，应该设在皇县。”

“皇县，为什么？”

“你看，过了西瑭区就是皇县，离市内开车不过一个多小时，那里不仅有两个几百年的古镇，还有温泉，如果把花博园设在那儿，依山傍水的，必然带动皇县的大发展，在那里搞房地产开发对皇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们在那里可以游古镇，赏花园，泡温泉，住别墅，吃山珍，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啊！”

“你别说还真有道理，皇县的前插镇、后插镇我都去过，确实是个好地方，可惜，你丁能通不是决策者，咱们也犯不上操这份闲心了。能通，难得到我们金桥区，无论如何得一醉方休。”

“铁男，不行，我约了朋友，已经答应人家了。”

“谁呀？一起来呗，打电话，请过来，另外，把你大姨子也请过来，我还第一次听说她在我们区呢，请过来见见面，以后我好关照关照。”

张铁男说得很诚恳，盛情难却，丁能通只好答应了。其实，晚上丁能通想见见石存山，另外，贾朝轩打电话让他搭桥见见中组部地方局的周永年，丁能通觉得太唐突，要是让肖市长知道了自己不好交代，但又不好回绝贾朝轩，于是心生一计，想让贾朝轩见见刘凤云的老父亲。

刘凤云的老父亲孤苦伶仃一个人住在东州，每次丁能通回来都去关照一下，要是把刘凤云的老父亲引见给贾朝轩，既给了贾朝轩面子，又不至于让肖鸿林太多心，而且比直接见周永年有效果，晚上，他还想拜访一下刘老爷子，不事先打招呼怕刘老爷子不见，因为这老头做人很低调。

晚宴就安排在草河口宾馆十五号楼，丁能通嘱咐石存山把衣梅一起接过来，衣梅虽然比衣雪大两岁，但姿色一点不比衣雪逊色。

石存山和衣梅一起走进包房时，张铁男和丁能通眼睛都霍然一亮，因为两个人走在一起看上去太般配了。

丁能通心想，“怎么从来没想过把这两个人往一起撮合撮合呢？”

石存山一进门便说：“能通，你知道隔壁包房是谁吗？”

“你小子长了一双鹰眼，又发现什么情况了？”丁能通开玩笑地说。

“西门大官人，还有电视台第一美女苏红袖大小姐。”

“苏红袖怎么和袁锡藩参和到一起了？奇怪！”丁能通若有所思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不知道袁锡藩好这口呢？要么怎么能叫西门大官人呢，你这个驻京办主任不会连这么重要的情况都不知道吧？”张铁男用炫耀的口气说。

“姐，还不见过张区长！”丁能通对衣梅说。

“张区长好！”衣梅一边与张铁男握手一边说。

“衣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明明是丁副秘书长的大姨姐，居然不跟我说一声，我看你们办事处主任不想干了，这么重要的信息都不告诉我，简直是没有党性！”

丁能通听了心里哭笑不得，心想，“这与党性有什么关系？”

张铁男又与石存山寒暄后，众人落座，酒菜很快就上齐了。

张铁男和石存山都是性情中人，三杯过后，张铁男举杯说：“久闻石支队神勇无比，破过不少大案要案，怎么样，咱们比一比酒量如何？这第一杯酒，我先干为敬！”说完他一仰脖子干了。

石存山从来不怕挑战，见一开席张铁男就冲自己来了，哪肯示弱，也一仰脖子干了。

“你们俩要是这么喝太没意思，”丁能通说，“不如每个人讲一个笑话，讲的笑话要是谁都不笑，就罚酒一杯，怎么样？”

“好，我先来。”张铁男自告奋勇地说。

“讲笑话我不行，讲案子我在行。”石存山告饶地说。

“讲一般的案子不行，要讲就讲特离奇的。”衣梅插嘴道。

“对对对，衣梅说得对，不许拿那些打打杀杀的小案子骗我们，一定要离奇。”张铁男笑着说。

“张区长，你先讲吧！”丁能通笑眯眯地说，“好，讲就讲，我这个人没别的能耐，就是笑话多。有一个猎人正在打猎，搜寻目标时发现树上有两只鸟，他连忙举枪瞄准，砰地一枪，打下一只鸟，上前一看，发现是只没毛的，正纳闷时，另一只鸟飞下来大骂猎人，他妈的，老子刚哄她把衣服脱光，你就把她打下来了。”张铁男说完众人哈哈大笑。

“讲得好，有意思，铁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石存山一边笑一边说。

“存山，我再说一个就该你的了，”张铁男点了一支烟接着说，“一个女的正在厕所小便，一个醉鬼酒后误闯了进来，听到哗哗的尿声，醉鬼忙说：别倒了，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女的吓坏了，不敢再尿，憋不住，放了个屁。醉鬼说：我操，怎么又启了一瓶？”这下子逗得众人乐得是前仰后合，衣梅都笑出了眼泪。

“怎么样？石支队？该你的了吧？”张铁男叫板说。

“别，别，能通先来！”石存山推脱说。

“铁男，就这笑话有啥呀？听我的，”丁能通不服气地说，“青藏铁路通车时，沿线农民路边观看，车上一个女客换卫生巾后扔出窗外，迎面贴在一个农民脸上，农民拿下后说：我操，这列车就是快，飘张纸都能把鼻子打出血来！”

大伙笑过后，石存山说，“不行，这个不算，这个太埋汰了。”

丁能通只好重讲。

“产房里，一个小孩出生后哈哈大笑，接生护士都非常奇怪，围拢观察，发现小孩拳头握得很紧，掰开后发现是一粒坠胎药，只听小孩说：他妈的，想干掉我，没那么容易！”

丁能通说完，石存山说，“衣梅，该你的了。”

衣梅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讲了起来。

“农夫要杀公鸡却逮不着，于是抓起母鸡说：再不下来让你打光棍！公鸡说：你以为我傻啊，我下去她就成寡妇了！”

衣梅讲完，石存山再也躲不过去，端起酒杯说：“来，铁男，能通，好长时间没这么开心了，讲之前我先敬你一杯。”

石存山挨个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说：“我讲的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一件错综复杂、离奇古怪的死亡案件，也是一起很精彩的自杀案，死者名叫罗纳德，法医验尸后，断定为头部受伤死亡，死者从十一楼楼顶跳下试图自杀，自杀前他还留了一份遗书，但下落时，却被从九

楼一个窗户射出的猎枪子弹击中，当场死亡。射手和死者都不知道，在该楼的八层高处有一副保护玻璃清洗工安全的网，因而罗纳德不可能实现自杀计划。通过调查发现，射出子弹的屋内住着一对老夫妇，当时老两口正在吵架，老头情绪非常激动，抄起猎枪对着老太太扣动了扳机，子弹没有打中她的妻子，却穿过窗户正巧击中了罗纳德。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某人试图谋杀A，却杀死了B，则按谋杀B罪论处。面对‘谋杀’罪的指控，老两口都坚持说它们谁也不知道猎枪装着火药。老头说：多年来，我总是用猎枪吓唬妻子，我根本不想谋杀她。所以杀死罗纳德看来是意外事故，也就是说，猎枪是被偶然装上了火药。通过进一步调查，找到了一位目击者，他证明老夫妇的儿子在事发大约六周前，往猎枪里上了火药，原因是老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儿子的经济资助，儿子企图利用父亲常用猎枪吓唬母亲的习惯，借父亲之手杀死母亲，案件此时成了老夫妻的儿子谋杀了罗纳德，更为离奇的是，老夫妻的儿子，正是这位叫罗纳德的青年！他因迟迟未能实现谋杀母亲的企图而颇感失望，所以想跳楼自杀，不巧，却被自己填装的猎枪子弹击中致死，按照法律规定，死者是自己谋杀自己，因此法医最后判定，这是桩自杀案。”

石存山讲完后，众人无不称奇。

丁能通喝了一肚子酒，想去卫生间，张铁男开玩笑说：“别像醉鬼似的走错了门！”

丁能通边笑边走出包房，刚走到洗手间时，苏红袖正照着镜子涂口红，从镜子里看见丁能通晃晃悠悠走过来。

苏红袖突然转身问：“丁能通，回来也不吭一声，怕见人哪！”

“哎哟，姑奶奶，跟谁吃饭呢？”丁能通故作惊讶地问。

“是富忠请袁市长吃饭，我作陪。”

苏红袖甩了甩飘逸的长发，抬起胳膊拢了拢耳边的发丝，露出雪白鲜嫩的腋窝，空气中顿时荡漾着诱人的馨香，丁能通顿时脸热心跳起来。

“红袖，你等我一会儿，我方便完，随你一起给袁市长和陈富忠敬酒。”

丁能通说完一头钻进洗手间，掏出家伙撒尿时，已经硬得跟铁似的。丁能通一边撒尿一边寻思：“陈富忠请袁锡藩吃饭，有点意思，袁锡藩主管外经外贸工作，陈富忠要打他什么注意呢？既然碰上苏红袖了，不过去敬杯酒袁锡藩和陈富忠非挑理不可。”想到这儿，他打了个尿颤。

丁能通随苏红袖走进包房时，陈富忠正在与袁锡藩耳语，袁锡藩一脸的愉悦。

“哎呀，袁市长，听红袖说富忠请袁市长吃饭，无论如何我得敬杯酒。”丁能通一脸堆笑地抱拳说。

“哟，驻京办大使什么时候回来的，听说你们要挪地方了？”袁锡藩派头十足地说。

“托袁市长的福，驻京办就要进驻北京花园了，多亏了富忠帮忙啊！”丁能通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又分别给诸位满上，然后举杯说，“袁市长，我先敬一杯！”说完一饮而尽。

袁锡藩端起酒杯呷了一口，问：“能通，跟谁在一起吃饭呢？”

“金桥区张区长，刑警支队石支队，还有我大姨子。”

丁能通话一出口，袁锡藩哈哈大笑说：“丁能通，人家吃饭不是带老婆就是带小姨子，你怎么带大姨子呀？”

陈富忠听到石支队表情僵了一下说：“能通，一会儿陪我过去敬杯酒。”

“富忠，敬什么酒呀，红袖，去，都把他们请过来。”

袁锡藩发话了，苏红袖婷婷袅袅地走了。不一会儿，张铁男端着酒杯过来了，石存山和衣梅都没跟过来。

“袁市长，石支队和衣梅死活不过来。”苏红袖无奈地说。

“袁市长，富忠，别为难他们了，石支队喝多了，衣梅怕见人，我带劳了。”

张铁男说完，端着酒杯挨个敬。丁能通心想，“石存山一定是因为陈富忠在，不愿意赏他脸才拒绝过来的，这脾气可太像段玉芬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一点台阶也不会给你的。”

陈富忠听了有些下不来台，丁能通赶紧打圆场说：“富忠，请袁市长吃饭一定是又有发财的好事了，可别忘了给老弟也创造点机会。”

“能通，今天请袁市长吃的是感情饭，没有一点功利色彩，别带着眼镜看人啊！”陈富忠就坡下驴地说，“不信，你问红袖。”

丁能通心想，“少他妈瞎扯，吃感情饭带着苏红袖干什么？谁不知道西门大官人好色，有苏红袖在，什么事西门大官人不得答应。”

“能通，这你就冤枉富忠了，今儿这饭吃得值，富忠可帮我一个大忙，”袁锡藩一本正经地说，“你们都知道我老伴瘫在床上十几年了，我又没儿没女，只能请保姆伺候，可是我老伴那个人难伺候着呢，换了不知多少个保姆了，一直没有满意的，这回富忠帮我找了一个保姆，农民家的孩子，还学过医，正对我心思，要不我这一天忙到晚，老伴连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袁锡藩说得楚楚可怜，包房的气氛一下子沉闷了起来。丁能通心想，“陈富忠给袁锡藩家找保姆，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嘛，袁锡藩会看不出来？”

苏红袖看冷了场，连忙端起酒杯说：“袁市长，来，我为你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保姆干一杯！”

气氛马上又热烈起来。

张铁男也扯着大嗓门说：“好，来，干一杯，干一杯！”

酒杯叮叮当当地碰到了一起，大家都仰着脖子一饮而尽。

石存山是在席散之后，众人在门口寒暄时碰上陈富忠的，陈富忠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满脸堆笑地说：“石支队，想过去敬杯酒，可是席散了，改天我请客，石支队一定要赏光。”

“不敢当，我怕喝了你陈老板的酒被大卸八块，扔在黑水河里喂王八。”石存山黑着脸阴阳怪气地说。

“石支队真会开玩笑，好象我的酒是穿肠毒药。”陈富忠被噎了一下，反唇相讥道。

“石存山，”这时，袁锡藩走过来说，“怎么我请不动你呀？让你过来喝杯酒都不给面子，难道得我过去敬你不成？”

“袁市长，别挑理，我让丁能通、张铁男灌多了，改天我请客，算是给市长大人赔罪。”石存山说完，给衣梅开了车门，衣梅没见过这场面，赶紧钻进了车里。

“能通，你上不上来？”石存山喊道。

丁能通是想给衣梅创造点接触石存山的机会，便说：“拜托你送我姐一趟，我还有点事。”

石存山一点也不愿意恋战，钻进车里一溜烟就没影儿了。众人又寒暄了一通，丁能通上了苏红袖的车，车内馨香四溢，苏红袖妩媚动人，香车美人让有了七八分醉意的丁能通心旌荡漾，胡思乱想起来。苏红袖是东州赫赫有名的大美人，为什么会看上贾朝轩？要知道她连肖市长的儿子肖伟都不放在眼里，难道真的爱上了贾朝轩了？还是爱上贾朝轩的权了？一般像苏红袖这样的交际花不太可能专爱某一个异性，除非对方有权或者有钱，肖伟的有权有势是老子给予的，老子一下台，儿子就狗屁不是了，而贾朝轩正是后劲十足如日中天的时候，用股票投资的行话讲，那是长线。丁能通不禁暗自佩服起这个女人，便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她几眼。

“通哥，怎么这么看我？动贼心了？小心你老婆吃醋。”苏红袖也有了七八分的醉意，言语中充满了骚气。

“红袖，你还不了解我，我根本不怕老婆吃醋，还是喝酱油，我是觉得朋友妻不可欺。”丁能通放着胆子说。

“你瞎说什么？我是你哪个朋友的妻？”苏红袖咯咯地笑着问。

“贾市长啊，贾市长和我是朋友，你是他的妻，你说我怎么能碰？心里再喜欢也不能碰。”丁能通酒劲上来，舌头有点硬。

“你要与贾朝轩真是朋友，你劝他离婚，他要真敢离，我就专心给他做老婆，他要是不敢离，我愿意跟谁就跟谁。”

丁能通心想，少他妈跟我吹！我吓唬吓唬你再说，他一指前方说：“红袖，你看那不是贾市长的车吗？”

苏红袖猛一踩刹车问：“哪儿呢？！”

车咯吱一声停在了路边……

第二天中午，丁能通陪贾朝轩请刘凤云的老父亲吃了饭，贾朝轩还把自己在北京学习期间写的文章装订成册交给了老爷子，希望老爷子在女婿面前能够为他美言。

丁能通心里最清楚，这里的文章几乎都是顾怀远写的，老爷子很看重这本册子，答应一定给周永年看。贾朝轩在老爷子面前显得谦虚有礼，再加上丁能通溜缝儿，老爷子对贾朝轩印象不错。

送走老爷子后，贾朝轩很得意，称赞丁能通这个策划好，先让老泰山在周永年那边敲敲边鼓，然后再找机会去北京拜访就显得不唐突，这就叫水到渠成。

丁能通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正在卫生间洗漱，白丽娜就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说：“东州成功地获得了花博会的举办权。”

不一会儿，黄梦然也来了，他一进门就喊：“头儿，肖市长从荷兰直飞北京，晚上的飞机，准备接机吧！”

丁能通一边刷牙一边问：“怎么没有直接回东州？”

“可能是要答谢一下国家商务部的领导，你想，这么大的事，没有国家的支持能行吗？”黄梦然揣度着说。

“梦然，你去首都机场安排一下，场面一定要隆重，欢迎肖市长凯旋。丽娜，你去北京花园安排一下，肖市长从来没有住过北京花园，让田伯涛好好表现一下，总统套不能亚于昆仑饭店。”

黄梦然和白丽娜匆匆地走了，丁能通才觉得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赶紧穿戴整齐去食堂吃饭，他刚走进食堂，独眼龙嘴里叼着烟迎面走了进来。

这几天钱学礼心里哭笑不得，他给李为民送的两万块钱被李为民逼着自己捐给了天沟小学，天沟小学竟给他寄来了感谢信。

“哟，丁主任，还没吃呢？”

“没有。”

“丁主任，我给东州那块地请了个风水大师，我琢磨着开工前让大师测测风水。没想到这位大师不仅风水测得好，算命也特别准，让我安排在北京花园住下了，机会难得，你不让他算一算？人家可是净给省部级领导算，都说东州申办花博会没戏，我事先问过他，人家一算，说没问题，这不申办成功了。”钱学礼说完，哈哈大笑着走了。

丁能通心想，有这么神的算命先生何不晚上给肖市长算算，他心里最清楚，官当的越大越好这一口，因为一个是高处不胜寒，另一个是谁都怕丢乌纱帽。

服务员把饭菜端上来时，丁能通突然想起薪泽金求他让他弟弟见见肖市长，谈合作地铁的事，今晚肖市长到北京，正好是个机会，于是他拨通了薪泽金的手机，让他弟弟在北京花园随时待命，薪泽金满心欢喜地挂了电话。

丁能通还是不放心北京花园安排的是否舒适，饭菜安排是否合肖市长的口味，又惦记钱学礼提到的风水大师，吃完饭他开着奔驰直奔北京花园。刚进大堂，迎面碰上北京花园总经理田伯涛。

“田总，总统套安排得怎么样了？”丁能通不放心地问。

“丁主任，有白小姐亲自安排你还不放心？”

丁能通心想，“也是，人家都睡到一个床上了，跟两口子似的，安排得一定比我还仔细。”

“白丽娜现在在哪儿？”

“别提了，丁主任，你们钱副主任请了一位风水大师，住在2211房间，算命准得不得了，白小姐好奇，去2211找大师算命去了。”

“田总，那个大师真的算得准？”

“准，简直就是个活神仙，不信，你去看看。”

丁能通走到2211门前时，白丽娜一脸的喜悦，走了出来。

“哟，头儿，你也来算命？算算吧，准得不得了，”说着白丽娜推开房门说，“孙先生，我们主任来了，您给他好好算算。”

一个老者的声音应承着迎了出来。

丁能通心想，“这娘们儿简直是白痴，连身份都暴露了，还算什么？”只见眼前老者六十多岁，胸前飘着花白的山羊胡子，三角眼中目光炯炯，黑脸精瘦，穿着一身白布衣裤，倒有几分道骨仙风。

“丁主任好，里面请！”

白丽娜走了，丁能通随着老者走进房间，两个人一左一右坐下，丁能通给老者递了一支烟。

“孙先生，我们驻京办在东州开发的那块地风水可好？”丁能通试探地问。

“对不起，丁主任，那块地老朽还没去看，后天随钱主任前往，一看便知。”孙先生不慌不忙地抽着烟说。

“钱主任说，孙先生可以料定前世今生，不妨就请老先生算算。”

“丁主任，请说一下八字吧。”

丁能通说了自己的八字，老者微闭双目沉思半晌说：“丁主任，有没有听说过《诗经》中的周南——桃夭篇。”丁能通不知道老者卖的什么关子，摇了摇头。

“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

孙先生，摇头晃脑朗诵一遍后说：“丁主任，这首诗描写的是女子出嫁时的情景，并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予赞美。大意就是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有一个像桃花一样美丽的女子，能够生儿育女，能够使新郎的家族子孙像桃树一样的果实累累，枝叶茂盛，是一个对新郎家非常合适的人选。所以，古人在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既和周公之礼，又符桃夭之诗，就是出典这里。”

“孙先生，我听明白了，你是说我要走桃花运了，是不是？”丁能通一边说一边暗骂，“老混蛋说我命犯桃花，直说不就完了，拽什么拽呢？”

“好，叫做桃花运；不好，叫做桃花劫。”孙先生缕着山羊胡子说。

“桃花运怎么讲？桃花劫怎么讲？”丁能通略显紧张地问。

“命理中的桃花运是根据生辰八字中的五行所处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的位置而言。如大运和流年行云到‘沐浴’阶段的时候，就叫做行桃花运。在十二地支中，子午卯酉便是桃花，人生的八字也是由十大天干与十二地支组合而得来的。所以，每个人都会有碰到子午卯酉的时候。如果子午卯酉出现在人的生辰八字里，便叫桃花入命。人生的运行每十年便行一个干支与流年结合起来就叫运。丁主任在人生的运上刚好碰上了子午卯酉，让老朽难心的是，既有桃花运也有桃花劫呀！”

“这话怎么讲？”丁能通心想，“难道我还要栽在女人手里？”

“就是说，目前有两个女人正在与你纠缠，丁主任心中都放不下，不过，有一个在事业上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还有一个在事业上可能给你带来劫难。”

孙先生说完，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自己能够称得上情人的只有皇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怎么还出来第二个了？”

“孙先生说的与事实不符，与我丁能通关系不错的女人不少，但都称不上情人，所以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运，什么劫了。”丁能通搪塞着说。

“丁主任，老朽行走江湖几十年，从未走过眼呢。不会错的，你的这两位情人一个属猪，一个属蛇，对不对？”孙先生口气坚定地说。

丁能通听后暗自惊骇，“这老头儿神了，罗小梅确实属猪，但是属蛇的是谁？莫非他指的是金冉冉？老混蛋，那是我妹妹，怎么能乱点鸳鸯谱！”

“孙先生真会开玩笑，这样吧，孙先生在北京花园的一切开销都算在我的帐上，有什么尽管开口，我还有事，告辞了。”

丁能通说完，起身告辞。

孙先生对丁能通的态度很不满意，根本没起身，只是望着丁能通的背影似笑非笑地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肖鸿林乘坐的波音七七七客机在晚上十一点钟落地的，此时的首都机场灯火通明，因为飞机靠了廊桥，首都机场贵宾室经理于欣欣陪着丁能通、黄梦然、白丽娜等人直接上了廊桥，白丽娜手中还捧着一大束姹紫嫣红的鲜花。

肖鸿林风尘仆仆的走出机舱时，只有秘书郑卫国陪着，看来其他随同人员直接飞回东州了。白丽娜着实打扮了一番，看上去更加柔媚可人，相比之下，于欣欣一身制服就显得有点像丑小丫。

白丽娜袅袅婷婷地迎上去，把鲜花献给肖鸿林说：“市长大人辛苦了！祝贺你凯旋！”

肖鸿林情绪异常的好，特别是第一眼见到的是白丽娜，更像是刚吃了伟哥一样，他一一与丁能通、黄梦然、于欣欣等人握手。

“肖市长，先去贵宾室休息吧！”于欣欣热情地说。

驻京办车队队长赶紧从郑卫国手中接过行李先走了，众人随于欣欣去了贵宾室。

在贵宾室，肖鸿林一边喝茶一边说：“欣欣，怎么样？我说给你建个大花园就建个大花园，建好了你一定去看看！”

“想不到肖市长说话掷地有声，真是个大丈夫！”于欣欣竖起大拇指恭维道。

“能通，别忘了，花博会开幕那天一定接欣欣过去。”

“请市长放心，这几年首都机场的张副总还有他的秘书及欣欣小姐对我们驻京办没少关照，我们驻京办无以为报，花博会开幕式是一定要请他们去的。”

离开首都机场，几辆奔驰风驰电掣地驶上机场高速公路。肖鸿林和白丽娜上了丁能通的车，白丽娜见了肖鸿林显得特别小鸟依人，丁能通跟随肖鸿林多年彼此并不避讳，何况这对野鸳鸯还是丁能通无意中撮合的。

“能通，最近东州有什么新闻？”

肖鸿林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次刚下飞机都要问问东州新闻，这种新闻绝不是写在报纸上的新闻，而是东州政坛的种种动向。

凡是在官场上混到一定级别的人都会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理，官场上从来都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肖鸿林每次听到官场上的这种新闻都会十分警觉，十分认真。

“老板，”丁能通神秘兮兮地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前天省委书记林白乘空军飞机连夜去了中南海勤政殿，第二天一早又飞回了东州。”

“能通，消息是从哪儿来的？”肖鸿林一下子从靠背上坐起来问。

“绝对可靠，消息是从省驻京办薪泽金那儿得来的，林书记下飞机后是坐省驻京办的车进的中南海，昨天早晨，薪泽金亲自送林书记上的飞机。”

“能通，这个消息可太重要了，看来中央要在咱们省有大动作，不然总书记不会这么急召林书记，能有什么大动作呢？”

肖鸿林重新靠在车坐背上，陷入深深的思索。表情十分凝重，小鸟依人的白丽娜见肖鸿林如此严肃也不敢轻易发嗲，甚至连身子也往车门方向挪了挪。

肖鸿林沉思了一会儿突然说：“能通，要保持与薪泽金的联系，他那儿省里头头脑脑的信息多，现在最先得到信息太重要了。”

“老板，薪泽金的弟弟薪泽银想见见你呢，他是加拿大布朗地铁公司中国地区总代理，见见这个薪泽银，薪泽金的心思就会用在我们身上。”

“好，见见，到北京花园后，你与这个薪泽银约个时间，只是国务院发改委对东州建地铁一直不吐口，能通，你们驻京办还得跑‘部’‘钱’进啊！”

“老板，薪泽银就在北京花园，您随时可以见他。”

“那好，一会儿到酒店我休息一会儿就约他过来，先见个面，东州的地铁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了。”肖鸿林说完，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车队到达北京花园门前，田伯涛等人早已迎候在大堂，肖鸿林走进大堂时，迎面挂着两个大红条幅，上幅写着：热烈欢迎东州市申办世界花卉博览会圆满成功！下幅写着：热烈欢迎东州市肖鸿林市长下榻北京花园！

肖鸿林驻足看了一会儿说：“能通，咱们花博会就是要大力宣传，要让全世界注目东州市。”

这时，田伯涛笑容可掬地走过来说：“欢迎肖市长入住北京花园，肖市长辛苦了！”

“肖市长，这位是北京花园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田伯涛。”

肖鸿林知道不久丁能通就将是这座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田伯涛只是副董事长，便摆出一副主子的派头说：“同志们辛苦了！”然后与田伯涛等人一一握手，俨然首长检阅。

肖鸿林在田伯涛的引领下，兴致勃勃地走进总统套，一进门，肖鸿林就被总统套的奢华给震住了，他住过国内许多城市的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北京花园的总统套仍然让他震惊。

从进门的那一刻起，视线由玄关无限延伸，是气派奢华的客厅，会客室与宴会厅连成一气，形成开放的高雅空间，坐在舒适细致的羽绒沙发上，望着茶几上柔和的灯光，所有旅途的疲劳都被融化掉了。

休闲区域选用胡桃木地板和纯手工缝制的地毯，品位高雅。落地窗外可以俯瞰精致花园，露天泳池，套房内的陈设极尽豪华典雅，来自奥地利的水晶吊灯，根据人体力学而设计的行政书桌及座椅，置于

客厅及睡房的大型平面电视，诺大的浴室附设玻璃淋浴间，并带有小电视及可随意调整水流的按摩浴缸。

“田总，这么好的硬件，怎么会经营不好呢？”肖鸿林坐在沙发上问。

“肖市长，我们在软件管理上还缺乏经验，幸好东州驻京办和外商介入了，否则我们真经营不下去了。肖市长，你太累了，请好好休息，夜宵马上就到。”

田伯涛说完退出总统套，服务生放下了行李后，黄梦然付了小费也退了出去。总统套内只剩下肖鸿林、丁能通、白丽娜和郑卫国了。

在丁能通看来，最应该离开的就是白丽娜，然而，白丽娜却想，丁能通和郑卫国怎么还不离开？郑卫国心里最有数，此时肖鸿林已经不需要自己了，他把该做的事做完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了，此时服务生送来了精美的夜宵。

“一个人吃没意思，你们俩陪我吃点。”肖鸿林走到餐厅旁说。

丁能通跟随肖鸿林多年，太了解他了，他是对自己有话要说，又不舍得打发白丽娜走。

“老板，让丽娜陪你吃吧，明天早餐后，我和薪泽银来见你，我还要向您汇报一下驻京办的工作。”

肖鸿林想了想说：“也好，明天上午你陪我去拜会一下国家开发行的张司长，谈一下花博会贷款的事，这种款不贷白不贷。”

刚才白丽娜还端庄的像个公务员，丁能通一走，马上扭捏作态，万种风情起来，像个乖猫一样将食物一口一口地喂给肖鸿林。

肖鸿林脸上漾着躁热的潮红，他这段时间精神太紧张、太压抑了，好在花博会申办成功了，他需要休息，需要放松。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好的休息就是发泄。

因为“性”福是最灵魂的东西，将自己的“性”福寄托在女人的肉体上，实现灵与肉的结合，最能显示一个男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增强一个成功男人的野心。

白丽娜最大的本事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诱惑调动肖鸿林发泄的欲望，肖鸿林每发泄一次，野心就会膨胀一次，白丽娜在床上的尖叫让肖鸿林体会的不仅仅是叫床的快感，更是战斗的号角，他甚至时常默诵曹操的诗：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肖鸿林躺在帝王床上，耕耘在白丽娜这堆白肉上时，志向何止是千里万里。

薪泽银长期住在北京，五星级酒店换着住，主要工作就是国内哪个城市要建地铁，马上攻关，为了揽下东州地铁工程，薪泽银很早就接受他哥哥的建议，住进了北京花园。

丁能通从总统套走出来后，径直去了薪泽银的房间，薪泽银为了等丁能通，连吃晚饭都没出房间。丁能通急着见薪泽银只有一个目的，请他帮忙给老婆孩子办移民，丁能通让衣雪闹得没办法，认准了加拿大的教育，非要为儿子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

薪泽银长得与薪泽金就像是双胞胎，只不过面相年轻一些，气质也洋气些。薪泽银非常热情地为丁能通泡了茶，丁能通一边呷着茶，一边问："薪先生去加拿大发展几年了？"

"我在加拿大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那边发展，算来也有十年了。"薪泽银笑容可掬地说。

"薪先生，东州想建地铁，从肖市长上任的那天起就开始努力了，难啊！国家卡得紧，资金投入也太大，在东州修一公里大约要六七个亿。"

"丁主任，城市的发展目标要放远一些，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地铁化时代，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轨道经济'就像'地下钱龙'，把人流带到哪里，就把财富带到了哪里。地铁沿线正在成为城市的黄金经济线。

地铁代表着人流，代表着高昂的租金，代表着物业的升值，代表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大城市的地铁都构筑起一个上下数层、四通八达的地铁商业网，我坚信，东州市建地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薪泽银侃侃而谈。其实，丁能通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修地铁不是驻京主任考虑的事，他感兴趣的是怎么满足老婆的心愿，尽快把老婆孩子移民到加拿大而且安排好她们的生活。

“薪先生，想必你哥哥把我的想法跟你说过了吧？关于东州地铁之事一旦通过国务院审批，我将全力配合你们公司拿下这个工程，不过……”

薪泽银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没等丁能通说完，便截住丁能通的话说：“丁主任放心，关于嫂夫人和孩子移民之事，你只要把她们娘俩的材料备齐，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明天上午九点半，到总统套见肖市长。”

丁能通从薪泽银房间出来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默默地开车回驻京办，当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突然放慢了速度围着天安门绕了起来。

丁能通记得刚给肖鸿林当上秘书时，一起出差到北京，每次坐驻京办的车到天安门时，他都让司机绕一圈，起初丁能通不明白肖鸿林的用意，就问：“肖市长，为什么要这么绕一圈？”

肖鸿林颇为感慨地说：“北京城几乎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京，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蒙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你看看这千古帝国城，再看看广场上的芸芸众生，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庙堂，你就会理解范仲淹为什么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能通，我敢说，这广场上的芸芸众生中就有我们东州人，望一眼这帝王城，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千秋功过，到了我这个位置背负的是八百万生灵，在这广场上转一圈是为了提醒我自己责任重于泰山啊！”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次到北京肖鸿林开始住五星级酒店，由标准间进而豪华套，如今已经住进了总统套，丁能通搞不懂是肖鸿林变了，还是环境变了。

奔驰车绕着天安门广场缓缓地行驶着，丁能通觉得自己也与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不一样了，好象是与肖鸿林一起变化的，特别是自己到驻京办后，连读书也从《资治通鉴》，转向了《厚黑学》，这或许就应了《麦天里的守望者》中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事业英勇地牺牲，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事业卑贱地活着。

第二天一早八点钟，丁能通就去了肖鸿林的总统套，肖鸿林似乎早就准备好等着丁能通，白丽娜和郑卫国都不在，可能是吃早餐去了。

肖鸿林一边品着极品茶一边看着报纸，半天才问了一句："能通，听说贾朝轩最近与王老接触甚密，你知道吗？"

丁能通看不到肖鸿林的脸，但他知道报纸后面的肖鸿林的表情是扭曲的。丁能通心里清楚，肖鸿林对这件事一定是了如指掌的，他不敢隐瞒，只好如实做答。

"老板，这件事我知道，本来想昨天晚上告诉您的，不过看您太累了就……"

"那你就说说是怎么回事。"肖鸿林仍然没正脸看丁能通，一边翻看《新京报》一边问。

"贾市长通过我找古玩商买了一套价值不菲的'永子'围棋，估计是送给王老的。"丁能通只细说了买围棋的事，并没有深说贾朝轩见王老的事。

肖鸿林突然把报纸往沙发上一扔，肃然说："这个贾朝轩，想夺权不是一天两天了，想拿王老压我，真是零智商，你能送难道我就不能送？这个老头子也实在是为老不尊，仗着自己在省里说话有几分份量就指手画脚，一套'永子'就被收买了。上午你陪我到国家开发行办完

事，咱们就去拜访这位老爷子，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就不信我手里的寿山石还顶不上一套‘永子’！”肖鸿林说完慢慢地呷了一口茶，看了一眼丁能通。

“老板，我倒觉得这种事看得不要太重，王老在省里的份量再重，毕竟没有实权了，在全国政协只挂了个闲职，量他也翻不起大浪来。”

“能通，这你就不懂了，当年林白、赵长征、刘光大这些人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人都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人，不能不防啊！”肖鸿林若有所思地说。

“老板，中组部地方局咱倒是有接洽的人，你既然到北京了，不妨见一见，我觉得比见王老值！”丁能通试探地说。

“这个人大概叫周永年吧？”

“老板，什么事也瞒不过您的法眼，我本打算过一段向您汇报这件事呢。”

“能通，这层关系搭得好，这种事，也就你小子有这本事，改革开放嘛，驻京办守着那么多京城大员，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所用，市场经济讲公平竞争，但也要出奇招，要不怎么能取胜啊！”肖鸿林正说着，有人按门铃。

“老板，是薪泽银，我约他九点半到，估计是他。”丁能通说完起身去开门。

薪泽银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肖鸿林热情地迎上去握手。

“哎呀，薪先生，本来昨晚就想见你，可是太晚了，请坐，请坐！”

“肖市长公务繁忙，能拔冗见在下，不胜感激！”

“薪先生太客气了，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地铁时代，然而，东州一个八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地铁连影儿还没有呢，诚惶诚恐啊！薪先生既然代表加拿大最大的地铁公司来见我，对东州来说是机遇呀。我非常想听听薪先生的高见哪！”

“肖市长，常言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们总裁诚挚地邀请您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加拿大，去我们公司总部看看，我们总裁与加拿大总理是好朋友，届时，他将安排总理与您见面。”

丁能通听了心下佩服，因为肖鸿林就喜欢见这些大人物，人物越大他越兴奋，薪泽银的确很会对症下药，看来他是事先研究了肖鸿林，上来就使出了投其所好的杀手锏。

“多谢薪先生的邀请，我抽空一定去一趟，不过，东州地铁的可行性报告始终不过关，一直卡在国家发改委，既然贵公司有一流的技术，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搞一份能够过关的可行性报告？”肖鸿林老奸巨滑，不见兔子不撒鹰，先扔出一块石头试试对方的刀。

“没问题，我向总部汇报后，很快就会组织一个考察组到东州，考察后再定。”

“薪先生，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这个可行性报告做下来估计要花个二三百万美金，如果东州地铁工程将来真的由贵公司做，这个可行性报告就算是贵公司送的了。”

“肖市长可真够厉害的，您要是做生意一定是个高手。”肖鸿林听了薪泽银的话哈哈大笑。

上午，丁能通、郑卫国陪肖鸿林拜访了国家开发行的刘司长后，奔驰车径直驶往西单，丁能通开着车七绕八绕地钻进了一个胡同，又在胡同里绕了几圈，停在一处四合院前。

这是一处标准的四合院，大门吉向，在东南角，朱红门像是刚漆过不久，郑卫国扣了扣门，没有声音，丁能通按了门框上的门铃，过一会儿，门吱扭一声开了个门缝儿，从里面探处个头来，是个小保姆。

肖鸿林通报了姓名后，小保姆把众人让进了大门，进门左手是一进跨院，是小客厅的北向“倒座”，院中有一棵老石榴树，转过第二进院子的影壁，正面是五间大北房的正厅，看来是主人的居室和内客

厅，两侧东西厢房。西墙下长着几丛幽篁，透出主人几分闲适的性情。

小保姆喊了一声："爷爷，肖市长来了。"

王老一手拿着老花镜，一手拿着放大镜热情地迎了出来，这是一位身穿休闲裤褂的精瘦老人，看上去精神矍铄，精力健旺。

"鸿林啊，你一到北京我就知道了，我以为你那么忙，不会来看我老头子了，想不到我的秘书昨晚通知我，说你要来，这不，上午有个会我都推掉了。"

肖鸿林心想，"我一到北京你就知道了，说明东州有人通风报信呀，除了贾朝轩还能有谁？"

"承蒙王老关心，我再忙也应该看看您老！"肖鸿林寒暄道。

"王老，肖市长是昨夜从荷兰飞回北京的，下了飞机就让我与您的秘书联系，说是东州申办花博会成功，要专程向您汇报呢！"丁能通溜缝儿地说。

"好好好，快请进屋坐！"

众人随着王老走进客厅，小保姆上了茶。肖鸿林一边呷着茶，一边环视了一下客厅，以往他拜访过这位在省里的元老级人物，曾任过东州市委书记、清江省委书记的王老，是九十年代进京的，但是对省里的工作十分关心，说话也有份量，不过自从离开东州后，几乎就没有回去过，倒是逢年过节省市大小官员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无形中便抬高了老爷子的威望。客厅的博古架上摆了许多古玩，墙上的字画也不是凡品。

"王老，听说您退下来后靠收藏这些玩意修身养性，今儿，我也给您带来件小玩意，不知道能不能入您老的法眼。"

肖鸿林说完示意郑卫国把东西拿出来，郑卫国就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个紫檀木小盒，肖鸿林接过小盒，放在窗前的大书桌上，大书桌也是文物级的，他亲手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块黄得温润通灵的小石佛放在大书桌上，王老看见这尊小佛，双目顿时冒出光来。

“王老，这尊用田黄石雕琢成的福寿如意，您可喜欢？”

丁能通看后心里暗吸了口凉气。民间早就有一两田黄，三两黄金的说法，其实，市面上一两田黄何止三两黄金，十两、百两也未必求得。

丁能通心想，肖鸿林为了与贾朝轩斗法，真下工夫呀！一山不容二虎，二虎相争未必只有一伤，很可能能是两败俱伤！丁能通觉得肖鸿林与贾朝轩一般见识，自己过去真是高看了这位服务多年的领导。

“还是鸿林心里有我老头子啊！这可是女娲娘娘当年补天剩下的灵石啊！”王老兴奋地拿起放大镜爱不释手地赏玩着。

“也是乾隆皇帝做梦时，玉皇大帝赏赐的宝贝，这福寿如意放在家里，‘驱邪避灾’，延年益寿啊。”肖鸿林补充道。

“谢谢，谢谢！这田黄石有上板色淡，中板色黄，下板天质好之说，看这尊佛像温润灵透，色泽如金，大概是中板田黄，难得难得啊！”

这时，一位老太太笑哈哈地走了进来，“听说小肖来了？”

“哎哟，老部长，您好啊！”这是王老的老伴，曾经在东州市当过市委组织部部长。

“老伴儿，叫保姆搞几个菜，今儿高兴，正好中午了，我和鸿林喝两杯。”

王老说完走出客厅，来到院子中的一棵大树下，让众人围坐在树荫下的石桌旁的石凳上，小保姆又重新沏了茶，王老兴致勃勃地与众人闲聊起来。

丁能通见王老的架势，不禁暗自感叹，看来贾朝轩那套“永子”围棋是白送了。正想着，王老说：“鸿林，饭菜还得等一会儿，不如你陪我老头子对上一局如何？”

“好啊！早闻王老围棋了得，正想领教呢！”

丁能通最清楚，肖鸿林围棋水平比贾朝轩强，但很少下，自己酷爱围棋，看来今天要一饱眼福了。

“老伴儿，把我那套‘永子’拿上来，我要与鸿林较量较量。”

不一会儿，王老的老伴捧着“永子”过来了，当棋子摆上时，肖鸿林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

肖鸿林回到东州与王元章沟通后，召开了专门研究花博会的常委会，会后，李为民请贾朝轩一起到市委大院小花园的草坪上走走。

贾朝轩看出来李为民有话，便跟着李为民来到市委小花园。远处的金融大厦直插云端，十几只鸽子在上空盘旋飞舞。

两个人信步走在石子路上，李为民环视四周说：“朝轩，东州的城市建设这几年真是日新月异呀！”

贾朝轩也感慨道：“是啊，每次出差回来都有新变化，有时候我都不敢任了！”

李为民诚恳地说：“朝轩，东州城市建设的步子迈得这么大，这其中有你的功劳啊！”

贾朝轩苦笑着说：“在其位谋其政，功劳苦劳无所谓，别弄出罪过来就是万幸，否则，对不起头上的乌纱帽呀！”

李为民看了一眼贾朝轩，颇有感慨地说：“是啊，比起普通百姓，咱们当领导的会更多地面对诱惑和考验，在领导岗位上，真正做到坚守操守、承受考验，比常人更难啊！”

贾朝轩笑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为民站住说：“一个‘利’字让多少人为之倾注一生，甚至丢掉性命啊！”

贾朝轩回过头来说：“为民，恰恰是利益的车轮在推动社会前进啊！”

李为民肃然道：“那也不能唯利是图啊！”

贾朝轩不耐烦地问：“为民，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李为民正容道：“我是听到一些反映，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是我始终不敢相信你贾朝轩糊涂得连党纪国法都忘了。”

贾朝轩冷笑道："为民，谢谢你的提醒，我相信组织上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应该让那些想整我的人得逞！"

李为民正色道："朝轩，那么多的群众来信都是整你？"

贾朝轩冷哼道："那是诬陷！"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轿车走去。

李为民注视着贾朝轩上了车，轿车疾驶而去……

贾朝轩给陈富忠出主意，让他安排个美女到袁锡藩家当保姆，一开始，陈富忠觉得这件事不太好办，因为缺少搭桥的人，后来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苏红袖，因为苏红袖不仅仅是市电视台的大美人，而且是东州官场上的交际花。

苏红袖虽然跟贾朝轩走得很深，但跟其他副市级以上领导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西门大官人，对苏红袖更是垂涎欲滴。袁锡藩也曾经对苏红袖透露过，如果家里能有个像苏红袖这么漂亮的美人做保姆，那就太幸福了。

其实，袁锡藩家的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根本不是他那瘫痪多年的老伴难伺候，而是袁锡藩难伺候，老伴瘫痪多年根本不能行房，袁锡藩正当年，这方面瘾头还大，不仅在外面拈花惹草，在家里也常打小保姆的主意，不顺眼就打发走，即使顺从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他的蹂躏，主动走了。就这样，袁锡藩家的保姆换得跟走马灯似的。

陈富忠答应给袁锡藩找个又漂亮又好的保姆，正中袁锡藩下怀，再加上苏红袖溜缝儿，此事一拍即合。

找谁给袁锡藩家当保姆呢？陈富忠确实费了一番心思，他把身边熟悉的女人想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终于把目标锁定在林娟娟身上。

林娟娟出身贫寒，又是学中医的大学生，父亲得了尿毒症，需要花很多钱，林娟娟又很孝顺，人不仅漂亮，而且朴实，最主要的是可以利用她父亲的病，为自己所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个女孩基本上认定了陈富忠，如果让林娟娟去袁锡藩家当保姆，西门大官人一定满意。只是心里有些舍不得，太便宜了这个老王八犊子了。但转念

一想，事业为重，天涯何处无芳草，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陈富忠终于下定了决心。

早晨第一缕温暖的阳光透过白纱窗帘，射进落地玻璃窗时，舒适的双人大床上，陈富忠搂着林娟娟刚刚睡醒，他抻着懒腰慢慢从床上坐起，把枕头垫在背下，靠在床头上。

“娟娟，我昨晚嘱咐你的话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林娟娟背对着陈富忠冷冷地说。

“袁锡藩一辈子没孩子，老伴已经瘫痪十多年了，外界都说他们是恩爱夫妻，我看未必，你去他家后，要尽快取得袁锡藩的信任，我要掌握他和肖鸿林的一举一动，特别是有关花博会工程的信息。娟娟，大哥我对你不薄，你可要对得起我呀！”陈富忠字斟句酌地叮嘱道。

林娟娟猛然坐起来问：“忠哥，你就不怕那老头子喜欢上我呀？”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陈富忠阴冷地说，“记住，只要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大哥不会亏待你的，别忘了，你老父亲还躺在医院里呢，是我让他活到现在的。”

“放心吧，陈哥，我会让你满意的。”林娟娟心灰意冷地说，语气里充满了悲凉和破罐子破摔的颓败。林娟娟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世间为什么会有像陈富忠这种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晚上见袁锡藩时穿得朴实点。”

“嗯。”

林娟娟仍然背对着陈富忠，陈富忠有些不高兴，他一把将林娟娟雪白圆润的肩头搬过来，林娟娟不得不平躺过来，陈富忠平时要求林娟娟睡觉全裸，这一躺过来，一对白花花的奶子露了出来，两颗红润的乳头如樱桃一般鲜嫩，陈富忠看后，顿时生出邪念。

“娟娟，”陈富忠双手捧着林娟娟如凝脂般温润的乳房说，“咱们最后做一次，算是告别吧。”

陈富忠说完，将厚厚的嘴唇扣在鲜嫩的乳头上吸吮了起来。一只手还伸到了阴部，林娟娟习惯了任其蹂躏，还不时发出诱人的呻吟。

此时，一种深沉的空虚感笼罩着林娟娟，或许肉欲的发泄更能让她充实，她迫不及待地抓住陈富忠的硬家伙对准自己的阴户塞了进去。

林娟娟立即飘飘欲仙起来，她需要这种感觉，只有这种感觉让她可以忘记自己，她甚至想，忘记自己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婊子，或许正是自己的特长。

晚饭安排在大唐鱼翅庄，酒店是陈富忠开的，属于北都集团旗下企业。这里的鱼翅鲍鱼是东州最好的，也是东州的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地方。

袁锡藩是坐苏红袖的红色宝马来的，陈富忠和海志强一直站在大堂等，见红色宝马停在了门前，赶紧上前开车门，袁锡藩下车的同时，钱学礼也从另一侧车门钻了出来。

“富忠，驻京办的钱副主任要请我吃饭，我说今晚富忠请客，一起来吧。钱副主任就一起来了，富忠，不用我介绍了吧。”

陈富忠很不高兴，脸上却一点也没露出来，而且热情地说，“听说钱主任拿到了东州最好的一块地，正在开发，驻京办不愧是东州的大使馆，就是不同凡响！”

“陈老板，比起北都来，驻京办不过是小打小闹，北都饭店竣工后，就是东州首屈一指的五星级酒店，这才是不同凡响呢！”钱学礼满脸堆笑地恭维道。

“好了，各位，我现在肚子饿得不同凡响了！”苏红袖停好了车，袅袅娜娜地走过来说。

“袁市长，钱主任，里面请！”陈富忠将手一让，众人嘻嘻哈哈地走进旋转门。

海志强推开包房门时，林娟娟衣着朴实地坐在沙发上，见有人来了，连忙站起来，袁锡藩一进包房就看见林娟娟了，显然林娟娟的姿色让他眼前霍然一亮。

“袁市长，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起的小保姆，林娟娟。”陈富忠看见色迷迷的袁锡藩一直盯着林娟娟看，暗自得意地介绍说。

“袁市长好！”林娟娟腼腆地说。

“好好，富忠，娟娟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呀？”袁锡藩满意地问。

“是中医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听说夫人身体不好，懂医的照顾起来方便。”

“富忠，你可真够细心的，娟娟，你父母是作什么的？”袁锡藩关切地问。

“我父母都是皇县的农民。”林娟娟被问得有些发窘。

“好好好，农民好，农民朴实，富忠，就这么定了。”袁锡藩的手在空中一挥说。

“娟娟，袁市长是个很随和的人，你去了以后，就放心大胆的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勤问着点。”陈富忠假惺惺地嘱咐道。

“娟娟，到我们家工作很辛苦，你阿姨身体不好，今后就麻烦你照顾了。”袁锡藩认真地说。

“没关系的，请领导多指教就是了。”林娟娟低着头说。

“娟娟，你在市长家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就不要太客气了，不要左一个领导右一个领导的，你说呢，袁市长？”苏红袖端详着林娟娟说。

“红袖说得对！娟娟，就叫我袁叔叔吧。”

“好的，袁叔叔。”林娟娟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乐得袁锡藩嘴都合不上了。

“诸位入座吧，志强，让服务员走菜”。陈富忠将袁锡藩请到上座说。

海志强应承着出去了。

“富忠，你为我找了娟娟，我得谢谢你啊！”袁锡藩诚恳地说。

“谢我也行，就请袁市长多喝几杯！”陈富忠客气地说。

“学礼啊，今晚替我敬敬富忠！”

“袁市长，您就放心吧！喝酒是驻京办的基本功，我一定要让陈老板见识见识什么是驻京办的陪酒水平。”

“得了吧，钱主任，有句顺口溜说得好，喝酒像喝汤，工作在工商；举杯一口干，必定是公安；八两都不醉，专门管收税；不喝只会劝，肯定是驻京办！”

陈富忠说完，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菜上齐后，小姐开始斟酒，林娟娟便主动接过酒杯示意小姐退下，她一杯杯给每个人斟满，袁锡藩笑眯眯地说：“我家娟娟亲自给诸位倒酒，诸位怕是要做酒仙了！”

“是啊，袁市长，娟娟这就算上岗了，这第一杯应该为袁市长找到称心如意的保姆干一杯！”

陈富忠说完，众人应和着干了第一杯，袁锡藩因为高兴，也一仰脖子干了。钱学礼心想，这称心如意的保姆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就像找到称心如意的媳妇似的，他偷偷看一眼袁锡藩的表情，觉得袁市长确实中意这个女孩儿，便明白了七八层。

袁锡藩打趣儿地说：“袁市长家的保姆论职务性质相当于秘书，论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娟娟，恭喜你走马上任！”

林娟娟腼腆地端起酒杯脸色绯红地干了一杯，众人鼓掌称好！

“娟娟，想不到你这么文静，竟是海量，来，姐姐也祝贺一杯！”苏红袖也恭维地敬了一杯。

林娟娟心下窃喜，想不到，市长家的保姆这么不一般，要是能做市长家的……她不敢深想，只是做出朴实、稳重、文静的样子，不时还替袁锡藩喝一杯，陈富忠心里难免酸溜溜的。

“钱主任，”苏红袖端着酒杯媚声媚气地问，“房地产开发可是个肥差，你们驻京办的丁主任为什么不亲自挂帅呢？”

苏红袖看到钱学礼，她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丁能通。

“丁主任有比开发房地产更肥的美差。”钱学礼讪笑着说。

“你们驻京办可真是个好地方，还有比房地产开发更美的活儿？”苏红袖纳闷地问。

“当然，我们驻京办就要从大平房里搬出来，入住五星级的北京花园，丁主任既是东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驻京办主任，又是五星级酒店的董事长，这差事不比我这包工头子美。”钱学礼说话的口气略带几分嫉妒。

“丁能通这小子脑瓜子就是好使，当初老肖想安排他到西塘区当区长，锻炼锻炼后再酌情提拔，这小子非要去驻京办，现在来看，谁也没有这小子自在，又当官，又当老板，在北京混得路路通。”袁锡藩口若悬河地说。

钱学礼的表情阴晴圆缺地变幻着，陈富忠听在耳朵里，看在眼中，“袁市长，听说花博会最初就是丁能通向肖市长建议的？”陈富忠看着钱学礼不太顺眼，顺着老袁的话头继续夸丁能通。

“可不是，也就这小子能想出这些花花点子，不过这小子不光花花点子多，花心也不少，学礼，听说他与皇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关系不一般，有没有这回事呀？”

袁锡藩看出钱学礼的脸色不对劲儿，钱学礼毕竟是自己的心腹，也知道钱学礼与丁能通不对付，不能太伤他的自尊心，话锋一转，挑起丁能通的毛病来了。

“袁市长，这事儿在皇县都当笑话传开了。”钱学礼见袁锡藩的话锋转了回来，立刻来了精神。

“到底是怎么回事？钱主任，快给我们讲一讲嘛！”苏红袖迫不及待地问。

“有一次，丁能通带港商去皇县考察，晚上他和罗小梅去山里泡温泉，两个人在大青石上那个，被人看见了，检举信都送到市委王书记那儿了。”钱学礼眉飞色舞地说。

“钱主任是不是道听途说呀，这年头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扑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要是检举信真的

到了王书记手里，早就有动静了，丁能通会在北京安然无恙吗？谁不知道王书记那人眼睛里不揉沙子。”苏红袖抱不平地说。

“红袖，我就知道你不能相信，要信也不难，你是记者，又是著名电视主持人，去皇县采访采访就知道了。”

陈富忠听不下去了，毕竟丁能通是自己的朋友：“钱主任，杀人不过头点地，丁能通为人不错，咱们没有必要这么害他，再说，对肖市长影响也不好，你说呢，袁市长？”

袁锡藩何等聪明，丁能通是肖鸿林的心腹，这么议论丁能通一旦传到肖鸿林的耳朵里，必然影响自己与肖鸿林的关系。

“富忠说得对，常言道，闲谈莫论人非，娟娟，替叔叔敬一圈。”

林娟娟只好拎着酒瓶子斟了一圈，然后给自己的酒杯倒满，一人敬了一杯。

“袁市长，这年头女人漂亮的不下厨房，下厨房的不温柔，温柔的没主见，有主见的没女人味，有女人味的乱花钱，不乱花钱的不时尚，时尚的不放心，放心的没法看！娟娟小姐倒是个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的姑娘，做保姆可惜了。”钱学礼惋惜地说。

“钱主任，要不我给你们家也找一个？”陈富忠半真半假地问。

“谢谢陈老板的美意，我们家只能找四十岁以上的保姆，否则我那黄脸婆非吃了我不可。”钱学礼无奈地说。

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酒席散后，苏红袖开车送袁锡藩和林娟娟，钱学礼自己打车走了，海志强把奔驰开到酒店门前，陈富忠醉醺醺地上了车。

海志强一边开车一边说：“大哥，后面那辆桑塔那像是石存山的。”

“你怎么知道？”陈富忠回头望了一眼问。

“刑警支队就那么几辆破车，我摸的差不多了。”

“妈的，这个姓石的是铁了心要跟我过不去了。”

“大哥，要不咱们把他也做了算了！”

“别胡来，石存山可不是好对付的，再说，花博会工程马上就要招标了，把这个工程拿下，够咱们吃两辈子的。”

“是，大哥，我听你的，可是姓石的这么盯着我们，早晚得盯出点事来！”

“没别的办法，只能从上面往下压，要不就往他身上泼脏水，让市纪委查他，把他搞臭，最好调走。”

“大哥，这是咱的长项啊，你就瞧好吧！”

这时，宽大的后车座上响起了鼾声，海志强诡谲地一笑，透过后视镜看了看后面紧紧跟着的桑塔那，加大油门，奔驰呼啸着消失在夜幕中。

省委书记林白从中南海回到东州后，连夜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省委大楼五楼灯火通明。

五二零是专属常委会议室，在整幢大楼中十几个会议室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林白由于疲劳过度，眼圈微显发黑，会议开得很简单，不到四十分钟，但会议的内容让所有的常委非常震惊，特别是东州市委书记王元章。

原来自从李为民就任东州市委副书记后，他就一直致力于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调查研究，经过几年的调查和深思熟虑，他以东州为突破口，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如何振兴老工业基地写出了非常深刻的研究报告，为了得到专家的指点，他把报告寄给了在中央党校当教授的同学，这位同学如获至宝地推荐给了《求是》杂志发表了。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林白这才得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连夜赶往中南海勤政殿，总书记与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这次谈话让林白对自己任职省委书记以来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对比李为民的工作，反思的结果让他感到一些惭愧。

会后，王元章想找他谈谈，让他一口回绝了，却迫不及待地把赵长征同志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去北京之前，他给赵长征打了电话，赵长征昨夜一宿没睡着，他不知道中央领导突然找林白会有什么

大事，难到是重要的人事变动吗？还是工作上有什么重要指示？今晚听了林白的讲话，赵长征内心很不平静，他在心里不断地检讨自己作为一个工业大省的省长，在振兴老工业基地过程中的责任，两个老搭档一边喝茶一边沉思。

“老林啊，为民这篇文章既给省里争了光，也让我们很难堪啊！”赵长征呷了一口茶说。

“这难堪来得好，让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了。最起码暴露了我们省委一班人的精神状态问题。这些年我们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问题上，虽然喊得响，但做的不实啊！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上谨小慎微，没有为民同志想的深，想的远啊！”林白深有感触地说。

“老林，这个李为民在东州任职一直争议很大，现在看来还是欠成熟，背着我们就敢放炮，事先也不通个气，搞得我们很被动啊！”赵长征黑着脸说。

“长征，牢骚就不用发了，这个人总书记点名要用，说像这种锐意改革，思想创新的年轻干部要尽早提拔上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中组部考察组就会到东州。”林白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幽静的街灯说。

“老林，这小子要接王元章还得历练历练，最起码脾气得改一改，不能想什么说什么，要讲原则，但更要讲策略，毛主席早就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做政治家，就要讲点政治智慧。”

林白理解赵长征的怨气，他毕竟是一省之长，李为民这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虽然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但也确实给赵长征点了眼药。

“长征，人的问题要看主流，东州的领导班子情况比较复杂，还需要一位像李为民这样有魄力敢创新的年轻干部带个头，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你我都老了。”

赵长征听后苦笑着摇了摇头，掏出烟，递给林白，双方各自点上火，又都陷入沉思之中。

丁能通送走了肖鸿林后，又接待了水敬洪一行，东州驻京办、香港黄河集团、北京花园三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一个月后达成一致，三方在合同上签了字。北京花园管理方一个月后退出，由香港黄河集团酒店管理公司接手管理，由于东州驻京办是第一大股东，丁能通理所当然地成了董事长。

送走水敬洪以后，丁能通心里非常高兴，他心里一下子想起了两个钟爱的女人，一个是妻子衣雪，一个是情人罗小梅。他时常在心里比较这两个女人，衣雪就像自己的白玫瑰，罗小梅就像自己的红玫瑰。这两朵玫瑰正如张爱玲所描写的，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丁能通其实讨厌“情妇”这个词，这个词代表了放荡堕落；他更喜欢“情人”这个词，这个词代表着浪漫美好，他觉得他的白玫瑰白的“床前明月光”，红玫瑰红的像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这几天让丁能通心烦的是金冉冉自从去了刘凤云家后，就像失踪了一样，死丫头连个电话也不打，就像与自己断交了一样，也不知道在刘凤云家干得怎么样，能不能给自己争脸，丁能通觉得这个与自己一样从小丧父的妹妹认得有点累心。

想着想着，丁能通的车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到了刘凤云家的楼下，丁能通下车往刘凤云家的窗户望了望，无奈地摇了摇头，点上一烟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然后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用力踩了一下，又上了车，正在车里傻傻地坐着时，手机响了，一看竟是心中的红玫瑰，便一阵欣喜掠上心头。

“小梅，我正要找你呢，你就来电话了，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丁能通得意地说。

“听你的口气像有什么喜事，难道是北京花园的合同签了？”罗小梅敏感地问。其实，下午她就得到了消息，这个电话就是想探个究竟的。

“你可真是我的知音，知我者小梅也。”丁能通拿腔拿调地说。

“通哥，那得好好庆贺庆贺，你来接我吧！”

罗小梅的口气像是有十足的磁性，丁能通毫不犹豫地发动着车，“你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到。”

罗小梅是那种男人们人见人爱却是谁也娶不得的女人，但是大部分男人虽然心里爱，但私下里却自惭形秽，其实，罗小梅更像一朵红牡丹，高贵雍容，这样的女人即使热得放荡，也不是哪个男人敢轻易放肆的，这正是丁能通的福气。

丁能通边开车边想起算命先生老孙头的话，你现在有两个情人，一个是桃花运，一个是桃花劫，孙老头的话让丁能通半信半疑，却怎么也想不明白谁会给自己带来好运，谁又能给自己带来劫难。

罗小梅在皇县驻京办门前站了许久，灯光下像一幅优雅的油画，从短裙中伸出的一双玉腿，精致修长得像是刚从牛奶中泡过，两个凸起的乳房弹性十足，像是不服吊带裙的束缚，要从裙子里蹦出来但是逃离了一半就逃不得了，更显得妩媚动人。

丁能通把车停在罗小梅身边，打开右侧车门，想探出身子叫她，罗小梅已然上了车，丁能通的头正好埋在她的双乳里，一股温柔的馨香顿时让丁能通虚飘飘地没了力气。

“去哪儿呀？”罗小梅妩媚地一笑问。

“凯宾斯基怎么样？”

丁能通脱口而出，说完脸色微微地泛了红。

“去我家吧。”

“怎么，你在北京买了房子？”

“嗯，不过县驻京办没人知道，我是为我们俩买的。这样，我们在北京就有个家了。”

“小梅，看来你是不想再回皇县了。”

“通哥，你认为你还能回东州吗？”

丁能通没答话，从后车座拿过来一束玫瑰花送给罗小梅，颜色却是白色的，车内顿时暗香浮动，罗小梅把白玫瑰放在鼻子底下闻了

闻，眉头轻轻挑动，表情柔美，媚态怡人，温柔微妙的眼神如浮在水上的白色睡莲，让丁能通砰然心动。

沉默的爱抚的夜躺在高楼大厦上，从霓虹灯的深处散发着柔和的静谧的温馨，奔驰上了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上灯光越发通明，透过车窗映在罗小梅的脸上，显出几分娇脆，几分柔媚，眉与眼美得几乎让人呼吸急促，不近情理。

车驶进了首都图书馆附近的富龙花园，这是由两栋高层建筑组成的白领公寓，这种房子一般都是精装修带家具的，专门为高级白领建的，一般不超过七十平米，价格也在万元一平米。

“小梅，小心点，这么好的家别又让谁盯上，我去了一趟皇

Chapter_6

县都快成笑柄了。要不是我采取措施，这会儿怕是市纪委正在找我谈话呢！”

“通哥，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会儿我告诉你打蛇的办法，你就不用担心了！”

罗小梅说完挽起丁能通的胳膊，走进楼道。在电梯内，丁能通捧着罗小梅的脸，捧着她咻咻的鼻息，吻着扑簌簌的睫毛和温润的樱唇以及柔软的耳垂，吻得罗小梅暖暖的，痒痒的，躁躁的。

“一会儿进屋我让你亲个够，今晚就住这儿吧，别走了，这是钥匙，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说过这是我们的家。”

丁能通接过钥匙，两个人手牵着手，走出电梯，楼道灯照得楼道通亮，照得罗小梅手中的白玫瑰晶莹剔透，仿佛刚刚盛开一般。

房间布置得清新典雅，罗小梅把茶几上花瓶中打蔫的百合花扔掉，将丁能通送的白玫瑰插上，更显得房间温馨可人。

“通哥，先去洗个澡。”

“小梅，不洗了，我等不及了！”

“不行，一个晚上够你折腾的。”

丁能通无奈只好脱光了衣服钻进了卫生间，三下五除二就出来了。罗小梅看他猴急的样子莞尔一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

“看电视吧，我也去洗一洗。”

罗小梅脱得只剩下胸罩和内裤走进卫生间，卫生间里的水哗哗地响了起来，丁能通虽然看着电视，心却在卫生间，他竖着耳朵仔细听罗小梅洗澡的声音，水哗哗地响个不停，丁能通欲火攻心，苹果什么时候吃完的，也不知道。

罗小梅出来时，丁能通嘴里叼着苹果胡盯盯地望着卫生间的门，只见罗小梅用一条白浴巾将自己的身子裹起来，一只手高高撑在门上，歪着头向他笑。

丁能通呆呆地凝望了一会儿，把苹果胡重重地吐在茶几上，喘着粗气将罗小梅抱起，冲进卧室。

两个人在床上滚得一塌糊涂，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样，两个人心中潮水般的涌动，激情燃烧的欲望，活脱脱地融化在一起，仿佛等了一万年才如愿以尝地涅磐了，然后再重生，再次涅磐，几番生生死死，丁能通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化成水融进了罗小梅的子宫，罗小梅觉得自己已经将丁能通全部吸进了体内，她浑身颤抖着梦幻般地呻吟，“通哥，通哥，快杀了我……”

房间内终于宁静了，丁能通靠在床头疲惫地吸着烟，罗小梅泥鳅一样钻到他的怀里，小鸟依人地望着他。

“通哥，想什么呢？”

“有个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一卦。”

“算命的怎么说的，说我既有桃花运又有桃花劫。”丁能通用手抚弄着罗小梅的乳房说。

“在哪儿找的算命先生？”

“钱学礼找的，为的是给东州那块地看风水。”

“通哥，钱学礼找的风水先生你也信？别忘了，上次咱俩在皇县的事就是他在害你，说不定算命先生怎么说事先都和独眼龙商量好的！”

丁能通听了这话一下子警觉了起来，“对呀，小梅，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怪不得独眼龙极力推荐那个算命先生非让我去算一算不可，原来压根没安好心，多亏我没上当。”

“你怎么没上当的？”

“算命先生故意引我说出我有两个情人，一个是桃花运，一个是桃花劫，还说一个属猪，一个属蛇，我死活没承认，原来这老小子是在套我的话呢！”

“通哥，独眼龙一直在做你的文章，对你是个巨大的威胁，常言道，无毒不丈夫，像这样的人，你不扳倒他，他早晚要毁了你。”

“梅，怎么扳倒他？我又不能像他那样干下三烂的事，天天跟踪他。”

“我从薪泽金小舅子那儿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你就从这儿下手扳他。”

“什么重要情况？”

“他小舅子为了承包工程送给独眼龙七百万，如果情况属实，独眼龙就死定了。”

丁能通倒吸了口凉气，这正是他所盼望的，他也料定独眼龙会这么做的，但他真的这么做了，丁能通竟不敢相信了。

“小梅，这是真的吗？你是怎么得到这个信息的？”

“通哥，我你还不相信？薪泽金的小舅子被我灌醉后，吐露的真言。他大骂独眼龙不是个东西，心眼长在屁股上了，心黑透了。”罗小梅嗔怪道。

“小梅，你密切帮我注意这件事，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渴了，喝点什么吧？”

“法国红酒怎么样？”

“好啊，加点冰块和柠檬。”

罗小梅穿着雪白的罗纱睡衣到客厅酒柜里取了一瓶法国红酒，费了半天劲也没打开瓶塞，到卧室找丁能通帮忙，丁能通用足力气，“砰”地一声，瓶盖打开了，由于用力过猛，几滴红酒若桃花般喷在了罗小梅的睡衣上，正好喷在罗小梅的私处，丁能通不知所措地看着被染红的睡衣，罗小梅手里拿着两个酒杯嗔道：“通哥，不倒酒看什么？”

“我正在看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丁能通开玩笑地说。

“这哪是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罗小梅说完，丁能通笑弯了腰。望着笑得前仰后合的心上人，罗小梅心中充满了幸福感。罗小梅没结过婚，但先后与两三个男人同居过，不过，都属于不长久的露水夫妻，罗小梅不是没想过结婚成家，

但是在官场上呆久了，一般的平庸男人早看不上眼了，特别是到北京后，更是满眼京华烟云，不知何处是归宿？幸好遇上了丁能通与自己两情相悦，一见钟情，又都在北京，是最好的厮守对象。

罗小梅不是没想过与丁能通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但是罗小梅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果然如此，两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丁能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的。何况中国官场上的男人当官就要当一辈子，离开官场就一文不值了，不像国外官场上的男人，在官场上优秀，离开官场照样优秀，她曾经问过丁能通为什么会这样？丁能通解释得很深刻，他说，国外官场上讲阳谋，国内的官场讲阴谋，不同的体制产生不同的官场文化。

丁能通不是那种离开官场就平庸的人，这正是他在官场上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罗小梅，她只在乎是否拥有，而并不苛求占有，女人的一生再也没有比拥有一个优秀的男人更值得满足的了。

丁能通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接到金冉冉的电话的，这是金冉冉去刘凤云家后给丁能通打的第一个电话，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哥，想我吗？”

“冉冉，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怕早把哥哥忘到九霄云外了吧？”

“哥，别生气，我在这个家不干出点成绩怎么能给你打电话？我不能给你的脸上抹黑呀！”

“你能这么想，哥很高兴。”

“哥，周永年和刘凤云昨晚唠嗑，说是中组部要派周永年带队去东州考察干部。”

“考察谁？”

“那他们没说，反正说得去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你一定有用，所以才决定给你打电话。”

“冉冉，这个消息太重要了，快说，他哪天走？”

“大概是后天，出发前的东西刘大姐都让我准备好了。”

“冉冉，哥知道了，你好好干，周永年和刘大姐两口子都是好人，他们将来也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我现在要去机场接王书记，想着给我打电话。拜拜！”

丁能通挂断电话首先想到的是与肖鸿林联系，必须马上告诉肖市长，说不定周永年一行会打破东州甚至省里的格局，搞不好还要波及到驻京办。丁能通先与郑卫国联系，郑卫国说，肖市长正在开市长常务会，研究花博会招标之事。

“卫国，工程最后定哪家公司了？”

“丁哥，有十几家公司竞标，最有希望的就是肖伟的华宇集团和陈富忠的北都集团。”

“我知道了，肖市长开完会让他给我打电话。我有要事。”

丁能通挂断电话，心情非常复杂，他觉得肖鸿林越来越糊涂了，怎么能让肖伟的公司介入花博会，这不等于自己挖坑自己跳嘛。最可恨的是肖伟，仗着老子是市长，狐假虎威，到处插手，一点也不给老子争气，净添乱，肖鸿林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也是过于纵容了。

王元章一行走出机舱时，仍然是白丽娜上前献的鲜花，丁能通想请王元章到贵宾室休息一下再走，于欣欣也热情地上前邀请，被王元章断然拒绝了。

“于经理，感谢你对东州驻京办工作的支持，长期以来，我们有不少干部给机场张总和你本人添了不少麻烦，贵宾室是首都机场为要客准备的，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那太奢侈了！”

王元章对于欣欣说话，其实是给丁能通听的，丁能通听了心里也确实不自在，心想，“你王元章不识抬举，到贵宾室坐坐不过是尊重你，有什么奢侈的。”

丁能通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仍然笑容可掬地说：“欣欣，谢谢你，还是按王书记的意思办！”

几辆奔驰车驶向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时，肖鸿林来了电话，但是丁能通陪王元章坐在一辆车里，没敢接，他悄悄地关掉了手机，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王书记，没想到，花博会的新闻发布会您会亲自来。”

“目前花博会是东州工作的重中之重，世界给了咱们东州一个机会，咱们东州就要还给世界一个奇迹呀！”

“王书记，咱们东州驻京办已经入主北京花园，得知您来，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先生也于昨天晚上从香港赶了过来，一个是想请您为明天开店仪式剪彩，另一个还想请您为北京花园提匾。”

“剪彩可以，毕竟驻京办在资本运作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值得鼓励，不过，提匾就免了，我虽然好写几笔，但是，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决不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写扁额，咱们有些领导干部字写得不怎么样，却到处留墨，影响不好！”

“王书记，谁不知道您是官场上的王羲之，您不作市委书记，靠卖字也能成为富翁。”

王元章听了丁能通恭维的话笑了笑说：“能通，你小子说话太夸张了，我哪儿有那么大本事。”

其实，王元章的书法确实自成一家，只不过身为东州市委书记，限制了他在书法事业上的发展，不过他的书法水准已经不是一般书法家所能匹敌的。

车队到达北京花园后，丁能通让黄梦然和白丽娜等人陪同王元章一行去房间休息，自己赶紧找到一处僻静地儿给肖鸿林打电话，手机一开，便有十几个未接来电显示出来，一看几乎都是肖鸿林打来的，丁能通估计肖鸿林一定急坏了，他赶紧拨通了肖鸿林的电话。

“丁能通，你是怎么搞的，手机为什么关机？”

“老板，刚才王书记在车上，话不好说，只好把手机关掉。”丁能通赶紧解释。

“有什么急事快说，我正忙着呢！”肖鸿林不耐烦地说。

“老板，中组部的周永年马上带队去东州进行组织考察。”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哪天起程？”

“后天。”

“能通，他这是冲李为民来的，这小子前一段写了一篇狗屁文章，上面很重视。”

“老板，既然如此，他就有可能颠覆东州的政治格局，能通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吧，跟我还吞吐什么？”

“老板，我认为周永年这一去，东州政坛必然震荡，花博园工程太敏感，千万别让肖伟插手。”

“我明白了，能通。看来你是用心良苦啊，不过贾朝轩极力推举陈富忠的北都集团，你怎么看？”

“老板，北都集团也不可取，贾朝轩与陈富忠走得太近，花博园是世界级的，一定要让它干净，绝不能出现丑闻，我建议招标范围不要局限在东州，甚至干脆东州的公司一个都不用，申办下来不容易，一定要保证建成后是世界级的，老板，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能通，你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消息很重要，新闻发布会很重要，你要密切配合王元章把动静弄得越大越好！”

丁能通挂断电话，长长地舒了口气，一回头发现白丽娜站在身后，他吓了一跳。

“姑奶奶，吓死人了！”

“头儿，”白丽娜笑着说，“王书记找你，研究晚上宴请水总，还有新闻发布会和剪彩的事。”

“让王书记休息一会儿再说嘛！”

“王书记那人你还不知道，哪儿是个休息的人哪！”

丁能通随白丽娜来到王元章的房间，房门微开着，丁能通说：“丽娜，你去盯一下晚宴的事，别忘了通知田伯涛坐陪。”白丽娜点点头走了，丁能通敲了敲门进去了。

“能通，我正要找你呢，坐，坐。”

丁能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王元章扔给丁能通一支人民大会堂香烟，丁能通连忙给王元章点上火。

“王书记，你还抽这个假中华呢，要不要我给你弄两条软包中华？”

“你小子把心眼少往这上使，多想想正事，我找你是想了解了解贾朝轩在北京学习期间的情况，你是驻京办主任，为他服务一年应该了解不少情况。”

丁能通听了王元章的话心里咯噔一下，很显然王元章已经听到了些什么，王元章想干什么？丁能通内心非常警觉，因为贾朝轩一旦出事，东州官场必然要引起一场大地震。。

“驻京办的宗旨之一就是为市领导服好务，贾市长在北京学习期间，闲暇时间经常到驻京办找我下围棋，他虽然是个棋迷，却是个臭棋篓子。”丁能通狡黠地说。

“恐怕不这么简单吧？”王元章嘿嘿地笑着说，“我听说他大礼拜不在北京，也不在东州，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这是在向自己了解贾朝轩的情况，难道市委要调查贾朝轩？贾朝轩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仅凭王元章和市委的力量能搬得动贾朝轩吗？很显然，王元章已经对贾朝轩在京学习期间利用大礼拜去境外赌博一事有所了解，丁能通斟酌着想，贾朝轩去境外赌博之事自己跟着去过两次，但是都是因为工作，一次是去韩国首尔考察花博会，另一次是去香港寻求与港商合作开发北京花园，自己虽然去了赌场，也上了赌船，但都是身不由己，并未参与赌博。自己还不知道王元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说。

“王书记，这我哪儿知道，市领导的事，咱哪敢多问。”丁能通支吾道。

“好了，我也只是随便问问，能通，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呀！”王元章意味深长地说。

丁能通听了王元章的话，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又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觉得心里堵得慌。

王元章话锋一转，谈起了宴请水敬洪和明天剪彩的事，丁能通一一作答，两个人正说着话，有人按门铃，丁能通开门一看是白丽娜。

“王书记，丁主任，宴请水总的时间到了。”

王元章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说：“走吧，让水总等，那可不礼貌。”说完，他大步走出房间，丁能通和白丽娜对视一下，也跟着王元章上了电梯。

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又陪肖鸿林宴请了日本外商，袁锡藩疲惫地走进家门时，已经快半夜了，他刚打开家门，肖伟就笑容可掬地跟了进来。

“袁叔叔，我估计您这个点能回来了。”

“肖伟呀，找叔叔有事？”

“没事，就是想看看你！”

“扯淡！看我有大半夜来的吗？进来吧！”

两个人走进客厅，林娟娟迎上来冲肖伟点点头，然后接过袁锡藩手里的皮包和外套，袁锡藩示意肖伟坐，肖伟礼貌地坐在沙发上，袁锡藩也坐下来扔给肖伟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肖伟殷勤地给袁锡藩点上火。

“袁叔叔，”肖伟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包东西说，“这是我托朋友特意从美国给你带回来的伟哥，好用得很！”

袁锡藩接过药瓶仔细看了一会儿说：“小伟呀，你小子就是对袁叔叔的口味！”

这时，林娟娟端着洗好的水果送了上来，然后又分别给袁锡藩和肖伟倒了茶水。从进门开始，肖伟就色迷迷地盯着林娟娟。

“袁叔叔，你家的保姆可真漂亮啊！”林娟娟被肖伟说得不好意思地退出了客厅。

“娟娟是学医的，我是专门请她来照顾你婶婶的。”袁锡藩有点欲盖弥彰，又有点自鸣得意地说。

“袁叔叔，”肖伟话锋一转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说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

“袁叔叔，关于花博会招标的事，你劝劝我爸，我的华宇集团实力是最强的，再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你没探探你爸的口风？”

“我爸一见我就绷个脸，一说话就跟我讲马列，我哪儿敢看！我爸听您的，您帮我劝劝呗！”

“看来你爸是听到什么了，有顾虑，他心里当然希望由华宇来做，但是贾朝轩极力主张由北都集团做，政府常务会上争执得很厉害呀，不过，有一个人说话，你爸或许能听，但是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袁叔叔，有谁还能比您说话更有分量？”

“驻京办有个叫白丽娜的漂亮女人，和你爸关系甚密，你去找找她，或许能有效果。”

“袁叔叔，这个白丽娜不会是我爸的小蜜吧？”

“小伟呀，男人嘛，有个红颜知己在所难免，你小子和苏红袖不也是不干不净的嘛。其实，让你小子花过的女孩不计其数了吧？”

“好，袁叔叔，为了拿到这个项目，我听您的，去北京找找这个狐狸精。”

“这就对了，大丈夫心胸要宽广一些，其实，你爸一天到晚不容易。”

这时，从卧室传出老妇人的咳嗽声，躲在客厅墙边偷听的林娟娟赶紧跑进卧室。

北京花园的剪彩仪式和花博会的新闻发布会都很成功，送走水敬洪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王元章让丁能通陪自己去逛一逛北京琉璃厂。这是王元章的一个习惯，由于他酷爱书法，所以，每次到北京他都要去琉璃厂文化街品品铜绿、嗅嗅墨香，或者去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人堆里挤一挤，蹲在地摊前跟摊主讨价还价，丁能通并未多想，亲自开车陪王元章驶往琉璃厂文化街。

丁能通陪王元章从大栅栏一直走到琉璃厂，整条街一眼望去，蜿蜒曲折，古朴典雅，这里没有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更没有灯红酒绿的歌厅酒吧，虽然看上去恬静有余，繁华不足，但却是淘宝的好地方，也是文化人的消魂处。

王元章逛得仔细，一家店一家店地走，先是在宝文堂买了两本书，后又在庆云轩挑了几管毛笔，最后走进了荣宝斋。

这家三百多年的老店，依旧典雅幽深，王元章驻足，面对郭沫若先生提写的牌匾看了良久才进去，一进荣宝斋便扔出一句话："能通，你对田黄石感兴趣吗？"

丁能通听了这句话有些喘不上气来，看来王元章这次逛琉璃厂绝不是为了嗅嗅墨香，难道自己陪肖鸿林给王老送田黄石的事，王书记也知道了？果真如此，王元章此次来京是借花博会新闻发布会之机，微服私访搞调查的，难道王元章对肖鸿林要下手？丁能通想到这儿，手心顿时沁出了汗。

"王书记，我不太懂，只是听说一两田黄三两金，估计很值钱。"

"围棋你是行家，一套'永子'值多少钱？"

丁能通听罢脑袋嗡地一响，他断定王元章让自己陪他逛琉璃厂一定是想通过自己的反应，确认田黄石和"永子"围棋这两件事是否属实，看来有人向市委举报了肖鸿林和贾朝轩向王老送礼的事，说不定省委也知道了，王元章要通过自己引蛇出洞啊！想到这儿，丁能通脸都白了。

"我听说'永子'清末民初就失传了。"丁能通佯装镇静地说。

“要是明朝的呢？”

王元章问得若无其事，但丁能通听得心惊肉跳，这时，一位老者迎上来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老先生，我听说荣宝斋有一块田黄王，可否一睹芳容啊？”

“对不起，田黄王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从不轻易示人的，二位若有其他需求老朽可代劳。”

“老先生要是有时间，在下想请教个问题。”

“二位里面请，老朽不胜荣幸！”

老先生很客气地把王元章和丁能通请到客厅并亲自沏了茶。

“看二位不像收藏把玩之人，有何见教尽管讲。”

“老先生，请问一块拳头大的田黄被雕成佛像会值多少钱？”丁能通听后脸都木了，心想，“王元章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来摸底的。”

“这当然要看田黄的质地了，田黄一向有上坂、中坂和下坂田黄之说，即使是下坂田黄也要上百万啊！”

“老先生，那明朝的‘永子’呢？”

“‘永子’也就是云子，若是明朝传下来的，价值不亚于田黄呀！”

“多谢老先生的指教，打扰了，打扰了。”

王元章说完起身告辞，老先生热情地将两位送出门外，丁能通悻悻地跟着，心里却是翻江倒海的，他以为王元章会问自己点什么，王元章却像没事人似的，又逛了起来。

“能通，”王元章又走了几家店后说，“我累了，咱们回去吧，告诉黄梦然一声，买晚上的机票，我回东州。”

石存山最近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忙得焦头烂额。但是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段玉芬、刘可心被害案的侦破工作。在办案工作中，他隐约感到东州有一股黑恶势力在兴风作浪，以至于身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邓大海都感到由上而下的压力之大，千叮咛万嘱咐，让石存山秘密调查段玉芬、刘可心案，在没有拿到充分证据前，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最近石存山又接到一连串的报警，一个重要的情况让他警觉起来，他觉得蛇要出洞了，所以，一大早就来到邓大海的办公室汇报情况。

“局长，”石存山兴奋地说，“蛇好象要出洞了！”

“发现什么新情况了？”邓大海目光炯炯地问。

“陈富忠在花博会项目招标上做了手脚，手段极其恶劣，他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吓退了十几家竞标公司，目前只剩下一家与北都集团竞争了。”

“存山，不用说，一定是肖伟的华宇集团对吧？”邓大海揶揄地说。

“局长，华宇集团董事长是肖市长的儿子，北都集团的后台是贾朝轩，这两家公司争起来有戏看了。另外，经过我们认真排查，给李书记写恐吓信的犯罪嫌疑人基本锁定了陈富忠的打手海志强。”

“存山，是时候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握的情况向市委副书记李为民同志汇报，他是主管纪检的副书记，而且主管城建，最主要的是我们俩也得找找后台了，有些人根本不把我这个副市长放在眼里，事关重大，市委常委中我最信任的就是李为民。”

“太好了，局长，李书记嫉恶如仇，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的。”

“存山，这件事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包括局班子成员，你先回去写一份向李书记汇报的书面材料，要有理有据，写完后，先给我看一下，我认为行了，咱俩立刻就见李书记。今晚贾朝轩请我吃饭，我估计陈富忠也得去，我先跟他们周旋着，你的工作一时一刻也不能耽误，我听说中组部下来一个考察组，是专门考察李书记的，这个时候不能出一点差错。”

“局长，是不是李副书记要接王书记？”

“去，不该问的别问，记住，凡事多动脑子，要学会借东风。”

“是，局长，我不仅要学会借东风，什么草船借箭、空城计我都要学。”石存山开玩笑地说。

“混小子，还不去忙！”石存山伸手把邓大海桌上的红塔山揣进兜里，转身就走。

“站住！”

“局长，半盒烟都舍不得？”

邓大海苦笑着用手指了指石存山，走到书柜旁，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红塔山扔给石存山说，“回去给大家分了，别独吞了！”

“是，局长！”石存山行了个军礼走了，邓大海望着石存山的背影，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肖鸿林在得知中组部派周永年带队的考察组抵达东州的消息后，心情非常复杂，他一直在权衡考察组这次来对自己的前程的利与弊，其实，肖鸿林从骨子里对李为民非常反感，他认为，李为民政治上不成熟，是班子不团结的导火索，工作上不讲方法，一味蛮干，生活上特立独行，所有的市委常委和副市级领导都住进了市长常委大院，惟独李为民搞特殊化，非要住在居民小区里不肯搬出，公开给市委市政府上眼药。

这几年东州的市政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唯独李为民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次花博会选址公然在常委会上反对，还扬言要向省委反映情况，纯粹是个刺儿头！愣头青！这样的人要是提拔起来，当了一把手，还不知要闯多少祸呢！

可是眼下的局势，提拔李为民似乎势不可挡，如果李为民真的接替王元章任东州市委书记，东州市多年平衡的政治割据必然打破，王元章会不会被提拔到省长的位置上，还是去省人大任个副职，王元章被提拔到省长的位置上的前提是林白进京，赵长征接替林白，林白进京已经嚷嚷好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迹象。

这次林白突然被招到中南海，肖鸿林以为林白可能是要进京了，却不曾想是因为李为民写了一篇狗屁文章，靠一篇文章就获得升迁，那还要我们这些干实事的干部做什么？干脆都去写文章好了，搞政治和做学问本来就是两码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最可恨的是，对李为民的这次考察，如果不是丁能通最先得到消息事先通知了自己，自己到现在还要蒙在鼓里呢。王元章比自己大两岁，自己即使无力与王元章竞争省长之位，任东州市委书记还是绰绰有余的吧。干了这么多年的市长，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论资力，论能力，论威望，李为民凭什么跟自己比？应该说，中组部这次考察太突然了，肖鸿林几乎茫然无措，而且也太重大了，重大到可以影响到市委市政府副市级以上大部分人的前程，甚至可以影响到省委省政府部分副省级领导干部的命运，政治格局一旦稳定下来，真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肖鸿林很快想到了贾朝轩，贾朝轩和李为民是一对冤家，想当年争东州市副市长时，李为民败下阵来，却因祸得福升任东州市委副书记。这些年两个人都主管城建，在工作上都叫着劲，贾朝轩虽然去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但是势头上、口碑上明显不如李为民，很显然贾朝轩有些急了，狗急了，就要跳墙，就要咬人，没想到，这个不识抬举的贾朝轩居然盯上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背后打黑枪，手段相当卑鄙，要不是自己及时出手险些着了贾朝轩的道儿。

这次中组部考察组抵达东州，贾朝轩不会不知道，他一定会采取行动的，对，把贾朝轩推到前台，贾朝轩这个人野心很大，嫉妒心又很强，只要贾朝轩出面搅和，说不定中组部考察组会无功而返，李为民的升迁梦就会化为泡影。

想到这儿，肖鸿林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他抽出一支烟刚要点上火，袁锡藩迈着四方步走了进来。

“老袁，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和你商量。”肖鸿林把烟盒扔给袁锡藩。

“老肖，花博园工程到底交给哪家公司了？肖伟可是找过我了，让我向你求情呢！”袁锡藩深吸一口烟说。

“老袁，关于花博园工程我想好了，成立花博园建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建设部、环保部、园艺部、攻关部、安全部等部门，东州的

建设单位一个不用，全国招标，省得按下葫芦起来瓢，这样谁也别惦记，把花博园工程搞成东州市最干净的工程。”

“老肖，这样做你就把贾朝轩给彻底得罪了。”袁锡藩不怀好意地说。

“无所谓得罪不得罪，得罪了他也翻不了大浪，他与李为民争了这么多年，很快就没有资格争了。”

“老肖，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老袁，中组部下来考察了，考察组就住在草河口宾馆了，是冲李为民来的。”

“老肖，怎么事先没有一点消息。不太正常啊！”

“老袁，如今的事情不太正常反倒显得正常，正常的倒不太正常，你赶快把消息散出去，搞得越惊天动地越好，动静越大，有的人就越坐不住，一旦坐不住了，就会露了马脚，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呀？”

袁锡藩老奸巨滑，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肖鸿林的用意，不禁从心里往外佩服。

“老肖，李为民太咄咄逼人了，老百姓夸他好，他就快成青天大老爷了，但是政治是讲究权谋的，考察组也不能到老百姓中考察，还不得机关干部说了算，机关里有些人恨不得他下地狱，贾朝轩就是一个，提拔李为民，贾朝轩能气得背过气去，我们只要操纵舆论，就可以一掌控一切了。”

“老袁，现在你应该明白建花博园为什么不用本地公司的道理了，搞政治要识水性，看不出水深水浅早晚阴沟里翻船。”

“老肖，上面这么用人也确实让人伤心。你老肖辛辛苦苦为东州奋斗了一辈子，到头来爹不亲，娘不爱的，东州真要大权落到李为民手里，局面非失控不可，李为民是个极难驾驭的人，这样的人极难相处，再加上一个争权夺势的贾朝轩，东州非乱套不可。”

“局势还不象你想得那么糟糕，他贾朝轩不是急着当一把手吗，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非常时期，我们只要坐山观虎斗就行了，

这个时候任何轻举妄动都只能是自毁前程，这一点，你老袁要切记呀！”

袁锡藩不停地点头，他心里最清楚，肖鸿林不能倒，肖鸿林是自己进入常委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肖鸿林能掌控局面，自己就会有机会，对于自己这把年纪的人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任何小的机会都要珍惜，因为官场上任何小的机会都能转化为大的机会。

深夜，布满乌云的天空亮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沉闷的轰响，这轰响如闷鼓一样在城市上空滚动，呼隆隆，终于敲碎了夜空。

窗外不时被闪电照亮，暴烈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林娟娟睡得正香，根本没有听见雷声轰鸣，这时，一个黑影闪进了她的房间，那黑影淫亵地爬到林娟娟的床上，像狗一样用鼻子闻着林娟娟身上的体香，然后轻轻脱掉林娟娟的内裤，重重地将身体压了上去……

外面大雨滂沱，房间里，娟娟裹着毛巾被，披头散发地坐在床沿上嘤嘤地哭泣，袁锡藩叼着一支烟，深情地吸着。

“行了，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又不是什么处女。”袁锡藩走到林娟娟身边，抚摸着娟娟的头发说。

“想不到你这么有身份的人竟然不干人事！”林娟娟怒目而视地说。

“什么叫人事？只要是人干的事都是人事。娟娟，你听我说，我从一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你的气质、谈吐、美貌、性感的身体，让我无时无刻不想你，你知道，我守着一个瘫子十几年了，我内心世界很苦，是你到这个家后，燃起我重新寻找爱的勇气，你放心，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袁锡藩一边说一边把林娟娟搂在怀里。

“你是有家室的人，怎么娶我？”林娟娟楚楚可怜地问。

“她是一个废人，再者说，她还能活几年，只要你真心实意地跟着我，我会给你幸福的。”

这时，另一个屋里传来一个女人重重的咳嗽声……林娟娟顺从地把头埋在袁锡藩的怀中，袁锡藩顺势再次把林娟娟压在身下……

肖伟为了说服父亲肖鸿林让华宇集团承揽花博园工程，听从了袁锡藩的建议，只身去北京找白丽娜，丁能通也亲自去机场接肖伟并把他安排住在昆仑饭店。

本来丁能通想把肖伟安排在北京花园，但是肖伟怕住在北京花园人多嘴杂走露了他到北京的消息，执意要住在昆仑饭店。

丁能通得知肖伟到北京是为了找白丽娜，差点误会，以为他是为他母亲关兰馨讨公道、兴师问罪的，吓得不敢告诉他白丽娜的手机，后来肖伟说明真实目的，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白丽娜接到肖伟的电话心里也咯噔一下，电话里肖伟称她为白姐，说是请她到昆仑饭店吃饭，有事商量。白丽娜挂断了手机，心里七上八下的，很显然肖伟已经知道自己与肖鸿林的关系，莫非是来兴师问罪的？不去肯定不行，去会是什么结果？

白丽娜想给肖鸿林打个电话，转念一想还是先了解一下肖伟找她的目的再说，量你肖伟也不会把我一个女人如何！于是，白丽娜悄悄地去了昆仑饭店。

当白丽娜按响肖伟的房间门铃时，肖伟透过门镜偷偷窥视了一会儿白丽娜，肖伟不禁被白丽娜的风韵和美丽所震动，想不到老爸会泡上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难怪袁锡藩建议自己来找这个女人，说老爸会听这个女人的，来的路上，肖伟还半信半疑的，现在他已经深信不疑了。

肖伟心想，这个女人跟老爸关系暧昧，就别请到房间里了，正好快中午了，还是直接到餐厅谈吧。

肖伟打开门很自然地问："是白姐吧，我是肖伟，咱们到餐厅谈吧。"

肖伟与白丽娜握了握手，白丽娜也不知说什么好，只好跟着肖伟上了电梯。

在餐厅，两个人找了一个角落坐下，肖伟为白丽娜要了一份燕窝，自己要了一份干捞翅，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

“我这次来，是有一件事要求你，至于你和我爸的关系，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无权干涉！”白丽娜听了肖伟的开场白觉得并无恶意，提着的心也就放松下来。

“肖伟，我实在想不出我能帮你什么忙？”白丽娜窘迫地说。

“白姐，你知道花博园工程正在招标，竞争的公司很多，我的公司实力很强，一定能做好这个工程。但是我爸怕影响不好，一直不吐口，想请白姐替我求个情，我想我爸会听你的，事成后，我不会亏待白姐的。”肖伟一口气说完，从皮包里取出一个精美的长条盒子送给白丽娜。

“白姐，这是一条白金钻石项链，你带上一定很漂亮，就算是见面礼吧。”

白丽娜被这条昂贵精美的白金项链深深打动了，更为肖伟的绅士风度所折服。

“肖伟，既然你这么信任我，这个忙我一定帮，只是不知管不管用！”

白丽娜情不自禁地闪过一个秋波，搞得肖伟心旌荡漾，肖伟心想，“这个女人可真是个尤物，一双媚眼居然会放电，老爸喜欢上这个女人一定够他受的。”

白丽娜则暗自欢喜，心想，“肖鸿林的儿子一旦站在自己这边，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反对自己与肖鸿林交往，即使肖鸿林不与关兰馨离婚，自己的幸福生活也铁定了。”白丽娜拿起肖伟送的白金项链情不自禁地往脖子上戴。

“白姐，真好看！”肖伟的话一语双关，说得白丽娜心慌意乱，竟带了半天也没带上。

“肖伟，好象卡在头发上了，帮我看看！”白丽娜妩媚地说。

肖伟起身为白丽娜摘出卡在项链上的头发，然后亲自给白丽娜戴项链，借机吃白丽娜的豆腐，双手故意碰了一下白丽娜富有弹性的乳峰，肖伟感觉就像摸了刚刚蒸好的白面馒头上，手感好极了，白丽娜知道肖伟故意吃自己的豆腐，回头妩媚地看了一眼站在身后的肖伟，就在这一瞬间，肖伟和白丽娜仿佛情侣般温馨的镜头被人在暗处拍了下来。

送走白丽娜，肖伟松了口气，回到房间想洗个澡，睡一觉，刚脱了衣服，就有人按门铃，一个甜津津的声音问："先生，需要服务吗?"

肖伟心想，"莫非是三陪小姐送上门来了？"光着腚走到门前往门镜里一看，果然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小妹妹。肖伟心中高兴，二话没说，就把门打开了。

肖伟刚伸出一个头去，就被一双大手捏住了脸，两个高大的身影闪了进来，门铛地一声关上了。

肖伟被捏住脸的大手一把推到沙发上，肖伟眼睛都被捏花了，他揉揉眼睛定睛一看，眼前站着的两个大汉他都认识，一个是胖乎乎中等身材的陈富忠，另一个是膀大腰圆像打手一样的海志强。

"陈富忠，你想干什么？"肖伟明显感到来着不善。

"肖伟，你斗胆包天连你爹的情人你都敢会，就不怕东州人骂你们爷们儿乱伦！"陈富忠掏出烟，海志强赶紧给点上火。

"陈富忠，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肖伟负隅顽抗地驳斥道。

"血口喷人！志强，让他开开眼！"

陈富忠深吸一口烟慢慢地喷在肖伟脸上，海志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扔在茶几上，刚好是肖伟请白丽娜吃饭时的情景，特别是肖伟吃白丽娜豆腐时，白丽娜满脸骚气的媚态，让肖伟看了如坐针毡。

"陈富忠，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这几张无聊的照片吧？有什么事直说好了"！此时的肖伟已经从惊慌失措中缓过神儿来，他故坐镇静地说。

陈富忠心想，“这小子果然见过世面，不给他点厉害，怕是不能服软。”

“肖伟，这几张照片要是放在你老爹面前，他会做何感想？”

“我老爸只会当画欣赏！”

海志强猛地扇了肖伟一个嘴巴说：“妈的，丫子死了还嘴硬！”

肖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晕了，眼前全是金星，好半天才醒过神儿来。

“陈富忠、海志强，算你们有种，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想要你的命，你的命不他妈的值几个钱，一句话，花博园工程你他妈的还是撤标吧！”

“凭什么？”

“凭这个！”

海志强从兜里掏出一把亮锃锃的五四式手枪，在手里耍了个花样，然后把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肖伟的脑门上。

陈富忠坐在沙发上，把手里的烟头按在烟灰缸里，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说：“肖伟，我陈富忠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这种屌人我见多了，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陈富忠说着给海志强一个眼色，海志强收起手枪，把身边的皮箱放在茶几上。

陈富忠接着说：“这个皮箱内有一百万人民币，老弟，如果你退一步，这一百万就归你了，如果你不识抬举，”陈富忠用手猛然揪住肖伟的鸡巴，把水果刀逼在肖伟的根部，“你小子不是喜欢女人吗？从今天起，我就让你做太监。”

肖伟被陈富忠的举动惊呆了，他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浑身发抖，头上渗出了汗。连忙说：“我退出，我退出！”

陈富忠松开手，用水果刀刮了刮肖伟的阴毛说：“老弟，这就对了，既然识时务，这一百万就归你了，就算大哥给小弟的一个补偿吧。”陈富忠手里的水果刀转了几个花样，猛然插在一个苹果上。

“志强，既然肖老板同意了，就算成交了，咱们走！”

陈富忠冷笑着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肖伟，然后带着海志强扬长而去，门咣地关上了，茶几上插在苹果上的水果刀还在微微颤抖……

林大可没想到在北京刚刚办完皇县驻京办与东州老驻京办的交接手续，就接到了市委组织部的紧急调令，让他到花博园指挥部报到，任花博园建设部部长。走之前，林大可约丁能通吃饭，晚饭就安排在北京花园的玫瑰厅，丁能通还约了薪泽金。

林大可是与罗小梅一起来的，罗小梅刻意打扮了一番，看上去好象刚做了头发，皮肤也像刚在美容院护理过，凝脂般富有弹性，只是与长的五大三粗的林大可走在一起极不协调，就好象一个是土匪头子，一个是被抢的压寨夫人。

老远就能听见林大可爽朗的笑声。

“能通老弟，别看在你的一亩三分地，今天说好了我请客！把你们北京花园最拿手的采都上齐，这可是我最后一次以皇县县长的身份请客。”

“既然林县长要给市驻京办创效益，何乐而不为呢？”丁能通开玩笑地说。

“大可，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熟不熟？”

“太熟了，我们县招待所就是薪主任的小舅子给建的。”

“老林，恭喜你荣升部长了！”薪泽金一边与林大可握手一边说。

“升的太快了，直接由正县级升为正部级了。”林大可自嘲地说。

“小梅，今天的菜由你负责。”

罗小梅翻看着菜谱开玩笑地说，“今天给你们补一补，来个杞鞭壮阳汤怎么样？”

“小梅，鞭是什么鞭呀？”薪泽金色迷迷地问。

“当然是牛鞭了，专治你们男人肾虚。”罗小梅甜津津地说。

“大可，我有个笑话可是专说你们县乡干部的。”薪泽金喝了口茶水笑迷迷地说。

“老薪，如果不好笑，待会儿可罚酒啊！”丁能通插嘴说。

“放心吧，保准你笑岔气儿！”薪泽金说，“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带着他们的小牛犊子在田间吃草，过来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公牛说：不好，你俩吃吧，我走了，县里下来干部了。母牛问：下来干部有什么可怕的？公牛说：你不知道，他们一下来就吃牛鞭。母牛说：那我也得跑。公牛问：你又没有牛鞭你怕啥？母牛说：你不知道，这些干部吃完牛鞭就吹牛逼！小牛说：那我也得跟你们走。公牛和母牛问：你走啥？小牛说：你们不知道，他们吹完牛逼就扯犊子！”薪泽金说完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酒过三巡后，林大可说：“能通，这回皇县驻京办在东州各县区也是一流的了，这是我到皇县工作后就梦寐以求的，说实话，我一直在考虑县驻京办的功能，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终于整明白了，县驻京办有两项重要职能，一是政府在北京的办事处，二是老百姓的联络站，我们皇县早就把为老百姓进京看病和经商办事服务纳入考核范围了，驻京办不仅是皇县政府的，也是皇县老百姓的。不仅要为政府办大事，对老百姓的小事也有求必应，可惜呀，就要离开皇县了。能通，今儿请你吃饭，主要是感谢你对皇县做出的贡献。”

“老林，能通为皇县做什么贡献了？”薪泽金问。

“丁主任为皇县人民做了两大贡献：一是招商引资，使皇县丰富的钼矿得以与港商联合开发；二是把东州市的老驻京办给了我们皇县，使皇县驻京办的硬件上了一个新台阶。小梅，来，咱们一起敬丁主任一杯。”

丁能通今天高兴，酒量见长，林大可就要离开皇县了，情绪激动，两个人难免多喝几杯。

丁能通放下酒杯感慨地说：“实际上，市驻京办在强化应酬、公关和接待职能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强化为民服务的职能，如信访、进京农民工的各种协调服务等，这也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薪主任，你们省驻京办打法有变化吗？”

这段时间主要是接待省里各部门的领导，薪泽金毫不避讳地说："今年风声比较紧，跑部委的工作有所缓解，但我们还是希望以另外的方式，与有关部委继续加深感情，不过今年来京跑'部'的企业相对减少了，探测政策动向的官员多了。"

"要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资源分配与项目审批的标准和程序完全公开透明，地方各级部门不需要额外支付成本，就可以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驻京办何必到处装孙子求人？"丁能通抱怨地说。

"关键还是要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下放行政审批权，增加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的审议和公示。"林大可颇有感慨地说。

"行了，你们这些大男人整天忧国忧民的，连喝酒谈的都是国事，累不累呀，林县长，感谢这些年你对小妹的关照，来，我敬你一杯！祝你步步高升！"

众人起身随声附和，一起敬林大可。敬完酒，丁能通突然感到内急，起身去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时，丁能通发现陈富忠和海志强从女厕所走了出来。

"富忠，你们俩男女不分呀？"

"哎，能通，正想找你呢！我们俩走错门了。"陈富忠神色有些慌乱地说。

"富忠，什么时候到北京的？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现在打招呼也不迟，赏个面子一起吃个饭吧。我们哥俩可饿着肚子呢。"

"正好，我和皇县的林县长、省驻京办薪主任正吃着饭呢，一起来吧！"

"能通，听说林大可调到花博园指挥部任建设部部长了？"

"对呀，你老兄消息就是灵通，我和林大可不熟，正好你老弟给引见引见吧。"

"没问题，走吧！"

三个人离开洗手间回到包房，丁能通做了介绍，林大可似乎对陈富忠和海志强并不感冒，表情不冷不热的。

“哎呀，林部长，久闻大名，今儿借花献佛，敬你一杯！”这时，陈富忠的手机响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陈富忠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接听手机。

“啊，谁呀？”

“忠哥，是我，娟娟。”

“啊，是娟娟，有什么事吗？”

“忠哥，袁市长的老婆过世了！”

“什么？袁市长的老婆死了！啥时候的事呀？”

“刚咽气，发现不好，就拨了一二零，到医院就不行了。”

“好了，我知道了，出殡时我去，你好好干，有什么消息，勤打电话！”

“我知道，放心吧，忠哥。”

陈富忠挂断手机说，“袁市长家的保姆，是我介绍去的，特意告诉我，袁市长的老婆过世了！”

“袁市长的老婆可瘫痪十多年了，这一过世对袁市长是个解脱！”薪泽金感伤地说。

“袁市长没儿没女，老伴一死，孤身一人了，也够可怜的。”林大可同情地说。

“话题太伤感了，来，大家一起干一杯。”

丁能通建议，众人举杯共饮，放下酒杯，丁能通对陈富忠从女卫生间出来心中狐疑，心想，“刚才陈富忠和海志强从女卫生间出来时，略显紧张，海志强的表情鬼鬼祟祟的，莫非这两个人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丁能通脑海中浮现出段玉芬的面容，耳边不时响起石存山的嘱咐，让自己密切注意陈富忠的动态，丁能通察言观色，众人喝到半夜才散。

本来丁能通想去罗小梅的家，但是她送林大可不方便，罗小梅暗送丁能通一个秋波就走了。令丁能通更加不解的是陈富忠和海志强并没有住在北京花园，却出现在玫瑰厅的女洗手间，目送众人离去，丁能通呆呆立在酒店门口，陷入沉思。

许久丁能通才回到房间，他一下子想起住在昆仑饭店的肖伟，心想，“莫非陈富忠是冲肖伟来的，他俩是花博园工程的主要竞争对手。”

丁能通心里激灵一下，他赶紧给肖伟打手机，肖伟的手机关机，丁能通心想，“问问白丽娜兴许就清楚了。”于是他马上拨通了白丽娜的手机。手机接通了却半天没人接，丁能通觉得不对劲，就径直往白丽娜的房间走去。

按了半天门铃，屋里也没有反应：“丽娜，我是丁能通，没事吧？”

门开了，白丽娜满脸泪痕地站在丁能通面前，丁能通吓了一跳：“丽娜，你这是怎么了？”

白丽娜像是受了巨大的委屈，一头扑在了丁能通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丁能通把房门关上，轻轻地拍着白丽娜的肩膀问：“丽娜，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

丁能通把白丽娜扶到沙发上坐下，一眼看见茶几上几张肖伟给白丽娜戴项链的照片。

“丽娜，这是怎么回事？”丁能通不解地问。

白丽娜捂着脸又哭了起来。

“丽娜，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陈富忠、海志强干的？”

白丽娜吃惊地望着丁能通哽咽着问：“头儿，你怎么知道的？”

“晚上林大可请我们吃饭，我去洗手间发现陈富忠、海志强从女洗手间里走了出来，而且神色紧张。”白丽娜听了这话捂着脸又哭了起来。

“丽娜，别哭了，就凭咱们俩的关系，有什么话你不能对我说？”白丽娜止住了哭泣，从茶几上的纸盒里抽出纸巾擦干眼泪。

“头儿，你可得给我做主，今晚陈富忠、海志强尾随我进了女洗手间，在里面用刀逼着我，问肖伟找我干啥，我说了以后，他就把这些照片给了我，还威胁说，如果我为肖伟说情，他就把这些照片给肖鸿林，头儿，陈富忠简直就是黑社会呀！”

丁能通听完白丽娜的话，一下子明白了陈富忠、海志强此次进京的目的，他们一定是尾随肖伟来的，既然白丽娜受到了恐吓，肖伟也在劫难逃，怎么办？

丁能通紧张地思索一会儿说：“丽娜，这件事事关重大，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肖市长那儿也别打电话了，让我好好想想这件事怎么办？因为我估计肖伟也一定遭到了恐吓。”

“头儿，肖伟不会有危险吧？”白丽娜紧张地问。

“不会，陈富忠此行是为花博会竞标一事而来的，无非是让肖伟知难而退，不过，陈富忠太嚣张了，连市长的儿子都敢威胁，我看他是活到头了。”

“头儿，他们身上都带着家伙，你可得小心点！”

“不怕，我估计他们明儿一早就会回东州，没事，你好好休息吧。”

“头儿，你别走，我害怕！”

白丽娜说完又一头扑在丁能通的怀里，披在肩上的长发散在丁能通的怀中，香香的，滑滑的，丁能通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脸烧得火辣辣的，白丽娜柔软窈窕的身躯在他怀里就像美人鱼一样扭动，一对奶子在丁能通的私处挤来挤去，搞得他死的心都有，但是，丁能通不敢发作，他知道此时的白丽娜就更不能往身上沾了。

丁能通缓缓推开白丽娜说：“丽娜，什么事都没有了，睡一觉就好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丁能通好不容易从白丽娜的房间挣扎出来，心想，“险些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决定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石存山，或许石存山能从这件事打开一个对付陈富忠的缺口。丁能通觉得自己沉默得太久了，一方面是对不起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另一方面是对不起深爱过自己的老同学，既然陈富忠想玩火，那么我就做这个点火人吧。想到这儿，他拨通了石存山的手机。

晚饭后，吴梦玲陪李为民散步，两个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常委大院附近，常委大院后面就是海瑞公园，海瑞公园过去叫劳动公园，王元章任市委书记以后，建议将劳动公园改名为海瑞公园。

因为围绕海瑞公园不仅住着常委大院副市级以上领导，周边还有各委办局的住宅区，人大、政协的住宅区也在附近。无论到这里晨练的人，还是傍晚到这里散步的人，有许多人是干部，海瑞是明朝中后期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王元章建议这个公园叫海瑞公园是用心良苦的。

李为民和吴梦玲走进海瑞公园，迎面是海瑞的巨大雕像，雕像底座上刻有海瑞的著名奏章《天下第一事疏》。李为民和吴梦玲走到海瑞雕塑前，正驻足欣赏时，迎面走来了肖鸿林和关兰馨夫妇。

“哟，肖市长、兰馨嫂子，这么巧！”吴梦玲先看见他们，打招呼道。

“为民、梦玲，好休闲呐！”肖鸿林微笑道。

“鸿林，我和梦玲常到这里散步，难得见你和嫂子一次呀。”李为民朗声道。

“政府比不得市委呀，你们市委是管人的，我们政府是干事的，一忙起来就脚打后脑勺，哪里有时间散步呀。”肖鸿林说话的口气带着某种情绪。

“鸿林，放放权，你也不至于忙成这样。”

“为民，你的意思是我肖鸿林揽权了？”肖鸿林不满意地问。

“鸿林，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英国历史学家约·阿克顿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清平原野阔，风正一帆悬呐！”

“李为民，你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肖鸿林不喜欢绕弯子，想说什么请直说，少跟我阴阳怪气的！”肖鸿林激动地说。

“鸿林同志，你敢不敢当着海瑞的面拍着胸脯说，你是清白的！”

李为民说罢，关兰馨听不下去了，她挑理道：“为民，这是怎么说话？你的意思是我们家鸿林腐败了。”

“兰馨，别忘了你是市长的妻子，不是普通人的老婆，应该做肖鸿林的贤内助，不能拽后腿呀！”

“梦玲，好好管管你们家为民，怎么属疯狗的，见谁咬谁呢？”关兰馨拉下脸说。

吴梦玲也很尴尬，她一边拽李为民走一边说，“嫂子，为民不会说话，但他是为你们好！”

肖鸿林哈哈大笑道：“为民，不要动不动就以海瑞自居，我肖鸿林敢拍着胸脯告诉你，我对得起东州八百万人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中央三令五申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在自己主管辖区内做生意，你儿子肖伟，都快成东州首富了，还敢在海瑞面前说问心无愧！”李为民掷地有声地说。

吴梦玲怕不好收场连忙劝道：“为民，你和鸿林说话不会客气一点，老搭档了，怎么这样？”

李为民缓了一下口气说：“好吧，鸿林，我的脾气不好，说句心里话，我真不希望你出事。”说完，他拉着吴梦玲的手就走。

肖鸿林望着李为民两口子的身影，气得将手中的羽毛球拍折为两段。

石存山昨晚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后，就连夜向市公安局局长邓大海做了汇报。早晨，李为民坐在办公室刚要浏览一下报纸，石存山和邓

大海推门进来了。

“李书记，我们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石存山进门就说。

“噢，看你们风风火火的样子，好象来头不小啊，快请坐！”李为民开玩笑地说完，起身亲自给石存山和邓大海沏茶。

李为民已经知道中组部考察组在东州正在找许多干部谈话，目的是考察他，但是尚未找他本人谈话，他也清楚，因为考察的只有他一个人，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东州政坛不平静，估计这几日中组部有可能找到自己，省委组织部通知他不要外出，否则邓大海和石存山不事先预约，很难在办公室见到李为民。李为民自从上任以来，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

“大海，我琢磨着你们应该找我了，这一段时间一定承受了不少压力吧？”李为民关切地问。

“为民同志，经过市刑警支队这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秘密工作，已然查清了以陈富忠为首的北都集团，实际上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建行中山支行行长段玉芬和办公室主任刘可心，就是被陈富忠的手下海志强杀害的，杀人后，进行了极其残忍的毁尸灭尸，不仅如此，本市发生的十几起重伤害案件都与陈富忠有关，上次你的秘书小唐收到的恐吓信也是他们干的。目前，市里的重点工程花博园建设，所有投标的公司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恐吓，包括华宇集团的肖伟于昨天中午，在北京昆仑饭店也遭到陈富忠、海志强的威胁。”

邓大海还没说完，李为民插嘴问道：“肖伟遭到威胁的消息是怎么得到的？难道肖伟到市公安局报案了？”

“没有，消息是驻京办主任丁能通报给我的，据说，驻京办接待处副处长白丽娜也遭到了恐吓。”石存山补充说道。

“陈富忠为什么要恐吓白丽娜呢？他们之间好象不应该有利益上的冲突呀？”李为民不解地问。

“为民同志，肖伟此行是去见白丽娜，据说白丽娜与肖鸿林同志的关系……”邓大海说了一半，没往下说。

“这两年肖鸿林同志变了，我真为他担心啊！”李为民长叹道。

“为民，相比之下，贾朝轩就更令人担心了，以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名义公开干涉办案，还多次请我和陈富忠吃饭，以市委常委的名义向我施压，妄想让我放陈富忠一马，据我们了解，贾朝轩陈富忠早就称兄道弟了。”邓大海惋惜地说。

“是啊，我们有些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越来越经受不住权力关、金钱关和美色关的诱惑，令人痛心啊！特别是近几年，黑恶势力靠非法敛财起家后，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犯罪行为提供保护，有的甚至插手操纵农村基层选举。黑恶势力企业化、公司化越来越明显。我们有些干部有案不查，有案不报，在查办案件中，措施不力，这些渎职行为也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最近，我和王书记接到不少举报肖鸿林和贾朝轩的检举信，问题很严重啊！我和王书记正准备向省委书记林白同志专门汇报一次，应该说，市公安局顶住了压力，工作很出色，但不要忘记除恶务尽啊！”

“为民同志，深挖和打掉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是打黑除恶的关键，保护伞不挖出来，黑恶势力就除不了啊！”邓大海深有感触地说。

“大海同志，与黑恶势力斗争，特别是在打击保护伞方面，要讲政治智慧，既然肖伟遭到陈富忠犯罪团伙的恐吓和威胁，就一定要找到肖伟、白丽娜取得证据，肖鸿林的儿子受到黑恶势力的威胁，对他这个一市之长是莫大的耻辱，这件事一定要通报给肖鸿林，取得他的支持，这样就抑制了贾朝轩的作用，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富忠这伙黑恶势力一举除掉，然后再深挖保护伞。”

“李书记，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关于肖伟被恐吓之事，我们取证后会向肖市长专门汇报的。”石存山坚定地说。

“大海、存山，任务很艰巨，形势很复杂，你们要多加小心啊！”李为民语重心长地说。

邓大海和石存山向李为民汇报完工作后，在市委大院分了手，邓大海嘱咐石存山要尽快向肖伟和白丽娜取证，石存山心想，是先向肖

伟取证呢，还是先向白丽娜取证？石存山想来想去，觉得先向白丽娜取证容易一些，白丽娜一开口，肖伟不开口也不行，最后再向肖鸿林汇报。

想到这儿，石存山心情好了许多，心想，“玉芬，你的仇就要报了，我一定会把杀害你的凶手绳之以法的。”

这时，手机响了，石存山一看是衣梅打来的，最近，石存山与衣梅接触越来越多，彼此很有感觉，又都是过来人，所以又多了一份冷静。

石存山接听了手机，衣梅约他中午一起吃饭，衣梅的街道办事处离市刑警支队不远，两个人中午经常在一起吃饭。衣梅一提醒，石存山还真觉得有些饿了，早晨就没吃饭，一看已经十一点多了，他接完手机一踩油门，桑塔那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

昨夜，丁能通被白丽娜折腾得一宿没睡，黎明时分才睡觉，整整睡了一上午，中午吃完饭，难得有空，开车想到皇县驻京办找罗小梅。车开到航天桥时，手机响了，丁能通觉得特别扫兴，半天没接，可是手机不停地想，没办法，下了航天桥丁能通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号码很陌生，他想了想还是接了，没想到打电话的竟是刘凤云。

“小丁吗？”

“你好！刘大姐，冉冉干得还好吧？”

“小丁，冉冉住院了，在北京医院妇产科，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刘凤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丁能通听得出来，刘凤云的口气冷冷的，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又是去北京医院妇产科，心就咯噔一下，莫非……

丁能通不敢往下想，越想越后怕，冉冉要是怀孕了，一定是那个叫刚的家伙干的，没在刘大姐家干几天就弄出这等丑事，让自己怎么面对刘凤云呢？但是既然刘凤云打来电话，不去肯定是不行的，看来躲是躲不过去了，心一横，车调头驶往东单大华路。

一路上，丁能通的脑子里都在胡思乱想，真要是冉冉怀孕了，见到刘凤云一定会挨一顿臭骂，要是误会这事是自己干的就更遭了，刘凤云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万一不分青红皂白，往市委组织部捅一下，事儿就大了！

当然，刘凤云不至于干出这么不尽人情的事，可是自己在刘凤云心中正人君子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刘凤云一定在想，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有时候是鸟人。我现在在刘凤云心中就是这个鸟人形象。

丁能通突然想起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又觉得不适合自己，更不适合这种事，便琢磨了这么一句：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找去吧！觉得也别扭，便改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

丁能通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奔驰车已经进了北京医院。

在手术室门前，刘凤云正焦急地等待着，丁能通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刘大姐，冉冉怎么样了？"

"丁能通，你干的好事，冉冉宫外孕，大出血，正在手术。"刘凤云劈头盖脸地说。

"大姐，我，我……"丁能通支吾着想解释，心想，刘凤云果然认为是我干的。

"你，你什么？是不是想说，你是正人君子，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人，我看你是个伪君子，随便起来不是人，堂堂的正局级干部，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干出这种丑事，我看你该开除党籍了。"

"大姐，你消消气，听我解释。"丁能通恳求地说。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刘凤云不依不饶地说，"小丁，你是个大男人，又一个人在北京，难免管不住自己，可是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呀，冉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大姐我怎么办？"

“是是是，大姐，冉冉有危险吗？”一提起冉冉，丁能通反而顾不上解释了，关切地问。

“真要有危险，就让你丁能通偿命！”刘凤云用手指戳着丁能通的脑门说。

“好了，大姐，求你了，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丁能通心想，索性为冉冉承担了这件事，要是再弄出一个叫刚的男人来，说不定这份工作就丢了。

“小丁，你做了这种事，想没想过后果，想没想到你的前程？想没想到你的妻子？”

“大姐，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也犯过这种错，还生了私生子，伟人都把持不住自己，何况我是个凡夫俗子！？”

“你还嘴硬，马克思一直为有私生子而对燕妮感到愧疚，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也给燕妮的一生带来了痛苦，伟人的优点你记不住，缺点你记得倒清楚，冲你的态度，我就得和肖鸿林反映反映。”

“别别别，大姐，我不对，我错了。”

丁能通一面甜言蜜语地哄刘凤云，一面不服气地想，“肖市长还不如我呢，我起码敢站出来替金冉冉背黑锅，这种事要是出在白丽娜身上，恐怕他都不能承认。这年头，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丁能通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说着小话，刘凤云见一个男人如此服软，心也就软下来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手术室门开了，金冉冉脸色煞白地躺在板车上，被护士缓缓地推了出来，丁能通赶紧上前接过护士手中的吊瓶，关切地问：“冉冉，怎么样了？”

“哥，你能来，我感觉好多了，我本来不想给你惹麻烦，想吃药打掉，可是没想到出了意外。”金冉冉说得很平静，但是丁能通心疼这个苦命的妹妹被人伤害成这样，还硬装没什么事，眼泪险些涌了出来。

金冉冉躺在病床上，丁能通问：“护士，病人要住多长时间院？”

“至少得一个星期。”护士说。

丁能通愧疚地对刘凤云说：“刘姐，你先回去吧，家里有两个孩子，这两天，冉冉由我照顾。”

“冉冉，你好好休息，明天我来看你！”刘凤云温声地说。

“大姐，让你见笑了，都是我不好，本来是想帮你的，却给你添了麻烦，大姐，你不会不要我了吧？”金冉冉泪眼蒙蒙地说。

“怎么会呢？谁都可能做错事，这一段，你干得很好，大姐很满意，等病好了，大姐就接你回家。”刘凤云说完，又向丁能通交代了几句，就走了。

这是个四人间的病房，其他三位病人也都是宫外孕，但是人家都是正常的夫妻，丁能通不禁窘然，默默地坐在金冉冉的床边，心里翻江倒海。

“哥，对不起。”金冉冉有气无力地说。

“冉冉，说实话，是不是那个叫刚的家伙？”

“哥，是我不好，我不该和他藕断丝连！”

“你呀，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出了这种事，让我怎么面对周大哥和刘大姐，刚才叫刘大姐骂了我一顿，她还以为是我干的呢！不行哥给你另找工作吧！”丁能通觉得发生了这种事，还是远离刘凤云这家人好一些。

“哥，让我干满两年吧，我答应过你，在刘凤云家还可以复习研究生课程，周大哥的同学是人大的教授，已经把我推荐给他，我觉得还是读书好。”

“既然这样，读书的费用我来给你出。”

“通哥，不用你，我工作两年学费就出来了，起初你让我做保姆，我心里好气呀，现在看来是对的，我到刘大姐家学了不少东西。”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丁能通话音刚落，手机响了，丁能通一看脸都吓白了，金冉冉也看得清楚。丁能通稳了稳神说：“冉冉，我出去接个电话。”

丁能通走出病房故作镇静地问："雪儿，有事吗？"

"能通，我出差到北京了，就在北京花园，你在哪儿呢？"

丁能通听后，脑袋嗡地一声就大了，心想，"怎么这么巧？好象上帝安排好了一样，故意让我为难，本想护理冉冉几天，现在看来不行了，怎么办？"他大脑急速地运转，一咬牙，心想，"还是老婆重要。"

"雪儿，我在外面办事，来之前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好去机场接你。"

"人家想给你一个惊喜嘛！"

"好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丁能通回到病房，一脸愧疚地说："冉冉，单位有急事，我必须马上赶回去，今晚不能陪你了，明天我再来，好吗？"

"你忙，去吧，我一个人能行！"丁能通请了陪护，安排好一切，离开了北京医院。

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心想，"得想办法让衣雪明天就走，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老天爷成心让我好看，如果衣雪明天走不了怎么办？刘凤云明天肯定去医院。发现我不在非打电话给我不可，万一让衣雪知道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丁能通越想越心烦，一走神儿，险些追尾。

到了北京花园，白丽娜已经为衣雪安排好了房间，正陪着衣雪嫂子长，嫂子短地说着话，丁能通佯装兴奋地走了进来，白丽娜知趣地走了。

衣雪兴奋地扑到老公怀里喃喃地说："能通，想死我了！"

"雪儿，我也是。"丁能通敷衍地说。

"能通，我特意跟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北京陪陪你！"

"雪儿，怕是来逼我办移民手续的吧，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正在找人办，这事急不得。再说，花博园就要动工了，驻京办的接待任务太重了，还要为花博园拉赞助，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我怕我陪不了你。"

丁能通心里暗自叫苦，编了一大堆理由骗老婆，恨不得马上把衣雪送上飞机，这时，手机响了，是顾怀远打来的。丁能通心想，总算有救命稻草了，他赶紧接听手机。

“丁哥，明天上午十点，贾市长到北京，去国际开发银行研究贷款的事，你安排好接站吧。”

“没问题，怀远，放心吧！”丁能通挂断电话接着说，“这不，明天贾市长来，想好好陪你哪儿有时间呀！”

衣雪无奈地望着丈夫说：“能通，移民的事我当然着急了，孩子就要上初中了，我希望他到加拿大念去，我就怕你不愿意让我们娘俩去，拖着不办。”

“雪儿，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没不办过。”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样吧，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工作，反正晚上你得回房间睡觉吧？假我已经请了，你总不能让我明天就回去吧？”

“要不白天让白丽娜陪你逛逛商场，我一有空就回来陪你。”丁能通佯装歉疚地说。

丁能通陪衣雪吃了晚饭，想陪衣雪逛逛北京夜景，衣雪不愿意，两口子聚少离多，衣雪不愿意错过缠绵的机会，挽起丁能通的胳膊又回到房间。

外面昏黄的灯光中飘起了雨丝，房间内宁静安详，衣雪柔情似水地说，“我先洗个澡。”便脱光了衣服进了卫生间。

丁能通心中虚飘飘空捞捞的，他点上一支烟，盘算着怎么应付妻子，最近几天与罗小梅做得猛了些，有些被抽干了的感觉，他怕衣雪看出来，偷偷从皮包里拿出伟哥药瓶，从里面拿出一片菱形的蓝色药片吃了一粒，赶紧把药瓶放回包里。伟哥是薪泽银送给他的，他还从来没用过。

丁能通最懂得小别胜新婚的道理，但是不吃伟哥，自己能不能盯下来，心里没有底，他吃了这粒伟哥后心里塌实了不少。

丁能通一支烟刚刚抽完，衣雪就一丝不挂、香气扑鼻地走出来，只用一条毛巾裹着湿漉漉的头发，

“老公，我白不？”衣雪颤巍巍晃着两个白花花的奶子问。

丁能通望着老婆雪白的肌肤心里暗骂：“妈的，美国鬼子的玩意就是好用！”此时他的下身已经搭起了凉棚，而且胀得有些疼，可能是药力太猛，丁能通觉得鸡巴紧贴着肚皮，早就跃跃欲试了。

衣雪擦干头发，照着镜子梳了梳，然后风情万种地走过来，眼睛中充满了脉脉温情，丁能通望着欲火难耐的老婆，脑海里不时闪过罗小梅的影子。他想起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中的一句话：“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但他更喜欢那句：“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丁能通觉得这句话绝对是真理，最起码男女之间无论是为情为利，终极表达方式必须通过阴道，阴道是上帝安排男人通往救赎的或者是宿命的窄门。

夫妻俩水里火里折腾了一宿，丁能通累得倒头大睡，日上三竿也没醒，衣雪起得早，在卫生间洗漱打扮一番，拿起电话想把两个人的早餐叫到房间来。

客厅里，丁能通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个不停，衣雪为了让丈夫多睡一会儿，赶紧走过去接听，按下接听键，还没等问谁，手机里传出一个女孩痛苦的声音：“哥，你什么时候过来呀？疼死我了！”

衣雪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下意识地问：“你是谁？找丁能通干什么？”

手机里的女孩一听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下子不说话了，她情不自禁地往回拨，女孩已经关机了。衣雪的火腾地一下子窜到了脑门子上。她怒气冲冲地跑到卧室，一把揪住正在熟睡的丁能通的耳朵。

“丁能通，别睡了，我问你电话里的女孩是怎么回事？”

丁能通懵懵懂懂地捂着耳朵坐起来，睡眼惺忪地问：“什么女孩？一惊一诈的？”

“刚才手机里有个女孩找你，说疼死了，让你快过去。你说，你和这个女孩是怎么回事？”衣雪不依不饶地问。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清醒了许多，心想，“遭了，一定是金冉冉打自己的手机让衣雪发现了。”

“雪儿，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少放屁！丁能通，我说你昨天没完没了地劝我回东州，原来你已经有相好的了，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咱俩就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衣雪越说越激动，情不自禁地呜呜大哭起来。

这时有人按门铃，丁能通赶紧小声说：“姑奶奶，我求求你，别哭了，让同事知道多不好！”

“知道不好，你就别做！”衣雪反驳道。

丁能通手忙脚乱地打开房门，进来的竟是钱学礼，丁能通一下子警觉起来，心想，“这家伙什么时候回的北京，是不是在门口听半天了，故意敲门进来看我的笑话。”

“老钱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丁主任，我回来是想请你审一审小区开发的设计方案。”

“老钱，既然房地产开发全权由你负责，你就定吧，总之，以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哪种户型在东州卖得好，就以哪种为主。”

两个人说着话，衣雪已经收拾好东西，拎着皮箱，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雪儿，你去哪儿呀？”丁能通慌慌张张地问。

“这儿太脏，回家！”衣雪气哼哼地扬长而去。

“弟妹这是怎么了？”钱学礼故作关心地问。

“没什么，生我的气了，好了钱主任，就这样吧。”

钱学礼阴冷地苦笑了笑，知趣地走了。

丁能通简单地收拾收拾，关上门追了出去，刚冲出北京花园的旋转门，见衣雪已经上了一辆出租车，呼啸而去。丁能通望着消失在车

水马龙中的出租车欲哭无泪。

这时，黄梦然走过来说，“头儿，该去机场接贾市长了。”

“贵宾室安排好了吗？”丁能通无精打采地问。

“找张副总的秘书安排的。”

“为什么不找于欣欣？”丁能通有些不解地问。

“头儿，欣欣出事了。”黄梦然无奈地说。

“出什么事了？”丁能通惊异地问，他不相信那么阳光灿烂的女人会出什么事，出也是出好事。

“头儿，于欣欣跑了，公安局正在抓她呢！”

“公安局为什么要抓她？”丁能通像是从对衣雪的伤感中惊醒过来。

“听说是通过飞机送人蛇，送一个人能得四十万呢，好象是分赃不均被同伙告发了。”

“于欣欣会参与这种事？”

丁能通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为东州驻京办做过重大贡献、始终微笑的阳光女经理，会参与空中偷渡活动，成为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欣欣现在躲在哪儿？”

丁能通知道由于黄梦然负责驻京办接待工作，与于欣欣关系不一般，于欣欣找到黄梦然，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不知道，但愿她没事！”

“是啊！但愿她没事，”丁能通着实看了一眼黄梦然说，“咱们走吧！”

丁能通心里非常清楚，于欣欣一定是被黄梦然藏起来了，说不定就躲在东州什么地方。

到首都机场接站很顺利，贾朝轩终于住进了北京花园的总统套，他觉得自己就应该住在这里，因为丁能通能空手套白狼，入主北京花园，与他这个主管驻京办的常务副市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让丁能通想不到的是，贾朝轩此次进京除了带着秘书顾怀远以外，还带了情人苏红袖，当然，为了避人耳目，苏红袖坐的是普通舱。

中午，丁能通为贾朝轩接风，黄梦然、白丽娜坐陪，苏红袖打扮得楚楚动人，让白丽娜非常反感，白丽娜早就知道苏红袖是贾朝轩的情人，但是在席面上还轮不到你苏红袖摆贵夫人、官太太的架子，要知道我白丽娜才是东州第一夫人，白丽娜觉得第一夫人不准确，心里纠正成了第一情人，她觉得第一情人又浪漫，又尊贵。

推杯换盏之后，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石存山的号，他觉得石存山找他一定与肖伟被陈富忠恐吓有关，便起身说："你们慢喝，我接个电话！"

"存山，你找我？"

"能通，我在北京花园呢！"丁能通心里一惊问："真的假的？"

"骗你干啥，我就住在2111房间。"

"我正陪贾市长吃饭，一会儿上楼看你。"

"来的时候把白丽娜也带过来，我有话问她。"

"这么说你是为白丽娜而来的？"

"对，主要是为陈富忠恐吓一事取证。"

"我明白了，她也在陪贾市长吃饭，吃完饭，我和她一起去你房间。"

丁能通挂断电话，心想，"既然存山来北京找白丽娜取证，就一定会找肖伟取证，这说明东州市公安局对陈富忠这个黑老大要动手了。"

午宴散后，白丽娜因为与苏红袖斗酒已经有几分醉意，下午贾朝轩和顾怀远去国家开发银行见刘司长，丁能通让黄梦然安排驻京办车队孟队长送贾朝轩，自己陪白丽娜去见石存山。

丁能通惦记医院里的金冉冉，无心听石存山和同事一起问白丽娜被恐吓的经过，他寒暄后告辞，答应晚上请石存山吃饭，便一个人开车去了北京医院。

贾朝轩从国家开发银行出来，没有回北京花园，而是直接去了王老家，他万万没想到中组部会派考核小组去东州考察李为民，贾朝轩想做困兽斗，想阻止这件事，想来想去，对这件事能起一定作用的也只有王老了，便收集了大量关于李为民官僚腐败的黑材料，想通过王老递到中组部。

贾朝轩最清楚，在中国，最容易当的就是领导干部，只要你不贪，没有什么生活错误，你就根本不会下台，而且退了休还要享受待遇，这才是中国特色的优越性，如果想把一个人搞下台，只有一两个办法，要么让他有经济问题，要么让他有作风问题，其实这两种问题在机关干部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贪不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贾朝轩是从基层一点一点爬起来的，他太了解中国官场的弊端，应该说，他的升迁就受益于这些弊端，如果没有这些弊端，他这辈子可能永远也不如李为民。所以，贾朝轩始终不相信李为民不贪不占，不喜欢女人，在贾朝轩看来，权力就是春药，会让所有志存高远的人兴奋起来，他李为民要喜欢权力，就应该喜欢金钱和女人，权钱色是三位一体的，自古到今就没分开过，他李为民凭啥例外？除非他在压抑着自己，伪装着自己，我贾朝轩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原形毕露。

以周永年为首的中组部考核组对李为民的考察并不顺利，考察期间考核小组接到了大量检举李为民的上告信，信中对李为民的攻击要多恶毒就有多恶毒，周永年感到这些检举信有恶人先告状之嫌，在与王元章的谈话中，他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了王元章，不论这次对李为民考察的结果如何，他都想请王元章委婉地提示李为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意工作方法，收敛锋芒，不要因性格的原因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

王元章非常理解周永年的用意，他是不想让一个非常正直正派有魄力有前程的年轻干部被朋党势力扼杀。王元章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应该让李为民知道这次考察的基本情况。

周永年与李为民谈话后，李为民就坐不住了，关于农民减负问题，他一直想去皇县搞调研，考察结束了，李为民兴冲冲地找王元章辞行，因为这次下乡大概得一个多星期才能回来。

李为民一进王元章的办公室，就发现王书记表情严肃，忧心冲冲的样子，李为民觉得王元章像是有什么心事，便小心翼翼地问："王书记，我要到皇县了解农民减负问题，大概要去十多天，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指示谈不上，只是想提醒你，到下面工作要讲工作方法，皇县的领导班子刚动，县委书记何振东刚从西塘区上任，代县长张铁男还有情绪问题，遇到问题，有了矛盾，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去消除，去化解，千万不要发脾气使性子，硬干蛮干！这也是中组部考察组组长周永年同志让我转达的忠告啊！"

市委之所以将金桥区区长张铁男和西塘区区长何振东这一对冤家调到皇县任党政一把手，是肖鸿林在常委会上执意提出来的，因为张铁男和何振东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争夺花博园选址问题，为筹建花博园设置了不少障碍。

肖鸿林决定选址在琼水湖畔让何振东很得意，觉得在与金桥区的较量中胜利了，高兴劲儿还没过，就被调离了西塘区，好在是皇县一把手，张铁男到皇县风头处在何振东之下，一直很有情绪，无奈他知道这是自己只知道局部利益，而无全局利益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于张铁男和何振东的调动，王元章是同意的，因为对于东州市来说，办好花博会就是头等大事，一切工作都要为办好花博会让路，何振东与张铁男闹得也确实不象话，让这对冤家搭班子就是让他们懂得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在一个槽里吃饭，看他们还争什么？

"王书记，你的意思是让我和反对我的人尽量和平共处，可是我这个人嫉恶如仇，又是个急脾气，说话从来不会遮遮掩掩的。"李为民苦笑道。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说过，明年就要换届了，我希望东州交给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人，你以为我在和你打官腔，同志，凡事要讲政治智慧，如果不靠政治智慧，我们党能走过八十五年的光辉历程。”

“元章同志，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哪些人在做我的文章，但是我到东州是来工作的，不是为了做给哪些人看的，更不能迁就那些邪恶的东西。”李为民反驳道。

“正是因为东州的情况复杂，不容乐观，你才应该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为民啊，我觉得老肖和朝轩走得太远了，我已经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回来了，但是我不希望你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有什么闪失，出什么意外，凡事要考虑周密一些，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要学会保护自己，鲁迅先生还讲壕堑战呐，你应该清楚已经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万一你出了什么闪失，我无法向组织交代，更无法向东州的干部群众交代，而且还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你到皇县后，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说的话，我觉得你能想明白的。”王元章的话语重心长，对李为民的触动很大，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王书记，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根据市公安局的取证调查，以陈富忠为首的北都集团，根本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已经蜕化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贾朝轩与北都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排除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可能，我希望我们一起向省委书记林白同志汇报一次，我觉得除恶的时候到了。”

“好，我同意你的看法，等你从皇县回来后，你我还有大海同志一起专程向省里汇报一次，但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衣雪从北京回来后心情坏到了极点，她不相信丁能通会是个拈花惹草的人，要知道自己一直以为在他心目中是无人能替代的。她把自己闷在家中整整哭了一天，下定决心要与丁能通离婚。

丁能通一直放心不下衣雪，只好给衣梅打电话，并实事求是地说了在北京发生的情况，衣梅不相信丁能通是清白的，在电话里她大骂了丁能通后，答应他去劝衣雪。

傍晚下班后，衣雪便骑着自行车直奔衣雪家，衣梅有衣雪家的钥匙，进家门时，衣雪正蓬头垢面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默默地流泪。

“雪儿，丁能通那个混蛋给我打电话了，我把他臭骂了一顿，别哭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姐，我要跟她离婚，他竟敢背着我跟别的女人扯，我成全他，我给他让道。”

“屁话，你以为离婚是小孩子过家家哪，说离就离，你知道姐姐离婚以后多难多苦。”

“我看你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好个屁，雪儿，你不能感情用事了，哪个男人不拈花惹草，让我看不拈花惹草的男人个个都是窝囊废，你看历史上的那些伟人，哪个与女人能纠缠得清？当初你姐夫拈花惹草，我也是一气之下离了婚，其实，我应该给他改错的机会，可是我一点机会也没给他，他那么求我，我都没给他，可是我忘了，我不给他机会，就是不给我自己机会。男人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男人，你看那些公狮子，占有一大群母狮子；那些公猴子也占有那么多母猴子，其实，男人拈花惹草未必就是爱呀恨呀的，跟憋了泡尿一样，憋得慌就要找地方撒，拈花惹草就是临时找个尿盆，尿完了就拉倒了，跟爱呀恨呀没有关系，你真让他娶那些女人，他才不干呢！雪儿，女人就要大气些，大度一些，女人要是小心眼了，苦的还是自己，丁能通一个人在北京漂，也不容易，整天迎来送往地应酬，拈花惹草也是在所难免的，平时应该多去看看他，多关心关心他，你也应该从自身找找问题。”

“姐，按你说的话，他还有理了，原谅他就是纵容他，以后他心里还能有我？”

“雪儿，你才说错了呢，你原谅了他，他心里才愧得慌呢，就会收敛自己，你不原谅他，不给他改错的机会，他就吓跑了，雪儿，如果你心里不爱他可以，咱跟他一刀两断，问题是你心里能放下他吗？”

“姐，我就是接受不了他和别的女人好！”说完衣雪趴在衣梅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雪儿，”衣梅慈爱地说，“姐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姐姐离婚后，非常痛苦，同事看我难受，就请我去了一家酒吧，桌上的一张卡片上写的，姐看了以后，想了很多，终于明白谁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衣雪从未见过衣梅如此庄重过，眼睛炯炯有光，她慢慢抬起头仔细地听起来。

“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快下课时，教授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我和大家做个游戏，谁愿意配合我一下？一名女生走上台来，教授说：请在黑板上写下你难以割舍的二十个人的名字。女生照做了，她写了一串自己的邻居、朋友和亲人的名字。教授说：请划掉一个这里面你认为最不重要的人！女生划掉了一个她邻居的名字，教授又说：请你再划掉一个。女生又划掉了一个她的朋友，……最后，黑板上，只剩下了四个人，她的

Chapter_7

父母、丈夫和孩子，教室里非常安静，同学们静静地看着教授，感觉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游戏了。教授平静地说：请再划掉一个。女生迟疑着，艰难地做着选择……她举起手划掉了自己父母的名字，‘请再划掉一个。’教授的声音再度传来，这个女生惊呆了，她颤颤微微地举起粉笔，缓慢地划掉了自己儿子的名字，紧接着，她哇地一声哭了，样子非常痛苦，教授待她稍微平静后，问道：和你最亲的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因为父母是养育你的人，孩子是你亲生的，而丈夫是可以重新去找的，但为什么他反倒是你最难割舍的人呢？同学们静静地看着自己的那位女同学，等待着她的回答。女生缓慢而坚定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会离我远去，孩子长大成人后独立了，肯定也会离我而去，能真正陪伴我度过一生的只有我的丈夫！”

衣梅讲完，衣雪沉默了很久，屋子里静极了，仿佛掉一根针都能听到，很显然，衣雪被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因为，她根本放不下丁能通，说出要离婚的话，也不过是为了赌气。

“姐，我听你的，不过，我正在让他给我和孩子办移民，真要移民加拿大了，他一个人在北京拈花惹草的，我怎么能放心呢？”

“雪儿，这次你已经给他教训了，最起码他应该收敛一些。”

“姐，你和石存山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石存山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死去的段玉芬，或许案子破了，凶手绳之以法，会好一些。我和存山之间还需要点时间。”

“姐，他心里放不下玉芬，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不象丁能通朝三暮四的，你要把握好这份缘分啊！”

姐俩很少这么促膝谈心，这几年衣梅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内心苦得很，对待婚姻，她最大的遗憾就是赌气放弃的，她不希望妹妹走自己的路，对待男人平时看得紧一些，因为没有不吃腥的猫，何况主动

撅腚的女人也不少，真要是发现男人犯毛病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容一些，或许什么事都过去了，这就是女人的命。

丁能通不放心衣雪，草草处理完金冉冉的事后，陪贾朝轩一起回东州，由于东州连降暴雨，飞机坐不成，只好坐火车。

贾朝轩这次在北京呆了有一个多星期，期间与苏红袖、顾怀远失踪了三天，失踪这三天的行踪只有丁能通知道，因为贾朝轩走之前只告诉了丁能通。

原来，贾朝轩犯了赌病，受水敬洪的邀请，直飞香港，再次登上了香港的赌船。这种事情贾朝轩当然要避人耳目的，又要造成一种自己在北京跑“部”“钱”进的假象，所以从首都机场飞香港，没搞什么特殊化，送机的人只有丁能通一个人，接的时候也是由丁能通一个人开车去接的。

在火车上，贾朝轩接到市政府值班室的电话通报，由于上游泄洪，再加上大暴雨，皇县境内大柳河洪水爆发，形势危急。贾朝轩负责全市的抗洪工作，这种时候，如果不火速赶往皇县就是自己的失职，他让司机开沙漠风暴到火车站接他。丁能通得知情况后，决定与贾朝轩一起去皇县，贾朝轩觉得丁能通点子多，就同意了。

丁能通最清楚，他作为市政府副秘书长，此时和主管抗洪的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一起奔赴抗洪一线是责无旁贷的。

苏红袖也想跟着去，被贾朝轩当场制止了：“这又不是旅游观光，你跟着干什么？”一句话，把苏红袖的眼泪给噎了出来。

司机把车开到了站台，贾朝轩、丁能通、顾怀远上了沙漠风暴。

夜，风搅着雨，雨借着风愈演愈烈，沙漠风暴在风雨中前行得十分艰难，前后大灯开着，但照不很远，前窗挡风玻璃上一直雨水如注。刮雨板不停地扫动，但仍无法看清前方。

在车上，三个人分别给家里打了电话。丁能通在给肖鸿林当秘书期间，几乎每年雨季都要往皇县跑几趟。一到那时，衣雪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次听丁能通说，一到东州火车站就和贾市长去皇县抗

洪，心就又提了起来，什么拈花惹草的事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了，一个劲儿地嘱咐他要注意安全，有了衣雪的嘱咐，丁能通的心里热乎乎的。

“小姜，能不能再快点？”贾朝轩催促道。

“贾市长，再快点就出事了。”司机小姜说。

路上，顾怀远一直用手机与皇县县委书记何振东、代县长张铁男联系，好不容易联系上了才得知，市委副书记李为民也在皇县坐阵指挥抗洪抢险工作。

“他什么时候去的？”贾朝轩问。

“李书记去皇县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是为农民减负问题搞调研的。”顾怀远解释道。

贾朝轩显然对李为民抢了自己的先机有些不悦，他一直认为大洪水也是大机遇，搞得好既有群众的口碑，又有升迁机会，是捞取政治资本的最好机会，最好是遇到了危险，又化险为夷，共产党就缺这种典型，媒体一宣传，领导一批示，不升也得升了。李为民不会懂这个道理，刚刚被中组部考察组考核完，抓住这次机遇好好表现一番，说不定就……贾朝轩越想越生气，大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叹！

沙漠风暴一到皇县县界，一辆桑塔那开着车灯在公路口等候，顾怀远打开车窗冒雨伸出头问：“是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吗？”

桑塔那车内伸出一个人头来，回答：“顾秘书，我是老王，跟我走吧。”

丁能通听着这熟悉的声音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就是这个王主任串通钱学礼给自己写举报信，举报自己与罗小梅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混蛋，找机会再收拾你！”丁能通暗自骂着，两辆车在雨幕中向县政府大院驶去。

县政府王主任引领众人走进县政府大楼时，众人从一楼就听见三楼会议室李为民正在讲话，王主任见了丁能通有些不自然，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

“王主任，最近又给谁拉皮条了？”丁能通揶揄道。

“丁秘书长取笑了！”王主任一脸堆笑地说。

“怎么？王主任还会拉皮条？”贾朝轩开玩笑地问。

顾怀远一听就知道丁能通对上次的举报耿耿于怀，看来他这么不给王主任面子，说不定王主任确实就是举报丁能通的那个人。

“丁哥，王主任和驻京办的独眼龙可是一担挑。”顾怀远附和着丁能通说。

“怪不得，王主任，我们钱副主任可是拉皮条起家的。”

丁能通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钱学礼是袁锡藩一手提拔起来的，东州官场上无人不知袁锡藩的外号叫“西门大官人”，两个人是一丘之貉，没少祸害良家妇女。王主任被丁能通说得敢怒不敢言，索性不再搭茬。

县政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皇县地势图，李为民站在地图前正在布置任务。

“同志们，经过军民们一天的努力，有三处险段已经得到控制，还有两处最危险的地段军民们正在抢修，特别是牛家屯粮库段最为危险，大柳河在这里是个急转弯，河水宽阔湍急，一旦浸溢，牛家屯粮库不保，并威胁着下游三个镇、一万一千亩耕地和三万七千人的安全，抢险迫在眉睫啊！”

这时，贾朝轩、丁能通和顾怀远急冲冲地走了进来。

“朝轩，你来的太好了！”

“为民，情况如何？”贾朝轩焦急地问。

“情况十分危急，目前有东西两处险情，这样吧，朝轩，我们分头行动。铁男同志，你跟贾市长去前插镇大堤，振东同志，跟我走，去后插镇牛家屯大堤，事不宜迟，我们必须马上上堤，贾市长，你看怎么样？”李为民一口气说完，看着贾朝轩。

“为民，就按你说的办，何振东，你要注意李书记的安全！”

“知道了贾市长，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李书记的。”何振东信誓旦旦地说。

“朝轩，你也要注意安全啊！同志们，出发！”李为民说完披上雨衣大步走出会议室。

大柳河河水汹涌向前，把河岸整棵整棵的大树连根拔起，狂傲不羁的河水，像无数群脱缰之马，抖动着黑色的脊梁，向前狂奔。

洪峰发出惊雷般的吼叫，洪水夹带着泥腥味儿和腐枝烂叶迎面扑来，直透灵魂。李为民身披雨衣，扛着编织袋与军民奋战在一起。

在暴雨中，在狂风中，抗洪大军顶着炸雷，迎着闪电，像一层黑色的蚂蚁奔忙着、呼喊着。装土、运土垒草袋，夯实、再装土、再运土，又加一层……一条编织袋装满了，第二条编制袋很快伸在铁锹下面，一条草袋刚摆上围堰,第二条草袋又摆上去了，一个人累倒了，也不知从哪里又钻出了什么人，又顶了上去……

人群中，何振东穿着雨衣跑到李为民身边，气喘嘘嘘地说：“李书记，南岸多处决堤，几个乡镇已经汪洋一片，北岸又多了两处险段。”

“振东同志，被淹的群众撤离得怎么样？”李为民关切地问。

“李书记，已经全部撤离。”

“北岸决不能决堤，一定要保住牛家屯粮库。”

李为民说完扛起一个编织袋，冲向最危险的地方，何振东望着李为民摇摇晃晃的背影，抹了一把感动的泪水，自己也扛起一个编织袋冲进人群。

在前插镇大堤上，丁能通陪贾朝轩在军用帐篷里仔细地看着地势图，手里的烟已经燃掉了一大半，长长的烟灰即将掉落。

军用帐篷外军民们正在搬运编织袋、石头、铁丝网，突然帐篷外一阵喊叫，一队劳改犯排队跑了进来。

贾朝轩走到军用帐篷门口不解地问：“能通，怎么来了这么多劳改犯？”

“听张铁男说，附近有个看守所，这是司法局支援我们的。”丁能通解释说。

“怀远，把张铁男叫过来，乱弹琴，还嫌大堤上不乱，万一劳改犯借机闹事，或借机逃跑，不是给抗洪抢险添乱嘛！”

顾怀远应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顾怀远和张铁男跑了过来。

“贾市长，有什么指示？”张铁男气喘吁吁地问。

“乱弹琴，赶紧把劳改犯换下去。”

“贾市长，这些劳改犯每年都参加抗洪，打桩都是好手。”

“那也不行，报道出去影响不好，出了事也不好向他们家属交代。”

“好吧，我马上通知他们回去。”

“铁男，别看现在雨小了，但是洪水流量很大，水位高，风力大，浪高一米左右，风向直冲大堤，应该每隔一米打一个木桩，上面捆草把、柳条包，做防浪隔离带，在被淘刷堤坡处，沉铺木工布做层面，用卵石袋对堤坡进行护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风浪对堤坡的冲刷。”

张铁男应了声明白了，便调头跑进奔忙的人群中。丁能通暗自佩服贾朝轩内行，不愧是主管抗洪抢险的领导，张铁男以前在金桥区当区长时，没与洪水打过交道，显然经验不足，贾朝轩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

抗洪大军又奋战了整整一天。

深夜，天仍然阴沉着，贾朝轩站在大堤上，大河奔流，四周漆黑一片，只有大堤上临时拉起的几个电灯在风中摇曳。

“贾市长，洪峰已经顺利通过皇县，大堤保住了，您赶紧下堤吧。”张铁男兴奋地说。

“李书记那边怎么样了？”贾朝轩关切地问。

“牛家屯那边安然无恙，李书记已经下堤了。”张铁男回答。

这时，司机小姜慢慢把车开过来，大堤只比车宽一点，而且非常泥泞，几个人上了车，车就往下沉，根本无法前行。

“贾市长，我看坐车更危险，莫不如下来走下去。”丁能通建议道。

“能通说得对，黑灯瞎火的，万一车翻到河里，咱们可就都光荣了，铁男、怀远，下车。”

贾朝轩说完第一个下了车。在夜风中听着滔滔河水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丁能通心里有一种悲壮感觉，心想，“果真车毁人亡在抗洪大堤上，也是老天给大家的造化，起码这种死法重于泰山。”

走着走着，贾朝轩站住了，他说：“你们等我一会，我尿泡尿。”

“我也尿一泡。”张铁男说。

于是几个人全都掏出家伙尿了起来。

丁能通挨着张铁男一边尿一边说，“铁男，你们办公室王主任，你得加点小心！”

“怎么了？”

“这个人可是写匿名信的高手，林大可都吃过他的亏。”

“那老林怎么不废了他？”

“没来得及就调走了，不然还不一定离开皇县呢。”丁能通添油加醋地对王主任一顿数落，张铁男对王主任顿生几分厌恶之感。

“我最讨厌那些动不动就写匿名信的人，这种人在我身边，我还真不放心，干脆调到皇县驻京办当副主任，让罗小梅归拢他吧。”

“铁男，有你的，他那么大岁数，让他背井离乡去北京比撤了他还难受，再说，他也不是那块料啊！”

“这种人，离得越远越好，眼不见心不烦。”

这时，一股贼风吹过来，除了贾朝轩以外，几个人都吹湿了裤子。

“一看你们就没经验，老农民有一句话，你们没听说过？”贾朝轩嘲笑地说。

“什么话？”顾怀远笑着问。

“顶风拉屎，顺风撒尿。”

贾朝轩说完，众人哈哈大笑。

沙漠风暴驶进县委招待所大院，县委书记何振东等县领导正在等候贾朝轩和丁能通，见贾朝轩、丁能通下了车，何振东赶紧迎了上来。

“李书记到了吗？”贾朝轩下车就问。

“李书记说，明天省里有个重要的会，简单吃点饭，连夜赶回东州了。”何振东无奈地解释道。

“你们怎么不拦住他？这黑灯瞎火大半夜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贾朝轩训斥道。

“我们拦了，可实在是拦不住啊！”何振东委屈地说。

“李书记要是出什么事，我可饶不了你们。”贾朝轩严肃地说。

“贾市长，李书记已经走了，你先消消气，先吃饭吧。”张铁男满脸堆笑地说。

贾朝轩被众人簇拥着一边往招待所里走，一边想，“好你个李为民，你这是不愿意与我贾朝轩为伍啊！什么省里有重要会议，骗谁呀？有重要会议我会不知道？小样，黑灯瞎火的，也不怕遇上鬼。”

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丁能通刚从抗洪大堤上下来，心想，这要是李为民在，非掀桌子不可，多亏李书记连夜赶回省城了，不然与贾朝轩又有一辩。

“铁男、振东，搞得这么丰盛，有没有酒啊？”丁能通打趣儿地问。

“有，丁秘书长想喝什么酒都有！”何振东夸口地说。

“那就上茅台吧，贾市长是最爱喝茅台的。”

丁能通当驻京办主任早就摸透了每位领导的口味，王元章喜欢喝干红，肖鸿林喜欢喝洋酒，什么威士忌、轩尼诗，来者不拒；李为民平时不喝酒，只是宴请时喝一点；袁锡藩号称啤酒袁，自己能喝一

打；邓大海喜欢喝白酒，不分牌子；人大主任赵国光是三中全会型的，市政协主席张宏昌独爱竹叶青，贾朝轩对茅台是情有独钟。

“好，就上茅台，贾市长，我这里的茅台都是从茅台总厂进的，绝无赝品。”张铁男吹嘘道。

“真的假的？我可是品茅台的专家，有假我可重罚！”贾朝轩开玩笑地说。

“贾市长，你尝尝就知道了。”何振东殷勤地说。

“好吧，大家坐吧，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今晚，你们几个得陪我好好喝几杯。”

“贾市长，铁男和振东，一个是酒神，一个是酒仙，在县区长里喝酒是出了名的，怕是东州官场上没有人能喝过他们。”丁能通介绍说。

“谁说的，林大可号称酒鬼，他们俩未必就是对手。”贾朝轩辩解说。

“贾市长，我和老何是半斤对八两，林大可是一斤，我们甘拜下风。”张铁男谦虚地说。

丁能通听了心里好笑，心想，“明明林大可不是对手，为了顺着贾朝轩，这哥俩连喝酒都不敢呛贾朝轩的岔，官场诡谲得懦弱，都是乌纱帽闹的。”

众人推杯换盏喝了一气，何振东和张铁男哪肯放过这么好的溜须拍马的机会。

“贾市长，我们就佩服你没架子，同我们感情上没距离，特别平易近人。”何振东恭维地说。

“是啊，是啊，贾市长为人实在，直爽，不来假动作，我们当下级的实在是服您。”张铁男附和着说。

“拿什么架子？”贾朝轩得意地说，“当领导的贵就贵在以诚待人，上下级只是个分工，组织上若是现在宣布你们哪位来当市委书记，我贾朝轩马上听你们的。”

“不敢，不敢！”何振东和张铁男连忙摆手说。

丁能通心中好笑，心想，“官场上什么时候拿架子是最有学问的，会当官的人都会拿官架子，平易近人也是官架子的一种，而且是上级领导的专利，因为上级领导与下级同桌吃饭，那叫贴近群众，平易近人；下级要敢与上级领导同桌吃饭，那叫不懂规矩，大不敬。所以，没有官架子往往是最大的官架子，是更高级别领导作秀的法宝。”

酒足饭饱后，何振东、张铁男、丁能通和顾怀远陪贾朝轩走进了房间。房间面积有三百多平米，装修豪华之极。

“贾市长，这是我们招待所的总统套，条件有限，您将就一宿吧。”丁能通听了差点喷出来，心想，“真他妈的能整景儿，招待所也设总统套。”

“条件不错嘛，我就反对一些领导到了基层讲条件，受不了委屈。你们也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众人走后，贾朝轩说完打了个嗝，自言自语道：“妈的，茅台真是他妈的好东西，喝这么多还觉得自己像个人。”

何振东和张铁男又陪丁能通走进房间，这是一间豪华套，装修非常讲究。

“能通，要不要把怀远叫过来，咱们打几圈？让我们哥俩给你点点炮？”张铁男翁声翁气地问。

“算了吧，小心你们那个王主任给你们写匿名信，他可是一封匿名信赶走了林大可，没有他那封匿名信，你们哥俩也不会好端端的来到这穷乡僻壤遭这份罪。”

“铁男，真有这事？”何振东吃惊地问。

“老何，别忘了驻京办是东州的第二行政中心，是市领导的行宫，能通说的话没错。”张铁男认真地说。

“这种人还不撵的远远的，留在身边害自己呀？”何振东厌恶地说。

“你们俩也不用草木皆兵，我一直认为，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但是，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为什么这么说

呢？因为干事就得得罪人，你们品一品被告的领导哪个不是想干事，能干事，而且能干成事的？”丁能通一阵忽悠，搞得何振东和张铁男一阵眩晕。

“果真是秘书长有水平，说话条条是道，深刻！深刻！”何振东和张铁男恭维道。

“所以小人不除以前，麻将就免了，什么时候你们俩到北京，我请你们打高尔夫。”

“能通，林大可走了，你这个驻京办主任还要一如既往地对皇县驻京办多多关照啊，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比林大可差吧？”何振东套近乎地说。

“你们放心，只要我丁能通在北京干一天，皇县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时，一辆奥迪车在夜幕的公路上疾驰。李为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唐秘书坐在后排。两个人都已沉睡。司机非常疲劳地开着车，也许是想提提神，他拿起放在手闸旁边的烟盒，抽出一支烟，正在点上火之际，对面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大灯如闪电一般刺了过来，司机一激灵，往右一打轮，砰地一声，车撞断路边的大树，翻进了旁边的深沟里……

早晨，丁能通正在房间洗漱，手机响了。他赶紧擦干脸上的水，接电话：“喂，哪位？”

“能通同志，我是王元章。”

“王书记，您好！”丁能通没想到一大早市委书记会给自己打电话。

“能通，我知道你陪贾朝轩同志到皇县抗洪去了，一定很辛苦，我给贾朝轩和顾秘书打电话都没有开机，你赶紧请朝轩同志听电话。”

“王书记，您稍等。”丁能通听王元章的口气很严肃，又很悲哀，像是出了什么大事，他不敢怠慢，快速跑向贾朝轩的房间。

贾朝轩一边接过电话一边伸着懒腰："王书记，我是朝轩，让您久等了。"

贾朝轩刚寒暄完，突然表情变得非常惊愕，像是听到了什么惊恐的事情。听着听着，一屁股坐在了床上。良久没有说话。

"贾市长，出什么事了？"丁能通试探地问。

"李书记出事了，昨天夜里回东州的路上出了车祸。由于司机过度疲劳，撞到一棵大树上，翻到了沟里，车毁人亡。"

丁能通听后惊呆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难怪王元章给自己打电话的口气这么沉重，李为民一死，一定会给东州官场带来巨大的动荡，想不到世事难料啊，人生真是福祸相依呀。

"怀远，赶紧回东州。"贾朝轩看了一眼刚刚进屋的顾怀远说。

"您还没吃早饭呢。"顾怀远劝道。

"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早饭？"贾朝轩气哼哼地说。

李为民逝世后，为悼念李为民同志，市委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决定掀起向李为民同志学习的热潮，号召全市党员干部要以李为民同志为榜样，做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进取的模范，真正做到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李为民的牺牲对东州百姓震动很大，人民无不为失去一位好书记而感到悲痛惋惜。然而，肖鸿林似乎并不以为然，因为在他心目中，有更重要的一件事让他火冒三丈，那就是陈富忠斗胆包天居然威胁自己的儿子，恐吓自己的情人。

当邓大海和石存山到肖鸿林办公室汇报完后，肖鸿林鼻子都气歪了，他大骂陈富忠斗胆包天，敢把枪逼在他儿子头上，何等猖狂，在东州，市长的儿子都没有安全感，老百姓何谈安全感？邓大海和石存山为了铲除北都集团董事长陈富忠这一黑恶势力，也想通过这件事给

肖鸿林一个触动。另外，丁能通这么重要的事都不向肖鸿林汇报，肖鸿林非常生气，他让郑卫国通知丁能通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丁能通一进门，肖鸿林就劈头盖脸地揶揄道："丁主任，又陪贾市长下棋去了？"

丁能通在电话里已经从郑卫国那里得知邓大海、石存山来过了，他马上意识到肖鸿林一定是为肖伟被陈富忠恐吓的事生自己的气了，早有了心理准备。

"老板，生我气了，没汇报是怕您着急上火，毕竟没出多大事。"丁能通小心谨慎地解释道。

"枪都顶到脑袋上了，还叫没出大事？我看你这个驻京办主任也干到头了，我问你，贾朝轩这次去北京到国家开发行找刘司长催贷款的事，然后又拜访了谁？去了哪儿？"肖鸿林黑着脸用阴郁的目光看着丁能通问。

丁能通心里清楚，李为民的死，把肖鸿林的目标又集中到了贾朝轩的身上，看来，肖鸿林与贾朝轩终有一搏，今天如果不说实话恐怕过不去，因为肖鸿林未必不知道贾朝轩到北京后的去向。于是丁能通把心一横，心想，眼下的形势必须说实话，何况肖鸿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在感情上也不亚于父子，便一五一十地将他所了解的有关贾朝轩在北京的活动，说了一遍。

肖鸿林嘱咐说："……，和姓贾的该怎么亲近还怎么亲近，别忘了，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丁能通走后，袁锡藩迈着八字步走了进来，自从袁锡藩老伴死后，他似乎比以前精神了许多，面色红润，神清气爽。

"老袁，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肖鸿林请袁锡藩坐了下来。两个人密谋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以周永年为首的中组部考察组成员也参加了李为民的葬礼，丁能通参加完葬礼后，匆匆赶往东州机场，登机时，遇到了周永年。

李为民的死对周永年有很深的触动，没想到倍受中央领导重视，却在东州倍受争议的李为民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丁能通搭讪着与周永年身边的乘客换了座位，满脸堆笑地坐在周永年身边。周永年针对丁能通和金冉冉的事毫不留情地教训了丁能通。

“能通啊，我希望你多学学李为民，这些天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其实，我和他不过见了两三面，但是你能感到此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有一种巨大的冲击力，我找别人了解他时，很多人都很佩服他的为人，说他工作作风是万事民为先，口头禅是只有到最基层的地方，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座右铭是做官先做人，不仅能一时清白，还能一世清白，他说的人其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周永年的话分明是有所指，丁能通心里暗自揣摩，在东州官场上谁会置党纪国法于不顾，难道是贾朝轩和肖鸿林，或许还有袁锡藩，这些人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要是出事，自己当然要好自为之了，不过，陈富忠与东州官场上许多有头有脸的人都有来往，甚至是极密切的来往，如果陈富忠被抓进去一开口，东州难免要发生一场大地震啊！丁能通一下子明白了，这次周永年虽然到东州考察李为民，却在考察过程中了解了大量东州官场上的情况，如果把李为民对立面的情况反映上去，中央领导不可能无动于衷，说不定一段批示，就会有天兵天将杀到东州，到时候，在东州就会有十面埋伏，也会有人四面楚歌。丁能通越想越紧张，脑门子上渗出细汗来。

这几天，陈富忠老是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碎尸扔在了河里，就是被碎尸后埋在赵家沟垃圾添埋场。果然午夜时分，他接到林娟娟的电话，让他到步行者酒吧见面，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他。陈富忠赶到酒吧时，林娟娟正躲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林娟娟将市公安局即将抓捕陈富忠的信息作为交换条件，告诉了陈富忠。陈富忠回到北都集团密谋潜逃，同时发现贾朝轩并不知道他即将被批捕这一绝密，巨大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他隐隐地感到了即将降临在他身上的悲剧……

陈富忠毕竟见过大世面，临乱不慌。北都大厦承建时，按照陈富忠的意思，修了一条秘密通道，一个小电梯直通地下一条地道，这个小电梯一般人不知道，这是陈富忠预备逃命的密道，小电梯的入口就在陈富忠办公室的书柜后面。

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市长邓大海和市公安局几位副局长正在坐阵指挥，此时北都集团、北都大酒店都没有陈富忠的踪影，邓大海默谋一会儿，果断地拿起手台说："石存山，我命令，各小组立即对陈富忠在东州的一切落脚点进行搜捕，同时封锁机场、公路、火车站等一切出城关口，抓住战机，一定要将陈富忠抓获。"

一辆奔驰在黑夜中疾驰。海志强开着车，陈富忠坐在后面，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汽车的大灯象是要揭开黑夜的帷幔，突然，前方映出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武警战士。

海志强放慢了车速，他为了与他出生入死的大哥，决定负隅顽抗……

陈富忠出事的消息震动了东州城，就在市民街谈巷议时，花博会破土动工了，承揽工程的是南方一家公司。抓捕陈富忠无形中给贾朝轩一个下马威，他有些措手不及，不过贾朝轩不是坐以待毙之人，与肖鸿林暗中较量得更加激烈了。他策划着让肖鸿林身败名裂。

肖鸿林和袁锡藩也没闲着，主要派钱学礼秘密跟踪贾朝轩，要求贾朝轩到哪儿，钱学礼到哪儿，而且发现重要线索要想办法录象、录音，钱学礼的反常引起了丁能通的警觉，他给罗小梅一个任务，多接触钱学礼，一定要拿到钱学礼索贿的证据。

星期天上午薪泽银从加拿大飞回北京，他兴奋地告诉丁能通移民的事已经办妥了，并把签证交给了丁能通。丁能通拿到签证一想到老婆孩子就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谋生，心中油然而生无限伤感。薪泽银把他们公司要承揽东州地铁之事，告诉了丁能通并承诺只要丁能通愿意，保证给他在加拿大找一份优越的工作。

经过薪泽银的一番游说，丁能通答应薪泽银为了地铁的事，斡旋他与肖鸿林见上一面。

近来，一些人大代表对花博园建在琼水湖畔颇有微词，肖鸿林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为了堵住人大代表的嘴，他约王元章一起视察花博园工地。王元章心里清楚，肖鸿林是想借自己的威望堵住市人大代表的嘴，之所以同意与肖鸿林一起视察花博园工程，是因为自己一直想找个机会与肖鸿林谈谈心，他是不忍心看见与自己并肩工作十几年的老搭档在腐败的路上越走越远。王元章对肖鸿林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肖鸿林回头是岸。王元章和肖鸿林就高薪养廉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王元章的话极大地震撼了肖鸿林，虽然自己与王元章争斗了十几年了，但是今天王元章的话是善意的。然而，自己的马已经脱了缰，回不了头了，肖鸿林凝视着湖水久久没有说话……

陈富忠一晃逃了好几个月了，公路上，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在夜幕中晃晃悠悠地行驶，昏黄的大灯映在雪上格外刺眼，客车上，挤满了民工和农民摸样的人，陈富忠穿着破旧的军大衣，畏缩在角落里，几个月来，他逃往了很多地方，不敢在大城市露面，只能躲在各地的小镇里，因为公安部已经下达了A级通缉令，逃到黑河想偷渡到俄罗斯去，但是他没钱了，他也逃累了，索性不再逃，最后他想起了一句格言：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于是他决定回东州。

在丁能通的斡旋下，两会一开完，肖鸿林在袁锡藩的陪同下，率地铁考察团去了加拿大。丁能通此时得知中央巡视组到东州的消息非常着急，觉得肖鸿林此时离开东州有些不是时候。同时，他接到了关兰馨的电话，请他回一趟东州。

傍晚，陈富忠下了长途客车，鬼鬼祟祟地来到常委大院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厅，他钻进电话厅，拨通了袁锡藩家的电话，此时的袁锡藩远在加拿大，家里只有嫁给袁锡藩并已经怀孕的新婚媳妇林娟娟。林娟娟接到这个电话时，惊呆了。在陈富忠的威逼利诱下，林娟娟打开了房门，正好被从肖鸿林家走出来的丁能通看见……

丁能通几乎是下意识地拨通了石存山的电话，报了警，很快楼下到处是警察和警车，已经把常委大院包围得水泄不通。

其实，石存山一直派人监视着林娟娟，陈富忠在常委大院附近一露头，石存山就得到了消息，同时，他又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再一次确定陈富忠就在常委大院，石存山立即率领干警包围了常委大院。陈富忠面对警察的层层包围彻底绝望了，他掏出从路上买好的几瓶安眠药一口气吞了下去……

丁能通给石存山打完电话后，就悄然离开了常委大院，他万万没有想到是自己将陈富忠送进去的，这也算自己为曾经深爱过自己的老同学段玉芬有个交代了，也省得石存山一见到自己就念三七了。

此时，刘凤云和中央巡视组一起奔赴东州了。

丁能通回到北京与石存山通了几次电话，得知陈富忠洗胃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其实，他希望陈富忠就此赶往黄泉路，否则，他不仅要遭肉体的罪，更要遭精神的罪，最终仍摆脱不了命丧黄泉的结果。

晚饭后，丁能通一个人驾车去罗小梅家。罗小梅这几天也为新来的副主任闹心，这个王副主任整天蝇营狗苟、招惹是非。罗小梅平息自己心情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丁能通倾诉，丁能通是罗小梅最忠实的听众。两个人见了面彼此倾诉着、温存着，却接到了县领导的电话，让她回去一趟，罗小梅预感到自己即将遭遇不测，两个人即将面临着一场考验。丁能内心充满了孤独、惆怅和哀伤。

罗小梅被市纪委双轨了，在驻京办的圈子里生出许多谣言，所有的谣言都与丁能通有关，丁能通知道，对手对罗小梅并未善罢甘休，而且矛头直指自己。丁能通也没闲着，他终于下定决心将罗小梅留给他的录音带寄给了市纪委。

贾朝轩的问题已被省委和市委察觉，他们觉得有责任为领导干部设置一道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市委书记王元章打电话找贾朝轩谈话，王元章语重心长的话语却引起贾朝轩的极大不满，王元章望着被

贾朝轩重重关上的门，无奈地坐在沙发上，心想，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你贾朝轩不知道悬崖勒马，只好任凭你往下跳了。

贾朝轩相信，只要陈富忠不开口，自己还有机会，他已经意识到封住陈富忠的嘴是头等大事，必须想办法“探望”一下陈富忠。他一个电话将丁能通叫回了东州，密谋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肖鸿林这几天也很郁闷，出访加拿大由于违反外事纪律，擅自会见加拿大总理，而且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被外交部发现，上报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批示，对肖鸿林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责成清江省省长赵长征过问此事。

丁能通回到北京就接到肖鸿林的电话，要求他在五一节花博会开幕时，多联谊北京各界名流，越多越好，最好是能来一个包机。丁能通感到压力很大，驻京办班子召开专题会，专门研究这个任务，钱学礼却没有参加，原因是找不到他，手机关机，家里人也不知他的去向，东州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工地上也找不到人。经打听得知没有被双规，而是直接被市检察院带走了，钱学礼案情重大，由市纪委和市检察院联合办案。

丁能通听了后，心砰砰跳了起来，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悲哀，他觉得钱学礼大概是折腾到头了，常言道害人先害己，钱学礼虽然是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但是丁能通总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伤。开了一天的会，丁能通累极了，他回到房间，洗了个热水澡，想好好睡一觉，刚躺在床上，他接到林大可的电话，他告诉丁能通，罗小梅双规解除了，已经回皇县了。

贾朝轩不可告人的阴谋的确是一招利令智昏、弄巧成拙的毒计，贾朝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个阴谋，反而撬开了陈富忠紧咬的牙关。陈富忠万万没有想到贾朝轩会对自己下毒手。反正是个死，临死我陈富忠就拉着你贾朝轩做伴吧。陈富忠终于开口了，王元章和洪文山也觉得案情重大，与邓大海一起连夜向省委书记林白、省委副书

记刘光大做了汇报。林白和刘光大得知情况后，与中央巡视组做了沟通，中央巡视组非常重视，派刘凤云同志做了审讯旁听。

就在世界花卉艺术生产者协会会长理查德先生由国家商务部领导陪同，专程到东州视察花博园建设情况的第一天，贾朝轩接到市委书记王元章一个电话，请他到办公室去一趟。当贾朝轩走进王元章办公室时，一下子愣住了，因为在王元章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是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洪文山，还有一个女的，贾朝轩看着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不过贾朝轩看见刘光大和洪文山后，心中猛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中央巡视组会同省纪委、市纪委对贾朝轩实施了双规，希望他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说明问题。

贾朝轩被双规的消息不胫而走，肖鸿林和袁锡藩连夜就知道了消息，肖鸿林兴奋地约袁锡藩到办公室下棋，袁锡藩如约而来，但并未像肖鸿林那样兴奋，反倒显得心事重重。肖鸿林早就摆好了象棋，不过不是从头下，而是一盘残局。肖鸿林对残局的演绎，引发了袁锡藩的担忧，并告诉肖鸿林，钱学礼的事弄不好会把肖鸿林牵扯进去，肖鸿林顿时勃然大怒……

丁能通也是当天晚上知道贾朝轩被双规的消息的，他是从郑卫国那儿得到信息的，丁能通听到这一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东州大地震开始了。衣雪是搞新闻的，消息得到的也很快，衣雪是担心这场大地震刮着丈夫。果然丁能通承认这场大地震有可能牵涉到自己。签证下来了，丁能通为了衣雪和儿子，未雨绸缪，让她们光明正大地离开东州，尽快赴加拿大。

早晨，王元章刚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刘凤云打来的电话，说贾朝轩绝食了，此时此刻，躺在宽大而柔软的床上的贾朝轩，双手放在胸前，微闭双目，脑海中萌生的不再是欲望，而是速死的绝望。

王元章来到军区大院二号时，刘光大、洪文山、刘凤云等人一直在会议室等候王元章，王元章劝告贾朝轩，配合组织搞清楚问题，让

他不仅要讲清楚自己的问题，还有责任讲清楚其他人的问题，隐瞒是没有好下场的。王元章书走后，工作人员赶紧端进饭菜，刘凤云把饭菜放到贾朝轩的面前，贾朝轩呆滞地望着眼前的饭菜，慢慢地拿起桌上的筷子，一阵哽咽，泪如泉涌……

衣雪带着儿子从首都机场出境，薪泽银全程陪同，送行的只有丁能通、衣梅和石存山，衣梅和石存山已经订了婚，两个人商定陈富忠的案子一了，就结婚，衣梅知道石存山想给段玉芬一个交待。

是衣雪和儿子登机以后，丁能通丁迫不及待地跑进侯机大厅，站在大玻璃窗前凝视着衣雪和儿子乘坐的那架波音七七七客机，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直到飞机起飞没影儿了，他还透过大玻璃窗久久凝望着天空……

肖鸿林得知丁能通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他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他开始做关兰馨的工作，想让他去美国跟随儿子陪读。关兰馨死活不干，情急之下，肖鸿林只好向袁锡藩讨办法，袁锡藩平时就喜欢研究《易经》什么的，他还真有办法，为肖鸿林请了一位算命先生，给关兰馨算命的。果然，孙先生十分投入地掐算了关兰馨的命运，把她的大半生算得样样准确，条条有理，由不得关兰馨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关兰馨为了家和儿子，终于答应肖鸿林，等花博会忙完，就去美国，肖鸿林总算松了口气。

肖鸿林还是觉得关兰馨越早离开东州越好，关兰馨却觉得自己一走，没有人照顾丈夫了，花博会开幕之前是肖鸿林最忙的日子，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就一直拖着，见肖鸿林苦劝只好答应。然而，已经晚了，因为随着贾朝轩案情的进展，肖鸿林和袁锡藩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倒了一个贾朝轩就够让省委书记林白闹心的了，难道肖鸿林、袁锡藩也要腐败掉?

就在这时，关兰馨失踪了。

为了圆满完成花博园这个世界级的项目，带动东州经济和全省经济的发展，省委省政府认为此时不宜动肖鸿林，等花博会开幕以后再

说。不过，动袁锡藩不能再等了，应该立即实施双规。当天晚上十点钟，袁锡藩正在一家酒店吃请，被省纪委执行了双规。消息传出，东州官场上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关兰馨到达北京前，肖鸿林亲自打电话给丁能通，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让驻京办任何人知道关兰馨到北京，而且不允许住北京花园，尽快安排关兰馨出境，丁能通像接到圣旨一样，秘密到首都机场去接关兰馨，而且把她安排在离机场很近的喜来登酒店，准备第二天就把她送走。

没想到关兰馨节外生枝，丁能通前脚走，她后脚就打车跟在丁能通的车后面，一直跟到北京花园。关兰馨来北京之前就暗下决心，在自己去美国之前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白丽娜。在驻京办关兰馨破口大骂了白丽娜，把整个驻京办闹得鸡犬不宁……

关兰馨为了买衣裳，在北京足足呆了一天，丁能通像送瘟神一样送关兰馨，在首都机场侯机时，丁能通接到了市委副书记洪文山的电话。他告诉丁能通，千万不能让关兰馨登机，否则一切后果由他承担，他们马上就到。

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丁能通。

丁能通急中生智，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把关兰馨的护照骗到了手，关兰馨被带走了。丁能通见两辆三菱吉普车拉着关兰馨走了，赶紧给肖鸿林打电话，肖鸿林听到这个消息后，良久才说了一句话："知道了！"便挂断了电话，丁能通仰望苍天，内心充满了无限悲凉。

"五一"节前夕，丁能通包了一驾空中客车，带着三百多名各界名流参加花博会开幕式。花博园门前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牡丹塔，广场周围几百万株郁金香争奇斗艳，广场内红旗招展，鲜花吐艳，草木滴翠，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花博会开幕式隆重热烈，国歌响后，邓大海用洪亮的嗓音说："现在请中国东州世界花卉艺术博览会组委会主任，东州市市长肖鸿林先生致辞。"

肖鸿林容光焕发地走到台前，此时，只有跟随他多年的丁能通看出了他内心的冷清和凄凉。因为丁能通断定，有可能这场隆重的开幕式是为肖鸿林政治生命送终。

在开幕式之前，中央巡视组、省委书记林白、省委副书记刘光大都与肖鸿林谈过话，肖鸿林心知肚明，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了，他的省长梦犹如飞升到天空的一万只气球，瞬间化为泡影。他决心要用自己最光鲜的形象谢幕，向自己的政治理想谢幕，向八百万东州人民谢幕。

花博会开幕的一个星期后，肖鸿林就被双规了，同样住进了军区大院二号小楼，而此时曾经在这里被双规的贾朝轩、袁锡藩已经正式被批捕，关在昌山市看守所。

丁能通得知肖鸿林被双规的消息后，整日坐立不安，他刚回到东州不久，市纪委就正式通知他把驻京办的工作移交给副主任黄梦然代理，立即回东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洪文山要找他谈话。得到通知后，丁能通双腿有些发虚，他不知道这趟东州之行会给他带来什么。

丁能通刚下飞机，市纪委的两名干部早就等候在东州机场，丁能通上了一辆黑色桑塔那，两名纪检干部把他挤在中间，黑色桑塔那疾速驶出东州机场。此时的丁能通心中非常思念远在加拿大的衣雪和儿子，内心无限感慨。

丁能通被双规了一个多月，诸多违纪问题向组织说清除以后，听候组织处理期间，组织派他去省委党校学习，丁能通在省委党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组织上对他仍没有结论。

驻京办不能回去，丁能通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看书，原来觉得前呼后拥全是朋友，如今偌大个世界，似乎只有书房属于自己了，所有的朋友都说忙，丁能通第一次感到世态炎凉，内心世界无比孤独。

石存山不忍心看自己的铁哥们儿如此痛苦，百忙中抽空陪他去花博园散心，两个人一大早就出发，整整逛了一上午，肚子饿得咕咕叫

时，猛抬头看见一家生意火得不得了的花卉餐厅，丁能通好奇地走了进去。

餐厅以经营花餐为特色，装修格外精美，两个人找了一个雅座坐下，点了一桌子花菜，一边吃，一边痛饮。自从被双规放出来后，丁能通一直很消沉，心灰意冷，今天有石存山陪着不免多喝了几杯。结帐上时，服务小姐笑着说："先生，您这桌菜已经有人结了。"

"结了？不会搞错吧？谁结的？"丁能通十分纳闷地问。

"不会错的，结帐的是我们老板。"

"你们老板是谁？"

"我们老板姓罗。"

丁能通一下子恍然大悟，心想，想不到罗小梅在这开了一家花卉餐厅。

罗小梅并没有见丁能通，而是给他留了一句话，让丁能通再去一趟恭王府看看，想必会有新的收获。"

听了罗小梅的话，丁能通第二天就去了北京，下了飞机打车直奔恭王府。

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深深庭院里浸透了两百多年的沧桑，曲廊庭榭，水池花木，丁能通再熟悉不过，石缝儿中的那一抹深青色，一下子就能将人的思绪带到两百年前，朱漆雕栏，铜色宫灯，曾经让丁能通对富贵荣华产生过无限的遐想，如今的梦已经破碎了，恭王府还是显示着沧桑的老迈和斑驳的清幽。

丁能通走过西洋门，独乐峰，又在大戏楼听了会儿戏，便情不自禁地往假山走去，来到福字碑前，正驻足遐想之际，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驻京办主任(二)

1、三个女人

从驻京办回到东州后，因"肖贾大案"的牵连，丁能通说清问题后，组织上派他到省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结业后，便赋闲在家，

组织上迟迟没有给丁能通下结论。

正值两会，由于刚刚发生了肖鸿林、贾朝轩腐败大案，所以这次换届备受瞩目。其实，结果也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市委老书记王元章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洪文山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王元章，成为新任东州市市委书记。

让洪文山主政东州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起初意见并不统一，赵长征认为，洪文山一直主抓纪律检查工作，根本不懂经济，东州市是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应该派一位既讲政治又懂经济的市委书记；林白则不敢苟同，他觉得肖鸿林、贾朝轩之所以腐败掉了，就是因为市委一班人重经济轻政治，一味追求GDP，为了追求GDP，不惜违规违纪违法，终于酿成了一场重大政治灾难。

省委常委会经过再三讨论，报中组部同意，还是林白的意见占了上风，洪文山终于走马上任，但是林白不是没有考虑赵长征的意见，他为东州物色了一位经济专家型的市长，爆出了东州两会最大的冷门。

起初一直传言东州市新任市长有可能是省委副书记刘光大或者是常务副省长梅红军，谁也没有想到刚刚就任清江省副省长不到一年的原清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博士夏闻天夺了个头彩，刚刚过完四十四岁生日就走马上任，以高票当选了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清江省省会古城东州市市长。

这让东州官场上那些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宿将老兵们产生了许多质疑，东州可是拥有八百万人口的省会工业大市，是清江省乃至北方地区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这么年轻的市长会不会只是个纸上谈兵的马谡，就连新任市委书记洪文山也捏着一把汗。

新任市长夏闻天并没引起丁能通的兴趣，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心灰意冷的丁能通心里清楚自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组织上给个处分是躲不过去了，就是不知道会给个什么样

的处分，以丁能通的性格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但是“肖贾大案”过后，自己似乎失去了政治根基，过去肖鸿林当东州市市长时，自己因为曾经给他当过秘书，人人高看一眼，再加上自己任驻京办主任这几年，左右逢源，苦心经营，有了很好的人脉，可是肖鸿林一倒台，自己这么一受牵连，好像一夜之间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都没了。奶奶的，都说世态炎凉，丁能通现在才深有体会。

更令丁能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自己资历相当的林大可和何振东双双当选东州市副市长，这难免让他心里酸溜溜的。自己现在不敢奢望有林大可、何振东那样的前程了，但是对重返驻京办主任的岗位还没有死心。

为了自己的前途，丁能通曾几次下决心去找林大可，让他出面替自己说几句话，可是又碍于脸面，不愿意出头，找市委书记洪文山就更没有勇气了，因为洪文山是纪委书记出身，又配合中纪委、省纪委主抓了“肖贾大案”，丁能通一想到洪文山心里就发紧。

异常苦闷的丁能通非常思念远在加拿大的妻子和儿子，内心的孤独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母，透明得让他什么也看不见，可它那无数带刺的触角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他挥舞。此时，他有些后悔让衣雪和儿子去了加拿大，以至于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时值冬末，春寒料峭的东州古城一片肃杀，窗外黑漆漆的，抽冷子响了几声春雷，雨丝均匀得像用箩筛过的细沙，窸窸窣窣地雾一样地糊在玻璃上。

丁能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握遥控器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左手的香烟即将燃尽，长长的烟灰摇摇欲坠，丁能通双目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心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突然茶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丁能通吓了一跳，长长的烟灰抖落在睡裤上，把纯棉睡裤烧了一个洞，他赶紧胡噜掉烟灰，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内，接听电话。

听到甜滋滋的一声"通哥"，丁能通像从头到脚激了一盆冷水，顿时清醒了，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让自己即将背上处分的原皇县驻京办主任，也是他从北京回来后一直想见上一面的情人罗小梅。

"通哥，别闷着了，我请你喝酒！"罗小梅温柔地说。

"什么由头，请我喝酒？"

丁能通对罗小梅的突然出现有几分欣喜，但是口气上却显得有些不以为然。

"通哥，去了一趟北京恭王府还没想明白，恭王府里不仅有福字碑，还有独乐峰，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是你发挥才能的舞台，小妹有好事相告！"

丁能通苦笑了笑放下电话，他已经不企盼有什么好事了，对他来说最大的好事就是组织上对自己的问题赶紧有个结论，哪怕是开除公职也比这么不清不白地耗着强。

丁能通穿上衣服，又照着镜子梳了梳头，镜子里的面孔一脸的惆怅，两鬓落腮胡子茬泛着青黑，显得脸色憔悴，这还是那个风流倜傥、左右逢源，诡谲圆滑的丁能通吗？他想刮刮胡子，又摇了摇头，随手从茶几上拿了盒中华烟揣在口袋里，匆匆忙忙下了楼。

凉丝丝的风裹着雨丝，针扎一般打在脸上，丁能通精神一振，他一头钻进了罗小梅的红色奔驰，车内不仅暖融融的，还飘荡着缕缕馨香。

罗小梅妩媚地看着他没说话，丁能通却冷冷地说了一句："小梅，一年多不见，鸟枪换炮了？"

丁能通的意思很明白，罗小梅一直开着红色本田车，怎么一年多不见，就换成奔驰了？看来花卉餐厅经营有方，罗小梅显然已经发财了。

丁能通之所以口气冷是因为他一直生罗小梅的气，这个自己一直深爱着的女人在自己被放出来后，就一直拒绝见他，就连"肖贾大

案"后，丁能通停职反省就再也没见过罗小梅的影子。丁能通心里清楚，罗小梅突然要见自己，决不是仅仅请自己喝酒这么简单。

罗小梅似乎看透了丁能通的心思，莞尔一笑说："通哥，还生我的气呢？我知道你挑我理了，没及时来看你，是不想给别人以口实，而且我坚信你不会有大事，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了，通哥，你爱财，但是不贪财，是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人，这次你受'肖贾大案'牵连，我不想因为我爱你，被你的对立面或肖鸿林、贾朝轩的对立面所利用，对你落井下石，其实，在这场大案中，你经受了考验，基本把握住了自己。"

罗小梅的话坦诚实在，让丁能通孤寂的内心涌进一丝暖流，他情绪好了许多，温声地问："想请我吃什么？我一天到晚净吃方便面了！"

罗小梅把车发动着，缓缓踩动油门，微笑着说："给你补一补，去秦都鱼翅庄吧。"

一提秦都鱼翅庄，丁能通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罗小梅很快察觉到，娇柔地问："通哥，怎么？不想去秦都？"

丁能通疑惑地问："小梅，陈富忠被抓以后，秦都鱼翅庄一直停业，怎么又开业了呢？"

罗小梅娇嗔地说："你呀，一直在家闷着，都快闷傻了，秦都鱼翅庄早换主人了，现在不仅开业了，而且生意比以前还火。"

丁能通更加疑惑了，他好奇地问："谁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接黑老大陈富忠的生意？"

罗小梅卖关子地说："通哥，陈富忠无亲无故，敢接手他生意的还能是谁？是个美女呗！"

"不会是林娟娟吧！"

丁能通话一出口便圆睁二目地望着罗小梅。

罗小梅笑盈盈地说："通哥，陈富忠被抓，还是你报的案，林娟娟因为这事流了产，如今袁锡藩被抓，林娟娟不愿意守着囚犯过一辈

子，两个人离了婚，陈富忠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又没有什么亲人，便把北都集团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林娟娟，林娟娟现在不仅拥有秦都鱼翅庄，还拥有与香港黄河集团共同开发的五星级酒店北都大饭店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这个小女人简直是一夜暴富。"

袁锡藩这位昔日东州市的副市长是和肖鸿林、贾朝轩一起栽倒的，当时黑老大陈富忠为了掌控袁锡藩，竟然把自己的情人林娟娟安插在副市长家当保姆，结果鸡飞蛋打。陈富忠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千五百万，但是办案的原则是对人不对公司，毕竟企业养活着两三千员工。

"那北都大厦呢？"

"北都大厦被罚没给银行抵债了。"

丁能通听得目瞪口呆，他万万没有想到，陈富忠和袁锡藩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小保姆的命运会如此传奇，简直可以写一部小说了。

丁能通点了一支香烟，静静地吸着，情不自禁地端详着罗小梅，很长时间没有与眼前的女人有肌肤之亲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缠绵！

罗小梅从来都不是那种娇艳的美人，但楚楚风韵，眼波生动，一颦一笑，顾盼生姿，这是一个既有魅力又有主见的女人，尽管组织上对丁能通的生活作风问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丁能通仍然放不下眼前这个让他无数次魂牵梦绕的美丽女人。

罗小梅把车开到秦都鱼翅庄门前，丁能通心里有些打鼓，不知为什么，自从"肖贾大案"后，丁能通特别不愿意遇见熟人，也许是因为组织上一直没给定论，虚荣心在作怪吧，丁能通总觉得自己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的。

秦都鱼翅庄门前停满了豪华轿车，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仿佛在炫耀着生意的红火，丁能通心想，哪台车到这儿不得扔个三千五千的，生意做到这个份上简直就跟抢银行差不多了。

丁能通怕遇上熟人，他知道在这里太容易遇上熟人了，他不顾罗小梅跟着，一个人低着头径直钻进了包房。

一进包房，罗小梅就娇嗔道："通哥，你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干吗像做贼似的？"

丁能通不好意思地说："小梅，别忘了组织上还没给我定论，我不愿意让一些势利小人看我的笑话。"

罗小梅一边用手帕擦手一边说："通哥，我找你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你的前程。"

罗小梅说完，妩媚地看了丁能通一眼，拿起菜谱吩咐服务小姐上一份鱼翅，又点了一份参杞牛鞭炖萝卜。

丁能通开玩笑地说："小梅，我可很长时间没开枪了，你这么补我，小心我走了火。"

罗小梅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丁能通的眼睛："通哥，别忘了我是你的专职靶场，就怕你的子弹不上膛。"

罗小梅话一出口，丁能通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很显然埋在心底的欲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暗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为了这个女人前程都快丢了，还不长记性！"

丁能通平息一下情绪，一本正经地问："小梅，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关于我的消息？"

罗小梅点完菜，莞尔一笑："通哥，不着急，咱们边吃边聊。"

很快菜就上齐了，罗小梅端起斟满红酒的酒杯深情地说："通哥，人生的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我坚信你不是一蹶不振的人，来，干一杯！"

望着罗小梅昂起洁白的脖颈满饮了一杯红酒，丁能通突然对眼前的女人油然而生出一种莫名的崇拜，他忽然意识到罗小梅的美不是她的面容，不是她的身段，而是她的气质、她的情调、她的品位，伴随着下肚的红酒，丁能通的心忽然涌上一股微甜微酸的感觉，有一种充满伤感的快慰。

"小梅，说实话，我真留恋我们在北京的日子，也许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丁能通无限感慨地说。

"通哥，人生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是辞职吧，我们一起干一番事业，一定会让官场的人刮目相看的！"

罗小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迫不及待地望着丁能通，希望在第一时间得到他的呼应。可是丁能通半晌没有说话，他慢悠悠地拿出一支软包中华烟，用舌头舔了舔，然后拿起打火机点上火，运足丹田气吸了一口。

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冒出来，直到冒尽，丁能通才缓缓地问道："小梅，我一上你的奔驰600就知道你发财了，只是不知道什么营生发得这么快，不可能是花卉餐厅吧？"

罗小梅松了一口气道："通哥，什么事也瞒不过你，实话告诉你，我又回皇县了，和几个有实力的老板一起贷款买下了皇县最好的钼矿，我现在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我想请你给我做总经理，通哥，我们一起做吧！"

"皇县最好的钼矿不是香港黄河集团投资开发的吗？那是你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时招商引资的最大政绩，还是我牵线搭桥陪水敬洪考察的呢。"

正是这次考察，罗小梅和丁能通在温泉山坠入情网，想起那个柔情似水的夜晚，罗小梅脸颊闪过一丝绯红，她扑哧一笑说："通哥，你还真在家呆傻了，'肖贾大案'发生时，与肖鸿林、贾朝轩有关系的外商怕受牵连，纷纷撤资，香港黄河集团与肖鸿林、贾朝轩的关系就更近了，是带头撤资的，当时水敬洪找到张铁男希望县里帮着找买家，张铁男就找到了我，这么好的生意我当然接了，就找了几家有实力的老板合股买了下来。怎么样，通哥，一起做吧！"

包房内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起来，墙上挂着法国人物大师安格尔的名画《泉》，一位举罐倒水的裸体少女身体略呈S型，婀娜多姿，双目透出清纯，虽然身体袒露，却让人觉得她如清泉般圣洁。

丁能通凝视着这幅恬静、抒情和纯美的名画，耳畔仿佛听到了瓦罐倒出的水声，清澈剔透的泉水滋润着少女洁白如玉的身躯，也搅乱

了丁能通如麻的心绪。

丁能通不忍心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官场，一旦离开就意味着自己前十几年的奋斗付诸东流了，一切得从零开始。

罗小梅是一位可以为心灰意冷的男人鼓足勇气，同时又能把志存高远的男人惯坏了的女人，丁能通即使一败涂地，也不可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打工，这不是他的性格，他的自尊心容不得他逃离官场，他不甘心，人就这么一辈子，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哪里容得下他回头?

不过有一点丁能通是坚信的，组织上没有轻易给他下结论，这说明对他的问题很慎重，慎重就好，也许组织上综合考虑自己在"肖贾大案"中的表现，放自己一马也未可知。总之，罗小梅有罗小梅的路，自己有自己的路，这似乎与爱情无关，尽管罗小梅今天的举动至少一半出自爱情，可是丁能通是喜欢感化坏女人的男人，并不喜欢被好女人感动，更不喜欢被占了上风的女人所左右。

"小梅，你太看得起我了，其实我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丁能通婉言谢绝道。

刚说到关键处，忽然有人敲门，还未等罗小梅起身开门，两个女人春风扑面般咯咯笑着端着酒杯走了进来。

走在前面的女人身上释放着炫目的光芒，丁能通看见心头一振，胸口空空地晃悠了一下，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在后面的女人皮肤如凝脂般乳白，深陷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以及棱角分明的嘴唇，简直是秀色可餐。

后面的女人一出来连周围的空气都流动着微甜的湿润，丁能通暗自感叹，这是个注定不能过常人生活的女人。颇有小仲马笔下《茶花女》里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风韵。

走在前面的女人丁能通认识，是东州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苏红袖，丁能通一向把这朵交际花比作曹禺笔下《日出》里的陈白露，后面的

女人不认识，经苏红袖介绍才知道，原来是秦都鱼翅庄的现任老板林娟娟。

"通哥，听说你去加拿大看衣雪了，衣雪好吗？什么时候把小妹也送到加拿大去，我做梦都想去加拿大生活！"苏红袖半是关心半是娇嗔地说。

丁能通太了解这个交际花了，自从贾朝轩被捕以后，她就矢口否认与贾朝轩的情人关系，逢人便解释她和贾朝轩没有任何关系，看上谁也不会看上贾朝轩的，大有欲盖弥彰之嫌。

丁能通也能够理解，苏红袖是专门寄生在有权有势的男人身上的吸血虫，吸干一个会换一个再吸，丁能通不知道苏红袖离开贾朝轩后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新目标，但是丁能通坚信苏红袖一定选好了对象。

丁能通知道苏红袖对自己半嗔半媚不过是逢场作戏，便半真半假地问道："红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

林娟娟妩媚地笑了笑插嘴道："丁主任，秦都鱼翅庄的服务员都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东州有头有脸的人，只要来秦都吃过饭，就会记住，再来就会通知老板，我请红袖姐吃饭，服务员说，丁主任来了，我和红袖赶紧过来敬酒，丁主任，我还没机会谢你呢，陈富忠到我家挟持我时，要不是你及时报案，后果不堪设想，我是特意来敬你酒的！"

林娟娟的话让丁能通暗自感叹，当时陈富忠被公安部通缉，走投无路，逃到了袁锡藩家中，当时袁锡藩陪肖鸿林正在国外招商，林娟娟怀着身孕，丁能通去肖鸿林家时，见林娟娟领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上了楼，丁能通一下子认出了陈富忠，知道林娟娟的处境很危险，便向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报了案，林娟娟虽无大碍，却流了产。

林娟娟说得诚恳，罗小梅听得却不以为然，她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真会卖乖，如果没有陈富忠，哪会有你的今天！

罗小梅冷笑着揶揄道："林小姐，你不也是因祸得福嘛！"

苏红袖走进包房的一刹那，就被罗小梅的气度和姿色给震住了，她心里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因为苏红袖也暗恋过丁能通，正因为这一点才和衣雪成了最好的朋友。

苏红袖望着罗小梅触目惊心的美丽，醋劲十足地说："通哥，还不把你的红颜知己给我们介绍介绍！"

丁能通马上意识到冷落了罗小梅，便得意地介绍道："这位是原皇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现在是花博园花卉餐厅的老板。"

"罗小姐，久闻大名，听过不少你和能通的故事，我和能通的夫人衣雪是好朋友，衣雪可是个醋罐子。"

苏红袖的语气傲慢，话里有话，林娟娟赶紧打圆场地说："红袖姐，小梅姐可是位巾帼英雄，听我的合资方香港黄河集团的总经理水敬洪说，小梅姐目前是皇县钼矿最大的老板。"

林娟娟的话让丁能通心里微微一震，他心想，林娟娟称香港黄河集团为自己的合资方，一定是指北都大饭店了，如果香港黄河集团因"肖贾大案"而撤资，为什么只转手了钼矿，不转手北都大饭店呢？丁能通觉得很蹊跷，但他此时是泥菩萨，根本无心弄清其中的原由。

丁能通清楚，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和苏红袖是很熟的，水敬洪曾经多次陪贾朝轩登临香港赌船，苏红袖也陪着去过几次。

苏红袖是个玲珑剔透的女人，她从林娟娟的口气中听出了罗小梅的分量，马上收起傲慢的口气面带微笑地说："既然大家都是圈里人，小梅，这是我的名片，企业需要宣传时，别忘了找我，我愿意效犬马之劳！"

罗小梅是极精明的女人，她知道苏红袖将来一定有用，便客客气气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下子认识了两个好姐妹，能通，我们大家干一杯！"

众人在罗小梅的提议下，都一饮而尽。

林娟娟干了杯中酒后说："丁大哥，小梅姐，你们慢用，希望你们常来，改天我请客，市社保局房局长在隔壁呢，我和红袖去敬杯酒。"

林娟娟说完莞尔一笑，与苏红袖一起转身推门出去，丁能通望着两个倩影风摆荷叶般离去，心中仿佛有一种力量要把自己掀起，一种刻骨铭心的嫉妒油然而起。

所谓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房成高，是市委书记洪文山就任省纪委副书记时的秘书，在省里时还只是正处级秘书，随洪文山到东州后，没几天，就升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洪文山刚刚升任市委书记两个月，房成高便走马上任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想一想自己眼下的处境，丁能通大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慨叹。

罗小梅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情，给他斟了一杯红酒宽慰道："通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太好受，辞职的事，我不逼你，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告诉我，其实人生在世有没有分量靠的是实力，真正的实力是靠事业带来的，而不是职业，职业是永远给别人做嫁衣，官当得再大也是职业，事业上取得的成绩才是自己的，事业是一生的追求，永远不会退休的。"

丁能通对罗小梅的话很是震动，他没想到罗小梅不仅有主见，而且有思想。在苦闷的日子里，丁能通对人生作过一些思考，他觉得选择一个朋友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官场上也是如此，选择了一个上司也就选择了一种前程。遗憾的是官场上的人都懂得与他人斗，而忽视了斗自己，丁能通觉得如果再让自己回到市驻京办，他一定会尝试与他人斗不如与自己的能力斗，没想到罗小梅关于事业与职业的观点又触及了丁能通内心的神经，他想，如果有机会再回驻京办，一定要证明给罗小梅看，其实官场也可以当事业来做。

离开秦都鱼翅庄时，罗小梅还要请丁能通去夜总会坐一坐，被丁能通拒绝了，其实，罗小梅很想到五星级酒店开房间与丁能通独处一晚，但她看出来丁能通心绪不佳，也没勉强。

罗小梅坚信丁能通无论同意不同意辞职，他都离不开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女人不是自私的，她是惟一不与心爱的男人斗心计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一旦向爱她的男人敞开心扉，爱她的男人即使死也要死在她的心里的。

丁能通没让罗小梅送，蒙蒙细雨刚停，空气清新得很，很长时间没有独自散步了，他想一个人走走，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必要主动找市纪委或市委组织部领导谈谈。

2、伯乐(1)

丁能通一觉睡到上午十点钟，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后，顿时精神起来。

"丁主任，我是夏市长的秘书龙小波，夏市长请你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龙小波在给夏闻天当秘书前，是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一处的副处长，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龙小波是综合一处主任科员，所以两个人很熟。

"小波，能不能透露一下夏市长找我谈什么？"

丁能通非常纳闷，为什么夏闻天市长会突然找自己，代表组织上找自己的应该是市纪委书记或市委组织部部长，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市长代表组织找自己谈话，他百思不得其解。

"对不起，丁主任，夏市长找你谈什么，我不太清楚，总之，让你马上来一趟。"

丁能通放下电话苦笑了笑，心想，自己就是市长秘书出身，保密是最基本的职责，他索性什么也不想，赶紧起床洗漱，什么东西也没吃，披上外套就出了门。

丁能通走出楼道，望了一眼天空，几朵白云散在空中，很像蓝色的海面上泛着洁白的帆，顷刻间，丁能通便觉得世事真是如同这天际间的白云，去来无迹，卷舒不定，也不知此时的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这些昔日东州巨头，如今在监狱内是个什么境遇，想必案子也快

判了，还有钱学礼这昔日的死对头，听说可能判死刑或死缓，真可谓命悬一线啊！

丁能通下了出租车，惴惴不安地走进市政府大门，自己从未与夏闻天打过交道，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工业大市的市长，能否驾驭起东州这艘搁浅的大船。肖鸿林、贾朝轩等人腐败掉了，留给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是一支人心涣散的干部队伍，老百姓更是议论纷纷，累数祸患，"肖贾"等人败坏了干部队伍，给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应该说，夏闻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丁能通走进龙小波的办公室时，龙小波正在整理文件，他见丁能通走进来，很热情地与丁能通握手。

"丁主任，你先等一会儿，夏市长与林市长正在谈话。"

丁能通坐在沙发上，龙小波在饮水机上给丁能通倒了一杯水。自从"肖贾大案"案发后，丁能通就没见过林大可，想不到林大可升得这么快，竟然取代了贾朝轩，成了东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真是世事难料啊！

"小波，这几个月我消息闭塞，你知道郑卫国、顾怀远的去向吗？"

丁能通只知道，郑卫国和顾怀远是随着肖鸿林、贾朝轩一起被双规的，后来听说郑卫国有立功表现，顾怀远没有发现什么违纪的事情，两个人都解除了双规，但是丁能通心里清楚，在政治上是最怕跟错人的，一旦跟错了人，你的政治前程就算终止了。丁能通觉得郑卫国、顾怀远即使不开除公职，在官场上也没有什么干头了，何况这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一定会寻找东山再起的路。

"郑卫国有重大立功表现，免于起诉，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听说被林氏集团高薪聘请为总经理了。"龙小波递给丁能通一支烟，又给他点上了火说。

"林氏集团？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丁能通蹙着眉头问道。

"林氏集团也是最近半年才崛起的，老板是袁锡藩离了婚的小老婆林娟娟。"

丁能通这才恍然大悟："小波，顾怀远去哪里了？"

"市政府办公厅给他留了个综合二处处长的位置。"

"那不是为林市长服务吗？"

"正是，可这小子不干，非要辞职，听说闷在家里写小说呢。"

"看来顾怀远是看破了官场了，想通过著书立说成名成家呀！"丁能通感叹地说。

"写书是个苦差事，这小子能耐得住寂寞吗？"龙小波不解地问。

"小波，你不了解顾怀远，怀远可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以他的阅历、才学和文笔，只要能耐得住寂寞，准能成事。"

2、伯乐(2)

两个人正说着话，里屋夏闻天办公室传出林大可爽朗的笑声，接着门开了，林大可和夏闻天一起走了出来，看样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是一对矛盾体，历届关系都很微妙，起初配合都很默契，时间长了，矛盾就逐渐暴露出来。市长会觉得常务副市长揽权，摆不正位置，有野心；常务副市长会觉得一把手心胸小，没水平，生性多疑，早就该让位了。于是关系愈加微妙，从外松内紧到公开叫劲，最后是二虎相争，两败俱伤。

丁能通是看着肖鸿林和贾朝轩由暗斗到明争，最后双双腐败倒台的，如今的夏闻天与林大可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越来越微妙起来呢？

林大可先看见了丁能通，他还像以前一样爽朗地喊了一声："哟，能通，你怎么在这儿？"

丁能通从沙发上赶紧起身，腼腆地笑了笑说："夏市长找我。"

"哟，你就是丁能通同志？"

夏闻天一边打招呼一边主动与丁能通握了握手，就在握手的一刹那，丁能通感觉到夏闻天约他来是善意的，说不定是一次机会，因为他从夏闻天温和的口气中体味到了一种领导式的关怀。

丁能通借着握手的时机，着实打量了夏闻天几眼，夏闻天细高个，白白净净的，梳着整齐的分头，一副金丝边眼镜，鼻直口阔，浓眉下眼镜后有一双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目光，一身笔挺的西装显得十分干练博学。

"夏市长，看来你们还不太熟悉，丁能通可是咱们东州市政府的特殊人才，他在北京城活动活动，咱们许多事情都能省不少心啊！"

林大可的夸奖让丁能通又看见了一丝曙光。

"是呀，这次请丁能通同志来，就是要谈谈驻京办的工作。"

夏闻天的话让丁能通眼前一亮，心想，听夏市长的口气像是要代表组织找自己谈话，只是丁能通想不明白，为什么市长亲自找自己谈话，而不是组织部门或纪检部门。规格再高一点也应该是主管市委副书记。当然仅仅是谈工作，自己可以直接向市长汇报，但按市长分工主管驻京办的应该是常务副市长，汇报工作，也应该先向林大可汇报。

丁能通没说话，只是微笑着看着两位领导。

"好，夏市长，你们谈吧，能通，和夏市长谈完，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有话对你说。"

林大可说完，风风火火地走了。

夏闻天非常热情地将丁能通让进自己的办公室，龙小波也跟了进来，重新给丁能通沏了茶，又给夏闻天的不锈钢杯子续满了水。然后退出去，轻轻关上了门。

"能通同志。"夏闻天将自己的烟递给丁能通一支，丁能通赶紧掏出打火机给夏闻天点上火，自己也点了一支静静地吸了一口。

"这次找你来是想好好和你谈谈，昨天市委开了常委会，在我的提议下，专门讨论了你的问题，本来应该组织部或纪委的领导找你谈，

但我也是市委副书记，我在常委会上就大包大揽越俎代庖了。"

说到这儿，夏闻天拿起不锈钢杯子呷了一口茶，然后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应该说组织上对你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来的组织性、原则性是满意的，特别是在'肖贾大案'中积极配合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有些同志认为你没能抵挡住色情关，又有严重违纪行为，我的意见是人无完人，看一个人要看主流，应该说在复杂的反腐败斗争中，你丁能通还是基本经受住了考验，我相信经过这场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头脑会时刻保持清醒，会更加成熟，更加能经受住金钱关、权力关和美色关的考验。我认为像你这种经过反腐败斗争考验的人，组织上应该起用，不应该抛弃！常委会上，大家基本同意了我的观点，不过处分还是要处分的，一方面是为了让你记住这个教训，另一方面也警醒其他人记住党纪是个高压线，碰不得。"

"夏市长，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我都能接受，我感激组织没有抛弃我！"

2、伯乐(3)

丁能通心想，无论给我什么处分，总算有结论了，这比每天为自己前程猜谜儿要好。

"组织上决定，免去你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给你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你有什么意见吗？"夏闻天突然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问。

"我没意见，接受组织的处分。"

谜底揭开了，气氛缓和了许多。

"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我的意见是你仍然回驻京办工作，文山同志也是这个意见，他在常委会上说：'还是让丁能通回驻京办吧，只有丁能通这小子能弄明白紫禁城，再者说，北京花园还留一屁股屎，他不擦谁替他擦？'洪书记的话糙了点，但是有道理。我了解过，你在驻京办的工作还是很出色的，但是，应该承认驻京办之所以兴盛有中央各部委资源配置权力太大，财政转移支付程序欠透明等支持的，这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审视，当然这也造成了驻京办语义含混、活动

暧昧、身影灰蒙的特征，我的意见是，你这次重新上任后，好好搞搞调研，看看驻京办到底应该怎样整改更能发挥积极作用，我倾向于撤掉东州市所有县区的驻京办，把职能全部转移给市驻京办，将来各县区在北京办事，遇到困难，都要找市驻京办，市驻京办的担子会越来越重，我希望你到北京后抓紧调研，争取尽快拿出整改方案。"

夏闻天的话不仅中肯，而且语重心长，丁能通着实松了口气，而且暗自庆幸，他原来担心组织上会开除自己的党籍，留党察看一年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看来夏闻天很欣赏自己没在"肖贾大案"中陷得很深，夏市长是个很明眼的人，他觉得只有经过风浪考验的人才不至于陷入漩涡，夏闻天无疑是自己的伯乐、知音！

丁能通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在人生最坎坷的当口，遇上了一位好领导，丁能通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夏市长脸上添彩！

夏闻天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思，微笑着又递给丁能通一支烟，丁能通本来想表几句决心，但是由于激动，思绪很乱。

丁能通猛吸几口烟控制着激动的心情说："夏市长，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不过，整改驻京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驻京办的职能是由现存体制造成的，中央各部委办局总喜欢管一些该交给市场的东西，政府管得越多，'跑部钱进'就越厉害，权威是在神秘的氛围下产生的，信息上下不通，典型的表现就是决策暗箱操作，以及高层对行政公共信息的垄断，这是驻京办诞生的背景，眼下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有些事权、财权划分不清，还不能彻底打破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不规范的状态，这是驻京办的职能得不到转变的重要原因，即使撤掉了，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再建立起来。夏市长，方案我可以拿，但是大背景大环境不变，举东州一市之力，整改驻京办，有可能在与其它城市的竞争中吃亏，这一点您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呀！"

应该说丁能通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不愿意长不了自己几岁的年轻市长一上任就碰钉子，更珍惜这位有魄力的年轻市长敢于起用自己这

个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

夏闻天不是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对丁能通提出的问题有过深思熟虑，他才下决心要整改东州市政府辖区的驻京办，因为他整改的目的不是要削弱驻京办的职能，恰恰是要加强，准备撤掉各县区的驻京办，目的也是集中主要人力物力财力强化市驻京办的职能。

夏闻天上任不久，便通过调研了解到，中央转移政府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甚至脱离了政府的监督，转移支付在脱离监督之后，就难免走向权力寻租之路，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载量越大，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各部委资源配置与项目审批的标准和程序不够公开和透明，驻京办就撤不掉。

"能通同志，你的担心我都考虑过，改革就需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你的任务就是把石头摸清。"

2、伯乐(4)

夏闻天正说着，龙小波推门进来了："夏市长，赵长征省长的秘书来电话，下午一点半请您到赵省长办公室去一趟。"

"他有没有透露赵省长找我有什么事？"

"好像是谈东州地铁的事。"

"能通同志，你看东州地铁工程迟迟批不下来，你们驻京办要多发挥作用啊！"

丁能通见夏闻天很忙，连忙起身告辞："夏市长，那我就先走了。"

"也好，我看你抓紧时间上任，有什么困难随时沟通。"

丁能通走出夏闻天的办公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堵在胸口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径直走到电梯旁，忽然想起林大可让自己去他办公室坐坐，林大可是市驻京办的主管市长，险些忘了，丁能通摇摇头，转身去了林大可的办公室。

丁能通走进林大可的办公室时，林大可正在摆弄十几串念珠，见丁能通走进来热情地给他沏茶。

"能通，跟夏市长谈得怎么样？"林大可关切地问。

"挺好的，林市长，驻京办归你领导了，你可得多关照老弟呀！"丁能通在林大可的办公室明显没有在夏闻天的办公室那么紧张。

"放心吧，你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能通，我听小梅说，你和北京法源寺的智善师傅熟得很，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帮忙啊！"林大可诚恳地说。

"林市长，你太客气了，我和智善确实有交情，只是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丁能通望着林大可办公桌上的念珠纳闷地问，心想，莫非你林大可抛开共产主义改信佛教了？

"自从我父亲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以后，我母亲就哭瞎了眼睛，她老人家守了一辈子寡，含辛茹苦地把我和弟弟拉扯成人，一辈子靠心中有佛撑过来的，老人家笃信佛教，就喜欢佛家的念珠，我出差无论走到哪儿，都给她带念珠，但是都没有开过光，老人家希望我找一位大德高僧给开光，既然你和智善师傅有交情，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丁能通对林大可的信任很感激："林市长，这件事好办，我回北京后就去法源寺，一定让老人家如愿！"

"好，能通，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我也就是为了哄母亲高兴，尽一份孝心！"

3、下马威(1)

没有人会相信丁能通能重新回到东州市驻京办，这件事在驻京办领域一片哗然，有人说，丁能通使了大钱，不仅花钱免了灾，而且花钱买了官；也有人说，丁能通卖主求荣立了功；还有人说，东州市委市政府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有魄力，有胆量，敢于起用大贪官肖鸿林的

心腹，这是以德才取人，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一棒子打死，跟着这样的领导班子干事，心里塌实。

重新起用丁能通的消息传到东州市驻京办，打击最大的就是黄梦然。自从丁能通出事后，黄梦然就一直主持驻京办的工作。俗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黄梦然虽然是丁能通一手提拔的，但是他骨子里并不十分感激，因

Chapter_8

为他一直认为按自己的努力应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丁能通出事后，黄梦然心中窃喜了许久，他认为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所以就在他主持驻京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为了将丁能通安排的人都替换掉，搞了一次所谓的竞争上岗，除了接待处处长白丽娜他没敢换以外，财务处、信息处、联络处等部门的处长全部在所谓的竞争上岗中落选了，新上任的处长都是平时与黄梦然关系不错的人，黄梦然的做法搞得驻京办内部怨声载道，他采取高压措施，不服从组织安排就请走人，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白丽娜对黄梦然的做法看不过去，到黄梦然办公室理论了几次，黄梦然威胁白丽娜接待处处长有的是人想干，白丽娜也只好作罢。

自从肖鸿林倒台以后，白丽娜的日子非常不好过，虽然没有什么大事牵连自己，但是仅仅因为自己是肖鸿林的情人，市纪检部门不止一次地找过白丽娜，在那段灰色的日子里，白丽娜在驻京办几乎抬不起头来，她从心里盼着丁能通没事，能重新回到驻京办主任的位置上。

白丽娜预感到，如果丁能通回不来，无论换谁当驻京办主任，自己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常言道，一朝君主一朝臣嘛，自己毕竟是丁能通一手提拔上来的。

官场上从来都讲谁是谁的人，很显然黄梦然想把驻京办主要位置上的人都换成自己的人，但是黄梦然太心急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丁能通出事了还会安然无恙地杀个回马枪，组织上只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真是没天理，看来天是要毁我黄梦然！

其实，黄梦然在驻京办混了七八年了，他始终没弄明白，在官场上哪有什么自己人，你能决定他的命运，他就是你的人，你不能决定他的命运时，他就会弃你而去。

黄梦然煞费苦心的人事安排，自以为即使丁能通回来，也能把他架空，可是黄梦然大错特错了，他忘了，你黄梦然本身就是丁能通一手提拔的，不是在丁主任蒙难之际照样背叛吗？甚至在丁能通出事后去党校学习和在家反省期间，黄梦然没打过一个暖心窝子的电话，如今希望自己提拔的人都忠于自己，简直是异想天开！

波音737客机还在首都机场跑道上滑行时，丁能通透过舷窗就看到了东州市驻京办的四辆奔驰车排着长队缓缓向停机坪开来，他顿时警觉起来，要是在从前，他丝毫不觉得如此兴师动众地接自己有什么不好，可是自从经历了"肖贾大案"以后，他才觉得人生低调一些是最难能可贵的。何况当丁能通重新回驻京办任主任的消息传出后，被黄梦然拿下的那些老处长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同时倾诉如今的驻京办如何暗无天日，所以丁能通早就了解了黄梦然的所作所为。

当飞机停稳，丁能通从舷窗再次望出去以后，他发现东州市驻京办现任处长、副处长全来了，领头的就是黄梦然，飞机上的人纷纷议论，谁都以为同机坐着大人物，至少是省长、副省长，或者部长、副部长，否则谁会有这么大的力度，能将四辆奔驰停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

丁能通意识到，这是黄梦然在搞鬼，他是想故意把接丁能通的动静搞大，目的是传到市委市政府领导耳朵里，到时候让你丁能通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你丁能通还说不出什么。丁主任躲过一劫，重新上岗，我黄梦然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率全体同仁迎接领导有什么错？这在官场上叫捧杀，丁能通再明白不过了，他又从舷窗向外望了一眼，发现白丽娜手中还捧着一束鲜花，他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白丽娜曾经为肖鸿林献花的情景，人生简直像一场梦啊！

3、下马威(2)

想到这儿，丁能通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你黄梦然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你不是要把动静弄大吗？我将计就计，让动静再大一些！丁能通诡谲地一笑，心想，我看你黄梦然怎么收场？

丁能通取下行李，等人流走得差不多时，他才随人流走出机舱，此时，摆渡车上已站满了人，丁能通快步走下舷梯，无视黄梦然等人的殷勤，一脸肃然地跨上摆渡车，摆渡车就晃晃悠悠地启动起来，缓缓地驶往候机楼。

黄梦然心里顿时慌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丁能通会给自己来个下马威。我丁能通不吃你这一套，看你怎么办？

黄梦然虽然心里有些不知所措，但脸上并未露出来，他连忙对白丽娜说："丽娜，你带几个人赶紧到接机口迎接，丁主任可能有托运的行李。"

黄梦然又命令其他几个处长赶紧去帮丁主任取行李，其实丁能通什么行李也没有，手里拎着一个手提包快步走出接机口，向出租车走去。

白丽娜从奔驰里刚钻出来，就看见丁能通上了红色出租车，她高声喊了一声"丁主任"，红色出租车已经开走了，她连忙又钻进奔驰车用手机通知了黄梦然。

此时，黄梦然的奔驰车也驶出了机场禁区，黄梦然用极其失落的口气命令四辆奔驰车跟上丁能通坐的红色出租车。

丁能通透过后视镜看见四辆奔驰车很快跟了上来，机场高速公路上一个特殊的车队让人啼笑皆非，红色出租车开路，四辆奔驰车齐刷刷地跟着。

丁能通暗自得意地想，这回我丁能通独特的上任方式一定会传到市委书记洪文山和市长夏闻天的耳朵里，我丁能通也叫你们看看什么叫廉洁自律。

出租车刚刚停在北京花园门前，黄梦然就赶紧从奔驰车里钻出来，小跑到出租车前亲自为丁能通开车门。

丁能通下车后，黄梦然满脸堆笑地说："丁主任，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你不喜欢。"

丁能通不冷不热地揶揄道："梦然，几天不见学会摆派了，你那哪是接我？简直是存心害我！"

黄梦然被说得脸色发窘："头儿，大家听说你回来了，都很高兴，都抢着要接你，我才决定副处长以上干部都去，总不能让大家扫兴！"

"梦然，你越来越会当领导了！"丁能通走进电梯说。

"头儿，晚上跟处以上干部吃个饭吧，总得给你接接风，洗洗尘吧。" 黄梦然用商量的口气说。

"不等到晚上了，你让办公室通知各处，下午请副处长以上干部到会议室开会，我有话和大伙说。"

丁能通说完走出电梯。

丁能通走进会议室时，会议室内已经座无虚席，人们私下里交头接耳，嘁嘁喳喳议论纷纷，谁也弄不清楚丁能通葫芦里会倒出什么药。

丁能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咳嗽了一声，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黄梦然主持会议说："同志们，半年多时间，驻京办发生了许多事情，好在我们东州市驻京办有着良好的传统，风气正，凝聚力强，大家团结一致，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项工作开展得不错，成绩有目共睹，我在这里谢谢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大家都知道，我是丁主任一手提起来的，主持驻京办工作以来总算没给丁主任丢脸，今天丁主任又回到驻京办这个大家庭，我们大家又有了主心骨，为此，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丁主任给我们做重要指示。"

黄梦然话音刚落，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在竞争上岗中被拿下的处级干部，似乎更激动得双目放光，拼命拍着巴掌，都觉得出头的日子又到了，那些在竞争上岗中新上来的处长、副处长们为了在丁能通面前留下好印象也是拍红了手掌。

丁能通呷了一口茶，向大家摆了摆手，示意大家静一静，掌声才静下来。他一脸肃穆地说："同志们，离开驻京办的这段日子非常想念

大家，我一到北京就请大家开会，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驻京办非常重视，我来北京之前，夏闻天市长专门找我谈了话，夏市长明确指示，要把东州市驻京办办成推动东州经济发展的桥头堡。"

3、下马威(3)

紧接着，丁能通详细阐述了市委市政府关于整改驻京办的想法，丁能通的口才相当煽情，说得与会者群情激奋，然后他话锋一转，换了话题，矛头直指名利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驻京办有个外号叫'蛀京办'，'肖贾大案'教训是深刻的，许多人处理不好名与利的关系，最后腐败掉了，钱学礼就是一个例子。名利这一关迈不过去，就会在思想上淡漠与群众的感情，把群众的利益抛在脑后，过去我们迎来送往迎的是上级，送的是领导，今后驻京办不仅要为领导服好务，更要为东州市进京办事的群众服好务！名利这一关迈不过去，就会在政治上摆来摆去，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就会在组织上搞庸俗的人际关系，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甚至搞不正当竞争；就会在工作中挑着拣着干，什么对个人有名有利，就干什么；就会在作风上应付上级，对付群众，甚至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就会在生活上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在某些方面，我本人已经受到了党纪的处分，我希望驻京办的每位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增长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诱惑面前有自控能力，在警示面前有自省能力，让东州市驻京办成为全北京城所有驻京办的一面旗帜。"

丁能通的讲话赢得热烈的掌声，黄梦然虽然带头鼓的掌，但是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傍晚，黄梦然没有再敢张罗接风洗尘的事，也没了这份心情。丁能通接到薪泽金的电话，请他到省驻京办吃饭，为他接风洗尘，同请的还有白丽娜。

丁能通事儿多，让白丽娜先走，他与北京花园港方总经理朱明丽、副董事长田伯涛下午又谈了关于北京花园三方合作的有关事宜，搞得薪泽金电话催了，他才开着奔驰车去了省驻京办。

4、洗尘(1)

省驻京办重新进行了装修，从里到外焕然一新，省驻京办的酒店叫清江酒店，对外营业，由于饭店有特色，生意还不错。

丁能通把车停在清江酒店门前时，薪泽金站在酒店门前正在迎候，陪在旁边的有白丽娜和薪泽金的弟弟薪泽银。

丁能通来晚了，抱歉地拱拱手说："让各位久等了！"

薪泽金热情地说："丁老弟，真可谓风尘仆仆啊！"

几个人寒暄后走进酒店，包房内满桌子丰盛的酒菜刚刚上齐，看来就等丁能通了。几个人入座后，白丽娜为每个人斟了酒，薪泽金举杯开玩笑地说："能通，听说你一下飞机就给黄梦然来了个下马威？连丽娜都给闪了。"

薪泽金说完，色眯眯地看了一眼白丽娜后哈哈大笑。

丁能通也看了一眼白丽娜说："丽娜也经过不少事了，能够理解我。"

白丽娜会意地说："薪主任有所不知，我们头儿最不喜欢张扬了，黄梦然不是不知道，他硬往枪口上撞，谁也拦不住。"

薪泽银举着酒杯说："恭喜丁主任重新走马上任，常言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哥，丽娜，咱们一起敬丁主任一杯！"

众人举杯，无不一饮而尽。

薪泽金之所以屈尊为丁能通接风洗尘，是因为丁能通在"肖贾大案"中能够全身而退，几乎没伤着一点毫发，这让薪泽金佩服得五体投地，薪泽金是虚心向丁能通取经的。

薪泽金是属于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小男人，虽然也官居厅级，但是在北京混了十几年就是原地不动，始终也没有什么起色。

薪泽金做梦都想把省驻京办变成五星级酒店，但是始终也不能如愿以偿，本想像其他省驻京办主任一样，混个省政府副秘书长之类的头衔，也没遂了心愿。眼看着丁能通任市驻京办主任没几年，东州市驻京办很快就超过了省驻京办，无论是上下打通关节，还是硬件形象上都远胜省驻京办一筹，这让薪泽金心里很不是滋味。

正在薪泽金嫉妒得一筹莫展之际，东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连倒了三个市长，近百名处以上官员被判刑，薪泽金以为这下子丁能通完了，他空手套白狼既搞房地产，又搞五星级酒店，还曾当过腐败市长肖鸿林的秘书，与腐败掉了的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交往甚密，还与黑老大陈富忠称兄道弟，丁能通不出事，天理难容啊！

果然，丁能通很快出事了，可是没几天就放了出来，还送到省委党校学习了几个月，薪泽金想不出丁能通不出事的理由，在这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怎么可能把握住自己，只给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二次卷土重来，难道丁能通果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薪泽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丁能通要么背后有高人指点，要么本身就是世内高人，与这样经过风雨洗礼的人结交朋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薪泽金被丁能通彻底折服了，同时，自己的弟弟薪泽银为东州地铁工程还有求于丁能通，因为薪泽金了解到这次丁能通卷土重来是因为得到年轻市长夏闻天的赏识。

关于夏闻天，薪泽金了解一些，因为夏闻天当了不到一年的清江省副省长。夏市长在省里工作期间，到北京开会，薪泽金接待过两次，他知道夏闻天是个爱才惜才之人，夏闻天赏识丁能通也在情理之中。

丁能通不接受黄梦然主持的接风洗尘，欣然答应薪泽金的宴请，是因为丁能通多了个心眼，夏闻天很赏识自己，但是自己对夏闻天了解不多，他是想通过薪泽金多了解一些夏闻天的情况，也好在今后的工作中知彼知己。

丁能通回敬了一杯酒说："泽金兄，我知道夏市长任副省长时，你接待过他，你觉得夏市长好不好接待？另外我现在对他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说实话，我在北京只接待过夏市长两次，虽然看上去很随和，但是感觉上他是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搞过学问的人都这样，像个理想主义者，他自己也说过，他只相信真理，他爱人叫宁彤，和他是大学同学，在清江大学当老师，两个人有一个女儿，在东州实验中学读高二。"

4、洗尘(2)

薪泽金料到丁能通对这个话题会很感兴趣，为了表示诚意，他介绍得很详细，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说了，丁能通听完以后，觉得夏闻天是一个很淡泊的人，不喜欢张扬，更不像肖鸿林、贾朝轩那样工于心计，总之，不是一个爱琢磨人、会琢磨人的人。

想到这儿，丁能通颇为感慨地说："泽金兄，人这一生还是信点啥好，特别是在官场上混久了的人更应该信点啥，否则怎么掉到山崖下的都不知道。"

薪泽金随声附和着说："可不是嘛，人这一辈子就像在拉屎，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可出来的只是个屁！"

薪泽金的话引来一片笑声，白丽娜笑后甜津津地说："有一次我挤公共汽车，天特别热，车上人也多，闷得不得了，不知是谁放了个臭屁，臭得人受不了，站在我旁边的男子龇牙咧嘴地捂着鼻子，正好售票员问：'谁没有买票？'那个男子为了报复放屁的人大声喊道：'放屁的人没有买票！'忽然一个特别胖的女人手高高地举着大声说：'我已经买票了！'"

白丽娜话音刚落，众人哈哈大笑，薪泽金刚刚喝了一口茶，一口喷了出来。

丁能通为薪泽银斟了一杯酒说："泽银，感谢你对我老婆和孩子的关照，我敬你一杯！"

薪泽银干了杯中酒后说："丁主任，嫂夫人对你这次复出并不太高兴，她还是希望你能辞职去加拿大陪她，一是官场上风险太大，再就是她一个人在加拿大也太寂寞，好在已经在我们布朗公司工作了，丁主任请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嫂夫人的！"

薪泽银最后这句话让丁能通听得心里酸溜溜的，薪泽银油头粉面风度翩翩，心想，薪泽银还没有成家立业，衣雪长得又太漂亮，这小子要是不安好心，我丁能通可就惨了。

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些后悔把老婆孩子送到加拿大，但是转念一想，毕竟儿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何况衣雪也不是那种离开男人就活不了的小女人，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怎么可能红杏出墙呢！

丁能通越想越觉得自己心理猥琐，不像个大男人，他懊恼得没了兴致，举起杯说："感谢泽金兄的款待，今天就到这里吧，咱们杯中酒怎么样？"

薪泽金满脸堆笑地说："能通，别急，时间还早，哥哥我还有事求你呢！"

丁能通爽朗地说："泽金兄，咱们哥儿们间什么求不求的，只要老弟能帮上忙的，尽管开口。"

薪泽金一本正经地说："能通，明天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到北京，这次刘书记是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学习的，你知道哥哥我没本事，始终攻不下首都机场这块堡垒，我可是刘书记任常务副省长时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次他到北京学习可是哥哥我多亲多近表现自己的一次机会，以前省里领导进京，我们省驻京办只能到接机口接领导，你老弟和首都机场熟得很，这次刘书记来京，能不能帮哥哥我也风光风光，让刘书记也享受享受贵宾待遇。"

丁能通没想到薪泽金一个堂堂省驻京办主任会屈尊求自己办这种事，基本不顾及自己的尊严了，看来这刘光大在薪泽金心目中的分量非常重。

在肖鸿林和贾朝轩双规期间，刘光大找丁能通谈过一次话，陪同刘光大和丁能通谈话的是时任东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洪文山，还有中纪委的刘凤云处长。

那次谈话，刘光大给丁能通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一提到这个名字，丁能通心里都有一种恐惧感。

因为就是在那次谈话后，肖鸿林被正式批捕的，有人说是丁能通出卖了肖鸿林，每当听到这样的传言，丁能通都无言以对。

"泽金兄，" 丁能通点上一支烟诚恳地说，"你这话言重了，接待好省市领导是驻京办的责任，明天我让白丽娜陪你们去，包你满意。另外，哪天我做东，给你和首都机场的王副总经理搭搭桥，今后这种小事让你的接待处处长找王副总经理的秘书小张就办了。丽娜，明天你早点去机场，要把这件事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4、洗尘(3)

"好，能通，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薪泽金为了表示感谢，自饮了一杯。然后，众人又都重新满上，喝了最后一杯散席酒。

北京初春的夜晚，空气很温和，微风吹过凉丝丝的，空气中还有树木发出的淡淡的香甜味道，长安街的尽头落下墨蓝色的天幕。

密集的车灯在交错起伏的摩天大楼之间，划出许多极为现代的光环和线条。北京好似一位古典的淑女，忽然换下旧日密裹玉体的云衫紫裙，再无往日的羞涩和含蓄。

丁能通开着奔驰车，穿梭在车水马龙之中，眼前闪过一辆辆如潺潺小溪一样流动的车辆，心头油然而生久违了的感叹。

"丽娜，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共事了呢！"

"头儿，我也以为你不可能回驻京办了呢，东州的这场大地震真可谓是天翻地覆呀！"白丽娜伤感地说。

丁能通心里清楚，由于肖鸿林的牵连，白丽娜经历了人生前所未有的考验。肖鸿林刚被双规时态度非常顽固，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

组织上做通了白丽娜的工作，希望她写信给肖鸿林，规劝他配合专案组调查。

白丽娜含泪写了一封倾诉两个人感情的长信，肖鸿林没想到，自己身陷囹圄，白丽娜对自己仍然痴情，他手捧这封患难情书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肖鸿林彻夜未眠，把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二十多遍，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经过一个多月的"双规"谈话，肖鸿林陆续交代了他就任市长以后，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近二百人的钱物，总计折合人民币千余万元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丽娜，最近去看肖市长了吗？"丁能通心情复杂地问。

"一个月前去了一次，身体非常不好，已经确诊为肺癌。"

丁能通听后心里咯噔一下，在肖鸿林被双规前，他曾经陪肖鸿林去北京三○一医院做过检查，当时结果尚未出来，肖鸿林和自己被执行了双规，自己双规被解除后，一直不知道"肖贾大案"的进展情况，现在看来，肖鸿林政治上已宣判了"死刑"，身体上也患了绝症，不判结局也已然尘埃落定。

"丽娜，案子快结了吧？"

"下个月。"

"能保住命吗？"

"根据他的表现，也许吧！但是保住又能怎样？终究是躲不过癌症的！"

谈到这儿，两个人都沉默了，奔驰车仍然在夜幕中穿梭，前挡玻璃上零零星星地落下了雨点，突然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划破夜空，将前方的道路映得如同白昼，一连串的春雷炸响，白丽娜抹了抹刚刚漾出的眼泪说：

"头儿，这是北京今年开春第一声春雷....."

5、法源寺(1)

丁能通惦记着林大可托付的事，一大早就开车去了法源寺。

丁能通对法源寺感兴趣源于他看了一部长篇小说，是台湾李敖写的《北京法源寺》，小说以史实的笔法详细介绍了北京法源寺的来龙去脉，出于好奇，丁能通多次游览法源寺，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智善大师，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肖鸿林进京跑"部""钱"进，听说丁能通与法源寺的一位大和尚是好友，心血来潮想见见这位大师，智善大师很热情地在斋堂请肖鸿林吃了斋饭，临别时，肖鸿林讨要智善大师的墨宝，智善大师送了一副对联：

参禅法源寺

问政中南海

北京虽然是帝京，驰名中外的古迹，首推故宫和颐和园，但是在丁能通心目中，分量最重的名胜古迹却是恭王府和法源寺，恭王府因和珅而代表了官场的诡谲，法源寺因唐朝战死辽东的忠魂，因南宋遗臣谢枋得，因屈死的袁崇焕，因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而彰显了官场的忠烈。

丁能通是个骨子里既诡谲又不乏悲悯之情的人，他曾经梦想能够成为官场上叱咤风云的政侠，但现实逼着他走向圆滑，成为深沉练达的小官僚，越来越像韦小宝，他对自己不满意，又不能像堂·吉诃德一样对付强大的风车，只能满怀悲悯之心流连在法源寺落漆的红墙与苍拔的古树之间，吊唁自己的梦想。

车行到菜市口，丁能通马上想到了被判死刑的肖鸿林和贾朝轩，菜市口是过去死刑犯砍头的地方，也曾经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统治者选择在最热闹的地方砍犯人的头，是为了警示老百姓不要犯上作乱。

现在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是西单、王府井以及后海，沃尔马超市在菜市口开了之后，商业的气氛早已冲淡了过去那段血淋淋的沉重历史。

但是，每次来法源寺，丁能通都会情不自禁地在心里默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因为宋代抗元名将文天祥被斩杀在菜市口，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也被斩杀在菜市口，文天祥的丹心激荡着无数炎黄子孙的胸怀，谭嗣同的肝胆更是万古流芳。

再想想肖鸿林和贾朝轩的死，丁能通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他有些后怕，又有些庆幸，后怕是因为自己险些与他们同流合污，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庆幸的是，自己虽然这辈子不能有文天祥、谭嗣同的壮举了，但是起码还有机会不再苟且地活着。

法源寺的大门敞开着，古旧的红漆，斑驳脱落，失却了鲜艳之色调，寺门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的匾额，上面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着"法源寺"三个金色大字，字体刚直，有风骨，与破旧的庙门一样简洁，正是启功先生的墨宝。

这是历史之门，悲凉的背影，久久盘桓于法源寺的门槛，丁能通凝视着久违了的法源寺，忽然悟到，其实法源寺与其他寺庙是不同的，法源寺不是缘起于修习佛法的高僧大德，不是超凡脱俗的一方净土，而是在其根基立于大地之上时，便带有挥之不去的悲悯情怀。一个人，一生短短数十寒暑，无论兴衰成败，不过是匆匆过客，人流东西穿梭，法源寺只是旁观者，或者，毋宁说是容纳种种苦难的佛界。

丁能通信步走到天王殿时，被弥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像所吸引，驻足观看，这是一尊明代的夹纻金漆像，高一米多点儿，颜色已褪成红褐色了，身上也有几处漆剥落了，还有一些折痕和划迹，深浅不一，就有了几分苍凉。丁能通正看得出神之际，智善和尚已经双手合十站在了他的身后。

"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能通，久违了！"

"智善师傅，来之前本想给您打电话，想来想去还是没打，就是看跟师傅有没有佛缘。"丁能通虔诚地笑着说。

"佛在哪里？佛在人心。有没有佛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佛心，好在你心中有佛，才化险为夷呀！"智善一语双关地说。

5、法源寺(2)

"看来您已经知道东州发生了'肖贾大案'，肖市长已经伏法，大师，肖市长也是理佛之人，逢佛就拜，家中还供奉着佛菩萨，为什么佛并没有保佑他呢？"

"肖市长将佛像当作神明供奉，天天在佛面前祷告，供奉鲜花水果，然后向他求福，那个供品就是贿赂，送一点贿赂就希求佛菩萨保佑，把诸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看待，此罪业多深重！一方面向佛菩萨行贿，一方面接受贿赂，天天造罪业，还以为佛菩萨会保佑，这完全错了。"智善尖锐地说。

"我明白了，所谓佛缘其实就是善缘，善是奉献，而非索取，世人供佛大多是为了索取。"

"你很有佛性，其实人原本都有佛性，只是被妄想和欲望所覆盖了，香烛代表心香和心光，是在教育我们要时刻记住佛菩萨的教诲，去掉我们心中的妄想和欲望，把我们原有的心香与心光显露出来，如果你平时不做善事，哪怕你再许愿，再烧高香，佛菩萨也不会保佑你的。因果报应如影随形，想平安健康就要多做善事，戒贪婪；想要富贵，就要布施贫苦，这才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智善语重心长地说。

"智善师傅，你手中的念珠果真能消除烦恼吗？"

"念珠，也叫拴马锁，隐喻人心犹如狂奔的野马，杂念纷飞，一时一刻也不停，手掐念珠，诵念佛陀、达摩、僧伽的名号，就可以放下一切，身心专注，遏止住妄念私心，增加定力，增加智慧。念珠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皈依三宝。"

"智善师傅，我这次来见你，就是受朋友之托，为念珠开光的。"

丁能通说完，把手中的念珠递给智善。

智善接过丁能通递过来的念珠，口诵佛号说道："能通，念珠的主人是一位活菩萨，这些念珠已经用她的佛心开光了，老僧自愧不如！其实和尚念经开光，实际上是开信徒内心之光，升起对佛菩萨的信心。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如果你悲心重，就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如果你孝心重，就会得到地藏菩萨的感应。念珠的主人悲心重，托你的朋友孝心重，都是用恭敬心、真诚心来面对人生的人。"

"按您的意思，我对着念珠诵一声'阿弥陀佛'，岂不就等于开光了？"

"诵一声佛号，得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天天念，天天加持，不仅加持念珠，更加持你本人，何乐而不为呢？"

"智善师傅，那我和和尚还有什么区别？"丁能通笑着说。

两个人一边聊一边信步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进大雄宝殿，在宽敞的藻井里有无数只小麻雀飞来飞去，自在地鸣叫着，随意地起落，仿佛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丁能通来过许多次法源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他惊呆了。

丁能通心想，是什么样的慈悲让这些麻雀这样放心？是什么样的胸怀让它们如此自由？一股感动莫名地涌上来，丁能通对法源寺更加肃然起敬起来！

"智善师傅，其实我更喜欢悯忠寺这个名字。"

"能通，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什么，做什么！"

"智善师傅，我这次来还有一层意思，宦海沉浮，想请师傅指点迷津！"

"我送你四个字。"

"哪四个字？"

"法海真源。"

丁能通每次见智善都获益匪浅，这次更是如此。两个人攀谈了一上午，丁能通吃罢斋饭才离开。当他走出山门时，几个僧人正推掩那

扇大门，仿佛是将丁能通推出了历史的漩涡。

法源寺的大门，像睁开的眼，横淌于寺外的是时间的河，河面上的浮光掠影，荡漾着千年岁月的悲喜浮沉，跨越漫漫时空的今日与往昔，像念珠一样被细细的线穿起，再一次将丁能通置身于昨日的世界，去品味历史的真实。丁能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与法源寺结缘的李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的结尾：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敢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伫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伫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6、分歧(1)

肖鸿林、贾朝轩时代结束了，留给新班子的是伤了元气的东州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东州经济从来没有停滞过，然而，"肖贾大案"后，招商引资出现了零增长，整个东州经济像被霜打后的茄子园，弥漫着一片死气和晦气，再加上刚上任的市委书记洪文山与市长夏闻天关于东州经济的发展观不同，东州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洪文山和夏闻天的分歧是在两会以后，夏闻天请洪文山一起视察花博园开始的。夏闻天之所以请洪文山一起视察花博园，是因为自从花博园开园后，琼水湖畔房地产开发如雨后春笋般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琼水湖面临着被严重污染的危险。

市人大主任赵国光率领部分人大代表视察了花博园后认为，花博园不愧是启动东州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自开园以来，已经吸引游客逾千万人次，累计实现经济收入近五亿元，极大地带动了东州旅游产业发展，东州旅游产业在不到短短一年时间就跃居支柱产业行列，应该借此势头大力开发相关产业，全面启动东州经济。

赵国光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人大代表的赞同，然而，市政协主席张宏昌对赵国光的观点忧心忡忡，他率领政协委员视察完花博园后，部

分政协委员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限制花博园周边房地产开发、保护东州人民的生命源泉琼水湖的几点建议》，这份建议递到张宏昌手里后，他感到沉甸甸的，特意约年轻的市长夏闻天深谈了一次。

当时夏闻天刚刚在草河口迎宾馆宴请完新上任的日本驻东州领事馆总领事山本太郎，张宏昌亲自到草河口迎宾馆会议室等夏闻天。

夏闻天送走山本太郎后，得知张主席已经等了四十分钟，心里很过意不去，他知道张宏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谈。当他走进草河口迎宾馆小会议室时，发现张主席正紧锁双眉在看一份材料。

"抱歉，宏昌同志，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

夏闻天抱了抱拳表示歉意后，坐在了张宏昌对面的沙发上。

"闻天同志，我这次找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先看看这个吧。"

张宏昌说完，将手里的材料递给夏闻天。夏闻天接过材料一看，眉头也紧锁了起来，因为这份材料就是部分政协委员联名起草的《关于限制花博园周边房地产开发、保护东州人民的生命源泉琼水湖的几点建议》。

"闻天同志，当初花博园选址在琼水湖畔是肖鸿林独断专行的结果，当时我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王元章考虑到班子的团结问题，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原则上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现在看恶果要逐渐显现出来了，如果不引起重视，几年之内，东州市五百万市民将无水可喝了。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领导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对花博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推波助澜，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引导，一旦产生严重的污染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张宏昌忧心忡忡地说。

"宏昌同志，你的意见非常重要，只是目前东州经济受'肖贾大案'的影响，一蹶不振，文山同志还想以花博园为突破口，重振东州经济的雄风，要想说服文山同志很难啊！"

夏闻天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不能不顾及洪文山的态度，毕竟洪文山是东州市委一把手。

经过一番思考，夏闻天微笑着说："宏昌同志，这样吧，近期我约文山同志一起视察花博园，届时，我将这份材料推荐给他，东州的经济发展何去何从，必须认真整合，重新布局，决不能只看眼前，不谋长远，要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东州经济的发展方向，找到一条振兴东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好啊，闻天，你能有这个态度就好，你年轻有为，又是经济专家，只要你放手一搏，东州经济一定会重振雄风的。"

夏闻天上任以来，一直在思考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他亲自去花博园考察了两次，发现东州市各区县、委办局以及部分省里的厅委办局都在琼水湖畔，花博园周围大兴土木，修建规模不同的疗养中心、度假中心、培训中心，这些地都是在自己未上任前批出去的，夏闻天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对花博园及琼水湖周边的整治刻不容缓。

6、分歧(2)

车队驶入琼水湖畔风景区时，迎面过来十几名民工，领头的是个红脸大汉，看样子这些人情绪很激动，竟然不顾一切地拦住了市公安局警备处的前导车。

车队停下了，前导车车窗摇了下来，警备处处长伸出头问："怎么回事？公安局的车也敢拦？"

红脸大汉激动地说："我们要见洪书记和夏市长！"

警备处处长一听这帮民工点名要见书记市长，连忙从前导车里钻出来喝道："你们疯了，谁指使你们的？"

这时，洪文山和夏闻天已经下了车，缓步走了过来，洪文山温声问道："我就是洪文山，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洪文山话音刚落，十几个农民工齐刷刷地跪下了，领头的红脸大汉流着泪说："洪书记，夏市长，快救救我们吧！"

洪文山赶紧将红脸大汉搀起说："有话好好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用不着下跪！"

"洪书记、夏市长，我们都是皇县天沟乡农民，也是罗氏钼矿企业的矿工，我们在矿上干了半年多，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我领着大伙去矿办讨薪，矿上的保安拦住我们，就是不让我们见老板，后来，矿办主任罗虎见了我们，说矿上目前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让我们再等一个月，我们说，矿上资金周转困难，我们家里老婆孩子还等钱吃饭呢，罗虎二话没说，摆了摆手，就上来几十个保安，将我们十几个矿工捆了起来，还用破布将我们的嘴堵上关到一座废矿里，白天晚上地看着我们，领头的保安问我还闹不，我说，不给工资就要找老板，他们就用钢管打我们，我们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在夜里趁保安睡着时逃了出来。洪书记，我的八十岁的老母卧病在床，正等我拿钱看病呢！"

洪文山听罢，皱着眉头气愤地说："简直没有王法了！振东同志，你当过皇县县委书记，你说说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副市长何振东主管城建、县区及劳动保障，他笑了笑说："洪书记，这家公司我没有印象，可能是我离开后成立的。"

夏闻天和蔼地问红脸大汉："你叫什么名字？"

红脸大汉瓮声瓮气地说："魏国山。"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花博园呢？"何振东插嘴问道。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里活多，我们想边打工边想办法，后来明白人指点说，要想要回工资，必须拦车，花博园是市里的重点项目，来视察的大官多，人家说，有警车开道的一拦一个准，不是书记就是市长。"

洪文山和夏闻天听罢，哈哈大笑。

"国山同志，"夏闻天和蔼地说，"我给你写个条，你拿我的条到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找局长房成高，就说我说的，让他们派劳动监察大队出面帮你们要钱。另外，振东同志，你给皇县公安局打个电话，让他们调查一下，那个叫罗虎的怎么胆子这么大，竟敢非法拘禁，私设公堂！"

"好的，夏市长，我马上办！"何振东敷衍着说。

魏国山等十几名民工拿到夏闻天写的条，如同拿到了圣旨，千恩万谢地走了。

"闻天，咱们也到地方了，就多走几步吧。" 洪文山笑着说。

众人没有再上车，而是跟随着书记、市长向花博园方向走去。放眼望去，琼水湖畔、花博园周围房地产遍地开花，一片繁忙的景象。

洪文山望着热火朝天的场面高兴地说："闻天同志，我到东州后思考最多的是，到底什么产业可以成为东州这座老工业基地的立市产业？"

"文山同志，这也是我苦苦思考的问题呀！" 夏闻天附和着道。

"有答案了吗？"洪文山看了夏闻天一眼问。

"我很想听听洪书记的高见。"

"那好，这也是今天我到花博园视察的目的，应该说花博园给了我们两大启示，因为花博园带动了两大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业，另一个是旅游业，再加上装备制造业，东州市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初露端倪呀！特别是房地产业，在拉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什么产业也比不了它，那真是立竿见影，充分说明土地是财富之母啊！闻天，东州经济要想尽快摆脱窘境，就得向土地要效益呀！"

6、分歧(3)

夏闻天听罢，巨大的隐忧袭上心头，他心想，花博园是个好项目，如果当初肖鸿林不存有私心，为儿子肖伟建的琼水花园热卖创造条件，将花博园项目另选地址，哪怕放在黑水河两岸，花博园都可以成为带动东州经济启动的发动机，然而，花博园放在琼水湖畔，不仅不能发展房地产，就连游人也要限制，否则，东州五百万市民的生命源泉必将遭到严重污染。何况房地产业并不是万能的，虽然见效快，但是房地产业和股票一样，是泡沫经济的主要载体或多发区，目前东州的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存在着恶性通货膨胀的隐忧，盲目发展势

必助长投机心理，一旦产生泡沫，对遭受重创的东州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

想到这儿，夏闻天忧心忡忡地说："文山同志，目前，我市房地产公司的资金负债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不贷款的房地产公司几乎没有，由于房地产融资方式没有形成风险分担机制，房地产公司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因此，如此高的负债率一旦出现市场风险，将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房地产业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挟持银行业踏上了同一辆向前飞驰的战车，两者已然成为一对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国家目前对房地产过热非常有可能痛下重掌，进行调控，我市的房地产业更是严重缺血，我对房地产业作为启动东州经济的立市产业并不看好。"

洪文山摆摆手说："房地产业缺血是全国性的，从生产方面看，房地产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空前提高，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扩大。"

"文山同志，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些事情要讲究科学，要讲绿色GDP，我的意见是花博园和琼水湖周边绝不能建设楼堂馆所，正在兴建的所有工程必须停下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夏闻天情绪有些激动。

"闻天同志，"洪文山明显感到了夏闻天因意见不同的抵触情绪，"'肖贾大案'给东州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外商不来了，财政如此困难，我们刚刚从花博园的带动下看见点光亮，总不能把这点亮掐灭吧？"

"文山同志，发展经济要讲究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顾眼前，目前东州的房地产业土地价格居高不下，房价居高不下，房屋空置率高，急需整顿市场秩序，否则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治愈，前车之鉴啊，目前财政仍然是非常困难，但是东州的优势是装备制造业，我准备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投资力度，带动全市经济走出低谷。"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准备让丁能通请加拿大布朗公司的薪泽银过来帮我们论证一下，看能不能从东州火车站起至花博园修一条磁悬浮铁路，如果可行，花博园将成为市内的大花园，对东州经济必然有大的带动作用。"洪文山雄心勃勃地说。

"文山同志，从东州火车站起至花博园全长一百五十公里，如果要修一条磁悬浮铁路，每公里耗资高达亿元，全长成本将达到二百亿，我们目前根本没有这个实力，而且东州到花博园的高速公路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根本没有必要耗巨资修磁悬浮，这笔钱即使有也应该用在未来的地铁建设上。"

"闻天同志，你怎么总是和我拧着干呢？"洪文山有些恼怒地问。

何振东一看党政一把手要吵起来，连忙打圆场说："两位领导，前面是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度假中心，过去看看吧。"

夏闻天不依不饶地说："文山同志，我建议近期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讨论东州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好吧，真理不辩不明嘛！"洪文山说完，将夏闻天甩在后面，大步向前走去。

夏闻天上任市长以来，第一次感到来自洪文山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政见不和，更来自于这种不和有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

夏闻天上任前，省委书记林白同志找他谈话，特意提醒他："肖鸿林怎么腐败掉的？甩开市委闹独立，把市政府搞成了家天下，整个一个党内个体户。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要和文山同志多沟通，老同志政治经验比你多，不过经济上他是个外行，你要发挥你在经济上的优势，下点功夫尽快让东州经济走出低谷。"

6、分歧(4)

应该说夏闻天非常感谢省委对自己的信任，他憋足了劲儿，想在东州干出一番事业来，如今看来自己过于乐观了。

话不投机，洪文山和夏闻天没再搭话，他走到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度假中心停住了脚步。因为在几十座度假中心、培训中心和宾馆、

酒店工地上，场面最大的有两家，一家就是眼前的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度假中心，另一家还没有招牌。

为了打破僵局，洪文山故意问："闻天，旁边这家蛮有实力的，是哪家的度假村啊？"

夏闻天也不知情，他看了一眼市建委主任武志强，武志强赶紧上前说："洪书记，这是市驻京办的度假中心。"

"有没有搞错？丁能通刚刚恢复工作，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动作？"洪文山疑惑地问。

"洪书记，是黄主任，黄梦然主持工作时上马的。"武志强解释道。

洪文山没有说话，夏闻天不依不饶地说："文山同志，省、市各单位在琼水湖畔如此大兴土木，盖的又都是楼堂馆所，这不太合适吧？"

"闻天，非常时期，投资拉动经济嘛，等东州经济有了起色，你怎么处置这些楼堂馆所都行。" 洪文山拉着长腔说。

夏闻天无奈地摇摇头，他这时才理解了自己上任前省长赵长征对自己说的话："闻天啊，文山同志搞党务出身，从未做过经济工作，你让他搞政治思想工作，或者抓腐败分子是一把好手，要是让他抓经济怕是要添乱，所以闻天同志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不过，你是市长，东州经济要是滑坡，我不找文山同志，还是要找你这个市长算账啊！"赵长征的话语重心长，如今夏闻天更体会出一份特殊的中肯。

然而，洪文山别有一番心思，他觉得肖鸿林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前任市委书记王元章当初过于顾忌党政关系，一味忍让，造成肖鸿林目中无人，向市委闹独立，搞绝对权力，肆意忘形，甚至有人喊"肖鸿林万岁"，市委也听之任之。这样一个土皇帝，连市委都不放在眼里，对来自下级或民众的声音自然更听不进去了。一位人大代表对肖鸿林的工作提出质疑，肖鸿林非但不认真听取，反而提出"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人大代表"的威胁性疑问，如此一来，还有谁敢给他提意见，更不

可能对他实行有效监督。夏闻天懂经济不假，但也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今天的分歧就是个例证，这样的性格不压住，听之任之，难免要走肖鸿林的老路。自己上任前，省委书记林白就嘱咐道："文山同志，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领导，一个自律意识很差的官员，难免我行我素，发生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加强党的领导是对权力的最好监督。"

夏闻天并没有猜透洪文山的心思，他只是对东州经济徘徊在低谷而着急，苦于洪文山不懂经济又无法沟通，他暗打主意，不行就只好直接向林白同志和长征同志反映实情了。

这次视察花博园，无论是洪文山，还是夏闻天，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7、殿堂(1)

丁能通上任后并未着急开班子会，而是私下里找中层以上干部谈话，他想把自己离开半年多时间里驻京办发生的情况摸透。当他得知东州市驻京办竟然在花博园搞了个度假中心后，立即召开了班子会。

班子成员除了资历比较老的副主任杨善水外，其他成员都是新的，原先的人事处处长胡占发、机关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荣国库都被黄梦然换掉了，新上任的两位都是从东州新调来的。

黄梦然简单地对驻京办半年多的工作作了汇报，丁能通听得很仔细。听着听着，丁能通觉得不太对劲，于是阴着脸插嘴说："驻京办搞度假中心说不过去，我们的岗位在北京，近来花博园很热闹，但是驻京办不去凑这个热闹，既然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对我们的度假中心感兴趣，回头我给他们局长房成高打个电话，转让给他们算了，趁着那里热火朝天之际，还可以卖个好价钱，梦然，东州驻京办房地产公司运转得怎么样？"

"自从钱学礼出事后，一度进入停滞状态，最近两个月才刚刚启动。"黄梦然不动声色地说。

"梦然，我看这项工作还是你牵头吧，财政给我们拨的那点钱刚够发工资的，房地产开发要尽快见到效益。"

黄梦然最怕丁能通把他挂起来，但是他没有想到把他撵了出去，撵出去也好，落得个自由自在。

"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夏市长交代的调研课题，"丁能通接着说，"驻京办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为东州改革开放事业服务，如何在新形势下搞好功能转化与提升，我看就由占发同志牵个头吧，他搞调研有经验，国库同志配合一下，两个人一个是调研小组组长，一个是副组长，我们驻京办还缺两位主任助理，回头我和市委组织部打个招呼，就提名国库和占发吧，这样搞调研方便，善水、梦然，你们看怎么样？"

杨善水和黄梦然分别点了点头，其他班子成员没意见。

"就这么定了，对了，善水，你把接待工作抓起来，如果没别的事，就散会吧。"

散会后，黄梦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向自己袭来，因为胡占发和荣国库原本是被自己拿下的，他们的资历和自己差不多，荣国库比自己的资历还要老一些，这两个人都是丁能通一手提拔起来的，这次丁能通再次起用这两个人，还要提拔为主任助理，自己精心培植的驻京办格局瞬间被打破了，看样子对自己一直不服气的杨善水也倒向了丁能通。黄梦然感到心里一阵阵发冷，他预感到自己在驻京办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他萌生了找机会求求哪位领导说说话，回到东州算了的想法，他想来想去自己最信得过的只有副市长何振东了，何副市长虽然不是市委常委，但是主管城建、县区、房地产、金融，是个实权派，人也讲情义。黄梦然打定了主意，很快回了东州。

下午，丁能通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值班室的电话通知，说东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力生晚上抵京。

晚饭后，丁能通、杨善水和白丽娜早早地就到了首都机场，这次丁能通没敢动用首都机场的关系，而是各自戴上禁区通行证，直接上

了廊桥。禁区通行证是通过首都机场王副总经理的秘书办的，可以直接登机。

陆力生走出机舱时，白丽娜像过去接肖鸿林一样递上一束鲜花，陆力生接过鲜花，顺手递给秘书，然后与丁能通、杨善水、白丽娜一一握手。

"能通，以后我来，用不着搞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越简单越好。"陆力生严肃地说。

"陆部长，我要是不来接您，善水、丽娜早就把您请到机场贵宾室了。"丁能通自我解嘲地说。

众人说笑着来到候机楼外，丁能通试探地问："陆部长，先去北京花园吧？"

"不，直接去中央党校，先见一见刘光大同志。" 陆力生一边走一边说。

丁能通马上心领神会，他说："善水、丽娜，你们先回吧，我陪陆部长去中央党校。"

7、殿堂(2)

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说："陆部长，你这次这么急到北京不像是开会呀？"

"是呀，我是到中组部地方局接一位到我们东州挂职锻炼的副书记。"

丁能通一听中组部地方局六个字，心里猛然一紧，莫非....."陆部长，这位新上任的副书记叫什么名字？"

"叫周永年，是中组部地方局副局长。"

丁能通听罢心中一阵惊喜，想不到周大哥要到东州任市委副书记了，这真是世事难料，自己与刘凤云、金冉冉的往事顿时袭上心头.....

奔驰车沿着京密运河中速行驶，由于时值春季，天黑得晚了许多，西边残余一抹淡淡的火烧云，映得天地间还能看清轮廓。

中央党校就在眼前了，这座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位于燕山余脉之隅，仅一道之隔与世界著名皇家园林颐和园为邻。海淀素以多山著称，故北京著名园林名胜多聚于此，东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有玉泉山、香山、植物园、碧云寺、卧佛寺，南有近年新建的万柳公园，北有与杨家将故事有关的百望山。

奔驰车缓缓驶进中央党校大门，迎面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校园内山水相依，楼台掩映，溪水四布，草木葱茏，竹木并茂，鸟语花香，间有古木奇石点缀其间，令人有步步进入仙境之感。

就整体说，这里展示了北方园林开阔、粗犷的风格；就细部说，这里又不乏江南名园秀丽、精巧的特色。王元章、李为民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特别是贾朝轩在这里整整学习了一年，所以，丁能通对中央党校的校园太熟悉了。

前面的六合亭，丁能通与贾朝轩在那儿下过围棋。一想到贾朝轩，丁能通的心情一下子就灰暗起来。前几天白丽娜送给他一本杂志，打开一看，竟然有几幅贾朝轩与狱友下棋的照片。贾朝轩穿着蓝色甲克式囚衣，脚上戴着脚镣，两根手指夹着一支快燃尽的香烟，在水泥地上席地而坐，下棋的囚犯一脸的冷漠，丁能通看罢内心无限感慨，当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俗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奔驰车停在一座小楼前，这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宿舍，陆力生先下了车，丁能通将车停好后谨慎地问："陆部长，我还上去吗？"

丁能通这么问，是怕刘光大与陆力生谈干部问题，自己在不方便，其实，丁能通骨子里是很想陪陆力生一起上去的。因为刘光大可是清江省主管干部的省委副书记，这是多少在政治上有抱负的干部梦寐以求想结交的人。

丁能通虽然参与接待过这位亲手将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等一批腐败分子拉下马的省委副书记，但是还无缘深交，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陆力生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思，微笑着说："能通，光大同志对你很熟悉，一起上去吧。"

丁能通欣然地与陆力生走进小楼。

陆力生和丁能通敲门时，刘光大正在翻阅着最新一期《政治前沿》，听到敲门声，刘光大一边说"请进"，一边起身开门。

"刘书记，"陆力生满面春风地说，"这中央党校可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什么时候书记大人发话，让我也来深造深造。"

"力生，你说得容易，真想学点东西得耐得住寂寞，现在的许多干部忙惯了坐不住啊！哟，小丁也来了，快请坐！"

刘光大满面笑容，一脸的和蔼，丁能通心想，眼前的刘光大慈眉善目，和颜悦色，殊不知，多少腐败分子一听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啊！

陆力生和丁能通坐在沙发上，刘光大微笑着问："力生，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到我们党校食堂，尝尝学员饭？"

陆力生搓了搓手说："刘书记，在飞机上吃了些零食根本不饿，还是领了指示再说吧。"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咱们现在有些省市领导特别喜欢什么指示呀，重要讲话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看是抖威风，摆官架子，脱离群众。"

7、殿堂(3)

刘光大说完，扔给陆力生和丁能通一人一支烟，丁能通赶紧给两位领导点上火。

刘光大看着丁能通微笑道："你这个丁能通可是个人才，在北京闯荡得神通广大，连我们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都甘拜下风。我从东州抵达首都机场时，薪泽金破天荒地把车开到了飞机底下，还把我请进了首都机场贵宾室，我再三追问薪泽金，我到北京出差不下几十次，从来没享受过这么高的礼遇，你薪泽金怎么这次长本事了？人家薪泽金说是你丁能通的本事。"

刘光大的语气仍然和蔼却充满了揶揄，丁能通听得脸上直发烧。

"不过，你丁能通更让我佩服的不是你的神通，"刘光大语气一转，"而是你在'肖贾大案'中的表现，不容易，在那么复杂的反腐斗争面前能把握住自己，看来你丁能通不糊涂，还是讲原则的，不然闻天同志也不能力排众议，让你重新上岗！能通同志，经过反腐败斗争的洗礼，相信你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有了一番新认识，还是那句话，好自为之啊！"

刘光大的话语重心长，说得丁能通不禁汗颜。

"刘书记，您的话我都记下了，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的考验，相信我会在驻京办的岗位上，站稳脚跟，为东州的改革开放守好桥头堡。"

"好啊！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最近中纪委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在着手制定一份整改驻京办的方案，方案首先涉及五十二家副省级以上政府办事处和大型国企驻京办，老百姓对驻京办跑'部''钱'进的灰色身影久有诟病，希望这次整肃能改一改驻京办的功能，向公共服务方面转变，也触动一下中央各部委办局，该透明的透明，该放手的放手，该公开的公开，别再为驻京办跑'部''钱'进创造条件了。"

刘光大又换了一支烟说："力生，周永年同志这次下派到东州挂职锻炼，中组部的领导非常重视，希望你们一定要安排好周永年同志的生活。永年同志和他爱人刘凤云同志都是东州人，这次他到东州任市委副书记很高兴，永年同志对李为民同志非常敬佩，这次上任很想为家乡人民多做点实事，东州市的领导班子又多了一位虎将，东州这届领导班子我是非常满意的，洪文山、夏闻天、周永年、林大可，个个都是好样的，只要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一定能够振兴。"

"刘书记，永年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陆力生关切地问。

"要求嘛只有一个，就是永年同志希望分管为民同志曾经分管的工作，你回去和文山同志说一下，这也是省委的意思。"

丁能通非常理解周永年这个要求，周永年曾经带领中组部考核小组亲自考核过李为民，李为民抗洪抢险牺牲后，他亲自参加过李为民的葬礼。当时周永年被李为民的事迹深深地震撼了，丁能通更是终生难忘，因为他曾经和李为民并肩战斗在抗洪第一线上。

一想到李为民，丁能通就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而悔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驻京办干出个样来，决不能让市委市政府失望，特别是不能让夏市长失望。

8、后台(1)

黄梦然的车开进市政府大门时正是傍晚时分，市政府大院内已经是一片下班的景象。一辆辆奥迪一辆接一辆地往外开，却没有几辆往里开的，往外走的人也比往里走的人多。

黄梦然开着挂着京字牌照的奔驰车驶入市政府大院很显眼，他怕遇上熟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见市政府大楼雨搭下小号车走得差不多了，这才下了车。

黄梦然走进市政府大楼时，没坐电梯，而是选择了爬楼梯，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见何副市长了，一旦见到熟人，第二天丁能通就能知道，官场上是最讲究信息的，黄梦然曾经当过驻京办信息处副处长，最懂得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重要性。

何振东的办公室在五楼走廊的尽头，当他爬到五楼时，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五楼走廊静悄悄的，走廊尽头的窗外射进一缕夕阳的残光，将面前的地板映得光斑波动，耳畔只有自己的皮鞋声咯噔咯噔地响着，黄梦然被夕阳的残光映得有些眼晕，心里充满了无限惆怅。

当黄梦然推开何振东办公室的门时，见何副市长正在和一位美女谈着什么，何振东见黄梦然来了，热情地对身边的美女介绍说："小梅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驻京办副主任黄梦然。"

不错，与何振东谈话的正是罗小梅，罗小梅伸出纤纤玉手一副女老板的样子，甜津津地说："何市长，你可是贵人多忘事，我当过皇县驻京办主任，怎么可能不认识黄副主任呢？"

黄梦然心里最清楚罗小梅与丁能通的关系，自己加着小心不想遇上熟人，结果在何振东的办公室却遇上了最不愿见到的人。

黄梦然只好佯装热情地说："小梅，真巧啊！听说你发财了！"

何振东哈哈笑着说："想不到你们这么熟，小梅现在可不得了，名副其实的女企业家。"

罗小梅客气地说："何市长过奖了，既然您和黄主任有事，我先走了，改天我请您吃饭。"

何振东温和地说："也好，刚才说的就这么定了，抽空我去钼矿检查工作。"

罗小梅与黄梦然打了招呼就走了。

何振东请黄梦然坐，自己也往沙发上一靠，指了指茶几上的软包中华烟示意黄梦然自己点上，黄梦然也不客气，自己点上了一支深吸一口。

"梦然，情绪不佳呀，遇上什么烦心事了？" 何振东深沉练达地问。

黄梦然唉了一声，说："何市长，能不能在您主管的范围内给我找个位置，只要油水大副职也行，我在驻京办干够了，想挪挪！"

何振东笑了笑别有意味地说："不是心里话吧，让你和能通斗确实难为你了，丁能通是什么人，卷进'肖贾大案' 的人，有几个人是什么事都没有脱身的？那小子绝对是个人精，不过，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都采取斗的方法，官场上最高的境界是捧。"

说到这儿，何振东呷了一口茶，看了黄梦然一眼，接着说："捧可不是逢人说好话，点头哈腰，吹吹嘘嘘拍马屁，捧是需要大智慧的。"

黄梦然从未听过这样的高论，一下子精神起来，他如饥似渴地问："何市长，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何振东云诡波谲地说："你知道清朝的阿桂吧？那可是满洲人中少有的几个进士之一，曾经随乾隆皇帝南征北战，立过汗马功劳，阿桂最看不上的就是和珅的贪婪，一心想把和珅弹劾掉。可是，和珅采取了捧的策略，经常在皇帝面前称赞阿桂，阿桂被委以重任，几乎整年不辞劳苦地在各地奔波，再也没有机会弹劾和珅直至病死。梦然啊，读史可以明鉴啊！对于能力、地位、政绩和背景都比你强的对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捧起来，使之没有精力与你抗衡，这才是官场上最大的智慧呀！"

黄梦然懵懂地问："何市长，您的意思是我还留在驻京办？"

何振东掐灭快吸完的烟说："你在北京干了快十年了，舍得那块风水宝地吗？我看你还是面对现实，等待机会，丁能通在官场是有大抱负的人，我相信他不会在驻京办干长的，只要他干出起色，你就积极捧杀；只要市领导到北京，或者你到东州向市领导汇报工作，逢人就说丁能通的好，把他的成绩宣传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的好日子就快到了。年初两会开幕式后，我第一个走出了会场，省市记者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我说，林市长在后面呢，林市长是常务副市长，他谈的全面。所有记者一下子把林大可围了起来，结果林大可抢了夏闻天的头彩，夏市长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出来，夏市长很不高兴。梦然啊，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要想体味官场上无穷的乐趣，你还得悟啊！"

8、后台(2)

黄梦然听了何振东的话如大梦初醒，激动地说："何市长，听您一席话真是顿开茅塞，晚上一起放松放松吧！"

何振东摇摇头无奈地说："光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我就喜欢洗洗桑拿，过去当皇县县委书记时，还敢进洗浴中心，现在当上副市长了，老上电视，谁他妈的都认识，连洗个澡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黄梦然圆滑地笑着说："这有何难啊，我拉你去昌山市洗，昌山有一家洗浴中心，小姐的口活绝了，到那儿咱俩开个贵宾房，明早我给你送回来。"

何振东眉棱骨一耸高兴地说："梦然，你不愧是搞接待的出身，吃喝玩乐的事难不住你，好，今晚我就交给你了。"

何振东说完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楼下在专车里等待的司机、秘书先走，今晚放他们假了，秘书和司机高兴地开车走了。

何振东上了黄梦然的奔驰车，大门两侧的武警战士看得清清楚楚，奔驰车驶出市政府大门时，两名武警战士向奔驰车行了军礼，何振东情不自禁地把头埋进了风衣里。

罗小梅离开市政府大院后，马上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此时的丁能通正在首都机场准备送新上任的东州市委副书记周永年登机，前来送行的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省委副书记刘光大、中组部的领导和同事，周永年的妻子刘凤云。

由于丁能通与周永年、刘凤云两口子有特殊的感情，丁能通决定陪同陆力生一道送周永年回东州。

丁能通并没把黄梦然去见何振东的消息当回事，他太了解黄梦然了，论搞阴谋诡计和钱学礼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量你黄梦然也翻不了天，倒是罗小梅听说丁能通要回东州特别高兴，邀请他回东州后一定要到皇县钼矿看看，她开车来接丁能通，丁能通特别关注罗小梅在事业上的发展，便满口答应了。

趁着周永年和中组部的领导和同事寒暄告别之际，丁能通走到刘凤云身边微笑着说："刘大姐，周大哥走后，家里有什么事尽管言语一声，能通偕驻京办全体同仁愿效犬马之劳。"

"贫嘴，我现在愁的是冉冉读研一走，孩子又没人照顾了。" 刘凤云笑着嗔怪道。

"瞧您说的，凤云，我们头儿早就吩咐了，需要帮忙，尽管给我打电话，保证随叫随到。"白丽娜插嘴道。

"大姐，丽娜会常去帮你的。"丁能通殷勤地说。

"不用了，我同事正在帮我找保姆，你们呀整天迎来送往的，该忙什么忙什么吧。"

终于要登机了，刘凤云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白丽娜紧挽着刘凤云的胳膊，周永年向众人挥手道别，丁能通、陆力生陪同周永年一起通过安检后，走向登机口。

9、诉苦(1)

赵长征住在解放路六号，是一座修缮保养很好的法式小洋楼，前院大门正对着省政府北偏门，后院濒临黑水湾公园，公园内有一座不高不陡的英雄山，邻近的八号西班牙式小楼住着省委书记林白。

赵长征每天早晨有爬山的习惯，也许是昨晚下过雨的缘故，早上一出门，就透着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

此时的黑水湾公园还蒙在濡湿的水雾之中，整个公园借着山势起起伏伏的绿色愈加青翠葱茏，似乎一伸手就能在空气中捞住一把绵绵的雾絮。不时有大颗大颗的水珠自树叶上悠然滑落，滴答在潮湿的地面上，打在赵长征的肩上。

赵长征下意识地用双手搓了搓脸，用鼻翼深吸着浓郁而芬芳的空气，用目光远眺着青翠欲滴的绿色，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他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扩胸动作，踩着湿漉漉的石阶，向英雄山山顶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爬去。

远处是城市高高低低的建筑，以及如蛟龙一般贯穿东州的黑水河，晨雾中似有似无的黑水河像画一样缥缈。

赵长征极目远眺，为日新月异的东州城而兴奋，作为一省之长，他每天利用早晨上山之际都要反省自己工作中的利弊得失，昨晚省委常委会上研究整合全省经济布局，会开得太晚，他一宿没睡好，现在望着满山青翠，他更想闻闻松风，听听鸟语，欣赏欣赏山下的城市风貌和远处那条风姿绰约的黑水河。

快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时，突然有人喊："赵省长，您终于来了，我等您快一个小时了。"

赵长征抬头一看，原来是东州市市长夏闻天。赵长征心中不禁暗笑，好个夏闻天早晨爬山你都不让我消停，知道我每天早晨爬山，竟然处心积虑地在这儿等着我！

夏闻天正是这么想的，他当过不到一年的副省长，了解赵长征早晨有爬山的习惯，所以，一大早他就在山顶上等，果然等到了赵长征。

夏闻天之所以不去赵长征的办公室，一是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背着洪文山向赵长征汇报工作，二是省得见赵长征排号。

"闻天，怎么一大早就来堵我？有什么事不能到办公室谈？"赵长征略显意外地问。

"长征同志，想和你说点心里话，怕办公室不方便。"夏闻天与赵长征握了握手说。

"听你的口气好像遇到不顺心的事了？"赵长征伸展着双臂问。

"赵省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就是想找你诉诉苦！"

"说说看，是不是工作上与洪文山撞车了？"

"长征同志，"夏闻天牢骚满腹地说，"简直一个瞎指挥嘛！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讲局部，不看全局；只讲计划不讲规划，这样下去，东州这台启动全省经济的发动机非熄火不可！"

"闻天，冷静点，先不要给文山同志扣大帽子，说点具体的。"赵长征平和地说。

"当初肖鸿林为了他儿子的琼水花园，武断地把花博园的地址设在了琼水湖畔，今日危害已经日益显现，花博园已接待游客突破三千万人次，琼水湖周边房地产开发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带动这轮房地产开发的单位八成是省市各大机关的度假中心、培训中心，其实，都是在变相修建宾馆酒店，东州五百万市民的饮水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掠夺式的破坏性的房地产开发如果不及时制止，后果会不堪

设想。我在市委常委会上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常委们的高度重视，没想到文山同志说，受'肖贾大案'的影响，外商不来了，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洪文山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老百姓不可能给我们三五年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们的，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滑坡的趋势，我们就呆不下去了，所以，任何能迅速扭转东州经济发展被动局面的措施都是好措施，花博园的旅游业和房地产开发无疑让我们看到了启动东州经济的希望，利大于弊，所以不能遏制，要大力支持，任何有利于东州经济走出低谷的措施都是科学的，为此，我们必须背水一战！"

9、诉苦(2)

"这叫什么话，简直是急功近利的伪科学嘛。"赵长征目光犀利，严肃地说，"东州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必须探索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资源都将难以为继，这个道理文山同志不会不懂的。闻天啊，党政一把手政见不同不利于班子团结，我也时常与林白同志观点撞车，怎么办？多沟通，多通气，文山同志对东州的现状着急，可以理解，但是越急越要冷静，回头我也找机会和他谈谈，不过最主要的是你们之间要好好谈谈，不怕意见相左，就怕闷着，越闷意见越大，越难沟通，闻天，你年轻要主动些，你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但是文山同志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你们俩要配合好了，何愁东州经济不腾飞？"

赵长征的话语重心长，夏闻天心服口服。

"长征同志，我这个人在大学呆久了，身上书生气重，也许清高过了头，我会主动找文山同志谈的。"

"这就对了嘛，闻天，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最近省矿产资源厅厅长向我反映，皇县的钼矿乱采乱开、盗采盗开情况严重，皇县的钼

矿是我省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我希望好好整顿一下，要保障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另外，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很严峻，应该说是矿难如麻呀，我不允许在清江省发生类似事件。"赵长征目光如炬地说。

"赵省长，您放心，关于皇县钼矿的整顿工作，我已经交代给主管副市长何振东，相信乱采乱开、盗采盗开情况很快会得到遏制。"

夏闻天上任以来，一直奔走于大中型企业之间，他深知中央和省委将他这个经济学博士安排在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当市长，是颇有用意的，在自己任期内，如果东州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起色，就无法向中央和省委交代，更对不起八百万东州老百姓，因此，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皇县看看，今天赵省长明确提出要重视皇县钼矿的整顿工作，无疑给夏闻天打了一针清醒剂，他心想，万事开头难，绝不能在自己工作处处被动的情况下，让皇县钼矿节外生枝，毕竟安全猛于虎，责任大于天啊！

从山上下来，夏闻天钻进自己的专车悄然而去，赵长征目送夏闻天走后，深深陷入沉思。东州市如果不发生震惊中外的"肖贾"腐败大案，林白就会顺利上调中央，如果中央不空降一位省委书记，自己也就理所当然地接替林白任省委书记，当然，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当过常务副省长，党政工作都很熟悉，又比自己年轻，也有可能接任林白任省委书记，但是，更有可能在自己接替林白后担当省长一职。

政坛上本来就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过后，肖鸿林、贾朝轩等人腐败掉了，也耽误了赵长征和林白、刘光大的政治前程。

按理说东州作为清江省的省会城市发生这么严重的腐败大案，林白和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好，中央并未各打五十大板，只是随着"肖贾"腐败大案的尘埃落定，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政治命运发生了改变。

由于赵长征是从东州一步一步干起来的，肖鸿林、贾朝轩等人与自己共事二十多年，都曾经是自己的老部下，突然腐败掉了，知情者

骂他对老部下不讲人情，不知情的干部群众却说，若不是赵长征包庇护短，"肖贾"等人也不会走得这么远。这让赵长征陷入了舆论的被动。

其实，赵长征目送夏闻天上车时，被刚刚走出家门的林白看了个正着，林白怔了一下摇摇头微笑着上了车。

10、汇报(1)

坐在车里，林白想，这个夏闻天一大早就找到赵长征一定是诉苦求情来了，他早就听说东州的新班子党政一把手配合得有点不顺，洪文山这个市委书记是自己全力向中央推荐上去的，夏闻天却是赵长征同志力举的，洪文山政治经验丰富，夏闻天是年富力强的经济专家，本以为两个人是强强联合，东州的班子会成为最有战斗力、最团结的班子，没想到两个人搭班子没几天就传出了不和谐的风言风语，这让林白的心里萌生了一些隐忧。

清江省经济发展不平衡，南部地区已经迈过小康门槛，北部地区却还在温饱线上徘徊，但是，南北中间地带有以省城东州市为中心的清江中部城市群，以东州为中心的百公里半径内，汇集了超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东州、平川、昌山，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有宁山、溪口、营阳、铜岭。

这七个城市总面积为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近45%，人口2126万，约占全省人口的50%，GDP占全省近50%。由此可见，东州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赵长征这届政府上台后，提出了整合全省经济的设想：建设东州至各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尽快形成经济区城际快速轨道系统。启动环经济区高速公路，打造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产业依托七城市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重点推进经济区内装备制造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等产业整合，加强产业链对接，增强配套能力，依靠市场机制，整合清江中部城市群整体崛起，从而带动北部地区大发展，用十年时间逐渐扭转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然而，就在这个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肖贾腐败大案"爆发了，东州作为清江中部城市群的发动机突然熄火，给如火如荼的全省经济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特别是东州自身的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今天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要来汇报工作，薪泽金为了这次汇报提前两天就在电话里做了预约。林白最初并不想听薪泽金的汇报，因为，中部城市群的几个市的市委书记都在试图预约向自己汇报工作。东州这台启动中部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旦出现问题，其它城市必然受到重大影响。

然而，林白转念一想，省驻京办是清江省的信息源，莫非薪泽金打探到什么重要的消息了，林白早就要求省驻京办要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中央对宏观调控的政策信息，这样可以避免决策上走弯路，其实，捕捉中央在各项政策方面的信息有时比跑"部""钱"进更重要。因此，林白决定听取薪泽金的汇报。

林白赶到办公室时，自己的秘书已经安排薪泽金在小会议室等候了。薪泽金的脸色看上去有点憔悴，显然睡眠不足，林白心想，看来这个薪泽金没少熬夜应酬呀。

"林书记，您推开各路诸侯，先见我这个不入流的驻京办主任，我真是没想到，我先谢谢领导的关怀！"

林白以为薪泽金说的是套话，没当回事："泽金，少跟我装得可怜兮兮的，驻京办怎么不入流了？堂堂的正厅级干部，肩负着省里与中央沟通的重任，驻京办是地方政府的鼻子、耳朵、眼睛，但你们却只强化嘴的功能，快吃出花样来了，据说，各地的名吃都是通过驻京办传到京城的，是不是呀？"

林白不愠不火地一顿数落，薪泽金有些委屈，心想，我们不迎来送往行吗？我们就是领导们在京城的腿呀。

"林书记，我来就是想向您汇报一个重要情况，我得到可靠消息，中纪委会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在制定一份针对驻京办的整改方

案，方案首先涉及五十二家省级政府驻京办和大型国企驻京办的整顿和改革。"

林白不动声色地问："估计怎么个改法？"

薪泽金叹息道："林书记，我担心国务院会不会下决心撤掉驻京办！"

林白沉思片刻，自己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说："泽金呀，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驻京办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其中尤以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之后为甚，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政府财政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分税制的确立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改变了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局面。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任务和公共管理的职能却不断加重，财政支出的压力增大，这就使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成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驻京办兴盛的背后，是各部委资源配置权力太大，财政转移支付程序欠透明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驻京办不可能一撤了之。"

10、汇报(2)

"林书记分析得很透彻，应该说各地驻京办事处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最近我看到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称各地驻京机构投资已经成为北京市继国外资金和私人投资之后的第三力量。驻京办怎么改革，中央会有办法的。"

林白心里很清楚，薪泽金在省驻京办工作了十几年了，老婆孩子都调到了北京，几乎以驻京办为家了，一旦驻京办整顿，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薪泽金，因此薪泽金着急见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林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将清江省驻京办建成我省改革开放大业在紫禁城的桥头堡。"

林白看了一眼薪泽金哈哈

Chapter_9

大笑地说，"好了，泽金，东州市委书记洪文山在办公室等我呢，怕是要等急了。"

薪泽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辞，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转身说："林书记，前几天，我请国土部一位司长吃饭，他向我透露，国家有可能要重拳整顿房地产市场，具体措施还不太清楚，我已经让驻京办信息处密切注意这方面的动向了。"

"泽金，这个信息很重要，要尽快摸清动态。"

"好，林书记，随后我让信息处把调查报告给您。"

薪泽金走后，林白心中蒙上了一层隐忧，他心里清楚，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几乎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许多政府成了卖地财政，包括清江省的一些城市，一旦中央重拳整顿房地产市场，怕是有些地方官要坐不住了。洪文山到东州后，提出要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带动东州经济发展，会不会受到冲击？想到这儿，他心里一紧，赶紧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丁能通陪同周永年回东州之前就给罗小梅打了电话，言明这次回东州要去皇县看看她，罗小梅当时表示亲自开车到东州接他。

衣雪在加拿大得知丁能通又重新上岗的消息并未显得十分高兴，她领略了加拿大的生活后，价值观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衣雪认为东州官场发生的巨变，足以说明仕途之路的风险，衣雪不愿意再为丁能通提心吊胆，她多次打电话给丈夫希望他激流勇退，但是丁能通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根本听不进衣雪的劝，两个人每次通电话少了温存多了争执，时间一长，衣雪也懒得再劝了，当然电话也懒得打了。

衣雪认为一个男人有银子位子车子，但他如果不听你的话，又有什么用呢？小时候在山区奶奶家，走好几里路去上小学，奶奶家威猛的大黄狗一路护驾，便没人敢来欺负，每次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玩，大黄狗总是乐颠颠地跟着，衣雪那时就对奶奶说，长大了嫁个老

公要像大黄狗一样，结果遭到表哥表姐们的耻笑。现在一晃自己都三十五六岁了，早已物是人非，可回头一想，小时候的想法竟一点没错！可是丁能通已经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黄狗了，自己和儿子远在异国他乡，太需要一个像大黄狗一样忠诚的男人，为此，衣雪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对衣雪的想法，丁能通无法理解，他觉得男人天生就是为了征服这个世界的，怎么能像大黄狗一样没出息？劫后余生的丁能通铆足了劲儿想给曾经断言自己完蛋了的小人们看看，丁能通是打不倒的汉子，是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的勇士。

罗小梅读懂了丁能通心里藏着的这本书，这个痴情的女人原本以为丁能通的仕途之路终止了，所以才打算请丁能通出山与自己一起创造一个财富神话。

罗小梅没有想到，丁能通不幸中有万幸，新任市长夏闻天认为，像丁能通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洗礼，只是湿了鞋底没有翻船的人应该重用，这样的人再掌舵不仅不会翻船，而且不论遇上什么风浪都会闯过去。夏闻天起用了丁能通，丁能通是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当然要乘风破浪济沧海了。

罗小梅既为丁能通高兴，又有些惋惜，高兴是因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又站起来了，惋惜的是不能共同创造财富神话了，但是罗小梅从来都不是强加于男人的小女人，而是喜欢与狼共舞的奇女子，她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丁能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出一份力，这样更能赢得丁能通的爱。罗小梅面对丁能通时，永远会释放出猫一般的神情，她从来不在丁能通面前显示自己的强大，在这个空幻的世界上，有抱负的男人，特别是有政治抱负的男人更需要女人像猫一样的温情，在男人面前，女人什么你都会了，什么你都强了，那男人还要做什么？

10、汇报(3)

所以得知丁能通到东州的消息，罗小梅立即恢复了猫的本性，灵魂摇摇摆摆地扑向丁能通，从前两个人的温存故事再一次川流不息地

跳荡在思维中，她仿佛又看到了即将发生的故事令人感动，更令人缠绵.....

春天的阳光暖起来，有些像卧在肩头酣睡的老猫的体温，温吞吞中一点一点加热，催人入睡，却又漫不经心地提醒着你，这是一种享受。东州的春天这样的日子不多，便愈发使人珍重这罕有的人生时光的停滞。

丁能通舒展地半躺在罗小梅的奔驰车里，车速不快，罗小梅惬意地开着车欣赏着公路两侧旖旎的风光。黑水河从市内就一直跟着，奔驰车驶出东州古城后，河面往左岸突然变得十分宽阔，河水漫到有草的河岸上了。水面在高涨，水波飞溅，冲击着沿岸的丛林，一股股清澄的春汛顺着许多沟渠和地面的裂隙，也喧嚣着窜到河流里面来了。太阳是明媚的，几只黄嘴鸭在阳光里闪着黑亮的羽毛，嘎嘎地叫着。

在向阳的地方，从土里欣欣向荣地长出一片片绿茸茸的嫩草，春风抚慰了丁能通的灵魂，就像奔腾的黑水河一样跃跃欲试.....

11、陷阱(1)

以魏国山为首的十几个民工在花博园讨得夏闻天市长的一个纸条后，如获至宝兴冲冲地来到市社保局找局长房成高，结果连社保局的大门都没进去，就被门卫赶了出来。

门卫根本不相信夏市长会给这十几个泥腿子写什么纸条，门卫知道即使纸条是真的，房成高局长也不可能见，因为一看这十几个泥腿子就是来找麻烦的，房局长是最讨厌麻烦的，一旦放进去，搞不好几个门卫的饭碗就砸了。

没办法，魏国山率领十几个民工只好在社保局大门外等，然而，房成高根本没坐自己的黑色奥迪车，他是坐林娟娟的红色宝马离开社保局的，离开时他还摇下车窗看了一眼十几个民工，然后漠然地摇上了车窗。

魏国山等人一直等到天黑，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纷纷下班离去，社保局大楼人去楼空，魏国山等人才失望地离去。

林娟娟勾搭上房成高是在袁锡藩被双规以后，当时房成高是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洪文山的秘书，为了查清袁锡藩的问题，林娟娟经常被请到市纪委协助调查，当时房成高除了给洪文山当秘书外，还兼任市纪委三室主任，因此参与了袁锡藩案的全过程。

见到林娟娟的第一面，房成高就惦记上了，他暗自为林娟娟叫屈，没想到如此国色天香的美人竟便宜给袁锡藩这个糟老头子了，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林娟娟早就看透了房成高的心思，有一次房成高找林娟娟核实袁锡藩的犯罪情况，趁一同参与谈话的人上厕所的间隙，林娟娟妩媚地望着房成高深情地约房成高晚上一起吃饭，房成高受宠若惊，早有此意，碍于自己的身份一直没好意思开口，此时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房成高一口答应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吃罢烛光晚餐，林娟娟开车送房成高，车内弥漫着林娟娟玉体散发出来的馨香，车载CD播放着邓丽君久违了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林娟娟脉脉含情地开着车，房成高根本猜不透林娟娟在想什么，此时的林娟娟正在经历人生最大风雨的考验，先是黑社会老大情人陈富忠被捕判了死刑，紧接着就是身为东州市副市长的丈夫袁锡藩被双规，再加上肖鸿林、贾朝轩等东州市重量级人物纷纷落马，林娟娟的内心深处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挣扎。自己原本是农村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是父亲含辛茹苦供养自己读了大学，就在自己对未来充满希望即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之际，父亲得了尿毒症，生命垂危，为报父母恩，自己委身给陈富忠，继而陈富忠为了腐蚀袁锡藩又把自己送给了袁副市长当保姆，就这样，林娟娟步入了人生顶级殿堂，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更目睹了金钱的力量。

虽然身边的男人为了权钱一个个地倒下去了，林娟娟却觉得他们之所以倒下去是因为他们都是男人，男人致命的弱点是一山不容二

虎，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男人越强大，争斗起来就越激烈，结果是两败俱伤。自己是女人，漂亮妩媚且柔弱的女人，正所谓哀兵必胜，以前自己是依附男人过上奢华生活的，这种生活过上了就不能再失去，袁锡藩注定要老死在监狱中，自己这么年轻漂亮，绝不能为他苦守着。

林娟娟在袁锡藩被双规不久就与袁锡藩离了婚，这是袁锡藩意料之中的事，袁锡藩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林娟娟答应就同意离婚，条件很简单，保证袁锡藩在狱中的一切开销，林娟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成熟的标志就是从今以后林娟娟学会了经营成功的男人。

林娟娟利用市纪委找自己协助调查的机会，瞄准了房成高，她觉得陈富忠、袁锡藩用股市上的术语讲只是短线，房成高则不然，不仅是潜力股，而且可以放长线，协助调查期间，她不放过一切诱惑房成高的机会，她诱惑的手段就是用自己楚楚动人的双眼凄婉地凝望房成高，这种动人心魄的眼神即使是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被融化掉，何况房成高的心不仅是肉长的，而且长得像花一样。

11、陷阱(2)

坐在车里的房成高面对默然无语的林娟娟反倒惴惴不安起来，原来他小看了林娟娟，只觉得她是小鸟依人般的天使，原来，这是个不说话也能让人感觉到分量的女人。那双眼睛一旦沉静下来，仿佛蕴藏着一个偌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定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房成高心想，不管这双眼睛背后隐藏着什么，我都要闯进去看看。

"娟娟，为什么不说话？"房成高率先打破沉默。

"我在想，你是不是一个心怀不轨的男人！"林娟娟瞥了一眼房成高挑逗地说。

这一瞥摄魂夺魄，这一瞥似水幽深。

"男人都是心怀不轨的动物，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难道你喜欢柳下惠？望着你的美视而不见？"房成高毫不掩饰地说。

"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你平凡得让人过目不忘！"

林娟娟突然把车停在了路边，深情地望着房成高说："高哥，今晚我就让你记住我！"

林娟娟的话还没说完，房成高早就将一双薄嘴唇贴了上去，两个人情不自禁地缠绵在一起，而此时明月高悬，夜色如梦，远远望去，路边丛林旁停着一辆红色宝马，那辆宝马车在月光中像鬼火一样在微微颤动.....

在魏国山率领十几个民工企盼见到房成高时，房成高坐着林娟娟的红色宝马车离开了市社保局，红色宝马车穿梭在车水马龙中，直奔北都大饭店。

北都大饭店是陈富忠被捕前与香港黄河集团联合开发的，其中北都集团占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自从房成高将林娟娟拥入怀中以后，他就给林娟娟出主意，陈富忠无亲无故，又判了死刑，除了被国家罚没了一部分财产外，涉及与外资合作的都没有被罚没，房成高让林娟娟隔三岔五去狱中看望陈富忠，陈富忠没想到曾经被自己利用过的这个女人这么有情有义，着实被感动了，于是把自己名下的所有企业全部转赠给了林娟娟，条件是让北都集团活下去，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改名字，只要北都集团的名头在，我陈富忠就没有死。林娟娟答应了，她如愿以偿地成了北都集团的掌门人，但是，她并没有守约，不久就将北都集团改成了林氏集团。

今天，林娟娟开车去接房成高是为了见一个人，这就是曾经引领贾朝轩、陈富忠、苏红袖以及丁能通登上东方公主号赌船的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

这是"肖贾大案"后水敬洪第一次来到东州，时过境迁，当年水敬洪到东州，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亲自到机场去接，十三辆摩托车、一辆警车开道，车队后还有一辆警车断后，场面真可谓是浩浩荡荡，从市委书记王元章到市长肖鸿林轮番宴请自己这个财神爷，东州市电视台

头条新闻报道香港著名企业家水敬洪先生到达东州的消息。想不到如今物是人非，昔日的老朋友们，要么身陷囹圄，要么命丧黄泉，大陆官场上的事，简直是匪夷所思！

好在命运多舛的北都大饭店终于可以试营业了，水敬洪的心情还不错，商人毕竟以生意为第一要务，官场上的风风雨雨对他这个商人来说无足轻重。

此时，水敬洪站在北都大饭店顶楼总统套房的巨大落地窗前，看着霓虹灯闪烁的夜色，想起昔日的老朋友贾朝轩和陈富忠，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

就在此时，水敬洪漂亮的女秘书引领房成高和林娟娟走了进来。这是房成高第一次见到水敬洪，水敬洪递给房成高一支万宝路香烟，又要递给林娟娟，被林娟娟拒绝了，她从自己的坤包里取出了一支女士摩尔香烟，燃起一支轻轻吸了一口，柔和的灯光极有分寸地显现出她如大理石雕像般棱角分明的脸庞，显现着她忽而温柔，忽而沉思，忽而微笑，忽而肃穆的眼神。宛若透过她的双眼可以看到一幅幅景色各异的风景。

水敬洪如饥似渴地望着林娟娟，贪婪地说："林总真是美得惊心动魄呀！"

"水总，我可是受过伤害的女人，你要当心点！"

11、陷阱(3)

"为什么要当心？"

"水总，受过伤害的女人很危险，为了生存会不顾一切的！"

林娟娟傲慢地看了一眼水敬洪，轻轻地吸了一口烟，便擎在眼前。

房成高哈哈大笑地说："水总，只有为了生存不顾一切的人才能获得成功，看来你们两个人合作是天意呀！"

"房局长此言有理，我这次到东州来就是想请房局长合作的！" 水敬洪诡谲地看了一眼房成高说。

"噢，此话怎讲？"房成高狐疑地问。

"房局长，我和林总特别看好东州的房地产市场。"

"为什么？"

"因为市委洪书记一上任，就提出了房地产立市的观点，并且以花博园周边房地产开发为龙头带动东州房地产市场全面启动，这可是难得的发展契机呀！" 水敬洪踌躇满志地说。

"水总，直说吧，你和娟娟看上哪块地了？"房成高开门见山地问。

"房局长真是个爽快人！我和林总商量过了，想联合开发药王庙社区那块地，建一座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 水敬洪单刀直入地说。

"水总，你们的胃口太大了吧？那块地可是东州市最值钱的地，住着三四千户居民，光动迁费就能建一座五星级酒店了。"房成高吃惊地说。

药王庙社区在市政府广场南侧，居住着三四千户居民，居民结构很复杂，其中有八九百户《清江日报》的职工，这里的楼房结构也很复杂，有八十年代末修建的，有九十年代中期修建的，也有九十年代末修建的。《清江日报》八九百户职工宿舍就是八十年代末修建的。

房成高心里清楚，动迁这块地成本太高了，弄不好就会造成群访事件。林娟娟看出了房成高面露为难之色，她柔媚地将手中的摩尔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从茶几上的烟罐中拿起一支软包中华香烟，温柔地递给房成高。

"高哥，东州有四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由于受'肖贾大案'牵连有两百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逃到了国外，现在洪书记最大的心病就是招商引资，这个时候，香港黄河集团投资东州，建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这就等于在全球给东州作了个天大的广告，对东州招商引资有着很强的带动示范效应，何乐而不为呢？"

林娟娟的话让房成高震惊，眼前这个柔媚的女子竟然有这么独到的见解，这让房成高不得不刮目相看。如果真如林娟娟所言，对东州经济发展确是一件好事。

"水总，如果市政府同意兴建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你们能给老百姓一平米多少补偿？"

房成高很有心计，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他在权衡这件事究竟对洪书记的政绩能起多大作用，又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房成高不是个爱钱的人，但他除了好色以外，更爱慕虚名，他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当然官场上打拼的人有几个没野心的。

"你放心，房局长，那块地周边新建的商品房每平米已经达到六千至八千元，我们每平方米补偿到一万元，相信老百姓不会有异议。"水敬洪志在必得地说。

"好，水总，娟娟，这个忙我帮定了！"房成高胸有成竹地说。

房成高心里清楚，不要说一平米补偿一万元，就是补偿到五千元老百姓也不会有异议，政府每平米就会净挣五千元，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在这件事上，受益最大的是东州市政府。

水敬洪见房成高答应得很爽快，非常高兴，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林总，今天晚上我们好好敬房局长一杯。林总特意嘱咐大厨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佛跳墙，房局长，你可要一醉方休啊！"

"那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房成高看了一眼林娟娟得意地笑了笑，大步向门外走去，水敬洪和林娟娟也相视一笑，一个巨大的陷阱已经给房成高挖好了。

12、心灵庄园(1)

丁能通到皇县后，在罗小梅的陪同下拜见了林大可的母亲，将自己见到智善大师的情景学说了一遍，听得老人十分高兴，丁能通把老人视为珍宝的念珠还给了老人，想和林大可通个话，林大可的手机没开机，只好和他的秘书作了交代。

傍晚，丁能通被县委书记张铁男拽到了县宾馆，过去叫招待所，张铁男任县委书记后，给起了个名字，叫前插宾馆，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宾馆坐落在千年古镇前插镇上。

丁能通与罗小梅的第一次就是在前插镇不远处山脚下的温泉里发生的，那是个月色如水的夜晚，触景生情，丁能通看着眼前已经换了身份的罗小梅，心中无限感慨。

看得出来，罗小梅在张铁男心中分量很重，张口一个罗总闭口一个罗老板，好像罗小梅是皇县的财神奶奶似的。

在宾馆包房落座不久，皇县县长牛禄山、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县纪委书记王汉生都来了，县纪委书记王汉生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给丁能通写过匿名信的原县政府办公室王主任，后调到北京任皇县驻京办副主任的钱学礼的一担挑。

丁能通最烦这个人了，没想到他竟荣升为县纪委书记了，罗小梅任县驻京办主任期间被市纪委双规丢了差事，就是这个王汉生捣的鬼，罗小梅怎么会与这样的人搅到了一起呢？丁能通在心里情不自禁地画了个问号。

看见这些皇县重量级的人物见了罗小梅毕恭毕敬的样子，丁能通非常惊讶，心想，小梅这是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这些人怎么对她这么恭敬？

丁能通心里明白，张铁男今晚叫来的这些人，酒量一个比一个大，张铁男的酒量，丁能通早就知道，喝半斤那样，喝一斤也那样，其他人的酒量看架势都不会比张铁男小，如果真放开了，五六瓶五粮液也挡不住，看来张铁男为自己准备的这顿接风洗尘酒是场硬仗啊！

果然，一上来每人面前就摆了一个大口杯，每人一满杯，足有四两多。

"能通，这是我们皇县的喝法，这样喝最公平，每次举杯喝多少都行，但最后我说干，必须全干，今天晚上每人三杯酒结束战斗，怎么

样？"张铁男豪爽而练达地说。

"铁男，盛情难却，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丁能通毫不畏惧地说。

五粮液一下肚，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张铁男热情地说："能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敬你一杯！"

丁能通心想，张铁男还算朋友，没忘了从前的旧情。罗小梅见众人纷纷敬丁能通，怕丁能通扛不住，立刻成了护花使者，足足为丁能通扛了一大口杯五粮液。

"小梅，丁主任过去就没少帮我们皇县的忙，好容易有机会让我们皇县略尽地主之谊，你就给弟兄们一个机会吧！" 牛禄山喷着酒气说。

牛县长的话让丁能通暗自诧异，看看眼前这些父母官的反常举止，丁能通不禁心中一紧，莫非.....？不可能！丁能通不相信罗小梅会那样做，念头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心想，"肖贾大案"让自己变得神经兮兮的，既然张铁男如此热情，自己压抑得太久了，干脆一醉方休！于是，丁能通反客为主，放开了酒量。

气氛越发活跃起来，什么小道新闻、荤段子，都上来了，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还讲了最近皇县扫黄专项活动中的一次壮举，抓获了一百多名妓女和嫖客，在县政府广场游街示众，有上千老百姓围观，场面十分壮观。

"老黄，"黄跃文讲完，王汉生恭维地说，"以这样的方式给扫黄行动渲染气氛，制造声势，既能展示警方的战绩，又能起到震慑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的目的，可谓一石二鸟，锦上添花，再有这样的行动，县纪委和县公安局联合行动，一旦发现有违纪干部立即双规。"

罗小梅立即嗤之以鼻地说："王书记，黄局长，你们这是执法犯法，目无王法。"

黄跃文不解地问："小梅，我们怎么执法犯法了，难道那些妓女嫖客不该处理？"

12、心灵庄园(2)

丁能通插话说："不是不该处理，而是不该公开处理，将未经审查，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公开处理，显然违背了法律程序，属于法外施刑，当然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张铁男赶紧接过话头说："小梅、能通说得对，跃文啊，下不为例，同志们，皇县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呀，要珍惜，一定要珍惜！"

张铁男见丁能通默然无语，转换话题问："能通，肖市长的秘书郑卫国去哪儿了？听说肖市长出事后，他被双规了，后来又被双开了，若不出事，现在说不定已经当局长或区长了。"

郑卫国给肖鸿林当秘书，接的是丁能通，说白了，两个人是师兄弟关系，自从"肖贾大案"后，两个人都自身难保，彼此失去了联系，还是听夏市长的秘书龙小波说，郑卫国在给林娟娟打工。丁能通重新走马上任驻京办主任后，忙得焦头烂额，还未来得及与郑卫国联系。

罗小梅插嘴说："郑卫国是人精，这种人才有的是人抢着要，现在是一家私营企业集团的老总。"

"小梅，哪家私营企业集团？"张铁男饶有兴趣地问。

"说了你们别吃惊，听说是给林娟娟打工呢！" 罗小梅莞尔一笑说。

"林娟娟？不就是袁锡藩的小老婆吗？"牛禄山瞪着鱼泡眼问。

"他们早就离婚了。"罗小梅斜睨了牛禄山一眼说。

丁能通不动声色地听着，心想，以肖鸿林与袁锡藩的关系，郑卫国与林娟娟一定熟得很，郑卫国倍儿精倍儿灵的一个人才，被林娟娟起用绝对在情理之中，而且起用郑卫国当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与政府各部门打起交道来真可谓是轻车熟路。丁能通不禁暗自佩服林娟娟的魄力与胆量。

牛县长深吸一口烟说："小梅，我听说贾市长的秘书顾怀远最近出了一本书，搞得东州官场震动不小，已经到了人手一册的程度，有人说连省委书记林白和省长赵长征的办公桌上都摆着这本书。"

"牛县长，这是一本什么书？叫什么名字？" 丁能通颇感兴趣地问。

丁能通清楚，顾怀远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才子，理学硕士，他写的书一定错不了。

"听说是以'肖贾大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还真记不得了。"牛禄山拍了拍秃头说。

"你们真是孤陋寡闻，怀远最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心灵庄园》，我手里就有一本。"张铁男插嘴说。

"铁男，能不能借我先睹为快！" 丁能通兴奋地说。

"没问题，在我办公室放着呢。我这就让秘书给你拿来。"

张铁男说完，给自己的秘书打了手机，打完手机后他接着说："怀远这小子胆够大的，书中的人物完全可以对号入座。"

"听说顾怀远在'肖贾大案'中连点毫毛也没刮着，可是市政府办公厅不给人家好好安排工作，这小子一气之下辞职了。" 王汉生抱不平地说。

"太可惜了，顾怀远绝对是从政的好材料！" 张铁男遗憾地说。

丁能通心想，顾怀远与自己是一起当的秘书，可是自己是正局级了，顾怀远还只是个正处级秘书，贾朝轩用人很自私，一切为我所用，根本没考虑过顾怀远的前程。看来这场腐败大案警醒了顾怀远，辞职离开市政府办公厅真得需要一点魄力和勇气呀！

在官场上，人人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跟领导走得太近了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跟得太近了怕站错了队，一旦大树倒掉，大难就会临头；离得太远了，好处永远轮不到你，坏事少不了，左边不是，右边也不是，此乃机关人员挥之不去的烦恼。一般工作人员可以有这种烦恼，贴身秘书就只好跟上谁就认准谁了。当秘书就像是一场

赌博，赌对了人，飞黄腾达，赌错了人，大祸临头，郑卫国和顾怀远有今天的结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酒酣歌罢，张铁男的秘书送来了顾怀远的《心灵庄园》，丁能通拿到书后，提议杯中酒，张铁男诡谲地说："跃文，汉生，能通今晚一条龙就交给你们了，千万要陪好！"

12、心灵庄园(3)

"铁男，有小梅陪，还用他们当灯泡？" 牛禄山开玩笑地说。

"对不起，小梅，"张铁男哈哈大笑地说，"我忘了罗总定的规矩，那好，能通，今晚就放你一马。"

丁能通心想，小梅定的什么规矩？看来这后面大有文章。

"今晚就到这儿吧，我和丁主任还有事谈，张书记、牛县长，明天我请能通到矿上看一看，你们二位谁抽空陪一陪？" 罗小梅一本正经地说。

丁能通连忙阻止说："小梅，我也不过是随便看看，铁男和禄山该忙啥忙啥。"

"那好，能通不是外人，我们就不陪了，小梅，你陪能通把咱们县里有特色的地方都逛逛。能通，皇县这两年大力发展钼矿，钼矿已经占据了皇县财政的半壁江山，小梅可是我们的财神奶奶呀！"

张铁男的这句话，丁能通似乎品出了点弦外之音，看来小梅的钼矿左右着皇县的财政收入。

众人散去，丁能通有些头晕，罗小梅温柔地说："通哥，我在山里有一套别墅，去我那儿吧！"

丁能通顿时清醒很多，心想，自己的前程刚刚有点转机，到现在自己身上还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绝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想到这儿，丁能通佯装七分酒醉，推托说："小梅，我喝多了，见风有些头晕，还是扶我回房间吧，我想喝点茶。"

罗小梅听出了丁能通的推托之意，心想，胆小鬼，你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到了皇县由不得你！

"那好，就回房间。"

罗小梅说罢，扶着丁能通上了楼。

一进房间，丁能通一头倒在床上打起了呼噜，他是想用装睡骗走罗小梅，罗小梅心想，今天晚上，除了自己，每人都喝了三大口杯五粮液，自己虽然为能通扛了一杯，但丁能通也喝了两大杯，足有八九两，看来他是真喝多了，不由得心中暗自嗔怪张铁男，心中骂道：一帮见酒没命的土包子，坏了老娘的好事。

罗小梅给丁能通沏了一杯茶，又用冰凉的湿毛巾敷在丁能通的头上，望着酣睡的丁能通，怜爱之情油然而生。眼前就是自己深爱着的男人，多少个夜晚自己为他魂牵梦绕，如今就在眼前，却仿佛相隔万里，能通啊，能通，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吗？

罗小梅慢慢定下神来，觉得内心深处有太多的话没有说出来，太多了就干脆不说了，因为仿佛空气中也流动着语言。她把目光投向丁能通的脸颊，丁能通不知道此刻罗小梅在想些什么，她在想些什么？丁能通佯装睡着，心里反复叨咕着一句话："走吧，小梅，快走吧，小梅！再不走，我快把持不住自己了！"

大床的右侧是一扇拱形的窗，初春的夜空是蓝盈盈的，幽深处还透着朦胧的光，使夜变得有了质感，好像可以触摸得到。下弦月弯得很厉害，冰清玉洁地静静地挂在天空，好似要印证一个梦，一个不真实的却令人感动的梦。

弯月遥不可及地挂在夜幕上，像初生的婴儿般脆弱易受打击，望着望着，罗小梅有了一个错觉，仿佛把弯月握在了手里，因为脸上挂着的泪珠已然落在了窗台上。

罗小梅静静地望着丁能通坐了很久，终于拭干了脸上的泪走了，丁能通听到了轻轻的关门声，才缓缓地从床上起身，他拿起小梅沏好的茶，一仰脖喝了下去，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丁能通知道自己伤了小梅的心，这次皇县之行，丁能通是怀揣一个疑虑而来的，他想弄明白，自己深爱着的这个女人怎么突然变得如

此之富，他早就听说过，开矿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当今中国矿难如麻，究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无非是官商勾结，为了利益，置矿工生死于不顾。今天晚上张铁男为自己接风，众官员对小梅的态度，让丁能通内心深处多了一层隐忧。

丁能通起身脱光衣服，到卫生间洗了个澡，穿着睡衣斜倚在床头，又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会儿，感觉身心舒畅了很多，他拿起顾怀远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灵庄园》，开篇的文字就把他深深地震撼了：

12、心灵庄园(4)

行刑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吸了最后一支香烟。他戴的眼镜还是在香港配的那副一万多港币的眼镜，他现在正戴着这副眼镜望着天边的火烧云。他本来是想用这副眼镜的镜片插入自己的喉管的，但是他实在是下不了手。他太留恋这个世界了，眼前的草坪就足以让自己体味活着的美好。一切就快结束了，院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六七个人看着他，表情麻木，他们看得太多了，理解不了一个要死的人此时的平静。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平静有点豪迈，像个汉子，这大概是自己人生最后一次辉煌了。死对于他来说是幸运的，他是白山省首例被执行注射死亡的贪官。他坐在椅子上想，仅就这一点，自己是幸运的，起码比有些贪官幸运，自己贪了两千多万，执行的是注射死，而有些贪官只贪了几十万、几百万，却被枪崩了，法律真他妈的不公平。想到这儿，他越发平静了，脸上还带着笑容。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了，任凭自己尽情地发挥想象，却从来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唉了一声，这是他行刑前最悲哀的表现，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在官场心不由己是错误的，其实人在官场命不由己呀！

昨夜妻子来看自己，他在妻儿面前长跪不起，儿子看见父亲带着脚镣穿着囚衣吓呆了，妻子和儿子也跪在他面前，还给他磕了头，哭嚎声泣鬼神惊天地，他内心感叹人之将死啊！他没有哭，他在看守所里考虑了两年多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只能叫负隅顽抗。这两年多来，

他害了太多的亲友。与妻子生离死别后，妻子的下半生就要在牢狱中度过了，儿子怎么办？想到儿子，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不是哭，而是嚎，那种山野中野狼般的悲嚎.....

烟头儿快烧到手了，他舍不得扔掉，他恨不得让烈火烧掉自己，毁灭是一种快感。火烧云越来越红了，他却有一种深深坠入黑洞的感觉，自己是黑洞的制造者，现在却要坠入深深的黑洞，这是多么可怕的归宿。

"时间到了！"行刑者说。

他浑身开始冰冷，脚镣沉重得抬不起脚，蓝色的囚衣箍在身上，仿佛束缚了灵魂。他还能感觉到是几个人把他架到行刑室的。

行刑室是一间单独的隔离室，室内有一张床。法医让他躺下来，结果他动作僵硬，腿弯不下来。

"别紧张，你身体怎么这么硬？"法医冷漠地说。

"我不紧张。"他答道。

"我先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法医又冷漠地说。

他没有回答。

镇静剂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他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紧接着法医用胶管帮他扎起左臂，向其静脉注入药物。三十五秒，他彻底睡去了，他的灵魂坠入了深深的黑洞.....

这分明是在写贾朝轩被判死刑执行注射死的过程，丁能通惊叹于顾怀远的胆量，看来这小子是想开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辞职后反倒洒脱了。

丁能通接着往下读：

张国昌死后不久，李国藩也死了，他是死于肝癌。李国藩死的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私下里还去了一些领导为他送行，尽管他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人说，害人先害己，李国藩遭了报应。有人说张国昌不去澳门豪赌谁也害不了他。我看着他们争斗了两年多，不是两败俱伤，而是两败俱死。

我一直试图总结点经验教训，在致命的漩涡中如何才能自拔，最后我发现秘书不过是政治漩涡中的一条小鱼，连哭都是无人察觉的，因为鱼在水里，即使哭也是无人能看到的。但是生活是水，水终于发现了鱼的眼泪。因为鱼不仅在水的心里，而且眼泪是咸的，水是淡的，眼泪增加了水的咸度。其实领导也是鱼，只不过比秘书这条小鱼大一些，是鱼就难免被卷入致命的漩涡。

我给张国昌做了两年的秘书，我发现秘书必须深谙政治的游戏规则，才能回避弄权的风险。不过，秘书与领导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

12、心灵庄园(5)

有人说我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庆幸自己牺牲了，当然，这种牺牲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只能用沉默和反思自我疗伤。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这种脆弱让我看清了自己，人们很少看自己，只顾看别人，这是我痛苦的收获。我本来还想继续在办公厅干的，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官本位、学本位、还是商本位，最终都是人本位。人是群居的，人永远不会群而不党，我辞职了。我不想再成为市长秘书，那种听领导念自己写的材料，还得扮认真状做笔记的小人物，无聊透顶。当然，做出这种抉择是痛苦的。这其实是一个心境炼狱的过程。

过去，张国昌任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时，经常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听起来我像是他的私人财产。现在我才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谁的人也不是。这个认识越来越透彻，能有这种认识得益于我一直是一个精神上独立的人，我懂得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还有许多新的生路，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在《伤逝》中的一段话：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着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

我其实已经跨出了第一步，跨出这一步时是清醒的。"但是，这却更空虚于新的生路，现在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一步。"

张国昌的注射死是在春天进行的，李国藩的死也是在春天，死神选择春天接纳他们，大概是希望他们的灵魂再生。灵魂真的能再生吗？....."

很显然，这里的张国昌就是贾朝轩，而李国藩就是肖鸿林，丁能通几乎一夜没合眼，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他掩卷长叹，看来顾怀远要重新选择另一种人生了。顾怀远虽然另类，但果然能成为一代文豪也不枉此生。想到这儿，丁能通心中生出几分羡慕之情，他连打几个哈欠，望了一眼窗外，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

13、盗矿(1)

就在丁能通酣畅淋漓地阅读顾怀远的长篇小说之时，十几个黑影扛着镐拎着锹，趁着夜色潜入了矿山，很显然，这十几个人对矿山的路线熟得很，即使没有灯光，他们也轻车熟路地摸到了早已被铁丝网封闭的坑口处。

他们撕开铁丝网跳下去，沿着一段三十多米的轨道来到第二道门，然后又扭断第二道门上的锁头。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说："你们进去尽管挖，我和小六子在上面给你们放风，狗日的罗虎不给我们工资，我们天天晚上来挖。"

进入巷道的十几个人中有人回应："大哥，你就瞧好吧！"

眼看着十几个人沿着巷道看不见了，大汉和小六子回到了坑口。

"来，小六子，抽根烟。" 大汉瓮声瓮气地说。

小六子赶紧给大汉点上火，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四处张望，山风吹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掩了掩衣襟。

"大哥，咱们得挖多少天才能卖出咱大半年的辛苦钱？" 小六子问。

大汉无所谓地说："管他呢，小六子，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市长的条子都不好使，咱只好自己动手了，我也想开了，只要咱们弟兄们心齐，够胆量，不怕不发财！"

小六子高兴地说："大哥，要是真有了钱，你得帮我说上个媳妇！"

"没出息，娶什么媳妇，有了钱，城里的小姐都是你的。"

大汉把手中的烟头往地上一扔，然后踏上大脚，咬牙切齿地踩了一脚。

早晨，群山环绕的前插镇掩映在一片雾霭之中，房舍古朴清朗，静谧幽深，早起的人们不紧不慢地走过街口，一份超然和闲适的心态跃然眼前。

昨夜罗小梅没睡好，早晨起来左眼皮一直在跳，老话讲，男左女右，女人左眼皮跳可不是什么好事，她惦记着昨晚喝多了的丁能通，一大早就开着奔驰车驶进前插宾馆大院。她想陪丁能通吃完早餐，领他去矿山看看。

罗小梅敲门时，丁能通还在酣睡，正梦见远在加拿大的妻子衣雪挎着薪泽银的胳膊逛街，丁能通气坏了，要上前理论，可怎么也拔不动腿，眼看着衣雪与薪泽银有说有笑地进了一家咖啡馆，他想喊，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正在呻吟之际，被门铃声惊醒，他猛然坐起身，头上渗出些许细汗。

"谁呀？等等！" 丁能通睡眼惺忪地喊道。

怪梦让丁能通有些不祥之感。

"通哥，我是小梅！该起床了。"

丁能通赶紧穿好衣服开门说："小梅，你先坐，我洗把脸。"

丁能通说完，走进洗手间。

罗小梅从床头拿起顾怀远的长篇小说《心灵庄园》，随便翻着问："通哥，你好像把这本小说看完了？"

丁能通从洗手间走出来，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说："昨天晚上酒醒后，看了一宿，天快亮才睡。"

"写得怎么样？"罗小梅妩媚地问。

"写得挺灵魂的，说不定顾怀远因祸得福，将来会成为大作家。"

"既然你看完了，我拿回去看看。"

"不过，看完替我还给张铁男。"

两个人正说着话，罗小梅的手机响了。"罗虎，一大早打电话有什么事？"罗小梅不耐烦地问。

"姐，不好了，出事了！"

"瞧你慌慌张张的，死人了？"

"可不是死人了！昨晚有人盗矿被毒死了！"

罗小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没想到自己的矿区居然有人敢盗矿，而且命丧矿井。

罗小梅挂断电话有些紧张地说："通哥，你自己吃早餐吧，矿上出了点事，我得赶过去。"

丁能通从罗小梅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听出了些许端倪，他关切地问："怎么矿上死人了？"

"具体怎么回事我还不太清楚，我得赶紧赶过去。"

13、盗矿(2)

"小梅，我和你一块去。"

丁能通毫不犹豫地说完，拿起外套就走。

路上，罗小梅一边开车一边与张铁男、牛禄山、黄跃文等人通了电话，然后，油门踩到底，奔驰车飞速向矿山驶去。

赶到天沟乡矿山时，罗虎带着几个人正等在山下。

"张书记、牛县长到了吗？"罗小梅下车就问。

"还没有，县公安局黄局长到了，在六号坑口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小梅厉声问道。

"前些日子领头闹事的魏国山，是这次盗矿的组织者。"

"人呢？"

"已经跑了。"

"谁发现的？"

"是一个叫魏小六子的盗矿分子报的案。姐，这位是谁？"

"是驻京办的丁主任。"

"你好！丁主任，经常听我姐说起你。"

丁能通客气地与罗虎握了握手。

这时，县委书记张铁男和县长牛禄山的车也赶到了，张铁男一下车就对丁能通说："能通，实在对不起，本来想让小梅好好陪你转一转，没想到遇上这种事。"

"铁男，到底死了多少人？赶紧组织营救呀！"丁能通心急火燎地说。

"丁主任有所不知，"牛禄山不慌不忙地说，"井下的人一宿没上来，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张书记，我的意思就不请丁主任上山了，上面乱哄哄的。小梅，我看你继续陪丁主任，矿上有罗虎照应就行，善后有我和张书记处理。罗虎，黄局长到了吗？"

"在坑口呢！"罗虎回答。

"好，丁主任，我就不陪了。罗虎，我们走！"

牛禄山的话明显带有逐客的意思。丁能通心里很不高兴，但又不好说什么。

"能通，牛县长说得有道理，小梅，你还是陪能通吧！"

张铁男说完，跟手下耳语几句也上了山。丁能通顿时明白了，看来张铁男是家丑不想外扬啊，也不知道山上到底死了多少人，按说这种事应该马上向市政府报告。

罗小梅见丁能通若有所思赶紧走过来说："通哥，既然张书记、牛县长亲自处理，我们转我们的。"

这时，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是白丽娜打来的。

"丽娜，家里怎么样？"

"头儿，你快回来吧，昨天晚上市委洪书记进京了。"

"谁接的机？"

"是黄梦然，现在还陪着呢！"

丁能通听后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黄梦然这小子一直在东州，怎么突然回北京了，想必是事先得到了洪书记进京的消息，不行，得马上赶回去，别让这小子钻了空子，万一给我配点药，够自己喝一壶的。

丁能通挂断电话说："小梅，洪书记进京了，我今天得赶回北京，矿上死了人是大事，给我留下一个司机，送我去东州机场就行，你赶紧去处理事故吧。"

"那好，让我的司机小刘送你，通哥，抽空我去北京看你！"

"好，小梅，多保重！"

丁能通上了罗小梅的奔驰，摇下车窗向罗小梅挥了挥手，司机小刘一踩油门奔驰车下了山。丁能通从后视镜里看见罗小梅依依不舍地望着奔驰车直到看不见人影。

一路上，丁能通心情很沉重，他越想越觉得这起盗矿死人事件来得蹊跷，丁能通心想，为了小梅，我也得把事情了解清楚，或许这个司机小刘知道真相，于是点上了一支烟，递给小刘。

"小刘，跟你们罗总多长时间了？"

"我们罗总干花卉餐厅时我就给她开车了。"

"矿上经常被盗吗？"

"别的矿上乱采乱挖比较严重，我们矿上很少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你们罗总是个女的，也没长三头六臂。"

"我们罗总后台硬，县里市里都有人，罗总的弟弟罗虎是护矿队队长兼矿办主任，和县公安局黄局长是铁哥儿们，你想谁敢轻易上我们矿上找麻烦！"

13、盗矿(3)

"那为什么昨天晚上竟然发生了这种事件？"

"你是说魏国山那个王八蛋，那是个刺头儿，在我们矿上干过，经常领头闹事，让罗主任收拾过，没想到这小子竟敢盗矿！"

"盗矿怎么会死人呢？"

"那十几个家伙镐刨锹挖干了一宿，一定是矿灯没电了，井下一片漆黑，有人点燃了井下废弃的塑料管照明，停产的井下没有通风，塑料燃烧后的有害气体很容易把人熏倒，以前的盗矿分子就这样被熏死过。"

司机小刘无意间透露了井下死者的数目，让丁能通倒吸了口凉气。果然死了十几个人，皇县县委县政府竟然不按规定逐级上报，一旦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丁能通越发为罗小梅担起心来！

14、常务会议(1)

夏闻天趁洪文山进京之际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议，他以经济专家的嗅觉，敏锐地感觉到在房价居高不下，土地存量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国家很有可能采取刹车措施，抑制房价上涨，对乱占耕地、盲目开发，置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只谋求地方利益的做法进行严厉查处。自己作为八百万人口省会城市的市长，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州有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大麻烦，东州的经济一旦骑到虎背上，想下来就困难了。所以常务会的主要议题是"肖贾大案"后，如何启动东州经济。

林大可是个带兵的出身，就任常务副市长以来，对党政一把手对东州经济如何发展意见相左，心急如焚，他觉得夏闻天年轻有为，不仅熟悉经济工作，而且有民生观念，干事也有气度，不知为什么就是和市委书记洪文山尿不到一起；洪文山政治经验丰富，嫉恶如仇，他当省纪委书记期间，栽在他手里的贪官不计其数，肖鸿林、贾朝轩就是例证，但是对经济工作确实不熟悉。

新班子运转以来，围绕着东州的发展，党政一把手一直在较劲，究竟谁的发展观科学，众说纷纭，但是姜毕竟还是老的辣，经过一番较量，还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发展观占了上风。

林大可看出来夏闻天心急如焚，他也赞同以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产业先行的发展观，但是夏闻天毕竟是纯正的知识分子，在市委常委会上，心里不满，却总是隐忍，按林大可的脾气，真希望夏闻天和洪文山大吵一场，或许说开了，意见也就统一了，真理不辩不明嘛！

但是，夏闻天白皙的面颊上书卷气太浓，似乎总是压不住阵脚，关键时刻林大可没少为夏闻天撑口袋。夏闻天上任以来，与林大可之间配合还是蛮默契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今天的常务会，林大可率先开了火。

"关于东州经济如何启动的问题，从年初就开始争论，我觉得再这么争论下去就会丧失大好的发展时机，闻天同志看好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汽车产业，但启动汽车确实没有启动房地产拉动正在低谷中徘徊的东州经济来得快。最起码我们面临着没有自主品牌、研发能力薄弱、资金瓶颈制约等诸多问题。今年要完成生产五万辆自主品牌汽车的目标，确实比较困难。当然东州汽车这几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装备制造业是东州市的立市之本，但是这与发展房地产业并不矛盾，无论是装备制造业，还是房地产业，都是支柱产业，两个轮子总比一个轮子稳当，问题的关键是东州需要什么样的房地产？目前以花博园周围房地产开发带动全市房地产业发展并不可取，我在市委常委会上也谈过这个观点，既破坏了环境，还会造成琼水湖的污染，我们要绿色GDP，不能要污染的GDP，更不能要带血的GDP，为了与市委保持一致，我建议我们好好议一议房地产发展问题，拿出统一意见后再上常委会讨论。夏市长，我们这个新班子和市委老唱对台戏不行，这样不利于东州经济的发展。"

林大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夏闻天与洪文山的矛盾焦点，副市长何振东主管城建工作，一向主张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启动东州经济，私下里多次向洪文山汇报自己的想法，何振东以为东州的高楼越多，自己的政绩越大，东州的马路越宽，自己的口碑越好，林大可建议夏闻天向市委妥协的观点正中何振东下怀。

"大可同志的观点我非常同意，近年来，我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直接或间接拉动了GDP增长，每年保持在两个百分点左右，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也有很大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交纳的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和财政契税等，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成为我市的重要税源之一，极大地拉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何振东正在夸夸其谈时，被副市长邓大海打断了："振东同志，'肖贾大案'后，外商纷纷撤资，整个房地产业潜伏着一场致命的危机，就是资金缺血，由于资金异常紧张，许多房地产企业都是在苦苦支撑，某些急需资金的开发商已经开出了320%以上的年借款利率，资金窘境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我市房地产经济的持续发展。另外，全国房地产市场不仅投资过热，而且秩序混乱，国家不会坐视不管，一旦国家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会使步履艰难的东州经济雪上加霜。我倒觉得一些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新材料、环境保护等产业在东州市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活跃，应该大力扶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4、常务会议(2)

夏闻天从始至终没有说话，大家充分发表完意见后，他说："大可给我提了个醒，前一段我是与文山同志沟通得不够，房地产是要发展，但是怎么发展却值得商榷，政府发展房地产绝不是为了政府圈钱，更不能仅仅发展楼堂馆所和高档住宅，居民需要多层次的住宅保障体系，第一层级是全市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由政府提供廉租房或公房，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权；第二层级是70%的中低收入居民，在政府的各种帮助下，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第三层级是20%

的高收入居民，他们的住房完全由市场决定，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花博园的房地产开发必须抑制，否则早晚要酿成生态灾难，这也是我与文山同志的根本分歧，中央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很简单，就是'人本位'发展观，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以人的发展为原则，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保护环境，重视节约资源，重视社会进步，重视精神文明，重视人的发展。什么是非科学发展观？就是片面发展经济，它的表述是：'GDP是硬指标'，这种经济至上主义，就是'物本位'的发展观，正是因为这种发展观导致生态恶化、资源紧缺.....东州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东州是个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它的根本，东州经济要想真正走出低谷，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不可持续转向可持续，从失衡转向和谐。振东同志，你牵一下头，让市建委拿出一份房地产发展的可行性报告，等洪书记从北京回来我专门找他谈。"

"闻天同志，目前东州房地产开发大有遍地开花之势，缺少龙头项目，'肖贾大案'后，外资纷纷撤出东州，引进外资迫在眉睫，能不能想想办法，重树外商对东州的投资信心。"

何振东还没有说完，夏闻天打断说："振东，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你的想法。"

"既然丁能通重新回到驻京办了，能不能充分发挥驻京办桥头堡的作用，丁能通是个很有能量的人，办事能力很强，而且与香港著名企业家黄瀚晨还能搭上关系，能不能让丁能通摸摸黄瀚晨的路数，夏市长再前往香港亲自拜访一下，只要黄瀚晨能在东州带头投资，一定会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何振东振振有辞地说。

"振东，你可有点赶鸭子上架，丁能通跑'部''钱'进、迎来送往是把好手，你让他搭桥见黄瀚晨，还不如找袁锡藩的小老婆林娟娟呢，她现在可是北都大饭店的大股东，与黄瀚晨的总经理水敬洪打得火热。"林大可笑着说。

"怎么回事？" 夏闻天不解地问。

"能通与香港黄河集团的关系还是贾朝轩搭的桥呢。" 林大可补充道。

"大可，别忘了北京花园既是驻京办，也是香港黄河集团的下属企业。"何振东提醒道。

"我去见黄瀚晨可以，但是必须有好的项目，没有利益商人是不会上钩的。" 夏闻天一筹莫展地说。

"夏市长，眼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何振东诡谲地说。

"什么项目？"夏闻天眼睛一亮，迫切地问。

"东州作为清江省的省会城市，清江省中部城市群的领袖城，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际会展中心，我觉得启动国际会展中心项目迫在眉睫，而且黄瀚晨一定会感兴趣的。" 何振东得意地说。

"启动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我也正在考虑，只是投资大，选址也很关键，振东，你让市建委牵个头好好论证一下，争取选一个科学合理的位置。" 夏闻天蹙眉说道，"另外，大海同志，我最近接到几封举报信，信中说皇县钼矿发生过死人瞒报事件，赵省长也提醒我目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你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跟我去皇县走一趟。"

"我也接到过这方面的举报，已经叮嘱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密切注意皇县钼矿的动向，务必搞清楚事实真相。"邓大海解释说。

14、常务会议(3)

"好，大可，你和能通沟通一下，咱们就应该利用好北京花园这个桥头堡，抓住黄瀚晨这条大鱼，打开东州招商引资的被动局面。"夏闻天温和地说。

散会后，何振东拦住了邓大海，"大海，快下班了，有空吗？晚上我请客，去秦都鱼翅庄，咱俩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邓大海隐隐感到何振东请自己喝酒暗含玄机，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想："何振东是皇县县委书记出身，莫非皇县钼矿.....管他

呢，总之，这顿酒得喝，最起码可以了解不少皇县的情况。"

"好啊，振东，论酒量市政府班子里，都说你是酒鬼，我是酒仙，咱俩却没论过高低，今天晚上我舍命陪君子，咱们一较高下怎么样？"邓大海哈哈笑着说。

"就这么定了，不过，光咱们俩也没什么意思，得找几个捧场的。"

"那好，你找你的人，我找我的人，咱们晚上见。"

邓大海说完，大步走出会议室。

15、墨宝(1)

丁能通刚下飞机就接到了林大可的电话："能通，你小子对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有意见呀？陪周永年回东州也不向我这个主管领导汇报工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动向，是不是被罗小梅接走了？"

丁能通知道林大可挑理了，连忙解释说："林市长，实在对不起，本来到东州后我就要去市政府向您汇报工作，没想到张铁男非要拽我去皇县散散心，就派小梅半路把我截走了，我就顺便拜见了您的老母亲，您托我的事，我已经办完了，老人家很高兴。本想从皇县回东州后见您，这不洪书记到北京开会，我只好赶回来了。"

"老母亲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让我谢谢你！不过，能通，你小子可有点重色轻友，贾朝轩当常务副市长时，你可没少献殷勤，别忘了，我现在主管驻京办。"

"林市长，您可别吓唬我，我可是刚刚上岸气还没喘匀呢。您老大哥当了常务副市长了，拽我一把才够朋友，总不会推我下河吧！"丁能通也不卑不亢地说。

"好了，别一口一个市长的，过去我当皇县县委书记时，你一口一个大哥喊得挺顺耳的，该叫啥还叫啥吧。"

"那可不行，还是称官衔显得恭敬，我身上带着处分呢，别让小人钻了空子！"

"随你便吧，我知道闻天同志很看中你，你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刚刚开过常务会，闻天同志希望你做做香港黄河集团的工作，希望黄瀚晨能带头在东州搞个大项目，给东南亚一带的外商起个示范作用，事情有眉目后，我们陪闻天同志去香港见见黄先生。"

"好的，林市长，这件事我一定全力以赴！"

丁能通刚挂断手机，《上海滩》的曲子又响了，他的手机铃音设置的就是《上海滩》的主题曲。因为上大学时，他最爱看的电视剧就是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他很欣赏许文强的风度，和衣雪谈恋爱时没少模仿许文强。

丁能通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心里一阵激动，自从"肖贾大案"后，自己就没有见过金冉冉，想必已经考上人大的研究生了。

在丁能通的脑海里，金冉冉就像自己的亲妹妹，是自己看着她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当年从网上认识她时，她还是个刚刚失恋有轻生念头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后来自己建议她去刘凤云家做保姆，她老大的不情愿，如今在周永年和刘凤云的帮助下，已经成长为一名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冉冉，好久没见了！" 丁能通感慨地说。

"哥，我知道你受了'肖贾大案'的牵连，我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关机，我想去东州看你，怕你出什么事，可是刘凤云大姐说，你不会有事的。前几天我去看凤云大姐，说你又回驻京办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哥，我想你了，我要请你吃饭。" 金冉冉甜津津地说。

"冉冉，哥知道你准惦记我，不过今晚不行，我们市委书记到北京了，我得陪同，倒出空来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咱们好好聊聊！"

丁能通其实特别想马上见到金冉冉，也不知道这丫头出息成什么样了，但是自己刚上任不久，洪书记又是在自己上任后第一次进京，陪好洪书记是头等大事！

走出候机大厅时，白丽娜亲自开车来接丁能通，丁能通上了车开口便问："洪书记现在在哪儿？"

"去中央党校了。" 白丽娜一边开车一边说。

"谁陪着去的？"

"除了洪书记的秘书张小泉以外，还有黄梦然。"

丁能通心中咯噔一下，心想，洪文山去中央党校一定是去看老搭档刘光大了，当年洪文山任省纪委副书记时，刘光大任省纪委书记，这两个人搭班子时，曾经让清江省的贪官闻风丧胆。可是，自从洪文山就任东州市委书记后，对自己好像并不太感冒，若不是夏市长在常委会上全力保自己，现在我丁能通还不知道被发配到哪里去了呢，发配到东州最穷的庙堂县当县长也未可知呀！ 15、墨宝(2)

"头儿，我们现在去哪儿？"白丽娜为难地问。

丁能通没马上回答，他心里斟酌，洪书记这个人正得很，最讨厌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人，如果现在直接去中央党校，会引起洪书记的反感。

思量再三，丁能通说："丽娜，回北京花园等洪书记。"

"能行吗？梦然陪着，你一把手不露面，洪书记会怎么想？"

"听我的，回北京花园！"

丁能通有丁能通的道理，既然黄梦然从东州陪洪书记一直到北京，该说的就让他说透，自己临时赶过去显得更被动。

接待工作按理说是杨善水的，黄梦然明明知道自己陪周永年去了东州，却一点气也不通，明显跟自己藏心眼，看来黄梦然不再是对自己毕恭毕敬的接待处长了，自己离开大半年，黄梦然主持了几个月的工作，成熟了不少，决不能等闲视之。

肖鸿林、贾朝轩在位时有什么风吹草动，秘书们都跟丁能通通个气，如今天变了，新上来的秘书乱了规矩，学会隔着锅台上炕了。

洪书记进京这么大的事，他的秘书张小泉竟然通知黄梦然不告诉丁能通，显然没把丁能通这个曾经的老秘书放在眼里，丁能通暗下决心一定要给这些刚上来的秘书们立立规矩。

白丽娜刚把车开到北京花园，丁能通就接到了省驻京办薪泽金的电话。

"能通，一会儿刘书记请洪书记在省驻京办吃饭，刘书记点名让你过来，你在哪儿呢？"

"我刚到北京花园，刘书记突然点我的名是不是有什么由头？"丁能通试探地问。

"这我说不好，反正是吃饭，来了你就知道了，快来吧，刘书记和洪书记已经从中央党校出发了。"

"好吧，我马上到。"

丁能通到达省驻京办时，领导们还没到，薪泽金正在省驻京办大门外迎候，见丁能通下了车要让白丽娜走，连忙拦住说："能通，别让丽娜走，这顿饭没有女士不热闹。"

丁能通只好把白丽娜留下，白丽娜停好车风摆荷叶般走了过来。

"薪主任，不怕我这香风毒雾把领导们腐蚀了！"

"丽娜，别人我不好说，这两位领导什么香风毒雾见了，也得化成水蒸气。" 薪泽金风趣地说。

"丽娜，泽金说得对，谁不知道刘书记和洪书记做搭档时一个是轰天雷，一个是雷轰天，铁腕反腐，别说是香风毒雾近不了身，就是糖衣炮弹见了他们也得化成糖水。"

丁能通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

这时，一辆奔驰开了过来，开车的是黄梦然，车刚停下来丁能通便上前开车门，左边下来的是洪文山，右边下来的是刘光大，洪文山的秘书张小泉也从副驾驶的位置钻了出来。

刘光大一下车就开玩笑地说："好你个丁能通，市委书记进京你这个驻京办的一把手竟敢不陪着，有胆量！"

刘光大的话让丁能通很难堪。

"刘书记，洪书记，我刚从东州赶回来，主要是没接到洪书记进京的通知。"

"文山，你进京，小丁主任不知道，你搞什么鬼？难道东州市驻京办转变职能了？"

洪文山看了秘书张小泉一眼，张小泉连忙解释道："洪书记，当时黄主任在东州，我直接通知了黄主任，以为他一路陪过来方便。"

薪泽金连忙将手一让说："刘书记，洪书记，还是边吃边聊吧。"

众人走进包房，按主次落座以后，薪泽金让服务生上菜。

一道道菜上齐以后，服务生又拿上来一瓶五粮液，刘光大一挥手说："五粮液就免了，泽金，有东州大曲吗？我就好这口，可是在中央党校喝不着啊，正好文山同志也在，我知道他也好这口，文山，难得你来看我，今天咱们两个老搭档可得多喝几杯！"

"今天我就陪着老领导一醉方休！"洪文山呵呵笑着说。

15、墨宝(3)

刘光大三杯酒下肚打开了话匣子："泽金、能通、梦然，你们都是省市驻京办的主任、副主任，今天特意到省驻京办请文山同志吃饭，也是想借机给你们上上课，不然，我就在党校门前的小饭店请文山了。前些日子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给我们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了一堂审计课，听罢不寒而栗呀！在这堂课上，他着重点了驻京办，他说：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谁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这存在很大的随机性。据不完全统计，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高达二百亿以上，文山，这二百多亿中也有咱们清江省、东州市送的吧？"

"刘书记，这里面也有个体制问题，板子不能光打在驻京办身上，国家部委办局的板子应该打得更重一点，都是各部委办局资源配置权

力太大，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不规范造成的。" 洪文山愤愤不平地说。

"这里确实有一个规范管理的问题，一些部委办局个别人决策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但是我们要先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最近在中央党校学习，我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发现香港驻京办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驻京办无论是组织构架还是工作职能，都和内地有着迥然的差异，香港驻京办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的功能定位为：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关之间的一道重要桥梁，香港驻京办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各省市部门和民间团体提供有关香港特区的资料，而内地驻京办的首要职能，大多是同中央国家机关加强联系，跑'部"钱'进；在工作内容中，香港驻京办主要是为香港居民服务，包括为身在内地的香港居民提供实物性协助和为身在内地的外国公民办理香港入境签证；而内地驻京办主要是为领导及家人服务，而不是为平民服务。我认为，这种差别的根子在体制和机制上，目前许多省市在香港学习反腐经验，我看学习香港反腐经验，不如从驻京办开始，不妨学习借鉴一下香港驻京办的平民特色，把政府以人为本和为公共服务的职能，贯穿落实到驻京办。"刘光大侃侃而谈。

"能通，"洪文山插嘴道，"刘书记说得很中肯，我建议你们驻京办到香港驻京办去取取经，拿出点了解国家部委办局司领导喜好的本事，好好研究研究香港驻京办是怎么为平民服务的。"

"洪书记，我上任之前夏市长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们驻京办搞个课题，驻京办的职能到底应该怎么改，我们正在调研。"丁能通谨慎地说。

"好，闻天同志这个想法我很赞同，报告出来后我要看。" 洪文山赞许地说。

"好的，洪书记，我一定拿出一份有建设性的报告。"丁能通讨好地说。

"洪书记，我看驻京办的主要问题在于官不官商不商，定位不明确，你说我们是官吧，我们还经营许多家企业，你说我们是企业吧，还有行政级别，组织结构是机关，你说是机关吧，除了基本工资外，所有的费用又靠自己自谋，职能模糊得官不官商不商，更像准官场，难免问题多多。" 薪泽金自嘲地说。

"泽金的话有一定道理，我们的社会官本位思想太严重了，不要说驻京办，连庙里也快成准官场了，不是已经有处级和尚、局级方丈了吗！" 洪文山感慨地说。

"是啊，前些年我带队去深圳考察，参观完一家民营企业后，老总请我们吃饭，他的办公室主任作陪，这位主任是从北京某高校下海的副教授，用餐期间，竟基本没吃上饭，而是拿着一个本本记下老总席间那些与工作基本无关的即席谈话！真可谓是老板旁若无人，秘书，就是那位办公室主任恭敬有加，原以为特区观念甚新，谁知封建的烙印如此之深！" 刘光大慨叹道。

"同样是企业，我带团去澳大利亚参加报业大王默多克的宴请，席间，该坐的坐着，该喝的都喝着，人人平等，没见过你说的特区民营企业的情景！" 洪文山补充说。

15、墨宝(4)

"如果驻京办再去沿用计划经济那一套，再去沿用封建色彩浓厚的官场那一套，显然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如果你们这些驻京办主任整天想着玩什么官场权术，整天醉心于官场位次或者搞点互相制衡之类的权术，驻京办想以人为本搞平民服务，就是痴人说梦。丽娜同志，你记什么呢？"

"没什么，我把领导们的指示都记下了，回去好落实。" 白丽娜恭维地说。

"看看，不过是请你们吃个便饭，怎么也学起那位民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了？不要记了，来，我敬大家一杯！"刘光大责怪道。

众人碰杯后，刘光大接着说："文山，有个情况我得通报一下，来北京前省矿产厅的同志就跟我反映，说你们皇县钼矿管理太混乱了，目前，全国矿难频发，简直是矿难如麻呀，你老兄要抽空到皇县走走，千万别让重大矿难在皇县发生，给全省的安全管理工作抹黑呀！"

"刘书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只是受'肖贾大案'影响，东州经济一直徘徊在低谷，我是心急如焚啊！这一段竟忙着抓房地产了，安全管理工作确实有所放松！" 洪文山惭愧地说。

"文山同志，责任重于泰山啊！"刘光大语重心长地说。

丁能通听罢心里咯噔一下，其实，皇县钼矿已经出大事了，只是皇县捂着不报，按理来说，盗矿发生的矿难，没有皇县领导班子什么责任，怎么也捂着不报呢？可是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露馅的，何况那个民工头儿魏国山已经逃了。

今天酒桌上黄梦然一反常态始终一言不发，丁能通也没给他笑脸，两个人似乎暗自在较劲。

薪泽金很活跃，他敬了一圈酒后，满脸堆笑地说："刘书记，洪书记，早就听说两位领导的书法各领风骚，难得两位领导聚在一起，能不能给驻京办留下墨宝。"

"你这个薪泽金啊，真会见缝插针，我听说你们省驻京办都可以办领导书法展了。" 刘光大揶揄道。

"刘书记，这话不假，多年来，驻京办就是在各级领导的鞭策和鼓励下发展起来的。" 薪泽金恭维地说。

"刘书记，难得薪泽金张一回嘴，泽金，笔墨伺候吧！"洪文山兴致勃勃地说。

薪泽金早有准备，一挥手，服务员捧上了文房四宝。

"刘书记先请！" 洪文山礼貌地说。

刘光大气沉丹田，略一沉思，写了四个大字："以人为本"，笔锋遒劲有力，众人鼓掌。

洪文山接过笔，胸有成竹地也写了四个字："科学定位"。可是最后一个"位"字却少了一个点。

洪文山放下笔看了看丁能通和黄梦然问："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

黄梦然连忙说："洪书记的字大有二王的遗风啊！潇洒飘逸，力透纸背啊！"

洪文山看了一眼刘光大，两个人相视而笑，丁能通当时就看出了端倪，洪文山有意在试自己和黄梦然，以洪文山的智商，绝不会忘记在"位"字上少点上那么一点，好厉害的洪文山！

丁能通多精明，他当即冷静地说："洪书记这四个字颇有深意，只是在'科学定位'方面我们市驻京办比省驻京办还差那么一点！"

丁能通说得含蓄，既没让领导尴尬，又指出了字的毛病，洪文山心里对丁能通顿时有了好感。

这时，白丽娜傻了吧唧地叫道："洪书记，'位'字差了一点。"

薪泽金连忙打圆场说："丽娜，洪书记还没写完呢，洪书记，我知道收笔的这一点最关键，您得把气运到腕上，您请！"

洪文山哈哈大笑，接过薪泽金递过来的笔，补上了那一点："丽娜，做人做事做官就和写字一样，差那么一点可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黄梦然听了这话，脸腾地红了，黄梦然根本想不到，洪文山在得知黄梦然陪自己来北京开会，未与驻京办班子里任何人打招呼，就明白了黄梦然的用意，洪文山心想，想与我洪文山攀枝可以，但人品如何？挥毫泼墨间就验证了丁能通与黄梦然之间的差别，怪不得丁能通这小子在"肖贾大案"中可以全身而退，果然是块好钢，肖鸿林虽然自己走错了路，用秘书却没用错人啊！

16、请客(1)

就在刘光大与洪文山在省驻京办挥毫泼墨之际，在东州，何振东牵着邓大海的手走进了秦都鱼翅庄。

邓大海只带了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何振东则找了一大帮人，市社保局局长房成高、市建委主任武志强、市拆迁办主任刁一德、市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苏红袖，以及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里里外外张罗的当然是秦都鱼翅庄的女老板林娟娟。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何振东满面红光地说："铁男，赶紧敬邓市长一杯，大海，我和铁男可是老搭档，我在皇县当县委书记时，他是县长，我升副市长以后，他接任了县委书记，某种程度上讲，皇县就是我的根据地，我在皇县当县委书记时，你除了主管公检法外，还主管区县 ，那时候你没少关照皇县，今后，你还得一如既往地关心皇县，爱护皇县啊！"

张铁男赶紧给邓大海斟满一杯茅台酒，"邓市长 ，皇县这几年靠钼矿一跃发展成为东州市各县区的首富，难免引起别人的嫉妒，给我们头上没少泼脏水，好在有邓市长、何市长，有你们这些开明的领导爱护着皇县，皇县才有今天良好的发展局面，为了感谢市领导对皇县人民的关怀，邓市长、何市长，我敬你们二位领导一杯！"张铁男说完一饮而尽。

邓大海抿了一小口说："振东，今天的酒不像是你请，倒像是铁男请的。"

"大海，你别误会，酒肯定是我请，谁买单也不行，我亲自买单，但是铁男从皇县赶过来也确实是一片诚意！铁男，敬石支队一杯！"

"存山，从衣梅那儿论，我是衣梅的老领导，我离开金桥区时，特意给衣梅解决了副处级，现在也是办事处实职副主任了吧？从能通那儿论，咱们是哥儿们，我是你大哥，对吧？来，大哥敬老弟一杯！"

石存山听得心里好笑，但脸上未露破绽，因为来之前邓大海就嘱咐了，今天喝酒，就是为了察言观色，一切顺其自然。

"何市长，我听能通说，这次他能重新上岗，您没少给他说话，我替能通谢谢你！" 石存山说完，起身给何振东斟满酒敬了一杯。

"能通这家伙不简单，东州官场上东山再起的人不多，听说在'肖贾大案'中，被双规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从丁能通嘴里进去的，真让人敬佩！" 市拆迁办主任刁一德说。

刁一德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就是下巴上长了颗黑痣，上面还有一撮黑毛，平时说话喜欢捻自己的这撮黑毛，因为他的名字与《沙家浜》里的刁德一就差一个字，所以人送外号"刁德一"。

这个外号并不名副其实，因为刁一德虽然看上去像"刁德一"，说话做事却像胡传魁，不像市建委主任武志强那么精明，不过建口的干部有个特点，说话喜欢动粗口。

武志强接过刁一德的话说："你狗日的刁德一现在敬佩人家了，人家出事时，你跑哪儿去了？"

刁一德也不含糊，"操，你也没在省纪委大门前守着呀！"

"奶奶的，存山，说心里话，我和能通是多少年的哥儿们了，他刚出事时，我没少给你打电话吧，当时东州有几个敢给石存山打电话问情况的？"武志强吹胡子瞪眼地说。

"两位领导别争了，要我说呀，凡是经过'肖贾大案'洗礼过的人都是真豪杰，娟娟，咱们别闲着，敬各位领导一杯！"

苏红袖说罢，林娟娟玉手执酒给每个人满上，两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扭摆间散发出阵阵香气，房成高敬过一圈酒后，一直没发表观点，只是在何振东去洗手间时尾随着一起跟了出去。

房成高今天就是冲何振东来的，因为他想请何振东一起说服洪文山同意拆迁药王庙社区，何振东是主管市长，他同意拆迁更容易引起洪书记的重视。

两个人一边撒着尿一边聊着天。

"何市长，有一件好事一直想向你汇报，就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机会难得，席散了，咱们单独聊聊怎么样？" 房成高诡谲地问。

16、请客(2)

"成高，跟我还吞吞吐吐的，什么好事，快说！" 何振东打了个尿颤说。

"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找过我，看上咱东州一块地。"

"这是好事呀！"

"只是这块地动迁太费劲了，估计得动三四千户居民。"

"什么地方得动这么多户居民？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城市大拆大建。"

"药王庙社区。"

"药王庙社区？那里的楼房老的也没超过十年，大部分是才建了七八年的楼，个别楼没超过五年，将近四千户居民呢，成高，这动迁难度可太大了，另外还有八百多户是《清江日报》的职工，搞不好这些人到处乱捅，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何市长，不难我就不和你通气了，市里不是要建国际会展中心吗，那个位置最合适了，只要动迁费给足了，不愁居民不搬。"

"他们要建什么？"

"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

"和国际会展中心两码事呀！"

"管他呢，先把这笔钱按住再说！"

"那好，哪天我见见这个水敬洪，听说他以前和贾朝轩打得火热。"

"可不是，去香港赌船都是他领着去的。"

邓大海觉得不太对劲儿，何振东和房成高撒泡尿这么长时间，于是他佯装内急也去了洗手间，刚好看见两个人站在尿池前商量着什么。

"成高，找何市长汇报工作也不能在洗手间啊！"

还没等邓大海说完，武志强、刁一德、张铁男都进来了。

武志强接着话茬儿说："就是嘛，成高，你今天是怎么了，满腹心事的，没怎么喝呀！"

"老武，呆会儿回去我好好敬你几杯，也好领教领教你这个建口老大，到底有没有真功夫！"

"成高，你可别害我，咱们建口老大是何市长。&qu

Chapter_10

ot;武志强一边撒尿一边说。

众人哈哈大笑。

大家重新回到席上，两位美女正在给大家的酒杯倒酒，苏红袖一边斟酒一边扭着纤纤细腰说："何市长，房局长，我还以为你们顺着尿道跑了呢，一定要罚酒！"

"你们这么一走，我成了两位美女的主攻目标，左一杯，右一杯，险些被她们撂倒。" 石存山笑着说。

"你小子是得了便宜卖乖，小心身上沾了脂粉气，回家你老婆不让你上床。"

邓大海说完，众人哈哈大笑，不一会儿又喝了两瓶茅台。

这时，石存山的手机响了，接完后，他面容严肃地说："黑河大桥附近漂着一具死尸，邓市长、何市长，我先告辞了。"

石存山驱车赶到黑河大桥时，桥上桥下已经停了十几辆警车，警灯在夜色中像鬼火一样忽闪着，石存山下了车，探长杜心海连忙跑过来汇报。

"心海，这尸体是怎么发现的？"石存山严肃地问。

"是在桥洞里过夜的乞丐发现的，尸体是从上游冲下来的，被桥墩挡住了，几个在桥洞里过夜的乞丐看见后捞了上来，扒下死者的衣服分赃不均打了起来，被过路的行人发现，这才打110报了案。"

"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了吗？"

"死者的脖颈上有勒过的痕迹，肯定是他杀！" 杜心海是山东汉子，长得膀大腰圆，满脸青胡茬子，说话像敲钟一样。

"走，过去看看。"

石存山仔细查看着尸体，死者因水泡的时间过长，白胖白胖的，脖子上被勒过的地方翻着白肉，被扒下的衣服是一件劣质的西服，石

存山上下打量后，伸手掏了掏口袋，发现有硬硬的细末，他顿时警觉了起来。

"心海，这衣服口袋里的细末让技侦处赶紧化验，看看是什么东西。"

刚说完，石存山的手机响了，是邓大海打来的，石存山赶紧接电话："邓局，我正在现场。"

"存山，有什么发现吗？"

16、请客(3)

"是一具男尸，他杀，具体情况等法医科和技侦处拿出报告后再向您汇报。"

"存山，今天晚上这顿饭吃得好啊！何振东明显在为皇县开脱，越开脱越说明有问题。再加上张铁男此地无银的表白，更说明关于钼矿死人瞒报的事情可能是真的，你们要密切监视皇县钼矿的动态，我做出一副关照的姿态麻痹他们，你抓紧时间展开调查，一定要搞清事实真相。"

17、天堂雨(1)

丁能通一直惦记着见见金冉冉，洪文山在北京一直脱不开身，终于把洪文山送上飞机了，丁能通也松了口气，他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就给金冉冉打电话，请她去什刹海的酒吧一条街，金冉冉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异常高兴，两个人约好，丁能通开车到中国人民大学门前接金冉冉。

丁能通在停职反省的日子里才发现，自己与北京的感情是这么地深，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折射着他奋斗的影子。

当丁能通坐着飞机重返北京的时候，透过舷窗，他看到金色河流一般的长安街、平安大道、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那壮丽的景色让他无法呼吸，他觉得北京城给了他思想，给了他灵魂。

夜色中的北京灯火辉煌，一串串流动的车灯，两边亮丽的建筑，北京不仅仅白天在前进着，夜里也在前进着。

金冉冉站在人大门前，时髦的白衬衫洋溢着一种日式的清雅气息，再加上荷叶滚边、绣花等细节的点缀，更衬托出几分甜美，帅气的牛仔裤散发出女研究生的书卷气。

"上车吧。"丁能通打开车窗说。

金冉冉面色绯红地上了车。

"哥，你瘦了，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金冉冉关切地问，一双美目脉脉含情。

"面对那么多人的生死，委屈对于你哥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从容地说。

"哥，人家心里可一直为你提心吊胆呢！"

"冉冉，你哥我是什么人，你心里还没数，有什么可提心吊胆的？"丁能通坦然地说。

"哥，你那个驻京办就像个大染缸，整天陪着领导们打牌、旅游、喝酒、听戏、买字画、送古玩，还做生意，官不官，商不商的，谁知道你能不能把握住自己，即便是你能把握住自己，还有那么多小人给你设陷阱，人家能不为你提心吊胆吗？"金冉冉娇嗔地说。

"哥知道你惦记我行了吧？快一年没到什刹海酒吧一条街了，你有没有中意的酒吧，哥想听听你丰富多彩的研究生生活。"

"有家酒吧我很喜欢，和同学去过两次，到什刹海就知道了。"

丁能通打开车载CD，悠扬的音乐伴随着冉冉身上散发的淡淡香气，丁能通似乎又找到了一点昔日的感觉。

什刹海白天看起来不太洁净的湖面在夜色的掩映下，居然有些迷蒙之美。湖上有船，船上有若隐若现的丝竹之声，远远地传到岸上，让人心中忍不住泛起远逝了的涟漪。

丁能通最喜欢什刹海的盛夏，那些牵着狗穿着拖鞋和大裤衩子散步的当地居民与川流不息的中外游客混为一体，使后海看上去就像一

幅北京风情画卷。

美女如云更是什刹海的另一道风景，成群结队衣着前卫的"艺术分子"，总让人眼前一亮。美女美酒是天生的一对，少了哪一美，酒吧的味道就不鲜美了。

然而，什刹海真正动人的细节却是在一片灯火斑斓的夜色里悄然展露的，市井的气息与飘香的红酒相安无事，古老的院落与时尚的潮流各得其所，这就是什刹海别样的性感。

丁能通停好车，两个人进了银锭桥畔的一家叫欲望都市的酒吧，一进酒吧，歌者柔情低沉的嗓音便把暧昧的情绪送到了每一个角落。

在衣香鬓影里，丁能通找到了久违了的华丽而生动的感觉，硕大的吧台里翻飞的玻璃酒瓶，散发出慑人心魄的琥珀色的水蓝色光芒。

角落里有个举着芝华士的男人被金冉冉的美色所吸引，向她投来温暖的微笑。丁能通和金冉冉找准座位坐下，每人要了一杯浓情蜜意的鸡尾酒，很快唤起了两个人热烈而欢快的基因。

"哥，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直找不到喜欢这本书的出版社。"金冉冉娇柔地说。

"叫什么名字？"

"叫《天堂雨》，是写爱情的，我把书稿带来了，你抽空看看，你朋友多，最好帮我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17、天堂雨(2)

"怎么，想当美女作家？"丁能通有些揶揄地问。

"美女作家有什么不好？现在流行八○后，我也是八○后，并不比谁矮三分。" 金冉冉自信地说。

丁能通接过书稿，随便地翻了几页，生生被吸引住了：

那是我上网聊天的结果，她是一个北京女孩，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编剧专业，研究生，网名叫"麦田守望你"，我的网名叫"老鼠爱大米"，我们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都要聊上两个小时，还有几次聊了通宵，女孩的素质很高，天南地北知道的不少，观点深刻而单纯，与她聊天很干净，有一种净化的感觉，其实所谓聊天就是沟通，而且是一种心灵的沟通，通过这种沟通，很容易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有一天她在网上突然问我。"爱就是一个人在心里总是想着另一个人。"我回答。"我现在就想着一个人，你呢？"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又惹了一身的麻烦。

"我要去东州见见你，行吗？"

我犹豫再三同意了。我想，见见面也好，或许可以留住一份友谊。她先从网上发来了她的照片，说实话，我看了照片就不想去机场了，照片上的'麦田守望你'实在太丑了。后来一想，人家只是个朋友，美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男人说话一言九鼎，答应去机场接人家就不能失言。

到机场见到她以后，我并没太失望，女孩儿的衣着修饰得无可挑剔，言谈举止流露着北京女孩儿天生的底蕴和上海女孩儿特有的幽雅。这是一个长相并不出众，但皮肤白皙、气质高雅、有品位的女孩儿。肩上挂着个时髦的包，手里拿着一本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JP+3〗似乎在告诉我简·爱就是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姑娘，但是，她通过爱情完满地走进了生活。〖JP〗

我拎起她脚下的行李，倒有些自惭形秽起来。很显然，我的形象与她想象的完全吻合，她很高兴，仿佛认识我很久了。

〖JP3〗 我开着车，她望着窗外的田野不停地感慨，她有点像个女诗人，说话也文绉绉的。一路上，她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我，就像一个爱了很久的情人....."〖JP〗

丁能通越看越觉得这里的我就是自己，这里的她就是金冉冉，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虽然是在北京，但与小说里写的差不多。

"冉冉，你好像在写我们。"

"是也不是。"

"你一个女孩，为什么以男主人公的口气写？"

"因为我想研究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纯爱，以男人的口气写更有感觉。"

"什么是纯爱？"

"就是心灵之爱，高于婚姻，高于情爱、性爱之上的极至之爱，这样的爱才是心有灵犀的爱情。"

"你说的好像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不全是。更像是一种灵魂之爱。"

"你说的纯爱好像与性无关？"

"对，爱到极至与性无关。"

"现实中有这样的爱吗？"

"纯爱是不需要现实的，因为这是一种住在灵魂里的爱，是真爱！"

"你们女孩子就喜欢编造这些爱情童话，殊不知女人创造了她的男人，但她却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哥，你错了，纯爱是不需要得到对方的，纯爱不是欲望，也不是占有，是无私地爱着。"

"冉冉，哥小看你了，这本书打动了我，哥有位朋友原先给贾朝轩当秘书，贾朝轩出事后，他辞职了，最近他出了一本书叫《心灵庄园》，很好看，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有没有出版社的路子。"

丁能通说完，拿起手机拨通了顾怀远的电话："怀远，我是能通，最近怎么样？"

"是能通啊，祝贺你重新上岗了。"顾怀远平和地说。

17、天堂雨(3)

"我最近拜读了你的大作，很深刻呀，想不到'肖贾大案'逼出来一位作家。"

"能通，现在我终于搞明白了事业与职业的关系，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你现在做的是职业，我现在做的才是事业。"

"为什么？"

"职业永远给别人做嫁衣，只有事业取得的成绩是自己的，职业是要退休的，事业永远不用退休。写作是个永恒的事业。"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格有能力做事业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还得靠职业活着，怀远，我有位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了看，写得不错，但是没有什么名气，你能不能帮忙向给你出书的那家出版社搭搭桥。"

"过几天我去北京签名售书，到时候我们细谈。"

"太好了，好久没见了，你来吧，我好好陪陪你。"

"那就多谢了！"

两个人挂断了电话，丁能通深情地说："冉冉，书放我这儿吧，顾怀远过几天来北京，让他搭搭桥，咱们想办法把那家出版社拿下。"

金冉冉听后非常高兴。

"哥，其实你对我就是真爱，不求回报，没有占有，处处为我着想，永远为我着想。"

"离你说的纯爱有多远？"

"纯爱是一种理想状态，只能把这种情感寄托在小说里。"

"冉冉，我真羡慕你。"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的心灵还没有被现实囚禁起来，这样的心灵是最美的！"

"哥，你好可怜，心灵好像很苦，能跟我说说吗？"

"算了，我怕污染了你纯洁的心灵。"

"哥，其实我也把你囚禁了起来。"

"囚禁在哪儿了？"

"心里！你早就被我囚禁在心里了。"

"毛孩子，别瞎说！"

"没瞎说，哥，你看着我！"

丁能通没敢正视金冉冉火辣辣的眼睛，只是伸手摸了摸冉冉的纤纤玉手，他像摸到了滑腻的牛乳，周身顿时如同过电一般。

18、交流(1)

周永年自从就任市委副书记以来，一直对全市各县区进行微服私访，他想了解点真实情况，不走则已，一走收获颇丰。

东州这些年变化确实很大，成绩令人鼓舞，但是问题也不少，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花博园周边房地产遍地开花，新建的一些宾馆、酒店、高档别墅区的生活污水全部排进了琼水湖，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是皇县钼矿管理混乱，安全隐患极大，而且还嗅出了一些不正常的味道。

周永年这次挂职到东州锻炼是想干点实事，要不是老父亲得了脑血栓，妻子刘凤云心脏不太好，再加上大儿子是个痴呆儿，自己就不想回北京了，在东州市干到退休算了。在中组部地方局虽然很风光，但是却常常感觉找不到目标，特别是自己的前任市委副书记李为民牺牲在抗洪一线的事迹对他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在上面没有用武之地，越来越浓的忧患意识又促使他无法真正用一杯茶和一张报纸，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一天天地消磨时光。

于是周永年向组织上提出了挂职锻炼的要求，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周永年兴奋得一夜未合眼。

刘凤云非常理解丈夫的选择，知夫莫若妻，但是面对一大家子的重担，刘凤云还是流下了难舍难离的泪水。那夜，周永年惭愧地搂着妻子，一夜不愿意松手。

周永年一到东州就看出来，市委书记洪文山和市长夏闻天政见不合，但是周永年始终没有发表倾向性的意见，他觉得自己必须先摸清实情，经过深思熟虑，才可与洪文山和夏闻天沟通。

周永年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洪文山从北京回到东州后的第二天早晨，周永年走进了洪文山的办公室，这是周永年到东州后第一次走进洪文山的办公室。

洪文山亲自为周永年沏了茶，关切地问："永年同志，到东州一个多月了吧？我听陆力生说，你一直在搞调研，好啊，这些年，我们的干部越来越没有调查研究的精神了，你一来就给大家带了好头！"

"文山同志，这一个多月我通读了《东州市志》，又走了所有县区，很想和你交流交流。"周永年呷了一口茶诚恳地说。

"好啊，我还真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在上面呆的时间久，看问题一定居高临下，很容易看清全面呀！"

洪文山的话有一点恭维，因为市委书记是一正两副，他和既是市委副书记又是市长的夏闻天在施政方针上老尿不到一个壶里，周永年的态度当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很希望周永年能站到自己这一边。

"老洪，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高，我只是想向你反映点实际情况。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连续四年处于25%以上的过热区间运行，而且呈反复性，投资依赖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二是过度依赖外资和外贸出口推进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增长的资源、能源和环保代价增大；四是住宅投资过热及房价过高问题严重。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而房地产投资过快也是中国经济整体过热的原因之一。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高达10.2%，对经济过快的担忧促使国务院在上个月将银行贷款利率上调了0.27个百分点以抑制贷款和投资。国务院担心过热局面有可能导致经济突然崩溃，年初，国务院就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一并发出了警告，因为房地产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很显然，房地产投资过热已经出现恶兆，我担心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老洪，这个时候把

启动东州经济的宝都押在房地产上，一旦国家加大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力度，后果不堪设想啊！"

"永年，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东州经济在'肖贾大案'的影响下，与全省其它兄弟城市相比，一路走入谷底，外商不来了，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外商怎么可能到东州来？国内方方面面的人就更不愿意来了，老百姓很悲观，他们认为东州经济至少要在低谷中徘徊三到五年，但是，东州人不可能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一年都不会给我们，如果今年遏制不住东州经济继续下滑的趋势，我们在东州还能呆下去吗？房地产投资在全国来说是过热了，但是对东州来说是太冷了。只要赶在全国宏观调控之前拉住几个大外商，搞几个大的房地产项目，就会遏制住东州经济下滑的趋势，房地产是对经济拉动时间短见效快的最佳产业，永年，你在上面呆的时间太长了，你真正从东州经济发展的角度想一想，就会理解我的心情，这次我去北京开会，也到相关部委走了走，探了探风声，没什么大不了的。"

18、交流(2)

"老洪，光想着东州也不行，市场经济全国一盘棋呀！"

"全国一盘棋，东州算什么？我们是地方领导首先要保护地方经济，地方经济我们不保护谁保护？反正东州的房地产已经启动起来了，想停也停不下，永年，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老洪，可是花博园周围的房地产遍地开花，早晚琼水湖要受到污染，那可是东州八百万居民的饮用水源地，一旦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东州人就会喝不上水，到时候想治理都来不及了。"周永年苦口婆心地说。

"永年，你过虑了，市环保局局长沈天明已经给我立了军令状，确保琼水湖不遭到污染，否则引咎辞职。"

"老洪，大意失荆州啊，沈天明凭什么立军令状，他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吗？决策不是拍脑门，要讲科学，再者说，新的经济增长方

式很多嘛，比如说夏闻天同志提出来的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就很有魄力。"

"永年，我也同意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但是没有个三年五载的能立得起来吗？"

"从东州这个装备制造业基地的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汽车先行没有错。"

"永年，闻天的书生气太浓，就怕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啊！"

"老洪，你咋会这么想？"周永年心里一惊，目光犀利地问。

"搞汽车更要投资啊，世界汽车业的几大巨头分别被国内几大城市的汽车立市给立走了，我们搞自主品牌谈何容易！"

"老洪，关于东州经济如何布局，还是在常委会上议一议吧，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和你沟通一下。"

"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皇县钼矿管理混乱，安全隐患突出，如果不加以整顿，非常容易发生大的事故。"

"我去北京开会，到中央党校看望刘光大同志时，他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吧，永年，我和闻天打个招呼，近期去皇县搞一次现场办公。"

"好吧，老洪，我一会儿去金桥区看一看，草河口风景区周边也开始效仿花博园了，周边房地产业也有启动的迹象，那里可是国家森林公园，是绝对不允许的。"

"永年，我们今天的谈话很有必要，尽管我们的观点尚不一致，但是出发点是一样的，目的也是一样的，你今天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

"老洪，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周永年不无安慰地说。

洪文山把周永年送到门口，看见房成高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成高，一大早到市委干什么？"

"洪书记，我就是来找您的。"

"有事？"

"有点事想向您汇报一下。"

"好吧，进屋说吧。"

房成高随洪文山进了办公室，秘书张小泉进来给房成高沏了茶。

"小泉，以后办事要按程序走，我听市委办公厅的人说，这次洪书记进京开会，你只通知了驻京办的黄主任，搞得丁能通很被动，这不好，按程序你应该通知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由秘书处通知市驻京办办公室，市驻京办办公室自然会通知主管副主任，主管副主任不可能不通知丁能通，要知道这是洪书记去了，再者说，洪书记去中央党校看望省委刘副书记，驻京办主任不陪同，甚至不知道，搞一个主管房地产开发的副主任陪同，你让刘书记怎么看洪书记，你这是明摆着让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说闲话，要知道你是洪书记的秘书，你的一言一行不代表你自己，代表的是洪书记，你这么不按程序办，外人还以为是洪书记的意思呢，影响多不好。另外，丁能通也是老秘书出身，是和我一拨的秘书，虽然肖鸿林腐败掉了，可是，丁能通是清白的，虽然带着处分重新上岗，不要对人家有偏见，丁能通身上有很多优点，需要我们俩认真学习。" 房成高劈头盖脸地数落张小泉一通，说得张小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18、交流(3)

"房局长说得是，我记下了，以后一定注意！"张小泉说完悻悻地走了。

洪文山递给房成高一支烟，房成高连忙掏出打火机给洪文山点上。

"成高，你是小泉的大师兄，说说他也无妨，不过你也要好好把握自己，你身为市社保局局长，管着全市老百姓的保命钱，责任重于泰山啊，一定要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正廉洁，你刚才说小泉的一举

一动代表我，你是我的第一任秘书，你的一举一动也同样代表我，你们要时刻记住，决不能因为是我的秘书就翘尾巴，就高人一等，这一点你们还真得和丁能通学学呢。"洪文山语重心长地说。

"洪书记，您放心，我跟您办过那么多腐败大案，脑海里经常闪现出贪官们痛哭流涕的嘴脸，反腐倡廉的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你能这么想我很欣慰，'肖贾大案'后，我认真进行了反思，总体看，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过硬的，经受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但是在新形势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主要表现为：工作浮躁、闯劲不足；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治军不严，失之手软；有禁不止，明知故犯，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成高，你是我的第一任秘书，现在又管着全市老百姓的保命钱，全市的干部群众都看着你，你可要警钟长鸣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说说社保基金的情况吧。"

"好的，我上任以来始终围绕着'扩大覆盖，强化征缴，规范支出，改善服务'的方针，努力抓好社保扩面征缴和待遇核发工作，为群众解决后顾之忧，局里要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将社保扩面征缴作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以三资、私营、个体工商户为突破口，采取社保稽核和劳动监察联动的方式，全面开展社保扩面征缴工作，使全市各险种参保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保覆盖面明显扩大，全市社保基金的保障能力明显增强，由于严格按照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足额发放，确保下岗失业职工基本生活的要求，努力实现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保持百分之百社会化发放，因此全市未出现拖欠社会保险待遇现象。"

"好啊，成高，看来你的工作思路是清晰的，社保基金是全市社会和谐稳定的'稳压器'和减震器，一定要加强监管，确保全市参保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对了，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说吧。"

"洪书记，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找过我，他们看中东州一块地。"

"这是好事呀，水敬洪为什么不来找我？"

"水敬洪曾经和贾朝轩、肖鸿林打得火热，还和黑老大陈富忠联合开发了五星级酒店北都大饭店，您又是'肖贾大案'专案组副组长，水敬洪见你还是有顾虑，这才找到我，想让我跟您渗透渗透，听听您的意见。"

"成高，你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处吧？"洪文山严肃地问。

"洪书记，你多次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说过，全市干部群众人人都是招商引资的窗口，每位干部都要成为招商引资的主力军，我完全是为了招商引资，'肖贾大案'后，外商纷纷撤资，香港黄河集团撤走了在皇县钼矿的资金，如今人家回过味来主动来投资，多难得啊！"

"他们看中了哪块地？"洪文山非常感兴趣地问。

"他们看中的是药王庙社区。"

"我就知道让你出面找我一定有玄机，药王庙社区有三四千户居民，房子不仅新而且地点是全市最好的，如果拆迁这个社区，拆迁费给不到位，就会引发成千上万的人上访，会造成东州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洪书记，水敬洪保证一定补偿到位。"

"他们要搞什么项目？"

"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

"他们能补偿多少？那块地周边的房价是全市最高的，已经涨到了每平米八千元了。"

18、交流(4)

"人家补偿到每平米一万元。"

"噢，这倒是可以考虑，我现在正愁没有外商来呢，没想到来了一条大鱼，抽空你安排一下，我见见这个水敬洪。另外，你和何振东通报一下情况，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何市长那儿我已经通气了，他非常赞同这个项目，就怕您不赞同，因为动迁风险太大。"

"是啊，稳定压倒一切，东州的烦心事够多的了，决不能在动迁安置问题上搞出群访事件来。"

19、老朋友(1)

顾怀远到北京事先没有告诉丁能通，他在出版社的安排下在王府井书店签名售书忙了一天，傍晚，他打车去了北京花园，快到北京花园时，他才给丁能通打电话，丁能通接到电话后，连忙下楼迎接。顾怀远已经下了出租车。

"怀远，也不打个招呼，我也好去机场接你！"丁能通有点挑理说。

"我现在是个自由人，来无影去无踪，不像你老兄，本来有机会获得自由，你却不愿意离开你的大染缸。"

两个人热情握手后，丁能通在北京花园安排了房间。一晃有两年时间没见面了，顾怀远瘦了许多，也增添了几分书卷气和沧桑感。

两个人见面分外感慨，顾怀远是和肖鸿林的秘书郑卫国与肖贾二人一起被双规的，分别被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省反贪局、市反贪局找过，后来丁能通也出事了，那段灰色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贾朝轩被执行注射死后，顾怀远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他被解除双规后，组织上安排他任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他毅然决然地辞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竟出版了一本轰动不小的官场长篇小说。

丁能通特意为顾怀远要了鲍鱼和鱼翅，他知道给贾朝轩当秘书时，顾怀远一天得吃两三顿鲍鱼和鱼翅，辞职以后，大概就吃不着了，世态炎凉，你顾怀远没有利用价值了，谁还舍得请你吃鱼翅、鲍鱼？

三杯红酒下肚，丁能通不胜感慨："怀远，真没想到你怎么就辞职了呢，我还以为你一定会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呢！"

"能通，这话说得不对，我从来没有跌倒过，所以也不存在我爬起来的问题，贾朝轩倒下去了，但并不代表我也跌倒了，我还是我，只不过我厌倦了给人做嫁衣的日子，能通，无论是在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工作时，还是给贾朝轩当秘书时，我每年写的材料，字数都在上百万，有什么用？自己连念的资格都没有，领导念时，我们还要认真地记笔记，如今我写小说，不仅可以想写最想写的，而且发表的作品永远是我的。以前是为别人的事业活着，现在我为自己的心灵写作。"顾怀远滔滔不绝地说。

"怀远，你的选择可能是对的，苦难造就大作家，尽管这条路很艰辛，但是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丁能通敬佩地说。

"能通，你和我不一样，你在政治上一直很有抱负，我不行，咱俩同时当的秘书，你都升到正局了，贾朝轩还不放我走，没办法，给他当秘书的当天，他跟我谈话时就说了，'给我当秘书没有五年以上的时间别想离开我'，说起来很可悲，我把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都浪费在贾朝轩身上了，如果他能像李为民那样做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好官，我也值，可是如今这种结局，我实在接受不了，辞职是我最好的选择。"

"怀远，其实我也重新反省了我自己，过去我在官场上有野心，如今只想干点实事，干点有意义的事，干点让老百姓叫好的事！"

"谈何容易，你如果是个区长、县长还可以，可你是个驻京办主任，这地方政坛不政坛，国企不国企，和当今的文坛一样，是个准官场，干的都是迎来送往、跑'部''钱'进的事，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你要真想干实事，想办法运作一下，回东州干个区长、县长什么的，以你的能力，准能干出个样来。"

"可我身上还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呢，哪还有当什么区长、县长的奢望，组织上能重新起用我干这驻京办主任我就谢天谢地了。怀远，我的一个好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看了，写得不错，但是没什么

名气，许多出版社都拒绝出版，你给我推荐推荐，作者很有才气的。"

"能通，怕不是普通朋友吧！" 顾怀远诡谲地问。

"只能说是红颜知己，没什么的。"

"真的？"

"真的！"

顾怀远微笑着接过书稿，"谁不知道你丁能通是个情种，千万别再因为女人摔跟头了！" 顾怀远善意地提醒道。

19、老朋友(2)

"放心吧，怀远，完全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好，我才找你帮忙的。"丁能通辩解道。

顾怀远认真地翻着书稿半晌没说话，突然一拍大腿说："好，果然很有才气，能通，我会全力促成这本书出版的。"

两个人又闲扯了一些官场上的旧事，都喝得有七八分醉意才散。

送顾怀远回到房间，丁能通想回房间冲个澡醒醒酒，薪泽银油头粉面、西装革履地走了过来。

"能通兄，让我好找，丽娜说你陪客人吃饭，我找到餐厅，服务员说送客人回房间了，我又赶紧上来，终于找到你了。"

"泽银，你不是回加拿大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丁能通醉眼蒙眬地问。

"是啊，刚刚回来，总部希望夏市长近期能出访加拿大，能通，你老兄得帮帮忙啊！"

"泽银，东州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现在上地铁不是时候啊！"

"洪书记、夏市长不是特别希望能有外商到东州投资吗？我们加拿大布朗公司是世界三大地铁公司之一，实力雄厚，此时夏市长出访加

拿大招商，绝对有带动示范作用，能通，夏市长很欣赏你，你去给游说游说，一定能成。"

"好吧，我会尽力的。"

"就是嘛，你也好借机会去加拿大看看你老婆和孩子，自从你老婆孩子去加拿大后，你还没去过呢，再不去，你老婆怕是要红杏出墙了。"

"这话怎么讲？"

"开玩笑呢，衣雪不是那种人，就这样，能通，拜托了！"

薪泽银说完匆匆走了。

丁能通懵懵懂懂地站着，越想薪泽银的话越不是滋味，情不自禁地拨通了衣雪在加拿大家里的电话。

此时加拿大正是早晨，衣雪刚起床，正给孩子做早餐，她没想到是丁能通打来的电话，张口便问："约翰，这么早就打电话，又想我了？"

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他没敢开口，连忙关了机，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薪泽银的话怕不是空穴来风，万一衣雪出轨了，自己该怎么办？丁能通不敢深想，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看来自己真该去一趟加拿大了。丁能通决心务必促成夏闻天出访加拿大，到时候给衣雪搞个突然袭击，一看便知。

想到这儿，丁能通心中涌起无限悲哀，和衣雪结婚快十年了，自己始终为事业不停地奔波，给肖鸿林当秘书时，每天晚上不到半夜十二点回不了家，当上了驻京办主任后更是夫妻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孩子这么小，衣雪就闹着给孩子办留学，结果不忍心让孩子吃苦，自己辞了东州电视台编导的工作也去了加拿大。这回离得更远了，这么多年苦了衣雪了，自己这个丈夫尽的责任太少了，即使衣雪真的出轨了，责任也在自己，然而，丁能通还是不敢接受这样的猜测。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是十年的夫妻呢！想着想着，丁能通慨然长叹，酒往上涌，刚才喝的吃的一口喷在地上。

20、妥协(1)

上次市政府常务会上，林大可建议夏闻天在什么产业立市的问题上适当向洪文山让让步，这样有利于党政一把手的团结，夏闻天也觉得老这么顶着干不是一回事，其实，他骨子里并不反对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只是由于洪文山急于让东州经济走出低谷，对房地产的发展过于放任，致使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遍地开花，以至于继花博园周边房地产遍地开花之后，又蔓延至草河口风景区，整顿东州房地产市场迫在眉睫。

因此，在市建委拿出整顿方案后，夏闻天和林大可决定找洪文山沟通一次，之所以让林大可陪同，是因为夏闻天担心一旦与洪文山争执起来，林大可可以打打圆场。

早晨，夏闻天和林大可走到洪文山门前时，张小泉突然开门出来，他惊异地问："夏市长，林市长，真巧，何市长也来了，正和洪书记谈话呢。"

林大可听说何振东背着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一大早就来找市委书记很不满意 ，心里想着，嘴里便脱口而出："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绕着我们找书记汇报？"

夏闻天连忙制止，"大可，既然振东同志也在，城建工作由他主管，我们就会同振东一起谈吧。"

张小泉刚要去通报，林大可二话没说就推门闯了进去，"洪书记，欢不欢迎我们两位不速之客呀？"

"噢，闻天、大可，你们不是不速之客，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振东，还是你老兄诡道啊！知道到洪书记这儿吃小灶！"林大可揶揄道。

"大可，这你就误会了，不是振东找我吃小灶，是我请振东来给我吃小灶的。"洪文山连忙解释道。

"闻天、大可，文山同志找我是想了解一下上次常务会咱们讨论要建国际会展中心的事。"何振东尴尬地笑着解释道。

"是啊，我看了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我发现你夏闻天对房地产也感兴趣了！" 洪文山话里有几分得意。

"文山同志，这段时间我对你的房地产立市的提法进行了反思，我觉得东州市目前先行启动房地产业确实有优势，但是必须规范发展，要按规划，决不能饥不择食，遍地开花。更不能把房地产市场当作大赌场。花博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应该立即叫停，草河口风景区周边刚刚启动的一些项目必须马上制止，坚决拆除。老洪，东州的房地产发展再不加强用地的规划管理，来者不拒，必然引起无序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表面看上去红红火火，其实，酝酿的风险必将是你我始料不及的。"

"闻天，我的意思是先让财政的口袋鼓起来再说，如果不违点规，怕是你这个市长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 洪文山固执地说。

"洪书记，夏市长，我劝你们两位领导各让一步，洪书记的房地产立市的初衷是好的，夏市长要规范科学地发展也是对的，我个人的意见是既同意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又主张科学健康地发展。你的意见呢？振东？"林大可直率地说。

"我是执行者，市委市政府怎么定，我就怎么执行。"何振东圆滑地说。

"屁话，你自己就没个态度？"林大可质问道。

"这就是我的态度。"何振东狡辩道。

"老洪，市建委这个报告搞得不错，我给你带来一份，我的意见是所有房地产项目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审批用地，要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开发的总量控制，建立健全房地产开发用地计划指标管理体系，必须严格执行房地产开发用地年度计划指标，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存量建设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必须纳入计划管理，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开发企业要严厉查处。"

夏闻天说完看着洪文山，洪文山自己先点了一支烟，沉思良久，他觉得自己也该让一步了，这个年轻的专家型市长够给自己面子了，要是与其他人比，如当年的腐败市长肖鸿林，早就把工作矛盾转化成个人恩怨了，反正房地产立市的观念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夏闻天不让步也不行了，规范一下也好，不然矛盾闹大了，让林白和赵长征知道，很可能转化成他们之间的矛盾，当初在用自己和夏闻天的问题上，林白和赵长征的意见是相左的，是林白同志力排众议向中组部建议由自己来担任市委书记，自己这个当班长的绝不能和闻天同志搞得太僵。

20、妥协(2)

想到这儿，洪文山和蔼地说："闻天，既然我们对房地产立市都没有异议了，怎么发展就是你市长的事了，我的意见是草河口周边的房地产项目坚决叫停拆除，花博园的项目不再审批了，就维持目前的规模，我现在感兴趣的是国际会展中心能不能上，怎么上，前几天，成高找过我，说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水敬洪有意在东州搞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只是选址太苛刻了，我让振东同志接触了一下水敬洪，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人家不答应，别的地方人家不感兴趣。"

"老洪，到底人家看中咱们哪块风水宝地了？"林大可瓮声瓮气地问。

"药王庙社区。"何振东插嘴道

"绝对不行！"夏闻天毫不犹豫地说，"药王庙社区有三四千户居民，几十家企业，那里最久的楼房也不过十来年，拆了不仅浪费不说，补偿太高，一旦补偿不到位，三四千居民集体上访，搞不好会惊动中央，老洪，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城市非公益性的项目大拆大建，盖什么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真要上马，老百姓要骂娘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到嘴的肥肉给吐出去呀，我看这么办，闻天，你想办法直接见一见黄瀚晨，看看能不能说服这位东南亚一带著名的房地产巨头不搞什么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而是搞成带有公益性质

的国际会展中心，这要比搞什么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对东州的发展更有利。"

"老洪，这倒是个好主意，就怕黄瀚晨不愿意呀！"夏闻天为难地说。

"闻天，事在人为嘛，黄瀚晨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家，我相信凭你的智慧一定能说服他。"

洪文山说完，众人哈哈大笑。

在丁能通的授意下，市驻京办转变职能调研小组组长胡占发和副组长荣国库主动去香港驻京办取经，获益匪浅，三个人正在丁能通的办公室研究调研报告时，副主任杨善水兴冲冲地推门进来了。

"能通，有一个好消息，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先生要到北京来了。"

"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丁能通眼睛一亮兴奋地问。

"是港方总经理朱明丽告诉我的，你不是说夏市长想见黄瀚晨吗？没想到他们不请自到啊！"

"哪天到？"

"后天。"

"太好了，善水，你赶紧和朱明丽商量接待工作，我向夏市长汇报，请夏市长赶紧进京。"

杨善水兴冲冲地走了，丁能通接着说："占发，国库，就按咱们商量的方案定，你们多走几家驻京办，不光走省市一级的，县一级的驻京办也要走到，省厅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驻京办都要走到，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出个像样的调查报告给夏市长。"

两个人答应着走了，丁能通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拨通了夏闻天的手机。

夏闻天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后，立即与洪文山进行了电话沟通。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闻天，有人说黄瀚晨是头仁慈的狮子，千万别被他的仁慈麻痹了，不管多么慈善，前提他还是一头狮子。"洪文山风趣地说。

"老洪，环顾亚洲甚至全球，只有少数企业家能够从艰困的童年克服种种挑战而成功建立一个业务多元化及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庞大商业王国，涉及的产业从房地产、通讯、能源、码头到化妆品直销店，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财富早就不是生活的目标了，他有一句名言：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我有信心说服他。"夏闻天自信地说。

"光有信心不行，要动点脑筋，讲点韬略，香港黄河集团不是慈善机构，不要怕人家赚钱，要让人家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吸引外商。"洪文山魄力十足地说。

"老洪，也要考虑让对方把钱赚得合理合法，并在我们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夏闻天考虑问题一直比洪文山谨慎。

"总之，就是要让对方感到，咱们不怕人家赚钱，闻天，你智商比我高，应该懂得这张牌的政治意义比经济意义要大得多，黄瀚晨肯在东州投资，就相当于一颗原子弹，会辐射到美国、欧洲去。"洪文山有些激动地说。

20、妥协(3)

夏闻天放下电话，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上任东州市市长以来，没白没黑地干，却始终放不开手脚，与洪文山的关系始终紧张得一触即发，终于以自己的让步得到了缓和，接下来是这本经怎么念，仍然是重大考验。

东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盛京古城，是一个值得睿智的头脑充分研究的深奥话题。在这里，尽管宫廷管弦化作了里巷谣曲，旧时堂燕飞入了百姓宅檐，那些雍容的步态和傲岸的眼神，却在市井勾栏之间镌刻着几许永远的得意。

历史进入了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远去的辉煌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攀缘未来的云梯，附庸于旧体制上的车轮，更无法变成腾飞的翅

膀。

"肖贾大案"的阴霾让东州的脚步不再从容，这些年东州的楼高了，天蓝了，草绿了，大气中的工业粉尘减少了，而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在滑坡，大量的下岗工人使工业区变成了度假村，车间里的上岗工人在逐渐减少，而马路上的无照商贩却与日俱增，东州在全国大城市的经济增长各项指标排位渐次后移，街头巷尾的言谈话语里平添了几许忧虑与惶惑。

冰天雪地不曾征服东州，天灾饥荒不曾征服东州，外族侵略不曾征服东州，连年兵燹不曾征服东州，眼下的困难就能征服东州吗？

东州作为一座具有丰富经济文化背景的城市，在完成自身的历史蜕变，并谋求与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全部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经济失重状态，是由不可避免的历史反弹和全国经济整合运动所决定的，并不是"肖贾大案"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夏闻天与洪文山的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州经济失重状态是中国经济结构、体制和机制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动态的大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调整中，东州作为老工业基地自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沉重的代价。

调整一座失重的城市，必然抓住最关键的支点，要使东州腾飞，必须为它插上强劲的翅膀，在历史的漫漫进程中，某些人的思考和作为可能会随着时间长河悄然流逝，也可能成为历史最光彩的记载。

决策的重要性就在于一计兴帮或一言丧帮，正因为如此，夏闻天觉得自己这个八百万人口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决策者肩上担的是历史的责任，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每走一步都有如履薄冰之感，忐忑不安的心绪郁积在胸，拂之不去.....

21、卧虎(1)

夏闻天与林娟娟、郑卫国是同乘一架飞机到的北京，林娟娟从房成高嘴里得知夏闻天要进京说服黄瀚晨将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改成

国际会展中心的消息后，连夜找郑卫国商议对策，林娟娟骨子里还是放不下与香港黄河集团合资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的梦，但是她也清楚，洪文山与夏闻天定了要搞国际会展中心，改是改不了了，只有一个办法，赶在夏闻天见黄瀚晨之前说服黄瀚晨坚持搞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

自从与袁锡藩离婚后，林娟娟就搬出了市长大院，住进了黑水河畔水岸花都的一幢高级别墅，这里是东州市富人居住区。

郑卫国走进这幢别墅时，林娟娟正穿着一袭粉红色的睡裙，手里端着一杯法国红酒，透过落地玻璃窗眺望着黑水河的夜色沉思。

"娟娟，想什么呢？" 郑卫国试探地问。

"卫国，桌上有红酒自己倒吧，我望着黑水河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

"什么话？"

郑卫国给自己倒了杯法国红酒，走到林娟娟身边。

"逝者如斯夫！卫国，当年是你牵线搭桥把我从陈富忠的情人变成了袁锡藩的夫人的，这两个人一个执行了死刑，一个判了无期，我也从当年淳朴天真的女大学生变成了东州第一富婆，人生真是无常啊！"

郑卫国心里清楚，林娟娟最爱的是他郑卫国，不是什么陈富忠、袁锡藩，更不是房成高，但是郑卫国更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

受肖鸿林牵连，郑卫国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虽然林娟娟一往情深地聘他当了林氏集团的总经理，但是大有寄人篱下之感。

郑卫国之所以答应林娟娟出任林氏集团的总经理，无非是想借助林娟娟的财富，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同时，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对洪文山报复。

洪文山一手查办了"肖贾大案"，借助"肖贾大案"荣升东州市市委书记，害得自己大好前程毁于一旦，郑卫国怀恨在心，他要报仇，要把洪文山搞臭，让他身败名裂！怎么搞？郑卫国想到了林娟娟与房成

高的暧昧关系，你房成高算个什么东西？如果肖鸿林不倒台，市社保局局长的位置就是我郑卫国的，你房成高不是好色吗？好，我郑卫国就利用你的软肋，把你干倒，再通过你让洪文山遗臭万年！你洪文山不是廉洁吗？是人就有软肋，我郑卫国一不用钱，二不用色，三不用权，我就利用你对经济狗屁不懂，瞎插手，瞎指挥，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娟娟，这么晚让我来，不会是让我陪你抒情的吧？"

"瞧你，每次和我单独在一起就像耗子见了猫似的，你当市长秘书时的亚洲雄风都哪儿去了？" 林娟娟娇嗔道。

"娟娟，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会展业与酒店业的关系！"郑卫国连忙转到正题上。

"你的意思是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一起做？"林娟娟抿了一口红酒，高脚玻璃杯沿儿上留下玫瑰色的唇印。

"娟娟，会展业与酒店业一体化可以在相互协调中实现良性互动发展，会展活动中参展商、观展人员、管理者、媒体相关人员等都可能成为酒店主要客源，他们因为会展这一目的聚集在东州，并在酒店运用广告、新闻、互联网等媒介的营销推广成为酒店主要客源，进而在酒店完成住宿、餐饮、娱乐等消费单元，为酒店带来效益。甚至在酒店协助下，完成购物、游览等相关旅游行为，从而推动酒店与会展客人关系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酒店提供优质服务必然在客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有利于回头客的增加，同时，随着会展美誉度和知名度的增加，离不开酒店业的规模优势，如果药王庙社区变成了国际会展中心，周边酒店业很快会形成规模优势。但是这种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支持啊。"郑卫国侃侃而谈。

"卫国，你说得很有道理，如果酒店和国际会展中心一起做，我们占35%，资金缺口太大了，你知道林氏集团实际上就是北都集团，陈富忠黑老大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消除，银行给我们贷款很谨慎，到哪儿贷这十几个亿去？"林娟娟娇眉紧锁地问。

21、卧虎(2)

"娟娟，我给你想了一条康庄大道，就看你会不会用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一计了！"郑卫国诡谲地说。

"第三十一计是什么计？" 林娟娟不解地问。

"美人计！"

"什么意思？" 林娟娟疑惑地问。

"房成高管着几十亿的社保基金，闲着也是闲着，让他给我们贷十个亿，问题不就解决了嘛。"郑卫国居心叵测地说。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不过社保基金可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万一赔了还不上怎么办？" 林娟娟担心地问。

"宝贝儿，这么好的项目，又有香港黄河集团这么有实力的财团支撑，怎么可能赔呢！"

"卫国，东州经济太不景气了，在这儿办会展谁来呀？"

"娟娟，东州经济不景气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出现曙光。或许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大项目启动之时，就是东州经济腾飞之日。"

林娟娟被郑卫国说得跃跃欲试，她从心里敬佩郑卫国，郑卫国的年龄与林娟娟相仿，至今还是孤身一人，林娟娟非常想倾心相爱，怎奈自己是靠男人吃饭的，为了勾住房成高这条大鱼，林娟娟不得不献出诱人的肉体。

林娟娟知道郑卫国是不可能娶她的，但是林娟娟又不甘心，在林娟娟心里，房成高是狼，而且是色狼，郑卫国是虎，一直卧着的虎，当然虎比狼有魅力，林娟娟很得意自己有能力与虎狼打交道，却忘了自己不是猎人，只是只站在虎背狼腰上的兔子。

22、老谋深算(1)

飞机没有靠廊桥，而是停在了停机坪上，驻京办的奔驰轿车已经停在了飞机底下，林娟娟和郑卫国都从舷窗看到了丁能通，他们坐在头等舱内一直没敢动，因为坐在普通舱里的夏闻天还没有下飞机，等

夏闻天从头等舱排着队走下舷梯时，林娟娟和郑卫国才起身，直到夏闻天钻进奔驰车内，两个人才走出机舱。

这是自"肖贾大案"后，郑卫国第一次见到丁能通，物是人非，曾经多少次，郑卫国陪着肖鸿林走下舷梯，丁能通也是这样接肖鸿林。

郑卫国暗自为丁能通庆幸，保住了驻京办主任的位置，只要保住位置，将来就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让洪文山身败名裂，毕竟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想到这儿，一股暖流涌上郑卫国心头，他险些流出眼泪来。

"卫国，是不是想见见丁能通？" 林娟娟似乎看出了郑卫国的心思，温柔地问。

"没有必要，我跟他现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郑卫国口是心非地说。

"卫国，亏你还是搞政治的出身，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常说的统一战线理论，我们要想把事业做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所用！你和丁能通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是同门师兄弟，应该找机会和他叙叙旧情。驻京办是个信息源，袁锡藩当年就特别重视驻京办这个桥头堡，正因为如此，才培养了钱学礼这个驻京办副主任，没想到老钱不争气，搞得袁锡藩也跟着栽了进去，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啊！"

"娟娟，你也太小看丁能通了，丁能通从来都不是钱学礼，当初连肖老板都看走了眼，你我加在一起也未必能玩过他，别忘了，他可是驻京办主任，在这个位置能坐得住的人，不是狐狸也会变成狐狸的，"郑卫国阴阳怪气地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在夏闻天见黄瀚晨之前，说服黄老爷子接受我们的方案。"

"我们同时到达北京，看样子夏闻天会直接去见黄瀚晨，怎么阻止他？"林娟娟焦急地问。

"你给水敬洪打个电话，让他拖住夏闻天，给我们见黄老爷子的时间。"

就在林娟娟和郑卫国商量之际，夏闻天坐的奔驰车已经驶出首都机场，奔驰在首都机场高速路上。

"夏市长，"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估计会有人和你同机飞了过来，都想见黄瀚晨先生。"

"能通，都说你比鬼还精，你说说是谁和我同机飞过来的呢？"夏闻天好奇地问。

"林氏集团的林娟娟和郑卫国。"

"怎见得？"

"拆迁药王庙社区的主意一定是郑卫国想出来的，说服了林娟娟，林娟娟又说服了水敬洪，水敬洪对东州是有感情的，黄先生之所以敢把目光投向东州，与水敬洪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能通，这么说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也是郑卫国的主意？"

"一定是他，我们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我太了解他了。夏市长，别小看林娟娟的能量，如果这个女人赶在咱们前头见黄瀚晨，你再见黄老爷子会很被动。"

"能通，他们想干什么？"

夏闻天毕竟是个学者型的市长，根本没有想到其中的厉害。

"夏市长，香港黄河集团与林氏集团合资开发药王庙社区，要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你劝人家改成国际会展中心，很显然影响了林娟娟的利益，她能不阻止你见黄瀚晨吗？"

丁能通这么一说，夏闻天也回过味来了，他有些焦急地问："能通，你说该怎么办？"

"夏市长，幸好黄先生明天到北京，我们还有时间，我给北京花园总经理朱明丽打个电话，让他想办法劝黄先生住在北京花园，我已经让他们准备好了总统套，明天黄先生到京后，我想办法让您到廊桥上

去接他，林娟娟和郑卫国进不了首都机场的廊桥，让他们见不着黄老爷子，半路我们就截走了。"丁能通狡猾地说。

22、老谋深算(2)

"好，能通，看来我让你重返驻京办没有走眼，就按你说的办。"

正说着，夏闻天的秘书龙小波的手机响了，龙小波接后，用手捂着手机小声地说："夏市长，是水敬洪的电话。"

夏闻天警觉地看了一眼丁能通，意思是说："好你个丁能通，果然让你说着了。"

"夏市长，"水敬洪在电话里抱歉地说，"黄先生明天到京后，原定上午十点在北京黄河大饭店的见面要取消，香港驻京办有个重要活动请黄先生参加，能不能把上午的见面改在晚上？"

"水总，我们昨天不是定好了吗？我只要半个小时，不会耽误黄先生在香港驻京办的活动。"

"夏市长，时间太紧了，晚上时间从容一些。" 水敬洪拉着长脸说。

"好吧。"夏闻天无奈地挂断电话。

"夏市长，一定是林娟娟一下飞机就与水敬洪通了电话，让他阻止你见黄先生，香港驻京办到底有没有邀请黄先生参加活动，我打个电话一问便知。"

丁能通说完，给胡占发打了个电话，让他了解一下香港驻京办明天上午有没有什么重要活动，不一会儿，胡占发打来电话说，香港驻京办明天上午根本没有重要活动，丁能通心里有了底。

"夏市长，你放心，明天咱们按原计划行动，林娟娟和郑卫国不会得逞的。"

丁能通低估了林娟娟和郑卫国的智商，其实他们一住进北京黄河大酒店就草拟了会展和酒店一体化的方案，通过传真传到了水敬洪的手里，此时，黄瀚晨正拿着这份传真站在自己办公室的半圆形的落地窗前，眺望着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沉思。

办公室四面墙的两面分别挂着毕加索和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的作品挂在办公桌的对面，书写着李白的《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还有一面墙上是平面液晶显示屏，它可以用来开电话会议，也可以用作电脑的显示屏。靠墙的立柜上，摆放着一个木雕的账房先生，两手间是一个玉制的算盘。□

"敬洪啊，东州的经济滑到了谷底，我们现在投资东州就相当于炒股时在熊市上操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说，相当于股市的牛市，中国经济现在是牛气冲天，东州只相当于大牛市中的一支暂时摔到谷底的股票，'肖贾大案'的余波过去后，东州这支股票很快就会看涨，我们这时候进入是成本最小的时候。夏闻天要见我怎么说都是利好，至于在药王庙社区搞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还是搞国际会展中心，或者是会展与酒店一起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河集团投资东州这个装备制造业基地，会在香港股市上一石激起千重浪，会为我们的股票徒然增加许多凝聚力，这是我最看中的。"□

"黄先生的意思是同意林娟娟的方案，可以酒店与会展中心一起搞，那夏闻天不同意怎么办？"水敬洪担心地问。□

"敬洪啊，在大陆投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林氏集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也不要伤了和气。夏闻天来说服我们，我们将计就计，也说服他们，兵家之道，一张一弛，商家之道进退自如。在商界，进则取利，退则聚力；进必成，退亦得，有时退让更能海阔天空。明天先听听夏闻天的意思再说。"□

"我已经给夏闻天打了电话，原计划明天上午十点钟见面推迟到了晚上，我们和林氏集团毕竟是合作伙伴，总得先听听林娟娟的意思才好一致对外呀！"□

"让年轻有为的夏市长着着急也好，线放得越长，鱼钓得才越大呀！"

黄瀚晨说完取出一支雪茄，水敬洪赶紧掏出打火机。

23、谈判(1)

第二天早晨，林娟娟和郑卫国早早地就来到首都机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还有比他们来得更早的，而且已经在廊桥上了。

黄瀚晨并未见过夏闻天，水敬洪虽然认识夏闻天，但并未直接打过交道。当黄瀚晨走出机舱时，丁能通赶紧迎上去介绍，因为丁能通在谈北京花园时，和贾朝轩一起去香港见过黄瀚晨。

"黄先生，这位是东州市市长夏闻天，特意从东州飞到北京来见您的！"

夏闻天不乏儒雅风度，文质彬彬地走上前说："黄先生，我知道您此次进京行程安排得很紧，我只耽误您半个小时，我在机场安排好了贵宾室。"

水敬洪拦上去说："夏市长，咱们昨天电话里不是沟通好了吗？黄先生中午有重要活动。"

这时，北京花园总经理朱明丽迎上来："黄先生，明明我们和夏市长约好了今天上午十点，是我们先违约的，这才推迟到了晚上。"

"明丽，"水敬洪拉着脸问，"上午和晚上有区别吗？"

黄瀚晨一挥手说："既然夏市长百忙之中拨冗要见老朽，那就请吧！"

黄瀚晨一口应下，是不想看到水敬洪和朱明丽打嘴仗，一个是黄河集团总经理，一个给自己当过多年的秘书，手心手背都是肉，别让外人看笑话。

本来黄瀚晨这次到北京，是想看看在北京投资的项目进展情况，见夏闻天原本就是在计划之中的，既然他接到飞机舱口了，可见诚意颇深。

黄瀚晨母亲早年在清江大学宗教系读过书，老母亲虽然九十六七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念念不忘在清江读书的岁月，丁能通当年为了能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经营北京花园，对黄瀚晨的身世做过详细的了解，这次夏闻天进京前，丁能通出了一个金点子，让夏闻天为黄瀚晨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大家在贵宾室就座后，黄瀚晨先给夏闻天一个下马威："夏市长，既然我们见面了，我得先向你告状啊！"

夏闻天心里一紧，他没想到，黄瀚晨还会向他告状。

"黄先生，您尽管讲，只要是东州的事，一切好商量。"夏闻天谦和地说。

"夏市长，我知道你这次进京见我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香港黄河集团在东州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去投资，以香港黄河集团在东南亚一带甚至全球的影响，只要我们去投资，一定会起到示范效应，这样东州经济就可以借船出海了，可是我本人原本不太希望在东州投资的，原因不是因为什么'肖贾大案'的影响，'肖贾'二人虽然是贪官，但并未影响东州的投资环境，现在贪官倒了，投资环境反倒变坏了，我百思不得其解。"黄瀚晨开口就给夏闻天一个尴尬。

夏闻天听得莫名其妙："黄先生，东州投资环境坏在哪儿了呢？"

"我们香港黄河集团在东州的投资不多，一个是与原来的北都集团合作开发的五星级酒店北都大饭店，这也是我们在东州投得最多的一个项目，再就是在皇县投资的钼矿，现在我们已经将钼矿卖掉了，夏市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卖掉了吗？"

"为什么？"夏闻天不解地问。

"因为皇县县委县政府逼着我们卖给了罗氏公司，听说这个公司的后台很硬！"黄瀚晨的女助理插嘴说。

"夏市长，俗话说得好，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呀，我们只好卖掉了钼矿，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香港黄河集团是担心受'肖贾大案'牵连才撤资的，所以是不是在东州继续投资，我一直顾虑重重啊！"

夏闻天听罢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看来皇县出了问题了，不仅仅是小钼矿遍地开花管理混乱的问题，能把香港黄河集团挤对走，怕是有权力从中作梗，莫非皇县也像全国其它采矿区一样出现了官商勾结？这个问题紧紧锁住了夏闻天的眉头，但眼下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夏闻天舒展眉头微笑着说："黄先生，实在对不起，我上任不久，情况还不太清楚，这件事我会认真处理的。丁主任，这个罗氏集团的老板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的能量？"

23、谈判(2)

丁能通听罢心里一阵发虚，前些日子去皇县，小梅说，是水敬洪主动要转让钼矿，找到了张铁男，张铁男出面找到小梅，她才出面会同几个大股东买下了香港黄河集团的钼矿，如今看来，罗氏钼矿背后大有文章啊！

当年林大可任县长时，罗小梅是皇县驻京办主任，为了能让香港黄河集团到皇县投资，罗小梅费尽心机，亲自游说自己和贾朝轩说服水敬洪去皇县考察，就在那次考察，丁能通拜倒在罗小梅的石榴裙下，想不到罗小梅当初招商引资开发的钼矿，如今成了她自己的，这其中一定奥妙无穷。想起自己前些日子在皇县遇到的盗矿矿难，丁能通更加为这个心爱的女人捏了把汗。

"夏市长，好像姓罗。" 丁能通诡谲地回答。

夏闻天听罢鼻子差点气歪，心想，罗氏集团的老板当然姓罗了，怎奈家丑不可外扬，夏闻天不想过多纠缠这个问题。

水敬洪在旁边冷哼了一声，水敬洪最清楚丁能通与罗小梅的关系，怎奈当着黄瀚晨的面不好发作。

黄瀚晨并不想把事情搞僵，不过是想给夏闻天来个下马威，好让自己回旋的余地大一些，其实那个钼矿虽然卖给了罗小梅，但并没有什么损失。

"夏市长，关于您此行的目的我已经清楚了，早年我的母亲在清江大学读过书，造福东州也是老母亲的宿愿。我对国际会展中心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只是我们更看好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的领袖效应，这不仅是个赚钱的项目，而且对黄河实业的股票有利，夏市长，能不能把两个项目捏在一起搞，会展和酒店业本来就是互相促进的。"

这是夏闻天没有想到的，因为，此次进京的目的是想说服黄瀚晨放弃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只搞国际会展中心，如果两个项目都搞对拉动东州经济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动迁的老百姓太多，补偿不到位，就会引发群访，几千户老百姓要是闹起来，不仅省里会问责，甚至会惊动中央。

"黄先生，我作为东州市市长，欢迎香港黄河集团到东州大展宏图，只是给老百姓的补偿一定要到位，因为东州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惠及老百姓，我不希望市民在动迁补偿的问题上受到委屈。"夏闻天把丑话说在了前头。

"夏市长，我不喜欢中国的范蠡，我更喜欢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家与商人，范蠡不断地改变自己以迁就社会，他先是逃离了政治，在积累大笔财富后，又将财富赠给邻居，以减轻可能招致的嫉妒，但是富兰克林却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他修建图书馆，为年轻人写箴言，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范蠡通过不断自我退隐，或许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追求，但是富兰克林却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在参与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他也获取了自身的意义。"

"黄先生，我听懂了您的意思，非常敬佩您有富兰克林的胸怀！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黄先生一定会喜欢的。"

这时，龙小波捧上来一个精致的档案夹，夏闻天接过档案夹，亲手递给黄瀚晨，黄瀚晨打开一看，眼圈顿时红了，原来这是黄先生的母亲早年在清江大学读书时期档案的影印件，其中包括老人家在宗教

系就读的档案、高中推荐信、入学登记表、成绩单等，大多是她亲笔写的字。

这份特殊的礼物对黄瀚晨来说太珍贵了，他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

夏闻天第一次领教了丁能通的诡谲，如果让水敬洪牵着鼻子走，事情办得不会这么顺利。

奔驰车疾驶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夏闻天的情绪非常好，丁能通觉得游说夏市长去加拿大考察的时机到了，便一边开车一边问："夏市长，东州地铁工程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肖鸿林在任时就有眉目了，后来他腐败掉了，事情就搁浅了，地铁是全世界特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必然手段，中心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地铁经济时代，东州的地铁迟早要上。"夏闻天坚定地说。

23、谈判(3)

"夏市长，加拿大布朗公司一直对参与东州的地铁建设感兴趣，他们中国区总经理也就是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的弟弟薪泽银，一直想邀请您去加拿大布朗公司考察访问，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丁能通慎重地问。

"能通，你的意思呢？"夏闻天反问道。

"加拿大布朗公司在全球地铁公司中排名前三位，像这样有实力的公司，别的城市求之不得呢，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何况他们对东州的地铁建设已经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我们报给国家发改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就是布朗公司提供的。"

"能通，我听说你老婆孩子在加拿大，是不是想老婆了？"夏闻天一语道破，说得丁能通脸通红。

"夏市长，我可是出于公心，没有半点私念。"

夏闻天听罢哈哈大笑。

第二天丁能通陪夏闻天跑了几个部委后，下午去中央党校看望了省委副书记刘光大。傍晚，夏闻天乘飞机赶回了东州。

丁能通送走夏闻天走出首都机场候机大厅，想起了郑卫国，他从朱明丽那儿得知，这两天林娟娟和郑卫国一起陪着黄瀚晨。

丁能通觉得既然知道郑卫国到北京了，自己当大师兄的就应该主动请小师弟吃个饭，叙叙旧，毕竟自己处境比郑卫国要好，以郑卫国的智商，他一定会想到自己已经知道他到北京了。之所以不与自己联系，想必对自己有想法。

想到这儿，丁能通拨通了郑卫国的手机，郑卫国接到丁能通的电话有些惊讶，因为自从自己被双开后，过去围着自己前呼后拥的人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若不是林娟娟不嫌弃自己，聘为总经理，恐怕自己还为生计发愁呢。丁能通有今天的结局真是万幸，他敢主动与自己联系，说明丁能通是个有情有义有胆量的人，并没有一切以乌纱帽为中心，郑卫国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很痛快地答应了。

郑卫国很长时间没来北京花园了，当他踏进北京花园时，他百感交集。丁能通在鹿鸣春餐厅订了一个小包房，点了四个清淡小菜，一瓶北京二锅头，两个人一杯酒下肚，郑卫国眼泪就涌了出来。

"通哥，人生真是命运无常啊，我在政治上一直踌躇满志，想不到今天却寄人篱下混饭吃了！"

"卫国，凡事往开里想，或许你经过这场劫难，能变成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人生都是祸福相伴的。"丁能通安慰道。

"通哥，难道你心中对洪文山就一点恨也没有？肖市长怎么说都是他害死的！"郑卫国咬牙切齿地说。

"卫国，话不能这么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洪书记是依照党纪国法办案，怎么说是人家害死的呢？"丁能通反驳道。

"通哥，你变了，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也难怪，你虽然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头衔被拿掉了，但毕竟还是驻京办主任，我听说洪文山一直主张拿下你，是夏市长力保，你才重新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像洪文山这种党棍，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郑卫国恶狠狠地说。

"卫国，你可千万别做傻事，我看你的情绪不对头！" 丁能通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提醒道。

"通哥，你放心，我不会做蠢事的，即使做了什么，也不会连累你的！"郑卫国冷笑着说。

"卫国，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你心里似乎没藏什么好主意。我听说林娟娟对你挺有意思，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通哥，你觉得我和林娟娟合适吗？"

"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定，反正哥希望你早点成个家。卫国，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想问问你，林氏集团与香港黄河集团合资开发药王庙社区，林娟娟占多少股份？"

"通哥，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怀疑林娟娟的实力，她拿什么和黄瀚晨合资？"

"通哥，我们肯定要贷一部分款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香港黄河集团那么有实力，完全可以独立开发药王庙社区，干吗要与你们合资呢？"

23、谈判(4)

"通哥，黄瀚晨是个商人，他也希望利润独享，但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他从皇县钼矿被地头蛇强买事件中总结出一条在大陆投资的经验，强龙与地头蛇合作利益共享是最安全的。"

"他们不怕你们资金不足，拖了项目的后腿？"

"通哥，谁说我们资金不足，我们不仅资金足，而且是东州招商引资的功臣，别忘了没有北都大饭店项目牵着香港黄河集团，人家怎么可能关注东州这个烂摊子？"

"你错了，卫国，黄瀚晨是香港著名企业家，一向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是把东州作为中国这个大股市上的一支暂时走低的股票，趁着中国经济牛气冲天来操底的。"

"通哥，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兄弟，我希望你在政治上一路走好，当上东州市市长才好呢，到时候兄弟我好跟着哥哥沾光。我这一

辈子只能靠挣钱实现自身价值了，用钱时千万别乱伸手，弟弟就是你的财政部长！"

郑卫国语气很动情，丁能通哈哈大笑："兄弟，你也太小看哥哥了，你知道我从来不把钱看得太重，否则，我就闯不过'肖贾大案'这一关。卫国，你在同龄人中也算经过风雨了，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钱多得花不完，又有什么意义？我劝你向黄瀚晨先生多学学，他既有佛家的慈悲心，又有儒家兼济天下的热忱，兄弟，内心的富贵才是真富贵呀！"

郑卫国听了丁能通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揶揄道："通哥，你还能升！"

24、四菜一汤(1)

石存山终于弄清楚了从黑河上游漂下来的浮尸的身份，尸检报告出来后，在皇县公安局的配合下，查实死者名叫魏小六，是皇县天沟乡农民，曾经在钼矿上打过工，而且是个盗矿贼。

石存山亲自与皇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通了电话，黄跃文分析死者魏小六是盗矿头目魏国山的同伙，可能是分赃不均魏小六被杀，目前皇县公安局正在缉拿盗矿嫌疑人魏国山。

石存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觉得案情并不像黄跃文说的那么简单，因为既然是盗矿团伙，盗矿分子就不可能只有两个人，其他盗矿分子的材料皇县公安局根本拿不出来，石存山想起邓大海嘱咐自己的话越发警觉起来，一大早他就推开了邓副市长办公室的门，两个人险些撞了个满怀。

"石存山，一大早你急匆匆地来干什么？"

"邓局，你要出去呀！" 石存山是市公安局唯一一个不称呼邓大海邓市长的人。

"是啊，夏市长要去皇县检查工作，让我陪同，你来得正好，一起去吧，也好看看皇县钼矿有没有猫腻儿，我总觉得上次何振东请咱们吃饭，张铁男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也难怪，钼矿的油水太大

了，怕是有些人要见钱眼开了。存山，夏市长这次去皇县很低调，轻车简从，并没有通知他们，你跟着去可能会有大收获，但有一条，少说话多观察！说说魏小六的案子吧。"

邓大海一边说一边锁门，在电梯里，石存山简单地汇报了魏小六的案子。

在市政府大院停了一辆市公安局警备处的前导车，后面停着一辆中巴车，当夏闻天、邓大海、石存山以及市政府办公厅、安监局、矿产办等部门的领导上车时，副市长何振东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户前，望着两辆车驶出市政府大院，然后轻蔑地笑了笑，他转身抄起办公桌上的电话，通知了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

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和县长牛禄山等人面临夏闻天的突然袭击阵脚并没有乱，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两个人带领王汉生、黄跃文等人在县界公路口迎候市领导。夏闻天坐在中巴车上，大老远就看见县界公路口有一排小轿车还有一堆人。

"大海，看来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夏闻天阴沉着脸说。

"闻天，我早就想到了，你就是微服私访坐牛车来，他们也会知道的。"邓大海戏谑道。

"为什么他们的神通这么大？"夏闻天警觉地问。

"闻天，你别忘了，皇县出了两位副市长，特别是何副市长对皇县干部更是爱护有加呀！"邓大海揶揄地说。

"怎么，你怀疑是振东透的信？"夏闻天追问道。

"是不是，慢慢你就知道了。"

"存山，给前导车打个电话，到了县界不停，直接去矿山。"夏闻天黑着脸说，车里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

前导车和中巴车从张铁男、牛禄山等人面前呼啸而过，让张铁男、牛禄山有些措手不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觉得很没面子，张铁男一挥手，众人都上了车，一排轿车跟了上去。

在前导车的导引下，中巴车后面一排小轿车，成了名副其实的车队。知道的是夏市长到皇县检查工作，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央领导来皇县视察呢！夏闻天心里憋了一肚子气。

车队停到矿山脚下时，又有一群人拉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夏闻天市长到矿山检查指导工作！"领头的正是罗氏公司董事长罗小梅。

"闻天，看来你这次突然袭击要无功而返啊！"

Chapter_11

;邓大海笑道。

"大海，既来之，则安之，我倒要看看张铁男和牛禄山都有什么花花肠子。"

夏闻天说完，第一个下了中巴车，罗小梅面若桃花地迎上来。

"夏市长、邓市长，真想不到你们在百忙之中会来矿山检查指导，我代表矿山全体员工热烈欢迎！"

罗小梅热情洋溢地说完，带头鼓起掌来，人群也跟着鼓了起来。

24、四菜一汤(2)

"你是.....？"夏闻天不认识罗小梅温和地问。

"夏市长，她是罗氏钼矿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小梅，皇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张铁男赶紧跑过来作介绍。

夏闻天一下子想起在北京黄瀚晨对自己说的话，看来眼前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不简单啊，难道她就是黄瀚晨说的地头蛇？夏闻天看了一眼罗小梅灿烂的笑容，怎么也与地头蛇三个字联系不上。

"罗董事长，我们到矿上看看吧。"

罗小梅头前带路，众人跟着夏闻天往山上走去。一路上矿工头戴安全帽，服装整齐地夹道鼓掌欢迎夏闻天，到处都是安全生产的宣传牌子，走到一处井口，夏闻天站住了。

"罗董事长，咱们到井下看看吧。"夏闻天平和地说。

"夏市长，井下条件有限，还是我向您汇报吧。"罗小梅阻止道。

"是啊，夏市长，井下正在生产，乌烟瘴气的，还是让罗总向您汇报吧！"牛禄山劝道。

"怎么，井下不安全？"夏闻天意味深长地问。

"安全，绝对安全，夏市长，像皇县这样从来没发生过安全事故的矿山，全国绝无仅有。"张铁男满脸堆笑地说。

"是嘛，既然很安全，张书记，牛县长，咱们一起下去慰问矿工同志们，怎么样？"

罗小梅见劝不住，只好每人发了一顶安全帽，夏闻天戴上安全帽，在罗小梅、罗虎等人的引领下，向巷道内走去。

这是一条近三千米的巷道，工作面在地下近百米处，一看就是个管理优良的井，通风良好，设备完善，灯火通明，矿工们在紧张地劳作。

"师傅们先停一下，夏市长、邓副市长来看你们了！"罗小梅高声喊道。

矿工们停下手里的活，腼腆地聚过来。

"工人师傅们，你们辛苦了，我和邓市长来看看大家，市委市政府一直惦记着你们，我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工作环境安全不安全，你们的工资能不能及时领到，矿上有没有拖欠大家的工资呀？"

"没有！"矿工们异口同声地说。

看到这种情景，邓大海和石存山互望了一眼。

"看到你们能在安全的工作环境中作业，我很欣慰，大家知道，全国安全生产的形势很严峻，特别是矿难时有发生，那些逝去的生命和家属们悲伤的面容提醒我们，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今后我会常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有什么心里话能及时跟我说，好不好？"

夏闻天说完，一一与矿工们握手。

从井下上来时，张铁男恭维地说："夏市长，您是东州第二个下到矿井中的市领导。"

"那第一个是谁？"

"新来的市委周书记。"

"永年同志来过皇县？"夏闻天吃惊地问。

"是，半个月前来的，轻车简从，简直就是微服私访。"

"张铁男，这回我是领教了你的神通，听你的意思，永年同志来，你也事先得到了消息？"

"夏市长，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不会搞信息的领导干部肯定搞不好工作。夏市长，您还想看看什么？"

"什么也不看了！"夏闻天心想，看也白看，你张铁男早就有了准备，"还是到县里，你说我听吧。"

在县委会议室，夏闻天例行公事地听了汇报，晚上就住在了位于前插镇的县宾馆。张铁男诡道得很，他深知夏闻天、邓大海都不是喜欢大吃大喝的市领导，晚上的工作餐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夏闻天、邓大海走进餐厅包房时，被墙上的一幅画吸引住了，众人坐下后，夏闻天微笑着问："张铁男，墙上这幅画好像画的是朱元璋吧？

"夏市长好眼力，这幅画画的是四菜一汤的来历。" 张铁男自鸣得意地说。

"噢，这么说从元朝开始就有四菜一汤了？"夏闻天颇感兴趣地问。

24、四菜一汤(3)

"可不！" 张铁男煞有介事地说，"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年遭了天灾，各地粮食欠收，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可一些达观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出身贫苦、讨过饭的朱元璋对此非常恼火，决心予以整治。有一天，适逢皇后的生日庆典，朱元璋趁诸位大臣前来贺寿之际，有意摆出了粗茶淡饭宴客，以此警醒文武百官。当十多桌席位的人坐齐以后，太祖便令宫女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萝卜，百味药也，民谚有'萝卜上市，药铺关门'之说；第二道菜是炒韭菜，韭菜生命力旺盛，四季常青，象征国家长治久安；再就是两大碗青菜，以此喻言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最后上了一道极普通的葱花豆腐汤。宴后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上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是违犯，严惩不贷。'从此，四菜一汤的规矩便从宫内传到了民间。我让县文化馆一位有名的画家画了

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提醒县里的干部宴请领导千万别忘了四菜一汤。"

张铁男洋洋得意地说完，以为夏闻天、邓大海等人会为之叫好，没想到，夏闻天却绷着脸说："历史上可供后人学习的廉政楷模多了去了，何必瞄着骑在人民头上的皇帝老儿去取经，只怕是真经没学到，倒是沾染上了皇帝老儿身上的霸气、奢侈之气！"

"夏市长说得是，我明天就换上一幅海瑞的。"张铁男沮丧地说。

"好了，张铁男，先把你们准备好的四菜一汤给我们上来，填饱肚子再说吧。"邓大海不耐烦地说。

"夏市长、邓市长，你们来得突然，县里没来得及准备什么，就汤汤水水对付着吃点热乎的吧！"牛禄山苦着脸说。

"老牛，我和夏市长难得在一起吃顿饭，把你们皇县特产十里香上一坛，让夏市长尝尝！"邓大海爽朗地说。

很快菜就上来了，白斩鸡、红烧鲤鱼、盐水河虾、灯笼茄子、炒空心菜、炝拌干豆腐丝，菜并未过格，只是汤端上来时，汤汁鲜美，香味扑鼻，众人精神为之一振。

服务员给每个人盛了一碗，石存山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问："哎，张书记，这是什么汤，这么好喝？"

张铁男故作不知地问身边的王汉生："老王，这是什么汤？"

"这是山珍汤，用香菇、粉丝、鸡肉等原料煨制的，加了点扇贝，还有一些中药。"王汉生一本正经地说。

"好，有点佛跳墙的味道，看来皇县不光有钼矿，还有美食嘛！"夏闻天也赞叹道。

"是啊，铁男，青山，赶紧把十里香打开，让我们尝尝！"邓大海等不及地催促道。

服务员取来一坛酒，启掉封好的泥盖，顿时酒香扑鼻，每人倒了一杯。

张铁男举杯说："夏市长、邓市长，诸位领导，我代表全县人民敬你们一杯！"

众人只好一饮而尽。

夏闻天不善饮酒，只抿了一小口。

邓大海豪爽，一饮而尽，喝罢赞不绝口："铁男、禄山，都说皇县十里香不错，一直没有机会品尝，别说，还真有点茅台的味道。"

"黄局长，魏国山有下落了吗？"石存山一边吃一边问。

"还没有，不过这小子盗矿的贼心一直没死，我已经命令干警密切注意矿山动静，只要这小子敢露面，就没个跑。"黄跃文信誓旦旦地说。

"黄局长，既然是盗矿团伙，不可能只有魏国山和魏小六两个，其他团伙成员也没有抓到？"石存山继续问。

"没有，这帮小子鬼得很，风声一紧就没影了，说实在的，矿山太大了，死看死守有一定难度。张书记上任以来，查封了两百多个有隐患的坑口，皇县公安局安排了一百五十多名警力巡逻警卫，严防擅自生产和盗采资源的情况发生。但即使一百五十名警力全部到位，他们要三人一组'四班三运转'，最多也就是十二个组在同时巡逻，这对于二百多坑口来说，明显力不从心。"黄跃文一副力不从心的表情。

24、四菜一汤(4)

"这里盗矿很猖獗吗？" 夏闻天突然问。

"是啊，夏市长，盗矿贼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井下堆金藏银，近两年钼矿价格从每吨两万元直线上涨到每吨二十二万元，一个民工偷潜下井，盗采一天的矿产资源就能卖到一二百块钱，那些私挖盗采的组织者、选矿厂的收购者赚到的就更多了，今年以来，光是皇县公安局逮捕或刑拘的非法盗采人员就有八十多名，受治安处罚的六百多人，魏国山团伙一直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这伙盗贼不同其他团伙，太狡猾，几次抓捕都逃脱了。"黄跃文振振有辞地说。

"我听说一些矿主一天的生产利润就高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在这里，一夜暴富的矿主买两百万元一辆的法拉力如同儿戏，女儿结婚唱一个堂会，请演员大腕就花几十万元。有的人在澳门豪赌，一次输掉数百万元眼都不眨，铁男、青山，我郑重提醒你们，在皇县绝不允许矿主发财、矿工遇难、政府埋单的情况出现！"夏闻天严肃地说。

"夏市长说得很对，安全生产归我主管，我也要提醒你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反复强调停产井下采掘的危险性，对那些组织外地农民私自下井的工头儿，要依法惩处。要发动群众，开展有奖举报，真正布下千里眼、顺风耳。"邓大海插嘴说。

这顿饭大家吃得都很满意。

第二天早晨返回省城的路上，夏闻天还在夸昨晚山珍汤味道好。

邓大海哈哈大笑地说："闻天，你真以为那是山珍汤啊？"

"怎么，大海，难道有假？"夏闻天疑惑地问。

"鲍鱼、鱼翅、干贝、海参、鱼肚虽然剁碎了，但还是能吃出来的。我觉得昨晚的山珍汤就是佛跳墙。"

"怪不得粉丝那么短，难道是鱼翅？"

"当然是鱼翅了，不仅汤是佛跳墙，酒也不是十里香，是事先灌好的茅台。" 邓大海毫不隐晦地说。

"我一点也没多想，大海，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公安局长，那昨晚你为什么不点破呢？"夏闻天不解地问。

"闻天，我觉得皇县的情况很不正常，我让存山他们放长线，等钓到大鱼再向你汇报。"

邓大海的话让夏闻天心中一紧，心想，张铁男是怎样一个人？事儿做得天衣无缝，把别人拉下水竟然神不知鬼不觉。

夏闻天弃学从政以来，发现不少像张铁男这样的官场老油条，简直就是官混子，这些人整天琢磨的就是乌纱帽，怎么可能全心全意为

老百姓服务？

夏闻天望着车窗外绿油油的原野，陷入了沉思.....

25、情变(1)

丁能通陪同夏闻天率领的加拿大地铁考察团在加拿大访问了半个多月，其间，他去了自己在温哥华的家。

为了给衣雪和儿子一个惊喜，他事先没告诉他们娘儿俩，可是丁能通的突然袭击并没有给衣雪带来惊喜，而是恐慌，因为房间里不仅有男人的鞋、领带，洗手间里还有剃须刀。

丁能通全明白了，为什么在国内每次与衣雪通话，都不欢而散，衣雪起初不断地打来电话，劝他辞职来加拿大，后来电话少了，每次通话都不冷不热的，但是无论如何丁能通也想不到，相濡以沫十年的妻子会红杏出墙，给自己戴了一顶外国绿帽子，丁能通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为了儿子，丁能通强忍痛苦住了两天，临走时给衣雪写了两份离婚协议书，离别时强忍泪水扔下一句话："雪儿，既然我不能给你幸福，就还给你自由吧！"

当丁能通关上门时听到了衣雪撕心裂肺的痛哭.....

从加拿大回到北京，丁能通躲在房间痛哭了一个晚上，他太委屈了，在丁能通的骨子里，不是个轻易否定自己的人，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婚姻失败了，尽管他仍然爱着衣雪，可是他无法接受那顶绿帽子。

就在丁能通情感世界跌入低谷的时候，罗小梅风情万种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到北京是来参观国际车展的，同时送表弟罗虎到县驻京办上任，罗虎成了新任皇县驻京办主任。

罗小梅没住北京花园，因为熟人太多不方便，她给丁能通打电话时，正坐在凯宾斯基饭店的咖啡岛。爱情有着乘虚而入的习惯，丁能通太需要情感的慰藉了，他迫不及待地开车去了凯宾斯基。

柔和的灯光中，罗小梅穿着淡粉色的丝质吊带裙，正捧着一本时尚杂志随意地翻着，面前放着一杯咖啡，若隐若现的乳沟像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丁能通只有一个念头，跳进去，一定要跳进去。

"小梅，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丁能通按捺着自己的心跳，尽量显得从容地说。

"人家想给你个惊喜，瞧你又黑又瘦的，通哥，怎么驻京办主任当得不开心？"

听到"惊喜"两个字，丁能通心里一紧，情不自禁地想起二十天前自己去加拿大也是要给衣雪一个惊喜的，然而惊喜却换成了两个人分手的痛苦。

对于男人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戴绿帽子，丁能通戴过了，而且觉得自己像个男人，戴得很有风度。

回想起自己接触过的女人，罗小梅是最懂得包容的，她好像从来不懂得吃醋，她的胸怀里有着大地母亲般的情感天地。也许对于罗小梅来说，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她一生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幸福活着的。

丁能通坐下来，却没要咖啡，而是要了一瓶科罗娜啤酒。

"通哥，你情绪不太好，如果很想喝酒的话，我陪你，这次到北京就是想好好陪你几天的。" 罗小梅一挥手又要了五瓶科罗娜啤酒。

"小梅，你不是来参观国际车展的吗？"丁能通不经意地问。

"是想买几辆车，不过主要是想你了，如果只是为了买车，也用不着我这个董事长亲自来。"

罗小梅用柔嫩的舌尖轻舔了舔性感的嘴唇，整张脸顿时生动起来，丁能通抑制着自己要吻的冲动，平和地说："小梅，为什么不把自己嫁了？"

"通哥，把自己嫁掉很容易，但是我不能保证不给他戴绿帽子，因为我被一个人囚禁了，我被他判了无期徒刑。"

"别傻了，小梅，我是个有家的人！"

"通哥，你知道什么是家吗？"

"什么是家？"

"有女人的地方才叫家，你的家在哪儿？在加拿大吗？别骗自己了，通哥，我坚信衣雪早晚与你分手！"

罗小梅的话让丁能通无地自容。

"小梅，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当初让她和孩子去加拿大是错误的，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25、情变(2)

丁能通说完，一口气吹了一瓶科罗娜。

"通哥，对不起，我没想到这么快！" 罗小梅很伤感地说，但心里一阵阵窃喜。

罗小梅惦记丁能通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她爱这个男人，罗小梅一向自恃高雅，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爱的男人并不多，有些傻女人只用金钱和地位作为衡量男人的标准，罗小梅精明得很，她深知在中国获得金钱和地位不是什么难事，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早就指点了迷津。

罗小梅心目中的男人横而不流，可以诡秘但不鬼祟，可以忍辱含垢但决不苟且偷生，做人做事不张扬，喜欢不露声色地观察目标，有一种让人不容易发现的淡泊。这个男人她找得好苦，终于在自己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时找到了，他就是丁能通。

罗小梅是个锁定目标永不放弃的女人，因为爱，她可以包容丁能通的一切，喜其所喜，乐其所乐，今天终于盼到了希望，罗小梅暗下决心，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小梅，我对爱已经迷茫了，我怀疑，爱情不过是一种理想，连衣雪那么本分的女人都会红杏出墙，这世间还有什么情感是值得坚守的？"

丁能通又吹了半瓶科罗娜，神情中竟多了些委琐。罗小梅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怜爱，伸出纤纤玉手抚摩着丁能通冰冷的手。

"通哥，人生的全部遗憾就在于没有回头路，即使你回头了，也不是你要走的那一条路了，还是往前看吧，我愿意一直陪你往前走。"罗小梅深情地说。

"小梅，我不配，我连自己的老婆都守不住，我不配有人爱。"丁能通沮丧地说。

"通哥，你过于自责了，我自己也不懂我自己，但是我懂你！"罗小梅深情地说。

"可是，小梅，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把香港黄河集团的钼矿拿到手的？"

丁能通突然转换了话题，这个话题一直藏在他心里如鲠在喉，他做梦都在为罗小梅担着心。

"通哥，怎么是搞到手的，完全是公平交易。"罗小梅嗔道。

"小梅，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可以收购这么有实力的企业？"

"通哥，我知道你为我担心了，我是董事长不假，股东有十几个呢，再加上银行贷款，有什么不能收购的？当时'肖贾大案'刚刚发生，许多与'肖贾大案'有染的外资企业怕受到牵连，纷纷撤资，香港黄河集团也不例外，贾朝轩去香港赌博，每次水敬洪都陪着，水敬洪从贾朝轩身上没少捞好处，他当然怕受到贾朝轩的牵连，水敬洪卖钼矿时急得团团转，就怕找不到接盘的，当时县委书记张铁男找到我让我接，我说我实力不够，他说有十几个大股东，县里出面帮着贷款，我这才把钼矿接了。通哥，我瞒谁也不敢瞒你呀！要说有猫腻儿也是水敬洪为了捞好处故意压低价格，条件是给他个人一百万美金，县里按着市里的规定，算是按着外商引资奖励条例奖给他的，并无违纪违法之处。"

"小梅，你们矿上十几个大股东，都是什么人，怎么这么有钱？"

"对不起，通哥，这是商业机密，除非你给我当总经理，否则我不会告诉你的！"罗小梅娇柔中透着诡谲。

"小梅，别怪我，我只是担心你被别人利用了。"

"通哥，都是我利用别人，想利用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罗小梅妩媚地一笑说。

"罗虎不是你们矿上的办公室主任兼护矿队队长吗？怎么突然进京当起皇县驻京办主任来了？"

"是我向张铁男求的情，想让他来北京历练历练，你知道，通哥，如果我不是在北京当了几年县驻京办主任，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

罗小梅话没说完，脸色绯红地低下头。

"不会什么？"丁能通追问。

"傻瓜，北京是我俩的红娘，通哥，既然你想喝酒，不妨一醉方休。小姐！"

25、情变(3)

罗小梅一挥手，又要了五瓶科罗娜，丁能通许久没有面对美酒和美人了，索性放开量喝了起来，俗话说借酒浇愁愁更愁，喝着喝着头便晕了起来。

丁能通嘴里喊着衣雪的名字，已经有八九分醉意，罗小梅怜爱地扶着他上了电梯，两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进罗小梅的房间，丁能通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起来。

罗小梅在洗手间投了一把毛巾，然后放在丁能通的额头上，又脱了他的鞋，丁能通说着梦话："雪儿，你别离开我！"然后一把把罗小梅搂在了床上.....

26、群众来信(1)

药王庙社区即将动迁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四起，搞得药王庙社区里的老百姓人心惶惶的。

药王庙社区有近八百户《清江日报》职工，大部分是退休干部，其中也有原《清江日报》老总编杨仁泽，老先生对市政府打药王庙社区的主意很有想法，一封发自肺腑的信寄给了省委书记林白，林白看

后有些坐不住了，他亲自用红色保密电话通知洪文山和夏闻天一起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洪文山和夏闻天是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碰上的，两个人的奥迪轿车几乎同时停在了省委办公大楼的雨搭下，两个人并不知道林白找对方，互相一通气才知道林白两个人都找，这才觉得问题不简单。

洪文山和夏闻天不同，毕竟是省委常委，平时有什么事林白在电话里就沟通了，林白是运用民主集中制的高手，凡事在不成熟之前都要主动与常委们通通气，吹吹风，做到心中有数后才上常委会。

今天林白留了一手，分别通知洪文山和夏闻天来一趟，是不想让洪文山和夏闻天事先沟通有准备，他早就闻听两个人磨合期还没过，经常擦枪走火。虽然夏闻天学院气足一些，能够忍让，但毕竟年轻气盛，林白也想借这次谈话之机给两个人上上课，讲一讲团结的重要性。

洪文山和夏闻天一边往省委办公大楼里走，一边揣度林白让东州市党政一把手都来会是什么事，两个人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药王庙社区的事，因为这个项目尚未签约。

林白正在接待国家建设部的领导，他的秘书小郭安排洪文山和夏闻天在林白专有的小会议室等了一会儿，两个人刚喝了一口茶，就听到了林白的朗朗笑声。

"老洪、闻天，久等了！"

"老林，我们也是刚到。" 洪文山笑着说。

走进林白的办公室，林白亲自给两个人沏了茶。

"我刚送走建设部的领导，房价太高了，老百姓承受不起呀，连建设部的领导都坐不住了。"

"房地产过热主要是因为投机需求快速增长，使住宅需求被过度放大造成的，一些高收入群体把住宅作为主要的投资品进行炒作，结果是房价越来越高，导致房价收入比不断上升，许多大城市已经高得十分离谱。" 夏闻天儒雅地说。

"是啊，这些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没能伤及过度投机炒作的筋骨。抑制住宅需求增长的政策，比如从严征收营业税，征收住宅收入所得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将税赋转嫁到下家，对炒房者没有影响，结果不是抑制了房价，反而是抬高了房价。"林白感叹道。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及炒房高收益的影响下，海外华人资金及其他外资将继续加快向中国房地产的流入，我倒觉得东州应该利用好这些流入的资金，以房地产为契机，重振东州经济。"洪文山兴奋地说。

"老洪，今天找你和闻天来就是想和你们谈谈东州的房地产发展，这是原《清江日报》退休老总编杨仁泽给我写的信，你们看看吧。"

洪文山接过信才明白林白找他和夏闻天来的目的，信中写道：

林白同志，您好！

〖GK2〗我是以一名退休老党员的身份给您写信，也是代表东州市中山区药王庙社区的老百姓给您写信。近来不断有传闻，东州市政府打着危房改造的名义，即将动迁药王庙社区，要盖什么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起初我不太相信，几经了解确有其事。

近年来，一些地方领导在城市建设上重地上，轻地下，热衷于建大马路、大广场，大搞人造景观、假古董，造成很大破坏和浪费，而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却欠账很多，群众十分不满。

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无法治愈的顽疾。不论是中央的三令五申，还是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都无法抑制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

药王庙社区这次拆迁涉及三四千户家庭，以及七八十家企业，取而代之的将是高达四百米的全国第一高楼。药王庙社区从一九九五年后才开始集中盖楼房，这里面临中山大街这条东州市最宽最气派的城市中轴线，从东州国际机场出发，沿中山大街驱车，可以畅通无阻地直达东州市政府。其中，相当多的楼房建成不过几年时间，长一点的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根本不存在危房改造这样的说法，但就是为了

这个'全国第一高楼'的招商引资项目，几千户居民就要牺牲自己的家园，搬离这一城市中心地区，这是典型的政绩心理在作怪！

26、群众来信(2)

近一个时期，由于房价上涨过快，中央要求地方不能大拆大建，在这种背景下，东州为何还要坚决上马全国第一高楼？外商的利益重要，政府的利益重要，那么市民的利益怎么办？

无论如何盖全国第一高楼都与人民急需解决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无关，相反还能制造当地房地产市场的非需求购房氛围。

在许多人看来，东州是个落后的城市，但原因并不在于它缺乏气派的高楼，而在于其文化的缺失。从秧歌节到花博会，我们也没有看到东州表现出一个清晰的城市文化诉求，相反，却看到了好大喜功，只做表面文章的诸多第一。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想不通，希望林书记在百忙中能给予答复！〖HK〗

洪文山看后眉头紧锁并未说话，只是顺手递给了夏闻天，夏闻天看后无奈地把信放在了茶几上。

"二位看后有何感想啊？"林白温和地问。

"老林，看来这个杨仁泽，我应该亲自找他谈谈！"洪文山先开了口。

"谈什么？不会是兴师问罪吧？"林白不客气地说，"我看这封信说得有一定道理。闻天，你怎么看？"

"林书记，香港黄河集团确实看中了药王庙社区这块地，也想搞个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我和文山同志却觉得药王庙社区的位置更适合搞国际会展中心，东州作为全国装备制造业基地，的确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国际会展中心，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我们每年举办一次装备制造业国际博览会，对东州乃至全省装备制造业发展都是一个大的牵动。为此，我亲自拜访了黄瀚晨先生，老先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酒店和会展中心一起搞，我和文山分别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认为方案可行，这个项目对经济低迷的东州无

疑是一针强心剂，因为一旦黄瀚晨大张旗鼓地在东州投资，其他外商就会随之而来，全国第一高楼会起到良好的宣传示范作用。不过，目前还只是处于意向阶段，并未签约。" 夏闻天回答得客观谨慎。

"老洪、闻天，我理解你们一心想把东州经济搞上去的心情，但是眼睛不能只盯着GDP，我们抓经济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前两天《内参》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为何国富民不裕》，发人深省啊！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政府以人为本，要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如今你们要打破几千户家庭安居乐业的日子，只是为了地方政府和外商的利益，一旦引起群访，影响会非常恶劣，所以我提醒你们，如果上这个项目，必须合理补偿拆迁费，药王庙社区地处东州的黄金地带，外商想赚钱可以理解，但是要按照老百姓能在附近买得起房子来补偿，绝不能出现人家在市中心黄金地带住得好好的，拆迁后在市中心买不起房，只能到郊区去买的情况。老洪，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另外，决不能克扣老百姓的补偿款，一旦出现要严厉查处。"林白的语气非常严肃。

"老林，这个项目虽然敏感，但绝对是启动东州经济的导火索，我们会把工作做细做实，东州经济搞不上去，老百姓的富裕就无从谈起，我相信道理讲清了，老百姓会理解的。"洪文山自信地说。

"理解？就怕是有的干部把经念歪了，前一段我在北都大饭店宴请客人，由于日本客人对一道菜的做法感兴趣，非要到后厨参观，我只好陪着去了后厨，结果我发现了后厨竟然挂着一张常客喜好清单，上面赫然写着东州市副市长何振东的大名，还有东州市社保局局长房成高，上面标明每个人喜欢喝什么名酒，喜欢吃什么菜以及经常用餐的包房，结账折扣等，非常详细，何振东不就是主管城建、房地产和社保基金的副市长吗？老洪，房成高曾经当过你的秘书，同志们，'肖贾大案'才过去多久，就有人忘记了！"

林白说得有些激动，他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接着说："我建议你们市委召开一次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让袁锡藩、钱学礼等人现身说

法，一定要让大家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

26、群众来信(3)

"林书记，振东同志是从县里提拔上来的，在下面就养成了吃吃喝喝的毛病，我这个当班长的，平时过于顾及团结问题，该提醒的没提醒到位，我也有责任！"夏闻天诚恳地说。

"闻天啊，今天找你们来，不是听你们检讨的，还是那句老话，万事民为先，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我希望你们这届班子能以民生为主，脑袋里少考虑政绩，多考虑民生，切实给老百姓办几件漂亮的实事！"

27、车展(1)

星期六一大早，丁能通就开着奔驰车去凯宾斯基接罗小梅，两个人约好去国展中心买车。

丁能通走进酒店大堂时，罗小梅和罗虎正坐在沙发上等他。

罗小梅今天刻意打扮了一番，淡绿色恺撒小衫搭配一款白色短裙，让她演绎得异常高贵，也异常诱人，毫无装饰的裙款让人自然而然把目光集中在胸部诱人的乳沟，灵动的双眼，可人的面庞，加之清新完美的秀发，使罗小梅总是能够用她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妩媚打动人。

"通哥，你来了！"罗虎先起身殷勤地打招呼。

丁能通不太喜欢罗虎，总觉得罗虎身上有一股邪气。

"罗虎，你也去？"丁能通不太高兴地问。

"通哥，听说车展上美女如云，我去开开眼。"罗虎大大咧咧地说。

"通哥，别听他胡说，今天我俩只看车，看中什么车让罗虎负责就行了。" 罗小梅妩媚地笑了笑说。

国展中心可谓是人头攒动，火爆异常，名车荟萃，美女如云，无论是热歌劲舞还是香车美女，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罗虎一进国展中心眼睛就不够使唤了，这家伙不看车，只盯着美女看，丁能通发现车越豪华，车模穿的就越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丁能通本就不是为了买车，虽然也象征性地看车，但眼睛也没离开美女。

在车展上，车模绝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日本车模穿得最少，许多人的相机镜头或摄像头对着车模的下身，还有些好色之徒借与车模合影之机，吃人家豆腐。

罗虎不时纠缠着丁能通给他和美女拍照，罗小梅对豪华车感兴趣，在"法拉利"展台摆放着法拉利新款车F430以及世界上最快的612SCAGLIETTI敞篷式跑车，一下子吸引了罗小梅。

罗小梅走到工作人员旁边说："先生，这辆F430我可以试试吗？"

这种豪华车试车事先应该登记，参展商确认你有购买实力才可以试。工作人员仔细打量了一下罗小梅，显然被她身上散发出的高贵气质所打动，点了点头。

罗小梅坐进车内，"呜呜呜"，一阵尖锐的引擎声突然响起，车迷们如潮水般涌到法拉利展台，罗小梅坐在法拉利车内，曼妙的双腿被豪华的座椅衬得更加修长。

试完这辆红色的F430后，罗小梅让丁能通和罗虎等她一会儿，她一个人上了位于展台二楼的工作区，与车展商代表约谈了十分钟后，温文尔雅地走下楼梯。

罗虎赶紧上前问："姐，你看中这辆法拉利了？"

"这辆车动感太强，我更喜欢那辆敞篷的。"

"姐，在矿山还是开悍马过瘾，我们去悍马展台看看吧。"

"好吧，不过，那辆敞篷的法拉利我也要了。"

罗小梅说得轻松，丁能通听得咋舌。

三个人来到悍马展台，车模妖艳高挑儿，电眼妩媚，罗虎见了一脸的贪婪，他为了吃人家的豆腐，主动凑上去与美女搭讪。

"小姐，这款车一辆多少钱？"

车模见罗虎一身匪气，根本没瞧得起他，用鄙夷的口气说："这车很贵的，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罗虎听出来小姐根本没瞧得起自己，当时就被激怒了，他大声吼道："今天我就让你瞧瞧，一般人是怎么把这辆车买走的，别说车了，你说吧，你值多少钱？我今天连你一起买走！"

罗小梅听罗虎的话太过分了，连忙上前制止："罗虎，你胡说什么？小姐，对不起！"

罗虎的张狂引来许多人观看，参展商见展台围了许多人，便走了过来问丁能通："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丁能通尴尬地笑了笑，看来参展商以为丁能通更像是一个买得起车的老板，罗小梅赶紧走过来说："这款悍马，我们要五辆，具体事由这位罗先生与你们谈。"

罗小梅的话一出口，全场的人无不咋舌，参展商更是喜出望外，他用愠怒的目光瞪了车模一眼，意思是责怪车模乱说话，险些得罪了财神爷。

27、车展(2)

罗小梅交代完挽起丁能通的胳膊就走，她知道丁能通从心里讨厌罗虎，她不想因为罗虎破坏了与丁能通约会的情调，于是甩掉罗虎，两个人走出会展中心。

"通哥，中午了，想吃点什么？我请客！" 罗小梅风情万种地说。

"小梅，你今天变得我快不认识了，你买那么多悍马干什么？"

丁能通觉得罗小梅像个暴发户，没想到她出手如此阔绰，钼矿真的那么赚钱，他赚的钱里有没有矿工的血汗？

"通哥，你以为我买这些车是矿上用的？我是要捐赠给县委、县纪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

"这些衙门并不缺车，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出来做点慈善事业？"

丁能通心里清楚，这么好的车捐给县委、县纪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就等于捐给了张铁男、王汉生、牛禄山和黄跃文，这是变相行贿！

"通哥，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县委、县纪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捐台车也是应该的。"罗小梅摇晃着丁能通的胳膊说。

"小梅，你想没想过，多少矿工的血汗换一辆悍马吗？即使你的钱是凭本事挣的，也不应该这么张扬，那个罗虎竟然在车展上口出狂言，连车模也要一起买走，这是北京城，到处是龙，遍地是虎，哪容他一个小小的县驻京办主任撒野！"

丁能通越说越激动，一甩罗小梅的胳膊向自己的奔驰车走去，罗小梅惟恐丁能通败兴，赶紧追上去温柔地说："通哥，罗虎是个土包子，干吗跟他一般见识，我以后多捐善款就是了，别生气了，我们去燕莎的萨拉伯尔吧！"

丁能通望了一眼娇艳欲滴的罗小梅，心想，自己也是，人家有钱愿意买啥就买啥，与自己何干？便无奈地摇了摇头，钻进了奔驰车。

28、湖南人(1)new

为了让东州地铁早日上马，受夏闻天委托，林大可专程进京拜会了国家发改委领导，碰巧周永年回家探亲，两个人同乘一架飞机，这是周永年到东州第一次回京探亲，也是丁能通上任驻京办主任以后，林大可第一次进京。

自从周永年挂职东州市委副书记后，就与豪爽的林大可特别谈得来，周永年住单身宿舍，林大可下班后经常找周永年下棋。

最让周永年佩服的是林大可的一身正气，君子坦荡荡，这让他看到了当年牺牲在抗洪第一线的李为民的影子，周永年常用一句诗来形容林大可："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两个人相处时间不长，便不知不觉间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飞机上，周永年显得满腹心事，林大可看着不爽，他关切地问："永年，回家看老婆孩子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大可，我到东州半年了，一直在下面跑，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肖贾大案'刚过，一些人就忘了，有的人令人担心啊！"

"永年，看来你是听到什么了，能不能和我透透底？"林大可隐隐觉得与自己有关。

"大可，你在皇县干过县长，最了解那里的情况了，这几年皇县经济确实上去了，你刚去时还是个贫困县，现在已经是全国有名的百强县了，因为什么？因为钼矿啊，可是这两年皇县钼矿管理混乱，私采滥挖现象严重，我怀疑发生过大大小小多起矿难，但都被县里压下了，当地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谈钼矿，谈矿色变，好像钼矿背后有黑恶势力插手，老百姓都怕多嘴惹上麻烦，大可，官商勾结在全国煤矿、铁矿等矿中相当普遍，县里的钼矿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周永年的话让林大可心中一紧，林大可之所以当上这个常务副市长，就是因为在皇县摸爬滚打十几年，把一个贫困县变成了全国百强县，又成功打造了花博园，政绩突出上来的。何振东接了县委书记后，也是借了林大可创下的政绩光，被提拔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上，何振东还是省长赵长征提的名，当年赵长征在东州任金桥区委书记时，何振东是办公室主任，那时候赵长征就觉得何振东是个能干事的干部。

"永年，你不会怀疑我就是那个官商勾结的官吧？"林大可不悦地问。

"大可，你想哪儿去了，要不是你要问，我是不会跟你说这些的，既然跟你说了，也是给你提个醒，对皇县的情况多留点心。"

"永年，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带兵的出身，眼睛里从来不揉沙子，我在皇县时提拔了许多干部，但是何振东、张铁男接替我后，来了个大换血，现在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干部都不得烟抽，说实话，我对何振东的有些做法真不敢恭维。"

"大可，别看从你爷爷那辈就在东州生活，可是你骨子里还是个湖南人。"

林大可祖籍是湖南，爷爷当年逃难时逃到东州，一直扎根在皇县。

"湖南人咋了？"林大可不解地问。

"湖南人都有求索的精神，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湖南人有先忧后乐的精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人还有牺牲精神，谭嗣同有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主要的是湖南人还有敢于革命的精神，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多么豪迈！多有气势！"

周永年侃侃而谈，林大可听着听着，终于回过味来。

"永年，我想起来了，嫂夫人的老家在湖南，你这么夸湖南人，明显是想老婆了，对不对？"

"没有的事！" 周永年辩解道。

"永年，湘女多情啊，嫂夫人可是个美人坯子，你老兄艳福不浅啊！" 林大可开玩笑地说。

"大可，看不出来你个傻大兵还懂女人！"

周永年说罢，两个人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28、湖南人(2)new

周永年和林大可走出首都机场后，丁能通和杨善水、白丽娜早就候在外面了。

"能通，你送周书记回家，我坐善水和丽娜的车回驻京办。" 林大可一挥手说。

"得得得，我是回家探亲，用公车不合适，我还是坐大巴吧！"周永年推辞说。

"永年，何必呢？顺路一起走吧！"

林大可话音未落，周永年已经登上了大巴车，回身向众人挥了挥手，丁能通、杨善水、白丽娜都觉得很尴尬。

"别愣着了，咱们走吧！"

林大可说完，上了奔驰车。

"林市长，周书记可真是个怪人，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市领导呢。"白丽娜一边开车一边说。

"丽娜，领导干部要都像周书记那样做人，公私分明，纪委就形同虚设了。"林大可感慨地说。

"周书记心中最佩服的人就是牺牲的李为民书记，听说他到东州后处处向李书记看齐。"丁能通感慨道。

"是啊，想不到为民同志会牺牲在皇县，要是当时我在皇县.....唉！" 林大可惋惜地说。

"林市长，小梅也在北京，本来今天想回皇县的，听说你来很高兴，非要在北京请你吃饭。"丁能通低声说。

"好啊，罗小梅现在可不得了，是皇县最大的资本家，再也不是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时候的罗小梅了！" 林大可的口气里充满了失望。

"林市长，你知道现在皇县驻京办主任是谁吗？"丁能通卖关子地说。

"谁？"

"罗小梅的表弟罗虎。"

林大可听罢，紧缩眉头说："罗小梅是把皇县驻京办当成她钼矿的驻京办了吧！"

刚说完，白丽娜递过来一张报纸："林市长，钼矿老板财大气粗，都上北京报纸了。"

林大可接过报纸翻着，第二版上赫然醒目的标题是：《清江钼矿老板财大气粗，不仅买车还要买人》。

林大可看罢，气哼哼地说："清江钼矿老板，清江只有皇县有钼矿，这显然是皇县那帮土财主干的事。一下子买走五辆悍马，这得用

多少矿工的血汗换呢！能通，这事不会是罗小梅干的吧？要不她来北京干什么？"

"林市长，你了解小梅，她哪能干出这么低档次的事，她到北京办点事，顺便看看我。"丁能通打圆场地说。

"能通，你为罗小梅险些丢掉了前程，我提醒你别重蹈覆辙呀！"林大可语重心长地说。

"林市长，不怕了，我现在也是孤身一人了。"丁能通笑着说。

"怎么？你跟衣雪怎么了？"林大可吃惊地问。

"一言难尽，林市长，抽空我再向您汇报吧！"

29、课题(1)new

傍晚，林大可作为东州驻京办的主管市长特意宴请了驻京办的处以上干部，在北京花园驻京办的餐厅，摆了两大桌，林大可端着倒满二锅头的酒杯挨桌敬酒，非常平易近人。

晚宴后，林大可特意将丁能通、杨善水、胡占发和荣国库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要专门听听关于驻京办转变职能课题组调研情况的汇报。

"能通，闻天同志布置给你们的课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林大可一人发了一支烟，丁能通赶紧给林大可点上，众人也分别点上，汇报就在平和的气氛中开始了。

"林市长，我到驻京办以后专门开了党员干部大会，又成立了课题小组，由占发和国库负责，他们已经跑了五十二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地市级的驻京办也跑了将近三分之一，县驻京办也跑了十几家，还专访了香港驻京办，初步搞了一个调研报告。我看了，虽然有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还不成熟，我建议他们再听听常到北京办事的企业家甚至到北京看病、送孩子、到北京上学以及农民工等一些老百姓的意见，这个课题既然搞了，就要与时俱进，有可操作性和普遍推广的意义。"丁能通踌躇满志地说。

"你们的想法很好，实事求是地说，驻京办事处在中国的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在普通老百姓和一些地方干部心目中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甚至有些人会问，驻京办事处在北京都忙些啥？咱们这个课题就是要回答忙些啥的问题。驻京办最初的雏形是清朝时期的会馆，那是基于同乡需要自然产生的一种半官半民间的组织，当时会馆的核心功能是为进京赶考的士子提供住宿及后勤服务。有些边远的考生，考试不中，也不回家，就在会馆里一直住到下一科大考。后来，会馆的业务不断扩大，为旅居京城的各阶层同乡提供各种类型的帮助，比如经营同乡墓园，教育、义演、殡葬、慈善事业以及同乡需要的其它杂务。会馆的功能应该对你们驻京办有所启发呀！"林大可吸了一口烟说。

"是啊，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会馆这一国粹级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衰落了。解放以后，中国成为一个高度计划的社会，人员不能随便流动，会馆基本宣告死亡。" 丁能通补充说。

"其实，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许多好东西，现在很多人之所以那么愚蠢，完全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历史，驻京办转变职能这个课题，一定要拓宽视野，把心胸放远一些。" 林大可豪放地说。

"林市长，我们确实考虑了一些新的功能，在调研中发现，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一些驻京办以往收集信息的功能弱化了，然而，另外一种职能却在强化，那就是瞄准北京这个全国最大的人才库，从北京'挖人'，有的驻京办已经成立了人才市场处，目的就是促进北京和当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跨区域交流，为两地的企业提供跨地区的人才服务，宣传展示当地的人才优惠政策，在北京了解全国最新的人才动态，反馈当地，以更好地指导当地的人才工作。"胡占发谨慎地说。

"好，这个职能转变得好，为有志于到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各类人才提供咨询和联络，人才的视野要宽一些，包括应届毕业生、在职人员、离退休专家、留学回国人员等等，驻京办要有胆量在北京

这个人才高地上安营扎寨，为东州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人才。有些人说，驻京办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应该撤销，我就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驻京办的功大于过，利大于弊，各地驻京办都为家乡的建设和首都的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文革"时期，各地驻京办被污蔑为盗取中央情报的特务组织，予以取消，不是也有'死不悔改'的，转入地下一直坚持到改革开放吗？" 林大可动情地说。

"是啊，改革开放初期，驻京办主要担负着接待当地政府官员和为地方经济建设招商引资、收集信息的任务，各地选派精兵强将，挥师京城，为当地的建设施展浑身解数，为中央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杨善水感慨地说。

29、课题(2)new

"善水，你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到的北京吧？" 林大可饶有兴趣地问。

"是啊，当时我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没几天，就被派到了驻京办，一干就是二十年啊！" 杨善水慨叹道。

"这些年，驻京办为东州可没少做贡献啊，远的不说，能通的前任老主任就争取了国家投资一百亿的五十万吨纸浆项目落户到了东州，还为东州钢铁厂争取到了三个亿的技术改造贷款和近一千三百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为东州引进的外资和内资就不用说了，每年都在十亿美金左右。能通就更有本事了，在花博会开幕那天，竟包了一架波音737客机把包括有关领导以及经济界、文化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著名专家，学者总计有一百四五十人的中央高层代表团送到了开幕现场，开创了东州有史以来对外交流和外事活动之先例呀！"

林大可说完，哈哈大笑，众人也附和着笑起来。

"林市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进京的农民工服好务。目前东州进京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问题也应接不暇，驻京办应该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不仅仅要为地方党政官员做好服务，更应该为东州的农民工服好务。"荣国库补充道。

"国库说到点子上了，我建议驻京办专门设立个农民工服务处，专门为进京农民工解决实际问题，让咱东州的农民工打工有靠山！" 林大可很兴奋，他又续了一支烟说。

"林市长，其实，驻京办转变职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国家也应该下决心改变各部委配置资源权力太大的问题。" 丁能通无奈地说。

"是啊，国家某些权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看上去很奏效，但实际上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更有甚者，在运用行政手段的过程中，强化了部门权力，扩大了部门权力，有些部门甚至成了利益主体，权力部门化了，权力利益化了。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了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不仅如此，有些部门还借宏观调控，新立了不少审批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啊！"

"所谓跑'部''钱'进就是投其所好，某部某委某司某局的负责人有什么喜好，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些年我可没少陪他们打牌、喝酒、旅游、买字画、买古玩。有一次为了搞定一位副司长，我都喝吐了血。之后还借着酒劲儿陪他玩了通宵麻将，当时真是苦不堪言啊！"杨善水牢骚满腹地说。

众人听到这儿都沉默了，丁能通递给杨善水一支烟，给他点上火说："善水，越是这样，驻京办才越应该调整和改革，只有改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发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

丁能通话音刚落，手机短信提示音响了，他看了一下内容，是罗小梅发来的，丁能通把短信给林大可看了看，意思是请领导决定时间，林大可见问题讨论得差不多了，又指示了几点意见，才宣布结束。

众人走后，林大可和丁能通才走出房间。

30、爱欲横流(1)

药王庙社区项目就要签约了，不日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就将抵达东州，林娟娟却为筹不到项目资金娇眉紧锁。

按着郑卫国出的主意，林娟娟早早地将红色宝马停在了市社保局大门的对面，她与房成高约好了，今天是林娟娟的生日，她要利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房成高记住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情，她要利用爱情让房成高为自己赴汤蹈火。

房成高这几天情绪很不好，他因为大名留在了北都大饭店后厨的喜好单子上，被洪文山叫到办公室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做梦也没想到省委书记林白会陪同日本客人跑到后厨去，人要点背起来放屁都砸脚后跟。

每当房成高苦闷的时候，他都想找林娟娟倾诉，他觉得自己与林娟娟的情虽然源于性，但止于爱，房成高确信自己的确爱上了这个妩媚的女人，赤裸的欲望，让房成高彻底迷失在人性与道德的十字路口.....

房成高早早地就打发司机走了，他一直等到社保局大楼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拎着皮包上了电梯。

自从被洪文山骂过后，房成高收敛了不少，但是欲望犹如毒瘾，越想戒掉，瘾就越大，爱情也许有罪，但是可恕，房成高原本就不是浪荡成性的花花公子，他只是被林娟娟的媚给征服了，这个懂得各种做爱技巧的女人，充满了令人堕落的致命吸引力！

房成高不知道林娟娟的媚来源于她深埋在美丽外表下的野心和欲望，一个有野心的漂亮女人，她的媚就是充满快感的毒素，何况林娟娟的媚是从典雅端庄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不仅媚态撩人，而且洋溢着黑洞般的魔力。

房成高着魔了，他断定自己爱上了这个女人，自己注定要为这个女人生，为这个女人死，爱情的确是要死的，不是人死，就是心死，

谁动了心，谁就会伤心。房成高情愿将来死的是自己，因为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能在花前死，做鬼也风流。

林娟娟开着红色宝马车沿着黑水河缓缓行驶在东州最具魅力的滨河路上，夕阳正挂在远方的豁口处，天空一片昏红，黑水河在日光反照下，显得无比璀璨。

"娟娟，生日想怎么过？" 房成高一见到林娟娟所有烦恼都会转化成雄性荷尔蒙，他一边吸烟一边踌躇满志地问。

"我想让你一次爱个够！" 林娟娟脸上荡漾着迷人的妩媚，挑逗般地说。

"听着像是要诀别！" 房成高漫不经心地说。

"别瞎说，怪不吉利的，人家今天可是过生日！" 林娟娟嗔得越发妩媚。

"娟娟，你知道生日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一生一世地日！" 房成高淫邪地说。

"讨厌！一点都没有美感，应该是一生一世地爱！"

"娟娟，我爱你！" 房成高突然认真地说。

林娟娟一踩刹车，宝马车停在了路边，林娟娟直勾勾地看着房成高，一双充满诱惑的媚眼，几乎将房成高电晕，为了这双眼睛，房成高可以豁出去一切。

"高哥，你能为我付出一切吗？" 林娟娟的目光开始迷离起来。

"哪怕是生命！" 房成高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傻瓜，我不想要你的命，你死了，我去爱谁？我只想求你一件事，成吗？" 林娟娟自信地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接近目标了。

"说吧，什么事？" 房成高一副大丈夫的气概。

"药王庙社区项目，香港黄河集团马上就要与市政府签约了，原来只建五星级酒店，我的资金还能应付，现在多了个国际会展中心，我

就应付不了了，可是，我又不想把这块蛋糕拱手让给别人，这个项目稳赚的，高哥，你得帮帮我！"

"你想让我帮你在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太麻烦，条条框框又多，怕是来不及了，你管着几十亿的社保基金，存在商业银行多可惜呀，不如贷给我十亿，让它利滚利，钱生钱，社保基金越多，你的政绩越大，一举两得多好！" 林娟娟狐媚地说。

30、爱欲横流(2)

"行不行啊，高哥？" 林娟娟娇滴滴地问。

"娟娟，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万一砸进去，你我都自身难保啊！" 房成高为难地说。

"高哥，这么好的项目怎么能砸进去，还说什么你爱我，为我可以付出一切，贷点款都不行，全是骗人的鬼话！" 林娟娟性感的嘴唇一噘嗔怪地说。

"娟娟，我也没说不行啊，只是这件事太大了，要是让洪书记知道了，非吃了我不可。不过，也不是不可以办，只要何振东点头，事儿就好办了。他是主管市长，有权决定贷还是不贷。" 房成高诡谲地说。

"那怎么才能让何市长点头呢？" 林娟娟迫不及待地问。

"你不是和苏红袖是好朋友吗？哪天你让苏红袖约何振东出来，我们四个人打麻将，我们三个一起做何振东的工作，准行，何况苏红袖还有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

"温柔乡啊！谁能扛住苏红袖的丰乳肥臀啊！"

"坏蛋！你是不是也扛不住啊？" 林娟娟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揪住房成高的耳朵质问道。

"宝贝儿，我现在就快扛不住了.....还是快回温柔乡吧。"

林娟娟咯咯笑着将车缓缓驶向水岸花都的别墅区，房成高的魂也跟着林娟娟的灵与肉走进了诱人的爱欲人生。

31、签约

签约仪式前，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再一次抵达了北京，在水敬洪的陪同下，打理完北京的业务后，在丁能通和北京花园总经理朱明丽的陪同下，乘机抵达东州国际机场。

为了造势，洪文山特意嘱咐丁能通带几家北京的媒体记者跟过来，丁能通不负重托，一下子带来国家级媒体记者三四十人。

黄瀚晨走出机舱时，被眼前迎接他的热烈场面惊呆了，迎面是大红横幅："热烈欢迎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先生一行莅临东州"，奔驰车队、鲜花、掌声、大红地毯，最先迎上来的是东州市市长夏闻天，他与黄瀚晨热情握手后，将黄瀚晨引见给市委书记洪文山。

洪文山握着黄瀚晨的手热情地说："黄先生是个有战略眼光的投资家，欢迎黄先生到东州来投资，我代表东州人民欢迎你！"

"洪书记，太客气了，我的老母亲曾经在东州求过学，我对东州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啊！"

黄瀚晨说罢，众人哈哈大笑。

夏闻天一一介绍了赵国光、张宏昌、周永年、林大可、何振东、邓大海等市领导，黄瀚晨、水敬洪、朱明丽等一一与市领导握手。

洪文山陪黄瀚晨上了第一辆奔驰车，夏闻天、丁能通陪水敬洪上了第二辆奔驰车，其他领导也分别陪香港客人上了车。

奔驰车队在十三辆交警摩托车队以及市公安局警备处前导车的引领下，可谓浩浩荡荡，风风光光驶上东州机场高速公路。

欢迎晚宴在草河口迎宾馆举行，东州市四大班子领导都参加了晚宴，高规格的接待让黄瀚晨非常满意。

晚宴上，黄瀚晨郑重地介绍了药王庙社区的合作伙伴林氏集团董事长林娟娟和总经理郑卫国，郑卫国很低调，林娟娟风情万种地给每

位市领导敬了酒。

气氛虽然很和谐，但是夏闻天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他觉得凭香港黄河集团的实力，完全可以独揽这个项目，为什么要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林氏集团合作呢？

夏闻天很反感林娟娟身上散发出来的狐媚之气，他觉得为了不出意外，应该让丁能通通过郑卫国了解一下林氏集团的实力。

夏闻天叫过丁能通耳语了几句，丁能通点了点头，然后说："夏市长，我一担挑找我有点事，我想先走一步。"

夏闻天点头同意了，丁能通如释重负地走出宴会大厅。

石存山得知丁能通回东州后，迫不及待地想找他谈一谈，原因很简单，衣梅得知衣雪与丁能通离婚的消息后非常震惊，特意让石存山找丁能通谈谈，看看两个人还有没有缓和的余地。

丁能通也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个既是老同学又是一担挑的好友了，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他迫不及待地往外走，迎面碰上了从洗手间走出来的苏红袖。

苏红袖是来采访报道黄瀚晨一行的，同时负责陪同北京来的新闻记者们，苏红袖风摆荷叶般扭动着S型的身躯，略带醉意地问："通哥，怎么当逃兵了？"

"有点急事！"丁能通敷衍着回答。

"通哥，听说你和衣雪闹离婚了，是真的吗？"苏红袖口无遮拦地问，一副长舌妇的嘴脸。

丁能通最讨厌别人谈及他和衣雪，没好气地扔了一句："苏红袖，我离婚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转身走时，曾经的深爱触动了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晚风迎面吹来，泪水竟然濡湿了丁能通的眼睛。

32、《大拆迁》(1)

石存山和丁能通找了一家叫"吧嗒嘴杀猪菜"的小酒店，随便要了两个菜，又要了两瓶东州大曲，准备一醉方休。

石存山这段时间案子缠身，很长时间没痛痛快快地喝酒了，两个人都把不住自己，三杯酒下肚都打开了话匣子。

"能通，你和衣雪到底是怎么回事？" 石存山一副兴师问罪的口气。

"衣雪没告诉你们？"

"告诉我们什么？每次衣雪给衣梅打电话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怎么，想当陈世美呀？" 石存山讥讽地问。

"我知道我在你和衣梅的眼里一直就是陈世美，不像你永远是英雄！"丁能通自斟自饮地说。

"我们什么时候把你当成陈世美了？我是在问你那么好的媳妇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石存山也干了一杯酒逼问道。

"别问了，存山，就算我对不起衣雪。"

"什么叫就算呢？你本来就对不起人家娘儿俩，大老远地你把人家娘儿俩扔在异国他乡，你整天花天酒地的，让衣雪整天守活寡，我要是衣雪非给你戴顶绿帽子不可！"

石存山不提绿帽子还好，一提绿帽子，丁能通一下子火了："石存山，绿帽子我早就戴上了，而且是洋绿帽子，这下你满意了吧？"

石存山听罢，圆睁二目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衣雪会红杏出墙？" 石存山喃喃地问。

丁能通痛苦地端起酒杯连干了两杯，石存山缓和了一下口气，轻轻拍了拍丁能通的手，然后掏出烟递给丁能通一支，两个人互相点上火，半天没说话。

"能通，事儿既然发生了，就想开点吧，我听说那个罗小梅还在纠缠你，我提醒你，这个女人水很深，小心别把自己淹着！" 石存山深吸一口烟说。

"存山，你好像知道了什么？"丁能通警觉地问。

"反正你得加小心，色子头上一把刀，你现在孤身一人了，小心别掉进温柔井里淹死！"

"有这么严重吗？"

"等着瞧吧，狐狸尾巴早晚露出来！"

"存山，我也提醒你，常务副市长林大可和副市长何振东可都当过皇县父母官，没有证据可别乱怀疑人，弄不好毁了自己来之不易的前程！"丁能通不愠不火地提醒道。

"能通，我也不是吓大的，当年肖鸿林、贾朝轩猖狂不，我都没惧，不照样栽在我手里。为什么？咱们行得正走得端啊！"

"存山，我提醒你，林大可和何振东是两种人，走的不是一条道。"

"这话我同意，林大可的司机和杜心海是战友，林市长的儿子在邻省的大学读书，有一次林市长从东州去邻省开会，正在家中休假的儿子想搭便车去学校，就上了车，林市长一上车看到坐在车里的儿子，毫不留情地把孩子从车上轰了下来。她媳妇上班远，又不会骑自行车，每天都挤公共汽车，林市长从来没用公车送过夫人上下班。"

两个人正说得起劲，丁能通手机响了，他接听后才知道是顾怀远打来的，顾怀远告诉丁能通金冉冉的小说出版社很看好，同意出版了，丁能通听罢很高兴。

"怀远，我回东州了，正在和石存山喝酒，你过来吧，我很想听听你这个大作家的心得。"

"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好吧，你们在哪儿？"

丁能通说了地址，顾怀远说一会儿就到。

"能通，顾怀远这小子我很佩服，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而且离开官场也能活，不简单，现在官场上有不少官混子，虽然地位熬得挺高，但是屁本事没有，离开官场让他养活自己，他连下岗工人都不如。"

"存山，你这话太偏激了，郑卫国就给林娟娟的林氏集团当总经理呢。"

"郑卫国给肖鸿林当过秘书，肖鸿林虽然腐败掉了，但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你丁能通不给肖鸿林当秘书也未必出息成这样！"

32、《大拆迁》(2)

石存山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整天打打杀杀地出口伤人惯了，丁能通不挑他的理。

"我跟怀远不能比，怀远在市政府办公厅是公认的大才子，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有政治头脑，如果不是跟错了人，保证是个政治明星。"

丁能通正说着，顾怀远推门走了进来，石存山说："说曹操，曹操到。怀远，这儿呢！"

顾怀远一挥手走了过来。

"你们哥儿俩好雅兴啊！"顾怀远与丁能通、石存山握了握手说。

三个人重新落座，丁能通又重新要了酒菜。

"怀远，想不到冉冉的小说真的能出版，我替冉冉谢谢你，先敬你一杯！"

两个人一饮而尽后，石存山问："能通，谁是冉冉？"

"一个朋友，在周书记家做过保姆，现在是人大的研究生。"丁能通轻描淡写地说。

"能通，跟存山还打马虎眼，我看是红颜知己吧，要不你为她的事会这么上心？"顾怀远一句话捅破了窗户纸。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丁能通脸泛红晕，连忙解释。

"丁能通，我算看出来了，你小子在北京城一点也不老实呀，难怪你的婚姻走到了头....."石存山自知在顾怀远面前说走了嘴，连忙转移话题，"怀远，又写什么大作了？"

"最近正在酝酿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顾怀远深沉地说。

"什么名字？"丁能通颇感兴趣地问。

"《大拆迁》。"

"怎么会想到这个主题？"丁能通不解地问。

"是受药王庙社区项目的启发，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自从市政府有意动迁药王庙社区后，那里的老百姓群情激愤。傍晚的东州新闻报道，今天白天市政府和香港黄河集团已经就开发药王庙社区的项目签了约，说明这件事板上钉钉了，我担心即将失去家园的老百姓会闹起来，我将全程跟踪这件事，以动迁药王庙社区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大拆迁》，专门揭示在拆迁过程中老百姓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 顾怀远一本正经地说。

"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怕是不会有乐，也不会有甜啊！"石存山感慨地说。

"你们啊，纯属杞人忧天，这次开发药王庙社区，市政府已经和香港黄河集团达成协议，按周围市场价足额补偿动迁户，要让他们在附近能买得起房。"丁能通笑了笑说。

"能通，你在北京呆得太久了，整天接待的都是上层人物，根本不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药王庙社区房龄虽然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户型都是小户型，有的甚至只有三五十平米，而现在不要说市中心盖的新楼没有低于六七十平米的，你就是足额补发动迁款，一部分老百姓在附近也买不起房子，何况药王庙社区除了八百户《清江日报》的职工外，大部分都是下岗职工，人家三四千户老百姓在市中心住得好好的，你们为了一个什么狗屁项目就让人家搬到郊区去了，许多在市中心可以享受到的软环境怎么补偿？"顾怀远语气有些激动，好像丁能通就是决策者。

"顾怀远，你离开市政府才几天呀，怎么觉得你好像没在市政府呆过似的！" 丁能通揶揄道。

"我看怀远说得有道理，你比如人家的孩子在市中心最好的学校上学，走十分钟就到了，你给人家动迁了，人家只能在郊区买房子，孩子上学得挤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老人得了心脏病，十分钟到市人民医院抢救过来了，搬到郊区打车半个小时都到不了，死了，要是在

国外，这种软环境的补偿比房子本身的补偿都高。"石存山打抱不平地说。

"国外是法治，我们还没有摆脱人治的羁绊呀！就说德国吧，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当年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他在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时，视线却被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威廉一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协商，希望能够买下磨坊。不料，磨坊主称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无论什么方式，他始终不肯搬。面对这样的钉子户，威廉'龙颜'震怒，派人把磨坊给拆了，磨坊主被拆迁时没有作任何反抗，而第二天，他便一纸诉状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受理后，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威廉一世必须'恢复原状'，以赔偿损失。尽管威廉一世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在历经了数个统治者后，如今，那个磨坊，作为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相比之下，我们不要说老百姓的房屋了，就是文物古迹又拆了多少？"顾怀远侃侃而谈。

32、《大拆迁》(3)

"怀远就是有见识，这些年我们的法律出台了不少，但是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开发商霸王拆迁，老百姓有几个告得赢的？"石存山愤愤地说。

"那东州的发展怎么办？身为东州的市民就不应该为东州的发展做点贡献？" 丁能通较真儿地问。

"能通，亏你还是驻京办主任，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大拆大建，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难道你不清楚？"顾怀远反问道。

"能通，我看怀远的观点你应该跟夏市长渗透渗透，夏市长毕竟来东州时间不长，对东州的情况了解不深。"石存山溜缝儿地说。

"能通，何况这个项目还掺和着林氏集团，林氏集团的总经理是郑卫国，报复心理很重，林娟娟又和洪书记的前任秘书房成高关系暧

昧，我担心郑卫国在这个项目中不会起好作用，你还不知道郑卫国吗，一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做梦都想当市长、省长，现在他的政治野心破灭了，有可能利用林娟娟的林氏集团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顾怀远严肃地说。

"怀远，你有点危言耸听了，有那么严重吗？卫国的结局是惨了点，但也不至于干傻事呀！"丁能通护短地说。

"能不能干傻事，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顾怀远无奈地苦笑道。

三个人喝到半夜才散，顾怀远的话久久地萦绕在丁能通的耳边，好奇心驱使，他打车直奔药王庙社区。

夏末的微风透过车窗吹得丁能通酒往上涌，快到药王庙社区时，他实在忍不住了，让司机停了车，他扶着一棵树大口地吐了起来，吐净了以后，头不怎么晕了，可是胃里却空荡荡的，他扔给出租车司机十块钱，掏出了手纸擦了擦嘴，一个人像幽灵一样向药王庙社区走。

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大老远就看到马路上三五成群，七八个人一堆，十几个人一伙地议论着什么，他往药王庙社区里面走，成帮结伙的人群更多了，老百姓真的睡不着了，他们正在为即将失去家园而忧心忡忡。

丁能通凑到人群里，想听个究竟，但是他凑到哪群人中，哪群人就不议论了，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看来老百姓很警觉，丁能通这才体味到顾怀远说得有道理。

33、警示教育(1)

第二天早晨，黄瀚晨和水敬洪一行便登上直飞香港的飞机，四大班子又是一番大张旗鼓地隆重送行。

下午，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党员干部警示大会，由于会议的严肃性，任何人不许请假。丁能通没有回北京，而且上午杨善水也从北京飞到东州参加会议，黄梦然由于一直在东州负责房地产开发，也参加

了大会。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周永年亲自主持，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参加了会议。

周永年先来了个开场白：

"同志们，东州市发生的肖鸿林、贾朝轩等人腐败案件，其领导职位之高，赃款数额之大，涉案人员之多，在清江省是旷古空前的，不能不叫人震惊，这场腐败大案虽然尘埃落定了，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历史无数次印证着权力与腐败之间的某种不解之缘，道德沦落者职务越高，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就越大，他们把商品交换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开辟权钱交易的市场，以权力大小论价，以亲疏远近划定势力范围，把党风搞得庸俗不堪，乌烟瘴气。当党的原则被拿来称斤论两，人际关系商品化、庸俗化的时候，权力维系的团伙势力就会严重地侵蚀和影响党的政治生活质量，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人的欲望离不开物质，这是唯物主义的必然昭示，但是人的欲望可以凭理性修养去控制，这才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些人的价值观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嬗变，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正是这种罪恶经验之谈的背向积累，才构成霉烂变异的私欲放纵，形成了对当权者腐蚀的毒素。肖鸿林在花博园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东州确实美起来了，但是，每一项工程的背后都有一笔肮脏的交易，都给肖大市长增加一笔不小的灰色收入，真可谓名利双收。贾朝轩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根本无心听课，在一年的学习时间内，多次去境外赌博，输掉了大笔公款，而他的考试成绩和论文竟然是优秀，知情者说，是秘书的捉刀代笔之作，他的假面具是优等生，他的真面目则是一个拥有可怕、阴暗心理的大胆赌徒。可惜了人家秘书同志把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了一个赌徒身上。原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工作敷衍塞责，十分热衷于灯红酒绿的场所，甚至成了酒店的常客，在那里与小姐勾搭成奸，不能自拔，整日声色犬马，追求低级趣味，先后与多个女人保持不正当关系，令人作呕，几年中在五个女人身上就耗费了九十三万之巨。袁锡藩在办公室的墙上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幅条幅：'为官云中

雾，做人当自清'。其实，他一直在为官的云雾遮掩下大肆受贿，后一句则是供人观看、掩人耳目的自我标榜，当腐败分子们站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时，人们大惑不解：这些懂得政策，通晓法律，有学识水平的官员们既然什么都懂，怎么就犯了罪了呢？就让他们自己告诉大家吧。"

第一个上台的是原东州市副市长袁锡藩，他面容苍白悲苦，情绪激动，声音颤抖，几近哭诉地说：

"今天我站在人民政府庄严的礼堂里，悔恨交加，无法用语言表达复杂的心情，台上台下，虽然是一步之遥，却是万丈深渊啊！.....我出身在工人家庭....."

随着袁锡藩痛哭流涕的忏悔，丁能通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肖贾大案"案发时一幕幕的情景，当时的场面惊心动魄，仿佛就在昨天，耳畔又回响起了肖鸿林、贾朝轩的声音。

正当丁能通沉浸在回忆之中的时候，袁锡藩已经在哭诉中结束了发言，紧接着上台的是原东州市政府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

钱学礼上台后，丁能通、黄梦然和杨善水深受震动，毕竟在一起工作多年，杨善水的表情更复杂，他和钱学礼都是驻京办的老人，大学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了驻京办，风风雨雨二十年，把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驻京办，如今的钱学礼成了阶下囚，杨善水怎么能不感慨万千呢！

"我怀着深深的愧疚向政府、向东州人民谢罪。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愧对父母师长对我的教诲，也对不起多年共事的驻京办的〖JP+3〗同事和朋友，我所犯的罪行也使他们蒙受了耻辱和不幸，此时此刻，我撕心裂肺、追悔莫及。我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从主观上讲，是个人信仰上的变异....."

33、警示教育(2)

此时，杨善水向丁能通身边靠了靠小声地说："能通，现在的钱学礼与以前的钱学礼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啊！"

"善水，我怎么觉得钱学礼不是在忏悔，倒像是在表演。"丁能通鄙夷地说。

"我听说上台忏悔一次能减刑两到三年，他和袁锡藩一个是死缓，一个是无期，这一上台，有可能改成二十年，所以被判的贪官都愿意上台忏悔！"

"还有这么一说？"

"不光有这么一说，我听说贪官和一般的囚犯待遇也不一样，袁锡藩和钱学礼都住的单间，可以在监狱的食堂宴请客人，而且还可以与外界通电话。"杨善水神神秘秘地说。

"别逗了善水，我怎么听着蹲监狱跟住宾馆似的呢！"丁能通不屑地说。

"信不信由你，说不定袁锡藩或钱学礼哪天会给你打电话，求你在北京给某某狱警的孩子找工作呢。"

"善水，你怎么说得跟真的似的！"

丁能通刚说完，黄梦然猛然从身边站起来走了，看样子像是去了洗手间，但是直到警示大会结束，也没见黄梦然回来。

丁能通觉得黄梦然的做派越来越像钱学礼，最近这阵子，没能当上驻京办一把手，心里不痛快，有点破罐子破摔。丁能通心想，决不能让黄梦然滑下去，应该找他谈谈了。

34、交易(1)new

就在警示教育大会的当天晚上，苏红袖开车把何振东接到了北都大饭店，房成高和林娟娟早就恭候在旋转门外，苏红袖的车刚停下，林娟娟就风情万种地开了车门。

"何市长，今晚三缺一，就怕您忙来不了，还是红袖有面子。"

"要不是成高老弟说有事相商，我还真不一定来，药王庙社区的老百姓怕是要闹事，娟娟，我这个主管市长得为你们开发商保驾护航啊！"

"何市长可真是日理万机呀！"林娟娟挎住何振东的胳膊，扭捏作态地说。

"成高，先陪我洗个澡吧，太累了，解解乏！" 何振东疲倦地说。

四个人进了北都大饭店的桑拿中心，房成高陪何振东进了贵宾室，两个人泡在冲浪浴池里，何振东感慨地说："成高，你说这个副市长有什么意思？一点都不自由，走哪儿都有人认识你，哪像当区长、县委书记的时候，洗个澡也不像现在这样躲躲闪闪的。"

"大哥，话要这么说，我当秘书的时候，都觉

Chapter_12

得比当这个社保局局长风光。"

"那是啊，市委书记的秘书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我那个秘书现在很快就把我控制了，电话他先接，文件他先看，情书他先拆！"

"大哥，就凭您这魅力，收几封情书很正常！"

"老弟，我身边净是俗女人，我最近喜欢上一位女明星，要是能和她睡上一宿，不枉此生啊！"

"大哥，演过什么，让你这么难忘？"

"就是专演言情片，外号小玉女，长得像韩国女明星全智贤的那个。" 何振东垂涎欲滴地说。

"王端端呀！大哥，这有啥难的。"房成高吊足胃口地说。

"老弟，你有办法？"何振东贪婪地问。

"大哥，娟娟向社保局贷款的事....."

"在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拆借十个亿吧。"

"那担保企业找谁好呢？"

"在东州效益最好的企业就是钼矿，我出面找罗小梅的公司担保吧。"

"利率怎么定呢？"

"民间拆借怎么也得10%以上，既然老弟说话了，社保基金又不是你的自留地，就按6.8%吧，略高于银行利息。说实在的，这么多社保基金存在银行里，一年的利息最多只有2%，我早就想给社保基金找个钱生钱的路了。"

"可是国家规定得太死，只许存在银行，或买国债。"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哪个城市也没闲着，如果社保基金仅限于看守与消耗，基金就等于一天天在贬值；如果想让基金保值增值，就必须走投资这条路，目前在东州投资最好的项目就是房地产，不过，这毕竟是违规的行为，成高，要绝对保密！"

"放心吧，有你大老板撑腰，我保证把这笔钱用好。"

"好了，该办的事说完了，快说说怎么把小玉女搞到手！"何振东迫不及待地问。

"大哥，回头我让娟娟注册个影视公司，选个好剧本，让小玉女演女主角，多给点钱，还怕她不上钩？"房成高诡谲地说。

"真有你的，老弟，就这么办！"

何振东听罢，淫邪地哈哈大笑。

"大哥，你不怕红袖知道了吃醋？"

"成高，你千万嘱咐娟娟别向她露半点口风，这个小姑奶奶可得罪不起，你大哥我的事她知道得太多了。"

"大哥，想不到你也有怕的人！"

"没办法，谁让你大哥我好这一口，英雄难过美人关嘛！你小子要不是林娟娟投怀送抱，会给她办这么大的事？这就叫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何振东说罢，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大哥，咱们出去吧，娟娟和红袖怕是洗完了，今晚咱们打八圈，看看你的手气。"

"成高，上次你可没少赢，你小子是情场赌场都得意，风水轮流转，今天大哥要好好露一手。"

34、交易(2)new

两个人说罢，简单冲了冲淋浴，穿着浴衣走出贵宾室。

35、痛风(1)new

三个月的中央党校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刘光大回到东州刚上班没几天，就住进了医院，回到家没管住嘴，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脚肿得跟馒头似的，省委书记林白是第一个来看望刘光大的。

林白前脚刚走，省长赵长征紧接着就到了，他一进病房就喊："老刘，怎么搞的，刚回来就趴窝了！"

刘光大正躺在病床上挂水，见赵长征来了，在秘书的帮助下，努力坐起来。

"长征，快坐，快坐，好几个月没吃老伴做的饭菜了。馋得很，一时没管住嘴，老毛病就犯了。"

"老刘，都吃一辈子了，还没吃够？" 赵长征笑着问。

"你还别说，我这辈子就得意我老伴做的饭菜。长征，我离开几个月，东州变化挺大呀，到处是工地，是不是房地产搞得过热了？"刘光大不无担心地说。

"是啊，起初洪文山和夏闻天关于东州经济如何启动的问题意见相左，两个人关系一度弄得挺紧张的，洪文山主张房地产立市，理由是启动经济立竿见影；夏闻天主张装备制造业强市，汽车开路，理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但是洪文山不同意夏闻天的思路，为这件事闻天同志还找过我，希望我能做做文山同志的工作，让我撅了回去。党政一把手总要磨合嘛，我和老林刚开始搭班子时，没少擦枪走火，不也磨合过来了吗，这两个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老谋深算，一个是经济工作专家，年轻有为，他们要是磨合好了，何愁东州经济不腾飞呀！" 赵长征侃侃而谈。

"长征啊，我看你是过于乐观了，我和文山是老搭档了，这老伙计是个犟脾气，他认准的事，很难劝回头，除非撞了南墙，从目前东州经济发展的现状看，闻天好像妥协了，年轻人还是有胸怀的，他这是为了维护班子团结啊！东州是个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立市之本，洪文山搞纪检工作是一把好手，但是他毕竟是从条条干上来的，从来没干过块块，搞经济工作的经验肯定不如闻天同志丰富，单纯的房地产立市过于急功近利了，谁不知道卖地赚钱快呀，但是不能盲目开发呀，掠夺式开发，地卖光了，怎么办？这是在卖家底呀！"刘光大语气有些激动。

"闻天也不是完全妥协了，最近与香港黄河集团谈成了一个大项目，虽然也是房地产开发，但与装备制造业能搭上关系。"

"国际会展中心？我在北京时就听省驻京办的薪泽金跟我说了。"

"国际会展中心搞成后，每年搞一次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对打造东州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形象很有好处。"

"但是国际会展中心放在哪儿不行，非在药王庙社区搞？要动迁三四千户老百姓，弄不好非出乱子不可！"

"他们也是没办法，钓着香港黄河集团这条大鱼不容易呀，人家就认准药王庙社区这个黄金地段的黄金眼了。"赵长征理解地说。

"不是还要建全国第一高五星级酒店吗？会不会是形象工程啊？"

"你这是怎么了，老刘，让文山同志主持东州工作，你可是投赞成票的，我当时希望常务副省长梅红军同志与夏闻天搭班子，这两个人搞经济工作一个是实践高手，一个是理论专家，保证东州经济不走弯路，可是，老林考虑'肖贾大案'的消极影响，还是推荐了政治上更成熟的文山同志。老刘呀，你当时在省委常委会上可是举双手赞成的，听你现在的口气好像后悔了！"

"长征，我这是就事论事，我是担心这个不懂经济工作的'洪克思'瞎指挥，这些年经济专家们常挂在嘴边的是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一直不放松，万一收紧银根，无疑会让处于低谷中徘徊的东州经济雪上加霜啊！"

赵长征觉得刘光大的担心不无道理，自己也为东州经济的现状捏着把汗，可自己毕竟是从东州起家的，感情上情不自禁地为东州说话，刘光大早就看出了这一点。

35、痛风(2)new

"长征，你可是清江这个经济大省的省长，东州经济搞上去是你的政绩，搞砸了也是你的责任，洪文山和夏闻天为了急于出政绩，会不会背着省里乱来呀！"

"老刘，难道你老兄听到什么了吗？"

"昨天省环保局齐局长来看我，担心琼水湖的水质会污染呢！"

"花博园周边房地产项目不是叫停了吗？"

"可是盖起来的楼堂馆所宾馆别墅，每天都往琼水湖里排放大量污水，情况令人担忧啊！"

刚谈到这儿，刘光大的老伴儿和护士进来给他换药，赵长征起身告辞，临走时，才想起来，"哦，对了，光大，我托人给你弄了点治痛风的好药。"

一招手喊过自己的警卫秘书小王，从包中取出药，"老刘，我得通风得的比你早，对付它比你有经验，这可是一位祖传老中医给你配的，这位老中医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糊上这药能好得快点。"

"长征，让你费心了！"

从省人民医院出来，赵长征一直反思刘光大的话，这位主管纪检的省委副书记怎么突然关心起经济来了？受"肖贾大案"的影响，林白上调中央的消息一度消失了，近来这股风又刮了起来，从林白的情绪上看好像有些端倪。老刘对经济工作突然关心起来，莫非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得到了什么消息？如果林白上调中央，中央不空降一位省委书记，最有可能接替这个位置的就是自己和刘光大，当然刘光大也有可能接替省长，但是无论接替省长还是省委书记，老刘都要在经济工作方面有所表现，可是老伙计的话说得句句在理，又不像是为了在经济上显示自己。想到这儿，赵长征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得太复杂了，光大提醒自己关注东州完全是出于公心，自己也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36、争论(1)

金冉冉的长篇爱情小说《天堂雨》终于与出版社签约了，拿到出书合同后，金冉冉兴奋地给丁能通打电话，她不仅要把这个好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心上人，还要约他出来一起庆贺一下。

最近金冉冉去看望刘凤云大姐的时候，得知丁能通离婚的消息，内心世界立即翻江倒海起来，过去丁能通是个有家室的人，自己压抑着对他的感情，与他兄妹相称，现在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爱情是人生最奢侈的一件事，最珍贵的感情就在平静甚至平淡的生活中，金冉冉能够体会到丁能通对自己兄长般的爱，犹如陈年老酒，醇正而悠长。金冉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爱情的汹涌，脑海中充满了对爱情辽阔而灿烂的幻想。

丁能通接到金冉冉电话时正在开会，他小声告诉金冉冉开完会去接她，然后一起吃饭。会议的内容很简单，根据常务副市长林大可的指示，驻京办成立了两个新的处，一个是农民工服务处，由胡占发任处长；另一个是人才联络处，由荣国库任处长，同时，经市委组织部同意，任命胡占发和荣国库为驻京办主任助理，驻京办转变职能课题组继续调研。

散会后，黄梦然心灰意冷地走出会议室，他知道自己想当驻京办一把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内心对丁能通恨得咬牙切齿，但黄梦然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他下决心与丁能通较量到底，哪怕是鱼死网破。

丁能通似乎看出了黄梦然的情绪不对头，黄梦然刚走出会议室，就被丁能通叫住了。

"梦然，这段时间我发现你的情绪不太对头，怎么，对我有意见？"丁能通开门见山地问。

"头儿，你多虑了，我能有什么意见！" 黄梦然尴尬地笑了笑说。

"没有意见，见了我像见了瘟神似的，我知道你上进心很强，上次回东州，我见到市委组织部陆部长还提到了你的级别问题，我建议市委组织部综合考虑你的能力，不一定局限在驻京办，陆部长答应会认真考虑，这次把善水的巡视员解决了，那是因为善水同志是驻京办的老底子，风风雨雨在驻京办工作二十多年了，副主任都当了十几年了，熬年头也该熬到了，梦然，你毕竟还年轻，可以说是东州政坛上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而且是实职，将来有你施展才华的舞台，不过，我年长你一两岁，以老大哥的身份提醒你两句，我从'肖贾大案'这

场反腐败斗争中体会出两句话：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当多大的官，而在于做多大的事！希望我们能共勉！"

"头儿，你可别逗了，驻京办这种伺候人的地方，整天迎来送往，跑'部"钱'进，能干什么大事？你当驻京办主任这么多年了，你去了多少次长城、故宫了？请国家各部委办局领导吃饭喝酒，你喝吐了多少回了？哪年过年过节的那些个掌握审批权的部委办局门前不是车水马龙的，都是谁在送？各地的驻京办！媒体的记者都写文章说驻京办是腐败的温床，人家拿着咱的，吃着咱的，喝着咱的，可没听说夸咱驻京办好！头儿，这种地方能办什么大事？何况崇尚官本位的今天，有多大权力才能办多大事！"黄梦然满腹牢骚地说。

"话不能这么说，驻京办从诞生那天起就担负着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具有浓厚的民本内涵，各地驻京办为家乡建设和首都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当然，驻京办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正因为如此，市委市政府才让我们着力解决职能转变的问题。"

"职能转变，转变得了吗？有的官员说驻京办跑'部"钱'进，要是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资源配置与项目审批的标准和程序完全公开透明，地方各级各部门不需要额外支付成本，就可以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我们何必到处求人？再说，某些市领导或他们的家属到了驻京办，就像过去皇上到了'行宫'一样，驻京办要提供全天候服务，你不接待行吗？我当接待处处长的时候，你就多次告诫我们，市领导来京之前，就要把领导喜欢住的房间，喜欢吃的菜，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来京日程事无巨细地安排好，要万无一失，不能有半点疏忽，驻京办一直是这样接待市领导的，突然转变职能了，哪个市领导能愿意？"

36、争论(2)

黄梦然的话的确触及了丁能通的隐忧，可以说，驻京办的职能转变，对于当事方来说，都是一种难言之痛。一方面必然会触动那些利用驻京办搞腐败的官员利益，至少他们通过驻京办搞腐败，不像以前

那样方便了；再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三就是中央各部委办局的利益，驻京办如果规范了，某些中央部委办局就没那么多"油水"了。

"梦然，我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各部委办局的审批权力会越来越公开透明，我们的职责是率先转变职能，给全国的驻京办带个好头，这件事做好了，你我也没白在驻京办干一回，你说呢，梦然？"

"头儿，想不到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别忘了，驻京办永远是小媳妇，不伺候公婆行吗？没别的事我先走了，下午我还要赶回东州，还是盖楼好，起码不用整天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的！"

黄梦然转身就走，丁能通望着黄梦然的身影无奈地摇了摇头。

37、吐露真情(1)

失败的婚姻让丁能通对神圣的爱情失去了信心，但是罗小梅和金冉冉的频繁出现似乎又逗弄起他埋在心底最深处的情感之弦。一个是重重地弹奏，一个是轻轻地撩拨，让丁能通欲罢不能；一个笑得妩媚、隽永，一个笑得清丽、灿烂，让丁能通有些心驰神往，然而，丁能通毕竟是爱过、痛过、浪漫过的过来人，他对无欲无求如缓缓细水般爱情的期待，远远胜过对轰轰烈烈激情澎湃般爱情的向往，面对罗小梅和金冉冉，他注定要做出选择。想到这儿，他孤独的心灵开始冰释。

中午，丁能通接金冉冉来到位于燕莎友谊商城的萨拉伯尔，要了烤牛排、烤鳗鱼、烤五花肉、熏牛里脊、牛尾汤、葱煎饼，乐得金冉冉合不拢嘴。

金冉冉生就一张甜巧可人的脸庞，一双脉脉含情的凤眼，更拥有洁白细腻的肌肤和一头乌黑的秀发，她身材苗条，气质典雅，楚楚动人，看上去她是那样阳光，笑起来是那样灿烂，说起话来更是那样充满活力，一双灵动的眼睛顾盼之间天真无邪。

丁能通难得有今天这样的好心情，要了两壶清酒烫热，举杯说："冉冉，祝贺你进入'八○后'作家行列，希望你以《天堂雨》为契机，一发而不可收，来，干一杯！"

金冉冉脉脉含情地抿了一口清酒说："哥，真的很感谢你，你让我懂得了很多！"

"谁让我是你哥呢！"丁能通意味深长地说，语气中暗藏着伤感。

"哥，我恋爱了，我该怎么办？" 金冉冉直勾勾地看着丁能通说。

丁能通被金冉冉突如其来的攻击打蒙了，他故作从容地说："你也该恋爱了，他是谁？"

"一个让我惦记，让我痛苦的人。"

金冉冉仍然凝视着丁能通，仿佛透过她的双眼可以看见她纯美的心灵。

"爱情本身就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人心碎却又让人着迷，痛并快乐着。"丁能通闪烁其词地说。

"哥，我已经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了，是凤云大姐告诉我的。"

"她怎么知道的？"

"别忘了永年大哥是东州市委副书记，管着你呢！"

"冉冉，不谈这些，烤鳗鱼很好吃，别凉了！"丁能通遮遮掩掩地说。

"哥，你看着我，我心里只有你，我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金冉冉动情地说，眼泪含在眼眶里，晶莹欲滴。

"冉冉，我们之间对你是不公平的，别胡思乱想了，好好读你的研究生，你应该有更好的归宿。"

丁能通觉得眼前的金冉冉吐着娇美，透着智慧，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相比之下，自己就像饱经风霜的枯树，他万万没有想到一顿饭吃得这么累，本来是想放松一下的，他从心里为金冉冉的书能顺利

出版而高兴，他从金冉冉的才情上能看出当年与衣雪相爱时的影子。

衣雪大学刚毕业时，分配到东州电视台工作，也像冉冉这样有才情，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衣雪变得慵懒了，耐不住寂寞了，出轨了，这是自己一生永远也抚不平的伤痛！

冉冉是丁能通的一个梦，他不愿意打破这个梦，他宁愿把她当作妹妹守着她，也不愿意彼此受到伤害。

送冉冉回去的路上，冉冉一直沉默，来之前的兴奋劲儿荡然无存，为了调节情绪，丁能通打开了车载CD，却是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HEY，

到底要多少时间，

才能真的互相了解

OH HEY，

到底要多少思念，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

HEY，

我就在你的身边，

却又隔一光年，

究竟只差一瞬间或永远，

爱是两个人的原野，

可我一个人狩猎，

什么过眼，

在你消失以前，

你给我多少时间。

37、吐露真情(2)

HEY，

我就在你的身边，

可是你看不见，

究竟要走到海角还是天边，

才是两个人的终点。

可我一个人搁浅，

什么云烟，

我给你一切爱恋，

你到底给我多少时间。

HEY.....

38、闹鬼(1)

罗虎最近经常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对方用沙哑的声音只说两个字：有罪！听得这小子晚上睡觉不敢关灯，三更半夜给丁能通打电话，姐夫长，姐夫短地叫着，让丁能通来陪自己。丁能通也觉得纳闷，为了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丁能通答应罗虎晚上陪他。

这几天，为了地铁立项审批的事，丁能通没少往国家发改委跑，但是始终没有眉目，却听到了一个信息，一周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发布报告称，楼价还将继续上涨，但两年后陷入低迷，房地产出现泡沫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一个已经出现泡沫的产业而言，泡沫早破比晚破要好，丁能通不禁为东州的房地产立市政策担起心来。

吃过晚饭后，丁能通开车去皇县驻京办，自从罗小梅离开皇县驻京办主任的位置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先是原皇县驻京办副主任王汉生写匿名信告罗小梅，罗小梅被市纪委双规，双规后，她辞职下海，开起了花卉餐厅，紧接着就是黑老大陈富忠被捕，"肖贾大案"发生，自己也受肖鸿林、贾朝轩的牵连而出事了，经过炼狱般的等待后，终于又回到了北京，重新走上了驻京办主任的位置，此时此刻的丁能通对失而复得的岗位倍加珍惜。

丁能通骨子里不是一个盲目的为官者，他对权力的向往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他不遗余力地争取入党，竞选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树

立威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日后步入仕途、拥有权力做预演。

在丁能通心目中，权力不是丑陋的，而是充满了诱人的魅力，这种魅力不是来源于政治功能本身，而是来源于想成就大事的男人的野心，或者叫做鸿鹄之志。使用权力的快感与使用权力的人的野心是互相促进的，所以权力场上没有友谊只有利益。

丁能通的车驶进皇县驻京办大院时，罗虎正惴惴不安地站在大杨树下踱步抽烟，他见丁能通的奔驰停在了自己面前，赶紧上前开门。

"姐夫，你可来了，这几天快把我吓死了。"

"罗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老姐夫姐夫地叫行不？我是你哪门子姐夫？"丁能通鄙视地说。

"姐夫，罗小梅是不是我姐，你们俩什么关系地球人全知道，还瞒我干啥，姐夫，说实话，皇县驻京办原来是不是乱坟岗子，埋在这里的女孤魂野鬼看上我了？" 罗虎胡言乱语道。

"罗虎，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小子是不是做过亏心事呀？"丁能通揶揄道。

"天地良心，姐夫，我罗虎可是个好人，" 罗虎一边给丁能通递烟一边指天发誓地说，"你到皇县打听打听，谁敢说我罗虎的坏话？"

"罗虎，我听你的口气怎么像个黑社会老大呀？还谁敢说你罗虎的坏话，说你坏话怎么着，你还把人家嘴堵上啊！"

丁能通边说边往六栋八号走，这里做东州驻京办时，六栋八号是接待市领导的专用房间，是装修最好的房间，罗虎来了以后，就占为己有了。因为皇县的县领导每次进京，没有人住在这里，都住在五星级的北京花园。

两个人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罗虎让服务员沏了一壶龙井。

"我听小梅说，你也喜欢下围棋，不知道水平怎么样？"丁能通饶有兴趣地问。

"姐夫，我早就听我姐说你是围棋高手，当年与贾朝轩下棋，拿捏的火候绝对到位，可是我不是贾朝轩，你尽管放马过来，告诉你实话，我在皇县没对手！" 罗虎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说。

丁能通听罢哈哈大笑，"罗虎，皇县多大个地方，你小子不服，就把棋摆上。"

罗虎听罢，连忙取出围棋摆好战场，不下则已，你别说，罗虎的棋艺丁能通还真不敢怠慢。两个人下了两局，打了个平手，下到第三局中盘时，房间电话响了，罗虎激灵一下打了个冷颤，手中的棋子"当"的一声落在了棋盘上。

"姐夫，鬼又来电话了！"

38、闹鬼(2)

"扯淡，哪有什么鬼，我来接，看看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丁能通说罢，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没等丁能通说话，电话里传出恐怖的声音："有罪！"

"你是谁？"丁能通厉声问。

"有罪！"沙哑恐怖的声音。

"我不管你是谁，与罗虎有什么过节，现在是法制社会，装神弄鬼，你就不怕报警吗？"

一听报警，对方不说话了，丁能通继续说："我是东州驻京办主任丁能通，你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可以找我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记一下我的手机号。"

丁能通随口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手机号，只听见电话里又传出恐怖的声音："有罪！"然后对方撂了电话。

〖JP+3〗"姐夫，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能轻易给他手机号呢，万一他....."罗虎脸色苍白地说。〖JP〗

"万一什么？瞧你小子吓得那个熊样，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丁能通呷了一口茶问。

"姐夫，你别吓唬我，我估计是我当护矿队队长时得罪的什么人。"

"罗虎，你到北京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我就有些纳闷，是不是跑到北京躲仇人来了？"丁能通恍然大悟地问。

"姐夫，你用不着诈我，我能有什么仇人，只是……"

"只是什么？我看这个打骚扰电话的人不会善罢甘休，你还是报警吧！"丁能通劝道。

"不行，不能报警，传出去了好说不好听，这件事县驻京办的人谁也不知道。"

"那好吧，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丁能通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两点了，"好了，鬼也见了，你把电话拔了，手机关了，睡觉吧，我不陪你了，换地方我睡不着觉。"

丁能通说完，夹起包就要走。

"姐夫，你别走啊，县里不让我关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着。"

"那你就换个新号码。"

"姐夫，换过了，我都换过两个手机号码了。"罗虎无奈地说。

"那就再换。"丁能通不耐烦地说。

"姐夫，不能再换了，再换县里的张书记就该骂娘了，还以为我欠了谁的赌债，怕要债的找我呢。"

"对呀，你小子到底欠没欠赌债呀？"

"姐夫，我欠什么赌债呀？谁不知道开钼矿的日进斗金呀！"

"既然你小子不愿意和我说实话，那你就自己扛着吧！"

丁能通说完，推门就走。

"姐夫，我送送你，我送送你！"

罗虎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丁能通不愿意理他，钻进奔驰车一打轮消失在夜幕中。

离开皇县驻京办，丁能通脑海中一直回响着那个沙哑恐怖的声音："有罪！"这声音充满了仇恨和复仇的决心，丁能通断定这绝对不

是一个普通的电话，这电话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惊人的隐情，会不会与罗小梅有关系？

丁能通再一次想起了自己去皇县遇上的盗矿矿难，罗小梅的司机透露死了十几个人，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没听东州市任何领导说起过，按理说因盗矿而死，应该算是刑事案件，不影响皇县领导的乌纱帽，为什么他们要瞒过这个案子呢？

丁能通越想越纳闷，罗虎原来只是个无业游民，由于罗小梅开了钼矿，一跃可以成为皇县驻京办主任、正科级干部。"小梅呀，小梅，你可真让我丁能通担心啊！" 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自言自语。

在罗小梅和金冉冉之间，丁能通骨子里其实是更倾向于罗小梅的，正因为有这份爱，自己遭遇的皇县盗矿死人事件没向任何市领导吐露过，他希望自己深爱的这个女人能够一生平安，可是今晚接的这个恐怖电话，让丁能通心头猛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39、一号工程(1)

这几天夏闻天一直感觉腹部隐隐有些痛，妻子宁彤希望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夏闻天哪里有时间，药王庙社区项目马上进入动迁操作阶段，这些天，市动迁办上报的信息，每份都说老百姓抵触情绪很大，他心里很清楚药王庙社区房屋结构复杂，居民层次、素质参差不齐，动迁难度非常大。

上午在市政府520会议室，市政府常务扩大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市建委主任武志强、市动迁办主任刁一德、中山区区长吴长发分别代表本单位汇报了前期准备工作。

何振东作为药王庙社区项目动迁拆迁工作总指挥、主管副市长，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创政绩的机会，应该说这个项目是启动东州经济的引擎，这个项目抓好了可以名利双收。

何振东一直从心里对林大可不服气，林大可在皇县当县长时，自己是西塘区区长，资历相当，目前同样是副市长，凭什么你林大可就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何振东做梦都要进常委，他觉得机会来了。会场能有七八十人，他点了一支软包中华烟，清了清嗓子说：

"药王庙社区的动迁拆迁任务量在东州城建拆迁史上是空前的，繁重而艰巨，毫无疑问，动迁拆迁工作是一场硬仗，这场仗怎么打，我提十六个字就是：'政治动员、行政统管、政策补偿、市区联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从大局出发，从全市的长远利益出发，只能出力、出血，不能借机揩油，对经说服教育拒不搬迁的，市、区政府要采取强制措施，对造成不良后果、影响工期进度的，要严肃追究当事人、企业法人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药王庙社区项目是促进东州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这个项目将拉动东州经济走出徘徊的低谷，拆迁带来的暂时困难将会换来今后经济上的高效益，是划得来的，希望大家尽力克服困难，同心协力切实抓好动迁拆迁安置工作。"

林大可觉得何振东的话火药味太浓，他觉得，尽管药王庙社区的拆迁工作难度大，但是只要补偿到位，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哪次拆迁，东州老百姓不是舍小家顾大家？问题是不能再让老百姓舍小家了，没有小家哪有大家。

想到这儿，林大可语气凝重地说："拆迁过程首先是对干部的一次考验和锻炼。不会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没有高尚人格的领导也不是好领导，群众愿意信服的是实在话，群众乐于看到的是公仆形象，要切实做到两手抓，一手抓动迁安置工作，一手抓社会稳定工作，扎扎实实，毫不松懈地做好各项工作。我强调四点：一是把握工作力度。指挥部、拆迁办、中山区街道办事处要发扬敢打硬仗和持久战的精神，不畏艰难，不怕困难，忍辱负重做好工作。二是加强思想工作。要非常仔细深入、多角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居民思想宣传工作，使更多的矛盾在有效的思想宣传中得到化解。三是严格掌握政策。指挥部和拆迁公司要始终坚持'阳光拆迁'的指导思想，一竿子到底的动迁政策要在整个项目动迁中真正得到体现，并为今后的动迁工作

积累经验。四是落实配套措施。要抓紧做好各项配套设施建设，把为老百姓服务的实事办好，让老百姓高高兴兴动迁。"

"我同意林大可同志的四点要求。"夏闻天环视了一下会场作总结性发言，"既然大家对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方案没什么意见，老刁，会后你这个副总指挥立即展开工作，振东同志虽然是总指挥，但是具体工作还得你们拆迁办做，我在这里强调动迁工作必须遵循八大基本原则：一是始终坚持依法动迁，切实保护动迁居民的合法权益；二是按市场的规则合理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价格；三是为动迁居民提供充足的优质安置房；四是为动迁居民搬迁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五是对动迁居民和企业公开、公正、公平，一视同仁；六是政策透明，操作公开；七是严格纪律和管理，坚持文明拆迁；八是建立信访网络，居民的诉求回应务必及时。同志们，从今天开始，药王庙社区项目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要一把手挂帅，指挥部要集中时间和人力，分片包干进入工作状态。"

39、一号工程(2)

散会后，何振东闷闷不乐地回到办公室，他始终认为夏闻天是一个马谡式的人物，理论上一套一套的，实际操作能力不强，而且工作作风太软，还自命清高，按夏闻天的打法怕是要失街亭，他打定主意按自己的办法干。

40、念珠(1)

何振东刚走进办公室，黄梦然就跟了进来。

"何市长，开什么会了，开这么长时间？"

"研究药王庙社区动迁。"

"我听说老百姓抵触情绪挺大，有人把上告信都写到省委林书记那儿去了。"

"说好听点儿叫老百姓，说难听一点就是刁民，对待刁民就得以刁治刁，你越给他好脸，他越爬你鼻梁。夏闻天、林大可要搞什么以德

拆迁、亲情拆迁、以法拆迁，拆得了吗？书生意气，纸上谈兵！"何振东阴毒地说。

"现在从上到下不都讲个以民为本吗！"黄梦然溜缝儿地说。

"以民为本？唱高调谁不会，真要以民为本，药王庙社区就不应该动迁，人家老百姓住得好好的，说动迁就动迁了，已经入秋了，这个冬天能把老百姓劝走就不错了。"

"何市长，我看东州市就忽悠您一个人呢，谁不知道城市建设、县区、社保等工作都归您管，现在市委提出房地产立市的方针不都得您主管市长操作呀！"黄梦然拍马屁地说。

"还是你老弟理解我呀，可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市委那个周永年闲得无聊，整天想找我的小辫子，没事就往皇县跑，名义上搞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想收集整我的证据，谁不知道，这家伙的老婆和林大可是湖南老乡，棋友，没事就在一起勾搭连环，这种人干事不行，整人一个顶俩。"何振东气急败坏地说。

"何市长，就凭您的政绩早就应该进市委常委了，谁不知道您在机关干部里是口碑最好的副市长，背后大家都叫您'及时雨宋江'。"

"过奖了，过奖了。做官就是做人，我有一个原则，谁有困难找到我这儿了，说明人家难得已经不行了，能帮上一把就帮一把，跟我干活的没有白干的，官场上最大的学问就是跟对人。"

"何市长，别看您不是我的主管市长，但是，我可是跟定你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宝贝。"黄梦然神神秘秘地说。

何振东连忙将门关紧，顺手扔给黄梦然一支烟，黄梦然赶紧掏出打火机给何振东点上，"何市长，最近我和玩古玩的朋友去了一趟陕西，我这个朋友定期在盗墓贩子手里拿货，这一趟没白去，我淘弄到一个宝贝。"

黄梦然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佛黄小包，他将佛黄布一层一层地打开，露出了一串五颜六色的念珠。

"不过是一串念珠，有什么稀奇的？" 何振东不以为然地说。

"何市长，这可不是一串普通的念珠，这是一件舍利子念珠，而且是从唐朝古墓中挖出来的。"

"是真的吗？"何振东圆睁二目将信将疑地问。

"我已经请北京法源寺的智善大师看过了，绝对是佛家圣物。"

"你花多少钱搞到的？"

"盗墓贩子急于出手，我花二十万就搞到手了。"

"实际值多少钱？"

"何市长，这是个无价之宝！"

"老弟，难得你惦记大哥，既然你与北京法源寺的智善大师是朋友，什么时候陪我去北京走一趟，我在法源寺许过愿，如今是该还愿的时候了。" 何振东意味深长地说。

"何市长，你许过什么愿呀？"

"求佛祖保佑我当上这个副市长，佛祖他老人家还真帮忙，所以我得谢谢佛祖老爷子，求他老人家保佑我步步高升吧。"何振东洋洋得意地说。

"何市长，我别无他求，只有一个愿望，拿下驻京办一把手的位置。"

"老弟，为什么对驻京办主任的位置这么感兴趣，比驻京办主任好的位置有的是，我主管的城建口哪个委办局不比驻京办强啊！"

"何市长，我在北京工作十年了，对北京感情太深了，我喜欢当驻京办主任的感觉，我是在驻京办成长起来的，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驻京办，我也只会当驻京办主任，到别的委办局我也不会干，干不了，何市长，我在北京可对你的用处会更大呀！"黄梦然激动地说。

40、念珠(2)

"可是丁能通那家伙不好对付啊，夏闻天、林大可都很赏识他，一开始洪文山不太得意他，最近洪文山对丁能通也另眼相看了，这种情况下，你绝对不能硬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丁能通走。"

"什么办法？"

"早就跟你说过，捧啊，老弟，官场上的捧可是大学问，捧能杀人啊！"

"道理我懂，怎么捧？还请何市长多指教。"

"老弟，慢慢悟吧，得权难，守权更难啊！"

41、野心(1)

这几天林氏集团总经理郑卫国心情不错，他预谋已久的计划终于实现了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想不到房成高、何振东这些人这么愚蠢，瞪着眼睛往坑里跳，十亿社保基金已经到账，名义上是以委托运作的方式交给了林氏集团下属的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上就是挪用。

郑卫国心想："洪文山，你不是清正廉洁吗？你的秘书扛不住美人计，把老百姓的保命钱借给了心上人，你再清正廉洁也脱不了干系，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老百姓就能把你吃了！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是一串问题官员，房成高就是导火索，我就是爆破手，这个世界上凭什么我倒霉，你们升官？门儿都没有！"

郑卫国站在北都大饭店顶楼自己的豪华办公室的巨大落地窗前，望着秋意正浓的东州景色，心里盘算道：适当的时候，我得金蝉脱壳，怎么脱好呢？

就在这时，林娟娟风姿绰约地走了进来。

"卫国，想什么呢？"

"多美的秋色啊，娟娟，我不禁想起了林语堂关于秋的感慨：一阵新秋的金风掠过，木叶愉快地飞舞而摇落，你真不知落叶的歌声是欢笑的歌声还是黯然销魂的歌声，这是新秋精神的歌。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

林娟娟看了郑卫国一眼，嫣然一笑说："卫国，今天你的心情好像不错嘛！"

郑卫国从窗前转过身来点了一支烟说："是啊，娟娟，十亿社保基金已经到账了，难道你不觉得开心吗？"

林娟娟楚楚动人地说："卫国，这还不多亏你谋划得好！"

"娟娟，我有了一个更大的谋划，这步棋走成了，林氏集团就会成为一艘商业航母，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国际舞台上去乘风破浪。"郑卫国野心勃勃地说。

"卫国，你又想出什么好主意了？" 林娟娟柔媚地问。

"娟娟，有这十亿社保基金牵制房成高和何振东，社保局和银行就成了林氏集团的提款机，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林氏集团在香港上市的问题，安徽有一条高速公路，每年只收两三个亿，在香港上市之后很快被市场誉为优质红筹股，而收购这条高速公路的公司每年可以收二十五亿。"

"卫国，港交所审核起来很严格的，操作起来难度也很大。" 林娟娟为难地说。

"娟娟，别忘了，我是学资本运营的经济学硕士，我们通过社保局的企业年金中心获得资金，获得投资国际会展中心的'自有资金'，然后以此作抵押，就可以从债权银行获得大笔的贷款，再通过打通关节投向相对垄断的项目，获取超额价值，借助香港黄河集团的支持，成功在香港上市之后，把社保局的贷款还清，我们就套现成功，然后再进攻美国纳斯达克谋求在美国上市，到那时林氏集团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集团。"

郑卫国侃侃而谈，眼睛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智慧的光，林娟娟听得惊呆了，她接手北都集团后一直凭着感觉走，靠姿色打动有权势的男人来维持生意，想不到眼前这个曾经给腐败市长当过秘书的男人就像一头雄狮，目光是如此辽阔，他让她看到的不是枕木而是一望无际的森林。

"卫国，你太了不起了，是名副其实的船长，林氏集团这艘大船交给你来掌舵，我算找对人了。"

"娟娟，别急，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相信只要我们俩齐心协力，林氏集团这艘大船扬帆远航的日子就不远了。"郑卫国充满信心地说。

此时此刻，林娟娟深情地望着郑卫国，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多么希望眼前这个男人能属于自己呀，可是他把情感这扇大门关闭得紧紧的，连一点缝儿也不打开，她始终吃不透郑卫国会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干，为了能笼住郑卫国，她给了郑卫国百分之十的股份，看来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是被自己拴住了。可是房成高却提醒自己说，郑卫国不是一个久居人下的人，她要防着他点。凭自己的姿色，哪个男人见了不动心？偏偏郑卫国见了自己心如止水，像个木头似的，难道他是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人？

41、野心(2)

"卫国，你为什么不结婚？" 林娟娟突然转移话题问。

"爱情，是要死的，不是人死，就是心死。"

"这么说，你的心已经死了？难道在你的人生中受过女人的伤害吗？"

"娟娟，爱和恨是一对孪生姐妹，是相伴而生的，不是女人伤害了我，而是我不想伤害任何女人！"郑卫国的口气斩钉截铁。

"卫国，你不想伤害的女人中也包括我吗？" 林娟娟凄凄楚楚地问。

"娟娟，你这个人原本心地善良，不是做恶人的材料，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你周围的恶人太多了。'肖贾大案'后，我像一匹孤独的狼，四处流浪，找不到事业的归宿，是你的善良收留了我，我的心中只有感激。"

"卫国，我不要感激，我是女人，我更需要爱！" 林娟娟眼里汪着泪说。

"娟娟，对不起，眼下不是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我们只有卧薪尝胆，才能把林氏集团的大船打造起来。"

"卫国，你的意思是说，将来有一天林氏集团可以扬帆远洋了，我就可以投到你爱的怀抱了？" 林娟娟惊奇地问。

"娟娟，我提醒你，你现在的任务是死死缠住房成高，像西施魅惑吴王一样，我需要他给林氏集团这艘船加满油。另外，何振东不是看上了影视明星王端端了吗，影视公司我已经注册完毕，剧本正在选，顾怀远给我推荐了一部爱情长篇小说《天堂雨》，马上就要出版了，抽空我们去一趟北京，找作者把影视拍摄权买下来，再接触一下那个高傲的小玉女。只要把小玉女搞到何振东的床上，林氏集团这艘大船就会源源不断地得到燃料。娟娟，答应我，别伤心好吗？"郑卫国饱含深情地说。

林娟娟似乎明白了郑卫国的心意，她点了点头问："卫国，怎么说王端端都是影视圈里的大腕，每次出门，光保镖就跟着三五个，片子一个接一个的，不知有没有档期，能不能请动啊？"

"我想好了，找丁能通，在北京没有驻京办办不成的事，何况丁能通在驻京办主任中是个人精儿，北京的那些部长大员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我当秘书时，肖老板想见谁丁能通都能联系上。"

"官场和影视圈毕竟是两码事。"

"在一个官本位至上的国家，影视圈也是个准官场，潜规则都是相通的，不信咱俩打个赌，丁能通保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联系上小玉女。"

"赌什么？"

"赌一双皮鞋吧，你输了你给我买一双意大利皮鞋，我输了也给你买一双意大利皮鞋。"

"我情愿输给你。"

"为什么？"郑卫国不解地问。

"过去我给你买什么你都不要，好像我是个脏女人，我如果输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你买一双皮鞋了，我会买一双世界上最好的皮鞋送给你。"

"娟娟，穿鞋不需要最好的，而是需要最合脚的。"

"合不合脚穿上才知道，我不信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懂你的女人！"林娟娟含情脉脉地说。

42、还愿(1)

何振东为了还愿和黄梦然、苏红袖一起利用周末时间去了北京，何振东走得很神秘，没乘飞机，而是坐的火车。此次北京之行名义上是还愿，实际上是想让法源寺的智善大师给预测一下前程。

其实，黄梦然结识智善大师还是通过丁能通。黄梦然任接待处处长时，肖鸿林去过法源寺，他有幸和丁能通一起陪同。从此，黄梦然结识了智善大师，智善大师有一位师兄在东州龙泉寺，最近智善大师托黄梦然给师兄捎过东西，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又近了一层。

由于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的东侧，三个人便住在了宣武区内坐落在美丽的大观园景色中的北京大观园酒店。

虽然是四星级，步入大堂，却宛如穿过时光的隧道，置身于《红楼梦》中描绘的世界，典雅的建筑，清新的园林，似梦似真。迎面一幅对联：

假亦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何振东看罢，更是有一种置身太虚幻境的感觉。

黄梦然开了两个房间，给自己开了一套标准间，给何振东、苏红袖开了豪华套。坐了一宿的火车，可谓风尘仆仆，苏红袖迫不及待地去了淋浴间。

哗哗的流水声，伴随着淋浴的芳香刺激得何振东一阵阵地冲动，男人最赏心悦目的就是刚刚走出浴室洗尽铅华的女人。女人沐浴时心情最好，感觉最妙，仿佛置身于与世隔绝的梦幻中。

此时，苏红袖正迷离在自恋的梦幻中，正无所顾忌地享受着自己特有的美，她脑海中不时闪过金陵十二钗的影象，琢磨着自己要是《红楼梦》中的女人，更适合做谁？

想来想去，都没有自己可心的，因为自己是一个喜欢征服有权势男人的女人，相比之下，比《红楼梦》中的女人有气魄、有本事、有魅力。

苏红袖正沾沾自喜之际，洁白粉嫩的双乳被一双大手捏了一下，回身时已经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

"讨厌！吓人家一跳！"苏红袖千娇百媚地说着，就势投入何振东赤裸的怀中。

"宝贝儿，今儿是你的生日，晚上请你吃红楼宴怎么样？"

"亲爱的，我只想吃你！"

"你想吃我什么？"

"吃你的心！"

"可惜，我的心早就被人偷了！"

"你是说我是个偷心的人？"

苏红袖的皮肤在淋浴水丝的冲洗下，如白色光滑的缎子，何振东情不自禁地将厚厚的嘴唇吻在她如樱桃般的乳头上。

"不是吗？东哥，你是喜欢爱，还是喜欢性？"

"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有的人过着有爱无性的生活，有的人过着有性无爱的生活，最幸福的当然是既有爱又有性。"

"你觉得我们不幸福吗？" 何振东诡谲地问。

"振东，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又怕你不高兴！"苏红袖惴惴不安地说。

"什么事？跟我还客气！"

"东哥，我怀孕了！"

何振东听罢心里咯噔一下"红袖，不是打掉了吗？"

"又怀了！"

"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了！"

"赶紧打掉！"

何振东什么情绪也没有了，坚挺的棒槌顿时疲软了。

"东哥，再打掉我可能就再也不能生了，我想要这个孩子！"苏红袖哀求地说。

"扯淡！孩子生下来没名没份的，算是怎么回事？" 何振东黑着脸说。

"东哥，我保证孩子生下来不拖累你！"

"宝贝儿，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犯起糊涂来了。我现在的身份弄出一个私生子来，一旦张扬出去，我在官场还怎么混。你这不是害我呢吗？"

何振东用浴巾简单擦了擦身子，穿上睡衣走出淋浴间，苏红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一条毛巾将自己围起来委屈地跟了出来。

42、还愿(2)

"东哥，这可是我们俩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不是打掉两个了吗？接着打不就完了吗！"

"何振东，你这个人真绝情！"

"红袖，不是我绝情，是环境不允许。听话，还是打掉吧，马上就要到年底了，药王庙社区动迁困难重重，你不会让哥在两会上惊爆丑闻吧？"

"我们俩的事，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苏红袖抹着眼泪说。

"红袖，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不是你哥我多么重要，是我的位置重要，远的不说，就说皇县的张铁男，资历跟我差不多，去皇县前，一个是金桥区区长，一个是西塘区区长，我如今当上了东州市副市长，他心里会舒服？如果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知要有多少

匿名信寄给市纪委、省纪委甚至中纪委，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的教训还不够深吗？红袖，你要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生这个孩子！"

苏红袖擦干眼泪未置可否。

这时，黄梦然敲门，何振东说："等一会儿。"

两个人赶紧穿衣服，苏红袖梳洗打扮后，何振东才开门。

"何市长，我刚和智善大师通了话，还真有缘，刚好在，咱们走吧！"

"有缘就好，有缘就好！"

何振东一边说一边打领带，苏红袖小鸟依人地给何振东梳了梳头，三个人走出大观园酒店，打车去了法源寺。

法源寺内古树参天，尤以丁香著称，老北京的花曾以悯忠寺的丁香、崇效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著称。

清代最盛时，法源寺内有紫丁香、白丁香等三百余株，号称"香雪海"。如今是夏去秋深，当然无缘目睹丁香花海的神韵。

三个人走进山门，穿过天王殿，迎面便是大雄宝殿。法源寺的大雄宝殿并不高，走上八级台阶，就是宝殿正门。正门看上去四扇，只是中间两扇能开。

殿前矗立着明清时代的石碑六座，其中清雍正十二年刻的《法源寺碑》是法源寺的一篇历史，殿内梁上，悬挂着清朝乾隆皇帝题写的"法海真源"匾额，此匾额阐明了取名"法源寺"的含义。

殿中供奉着明代塑造的释迦牟尼佛和文殊、普贤菩萨像。大殿两旁，排列着清代木雕十八罗汉像。

何振东上香后，往功德箱内投了崭新的一摞人民币，足有一万元，坐在旁边敲木鱼的老和尚眼睛一亮，紧接着又闭目念起经来。何振东和苏红袖虔诚地跪拜下去，嘴里默念着心语，许久两个人才站起来。

这时，黄梦然领过来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和尚，身着佛黄僧袍，慈眉善目。"何老板，这位就是智善大师，智善师傅，这两位就是我说的

朋友。"

智善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两位施主跟我来吧！"

何振东也一躬身说："有劳智善师傅了。"

三个人随智善大师走出大雄宝殿，在智善的引领下，参观法源寺，智善大师一边走一边介绍法源寺的历史，不知不觉走进了悯忠台。

"智善师傅，听说悯忠台又叫念佛台、观音殿，不知康熙皇帝御笔亲赐的'存诚'与佛教的'虔诚'有没有联系？"何振东望着观音殿中央悬挂的"存诚"匾额问。

"存诚虽然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与佛教的虔诚不谋而合，意思是说做人无论是对事还是对人，都要在内心保存一颗真诚的心，才能不愧于天地之间。"

"那么何谓法源呢？"

"满清立国后，朝廷崇尚戒律，在此设戒坛。雍正十二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戒法事，并正式更名为法源寺。乾隆皇帝御书的'法海真源'的意义表露得很清楚，千条万条戒律、刑律都是'流'，内心存诚才是'源'。律宗是佛教发展到唐代，国家统一，佛教内部也需要实行统一的戒律以加强自己组织的情况下，由道宣创立的一个宗派。律宗把戒分为上持、作持两门：上持是'诸恶莫作'，作持是'众善奉行'。这就应了那句俗话，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呀！"

42、还愿(3)

"大师讲的还是法，到底什么是源呢？"何振东煞有介事地问。

"施主不妨以法为源，识心达本源啊！"

"大师，佛家为什么说苦海无边？"苏红袖插嘴问。

"不宽恕众生，不原谅众生，便是苦海，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学佛是对自己的良心交代，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大师，那么什么是修行？"苏红袖继续问。

"你每天若看见众生的过失和是非，你就要去忏悔，这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大师，怎样做才能功德圆满？"苏红袖虔诚地问。

"这个世界只有圆滑，没有圆满，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自以为拥有权势的人，其实是权势的奴隶。"

"红袖，请教得这么细，想出家呀？"黄梦然开玩笑地说。

"讨厌！人家不过是随便问问。"苏红袖白了黄梦然一眼说。

何振东却一直盘算着怎么才能打掉苏红袖肚子里的孩子，他隐隐感到苏红袖要玩真的，一旦这个孩子生下来，这辈子与这个女人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干系了，周永年、林大可这些人正找自己的把柄呢，一旦这孩子生下来，自己就死定了。想到这儿，他心一横，心想，死也不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大师，什么叫随缘？"苏红袖还在喋喋不休地问。

"随缘不是得过且过，因循苟且，而是尽人子听天命。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何振东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本是想问问前程的，可是又不便当着黄梦然和苏红袖的面问，只好暗示道："智善大师，我更关心人的将来，人的将来究竟是走向地狱还是天堂？"

"何施主是在问前程吗？老僧只为人讲禅，不为人看前程，不过何施主关心人的将来，老僧不妨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我也曾经送给东州一位姓肖的施主，可惜他始终参不透天堂和地狱在哪里，终于迷了路，误入了地狱，其实，天堂地狱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心，不知每天从天堂地狱要来回多少次。所以，这八个字是：以法为源，回头是岸啊！"

何振东听后不以为然地说："大师，人生哪有回头路啊，所谓回头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妄想罢了！"

智善听罢微笑道："何施主与佛无缘，还是请回吧。"

智善说罢，转身拂袖而去，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此时，有五六个人路过观音悯忠台，其中一个人刚好看见黄梦然、苏红袖和何振东从观音殿中走出，她认识黄梦然，是通过丁能通认识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东州市委副书记周永年的妻子、在中纪委工作的刘凤云。此时的刘凤云已经升任中纪委六室副主任，是陪到中纪委办事的某省纪委的同行到法源寺游览的。

"梦然，怎么是你呀？"

刘凤云这一打招呼，把黄梦然吓了一跳，心想，这次到法源寺来得诡秘，不想碰上任何熟人，怎么会有人直呼我的大名呢？

黄梦然抬头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只好满脸堆笑地迎上前打招呼，"哎呀，刘大姐，好巧！您是老北京了，也游法源寺？"

"陪几个朋友来的，这两位是？"

"刘大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东州的何市长，这位是东州电视台的苏红袖。"

黄梦然介绍得有些尴尬，何振东倒显得很从容，"早就听说永年有一位漂亮能干的妻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凤云弟妹，幸会幸会！"

"真想不到何市长百忙之中还有佛道禅心，不过，法源寺的确是个参禅的好地方，当年唐太宗阵亡的两个将士都埋在一起，又盖了这座悯忠寺以慰亡灵，所以这里既是一个超度死者的地方，又是一个觉悟生者的地方。"

"想不到凤云也懂禅学，怪不得永年活得像个苦行僧，看来是得了妻管严！"何振东哈哈笑道。

42、还愿(4)

"我早就听说何市长活得潇洒，别忘了佛是讲因果的哟！梦然，给能通代个好。"

刘凤云说完，咯咯笑着转身离去。何振东呆呆地望着刘凤云的背影，心想，看来我的确与佛无缘啊！

43、托梦(1)

丁能通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躺在纪念堂里的毛主席又活了。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自己睡得正酣，突然长出了两个翅膀，丁能通一下子就醒了，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试试自己的翅膀能不能飞翔，结果，一展翅膀飞了起来，他飞呀飞，一口气就飞到了中南海。

偌大的北京城，丁能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情不自禁地飞到了中南海，他飞到了怀仁堂，想见见毛主席，可是毛主席不在，他又飞到了紫光阁，觉得毛主席一定是在这里会见外宾呢，结果在紫光阁也没见到毛主席。

丁能通只好围着中南海飞呀飞呀，突然发现勤政殿内灯火通明，他迫不及待地飞了进去，原来是总书记在伏案操劳，丁能通望着为全国人民呕心沥血的总书记，眼圈红了，心想，总书记太辛苦了，都下半夜了，还在为民操劳，便情不自禁地说："总书记，您该休息了！"

总书记慈祥地望了丁能通一眼问："小鬼，你怎么也不睡呀？"

"总书记，我想见毛主席，可是他老人家休息了。"丁能通失望地说。

"小鬼，他老人家怎么能休息？毛主席心里最清楚，只有他不休息，人民才能休息好！毛主席现在正在纪念堂开会呢，你如果想见他，顺便把这张答卷交给他。"

丁能通离开勤政殿，迫不及待地飞往毛主席纪念堂。

果然毛主席正在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一起开会，会议桌后面挂着一幅巨大的《祖国大地》绒绣。

毛主席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捏着烟说："我这一生就是为了答好新中国这张答卷，解放全中国，我们从枪杆子里面找到了答案。但是建设新中国，我们从阶级斗争中确实没有找到答案，还是小平同志有远见，他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金光大道。"

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说："改革开放这张卷，我也只是画了个蓝图，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是没有时间了，看看后来人怎么做吧！"周恩来插嘴说。

"我对后来人最大的担心是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一再提醒全党要学会'慎独'！"刘少奇补充道。

"依我看，还是个先进性问题，要想不落后于时代，就要与时俱进啊！"朱德爽朗地说。

这时，毛主席发现了丁能通，慈祥地问："小鬼，你来干什么呀？"

"总书记让我给你们送一张答卷。"丁能通惴惴不安地说。

毛主席笑着说："老总，少奇，恩来，小平，看看我们的后来人答得怎么样？"

毛主席起身和蔼地从丁能通手中接过答卷，打开看罢满意地说："好，好，你们担心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邓小平仍然不放心地说："主席，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又使我们党面临执政的新的严峻考验啊！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严重，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我们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啊！"

"小平说得对呀，我们的党决不能做李自成，决不能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能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对于腐败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

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党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难。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也不知道我们的后来人能不能答好这张卷。"

43、托梦(2)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丁能通眼前一黑，腾空而去，飞在空中，突然两个翅膀不见了，丁能通大惊失色，像一颗陨石一样坠落下去，只听见"砰"的一声，丁能通哎哟一声，浑身疼痛难忍，睁眼一看，自己竟从床上摔到了地上。

丁能通觉得梦做得虽然奇怪，但并不过瘾，因为他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毛主席，最想请教的当然就是驻京办的职能怎么转变的问题，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太幼稚了，即使毛主席真的活了，他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以他老人家的胆魄，首要问题 一定是设法改正自己犯过的三分错误，哪儿有时间顾及小小的驻京办问题。

然而，丁能通确实想见毛主席了，心想，或许驻京办问题真的引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视，托梦要见他。

刚好是星期六，今天不仅是周末，而且毛主席纪念堂全天开放。早晨他匆匆吃了两根油条，刚要走，杨善水手里拿着馒头一边吃一边走了过来："能通，你去哪儿？"

"善水，有事呀？"

"我想请假回趟东州，药王庙社区动迁，老百姓对动迁有意见，我爸退休前是《清江日报》的总编，社区老百姓推选他代表老百姓与政府对话，结果搞成了群访事件，还好，夏市长亲自接待了上访居民，只是那天下了雨，老爷子着了凉，得了严重的肺炎，一直住在医院里。"

"善水，你不说我倒忘了，你老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杨仁泽吧？他可是老人大代表了，每次开两会，他的议案都非常尖锐，连续几任市长对你老爸这个人大代表都很头疼。"丁能通敬重地说。

"能通，你就别提他了，你知道我妈一天到晚为他担多少心？好好养老好不好，非要没事找事！"杨善水无奈地说。

"这话我不同意，你老父亲可是一身傲骨，你还真得向老人家学习。好了，既然回去一趟就多陪陪父母，别老惦记着工作！"

丁能通说完，刚要走出餐厅，白丽娜迎面走了过来，"头儿，去哪儿呀？"

"去毛主席纪念堂。"

"陪客人呀？"

"谁也不陪，就我自己。"

"一个人好好的，怎么想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了。"

"不瞒你说，昨晚我梦见毛主席了。"

"真的，头儿，那我陪你去吧，周末一个人怪冷清的。"

"走吧，驻京办就咱们俩，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0月23日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从这一天开始，可以说北京就进入了真正的深秋。这段时间周末到香山赏红叶的游人能达到八九万人，使香山周边人满为患，交通堵塞。

其实，不只是香山红叶红似火，京郊门头沟、延庆、怀柔、房山等山区、半山区，同样也是红、黄、绿，层林尽染，美景如画。

深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这样的季节，又是周末，应该开车带着情人看红叶，丁能通却开车去毛主席纪念堂，想一想，白丽娜都觉得好笑。

"头儿，你这个人可太奇怪了，做梦竟然梦见毛主席。"

"这说明我也不是个凡人。"

"你不是凡人又不是伟人，究竟是什么人？"

"什么人？正常人！"

"还正常人呢，正常人现在都带着情人去香山、门头沟、怀柔欣赏枫叶呢！你的两朵玫瑰呢？"

"什么意思？"

"罗小梅和金冉冉啊，既然你离婚了，当然可以从这两朵玫瑰中选一朵了，你不会两朵都不要吧？"白丽娜开玩笑地说。

"丽娜，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丁能通刚说完，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头儿，打一个喷嚏是有人惦记，打两个喷嚏是有人骂你。"

"那打三个呢？"

"那是感冒了。"白丽娜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摸丁能通的额头，"还真有点烫，头儿，你发烧了。"

43、托梦(3)

"你别说，浑身还真有些疼，昨天晚上睡觉也不知怎么的，从床上睡到了地上了，能不着凉吗？"

白丽娜听后哈哈大笑，"头儿，咱俩去完毛主席纪念堂，我陪你去北京医院吧。"

"那好吧，我这个人最怕发烧了，一发烧浑身就疼得要命。"

两个人说笑间，已经远远望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44、打胎(1)

苏红袖万万没有想到何振东会对自己下如此狠手。从法源寺回来的当天晚上，苏红袖过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生日，不仅品尝了大观园酒店的红楼宴，而且有古琴伴奏。晚上，何振东和苏红袖又行了云雨之情。

可是第二天当苏红袖醒来时，何振东和黄梦然都不见了，打他们的手机竟然关机。她气愤地开门想到黄梦然的房间看个究竟时，却从门外走进来三个男人，苏红袖都不认识。

"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苏红袖的心里顿时害怕了，她想喊，可是门被关上了。

其中一个矮个子男人冷冷地说："苏小姐，你看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们帮你打掉呢，还是我们陪你去医院打掉？"

"是不是何振东派你们来的？"苏红袖壮着胆子问。

"谁派我们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得有自知之明。穿衣服吧，跟我们去医院把孩子打掉就万事大吉了，否则我们动起手来可比在医院痛苦得多，我们毕竟不是医生。"

矮个子说完，从腰间掏出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在手里玩着花样。苏红袖望着黑乎乎的手枪，腿肚子顿时抖了起来，她知道这三个人什么事能干得出来。孩子是保不住了，还是跟他们乖乖地去医院吧，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自己只是个小女子。

苏红袖定了定神说："好吧，我跟你们去医院。"

"听着，苏红袖，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到了医院，都放聪明点，否则，你躲过这一次，也躲不过下一次。或许下一次就不是让你打掉孩子这么简单了。"

说话的是坐在矮个子边上的瘦高个。

"明白，我明白！"

"明白就好，走吧！"

就这样，苏红袖和三个男人去了北京医院。上了车苏红袖才知道，第三个男人是开车的。

苏红袖不情愿地走进了手术室，打掉了自己的孩子。当她龇牙咧嘴地从手术室里走出来时，三个男人都坐在手术室外面的椅子上等着她。

苏红袖这个恨呀，不禁想起了贾朝轩曾经对自己的好，当年自己跟贾朝轩相好时，贾朝轩对自己就像对公主一样，可这个该死的已经去了极乐世界，本想指望何振东能够代替贾朝轩，自己仍然能像公主一样生活，没想到何振东竟是个心狠手辣的畜生，居然找来三个野男子绑架自己来打胎。狗东西，先忍下这口气再说。

开车的男子用手扶着苏红袖一步一步往医院大楼外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喊道："红袖，你这是怎么了？罗虎，黄局长，王书记，你们怎么会和红袖在一起？"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丁能通，旁边还站着白丽娜。两个人从毛主席纪念堂回来后，丁能通烧得更厉害了，白丽娜是陪着丁能通来打点滴的。两个人刚挂完水要走，就遇上了这几个人。黄跃文、王汉生和罗虎遇上丁能通、白丽娜顿时面露紧张。

"丁主任，真巧！"王汉生心虚地说，"我和跃文到北京办事，住在县驻京办，结果感冒了，来看病，就碰上了苏小姐，她可是咱们东州的大名人啊！"

丁能通看了一眼痛苦的苏红袖，心里早就看出来这三个人和苏红袖在一起不太对劲，别人他说不好，可这个王汉生害过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心想，这次不能让他们把苏红袖带走。

"红袖是我的老朋友，每次到北京都住在市驻京办，你们皇县驻京办条件太差。红袖，既然病了，还是到北京花园住几天，我让丽娜照顾你。"

丁能通不容分说，看了一眼白丽娜说："丽娜，快扶红袖上车吧。"

白丽娜心领神会，苏红袖更是巴不得快点脱离魔爪，王汉生、黄跃文和罗虎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强求。

黄跃文一脸假笑地客气道："苏小姐，有丁主任关照我们当然放心了。丁主任，我们就告辞了，抽空到皇县玩，我们张书记、牛县长老念叨你啊！"

44、打胎(2)

"姐夫，你别一天到晚忙工作，抽空到皇县看看我姐！"罗虎惟恐天下人不知道罗小梅与丁能通有关系，一脸坏笑地说。

丁能通哭笑不得地向三个人挥了挥手，三个人走了，苏红袖这才一头扑在丁能通怀里哭了起来。

"红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丁能通关切地问。

苏红袖止住哭声，不放心地看了一眼白丽娜，丁能通说："红袖，丽娜不是外人，你就说吧！"

"能通，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活该报应！"

白丽娜安慰道："红袖，看你现在的样子像是刚做完人流。头儿，有什么话咱们还是回驻京办再说吧。"

"也好！"

丁能通心领神会地说完，两个人搀扶着苏红袖走出北京医院。

黄跃文、王汉生当天就乘飞机回到了东州，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逼苏红袖打胎的事会让丁能通碰上，挺漂亮的一件事办砸了，两个人不知道如何向何副市长交代，但不交代又不行，因此两个人下飞机后，在东州机场就与何振东通了电话。

何振东迫不及待地问，"跃文，汉生，辛苦了，事情办得顺利不？"

黄跃文苦着脸说："还算顺利，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那好吧，我在办公室等你们。"

黄跃文挂断了手机和王汉生一起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政府。何振东的心情也有些忐忑不安，苏红袖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这次对她痛下狠手也实在是迫不得已，谁让你喜欢的是东州市副市长，你如果喜欢的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款，别说是生一个，生十个八个又有谁管？可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

何振东惆怅地点了一支烟，望着围着市政府转圈的车水马龙，想起了苏红袖的许多好。苏红袖虽然是绝色美人，但是最吸引何振东的不是苏红袖的容貌，而是她玲珑剔透的双脚，苏红袖长了一双绝美的脚，这双脚不仅小，而且粉嫩粉嫩的。

每当何振东看见苏红袖的脚，就抓耳挠腮地不能自已，这是一双善于传情的脚，灵活、柔顺，比手更能让人愉悦，更能让人激起发泄暗藏在心底的情欲。

何振东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黄跃文和王汉生推门走了进来，两个人看上去风尘仆仆的，一脸的惶恐。

"看你们两个人的样子，事情好像没办好？"何振东黑着脸问。

"老板，事儿倒是办成了，只是小嫂子打完胎后在医院被人截走了。"黄跃文无奈地说。

"谁这么大胆子，敢截走我的女人？"何振东醋劲十足地问。

"是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和接待处处长白丽娜。" 王汉生惴惴不安地说。

"什么？丁能通和白丽娜？你们怎么会碰上他们？"何振东恼怒地问。

黄跃文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遇上谁不好，偏偏遇上丁能通和白丽娜，驻京办本来就是个信息源，丁能通还好一点，万一红袖把实情告诉了白丽娜，她那张破嘴还不满世界嚷嚷呀，你们俩真是一对笨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北京市那么多家医院，去哪家不好，非得去北京医院！"何振东气急败坏地说。

"老板，北京医院是罗虎领着去的，他说北京医院他有熟人，万一出岔子好应付。" 王汉生推卸责任地说。

"罗虎是个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啊？魏小六的事让他干得干净点，结果还是露了马脚，现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成立了专案组，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跃文，那个魏国山找到没有？"何振东责问道。

"还没有，罗虎说了个情况挺重要的！"黄跃文机警地说。

"什么情况？"何振东阴毒地问。

"罗虎说有两个月了，一到半夜就有人给他打电话，用极恐怖的声音只说两个字：'有罪！'罗虎这小子被吓得快得精神病了，跟我们说，八成是魏小六的鬼魂来找他算账来了。" 王汉生插嘴道。

44、打胎(3)

"狗屁！这个情况很重要，跃文，密切注意这个电话，干脆找两个可靠的警察，就住皇县驻京办陪着罗虎，必要时你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打电话的人，我估摸着八成就是魏国山干的，这家伙很有可能在北京，我最担心的就是矿上坍塌那件事了，要是让那小子知道了，早晚是个病，跃文，汉生，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魏国山，否则你们都得一块完蛋！"何振东骂道。

"老板，常务副县长肖仁杰一直不安分，自从你离开皇县后，肖仁杰就独来独往，不听招呼，在老百姓中威信还挺高，我们的事，他可能知道了一些，这两年没少写举报信，我看这家伙早晚是块病！" 王汉生恶毒地说。

"也难怪这小子不听招呼，当年这小子和牛禄山争当皇县县长，让咱们略施小计给压下去了，省委组织部本来派他来挂职锻炼的，没想到他还把皇县当成家了，还非要在皇县干出个样来，这小子本来和咱们就不是一路人。汉生，是鱼就有腥味，你这个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是吃干饭的？不老实就双规他。我在皇县当县委书记时，为什么都老老实实的，就一个办法，'双规'，这干部只要被双规过，没事也废了，你被纪委双规过，好说不好听啊，被双规过的干部还怎么提拔？汉生，找一找肖仁杰的小辫子，把他双规了，不信他不老实！"

"老板，你不知道，肖仁杰这家伙没有七情六欲，廉洁得跟海瑞似的，在老百姓中口碑又好，不好办啊！" 王汉生为难地说。

"笨蛋！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了，魏国山和肖仁杰的事一起解决，你们辛苦点，别忘了，在罗小梅的钼矿中，你们可都是大股东，不能光拿钱不出力吧。去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黄跃文和王汉生走后，何振东无限惆怅地坐在沙发里，一边抽着闷烟，一边陷入沉思.....

45、英雄煮酒(1)

东州宾馆位于市委后面，是一座三星级酒店，平时四大班子领导宴请客人除了经常安排在草河口迎宾馆外，一些不太重要的宴请基本都安排在东州宾馆。

周永年自从到东州就任市委副书记后，一直住在这里一套普通的标准间内。晚上，如果没有宴请，他就吃市委食堂，偶尔自己也在房间用电饭锅下点面条或方便面对付自己。

林大可在东州宾馆宴请完一位由兄弟城市副市长带队的装备制造业考察团后，打发走自己的秘书和司机，拎着酒菜信步走到周永年的房间，他知道周永年不像其他领导，从不接受吃请，又孤身一人，市委食堂的饭菜老也不换样，不是烧茄子，就是炒豆芽，估计这老兄早就吃腻了。

今晚，林大可特意为周永年要了条清蒸鲈鱼，敲开周永年房间的门时，他果然看见茶几上放着一盒刚吃完的碗面。

"永年，我就知道你用方便面对付自己，我要了两个好菜，好长时间没和你喝酒了，我特意买了一瓶东州大曲，怎么样，咱哥儿俩今晚来个煮酒论英雄！"

"何谓英雄？" 周永年脱口问道。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林大可文绉绉地说。

"曹操说的英雄并不是英雄，而是枭雄。&quo

Chapter_13

t;

"那以你之见何谓英雄？"林大可一边倒酒一边问。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得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英雄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英雄就是胸怀天下的人？"

"准确地说，英雄是那些天下为公的人！"

"好一个天下为公！永年，为英雄干杯！"

林大可豪爽地举起杯，周永年也被林大可的激情所感染，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碰杯后一饮而尽！

"永年，如果以天下为公作为英雄的标准，在东州李为民算一个，可惜他牺牲了！"林大可伤感地说。

"大可，你也不亚于李为民啊，就说药王庙社区拆迁吧，何振东是主管副市长，可是拆迁居民就没在药王庙社区见过他，你和闻天同志每天早晨六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了，比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到得还早，几乎每天都要到拆迁现场走几趟，每天必听一次汇报，哪有急难问题就赶到哪里了解情况，及时解决。"

"永年，百姓太好了，也太难了，他们对拆迁有看法，想不通，我非常理解，我们付出的只是一点辛苦，可是被拆迁的企业职工和居民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算得了什么？要不是你和闻天同志到居民家中做思想工作，说不定老百姓能闹到省里甚至进京，由于你们工作做得细，收到了说服一家人带动一大片的效果，有的居民已经开始动了，不过，大可，不能光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看周围的人，有人搞你的小动作哩！"

"权力是一些人永远追逐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那些玩弄权术的人不惜出卖人格，搞一些蝇营狗苟的小动作又算得了什么！"林大可义愤

地说。

"大可，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回避权术呀，因为权术就是官场上的兵法，是战胜邪恶的谋略和手段，正如一位将军不能不懂兵法、一位商人不能不懂经营一样，作为政治家也不能不懂权术，所以，我们不能一谈权术就讳莫如深，有些人甚至将权术与邪恶等同起来，其实，权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无所谓邪与正，关键在于谁来使用它、对谁使用它、怎么使用它、用以惩治邪恶，它就是正义的利剑，用以捣毁正义，它就是邪恶的凶器。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大可？"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更喜欢'政治智慧'这个词，总觉得权术不是忠正之人的立身准则，更像是官场小人耍玩的政治手腕。"林大可递给周永年一支红塔山，一边互相点着火一边说。

45、英雄煮酒(2)

"大可，你觉得何振东这个人怎么样？" 周永年一边深吸一口烟一边问。

"永年，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背后说别人的长短，不过，既然你问，我只能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他和你可都是从皇县干起来的。"

"但是，我在皇县没有和他共过事，我到花博会指挥部后，他才接任皇县县委书记的。"

"我知道皇县是你带领全县人民从一个靠国家救济的贫困县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大县的，何振东很会造势，他是借了你的光。"

"永年，话不能这么说，何振东和长征省长共过事，当时长征省长是西塘区区长，何振东是办公室主任，后来长征同志升了东州市市长、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直到省长，何振东也从区长助理、副区长、区长直到皇县县委书记、东州市副市长。"

"你是说在何振东升迁问题上，长征省长起了作用？"

"不一定是长征省长起了作用，而是何振东很会利用这种关系。我总觉得何振东很像一个人。"

"谁？"

"腐败掉的袁锡藩！"

"我和你有同感啊！大可，这个人你要小心了，他没少做你的文章，惦记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不是一天两天了，都活动到中组部去了，凤云告诉我，有一次在北京法源寺见过他，而且和苏红袖在一起。"

"谁不知道苏红袖是东州著名的交际花，贾朝轩的情人，怎么这么快就攀上了何振东了。女人活到这个地步可真够可怜的！"林大可揶揄道。

"大可，皇县有个常务副县长肖仁杰向我反映了不少皇县的情况，搞不好皇县要出大问题啊！" 周永年担心地说。

"肖仁杰我很熟，我当县长时，他是挂职锻炼的副县长，这个人很能干，无论在机关干部中还是在老百姓中，口碑都不错，皇县班子换届时，我以为他能接任县长呢，结果上来的是牛禄山。"

"怎么，牛禄山这个人口碑不好？"

"这个人当年任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时，擅自挪用市里拨的改造中小学危房专项资金，装修县教育局办公大楼，影响极坏，按理说，当副县长都不合格，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票会比肖仁杰高！"

"大可，我怀疑是贿选！"周永年不容置疑地说。

"有证据吗？"

"会有的，大可，我一直想和你聊聊皇县钼矿的事，钼矿是你当县长时发掘的，当时钼矿的审批权归哪个部门主管？"

"当时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土资源办，由我主管，全权负责县矿产资源的规划、管理和审批。"

"你知道现在开矿归谁审批？"

"谁？"

"王汉生。"

"他是县纪委书记，手伸得太长了吧？"

"这就是问题所在。据肖仁杰反映，在皇县机关，人所共知的秘密是王汉生得罪不得，甚至不能不顺他的意，否则，就很可能被找个借口双规起来。另外，如果哪个部门主管手中有王汉生相中的资源又不愿意交出，同样有被'双规'之虞。"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永年，你们市纪委为什么不查？"林大可气愤地问。

"大可，反腐败斗争复杂得很，哪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干部到了县级，和市里领导甚至省里领导就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干部整天都往某一个人家里跑，这种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纪委办案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关系网的存在，一方面要除恶务尽，另一方面也别误伤了好人。"

"永年，我始终不明白，'肖贾大案'刚刚尘埃落定，袁锡藩、钱学礼等腐败分子的忏悔声还在回响，有些人就视而不见，竟敢铤而走险，看来廉政建设光靠教育是不行的，必须找到治本之策呀！"

"大可，教育能影响人们的选择，但还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以取得一把手的信任和提拔，等等。所以，仅靠教育是不够的，只能靠制度导向。"

45、英雄煮酒(3)

"是啊，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只有改革才能根治腐败，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凡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的问题，其成果就能巩固。但是，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啊！"

不知不觉，一瓶东州大曲就见了底，两个人谈兴正浓，后来林大可叫号下围棋，要与周永年三局两胜，周永年借着酒劲棋瘾也上来了，两个人便在茶几上摆开了战场，果然是棋逢对手，第一局就胶着起来.....

46、北京结(1)

金冉冉的长篇小说《天堂雨》终于出版了。由于出版社很看好这本书，出版过程中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宣传，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几十家媒体的热烈追捧，金冉冉一夜之间就成了"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

丁能通得知金冉冉的《天堂雨》获得了巨大成功，心里由衷地为冉冉高兴，为了庆贺成功，丁能通心血来潮，约冉冉一起去登怀柔的箭扣长城。

早晨八点钟，从人民大学出发，奔驰车很快驶出了北京城。太阳照耀在斑斓的原野上，大地是五颜六色的，火红的高粱，金黄的谷子，干了胡子的棒子，老了荚的豆秧，连地边地沿上的野草都变成了墨绿色，结出各种果实的庄稼，全都显示出心满意足的样子。

一路上，冉冉都放着一首叫《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的歌：

十月的天空，

依稀晴朗，

阳光下许多故事缓缓酝酿，

车来车往，

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

月儿高高，

黑夜长长，

匆匆你走了，

命运没有方向。

"冉冉，如果《天堂雨》拍成电视剧这首歌可以做主题曲。" 丁能通深情地说。

"哥，你说我的小说能拍成电视剧吗？" 金冉冉充满希望地问。

"别着急，凡事水到渠成，歌里不是唱了吗，命运是没有方向的。" 丁能通故作深沉地说。

"哥，你的朋友顾怀远最近又写什么了？"

"他好像要写一本《大拆迁》的书，是写官场的。"

"他的《心灵庄园》最近我看了，有点像卢梭的《忏悔录》，写得很灵魂！" 金冉冉敬佩地说。

"冉冉，命运的确没有方向，谁能想到顾怀远会成为作家，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

"哥，多亏你没有事，但是我和凤云大姐为你担心死了！"

"冉冉，经过这场劫难，我明白了人有两怕，一怕活得不明不白，二怕活得过于明白。"

"为什么？"金冉冉不解地问。

"活得不明不白太可悲了，活得过于明白太可怕了。我过去有些方面活得不明不白，有些方面活得过于明白，结果险些铸成大错。"

"哥，我看你都快成哲学家了，你们官场上的人活得就是累，为什么不学着做一头快乐的猪呢？"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是属猪的。"

"哥，你不也是属猪的吗？"

"这么说这辆奔驰就是猪圈了！"

丁能通说罢，两个人哈哈大笑，却不知道有一辆悍马正尾随而来。

开悍马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县驻京办主任罗虎，车上还坐着两个皇县公安局的警察，都是黄跃文的死党，一个叫大李，一个叫老于，两个人是为查找魏国山的下落住在皇县驻京办的。

罗虎早就嗅到了丁能通与金冉冉的关系，罗小梅上次到北京交给罗虎一个任务："虎儿，通哥是姐的，决不能让别的女人缠上他，姐不

在北京，你时不时地帮我盯着他点，一旦发现有别的女人缠她，赶紧告诉姐姐。"

"姐，你放心吧，他要是敢找别的女人，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你可不许胡来，伤了通哥，我可不饶你！"

"姐，还没嫁给他呢，就偏心眼儿了！"

"记住，他早晚是你姐夫。"

从那儿以后，罗虎经常开车尾随丁能通。很快就发现丁能通果然与一个女研究生打得火热，他还单独尾随过金冉冉，罗虎发现一个规律，丁能通一到周末就开车接金冉冉，罗虎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丁能通，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姐对你多好啊，你竟然背着她拈花惹草，小心点，找机会老子就把花给你掐了，把草给你拔了。"

机会果然让罗虎遇上了。周六一大早，他就领着自己的两个死党尾随丁能通，丁能通果然开车去了人民大学，但让罗虎没有想到的是，丁能通接完金冉冉，开车竟出了北京城。

46、北京结(2)

罗虎开车一路尾随，一直跟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箭扣脚下的西栅子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是游览箭扣长城的大本营。

丁能通和金冉冉停好车后，进了一家叫"赵氏山庄"的农家饭庄，罗虎怕把人跟丢了，没敢找饭庄吃饭，而是让大李到杂货店买了面包和香肠。罗虎见一户农家晒着白布单子，让老于偷来，大李和老于谁也不知道罗虎偷白布单子干啥。

"罗主任，偷这白布单子有啥用啊？"老于纳闷地问。

"我估计丁能通和金冉冉今天回不去了，吃完午饭爬长城，弄不好要夜宿箭扣了，还他妈的挺浪漫的，我要他们浪漫不成！" 罗虎恶狠狠地说。

丁能通和金冉冉在"赵氏山庄"饱餐后，两个人背着登山包走了出来。金冉冉今天装扮得格外美丽，一副专业登山队员的打扮。

丁能通的心情好极了，从坐落在土坡上的老赵家的院子里，向南望去就是"箭扣长城"，向西南方向可以遥望到"北京结"，那是丁能通和金冉冉此行的目的地。

几场霜后，漫山遍野姹紫嫣红，柿树、杏树、红枫都已经被秋霜染上了颜色，虽然白桦已经树叶凋零，但是，衬托在一片金黄或者火红之中，别具一番风韵。

古老的长城蜿蜒在五颜六色的群山之中，异常壮美！丁能通背着登山包，牵着金冉冉的纤纤玉手，向南出了村口，很快就来到了长城脚下。

经过一段爬升后，从一段坍塌的墙体的开口登上去，便开始走在起起伏伏的箭扣长城上了。放眼望去，是连绵起伏的苍茫野山，蜿蜒的长城在群山间跌宕起伏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哥，你在驻京办整天迎来送往，应该来这里很多次，怎么感觉像是第一次来呢？" 金冉冉忽闪着大眼睛气喘吁吁地问。

"当官的才不会来这种野长城呢，顶多陪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属到八达岭长城看看。"

"为什么？八达岭的长城人工雕琢得就像故宫的城墙一样，哪里有这里的长城有气势，别看这里的长城经历千年的洗礼，变得残破、荒芜，未经后来人的修整雕琢，但抚摸这些残破的城砖，我能体会到千百年前它雄壮的气势，更能感受到长城所见证的那些金戈铁马的历史烟尘。"

"说得好！不愧是作家，但是官当大了都难免养尊处优，他们才吃不了这份苦呢，我给肖鸿林当秘书时，每次出差只去三个地方。"

"什么地方？"金冉冉好奇地问。

"五星级酒店、桑拿浴中心、KTV夜总会。"

"真无聊，难道去福州不去武夷山，到长沙不看张家界？"

"的确如此。"丁能通圆滑地笑了笑。

"唉，不到箭扣看日落，怎知人间有悲歌！" 金冉冉叹道。

"箭扣的日落很特别吗？" 丁能通不解地问。

"当然，箭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特别，足以让所有长城地名中的岭、关、峪、台等字眼全都黯然失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箭扣在手严阵以待，多有气势，古朴、残破、雄奇、苍凉，再加上日落，难道不是一首人类历史的悲歌吗？"

"冉冉，你可真会联想，别说，还真有道理。不过，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我看这长城就像横在中国山河大地上的一柄巨大的权杖，昭示的是权力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冉冉，只有权力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移山填海都能做到，何况修筑万里长城了，帝王们把长城看作自家院墙，都想江山永固，可是到头来，哪个不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官场就像这荡气回肠的长城一样，盘踞在人类社会之上，如同一座永不闭幕的人生大舞台，上演的永远是云诡波谲的争斗！" 丁能通一番感慨，让金冉冉颇为惊讶。

"哥，想不到你的话这么入木三分，真有点陈子昂登幽州台的感觉。"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丁能通大声朗读道。

46、北京结(3)

"哥，你很孤独吗？"

"冉冉，人是孤独的，能面对孤独的人内心是充实的，狂欢放纵是对孤独的逃避和恐惧，面对孤独会体悟到人生的另一种真谛：超然物外，敢问苍天。其实，人的尊严不是身居高官要职的显赫，也不是名利双收后他人的青睐，人的尊严是孤独地展现自我。"

"哥，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什么？"

"就像一个仰天长叹的孤独英雄！"

丁能通拍了拍城墙上的青砖，恍惚间觉得长城活了，像一条苍龙在山脊上蜿蜒前行。

经过艰难跋涉，两个人来到北京结的两棵松，两棵松树既不高大，也不挺拔，却凛然屹立，北京结的两棵松树是箭扣的标志之一，这里是难得一遇的长城会合处，三个不同方向的长城在这里会合，北面往九眼楼的方向通向黑坨山；向西方向舒展而去的长城通向黄花城；由此沿着长城，向南转东就可以直达慕田峪长城了。三条巨龙般的长城沿着各处山脉汇集到此相交，这种气势恐怕只有站在北京结才能领略。

"哥，这两棵松树像不像一对天长地久的夫妻？"

"像，这两棵松长在北京结当然是永结同心了。"

"哥，爱情真的可以天长地久吗？"

"冉冉，人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惟有爱情是共鸣的！"

"人世间所有的爱情刚开始都是甜美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都会慢慢变得有些苦涩。" 金冉冉伤感地说。

"是啊，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天主教神父主持的婚礼，神父在弥撒当中，手持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问大家：'在场的人有想要它的吗？'全场没人出声.....神父又说：'不要害羞嘛，想要就举手啊！'全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举起了手，这时，神父将崭新的钞票揉成了一团后再问：'现在是否有人想拥有它？'仍然有人举手，但比刚才少了许多。接着，神父又将那钞票扔在地上，踩了几下，拾起来，再问大家：'还有人想要它吗？'全场只有三四个人举手，神父请其中一位男士上台，把一百元给了他，神父说：'这位先生三次都举了手！'全场一片笑声，神父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对新郎说：'孩子，今天你迎娶心爱的新娘就犹如拥有一张崭新的钞票，岁月加上辛劳，就如残破的一百元纸钞一样，一些人中途变了心，而事实上，钞票仍然是钞票，它的价值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希望你可以像这位先生一样，懂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别被外表牵着行走人生路呀！'这时，全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冉冉，真正的爱就像怀一场感情的旧啊！" 丁能通感慨地说。

"可是两个相爱的人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永远不见面，而是明明深爱着对方，却不能去靠近！"

金冉冉话音刚落，丁能通的手机响了，他从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看来电显示，心里一阵发紧，心想，"罗小梅早不来电话晚不来电话，偏偏在我和冉冉最浪漫的时候来电话！"

丁能通万万没有想到，罗虎、大李和老于一直尾随着他们，并把消息告诉了罗小梅。罗小梅接完罗虎的电话油然而生醋意，"丁能通从来没带自己这么浪漫过，难道他和金冉冉....."罗小梅不敢深想，她埋怨自己太自信太大意了！

罗小梅以为丁能通离婚后，一定会投入自己的怀抱，可是事情并未沿着自己想象的方向发展，丁能通与自己若即若离，好像有一种警惕，以前见了自己就想上床，现在连床也不想上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想到这儿，罗小梅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此时的丁能通与金冉冉正准备在北京结下宿营。

苍山如海，残阳似血，在这血色的黄昏中，太阳渐渐地向山后落下，它的光已经不耀眼了，山也暗淡了，云也暗淡了，树也暗淡了，丁能通的心也暗淡下来，当着金冉冉的面和罗小梅通话，丁能通觉得非常尴尬。

46、北京结(4)

"通哥，你在哪儿呢？" 罗小梅用吃醋的口气问。

"小梅呀，和朋友在一起呢。" 丁能通故作从容地说。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怎么，小梅，你不像这么小气的人啊！"

"我也不会大方到把我爱的男人与别的女人分享！深秋了，箭扣长城很冷吧？"

"小梅，你怎么知道我在箭扣长城？"丁能通警觉地问。

"通哥，天冷不是冷，心寒才是寒，我爱你，我当然能感觉到你在哪儿，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的。好了，不打扰你了，你也难得浪漫一次，这次就放你一马。通哥，你记住，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这儿抢走！"

"小梅，小梅！"

罗小梅突然挂断电话，让丁能通茫然若失。

金冉冉已经听出了端倪，她一脸醋意地问："哥，你怎么还和这个女人来往？她把你害得差点丢了前程！"

"冉冉，爱情是无解的方程式，在人生的路上，我希望所有的真情都可以用来珍藏。"

"哥，我可不想被你收藏，如果爱情是一列火车，我想和你一起开往地老天荒。"

"冉冉，我是个离过婚的男人，不值得你为我这样！"

"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是天生为你准备好了的，我是惟一的一个！自从认识你那天起，我就开始准备，我已经通过爱你学会了坚守。"

"冉冉，这对你不公平，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哥，你不接受我的爱，是不是因为罗小梅？"金冉冉醋劲十足地问。

"离婚后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和小梅我都不想伤害。冉冉，别争了，我都饿了，你看月亮都升起来了，箭扣的夜多美啊！"

丁能通转移了话题，他在烽炲内支好帐篷后，从背包内取出面包、火腿，还特意带了一瓶红酒。

准备好后，丁能通拽了拽在旁边生闷气的金冉冉说："怎么，快乐的小猪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吃饭了，为了庆贺《天堂雨》出版，我特意带了一瓶红酒。"

"你是根木头，我才懒得生你的气呢！哥，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关心你！"金冉冉说完，钻进帐篷，"哥，夜宿箭扣长城太浪漫了，我

要写一部新书，名字就叫《长城之恋》。"

"那好，为了你的《长城之恋》干杯！" 丁能通端起红酒说。

"什么叫我的《长城之恋》，是我们的《长城之恋》！"

金冉冉说完，咯咯笑着将红酒一饮而尽。

很多坚贞不渝的爱情是从两颗心碰撞的一刹那，就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此时。金冉冉脸上泛着冷冷的美，美得入了骨髓，丁能通就是铁打的，也被金冉冉炽热的爱融化成了铁水，夜色如梦，丁能通的心突然涌上一股甜丝丝酸溜溜的感觉，有一种伤感般的快慰。

清白的月光从松针的缝隙中筛落在长城的青砖上，显得格外清冷，长在长城上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时而有一两只惊飞的宿鸟发出凄惨的怪叫，伴随着松涛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

金冉冉紧紧依偎在丁能通的怀里，两个人谁也睡不着，山风呼啸，发出稀奇古怪的叫声，丁能通甚至有些后悔，万一有什么野兽出没，自己倒无所谓，豁出去了，伤了冉冉怎么办？丁能通越想越害怕，情不自禁地搂紧了金冉冉。

"哥，我想出去方便一下！可是我害怕！"

"怕什么，有我呢，我也想方便方便，走吧！"

丁能通先钻出了帐篷，紧接着金冉冉也钻了出来，月牙儿挂在天上，天是暗蓝的，没有一丝云，苍苍茫茫的群山在清冽的月色中变得苍白而神秘，一层忧郁的银光，镀在像生了病似的起伏的山峦上，松林和灌木丛在月光中投下恐怖的阴影，黑乎乎的，就像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怕的鬼怪。

两个人方便完，突然出现三个雪白的鬼影，一蹦一跳地向两个人逼近，金冉冉吓得一声刺耳的尖叫，一头扑到丁能通的怀里。

46、北京结(5)

"哥，有鬼！"

丁能通紧紧搂住金冉冉，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弄不清向自己逼近的怪物到底是什么，看样子像传说中的僵尸。

丁能通几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心想，果然遇上鬼了！长城本来就是古战场，千百年来长城之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厮杀，莫非他们就是战死在长城上的鬼？

此时的三个白色僵尸不仅越跳越近，而且发出狼嚎般的叫声，金冉冉把头埋在丁能通的怀里吓得瑟瑟发抖，丁能通转念一想，这世界上哪儿有什么鬼，有鬼也是人装的。

丁能通壮了壮胆子，大喝道："站住！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

丁能通这一嗓子声如洪钟还真起作用，三个白鬼顿时站住了，发出了歇斯底里的笑声，尽管这笑声极尽伪装，丁能通还是听出了一种熟悉的声音，他一下子明白了，罗小梅在东州皇县竟然知道自己在箭扣长城，一定是有人跟踪而来，然后给她通风报信，这个人只能是罗虎。不管这三个人怎么伪装，其中一个一定是罗虎。

想到这儿，丁能通哈哈大笑："罗虎，你以为你蒙个白布单子我就不认识你了，还不现原形！"

丁能通这一嗓子不要紧，三个白鬼转身就跑，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中。

"冉冉，没事了！"丁能通用手抚摩着金冉冉的头怜爱地说。

"哥，到底是人还是鬼？"金冉冉仍紧紧地抱着丁能通问。

"这个世界上人就是鬼，鬼就是人。想不到有人装神弄鬼吓唬我们，太卑鄙了！"

丁能通心里对罗小梅由爱生出几分怨来，他还无法判断，罗虎吓唬自己是不是罗小梅指使的，但是罗虎跟踪自己一定是罗小梅指使的。

丁能通心想，女人真是把双刃剑，最可爱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可怕的地方，看来自己真应该好好想一想和罗小梅的关系了。

47、批评(1)

两会结束后，洪文山接到省委组织部送来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春季培训班入学通知书，这两天正在准备入学考试，一大早何振东便气哼哼地推开了洪文山办公室的门。

"洪书记，房地产立市是市委常委会定的大政方针，我只是执行者，如果我执行得不好，请洪书记批评指正！"

何振东一肚子委屈地坐在沙发上，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两会上发生的质询风波对洪文山震动很大，这两天他一直在反思房地产立市的思路是不是对。东州是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靠房地产立市能不能立得起来，或许夏闻天主张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财政吃紧的东州市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卖地更快的发展途径了，这也是当前做法。

洪文山打定主意，这次去中央党校学习，除了在理论上充实一下自己外，一定要向其他省市领导取取经。

"振东，既然你是来寻批评的，我就批评你几句。杨仁泽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大代表，论年纪可以做你的父辈，你可倒好，接受人大代表询问，态度蛮横无理，竟然出口伤人，骂人家混蛋，影响极其恶劣，市政府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洪书记，我丢市政府什么脸了？人家是对房地产立市提出了质疑，谁不知道房地产立市是你洪书记积极倡导的，是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东州经济发展方略，也是市政府常务会上定的大政方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使东州经济走出低谷，我作为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在不折不扣地执行落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决策，我有什么错，我怎么就丢市政府的脸了？" 何振东振振有词地反驳道。

"振东同志，我们现在谈的是你对人大代表的态度问题，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代表民意向相关部门提出要求和进行质询，询问是名正言顺的权力，你作为受人民监督为人民办事的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就应该虚心接受人大代表的询问，耐心回答人民提出的问题，动不

动就拍桌子瞪眼睛，还出口不逊，这是一位副市长应该有的态度吗？"洪文山不留情面地说。

"我态度是有点问题，可是杨仁泽哪里是在询问，纯属公然向市委市政府挑衅，说市政府是在与民争利，带头违法，是在犯罪！"

"振东啊，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反思，我们的决策有没有失误，为什么人大代表反响这么强烈。应该说，这一年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面对诸多压力，东州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经过一年的努力，东州的形势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东州经济呈现出这样一个良好的态势，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现在可以说，今年的东州不是灾年，也不是平年，而是一个丰年。这一年，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建设成果显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科技创新步伐加快，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全市经济结构调整进度不快，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乏力，支柱产业不强，企业规模不大，工业经济运行质量不高，一些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数量很大，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很大，城建资金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城市建设投资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这些困难和问题，既有经济转轨时期的客观因素和东州特殊经济结构的历史因素。也有市委市政府工作思路不宽、开拓不够等主观因素，面对这些困难，我们有什么资格沾沾自喜？人大代表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有什么资格向人大代表吹胡子瞪眼睛？振东，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我马上就要去中央党校学习了，我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反思一下东州经济发展思路，如果有问题，我会及时与闻天同志沟通的，我不在东州期间，希望你们政府一班人多辛苦一点，特别是你何振东，不仅主管城市建设和县区工作，还掌管着东州老百姓的社保基金，这可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一定要管好啊！" 洪文山语重心长地说。

47、批评(2)

"放心吧，洪书记，干工作咱啥时候给你丢过脸。不像有些人干活不行，整人一个顶俩！洪书记，你可心里有数，我可是你的人，做我的文章，不仅是做你的文章，也是在做长征省长的文章。" 何振东话里有话地说。

"振东，你这话可不大对劲儿啊，谁整你了？把话说清楚！" 洪文山正色道，"振东，你不要耍小聪明，以人划线，谁是谁的人啊？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嘛！长征同志在你的进步上是说过话，在提拔你任东州副市长的问题上，省委常委会上我也举过手，但这只能说明你的过去，将来你是个什么样，还是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和人民的监督，东州四大班子领导，谁对东州没有一个沉重的责任？谁敢拿东州八百万人民的前途命运当儿戏？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谁还会只顾情面，不讲原则？如果有人这样做，那他就不配人民公仆的称号！"

"好好好，洪书记，这话算我没说，上午我到省政府开个会，我先走了。"

何振东长长地叹了口气，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了，洪文山并没有送，他心里清楚，何振东说有人整他，指的是市委副书记周永年。

周永年自从就任东州市委副书记以后，就对何振东有看法。洪文山心想，周永年哪点都好，就是与自己老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看问题的方式老是不一致。刚到东州不久就对房地产立市提出了质疑，凡事喜欢借题发挥，最近可能在做何振东的文章，怀疑何振东经济上有问题，简直是乱弹琴！没有证据就乱怀疑，何振东能没有想法吗？不行，去中央党校之前，一定要找周永年好好谈谈！

48、第四极(1)

而此时周永年正在去夏闻天办公室的路上，本来夏闻天通过红色保密电话直接打到周永年办公室，是想问问周永年在不在办公室，在，自己就过去一趟，不仅有事商量，也想听听周永年对下一步东州经济走向的看法。周永年哪肯让夏闻天亲自跑过来，他说，哪敢劳驾

市长大人，还是我过去吧，夏闻天说，也好，周永年就驱车赶到了市政府。

周永年兴致勃勃地推开夏闻天办公室时，夏闻天正按着自己的腹部冒虚汗。

"闻天，你怎么了？" 周永年焦急地问。

"没事，老毛病犯了，挺一会就好了。"

周永年在饮水机上给夏闻天接了一杯水递给他，夏闻天喝了水后感觉好了许多，便用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说："永年，有一件事一直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市长大人尽管说，不过，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去医院检查一下？" 周永年关切地问。

"就是肚子疼，老毛病了，每次犯的时候，挺一挺就过去了，没事！" 夏闻天满不在乎地说。

"你没去看怎么知道没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永年，两会刚刚结束，虽然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但是我知道一些人大代表对政府的工作并不满意，特别是药王庙社区的动迁工作进展缓慢，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刚刚开始，我忙得脚打后脑勺的，哪有时间上医院啊。我找你是想和你商量一下，能不能由市纪委派几个人组成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监察小组，主要负责动迁安置款的纪检监察，防止被挪用挤占贪污，确保每一分钱都落在动迁户手中。"

"闻天，这个办法好啊，这样可以有效防止那些坑害国家和被拆迁人利益的勾当，防止国家补偿金被不法干部私分，杜绝动迁黑幕的发生。"

"永年，文山同志就要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你的担子不轻啊！省里对皇县钼矿安全生产问题一直很重视，我上次和大海检查过一次，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张铁男和牛禄山竟然用佛跳墙伪装山珍汤，用茅台酒伪装皇县十里香骗我和大海腐败了一把，我怀疑我上次搞突袭，

张铁男和牛禄山事先得到了消息，整个钼矿区也做了伪装，我没看到真正的东西呀，我听说你也微服私访过几次，不知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没有？"

"闻天，我怀疑皇县钼矿多次发生过安全事故，只不过瞒报而没有被发现。"

"有证据吗？"

"证据暂时还没有，不过，大海指示刑警支队支队长石存山利用查办魏小六一案之机，秘密查访，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永年，一定要用证据说话，大可和振东可都在皇县干过，调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班子团结。"

"这个你放心，我有分寸，不过纸里包不住火，等盖子揭开那一天，你会大吃一惊的！" 周永年正色道。

"永年，你对询问风波怎么看？"

"我认为人大代表询问得很有道理，不管振东同志态度如何，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琼水湖正在遭受严重污染，搞不好八百万东州市民将在一夜之间无水可吃。"

"这也正是我一开始阻止在琼水湖畔搞房地产开发的原因，我虽然是一市之长，但是在市委常委会上，市政府这边的常委只有我和大可，少数服从多数啊，尽管我对房地产立市有看法，还是得执行，其实东州作为老工业基地，走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的路子才是长远之计、立市之本啊！"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建国际会展中心是对的，搞国际世博会的想法也是对的，文山同志是固执了一些，希望他这次去中央党校学习能对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到东州以后，我研究了从赵长征时代，王元章、肖鸿林时代，到你和洪文山时代，我认为东州市政府工作的路子始终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跑'部"钱'进向国家争取大项目，以为要来了大项目，税收就增加了，政府的财力就增加了，就可以干事了。但是，这个思路在现实生活中

有问题：一是增加大项目非常艰难，真正好的项目是国家统一布局，不是想争就争得来的；二是争来的大项目，你要收它的税，需要五至八年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三是企业有了钱，也应该把钱留给企业，让它继续发展，财政不能全部据为己有，不能杀鸡取卵；四是实际上有些项目站不住脚，很可能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即使政府批准搞这个项目，往往也是政府行为，用大量的贷款搞起来的，还没有开张时已经是债台高筑，这种教训比比皆是啊。更可怕的是这种跑'部"钱'进的思维引进到招商引资的工作中，不向国家部委要大项目了，向外商要，结果不管项目多坏，连洋垃圾也引了进来。闻天，今年第一次常委会上，文山同志又提出今年是项目年，去年是房地产年，以此上溯是创新年、绿化年、开放年等等 ，好像每年不搞个名堂，不弄个由头就不能工作了，要我说，每年都应该是民生年，这才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我始终认为，政府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有所为有所不为，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我现在的世界观就是以人为本，我的方法论就是实践至上。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说首要的出发点是人民想什么，人民要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什么。所谓实践至上，就是不管什么理论、思想和办法，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行，否则，就都是空读。"

48、第四极(2)

"永年，这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有些问题你比我这个市长看得清楚！"夏闻天赞许地说。

"你这是谦虚，你提出来的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的思想，很符合东州的实际情况，东州号称东方的'鲁尔'，工业永远是立市之本啊，以地招商、引凤筑巢，这种做法实际是把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权拱手让给了开发商，名曰'造城引商'，想演绎'草船借箭'，其危害性后果是大量土地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低价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这种情况，中央不会坐视不管的。"

"这也是我忧虑的，目前东州经济格局是'东汽、西重、南文、北农'，改革开放以来，遵循从沿海到内地的轨迹，中国经济发展呈梯次进行，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增长极，在这三个增长极面临着产业发展空间有限、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之后，中国经济第四个增长极将随之出现。从经济实力和地理位置看，争取做第四增长极的'极点'，东州不仅有实力竞争，而且是惟一的选择。目前，东部是汽车工业基地，南部是高科技产业区，北部是高新农业产业区，只有西部是发展重化工业的最佳选择，一是基础雄厚，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部污水河作为东州的排污口，长期承接着来自工业企业的废水和生产污水，周边土地逐渐改为工业用地。在国家严格控制工业用地的今天，污水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反而成了难得的工业发展用地啊！"

"闻天，你这个想法好啊，我建议等文山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上常委会讨论一下，这个设想如果实现，东州经济何愁不成为中国的第四增长极。"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龙小波推门进来说："夏市长，驻京办丁主任来了，说是有要事向您汇报。"

"年终岁末，这家伙该不是向市长大人要钱来了吧？"周永年开玩笑地说。

"请他进来吧！" 夏闻天笑着说。

龙小波出去了，不一会儿，丁能通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

"想不到周书记也在，正好向两位领导汇报一下，夏市长，往年年终岁末都是跑'部"钱'进的最佳时机，其他省市县的驻京办已经车水马龙地往国家各部委办局跑了，咱东州驻京办虽然增加了平民化功能，但是，往年都是往与东州有关的国家各部委办局送，今年突然没动静了，怕是不好吧，我自己不敢定，所以特意跑来向市长大人请示，东州驻京办该怎么办？"

丁能通说完，夏闻天看了看周永年，周永年也看了看夏闻天，两个人都没表态，搞得丁能通一头雾水。

"两位领导表个态吧！"丁能通无奈地说。

"闻天，就目前的情况看，从国家各部委办局直接得到资金与项目支持虽然可能性一年比一年小，但是往年都跑，如果今年突然不跑了，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驻京办转变职能也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刹车太急，我看一些目的在于联络有关部委感情的新春茶话会之类的活动今年还是要搞，别忘了东州地铁立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呢。而且我建议你亲自到北京主持！" 周永年认真地说。

"能通，你们驻京办的态度是什么？"夏闻天诡谲地问。

"夏市长，当着您和周书记的面，我还真想说说我心里的难处。驻京办功能无论怎么转，市领导和家属的接待工作我们都得做，迎来送往是驻京办的本分不是。现在，中央各部委除了预算资金外，还有一笔中央转移支付款项，这笔钱怎么花，人大不知道，老百姓更不清楚，只有驻京办最清楚，因为哪个驻京办跑'部''钱'进跑得勤，跑得快，跑得好，这个'小金库'里的钱哪个省市得的就多，我们今年不跑，别的驻京办跑了，人家心里都有数，好处自然是谁跑谁得的多呗！"丁能通客观地说。

"那么，你的意思还是应该跑了？" 夏闻天笑着问。

"我们听领导的，领导让我们跑我们就跑，领导不让跑，我们就不跑。"丁能通圆滑地说。

48、第四极(3)

"看来你丁能通想将我们的军呀！我看就按永年同志的意思办吧。能通，从东州出去的驻京领导副部级以上的有多少啊？"

"包不包括退下来的？"

"当然包括。"

"三十三位。"

"副司级以上的呢？"

"上百位。"

"我看把副司级以上的都请到北京花园来，包括一些帮过东州大忙的以及东州正有所求的，都请来，搞个迎新春团拜会，这样既解决了驻京办跑'部"钱'进之苦，又与国家各部委办局领导加深了感情，增进了友谊。" 夏闻天反剪着双手说。

"人家别的省市的驻京办车水马龙地送，咱们即使开团拜会，也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能不能准备点礼品？"丁能通试探地问。

"我看还是在团拜会的内容质量上下功夫，要让人家来了感到浓浓的亲情、乡情、友情，礼品就备一些东州的土特产吧。" 夏闻天斟酌再三地说。

"俗话说，亲不亲，是乡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欠了人情，也应有所回报，送点土特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周永年附和道。

"能通，跑'部"钱'进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新功能都做了哪些工作？" 夏闻天微笑着问。

"这段时间驻京办有意识地弱化了应酬、公关和接待职能，强化了为民服务的职能，春节快到了，正在对东州进京务工人员的返乡日期、到站等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准备报铁路部门统一办理团体票。另外，现在来北京上访的人，一般是由国家信访局和公安部门通知当地驻京办去接人，驻京办再通知当地乡镇一级政府来北京把人接回去。驻京办有责任维护首都的稳定、维护地方政府形象，这也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丁能通暗自得意地说。

"好啊，看来驻京办在转变职能方面确实有所突破，课题还要抓紧搞，一刻也不能放松。另外，洪书记过完春节就去中央党校学习了，能通，你要照顾好洪书记的生活，他有糖尿病，身体不好，秘书也不能老在身边，平时多往中央党校跑一跑，这可不是迎来送往，而是我夏闻天给你丁能通布置的工作，完成得好不好，我要考核的。"

说罢，夏闻天和周永年哈哈大笑。

"闻天，我看下次常委会应该专题研究一下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进京后的纪律，家属和子女，驻京办一律不准接待，一经发现，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你看怎么样？"

"领导干部本身进京也要做出一些规定，比如用餐、用车标准，住宿标准都不允许超标，更不允许公车私用，公款请客办私事。" 夏闻天补充道。

丁能通听罢心中好笑，心想，两位领导天真得可爱，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过去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这些人进京根本不住驻京办，只要是副市级领导，身边都有一些大款朋友，领导还未动身，大款们早就到北京安排好了，领导们用驻京办关键是用驻京办的神通，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两百亿元以上，东州驻京办每年不低于一两个亿，这些钱都是通过驻京办主任的手花出去的，市领导用驻京办用的是关系，谁掌控着关系网？当然是驻京办主任。驻京办通过日常公关编织的人脉资源对于市领导来说是最大的财富，用好了，可以步步高升，所以驻京办就是一个"场"，是由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延续形成的"场"，这个"场"联络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政治"通道"。有了这个"通道"，地方官员才能分享集中于北京的政治、经济资源，转变职能，就要打破这个"场"，这个"场"里牵涉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切身利益，谈何容易啊！

49、绑架(1)

最近，罗虎的心情非常好，自从黄跃文把大李和老于安插在皇县驻京办以后，每天半夜骚扰恐吓罗虎的电话就没有了，大李和老于也觉得在北京呆着无聊，年前罗虎放了他们俩的假，回家过年去了。

晚上罗虎做东请东州其他几个县区驻京办主任喝酒，酒足饭饱之后，又请大家去欧洲风情俱乐部洗了桑拿，罗虎还找小姐放了一炮，这一炮他觉得放得很过瘾，好像把以前积淀起来的所有的恐惧都泄了出去，躺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搂着小姐睡着了，鼾声中他梦见自己和大李、老于一起追杀魏小六的情景。

半夜时分，正下着大雨，魏小六被铐在天沟乡派出所的暖气管子上嚷嚷着要拉屎，当时罗虎和大李、老于还有另外一名警察在打麻将。

老于骂骂咧咧地打开了魏小六的手铐，跟着这小子去了厕所。老于在厕所外等了半天，也不见魏小六拉完，便骂道："魏小六，你他妈的掉屎坑里了？"

里面还是没动静，老于急忙踹开厕所的门一看，魏小六早就跳窗户逃跑了，老于赶紧大喊道："罗虎、大李，不好了，魏小六跑了！"

罗虎一听就急了，骂道："还不他妈的快追，要是人真的跑了，黄局长非吃了我们不可！"

于是，罗虎率领大李和老于追了出去，天沟乡派出所后面有一条山路，直通黑水河天沟乡大桥，只要过了桥就是通往东州的公路，随便扒一辆车就可以逃往东州。

一旦魏小六逃往东州去市公安局报案，天沟乡钼矿死人事件就会露馅，那么以前所有瞒报的矿难事故都将暴露，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掉乌纱帽，掉脑袋。

想到这儿，罗虎心里更急了，他和大李、老于拼命追赶，终于在快到黑水河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踉跄的人影在大雨中挣扎着前行。

罗虎脑海中闪过黄跃文狰狞的脸，"罗虎，只要这小子不老实，立即把他灭了！"

想到这儿，罗虎抽出自己的牛皮腰带大喊道："魏小六，哪里跑！"

大李和老于也发现了魏小六，大喊道："魏小六，站住，不然开枪了！"

罗虎连忙制止道："别开枪，小心让人发现！"

在闪电的微光中，可以看见风雨中的魏小六已经筋疲力尽，湍急的黑水河在暴雨的肆虐中像无数脱缰的烈马抖动着黑色的脊梁，向前狂奔。

就在黑水河天沟乡大桥下，罗虎将皮带勒在了魏小六的脖子上。魏小六本来就累得气喘吁吁，呼吸困难，罗虎这一勒，魏小六没挣扎几下，很快就断气了。三个人三下五除二就将尸体扔进了黑水河，尸体很快就被急流卷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大李才提醒道："妈的，跑出来太匆忙，应该把他装麻袋里，里面多放点石头，这样尸体就会沉入河底，就这么扔到河里，过两天尸体被发现了，会不会查到我们头上？"

"不会的，这大雨天显然是失足掉进河里淹死的，过两天还不知道冲哪去了呢，说不定冲到海里喂王八了呢！"

老于说完，三个人哈哈大笑，趁着夜幕中大雨的掩护消失在黑暗中。

梦做到这儿，罗虎醒了，他握着躺在他身边的小姐白花花的奶子血往上涌，下面的家伙一阵一阵地发涨，小姐被他搓揉得也受不了了，不停地呻吟着，罗虎第二次勇猛，恨不得一生的性欲一次都发泄出去。

众人散时，已经是半夜时分，冬夜的北京城并不寒冷，与东州的冬天比起来只能算暖冬，一点个性也没有。

罗虎开着自己的悍马向航天桥驶去，下了航天桥驶向通往皇县驻京办的巷子里，悍马车的尾灯在漆黑空旷的巷子里划出一道明晃晃的亮光。

皇县驻京办大门前亮着两盏昏黄的红灯笼，这是因为快过年了，罗虎让人白天才挂上的，院子里寂静得像座巨大的坟墓。

罗虎把悍马开进车库时，在巨大的白杨树后面闪出三个人影，敏捷地向车库逼近。罗虎刚从悍马车上下来，三个人冲上去，二话不说，扭住就捆，还没等罗虎喊出声，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就塞进了嘴里，最后，还在他梳得油光发亮的脑袋上，罩了个像萨达姆临上绞刑架前戴过的黑头套。

49、绑架(2)

紧接着，罗虎就感觉没出车库，就在车库里被塞进了一个暖气沟，在暖气沟里，只能猫着腰走，这里空气不流通，罗虎感觉快被闷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皇县驻京办的车库里明目张胆地绑架自己。

猫着腰走了五分钟才爬出了暖气沟，从暖气沟里钻出来，他感觉进了一个很空旷的地下室，罗虎从来不知道皇县驻京办还有什么地下室。

这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沙哑地说："把头套给他摘了吧。"

罗虎这才看清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仓库，面前的三个大汉有一个面熟，其他两个不认识，其实这个巨大的仓库原先是部队的军火库，当初部队把军营租给东州市驻京办时，这里就被改成了放杂物的仓库。

皇县驻京办接手后，由于这个巨大的地下室没什么用，冬天食堂的后厨就在这里存储一些越冬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什么的。

摘头套的大汉顺手拽出塞在罗虎嘴里的毛巾，罗虎长长地舒了口气，壮着胆子说："几位大哥，大过年的缺钱了吧？缺钱了说一声，何必费这劲？你们说个数，就当咱们交个朋友，我也在道上混过，都不容易！"

面熟的大汉回手"啪"地扇了罗虎一个大嘴巴，沙哑地说："少他妈的套近乎，想活就老实点！"

这声音实在是太熟悉了，好像在哪儿听过，眼前的汉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脸膛红中透紫，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一双环眼，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目光。

"你不是后厨的王厨子吗，你他妈的也敢绑我，你妈了个×的，你不想活了！"罗虎一下子认出来眼前的大汉是皇县驻京办后厨的掌勺王厨子，此人平时少言寡语，憨厚得很。

"罗虎，你他妈的好好看看我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是讨你命的阎王！"

紫脸大汉一把揪住罗虎的头发说，罗虎一下子看清了。

"魏国山，原来你一直在皇县驻京办装厨子，你想怎么样？"

罗虎恍然大悟，反倒不怕了，因为魏国山在钼矿打工时，被罗虎收拾过。上次魏国山因盗矿死人逃跑后，皇县公安局一直在缉拿他；东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发现魏小六的尸体后，怀疑是魏国山与魏小六分赃不均，魏国山杀了魏小六，也在缉拿他；自己之所以从钼矿躲到北京皇县驻京办就是因为怕石存山从魏小六的尸体上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才被皇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安排到皇县驻京办的，想不到魏国山一直潜伏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罗虎一下子全明白了，恐吓电话就是魏国山打的，我说怎么换了好几个手机号，都没有用。原来，人家就躲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一清二楚，没在饭里给你下毒就是万幸！但是罗虎心里清楚，魏国山费这么大的心机潜伏在自己身边，一定是有备而来，这个土包子看来是要为魏小六报仇啊！

"罗虎，你也有今天，小五、小七，先给他上上课！"

魏国山话音刚落，小五和小七一下子把罗虎掀翻在地，将双脚捆上，用事先准备好的吊钩，往双脚间一挂，随着手动铁葫芦"哗啦哗啦"抽动起重链，罗虎转眼之间被大头冲下吊到了半空。

"魏国山，我操你妈！你快放我下去，不然我饶不了你！"罗虎歇斯底里地喊道。

"罗虎，你他妈就是喊出大天来，也没人能救你了，小五、小七，给小六报仇的时候到了，他过去在矿上是怎么折磨咱们的，都还记得吧？"

"记得！"小五、小七齐声答道。

"好，一样不落地给我走一遍！" 魏国山恶狠狠地说。

随着罗虎鬼哭狼嚎地阵阵惨叫，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罗阎王终于服软了，"魏大哥，两位兄弟，我在矿上时不就是欠你们工钱没给嘛，你

们说个数吧，一百万怎么样？我给你们一百万，交个朋友，交个朋友吧！"罗虎哀号道。

49、绑架(3)

"狗屁！一百万？一百万能买那么多条死去矿工兄弟的命吗？我问你，魏小六是不是你杀的？今天你不说实话，我扒了你的皮！"

"魏大哥，这你可冤枉我了，小六兄弟可不是我杀的，我哪儿有那个胆呀，从小到大我连鸡都没杀过！"罗虎显然是在耍心眼，魏国山看得明白。

"小五、小七，把程序再走一遍，我就不信他不招！"

罗虎又是一阵杀猪般的嚎叫，这回罗虎可有些害怕了，因为快过年了，驻京办的职工，家在皇县的都放假回去了，剩下几个在北京招聘的，傍晚也都下班回家了，只剩下一些值班的客房服务员可能也都睡着了。这个该死的地下室，看样子平时连耗子都很少光顾，这下可惨了。最可恨的是魏国山和魏小五、魏小七不是为钱而绑架自己，完全是为了寻仇，弄不好这个地下室就是自己的坟墓。

罗虎越想越害怕，他嚎叫道："我招！我什么都招！"

小五一松手，起重链哗啦一声失去了控制，罗虎惨叫一声摔在了地上。

50、阴谋(1)

晚饭后，像鹅毛般纷纷扬扬的雪花静悄悄地飘落着，喧嚣的东州城顿时变得宁静起来，空气虽然清冷，却包孕着过年的气氛。

一辆悍马车呼啸而来在常委大院门前停了下来，王汉生伸出头向门卫打了招呼，悍马车缓缓驶入常委大院。

这里虽然叫常委大院，但住的不都是常委，东州四大班子副市级以上的领导都住在这儿。王汉生下了车，钻进C座二单元径直上了五楼。

这里原来是袁锡藩的家，现在住的是副市长何振东。这套房子是三百多平米的半跃，客厅有五十平米，博古架上摆满了彩碗青瓷，玉

石紫砂，何振东有个习惯，喜欢收藏古玩。

墙上挂着"天下为公"的金匾，两边有一对条幅：紫燕黄鹂相对语，朝花晚笋各生妍。虽然不伦不类，但绝对出自名家之手。

王汉生坐在沙发上，小保姆上了龙井，王汉生喝了口茶，从包里拿出一张卡说："老板，过年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整二十个。"

何振东的老婆前几年得绝症死了，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留学，所以家里只有他和小保姆。

何振东笑了笑递给王汉生一支软包中华烟说："汉生，咱们的钼矿你觉得罗小梅管得怎样？"

"还行，这女人不仅漂亮，而且精明，天生做生意的料，天沟乡钼矿自从交给他以后，管得是井井有条，没出任何纰漏！" 王汉生狡黠地说。

"所以说，凡事关键在于用人，我到皇县接任县委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皇县的官场重新洗牌，原先林大可的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入冷宫，不然你和禄山、跃文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怎么能上来呢？"何振东得意地说。

"不过，肖仁杰最近与市委副书记周永年走得很近，老板，我担心这家伙要破坏皇县安定团结蒸蒸日上的政治局面啊！" 王汉生下作地说。

"看来这个肖仁杰是铁了心要做海瑞了，那就成全他吧，当今官场像这种为了贪恋清正廉洁的虚名而不惜破坏班子团结，破坏地区稳定的，不讲政治的虚荣小人，才是真正的腐败分子。这种人不是物质上的腐败，而是精神上的腐败，灵魂上的腐败。李为民当年又如何，肖鸿林、贾朝轩是被铲除了，可是东州经济却摔入了低谷。妄想名垂青史，简直就是堂·吉诃德吗！从古到今，所谓清官哪儿有得人心的，简直就是官场上的本·拉登。这些人走到哪儿，哪儿的官场就充满了恐怖，当年李为民反腐败采取的实际上就是自杀式恐怖袭击，跟你拼

命，临死他都不知道，他是跟一架巨大的风车作战。现在有些人反腐败是假，清除异己是真，汉生，对待肖仁杰这种人就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老板，周永年和林大可都是肖仁杰的后台，现在要动他，还真不太好办呢。"王汉生为难地说。

"你不提林大可我倒忘了，年前你以林大可手下的名义去看看他的瞎眼老母亲，带点年货，顺便把这串念珠送给老太太，林大可的瞎眼老娘一辈子信佛，就喜欢收藏念珠，这串念珠送给她，老太太一定喜欢！"

"老板，皇县人都知道，林大可的老妈跟他一样，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帮人向林大可带任何信，不传口信，不接受任何礼品。"

"所以让你以林大可手下的名义，就说林大可让捎给她的，反正瞎老太太什么也看不见。"

"就怕碰上林大可的弟弟、弟妹呀。"

"他弟弟、弟妹不是跑运输吗，白天不一定在家，你去之前盯着点，他弟弟、弟妹不在家时你再去，务必把念珠送给老太太，这件事成了，不愁咱扳不倒林大可。"

"那周永年怎么办？" 王汉生继续问。

"周永年这种人属于不识时务者，在中组部地方局干得好好的，非要干什么实事，结果下来了，没见他干什么实事，天天琢磨整人，市委给他在常委大院分了一套三百多平米的半跃，他也不要，住在东州宾馆的普通套房里，我就不信他一个单身男人，正值壮年，会没有七情六欲，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喜欢钱的，也确实有不喜欢权的，但是男人没有不喜欢女人的，你看从古到今，哪个英雄豪杰能过美人关，对付周永年这种伪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美人计，不用别人，让红袖去保证把他拿下！"

50、阴谋(2)

王汉生听罢一阵淫笑，"老板，可真有你的！"然后小声问，"红袖，你舍得？"

"废话，舍得，舍得，不舍怎么得？房成高答应帮我搞定小玉女，苏红袖还有什么可稀罕的，女人嘛，生来就是供男人玩的，女为悦己者容嘛，现在是红颜辈出的年代，老在一条胡同里溜达，烦不烦啊！"

"精辟！太精辟了，老板，看来男人光会玩政治算不得完人，还要会玩女人，否则，人生除了勾心斗角，哪还有什么情趣！" 王汉生恭维道。

"汉生，男人玩政治，赌金钱，最终还不是都便宜了女人，对了，那个魏国山有动静了吗？"何振东和颜悦色的脸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黑着脸问。

"老板，黄跃文派大李和老于在皇县驻京办住了一段时间，没发现任何情况，这不，快过年了，这俩小子就回来了。"

"糊涂，告诉黄跃文，过完年大李和老于还得回去，魏国山不除，始终是咱的一块心病。罗虎最近忙什么呢？"

"这小子这两天没开手机，往皇县驻京办打电话，都说没看见罗主任，不知道这小子躲到哪个野娘儿们的被窝里去了。"

"赶紧找到他，给他派个活儿，这个活儿非常重要！"

"老板，什么活儿？"

"春节期间，让这小子盯着点省驻京办的薪泽金和市驻京办的丁能通，看看省市主要领导进京拜年都去哪儿了，特别是市里的主要领导一定给我盯住了，汉生，知己知彼才能不摔跟头啊！"

何振东说完，换了一支烟，王汉生赶紧给他点火，何振东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地吐着烟圈，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谁也没跳出他吐的烟圈，然而就在他和王汉生吞云吐雾之时，罗虎已经在魏国山、魏小五和魏小七的严刑拷打之下，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51、坐而论道(1)new

丁能通一到东州就给石存山打了电话，石存山开车到市政府接他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石存山一边开车一边踅摸小饭店，就在这时，郑卫国打来了电话。

"通哥，我听说你到东州了，向夏市长汇报完工作了吗？"

"卫国，你这耳朵可够长的，连我向夏市长汇报工作都知道。"

耳朵长是当秘书的基本功，丁能通到驻京办工作后，要求手下个个都要训练一双好耳朵，这是做好驻京办工作的基本功。

看来郑卫国到林氏集团后不仅基本功没丢，还发扬光大了，很显然，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室的处长、处调们，这小子没少收买，有人专门给他提供消息，恐怕这样的人还不少。

郑卫国现在是林氏集团总经理，人人都有傍大款的心理，市政府办公厅各综合处号称各位市长的办公室，在这里工作可以狐假虎威，而且对市长的行踪了如指掌，打听市长在干什么，除了向市长打听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综合处的工作人员打听，提供了小道消息当然好处多多，可以找郑卫国报票子，可以免费吃请洗桑拿泡小姐，当然过年过节还可以收到不大不小的红包。

"通哥，没办法，信息就是商机呀！我和怀远都想见见你，如果你向市长汇报完工作，就到秦都鱼翅庄吧，我请你和怀远吃饭。"

"好啊，我和存山正踅摸小饭店呢。"

"太好了，石存山可是难请的人物，一定让他来！"

丁能通挂断电话笑着说："存山，郑卫国请客，怀远也去，这顿饭可是'肖贾大案'后，我们三个市长秘书第一次相聚啊！"

"那我就不去了，你们仨好好叙叙旧。"石存山推辞道。

"你一定要去，我琢磨着去秦都鱼翅庄你会有大收获！"

"除了看几张腐败分子的嘴脸，还会有什么收获？"

"亏你还是搞刑侦的呢，透过腐败分子的嘴脸可以看到许多信息，说不定什么信息就是你破案的重大线索。"

"能通，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人精，我看你都快成妖精了！"

"驻京办主任不就是生活在人妖之间吗！存山，听说衣梅调到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指挥部去了，是不是比在街道办事处更辛苦？"

"可不是，能通，这些年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市政府搞建设本来应该为民造福，结果却是市政府得到了利益，开发商得到了利润，倒霉的总是老百姓，为什么非要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搞建设？如果搞建设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建设、这样的政绩又有什么意义？"

"存山，你这个问题很尖锐呀，不是你我这个层次的干部所能回答的，不过，我觉得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不然不会提出要全党树立科学发展观，还提出了'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思想。存山，衣雪常给衣梅打电话吗？"

"能通，看来你心里还是放不下衣雪呀，衣雪在加拿大生活得挺好，和一个老外快结婚了。"

"我不是放不下她，我是放心不下孩子！"丁能通伤感地说。

"孩子也挺好的，就是想爸爸。能通，不是我说你，要不是你们迷信加拿大的教育，孩子那么小就去加拿大学习，办移民瞎折腾，你们这个家也不会毁！"石存山埋怨道。

"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说罢，丁能通眼圈发红，眼泪差点流了下来。

丁能通没有想到，坐在石存山的车里，远远地就看到了郑卫国和顾怀远正站在华灯初放的秦都鱼翅庄门前等他，丁能通心想，这俩小子今天是怎么了，对自己怎么这么虔诚，看来一定是有要事相求，会是什么事呢？

几个人寒暄后进了包房，郑卫国的打扮，让丁能通觉得这小子好像看破了红尘，过去的分头改成了板寸，金丝边眼镜，一身黑色唐装，脚上穿了一双老式北京布鞋，手腕上戴着一串精致的玛瑙念珠，抽烟还配上了金烟嘴，一副闲情逸致的打扮。

51、坐而论道(2)new

顾怀远则不然，过去梳得油光水亮的背头改成了过耳长发，有三分之一白了，由于不修边幅，显得有些落魄，正是大文豪的气质。

很快酒菜就上齐了，郑卫国上了一瓶上万元的洋酒路易十三，还扬言管够喝。三杯寒暄酒下肚，众人一边吃着干捞翅，一边侃大山。

"存山，听说黑水河上游漂下来一具男尸，案子破了没有？"郑卫国不经意地问。

"卫国，这种小案子你这个大老板也感兴趣？"石存山用诱供的口吻问。

"别逗了，石存山，这案子还小吗？谁不知道这具男尸是从上游钼矿漂下来的，口袋里的矿石碎屑还是你发现的呢，对吧？"郑卫国洋洋得意地问。

"那又怎么样？"石存山顿时警觉起来。

"怎么样？你们不是成立了秘密专案组了吗？我听说邓副市长亲自挂帅，有这事吧？"郑卫国往金烟嘴里塞了一支烟，点上火慢慢悠悠地吸着问。

"卫国，你对这个案子怎么这么感兴趣？"石存山笑里藏刀地问。

"存山，我不是感兴趣，只是好奇，钼矿是个马蜂窝，你这一剑捅上，小心被马蜂蜇了！"

"卫国，听你这口气好像知道谁是马蜂了？"石存山步步紧逼地问。

"存山，你可别害我，我和通哥、怀远都曾经在马蜂窝里呆过，知道别人捅一剑的滋味，我不过是凭借第六感觉提醒老兄，江湖险恶呀！"

"卫国，你说的江湖在哪儿？"石存山也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地问。

"经过'肖贾大案'后我才发现真正的江湖在人的心里，心有多险，江湖就有多险；心有多恶，江湖就有多恶！"

郑卫国还没说完，丁能通接着话茬儿说："这么说，心有多大，江湖就有多大了。我看呀，是你们俩武侠小说看多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江湖，江湖像鬼神一样，都是人杜撰出来，自己吓唬自己的东西。"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顾怀远插嘴道，"出自《庄子·大宗师篇》，原句是'泉涸，鱼双与予处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江湖不是小溪，也不是大海。之所以不是溪水，是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忍心看到它浑浊；之所以不是大海，是因为大海广阔汹涌，深不可测，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人的处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而且有奔腾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有海的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其中。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所以古龙先生在一本武侠小说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就是江湖。因为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江湖。再深一点说，在中国人心中，江湖早就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概念。中国古代的隐士往往与政治有关，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因不能跻身朝廷和官场而退居江湖，一种因不愿为现实政治所束缚而退居江湖，前者基本是儒家隐士，后者基本上为道家隐士。他们都是正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所谓'士'的阶层。所以，隐士不管怎么隐退山林仍然是正常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居只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一种与入世相对的出世状态，算不得江湖。其实真正的江湖是指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域，从地域上根本无法找到江湖，江湖与正常社会共有一个地域，那就是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江湖之所以能独立成一领域，是由于它那

为常人无法了解的秘密文化。通过这一秘密文化，江湖得以寄生在正常社会之中。"

51、坐而论道(3)new

"怀远，那按你的理论，官场就是最典型的江湖。"丁能通插话说。

"怎见得？"顾怀远感兴趣地问。

"官场上流行几千年的谋权、掌权、固权的潜规则不就是你说的秘密文化吗？"

"能通，你说的这些秘密文化都是腐败文化，是文化垃圾。"石存山不屑地说。

"但是腐败文化在中国却落地生根了。我给你们说个事，你们可能不相信，但确实是真的，林娟娟和袁锡藩虽然离了婚，但是没有袁锡藩，林娟娟也不会有今天，快过年了，娟娟让我陪她去昌山监狱看看袁锡藩。通哥，钱学礼和袁锡藩都关在昌山监狱。" 郑卫国叼着金烟嘴说。

"我知道。"丁能通回答。

郑卫国接着说："你们想不到吧，袁锡藩和钱学礼竟然一边服刑一边办了个公司，公司虽然是以钱学礼小舅子的名义开的，实际上却是袁锡藩和钱学礼合开的，两个人在监狱以看病为名经常外出与亲友会面，接受宴请，处理公司事务，还可以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业务。"

"怎么会这样？"石存山愤怒地问。

"怎么会这样？因为袁锡藩和钱学礼按月给一分监区长和教导员发'工资'，还给监狱长买了房子，所以这两个人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会见亲友，甚至可以回家过夜，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知道的这哥儿俩是在服刑，不知道的还以为外出度假呢！"

"这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名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场沉浮，世间百态；斗转星移，人来人往啊！"顾怀远感叹道，"大千世界，什

么角落都有清浊之分，这倒让我想起贾朝轩和袁锡藩在任时，有一次在办公室闲谈，两个人都对历史上的清官嗤之以鼻，袁锡藩还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所谓清官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杜撰出来的，而且，凤毛麟角的所谓清官，死了以后连打补丁的官袍都穿不上。这官还有什么当头？这官就不会有人当！"

"袁锡藩纯属放屁！"石存山气愤地说，"历史上的清官之所以能够做到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秉公为政，与他们具有儒家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信念密切相关。像人称'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经对康熙皇帝说，自己之所以清廉都来自家教：'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所以，他当官时，'不以妻子自随，斋用丝粟以上，皆运至于家。循分自尽，而人皆信之'。这可以说是'赔本'做官的典范吧！"

"我同意存山的观点，著名清官于成龙刚当官时就表示，'某此行绝不以温馆为念，所自信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龙一生摒绝馈送，'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一介不取'。康熙皇帝称赞他'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为'理学之真者'。清朝初期，实行的是低俸禄制度，官僚待遇非常菲薄，要做清官，就意味着要过清贫的生活，于成龙官至总督，每天还以青菜为食，以至于有'于青菜'的外号。像张伯行、于成龙这些清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是无法承受这种艰苦生活的。"丁能通意味深长地说。

"存山，能通说得对呀，老百姓认不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些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才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

但是周围的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顾怀远用手捋了捋自己的长发深沉地说。

"你们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历来统治者虽然扬清贬贪，但他们认为还有比清和贪更重要的东西，康熙皇帝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谕旨批驳于部驳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可见，康熙认为能不能办事，是最重要的，在今天看来，评价一个封建官吏，首先应该着眼于他在历史发展中或社会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像明朝的张居正，《明史·张居正传》上记载：'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不能算作一个清官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的历史作用。我不是说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封建时代清不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单独抽出贪与不贪这一方面是说明不了本质问题的。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相当程度上是无官不贪的，但是究竟把哪个贪官抓出来，这就要服从皇权统治的需要。你不忠于皇帝，那我就把你抓出来，你就是贪官。和珅是贪官，乾隆皇帝是知道的，但他认为和珅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也并不是真要反贪污，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另外，当时国库空虚，抓了和珅也可解燃眉之急。所以才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饭'的说法。"郑卫国颇有见地地说。

51、坐而论道(4)new

"卫国，按你的说法，不管清官贪官能干事就是好官啦？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哪个不能干事？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让我说反腐败力度还应该加大，不用重典不足以遏制腐败逆流！"石存山义愤填膺地说。

郑卫国无心与石存山争辩，只是摇头苦笑了笑。

"存山，法律也应该讲人性，"顾怀远争辩道，"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地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

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实草'，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种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凌迟'要割三千多刀，如

Chapter_14

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达到，受刑人就死了，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这些做法在很长时间内给人留下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将酷刑都废除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腐败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法制轨道的反腐败或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从长远看，终究会给历史留下一声长叹的。"

"让我说呀，反腐败斗争说到底，仍然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较量，呼唤一点清官意识，维护一点清官形象，不仅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也是老百姓衷心的愿望。领导干部要是都能通过清官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以明得失，对清除腐败现象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清官他们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制来保护自己，而无须只靠清官，因此，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当务之急！"丁能通画龙点睛地说。

"还是局级领导看得高，望得远啊，通哥，净和你高谈阔论了，差点忘了一件正事，怀远跟我说，你有个女朋友写了一本很不错的长篇爱情小说《天堂雨》，我特意买了一本看了，写得不错，能不能帮我和金冉冉搭个桥。"郑卫国嬉皮笑脸地说。

"干什么？"丁能通警觉地问。

"通哥，你别误会，我可不是看上她了，我办了一家影视公司，想买她这部小说的影视拍摄权，怎么样？"郑卫国笑着问。

"卫国，林娟娟做酒店、房地产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搞影视公司了？"丁能通疑惑地问。

"生意人嘛，哪里有商机就往哪里盯。"郑卫国搪塞地说。

"不会这么简单吧？"丁能通意味深长地问。

"通哥，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复杂。" 郑卫国无奈地说。

"卫国，影视圈的水要多深有多深，一部戏选好了行，选不好可是血本无归呀！"丁能通提醒说。

"这么说，通哥对《天堂雨》拍成电视剧没有信心？" 郑卫国反诘道。

"这就看功夫用在哪儿了，如果功夫在诗内 ，绝对是一部好戏，如果功夫在诗外，就不好说了，现在有好多挂羊头卖狗肉的草台班子，打着拍戏的名义，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之间！"丁能通话里有话地说。

"通哥，什么事让你一说就复杂了，那你说醉翁之意应该在哪儿？" 郑卫国较真儿地问。

"在哪儿你心里知道，卫国，我毕竟长你几岁，又都给肖市长当过秘书，虽然他腐败掉了，但你我还活得好好的，要学会珍惜，所以，我不得不提醒你几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现在虽然不在官场干了，但是看得出来，你仍然留恋官场，其实，商场上更能体现男人的英雄本色，卫国，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儒商，而不是红顶子商人，从古到今，商人与官打交道，最后倒霉的都是商人，钱再多也斗不过权的！"丁能通语重心长地说。

51、坐而论道(5)

"通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经历过'肖贾大案'，都是劫后余生的人，你应该相信兄弟能把握好自己，搞影视公司完全是看好了电视剧市场，全国一年一万部集，林氏集团真是想分一杯羹，有怀远这个大作家帮着把关，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郑卫国诚恳地说。

"通哥，别的我不敢说，《天堂雨》好好拍绝对亏不了，这是一部打动人心灵的好作品。"顾怀远附和道。

"通哥，好剧需要好演员，国内电视剧市场上，演爱情戏最好的演员是小玉女，你这个驻京办主任还得努力想办法帮我搭上桥，我准备请她演女主角。"

"小玉女是谁？"丁能通一副孤陋寡闻的样子问道。

"王端端呀！"郑卫国笑道。

"卫国，你小子不会是因为看上了小玉女才想拍电视剧的吧？"石存山不客气地说。

"天地良心，存山，这你可冤枉我，我作为制片人，完全是为了电视剧赚钱考虑的，商人嘛，永远以利为根本！"郑卫国解释道。

"卫国，你以为我这个驻京办主任是玉皇大帝呀，想见谁就见谁？"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

"这我不管，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通哥，见小玉女的事就仰仗你了！"郑卫国不依不饶地说。

"能通，我看搞不好你就成拉皮条的了！"石存山揶揄道。

"石存山，你什么意思呀，看我发财你难受啊？"郑卫国鸡脾酸脸地说。

"卫国，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丁能通诡谲地说。

"什么条件？你尽管说。"郑卫国豪爽地说。

"《天堂雨》这本书的影视拍摄权卖价要高一些。"

"你要是能为金冉冉做主，你就喊个价！"

"一百万！"丁能通狮子大开口地说。

"太高了吧，通哥，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

"少一分也不行！"

丁能通毫不让步，他心里有数，郑卫国必须接受这个价，尽管他很不情愿，因为郑卫国究竟为什么要涉足影视，绝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要价再高一些，郑卫国也得答应。有了这笔钱，冉冉就可以去美国留学了，想去美国留学，冉冉和自己说了好几次了，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全额奖学金，有了这笔钱，冉冉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为了这个让丁能通魂牵梦绕的女孩，他愿意和郑卫国斗智斗勇。

金冉冉在丁能通心里始终是一块不忍心碰的美玉，冉冉爱他爱得越深，他越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前途无量的小才女，冉冉归宿不应该是自己，她应该有更好的归宿，因为真爱从来就不是自私的。

就在与郑卫国讲价的瞬间，丁能通一下子想明白了，罗小梅才是自己的归宿。一想到罗小梅，丁能通心头有一种难捺的感觉袭上心头，火烧火燎的。

罗小梅一直是丁能通心里的红玫瑰，热情似火，是丁能通心寒时寻找温暖的最佳去处；金冉冉一直是丁能通心里的白玫瑰，冰清玉洁，是丁能通志得意满喘不上气来时降温的好地方，相比之下，丁能通热的时候少，冷的时候多，所以，他心里最向往的还是罗小梅白花花温柔的怀抱，把头埋在她洁白粉嫩的双乳间，一切都是恩宠。正想着，手机响了，真是想谁是谁，电话正是罗小梅打来的。

"通哥，我在秦都鱼翅庄门外呢，我想死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这你别管，我问你，回到东州为什么不告诉我？"

"回来得急，明天就得赶回去，所以....."

"借口，我知道你为罗虎跟踪你的事记恨我，小气鬼！我知道郑卫国吃完饭就得请你去洗桑拿，今晚谁也别想带走你，你永远属于我，我在车里等你！"

罗小梅说完就挂断了手机，郑卫国精得很，一眼就看出了端倪，"通哥，是不是红颜知己呀？看来老弟今晚安排的一条龙服务泡汤了。"

51、坐而论道(6)

"卫国，我看就杯中酒吧，能通光棍一条，正是急需女人的芬芳滋润的时候，咱们就放他一马吧！"

顾怀远说罢，哈哈大笑。

众人举杯一饮而尽。

52、真相(1)

席散时，石存山本想和丁能通单独说几句，突然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电话，只好匆匆走了，顾怀远上了郑卫国的奔驰去北都大饭店洗桑拿去了，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缓缓开了过来，正是罗小梅在北京国际车展上买的那辆。

"亲爱的，上车吧！"罗小梅摇下车窗温柔地说。

丁能通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心上人了，或许是路易十三的作用，他心里欲火攻心，上车后丁能通心中爱意无限，忍不住捏了一下罗小梅的小鼻子。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秦都吃饭的？"

"我就知道你得刨根问底，告诉你吧，王汉生请何市长的秘书吃饭，人家看见你了。"

罗小梅慢慢地踩着油门，法拉利车缓缓离开秦都鱼翅庄。

"你的耳目可真多，看来我这辈子逃不出你的手心了！"丁能通充满柔情地说。

"你以为我是如来佛呀！"

"你就是如来佛，我也不想当孙猴子，我宁愿当猪八戒！"

"为什么？" 罗小梅咯咯笑着问。

"猪八戒比孙悟空懂女人！"

"猪大哥，这么说，你很懂女人喽？"

"小梅，不知怎么了，这些天每次做梦都能梦见你！"丁能通深情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通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快过年了，还会是什么日子？"丁能通无所谓地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忘了，还说天天做梦梦见我！" 罗小梅噘着小嘴佯装生气地说。

"哎呀呀，该死，小梅，年前太忙了，我一点也没有想起来，你说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丁能通愧疚地说。

"我不要鲜花、不要生日蛋糕、不要山珍海味，也不要别人来祝福，我只要你！" 罗小梅动情地说。

"那我们总得找一个地方好好过过生日吧！"丁能通过意不去地说。

"到我家，我只想和你厮守在一起！"

"你在东州买房子了？"

"我在水岸花都买了套别墅，就在离黑水河不远的山坡上，风景特别美！"

"小梅，水岸花都是东州最有钱人住的地方，太张扬了吧！"丁能通善意地提醒道。

"通哥，钱是我凭本事挣的，有什么张扬不张扬的，我看你现在活得过于谨小慎微了，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写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要离开地狱投生到人间，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人间，必须答应我的条件。阎王问：什么条件？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宅周围要有一万亩田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娇妻美妾，她们都需好好爱我，我要满屋珍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以做，我自己也要投生，不由你去做了。通哥，连阎王都羡慕人间的荣华富贵，何况人了！"

罗小梅说话的样子娇态可掬，优雅的体香在车内缠绵缭绕，沁人心脾，丁能通早就被罗小梅特有的体香搞得神魂颠倒，哪还有心思管罗小梅的钱是怎么来的，他现在只想和罗小梅在一起做鸳鸯蝴蝶梦。

当罗小梅的法拉利车缓缓驶过水岸花都大门时，随后开过来一辆红色宝马跑车快速超过了法拉利，红色宝马跑车停在了不远处一座二层别墅前，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娟娟和房成高，想到郑卫国求自己给他搭上大明星小玉女的关系，丁能通不禁暗自叹服林娟娟，好一个厉害的女人，竟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小梅，房成高经常来这儿吗？"

"房成高是林娟娟的钱袋子，当然不能白掏钱了！"

"房成高又不是开银行的，他怎么会是林娟娟的钱袋子？"

"亏你还是驻京办主任呢，谁不知道房成高管着几十个亿的社保基金。"

52、真相(2)

"那可是老百姓的保命钱，谁敢动？"

"通哥，看来你真是落伍了，用社保基金搞投资，总得想办法让钱生钱吧。"

"你是说房成高把社保基金贷给了林娟娟了？"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市长是主管市长都同意了，还让我出面以钼矿公司的名义做了担保。"

"贷了多少？"

"十个亿。"

"这十个亿林娟娟用来干什么？"

"投到国际会展中心的项目里了。"

"乖乖，小梅，这样的保你也敢担？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丁能通担心地说。

"通哥，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好的项目，资金收回没问题。另外，林氏集团在香港黄河集团的帮助下正申请在香港上市，一旦上市成功，说不定资金会提前收回，没有把握的话，即使何振东出面我也不会担保的，傻哥哥，今晚我的心情好得很，千万别让我扫兴，不然我可要罚你。"

两个人下了车，罗小梅挽着丁能通的胳膊，无比幸福地走进了小洋楼，一开灯，客厅里欧式矮柜上摆了一个大花篮，十几种争相斗艳的鲜花，让一蓬像细碎小白云一样的满天星烘托着，漂亮极了，房间里弥漫着花香，沁人心脾。

丁能通知道，这个大花篮一定是罗小梅自己为了庆贺自己的生日特意买的。丁能通一走进这栋小楼，脑海中就浮现出罗小梅当皇县驻京办主任时，两个人躲在罗小梅在北京的家偷情，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现在想起来，丁能通的内心仍然充满无限向往！

男人最放心不下的，是有一个女人一直在等自己，其实，以罗小梅的条件，什么样的老公找不着，却偏偏为一个受过处分又离了婚的男人春心荡漾，女人最伟大的行为莫过于为一个男人守候岁月，罗小梅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一旦爱上你了，就会为你守身如玉，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爱下去。

罗小梅这份执著，这份美丽，这份深情，丁能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的。因为这份感情太重了，是日积月累下来的，容不得你有三心二意，爱是煎熬，从来都是凄苦的，丁能通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他一把抱起罗小梅就往楼上卧室走。

"亲爱的，要先洗个澡！"罗小梅用手勾着丁能通的脖子温柔地说。

"小东西，我快等不及了！"丁能通微微地喘着粗气。

"好饭不怕晚，乖，还是去洗个澡吧！"

丁能通只好放下罗小梅，卧室里温馨极了，丁能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三下五除二地脱光了衣服，钻进了浴室，急三火四地冲了冲，屁大的工夫就围着浴巾走了出来。

此时的罗小梅已经换上了睡衣，丰满的乳房像两只小兔子一样若隐若现，看得丁能通火烧火燎的。

罗小梅妩媚地笑了笑，随手扔给了丁能通一个剥好的橘子，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散发着芬芳走进了浴室。

丁能通躺在柔软宽大的床上，一边往嘴里扔着橘子瓣一边想入非非，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都离不开一张床，床是表达爱情的最理想的场所，床不仅见证了男人和女人的鱼水之欢，也见证了女人的眼泪和男人的谎言。

浴室里传出哗哗的水声，撩拨得丁能通欲火攻心，断断续续的水声让丁能通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在皇县温泉的那个夜晚，那是他和罗小梅的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销魂的一个夜晚。那种快感简直就是天人合一，月光下罗小梅洁白的躯体在温泉的雾气中像天使一样美丽，丰满的乳房高高耸起，把头埋进去仿佛能融化掉。

罗小梅穿着粉红色睡衣终于出来了，她一边用毛巾搓着头发一边坐在了丁能通的身边，"通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北京找你了！"

丁能通一把将罗小梅搂在怀里说："宝贝儿，我受不了了！"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世界仿佛进入了洪荒年代，两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仿佛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万年.....

52、真相(3)

"通哥，抱我去浴室吧！"

罗小梅闭着眼睛仿佛还在细细品味高潮的快感。

"梅，我还想再来一次！"丁能通喃喃地说。

"傻孩子，不要命了，抱我去洗澡吧。"

丁能通抱起罗小梅去了浴室，两个人冲洗完后回到了床上，丁能通这才想起还没有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梅，生日快乐！"

罗小梅安静地躺在丁能通的怀里，温润的嘴唇散发着醇香的气息，深情地说："通哥，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快乐的生日，真想躺在你怀里睡上一辈子！"

"我也想就这么睡下去，可是不行啊，宝贝儿，明天一早和夏闻天要回北京。"

"夏市长去北京干什么？"

"快过年了，往年都是驻京办跑'部"钱'进送年货，现在各地驻京办都在车水马龙地送，夏市长却让东州驻京办转变职能，让少唯上多唯下，我只好来请示，别的驻京办都在跑'部"钱'进，咱们还跑不跑，夏市长和周书记一商量，决定不跑'部"钱'进了，但一点动静没有也不

好，怕人家挑理，所以让驻京办在北京花园搞一个团拜会，夏市长亲自主持，明天早晨只好起大早了！"

"真扫兴，人家打算让你多住几天呢！"

"小梅，要是你还在皇县当驻京办主任多好，我真怀念那段时光。"

"通哥，你觉得我现在不好吗？"

"不好，我一天到晚为你提心吊胆的，总怕你被别人利用了。"

"通哥，只有我利用别人，别人休想利用我！"

"小梅，你利用别人就更让我担心了，值得你利用的人只能是官员，商人和官员搅在一起，都是为了一个字：利！我也不问你经营钼矿的来龙去脉，小梅，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话，只有知道什么时候该歇手了，才能在生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目前各地矿难如麻，有多少人为了开矿赚钱，置矿工的生死于不顾，带血的钱花着能安心吗？还有一些见利忘义的官员把黑手伸进了矿里，他们不仅有股份，而且为黑矿主充当保护伞，这些人早晚是要暴露的，小梅，你说实话，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控制了皇县的钼矿，是不是张铁男、牛禄山、黄跃文、王汉生这些人充当了你的保护伞？"

丁能通的话说重了，罗小梅的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出来，"通哥，我就知道什么也瞒不住你，但是你说的也不全对，我有我的股份，我并没有占他们什么便宜，我只是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这些人管理钼矿而已。"

"小梅，他们这么做是在犯罪，你要真爱我，赶紧歇手，撤出来，听哥的话没错！"丁能通苦口婆心地说。

"通哥，哪儿有你说的这么简单，想撤就撤，皇县钼矿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这张网是由利益编织而成的，网破的结果只能是鱼死，你知道我们钼矿最大的股东，也就是织这张网的人是谁吗？"

"谁？"丁能通预感到这一定是一个大人物，他更为心爱的女人担心起来，"肖贾大案"余波未散，竟然有人步其后尘，真可谓是

前"腐"后继呀！

"副市长何振东！"

说实话，丁能通想到是何振东了，因为只有何振东最容易控制皇县，何振东当县委书记时，对林大可时代的干部进行了大换血，他又是主管县区的副市长，更让丁能通对何振东有所怀疑的是何振东的人品，他觉得何振东简直就是袁锡藩的翻版，小梅一旦被这种人控制，就相当于羊入狼口，结果只有一个凶多吉少啊！

"小梅，你可真糊涂啊！我跟你说实话，那次我去皇县发生了盗矿事件，你的司机告诉我，盗矿的人都被熏死了，当时我要?span class=yqlink>仙剑盘小⑴Ｂ簧剿俏裁醋柚刮遥俊倍∧芡ù蚱粕彻实降住＊?/p>

"因为何振东当县委书记、张铁男当县长时，那个矿井发生过矿难，矿井塌方，砸死了十几名矿工，当时是正在考核何振东副市长资格的时候，他怕上报这起矿难影响他升官，就隐瞒了这起事故。"

52、真相(4)

"也没有采取抢救措施？"

"没有，因为当时十几名矿工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何振东当时下令封了这口井，没想到后来有人盗矿又进了这口井里，也被熏死了，他们怎么可能让你上山？"

"那些死者的家属怎么办了？"

"坍塌砸死的矿工大多是外地的，因为消息封闭得严密，没有人知道他们被活埋在井里了，后来被熏死的都是天沟乡农民，因为是盗矿，家属们也不敢声张，每家给了三万块钱就拉倒了。"

"尸体呢？"

"尸体由他们自己家的人下巷道背回去处理了。"

"这么说，何振东任皇县县委书记后就开始入股钼矿了？"

"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后来他用奖励外商投资的方法买通了水敬洪，促使香港黄河集团在'肖贾大案'刚发生时转让了钼矿，因为当时投

资东州的外商纷纷撤资，水敬洪也是顺水推舟，他自己得了一百万美金。"

"小梅，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么精明的人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从今天开始，一切听我的，你把和我说的这些事都写出来，现在就写！"

"干什么？通哥？"罗小梅紧张地问。

"干什么？救你！小梅，不能再往里陷了，你把这帮王八蛋干的好事都写出来先放在我手里，然后你想办法往外撤，钼矿不能再干了，离他们越远越好，如果他们敢对你下毒手，我立即把你写的材料送到中纪委去，你别忘了周书记的爱人刘凤云大姐现在可是中纪委六室副主任，专门负责清江等省的反贪工作。"

"通哥，有这么严重吗？"

"小梅，你别犯糊涂了，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是何等精明的人，也没能逃脱反腐败这把利剑，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何振东、张铁男这些人被党纪国法严惩也只是时间问题，小梅，你已经搅到里面去了，而且成了为腐败分子理财的大管家，你现在赶紧抽身，能自保更好，不能自保也要争取宽大，小梅，你爱我就一定按我说的做，现在就写！"

此时的丁能通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心急如焚，他只有一个心思，一定要想办法救小梅！

"通哥，万一我被抓进去了可怎么办？"

罗小梅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丁能通一把将罗小梅搂在怀里，罗小梅的玉体已经没有刚才温热了，手心里全是细汗，有什么比情人的怀抱更震撼的。丁能通心潮起伏，他深深体会到情是世上伤人至深的武功，他这一生注定要为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遭受内伤！

第二天早晨，罗小梅开车送丁能通去东州机场，路上，两个人都很伤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罗小梅越来越感到，女人最大的情敌不是

第三者，而是岁月，再优秀的女人最后的依归，都是家庭和儿女，她越来越需要一个可以承受她重量的肩膀，这个男人就是丁能通。

然而，当罗小梅为这一切憧憬的时候，被昨天那个柔情似水的晚上给淹没了。、能通说得对，自己已经在不经意间被卷进了致命的漩涡。

丁能通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从致命的漩涡中去拯救罗小梅，这些年在官场上勾心斗角风风雨雨让他失去了太多宝贵的东西，他甚至失去了曾经的最爱衣雪，他深深体会到，珍惜是要学习的，不能眼看着心爱的女人被致命的漩涡卷走。

丁能通没让罗小梅送他到候机厅，因为丁能通和夏闻天一起进京，送夏市长的人一定很多。两个人在停车场紧紧相拥了一会儿，罗小梅含泪目送丁能通走进候机厅，丁能通没有再回头，那样的话罗小梅会更伤感。

丁能通走进机场贵宾室时，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副市长何振东。何振东坐在林大可旁边，夏闻天正在与林大可说着什么。

见丁能通走进来，林大可微笑着说："能通，这个年，周书记怕是回不了北京了，市委常委会决定，副市级以上领导全部下基层和生活困难的群众一起过年。夏市长这次去北京要代表市委市政府看看凤云同志，你陪夏市长去一趟，看看家里有什么困难，你平时也要多往周书记家跑一跑，凤云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不容易呀！"

52、真相(5)

"能通主任上任以来，东州驻京办变化很大，越来越亲民了，别的不说，东州进京打工的农民工就有上千人，咱们的丁主任也学会为农民工讨薪了！"夏闻天称赞道。

"我听说这次农民工回家过年买不到火车票，驻京办出面给买的团体票，还有一些回不了家的农民工到驻京办过年，看来东州驻京办要成为全国驻京办学习的榜样了。"林大可哈哈大笑地说。

"能通，快过年了，进京上访的人也不少，特别是那些拆迁户，动不动就闹着进京，信访办和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每天都要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甚至机场拦回去很多人，但是防不胜防啊，万一有漏网之鱼，驻京办可要多加小心，这些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千万别给市委市政府造成不好的影响，我看驻京办也应该派人死看死守，不然有损咱东州改革开放的形象啊！"何振东插话说。

"振东，驻京办可以多做一些进京上访群众的劝阻工作，但是最根本的工作还是在东州，就说药王庙社区拆迁上访问题吧，本来市委市政府通过的动迁安置补偿方案，补偿标准老百姓是满意的，为什么执行起来会走样呢？每平米补偿八千元是一视同仁的，执行起来却分成了三六九等，拆迁办还制定了土政策，什么一个月之内搬迁的足额补偿，晚搬迁一个月每平米降两百元，老百姓能不上访吗？"夏闻天毫不客气地说，"过完这个年，我就到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指挥部现场办公，专项治理政令不通、政令走样的问题！"

何振东听罢脸上有些挂不住："夏市长，政策也要灵活掌握，拆迁办不过是搞了一些激励措施，目的是促使居民早点搬迁。"

"激励也要从正面多想办法，比如早搬迁一个月每平方米奖励两百元，要多为拆迁居民解决困难，而不是千方百计克扣补偿款，要设身处地地多想想拆迁居民的难处。"林大可插话说。

何振东刚要反驳，夏闻天的秘书龙小波走过来："夏市长，该登机了！"

夏闻天起身与林大可、何振东握手说："好了，工作上的事到常务会上去争，有些事情还真得吵一吵，真理不辩不明嘛。大可，我走后，家里的事你多操点心！"

"放心吧，闻天，"林大可说着把丁能通拽到了一边小声叮嘱道，"能通，最近夏市长经常肚子疼，到北京后，你劝他到医院查一查，北京的医院多，驻京办在北京各大医院都有关系，一定想办法把他拽到医院去看看，我真为他的身体担心啊！"

"林市长，你放心，这回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过检查结果一定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要声张，防止小人做文章。"林大可叮嘱道。

这时，何振东走过来拍了拍丁能通的肩膀说："能通，团拜会上替我给国家建设部的张司长和国土资源部的谢副司长拜个年，东州许多事还得仰仗人家呀！本来我应该亲自跑一趟北京，可是药王庙社区拆迁的麻烦事太多了，还要访贫问苦，根本抽不出时间啊！"

丁能通一边满口答应一边与林大可、何振东握手告别，握完何振东冰凉的手，丁能通心里一阵阵发冷，他万万没有想到何振东竟会步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等人的后尘，最可恨的是他竟然利用罗小梅做挡箭牌，让这个可怜的心上人很可能身陷囹圄。

丁能通默默地为罗小梅祈祷，希望小梅能早日从何振东编织的腐败网中逃脱。

53、地下仓库(1)

罗虎在地下仓库被魏国山、魏小五和魏小七吊了三天，自己曾经折磨矿工的损招，魏小五和魏小七在魏国山的授意下在他身上用了好几遍。

罗虎实在受不了了，他感觉到了，魏国山领着这两个小子潜伏在皇县驻京办后厨，目的就是要自己的命来的，看来是难逃一死了，罗虎实在不愿意死，他现在才明白，自己的钱再多，不花也不是自己的，只有自己花过的钱才真正是自己的，自己的钱太多了，要是真的死了亏死了，到时候都得便宜自己的老婆，这老娘儿们携巨款再找个小白脸，自己就得戴着绿帽子做鬼，不行，不能就这么死了！

罗虎苦苦哀求魏国山放自己一马，条件随便开，魏国山觉得是时候了，便和颜悦色地说："罗虎，想活也不难，把你和你的后台一起做的坏事说出来，立刻就放你下来，否则，我们哥仨拍拍屁股走人，你就在这儿吊着，吊成人干也不会有人发现的。"

罗虎妥协了，答应把知道的都说出来，魏国山示意魏小五、魏小七准备好录音机，罗虎大头冲下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在黄跃文的授意下，杀死魏小六的全过程，还道出了张铁男、牛禄山、王汉生和黄跃文操纵钼矿，实际上是钼矿真正老板的黑幕。

罗虎讲完以后，魏国山黑着脸问："罗虎，别耍花招，该说的都说清楚，隐瞒是没有好下场的，我问你，张铁男、牛禄山上面有没有后台？"

"魏大哥，我真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小小的矿办主任，护矿队长，哪里知道那么多！"

"小五、小七，再给他走一遍程序，看他说不说实话！"

"魏兄，魏大哥，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我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罗虎哭爹喊娘地嚎叫着。

"好了，把这头死老虎放下来吧，罗虎，我看你还是改个名吧，你叫罗虎不太合适！"魏国山一脸横肉地讥讽道。

"国山大哥，你说，你说叫什么名字，我就叫什么。"

"叫罗猫吧，我看你连猫都不如，不如叫罗鼠怎么样？"魏国山拍着罗虎的脸说。

"好，这个名字好，我就叫罗鼠！"

"小五、小七，把罗鼠放下来吧，几点了？"

"大哥，晚上十点了。"魏小五看了看表说。

"小七，你去后厨弄点吃的，快过年了，咱们在皇县驻京办也藏了快一年了，今儿成就不小，也该慰劳慰劳自己了。"

罗虎终于被放了下来，但手脚仍然被捆着，这几天被魏国山他们折磨得几乎脱了相。

"魏大哥，给我也带点吃的吧，我都快饿死了！"罗虎坐在地上哀求道。

"滚！让你活着就便宜你了，还想吃东西，去吃屎吧！"魏小七踹了罗虎一脚骂道。

"小七兄弟，死刑犯临死前还给一顿好酒好肉呢，求求你们了！"

这时，魏小五拎着饭菜回来了，还拎了两瓶二锅头。魏国山打开一看，鸡鸭鱼肉还挺全，他把二锅头打开自己先抿了一口，然后咝咝咧咧地说："好酒，真是好酒！"

魏国山又掰了一只鸡腿一边嚼一边说："小五、小七，你们俩也GFDA4几口二锅头，过瘾，太过瘾了！"

小五、小七也分别捧着二锅头喝了几口，三个人一边吃一边看着罗虎，罗虎馋得直淌口水，"魏大哥，给我也喝一口吧，这二锅头太香了！"

"罗鼠，这二锅头比茅台怎么样？"魏国山一边嚼一边问。

"茅台哪能比得上二锅头啊，国山大哥，给我来一口吧！"

"放你妈的屁！谁不知道茅台好喝！瞧你那副癞皮狗的熊样，你喝茅台的威风都哪儿去了？"魏小七骂道。

"小七，把你手里的鸡屁股给他吃了吧，一包肉别浪费了。"魏小五不怀好意地说。

魏小七二话没说拧下鸡屁股起身就塞到了罗虎的嘴里，罗虎将近三天没吃什么了，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此时，这个鸡屁股他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他嚼得满口流油，没吧嗒几下就没了。

53、地下仓库(2)

"小七兄弟，把那个鸭屁股也给我吧！"罗虎像饿猫一样乞求道。

"小七，给他吧，另外把那瓶二锅头给他，让他喝个够。"魏国山给魏小七使了个眼色说。

"好嘞！"

魏小七拧下鸭屁股，起身塞到罗虎嘴里，罗虎囫囵吞枣地咽了下去，魏小七二话没说，捏着罗虎的鼻子像灌辣椒水一样灌了下去，一斤白酒下肚，罗虎顿时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小七，给他把绳子松开吧，咱们也该消失了。"魏国山冷冷地说。

"大哥，这样是不是太便宜他了！"魏小七又踹了一脚醉得像死猪一样的罗虎说。

"咱们手里有了证据，不愁将来他不挨枪子，杀了他，脏了咱们的手，还得为这狗日的偿命，不值得！"魏国山嗤之以鼻地说。

"大哥，那咱们把证据给谁呀？公安局拿咱当盗矿分子正在四处找咱们呢，去公安局咱不是自投罗网吗？"魏小六担心地说。

"找谁我都想好了，不过还得观察一段，现在去找他还不是时候，因为我听说他和罗虎的表姐打得火热，不过当年他连对他有恩的肖鸿林也没偏袒，兴许能行！"魏国山深沉地说。

"你说的是谁呀？"魏小五、魏小七齐声问。

"我说的是东州驻京办主任丁能通，听一些东州的农民工兄弟说，这个人心眼不坏，在北京遇到困难的农民工兄弟他帮了不少，除了他，东州太大的官咱也见不着，太小的官又不管事，只有一条路了，小五、小七，收拾收拾趁天黑赶紧走。"魏国山催促着。

"大哥，这狗日的怎么办？"魏小七不依不饶地问。

"明天早晨他就醒了，死不了，走吧！"

魏小七解开罗虎身上的绳子又踹了他一脚，三个人悄悄走出地下仓库。

皇县驻京办大院一切如常，每溜儿平房门口都挂了一盏红灯笼，昏红的红灯笼在夜风中微微摇曳着，像鬼火一样。魏国山、魏小五和魏小七大摇大摆地走出皇县驻京办大院，打了一辆出租车消失在夜幕之中。

54、发病(1)

在丁能通的精心安排下，夏闻天代表东州市委市政府答谢国家各部委办局的团拜会开得非常成功，团拜会是傍晚在北京花园举行的，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得知夏闻天进京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了他的弟弟薪泽银。最近薪泽银从国家发改委的朋友那儿获悉，东州地铁很

有可能在春节后批下来，夏闻天进京，请他吃个饭，正好可以谈一谈加拿大布朗公司承揽东州地铁工程的事。所以接到薪泽金的电话后，薪泽银立即给丁能通打电话，希望丁能通斡旋一下，请夏市长到省驻京办吃饭。

丁能通没和夏市长商量就答应了。因为丁能通心里清楚，自从上次陪夏市长去加拿大后，夏市长对加拿大布朗公司的印象非常好，为了东州地铁早日上马，夏市长不会不见的。

果然，夏闻天忙完团拜会送走国家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便对丁能通笑着说："能通，泽金同志一定等急了，给他打个电话，说我们马上到。"

丁能通也笑着说："夏市长，电话不用打了，直接走就行了，团拜会一开始，薪泽金、薪泽银就在北京花园大堂等了。"

"刚才国家发改委的欧阳司长说，春节过后，东州的地铁工程很可能批下来，看来薪泽银是得到了消息，我们也要抓住机遇呀！"夏闻天兴奋地说。

夏闻天和丁能通走出电梯时，薪泽金先迎了上来。夏闻天与薪泽金一边握手，一边开玩笑说："薪主任，看你的架势是要绑架我呀！"

"夏市长，我和泽银在这里死看死守，就是怕你被那些部长、司长给绑架了，你请的那些部长、司长多半是咱清江人，还有一部分是东州人，东州有求于人家，人家的亲戚朋友都在清江。在东州，也有求于你这个父母官呀！"薪泽金哈哈笑着说。

"是啊，乡音、故土、亲情像一根红线，一头系在北京，一头牵着家乡，思乡恋土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啊！"夏闻天感慨地说。

"驻京办所面临的任务离不开对这种故土乡情的'经营'，哪个驻京办都有自己的《乡贤录》，有些省区甚至将科长以上的'在京同乡'都收录进去了，把'乡情'作为基础，把'能量'视为靠山，为的是把事情办好，理顺啊！是不是，能通？"薪泽金会意地说。

这时，薪泽银上前与夏闻天热情握手。"泽银，上次在加拿大领我参观的地铁盾构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闻天热情地说。

"夏市长，按照国内相关标准，地铁人工掘进的速度为每天一米五，也就是一个月掘进四十五米，而盾构机的掘进速度可达每月六百米，是人工的十多倍。而且盾构机进行隧洞施工具有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人力、不受气候影响、一次成洞，开挖时可控制地面沉降、减少对地面建筑物的影响和在水下开挖时不影响水面交通等特点，在盾构机施工过程中，地面上的桥梁、道路、交通、居民都不会受到影响，即使是机器就在您脚下作业，施工所产生的噪音也非常微小，不会影响您的正常生活。"薪泽银津津乐道地说。

"泽银，别三句话不离本行了，咱们今天来是请夏市长吃饭的，夏市长请吧！"薪泽金将手一让说。

"去哪儿呀，就在北京花园吃吧，我请你们，能通，准备一桌酒菜，今天我要借驻京办答谢泽银，感谢泽银在加拿大对我们的款待！"夏闻天爽朗地说。

"夏市长，我在昆仑饭店都订好包房了。"薪泽银为难地说。

"退掉吧，你们既然到驻京办了，我当然要做东。"夏闻天诚恳地说。

"恭敬不如从命"薪泽银看了一眼薪泽金，无奈地笑了笑。

在二楼鹿鸣春包房里，丁能通简单要了几个清淡的菜，由于夏闻天身体不好，只要了一瓶红酒，夏闻天今天情绪显得特别好，频频敬酒，丁能通因为罗小梅的事却显得心事重重。

薪泽金感觉到丁能通心里有事，开玩笑地问："能通，我可听说你现在脚踩两只船，看你情绪不高，是不是左右为难了？"

54、发病(2)

"薪主任，拿老实人开心是吧，我现在可是光棍一条，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丁能通沮丧地说。

实际上，他一看见薪泽银就想起了远在加拿大的衣雪和孩子，他怎么也想不到衣雪会红杏出墙，以至于两个人离了婚，心里虽然藏着红玫瑰和白玫瑰，可眼下红玫瑰让他担心，白玫瑰让他欲罢不能。

"能通，前些日子我回加拿大去看了衣雪和孩子，衣雪很后悔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她让我给你带了几张孩子的照片。"

薪泽银说完，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精美的小影集，里面都是儿子天真可爱的照片，丁能通翻了一会儿，眼泪险些涌了出来，他稳了稳情绪问："我儿子学习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对衣雪和你离婚有意见，两个人关系很僵，孩子长期住校，不愿意回家。"薪泽银实事求是地说。

"能通，忙过这段时间后，我放你的假，去加拿大看看孩子，即便和衣雪离婚了，也用不着弄得跟仇人似的，男人嘛，大度些！"夏闻天同情地说。

薪泽金想不到一句玩笑搞得丁能通如此伤感，便举起酒杯岔开话题说："夏市长，有个情况向您反映一下。"

"老薪，你有什么情况向我反映？"夏闻天笑着问。

"我先敬你一杯，然后再说。"

"为什么？"

"因为我反映的情况是私事，还望市长大人高抬贵手！"薪泽金说完，和夏闻天碰了杯一饮而尽，然后接着说，"夏市长，我一担挑一家住在药王庙社区，两口子都下岗了，靠自己家在一楼开的小食杂店为生，这次药王庙社区动迁虽然补偿还算合理，但是他们告诉我一件怪事，我觉得有必要向市长大人反映一下。这次我一担挑家房屋补偿款应该是三十万元，但是拆迁办的人私下做他们两口子的工作，拆迁协议书上做成七十万，最后给我一担挑两口子三十五万元，其余的三十五万没给，我怀疑拆迁办有人将这三十五万私分了。听我一担挑说，这种情况在药王庙社区动迁户中还不少。"

"会有这种事？"夏闻天眉头紧锁地问，"老薪，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来北京之前我特意找周永年同志商量了一个办法，由市委派一个督察小组，下到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指挥部，全程监督动迁安置过程，看来这个督察小组早一点派下去好了。"

薪泽银非常想和夏闻天多谈一些地铁合作的事，他对东州什么动迁、拆迁根本不感兴趣，"夏市长，别听我哥瞎咧咧，他那个一担挑是个大白话，说话不靠谱，来，夏市长，为了东州地铁早日上马，我们干一杯！"

"好，如果能在我的任期内，为东州人民把地铁建好，那么吾愿足矣！"

夏闻天兴奋地与薪泽银碰杯，然后一饮而尽，然而这杯酒刚下肚，夏闻天捂着肚子就坐在了椅子上，腹部阵阵绞痛，他咬着牙半天没说话。

"怎么了，夏市长？"丁能通关切地问。

薪泽金和薪泽银也有些慌神。"夏市长，用不用去医院？"薪泽银急切地问。

"没事，老毛病了，忍一会儿就过去了。"

夏闻天从牙缝儿中挤出一句话来，丁能通看夏闻天的样子，心想，在东州上飞机前，林大可就嘱咐过自己一定要带夏市长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来夏市长的确疼得不轻。

"老薪，泽银，我看今儿就到这儿吧，夏市长这两天太累了，我扶他回房间休息一下。"丁能通不好意思地说。

"那好，夏市长，咱们改日再聚！"薪泽金起身说。

这时，夏闻天觉得缓解了一些，尽量从容地说："泽金、泽银，今天怠慢了，能通，替我送送！"

丁能通不放心地看了夏闻天一眼，这才将手一让，请薪泽金和薪泽银先走，然后他掏出手机打给夏市长的秘书龙小波，让他快过来扶夏市长回房间。

此时龙小波正坐在北京花园的大堂和白丽娜侃大山，接到丁能通的电话赶紧上了楼。丁能通回来时，龙小波正扶着夏闻天等电梯，此时夏闻天好像已经恢复了常态。

54、发病(3)

"夏市长，明天我陪你去301医院检查一下吧，那儿有个副院长我很熟！"丁能通关切地说。

"没那么严重，能通，你忘了，明天正好是星期六，咱们约好了去周书记家看看他爱人。"

"夏市长，丁主任说得对，到医院检查一下再去也不迟！"龙小波插嘴道。

"那怎么行，做人要言而有信，不用争了，明天上午去周书记家，下午赶回东州。"夏闻天认真地说。

"夏市长，我不同意，上午去周书记家看看可以，下午务必去医院做个检查，如果没什么事，晚上我送你上飞机。" 丁能通坚持说。

"下午没别的安排去医院也可以，不过我不同意去301医院，太扎眼了，省市一些领导经常去301医院看病，碰上了不好，能通，还是找家普通的医院查查吧。"

夏闻天终于作出了妥协，丁能通也只好见好就收，答应到北京花园附近的万柳塘医院。

55、慰问(1)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丁能通、龙小波陪夏闻天到周永年家楼下时，刘凤云早早地就等在楼道口了，见丁能通开的奔驰车过来了，她连忙迎了上去。

夏闻天下车后一边热情地与刘凤云握手，一边说："凤云啊，我代表东州市委市政府给你拜个早年！"

"夏市长，让您惦记了，快点上楼吧！"

丁能通、龙小波也寒暄着拜了早年，众人随刘凤云上了楼。

一进屋，夏闻天就被墙上的一幅字吸引了，这幅字是用楷书写的，一看就出自周永年之手。

夏闻天情不自禁地念道："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遗来者羞。好，凤云，看来永年要立志做当代包公了。"

"夏市长，这首诗是谁写的？"龙小波好奇地问。

"这首诗是包公的言志诗，永年这不写了吗，这首诗出自《包拯集校注》卷一《书端州郡斋壁》，这可是包拯一生的座右铭啊，这首诗充分表明了包拯廉洁奉公，刚直不阿的从政为人的道德准则，也表明了他立志做国家栋梁、为民造福、留名史册的决心。包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外任还是在朝；无论是做州县的小官，还是居于宰相的高位，他都把这首言志诗作为座右铭，言必信，行必果，表现出高尚的为官道德，做出了卓越的政绩，能通、小波，做官就应该向包拯学习呀！"夏闻天感慨道。

"凤云姐，我记得这里原先挂着的是雍乾时代的名臣孙嘉淦给乾隆上的一篇著名奏折呀？"丁能通纳闷地问。

"林市长一直向永年要字，永年就把那幅字送给了大可了。"刘凤云笑着说，"夏市长，快请坐！"

刘凤云说完，给每人沏了杯茶。

"凤云呀，孩子们去哪儿了？"夏闻天关切地问。

"在邻居家玩呐，老大虽然痴呆，但是不闹人，老二倍儿精倍儿灵的，闹人得很！"刘凤云一边给众人削苹果一边说。

"我给孩子们买了一套《童话大王》，也不知道孩子们是不是喜欢。"

夏闻天说完，龙小波从皮包里拿出一套精美的图书，放在茶几上。

刘凤云高兴地说："谢谢夏市长，我那老二，最喜欢看这类书了，孩子们看了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凤云，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自己平时工作又忙，永年的工作多亏你支持了！"夏闻天真诚地说。

"应该的，夏市长，我和永年都是喝黑水河水长大的，能为家乡人做点实事是永年的福气，如果没有孩子拖累，我就和他一起过去！"刘凤云认真地说。

"这话说得实在，不过中纪委的工作更重要，那可是我党反腐败的一把利剑啊！"夏闻天爽朗地说。

"夏市长说得是，当前反腐败斗争越来越复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呀，就说东州吧，虽然铲除了肖鸿林、贾朝轩等腐败分子，可是仍然有人在步其后尘啊！"刘凤云忧虑地说。

"噢，凤云，这么说，你们又掌握了什么情况？"夏闻天吃惊地问。

"夏市长，你心里有个数，有人在做林大可的文章，匿名信都递到中纪委领导手里了，估计过了春节就可能批复到省里。"刘凤云提醒道。

"凤云，大可同志我是了解的，永年和大可很投脾气，应该更了解一些，我认为像大可这样的好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夏闻天严肃地说。

"夏市长有没有想过，写匿名信的人想干什么？"刘凤云提示道。

"无论他想干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居心叵测！"夏闻天气愤地说。

"夏市长，这就是我说的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躲在暗处的腐败分子也会利用反腐败中伤好干部的。"刘凤云愤愤不平地说。

"谁会和大可过不去呢？"夏闻天一脸愁云地问。

55、慰问(2)

"夏市长，我在北京法源寺曾经看见过副市长何振东，还带着个情妇，驻京办副主任黄梦然陪着，当天晚上我给能通打电话确认了一下，问何副市长进京一事，能通说不知道，驻京办没接到通知，东州

市副市长带着情妇秘密进京游法源寺，凭我多年办案的经验不会有什么好事。永年也跟我说过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夏市长，对这个人你们应该多个心眼！"刘凤云善意地提醒道。

听了刘凤云的话，丁能通一下子想起了苏红袖在北京医院被强行打胎的事，何振东竟然指使王汉生、黄跃文、罗虎用枪逼着苏红袖打胎，这种下流事何振东都干得出来，给林大可写匿名信八成也是他干的。丁能通回想起"肖贾大案"，他觉得何振东的所作所为和袁锡藩如出一辙。

当年袁锡藩挑唆肖鸿林和贾朝轩之间的关系，背地里给贾朝轩写匿名信，还求人送到中纪委领导手中，以为扳倒了贾朝轩，他就能当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结果是害人先害己，谁也没逃脱出恢恢法网。

如今的情形与当年袁锡藩与贾朝轩的情形太相似了，何振东一定打着扳倒林大可，自己就可以当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如意算盘，何振东太阴毒了，比贾朝轩、袁锡藩有过之而无不及，想起心爱的女人罗小梅还被魔爪掌控着，他心里就一阵阵发紧。

"凤云啊，多谢你的提醒，你是反腐败专家，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多向你请教啊，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告辞了，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找丁能通。"夏闻天起身笑着说。

"夏市长，吃了饭再走吧！"刘凤云挽留着。

"不了，我们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凤云，希望你抽空去东州走走，也不能让永年做苦行僧啊！"

夏闻天说罢，哈哈大笑。

刘凤云歉疚地把三个人送到楼下。"夏市长，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和能通说几句话。"

夏闻天心领神会地和龙小波上了车。

"凤云姐，有什么事吗？"丁能通不解地问。

"能通，你跟姐说句实话，你对冉冉到底怎么想的，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弄得人家一天到晚神魂颠倒的，到我这儿哭了好几回了！"

丁能通不好意思地说："凤云姐，冉冉在我心里一直是亲妹妹，这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和冉冉不合适，我比她大十多岁，又离过婚，还有孩子，再说冉冉是才女，一直想去美国留学读博士，她应该有更好的归宿。"

"借口，年龄根本不是爱情的障碍，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差得多不多，关键是你爱不爱人家？"

"姐，这事让我自己处理吧，我会处理好的！"丁能通圆滑地说。

"那好吧，不过冉冉那孩子太痴情，你别把人家伤得太深了。"刘凤云叮嘱道。

"放心吧，凤云姐，我有分寸！"

丁能通说完上了车，夏闻天又摇下车窗向刘凤云挥了挥手，说："凤云，回去吧，我们走了！"

刘凤云也挥了挥手，奔驰车缓缓驶出社区，向位于北京花园附近的万柳塘医院方向开去。

丁能通陪夏闻天在万柳塘医院作了一下午的检查，为了检查，夏闻天早餐、午餐都没吃，等检查完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离登机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北京的交通让人头疼，丁能通本想安排夏闻天在北京花园吃完晚饭再走，但时间来不及了，好在丁能通提前让白丽娜赶到首都机场，在首都机场贵宾室经理的帮助下，办好了登机手续。

几个人赶到首都机场时，还有四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在机场餐厅，简单吃了一口饭，丁能通和白丽娜一直把夏闻天送到飞机上。

在飞机上，夏闻天小声叮嘱道："能通，这次身体检查的结果无论好与不好，都要保密，到时候我会根据检查结果斟酌进退的，一定要防止有人利用我的病做文章，过完年洪书记就要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东州不能没有掌舵的，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趴窝，所以检查结果

你一定要亲自去取，千万不能让其他人去取！"丁能通重重地点了点头。

55、慰问(3)

"放心吧，夏市长，我会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

丁能通走出机舱后心情很沉重，因为他已经预感到夏闻天此次身体检查的结果不会太好，甚至可能还会很严重，他担心万一夏闻天病倒了，东州官场怕是又要发生地震了。因为不知有多少人对东州市长的位置梦寐以求呢！

在官场上，得病也得会得，病得是时候，可以免灾；病得不是时候，就得让位，夏闻天万一检查结果不好，不知有多少别有用心的人会大做文章。

丁能通心想，谁都知道自己这次重新被起用得益于夏闻天，这棵大树万一倒了，自己驻京办主任的位置怕也要岌岌可危，黄梦然不就一直在做自己的文章吗？

想到这儿，丁能通不禁想起辛弃疾《鹧鸪天·送人》行路难的慨叹：

唱彻阳关泪未干，

功名余事且加餐。

浮天水送无穷树，

带雨云埋一般山。

今古恨，几千般，

只应离合是悲欢。

江头未是风波恶，

别有人间行路难。

此时，丁能通心里有一种无名的压抑袭上心头，让他无法挣脱，无法抗争，他感到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无奈！

果然，医院检查结果让丁能通大吃一惊，初步诊断是结肠癌，拿到诊断通知书后，丁能通的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他一直拖到年后，

迟迟没有把真相告诉夏闻天，只是在电话里说问题不大，是慢性结肠炎，丁能通是想让夏闻天好好过个年，年后亲自去东州找林大可商量怎么办。

56、增长道德(1)

春节刚过没几天，洪文山就到了北京，这是洪文山第一次到中央党校学习，丁能通亲自开车送他去中央党校报到。

一路上，洪文山眉头紧锁，心事重重的，好像这个年过得很不开心。

"洪书记，您太累了，应该借着这次学习的机会好好休息休息。"丁能通用恭维的口气说。

"能通，我这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是带着问题来的，我对这次学习机会是倍加珍惜呀！"洪文山惆怅地说。

"洪书记，您是市委书记，有什么问题能难住您呀！"丁能通满脸堆笑地说。

"正因为我是市委书记，才有可能犯一言堂的错误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不假，怎么发展，才是更硬的道理。'肖贾大案'过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我是临危受命啊！'房地产立市'让东州经济有了起色，但也带来很多问题。闻天同志主张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我不同意，总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看来，我是搞了'一言堂'啊！闻天同志为了维护班子团结做出了让步，可是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房地产立市'带来的许多问题不得不让我深思啊！能通，你是学经济的，谈谈你对东州经济发展的看法！"洪文山诚恳地说。

丁能通心里一阵紧张，因为他从骨子里赞同夏闻天的主张，如果亮出自己真实的观点，洪文山会不会不高兴，但是丁能通又不想像一般的势利小人那样一味地恭维，他觉得洪文山在去中央党校的路上，问自己这么有分量的问题，说明他确实在反思东州经济的发展，这个时候抛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或许能让洪文山刮目相看。因为洪文山毕竟

不是只喜欢逢迎媚上的糊涂官，但是领导是有自尊心的，这可是领导身上不可触动的禁区，指责他'房地产立市'错了，会不会伤了洪文山的自尊心？丁能通迅速斟酌了一会儿，还是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洪书记，东州发展房地产没有错，关键看这种发展是靠生产率的提高还是靠土地资源的高强度投入。是赢利支持增长，还是增长支持赢利。每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都能反映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增长的道德性可以反映出当地领导的风格、人格和品质，增长不是把人工具化，不是把人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经济发展也不是开运动会，谁快谁就好，一句话，发展不是打补丁，增长不应垒长城，关键是要找准和谐这个支点！"

丁能通说完，洪文山半天没有说话，丁能通以为自己说重了，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洪文山，发现洪文山双目微闭，面无表情，丁能通有些失望，心想，看来自己想错了，原以为洪文山与众不同，不喜欢奉承谄媚的小人，原来当官的都喜欢听"皇上圣明"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

丁能通正胡思乱想，洪文山突然睁开双眼说："深刻，能通，太深刻了！增长是有道德性的，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应该反思一下增长的道德性，增长就是发展吗？增长就应该理直气壮吗？增长不仅要促发展，更重要的是促和谐，和谐才是增长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才是最道德的。能通，你给我上了一课呀！"

洪文山的态度让丁能通受宠若惊，他没想到洪文山如此开明，便放开胆子说："洪书记，现在地方政府有一个通病，在经济事务中'越位'，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缺位'，地方政府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财政资金资本化，都去投资了，所以投资热一直也降不下来。东州也是如此，经济发展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你说说看，怎么才能做到以人为本呢？"洪文山颇感兴趣地问。

"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满足人的需求，人需求什么？是消费结构升级，人的需求现在卡在哪里了？就是老百姓翘首企盼的，解决社会保

障，要求医疗体制改革，要求解决住房，解决这些了，才是发展了。东州目前的发展观还没有转变到这上面来，还没有把这些当作发展，而是把上项目当作发展，把今年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了。其实，社会保障度就是社会和谐度，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来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宅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保障到位了，大家就敢消费，其实GDP照样上升，而且是健康的、绿色的。"

56、增长道德(2)

"能通，当初市委常委会讨论是否重新起用你，我是投了反对票的，是闻天同志全力推荐你，你才重新当上了这个驻京办主任，还是闻天同志独具慧眼啊！我听说你们驻京办在如何转变职能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今年春节就没有跑'部"钱'进，闻天同志亲自进京搞了一个团拜会，效果怎么样啊？往年都跑'部"钱'进，今年突然不跑了，国家各部委办局对东州有想法吗？"

"洪书记，既然想改革就难免失去一些既得利益，驻京办转变功能，还真有点太岁头上动土的味道呢！"

丁能通说完，洪文山哈哈大笑地说："好一个太岁头上动土，改革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那就什么关也闯不过去！也不会有大好的改革局面！能通啊，我要在北京学习三个月，抽空我们多聊聊，我们有些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这个毛病，以为官大水平就高，其实，权力的大小和水平并不成正比，今天我听你丁能通一席话，就顿开茅塞呀！看来东州'房地产立市'的思路过于急功近利了，下一步应该多考虑规范的问题了。"

"洪书记，改革闯关走错方向，上帝是会原谅的，因为改革深入到今天，仅靠摸着石头已经过不了河了，水太深了，改革这艘大船已经离港扬帆远航，现在需要的是航海图和指南针！"

丁能通一路上和洪文山谈得很开心，不知不觉奔驰车已经驶入中央党校大门了，"实事求是"四个鲜红的大字，每个字都犹如一个闪闪发光的太阳，照得人们心里亮堂堂的！

57、反扑(1)

石存山最近收获很大，他派杜心海带领侦察员潜入皇县钼矿，化装成矿工和基层民警，了解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他向邓大海汇报后，邓大海觉得情况非常严重，魏小六的死很可能与皇县钼矿官商勾结有关，一起普通的杀人案背后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大案。

邓大海觉得这个案子非同小可，一定要与周永年沟通一下。上午，本来省公安厅有一个会，邓大海应该亲自参加，他却派一位副局长去了，一大早就带着石存山来到周永年的办公室。

周永年因为在东州宾馆住单身宿舍，所以，每天早晨起得很早，晨练后，去食堂吃早餐，然后到办公室先浏览一遍报纸，再看材料。正忙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力生推门进来了。

"哟，老陆，这么早找我一定有事？"

周永年放下材料起身给陆力生倒水，陆力生眉头紧锁地说："周书记，你不用忙，我找你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让你这个组织部部长都眉头紧锁？"周永年半开玩笑地扔给陆力生一支烟说。

"周书记，皇县可能出事了。"

周永年听罢心头一紧，忙问："出什么事了？"

"常务副县长肖仁杰被县纪委双规了！"

周永年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了陆力生一眼，心想，陆力生是不是开玩笑啊，转念一想，不对，陆力生不是善开玩笑的人，二十年的组织工作经历，让这位被人们称为东州的"吏部尚书"的组织部部长练就了出言稳重、点到为止的说话风格。

"老陆，消息从哪儿来的？"周永年谨慎地问。

"我的一位亲属在皇县纪委工作，昨天夜里他偷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

"偷着打电话，为什么？"周永年不解地问。

"因为县委书记张铁男有话，谁走露了风声，就砸谁的饭碗。"

"一位常务副县长被县纪委双规，在全国也算是奇闻了，到底是因为什么？"

"听我的亲属说，是受贿。"

"有证据吗？"

"听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个皮箱，里面有二十万。"

"肖仁杰这个干部我了解一些，在皇县老百姓中口碑非常好，我的判断是有人栽赃陷害！"

"我也这么认为，问题是皇县党员怎么了，为什么都沉默？"陆力生忧虑地问。

"就是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一把手'，党员的沉默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民主要加强，中央一直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就是这个道理。从横向来说，我们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但如何使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还做得不够，正是由于党员的沉默，才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也就是说党员对腐败现象保持沉默，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

"目前皇县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不仅是腐败分子钻空子问题，很可能有人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残害忠良啊！"陆力生担心地说。

"老陆，有我们在，忠良只能受点委屈，让我看，肖仁杰被双规得好！"

"周书记，你的意思我不明白。"陆力生不解地问。

"老陆，看来肖仁杰把一些人逼急了，不得不对他下手了。既然跳出来了，就让人家先表演着，我要好好看看皇县这场大戏怎么演下去！"周永年老谋深算地说。

"周书记，你既是市委副书记，又兼任市纪委书记，肖仁杰是我考核的，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从爱护干部的角度，我建议市纪委介入此事，我们不能放过一个腐败分子，更不能让为老百姓干实事的好干部寒心啊！周书记，省里有个会，我先走了。"

陆力生走后，周永年陷入沉思，实事求是地说，正是由于制度上的不健全，才使某些潜规则得以盛行。长期以来，某些党组织内部，也受到了潜规则的侵袭，在有些人看来，党章规定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宣传，而真正用来指导言行的是彼此心照不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这些"规矩"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党内的关系，成为实际左右某些党组织内部状况的潜规则。按照潜规则办事，被称做"政治上成熟老练"，相反被称作"政治上不成熟"。

57、反扑(2)

党内潜规则使公权变成了私权，变成了权为私所用，或为小集团所用。党内潜规则的存在，表明已有的制度本身有某些严重的缺陷，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破绽给了潜规则生长的空间。

一些党员干部都默认了党内潜规则，到了这一步，腐败作为一个步骤的出现，已经不难用逻辑推导了。一些官员失去了谋求政治前途的意志，开始回望权力寻租的出口。

周永年惆怅地吸着烟，觉得陆力生提供的情况应该和邓大海通个气，刚拿起电话，邓大海和石存山就推门进来了。

周永年笑着放下电话："大海，我正想找你呢！"

邓大海笑着说："永年，是不是为了皇县的事？"

"怎么，皇县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周永年敛眉问道。

"永年，弄不好又是一场暴风雨呀！"邓大海慨叹道。

"暴风雨好啊，可以摧枯拉朽，把罪恶冲洗干净！"周永年豪迈地说。

"永年，依我看皇县的盖子应该揭开了。"邓大海冷静地说。

"看来你们已经拿到证据了？"周永年眼睛一亮问。

"让存山向你汇报吧！"邓大海看了一眼石存山说。

"周书记，我们的侦察员化装成矿工潜伏到皇县钼矿了解到，皇县钼矿发生过多起矿难，每年死难的矿工都在三五十人左右，可是皇县县政府既不救人，也不上报，外地的矿工死了就死了，本地的矿工死

了也就给三五万块钱。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老百姓背后叫他黄霸天，已经成了皇县一霸，动不动就抓人，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啊！黑水河大桥下发现的男尸，叫魏小六，真实身份是天沟乡的农民，曾经当过矿工，干了大半年，没拿到一分工钱，当时一个叫魏国山的矿工领着大家讨要工钱，结果被当时护矿队队长罗虎抓了起来，关在一口废弃的矿井里，每天都遭到毒打，魏国山、魏小六等人忍无可忍，千方百计地逃了出来，为了拿回自己的工钱，这才去盗矿，结果下到井里的十几个矿工都被毒气熏死在井下，事故发生后，魏国山出逃了，魏小六被护矿队抓获，关在天沟乡派出所。侦察员从天沟乡派出所了解到，魏小六被抓的当天晚上，天下大雨，魏小六以上厕所为由冒雨逃跑，民警大李和老于，还有护矿队队长罗虎同时去追，回来后都说魏小六失足掉进了黑水河。从尸体脖颈上的勒痕看，魏小六一定是先被勒死，然后被扔进河里的。最有可能杀人的嫌疑人就是大李、老于和罗虎。魏小六死后不久，罗虎就辞掉了护矿队队长，摇身一变成了皇县驻京办主任。罗虎突然离开皇县绝对不是偶然的。"

石存山还没说完，周永年插嘴道："存山，大李、老于和罗虎抓到了吗？"

"怕打草惊蛇，还没抓，我琢磨如果人是被大李、老于和罗虎杀的，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们为什么杀人、想掩盖什么都还是个谜！"石存山补充说。

"大海，你的意见呢？"周永年若有所思地问。

"永年，我的意见这三个人马上抓，我们就以这三个人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揭开皇县的盖子。"邓大海坚定地说。

"好，不怕打草惊蛇，蛇不惊就不会露出原形。另外，那个失踪的矿工魏国山也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很有可能知道死难矿工的具体情况。"周永年深思熟虑地说。

"永年，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我有个不祥的预感，搞不好皇县的班子一大半要烂掉了，据我了解，张铁男和王汉生沆瀣一气，县政府已

经被架空了，张铁男将皇县的吏治、规划、经济、建筑等各种权力全部集于一身，王汉生把持矿产审批权，对向他们说'不'的干部，动不动就双规，人送外号王双规，搞得许多干部敢怒不敢言啊！"邓大海气愤地说。

"我刚刚得到消息，他们已经把常务副县长肖仁杰给双规了。"周永年冷笑道。

"什么？向市委汇报了吗？"邓大海吃惊地问。

57、反扑(3)

"这些人胆大包天，怎么可能向市委汇报？"周永年一拍桌子说。

"县纪委双规一位常务副县长竟然不向市委、市纪委汇报，他们眼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邓大海气愤地说。

"大海，先让他们表演一段时间，我相信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周永年目光深邃地说。

"那好，存山，立即抓捕三个犯罪嫌疑人，争取早点撬开他们的嘴，永年，我和存山先告辞了。"

邓大海起身告辞，周永年不放心地叮嘱道："大海，存山，大李、老于和罗虎抓到以后，要异地关押，千万不能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文山同志不在东州，凡事更要谨慎！"

邓大海重重地握了握周永年的手说："放心吧，永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陈富忠这些人狡猾不狡猾，不也都烟消云散了吗！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好戏还在后头呢！"

邓大海说完，转身和石存山走了，走廊里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周永年心想，真是一条光明磊落的汉子，我们的干部要是活得都如此坦荡该多好啊！

58、姐夫(1)

林大可一直惦记着夏闻天的身体，年前他叮嘱丁能通，夏市长进京开完团拜会后，一定要陪他检查一下身体，也不知道查没查，丁能

通这家伙也不通个气，林大可很不满，他打电话给丁能通，一副质问的口气。

丁能通本来是想回东州找林大可商量怎么办，既然林大可打电话来了，丁能通只好把检查的结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大可。林大可听罢，好半天没说话。

林大可没想到夏闻天病得这么严重，洪文山去中央党校学习去了，东州的局面目前全靠夏闻天撑着呢，如果夏闻天再住进医院，东州官场可就群龙无首了。

林大可犹豫再三说："能通，夏市长的病不能再拖了，你马上联系北京301医院，一定找最好的大夫，我劝他进京住院治疗！"

"林市长，我没敢告诉他实情，他还以为自己得的是慢性结肠炎呢！"丁能通为难地说。

"实话实说，我来说，我相信闻天同志能扛住的，只是夏市长得病的消息一定要保密，否则东州要地震的，你的任务只有一个，马上联系北京301医院，夏市长住进医院后，你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林大可千叮咛万嘱咐，惟恐丁能通走漏了消息。

"那好吧。"

丁能通心想，这种秘密是保不住的，到时候，东州驻京办可要热闹了。

罗虎被魏国山、魏小五、魏小七绑架后，被三个绑匪灌了断头酒，大醉，醒来时已经是下半夜三四点钟，他慢慢地爬起来，晃了晃脑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三个绑匪居然跑得无影无踪了。

罗虎踉跄着走出地下仓库，被夜风这么一吹就更清醒了，罗虎想，真是他妈的福大命大造化大，竟然逃过了一劫！

罗虎走进六栋时，值夜班的女服务员正在打盹，罗虎没敢惊动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八号房间打开门，进屋时又轻轻地把门关上。

罗虎走进洗手间照了照镜子，自己已经被折磨得脱相了，他脱掉一身肮脏的衣服，光着腚照了照镜子，自己这几天瘦了许多，他打开

淋浴任水流尽情地冲洗着，越想越后怕。

魏国山、魏小五和魏小七这三个王八蛋对自己刑讯逼供，没办法只好说了实话，这三个王八蛋竟然录了音。一旦录音带落到警察或反贪局手里，不光自己死定了，被自己供出来的人都死定了。

越想越害怕，罗虎几乎瘫在了浴缸里，他心想，眼下只有一条道了，逃！对，国外，可往哪国逃呢？对，加拿大，赖昌星不是逃到加拿大去了吗，看来加拿大是个避难的好场所。估计魏国山等人即便手里有了录音带也不会轻易示人的，因为他们毕竟是通缉犯、盗矿分子，还背着杀人嫌疑犯的罪名，自己还有时间。怎么才能去加拿大呢？

罗虎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丁能通。丁能通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加拿大，就一定有办法把自己也弄到加拿大，他决定春节过后就找丁能通。

丁能通刚和林大可通完电话就接到了罗虎的电话，罗虎在电话里姐夫长姐夫短地叫着，要晚上请他吃饭，丁能通心想，罗虎请自己吃饭肯定有事，自己正想通过他的嘴多了解点皇县的情况，就满口答应了。

此时的丁能通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怎么能把小梅从张铁男等人的控制中救出来，尽量让这个可怜的女人少受点牢狱之苦。

罗虎将晚饭安排在了东三环顺峰海鲜酒店，丁能通把奔驰车停好，望着门前依然如故摆着的那辆淡青色的劳斯莱斯，百感交集！好长时间没在这儿吃饭了，当年无论是给肖鸿林当秘书时，还是后来荣升驻京办主任，他不知道在这儿吃过多少次饭了，这里永远是有钱人摆阔的地方，罗虎在这里请自己绝不仅仅是为了摆阔，难道是代表张铁男等人请自己？正胡思乱想着，罗虎从门里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

"姐夫，我等你半天了，咱们在楼上。"

"罗虎，你小子早就该请我吃饭，上次那个骚扰电话，我一去是不是就吓得那鬼不再打扰了？"

58、姐夫(2)

丁能通专往罗虎腰眼儿上捅，罗虎心想，骚扰电话是不打了，可是鬼找上了门，险些要了我的命啊！

"姐夫，你就是捉鬼的钟馗，你一来就不再打了！"

罗虎一边恭维一边引领着丁能通上了二楼。

一进包房，丁能通眼前一亮，包房内坐着两位绝色美女，仔细端详，其中有一个面熟，但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姐夫，还认识她不？"

罗虎得意地卖着关子，那女孩盈盈含笑，清丽纤美，并不言语。

丁能通摇摇头说："看着面熟。"

"姐夫，你还记得不，上次我姐来，咱们到国际车展上买车，她瞧不起我，以为我买不起悍马，我要连着她一起买下。"罗虎得意地说。

丁能通一下子想起来了，这可不就是车展上的那个漂亮女孩。

"她叫袁紫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丁能通点点头，心想，现在的女孩有意思，认钱不认人啊！

"这位小姐是....."丁能通颇感兴趣地问。

"这位是紫薇的同学，也是车模，叫王庄庄，她姐姐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玉女王端端。"

丁能通听罢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慨，心想，郑卫国托我办的事总算有眉目了，真是太巧了，之前求中国文联的朋友帮着搭桥，一直没回信，今天竟然在顺峰邂逅王端端的妹妹王庄庄，看来这是天意，《天堂雨》拍成电视剧不火都不行啊！

只见王庄庄果然有七分像小玉女，脸蛋如娇花照水，腰身如弱柳拂风，纤细优雅中透出几分妩媚。

"庄庄和端端是双胞胎吧，你们姐俩长得可太像了，庄庄、紫薇，认识两位美眉很高兴，我叫丁能通，是东州驻京办事处主任，这是我的名片。"丁能通一边发名片一边恭维地说。

"丁大哥也是驻京办主任，肯定比罗虎这个县驻京办主任有钱吧。"袁紫薇媚声媚气地说。

"怎么，你们觉得罗主任很有钱吗？"丁能通反问道。

"不光有钱，而且仗义大方，出手送我一辆悍马，不像我以前接触的男人，看着像腰缠万贯的大款，动真格的没有一个像罗哥有男人样。"

袁紫薇显然就是一个花瓶，满脑子是钱，只要钱给够了，做什么都可以，很显然，罗虎这个女朋友是拿一辆悍马换的。

丁能通瞧不起这样的女孩，但是为了给王庄庄留下好印象，他装出很随和的样子，不时和袁紫薇也搭讪两句。

菜很快上齐了，一盘清蒸苏眉鱼头让丁能通心里直咋舌，因为，一斤苏眉鱼七八百块，这盘清蒸苏眉鱼头怎么也得六千多块。

紧接着是红烧大鲍翅，干烤鲍鱼，清蒸大闸蟹，佛跳墙。菜上齐后，服务小姐启了一瓶价值六千多的轩尼诗XO，丁能通心想，小梅呀小梅，你怎么有这么一个败家

Chapter_15

的表弟呀，有这么个败家子，没灾也得惹出灾来。

皇县县委县政府能起用罗虎这样的人任县驻京办主任，显然班子出了问题，张铁男一直跟自己关系不错，如今却成了皇县钼矿的大股东，丁能通心想，铁男啊铁男，你利欲熏心，就不怕恢恢法网吗？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丁能通开门见山地问："罗虎，请我吃这么好的饭，肯定有事，说吧，什么事？"

"姐夫，老弟确实有事求你，但是这和请你吃饭没关系，再说，姐夫你什么饭没吃过，主要是冲我姐，你给我面子，姐夫，你知道我姐心里最疼你了，你出事那段日子，她整日吃不好睡不好，就怕你被牵进去，还好，老天爷被我姐的心感动了，你没出什么事，就冲我姐对你这份情，姐夫，老弟求你件事，你无论如何也得帮我！"罗虎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到底是什么事啊，让老弟这么难于开口？"丁能通心里好笑，嘴上却认真地问。

"姐夫，我和紫薇想移民加拿大，你得帮帮我们！"

58、姐夫(3)

罗虎一开口，丁能通哈哈大笑地问："罗虎，你在国内活得好好的，去加拿大干啥？再说，你要文凭没文凭，要特长没特长，又不懂语言，去了怎么活呀？"

"丁大哥，罗虎有的是钱，我们去了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活。"袁紫薇插嘴说。

"罗虎，这件事，你姐知道吗？"丁能通笑着问。

"姐夫，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她没关系，你就说帮不帮吧？"罗虎认真地说。

"罗虎，你怎么知道我能帮你？"丁能通纳闷地问。

"姐夫，你能把前嫂子和儿子送到加拿大，就能把我和紫薇也办过去。"罗虎诡谲地说。

"罗虎，衣雪是大学毕业，外语是通过雅思考试的。"丁能通点了一支烟说。

"丁大哥，我们不办技术移民，罗虎有钱，你可以帮我们办投资移民呀！"袁紫薇插嘴说。

"那得二百多万！"丁能通瞪大眼睛说。

"不就是一辆悍马吗？姐夫，这事你办成了，我送你一辆悍马，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开的悍马开走。"罗虎慷慨地说。

"别别别，罗虎你可别害我，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敢打保票。"丁能通敷衍地说。

丁能通之所以答应想办法是想先拖着罗虎，好和王庄庄多套近乎！

"姐夫，你和加拿大布朗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薪泽银关系那么好，你求他还不是一句话，其实，我这事挺急的，因为紫薇怀了我的孩子，我们想到加拿大去生。"罗虎步步紧逼地说。

"好吧，罗虎，你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给你一个准信！"丁能通诚恳地说。

"姐夫，就冲你这句话，紫薇，来，咱俩敬姐夫一杯！"

罗虎和紫薇一起端起杯，三个人碰杯后一饮而尽。

丁能通放下酒杯亲自给王庄庄斟了一杯酒，一脸和蔼地说："庄庄，罗虎和紫薇的事说完了，现在我敬你一杯，也想求你一件事！"

"丁大哥，你求我？我能帮你什么忙啊？"王庄庄惊讶地问。

"咱们先干了这杯酒，然后你听我说，好不好？"

丁能通说完，诚恳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王庄庄疑惑地抿了一口，一时搞不清丁能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庄庄，其实我求你的这件事，对你姐来说是件好事，我有个朋友最近要拍一部电视剧，题材非常好，是根据目前很火的长篇爱情小说

《天堂雨》改编的。"

还没等丁能通说完，王庄庄兴奋地叫道："哎呀，是金冉冉写的《天堂雨》呀？我最喜欢这本书了。"

"就是这本书，我的朋友想请你姐姐出演女一号，价钱由你姐姐说，请庄庄给搭个桥，希望促成我朋友和你姐姐签上约。"

"丁大哥，实话实说，我姐姐现在档期太紧，真不知道她有没有时间，不过她很喜欢金冉冉的《天堂雨》，如果在这部戏里演女一号，她会认真考虑的。"王庄庄兴奋地说。

"太好了，这件事就拜托庄庄了，事成后，我的朋友对你也会有酬谢的。罗虎，今天这顿饭我还得感谢你，来，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丁能通高兴地说。

"等等，姐夫，我可得提醒你，你离那个金冉冉最好还是远一点，要是让我姐知道了，她可不高兴！"罗虎一本正经地说。

"罗虎，你小子做人可不地道，上次在箭扣长城，半夜你装神弄鬼吓唬我和金冉冉，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怎么，我和谁在一起还得向你请示呀？"丁能通绷着脸说。

罗虎有求于丁能通，赶紧满脸堆笑地说："姐夫，我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你帮我把移民加拿大的事办成了，你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我在加拿大眼不见心不烦。"

"我看你小子有奶就是娘，好了，我现在是酒足饭饱，咱们杯中酒吧！"丁能通扫兴地说。

"别价呀，姐夫，咱们还有节目呢。"罗虎阻拦道。

58、姐夫(4)

"你小子还有什么花花肠子？"丁能通揶揄道。

"姐夫，你难得放松一回，杯中酒后，老弟还想请你去伯金翰洗浴中心舒服舒服。"

其实丁能通很想和王庄庄在一起多呆一会儿，多熟悉熟悉，一个是丁能通对这个女孩印象不错，另一个还是想通过她多了解一下小玉

女的情况。因为丁能通心里实在是想借着金冉冉刚出版的《天堂雨》这本书的势头，一举把金冉冉捧成当红作家，冉冉虽然有这个实力，但是包装策划好了，会更上一层楼。

丁能通对金冉冉的爱是藏在骨髓里的，他不忍心让这个前途无量的女孩将才情浪费在自己身上，爱不一定两个人非要生活在一起，萨特和波伏娃就是个例证。

萨特是波伏娃最爱最敬重的人，波伏娃是萨特最宠爱的"小海狸"，他们俩超越世俗的协议契约式的爱情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他们定下的原则是，在灵魂上相互忠诚，在身体上是自由的，关系要透明。直到1997年，波伏娃和美国作家尼尔森的《越洋情书》出版后，才改变了世人对他们的印象。

丁能通希望与金冉冉保持萨特与波伏娃式的关系，而金冉冉却像波伏娃追求博斯特那样追求着自己，对自己一往情深，热情似火，清纯迷人，倾诉衷肠，自己刚刚爬出政治漩涡，又陷入了罗小梅与金冉冉之间的感情漩涡。

王庄庄似乎对丁能通很有好感，去伯金翰洗浴中心的路上，她没有坐罗虎的悍马，而是坐在了丁能通的奔驰车里，车里顿时弥漫起阵阵花香的气息。

"丁大哥，我也想求你一件事，行吗？"王庄庄娇柔地说。

"当然可以，只要我能办到。"丁能通爽快地说。

"你能介绍我认识金冉冉吗？我想和她成为好朋友！"王庄庄殷切地说。

"为什么？"丁能通有些不解地问。

"读金冉冉的小说有一种蚀骨的悲哀，她领悟的爱与痛是相生的，爱是湖面，痛是暗流，眼前仿佛繁盛着一树一树的花，一瓣一瓣轻缓地飘下，在空中飞旋，划出优美的弧线，树下是缤纷的落英，这样一种凋零的美丽，华美得让人心痛，你怎么可以抵挡呢？忍不住要低下

身去拾。我想金冉冉的爱情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的心路历程和我很像！"

王庄庄说完，丁能通不禁偷偷地打量了王庄庄一眼，心想，这女孩的性格太像冉冉了，美得出尘，却还沾染了尘世的烟火，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忧伤气息。

此时，丁能通的脑海里浮现出金冉冉的样子，乌黑的眸子里，闪着似有似无的情意，看上去是个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人，却善良敏感得让人怜爱，〖JP+3〗丁能通觉得冥冥之中有一根红线拉着他和冉冉的心灵，他们的心宛如两个陀螺，这根线像鞭子一样，他甚至都听到了鞭子抽打陀螺的声音.....

59、沟通(1)

夏闻天得知自己得了结肠癌的消息，心里很难过，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闷了大半天，谁也不见，林大可劝他赶紧去北京做手术的话语一直在脑海里萦绕。

夏闻天何尝不想赶紧去北京做手术啊，早做当然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他心理很不平衡，自己到东州后真是想大展宏图，然而由于自己与洪文山意见总是相左，为了维护班子的团结，自己虽然在经济发展大政方针上做了一些让步，但是房地产立市绝不是自己的本意，如今东州到处是工地，开发商资质良莠不齐，急需规范整顿，琼水湖畔的房地产开发虽然叫停了，但是已经建成的项目正在威胁着东州人民的饮用水安全，人大代表杨泽仁提出将琼水湖畔所有楼盘全部炸掉清除的议案是正确的，却遭到了洪文山的反对，自己到东州工作得太压抑了，真想对洪文山拍桌子骂娘，没见过这么固执的搭档，全然不把我这个市长放在眼里，眼下洪文山去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如果自己这个时候离开东州进京做手术，东州群龙无首会不会出乱子？

夏闻天不敢深想，但是他也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掉，总不能壮志未酬身先死呀，他痛苦地抽了一包烟，抄起了红色保密电话，直接打给了省委书记林白。

省里开完两会后，林白就一直想找夏闻天谈谈，因为在两会上，人大代表对东州这台启动清江经济腾飞的发动机议论纷纷，有些意见很激烈，矛头直指房地产开发，特别是琼水湖畔由于搞了一个花博园，宾馆、别墅、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增加，琼水湖畔的生态环境令人担忧。

夏闻天拨通林白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时，林白已经知道了夏闻天的病情，他是昨天夜里知道的，消息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洪文山透露的。

林大可从丁能通那儿得知夏闻天的病情后，思虑再三，用电话向洪文山做了汇报。洪文山听后非常吃惊，他连夜就把这个消息向省委书记林白做了汇报。

林白很清楚，夏闻天是累病的，决不能让一个好干部就这么倒下去，必须让夏闻天马上住院治疗，可是东州党政一把手都离岗了，群龙无首也不行，他觉得应该跟赵长征通个气，他刚拿起电话，赵长征却推门进来了。

"长征，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看来咱哥儿俩还是心有灵犀呀！"

赵长征哈哈大笑着说："老伙计，是不是为东州这台发动机上火了？"

"是呀，年前文山同志接受《清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东州市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资源丰富，优势明显，特别适合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发展，我觉得文山同志的思路不对头啊，东州作为老工业基地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振兴，装备制造业始终是东州最大的产业优势，靠卖土地资源谋发展，这不是发展，是在卖家底呀。"林白一边给赵长征泡茶一边说。

"老林啊，你终于看出端倪了，东州经济发展的根本还是工业，具体来说就是装备制造业，闻天同志的思路是对的，可是老洪太固执了，搞了一言堂，觉得卖地搞房地产抓钱快，就不惜一切代价搞房地产，房地产投资的过度膨胀正在造成两个不良后果：刺激了产能过剩

行业的发展和抑制了亟待升级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房地产投资过热及房价居高不下导致资源在产业之间配置极不合理，老林，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国家很有可能对房地产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赵长征一语破的地说。

"我也有这个担心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价格形成机制直接决定着利润分配的格局。〖JP3〗这不，省财政厅给了我一份报告，我省房地产企业隐瞒利润情况非常严重，39家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为12.22%，实际却达到了26.79%〖JP〗，实际利润比账面利润多了一倍，个别企业的利润率甚至高达57%。东州的情况尤为严重。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尽管装备制造业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省核心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但是行业平均利润率目前不足3%。"林白感慨地说。

59、沟通(2)

"这正是洪文山弃装备制造业大搞'房地产立市'的原因，一方面是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的装备制造业平均利润率极低，正面临被外资'斩首式'收购的危险，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坐拥30%以上的超高额利润不断吸引着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业，在主要金融机构新增长期贷款中，对制造业贷款的比重仅占10.6%，而房地产贷款比重则占为20.2%。房地产持续过热特别是其高利润机制，使过量的社会资金和资源向房地产集中，对亟待升级的装备制造业产生的抑制作用，将促使国家下决心对房地产业采取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为了避免过大的损失，我们有必要给过热的房地产降降温，东州可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旦遭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创，我这个省长也担待不起呀！"

"长征啊，你有这份清醒就好，你是省长，经济工作由你主管，你又是从东州上来的，对东州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和感情，我看你抽空跟

文山同志通个话，不能不顾宏观调控的大背景蛮干啊！我们不能播下金种子却收获灾难啊！"林白的话语重心长。

"老林，我建议你也给闻天同志打打气，工作上老怕擦枪走火不行啊，太迁就文山了，不能眼看着文山往火坑里走啊，班子团结当然重要，但是东州经济发展方向更重要，这是个原则问题。"

"长征啊，我找你就是想和你谈谈闻天同志的事。"林白沉重地说。

"怎么了？听你的口气好像闻天出什么事了？"赵长征担心地问。

"昨天晚上，文山同志从中央党校给我打了电话，说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夏闻天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林白忧心忡忡地说。

"病了，什么病？"赵长征的心紧了起来。

"癌症，是结肠癌！"

"在哪儿查的，会不会搞错？"赵长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年前去北京开了个团拜会，顺便检查出来的。"

"那还不赶紧住院治疗，还等什么？"赵长征心急火燎地说。

"还不是因为工作脱不开，文山去中央党校学习去了，闻天迟迟没有向我们汇报自己的病情，看来是担心自己一住院，东州党政一把手都不在，工作局面会不会出现问题，特别是房地产会不会失控，你知道闻天对过度投资房地产一直持不同意见。"

"老林啊，我看闻天的担心是多余的，市委有副书记周永年，市政府有常务副市长林大可，这两位同志都具有一把手的素质和潜力，独当一面没问题。另外，在文山同志学习和闻天同志住院期间，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可以向东州倾斜一下，你我也多操操心，我的意见是赶紧让夏闻天同志住院，而且要进京治疗。"

"我同意你的意见，回头我和光大同志再沟通一下。"

刚说到这儿，林白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响了，林白拿起电话一接才知道，电话是夏闻天打来的。

60、香雪海(1)

丁能通一直没倒出空，把郑卫国要购买《天堂雨》电视剧拍摄权的好消息告诉金冉冉，他想给傻丫头一个惊喜。

年前陪夏闻天去看刘凤云，刘凤云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黄梦然陪何振东、苏红袖去法源寺见过智善和尚，黄梦然是通过丁能通认识智善的，想不到黄梦然和智善走得这么近，这让丁能通心里很不舒服，他决定见见智善，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丁能通坚信，何振东出事只是早晚的事，既然黄梦然与何振东走得这么近，就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黄梦然可是一直在做自己的文章，自己当然也不能任人宰割。当然，黄梦然不是钱学礼，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和自己叫板，但是暗算一旦伤人，就是致命的，自己不得不防啊！

周日上午，丁能通约金冉冉一起去法源寺，金冉冉很兴奋，因为她从来没有正面与高僧接触过，和尚、尼姑在金冉冉的心目中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一灯大师、灭绝师太一样神秘。

丁能通一边开车金冉冉一边问："哥，你认识的那个智善大师是不是武功很高？"

"我看你武侠小说读多了，智善是我的朋友，是一个修行很好的和尚。"

"能讲经吗？"

"当然能，和智善谈话能顿悟很多道理。"

"哥，你是怎么认识智善的？"金冉冉好奇地问。

"喏，"丁能通打开副驾驶座位前的储藏箱，里面露出一本书，"看了这本小说后，我就对法源寺产生了兴趣，去的次数多了，就认识了智善。"

"《北京法源寺》，李敖写的，头一次听说李敖还写小说，哥，给我看看吧。"

"送给你了，冉冉，今天约你出来还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听了后一定会很高兴的。"丁能通卖着关子说。

金冉冉心想，让自己痴情的这个男人，不断地送给自己惊喜，其实自己可以什么都不要，只要他能爱自己，莫非他想接纳自己了？但口气不像。

"哥，是我的好消息，还是你的好消息？我更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

"傻丫头，你的好消息就是我的好消息！我告诉你，一家影视公司要买你的《天堂雨》影视拍摄权，我给你开价一百万，他们答应了！"

"天呐，这怎么可能！"金冉冉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哥，你没开玩笑吧？"

"哥像开玩笑吗？"丁能通笑眯眯地问。

"这是真的？哥，这么说，我有钱自费去美国留学了？"金冉冉兴奋地说。

"当然，你可以圆你的留学梦了！"

丁能通说完，心里空落落的，但脸上仍然挂着笑，他知道金冉冉早晚会飞的，她不属于自己，与其将来有一天两个人痛苦地分手，不如彼此默默地为对方祝福。

"哥，什么时候签约？"金冉冉迫不及待地问。

"这是影视公司老板郑卫国的电话，你抽空和他联系一下，可能你得去一趟东州，我就不陪你去了。"

"郑卫国？不是肖鸿林的秘书吗？他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影视公司老板了？"金冉冉警觉地问。

"他现在是一家私营企业集团的总经理，集团下面有一家影视公司，自信一点，《天堂雨》值这个价！"丁能通平和地说。

奔驰车刚刚驶进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空气中就飘荡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正值初春季节，丁能通最喜欢在丁香花开的季节探访法源寺这座千年古刹。因为寺院里铺天盖地的丁香树，不仅激发了当年谭嗣

同"休怀粉身念"的从容赴死的悲壮，也激发了丁能通寻古访今的情结。

法源寺内每一砖每一瓦都包含着深厚而浓重的文化底蕴，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事件都或多或少地与法源寺相关联，这里简直就是中国文明的汇集点。

与熙熙攘攘的京城相比，这里太静，恰应了大隐隐于市的那份洒脱。上午的阳光似乎并未给这座千年古刹带来多少生机，静谧的胡同、默然的石狮，斑驳的山门，只有三个铜黄的大字"法源寺"熠熠生辉。

60、香雪海(2)

金冉冉是第一次来法源寺，既虔诚又新奇，随丁能通过了天王殿，布袋和尚、护法韦驮像在任何寺庙都一样，一个嬉皮笑脸，一个恶煞凶神。

来到大雄宝殿前，两个人烧香拜过佛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能通，久违了！"

丁能通回身一看正是智善师傅，双手合十，立于身后。

"智善师傅，好久不见了，您身体好吗？"丁能通关切地问。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能通偕红颜知己，一定是为了满园的丁香而来的吧？"

"智善师傅，每当丁香花开的时候，我便想起杜甫写的那首诗：'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近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丁香是朴素而内秀的花中君子，丁香之芳可与兰花媲美，我是官场上的俗人，既需要在庄严的梵呗声中静静心，也需要用这圣洁的花香洗涤一下灵魂啊！"丁能通颇有感悟地说。

"能通，你有这番感悟真是难得！丁香花姿容媚秀，花繁香浓，大概是由于花朵纤小文弱，枝条细长柔软，又经常缠绕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一种情思百结之感，因此，历代骚人墨客留下了不少有关'丁香

结'的诗句，这才又给它取了'情客'、'百结'的雅名。我见这位女施主眉间有婉约的惆怅，怕是为情所困，结了心结。" 智善和蔼地笑道。

"智善大师，那些百结的花儿是枝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哀婉、惆怅的情愫让那些花儿变得那么沉重吗？"

金冉冉犹如细叶浮毛，疏花素艳的丁香天生有一种自然颤动的风韵。

"智善师傅，我这位红颜知己叫金冉冉，是一位作家。"丁能通补充道。

"金施主，谈到丁香有一段凄美的传说，讲的是宋代有位书生，进京赶考，在一客栈住宿，传呼茶房小姐上酒。姑娘斟酒时说：'冰冷酒，一点二点三点，请先生适饮'，并请赐对。考生本欲对答，无奈才疏学浅，终未对上。冷酒伤肝，一命呜呼。茶房小姐十分内疚，故在清明祭祀时节，为其扫墓，竟然发现坟头上长出一棵丁香花。小姐回家后，当晚梦见考生对她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供小姐欣赏。'小姐悲喜交加，醒来后就作了一副对联祭奠墓前：'生前痛饮冰冷酒，含恨九泉；死后饱赏丁香花，流芳百载。'一树百枝千万结，不能承受也得承受，沉重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五代南唐后主大词人李煜才说：'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智善师傅，法源寺是一部历史书，冉冉是第一次来法源寺，您给她介绍介绍法源寺的历史，说不定她会写出另一本《北京法源寺》呢！"

丁能通说完，智善笑道："好好好，两位施主这边请！"

就这样，丁能通和金冉冉跟着智善，一边走一边听和尚讲解，说话间，三人走进第三重殿，丁能通不期然与一尊立佛对面而视，佛像是铜铸的，双手合十，身披明黄的袈裟，面容雍容，呈半月形的眼梢与微微上翘的嘴角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慈悲为怀的心态。

智善微笑着问："能通喜欢这尊佛像？"

丁能通点点头说："这尊佛像铸得真是精美，虽是铜铸，看上去仿佛紫檀的一般。"

金冉冉接着话茬儿说："我觉得这尊佛像兼备了包容与坚忍，历劫与愉悦的双重气质。智善师傅，我说得对吗？"

智善哈哈笑着说："金施主，眼睛所见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啊！他叫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的堂弟，称多闻第一，记忆力极好，佛祖说法都是由他记下才得以流传后世的，他最先提出男女平等，劝佛陀让女人也可以信佛，为此，佛的正法减去五百年寿命。当然，也因为他的相貌俊逸而坠入色劫，多亏佛祖及时发现，派出文殊师利保护才免于劫难！"

"智善师傅，我们是凡人，怎么才能得到文殊菩萨的保佑呢？"金冉冉虔诚地问。

60、香雪海(3)

"我看金施主很有佛缘，我教你一句文殊菩萨增长智慧的咒语好吗？"

"智善师傅，真是求之不得。"

"你听好了，嗡啊惹，巴扎纳德。"

"嗡啊惹，巴扎纳德。"金冉冉学道。

"智善师傅，诵这句经文有什么用处？"丁能通纳闷地问。

"平时常念此咒能使你于空灵中慢慢开启智慧大门，事事如意！"智善师傅慈眉善目地说，"好了，两位施主，请到茶堂用茶吧！能通是最喜欢喝法源寺的丁香茶的。"

"丁香茶一定很好喝吧？"金冉冉瞪着大眼睛好奇地问。

"单独冲泡丁香茶会像中药汤一样不好喝，一般把丁香和其它花草混合饮用。智善师傅泡的丁香茶，可是茶中极品。"

丁能通说完，偶有微风袭来，花香四溢，沁人心脾。

茶堂很小，摆设简单，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太师椅，太师椅两面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

向。北面墙上有书橱，书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面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幅条幅，写的是南宗六祖慧能一首名传后世的偈语：□□

菩提本非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丁能通深深地被这个偈语吸引了。□

"能通，领悟到了什么？"智善坐在太师椅上笑着问。□

"我只记得慧能师傅的大师兄神秀禅师也有四句话，'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不知这两个偈子谁说得更有道理。"丁能通若有所思地说。□

"让我看，神秀仍困在二元对立之中，只知道让心空，不知道心本是空。"金冉冉笑着解释道。□

"金施主果然聪明过人，其实尘在外，心在内，常拂之，心净无尘；心中有尘，尘本是心，何思心中尘，无尘亦无心。二位还是用茶吧。"□

丁能通和金冉冉坐下品茶，茶入口中有微甜的辛辣味，金冉冉问："智善师傅，茶里除了丁香花，还有什么？"□

"还有绣线菊、甘菊和香蜂草，常喝有缓解腹部气胀，增强消化能力的功效。"智善一边品茶一边说。□

"智善师傅，最近黄梦然来找你干什么？"丁能通看似不经意地问道。□

"罪过，罪过，能通，黄施主不知从哪儿搞到一件佛家至宝，让老僧开光，被老僧婉拒了。"□

"什么宝贝？"丁能通吃惊地问。□

"一串用舍利子缀成的念珠，看年代好像很久远了，舍利子是佛教信徒们崇拜的圣物，是佛和有德行的高僧勤修戒、定、慧等的功德所

形成之物，二十一颗有道高僧的舍利子缀成了念珠，是佛家的至宝，已经是佛光普照了，还开什么光，让老僧担心的是，这种至宝流入俗世，落入欲望之徒的手中，会玷污了圣物啊！" 智善师傅惋惜地说。

"这么说，这件念珠不仅是佛门圣物，而且是珍贵的文物了？"丁能通进一步确认道。

"正是。"

丁能通听罢，内心一阵莫名的欣喜，心想，好你个黄梦然，果然让我抓住了把柄，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追究起来怕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丁能通看看手表，快十二点了，他最后喝了一杯茶说："智善师傅，不早了，多有打扰，改天再来看您！"

"吃了斋饭再走吧。" 智善师傅挽留着说。

"不了，恕我直言，我嫌你们的饭菜太素了。"丁能通毫不掩饰地说。

"我就喜欢你这份直爽，那我就不远送了。"

"智善师傅请留步！"

"出庙门还有一个湖广会馆，你和金施主不妨到那里吃个便饭，会馆可是你们驻京办的前身啊！"

丁能通听罢哈哈大笑。

61、会馆(1)

丁能通和金冉冉走出山门，向东没走多远，就到了北京湖广会馆，六个大红字贴在青砖墙上，一大片装修一新的仿古建筑，看上去很气派。

由于这里已经开辟为戏曲博物馆，所以会馆门前的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红黄黑白交叉在一起的京剧脸谱雕塑。

"冉冉，这里有两家私房菜馆，咱们进去尝尝吧。"

丁能通说完，抬腿跨进湖广会馆的大门。

"哥，看来你常来这里！"金冉冉跟在后面说。

"哥是驻京办主任，北京的景点当然熟得很，你在北京念了这么多年的书，没来过这里吧？"丁能通得意地问。

"没有，人家是穷学生嘛！"

"湖广会馆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大戏楼，走，过去看看。"

丁能通拉着金冉冉的手信步来到大戏楼前，戏楼前的一副对联很有气象，上联是：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下联是：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雪白阳春。横批是：霓裳同咏。

"哥，这副对联很有气魄，洞庭、云梦就是指湖南、湖北吧？"

"还是我妹妹聪明，冉冉，这座大戏楼号称世界十大木结构建筑之一，梅兰芳、谭鑫培可都在这里演出过。"

"哥，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在这里看过他们的表演一样。"

"是啊，我就是在这里了解到会馆就是古时候的驻京办。古时候，南方人进京必经广安门，特别是到了清代，每三年都要在京城举行一次考试，各省的举子进京应试，他们都希望能有个既便宜又便于同乡情谊的住处，于是宣南的会馆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光绪年间，这里的大小会馆已经发展到三百五十多处，别小看了这些会馆，这些会馆大都与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紧密相联，也使得会馆更加具有某种特殊的纪念意义。"

"不就是为应考的举人提供住处，为进京办事的同乡提供方便嘛，顶多是一些文人雅士在这里吟诗会友，能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

"远的不说，就说这湖广会馆就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北京从事反清活动的重要场所。1912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来头不小吧，这里是国民党的诞生地。"

"除了孙中山还有什么？"

"坐落在菜市口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当年康有为住在北跨院中间的院子里，因院子里种有七棵树，所以，叫七树堂。北房是康有为的书房，因房屋外表很像船形，所以又叫'汗漫舫'。那里是康有为'公车上书'的重要活动场所。还有位于宣武区南横街小学校址上的粤

东新馆，是当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策划'戊戌变法'的议事堂。位于贾家胡同的福建蒲阳会馆，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在那居住过；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鲁迅先生在那里住了七年之久，写了著名的《狂人日记》及《孔已己》等作品；盆儿胡同的浙江郢县会馆，李大钊和邓中夏在此发起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毛主席在烂漫胡同的湘乡会馆，组织召开了'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还有位于菜市口的安徽泾县会馆，陈独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每周评论》编辑部就在那里。怎么样，想不到会馆里会有这么多历史人物的遗迹，会和那么多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吧？"

丁能通口若悬河的一番卖弄，说得金冉冉目瞪口呆。

"哥，我有一个问题，既然会馆就是过去的驻京办，那么我们的后人会怎么评价现在的驻京办呢？"

金冉冉不经意的一句话把丁能通问傻了。他心想，如今的驻京办除了迎来送往，就是跑"部""钱"进，成了地方官员与京官联系的纽带，越联系越灰，越联系越黑，如今人们已经把驻京办评价为"蛀京办"了，后人会怎么评价驻京办呢？

不过，有一点丁能通心里是清楚的，在现有体制环境下，驻京办不可能像会馆一样寿终正寝，取消驻京办也是不现实的，如果强行取消，肯定还会出现一种不叫驻京办的驻京办，但实际上相当于驻京办的机构。当今之计，一方面要加强对驻京办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要敦促驻京办像香港驻京办那样，功能向亲民化方向转变。但这也只是丁能通自己的理想，驻京办存在的腐败问题只是腐败中的一个点，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政治上实现民主，官员的任免权真正由当地的公民来决定；经济上真正建设市场体制，政府不再掌握土地、资金、项目等市场要素，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华盛顿没有驻京办，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要走的路还长着呢！想到这儿，丁能通摇摇头笑了。

61、会馆(2)

"冉冉，咱们别杞人忧天了，我都饿了，咱们吃饭吧，你爱吃辣的，咱们就吃湖南菜吧！"

"好啊，这里的湖南菜一定地道。"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来到博物馆餐厅，进了月亮门，一个别致的四合院，两个人就在院子里的餐位上坐好，丁能通点了几个地道的湖南菜，菜上齐后，香气扑鼻，两个人也没要酒，只要了一壶茶，便大吃起来。

"哥，女人不坏，男人不爱，我和小梅姐谁更坏一些？"金冉冉一边吃一边俏皮地问。

"冉冉，你是不是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毒了？"丁能通对金冉冉的诡谲有些紧张。

"范柳原说，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好的女人教坏了，又喜欢感化坏的女人，使她变为好女人，我觉得我原本是个好女人，却被你教坏了，罗小梅原本是个坏女人，却被你感化成好女人了。还是白流苏说得对，男人都是喜欢自己的女人在别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他面前做一个坏女人，无论恋爱，还是婚姻中的好女人，下场几乎都是以泪洗面，而让男人爱得死去活来的都是那些坏女人，哥，看来我还不够坏，不然你为什么忘不了罗小梅？"

金冉冉的话让丁能通哭笑不得，丁能通心想，女人的坏确实是为男人量身定做的，坏女人大多聪明伶俐，懂得展现魅力，借坏女人的魅力，搭配乖女孩的柔顺，散发出女人独特的风韵、女人的魅力。

女人不可以天真，但可以假天真，可以不漂亮，但必须千娇百媚，有时候，乖乖女不讨人喜欢，男人宁可喜欢一个永远捉摸不透的小魔鬼，但罗小梅和金冉冉都不是这种小魔鬼。

罗小梅是个有漫不经心气质的女人，这种气质让丁能通充满了神秘感；金冉冉是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当然冰清玉洁是对别人的，挑逗性是取悦自己的。

"冉冉，你是不是认为我是脚踩两只船的坏男人？"

"我和小梅姐是两只船吗？"金冉冉半认真地问。

"冉冉，你又来了，我们不谈罗小梅好不好！"

"不谈也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吃完饭我们去凯宾斯基。"

一提起凯宾斯基，丁能通心里就紧张，因为丁能通就是在凯宾斯基认识金冉冉的，丁能通吹自己是当代柳下惠，金冉冉不信，要考验他，结果两个人开了房间，却干靠了一宿。起初丁能通是想欲擒故纵，后来听了冉冉的身世，起了同情心，两个人便一直以兄妹相称。其实从那天晚上开始，金冉冉就爱上了丁能通。

显然，金冉冉提出去凯宾斯基是有备而来的，如果自己要再装柳下惠怕是要伤冉冉的心，丁能通犹豫了一会儿便答应了。

想到罗小梅的处境，丁能通心里着实矛盾，他现在根本没心思想讨谁做老婆的问题，既然金冉冉逼自己逼得这么紧，干脆锄禾日当午算了。

62、水煮河豚(1)

夏闻天进京非常低调，只有妻子宁彤和秘书龙小波陪同，当天就住进了北京301医院。住院手续都是丁能通亲自办的，丁能通与一位副院长是朋友，特意安排的单间病房。

夏闻天是以进京开会的名义离开东州的，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副省会城市的一市之长病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皇县县委书记张铁男，他是从副市长何振东的秘书口中知道消息的。夏闻天病了，东州市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最高兴的就是副市长何振东，何振东还不知道具体病情，但是他隐隐感到夏闻天怕是病得不轻，有可能这一去就回不来了。

何振东觉得应该把夏闻天住院的消息散发出去，让东州副局级以上干部都知道，这样就会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送礼大军涌向北京，你夏

闻天不是廉洁吗？看你这回怎么办？你不收，得罪的可是全东州的领导干部，我何振东就不信你夏闻天是他妈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秘书，让秘书隐蔽地把消息传出去，张铁男第一个得到了消息。

张铁男早就想攀上夏市长这棵大树，论资历、能力自己哪一点也不比何振东差，都是他妈的肖鸿林在位时不识真假人，明明是何振东在花博园选址的问题上怂恿西塘区农民打着金桥区农民的旗号到省里上访，肖鸿林竟然不弄清事情真相，把板子打在自己身上，还硬是把自己与何振东都调到了皇县，结果极其不负责任地让自己屈居县长，排在何振东这个县委书记之后。如果当初调个个儿，东州市副市长的位置就是我张铁男的，哪轮得上你何振东指手画脚的。

但是，给夏市长送点啥呢？张铁男犯了愁，送钱肯定不行，送高级营养品吧，也不好，夏闻天是个拒腐蚀永不沾的人，送什么大有学问了，送好了锦上添花，送不好适得其反。

想得头都大了，张铁男也没想好送啥能给夏闻天留下深刻印象，让夏市长对自己充满好感。想来想去，他心里一亮，想到了丁能通。

丁能通号称东州官场上的小诸葛，又是夏闻天最信任的人，不如向丁能通请教请教，说不定这小子能给出点好主意。

丁能通接到张铁男电话，并不意外，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夏市长病了，这不仅对想攀高枝抱大树的领导干部是个机会，对想发财的生意人也是个机会。张铁男要看夏市长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的送礼大军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因为丁能通这个驻京办主任不知陪多少副市级以上领导在北京看过病，这种场面见多不怪了。

最让丁能通终生难忘的是，肖鸿林曾经在301医院做阑尾手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当时丁能通还是肖鸿林的秘书，浩浩荡荡的探望大军让肖鸿林应接不暇，当时肖鸿林的老婆关兰馨一天就收了一百多万，到后来肖鸿林记不清东州官场究竟谁送过礼。

张铁男要来北京看望夏市长，丁能通觉得是个机会，他一心想把罗小梅从张铁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看来可以利用张铁男见夏市长心切要挟他一把了。

丁能通在电话里卖了个关子，他告诉张铁男，你进京后再说吧，保证让你收到满意的效果。张铁男听罢很高兴，他迫不及待地坐飞机飞到了北京。

丁能通派白丽娜接的张铁男，当时他在医院照顾夏市长根本离不开。夏市长的爱人宁彤自从知道丈夫得了结肠癌后，心情一直很沉重，吃不好睡不好，丁能通虽然请了两个护士，但是宁彤心疼丈夫就是不放心，日夜守在医院，人都快累脱相了。

丁能通也是没白没黑地跑前跑后，夏闻天住院后还要再作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夏闻天也想通了，既然住院了就好好休整自己，否则对不起省委林书记和赵省长的关心，也对不起东州八百万人民，更对不住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

张铁男进京后，丁能通没让他直接到医院看夏市长，而是先让白丽娜安排他住在北京花园。傍晚，丁能通回到北京花园后，在餐厅里安排了个小包房，往常东州的区长、局长、县长进京，丁能通宴请都要叫上白丽娜、朱明丽等人调节一下气氛，今天晚上，丁能通谁也没叫，他想和张铁男好好谈谈。

62、水煮河豚(2)

张铁男一走进包房就觉得有点压抑，因为丁能通连服务小姐都不让进屋。

"能通，善水、丽娜他们呢？也不出来陪陪我，光知道陪市领导，不把我们县领导放在眼里呀？"张铁男半开玩笑地说。

"铁男，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丁能通明知故问。

"看夏市长呗！"张铁男理直气壮地回答。

"怎么看夏市长？"

"等你丁大主任给拿主意呢！"

"还是的，商量这种事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对对对，还是你老弟想得周到。"

"铁男，自从你老兄当上了县太爷，守着钼矿当土财主，我重返驻京办的岗位后，你老兄还是第一次来北京。今晚咱哥儿俩好好喝几杯，来，我先敬你一杯！"丁能通亲自给张铁男斟满酒，然后举杯，两个人碰杯后一饮而尽。

"能通，咱哥儿俩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你跟我交个底，夏市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我听何市长的秘书说，好像是癌症，到底是不是？"

"铁男，到底是不是癌症现在还不好说，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领导的病情不是我们做部下可以乱猜的！"

"那是，不过夏市长为人清得像白开水似的，你老弟给出点主意，探望夏市长到底送点啥好？"张铁男迫不及待地问。

"铁男，在弄清楚这个问题前，老弟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兄能不能答应？"

"能通，就凭咱俩的交情，你还在我面前卖什么关子，有什么事尽管说。"

"铁男，你知道我现在是钻石王老五，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小梅是和我走得最近的女人，她现在追我追得挺紧……"

"好事呀，老弟，有情人终成眷属嘛！"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她同意了，不过你老哥得点个头。"

"能通，罗小梅可是个不错的女人，现在也是东州响当当的企业家，你小子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铁男，我就是对这个响当当的企业家的名号很反感，想让她从钼矿生意中撤出来，到北京来陪我，你知道我和衣雪就是因为两个人老不在一起，才离婚的，我可不想再过两地分居的日子了。"

丁能通的话一下子让张铁男警觉起来，"能通，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铁男，我知道小梅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是众多股东的大管家，她那点股份按理说是当不上这个企业法人的，老兄能不能想点办法让其他股东将小梅的股份吃掉，另选高人做董事长和总经理，老弟我不胜感激！"

丁能通说得既婉转又直白，但张铁男很清楚，丁能通一定知道了钼矿股份的内幕，张铁男半天没言语，他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能通，你小子是人精，什么事也瞒不了你，和你老弟说句实话，这事我说了不算，我得找何振东商量！这条船真正掌舵的是他！"

"铁男，我不管掌舵的是谁，我现在求的是你，你老兄在这艘船上，不是船长，也是大副吧？还是放下一条小船让小梅上岸吧！"丁能通说得隐晦，但很形象。

"能通，我知道你是个滴水不漏的人，既然你发现了这条船，我希望你不要透露了船的行踪，这可涉及到一大批人的身家性命啊！"张铁男近乎乞求地说。

"铁男，一切取决于小梅能不能上岸，你知道男人大多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我可是为了美人可以舍弃江山的人！"丁能通隐晦地威胁道。

"那好，老弟，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条件的，这次进京，大哥不虚此行，看望夏市长的事还请老弟指点迷津！"

"夏市长是个正直善良又嫉恶如仇的人，视金钱如粪土，给他送钱等于给自己送手铐，送物也不行，所以只能送心。"

"能通，这话怎么讲？"

"铁男，你要信我的话，明天早晨找一家花店订个花篮，把花篮放下，说几句心里话，比送什么效果都好。"

62、水煮河豚(3)

"能通，这能行吗？"张铁男半信半疑地问。

"不行你找我算账，不过你得快，这招先去看望的人使行，估计后去看望的人连花篮都送不进病房的。"丁能通诡谲地说。

"为什么？"

"因为夏市长一旦发现看他的人多了，他会谢绝探望的。"

"总不会连门都不让进吧？"

"你以为呢？夏市长的爱人可是贤内助，她真敢翻脸不认人！"

"能通，人都有欲望，你说像夏闻天这样的人的欲望是什么？"张铁男不屑地问。

"他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荣誉、地位、信任、赏识、拥护、爱戴、威信、爱情、鲜花.....但就是不需要钱！"

"为什么？" 张铁男不解地问。

"因为他不想做第二个肖鸿林、贾朝轩！"丁能通斩钉截铁地说。

"我明白了，能通，你知道为什么夏市长得癌症吗？"张铁男轻蔑地问。

"为什么？"

"因为他太累了，他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整日里与风车作战，倒下的一定是他！"

"我不明白！"丁能通点上一支烟说。

"能通，道理很简单，风气的力量太强大了，谁反潮流，谁就是异类，做这个异类必须有大智慧，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智慧不够还要硬做，结果是必然倒下。"

"那么，夏市长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丁能通笑眯眯地问。

"光荣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野心，夏闻天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市长，政治前途不可限量，这也是他要做异类的根本原因。"张铁男自以为是地说。

丁能通心想，铁男啊铁男，想不到你会误入歧途，我是没能力救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铁男，人无完人，欲望也分好的欲望和坏的欲望，像老子、庄子说的那种无欲无为的人是神仙而不是人！"

"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原因，不同的江湖有不同的规矩，比如说收礼吧，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一般的人都是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你就团结住了人，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好，谁愿意冒风险，把人际关系搞坏了，那不是自己孤立自己吗？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丁能通心想，简直是赌徒心理，收了钱和拒收钱，哪个风险大，表面是在考验人的品质，实则是制度与潜规则的较量。

"铁男啊，"丁能通用手指了指眼前的水煮鱼，"鱼是河豚，水煮河豚是北京花园的一道特色菜，诱惑就像这巨毒的河豚，很多人冒险一品美味，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河豚肉质细腻鲜美，更多的是为了一种虚荣，以为吃了河豚自己就不平凡，其实，我每次吃完心里都发虚！"

张铁男听罢哈哈大笑："能通，今天你请我吃饭，除了这条河豚有点刺激外，就没别的刺激了？"

"铁男，这叫什么话？你想要什么刺激，咱们有什么刺激，只要你老兄身体扛得住。"

"能通，我听说你们驻京办有个欧洲风情俱乐部，里面的项目够刺激，不请老兄享受享受？"

"没问题，在官场上满足不了的野心，在欧洲风情俱乐部全都可以满足，要不要尝试一下最流行的时尚玩法杀人游戏？比赌可刺激多了，可以考验你老兄是不是智勇双全！"

"杀人游戏算不得刺激，用来消遣高级白领还可以，对我们这些久经官场的人来说，杀人的确是一种游戏。"

"铁男，杀人游戏给了我一个启示，玩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成功者经常是一些被忽略的人。低调和被忽视的人最容易成功，而成功的人又会在以后的游戏中经常被干掉。"

"能通，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我现在就是成功的人，很容易被暗藏的力量干掉，但是你别忘了，人一旦进入一个阴谋，并被阴谋牢牢套住，你是有口难辩的。现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我们谁没有被套牢？能通，还是得过且过吧！来，杯中酒。"

62、水煮河豚(4)

张铁男说完与丁能通一碰杯一饮而尽。

丁能通陪张铁男走进欧洲风情俱乐部时，演艺大厅夜总会的喧闹声正一浪高过一浪，尖锐的口哨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两个人站着看了一会儿，二十来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正秀着肚皮舞， 裙袂飘扬，婀娜多姿。

"能通，这儿的小姐可真漂亮！"张铁男情不自禁地说。

"铁男，你还号称老江湖呢，没看出来？没有一个是姑娘，全是泰国人妖。"丁能通笑道。

"真的呀？那他妈的整得也太像美女了，能通，够刺激！"

"铁男，是看一会儿还是先泡个澡？"

"泡个澡，我还是喜欢一条龙！"

丁能通陪张铁男正泡着冲浪浴，一个搓澡工谦卑地走过来问："两位先生搓个澡吧？"

"搓一个，搓一个！"张铁男一边嚷嚷一边起身，却觉得肚子一阵胀痛，"不行，能通，你先搓着，我肚子有点疼，先蹲一会儿去。"

"铁男，是不是河豚闹腾的？"丁能通笑着问。

"河豚那点毒能闹腾我？我他妈的五毒俱全，可以以毒攻毒！"

张铁男一边说一边龇牙咧嘴地捂着肚子往洗手间跑。

这时，搓澡工低声问："你是丁主任吧？"

丁能通一愣，仔细打量了一眼搓澡工，眼前的搓澡工膀大腰圆，十分健壮。"怎么，你认识我？"丁能通狐疑地问。

"小七，去盯着点！" 搓澡工示意叫小七的盯着点张铁男，"丁主任，我一边给您搓澡一边说我是怎么认识你的，怎么样？"丁能通只好

随着搓澡工走进搓澡间。

"丁主任，我原来是皇县钼矿的矿工，叫魏国山，手里有一件十分重要的证据想交给您，不瞒您说，我一直在这儿等您，我估计您一定会来这儿的，今天终于把您等来了。" 搓澡工一边搓一边说。

"什么证据？"丁能通警觉地问。

"张铁男、牛禄山、王汉生、黄跃文、罗虎等人的犯罪证据。"

"魏国山，你是不是喝酒了？"丁能通更警觉了。

"丁主任，我很清醒，我再说一遍，我手里有张铁男等人官商勾结、草菅人命的犯罪证据想交给你！"

"为什么是我？"

"丁主任，很简单，我们信任你，你在'肖贾大案'中独善其身，一定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

"兄弟，你高看我了，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

"你不会，我们兄弟躲在北京一年多了，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你为东州进京的农民工办了不少好事，连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都是你给买的，你要是个贪官，才不会管农民工的事呢！你就答应了吧，我们兄弟遭黄跃文等人陷害不能现身，我是代许多屈死在矿下的矿工兄弟们求你，张铁男他们是喝矿工血的畜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这时魏小七走过来咳嗽了一声，魏国山赶紧说："丁主任，一会儿张铁男找小姐按摩时，我再把证据给你！"

正说着，张铁男走了进来，"兄弟，搓澡！"

魏小七赶紧笑嘻嘻地说："好嘞，您慢点躺下！"

"爽了铁男？"丁能通半开玩笑地问。

"后面是爽了，前面还憋着呢！"

"别急，一会儿让你当皇上！"

两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着，澡就搓完了，两个人换上浴服，丁能通叫过来一个领班耳语了几句，然后对张铁男说："铁男，你先去

按个摩，然后休息大厅做足疗，我跟领班交代完了，一会儿你得爽死！"

"能通，你不陪大哥爽一爽？"

"我可不行，这儿的人都认识我，等什么时候去皇县，再陪老兄当皇上。"

"好好好，兄弟，那我就先爽为快了！"

张铁男跟着领班上了楼，丁能通又返回来找魏国山。

"老魏，东西呢？"

62、水煮河豚(5)

站在旁边的魏小五早就准备好了，迅速塞给丁能通一个包，丁能通打开一看是一盘录音带，丁能通恍然大悟地说："老魏，给罗虎打恐吓电话的是不是你们？"

老魏笑了笑用沙哑的声音说："有罪！"

丁能通用手指了指魏国山说："你们可真够诡道的！"

"丁主任，没办法，都是被他们逼的！"

"盗矿也是被他们逼的？"丁能通严肃地问。

"他们欠我们大半年的工资，我们找他们要，罗虎就动用护矿队抓我们，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我们逃了出来，在花博园拦了夏市长的车，夏市长写了条子让我们找社保局局长，那个狗屁姓房的局长连见都不见我们，我们连社保局的大门都没进去，就想盗矿抵工资，没想到....."

"没想到死了那么多弟兄，对不对？"

"丁主任，你也知道这件事？"魏小五吃惊地问。

"你们出事的当天，我刚好在皇县。"

"乖乖，我们就更找对了人了，丁主任，一切都拜托您了！"魏国山含着眼泪说。

"你们老实在这儿呆着，好好给客人搓澡，说不定哪天我会回来找你们的。"丁能通嘱咐道。

"放心吧，丁主任，东西交给你了，我们死而无憾了！"魏国山松了口气说。

63、情敌(1)

金冉冉去东州，签约的事办得很顺利，郑卫国见了金冉冉，心里暗叹丁能通有眼光，能把这么有档次的女孩泡到手，想到自己到现在还孤身一人不免有些失落。

郑卫国很诚恳地请金冉冉在北都大饭店吃了饭，还想邀请金冉冉逛逛东州城，被金冉冉谢绝了，金冉冉来东州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定要见见罗小梅，找她好好谈谈，金冉冉是想劝劝罗小梅知难而退，丁能通只属于她一个人！

准备见罗小梅之前，金冉冉给周永年打了电话，想看看周大哥，不巧的是周永年正在庙堂县检查工作，周永年没想到金冉冉会来到东州，两个人通电话后，周永年才知道林氏集团竟然要拍电视剧，买下了《天堂雨》的影视拍摄权。

周永年一时还想不明白，林娟娟和郑卫国要搞什么名堂，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事情一定不简单，妻子刘凤云办过许多大案要案，她曾经跟自己讲过，不少腐败官员对女明星垂涎欲滴，不惜以重金甚至下三烂的手段达到目的。难道林氏集团突然拍电视剧也是为了满足什么人的淫欲？

自从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开发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之后，林娟娟和郑卫国在东州可成了响当当的人物，最近林氏集团又在忙着在港交所上市，资金实力雄厚得令人咋舌。

周永年早就对林氏集团的资金实力产生了怀疑，他嘱咐金冉冉注意安全，早点回北京就挂了手机。

此时正是傍晚时分，金冉冉情不自禁地拨通了罗小梅的手机。

罗小梅接到金冉冉电话时正在和苏红袖一起在蒙娜丽莎美容院做美容，苏红袖自从上次被何振东强行堕胎后，多亏遇上了丁能通，她在北京花园呆了一个多星期，才回东州。

爱可以是暂时的，恨却是长久的。苏红袖下定决心要报复何振东，对丁能通却深藏了一份感激。女人被伤害以后，太需要向男人倾诉了，哪怕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何况丁能通不仅不陌生，而且当年贾朝轩想通过自己给陈富忠送毒酒，是丁能通提醒自己才没被贾朝轩利用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前丁能通在苏红袖眼里简直就是韦小宝，现在丁能通在自己眼里简直就是佐罗。

在北京花园，苏红袖把自己知道的关于何振东的一切都告诉了丁能通，苏红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哪天自己不明不白地死了，没有人给自己伸冤。

当时，丁能通听了苏红袖所说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他觉得何振东已经堕落到没有良知的地步。丁能通鼓励苏红袖回东州后多接触周永年，找机会把跟自己说的一切都告诉周书记。

苏红袖很清楚，周书记对自己这种女人是不屑一顾的，她羞于见周永年，倒是与罗小梅越来越投缘，两个人越交越火热，经常一起做美容、泡吧。

苏红袖很清楚罗小梅在丁能通心目中的地位，她对丁能通的崇拜与感激都灌注到了与罗小梅的友情之中。

罗小梅做梦也没想到金冉冉会给自己打电话，而且到了东州，声称要与自己谈谈，罗小梅预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自己也正要找金冉冉谈谈呢，想不到她送上门来了。

罗小梅是比较大度的女人，既然小妹妹远道而来，一定要让她感到宾至如归，既然我们爱着同一个男人，说明我们有共同之处，有共同之处就有共同语言，绝不能像普通女人那样抢男人跟斗鸡似的。

"小梅，谁的电话你那么紧张？"苏红袖脸上敷着深海藻泥，像小鬼一样露着两只亮闪闪的大眼睛问。

"通哥的女朋友。"罗小梅漫不经心地说。

"啊！"苏红袖一下子坐了起来，把正在按摩的小姐吓了一跳，"小梅，那你是通哥的什么人？"

"大惊小怪，像通哥那么优秀的男人，追他的女孩当然少不了，再说，没有女孩子追的男人我也不喜欢！"

"嘴硬是不，人家都找上门来抢老公了，你还嘴硬！"苏红袖揶揄道。

63、情敌(2)

"不是嘴硬，这说明通哥有魅力，找上门来的女孩叫金冉冉，是个研究生，还是个作家！"

"金冉冉？写《天堂雨》的那个金冉冉？"苏红袖惊讶地问。

"对呀，通哥交的女朋友哪有白给的。"

"惨了，惨了，小梅，这下你可遇上对手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给你助助威？"

"不用，你自己慢慢享受吧，她住在北都大饭店，我去接她。"

"小梅，晚上房成高请客，何振东也参加，林娟娟、郑卫国都去，你不参加不好吧？"

"你去吧，他们问我，就说我公司有事，回皇县了。"

金冉冉上了罗小梅的法拉利时，东州城刚刚华灯初上，罗小梅没有请金冉冉吃什么鱼翅鲍鱼海鲜大餐，而是把车开到了位于黑水河畔的一家非常火的肯德基店。

"下车吧，冉冉，这里的东西你肯定爱吃！"罗小梅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笑眯眯地说。

"小梅姐，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肯德基？"金冉冉纳闷地问。

"你们小女生不都喜欢吃肯德基吗！"

罗小梅不经意间用了小女生这三个字，让金冉冉很不高兴，她觉得罗小梅有些轻视自己。

"小梅姐，你如果认为我是未成年少女的话，那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很老了！"

"好了，别斗嘴了，我很老吗？"罗小梅一边下车一边自信地说。

说心里话，金冉冉对罗小梅的美很惊讶，若不是自己年龄小她五六岁，真没有信心站在她面前。

两个人走进肯德基店，找了一个面对面的座位，罗小梅让金冉冉先坐，自己亲自去点了一大堆汉堡、炸鸡翅、上校鸡块、劲爆鸡米花、炸薯条，还要了两杯可口可乐。

"饿了吧？快吃吧！"罗小梅端着托盘一边摆着吃的东西一边关切地说。

"小梅姐，让你破费了！"

"什么话，谁让你管我叫了一声小梅姐呢！"罗小梅端起可口可乐说，"来，冉冉，欢迎你来东州！"

金冉冉也大大方方地端起杯子，相视一笑，每个人都抿了一口。

"小梅姐，没想到我会来找你吧？"

"没想到！"

"我来的目的不用说你也明白了，我知道你爱通哥不亚于我，但是你和通哥在一起不合适。小梅姐，如果你真爱通哥就退出吧！"金冉冉郑重地说。

"冉冉，你太可爱了，怪不得通哥喜欢你，那么你说说我怎么不合适了，你又为什么合适？"罗小梅口气轻慢地说。

"小梅姐，我知道你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但是英国有个作家王尔德说，只有聪明的女人，才会犯骇人听闻的错误，你觉得这样的女人能给心爱的男人带来好运吗？"

金冉冉的话深深地震撼了罗小梅，她心里非常清楚金冉冉指的骇人听闻的错误是什么，自己目前的处境就像粘在蜘蛛网上的一个虫子，想逃比登天还难，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事，通哥会怎么办？难道让他在铁窗外等我吗？他会等我吗？金冉冉可真厉害，专门往我的腰眼上捅，通哥，是我毁了我们的爱情，冉冉是对的，我不能连累你！

想到这儿，罗小梅苦笑了笑说："冉冉，爱和具体的生活是两回事，其实，我们俩都不适合通哥，我太实际了，你太浪漫了，我们俩合成一个人才是通哥心目中理想的爱人，但是，我们谁都不会改变，事实上，爱情不是激情，一开始是蹿跳的火花，日子久了慢慢就成了一只温暖的火炉，你现在是蹿跳的火花，而我是温暖的火炉，你觉得通哥更喜欢火花还是火炉？"

"小梅姐，你还不如问我，男人更喜欢性还是爱，我可不是靠性留住爱的蠢女人，在我心目中，爱比性重要得多。"

"冉冉，正因为如此，你的爱情首先得不寻常，但是通哥早就过了不寻常的年龄，或许他现在只要婚姻。"

"你是说这份婚姻可以没有爱情？"

63、情敌(3)

"当然，婚姻是体现爱情的一种形式，但是失去了爱情也依然可以保持婚姻。或许我可以给通哥一份婚姻，你可以给通哥一份爱情，你觉得哪个更长久？"

"小梅姐，你说我浪漫，我看你比我还浪漫，你觉得你能给通哥一个婚姻吗？除非你放弃你的钼矿，但是你能放弃吗？即使你想放弃，你的合伙人又能让你放弃吗？"

金冉冉的话深深刺激了罗小梅，面对金冉冉的步步紧逼，她有些招架不住了，因为对方抓住了自己的七寸。

自从上次丁能通从罗小梅的别墅离开后，罗小梅就下决心摆脱粘住自己的巨大的蜘蛛网，但是面对这张网，自己太弱小了，根本不可能逃脱得了。想到这儿，罗小梅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冉冉，或许你是对的，我只会连累通哥，现在我把他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爱他！"

金冉冉没想到罗小梅会这样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望着以泪洗面的罗小梅，自己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两个痴情的女人的纤纤玉手握在了一起，肯德基店内响起了背景音乐，竟是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这城市华灯初上。

多两个人悲剧散场，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

不回头两个方向。

流着泪的破碎脸庞，

仿佛我们昨天又重放。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爱下去会怎样？

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

曾在你温柔手掌。

不需要想象，

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爱下去会怎样？

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

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64、天机

自从夏闻天住院以后，东州的大小官员就像赶集的一样涌向京城，驻京办成了大本营。张铁男刚走，紧接着皇县县长牛禄山就来了，还给夏闻天送了两万块钱，气得夏市长抄起电话就给市纪委打，吓得牛禄山只好把钱收了起来，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就是市建委主任武志强、市拆迁办主任刁一德，同样每人带了两万块钱，被夏闻天顺着病房门扔了出去，正好被刚刚赶来的房成高看见了，房成高本来带了五万块钱，一看这架势没敢进病房，诡谲地离开了医院。

房成高买了个大花篮，又重新返了回来。一进病房，就赶紧表白："夏市长，我到北京开会，顺便看看你和洪书记，也没什么好买的，送您一个大花篮，祝您早日康复！"

"成高，去看洪书记了吗？"

"还没呢，想看完您再去看洪书记。"

"见了洪书记给我带个好，就说我暂时趴窝了，市委那边有永年，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政府这边有大可，请他放心，不过这几天我在病床上又反思了一下全国房地产发展的形势，太热了，国家不会坐视不管的，东州应该收一收了，否则一旦宏观调控措施出台，损失可就大了！"

"放心吧，夏市长，我一定把话带到！"

"成高，中央越来越重视民生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要完成农村低保建制，你这个社保局局长要抓紧拿出方案，等洪书记回东州后，马上上常委会讨论，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使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你这个社保局局长管着东州老百姓的保命钱，可不能掉以轻心啊！"夏闻天语重心长地嘱咐道。

"夏市长，社保基金是高压线，我知道它的分量，我一定管好，不辜负您和洪书记的重托！"

"不是不辜负我和洪书记，而是不辜负东州老百姓的重托！"

房成高走后，来探望夏闻天的官员一天比一天多，但都听说了武志强、刁一德送钱被扔出来的事，来的人再也没有送钱送物的了，而是全部送花，搞得病房里到处是花篮，连床底下也摆满了花篮。

夏闻天真是不堪其扰，他痛苦地对妻子说："宁彤，我还没死呢，就提前躺在鲜花翠柏间了，你在我身上盖一面党旗，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宁彤抹着眼泪说："别瞎说，到底是不是癌症还没结论呢，万一万柳塘医院诊断错了呢！"

"但愿如此吧，反正我自己并不乐观，不然我腹部怎么这么疼！"

"闻天，来看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也休息不好啊！"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把医院大门锁上不让人家进吧！"夏闻天无奈地说。

"闻天，一会儿能通来，让他出出主意吧，我看丁能通诡道得很，他一定有办法！"

宁彤话音刚落，丁能通就夹着包走了进来。

"能通，你来得正好，你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让我不受打扰，睡个好觉？"

"夏市长，嫂子，你们真听我的？"丁能通诡谲地问。

"当然，我和你嫂子是黔驴技穷了！"夏闻天苦笑道。

"只有一个办法，断了这些人的念想。"丁能通认真地说。

"快说，能通，怎么个断念想法？"宁彤迫不及待地问。

"夏市长、嫂子，这些人来看您，是因为您是一市之长，掌握着这些人的前途呢，他们不是来看您，是来看您市长这个位置来了，断了念想就是让他们觉得您再也不能回去当市长了，掌握不了他们的乌纱帽了，这些人就再也不会来打扰您了！"丁能通一针见血地说。

"我这个样子能不能回去当市长，还真不好说呢！"夏闻天苦笑着摇了摇头。

"夏市长，谁也别想抢您的位置，刚才我找院长问了问给您会诊的情况，初步诊断为慢性胆囊炎加胆结石，结肠癌基本排除了。"

"能通，这是真的？"夏闻天和宁彤异口同声地问。

"可不是吗，慢性胆囊炎加胆结石和结肠癌的症状差不多，不过您的胆结石很严重，得做胆摘除手术。"

"能通，快说说你想出来的办法？"夏闻天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好了起来。

"很简单，我把您得癌症的消息散发出去，而且说癌细胞扩散到全身了，没救了，这些人保证不再来打扰您了！"丁能通道破天机地说。

"能通，这叫啥主意，这不是咒我们家闻天呢吗？"宁彤不高兴地说。

"宁彤，你别说，能通说得还真有道理，对外就说我病入膏肓了，咱们就检验检验世上有没有真情在！"夏闻天感慨地说。

"那好，夏市长，我就按您的意思办了，我保证您每天都能休息好，甚至会感到冷清、寂寞！"

夏闻天听罢哈哈大笑，这是夏闻天住院以来第一次这么爽朗地笑。

65、证人

晚饭后，丁能通突然接到了石存山的电话，说他人到北京了，要见个面，丁能通让他到北京花园。

石存山说："能通，那里人太杂，还是到皇县驻京办吧。"

丁能通纳闷地问："存山，你怎么不到我市驻京办住，跑到县驻京办装什么廉洁？你不就是来看夏市长的吗？"

石存山笑了笑说："来了你就知道了。"

丁能通只好开车去皇县驻京办，路上越想越不对劲，心想，存山八成是冲罗虎来的，这么说东州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罗虎犯罪的证据？丁能通心里一紧，开始对罗小梅担心起来。

丁能通其实早就想见石存山，因为夏闻天、洪文山都在北京，他实在不敢轻易离开北京，所以一直没回东州，石存山突然进京，说明

副市长邓大海开始注意皇县了，皇县的盖子一旦揭开，东州会不会像"肖贾大案"一样闹一场大地震？

丁能通不敢深想，他开着奔驰车驶进皇县驻京办时，院子里一切正常，丁能通非常纳闷，要是罗虎被抓了，皇县驻京办不会这么平静，怎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丁能通刚把车停在六栋门前，石存山穿着便装慢慢悠悠地迎了出来。

"存山，你小子八百辈子不来北京找我一回，好不容易来了，竟然不住北京花园，你什么意思呀？"丁能通一边下车一边说。

"进屋再跟你解释！"

石存山拉着丁能通的手走进楼口。

房间里还有两位干警，其中一位丁能通认识，是探长杜心海，另一位石存山介绍是老邢。杜心海、老邢与丁能通寒暄后，回自己房间了，石存山不慌不忙地给丁能通倒了一杯茶。

"罗虎，我们今天抓的，关在西城区刑警支队了，来北京之前，大海副市长和永年副书记都嘱咐和你聊聊，主要是你和罗虎的表姐罗小梅的关系不一般，一定知道不少情况，能通，你不会有什么顾虑吧？"

丁能通拿出自己的熊猫烟，递给石存山一支，自己也抽出一支，石存山给丁能通点上火，丁能通深吸一口说："存山，其实我早就想找你，只是工作太忙了，你知道，洪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夏市长在301医院住院，两位领导的秘书东州北京两头跑，他们不在时，我就客串秘书，再加上驻京办正在研究转制，忙得不可开交啊！"

"夏市长的病怎样了？"石存山关切地问。

"够戗，癌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还能活半年！"

丁能通诡谲地说完心想，以石存山的为人，把这个消息带回东州，没有人不信，这回夏市长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了。

"有这么严重吗？不行，明天我得去看看！"石存山焦急地说。

"存山，夏市长这些天已经不堪其扰了，你就别凑热闹了，你们在什么地方抓的罗虎，怎么皇县驻京办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丁能通转移了话题。

"抓这小子的时候，他正陪着女朋友逛赛特，所以皇县驻京办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们也是以普通客人的身份住进来的，一个是了解一下皇县驻京办的情况，另一个这儿的住宿便宜！"石存山一本正经地说。

"还有两个人，不知道你们抓没抓？"丁能通肃然问道。

"哪两个？"

"皇县公安局天沟乡派出所的干警大李和老于。"

"能通，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石存山惊讶地问。

"你听听这盘磁带就清楚了。"丁能通从皮包里拿出一盘磁带，递给石存山说。

石存山从皮包中取出办案用的小录音机，把磁带塞进去，一按开关竟是罗虎求饶的声音，紧接着是罗虎的陈述，不仅供认自己伙同大李老于杀害魏小六的事实，而且说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让石存山听得目瞪口呆。

"能通，这个东西从哪儿搞到的？"石存山警觉地问。

"三个搓澡工给我的。"

"搓澡工？"

"对，这三个人的名字叫魏国山、魏小五和魏小七。"

"魏国山？盗矿头子，杀人犯罪嫌疑人，我们到处找他呢，他在哪儿？"

"魏国山领头盗矿不假，但是他们有苦衷啊，魏小六的死是罗虎等人所为，与魏国山无关，魏国山是无辜的，为了洗清自己，这一年多，他隐姓埋名躲在北京城，始终没忘记给魏小六报仇，这盘带子就是他们绑架罗虎，逼着罗虎供认的。"

"绑架？这个魏国山可真是个人物，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他们可是重要的证人啊！"石存山迫不及待地问。

"欧洲风情俱乐部。"

"能通，你可帮我大忙了！今晚咱俩就谈到这儿，我得和杜心海、老邢马上赶到欧洲风情俱乐部，找到魏国山等人，皇县公安局一直在找他们，黄跃文这个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怕他们有生命危险！"

"那好吧，用不用我陪你去？"

"不用了，能通，你好好保重自己，等你回东州，咱哥俩好好唠！"

此时，一阵沉闷的雷声响起，淅淅沥沥的雨丝打在窗户上，丁能通心想，北京很少听到春雷声，看来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第九章　谁主沉浮

66、调度会

药王庙社区动迁进行得十分缓慢，一个冬天过去了，只动迁走了一半的居民，老百姓家园难离，还在观望，香港黄河集团对动迁缓慢十分不满，水敬洪特意从香港飞到东州，见何振东催促动迁进度，何振东拍着胸脯向水敬洪保证一个月内动迁完毕。

水敬洪走后，何振东亲自坐镇市拆迁办，也就是药王庙社区项目动迁指挥部，每天晚上都在市拆迁办会议室调度动迁进展情况。

这些日子，洪文山、夏闻天不在东州，何振东大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至于周永年、林大可，何振东根本没放在眼里。

晚饭后，调度会又开始了，这已经是第五个晚上开调度会了，何振东一边抽烟一边环视一圈与会者。

“一德，你先谈谈进展情况吧！”

“好的。自从何市长亲自坐镇指挥部调度指挥以后，动迁工作每天都有新进展，在市建委、土地、交通、房产、工商、公安、法院、信

访等部门通力协作下，拆迁办集中力量，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化解了大量拆迁中的矛盾。这些部门严格掌握政策，不随便开口子，不随意增加一个从业人员，扩大一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十八个拆迁服务组分片包干，深入到老百姓家里面做工作，收到了说服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

刁一德还未说完，何振东就不耐烦地问：“一德，挑主要的说，目前的难点是什么？主要问题是什么？”

“难点就是《清江日报》的八百户居民有组织、有计划地与政府对抗，领头的就是《清江日报》退休总编、市人大代表杨仁泽，这个人又臭又硬，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为什么市拆迁办擅自更改补偿标准，凭什么晚搬迁一个月每平米扣二百。这和夏市长承诺的完全不一样，扬言要到省政府上访！”刁一德揉了揉鱼泡眼，沮丧地说。

Chapter_16

“杨仁泽的问题通过他儿子就能解决，他儿子就是东州市驻京办副主任杨春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调动与拆迁户有血缘关系的党员干部去做动迁户的思想工作，一来这些干部了解市里的政策，二来他们更容易取得拆迁家属的信任。从今天起凡是在药王庙社区有血缘关系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要求做药王庙社区拆迁项目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就是在规定期限内，也就是一个月内，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包签订好补偿协议，包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否则，实行两停处理，就是暂停原单位工作，暂停发放工资。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坚决开除公职。从现在开始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指挥部要进入攻坚阶段，打一场硬仗，各新闻单位要根据‘政治动员’的原则，配合动迁拆迁工作，集中采编力量，突出重要版面，抓住重要时段，大力加强国际会展中心项目的宣传报道工作，要做到天天跟，天天有，不断线，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宣传的口号是：坚决服从和服务于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不动摇；谁不顾东州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抹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最重要的是，谁影响东州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何振东一番慷慨陈词后，立即引起了市纪委监督小组组长、三室主任石志平的质疑。

“何市长，请问凭什么对未完成'四包'任务者停职停薪甚至开除公职？这是严重的错误行为。在动迁安置问题上，政府应该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作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组织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玩忽职守，组织上就有权对他免职！”

“何市长，你拆的是老百姓的房子，这跟玩忽职守是两码事！”石志平据理力争。

“我们都是党的干部，流血牺牲的事都有做，拆迁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何振东强硬地说。

“何市长，我记得你刚当黄县县委书记时，大柳河发大水，我们的好书记李为民同志就牺牲在抗洪前线，他生前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群众的利益重于泰山，你别忘了，我们是人们的公仆，政府是人们的政府！”石志平声情并茂地说。

何振东毫不让步，“你放肆！你这是在跟市领导说话吗？想教训我，你还没有资格，志强，一德，明天就向那些钉子户下发《行政强制拆迁通知书》”何振东蛮横地说。

“何市长，我以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指挥部市纪委监督小组组长的名义保留意见，并将向市委副书记周永年同志汇报！”石志平激动地说。

“石志平，你随便！别忘了，我是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指挥部总指挥！”

石志平还没等何振东说完就和几名市纪委监督小组其他成员愤然离场，调度会在充满火药味的争执之后继续进行。

67、小玉女

丁能通通过王玉庄终于搞定了王端端，小玉女对《天堂雨》这部戏里的女一号很感兴趣，她同意和制片人见个面。

丁能通赶紧通知郑卫国进京，郑卫国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喜出望外，本来定好和林娟娟一起飞香港见水敬洪斡旋公司上市的事，但是小玉女的事，何振东惦记不是一天两天了。

目前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此时如果把小玉女拿下，让何振东如愿以偿，说不定还会从市社保基金的账户上划给林氏集团十几个亿，这对林氏集团在香港上市十分有利。

近年来，随着民营企业占内地经济比重越来越高，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民营企业到香港上市成为时尚，郑卫国想抓住这个时机，力争在香港主板上市，一旦成功，自己就将成为在资本市场的非线性迷乱和全球一体化经济大潮中真正的弄潮儿，将成为林氏国际企业集团这艘大船上真正的船长。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何振东爬到小玉女的床上，他和林娟娟商量好，林娟娟飞香港，郑卫国约顾怀远陪同一起飞北京。

为了避人耳目，丁能通把与王端端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欧洲风情俱乐部，因为这里是会员制，来的人都是成功人士。

丁能通和郑卫国、顾怀远早早地就来到了欧洲风情俱乐部总统包房，大红土耳其地毯在水晶吊灯的映射下，格外华美，典型的欧式豪华装潢及家具倍显尊贵气质，直径三米六的桌上配有金色餐具，房内还设有娱乐设备沙壶球、三角钢琴、酒吧台，可谓是金碧辉煌，高雅气派。

“能通，驻京办越来越别有洞天了，我和卫国当秘书时，你可没有露过这地方。”顾怀远半调理半羡慕地说。

“这都是黄梦然主政时的政绩，市领导除了何振东，谁也没有进来过，所以知道的人不多，目前这里承包给一家港资公司经营，会员制，来这里消费的大多是各界精英。”丁能通得意地说。

“通哥，这里的入会费是多少?”郑卫国颇感兴趣地问。

“一万八千美金，卫国，我可以介绍你加入。”丁能通逗趣地说。

“怎么，加入还要介绍?”顾怀远略显惊讶地问。

“当然，北京城内几大富人俱乐部基本上不对外做广告，新加盟基本都是会员介绍，而俱乐部也会对会员有基本的背景调查，当然，最好加人世界经理人俱乐部，与其他富人俱乐部不同的是，那里是一个以商务交流为主的俱乐部，除了和其他俱乐部一样均提供优质餐饮、娱乐和健身设施以外，更强调提供会员商务扩展平台的优势，你这个

东州商界的后起之秀，如果想加入，我也可以介绍，那可是商务主流社会的一个殿霉。”丁能通炫耀地说。

“卫国，我觉得能通说得有道理，这对你们企业在香港上市也有好处。”顾怀远附和道。

“目前民营企业在内地上市的最大问题是法人股不能流通，而在香港上市就可以套现，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宁可付出更高的融资成本，获得少一点的融资额，也选择到香港上市。我们北京花园的总经理朱明丽曾经跟我说过，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规模大、资金雄厚的民营企业并不急于上市，而那些规模小、经营出现困难、资金紧缺的民营企业在排队等待上市。这在经济学上称作‘负向选择’，通俗地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选择到证券公司上市的公司，质量不如没有上市的公司，大部分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主要目的还是融资，卫国，林氏集团急于在香港上市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呀，据我所知，林氏集团的贷款可不是小数目呀!”

丁能通的话让郑卫国心里一紧，心想，什么也瞒不过大师兄的法眼，怪不得人家背后都叫他“小诸葛”，我看他简直就是人精!

“通哥，积点口德好不好，民营企业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郑卫国反驳道。

“好好好，算我没说!”丁能通摆了摆手说。

“通哥，你还真以为驻京办主任能当市长啊，从有驻京办那天起，你听说哪个省市的驻京办主任在政治舞台上大红大紫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郑卫国揶揄道。

“为什么?”丁能通笑着问。

“因为驻京办也叫‘蛀京办’，驻京办要办成清水衙门，看谁还来当这个主任!”郑卫国每人发了支烟一边点火一边讥讽地说。

“别的我不管，我只知道眼中有尘三界窄，心中无事一床宽。”丁能通酸溜溜地说。

“通哥，你就酸吧，我看你自从出事后，脑袋就进水了，水进得都可以养鱼了。”郑卫国揶揄道。

“我记得纪伯伦有句话，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你们俩别忘了，佛祖拈花，只有伽叶微笑。”顾怀远笑着说。

“怀远，我看你自从当了作家以后……”

还没等郑卫国说完，顾怀远插嘴道：“脑袋也进水了。”

三个人哈哈大笑。

“怀远，佛祖拈花，只有伽叶微笑，是什么意思呀?”郑卫国笑着问道。

“相传佛祖在灵鹫山为众弟子说法，有大梵天王献金色菠萝花表示敬意。佛祖拈花示众，众弟子不知何意，只有伽南尊者当下破颜微笑。在伽叶眼中，佛祖的拈花动作如画般美丽，伽叶的眼里纯净得没有搀杂任何邪念，众人皆不知佛祖拈花为什么，只有伽叶以纯心对待，单纯得只看到花的美丽，只为美而微笑，笑的是花之美，而不是佛祖拈花动作之美，佛品味的也是伽叶品味的，于是佛祖高兴地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与摩诃伽叶。这是对待生命的纯粹态度，佛笑的是因为伽叶看到的花之美，也就是生命之美，直指真如。真如是佛教用语，是指人的真性情，也就是在生命长河中的圆通自如。直指真如，与道家讲的合于道相类似，先明白真性情，然后依据性情，不惑不迷，不失不忘。”

顾怀远文绉绉地说完，丁能通和郑卫国哈哈大笑。

“怀远，”丁能通一边笑一边说，“你说的这句话跟法源寺的智善和尚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意思。有一天，老和尚带小和尚去化缘回来，经过一条小河，河水上涨还没有桥，一个姑娘想过去又怕水深，老和尚就背着姑娘过了河，回到寺里，小和尚问：师傅，你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那你怎么还去背姑娘?老和尚说：我背女人过完河就把她放下了，你怎么现在还没放下呢?”

“通哥，你的意思是在街上看到漂亮妹妹，记得多看几眼，不过看完后要把她彻底忘记。怀远，你的意思是看到一个漂亮妹妹头上插着一朵花，要记得对她微微一笑，并对她说你头上的花真的好漂亮!对不对?”郑卫国憋着笑问。’

“对呀。”丁能通和顾怀远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看你们俩脑袋都进水了!”

三个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时，服务小姐推门进来说：“丁主任，您的客人到了。”

郑卫国小声说：“这回看你们谁能放得下!”

丁能通连忙迎出去，刚走到门口，王庄庄走了进来，在她身后，跟着一个仿佛从画中走出来的女人，她的眼神带着一种迷离的神采，忽远忽近如狐媚般游离的气息，让人琢磨不定又难以释怀，标准的瓜子脸，杏核形的大眼睛，挺秀的鼻子，花瓣一样的双唇，玲珑水韵般地诱惑着三个目瞪口呆的男人。

王庄庄介绍说：“丁大哥，这就是我姐姐王端端。”

“端端小姐，我叫丁能通，仰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见笑见笑，这位是制片人郑卫国，这位是作家顾怀远。”

郑卫国抢先伸出手说：“端端小姐，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成功，《天堂雨》的女主角非你莫属!”

王端端落落大方地笑着说：“那要看郑老板是不是真的有实力!我的档期紧得很，贵公司在影视圈里还没有名气，要想一炮打响，除了有好本子以外，女主角是重中之重，我很喜欢《天堂雨》，我以为女主角非我莫属!”

“只要端端小姐喜欢，这部戏，一切都好说。”郑卫国满脸堆笑地说。

“卫国，咱们边吃边谈吧，端端、庄庄，里面请!”

丁能通将手一让，众人落座后，丁能通示意服务小姐上菜。

王庄庄娇柔地说："丁大哥，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可还没兑现呢!"

"庄庄，你是指……"丁能通懵懂地问。

"把金冉冉介绍给我，我要交她这个好朋友啊!"

丁能通哈哈笑道："庄庄，你放心，我绝不食言。端端，我听庄庄说，你喜欢吃辣的，特别是麻辣火锅，所以今天除了燕翅鲍肚参外，还特意给你要了麻辣火锅，配料的厨子可是北京城最好的!"

丁能通话音刚落，服务生端上来麻辣火锅。王端端果然喜欢这口，一脸兴奋地说："丁大哥真是有心人，我就喜欢这一口，有的人吃辣的，身体会有一些反应，比如长痘痘，我也会长很多，但是没办法啊，嘴太馋了，哈哈，管不住自己。拍戏一回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火锅店吃火锅，不吃火锅觉得在北京呆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原来我以为端端是大明星，架子一定很大，今日一见如此随和，倒让我更加刮目相看了!"顾怀远恭维地说。

"我觉得顾大哥把明星想得太高了，明星也是人，有七情六欲的普普通通的人。比如我虽然拍电视剧，但是我却是哈日派，特别爱看日本偶像剧，觉得他们将爱情拍得很美，很纯粹，永远都是手拉手，很真挚，极能打动人的那种。《东京爱情故事》、《同一屋檐下》我都看过。"王端端一边吃火锅一边说。

"端端，我保证《天堂雨》的爱情拍出来也会很纯粹，很真挚的!我们聘请的导演是日本的内腾胜。"郑卫国得意地说。

"太好了，内腾胜可是拍青春偶像剧的高手，说实在的，一部戏能否成功，编剧搭骨架，导演铸灵魂，演员补血肉。"王端端兴奋地说。

"不过，内腾胜在日本可是有名的色导演。"王庄庄插嘴说。

"国内的色导演是不是也很多?"丁能通饶有兴趣地问。

"娱乐圈中的'性交易'是一巴掌拍不响的，大家心知肚明。我在娱乐圈中打拼了这么多年，见到的这类事情太多了，一些有姿色、有心计的女演员，为了出人头地，可以把羞耻抛到脑后，其实，在这个圈

里，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谁是靠什么上了什么戏，都明白，有的演员出道时先傍一大款，再用大款的钱当‘敲门砖’，用自己的身体贴近导演，漂亮的演员多的是，导演凭什么非得用你?不投怀送抱能行吗?”

郑卫国听了王端端的表白，心中暗自得意，心想，没准你就是靠投怀送抱起家的，待我试探试探再说。

．“端端，听说娱乐圈有许多潜规则，难道漂亮的女演员只能靠‘献身’才能出名吗?”郑卫国不怀好意地问。

“潜规则哪个行业都有，你们商界没有潜规则吗?丁大哥，好像跑‘部“钱’进就是你们驻京办的潜规则吧?顾大哥，你如果写一本小说，就叫《驻京办主任》，一定能吸引很多读者。”

顾怀远哈哈笑着问：“恕我直言，如果你不够幸运，也会选择潜规则吗?”

“这样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个人，我是那种不会因为客观原因就放弃梦想的人，为了梦想，我会选择承受!”王端端倔强地说。

“佩服，佩服，端端，事业有成的人身上都有你这种执著，来，通哥，怀远，咱们敬端端和庄庄一杯!”郑卫国倡议道。

众人一饮而尽，就在这时，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是杨善水打来的。

“善水，什么事?”丁能通从容地问。

“能通，你在哪儿?我有点急事想跟你谈谈!”杨善水的口气非常着急。

“善水，卫国、怀远来了，我正请他们吃饭，不能明天谈吗?”丁能通推托地问。

“能通，你在哪儿请他们呢?我过去等你!”

“我在欧洲风情俱乐部呢。”

“那好，我在大堂等你!”

“你别等我，你到了给我打手机，我下去找你。”

“那好!”

丁能通挂断电话，心里一阵狐疑，善水一向稳重，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像遇上了什么棘手的事。

丁能通怕杨善水着急，拱了拱手说："端端、庄庄，我有点事，关于电视尉的具体细节你们谈，卫国、怀远，我先走一步。"

郑卫国酸溜溜地说："通哥，杨善水能有什么屁事，还值得你下去一趟?"

"善水的口气像是出了什么事，抱歉抱歉!"。

丁能通又拱了拱手，转身离开了总统包房，他刚走到大堂咖啡吧坐下，杨善水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丁能通扬了扬手，杨善水就走了过来，丁能通又让服务小姐加了一杯咖啡。

"善水，出什么事了?把你急成这样?"丁能通平和地问。

"能通，何振东简直就是他妈的政治流氓!"杨善水端起咖啡一饮而尽，然后骂道。

"何市长怎么了?"

"刚才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劝劝我爸，赶紧在动迁合同上签字，还威胁说，如果我老爸执迷不悟，不知悔改，一味寻衅滋事，我这个驻京办副主任就别干了，还扬言谁影响拆迁一阵子，他就影响谁一辈子，简直是他妈的土匪!"

"何振东想干什么?好好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怎么会弄成这样?上次你老爸带头上访，不是和夏市长谈得不错吗?怎么又闹上了?"丁能通不解地问。

"何振东是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项目的总指挥，他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定的补偿标准执行了，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刁一德为了给拆迁办盖办公大楼，想尽一切办法挤占动迁安置补偿款，晚搬走一个月每平方米扣二百，你想想，那些一时想不通的老百姓越往后拖越吃亏，他们能不闹吗?"杨善水哭丧着脸说。

"看来洪书记和夏市长一离开东州猴子要成精了!善水，你别急，你是东州市的局级干部，想撤你，得上市委常委会，再说，还有洪书

记和夏市长呢，何振东想撤你，没那么容易!不过，你说的情况很重要，我们明天一起去一趟中央党校，把情况向洪书记汇报一下，不然的话，老百姓再上访，就不是闹市委市政府了，去省委省政府甚至进京都有可能。”丁能通打抱不平地说。

“家里不是还有周书记和林市长嘛，怎么能由着何振东胡闹?”杨善水愤恨地问。

“他们都是副市级，很难制衡啊!”丁能通惆怅地说。

“能通，夏市长的病到底咋样了?前一段东州官场上的大小官员车水马龙地进京，咱们驻京办都快成大车店了，这会儿听说夏市长癌细胞扩散了，没救了，一个也不来了，人怎么能势利到这种程度?”杨善水气愤地说。

“应该说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其实，夏市长根本没得什么癌症，不过是慢性胆囊炎加胆结石，做了胆摘除手术就没事了，把病情说得没救了，是夏市长的计策，目的是让那些想借机买官的人死了心，他自己也能好好休息一下。”丁能通狡猾地笑着说。

“怎么会这样?我一直为夏市长捏着把汗，心想，这么好的市长怎么这么年轻就不行了呢，原来是大喘气，吓死我了，不对，应该说，太好了，老天有眼，好人一生平安啊!”杨善水激动地说。

“所以，有洪书记、夏市长在，谁也撤不了你的驻京办副主任，把心放肚子里吧，只是老百姓受委屈了，你看着吧，何振东这么搞，早晚把老百姓惹急了，弄出人命来，看他怎么收场!”

“能通，弄出人命来，就晚了，我听黄梦然说，何振东向水敬洪拍了胸脯，一个月内动迁完毕，我爸告诉我，凡是在药王庙社区有亲属的党员干部，本单位的领导都找他们谈了话，劝亲属搬迁是政治任务，完不成任务取消一切评奖资格，取消一切奖金补贴，甚至停发工资，直至开除!简直就是法西斯!”杨善水骂道。

“善水，你的名字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

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谁是水?老百姓是水，你别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丁能通慨叹道。

“还是你想得比我远!”

“善水，多行不义必自毙，我觉得何振东不会走得太远了!”

“能通，借你吉言，不过，何振东可不是肖鸿林、贾朝轩，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不是还有那句话吗，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不信咱们走着瞧!”.

丁能通说着扔给杨善水一支烟，自己也抽出一支用舌头舔了一下，点上火，诡谲地深吸一口，吐出一个烟圈，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68、民心

周永年和陆力生到皇县之前，肖仁杰被县纪委双规的消息一直没有透露出去，周永年和陆力生到达皇县的当天，这一消息就在县机关干部中传开了。

这些年，经常发生县级四大领导班子连根烂掉的腐败案件，皇县的情况究竟怎样，周永年真是捏了把汗。因为如果皇县腐败案很严重，就不可能不触及到东州市的领导。

目前，东州市的主要问题是房地产发展盲目冒进，发展秩序混乱，投机行为泛滥，周永年已经嗅到了国家宏观调控步步紧逼的气息，恰恰此时东州市的党政一把手都不在。

皇县很可能主要领导出了问题，近年来，一些基层的纪检委形同虚设，甚至成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成了打击和排挤优秀干部的工具!好干部被双规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的确值得深思啊!

周永年和陆力生来皇县之前，并没有通知皇县，但当黑色奥迪轿车即将到达皇县时，远远就看到五六辆小轿车列着队停在马路边，张铁男、牛禄山、王汉生、黄跃文等一大堆皇县领导在县界迎接他们。

“力生，这就是皇县，无论你怎么隐蔽，他们都会在这里迎候你!”周永年讥讽道。

“这说明皇县在东州有顺风耳呀!”陆力生笑了笑说。

“力生，这就是问题，你到皇县永远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他们事先都做好了准备，他们怎么这么心虚?他们想掩盖什么?”

“这也是他们双规肖仁杰的原因，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肖仁杰是一颗炸弹，随时都可能把盘踞在这里的既得利益集团炸开一个口子!”陆力生一语中的地说。

“力生，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里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势力，他们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还有相当一部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受利益驱动混杂其中，想铲除这些势力，非得有利剑不可!”

“是啊，我听我那位在皇县纪委工作的亲戚说，在皇县机关送红包成风，不送红包不收红包都被视为异类，这里已经到了当官不敢清廉的地步!可见，这里的不正之风何等猖獗!”

这时，周永年的秘书问：“周书记，快到县界了，咱们的车停不停?”

“不停，告诉张铁男，直接去县委。”

周永年的秘书用手机跟张铁男等人通了话，陆力生回头看了一眼，张铁男等人赶紧上了车，很快超过了周永年的奥迪，几辆轿车在前面引路，半个小时后车队驶入县委大院。

周永年一下子就发现县委办公大楼后面的小山上，新建了一座仿古六层宝塔，看上去怪怪的。

“铁男，你们皇县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周永年用手指着那座仿古宝塔问。

“周书记，这是无为塔，是为了提升县城的文化品位而建的。”张铁男满脸堆笑地解释说。

“噢，什么寓意呀?”周永年黑着脸问。

“无为就是不妄为，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不要有太多的欲求，不要勉强去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张铁男振振有辞地说。

“铁男，我可听说这是一座镇邪塔，你们县委县政府专门请风水大师来设计建造的，对不对?”陆力生不客气地问。

“陆部长，你听到的绝对是别有用心的人造的谣言，这年头干事的人不多，乱嚼舌头的人到处都是。”牛禄山插嘴说。

“你们俩少跟我唱双簧，心里没鬼，镇什么妖，避什么邪?谁是妖?谁是邪?要我说，对于党的事业来说，腐败就是最大的妖，最毒的邪。反腐败靠风水先生不行，靠你们这座镇邪塔也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党纪国法!”

周永年说完，快步地走进县委办公大楼。

在县委常委会议室，一次特殊的常委会开始了，这次皇县常委会不是由县委书记张铁男主持，而是由东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力生主持的，县常委座无虚席，惟独少了常务副县长肖仁杰。

会议的主题是听取常委们对肖仁杰问题的看法，各位县委常委发言之前，陆力生作了开场白：

“同志们，我和周书记这次到皇县是专程为肖仁杰同志的问题而来，肖仁杰同志五年前是作为优秀后备干部由省委组织部下派到皇县任县委常委，挂职锻炼副县长，后被选为常务副县长。五年来，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为皇县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实事。据市委组织部县区干部处掌握的情况，他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几乎走遍了全县的三十一个乡镇，前前后后共考察了三百五十多个村子，就在被县纪委双规前夕，他还发动县机关干部为死难矿工家属捐款捐物，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孤儿寡母度年关。据我了解，肖仁杰除了和农民矿工交朋友以外，从不拉帮结伙，从不吃请，为了不让人家指责自己是飞机干部，蜻蜓点点水就走，他把爱人的工作调到了皇县，孩子在东州最好的学校上学，也转到了县中学，他一到皇县就爱

上了这块土地，他把心都掏给了皇县人民，我不相信这样的好干部会受贿二十万，既然双规肖仁杰是你们皇县县委班子定的事，定这件事的时候，各位县委常委都举了手，那就当着市委主管干部和纪检工作的副书记周永年同志的面，说说你们为什么举手吧!”

陆力生的话有理有据，饱含感情，让许多县委常委为之动容，也给张铁男、牛禄山和王汉生一个下马威。

张铁男心里很清楚，周永年和陆力生是来保肖仁杰的，如果让他们得逞，自己在皇县不仅威信扫地，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因为放了肖仁杰无异于放虎归山。

想到这儿，张铁男计上心头，只要做足那二十万元受贿款的文章，你周永年、陆力生在证据面前也得低头。

“周书记、陆部长，我先说几句，首先我澄清一个事实，我们皇县钼矿从来没有发生过矿难，哪来的死难矿工家属?很显然陆部长调查的情况与皇县的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我承认肖仁杰同志为皇县人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请不要忘记，肖鸿林和贾朝轩也为东州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到现在为止，即使他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们在老百姓中的民愤也不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贪的同时，还给老百姓干了许多实事好事，善良的老百姓把对干部的要求已经放得很宽，再不像以前那样，干部吃顿酒席也义愤填膺，他们对腐败已经有了很大的承受力，老百姓的道理恨朴素，在你贪的同时，让我们老百姓也多得点实惠，你就是和好官，这就是老百姓的逻辑。有些腐败分子就是利用了善良的老百姓包容的心理，作政绩秀，廉政秀，拉拢民心，收买民心，应该说反腐败斗争越来越复杂了，千万别被腐败分子惯用的障眼法给蒙蔽了!”

“张铁男，你以为人民群众是那么好拉拢的?民心是那么好收买的?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靠的就是得民心才坐了天下，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他们心里有数得很，一个党的干部，如果不是真

心实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谋福利，人民群众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拥护他?张铁男，你听好了，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腐败势力都不会长久的!”

周永年的话铿锵有力，张铁男环视一圈，牛禄山、王汉生等人的脸色都灰突突的，张铁男暗中提醒自己，镇静，一定要镇静，你现在是军心，军心一乱，满盘皆输。’

“周书记，县纪委就是在接到举报信后按图索骥，才在肖仁杰的办公室找到二十万受贿款的，这是铁的事实，面对这二十万受贿款，肖仁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清楚，双规肖仁杰是县委常委会集体讨论的结果，肖仁杰到底腐败没腐败，我相信很快就会调查清楚的。”

张铁男的话音刚落，窗外就喊起了口号：

“人民拥护肖仁杰!”

“把好县长肖仁杰还给人民!”

一开始只是一两个人在喊，很快就喊成了片，震耳欲聋!

“请周书记给皇县人民做主，决不能让好干部受委屈!”

张铁男气急败坏地问：“怎么回事?”。

王汉生赶紧起身向窗外张望，“是群众上访，已经把县委大院围了起来。”

这时，黄跃文气喘吁吁地推开会议室的门恶狠狠地说：“张书记，牛县长，几千名上访群众要求给腐败分子肖仁杰翻案，怎么办?”

“这是皇县群众自发地在为肖仁杰同志请愿，如果是上访告状来的人不会这么多，张铁男、牛禄山，各位县太爷，走，咱们出去见识见识人民的力量!”

周永年说完，起身向会议室外走去，众人也随着周永年、陆力生走出会场。

坐在会议室里不知道，来到县委大院才发现，十里八村来为肖仁杰请愿的群众足足有上万人，而且好像还有人不断地往县委赶，也不

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知肖仁杰被双规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周永年是为肖仁杰而来的。请愿的群众把县委大院围得水泄不通，上百名公安干警死守着县委大门。

“周书记，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王汉生别有用心地说。

“当然是政治事件，群众心目中的好县长被双规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政治，王汉生，你说有人操纵，有本事你操纵一个我看看，这是民心，你操纵得了吗?”周永年毫不客气地说。

这时，人群中举起一个大横幅，上面写着：

“周书记，为了皇县百姓，请救救肖县长!”

周永年和陆力生无不震惊，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接待过成百上千的上访群众，他们都是告官的，这次则不然，群众自发地为一个好干部请愿，这种情景只是在电视剧里见过，看来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褒奖，肖仁杰的确是有口皆碑的好干部，绝不能委屈了好干部伤了老百姓的心。

周永年一边命令警察打开县委大门，一边走进人群中高声说：“乡亲们，你们的常务副县长肖仁杰不会有事，我就是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看望他的，你们的心愿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心愿，也是党的心愿，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才会顶天立地!肖仁杰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同腐败分子做斗争，敢于为民请命，敢于坚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和信念，为了党和群众的利益，他宁可牺牲掉自己的一切，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好干部再受委屈了，我现在代表市委市纪委宣布，解除皇县县委县纪委对肖仁杰同志双规的错误决定，立即恢复工作!”

周永年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时，陆力生高声说：“乡亲们，大家都请回吧，皇县是人民的皇县，是党的天下，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牺牲党和人民的利益，也绝不

让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任何的伤害!请大家放心，党不会让好干部受委屈，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腐败分子!”

陆力生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

人潮渐渐地退去了，周永年黑着脸问：“张铁男、牛禄山，肖仁杰是皇县人民心目中的焦裕禄，你们现在还认为他有问题吗?”

“周书记，也许我们搞错了，但是那二十万到底是谁送的，肖仁杰一直没有说明白。”张铁男无奈地说。

“到现在你们还执迷不悟，坏人想害好人什么下三烂的招法想不出来，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你先说说，你们把肖仁杰关到哪儿了?我现在要去看看他!”周永年严肃地说。

“在前插镇的县宾馆。”牛禄山满脸堆笑地插嘴说。

“好吧，你们该忙啥忙啥，不用陪我，力生，我们走!”

周永年说完，和陆力生一起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69、山雨欲来

上午，国家建设部部长到中央党校大礼堂给省部级学员们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强调指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仍不完善、不规范、不成熟，哄抬物价、欺诈和恶意炒作仍大量存在，需要严格监管，真正落实房地产市场的科学发展观，在房产空置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房价却连续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高涨，无疑是房地产市场蕴蓄着巨大泡沫的征象，如果任其发展，一旦泡沫破裂，房地产市场将遭受重创。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关联性强，上下游相关部门产业很多，所以房地产市场一旦失控，将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吞噬整个中国经济，因此，必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

建设部部长的讲话透出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国家将在近期出台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洪文山听了这个报告内心很受触动，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反思，他渐渐警醒，东州的房地产发展必须解决急功近利的问题。

上午建设部部长的报告，针针见血。其实，近几年，国家没少出台对房地产调控的举措，之所以屡屡收效不大，说到底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不能斩断地方政府伸向房地产市场的利益之手，出再多的调控举措都难免要被架空。如今一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在房地产调控上积极作为，甚至还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逆流而为，这里面是不是也包括东州市呢?如果这里面包括东州，那么自己作为清江省委常委、东州市的市委书记，是不是政绩观出现了问题?有时候或许一个决定一个政策不违规，也不违法，但是既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有的政策从短期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长远看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这就是错误的政绩观，这种错误的政绩观比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政绩观来得更隐蔽，所以造成的损害可能更大。想到这儿，洪文山不禁打了个寒战。

晚饭后，洪文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林大可的电话。

“大可，你心里有个数，国家可能最近要出台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估计来势凶猛，东州的房地产市场要抓紧整顿秩序，规范发展，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审批新项目，我担心国家会铁腕收紧银根，银行资金迅速回流，到时候东州房地产泡沫破灭，烂尾楼遍地，无法收拾啊!”洪文山开门见山地说。

“洪书记，你终于想通了，现在全国房地产投资以30％的速度增长，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7——8％增长率的几倍，疯狂投资的后面是高房价。目前，东州市中心房地产价格已经飚升到北京、上海甚至香港的水平，这绝对是不正常的!”林大可声音洪亮地说。

“是啊，还是闻天同志有远见啊!可惜当初我固执己见，这回怕是要撞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枪口上啊!”

“洪书记，你也别着急，俗话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国际会展中心的项目。”

“你担心国际会展中心的项目资金不足?不会的，以香港黄河集团的实力，即使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对这个项目也不会有冲击。”

“我不是担心这个项目资金有什么问题，而是担心动迁拆迁有问题!”

“这也是我担心的，我听丁能通、杨善水说，何振东背着市委市政府定的动迁拆迁方案另搞一套，必须立即制止，否则必然激起大规模的上访。大可啊，什么是腐败?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对群众的冷暖冷酷无情，就是最大的腐败!心中没有群众利益，那就只有个人利益、圈子利益、家族利益、宗派利益、小团体利益，跟群众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何振东的做法必将给市委市政府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他通了电话，责令他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大可，闻天同志病倒了，我又不在东州，你和永年同志的担子很重啊!我知道何振东爱搞小圈子，与你一向不和，你的话他有可能不听，但是他还不至于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当儿戏，其中利害他应该心里有数。大可，非常时期，咱们随时保持联系，记住，群众利益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啊!”

三天后，针对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市场引导和调控，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统计局、银监会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

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国务院领导指出，当前要坚决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关键要切实把好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市场准入门槛，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推行符合国情的住房建设模式和消费模式，坚决遏制部分城市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

在国务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着重点了几个房地产发展急功近利、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其中就包括东州。

开完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后，清江省省长赵长征坐不住了，自己是省长，对省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负责，何况东州市作为副省级省会城市，是清江省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宏观调控重创东州经济，必然对全省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对这轮宏观调控各省都要向中央表态，

各市要向省里表态，弄不好对刚刚爬出低谷的东州经济又是一场灾难。

正当赵长征忧心忡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时，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响了，他赶紧拿起电话，电话是林白打来的，林白也得知了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担心这场宏观调控风暴重创东州经济，很想和赵长征通通气。赵长征说："老伙计，我也正想和你谈谈呢!"便放下电话，要车去了省委。

走进林白的办公室，没想到刘光大也在，刘光大黑着脸，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赵长征开玩笑地问："光大，又发现腐败大案了?"

"长征，还真叫你说着了，"林白将手中的一份材料递给赵长征说，"这是中纪委领导批转给省纪委的一份举报信，你看看吧。"

"举报信?举报谁?"赵长征接过材料圆睁二目问。

原来这封举报信详实地反映了林大可利用春节之机收受贿赂，为了满足老母亲信佛的嗜好，受贿古玩舍利子佛珠价值两百多万的事实。上面有中纪委领导的亲笔批示："责成清江省纪委查明真相。"

赵长征看后摘下花镜心情沉重地说："老林、光大，你们怎么看?"

"我看，在事实还没弄清之前，不可枉下结论!"林白若有所思地说。

"前两天周永年向我汇报，在老百姓中口碑极好的皇县常务副县长肖仁杰同志被县纪委双规了，上万名群众自发地包围了县委大院为肖仁杰请愿，周永年说，皇县不仅存在着严重的矿难瞒报情况，而且地方宗派势力和腐败势力联手渗入到钼矿，官商勾结情况严重。"

刘光大没说完，赵长征插嘴问："你的意思是说，肖仁杰是被陷害双规的，很可能是腐败分子先下手为强，倒打一耙，坏人告了好人?"

"不仅如此，皇县公安局局长黄跃文已经成了当地一霸，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公然让手下死党杀害无辜矿工，就因为人家掌

握了他们瞒报矿难的证据，简直是猖獗至极!好在邓大海正在着手抓捕黄跃文。”刘光大气愤地说。

“我估计抓捕黄跃文以后，皇县钼矿的盖子很快就会揭开，各地的煤矿、铁矿，只要是矿就涉及官员入股，我怕皇县也不能例外呀!”林白感慨地说。

“林大可就是从皇县起家的，目前他的老母亲和弟弟全家仍然住在皇县，皇县可与林大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呀!”赵长征意味深长地说。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刘光大接过话茬儿说，“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措施刚刚出台，东州党政一把手都不在，正是林大可挑大梁的时候，想不到中纪委会转来这么一封举报信，真是该来的全来了。”

“光大，关于林大可的调查能不能等文山同志学习回来再进行，总要由他来应对这场宏观调控风暴啊!”林白委婉地说。

“没有一点举措怕是不好向中纪委交代，还是先找他谈谈话吧!”刘光大建议道。

“这样比较好，让林大可有个心理准备，监察部协助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既是明确的信号，也是警告啊!”林白忧心忡忡地说。

“是啊，这次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就像踩刹车，监察部介入，显然是要动干部的!”赵长征呷了口茶说，“这次九部委之所以加入了监察部，意图很明显，如果地方政府对九部委意见执行不力，监察部到时候将会出面予以干涉，看来，这次中央是要下决心保证政令畅通了，不会允许政策上打折扣。”

“东州这次被国务院领导点了名，想打折扣也打不了了，银行资金回流，一些中小开发商首当其冲!”

林白的话音未落，窗外响起了嘈杂之声，好像有成千上万的人。

“怎么回事?”林白向门外的郭秘书问。

郭秘书赶紧推门进来说：“林书记，东州药王庙社区的动迁居民来了上千人，将省委大院堵得水泄不通。”

“怎么搞的?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补偿方案夏闻天向我汇报过，补偿非常合理，老百姓不应该有任何意见呀!”赵长征问道。

“老百姓喊的是‘打倒何振东!’‘何振东滚出东州!’‘谁影响老百姓一辈子，老百姓就把他赶下台!”’郭秘书说。

“看来问题出在何振东身上。”

赵长征说完，抄起林白办公桌上的电话，就给何振东打。

“何振东，你是怎么搞的?你干了什么不得人心的事了，老百姓要打倒你?”

此时何振东刚刚得知药王庙社区居民到省委上访的事，领头的又是杨仁泽。何振东正在电话里大骂杨善水。

“杨善水，你他妈的驻京办副主任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你当耳旁风是吧，有本事你和你老子一起当梁山好汉!”

何振东正骂得起劲，赵长征打来了电话。他赶紧挂断杨善水的电话，接赵长征的电话，“赵省长，我能干什么不得人心的事，老百姓闹事无非是想多要点补偿款，我们可是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定的补偿方案执行的，主要是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借机破坏稳定，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谁是别有用心的人?我看你才是别有用心的人!我可警告你，最近有些城市因为大拆大迁诱发了一些恶性事件，个别地方甚至酿成了流血冲突，影响恶劣!我省决不允许出现类似事件，否则，我拿你是问!”赵长征口气严厉地说。

何振东连声应道：“是是是，我知道，我会负责任的，不过赵省长，请您跟《清江日报》领导班子打打招呼，他们那儿有个退休的老总编，叫杨仁泽，简直就是精神病，这次闹事就是他领的头!”

“这叫什么话，你对群众还有没有丝毫的感情，杨仁泽在我们省新闻界德高望重，是省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杨仁泽是一个反映民意不遗余力的人，他能带头上访，一定是东州动迁部门忽视群众的根本

利益，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群众的质疑置若罔闻，装聋作哑，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你现在立即赶到省委处理这起群访事件。要把政策跟群众讲清楚，慎重处理，希望你们以这起群访事件为教训，在工作中一定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助；民有所求，我有所为；民有所盼，我有所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群访事件的发生。”

就在赵长征与何振东通话之际，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林大可已经赶到了省委大门前，他握着杨仁泽的手说：“杨老，居民同志们，对不起，市政府对不起你们，我这个常务副市长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委屈了。”；

“林市长，群众理解市委市政府的难处，从肖鸿林时代起，市政府就热衷于拆迁，以危房改造和美化城市的名义，以极低的价钱将拆迁居民强制性地安置到偏远郊区，然后将地块变为商业开发用地，市政府和开发商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牺牲的总是老百姓的利益，药王庙社区拆迁补偿总算按市场价合理补偿了一回，可是何振东等人背着市委市政府另搞一套，想趁机揩油挤占补偿款，为市拆迁办盖办公大楼，还扬言谁影响政府一阵子，他何振东就影响谁一辈子，林市长，你听听这是人民政府副市长该对人民群众说的话吗?”杨仁泽情绪激动地说。

“杨老，居民朋友们，我现在郑重承诺，东州市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市委市政府定的动迁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不会变，请大家放心，如果补偿得不公平，可以直接给我打电活，我的电话是……”林大可高声喊完自己的电话号码后接着说，“站在我身边的是市纪委特派到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指挥部的监督组组长，叫石志平，大家有什么情况也可以直接找他反映，他会直接反映给市委周副书记和我，我和周永年同志都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林大可一边做着耐心细致的工作一边暗骂何振东，你何振东对人民群众如此冷酷，群众的呼声和眼泪唤不醒你一点点良知，你还有没有人性?你根本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就在这时，十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威风凛凛地带着二十几辆公交大客开了过来，车队停下后，从车上下来上百名警察不容分说就开始半推半搡地往大客上赶上访的群众，指挥的是中山区区长吴长发和区公安分局分局长康飞。

林大可高声制止道："住手!吴长发、康飞，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如果这里面有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你们也这么干吗?心里还有没有群众?还要不要党的形象!"

吴长发和康飞根本不知道林大可在这儿，见林大可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林市长，是何市长让我们派人派车，立即把上访群众接回去的!"吴长发解释说。

"你们这是接吗?"林大可质问道。

"吴区长、康局长，既然是何副市长下令抓我们，那我们只好上警车了!"'

一位刚才被推搡过的老人嘲讽地说完，就往警车里钻，康飞赶紧上前拦住："老人家，您老误会了，我们不是来抓你们的，我们是来接你们的!"

"接我们派这么多警车警察干什么?拿我们当什么人了?"另一位老人情绪激愤地喊道。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对，我们不上客车上警车!"

"坚决要求何振东向药王庙社区居民赔礼道歉!"

这时，杨仁泽挥了挥手问道："请问吴区长、康局长，今天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他何振东作为主管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的副市长，凭什

么不露面?他不是要影响我们一辈子吗?我倒要看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怎么影响老百姓一辈子!”

吴长发哭丧着脸说：“杨老，您是省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德高望重，您老说句话，让大家撤吧，有什么话，咱们回市政府、区政府懈决，这么多人围着省委，对东州影响多不好!”

“吴区长，究竟是谁在影响咱东州的形象，咱们问问林市长。”

还未等杨仁泽说完，林大可用洪亮的声音说：“居民同志们，东州是东州人民的，谁要是妄想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放在人民的对立面，那他必将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说得好!”

杨仁泽带头鼓起掌来，人群中掌声雷动。

林大可接着说：“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滥用行政权利，损害群众利益，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可是有的领导干部置若罔闻，这样的人已经不配再做人民的公仆。居民同志们，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市政府郑重承诺，市委市政府定的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不会变，什么晚搬迁一个月每平方米扣二百元，根本不算数，从今天起，大家记住我的电话，在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过程中，任何公职人员有违纪违法行为，我林大可第一个不答应!大家请回吧，既然吴区长给大家准备好了公交大客，还有康局长用警车给大家开道，这可是中央首长来了才有的规格，不坐白不坐啊!”

林大可的一句玩笑话，致使上访群众哈哈大笑，众人在杨仁泽的带领下，上了公交大客。

一场惊心动魄的群访事件被林大可化解了，可是他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站在省委大院门口等上访的群众散尽，才上了自己的奥迪车，他回头望了一眼省委大门内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的大字，心头不禁一阵酸楚，胀满的胸臆间，顿时异常沉重起来……

自从夏闻天同志病重住院以后，自己殚精竭虑主持着市政府的大局，无奈，这两个月来自己就像走进了沼泽地，步步泥泞，处处险滩，自己就好像卷入了一场无影无踪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硝烟，没有炮声。

林大可觉得有一股势力翻江倒海，八面呼应，齐心协力地向他袭来，林大可在部队带过兵，上过老山前线，自认为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的人，在洪文山和夏闻天回东州前，他和周永年密切配合，保持东州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应该有问题，却不承想何振东背着市委市政府另搞一套，致使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的群访事件。

这是自己严重失职吗?林大可从心里却不愿意承认，因为周永年多次提醒自己，何振东惦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不是一天两天了，为此，他在背后没少做手脚，这种人为了自己怦然膨胀的“乌纱帽情结”，什么国家、民族、事业大局的安危利害都可以抛开，其实这种人骨子里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甚至连政客都配不上，只能称之为政治流氓。

既然你是政治流氓，就只好卡住你损民肥私的黑手了，只要林大可在东州，你何振东这只硕鼠就别想在政治上经济上占半点便宜。

想到这儿，林大可告诉司机去市委，他要找周永年好好谈谈，这次群访事件必须有人向省委承担责任，如果不让省委了解真相，板子只能打在自己身上，林大可不是不敢承担责任，只是猫怎么能替老鼠背黑锅呢?

林大可觉得即使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就是为药王庙社区的老百姓伸张正义，自己也应该给何振东点颜色看看，更何况还有让林大可更头疼的事，这就是他还没有做好应对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准备，风暴就提前到了，林大可心中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慨！

70、开机仪式

郑卫国这几天非常得意，王端端就像一条美人鱼，一点点地上钩了，自从丁能通在欧洲风情俱乐部搭桥让郑卫国与王端端认识后，郑卫国抛出两百万的诱饵，使王端端顺利地签约《天堂雨》剧组。

剧本是由顾怀远完成的，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开机仪式安排在了北都大饭店国际会议厅。大红地毯铺就的主席台周围是男女主人公的巨幅海报，海报上用金黄色的大字写着“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天堂雨》”字样。

为了造势，郑卫国请了近百家媒体记者，场面之隆重不亚于国家领导人召开记者招待会，主席台右侧，升降臂将摄像机高高举起，摄像机上盖着一块大红绸子，日本导演内滕胜，韩国男主角金承宇，中国女主角王端端，制片人林娟娟、郑卫国，编剧顾怀远以及众多男女演员盛装出席开机仪式。

主席台下领导席位上坐着东州副市长何振东、市社保局局长房成高以及省文化厅、省文联、省广电局、市文化局、市文联、市广电局的主要负责人，主持开机仪式的是东州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苏红袖。

苏红袖手持话筒，举止端庄，一脸灿烂的笑容，吐气如兰，不愧是东州名花，主持风格华丽大气，大有与王端端一决高下的意味。

坐在台下的何振东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一样，因为他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就站在眼前，他直勾勾地在台下盯着王端端那双会说话、笑盈盈的眼睛，情人苏红袖无论怎样迷人，都成了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粒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王端端刚好成了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王端端身上的一袭白裙，更是白得“床前明月光”。

这一切郑卫国看得最清楚，何振东和王端端不过是自己棋盘上的两粒棋子，他早就和王端端暗中达成协议，一百万陪何振东睡一宿，王端端是很懂潜规则的，开的竟然是市场价。

两个人谈价时，郑卫国不得不佩服王端端的妩媚，这种极具杀伤力的妩媚显然是久经沙场才调教出来的，做婊子还拿捏得触手欲碎，

如平滑丝绸般微抚，如小猫抓心般地轻扫，虚虚无无，让人痒得恰到好处。郑卫国心想，何振东遇见这样的女人是死定了。

何振东以市领导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紧接着是制片人林娟娟讲话，导演内滕胜发言，然后是男主角金承宇唱了一首韩国歌曲。

当王端端出场表演舞蹈时，全场沸腾了，王端端海藻般摇曳着手臂，仿佛路径没有泥泞，铺满华光，在舞蹈中，琐碎的现实与凡俗的表情都被裁掉了，只剩下了剪影，王端端美丽得像一棵树、一尾鱼、一只鸟、一条蛇，她在与自己交流、融合、颤动……仿佛心灵已经进入梦游状态。

舞蹈中的王端端与现实中的判若两人，一个是冰清玉洁，一个是狐媚诱人，女人的两面性在小玉女的身上演绎得惟妙惟肖……

开机仪式随着林娟娟和郑卫国一起揭下摄像机上的红绸子而宣告结束，紧接着就是盛大的招待酒会。

在酒会上，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天堂雨》的女主角王端端，声称不太舒服回了北都大饭店的总统套，另一个就是东州市常务副市长何振东，他就像螳螂捕蝉一般，早就轻车熟路地溜进了总统套。

王端端经常与一些著名导演共度良宵，与副市长还是第一次，这一百万似乎比演戏挣得容易，在五星级酒店总统套享受一个晚上，可以挣一百万，对一般女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做明星真好，做漂亮的女明星更好。

刚刚沐浴过的小玉女心情好极了，她对着镜子嫣然一笑，用手轻拂脸庞，说不尽的柔媚，薄纱般飘逸的睡裙哪里遮盖得了她柔媚入骨的美丽。

房间里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美食，王端端似乎还不太满意，她又特意要了一煲汤，这是一煲特殊的汤，曾经让无数导演竞折腰，面对这煲汤，小玉女的笑意更浓，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媚意化作如水的眼波，似乎决心要淹死何振东。

王端端美滋滋地品着红酒，不知不觉竟有了三分醉意，凝脂的脸颊似红玉一般，甚至连她白皙的脖子竟也有了淡淡的红色。这真是酒增媚意，人艳如花。

送汤的服务生刚走，何振东就溜了进来。

“端端，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何振东色迷迷地坐在盘龙宝座上微笑着问道。

“何市长，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道药膳叫做仙人掌杞鞭壮阳汤，很补的。”王端端风情万种地坐在何振东身边说。

“噢，是什么鞭呢?”何振东往王端端身边凑了凑问。

“当然是牛鞭了。”王端端妩媚地说。

“不怕我吃了得疯牛病?”何振东话里有话地挑逗着。

“瞧您说的，您就是得了疯牛病，我也能治。何市长，你知道牛是怎么病的吗?”小玉女火辣辣的媚眼若十面埋伏，燥得何振东胸部起伏，直喘粗气。

“牛为什么病的?”何振东按捺不住地问。

“这个问题牧场主最清楚。”

说话间，小玉女的双眼似闭微闭，脸上红晕渐渐变浓，几乎像是从她凝脂般的肌肤中透出来一般，万种风情之中眼波盈盈，让人望一眼便要心醉。

“为什么?”何振东痴痴地问。

“哎呦，何市长，您怎么跟牛一样笨，您想啊，假如您每天被抚摩乳头会不会疯?”

何振东这才明白仰天大笑起来，笑着笑着，他猛然将小玉女搂在怀中，喃喃地说：“端端，今晚就让我做一回农场主吧!”

“人家想做你的小奶牛行吗?”

“行……”

何振东已经将厚嘴紧紧地贴在王端端的香唇上，两个人从盘龙宝座上滚到九龙毯上，此时，尾随而来的郑卫国，将耳朵贴到门上细

听，却是小玉女的淫声浪语：

“往下一点，我的亲哥……”

郑卫国听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然后诡谲地一笑，反剪着双手优哉游哉地走了。

一切都按着郑卫国的计划进行着，酒会后，忙了一天的郑卫国十分兴奋，他亲自开车送林娟娟回水岸花都，在车上，林娟娟却一脸的惆怅。

“卫国，王端端真的答应和何振东上床了?”

“这还有假，你就瞧好吧，我要利用这个王端端再让何振东在社保基金中给咱们挤出十个亿，国家对房地产突然刮起了宏观调控风暴，银行纷纷收紧银根，咱们以前从几家银行贷的款，人家催得急，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了，如果再从社保基金中挤出十个亿，咱们就能度过这场宏观调控危机，到时候香港上市的事也有眉目了，娟娟，林氏集团这艘船能不能冲出东州，走向世界在此一举了!”郑卫国充满自信地说。

“卫国，仅凭王端端陪何振东睡一觉就能贷到十个亿的社保基金，太容易了吧?”林娟娟半信半疑地问。

“我哪儿有那么傻，何振东是螳螂捕蝉，我是黄雀在后，他是除禾日当午，我是汗滴禾下土，各取所需!”郑卫国诡谲地说。

“卫国，你在耍什么花招，我怎么听不明白?”林娟娟迷惑地问。

“我在总统套里安装了针眼镜头，可以录下何振东和王端端‘那个’的全过程，有了这个法宝，不怕他们不就范，以后何振东就是咱们的钱匣子，王端端就是咱们的遥控器，想拿下谁就拿下谁!”郑卫国踌躇满志地说。

“卫国，你可够损的，你不会也这么对付我吧?”林娟娟警觉地问。

“娟娟，你说什么呢?我这可是为了报答你的知遇之恩，你是我的恩人，我怎么可能害你呢?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你向我伸出了友爱之手，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我郑卫国这辈子一向恩怨分明，有仇必

报，有恩也必报，那些曾经让我倒霉的人，我一个也不能放过!”郑卫国咬牙切齿地说。

“卫国，我爱你，我不要你报恩，我只要你爱我，我知道你嫌我，可是我和王端端不一样，她是心甘情愿地以色换钱，我可是被命运推到悬崖边上的。”

林娟娟说着说着，委屈的眼泪像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地流下来。

“娟娟，你放心，今天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就是西施，我就是范蠡，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东州，像范蠡和西施一样，泛舟五湖，远离俗世红尘，哪怕官场、商场、情场斗得洪水滔天，和我们都没有关系。”郑卫国柔情似水地说。

“卫国，你真的这么想的?”林娟娟喜出望外地问。

“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自从‘肖贾大案’后，我就开始明白了，这年头官场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反腐败失民心，反腐败失官心，做生意不搞官商勾结别想做大，在欲望横流的现实里，没有什么人是安全的，表面上看着莺歌燕舞，左右逢源，其实到处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娟娟，再从社保基金里挤出十个亿，你就可以逐渐疏远房成高，他离倒霉的日子也不远了，别让他刮着碰着你!什么时候离开东州，我心里有数，我已经办好了我们移民加拿大的手续，娟娟，那里才是咱们一起生活的世外桃源!”

郑卫国一番掏心窝子的表白让林娟娟十分感动，她从心里感到自己没有爱错人，自己虽然历经了三个男人，但是自己真正爱的是这个机敏诡谲、聪明绝顶，又敢恨敢爱的郑卫国，果然能和这个男人厮守终生，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林娟娟无限怜爱地看了郑卫国一眼，觉得心爱的男人像一头雄狮，自己就是驾驭雄狮的天使！

71、变数

昨天晚上，黄梦然和几个朋友喝酒，其中有一个是省纪委的，席间透露，有人向中纪委举报了东州市常务副市长林大可，林大可涉嫌文物受贿，据说是一件价值两百万的舍利子佛珠，中纪委领导非常震怒，责成省纪委严查，林大可很快就会被双规。

黄梦然听到舍利子佛珠，心头一阵发冷，心想，这会不会是自己送给何振东的那串佛珠?如果是，怎么会到林大可的手里?以何振东和林大可的关系，两个人也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往来呀，莫非是何振东……

黄梦然不敢深想，因为如果这串佛珠果真是自己送给何振东的那串，一旦追究起来，势必溯本求源，整不好就查到自己的头上，那可是行贿罪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黄梦然决定去找何振东探听探听。

此时的何振东刚刚从昨天晚上与王端端的云雨情中醒过来，正在为黄跃文被抓感到震惊!黄跃文是昨天到市公安局开会，会后直接被市刑警支队给拿下的，消息是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透露的，邓大海亲自下令抓的，连人关在哪儿都是个谜，因为抓黄跃文，邓大海事先没和局班子任何成员通气，人直接由石存山、杜心海带走了。

何振东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黄跃文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后果不堪设想!自己在东州的政敌无非是林大可和周永年，林大可已经自身难保了，怎么才能扳倒这个周永年呢?

思来想去，只有美人计最好，可是和苏红袖说了好几次了，这个臭婊子却迟迟不下手，自从上次逼着她打了胎以后，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也难怪，女人是要哄的，王端端毕竟只能做露水夫妻，一夜情后，何振东还是觉得苏红袖更经济实用。

苏红袖的乳房虽然不像王端端的不大不小一把抓，挺而不拔，柔而不坚，但是苏红袖的乳头上翘，乳根拔起，走起路来，左右摇曳，高傲而风骚，让人欲罢不能!

周永年要不是有病，苏红袖送上门去不怕他不动心，夏闻天得了绝症，就是能保住命，政治上肯定是完蛋了，在东州最有实力与自己

竞争市长位置的就是林大可和周永年。

官场如战场，如果能战胜这两个对手，说不定能登上东州市市长的宝座，登上这个台阶，凭自己的年龄，说不定五十岁左右或许能登上省长甚至省委书记的位置，官场上的事只要敢想，变数就会成为定数。

畅想到这儿，何振东又恢复了自信，眼下只有两步走了，想办法堵住黄跃文的嘴，在洪文山回东州之前，解决掉所有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问题。

洪文山是最希望这个项目早日上马的，哪怕宏观调控风暴致使东州两千四百多个工地一半停工了，只要国际会展中心早日开工，自己的政绩就是最突出的，拆!必须尽快拆掉药王庙社区。

但是以杨仁泽为首的几个老顽固太难缠了，只有一个办法——杀一儆百，抓!杨仁泽是市人大代表，暂时抓不得，其他人可以抓，只要把几个老顽固解决了，别人就老实了。

其实补偿款一分不少地发下去，药王庙社区的居民早就搬迁了，但何振东偏不这样做。

官场上就是这样，干多了就成了众矢之的，专门有一批像周永年这样的王八蛋不干事专整人，自己也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了!

何振东站在办公室的窗前远望着药王庙社区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黄梦然悄悄地推门进来了。

“梦然啊，我估计你该来了!是不是为那串佛珠的事?”何振东毫不掩饰地说。

“何市长，我是到办公厅办事，顺便来看你!”黄梦然避开何振东的话题说。

“你小子不实在，明明是为佛珠的事而来，是不是想知道怎么跑到林大可的手里了?”

黄梦然没敢搭茬儿，只是给何振东一支烟，并亲自给他点上火。

“梦然啊，对那些不遵守官场游戏规则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局，可惜了那串佛珠啊!那可是佛家的宝贝。”

“何市长，只是不知道那佛家的法器是保佑林大可，还是保佑我们自己?”黄梦然话里有话地问。 .

“梦然，你小子是怕一旦上面深查起来会牵连到你，放心吧，这件事林大可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何振东洋洋自得地说。

“何市长，现在只是谣传，上面并没有动林大可呀!”

“没动他是因为洪文山、夏闻天都不在，这两个人有一个在的，林大可早就消失了，夏闻天病人膏肓，回来回不来意义都不大了，这次国家对房地产业铁腕调控，东州城有一半工程成了半截子工程，这个责任只能由洪文山来负了，因此，洪文山即使回来，这一大摊子残局就够他收拾的，弄不好上面还要追究责任，梦然啊，这场博弈，你不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吗?”何振东的口气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何市长，你还不知道，夏市长得的不是癌症，只是慢性胆囊炎加胆结石，手术做得很成功，都快出院了!”

“你小子不是说得的是结肠癌，全身扩散了吗?”何振东惊讶地问。

“那都是丁能通施的障眼法，放的烟雾弹，目的是阻止大伙去看夏市长，你没听说，武志强和刁一德去看夏市长，气得夏市长把礼金都扔出了门外!”

“高，太高了!我小看夏闻天这个白面书生了，估计他还有多长时间出院?”何振东显然有些猝不及防的感觉。

“一个星期吧。”

“这么说他肯定知道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消息了?洪文山不在东州，我猜夏闻天会借宏观调控风暴强力规范东州房地产市场，从而把‘房地产立市’的方针转变到装备制造业上去。梦然啊，看来洪文山和夏闻天的博弈又开始了，前一轮是洪文山占了上风，这一轮对夏闻天有利，但是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啊!”

“何市长，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是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把手伸得长长的，四两拨千斤就行了!”

何振东深吸一口烟，目光阴毒地看了一眼黄梦然，黄梦然仿佛被刀割了一下，激灵打了个冷战，何振东哈哈大笑。

72、探望

由于学业太忙，洪文山一直没倒出空去看望夏闻天，当得知国家对房地产实施宏观调控的消息后，洪文山坐不住了，周末一大早，他就给丁能通打电话，让丁能通接他去医院看望夏闻天。

丁能通本来定好去人大接金冉冉一起去看望刘凤云，只好改变计划。丁能通陪洪文山走进夏闻天的病房时，病房内没有人，两个人正纳闷时，白丽娜走了进来，夏闻天住院期间，丁能通委托白丽娜给宁彤打下手，负责与医院沟通，所以白丽娜抽空就往301医院跑，帮了宁彤不少忙。

白丽娜一见洪文山很惊讶，“呀，洪书记，你怎么来了?”

“丽娜，我听能通说，夏市长住院期间你很辛苦，我代表市委谢谢你了!”洪文山认真地说。

“洪书记，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白丽娜不好意思地说。

“丽娜，夏市长和嫂子呢?”丁能通温声问道。

“在院子里散步呢，医生说下床活动可以预防手术合并症。”白丽娜指指窗外说。 。

“能通，走，咱们也陪闻天散散步。”

洪文山说完，走出病房。

夏闻天没想到洪文山会来，这几天他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出院，因为他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国家对房地产实施了宏观调控措施，东州还被点了名。房地产商大多依托银行贷款，国家收紧银根，银行资金必然回流，东州岂不是有半数的工地要停产，妻子宁彤正劝他不要着急时，洪文山和丁能通迎面走了过来。

“闻天，看来身体恢复得不错，是不是急着出院了?”

“哎哟，老洪，这可是想曹操曹操就到了，我这心里憋得难受，就想找你唠唠呢!”夏闻天兴奋地说。

“伙计，我知道你为啥急，想急着回东州挤泡沫是不是?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身体是挤泡沫的本钱!”洪文山开玩笑地说。

“老洪，你还有心开玩笑，九十年代初，我多次去海南考察，亲眼目睹了海南房地产从大繁荣到大萧条，泡沫破裂后的满目疮痍，今天东州的一切似曾相识，我心里真是不寒而栗呀!”

“是啊，前年我去海南出差，坐在中巴车内，一栋栋烂尾楼不时映入眼帘，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城市黑洞令人触目惊心啊!”

“当年，海南房地产高潮的时候，海南经济增长率高达40％，泡沫破灭后，海南经济陷入低迷。1997、1998年，海南的GDP总量下降到仅占全国的0．5％。老洪啊，我早就提醒你，大量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很可能换来的只是短暂的繁荣，政府批了那么多项目，显然是在拔苗助长，同时又造成地稀价高，加剧市场的盲目性啊!”夏闻天用埋怨的口气说。

“这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我才看清自己发展观上出了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我们是以政绩为本，把GDP看得太重，投资冲动就无法遏止，由于我主观冒进，急功近利，搞了一言堂，才造成了东州今天十分被动的局面啊!”洪文山诚恳地自我批评道。

“老洪，稳定增长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过快增长反而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亡羊补牢吧!”

这次东州被点了名，连监察部也加入进来，看来中央这次下决心牺牲个把小卒，也要换来个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局面呀!所以，我的意见是你出院后，要雷声大，雨点也要大，坚决落实中央宏观调控精神，东州绝不能重演海南当年的惨剧!”

“洪书记、夏市长，海南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第一所学校，如今活跃在房地产行业的富豪们，三分之一的第一桶金来自海南，有人说，避过海南房地产泡沫的人，如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但是，

海南是个很特殊的市场，如果当年不进行宏观调控，后果会更惨!东州今天的经济实力、社会需求与当年海南的情况不可比，当年海南的金融机构都被房地产掏空了，即使东州繁荣背后有泡沫，如果措施得当，海南房地产泡沫的悲剧不会在东州上演。”

“能通，你太乐观了，房地产泡沫给海南的遗产是数目不详的金融不良资产，积压房地产的背后是金融资产，满目疮痍的房地产其实是钢筋水泥的货币，积压房地产就是积压了银行的钱，银行到底有多少钱扔进了海南，形成了大量的泡沫资产?这个谜底一直无法揭晓，金融机构为海南的房地产泡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惨痛的教训，投资东州房地产的金融机构不会不知道，银行纷纷撤资，撤不出去就形成不良资产，东州出现烂尾楼是板上钉钉了，只是不知道能出现多少，还有没有盘活的可能!”夏闻天一边咳嗽一边说。

“闻天，该回房间打点滴了，洪书记，能通，到病房坐坐吧!”宁彤客气地说。

“算了，弟妹，闻天很虚弱，需要休息，就不打扰了!”洪文山笑着说。

“老洪，不怕，这次手术把我的胆摘除了，天就是我的胆，我可不会再让着你了!”夏闻天话里有话地说。

“好啊，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句话叫无招胜有招，你夏闻天如今是无胆胜有胆，只要是按科学发展观办事，不怕你胆大包天啊!”

洪文山说罢，夏闻天哈哈大笑!

73、火车站

丁能通把洪文山送回中央党校后，开着奔驰沿着京密运河往回走，望善清澈的河水，想到金冉冉的柔情，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这段时间，丁能通励精图治，让驻京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不仅得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驻京办管理司和国务院农民工办的表扬，在北京驻京办圈子里名声大震，而且逐渐被进京办事打工看病的

东州百姓认可，自己留给洪文山和夏闻天的印象也越来越好了，自己留党察看的处分前些日子也被撤销了，真可谓官场得意。

只是情场上仍然陷入两难境地，最近一段时间，丁能通的感情天平越来越倾向于金冉冉，这丫头爱自己爱得太本真了，太纯粹了，不像罗小梅，纠缠在官场商场之间，对自己的爱多了一些功利色彩。

更让人担心的是罗虎被捕后，会不会牵涉到小梅?听说皇县公安局长黄跃文也被东州市公安局抓了，看来罗虎、大李和老于都开口了，他指使杀害魏小六的事犯了。

如果是经济上的事，应该市纪委先双规，弄清情况后，由市检察院批捕，现在是市刑警支队先抓人，显然是刑事犯罪，黄跃文落在石存山手里，他死定了。

现在最心慌的一定是张铁男了，自己真是天真，想让张铁男放罗小梅一马，怎么可能呢?何振东也不会答应!看来离鱼死网破的日子不远了。

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胡思乱想，突然手机响了，他以为是金冉冉约自己晚上一起吃饭呢，一看手机号码竟然是罗小梅。

丁能通接通手机责怪地问："小梅，十多天没有给我打电话了，忙什么呢?"

"我不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有了白玫瑰，就忘了红玫瑰了?"罗小梅反唇相讥。

"什么白玫瑰红玫瑰的，洪书记夏市长都在北京，市里的领导走马灯似的往北京跑，我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的，这不刚刚陪洪书记去301医院看完夏市长，刚才白丽娜来电话说，市政协主席张宏昌明天又要来北京开会，顺便看望洪书记和夏市长，你又不是没于过这摊子活，应该知道其中的苦!"

"我又没说什么，你就发了这么一大堆牢骚，通哥，别看我没打电话，可是我心里不知有多想你，只是我答应过冉冉不再打扰你，但是我没办法控制自己，通哥，这些日子我心里好怕!"

“小梅，冉冉找过你?”丁能通吃惊地问。

“我答应过冉冉离开你，可是我后悔了，通哥，这段时间我心里好怕!”

“小梅，你怕什么?”

“罗虎被抓了，黄跃文也被抓了，通哥，你知道吗?”

“我知道，小梅，别怕，罗虎做的事都是背着你干的，你又没让罗虎去杀人，是黄跃文指使的，小梅，我承认我很爱冉冉，但是，我和你的生命是融在一起的，我们早就水乳交融了，不是你说分手就能分手的，冉冉劝你离开我是她的一厢情愿，你放心，小梅，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罗小梅从来没这么软弱过，丁能通顿生怜爱之心，他觉得决不能在小梅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开她，“冉冉，哥只好对不起你了!”

想来想去，丁能通都觉得太爱罗小梅了，由此就更恨何振东、张铁男等人了，是他们联手让罗小梅钻进了套子里，好端端地毁了自己的心上人!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通哥，你什么时候能回东州?”

“夏市长很快就出院了，他一出院我就回去，小梅，你好好的，记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挂断了罗小梅的电话，丁能通似乎看到罗小梅哀哀婉婉的目光，他太想帮帮这个可怜的女人了，而现在惟一能帮她的就是自己的爱。

想到这儿，丁能通又觉得自己对不起冉冉，如果拒绝了冉冉，冉冉会伤心欲绝的，丁能通的心里矛盾极了，由于痛苦，他的眼睛便情不自禁地湿润了起来。

车到北京花园门前时，手机又猛然响了起来，丁能通没急着接，他停好车后，一边下车一边接听：“喂，哪位?”

手机里传出周永年焦急的声音：“能通，我刚刚得到消息，杨善水的父亲杨仁泽因不满何振东强迁药王庙社区，带着一百多位上了岁数的居民已经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估计明天要去中南海，你马上找

到善水，现在就去火车站等，一定要拦住他们，做好劝慰工作，请转告杨先生，东州市委市政府有能力解决药王庙社区问题，对强迁中给群众造成的损失，政府会给予合理的补偿。能通，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将矛盾化解在驻京办，至于少数干部对群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一定会受到党纪政纪惩处的。”

“周书记，是北京站还是北京西站，东州进京的火车，这两个站都停啊!”丁能通紧张地问。

“那就兵分两路!能通，这是政治任务，关系到市委市政府的形象，更关系到药王庙社区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已经派市信访办王主任立即赶往北京，他已经在飞机上了，估计他一个多小时后就能到首都机场，你们驻京办和信访办密切配合，把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向上访群众讲清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务必将上访群众安安全全地带回东州!”

丁能通万万没想到，药王庙社区居民会进京上访，老百姓的利益如果不是受到极大的伤害，怎么可能进京上访?

在东州驻京办没有改革之前，遣送进京上访人员是惟一亲民的行为，各省市县驻京办无不如此。群众进京上访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形象，不管什么时候，维护首都稳定、维护地方政府形象都是第一位的，因此，加强驻京办的信访工作，从来都是一把手总负责，指定专人联系，责任到人，制订信访工作预案，确保在接到国家信访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后，迅速到位，妥善处理。

丁能通心想，冲这一点，驻京办也不能取消，他立即给杨善水打电话，要求杨善水带胡占发、荣国库等去北京站，即刻出发!

杨善水气愤地说：“能通，我接到了何振东的电话，他他妈的在电话里指责我，说这次上访行动是我和我爸一起策划的，说我要对这次上访事件负责任，你说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丁能通冷静地说：“善水，你先忍一忍，现在不是讨论谁的责任的时候，还是先把老人们接到驻京办后再说!”

丁能通和白丽娜等人到达北京站时正是傍晚时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大家谁也没顾上吃晚饭，白丽娜给大家买了面包香肠垫了垫。

半个小时以后，东州市信访办王主任带着两位处长也赶到了，王主任和丁能通互通了情况，大家便进入了漫长的等待之中。

因为事发突然，搞不清楚杨仁泽带着一百多位老人上了哪趟火车，但很可能是明天早晨六点钟到的那趟，为了万无一失，大家只好在火车站熬一宿了。

丁能通纳闷地问："王主任，林市长是主管驻京办和信访工作的副市长，这么大的事他怎么没给驻京办打电话呢?"

王主任低声说："听说林市长被举报了，正接受省里审查呢。"

丁能通一下子想起了和夏闻天春节前看望刘风云，刘风云提醒夏闻天的话，"有人在做林大可的文章，匿名信都寄到中纪委领导的手里了"。丁能通心想，看来林大可面临一劫呀!

凌晨时分，杨善水给丁能通打了手机，说六点钟到达北京站的火车从西站开过去了，没有发现上访群众，丁能通让杨善水带人立即赶往北京站加强力量。

果然，东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六点钟准时开进了北京火车站，丁能通、王主任都紧张地等候在出站口，下车的人熙熙攘攘地走出了出站口，却不见上访群众的影子。

等这趟车的人都走光的时候，丁能通眼前一亮，杨仁泽一马当先领着上百名上访老人走了过来。丁能通和王主任在北京火车站民警的配合下，赶紧迎了上去。

"杨大爷，你们辛苦了，是市委周书记让我来接你们的!"丁能通热情地握着杨仁泽的手说。

"怕是给何振东当帮凶来了吧?"杨仁泽冷冷地说。

"杨大爷，

Chapter_17

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善水吗?善水一会儿就过来!”丁能通继续解释。

“我不用你们接，你们该忙啥忙啥吧!”

杨仁泽固执地一甩手领着大伙出了接站口。

这时杨善水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爸，先领大伙到驻京办歇歇吧。”

“到驻京办干啥，我们又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杨仁泽气哼哼地说。

“对，我们不去驻京办，我们是来告何振东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上访群众情绪激动地说。

“杨老，居民同志们，市委周书记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特意派我来接大家，大家反映的问题周书记十分重视，他代表市委市政府承诺，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王主任苦口婆心地说。

“算了吧，常务副市长林大可也承诺过，结果连自己都被坏人陷害了，周书记也不一定是何振东的对手，他们的官一般大，谁也管不了谁，我们还是找国务院领导反映东州的情况，问问国务院领导，《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地方政府打着发展经济的名义，到处拆老百姓的房子，我们的财产屡屡受到侵犯?”一个老人激动地说。

“丁主任、王主任，还有善水，你们听好了，”杨仁泽严肃地说，“《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可见，上访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们没有权利对我们进行赶、围、追、堵、截，否则你们就是违法!”

“爸，您别再闹了，您怎么也得为我想想吧!”杨善水激动地说。

“儿子，你怕了，我不怕，我倒要看看，何振东能不能蹦出共产党的手心!”

“杨大爷，您听我说，洪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夏市长也快出院了，都可以出面解决问题，我还可以把中纪委六室的刘主任请来，也就是市委周书记的爱人，有什么委屈尽管和他们说，问题一定会解决的。”丁能通诚恳地说。

“夏市长不是得癌症了吗?怎么快出院了呢?”杨仁泽纳闷地问。

“那是误传，夏市长只是做了胆摘除手术，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按夏市长的话说，天就是他的胆，谁是天呢，老百姓是天!”丁能通大声说。

“说得好，老哥哥、老姐姐们，既然夏市长没得癌症，病好了，快出院了，咱们的事就有救了，既然问题能解决，咱们也就不麻烦国务院领导了，咱们就去市驻京办等夏市长，好不好!”杨仁泽目光炯炯地说。

“听老杨的!”

“听杨总编的!”众人纷纷附和道。

“那好，大爷、大叔、大妈、大姨们，跟我来吧!”

丁能通引领着大家，好说歹说劝大家上了驻京办的几辆大客车。

在车上，丁能通分别跟夏闻天和刘风云通了电话，两个人都要马上到驻京办，丁能通派杨善水去接夏闻天，派白丽娜去接刘凤云。

丁能通之所以要请刘风云是觉得救罗小梅惟一的途径是扳倒何振东，让刘风云听听东州老百姓对何振东的反映，更有可能引起中纪委对何振东的重视。另外，罗小梅写的那份材料丁能通迟迟没敢拿出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给刘凤云更合适。

何振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树大根深，关系盘根错节，甚至和省长赵长征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份材料如果给错了人，不仅扳不倒何振东，还会反受其累，害了小梅。

74、出院

安排老人们吃完早饭，把大家请到了会议室，夏闻天和刘凤云刚好到了，两个人热情地与大家握手。

老人们非常关心夏闻天的身体，嘘寒问暖了一番之后，杨仁泽率先发言："夏市长，市委市政府动迁药王庙社区的补偿方案，原则上我们是同意的，按市场价补偿在东州动迁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可是，有好政策还要有好的干部去执行，像何振东那样的副市长，何止是把经念歪了，简直是黄世仁在世，一座楼还有一个单元的居民没有搬迁，他就敢拆楼，楼拆得就剩下一半，根本置居民的死活于不顾，社区内还有一千户居民没有搬迁，他就命令将社区所有柏油马路的沥青都起了下来，老人孩子们根本都走不了路，对未搬迁的居民极尽恐吓之能事，今天停水，明天断电，后天停气，还不允许老百姓聚在一起议论，弄了十几辆警车见三五成群的就驱散，老百姓苦不堪言，几个看不下去的老人和他们理论，光天化日之下以妨碍执法的罪名就抓人，夏市长，我想问问您，东州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吗?"

杨仁泽说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听得夏闻天、刘凤云脸都白了，特别是夏闻天作为东州市一市之长，老百姓的话就像是钢针一样，扎得他心疼。

这些年来，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打着组织的名义，为了个人的利益、小集团利益、圈子利益、宗派利益，置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让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如何保证党的先进性，如何让国家长治久安，是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认真思考的。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不是侧隐之心，而是政治责任；不是策略安排，而是价值取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群众"一枝一叶总关情"，真正地执政为民，绝不是挂在口头或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而是走到人民中间，与人民共甘苦，心里要常默念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真正关心群众的喜怒哀乐!

一些地方党群关系紧张，归根到底，就是有的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缺少真正的关爱和感情，甚至冷酷无情，以至于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把自己摆在官老爷的位置上，甘当公仆只是一种口号，甚至是作秀，这就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形成一种对立，对群众冷酷无情的干部即使不是一个腐败的干部，那也绝不是一个称职合格的干部!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决不能利益市场化，成本社会化，好处小众化，负担大众化。

想到这儿，夏闻天饱含深情地说："杨老，居民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道个歉!"夏闻天说完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坐下接着说，"我们党历来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样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看来这不只是个工作方法，时间分配和资金多寡的问题，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有没有感情!遗憾的是，我们东州出现这样的党员干部，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丝毫不关心群众的冷暖和疾苦，心中根本没有群众，更谈不上和群众的感情，这些问题，在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些人惟独只想着自己的乌纱帽。他们把所谓的'政绩'看得比什么都重，绞尽脑汁上工程，挖空心思傍大官、傍大款，把'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顿饭吃一头牛，一屁股坐一栋楼，这些人早就不是人民心目中的党员干部，这一点群众看得很清楚，一个对群众有感情的干部，不会对群众的冷暖疾苦麻木不仁的，不会在群众面前颐指气使，更不会动辄以强硬手段对待群众，群众有苦心里难甜；群众有难心里难安；

群众有冤，心里难平。那些妄想折腾老百姓一辈子的官老爷，老百姓就会让他遗臭万年!"

"说得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并热烈鼓掌。

"今天，我向大家保证，从现在开始，药王庙社区的一切事务都由我亲自抓，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陪大家一起回东州，咱们请驻京办丁主任给我们买团体票，我陪大家坐火车回家!"夏闻天诚恳地说。

“夏市长，您刚做完大手术，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还是回医院休息吧，反正您也快出院了，我们就再忍几天!”杨仁泽动情地说。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让你们忍，你们难受一天，我就难过一天，我身体基本好了，很久没坐火车了，你们年龄和我的父母差不多，今天就当你们是来接儿子出院了，好不好!”夏闻天深情地说。

“好，既然夏市长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就一起回东州!”有的居民感动地说。

“那好，丁主任、王主任，马上去火车站订火车票，上火车之前，先安排一些房间让老人们休息。”夏闻天关切地说。

“不用了，夏市长，我们人太多了，让他们搞点折叠床来，我们就在这会议室休息了。”杨仁泽感动地说。

于是，丁能通开始排兵布阵，全力安排老人们休息，同时派接待处处长白丽娜去购团体票。

这时，刘凤云走过来关切地问：“闻天，真难为你了，赶紧跟宁彤通个电话吧，她一定着急了，还不知道你要陪老人们回去呢!”

夏闻天这才想起来还没和妻子商量，只好硬着头皮打了手机，让宁彤立即办出院手续，和自己一起回东州，宁彤无奈地同意了。

夏闻天挂断手机，对刘凤云说：“凤云同志，关于何振东的问题，希望引起中纪委的重视，什么是腐败?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就是最大的腐败!何况何振东很可能是带病上岗的，有人举报他担任皇县县委书记期间有严重的卖官和官矿问题，而且很可能瞒报了一起比较大的矿难，何振东在东州经营多年，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剪除这股势力，仅靠东州自己的力量还不行，必须借助省委、中纪委的力量啊!”

“关于何振东的情况，永年也跟我说过一些，我会向中纪委领导反映的!”刘凤云坚定地说。

刘凤云离开时，在电梯里，丁能通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把罗小梅的材料交给了刘凤云。

75、精神状态

面对东州的严峻局面，夏闻天下火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副市长们从昨天晚上就不约而同地接到了开常务会议的通知，无不为夏闻天的起死回生而惊奇。

东州官场上的大小官员们也都震撼了，那些听说夏市长病人膏肓、没救了而根本没有进京探望的人追悔莫及，少数侥幸进京探望过夏闻天的人暗自窃喜。官场上的变数太大了，扑朔迷离，稍纵即逝，人们无不感慨造化弄人，夏闻天明明没救了，怎么又活了呢?让夏闻天最感叹的是：人有病，天知否?

由于身体没有完全恢复，提前出院，又坐了一晚上的火车，不时还要照顾那些身体不好的上访老人，几乎一宿没合眼，这对于一个刚做完胆摘除手术不久的人无疑是一种摧残，夏闻天甚至感到不堪重负，他的眼圈有些发黑。

大家心里有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室的气氛庄严而沉重，在场的副市长们、秘书长们、市政府办公厅主任们以及为市长服务的综合处处长们，面对夏闻天的冷峻表情都很震撼，因为这是夏闻天上任东州市长以来从未有过的表情。

会议室静极了，简直可以听到众人的心跳声。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主要解决政府班子的精神状态问题，班子的精神状态问题解决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今天的主要议题就是谈谈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夏闻天的开场白单刀直入，“我对药王庙社区居民发生的集体进京上访事件感到震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感情不只是建立在一般人性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感情倾向和感情基础。但是，药王庙社区居民集体进京上访事件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有的干部对群众不仅毫无感情，而且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对群众的呼唤和眼泪无动于衷，唤不醒一点起码的良知!这种感情上的冷漠带来的不仅是工作方式上的粗暴，工作作风上的霸道，有时甚至将我们干部队伍中的

一些人推向与群众的对立位置。在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过程中，如果对群众尚有一些基本的感情，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又怎么会进京上访!我们应该反躬自省，我们对群众的感情哪里去了?”

夏闻天话还没说完，林大可气哼哼地说：“哪里去了?让狗吃了!”

何振东一拍桌子，气急败坏地反驳道：“林大可，你自己一屁股屎还没擦净呢，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

“何振东，我身上抹的是狗屎，难道你不知道?”林大可的口气咄咄逼人。

“林市长，谁能证明狗屎是别人抹的，不是自己拉的?”何振东也毫不示弱，他阴阳怪气地说。

“你!”’

林大可气得说不出话来。

“够了!”夏闻天吼道，“看看你们还像不像人民公仆!”

“夏市长，”何振东反戈一击地说，“谈到对人们群众的感情问题，我也想说几句，现在有些干部不干事，光整人，干事就难免出问题，出了一点问题就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谁干事谁倒霉，今后谁还敢干事?那些耍滑头不干事的、装老好人的伪君子，专挑别人的毛病，这种风气盛行起来，东州改革开放的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

“振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任何人都要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责，造成重大损失的，还要追究领导责任。有的同志不适合动迁工作岗位，就要把他换下来，对工作对本人都是好事，否则，很可能把一个干部葬送掉!”

“夏市长的意思是我不适合做这个总指挥，那你看谁行。我让贤!”何振东一副撂挑子的口气。

“闻天同志，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致使东州房地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你作为东州的一市之长，理所应当在非常时期肩负起城市建设这副重担，亲自主管主抓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以国际会展中

心项目为龙头，带动其他项目走出困境，东州的房地产业决不能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林大可毫不隐晦地说。

其他副市长也纷纷对东州房地产发展发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慨叹。

最后，夏闻天说：“我最担心的是东州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么房地产泡沫在什么情况下破灭呢?我以为有三个条件，就是银行超额贷款、社会流动资金枯竭和人们对市场的预期发生变化，东州并未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目前最需要调整的是把银行对房地产的直接支持分散到其他渠道，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渠道和平台，以抵御风险。目前东州房地产业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改革的诸多问题中具有典型性，这个病灶正在发作期，表现十分充分，房地产行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属性时，引用《评论家季刊》中的话说：‘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

危险。’所以，由于某个行业有过高的利润，大家蜂拥而入时，很难保证这个行业会不出问题，出现问题不怕，积极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也许是深化改革的一个契机，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多少年来已经经历过不少挑战，或许国家这次宏观调控，能使东州梳理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条闯越险滩的经验来，反而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散会后，夏闻天刚回到办公室，正想找林大可聊聊，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就响了，夏闻天拿起电话，便听到省委副书记刘光大的声音。

“闻天，身体好利索了吗?”

“刘书记，还好，虚惊一场，只是胆摘除了。”

“林书记跟我说了，他可一直为你保密来着，连我都被蒙在鼓里了，虚惊一场好啊，我真担心你这次闯不过这关呢，看来马克思看你

太年轻了，不忍心收你呀!”刘光大哈哈笑着话锋一转，突然严肃起来，“闻天，你回来就好，东州这艘大船不能没有船长啊，你有个思想准备，省纪委已经做出对林大可同志双规的决定，希望你能正确理解省纪委的决定，做好东州的稳定工作。”

“刘书记，会不会搞错了，凭我对林大可的了解，他不可能在经济上有问题。”夏闻天辩解道。

“闻天，你的心情我理解，经济是把双刃剑，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是不会轻易双规林大可的。”

“证据是什么?”

“中纪委批转给省纪委的举报信上着重举报了他收受舍利子佛珠的事，估计市场价值在两百万左右，这可是巨额受贿，省纪委非常重视，特意派两位女同志去皇县看望了他的母亲，他母亲手里果然有一串舍利子佛珠。”

“大可的母亲有没有说佛珠是怎么来的?”

“大可的母亲是盲人，身体不好，我们也不好探问。总之，这问题需要林大可同志本人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清楚。”

“刘书记，我还是那句话，大可同志不可能在经济上有问题，我们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能发生腐败分子战胜勤政廉洁干部的悲剧!”

“闻天，你怀疑有人栽赃陷害林大可?”

“只是怀疑，查一下也好，还林大可同志一个清白，同时也别让真正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夏闻天挂断电话，心情很沉重，他想给林大可打个电话，想了想，还是把拿起的电话放下了，他不知道该和大可说什么，自己住了一个多月院，没想到东州的情况变得这么复杂。

夏闻天思绪混乱，驱之不散，他往沙发上一靠，想眯一会儿，头却昏昏欲裂，要论政治经验自己不是洪文山的对手，由于洪文山的一意孤行，致使东州房地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面对复杂的政

治斗争，夏闻天还真盼着洪文山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快点结束。如果文山同志在，阿猫阿狗们一定会有所收敛，眼下这场反腐败斗争是越来越复杂了，老鼠对猫下手了，羊和狼都卷了进来，大大小小的动物面目不清，看不清是羊披了狼皮，还是狼披了羊皮!

76、双规

林大可对省纪委即将双规自己有心理准备，因为前些日子，省纪委书记刘光大专门找自己谈了话，让他感到委屈的是那串念珠明明是有人在栽赃自己，自己却有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悲哀!

省纪委的决定并没有错，赃物在那摆着，当然要向组织说清楚。据母亲回忆说，春节前有人打着自己手下的旗号，给母亲捎了一些东西，其中就有这串念珠，还说是自己出差特意给母亲带的，母亲真以为是自己送的，每天在菩萨面前念经时，这串念珠都不离手。

父亲死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上了，母亲哭瞎了眼睛，为了不让两个儿子受委屈，她老人家守了一辈子的寡，含辛茹苦把自己和弟弟拉扯大，又送自己参了军。母亲一生信佛，有佛亲近，在困难的日子里，母亲才不会怯懦，不会孤独!

林大可开完市政府常务会议就接到了省委办公厅的通知，省委书记林白找他谈话，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林大可隐隐感到这次谈话非同一般，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说实话，林大可希望省纪委双规自己，因为只有组织上介入调查，才能还自己的清白，也才能把陷害自己的小人揪出来。

林大可思来想去，总觉得这件事与何振东有关，因为整垮自己，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何振东，而且何振东为人一向蝇营狗苟，这种下三烂的伎俩只有他能够使出来。不过这只是林大可的预感，自己并没有证据。

林大可的车开进省委大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被火烧云映得格外鲜艳。

这些年为了追求GDP，许多地方政府的信誉被透支了，政府只关心GDP的增长和资本的处境，而不关心劳动力的处境和其他人的福祉，为此，林大可在上任之初，就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实现就业，并设立棚户区“失业警戒线”，一旦棚户区回迁居民中的下岗失业人员数量接近“失业警戒线”，便启动援助预案，对失业人员实施就业、再就业援助。东州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贴心工程”，仁政换来的是感恩，而服务换来的是信任，服务重建的正是政府的信誉。

但是，命运似乎革了幽默的命，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向勤政廉洁的林大可被当作腐败分子双规了，这只能说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腐败分子也学会了请君入瓮。

想到这儿，林大可无奈地摇摇头，昂首走进了省委办公大楼的电梯。

林白的办公室在十一层，走出电梯，走廊里静悄悄的，似乎蕴涵着某种深刻的寓意，林大可第一次感到从走廊尽头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像液体一样，是流进来的，几乎可以听到阳光流淌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玄机和变数。

这时省纪委的同志已经等在了林白办公室的门外了，林大可强作笑脸地与省纪委的两位处长礼貌地握了握手，一句话也没说，在两位处长的引领下，林大可走进了林白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

果然林白和刘光大都在，两个人正说着什么，见林大可走了进来，相互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起身。林白意味深长地先开了口：“大可啊，看样子你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这说明前几天光大同志和你谈的话你都听进去了。”

林大可勉强笑了笑说：“林书记，我还是那句话，我林大可被人陷害了，这就是那串念珠，也就是刘书记所说的赃物，我今天带来了，交给组织，我对省纪委对我实施双规没有意见，只是希望尽快查清真相，还我清白!”

“林大可，我看你有意见，而且意见还不小呢，难道这串价值不菲的念珠不是赃物?”刘光大面容严肃地说。

“是赃物不假，但是不是我的赃物!”林大可正容说道。

“不是你的赃物怎么就跑到你家去了?”刘光大步步紧逼地问。

“我怎么知道，刘书记，我多次被省纪委评为全省廉政模范，这您是最清楚的。”林大可辩解道。

“廉政模范怎么了，那只能代表过去，我就不信这么贵重的礼物送到你家你会一点也不知道?”刘光大再次逼问道。

一股受辱的感觉袭上心头，林大可冷冷地看了一眼刘光大正声地说：“刘书记，你现在不认我这个廉政模范可以，但是我现在再向您重申，我林大可从部队转业到皇县，历任皇县副县长、县长、花博园建设部部长、东州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以来，可能犯过很多错误，但是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贪赃枉法的事，这串念珠不是飞到我家的，是有人打着我的旗号，送给我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的，这是陷害，有人在做我的文章!”

屋内的气氛一下子沉闷起来，林白怔了一下，呵呵笑道：“大可同志，先别激动，说句实话，我也觉得事情蹊跷，送礼的人为什么不把礼物直接送给你或你爱人，而送给了你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这的确值得深思!这一点，我和光大同志私下里也沟通过，省纪委决定对你双规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保护，先在省迎宾馆休息一段时间，我相信省纪委的同志一定能找到送念珠的人。”

林大可觉得林白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充满了人情味，不像刘光大，说话的口气好像在审讯。

“林书记，我说过我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首先，我相信组织，其次，我坚信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林大可冷冷地说。

“大可啊，”刘光大缓和了一下语气说，“这次对你双规，你要正确对待，希望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对待这次双规。”

“刘书记，你别忘了我是从老山前线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党员，对党和祖国的忠诚是受过枪林弹雨考验的!”林大可理直气壮地说。

“正因为如此，林大可同志，才希望你理解组织上的决定，不要意气用事!”刘光大说着一挥手，对省纪委的两位处长说，“你们要照顾好大可同志的生活，出了问题组织上拿你们是问!”

两位处长面无表情地引着林大可走出门去，突然林大可又转身推开门说：“刘书记，我再重申一遍，我用我的党性和人格做保证，我是被人陷害的，既不会绝食，也不会自杀!”

77、三寸金莲

夏闻天回到东州后，何振东心情一直很郁闷，虽然林大可被省纪委双规了，但是夏闻天做了一次胆囊摘除手术仿佛变了一个人，一向儒雅的夏闻天，变得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无论是市政府常务会，还是市长办公会，一改以前温和的作风，拍板定事不容置疑，总是一副斗争脸，发现问题即使是副市长也不留情面。

最让何振东丢尽脸面的就是夏闻天回东州的第一天就撤掉了自己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安置总指挥的头衔，夏闻天亲自担当，药王庙社区的老百姓竟然放鞭炮庆贺。

目前药王庙社区动迁拆迁工作进展十分顺利，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先生亲自打电话给夏闻天表示满意。

何振东失落之余，也暗自高兴，因为毕竟林大可被双规了，自己一下子排在了夏闻天的后面，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你林大可能侥幸翻身躲过此劫，你被双规过，也不适合再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了，很可能调任省里某厅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何振东觉得应当去一趟北京了，他想到了北京的牛老。

牛老是黄梦然介绍何振东认识的，在“海里”做保健医，在中南海工作的人都称自己在“海里”工作。牛老前后给三位首长做过保健医，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医学界德高望重，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与“海里”关系十分密切。

黄梦然认识牛老是通过大学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在国家卫生部工作，黄梦然当时是东州市驻京办接待处处长，接待处处长的职责是驻京办工作的核心，不仅要笼络政治资源，还要笼络很多诸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重要资源，盘踞在首都的一流大学、医院，都是黄梦然公关的目标，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都是最能在关键时刻体现其特殊价值的，要不然，领导的子女进京就学、家属生了病进京就医怎么办?

当然，“海里”的保健医是炙手可热的双重资源，不仅医术好，而且能直接和上面说上话，黄梦然和牛老处出了交情，是因为黄梦然摸透了牛老的一个特殊的爱好，老人家喜欢收藏三寸金莲，几双小鞋送去，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交。

何振东也喜欢收藏，但他和牛老不同，他是什么好收藏什么，只要是好东西，都在他的收藏范围。何振东对自己的爱好颇为满意，认为收藏应该成为所有领导干部的雅趣。

但是，尽管何振东爱好收藏，人们大多送的还是青瓷、玉石、书画、金佛，没有人送他三寸金莲，还是第一次在北京贵宾楼请牛老吃饭时，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喜欢收藏三寸金莲。从那时起，何振东就让黄梦然想办法淘换一双明清时期的三寸金莲极品送给牛老。

为了这双小鞋，黄梦然跑遍了大半个山西，因为缠足之风曾蔓延大半个中国，尤以山西为最，并有“从来脚小说山西”之说，而山西又以大同为最。

相传从明代正德年间至民国初，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大同都要举办赛脚会，也就是小脚展示会。评选时，只限于纤足，而不许窥视容貌，参加大赛的女子将一双小脚露出，由官员和专家依瘦、小、尖、弯、香、软、正等标准，进行品评，获得前三名者分别被冠以“主”、“霸”、“后”。何振东了解这些知识，还是上次请牛老吃饭学到的。

黄梦然不负重托，搞到了一双明末清初的三寸金莲，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件古玩了，何振东和黄梦然商量，周末进京看望牛老。

为了稳妥，黄梦然先行回京安排。

晚上，黄梦然从北京来电话，说牛老听说何振东要进京看他，很高兴，何振东听罢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

整整一宿，何振东都睡得很香，但是做了一夜的梦，梦见自己不停地往山上爬，山高得很，怎么也爬不到头，累得他气喘吁吁，周围传出许多讥笑之声，当他仰头看时，发现牛老在山顶上哈哈大笑地指了指他，一挥手乃下一双三寸金莲，他穿上后身轻如燕，竟然一步登了上去。

何振东到北京直接住进了北京贵宾楼，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牛老喜欢吃贵宾楼的蟹黄翅。傍晚，黄梦然开车将牛老接到了贵宾楼的明园。

包房内弥漫着古香古色的情韵，何振东找到了一种类似于昔日皇帝的尊贵感觉，地上铺着古朴雅致的图纹地毯，墙上装饰着松鹤墨画，花梨

木的明式家具配丝绸坐垫，透着绵绵古意，幽静恬然。

牛老一向仙风道骨，颇有大医精诚的风范，一进包房，便爽朗地笑道："振东，难得你还记得老朽爱吃蟹黄翅，特意从东州飞来让老朽饱口福!"

何振东赶紧迎上去与牛老热情握手说："牛老，您老是'海里'的蛟龙，什么没见过，您这是给振东面子啊!"

何振东一边说一边扶牛老坐在了上席。黄梦然向服务员示意走菜，三个人坐定，一边品茶一边闲聊。

"振东啊，听梦然说，东州又出事了?"牛老一边用热手巾擦脸一边问。

"可不是嘛，排在我前面的常务副市长林大可被省里双规了。"何振东佯装惋惜地说。

“收了多少钱啊?”牛老抿了一口茶问。

“听说是收了一串价值不菲的舍利子念珠，还是明代的。”何振东唏嘘地说。

牛老咋着舌说：“我最近发现一个官员腐败的新动向，就是从‘俗贪’向‘雅贪’嬗变。”

“牛老，什么叫俗贪?什么叫雅贪?”黄梦然纳闷地问。

“‘俗贪’就是贪财贪色，雅贪就是贪古玩字画。就像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里记载严嵩所为：‘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特起大狱而终不得。’沈德符总结道：‘则贪残中，又带雅趣。’如今的官员也学会‘雅贪’了。”

牛老刚说完，菜上齐了，牛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生酷爱茅台。

何振东一边给牛老斟茅台一边说：“牛老，我觉得‘雅贪’和‘俗贪’还有本质的区别，‘雅贪’严格来说只能算附庸风雅，我倒觉得沈德符称之为雅趣更妥。”

“振东，你这话我不敢苟同，‘雅贪’也好，‘俗贪’也罢，本质上都是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利用职务之便，为满足个人私欲，收取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些贪官对社会的危害并不在于贪的是什么，而是用手中之权破坏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或他人利益，为贿赂者谋取私利开了绿灯!”

牛老说完抿了一口茅台，又从餐桌上拿起软包中华，抽出一支，黄梦然赶紧给牛老点上火问：“牛老，既然要贪，直接贪钱多痛快，为什么要‘雅贪’?”

“这些年，我们党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纪检监察部门和群众监督形成一种高压态势，贪官们虽然贪欲不减，但心存恐惧，敛财方式不得不更加隐蔽呀!不是有人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吗，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看到不少权倾一时的人物纷纷落马，不得不在金钱美色方面提高警惕，严格自律，行贿人用这些平常手段打动不了

腐败对象，只好从官员们的其他爱好上下手，而有书法、绘画、收藏等爱好的领导干部往往被誉为修养好，格调高，与贪污受贿扯不到一起，于是行贿人就看准了这个‘突破口’，猛攻强取，你们的常务副市长林大可不就中箭了吗!”牛老意味深长地说。

“牛老，林大可这次中箭的确很可惜，不过对于何市长来说可是个进步的好机会!”黄梦然一语道破天机。

牛老笑了笑说：“振东，我已经猜到了这层意思，不过，我毕竟是‘上岸’之人，‘海里’的事已经很少过问了。”

何振东心想，老东西刚才还高谈阔论，痛斥“雅贪”，看来也只是过过嘴瘾。想到这儿，何振东满脸堆笑地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盒。

“牛老，我知道，您老两袖清风，一辈子酷爱‘莲学’，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孝敬您的，就给您淘换了这双小鞋，我是个外行，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您老的法眼。”

何振东说完，牛老眼前一亮，满脸笑容地说；“振东，看来你是来给我穿小鞋的。”

牛老说罢，迫不及待地打开紫檀木盒，露出一双“鹅头金莲”，大红的鞋面绣着金线图案，极富喜庆色彩，牛老迅速从口袋里取出放大镜兴奋地照起来。

“好啊，振东，这是一双‘踩堂鞋’呀!”

“牛老，踩堂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讲究吗?”黄梦然明知故问。

“这你们就不懂了，‘踩堂鞋’也叫‘喜鞋’，是姑娘们出嫁时穿用的，这双鞋是明末的，可谓鞋中神品啊，你们看这精美的刺绣，绚丽的色彩，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啊!”

“牛老，难道这三寸金莲也像乌纱帽一样分九品不成?”何振东笑容可掬地问。

“当然，乌纱帽有九品，三寸金莲也有九品呀，这九品就是神品、妙品、仙品、珍品、清品、艳品、逸品、凡品、赝品，你们说巧不

巧。”牛老饶有兴趣

地说。

“牛老，缠足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正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旧时候的女人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呢?”黄梦然不解地问。

“女人缠足的习俗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我称它为丑陋的国粹。相传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有一宠妃，身轻善舞，后主命令工匠制作了一座六尺莲花高台，用珠宝绸锦装饰，然后命这个宠妃以帛缠足成弯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台上翩翩起舞，活像仙女下凡，宠妃的纤纤细足立即引起宫女们的羡慕和效仿，很快传至宫外，在民间风靡起来。宠妃缠足跳舞本来是为了增进舞姿的优美，制造表演上的美感，只可惜天下的愚妇们东施效颦，却把它推向极端，使中国近一半人口变成了残疾，这就跟现代的女人为了美而割双眼皮、隆胸、束腰是一个道理，爱美的女人为了维持美的外表而忍受着对自己的残忍，从古到今，莫不如此呀!”牛老一边把玩手里的小鞋一边兴致勃勃地说。

“牛老，您是首长们健康的‘瓦西里’，您的长寿秘诀不会是把玩这三寸金莲吧?”黄梦然饶有兴趣地问。

“毛主席的长寿秘诀是跳出三界外，又在五行中，我在海里干了二十多年，这句话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既然我还在五行中，振东的事当然还要关照了，人嘛，总是要讲感情的。”牛老把三寸金莲放人紫檀木盒中，抿了一口茅台慈祥地说。

何振东终于把心放进了肚子里，他心想，只要牛老肯说话，自己进市委常委的事就算成了。

想到这儿，何振东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他控制着激动的心情，感动地说：“牛老，我也是想给老百姓多做点事!”

“好，振东，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为你这句大实话干一杯!”

牛老举杯，何振东和黄梦然恭恭敬敬地与牛老碰杯，整个晚上牛老第一次举杯一饮而尽！

78、要挟

黄梦然送走牛老后，何振东飘飘欲仙地往房间里走，手机突然响了，他心想，这么好的夜晚，如果能和小玉女进入太虚仙境，那可真是人生红楼梦啊!但他知道电话不可能是小玉女王端端打的，因为王端端正在《天堂雨》片场与韩国男主人公金承宇缠绵悱恻。

可是当何振东接听手机后，简直喜出望外，这真是天使降临，丘比特暗箭伤人，手机里娇滴滴的声音甜得让人心醉!

“何大哥，猜猜我是谁?”

“小美人，真的是你!”

“怎么，想我了!”

“可不咋的，我可是天天想，夜夜想，时时想啊!”

“人家也是恨不得立即、马上、现在就见到你!”

“宝贝儿，你不是在香格里拉拍外景呢吗?”

“对呀，前一段太累了，剧组放了我两天假，人家现在在北京呢!”

“宝贝儿，大哥我也在北京呢!”

“真的呀?这可真是天意，大哥，你住哪儿了?”

“贵宾楼。”

“大哥，你等我，我马上去看你!”

王端端挂断手机后，何振东像做梦一样，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小玉女像仙女下凡一般主动来投怀送抱，人要是走桃花运，挡都挡不住。

想起小玉女洁白香嫩的胴体，何振东身上一阵燥热，他回到房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荷尔蒙在体内像海潮般澎湃起来。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何振东打开电视机，电视里正播放时政新闻，一条会议新闻闪过一排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要员，何振东最腻歪这种镜头，因为自己每天就这么生活。只好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京华时报》，斜躺在床上看了起来。

看了几分钟，因心不在焉，也不知所云。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何振东一下子跳了起来，三步两步就开了门，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馨香弥漫进来，何振东的下身胀了起来，王端端便袅袅娜娜地走了进来。

“何大哥，人家想你了，你就来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

“缘分、缘分，端端，哥哥做梦都想再见到你!”

何振东痴痴地看着王端端喃喃地说完，一下子抱起王端端就往卧室里走。

“我的心肝哥哥，先别急，我先洗个澡。”王端端风骚地说。

“端端，哥等不及了!”

何振东迫不及待地抱着美人腾云驾雾般地进了卧室，王端端双手缠在何振东的脖子上，眼神妩媚得让人神魂颠倒，撕心裂肺。

何振东像剥橘子皮一样，剥下王端端的衣服，洁白如玉，温润香嫩的肌肤，像充满水分的橘子瓣一样，含在嘴里会被幻想迷醉。

何振东把脸埋在小玉女的怀里贪婪地喘着粗气，小玉女便轻歌曼舞地呻吟起来，呻吟的声音就像动听的音乐让何振东膨胀，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充满气体的气球，胀得快要爆炸。

此时的欲望已经蹿至云端，何振东一头扎下去，王端端便惊天动地地喊叫起来，刺激得何振东愈发狂野，两个人变换着各种姿态，胶着着，粘连着，起落着，奔腾着……

何振东瘫软地压在粉白香嫩的胴体上，想睡上一千年，过了许久，何振东才不情愿地醒来，王端端却将数码摄像机连在了电视上。

“端儿，该不会让我看三级片吧?”何振东开玩笑地说。

“不是三级，是一级，看看你就知道了。”

王端端柔媚地说完，打开电视机重新回到床上，将头埋在何振东的胸前。看着看着何振东惊呆了，欲火开始转为怒火，电视屏幕里两个赤条条纠缠在床上的胴体，正是何振东和王端端。

“端端，这是怎么回事?”何振东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迫不及待地问。

“何大哥，你先别急，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也就是在北都大饭店总统套里做爱的录像。”王端端平静地说。

“录像?谁录的?”何振东警觉地问。

“郑卫国，郑老板!”

“妈的，他想干什么?”

“何大哥。《天堂雨》从头到尾都是个圈套，先套我后套你。”

“圈套?郑卫国想干什么?”

“他想让你从社保基金中再贷给他十个亿。”

“他做梦!妈的，敲诈起老子来了，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何大哥，认了吧，我都认了，就凭你我的身份，这盘带子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我们都得身败名裂!”王端端用玉手抚摩着何振东的胸膛，妩媚地说。

何振东怒火中烧，他一把推开王端端，拿起手机就拨通了郑卫国的电话。

郑卫国是尾随何振东进京的，他住得离何振东不远，就在北京饭店，此时他躺在床上一边欣赏着何振东和王端端的录像一边品尝着橘子，他知道何振东肯定会来电话，他已经耐心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郑卫国，你他妈的够狠，老子打了一辈子鹰，想不到让鹰啄了眼，老子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小子这样害老子?”

“何市长，您别急，我不过是为了让王端端永远陪您，要不然她能这么听话吗?说什么时候陪您，就什么时候陪您?”郑卫国洋洋得意地说。

“少他妈的跟我来这一套，郑卫国，跟老子玩你还嫩了点。”

“何市长，我现在正欣赏您和王端端的床上戏呢，说实话，您的功夫真不怎么样，三下五除二您就交枪了，可惜了我那一百万了。”

“郑卫国，你小子想怎么样?”

“何市长，很简单，国家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林氏集团资金太紧了。您再高高手，从社保基金中再贷给我们十个亿，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郑卫国，你小子胃口太大了吧?小心别把自己撑死!”

“何市长，看样子您是不同意了，那就算了，我困了，想睡了。”

“别别别，妈的，老子答应你就是，不过，那盘带子你必须彻底销毁!”

“何市长，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十个亿换大明星一世情缘，值!我希望这笔钱直接转到我在香港的账户上，林氏集团在香港一上市马上归还，何市长，端端最迷人的是丰乳肥臀，好好享受吧!”

郑卫国说完挂断了电话，何振东大脑一片空白……

第十章大江东去

79、自首

自从丁能通求张铁男放罗小梅一马后，张铁男对罗小梅就警觉起来，特别是罗虎、黄跃文被抓后，张铁男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张铁男和牛禄山、王汉生商量，要想不出事，必须走两步棋：第一步是架空罗小梅，撤掉她总经理的职务，只保留董事长，以便一旦东窗事发让她当替罪羊，为了严防这个女人关键时刻反水，派王汉生的小舅子任总经理，掌握实权，主持钼矿大局；第二步是想尽一切办法让黄跃文闭嘴，好在牛禄山的女婿在东州看守所担任副所长，黄跃文有严重失眠的毛病，晚上睡觉离不开安眠药，可以让黄跃文永远睡过去。

王汉生的小舅子接手矿山后，不顾矿工死活，将存在安全隐患的停产矿井全部恢复生产，罗小梅严词斥问，与王汉生的小舅子发生了激烈争

执，无奈王汉生的小舅子因为背后有王汉生撑腰飞扬跋扈，出口不逊，气得罗小梅连扇了王汉生的小舅子两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

事后，王汉生臭骂了自己的小舅子，会同张铁男、牛禄山请罗小梅吃饭，王汉生声称让小舅子当面给她赔礼道歉，罗小梅怕是鸿门宴，断言拒

绝，并且开着自己的法拉利直奔北京。此时此刻，罗小梅只有一个想法，趴在丁能通的怀里大哭一场!

罗小梅刚到北京花园时，丁能通会同杨善水、白丽娜等人在首都机场送洪文山，洪文山已经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归心似箭。

洪文山登机前，丁能通将黄梦然到法源寺见智善大师开光舍利子念珠的事，向洪文山合盘托出，本来想将罗小梅写的材料内容也告诉洪文

山，但是材料中牵涉到房成高，房成高毕竟给洪文山当过秘书，丁能通怕伤了和洪文山的感情，忍住没说。

反正材料已经给了刘凤云，如果房成高果然动用十个亿的社保基金，在东州也算是惊天大案，足够引起中纪委领导的重视，何况皇县钼矿官商勾结严重，虽然罗小梅是法人代表，但是真正的幕后老板却是何振东。

因为何振东将罗小梅引入歧途，丁能通恨透了何振东，他从心里盼着中纪委能派调查组赴东州，像当年收拾肖鸿林、贾朝轩一样一举铲除何振东、张铁男、牛禄山、王汉生等人，使小梅不至于彻底葬送在这些人的手上。

不过，虽然丁能通绕过了房成高擅自挪用社保基金的事不提，但是他还是将皇县的事合盘托出，包括罗虎被魏国山、魏小五和魏小七绑架，在欧洲风情俱乐部魏国山等人给了自己一盘录音带，皇县不仅发生过多起矿难，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官商勾结等问题。洪文山听罢，眉头紧锁，当年彻查“肖贾大案”的威严油然而生!

在得知林大可遭栽赃的真相以后，洪文山立即与省委副书记刘光大通了电话，将丁能通反映的情况与刘光大作了汇报，挂断手机后，洪文山语重心长地说：“能通啊，经过这两年大风大浪的洗礼，你在政

治上越来越成熟了，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欣慰，看来当初我是小看你了，还是闻天同志慧眼识英才啊，我们国家为了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加大预防腐败的力度，将组建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目前‘三定’方案已经通过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国家预防腐败局向正式成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这个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成立之后，各地方政府亦将对应设置相应级别的预防腐败机构，能通，对这个即将成立的机构感不感兴趣呀?”

“这说明国家将下决心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预防胜过治疗，香港廉正公署就是以调查、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综合性策略，全面治理贪污腐败的，只是我越来越喜欢驻京办主任这个职位了。”丁能通委婉地说。

“为什么?”洪文山笑着问。

“自从夏市长指示驻京办尝试向亲民化方向转变职能以来，我重新认识了驻京办主任这个岗位的价值，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觉得这个岗位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有干头了。”

洪文山听罢哈哈大笑，他指了指丁能通说：“能通啊，人家都说你小子精明得十个猴都不换，依我看呀，你小子就是个大滑头!”

飞机起飞后，丁能通和杨善水、白丽娜等人才离开首都机场。洪文山在北京学习期间，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特别是丁能通，隔三岔五就得往中央党校跑一趟。

洪文山很清楚，驻京办是个信息源，丁能通鬼得很，每次去中央党校，丁能通都能让洪文山有意外的收获，所以，丁能通成了洪文山了解东州情况的收音机。

为了让洪文山满意，丁能通每次去中央党校之前都要动一番心思，所以，洪文山一走，丁能通有一种翻身农奴得解放的轻松。

丁能通正开着车，接到了罗小梅的电话，她说已经到了北京花园了，丁能通内心一阵惊喜，好久没和小梅温存了，洪文山走得真是时候，丁能通很兴奋，他决定和小梅好好放松放松!

罗小梅在北京花园开了一间豪华套，这是她第一次堂而皇之地住在这里，当丁能通敲开门时，罗小梅刚刚洗完澡，穿着洁白的睡衣，秀发披在肩上散发着阵阵馨香，粉嫩的脸庞含着浅笑，但笑容里隐着淡淡的忧郁，让人看了既感曼妙可人，又油然而生怜香惜玉之情。

两个人痴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便抱在一起吻了起来。

“小傻瓜，出什么事了不打招呼就来了?”丁能通吻了一会儿，把小梅揽在怀里，坐在沙发上说。

“心里烦，就想趴在你的怀里大哭一场!”罗小梅说完，眼泪就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怎么了?小梅，不会是张铁男他们对你下黑手了吧?”丁能通警觉地问。

“和下黑手差不多，王汉生把他的小舅子派到矿上任总经理，这个混蛋为了钱，拿矿工的生命当儿戏，把因安全问题关闭的矿井全部恢复了生产，通哥，搞不好要出事，出事就是大事!我一气之下找这个混蛋理论，这个混蛋狗仗人势出口伤人，让我扇了两个嘴巴，通哥，我一时糊涂，为了钱，被何振东、张铁男他们利用了，你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罗小梅抽泣着说。

“小梅，容我好好想想，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你在北京先住几天，让他们先折腾吧，我估计他们也折腾不了几天了!”丁能通劝慰道。

“通哥，我心里好怕，我和他们无论如何也择不清的，是我不好，我把我们的爱情给毁了!”

罗小梅说完趴在丁能通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丁能通紧紧抱着心爱的女人，任她放声哭泣，他知道这个坚强的女人快撑不住了，她来北京就是为了放声大哭的，此时此刻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没有用，小梅的委屈积压得太久了，不哭出来会把她逼疯的。

丁能通紧紧抱着浑身颤抖的罗小梅，怜爱地用手抚摩着她的后背，好像怕她化成水从手指缝流走似的。

小梅哭了一大阵，渐渐止住了哭声，丁能通温柔地说：“宝贝儿，去洗把脸，咱们去吃海鲜。”

“通哥，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让你陪着我!”

罗小梅直勾勾地看着丁能通，仿佛怕他跑了一般。丁能通只好打了送餐电话，不一会儿有人敲门，服务员推着餐车进来了。

服务员走后，丁能通倒了两杯红酒说：“小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全力帮助你，因为我爱你，我的一生不能没有你，为了我，你也要坚强，来，宝贝儿，让我们为爱干一杯!”

罗小梅听了丁能通暖心窝子的话，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通哥，我知道你心里爱的是冉冉，不要为了我骗自己，我再也不是你心中的红玫瑰，红玫瑰已经被铜臭熏得枯萎了!”罗小梅哀怨!地说。

“小梅，相信我，冉冉在我心中永远是妹妹，你才是我想要的妻子!”

丁能通虽然深情地这么说，但是内心深处为即将放弃冉冉也隐隐作痛。

“通哥，我可能要坐牢，你这是何苦呢!”罗小梅凄婉地说。

“小梅，无论发生什么，你在我心中都是冰清玉洁的。小梅，我想好了，我们要让害你的人付出代价，所以，你回东州后，直接找周书记，把你知道的一切，合盘托出，在东州只有周书记能与这股恶势力抗衡，我怕夜长梦多，我们要争取主动!”

丁能通果断地说完，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此时的罗小梅内心百感交集，她望着手中浓艳的红酒，情不自禁地哼唱起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葬花吟》：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罗小梅哼唱得凄婉动人，丁能通听得心如刀绞，他不禁想起小梅常唱的《枉凝眉》，这真是“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冬流到夏!”

罗小梅哼唱完饮尽杯中红酒，柔情似水地说：“通哥，今晚我要你好好地给我一次，我要让你死去活来地享受一回!”

罗小梅说话的眼神像个发情的小母兽，表情痛苦而生动，她牵着丁能通走进卧室，水乳交融地吻在了一起，吻得丁能通心痴迷离。

场面完全被罗小梅掌控了，两个人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惊涛骇浪，时而纵情起伏，时而汪洋恣肆，丁能通享受着罗小梅从未有过的狂野和迷醉，在罗小梅痛并快乐的喊叫声中，像波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地涌进。

在一次又一次的涌进中，丁能通有一种临近崩溃的快感，这种快感逗着他有一种豁出去的狂野，两个人像两条蛇一样纠缠着，汗水一遍又一遍地把身体打湿，一次又一次地燠干，整张床仿佛发生了大地震，天摇地动后，丁能通像山洪爆发一般狂泄出去，世界在洪水滔天中崩溃了，坍塌了……

罗小梅在北京住了三天，情绪完全恢复了过来，第三天两个人商量好一起去恭王府转转，在餐厅吃罢早餐，丁能通陪罗小梅回房间换衣服，刚进房间，丁能通的手机响了，显示的号码是石存山的。

“存山，你来电话准没好事!”丁能通打趣儿地说。

“能通，让你说着了，罗小梅是不是和你在一起?”石存山口气严肃地问。

“她是我的未婚妻，和我在一起犯什么法了?”丁能通不高兴地问。

“能通，你听好了，昨天下午皇县钼矿发生了冒顶事故，死亡六人，常务副县长肖仁杰在检查钼矿安全生产时，遭遇冒顶事故牺牲了，罗小梅是钼矿董事长，她要为这起矿难负责!”

丁能通听罢顿时惊呆了，“存山，肖仁杰怎么会遭遇冒顶事故?”

“钼矿总经理已经承认，他将已经封闭的采场非法承包给他人开采，非法承包人不清楚采场上方是一个多年废弃的采空区，造成大面积冒顶，当时肖仁杰正在这条矿井里检查，当场牺牲!”

“存山，那个他妈的狗屁总经理是王汉生的小舅子，王汉生、牛禄山、张铁男才是真正的老板，你也不是不知道。”丁能通极力为罗小梅辩解道。

“能通，肖仁杰的牺牲震动很大，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委林书记，赵省长都有重要批示，目前常务副省长梅红军、洪书记、夏市长、周副书记、邓副市长、何副市长都赶到了皇县，罗小梅是钼矿的法人，却不知去向，实话告诉你，能通，黄跃文反侦察能力很强，一直不开口，是牛禄山帮了我们的大忙。”

“怎么回事?牛禄山怎么可能帮你们?”丁能通不解地问。：

“东州看守所副所长是牛禄山的女婿，黄跃文险些被灭口，抢救过来以后，黄跃文终于开口了，现在张铁男、牛禄山和王汉生已经正式被省纪委和市纪委联合调查组双规了，杜心海凌晨就带着干警进京了，你好好做做罗小梅的工作，让她赶紧投案自首，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她的罪行!”

石存山挂断电话后，丁能通呆若木鸡地站了一会儿，一下子把小梅揽在怀里，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

罗小梅早就从只言片语中听出了端倪，她伏在丁能通的怀里，异常平静地说：“通哥，这几天在北京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知足了，我这就回东州自首!”

丁能通面对小梅的冷静，心如刀绞。“小梅，东州市刑警支队的干警很快就到北京花园了，我陪你到大堂等。”

“不用，通哥，我不愿意让你看到我被警察带走的样子，让我好好看看你，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面!”

罗小梅用冰冷的玉手仔细地抚摩着丁能通的脸，仿佛要将丁能通刻在心里一样，丁能通心都碎了，他再也忍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罗小梅一边给丁能通擦着眼泪，一边说："哥，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

丁能通重重地点了点头．罗小梅简单地收拾了东西，面带笑容地拎包着，深情地看了一眼丁能通，转身推门走出房间，刚走出房间。罗小梅的眼就夺眶而出……

罗小梅走出房间不久，丁能通就透过房间的落地玻璃窗，看见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带着一辆红色法拉利缓缓驶入车水马龙之中，丁能通百感交集，他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喊着小梅的名字，人已经瘫在了地上……

80、狡辩

就在皇县腐败案盖子揭开之际，国际会展中心破土动工了，水敬洪亲赴东州参加了动工仪式。让人欣慰的是，人们在动工仪式上，再次看到了常务副市长林大可的身影，而且仪式是由林大可主持的，省纪委是在洪文山到达东州的第二天解除对林大可的双规的，与此同时，省纪委对黄梦然实施了双规。

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破土动工的当天晚上，郑卫国与水敬洪一起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何振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前往机场送行，送行的还有林娟娟。

郑卫国登机前，破天荒地拥抱了林娟娟，感动得林娟娟热泪盈眶，郑卫国抱得很紧，仿佛是在告别，林娟娟却以为是自己的爱打动了郑卫国。让林娟娟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郑卫国的确是在与她告别，因为何振东刚刚贷给林氏集团的十亿元社保基金，已经打在了郑卫国在香港的个人账户上，这是郑卫国酝酿已久的大动作，如今一切都按自己的计划实现了，他已经嗅到了东州官场即将地震的气息，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之所以深情地抱了抱林娟娟，是因为自己利用了林娟娟

对自己的爱，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的就是林娟娟，这一走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郑卫国眼睛里甚至闪出了泪花。

就在郑卫国和水敬洪乘坐的飞机起飞之际，从首都机场也起飞了一架飞往东州的班机，班机上坐着以刘凤云为组长的中纪委查处东州社保基金专案组成员，这预示着东州反腐风暴继“肖贾大案”后再一次拉开了序幕。

送走水敬洪后，何振东就接到了洪文山亲自打来的电话。洪文山说要和周永年一起找他谈谈，请他到市委来一趟。

何振东心里很清楚，洪文山和周永年找自己谈话没安什么好心眼，但是，何振东的神情极为冷静，有一点他心里有数，即使张铁男、牛禄山和王汉生、黄梦然被双规了，也不会这么快开口，自己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应对一切。

在车上，何振东让司机打开车载CD，竟然是齐秦的那首《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凄厉的北风吹过，

漫漫的黄沙掠过，

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

抱以两声长啸。

不为别的，

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何振东眯着双眼靠在车背上，伴着悠扬哀婉的旋律，奥迪车疾速驶入市委大院……

何振东下了车，环视一周后走进市委办公大楼，洪文山和周永年的办公室在五楼，何振东走出电梯时，迎面走来一个人，正是洪文山的秘书张小泉。

何振东强作笑脸地和张小泉打了招呼，张小泉也不多说什么，头前引领着，轻车熟路地走进了洪文山的办公室。

何振东走进来时，洪文山正在沏茶。茶是丁能通送的丁香茶，恰恰是法源寺智善大师亲手制的，也是智善送给丁能通的，洪文山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丁能通借花献佛送给了洪文山。

“振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可是北京法源寺智善大师亲手制的丁香茶，来尝一尝!”

何振东听到北京法源寺几个字，心里微微一颤，他马上联想到黄梦然送给自己的那串念珠，心想，看来洪文山已经察觉了什么，这是故意拿丁香茶来试我呀!便故作从容地接过茶品了一口。

“老洪，永年，你们二位这么晚叫我过来，不只是为了一起品茶吧?”何振东先人为主地问。

“人生如茶，振东，坐在一起品一品茶也未尝不可。”周永年接着话茬儿说。

“是啊，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懂茶之人必定是‘精行俭德人’，我们今晚就一边品茶一边‘俭德’。振东，我和永年早就想和你好好谈谈了，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东州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事情影响很坏，比如药王庙社区居民进京上访事件，比如皇县腐败案，还有林大可遭人陷害一案，这些事情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东州百姓都议论纷纷，振东，议论的焦点就是你，我们也接到不少关于你的举报材料，趁组织上对你还没有采取措施之前，我希望你襟怀坦白地说出来，争取主动，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组织负责!“洪文山字斟句酌地说。

“老洪，这是政治陷害，我何振东扪心自问，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东州百姓，我承认药王庙社区居民进京上访我有责任，但是港商催得紧，对老百姓不采取点措施，他们根本不可能搬，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至于皇县腐败案，完全是张铁男带坏了队伍，不要因为我担任过皇县县委书记就认为我与皇县腐败案有联系，林大可也在皇县工作

过，前一段省纪委还对他采取双规措施，实践证明，有人陷害嘛!”何振东盯着周永年说，“东州就有一些人，自己不干事，也干不成事，整天琢磨整人，我看这种人是惟恐天下不乱!”

“你这叫什么话，”周永年不客气地说，“皇县钼矿是林大可在任期间发现并开发的，为什么皇县老百姓没有称他为‘林矿长’，偏偏背地里都称你为‘何矿长’?”

“那是因为我任皇县县委书记期间，重拳整顿钼矿秩序，得罪了一些人!”何振东辩解道。

“我到东州任副书记一年多，接到关于你是罗氏钼矿有限公司最大保护伞和股东的举报信快一麻袋了，难道全是空穴来风?”周永年质问道。

“周永年，你少拿什么狗屁举报信吓唬人，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

哪个想干事的干部没有举报信?有本事你就查，用不着在我面前装包公!”何振东毫不示弱地说。

“你……”周永年气得一时语塞。

“振东，永年的话可能太直了，但是都是为了你好，我希望你能正确理解。”洪文山缓和了一下气氛说。

“老洪，这不公平，如果你们觉得我有问题可以双规我嘛，话又说回来了，谁没有点问题，面对东州房地产泡沫，你老洪就没有责任?当初是你一意孤行，搞房地产立市，我是执行你的决策，出了问题，你们一推六二五，责任都成我的了，这公平吗?就拿花博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来说，国家三令五申，有《环保法》的，你老洪听吗?如今国家宏观调控了，你们才感到决策失误了，晚了!今天上午市环保局局长沈天明，把市环保监测中心站最新监测报告给了我，琼水湖告急，水面已经发现成片的蓝藻，琼水湖是东州城八百万居民的饮用水，是东州惟一的一盆净水，如果严重污染，东州将成为无水之城，这个责任你洪书记不负谁负?”何振东不依不饶地说。

何振东的话让洪文山吃了一惊，他心想，琼水湖果然像何振东说的那样，我洪文山岂不成了东州的罪人?

“什么原因造成蓝藻成片繁殖?”洪文山急切地问。

“什么原因?琼水湖周围建起那么多楼堂馆所，每天排人大量的生活污水，遭遇宏观调控后，许多工程停建，大量建筑垃圾排人湖中，蓝藻繁殖只是刚刚开始，一旦发生水华现象，湖里的鱼就会因窒息而成群地死亡，到那时琼水湖就是一盆臭水，请问洪书记，到时候老百姓喝什么?”

洪文山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他一时哑口无言。

“够了，何振东，房地产立市是市委常委会定的，要负责任，每个常委都脱不了干系，但是造成琼水湖今天这个局面的，恰恰是你这个主管副市长。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联名就琼水湖周边房地产开发问题发出质询，你当时在询问会上，怎么对人大代表说的?你骂人家杨仁泽混蛋。两会前，市委常委会上，文山同志亲自定的，琼水湖畔不再批新项目，老项目治理整顿，是你何振东一意孤行，又批了五六十个项目，如今都成了半拉子工程，这一池清水如果污染了，至少有你一半责任!”周永年打抱不平地说。

“周永年，你少在我面前装得两袖清风，你一到东州就在我身上做文章，想反我的腐败先看看自己干净不干净!如果真要查起来，你会没问题?别的不说，为东州地铁项目，你带着驻京办的丁能通多次跑‘部’‘钱’进，这算不算行贿?哪次在迎宾馆迎来送往，五粮液、茅台你少喝了，这算不算大吃大喝?”何振东振振有辞地问。

周永年虽然很生气，但是仍然压着怒火说：“你听好了，何振东，在迎宾馆迎来送往，是正常的公务接待，那跟腐败扯不上边，至于为东州跑地铁，我只动用了我的关系，但并不存在行贿问题，不像有的人滥用职权，私欲膨胀，当官做老爷，大搞不正之风。共产主义的信念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何振东听罢哈哈大笑，“周永年，你清醒点吧，还共产主义信念，哄鬼去吧，什么叫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正在枯竭，可再生资源也不可能丰富得按需分配，我告诉你，在地球爆炸之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了!”

“住嘴!”洪文山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义正辞严地说：“怪不得从你嘴里能说出‘谁影响政府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话，一个连理想信念都不要的共产党员，心里怎么可能装着老百姓，关于我犯的错误，我已经向省里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就不用你操心了，你和皇县腐败案的关系，你和苏红袖的关系，你与林大可陷害案的关系必须向组织说清楚!既然你把身份和理想都忘光了，我们之间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了，我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吧!”

何振东听罢冷冷地笑了笑，把手中的半截烟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然后猛地转身摔门扬长而去……

81、分手

罗小梅自首那天，当她离开丁能通走出房间后，含泪给金冉冉发了一条短信：“冉冉，我走了，我把通哥还给你，答应我，好好爱他!罗小梅。”

金冉冉接到短信时正在上课，她预感到罗小梅出事了，金冉冉担心罗小梅会像上次被双规一样牵连了丁能通，她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下课快点见到丁能通。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了，金冉冉赶紧给丁能通打手机，竟然关机，丁能通从不关机，这让金冉冉更加担心起来。

下午上课时，金冉冉的心思全在丁能通身上，老师讲什么根本没听入耳，只是偷偷地不停地拨打丁能通的手机。

下午三点多下课后，终于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却始终没人接听，气得金冉冉小嘴撅得老高，终于有人接听了，却是个女孩的声音。

“你找谁?”

“你是谁?”金冉冉醋劲儿十足地问。

“我是金冉冉。”

“你是金冉冉?”金冉冉哭笑不得地问。

“对呀，丁老板给我起的名字。”

“你让丁老板接电话!”金冉冉催促道。

“他听不了，他喝多了，正趴在罗小梅的怀里打呼噜呢。”

金冉冉听罢，心想，丁能通啊丁能通，你可真行，找两个小姐喝闷酒，竟然给人家起名字，一个叫金冉冉，一个叫罗小梅，在你心中，什么时候只装我金冉冉一个人呢?

“你们在哪儿?”金冉冉没好气地问。

“在保利大厦夜总会包房。”

金冉冉挂断电话，不顾一切地跑出人大校园，打车直奔保利大厦。

一进包房，只见丁能通喝得烂醉如泥，正趴在一个小姐洁白的大腿上酣睡，另一个小姐拿着麦克风正在唱《枉凝眉》。

金冉冉一下子全明白了，肯定是罗小梅出事了，通哥难受跑到这儿发泄，喝多了。金冉冉打发走两位小姐，把丁能通抱在自己的怀里，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哥，你醒醒，我是冉冉!”

喊了好多遍，丁能通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还好，虽然喝了很多酒，酣睡一觉，丁能通清醒了不少。

“冉冉，你怎么来了?”

丁能通头有些疼，他从金冉冉的怀里挣脱了出来，疲惫地靠在沙发上。

“哥，小梅姐怎么了?让你难受成这样?”金冉冉关切地问。

“钼矿发生了矿难，被公安局抓走了。”丁能通点上一支烟痛苦地说。

“要坐牢吗?”

“牢是坐定了，只是不知道要坐多少年!”

“哥，我早料到小梅姐会有这么一天，我们能帮她做什么?”

“冉冉，你不用管了，该做的我会去做!”

丁能通的这句话，让金冉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预感到罗小梅要坐牢了，所以丁能通怜香惜玉，感情的天平明显倾斜了。

“哥，小梅姐的事，我要和你一起去面对!”金冉冉倔强地说。

“冉冉，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哥，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冉冉，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我如果现在离开小梅，她一辈子就完了!”

“那我呢?你就不怕离开我，我一辈子就完了?”

“冉冉，你能不能不这么任性?我现在特别需要你理解我!”

“哥，正因为我理解你，我才要和你一起面对这件事!”

“冉冉，哥不适合你，我们在一起生活不合适，我已经决定了，不管小梅判多少年，我都等她!”

“哥，早知道如此，我也去坐牢!”

“冉冉，对不起，哥一辈子对不起你!”

“一句对不起就算了，丁能通，你听好了，我恨你!我恨你一辈子!”

金冉冉说完，抹着眼泪跑出了包房。

丁能通的表情既痛苦，又如释重负，他拿起一瓶科罗纳，一口气吹了下去……

82、水华污染

正值初夏季节，许多东州市民携家带口到琼水湖畔游玩，然而，原来清澈见底的琼水湖，几乎全被浓得像油漆一样的绿覆盖了，湖面上像铺了一层绿地毯。

这种绿，色泽鲜艳，发黏发稠，微风拂面，一股让人作呕的腥臭味迎面扑来。所有来过这里的市民无不恐慌，因为他们每天喝的就是

琼水湖里的水，如今这里的水腥臭难闻，很显然琼水湖被严重污染了。

琼水湖被污染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说湖水里有毒，有人说湖水致癌，各种说法弥漫了全城。东州市自来水总公司在琼水湖畔有十座水厂，水厂技术人员想尽一切办法对湖水进行了紧急处理，但是由于处理过程中大量藻类的死亡，使自来水中带有“腥味”，市自来水总公司水质投诉电话几乎被打爆了，老百姓骂什么的都有，许多人家开始囤积桶装水、纯净水，水荒说在东州城像幽灵一样弥漫开来……

面对老百姓对琼水湖作为饮用水的恐惧，洪文山立即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会上，市长夏闻天就目前琼水湖大面积爆发“水华”现象的成因做了分析。

“同志们，所谓‘水华’，就是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的一种现象，水体呈蓝绿或暗褐色，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种特征。主要由于生活及工农业生产中含有大量氮、磷的废污水进入水体后，藻类大量繁殖成为水体中的优势种群，‘水华’现象便会随之出现。‘水华’主要发生在池塘湖泊等静态水体中，对饮用水威胁很大，长期饮用这种水，对人体健康十分不利。危害人体的主要是蓝藻中的微囊藻毒素，这种毒素是继肝炎病毒、黄曲霉素之后，又一大导致肝癌的因素，而且具有强致畸性，因此，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证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闻天，琼水湖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水华’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湖水被蓝藻污染了?”市人大主任赵国光不解地问。

“赵主任，都是急功近利发展房地产惹的祸，琼水湖里毒蓝藻大量繁殖，主要是由于周边楼堂馆所排出的生活污水和建设这些楼堂馆所时，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大量建筑垃圾卸入湖内造成的，大量的石头、工程渣土卸入湖底，木头等泡在水里，时间长了自然会腐烂发臭，蓝藻是靠光合作用繁殖的浮游生物，大量建筑垃圾遗留在湖底后导致河床抬高，距离水面2—15厘米的深度就成为营养区，为蓝藻提供了既有

营养又有阳光的环境。因此生活污水和建筑垃圾破坏了湖底淤泥的稳定性是导致蓝藻生长的主要原因。”夏闻天忧郁地说。

“闻天，大可，目前被蓝藻毒素污染的湖水，每天都在危害着老百姓的；健康，当务之急是如何采取措施，尽快恢复琼水湖的水质。”周永年焦虑地说。

“我已经组织市环保局和市自来水公司的专家，会同中科院东州应用生态研究所的院士们进行了研究，专家们认为，目前各水厂所采用的净水工艺对高藻水源水的处理无特效，为保证出厂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一方面十座水厂的取水管全部伸到了湖中心，另一方面，增大投氯量，投矾量，厂自用水量，缩短滤池运行周期，尽管如此，由于处理过程中有大量藻类的死亡，自来水中仍然有‘腥味’。”林大可无奈地说。

“这只是权宜之计，有没有根治的办法?”市政协主席张宏昌问。

“根本的办法就是关闭琼水湖畔的楼堂馆所，或者像年初两会上人大代表建议的那样，拆除全部污染湖水的楼堂馆所，根除生活污水，同时，清除湖底建筑垃圾。一句话，要彻底解决水质恶化问题必须全面截住进入琼水湖的所有污染源，恢复它的生态功能。”林大可掷地有声地说。

“其实，治理琼水湖，我们缺少的绝对不是方法和技术，而是有没有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洪文山百感交集地说，“同志们，由于我脑袋里缺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一意孤行，造成了东州市房地产泡沫和琼水湖生态灾难，教训是惨痛的!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就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认为是我一手促成了东州不科学发展的势头。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发展是硬道理，是不可阻挡的大潮流，我作为决策者虽然身在大潮中，但对潮流本身缺乏清醒的正确认识；二是我头脑中还保持着‘大跃进’的思维模式，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是头脑中不正确的政绩观和脱离实际、急功近利的不良意识在作怪；四是作风不民主，只听得进相同的

意见，听不进、不采纳、甚至压制不同意见，致使东州经济发展不仅被国家宏观调控亮了红灯，也被自然生态系统亮了红灯，我作为东州市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加上皇县腐败案，我已经向省委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在省委的处分没有下来之前，我想戴罪立功，争取将东州的损失降到最小!”

洪文山的表情悲凉，语气悲壮。看到此时的洪文山，夏闻天心中很不是滋味，当初在以房地产立市还是以装备制造业立市的问题上，自己如果再咬牙坚持一下，也不至于让东州陷入如此困境，更不会让洪文山像马谡一样失街亭，想来自己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市长，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山同志，我是一市之长，该打板子的是我，如果省委非要斩马谡的话，就让他们斩我吧，不过眼下不是争责任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坚决拆除琼水湖畔的楼堂馆所，恢复琼水湖畔原有的生态环境!”

“我完全同意闻天同志的意见。”洪文山举起右手说。

“我也同意!”

周永年也举起了手，紧接着林大可、赵国光、张宏昌、陆力生等常委全部举起了手，常委会在一片悲壮气氛中宣布结束。

常委会刚结束，洪文山就接到了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省委林书记请他到办公室去一趟，通知没说什么事，洪文山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

83、行动

郑卫国去香港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林娟娟打，林娟娟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都没开机，林娟娟非常纳闷，便与水敬洪通了电话，水敬洪说，当天到香港下飞机后就分手了，也不知道郑卫国的去向，林娟娟有些慌神了，她给林氏集团香港分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那位负责人说，根本没见过郑总来，林娟娟问，刚打过去的十个亿呢?那位负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知道有这笔巨款的事。

林娟娟一下子蒙了，她赶紧给房成高打电话，让他到水岸花都来一趟，房成高还以为林妹妹想他了，美滋滋地开车直奔水岸花都。

房成高一进大门就嚷嚷道："娟娟，这段时间太忙了，一直没顾上你，是不是想我了?"：

林娟娟的表情显得有些紧张、不安，甚至恐慌。

"成高。我可能被人骗了!"

房成高一把将林娟娟搂在怀里，手在林娟娟的胸前胡乱地摸着，"你精得像个小妖精，谁能骗得了你呀?"

"成高，是真的，郑卫国失踪了，怎么也联系不上!"

房成高听罢，不老实的手立即抽了回来。

"什么时候的事?"

"参加完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动工仪式他就和水敬洪一起去了香港，这段时间我一直委托他忙香港上市的事，最近刚打进去一笔巨款，可是香港分公司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笔巨款，你说郑卫国会不会……"林娟娟越说越紧张，以至于没有勇气说出结果。

"问没问过水敬洪?"房成高也紧张起来。

"问过了，两个人下飞机就分手了，水总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糟了，那笔巨款有多少?"

"十个亿。"

"是不是何振东最近从社保局企业年金中划走的那笔款子?"

"就是这笔钱!"

"娟娟，你好糊涂!我早就跟你说过，郑卫国不是个省油的灯，让你防着点他，现在可好，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房成高埋怨道。

"人家叫你来是让你帮着想办法的，不是让你来责怪我的!"林娟娟嗔道。

"对，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娟娟，必须严密封锁郑卫国失踪的消息，同时要把这个消息尽快通知何振东，或许他有补救的办法。妈

的，本来这第二笔款我是不同意贷给你们的，可是何振东也不知吃什么药了，非要贷，这下可好，鸡飞蛋打了不是，搞不好大家一起完蛋!”

房成高一边说一边给何振东打电话，何振东的手机响了半天却没人接，就在这时，有人按门铃，林娟娟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女的四个男的。

“你们找谁?”林娟娟见来者不善，下意识地问。

“你是林娟娟吧?”

“是我。”

“我们是中纪委和省反贪局联合调查组的。”

林娟娟顿时慌了神，但她脸上仍然表现得很平静。

“请进吧，找我有什么事吗?”

几个人随林娟娟进入客厅，房成高还在拨何振东的电话，见林娟娟领进来几个不速之客，便不客气地问：“你们找谁呀?”

“你是房成高吧?找的就是你。我是中纪委东州社保基金案专案组组长刘风云，房成高，你被双规了，跟我们走吧，林娟娟，你也得跟我们走，协助调查。”

刘风云语气很严厉，不容置疑，房成高顿时瘫在了沙发上……

其实，洪文山开完常委会后，去省委的路上，心中一直十分沉重，他觉得自己作为东州市的一把手，是不称职的，辜负了中央、省委的期望和全市人民的重托，他的口袋里早就写好了一份《辞职报告》，他觉得，引咎辞职是自己最好的归宿。

洪文山心情沉重地推开了林白办公室的门，林白和刘光大正在和一位女同志交谈，这位女同志洪文山认识，她就是周永年的妻子刘凤云。

看到刘凤云，洪文山一头雾水，心想，皇县腐败案有省纪委、市纪委联合办案，力量足够了，无论如何也用不着中纪委呀!

“凤云，你怎么来了?”洪文山勉强笑着问。

“洪书记，我是为东州社保基金案而来的。”

刘风云说罢，洪文山头嗡的一声。

“东州社保基金怎么了?”

“文山同志，风云同志现在的身份是中纪委东州社保基金案专案组组长，是专奔房成高、何振东而来的!”林白语气平和但是很威严。

“老林，有证据吗?”

洪文山特别不愿意听到的名字就是房成高，因为房成高是自己的第一任秘书，如果房成高出事，自己作为东州市委书记，至少有用人失察之责呀!“

“没有证据，中纪委、省纪委会动这么大的干戈吗?证据还是你们那个驻京办主任丁能通提供的呢!”

刘光大的语气明显对洪文山没管好自己的秘书有些不满。洪文山心想，好你个丁能通，我从中央党校毕业时，你送我上飞机，把皇县腐败案都说了，甚至涉及到何振东，就是没提房成高一个字，整个一个韦小宝嘛!

“凤云，金额有多大?”洪文山心寒地问。

“目前掌握的是十个亿。不过，很有可能要超过这个数字!”刘风云肃然说道。

“那为什么还不双规这个混蛋!”洪文山意气用事地说。

“房成高、林娟娟已经被控制起来了，只是何振东不知去向。”刘凤云担心地说。

“文山啊，房成高抵触情绪很大，他是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你和他谈谈，看

Chapter_18

看他知不知道何振东的去向。”刘光大诚恳地说。

“光大，都是我疏于管理，监督不力呀!”洪文山惭愧地说。

“实践证明，选拔任用干部，必须严把用人的政治标准和道德素质关，我常说，用人要看干部的大节，可什么是大节?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就是最根本的大节。事实证明，有德无才办不成事，有才无德坏大事呀!”林白深有感触地说。

“老林，我建议立即在东州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交通要道口设卡，严防何振东出逃!”刘光大焦急地说。

“以我看，来不及了，何振东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东州，洪书记，当务之急是让房成高开口，看看平时与何振东密切来往的都有哪些人。”刘风云冷静地说。

“房成高被双规在哪儿了?”洪文山心如刀绞地问。

“武警招待所。”刘凤云说。

“那好，我们走吧!”

洪文山随刘风云等专案组成员离开林自的办公室时，脑海中一片空白。

房成高在房间里脸色苍白，神情呆滞，斜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省纪委的两名同志面无表情地陪着他。

这时，门开了，刘风云先走进房间说：“房成高，洪书记来看你了!”

房成高眼前一亮，仿佛绝望中捕捉到一线希望。他一下子站起来，捋了捋头发，用忐忑和委屈的表情看着走进来的洪文山，嘴角动了动，想打招呼，可还是咽了回去。

洪文山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尽量平静地说：“成高，你知道我想听什么!”

“洪书记，我确实不知道何振东的去向，我也想找他呢，他背着我贷给郑卫国十个亿，打到了香港，被郑卫国卷跑了，如今郑卫国不知去向。”

房成高说罢，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个新情况，刘风云立即和刘光大通了电话。

洪文山再也压不住怒火吼道：“房成高啊房成高，我真后悔把你这只硕鼠带到了东州，二十个亿，那可是东州老百姓的保命钱，你也敢动，你就不怕掉脑袋!”

“洪书记，谁都怕掉脑袋，事到如今，我仍然认为不是我的错。”房成高辩解道。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洪文山反问道。

“你还敢狡辩，明明是你贪恋美色，拿东州老百姓的保命钱换你一时欢愉，成高啊，你跟我多年，也曾经办过不少腐败大案，难道就对你没有一点警示作用?”洪文山气愤地说。

“洪书记，大跃进思维、拍脑门子决策、不科学发展观造成的恶果猛于腐败，不是对你也没有丝毫警示吗?”

“你!”

洪文山气得一时语塞。

“我什么?英国历史学家阿克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让我说，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更导致一言堂的决策，洪书记，其实，我们俩都是东州人民的罪人，只是作案手段不同罢了!你们要想找何振东也不难，只要找到苏红袖，就找到何振东了，他们之间不仅是一对野鸳鸯，也是一对冤家!”

房成高说完往床上一躺，脸冲墙，不再理睬任何人。

洪文山望着自己曾经用心栽培的秘书，内心世界不仅恼羞成怒，更是气急败坏，但是他忍住了，他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眼下抓住何振东是主要矛盾，房成高已经不可救药了。；

当洪文山走出房成高被双规的房间时，他痛心之余，浩然长叹一声。

84、金蝉脱壳

何振东在东州经营多年，有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这张网在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刘风云率领的专案组刚到机场，何振东就得到了消息，想起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的结局，他不寒而栗，决不能像他们那样坐以待毙，何振东丧偶多年一直未娶，他在加拿大早就成立了公司，由儿子在那里打理。如今最让自己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他为了与儿子团聚早就谋划好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何振东早就用假身份证给自己和苏红袖办理了真护照，而且通过薪泽银办理了加拿大绿卡，卡上的姓名非他们的真名。

之所以带着苏红袖，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苏红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得不带走；二是必要时可以作为人质，如果没有意外，到国外后结婚，就可以享受下半生了。

何振东给苏红袖打电话，只说让她陪自己到北京散散心，苏红袖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为了掩人耳目，何振东既没有选择乘飞机，也没有选择坐火车，而是让苏红袖开着红色本田车一路上优哉游哉地进了京。

两个人住在了离首都机场最近的空港花园。何振东平时最爱住昆仑饭店，苏红袖与何振东在昆仑饭店不知进入过多少次太虚幻境，如今住进了空港花园，苏红袖情不自禁地警觉起来。

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苏红袖有些疲惫，她洗了个澡，穿着粉红色的睡衣，袅袅婷婷地走出了淋浴间。

苏红袖一边拢头发一边试探地问："东哥，每次都住昆仑饭店，这次怎么住空港花园了?"

何振东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傻丫头，你不是做梦都想移民加拿大吗?你就要如愿以偿了!"

"怎么，东哥，莫非是你想带我出逃加拿大?"

苏红袖拢头发的手一下子停住了。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早就办好了加拿大的绿卡，红袖，加拿大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我们到加拿大后，会生活得很幸福!”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连点准备都没有!”苏红袖一下子火了，责怪道。

“你嚷什么?早告诉你，你能跟我走吗?你以为我不知道，自从你打掉孩子后，你就对我耿耿于怀，我让你把周永年拿下，你迟迟不动手，害得老子不得不金蝉脱壳，背井离乡。”

“何振东，亏你想得出来，你拿我当什么人了?跟谁都可以睡的妓女，还是你击败对手的工具?”

“我拿你当貂禅、当西施，希望你助我成就一番大业，可你除了花老子的钱，就是想生儿子，老子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何振东气急败坏地说。

“花你的钱，给你生儿子是我做女人的本分，我有什么错?”苏红袖眼泪夺眶而出。

“好了红袖，”何振东把苏红袖揽在怀里，诡谲地说，“我把钼矿挣的钱都转移到了加拿大，几辈子都花不完，到加拿大后咱们就结婚，愿意花钱，你就花；愿意生儿子，你就生，好不好?”

苏红袖心里很清楚，自己现在是在魔爪中，不顺从，被何振东搞死在房间里也说不定，何振东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为了能成功出逃，他什么事干不出来?

想到这儿，苏红袖小鸟依人地说：“东哥，你可不许骗我，人家是女人，就想给你生儿子，将来我们有了儿子，培养他读博士，当企业家，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红袖，你的希望也太容易实现了，你不是一直羡慕丁能通的老婆衣雪移民加拿大吗?这回到了加拿大，她该羡慕你了。”

何振东说出丁能通三个字，让苏红袖心里一阵紧张，她心想，眼下只有丁能通能救自己了。

“东哥，为什么选择从北京出境，太危险了，你就不怕碰上熟人?”苏红袖试探地问。

“傻丫头，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就叫灯下黑，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明目张胆地从北京出境，何况我们坐的是夜航，好了，我们到餐厅吃点东西吧，我饿了，想必你也饿了吧?”

苏红袖穿好衣服，准备陪何振东去吃饭，突然坤包里的手机响了，苏红袖刚想接，被何振东一把夺了下来，连忙关掉了手机，不仅如此，他还取出手机卡，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洗手间，将手机卡扔进了马桶，一按冲水钮，手机卡打了几个旋儿冲走了。

苏红袖生气地问：“东哥，你这是干什么?”

“红袖，从现在起，不能与任何人联系，安全第一!好了，咱们吃饭去。”苏红袖嗔怒地扭了扭身子，无奈地跟着何振东去了餐厅。

85、胜利

金冉冉虽然一直在准备着去美国留学，签证早就办下来了，但是她心里放不下丁能通，一个骄傲的女孩在自己所爱的男人面前，死心塌地地投降了，然而，换来的却是一粒失效的春药，失恋的痛苦让金冉冉决定去美国留学。

金冉冉本来想不辞而别的，从此让丁能通永远也找不到自己，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但是在她默默地哭过之后，突然发现丁能通选择罗小梅正是自己最爱这个男人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遍地是不敢担当的小男人，丁能通虽然是个小人物，但却是个敢担当的大男人。金冉冉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自己与丁能通换个个儿，自己也会选择罗小梅的，总不能看着一朵玫瑰无情地凋谢吧。

金冉冉忽然间理解了丁能通，而且觉得丁能通更可爱了，因为她终于明白，丁能通正因为太爱自己了，才选择了罗小梅，否则，他那天不会痛苦地醉卧在夜总会。

如果自己像罗小梅那么不幸，这个看上去诡谲的男人一定会选择自己的，只有懂得牺牲和付出的爱才是伟大的，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使人变得自私，而是使人变得善良和悲壮。

很显然，丁能通选择了善良和悲壮。这就是命运，命运阻止自己与丁能通再牵手，但是并没有阻止自己与心爱的男人心连心。

想到这儿，金冉冉再也忍受不了即将离别的痛苦，痛痛快快地哭完后，还是决定让丁能通送自己。

在首都机场，金冉冉双手吊在丁能通的脖子上，泪眼婆娑，在丁能通心里，金冉冉一直是清丽温婉的，一颦一笑都旖旎动人，如今这个让自己欲罢不能的心尖尖，真的要走了，丁能通内心有一种幻灭的感觉，他望着楚楚动人的金冉冉，感到如此地无助和悲凉，不由得发出天茫茫，地茫茫，心也茫茫的感叹。

“哥，我走了，再也不会烦你了，你自己也要好好保重自己!”金冉冉泪水涟涟地说。

“到了美国孤身一人，要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难处，给哥打电话。”丁能通动情地说。

“哥，小梅姐怎么样了?”

“案子还在审理，现在关在皇县看守所，你走后，我就去看她!”

“哥，会判很多年吗?”

“也许吧，不过小梅虽然是法人，但是真正的矿主是何振东，何振东才是害小梅的真凶!”

“哥，何振东在东州是最有实权的副市长，与他斗你可要千万加小心啊!”

“我知道，好在小梅在自首前，写了一个揭发何振东和皇县钼矿官商勾结的材料，我已经交给了风云大姐，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就不信何振东能翻了天!”

“哥，再抱抱我吧，我这一走，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面，你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身边连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想想我就想哭!”金

冉冉不能自已地说。

“傻丫头，别为哥担心，哥一个人在北京呆惯了，再说，哥也有机会去美国出差的，到时候我去看你。”

金冉冉重重地点了点头，终于将缠在丁能通脖子上的手松了下来，刚转身要走，猛然转身又扑到丁能通的怀里，将樱唇贴在了丁能通的嘴上，深情地吻了下去，吻得丁能通快窒息了。

吻了许久，金冉冉才一步三回头地抹着眼泪走了，丁能通的心都快碎了，他本来想把金冉冉送到飞机上，但是自己已经没有勇气再往里送了。

金冉冉这一走，或许能寻找到自己的事业、理想，还有新的爱情，丁能通祝福之余，仍然无法释怀，他爱冉冉，刻骨铭心地爱，但是为了小梅，他必须放弃这份沉甸甸的爱，人生照例是不能长久的，不圆满的，尤其是爱情。冉冉走了，丁能通的手还在挥着，因为冉冉留给他的爱，让他怅惋，更让他低回。

丁能通怀着惆怅的心情走出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茫然若失，顾盼之余手机短信提示音突然响了，竟吓了他一跳。

丁能通以为是冉冉发给自己的，赶紧拿出手机看，看罢这条短信，丁能通惊得目瞪口呆!短信很简短：“通哥，快救我，何振东要逃，在北京空港花园。红袖。”

丁能通看罢短信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何振东会选择在北京出逃。而且挟持着苏红袖。丁能通定了定神，觉得事情太重大了，重大得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丁能通思考片刻，拨通了周永年的手机。

“周书记，我是丁能通，有个重要情况向您反映，何振东挟持苏红袖准备外逃，目前正在首都机场附近的空港花园。”

“能通，你的消息太重要了!何振东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中纪委已经；决定对他立案调查，但是今天一早他就失踪了，我们判断他有可

能正在外逃，但没想到他选择在首都机场出境，太猖狂了!苏红袖的手机一直打不通，你赶紧把这个短信转发到我的手机上吧!”

丁能通挂断电话，把短信发给周永年。但是丁能通并没罢休，他心想，应该去空港花园看看，万一何振东、苏红袖不在怎么办?

想到这儿，丁能通赶紧去停车场取车。丁能通开着奔驰不声不响地开到了空港花园门前，此时已经是华灯初放。

丁能通还没有下车，就见何振东一手拎着皮箱，一手拉着苏红袖的手从大堂里走了出来，丁能通赶紧把车开到了隐蔽处。

何振东挥手要了一辆出租车，拉着苏红袖上了车，出租车缓缓向首都机场驶去，丁能通赶紧跟上，然后又拨通了周永年的手机。

“周书记，何振东和苏红袖已经离开空港花园，打了一辆出租车，正往首都机场去，我开车在后面跟着呢，怎么办?”

“能通，好样的!我们已经通知了首都机场公安局配合抓捕，他跑不了!”

丁能通挂断手机，继续跟在红色出租车后面，出租车停在了一号航站楼国际出港大厅前，丁能通也赶紧停了车，他猛然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将苏红袖拽了过来，何振东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从国际出港大厅冲出五六个警察将何振东团团围住。

“你是何振东吧?”一个警察厉声问道。

“你们认错人了，我叫范文杰。”

“没错，找的就是你，你涉嫌偷渡，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时何振东才看清拽苏红袖的是丁能通，他恶狠狠地说：“丁能通，想不到老子会栽在你这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手里!”

“何副市长，你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丁能通轻蔑地说。

“红袖，你是怎么出卖老子的?”何振东绝望地问。

“何振东，你以为把我手机毁了，我就不能与外界联系了，我告诉你，在餐厅里吃饭时，我去洗手间正好碰上一位好心的女士，我用她

的手机给能通发了短信。去加拿大和你一起过好日子?鬼才相信呢!”苏红袖讥讽地说。

“这真是天下最毒妇人心啊!”何振东叹道。

“你是苏红袖吧?”警察严肃地问。

“对，我就是苏红袖。”

“一起走吧!”警察厉声地说道。

“通哥，我……”苏红袖无奈地看了一眼丁能通说。

“去吧，没事!”丁能通挥了挥手笑着说。

几名警察带着何振东和苏红袖走了，丁能通如释重负地钻进车里，觉得自己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侠客，他打开车载CD，听着周杰伦吐字不清的《东风破》，轻踩油门，奔驰车驶进夜幕之中。

86、教训

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林白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通报了东州社保基金及皇县钼矿腐败案和由于发展观不科学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和琼水湖生态灾难，他还代表省委、省政府作了报告。

林白在报告中总结了东州房地产投资过热造成的损失以及琼水湖生态灾难的经验教训，强调了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鲜明立场。

林白严肃地说：“……同志们，目前东州流行一句话：既怕领导贪污腐败，更怕领导决策拍脑袋。从这句顺口溜，能听出群众对决策失误、发展观不科学的痛恨，一些党员干部喜欢用‘交学费’来为决策失误、发展观有问题辩解，似乎由此造成多大损失都不为过，因为‘出发点是好的’，于是乎，大量的决策失误得不到追究，一些党员干部就不断‘交学费’，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更让人痛心的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竟然成了腐败分子的‘提款机’，成了小团体和其他利益小圈子共同分享的‘蛋糕’!事实证明，哪一个领域缺乏对官员权力的刚性约束，这个领域就可能成为饕餮者的盛宴!社保基金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地步，动用老百姓的保命钱就

是犯罪!中国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社保基金就是老百姓的保命钱。1970年，我国平均六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退休老人。到2040年，我国一个工作的人则要养活两个老人。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来说，社保基金是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和‘减震器’，擅自动用社保基金就是偷走了老百姓的未来和安全感，因此，社保基金是任何人都不能碰的高压线。中纪委严查东州社保基金大案，就是因为腐败分子触动了这条高压线。我奉劝那些认为自己的地位足以‘随心所欲，越矩也无所谓’的人，不要无视共产党整肃吏治的决心，无论你地位多高，背景多深，只要触及‘红线’，再大的老虎也敢打，窃用天下公器谋一己之私，无异于在自己的脖子上缠绕一圈一圈的绞索。肖鸿林、贾朝轩等人是如此，何振东、房成高等人更是如此。我必须警告那些‘欲腐败者’赶紧住手，悬崖勒马，否则后悔莫及!要记住，坦坦荡荡，泽被公众，才是人间正道!”

林白的讲话一结束，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散会后，赵长征和刘光大乐呵呵地走过来，赵长征说：“老林，讲得好啊，老百姓不仅痛恨腐败，也痛恨不科学的发展观啊。”

“是啊，畸形的发展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反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建立可持续的发展、循环发展的机制，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可是，老洪为了不切实际的房地产立市，竟下令拆除了一座使用寿命百年的体育场，就因为地块被开发商出了高价，刚刚使用了十八年就被迫拆除了，这不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啊!”林白笑着说。

刘光大笑着点了点头，“按这种逻辑搞建设，这块地上的新楼如果几年后建成，又有另外开发商出更高的价钱买下这块地，东州市有关方面是否会批准把新楼拆掉?开发商竞价买地是商业行为，无可指责，而政府部门对国土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管理，则包含着更丰富的内涵，其出发点应该是科学发展观嘛!”

“老林，文山同志情绪很低落，抽空你应该找他好好谈谈啊!”赵长征提醒道。

“文山同志情绪低我能理解，这次虽然没给文山同志什么处分，但是从省委常委、东州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省政协副主席，他不会没有触动啊!”林自感叹道。

“其实，对文山同志的这个调动有些不公啊，在何振东的进步上，我多多少少起过一些作用，是我用人失误啊!”赵长征自责道。

“最近老百姓对你老赵可没少议论啊，心里不太舒服吧?”刘光大打趣地说。

“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民间政治家，何振东毕竟和我共事多年，突然腐败掉了，老百姓有些议论也很正常。”赵长征自我解嘲地说。

“我看你还是当当明星吧，在电视上多和群众见见面，也辟辟谣!”林白半开玩笑地说。

“老林、光大，你们俩成心挤对我是不?”赵长征嗔道。

林白和刘光大哈哈大笑。

洪文山调离东州后，周永年被任命为东州市委代书记，陆力生升任东州市委副书记。不久，东州市委下发了《关于学习肖仁杰先进事迹的决定》。

中纪委东州社保基金专案组冻结了林氏集团全部资产，郑卫国仍然下落不明。顾怀远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拆迁》出版，再次引起轰动!一个月后，国务院批准东州地铁上马。

87、理想

七月中旬，丁能通恢复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同时东州驻京办转变职能调研课题形成正式调研报告，丁能通拿着这个报告，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回东州向市长夏闻天汇报。

夏闻天看了报告后，欣慰地说：“能通，这个报告写得好啊，仅仅整治驻京办，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啊，这个报告好就好在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根子确实在于政府转变职能严重滞后，对于跑‘部’‘钱’进现象

来说，仅仅问责地方和驻京办，有失公道啊!解决驻京办现象的治本之策，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于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实现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夏市长，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丁能通感慨地说。

“能通，中央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我们现在只能强化内功，你们提出驻京办应该更多地为地方百姓服务的思路很好，如今东州进京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应接不暇，特别是农民工问题，连国务院都成立了农民工办，东州市驻京办务必为进京农民工的各种协调服好务。一句话，弱化为领导服务，强化为地方百姓服务；弱化驻京办公关和接待职能，强化驻京办公共服务职能。变‘个别服务’为‘公共服务’，变‘特殊化’为‘均等化’。”

“夏市长，会不会太理想化了?”

“丁能通，共产党人是最讲理想的，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理想，就会束手无策，寸步难行；有了理想，才会有奋斗的激情啊!”

夏闻天的话很有煽动性，以至于丁能通走出市政府大楼时心情还很激动，如火的太阳让丁能通有些恍惚，远处国际会展中心和全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正在拔地而起，他情不自禁地给石存山打了电话。

在北京丁能通就跟石存山约好了，这次回东州石存山安排丁能通去看罗小梅。丁能通打车去了市刑警支队，石存山正站在一辆警车前抽烟，丁能通下了出租车向石存山挥了挥手，算是打了招呼，两个人上了车，石存山将一盒烟扔给丁能通，驱车向皇县看守所驶去。

一路上，时不时就看到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半截子工程，简直是满目疮痍，丁能通内心非常震撼，他万万没有想到东州市轰轰烈烈的房地产投资狂潮会是这么个结果，更让丁能通吃惊的是，许多超市、商店门前挂出了矿泉水、纯净水售完的牌子，一些水站也高高竖起了无货的字样。车很快驶进了琼水湖风景区，石存山建议在湖畔

找个小饭店吃完饭再走，丁能通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于是两个人找了一家小饭店停了车，刚下车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

“老乡，这是什么味呀?这么臭?”丁能通不解地问。

“琼水湖病了，湖水病了能不臭吗?”店主老头无奈地说。

丁能通放眼向不远处的琼水湖望去，往日清澈的湖水在阳光映照下染成了油漆般的翠绿色，丁能通捂着鼻子往湖边走，临近湖畔时，他惊呆了，湖面上白花花漂着一层死鱼……

（第二部完）

第一章 命运之门

●【1.“雄鸡”(1)】

丁能通得知东州市安全局局长王鼎臣住进了北京301医院的消息，王鼎臣已经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一个星期了。一大早，丁能通开着奔驰车去北京301医院看王鼎臣，他一边开车一边暗骂：“好你个王鼎臣，不愧是安全局局长，住院的消息对我这个驻京办主任都封锁！”

王鼎臣是从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调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后又从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调市安全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的。

本来这次市政府换届，王鼎臣有机会升任市政府秘书长，都是由于该死的心脏病耽误了仕途前程。王鼎臣是新任市长吴东明的大学同学，两个人在同窗时期是同寝室上下铺，关系好得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吴东明分配到了昌山市市政府工作，王鼎臣分配到东州市中山区政府，后调入市政府办公厅。两个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吴东明熬到了昌山市市委书记的位置，王鼎臣打拼到东州市安全局局长的位置。

自从前任市委书记洪文山调离东州，市长夏闻天代理市委书记那天开始，夏闻天能否取代洪文山以及一旦取代谁任东州市市长的传闻就不绝于耳，各种势力你争我夺，纷纷登场，搞得东州官场云诡波谲。还是省委书记林白力排众议，极力向中组部推荐同样有老工业基地之称的昌山市市委书记吴东明调任东州任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在夏闻天正式任命为东州市委书记不久，吴东明走马东州，一场权力场上的博弈大战才尘埃落定。

吴东明一上任就采取“引黑济琼”，也就是引黑水河河水冲入琼水湖，解决了琼水湖蓝藻污染问题，博得东州市市民的一片叫好声。“两会”后，吴东明以高票当选东州市市长。

林白之所以力排众议，全力向中组部推荐吴东明任东州市市长，是因为吴东明就任昌山市市长期间，就大刀阔斧地推进昌山市国有企业改制，特别是在振兴装备制造业方面政绩卓著。

本来省长赵长征主张向中组部推荐吴东明到省里任副省长主抓全省工作，但是林白认为，东州作为清江省的副省级省会城市、黑水地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清江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就缺一位像吴东明这样既敢于锐意进取、大胆开拓，又是装备制造业的行家里手的市长，而且吴东明在城市发展方面的一些主张与市委书记夏闻天不谋而合，一座城市党政一把手能想到一块儿去，这是这座城市老百姓的福气。

果然，吴东明上任以后，与夏闻天进行了沟通，关于东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发展的大政方针两个人不谋而合，夏闻天和吴东明对尽快消除洪文山推行的不科学发展观而给东州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充满了信心！

早在省委书记林白找吴东明谈话不久，吴东明就跟王鼎臣私下里通了话，有意邀他辅佐自己出任东州市市政府秘书长，可惜王鼎臣的身体不争气。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的主治大夫早就催王鼎臣做心脏搭桥手术了，只是他对东州市的哪家医院都信不过，经过了解，他得知北京301医院心脏外科做心脏搭桥手术最拿手，王鼎臣费尽心机好不容易约到了心脏外科主任亲自主刀。

在官场上，身体健康与否极有可能成为政治对手击垮对方的手段，王鼎臣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深知其中的厉害，他极力封锁自

己有心脏病的消息，进京住院以至于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连东州市安全局的几位副局长都不知道，还以为他进京到国家安全部开会去了。

●【1.“雄鸡”(2)】

好在丁能通早就打通了北京301医院，与心脏外科主任熟得很，前两天请这位主任吃饭，这才得知王鼎臣住进了301医院。当时丁能通就暗笑，果然是干保密工作的，东州市的大小官员只要进出北京，没有谁瞒得了自己的，只有这个王鼎臣例外。

王鼎臣在市政府办公厅任副主任期间，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当时两个人就很谈得来。沧桑巨变，时过境迁，一晃“肖贾腐败”大案已经过去五年了，丁能通能保住东州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驻京办主任的位置，他从心里感激时任市长的夏闻天。

自从新任市长吴东明走马东州以后，丁能通通过昌山市驻京办主任了解到，吴东明在昌山市任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每次进京，昌山市驻京办都贴不上边，这让丁能通心里有了一些隐忧，他还弄不清楚吴市长为什么对昌山市驻京办不感冒，因为吴东明就任东州市市长以来尚未进过京。

尽管是初春，但整个北京城还是一片肃杀。奔驰车刚驶上复兴路，清晨便成了黄昏，能见度明显下降，天空混浊，一片橘黄色。远方物体土黄，太阳从苍白变成淡黄色，刚刚脱下冬装的人们为了防风沙又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路边停放的汽车蒙着一层黄土色，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笼罩在灰暗中。大风压低了路边已经绿油油的杨柳树，长长的绿枝条随着阵阵的黄风散落开去。路上有的行人把外套脱下罩在头上，顶着大风骑车的姑娘不得不停下来，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蒙在脸上，继续前行。春分前的北京城出现了一片秋日黄昏的苍凉。

丁能通开着奔驰车刚要驶上五棵松桥，手机响了，他接通手机，竟然是吴市长的秘书焦云龙打来的，丁能通心头一紧，险些追尾。

“丁主任，我是焦云龙，你在什么方位？”

焦云龙是吴东明从昌山市带过来的老秘书，吴东明代理东州市市长期间，丁能通就特意回东州请焦云龙吃过饭。丁能通也是想从焦云龙的嘴里多了解点吴市长的喜好，没想到焦云龙听说丁能通也是市长秘书出身，很给丁能通面子，两个人很谈得来。丁能通通过焦云龙知道了不少吴东明的情况，特别是得知吴东明酷爱书法，这让丁能通服务好吴东明有了信心。

“云龙啊，我在复兴路上，有什么指示？”丁能通半开玩笑地问。

“丁主任，看来你是想去301医院看王局长吧。”

“云龙，不愧是吴市长的秘书，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保密头子。”

“丁主任，先别去了，不然过两天你还得跟着吴市长去。”

“你的意思是说，吴市长要进京了？”

“对，今天晚上的飞机，我给你打电话就是通知你做好接待准备。”

“云龙，北京今天沙尘暴，搞不好飞机要晚点啊！”

“即使晚点，我们今天也要到北京，你不知道吴市长的脾气，他想今天晚上去北京，下刀子他也要去的。”

“那好吧，”丁能通笑着说，“云龙，咱们保持电话联系。”

挂断手机，丁能通开着奔驰已经下了五棵松桥，只好寻找路口调转车头往回走，他心想，听昌山市驻京办主任说，吴市长不太好伺候，也难怪，昌山市驻京办的位置虽然不错，在潘家园，可惜是座上不得星级的普通五层楼，即使重新装修一遍，吴市长也不会住的，哪能与五星级的北京花园比。想到这儿，丁能通诡谲地一笑，拨通了接待处处长白丽娜的电话。

●【1.“雄鸡”(3)】

傍晚，沙尘暴的天气终于缓解，灰蒙蒙的天空中，升起一轮满月，像一仓满盈盈的液体，蒙着一层极薄的、交织着活生生的毛细血管似的网膜，鲜红中透出橙黄来，月亮像有了生命似的浮悬在天空。

即便如此，吴东明的飞机还是晚了两个小时，飞机落地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由于吴东明是就任东州市市长以来第一次进京，为了显示驻京办的能力，丁能通弄了四辆奔驰齐刷刷停在了飞机底下，而且副主任杨善水，主任助理胡占发和荣国库，接待处处长白丽娜等人都来了。

尽管吴东明这次进京来得突然，似乎给驻京办打了个措手不及，其实不然，从吴东明代理东州市市长开始，丁能通的脑袋就挖窟窿生蛆地琢磨怎么接待好吴市长第一次进京，为此，他还专门去都江堰青城山向上清宫的好友王道长讨了一幅墨宝，脑袋里早就琢磨好了一段故事。

吴东明在昌山市素有“平民书记”、“平民市长”的美誉，是清江省的廉洁模范，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丁能通打定主意想试一试吴市长是真佛还是假菩萨。

吴东明走下舷梯时，同机的乘客还以为机上坐着国家领导人呢，丁能通率驻京办同仁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胡占发和荣国库早就从焦云龙手里接过了行李。

吴东明象征性地与丁能通、杨善水等人握了握手，用半挖苦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早就听说你丁能通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我还不信，今日一见，我是小看你了！”

吴东明的话让丁能通心里很不受用，但他仍然满脸堆笑地恭维说：“吴市长，我也听人家说，您是老百姓肚子里的蛔虫，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您全清楚！”

丁能通拍马屁拍得诡谲，一句话逗得身材颀长、器宇凝重的吴东明哈哈大笑。氛围似乎融洽起来，一向不苟言笑的吴市长一下飞机，见了丁能通便哈哈大笑，副主任杨善水觉得是个好兆头，他连忙给吴市长开了车门。丁能通陪吴市长上了头车，众人陆续上了车。四辆奔驰缓缓驶出首都机场。

本来丁能通还打算请吴市长到首都机场贵宾室坐坐，但天色已晚，丁能通给首都机场张副总的秘书小田打了电话，道了谢，四辆奔驰瞬间驶上了首都机场高速公路。

一路上，吴东明似乎故意给丁能通脸子，微闭双目养神，一言不发，丁能通也不便搭讪，只是心里暗自纳闷：怎么吴市长的做派与气度很像自己服务多年的肖鸿林，转念一想，肖鸿林怎么能与吴市长相提并论，一个是腐败市长，一个是廉洁模范，是两种人。

丁能通胡思乱想间，四辆奔驰车已经驶出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了东三环。这时一直闭目养神的吴东明突然睁开了眼睛，随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半包烟，抽出一支，丁能通赶紧掏出打火机，给吴市长点上火。

起初丁能通以为吴东明抽的是软包中华，借着打火机的火光，他看清楚了，尽管烟盒很像软包中华烟，但不是，是与软包中华烟很相似的人民大会堂香烟。吴市长抽这种牌子的香烟，倒是出乎丁能通的意料。

“能通，我听闻天同志说，驻京办为东州招商引资做出过突出贡献，像香港黄河集团就是你丁能通牵线搭桥引到东州的，既然你有这么大本事，能不能帮我找一位可以让东州汽车集团起死回生的能人啊？要知道东州作为全国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汽车是龙头啊！”

吴东明一开口就如此信任，让丁能通觉得受宠若惊，他思忖了一会儿说：“吴市长，东州早就该在装备制造业上下功夫了，靠房地产是盖不出经济强市的。东州这几年经济发展甚至落在了昌山市的后面，一个根本原因是发展观出了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加剧，国际装备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装备制造业有着巨大需求，东州装备制造业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您一到东州就提出了‘装备制造业立市，汽车先行’的战略，这与夏书记的观点不谋而合，看来，东州即将开拓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啊！”丁能通借机侃侃而谈，一番表白深得吴东明的赏识。

●【1.“雄鸡”(4)】

“能通，我看你这个驻京办主任是不是屈才了？”吴东明目光猛然一亮，欣赏地问。

“吴市长，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天生就是干驻京办主任的料，您让我干别的，只能赶鸭子上架。”丁能通一副唯恐吴东明给自己换位子的表情，局促地说。

“既然你夸口说自己天生是干驻京办主任的料，那就给我找一个能让东汽集团起死回生的能人来证明给我看看。不然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把你调回东州到市经委当主任，我看你更适合那个位置。”

吴东明半开玩笑、半要挟地说。

“吴市长，能人现成的，关键是您有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用人家！”丁能通怕吴市长要调他去市经委当主任的玩笑弄假成真，连忙表白。

“噢，你说说看，你介绍的这个能人都有什么本事，破釜沉舟谁都会，背水一战可就难了。”吴东明较真儿地说。

“吴市长，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大学的同学，叫金伟民，目前在香港银钻财富有限公司当老板，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证券股票买卖，是个名副其实的资本运作专家和融资专家。”丁能通夸夸其谈地说。

“有点意思，你说的这个金伟民懂不懂汽车呀？”吴东明颇感兴趣地问。

“吴市长，他是清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高材生，东汽集团不也是企业吗！”丁能通半是吹嘘半是真诚地说。

“那好，你说的这个金伟民，我希望尽快见到他。”吴东明说完将抽完的烟头摁灭在车载烟灰盒内。

车队到达北京花园门前，香港黄河集团酒店管理公司派驻北京花园的总经理朱明丽快步迎出大堂。朱明丽曾经给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

主席黄瀚晨当过秘书，吴东明早有耳闻，经过丁能通一番介绍后，丁能通、朱明丽以及杨善水、白丽娜陪吴东明一起上了电梯。

当吴东明走进北京花园位于二十一层的总统套时，他的脸色突然阴沉起来：“能通，市里其他领导进京也是住总统套吗？”

“吴市长，有的住，有的不住。”丁能通模棱两可地说。

“怕是在这里住过的市领导都腐败掉了吧？还是给我和小焦换一套标准间吧，住标准间我心里塌实。”吴东明说完，大步走出总统套。

丁能通事先料到吴东明有可能来这一手，便紧跟几步说：“吴市长，夏书记、林市长他们每次来，一般都住普通套，我看给云龙开一套标准间，您还是住套房吧。”

吴东明看了一眼丁能通未置可否，丁能通赶紧按了电梯，众人重新走进电梯。

“吴市长，您是第一次来驻京办，驻京办的全体同志都希望给您接风洗尘……”

丁能通话未说完，吴东明打断说：“驻京办的同志们搬家舍业的，很辛苦，我当然要见见大家，不过今天太晚了，明天晚上你安排一下，我和大家吃顿饭。”

正说着话，电梯到了十一层，丁能通给白丽娜使了个眼神，白丽娜没下电梯，众人陪吴东明走进1115房间。

丁能通向吴东明撒了个谎，他说夏闻天、林大可等市领导每次来，一般都住普通套，但是1115房间不是普通套，而是仅次于总统套的豪华套。

吴东明并不知情，累了一天，晚饭也没吃，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能通，先给我要碗面条上来，我的肚子早就抗议了。”

“吴市长，还是到餐厅吃吧，我特意为您准备了您最爱喝的土鸡汤。”朱明丽妩媚而干练地说。

●【1.“雄鸡”(5)】

吴东明爱喝土鸡汤是丁能通从焦云龙嘴里得知的，得知吴东明要来，丁能通特意嘱咐朱明丽晚宴安排了土鸡汤。

“朱小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土鸡汤啊？”吴东明饶有兴趣地问。

“吴市长您别忘了，北京花园不仅是五星级酒店，也是东州市驻京办啊！”朱明丽微笑着说。

“吴市长，既然土鸡汤已经熬好了，就让服务员和面条一起送上来吧。”杨善水插嘴说。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都闻到土鸡汤的香味了。”

吴东明一句玩笑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那好，吴市长，我去安排一下，晚安！”

朱明丽说完，莞尔一笑转身走了，杨善水也知趣地打了招呼告辞了。屋子里就剩下吴东明、焦云龙和丁能通。

“能通，你知道我这次进京干什么来了吗？”吴东明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问。

“吴市长，该不是开会吧？”丁能通一边给吴东明沏茶一边说。

“明天早晨，你给我安排一个司机一部车，我去商务部走一趟，我这次是专程为制博会来争取国务院和商务部支持的。”吴东明呷了一口丁能通刚沏的茶说。

“吴市长，这么说，制博会要办成国家级的？”丁能通试探地问。

“办就办成国家级的。”

吴东明话音刚落，有人按门铃，焦云龙赶紧开门，门口站着白丽娜，丁能通赶紧起身，从白丽娜手里接过一个画轴，白丽娜向焦云龙笑了笑走了。

“能通，你这又要搞什么名堂？”吴东明微笑着问。

“吴市长，不瞒您说，我知道您喜欢书法，我手里有一幅墨宝一直看不太懂，想向您请教！”

丁能通一边说，一边展开画轴。吴东明酷爱书法，一听有字画欣赏，连忙掐灭手里的半截烟，仔细端详起丁能通和焦云龙共同展开的立轴，只见这幅画画的是一座山丘上站立着一只引颈高歌的雄鸡，旁边还配了两句题跋："天口吐紫气，昌山日月来"，落款是青城山上清宫王五丰道长。吴东明很喜欢这个王五丰道长的字，颇有王羲之的风范，运笔十分流畅。

"看来这个牛鼻子老道颇通丹青文墨呀！画得好，写得更好。能通，想不到你和青城山的老道也有交往。"吴东明赞赏地说。

"说来话长了，那还是我给肖鸿林当秘书期间，我陪他去成都开全国市长联席会议，会后，肖鸿林说：'能通，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陪我去都江堰青城山走一走。'就这样，我陪肖鸿林去了青城山，在上清宫遇见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的，见到肖鸿林就说肖市长是大富大贵之相，肖市长逗趣地问，'我怎么个大富大贵呀？'老道说，'要按古代官品论，你得是四品以上。'肖市长哈哈大笑，就请老道给算了一卦，老道说：'我送你四个字：激流勇退！'肖市长不解，老道解释说：'福已享尽，贵已到顶，若不激流勇退，必有牢狱之祸、血光之灾！'肖市长一听，当时就把脸沉了下来，骂老道信口雌黄，拂袖而去，我当时想给老道钱，老道不要，也送了我一个字：'离！'意思是让我早一点离开肖鸿林。回东州后，我主动要求来驻京办，没想到刚离开肖市长不到两年，东州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肖贾大案'，我也受到了牵连，被双规，双规解除后，我十分苦闷，就想起了青城山的老道，便去青城山找他指点迷津，想不到一切都被老道言中了，久而久之，我与这位老道成了朋友。何振东被双规期间，我预感到东州官场就要发生震动，便把这位王五丰道长请到北京，当时就住在这个房间，我把东州官场的情况跟他说了以后，想问问他将来主政东州的新市长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便画了这幅画，就是在这个房间里画的，当时我看不懂，问他这幅画的含义，他送了我一个字：'悟。'王五丰道

长在中国书画界颇有名气，他的墨宝很难得的，吴市长，您也是书法方面的行家，这幅字放在我手里糟践了，送给您吧！”

●【1.“雄鸡”(6)】

丁能通一番话说得吴东明云山雾罩，信以为真，这时站在一边的焦云龙画龙点睛地说：“吴市长，这个老道不简单啊，简直可以未卜先知了。”

“怎见得？”吴东明饶有兴趣地问。

“吴市长，‘天口’不就是‘吴’字嘛，‘紫气’当然取的是‘东’字，‘日月’当然是个‘明’字，你又是从昌山调任东州的，而且属鸡，昌山老百姓都称您为‘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这幅画的意思就是说，到东州主政的人是从昌山来的‘雄鸡’吴东明啊！”

焦云龙点破这幅画的寓意后，吴东明也被折服了，嘴里不停地啧啧道：“真是世外高人，真是世外高人啊！”心里觉得既玄乎又滑稽。

“能通，这幅画我收下了，有时间你也陪我上趟青城山，我还真想见识见识这位王道长啊！”

“吴市长，您要是对王道长感兴趣，我可以把他请到北京或东州。”丁能通讨好地说。

“能通，俗话说，心诚则灵，还是我找时间上青城山拜访吧。”

正说着话，有人按门铃，焦云龙去开门，服务员推着餐车走进来了，餐车上除了土鸡汤和面条外，还有几样爽口的小菜。

“吴市长，您和云龙先吃饭吧，我就告辞了。”丁能通说完就要走。

“能通，后天晚上你陪我去北京301医院看看王鼎臣，到时候，你给我准备好一个花篮。”

“放心吧，吴市长。”

丁能通走出吴东明的房间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诡谲地一笑，心想，看来昌山市驻京办主任是个猪脑袋。

●【2.“特务”(1)】

一连两天吴东明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国家商务部、贸促会、机械工业联合会、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还有国务院振兴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为了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还向国家环保总局递交了申请函，在自己的任期内，争取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是吴东明向全市人大代表许下的诺言。当然还有振兴装备制造业，用制博会牵动装备制造业走向国际化。

其间，宴请了驻京办处以上干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晚饭后，丁能通亲自开车和焦云龙一起，陪吴东明去北京301医院看望王鼎臣。

王鼎臣住的病房条件非常好，不仅有卫生间，而且是个套间。丁能通、焦云龙陪吴东明走进病房时，王鼎臣斜靠在床头，妻子坐在床沿儿正在用勺子刮苹果瓤一口一口地喂王鼎臣，旁边还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眉清目秀、结实干练的小伙子。王鼎臣见吴市长来看自己了，连忙起身打招呼。

“鼎臣，别动，别动，”吴东明一边说一边伸出大手去握王鼎臣胖乎乎的苍白的手，“鼎臣，好些了吧？”

“东明，险些见马克思啊！”王鼎臣感慨地说。

“马克思才不会收你这个保密头子呢！”吴东明开玩笑地说。

“鼎臣，你封锁消息都封锁到我这个驻京办主任头上了，太不够意思了吧！”丁能通挑理地说。

“能通，你还别挑理，就这么瞒也瞒不住你，让我看你这个驻京办主任都可以当安全部部长了。”王鼎臣善意地揶揄道。

“鼎臣，你有两下子呀，不用丁能通搭桥也能在北京301医院住这么好的病房，找心脏外科主任亲自做手术，你说说看是怎么搭上关系的？”吴东明语气嫉妒地问。

这时站在旁边相貌英俊的小伙子为吴东明、丁能通和焦云龙沏了茶，王鼎臣苦笑了笑说：“我哪儿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301顺利地住

上院并成功地做完手术多亏了他。吴市长，这是我们局反间谍处的习涛，他哥哥习海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我这次住院多亏了习海。”

吴东明一听习涛的哥哥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顿时眼睛一亮，一边握着习涛的手，一边平易近人地问：“小习，在市安全局是什么职务呀？”

习涛拘谨地握着吴东明的手回答：“吴市长，我现在还只是个科级干部。”

“鼎臣，习涛一表人才怎么才是个科级干部呀？你们安全局埋没人才嘛，让我看，习涛在市安全局屈才了。习涛，到市驻京办任主任助理怎么样？”吴东明半真半假地问。

“东明，你是不是被丁能通收买了，怎么一见面就挖我的人呢！习涛可是我们局反间谍处的业务骨干，调到市驻京办那才叫屈才呢！”王鼎臣有气无力地说。

“鼎臣，市驻京办主任助理可是正处级，怎么屈才了？”吴东明拍了拍习涛的肩膀说。

丁能通看出来吴市长不像是开玩笑，心想，看来吴市长不是看上习涛，而是看上习涛的哥哥习海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的关系了，这层关系要是利用好了，无疑是为吴东明的仕途找到了一架天梯。想到这儿，丁能通既佩服吴东明的精诡，又嫉妒习涛的被宠。他暗自揣摩，吴东明真要是把习涛调到市驻京办，无疑是安插了一颗定时炸弹，在东州有吴东明撑腰，在北京有习海撑腰，自己在驻京办一言九鼎的局面将被打破。

这是丁能通万万不能接受的，但是又无力阻挠，只好强作笑脸地说：“鼎臣，这事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吴市长爱惜人才，不过，到驻京办搬家舍业的，怕是年轻人两地分居，吃不了这个苦吧。”

●【2.“特务”(2)】

“能通，人家习涛还没对象呢，谈不上两地分居，不过，你丁大主任接触人多，有好姑娘不妨给介绍介绍。东明，习涛马上就要提反间

谍处的副处长了，我出院后就开党组会研究。”王鼎臣一本正经地说。

“鼎臣，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习涛的事就这么定了，你出院后该提副处长提副处长，提拔完副处长后，我和市委组织部打个招呼，调习涛到市驻京办任主任助理。”吴东明认真地说。

“东明，你调习涛到市驻京办任主任助理我不反对，但是关系必须留在市安全局，我说过，习涛是我们局的业务骨干，挂职到市驻京办锻炼两年可以，我们局的人才绝不能流失。”王鼎臣十分认真地说，他心想，“我刚借上习涛点力，你就想把人调走，门都没有！”

其实，王鼎臣如果不得心脏病急于做搭桥手术，也不会注意到习涛，当时他听说北京301医院做这种手术最拿手，便千方百计地联系301医院，但是苦于没有接洽的关系，手术迟迟排不上号，眼看着自己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王鼎臣心急如焚。刚好市安全局反间谍处缺一位副处长，现任处长向王鼎臣推荐了习涛，经过反间谍处处长介绍，王鼎臣才知道习涛的哥哥习海的身份，他这才私下里求习涛找习海联系北京301医院，习海接到习涛的电话后，很快安排王鼎臣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并亲自找院长安排心脏外科主任主刀，王鼎臣这才捡回一条命。

“习涛，你的意见如何呀？”吴东明和蔼地问。

“吴市长，我服从组织安排！”习涛腼腆地笑着说。

“好，就这么定了！”吴东明哈哈大笑地说，“鼎臣啊，我听能通说手术做得很成功，你怎么还像伤口没愈合似的，龇牙咧嘴的？”

“别提了，都是糖尿病闹的，按理说，早就该拆线了，可是伤口就是不愈合，流脓水，东明啊，现在我才明白健康是一，如果没了一，什么都是零啊！”王鼎臣感慨地说。

“鼎臣啊，不瞒你说，我也得了七八年糖尿病了，只是还没有出现并发症罢了。让我说，你出院后，不要急着上班，好好休养一段时间，我刚到东州，还盼着你老兄助我一臂之力呢！”吴东明动情地说。

“东明，你来东州我是最高兴的，东州经济这几年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不是官员腐败了，就是发展观出了问题，不出重拳，不足以力挽狂澜啊！”王鼎臣感慨道。

“鼎臣，你觉得突破口在哪里？”吴东明诚恳地问。

“当然是装备制造业，东州汽车的基础不错，只是缺少资本运作的能人参与，东明，当务之急是让产权流动起来。”王鼎臣颇有见地地说。

“伙计，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高参啊！”吴东明用惋惜的口吻说。

“东明，我也想跟你大干一场，可惜，我的身体不争气啊！”王鼎臣遗憾地说。

“好了，鼎臣，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安全局局长的位置也很重要，说不定比你来给我当秘书长还重要。”吴东明诡谲地说。

王鼎臣似乎没听懂吴东明的意思，懵懂地笑了笑。吴东明拍了拍王鼎臣的肩膀，习涛过来给吴东明换茶，吴东明起身告辞说：“不喝了，习涛，尽管你的关系在市安全局，但是你已经不是王局长的人了，你知道你现在是谁的人了吗？”

“吴市长，归丁主任领导，当然就是市驻京办的人了。”习涛谨慎地说。

“不对，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和焦云龙一样是我吴东明的人了，晓得吗？”吴东明用十分赏识的语气说。

●【2.“特务”(3)】

习涛受宠若惊地笑了笑，站在旁边的丁能通听了吴东明的话，心里立即抵触起来，心想，吴市长，你如此用人，未免太急功近利了吧？这分明是不信任我丁能通的能力，在市驻京办不仅给我安排了一个特务，而且还派来一个太上皇啊！

三个人告辞时，尽管习涛一直送到楼下住院部大门外，但是丁能通根本没正眼看一眼习涛，便上了车。

●【3.“伯乐”(1)】

回到北京花园后，刚好九点多，由于吴东明北京之行该办的事都很顺利，特别是制博会的事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吴东明的心情非常好。他想起王鼎臣的建议，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他又想起自己刚下飞机时，曾经让丁能通推荐个人，丁能通推荐了一个叫金伟民的人，据说是一个资本运作的能人，吴东明突然心血来潮想和丁能通聊聊这个人，想进一步了解一下金伟民到底有什么高明之处。

刚好焦云龙给吴东明和丁能通沏了茶，吴东明请丁能通坐在沙发上，自己点了一支烟温和地说："云龙啊，你去休息吧，我和丁主任商量点事。"

焦云龙知趣地走了。

吴东明也坐在了沙发上，接着说："能通，东汽集团确实应该让产权流动起来，但是怎么流动学问就太大了，你说的那个金伟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丁能通呷了一口茶，沉思片刻说："吴市长，那我就给你讲讲这个金伟民的创业史吧。金伟民是我大学同学中最早进入股市炒股票的人，也是最早在京沪港跑生意的人，当时让金伟民最苦恼的是炒股票资本金太少，做生意买卖太小，尤其是钱进钱出，都是在国内的盘子里转，再怎么叫唤也只是响在井底的蛙声。他一直梦想同国际资本打交道，后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问中国，邓小平将一张面值五十元的中国股票送给了这位国宾，此举给当时尚不硬实的中国股市，进行了一次稳定和发展的夯实，同时，也让金伟民的思路豁然开朗，当时他就想，能不能跑到国外去，让中国的企业在境外上市，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转汇回中国投资实业呢？如果能做成，既可以从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推进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形象，也可以把外国人的钱拿到中国来花，补充各地短缺的建设资金，增强企业活力。金伟民是个想干就干的人。有了这么好的创意，他坐不住了，立志要把从国际市场上融资的事情做下

去。眼前的困难是他需要一大笔启动资金，怎么办？金伟民把融资的出路选定在企业债券上。当时他哥哥与香港一家工业公司合资注册了一家中外合资精细化工企业，也是金伟民牵线搭的桥。金伟民找到哥哥说：‘我需要一笔资金，用你的企业出面筹款，拿到钱后，有了资本，先去炒股票，赚到了大钱，再到境外去做事。’经过一番运作，他哥的公司发行了九个月期五百万的企业债券。拿到这五百万现金后，金伟民以这一大笔资金为本钱，投进上海的股票市场，低吸高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连连在股票投资上得益，手中掌握了能够在海外走动的大笔资金，具备了可以走出国门、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现身的底气。金伟民决定利用这笔资金到香港注册一家财务公司。香港法律规定，注册财务公司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股东，其中至少一个人是香港居民，金伟民就想到了我，我当时刚给肖鸿林当上秘书，便通过东州驻香港贸易公司的老总给他介绍了一位合作伙伴，是香港大学毕业的才女，叫李欣汝，金伟民给了李欣汝一部分股份，两个人注册了香港银钻财务有限公司，专门包装国内企业，送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你别说，还真弄成了十几家大公司，在香港财务公司中颇有名气。眼下金伟民想包装一家有潜力的汽车企业到美国纽约上市，但是谈了几家都不顺利，我建议他到东州看看，他非常感兴趣，说手头的事处理完就到北京。吴市长，如果你觉得金伟民可用，他到北京后，我领他去东州见你怎么样？”

- 【3.“伯乐”(2)】

丁能通像讲故事一样介绍完金伟民的创业史，吴东明被金伟民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做法深深吸引了，他兴奋地挥着手说：“能通，这个金伟民就是我要找的人，他的做法和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不光是汽车工业，东州的装备制造企业都要闯一闯国际资本市场，如果东汽集团真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对东州乃至清江省的企业都是巨大的震撼，因为到目前为止，清江省还没有一家企业在美国上市呢！”

吴东明说完又换了一支烟，鹰一样犀利的目光在丁能通身上扫过。丁能通瞬间便感觉到了吴东明要振兴东州装备制造业的雄心，他恭维地说："吴市长，我听说您在昌山市老百姓心目中有'雄鸡'的美誉，听您一席话，我才体会到'雄鸡一唱天下白'的风采，吴市长，有您和夏书记，东州经济腾飞指日可待呀！"

"能通，在装备制造业立市上，闻天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他主张以技术创新为主，我主张以资本运作为主，意见一时还不能统一啊！"吴东明说这话时，语气中充满了惆怅。

丁能通隐隐感觉到，吴东明与夏闻天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非常融洽，恰恰相反，丁能通凭借多年在官场的经验体会到，吴东明与夏闻天的关系已经微妙起来，看来，东州市的党政一把手在暗中早就较上劲了，只是表面上还能过得去而已。

也难怪，吴东明在昌山市当一把手惯了，昌山市不仅是清江省第二大城市，而且是计划单列市，再加上吴东明本身又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人，因此，吴东明一到东州，夏闻天就感到了压力。

丁能通觉得吴东明身上有很多他熟悉的东西，果断得有些刚愎，不阿得有些桀骜，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这些性格特征与肖鸿林像极了，因此，丁能通见了吴东明还真有几分亲切，吴东明见了丁能通也非常喜欢，两个人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吴市长，您到东州也小半年了，嫂夫人和孩子们为什么不跟过来，您一天这么忙，身边没人照顾怎么行！"丁能通关切地说。

丁能通早就从焦云龙嘴里了解到，吴东明到东州上任是只身带着秘书来的，根本没带家属。丁能通还从昌山市驻京办主任嘴里得知，吴东明之所以如此信任焦云龙，是因为吴东明在昌山市市长位置上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当时昌山市市委书记即将调走的传言传得很盛，省委组织部的朋友告诉吴东明，市委书记调走确有其事，正值这个时候，吴东明接到了去中央党校学习的通知，一时间，谣言四起，都传说吴东明也要调到外省工作，接不上市委书记一职了。官场上不

乏见风使舵的人，吴东明走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正在这时，老母亲病了，住进了昌山市人民医院，家里连个换煤气罐的人都没有。当时，焦云龙在昌山市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任副处长，写一手好文章，深得吴东明赏识。焦云龙深知吴东明的仕途正处于非常时期，与众不同的是，焦云龙并不认为吴东明会调走，相反他认为派吴东明去中央党校学习是对吴市长的信任，是好事，学习回来后很有可能接任市委书记，即使不接任市委书记，也会升迁到省里。于是焦云龙下班后就往吴东明家里跑，大礼拜也不休息，跑到医院照顾吴东明的老母亲，那段时间焦云龙几乎负担起吴东明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吴东明的妻子蒋春华深受感动，多次在与丈夫的电话中夸起焦云龙。果不其然，吴东明三个月学习结束后，回到昌山，不久就接任了昌山市市委书记。吴东明借机安排了原来的秘书，让焦云龙成了自己的秘书。

●【3.“伯乐”(3)】

丁能通在得知焦云龙的这段经历后，不免暗叹焦云龙的心机，他心想，看目前焦云龙与吴东明的关系如此默契，颇有点像自己当年给肖鸿林当秘书时的情景。

“能通，你嫂子在昌山机场当副总，大小也是个领导，我儿子已经读高三了，面临高考，正是关键时刻，我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离不开人照顾，一时全家还过不来呀！”吴东明感慨地说。

“吴市长，你身边没人照顾怎么行，最起码应该雇个保姆。”丁能通一脸关切的神情。

丁能通之所以把话题引到保姆上，就是因为他从焦云龙嘴里得知吴东明到东州后，只身住进了常委大院，两百多平米的半跃，四室两厅，却空空如也。吴东明晚上睡觉前有个泡脚的习惯，如今忙了一天连个烧开水的人都没有，心中便萌生了找个保姆的想法，但是又不想在东州和昌山两个地方找，因为他怕保姆是当地人，七大姑八大姨的找他办事，麻烦事多。

丁能通得知后便暗中为吴东明选好了一个人，只是一直没得机会推荐给吴东明，因此，他才变着法儿地把话题引到保姆上。

其实，吴东明进京前就想请丁能通给物色一位保姆，他早就耳闻丁能通曾经给市委副书记周永年家介绍过一个保姆，还是个大学毕业生，深得周永年两口子的喜欢，如今进京后见丁能通办事颇合自己的口味，更打定了主意，其实，这两天住在北京花园，他心里早就有了目标。

“能通，我听说永年同志家的保姆就是你给介绍的，还是个大学生，如今已经到美国读博士去了，我没有永年的要求高，只要善良勤快就行。不过我不喜欢家在东州或昌山的，麻烦越少越好。”吴东明爽快地说。

“吴市长，这有何难啊，北京花园的服务员个个都符合您的条件，您可以随便挑选！”丁能通脸上的肌肉痉挛了一下，微笑着说。

“人我已经选好了，不过还得经你这个驻京办主任同意呀！”吴东明卖着关子说。

丁能通听罢，心里暗喜，他已经感觉到吴东明选中的这个人一定是自己煞费苦心安排的人，但他还是表现出惊讶的神情问：“吴市长，不知道哪个女孩这么有福气？”

“就是这两天给我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叫辛翠莲，这小姑娘不仅勤快，干活干净利索，而且会来事，将来你嫂子来东州后，一定会喜欢她的！”吴东明赞不绝口地说。

其实这个辛翠莲就是丁能通刻意安排为吴东明服务的，丁能通之所以刻意安排辛翠莲，是因为辛翠莲是罗小梅舅舅的女儿，是罗小梅的亲表妹。

罗小梅入狱后，丁能通第一次去看罗小梅，罗小梅就求他给自己的表妹辛翠莲找个工作。罗小梅的母亲死得早，小舅妈一直像母亲一样照顾自己，表妹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原先在自己的钼矿当文秘，如今自己锒铛入狱，表妹一下子又失业了，正好丁能通来看自

己，罗小梅便向丁能通开了口，丁能通二话没说就把辛翠莲安排到北京花园做了服务员。

辛翠莲很珍惜自己得之不易的工作，把丁能通当成了大恩人，不仅工作出色，工作之余还主动去照顾丁能通，丁能通所有的脏衣服都扔给了辛翠莲，搞得一直暗恋丁能通的朱明丽醋海翻波的。

朱明丽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去了香港，在香港黄河集团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被黄瀚晨看中，选为秘书，后来东州驻京办与香港黄河集团合资买下五星级酒店北京花园，朱明丽被派驻北京花园任总经理。

●【3.“伯乐”(4)】

别看朱明丽长得娇小可爱，像纯种香港人，其实她是成都人，典型的川妹子。朱明丽喜欢丁能通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听说丁能通与妻子衣雪离婚那天起就惦记上了，她也曾多次向丁能通暗示过自己的意思，但是丁能通总是装糊涂，搞得朱明丽很不爽，以至于吃起普通服务员的醋。但是碍于丁能通的面子，又不好发作。辛翠莲看在眼里，只是好笑。

辛翠莲非常珍惜与丁能通的关系，丁能通也把辛翠莲当成一个特别懂事的小妹妹，以至于把对罗小梅的感情都投注到对辛翠莲的关心上了。他一直忘不了罗小梅在狱中对自己的托付，决定给辛翠莲找一份好的前程。怎奈辛翠莲只是高中毕业，文凭太低，没办法提拔。当他得知吴市长正在寻找保姆时，丁能通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辛翠莲心领神会。

当吴市长住进北京花园豪华套后，丁能通专门安排辛翠莲给吴东明服务，辛翠莲是个颇有心机的女孩，她非常珍惜给吴市长服务的机会，辛翠莲本身长得就袅袅婷婷，十分可人，为吴东明服务时她更是低眉顺眼尽显妩媚。

焦云龙曾经给吴东明推荐过一个健身之法，据说是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是英国科学家研究的。这个健康之法就是男人每天

凝望漂亮女性几分钟，有助于健康长寿。一个科学家对两百名男性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观察，发现和其他人相比，那些目光每天都能“遭遇”女性的男子，血压相对较低，脉搏跳动较慢，心脏疾病也少。一个科学家认为，男人彬彬有礼地凝视美丽的女人，就犹如欣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有助于身心的健康。凝视美丽女人十分钟，健身效果差不多相当于做了三十分钟的有氧运动。每天做这些眼部运动数分钟，可把中风和心脏病的机会减半，如果持之以恒，男性的平均寿命可延长十年。

焦云龙的建议，吴东明欣然采纳，如法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精神头很明显比以前足了，心律不齐的毛病也好了，吴东明更加坚信了这项科研成果。

因此，在北京花园入住期间，每当辛翠莲给自己服务时，吴东明都面带微笑地凝视着小姑娘，搞得辛翠莲心里骚动不安，想入非非。

不过，辛翠莲给吴东明印象最深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品德。昨天早晨，吴东明把要洗的衣服放在洗衣袋里，交给了辛翠莲，由于走得匆忙，衣袋里有五百元钱忘拿出来了。晚上回来后，有人敲门，吴东明开门一看是辛翠莲。

“吴市长，打扰您了，您交给我要洗的衣服口袋里有五百元钱，您收好！”辛翠莲嫣然笑着说。

“是吗？我都忘记了，太谢谢了，来，快请进，快请进！”吴东明热情地说。

辛翠莲不失时机地走了进去。

吴东明亲自为辛翠莲沏了一杯茶，和蔼可亲地问：“叫什么名字？”

“辛翠莲！”辛翠莲羞答答地说。

“翠莲，好名字，出污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妖嘛。家是哪儿的？”吴东明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问。

“新阳的。”辛翠莲拘谨地说。

新阳市是清江省资源枯竭型城市，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少的城市。

“好，新阳的好！”吴东明自言自语地说。

辛翠莲不明白吴市长连连称好是什么意思，只是知趣地说：“吴市长，您还没洗澡吧？我这就给您放洗澡水！”

●【3.“伯乐”(5)】

辛翠莲说完就进了洗澡间，放好洗澡水后，又重新为吴东明沏了茶，然后有礼貌地说：“吴市长，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累了一天了，好好洗个澡吧！”

辛翠莲说完就走了，吴东明不知为什么，竟然起身送出了门外。

丁能通见辛翠莲果然博得了吴东明的赏识，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总算不负罗小梅的重托，东州市市长家的保姆，将来不愁好前程，再说还有自己这个当兄长的点拨，辛翠莲又是个精灵鬼儿，一定错不了。

“吴市长，辛翠莲这个女孩我知道，一直是北京花园的模范员工，您可真有眼力，一下子就选中了北京花园最好的员工。”丁能通暗自得意地说。

“怎么，舍不得放人？”吴东明闪了一眼丁能通问。

“哪儿能呀，吴市长，您就是不吱声，我也准备给您推荐辛翠莲，为领导服好务是我们驻京办的重要职责。”丁能通讨好地说。

“能通，”吴东明哈哈大笑地说，“我听说你和前妻一直感情不错，怎么说离就离了呢？是不是你小子喜新厌旧变成花心大萝卜了？”

“吴市长，都怪我把老婆放出了国门，我戴的可是洋绿帽子！”丁能通自嘲地说。

“扯淡！我侧面打听过，衣雪是个淑惠温婉的好女人，是你小子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家房间里有男人的鞋和剃须刀就断定人家红杏出墙，太武断了吧！”吴东明打抱不平地说。

丁能通没承想吴东明对自己这点隐私摸了个底儿掉，他苦笑着说：“吴市长，离都离完了，有什么武断不武断的！”

“能通，我自己在东州过了小半年都觉得孤苦伶仃的，你也四十岁的人了，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朵花，赶紧再找一个吧，我看朱明丽看你的眼神可不对劲，对你一定有意思，那女人不错，可别错过好机会呀！”吴东明拍了拍丁能通的肩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吴市长，我现在只想把工作做好，为东州经济发展多做点贡献！”丁能通岔开话题说。

“能通，你记住我一句话，男人如果没有爱，赢了世界又怎样？”吴东明的这句话很有分量。

丁能通沉思片刻起身说：“吴市长，您的话我记下了，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我告辞了！”

吴东明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丁能通的肩头。

●【4.推心置腹(1)】

上午，夏闻天带着市委秘书长朱文锦、常务副市长林大可、市经委主任冯保春一起去了东州汽车制造集团下属的欧华汽车制造厂。先下车间，后听汇报，本来夏闻天是应东州汽车制造集团新任董事长纪东翔之邀，搞一次书记现场办公会，却带着一大堆问题回到了市委办公室。

这次视察对夏闻天的触动很大，他连中午饭都没吃，坐在办公室内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几年整个东汽集团下属十几家企业从拖拉机、农机上面赚的钱，几乎都扔进了欧华汽车制造厂，从日本丰田公司引进的轻型客车技术，具有批量生产国际先进水平轻型客车的能力，应该说欧华汽车制造厂很像个现代化工厂的样子，而眼下的欧华牌轻型客车生产却陷入困境。

这让夏闻天百思不得其解，他开始怀疑自己提出的技术创新的路子是否正确，不知不觉中两包烟都抽没了，夕阳的余晖也透过玻璃窗斜射在夏闻天凝重的脸上。

这时，夏闻天的秘书龙小波轻轻地推开了门。“夏书记，宴请深圳客人的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

“小波，你跟永年同志的秘书沟通一下，请永年同志代我宴请，然后给东州汽车制造集团的老董事长潘政召同志家里打个电话，就说我要去潘老家拜访。”龙小波答应着轻轻地关上门，夏闻天随手又点上了一支烟。

潘政召是老汽车了，可以说在汽车行业里干了一辈子，曾经干过会计、科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市机械局局长、东州汽车制造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即使退休两年了，可是心里还惦记着东州的汽车发展，上个星期还给夏闻天写了一封信，深刻阐述了自己对欧华汽车的那份心酸与牵挂。看着这位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过近二十年的老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奋斗拼搏而败下阵来后奋笔疾书给自己的信，夏闻天百感交集。

潘政召在信中，强烈呼吁对东州汽车制造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搞股份制，只有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齐头并进，东州汽车工业才有希望。

夏闻天读了潘政召的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今天上午，他视察了欧华汽车制造厂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这才决定推掉宴请，亲自登门拜访潘政召。

东汽集团前任董事长兼总裁潘政召的家位于城南药王庙后边，那是一座日伪时期盖的日式小洋楼。这一带有几十座这样的建筑，住的都是厅局级老干部。每座小楼都有一个小院，这些小洋楼由于年头太久了，因此无论样式还是设施，都可以说是既老旧也很过时了，然而却掩映在参天大树之中，环境十分幽静。

潘政召就喜欢这份幽静，当东州市机械局局长时就住在这里，十几年了一直不肯搬走。如今市机械局早就撤销了，变成了市经委下属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办公室和汽车产业发展办公室。

夏闻天的奥迪轿车停在小院门前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了，夏闻天当副省长时就主抓全省工业，当时潘政召还任东汽集团董事长，那时两个人就很熟。

潘政召接到龙小波的电话后，心情非常激动，他万万没有想到市委书记夏闻天接到他的信后会亲自登门拜访，他连忙让老伴准备酒菜，他要与夏书记痛饮几杯。

最近家乡的侄子进城看潘政召，给他带了一箱蝎神酒，他喝了以后觉得神清气爽，原来血压高，喝了这种酒以后，血压竟然也降了下来。潘政召知道夏闻天的血压也有点高，正好借机送他两瓶蝎神酒。其实侄子进城名义上是看他，实际上是想让他帮着推销蝎神酒。殊不知人走茶凉，潘政召自从从东汽集团董事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原来前呼后拥的人一下子都散了，心里失落了很久。

●【4.推心置腹(2)】

但是，潘政召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写一本书，名字就叫《东州汽车五十年》，之所以给夏闻天写信，就是因为这本书写到心酸处百感交集，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情怀，本着为东州汽车振兴负责的态度奋笔疾书，给夏闻天写了那封信。

酒菜备好后，潘政召一直站在小院门前等，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夏闻天的奥迪车才到。夏闻天刚下车，潘政召便感动地迎上去。“夏书记，一大早我这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就有喜鹊叫，原来是有贵客登门啊！”

夏闻天赶紧走几步握住潘政召的手说：“潘老，我看了你的‘条陈’就坐不住了，就想找你聊聊啊！”

潘政召一边拉着夏闻天的手一边往院子里走。“夏书记，我潘政召干了一辈子汽车，最后却交了一份不及格的卷子，我的心不甘啊！”

“潘老，看了你的信，我想起了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呀！”夏闻天说罢，两个人哈哈大笑。

两个人走进小洋楼，潘政召的老伴刚做完最后一道菜，正准备往桌上上菜，就听见潘政召喊：“老伴，夏书记来了！”

潘政召的老伴端着盘子就迎上来了，夏闻天与潘政召的老伴寒暄后低头一看惊道：“老嫂子，这道菜是为我准备的？我怎么看像是一盘蝎子呀？！”

“夏书记，你没看错，这道菜就是炸蝎子！是专门为你炸的！”潘政召的老伴笑呵呵地说。

“潘老，这东西张牙舞爪的能吃吗？”夏闻天面露窘色地问。

“夏书记，放心吧，蝎子全身都是宝，吃了你就知道了。老伴，赶紧把蝎神酒拿来，让夏书记尝尝。”

潘政召说着便拉着夏闻天的手走进了饭厅，夏闻天一看蛮丰盛的一桌子菜，就是望着潘政召老伴刚刚放在桌子上的炸蝎子有点不自在。

坐在饭桌前，潘政召接过老伴递过来的蝎神酒给夏闻天满上，又给自己满上，然后，端起酒杯说：“夏书记，《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知变则胜，守常则败。就像这蝎神酒，原本就是普通的高度纯米酒，但是加入蝎子，配上枸杞子、丹参等名贵中药，这么一加工便成了宝贝，不仅强壮机能、排毒养颜、延缓衰老，还对中风瘫痪、脑血栓、三高症、肩周炎、风湿病等等有显效，由此，我想到东州汽车要想真正腾飞，关键还要在一个‘变’字上下功夫啊！来，咱们先干了这一杯！”

“潘老，说得好，正所谓不破不立呀，干！”

夏闻天说罢先仰脖子干了，潘政召也欣慰地一饮而尽！

“夏书记，我反思在东汽集团走的路，始终是在进进退退、收收放放的圈子里迂回，这都是我当时的思想太保守造成的，既想越雷池，又怕触礁，只好脚踏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以至于东汽集团的问题越积越多，越拖越大。”潘政召自我批评地内省道。

“潘老，我也反思了体制问题，我觉得政企不分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制度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夏闻天颇有感慨地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勇士。蜘蛛也会有人吃的，只是觉得味道不好，才没有吃下去。由此看来，第一个吃蝎子的人，也应该是勇士。夏书记，第一个吃蝎子的人是勇士，第一个吃炸蝎子的人，也是要拿出点勇气来的。你先尝尝我老伴的炸蝎子。”

潘政召说完，夏闻天就盯着放在菜中间的那盘炸蝎子，似乎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只见炸过的蝎子，个个呈浅黄色而透着褐黑色，它们张着钳螯、翘着尾钩，栩栩如生，似欲拼搏的姿态，不禁令夏闻天凛然产生怵惕之感。

●【4.推心置腹(3)】

正当夏闻天犹豫之际，炸蝎子却散发出诱鼻开窍的香味，阵阵袭来，不由得勾起夏闻天馋涎欲滴的食欲，这食欲又不断诱发他产生跃跃欲试之感，心想，横竖它不会吃我，而我是要吃它的。最后，夏闻天心一横，下箸夹住一只，放入口中，小心翼翼地试探地咀嚼，只觉得齿舌生香，酥脆满口，终于哑然失笑说：“让潘老见笑了！”说完又举箸夹了一只放入口中，大嚼起来！

“怎么样？夏书记，吃蝎子能使人增勇气、长胆识、强意志，我侄子说，‘抖抖胆子吃蝎子’，这话却是有几分耐人寻味的。”潘政召意味深长地说。

“潘老，这么说这蝎神酒和蝎子都是你侄子送来的？”夏闻天一边嚼着炸蝎子一边饶有兴趣地问。

“可不是嘛！这两年，万寿县出了一个致富能人，叫邱兴本，听说是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姐夫，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带领大家养蝎子，我侄子潘富贵就跟着邱兴本干，还真挣了点钱。”潘政召喜滋滋地说。

“潘老，‘公司加农户’这本身就是创新啊，我提出东州汽车要走技术创新加制度创新的路子，东明同志不同意，他提出产业与金融结合，你同意谁的观点？”夏闻天颇具倾向性地问。

“夏书记，你们的观点都难免有阿喀琉斯之踵。”潘政召夹了一只蝎子一边嚼一边说。

“什么意思？”夏闻天不解地问。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他是海神忒提斯的儿子。当他还是婴儿时，忒提斯把他放到冥河的水里去浸泡过，这使他的全身都不能受到伤害，只有忒提斯的手抓着的脚踵是个例外，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正是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暗箭射中脚踵而死。‘阿喀琉斯之踵’代表某个人最致命的弱点。”潘政召解释说。

“潘老，那怎么才能克服‘阿喀琉斯之踵’呢？”夏闻天惆怅地问。

“把你和吴市长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夏书记，光埋头苦干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是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经济全球化逼着我们走向世界，我在位时多次到国外大企业考察，人家那些大汽车公司都不是靠自身积累起来的，而是在某一年突然膨胀，一问才知道是搞股份制经济的结果，如丰田企业最初只有两百万日元。那时我时常想，股份既然在国外很普遍，为什么就不能引入到我们的企业中呢？为了弄明白股份制，我五次考察华尔街，回来后我就给市政府打报告，提出东汽集团必须实行股份制改造，可是当时的市长也就是现在的赵长征省长太保守，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别的省市汽车公司先走了一步，股票发行工作都做到中南海去了。我的建议是东汽集团必须走股份制之路，必须上市，能到美国上市才好呢，美国的资金是最充裕的，干吗不去圈他们的钱回来供我们的企业使用呢？这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好处的呀！”潘政召侃侃而谈。

按理说，论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在清江省官场上能与夏闻天这个经济学博士比肩的很少，夏闻天自比自己是东州政界的唯一“士大夫”，他为东州的民生与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显然是因为有一颗发自肺

腑的关怀平民的心。然而他的旨趣和境界却是知识分子式的、士大夫式的。因此，他最痛恨官场上的“虚骄之气”，尤其反感“东州某某中国第一”之类的飘飘然。所以他非常喜欢今天与潘政召的谈话，那么坦诚、那么实在，就像这蝎神酒一样提神。

●【4.推心置腹(4)】

“潘老，到美国上市谈何容易呀！制度上根本没有准备，人才准备、知识准备也谈不上，再者说光剥离不良资产、弥补税收漏洞的负担就是一个大问题。”夏闻天一筹莫展地说。

“夏书记，眼下最重要的是大胆引进非公有制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只要技术上解决汽车发动机的问题，制度上解决体制发动机的问题，东州汽车腾飞指日可待！”潘政召充满信心地说。

夏闻天望着满头白发的潘政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潘老，能说说你为什么喜欢搞汽车吗？”

“夏书记，怎么说呢，就像一个男孩子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他就是为了爱，这种爱是什么他也不一定知道，说不清楚，但是就是要爱到底，爱到死为止。有人说搞汽车是疯子搞的行业，我这辈子对汽车是湿手沾面，甩都甩不掉了！”潘政召风趣地说。

夏闻天哈哈大笑。“潘老，冲你对汽车的这份热爱，你也得出山发挥余热，从今天起，市委正式聘请你为经济顾问，回头我就让市委办公厅把聘书给你送过来，你可以随时见我！”

潘政召听了夏闻天的话有些激动，他又给夏闻天斟了一杯蝎神酒。“夏书记，今天这顿酒是我这辈子喝的最痛快的一次，来，我再敬你一杯！”

两个人举起杯，清脆地一碰，然后都一饮而尽。

离开潘政召家的小院时，已经是月上中天，夏闻天感觉空气格外的清爽，他坐在奥迪车内回味着炸蝎子的味道，感觉就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精神为之一振。他深深体味出潘政召良苦的用心。

一位将毕生精力都倾注到汽车事业上的老企业家唯一遗憾的是没敢越过雷池，“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夏闻天，他认真地思索着:个人如果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是个平庸之人；企业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就像东汽集团一样，积重难返；社会如果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不敢越雷池一步，怎么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就是要敢于越过雷池，不是一步、两步，而是大踏步地越过，要永远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未来提出的新问题，当然这样做有可能粉身碎骨，但是不如此无以做出对得起时间、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的政绩。改革

Chapter_19

就是要有绝壁而立、逆水行舟的勇气。集勇者大无畏的气概、仁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智者洞穿历史黑暗的眼光于一身，越过雷池一步才能俯仰天地，无愧乡梓呀！

想到这儿，夏闻天的心绪忐忑起来，一种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责任感胀满胸臆间，郁积着，弥漫着，缕缕地、缕缕地拂之不去……

●【5.官府私家菜(1)】

金伟民接到丁能通的电话后，携李欣汝立即登上了由香港直飞北京的飞机。金伟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做人低调，做事张扬，本来丁能通想亲自去首都机场接他，并且在北京花园给他安排好了房间，但是，金伟民却婉言谢绝了，也可能金伟民不想让丁能通看透他的实力，这一点让丁能通心里很不爽。丁能通心想，别人不知道你金伟民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你金伟民即使穿上龙袍，登上福布斯排行榜，我照样能看透你。

金伟民的确在刻意包装自己，对外界公开的履历是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专家、经济学博士，入道时的寒酸经历全部都隐去了。其实金伟民在淘第一桶金的过程中，练过地摊儿、承包过小商店，甚至做过一年厨师，还在家乡的外贸公司干过，后来去了深圳，几经周折，才慢慢走上资本运作之路。

这些经历别人不知道，丁能通心里门清儿。刚开始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时，金伟民雄心勃勃地想把北京中关村一家大型IT企业运作到美国上市，经人介绍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向人家大谈国际资本、中国企业国际化、以金融撬动企业发展的构想，结果人家把他当成空手套白狼的骗子，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报了案，北京市公安局当即扣留了金伟民，当时丁能通刚刚上任驻京办主任，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把金伟民保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欠茬，金伟民总想在丁能通面前重塑形象。

不过，金伟民的确今非昔比了，经过几年的打拼，在金融市场上，金伟民练就了极为敏锐的洞察力，经常在收购目标处于某种漩涡之时切入，并有迅速“摆平”各种相关麻烦的超强技能。他已经成功运作十几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在香港、新加坡上市。

然而最吸引金伟民的还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他暗下决心要亲手将国内的企业送到美国纽约华尔街去上市，不过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企业。直到前天接到丁能通打来的电话，详细介绍了东州市市长吴东明正在寻找国际资本高手运作东汽集团海外上市的消息后，金伟民才看到了大展宏图的曙光。

为了感谢老同学给自己提供了一次可能缔造一个资本神话的机会，金伟民在昆仑饭店附近的官府私家菜酒店设宴答谢丁能通。本来丁能通想在北京花园为金伟民接风，没想到金伟民反客为主，丁能通理解金伟民的心情，也就答应了。

金伟民之所以没让丁能通去首都机场接自己，是因为香港银钻财务有限公司早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每次金伟民进京，办事处都为金伟民安排住在昆仑饭店。

丁能通早就清楚李欣汝与金伟民的关系，表面上是秘书，实际上是情人，当年成立香港银钻财务有限公司时，还是利用自己给肖鸿林当秘书的关系求时任东港公司老总介绍金伟民认识了李欣汝，因为按香港法律，注册财务公司要有两个以上股东，其中至少一人是香港公民。

李欣汝是香港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才女，毕业后即被东港公司选中，深得东港公司老总的赏识。当年如果不是丁能通从中斡旋，金伟民绝对选不到这么好的合作伙伴。

对于李欣汝来说，凭空掉下来百分之十的股份，更是欣喜非凡，再加上金伟民风流倜傥，仪表堂堂，尽管李欣汝心知肚明金伟民是个有家室的人，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金伟民的怀抱。

即便丁能通与李欣汝有这么深的渊源，却是第一次见面。由于李欣汝是纯正的香港人，为了方便坐陪，丁能通想到了朱明丽。

●【5.官府私家菜(2)】

官府私家菜酒店是最近才在京城火爆起来的，据说这家酒店的老板考察了全国各地局以上官员吃请时常点的菜肴，精心设计编纂了菜谱，打出了天下美味尽收官府的招牌。酒店刚开张就颇受官员们的好评，各地进京官员云集于此，推杯换盏、指点江山，好不热闹。

丁能通也慕名来过几次，招牌菜吃过后，不禁窃笑，原来所谓的官府私家菜不过是各地驻京办菜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翻版而已。东州市驻京办的几样招牌菜也赫然列在官府私家菜的菜谱上，据说这几样招牌菜还颇得顾客好评。

官府私家菜酒店的几十间包房名称也颇具特色，完全用的是政府机构的名称，什么办公厅、财政局、组织部、驻京办等等，据说是什么部门的客人就订什么部门的包房，井然有序。金伟民也入乡随俗，订的是二楼的驻京办包房。

驻京办包房丁能通定过几次，早就轻车熟路了，当他携朱明丽走进驻京办包房时，金伟民早就点好了酒菜。

朱明丽早就听丁能通谈起过金伟民的传奇经历，一番寒暄后，刻意观察了几眼，金伟民中等身材，浓眉细眼，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目光犀利敏锐，一看就是个睿智之人，大背头梳得纹丝不乱。给朱明丽印象最深的感觉是，金伟民是个极少把观察他侧面以至背面的机会留给别人的人。

与朱明丽不同，丁能通对李欣汝更感兴趣。正因为眼前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李欣汝对丁能通也格外热情。这让朱明丽很不舒服。特别是李欣汝的美貌，更是让朱明丽有些嫉妒。

朱明丽在香港生活工作多年，在香港无论是走进写字间，还是逛商场，朱明丽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美貌。但是在李欣汝面前，朱明丽

一下子没有自信了，她觉得眼前的女人不仅娇艳，而且狐媚，任何男人被她看一眼都可能迷失方向。

其实，李欣汝见了朱明丽也有同感，她见金伟民握着朱明丽的手不肯撒手，不禁娇嗔地轻咳一声。其实金伟民并不是被朱明丽的美貌吸引住了，而是被她曾经为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当过秘书的经历给吸引住了。

黄瀚晨一直是华人商界的骄傲，这辈子能成为像黄瀚晨那样的商界超人一直是金伟民梦寐以求的梦想。正因为如此，金伟民觉得见到朱明丽仿佛见到黄瀚晨一样亲切。

寒暄落座后，丁能通先举起杯，自嘲地说："伟民，尽管你小子反客为主，要请我，这第一杯酒也得我先敬你，借花献佛，你买单，我接风，来，先干为敬！"

两个人笑着干了杯中酒，金伟民笑着说："能通，官至驻京办主任了，还是改不了你先声夺人的毛病！"

"伟民，"丁能通苦笑道，"驻京办主任算什么官，在官场上是个不入流的角色。没听人家说嘛，小时候，把English读成'应给利息'的同学，现在成了银行行长；读成'阴沟里洗'的成了菜贩子；读成'因果关系'的，现在成了哲学家；读成'硬改历史'的成了政治家；而我一不小心读成了'应该累死'，现在就成了驻京办主任了。"

丁能通说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特别是李欣汝和朱明丽笑得更是花枝乱颤。

"丁大哥，你可真逗，我早就听伟民说过，驻京办主任都是些胸怀领导、放眼京城的能人，人脉关系深厚得即使市委书记、市长也要敬畏三分呢！"李欣汝面若百合、声如春雨地说。

●【5.官府私家菜(3)】

"欣汝过誉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传下来的子民心态根深蒂固，封建王朝'天子'是老子，受封诸侯是儿子，儿子听命于老子；现在却是

权力即是真理，领导就是核心，驻京办主任哪儿比得了伟民这些资本宠儿活得真实！”丁能通自嘲地说。

“通哥，我倒是同意欣汝的观点，驻京办主任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做得了驻京办主任的人，做什么都会是出类拔萃的，没有三头六臂也差不多，金总，你说是不是？”朱明丽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丁能通底气不足。

其实自从丁能通陪吴市长去301医院看望王鼎臣那天起，心情就一直很复杂，因为丁能通发现即将就任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助理的习涛有鹰一样的眼神，这样的眼神犹如针孔摄像头扎得丁能通坐立不安。眼下离习涛上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丁能通还没想好如何应对吴东明安插在驻京办的这个特务。丁能通敏锐地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习涛有可能成为自己驻京办主任生涯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能通，朱总的话颇有见地。我就是你这个驻京办主任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无论是弄潮商海，还是弄权官场，人们总结成功者时好像每一步都是精心策划的，其实在我们当事人来看，很多事情都是带泥吃萝卜，洗一段吃一段，这么一步一步走下来，有很多限制条件逼着我们不停地变，有时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金伟民颇为感慨地说。

在大学时，丁能通就佩服金伟民好学博闻，对问题见得快、想得深，时出新意，而且又健谈，常常议论喷薄而出，滔滔不绝。有些同学出于嫉妒，觉得他自负，有凌人盛气，其实他并不倨傲，只是活得本真，从不掩饰罢了。那时候，丁能通也是风华正茂，才思飙发，两个人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如今想起，真是日月如梭！

“伟民，我给你交个底，东汽集团如今是山穷水尽、四面楚歌，它的气脉全看你在资本市场上出神入化的运作能力了。吴市长听了我对你的介绍，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一旦接手东汽集团，你可就踏上了一条任重道远的不归路啊！”丁能通意味深长地提醒道。

应该说金伟民这次准备去东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做不成，就有五百万

美金的中介费用要损失，更重要的，这里面还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日后有什么不测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在金伟民的生命中，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使命感和成就感，他想得更多的是成功，而不是失败。

“能通，企业家有个别名叫冒险家，”金伟民不加掩饰地说，“你怀疑这个又怀疑那个，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真正的企业家光靠精明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傻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傻帽儿吗？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件事一旦接手，我失去多少，得到多少，我都想过了，做这件事我先是为了完成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宿愿。只要能对国家民族有利，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金伟民的话让丁能通很受触动，人生绚丽，智者不惑，他原来以为自己这个驻京办主任既可以远离东州官场的勾心斗角，又可以享受利用驻京办这个神秘平台积累下的皇城人脉，集富贵于一身职位，得到这个职位让做神仙也不换，如今与金伟民的志向比起来，丁能通一下子自惭形秽起来，他觉得金伟民在自己面前更像金庸笔下的大侠，而自己更像韦小宝。

●【5.官府私家菜(4)】

“伟民，念大学时你的野心就比我大，”丁能通惭愧地说，“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不要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大声说出来，我在官场最了解这一点，旧体制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运转惯性，我最担心的是你的性格，生活当中大多数人是吃了苍蝇就咽下去了，而你是公开拒绝吃下去的人。”

金伟民很理解丁能通的善意，但他还是觉得丁能通在官场上待久了，早就失去了锐气，大概光剩下诡谲和圆滑了，于是他笑着说：“能通，法国有位贫穷的年轻人，经过十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媒体大亨，跻身法国五十名大富翁之列。1998年他去世，他将自己的遗嘱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说：我也是穷人出身，知道‘穷人最缺的是什么’的人，将得到一百万法郎的奖赏。几乎有两万人争先恐后地寄来了自己

的答案，答案五花八门。大部分的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金钱，另一部分人认为穷人最缺少的是机会、技能……但都没有答对。一年后，他的律师公开了答案：穷人最缺少的是成为富人的野心！这个谜底震动了欧美，几乎所有的富人都予以认可，说出了自己成为富人的关键所在。这里说的‘野心’，正确地说，应该是我们常讲的‘雄心壮志’。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心志不高的人，一个没有远大目标的人，连一张蓝图都没有的人能够创造出什么奇迹。能通，你的提醒我很理解，但是我最喜欢愚公移山的故事，既然不能选择历史，那就服从历史的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犹如大江东去，黄河已经到了入海口了，历史已经过了激流险滩，即将进入世界的大潮流。顺其则昌，逆其则亡，你们说是不是？”

“听了金总的话，我也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很穷，一个富人可怜他，想帮他致富。富人送给他一头牛，嘱咐他好好开荒，春天撒下种子，秋天就可以脱离贫穷。穷人满怀希望开始奋斗。可是没几天，牛要吃草，人要吃饭，日子比过去还难，于是他想，不如把牛卖了，买几只羊，先杀一只吃，剩下的可以生小羊，长大可以卖更多的钱。穷人的计划如愿以偿。只是吃了一只羊以后，小羊迟迟没有生下来，日子又艰难了，忍不住又吃了一只。穷人想，这样下去不行，不如把羊卖了买些鸡，鸡生蛋的速度要快些，日子立刻能好转。穷人的计划又如愿以偿，但是日子并没有改变。艰难时，他又忍不住杀鸡，终于杀到只剩下一只鸡时，穷人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心想，致富是无望了，不如把鸡卖了打一瓶酒，一醉解千愁！春天来了，富人兴致勃勃地送来了种子，发现穷人醉卧在地上，依然一贫如洗。富人转身走了，穷人继续贫穷。可见穷人不仅仅是没有资本，更可悲的是没有资本运作意识。”李欣汝饶有兴趣地说。

朱明丽接过话题发挥道：“通哥、金总，欣汝说的这个穷人很像今天举步维艰的国企，许多国企的经营管理就像这个穷人过日子，心态完全一样。”

朱明丽的话一针见血，丁能通感慨地说：“明丽这个比喻很形象，东汽集团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境，就是这种穷人过日子的心态造成的。这种穷人心态是什么？就是旧体制、旧机制、旧制度，怎么改变？光给牛不行，就拿东汽集团来说，下属的欧华汽车制造厂设备是一流的，仍然是穷得资不抵债，什么原因？没有资本意识，就更谈不上资本运作能力了。”

“所以说，对于东汽集团这个‘穷人’来说，缺的不是送牛的富人，而是我这个具有国际资本运作能力的投资家！”金伟民哈哈大笑地说。

●【5.官府私家菜(5)】

众人也被金伟民的机智逗乐了，丁能通插嘴道：“伟民，我和吴市长约好了，他明天省里有个会，后天专门抽出一个上午见你。明天一整天你想去哪儿？要不要我陪你逛一逛北京的名胜古迹？”

“能通，我听说北京白云观的签很灵的，如果明天你有时间，陪我去白云观走一趟怎么样？”金伟民虔诚地说。

“没问题，白云观的梅峰道长是我的朋友，精通《易经》，善观面相，那可是经常在中南海里走动的高人！”丁能通神乎乎地说。

“那好，明天咱们就虔心丘祖庭，问道白云观。”

金伟民说罢，举杯敬酒痛饮。酒逢知己，大家喝得开心，连两名如花似玉的美人也有了三分醉意。

●【6.放屁吧(1)】

离开官府私家菜酒店时，已经是午夜时分，金伟民携李欣汝回了昆仑饭店。朱明丽余兴未消，非要丁能通去什刹海酒吧，言称有一个酒吧叫放屁吧，有趣得很，丁能通问怎么个放屁法儿，朱明丽诡谲地一笑说，去了你就知道了。丁能通拗不过她，只好开车往什刹海方向驶去。

其实，丁能通很喜欢什刹海地区的慵懒闲适，但是自从金冉冉去美国留学以后，他就很久没来过这里了，特别是这个寒冷的冬天，丁能通久未光顾什刹海，甚至开车都没路过过这里。

这才短短半年时间，什刹海的酒吧就从后海南沿到前海北沿连成一片了，间隔之密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不是旁边那一汪湖水，还真看不出这里和三里屯酒吧街有什么区别。眼前的繁华让丁能通对过去那个世外桃源般闲散舒适的什刹海十分怀念，好在朱明丽说的放屁吧在烟袋斜街。

奔驰车驶过车水马龙、愈加不堪重负的银锭桥，来到烟袋斜街，在叫做“莲花”和“藕”的酒吧之间有一家叫“烟斗”的酒吧，是一家以烟斗和烟草为特色的酒吧，只是在烟斗的招牌下还标榜这里是北京唯一的最纯粹的男士俱乐部，仅就这一点便一下子引起了丁能通的兴致。

“明丽，这里好像是男人的天堂，你能受得了？”丁能通停好车问。

“一般女孩子在这里呆不了二十分钟。不过，我喜欢，在这里除了可以整夜抽烟斗以外，还可以听音乐、唱歌、跳舞、朗诵诗歌、看各种电影，可以找人大聊特聊，也可以参加烟斗酒吧组织的户外探险和军事活动，来这里的人可以完全处于放松状态，几乎近于肆无忌惮。”朱明丽张扬地说。

丁能通看着两眼放光的朱明丽，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温婉聪慧、一身职业装穿得淑美可人的北京花园的总经理，倒像一个典型的野蛮女友。

丁能通从现在的朱明丽身上，看见了一些金冉冉的影子，他哈哈大笑地说：“明丽，有这么过瘾的地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走，我就喜欢肆无忌惮的地方！”

丁能通最后这句话是一句心里话，在官场上夹着尾巴做久了，就像被阉割了的太监，越来越没有血性，他太需要一个能呼唤男人血性的地方发泄一下了。

两个人下了车，清爽的空气沁人心脾，朱明丽不失时机地挽住丁能通的胳膊，仿佛一对情侣走进烟斗酒吧。

刚推开酒吧的门，缭绕的烟雾伴随着走调的歌声和粗口的聊天扑面而来，丁能通为之一振，只见每个圆桌旁三五成群的男人七扭八歪地围坐着，一边抽烟斗一边喝啤酒一边侃大山，好不惬意。有一个斯文的小伙子仰坐在吧凳上，一边看书一边听旁边的人聊天。显然朱明丽是这里的常客，有几个人大大咧咧地向她挥了挥手，其中也包括那个翻书的小伙子。

“丽姐，坐哪儿？”门口的男服务员热情地问。

“老地方。”朱明丽热情地回答。

“来点什么？”男服务员继续问。

“两只烟斗，古巴哈瓦那烟丝，外加一打百威啤酒。别忘了加一个垫。”

朱明丽说完最后一句话时诡谲地一笑。男服务员心领神会地说：“好嘞，请二位稍等片刻！”

这时朱明丽指了指翻书的小伙子，欣赏地说：“通哥，看见了吗？那个斯文的小伙子就是这间酒吧的老板，酷不酷？”

“明丽，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丁能通略有醋意地问。

●【6.放屁吧(2)】

“去你的，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谁！”

两个人正说着话，男服务员又走过来热情地说：“丽姐，准备好了，请吧。”

朱明丽挽起丁能通的胳膊向挂着一幅春宫图的靠墙桌子走去。让丁能通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坐在座位上，屁股下面就发出了一连串的响屁，丁能通的脸腾地就红了，周围的人都侧目看着他笑。

丁能通觉得座位有玄机，他起身重新坐下，又是一串响亮的屁声，丁能通越发窘迫起来，朱明丽却笑得前仰后合。

“明丽，你搞什么鬼了？”丁能通不好意思地问。

“通哥，是你不检点，还怨我搞什么鬼？”朱明丽嗔道。

“傻瓜，你女朋友给你加了放屁垫，放响屁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气！”旁边的人笑道。

丁能通这才发现自己的座位比朱明丽多了一个座垫，连忙让男服务员撤掉，然后坐下说：“原来放屁吧是这么来的，要是旁边的朋友不提醒，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朱明丽一边笑一边拿着烟斗替丁能通塞烟丝。“通哥，这个放屁垫只能唬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有好多男士喜欢这个放屁垫，一边抽烟一边听放屁声，简直就是极品放松！来，你尝尝，哈瓦那烟丝香得很。”朱明丽说完，用长火柴给丁能通点上。

丁能通深吸了一口慢慢吐出去，吧嗒吧嗒嘴说：“香，真他妈的香！”

这时朱明丽也把自己的烟斗塞满烟丝点上火，丁能通还是第一次看见美女而且是富有高贵气质的美女吸烟斗，简直就是一幅达·芬奇笔下的油画，反正是与众不同，而且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丁能通痴痴地看着眼前的美人，仿佛朱明丽的笑颇有几分蒙娜丽莎的神秘，他简直有些呆了。

“通哥，能问你个问题吗？”朱明丽樱唇叼着烟斗问。

“什么问题？”丁能通懵懂地反问。

“以《金瓶梅》为例，你喜欢潘金莲、李瓶儿，还是孟玉楼？”朱明丽诡谲地问。

“说实话，我都喜欢！”丁能通毫不掩饰地说。

“那得说出喜欢的理由。”朱明丽娇嗔地说。

“潘金莲敢爱敢恨，性欲强烈，做事来劲，缺点是爱吃醋；李瓶儿堪称人间尤物，妖娆妩媚，温柔体贴，‘随手而转’，缺点是太过水性。至于孟玉楼嘛，我喜欢她脸上的白麻子！”

丁能通说完，朱明丽哈哈大笑，她举起一瓶百威啤酒说：“通哥，吹一个怎么样？”

丁能通赞同，两个人一仰脖子，吹了个底儿掉，然后朱明丽接着问：“通哥，这三个女人，你愿意讨谁做老婆？”

“我谁都不愿意娶！”丁能通果断地回答。

“那做情人呢？”朱明丽追问道。

丁能通诡谲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明白了，”朱明丽酸溜溜地说，“看来呀，男人都一样，自己拈花惹草、勾三搭四可以，老婆则必须纯洁贤惠，得能立贞节牌坊是不是？”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丁能通反戈一击地问。

“我喜欢像你一样的男人！”朱明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丁能通说，两个黑眼珠犹如一对小火球。

“明丽，我活得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有什么可喜欢的！”丁能通自嘲地说。

“我就喜欢金庸笔下的韦爵爷，不仅有情，而且有义，当他师傅陈近南及其他朋友有难时，他都会不顾一切地伸出援手，他身边能够有那么多贵人相助，都是因为他重情重义的结果。”朱明丽用打抱不平的语气说。

●【6.放屁吧(3)】

“傻妹妹，他可是娶了七个老婆的花心大萝卜！”丁能通嘲讽地说。

“通哥，有人说韦小宝好色，有人说他滥情，可是有谁能理解他心中压抑真爱的苦痛？先说韦小宝的第一个女人建宁公主，不仅蛮横任性，还有虐待狂倾向，当初韦小宝以假太监身份进宫委身于她，纯属为了保护自身在皇宫中的安全，再说神龙教的教主夫人苏荃，小宝身陷神龙教监牢之中，只有把苏荃变成自己的女人，才是解救自己的最好方法，你可以说韦小宝是为了苟活，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不是苟活着呢？我并不认为韦小宝是滥情苟活，只是他的真正爱情出现得太晚了。在七仙女中，或许阿珂就是他的真爱，只是由于在此之前，

已经有了六仙女，是人性中的同情心作祟，使她不愿意为了阿珂抛掉其他人罢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通哥！”

朱明丽的话让丁能通很震动，他体会到了这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川妹子的辣椒味，辣得自己张着大嘴干哈气说不出话来。

“明丽，想不到你和金伟民一样，还是个金庸迷。”丁能通深吸一口烟斗，吞云吐雾地说。

“通哥，那你觉得我像金庸笔下的谁？”朱明丽小鸟依人地问。

“你现在的样子像黄蓉，平时又像小龙女，说不太好！”丁能通坦诚地说。

“通哥，那你是喜欢黄蓉，还是喜欢小龙女？”朱明丽不依不饶地问。

“那你觉得韦小宝会喜欢谁？”丁能通反问道。

“讨厌通哥，你耍滑头！”朱明丽娇嗔道。

丁能通哈哈大笑。

●【7.白云观(1)】

早晨，天气晴好，和煦的阳光带着初春的气息让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突显出勃勃生机。吃完早餐，丁能通就带上朱明丽开车接上金伟民和李欣汝直奔白云观。

金伟民难得这样放松，闲暇时他最喜欢参禅问道，有一次，他出差去青岛，在崂山一个瞎眼道士给人算命，竟算出一个笑话，一想到这个笑话，金伟民便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问：“伟民，想起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一想到要去白云观，我就想起有一次出差在崂山的奇遇。一个瞎眼道士给人算命，只需来人伸出一个手指，一个小男孩调皮，将自己的小鸡鸡伸了过去，瞎眼道士摸了摸顿时惊叹道：贵人啊！手指细皮嫩肉，没有指甲，弹性很好，一定是厅局级领导！”

金伟民憋着笑说完，车内顿时笑得车身乱颤，丁能通笑得险些追尾。

“不瞒你说，我也遇上过类似的人，”丁能通止住笑一边开车一边说，“去年秋天我们驻京办组织去香山看红叶，车不够用，我就借了昌山市驻京办主任的奔驰，刚好他老婆也在，听说我们驻京办要去香山，她也想去，我就答应了。没承想，去的那天遇上警察堵卡，把我的车拦住了。警察问我：‘车是你的？’我说：‘是朋友的。’警察又问：‘车上是你老婆？’我说：‘是朋友的。’你们猜警察说什么？他说：‘你有多么好的朋友啊！’”

丁能通说完车内又哄的一声笑了起来，朱明丽和李欣汝笑得更是前仰后合，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一路上欢声笑语，不知不觉，白云观山门前照壁上嵌着的四个琉璃大字“万古长寿”便映入眼帘。

丁能通停好车，四个人下了车，闲庭信步地穿过牌楼，来到山门前，山门正中上方有一块蓝地镏金的匾额，写的正是“敕建白云观”。这是当年明英宗皇帝所赐之物。匾额系生铁铸造而成，其寓意是企望白云观坚固持久，像铁铸一般。自此遂有“铁打的白云观”之美誉了。

进入山门有一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桥，桥身、桥面为叶青石所砌。桥栏采用精美的汉白玉雕制而成。然而，桥下没有滚滚的流水，也没有深潭，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旱桥，名为“窝风桥”。

此时，只见沿着窝风桥闲步走过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道士，鹤发童颜，步履稳健，穿着青衣道袍，手摇拂尘，似笑非笑，一副仙风道骨。

“能通，我候你多时了！”老道士率先笑道。

丁能通连忙迎上去介绍道：“梅峰道长，久等了，久等了，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跟您说起的我的好友金伟民，还有李欣汝和朱明丽。伟民，这位就是梅峰道长。”

梅峰道长是青城山王五丰道长的师兄，丁能通就是通过王五丰认识梅峰道长的。

丁能通介绍完，金伟民恭敬地说：“道长，我今天是特意来请您指点迷津的。”

“谈不上，道家有三宝，一曰慈，二曰简，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观金先生虽与道家有缘，但却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不知金先生可同意道人的观点？”梅峰道长慈眉善目地说。

“透，道长，您把在下看透了！”金伟民佩服地说。

“伟民，梅峰道长一肚子学问，有你请教的！”丁能通溜缝地说。

“各位，请随我来！”

梅峰道长将手让了让，然后领众人来到玉皇殿前。

李欣汝有生以来头一次走进道观，看什么都新鲜，她望着玉皇殿好奇地问：“道长，这里面供的是玉皇大帝吗？”

●【7.白云观(2)】

“正是。”梅峰道长回答。

“道长，道教为什么要供奉玉皇大帝呢？”朱明丽也插嘴问。

“玉皇大帝的全称是‘昊天今阙至尊玉皇大帝’，又称‘玄穹高上玉皇大帝’。据《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记载，很久以前，有个光妙乐园，园王净德和王后宝月光年老无子，于是令道士举行祈祷，后来王后梦见太上老君抱一婴儿赐予她，梦醒而有孕。怀胎一年，于丙午年正月初九日午时诞生于王宫。太子长大后继承王位，俯念百姓，嗣位有道。不久舍国去普明香严山中修道，功成超度。经过三千二百劫始证金仙，顿悟大乘正宗。又经过亿劫，始证玉帝。道教认为，玉皇大帝总统三界、十方、四生、六道的一切阴阳祸福，是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掌万天升降之权，司群品生成之机。为圣中最尊，神中最贵，诸佛圣师，万天帝主，众圣之王。所以有‘元始为三教之首，玉帝为万法之宗’，及‘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的说法。玉皇统辖天神、地祇、人鬼，相当于天上的皇帝。他居于太微玉清宫，为无极无上圣，是民众崇拜的最高天神。诸位有什么心愿就在这玉皇殿许吧！”

梅峰道长一番陈词说得云山雾罩，搞得李欣汝和朱明丽立即肃然起敬，虔诚得不及烧香便进殿跪拜，丁能通笑嘻嘻地提醒说：“两位小姐，还没上香呢，不上香，玉帝怎么知道你们许的什么愿？”

此时金伟民早已买了高香高高举起向玉皇殿拜了三拜，将香插在香炉内，默然走进玉皇殿跪拜了许久才起身。

待李欣汝、朱明丽也上香许了心愿后，丁能通开玩笑地说："你们俩许的什么愿，该不是想当王母娘娘吧？"

"能通，既然人间有驻京办，天上就应该有驻天办，我是想让玉帝提拔你为驻天办主任。"朱明丽说完，连梅峰道长也被逗笑了。

"金先生，既然你是来问道的，就请到客堂叙话吧。"梅峰说着，头前带路，众人随他进了客堂。

客堂内窗明几净，梅峰请大家坐，又让小道士上了茶，然后平和地说："道教以学道、修道、行道为主，始源于黄帝，发扬于老子，成教于张道陵天师。战国及秦汉诸儒，皆崇黄帝老子之学，成为道家。可以说道教是中国国有的宗教。道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大有可为。道教提倡既要修道，更要积德。《西升经》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通过修德以达到太平和仁爱。道教提倡'无为'、'寡欲'、'不争'和'济世利物'，'无为而治'就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来做事。'济世利物'就是要与人为善，要和自然环境处理好关系。金先生，诸子百家中，你是熟悉《孙子兵法》的，如果贫道没猜错的话，你的床头、办公桌甚至汽车里都放着《孙子兵法》。"

梅峰道长点破金伟民熟读《孙子兵法》一事，让金伟民佩服得五体投地。

"道长，正如你所言，《孙子兵法》是一部不朽的名著，我拜读过多遍，常人只知其文章，不解其精髓，交战双方都奉此书为上，但是却有攻有守，有胜有败，其中的进退在于知变则胜，守常则败，如此而已。"

"所以，贫道说你是敢为天下先之人，此次你来白云观问道，是因为你心中的那件大事有可能改变你人生的命运，吉凶祸福都在变化之

中，我看，你还是抽个签吧。”

●【7.白云观(3)】

梅峰说着向小道士摆了摆手，不一会儿，小道士取来签筒，梅峰递给金伟民。金伟民十分虔诚地抽了一支递给梅峰。

梅峰道长取过签来一看，双目放光，当即站起，两手合抱向金伟民送上一恭，肃穆而又敬重地说：“金先生，你是白云观第四个抽到此签的贵人。”

唐王朝自建立之始，即奉道教始祖老子为祖宗，从此和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唐玄宗更是笃信道教，为了“斋心敬道”，奉老子为“玄元皇帝”，在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建“天长观”，也就是今天的白云观，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了。一千多年里有多少善男信女来来往往，燃烛敬香，算命抽签，眼下梅峰道长手里的那支签，总共才有四个人抽中，那真是难得了。万万分的难得。

“道长，有那么玄吗？”金伟民不由得问。

“一点不假，你是抽中此签的第四个人。”梅峰道长拿起签册，指了指上面的记载，郑重地说。

“真是这样啊！”金伟民还是将信将疑地问，“道长，请你告诉我，前三位抽中此签的人都是谁？”

梅峰道长用幽幽的目光望了望窗外，然后收回视线郑重地说：“第一个是金世宗完颜雍亲赐名本观为‘十方大天长观’，并亲抽此签；第二个是乾隆皇帝登基前曾微服来本观，抽得此签。”说到这里，梅峰道长顿了顿，接着提高嗓音说：“第三个抽中此签的是你们生意人心中的偶像，东南亚一带华人商侨领袖，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瀚晨先生，他抽中此签时，还只是一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但是白云观的道士为他解签时，他谨记在心，终得大富大贵。”

如此三人，两位帝后之先辈，一位商界之泰斗，在这之前抽中这支签，而自己竟然是第四个抽中此签的人，在梅峰道长面前，金伟民难以相信，但又不能不信。他连忙从梅峰道长手中取过签，看到签

文，他顿时大惊，目光发直，视线久久地落在签文上：“三皇大吉，天下第一签。”

“这是真的吗？会是真的？”

金伟民心里嘀咕着，尽管他心怀“天下第一”的志向，但还是承载不起，处于信疑难断之中，他不得不说出心里面的疑问：“道长，你这签筒里的签不会是一样的吧？”

梅峰道长并不辩解，把签筒里的签都倒在桌子上，一支一支地翻过来，亮在众人面前，四个人上前仔细查看，每支签文果然各书文义，差异甚远，中签之平庸，下签之凄惨，无一缺失。

丁能通查完签后，自言自语地道：“伟民，看来天将降大任于你呀！”

金伟民的表情仍然恍惚，从金伟民的眼神中，梅峰道长看出了他抽中此签后的情绪变化，慎言告诫道：“金先生，你已得天意，以后莫要再抽签了！”

“是啊，伟民，心诚则灵！”李欣汝欣喜地说。

金伟民重重地点了点头。“道长，我记住了您‘济世利物’的嘱咐，如果我在玉皇殿前许的愿能实现，我会回来还愿的！”

众人怀着敬畏的心情，分别向梅峰道长告辞，梅峰道长道了一声“无量寿佛”，一直将众人送出山门。

●【8.天使(1)】

西雅图的市中心不大，不像纽约那样剑拔弩张，大部分楼宇只有四五层，街道干净，建筑是欧式的。街上高耸入云的大树，棵棵都要抬头仰视。像宝塔一样的雪松屹立在马路中间，每一棵都像马丁广场的那棵圣诞树一样挺拔、高大。

走在马路上就像行走在茂密的原始森林，路的两旁是参天大树，路的前方也一样郁郁葱葱，地上铺满了金黄色的松针，整个城市映照在湖光山色之中，显得温文尔雅。

金冉冉之所以选择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书，缘于三个理由：一是印第安的传奇；二是到处是咖啡馆的城市；三是邂逅湖光山色。然而，金冉冉非常不喜欢西雅图冬天的雨，即使现在是三月份，雨仍然断断续续地下。

阴雨天是最容易触动人的情感的，金冉冉到美国后下决心忘掉丁能通，然而，当一个人下决心去忘记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忘不掉了，越是想忘记，越是思念，爱的孤独让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想去加拿大温哥华见见衣雪。

金冉冉是个敢想敢做的人，她通过刘凤云得知了衣雪的联系方式，起初，金冉冉向刘凤云打听衣雪的联系方式时，刘凤云非常警觉，她知道金冉冉见衣雪想干什么，经刘凤云一再追问，金冉冉才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原来，金冉冉只身来到西雅图，才发现爱能缩短心与心的距离，在心灵深处，爱和孤独是同一种情感，爱得越深，孤独感就越强烈。正是爱的渴望增强了金冉冉心中强烈的孤独感，她猛然理解了衣雪身在异国他乡爱的孤独。

金冉冉一直不相信衣雪会红杏出墙，因为她太了解丁能通了，衣雪是冰雪聪明的女人，不会不察觉罗小梅和自己对丁能通的爱，这对一个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又身处异国他乡的妻子来说，是最痛苦的。

金冉冉很想知道在衣雪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罗小梅已经坐牢了，而且判了二十年，丁能通为罗小梅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凭什么要为她抛弃妻子苦守二十年，衣雪的苦衷是什么？都说爱情是自私的，爱情真的是自私的吗?

金冉冉对这些问题思考了很久，她觉得正是由于自私心理，自己和罗小梅谁也没有得到丁能通。爱一个人，为什么非得要得到他呢?或许衣雪就是这么想的！金冉冉忽然觉得衣雪对丁能通的爱才是真爱，是纯爱！这是真的吗？金冉冉很想知道真相。

刘凤云得知金冉冉的想法以后，感觉很欣慰，冉冉成熟了，而且如果衣雪与丁能通离婚果真是出于爱的话，那么衣雪的付出太大了。

刘凤云支持金冉冉去看看衣雪，她通过丈夫周永年，周永年又通过薪泽银打听到了衣雪的联系方式，告诉了金冉冉。金冉冉得知衣雪住在温哥华唐人街后，毅然决然地拨通了衣雪家的电话。

衣雪接到金冉冉的电话时，半天没有说话，后来金冉冉说是刘凤云大姐和周永年姐夫特意让自己过去看看她的，衣雪这才勉强答应了。

与衣雪通完话后，金冉冉如释重负，她利用课余时间精心为丁能通的儿子买了许多礼物，周末一大早，她草草吃了早餐，开上自己新买的二手本田车，向加拿大方向驶去。

一路上金冉冉的心情矛盾极了，也复杂极了，她觉得只有爱的力量可以使一个女孩子变得如此有勇气。这是金冉冉第二次开车去加拿大，第一次是刚到西雅图不久，周末两个大陆同学邀她一起去加拿大观光，因此，一路上的风光，金冉冉并不陌生。

●【8.天使(2)】

尽管加拿大的风光如诗如画，但是，金冉冉的心思并没有在欣赏风光上，她一路上都在担心一个问题，如果衣雪承认自己的确红杏出墙了怎么办？金冉冉不敢深想，她觉得衣雪没有红杏出墙的理由，因为真爱可以令女人忠心，何况家庭儿女是每个女人最后的归依呢?

此时金冉冉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诗人希波纳克的诗，女人只能带给男人两天快活：“第一天是娶她时，第二天是葬她时。”金冉冉暗骂：多么恶毒的诗人！

衣雪万万没有想到金冉冉会给自己打电话，她是从薪泽银嘴里得知金冉冉离开丁能通到美国学习的。衣雪对这个叫金冉冉的女孩印象太深了，正是由于金冉冉宫外孕，衣雪差点与丁能通离婚。到现在衣雪也没弄明白，这个金冉冉宫外孕到底与丁能通有没有关系？当年要不是自己的姐姐苦苦相劝，衣雪是不会放过这个金冉冉的。但是也正

是因为衣梅讲了一个谁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人的故事，衣雪才对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有了与众不同的理解。

衣雪之所以执意要辞掉东州电视台的工作，执意和儿子到加拿大陪读，除了对国内的教育不满意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考验一下自己与丁能通之间的爱情。因为出国之前，她就耳闻丁能通身边除了一个叫金冉冉的女大学生外，还有一个叫罗小梅的漂亮女人。衣雪越来越怀疑自己在丁能通心目中的位置。她想，久别胜新婚，或许自己离开一段时间，丁能通会幡然醒悟。

衣雪到了加拿大以后，故意很长时间没给丁能通打电话，直到丁能通因“肖贾大案”受到牵连，衣雪才急了，她想飞回东州陪丁能通，可是丁能通不同意，因为儿子太小，必须有人监护。

那段日子衣雪的心每天都像被炭烤着，好在丁能通很快就被解除了双规。衣雪劝丈夫辞职，一起到加拿大来，丁能通不肯，非要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直到丁能通官复原职，衣雪才看明白，原来自己日思夜盼的丈夫心中一直装着罗小梅和金冉冉。

衣雪赌气，在电话里吵过之后，不再给丁能通打电话，她后悔自己不该到加拿大来，她甚至想，丁能通就是为了和罗小梅、金冉冉鬼混，才打发她和儿子来加拿大的。

越这么想，越偏执，也就越心痛，越心痛就越思念，衣雪缓解自己心痛与思念的方式就是为丁能通买衣服，什么西装、领带、内衣、鞋，甚至剃须刀，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就像丁能通每天都在用一样，衣雪把西服领带挂在衣柜里，把鞋放在门口，把剃须刀放在洗手间，她觉得每天看见这些东西，就好像每天都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一样。

然而，衣雪很快发现这是不一样的，她越发思念丁能通，越思念就越痛恨那两个狐狸精，衣雪就这么每天煎熬着自己，直到丁能通为了给她所谓的惊喜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她为丁能通买的那些凭吊自己的思念之痛的男人用品，竟成了跳进黄河也说不清的物证！

在丁能通扔下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前，衣雪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哭过之后，她想了很多，夫妻之间，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样的爱情不要也罢，何况真爱不是誓言化作的手铐，是信任翻飞的自由。看来自己过去对丁能通的爱太独裁了，妄想拥有他的自由，以为彼此对自由的放弃就是对爱的忠贞，美好的爱情不是让我们变得自私，而是使我们变得善良和慈悲。如果爱不能把两个人的自私变成伟大，那就不是真爱。其实，女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都想让自己爱着的男人成为父亲、兄长、弟弟、情人、保镖、侍从和闺中密友，可是这样的男人是不存在的。衣雪觉得自己对丈夫的贪婪毁了爱情，如果我的爱让你觉得是个牢笼，那么我只好把天空还给你。有什么办法呢？想到这儿，衣雪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8.天使(3)】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衣雪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流出来。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丁能通的消息了，她之所以答应见金冉冉，就是想从这个不速之客的嘴里听到一些关于丁能通的消息。

正当衣雪坐在温哥华唐人街的中餐馆里独自拭泪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问道："是衣雪姐吧？"

衣雪抬头望去，只见面前的女孩长着清秀的面孔，瓜子形的脸蛋儿，长而黑的睫毛包围着的传情的眼睛里射出水汪汪的目光，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散发着薰衣草的香味，白皙的脖子洋溢着阳光般的气息，苗条的身材托着丰满的胸脯，得体的服饰把全身的线条优美地勾勒出来，像青莲般亭亭玉立。不知为什么，衣雪望着眼前的女孩心里竟生出几分亲切感。

"是我，金冉冉，你请坐吧，"衣雪平静地说，"一路上辛苦了，想喝点什么？"

"可乐吧！"金冉冉脱掉外套不客气地说。

服务员上了一杯可乐，金冉冉一边喝一边问："衣雪姐，你心里是不是觉得我是个不速之客？"

衣雪笑了笑，“你饿了吧？想吃点什么？”

衣雪的大气让金冉冉心里很舒服，她看见衣雪的第一眼心里就喜欢上了，同时也多了几分同情。也难怪，金冉冉心想，能够爱上丁能通的女人一定是不一般的女人，自己就是一个不俗的女人，金冉冉自信地想。

“衣雪姐，不瞒你说，我很长时间没吃中餐了，想得很，什么都想吃，不过，我最想吃的还是饺子。”金冉冉毫不掩饰地笑道。

衣雪要了两份水饺、两盘炒菜，心想，怪不得丁能通喜欢这个金冉冉，既纯得像一滴清水，又媚得像一只小狐狸，她要是撒起娇来，估计哪个男人也扛不住。

不一会儿，饺子和菜就上齐了。

“吃吧，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衣雪并不急着追问金冉冉的来意，而是像大姐姐对待久别重逢的小妹妹一样关切地说。

“衣雪姐，我看出来了，你还爱着通哥，不然你不会答应见我！”金冉冉开门见山地说。

“我也看出来了，你对丁能通也没有死心，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放你到美国来留学，难道他就不怕小鸟飞了？”衣雪用讥讽的口气问。

“衣雪姐，其实我与通哥之间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是爱通哥，爱得死去活来的，但是通哥只拿我当亲妹妹，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兄妹之情。”

金冉冉坦诚地说。

“那宫外孕是怎么回事？”衣雪用逼视的眼神问。

“其实这件事通哥一直在为我背黑锅，衣雪姐，没有通哥，我不会有今天的，我爱通哥，所以我要拯救他，这一点，我到了美国看得更清了，在我、罗小梅和你之间，通哥其实爱的只有你，现在罗小梅判了二十年，通哥答应等她，其实那不是爱，而是义，男人为义而忠

心，女人为爱而忠贞，衣雪姐，你和通哥相爱那么深，为什么要沉溺在自虐与被虐的痛苦之中呢？”

金冉冉的话句句刺痛衣雪的心，她脸上的笑显得有些慌乱，想不到自己埋在心底的痛苦却让这个没结过婚的小女孩给看穿了，几句话勾起了衣雪对丁能通一直压抑着的那婉约而不弃的钟情。她本来觉得爱的誓言早就被怒火烤成了鱼片，却不承想，淡淡的咀嚼就痉挛了，难道是自己错了？想躲开水却一直浸泡在水里，衣雪发现自己找到的陆地竟然是深陷的沼泽，她的心被金冉冉扰乱了，本来准备好的剑却变成了软弱的橄榄枝。

●【8.天使(4)】

“冉冉，如果没法让对方快乐，爱得多么深也是没有用的，我的婚姻虽然失败了，但是我通过失败的婚姻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任何人是属于任何人的，男女之间最深的联系是爱而不是拥有。我过去的错误在于一直认为丁能通是属于我的，现在想起来这句话未免太天真了。没有人是属于我的，即使是我深爱的丈夫，但是女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可是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深爱的男人走掉。现在想明白了，丁能通有权追求自己的快乐，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有权拥有自己的秘密。当然，他也有权不爱我，其实我从来不曾拥有他，他也从来没拥有我，这大概就是爱的代价吧。”衣雪伤感而无奈地说，眼光中透着泪花。

金冉冉越发觉得自己对衣雪离开丁能通是缘于爱的判断是正确的，她对衣雪从一开始的同情油然转成了敬意。“衣雪姐，那你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背红杏出墙的黑锅呢？”

“其实，我真的险些红杏出墙！”衣雪低声说。

“衣雪姐，‘险些’是什么意思？”金冉冉好奇地问。

“刚到加拿大时，我儿子的老师约翰确实追过我，只是我并没有出墙罢了。丁能通需要的不是爱，而是惩罚，惩罚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戴一顶绿帽子！”衣雪冷冷地笑道。

“姐，你心里好苦啊！”金冉冉动情地说。

“他最近还好吗？”衣雪情不自禁地问。

“前两天他去看凤云大姐，说心里非常惦念儿子，想儿子，对了，丁宇好吗？”金冉冉关切地问。

“还好，明年就上初中了，其实丁宇很想念他爸爸，我们离婚的事一直没有告诉儿子。”衣雪沮丧地说。

“衣雪姐，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这次来就是想帮你的！”金冉冉坦诚地说。

“你在美国读书怎么帮我？”衣雪苦笑道。

“姐，和通哥复婚吧，我来消除你们之间的误会好吗？”金冉冉真诚地说。

“冉冉，你还年轻，还不懂得覆水难收的道理。”衣雪惆怅地说。

“衣雪姐，你太悲观了，其实水并没有覆，只是冷了、冻了，我们把冰化开不就行了。”金冉冉充满信心地说。

“两块冰放在一起怎么可能化开？”衣雪悲观地问。

“衣雪姐，我就是火，即便你和通哥是铁，我也要把你们化成水。”金冉冉坚定地说。

衣雪被感动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憎恨的情敌这么可爱。在加拿大太孤独了，连个朋友都没有，她发现金冉冉像个精灵，不仅可以做朋友，说不定还是上帝派到自己身边的天使！衣雪久埋在心中对丁能通的爱再一次冉冉升起，她觉得孤独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自己犹如一束枯草正在等待燃烧。

【11.亮相(2)】

金伟民哈哈大笑。“冯主任，看来你担心我捞一把就走啊！不谦虚地说，我身上有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双重性，我认为单纯说一个人是做金融，还是做产业，是在转轨过程中的一种特别的论调。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论调会被吸收和消化掉。在国外健全的金融体系环境中，金融与产业没有很清晰的划分，关键是看集团产值和利润的

份额比例。如果金融业务的产值超过产业部分，它就是以金融为主的集团，反之则为以产业为主的集团。环顾我国汽车生产厂布局，我发现所谓的‘三加九’格局只是表象，三就是指我国汽车业的三大巨子：一汽、东风和上汽，九就是指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丰田、大众、雷诺-日产、本田、标致-雪铁龙和宝马，表象的身后是跨国汽车巨头‘六加三’的阴影，这里的六是指前六家跨国汽车巨头，三是指相对独立的本田、标致-雪铁龙和宝马。在全球汽车行业大集团垄断的时代，这九家公司的汽车产销量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在我国，六加三在华的合资公司控制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生产，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我们的厂商大部分是在组装国外的车型。这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真实现状，由跨国汽车巨头主导市场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我们就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金伟民言之凿凿。吴东明和冯保春一时无言以对。

良久，吴东明呷了一口茶，问：“那么金先生认为，我们是继续依附于外资走加工组装的道路，还是集中力量搞自主研发呢？”

“汽车工业是东州市的支柱产业，也是清江省乃至中国的支柱产业，不仅是东州市、清江省将来保持持续或者更快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将来中国保持持续或者更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我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目前有三种迷失：第一种是合资；第二种是许可证生产，搞引进；第三种是自主开发，在全球合作分工。我认为还有第四种模式，这就是我们应该和全球上的汽车行家联合开发，共享资源和平台，划分市场，我希望能用第四种模式来打造东州汽车工业。”金伟民充满希望地说。

“好啊，金先生，你不仅是个资本运作专家，更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中国企业家必须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但是我请你来不是听你讲故事的，我想听听你通过东汽集团打造一辆什么样的轿车？”吴东明兴奋地说。

“吴市长，我心中的欧华轿车不仅拥有自主品牌，而且坐着像奔驰，开着像宝马，价格像桑塔纳。为实现这一目标，我需要两台发动机，一个是轿车发动机，另一个是体制发动机，我不担心轿车发动机，我最担心的是体制发动机。一个对要做事的人屡屡做出种种限制的地方，是不会成为企业家安身之所、立身之地的。”金伟民直言不讳地说。

“金先生，你的担心我能理解，只要你能让东汽集团起死回生，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要我说了算，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由省里和国家说了算的，我去给你打头阵，尽管我对你金先生的本事还是有点将信将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既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你金伟民就只好做一回石头了，一句话，东州市政府全力支持！”

吴东明说完看了看表，冯保春插嘴说：“吴市长，我让东汽集团董事长纪东翔在东汽大厦备了午宴。”

●【11.亮相(3)】

“好啊，金先生，李小姐，中午我为你们接风，下午请冯主任陪你们到东汽集团走一走，看一看，再让纪东翔给你们介绍介绍情况，如果金先生确实相中了东汽集团，那么具体合作事宜可以和纪东翔谈，纪东翔现在可是泥足深陷，举步维艰啊！巴不得你这个财神爷去了拽他一把呢！”

吴东明说罢哈哈大笑，金伟民望了一眼心爱的李欣汝，两个人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12.姐夫(1)】

早餐后，丁能通刚要开车去参加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部分优秀驻京办经验交流会，手机就响了，他接通手机，竟然是自己的姐夫邱兴本打来的，说是九点半的飞机，中午到北京，让他接一下。邱兴本来得突然，今天的会丁能通必须参加，因为会上有发言，

实在没办法去机场。丁能通挂断手机，只好给白丽娜打电话，让白丽娜代自己去首都机场接一下姐夫。

丁能通的家乡在东州市万寿县丁家屯乡雨露村，这是东州市最穷的一个县。丁能通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出车祸死了，母亲拉扯着姐弟两个人度日艰难，姐姐丁桂芹为了能让丁能通读书，初中毕业就辍学陪母亲务农。邱兴本是雨露村的复员兵，复员回乡后，经人介绍，与丁桂芹结婚，丁能通的大学是在姐夫的帮助下读完的。正因为如此，丁能通对邱兴本一直很尊重。

邱兴本在部队时是个养猪的兵，回乡后就想靠养猪致富，几经起伏，不仅赚了钱，还办起了县里唯一一家肉联厂。邱兴本为人精明，干事肯钻研，有一次去清江农业大学办事，偶然的机会听农大教授说，养蝎子比养猪挣钱，邱兴本就动了心，经过一番请教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养蝎子的技术，还高价购买了清江农业大学一位专门研究蝎子的教授的专利，他卖掉肉联厂，专门养蝎子，经过两年的努力，竟生产出了蝎神酒。

当然邱兴本在奋斗过程中，也没少得到丁能通的帮助，只是邱兴本与丁桂芹感情一直不太好，有了钱以后，还传出了乱搞女人的绯闻，让一向尊重姐夫的丁能通对邱兴本颇为失望。当然姐夫在女人方面不检点，也是每次回家乡姐姐和自己唠叨的，丁能通当面质问过姐夫，邱兴本从来都矢口否认，大呼冤枉。

本来邱兴本长得很帅，也很有男人味，但是由于他在生意上过于钻营，早早地就秃了顶，这一秃顶不要紧，更有老板风度了，眼下是万寿县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家，蝎神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白丽娜见过邱兴本两次，彼此第一印象都非常好。邱兴本对女人出手一向大方，这也是他颇得女人喜欢的原因之一。第一次见到白丽娜时，邱兴本就对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心里刺刺挠挠的，只是碍于丁能通的面子不好下手。第二次见白丽娜时，也是丁能通有会，让白丽娜去接的，邱兴本逮着机会就不放过，随手甩给白丽娜一条上万元的

白金项链，只说是以后得常跑北京，不会少麻烦了，还望多多关照。白丽娜心想，别看邱兴本是个土财主，出手还挺大方，便说不客气，邱老板在北京有事尽管开口，丁能通在与不在一个样。邱兴本听了心里很高兴，他对女人一向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屡试不爽，两个人一路上很快就熟得跟认识了十几年了似的。

邱兴本不仅对白丽娜的美貌感兴趣，他更对白丽娜的经历感兴趣，他早就听丁能通说过，白丽娜是腐败市长肖鸿林睡过的女人。邱兴本在中学就学过陈胜吴广起义的课文，他当时记住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苟富贵，勿相忘”；第二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年邱兴本是怀着当将军的梦想去当兵的，没想到在部队却养了四年猪。不过他发现，即使是猪社会，也有“王侯将相”和普通肉猪之分，猪社会中的“王侯将相”就是种猪，种猪的任务就是交配，可以堂而皇之地做皇帝。那时候，邱兴本就想，做人就应该像种猪一样活着，因此市长睡过的女人，我邱兴本也睡得，还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肖鸿林当年是市长，我邱兴本现在是民营企业家，都属于种猪一样的男人。

●【11.亮相(3)】

“好啊，金先生，李小姐，中午我为你们接风，下午请冯主任陪你们到东汽集团走一走，看一看，再让纪东翔给你们介绍介绍情况，如果金先生确实相中了东汽集团，那么具体合作事宜可以和纪东翔谈，纪东翔现在可是泥足深陷，举步维艰啊！巴不得你这个财神爷去了拽他一把呢！”

吴东明说罢哈哈大笑，金伟民望了一眼心爱的李欣汝，两个人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12.姐夫(1)】

早餐后，丁能通刚要开车去参加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部分优秀驻京办经验交流会，手机就响了，他接通手机，竟然是自己的姐夫邱兴本打来的，说是九点半的飞机，中午到北京，让他接一下。邱兴本来得突然，今天的会丁能通必须参加，因为会上有发言，

实在没办法去机场。丁能通挂断手机，只好给白丽娜打电话，让白丽娜代自己去首都机场接一下姐夫。

丁能通的家乡在东州市万寿县丁家屯乡雨露村，这是东州市最穷的一个县。丁能通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在他上学时就出车祸死了，母亲拉扯着姐弟两个人度日艰难，姐姐丁桂芹为了能让丁能通读书，初中毕业就辍学陪母亲务农。邱兴本是雨露村的复员兵，复员回乡后，经人介绍，与丁桂芹结婚，丁能通的大学是在姐夫的帮助下读完的。正因为如此，丁能通对邱兴本一直很尊重。

邱兴本在部队时是个养猪的兵，回乡后就想靠养猪致富，几经起伏，不仅赚了钱，还办起了县里唯一一家肉联厂。邱兴本为人精明，干事肯钻研，有一次去清江农业大学办事，偶然的机会听农大教授说，养蝎子比养猪挣钱，邱兴本就动了心，经过一番请教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养蝎子的技术，还高价购买了清江农业大学一位专门研究蝎子的教授的专利，他卖掉肉联厂，专门养蝎子，经过两年的努力，竟生产出了蝎神酒。

当然邱兴本在奋斗过程中，也没少得到丁能通的帮助，只是邱兴本与丁桂芹感情一直不太好，有了钱以后，还传出了乱搞女人的绯闻，让一向尊重姐夫的丁能通对邱兴本颇为失望。当然姐夫在女人方面不检点，也是每次回家乡姐姐和自己唠叨的，丁能通当面质问过姐夫，邱兴本从来都矢口否认，大呼冤枉。

本来邱兴本长得很帅，也很有男人味，但是由于他在生意上过于钻营，早早地就秃了顶，这一秃顶不要紧，更有老板风度了，眼下是万寿县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家，蝎神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白丽娜见过邱兴本两次，彼此第一印象都非常好。邱兴本对女人出手一向大方，这也是他颇得女人喜欢的原因之一。第一次见到白丽娜时，邱兴本就对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心里刺刺挠挠的，只是碍于丁能通的面子不好下手。第二次见白丽娜时，也是丁能通有会，让白丽娜去接的，邱兴本逮着机会就不放过，随手甩给白丽娜一条上万元的

白金项链，只说是以后得常跑北京，不会少麻烦了，还望多多关照。白丽娜心想，别看邱兴本是个土财主，出手还挺大方，便说不客气，邱老板在北京有事尽管开口，丁能通在与不在一个样。邱兴本听了心里很高兴，他对女人一向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屡试不爽，两个人一路上很快就熟得跟认识了十几年了似的。

邱兴本不仅对白丽娜的美貌感兴趣，他更对白丽娜的经历感兴趣，他早就听丁能通说过，白丽娜是腐败市长肖鸿林睡过的女人。邱兴本在中学就学过陈胜吴广起义的课文，他当时记住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苟富贵，勿相忘”；第二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年邱兴本是怀着当将军的梦想去当兵的，没想到在部队却养了四年猪。不过他发现，即使是猪社会，也有“王侯将相”和普通肉猪之分，猪社会中的“王侯将相”就是种猪，种猪的任务就是交配，可以堂而皇之地做皇帝。那时候，邱兴本就想，做人就应该像种猪一样活着，因此市长睡过的女人，我邱兴本也睡得，还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肖鸿林当年是市长，我邱兴本现在是民营企业家，都属于种猪一样的男人。

【13.小舅子(1)】

吴东明有个小舅子，叫蒋春杰，在东州市西客站派出所当所长，自从吴东明到东州任市长以后，吴东明的妻子蒋春华就私下里嘱咐弟弟盯着吴东明一点，别让哪个狐狸精给狐媚了。蒋春杰就劝姐姐赶紧调到东州算了，蒋春华说，儿子还有一年就高考了，不敢换环境，怕影响儿子情绪，再说，你姐夫也没给我找好地方呢。蒋春杰说，这有什么难的，到东州航空公司当副总经理呗！蒋春华说，我也希望是这样，等明年儿子高考完再说吧。

蒋春杰得到姐姐的授意后，还真对吴东明的行踪上了心。最近听姐夫的司机说，家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小保姆，蒋春杰心里一惊，心想，看来姐夫真要有情况啊！便想去看个究竟，正好自己一直想让姐夫帮忙调动一下工作。西客站派出所所长虽然是个肥差，但是毕竟只

是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蒋春杰在东州市公安局算是资历最老的派出所所长了，他觉得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自己都应该升一升了。

蒋春杰早就盯上了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只是姐夫没到东州前，自己苦于上边无人，一直不能实现这个愿望，现在好了，姐夫是东州市市委副书记、一市之长，自己的愿望指日可待了。但是为了给姐夫留出踢头三脚的时间，蒋春杰一直也没告诉吴东明自己这个想法，正好姐姐让自己常关心一下姐夫，不如抽时间去姐夫家看看，顺便说说自己的想法。

吴东明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家里有了家政服务员辛翠莲以后，自己每天都觉得神清气爽，工作状态极佳，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每天晚上不必要的宴请全都推掉，就愿意回家吃小保姆做的饭。

吴东明接到小舅子的电话时，自己刚就东州汽车发展问题开完市长办公会议，会议初步确定了东汽集团技术创新与资本运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由于会议开得很振奋，大家都看到了东州汽车发展的希望，因此，吴东明的心情非常好。

吴东明接到蒋春杰的电话很兴奋，声称家里来了一位家政服务员，饭菜做得好，晚上让小保姆做几个菜，好好陪姐夫喝几杯。蒋春杰说，我给你带两瓶好酒。吴东明说，不用了，姐夫什么好酒没有？蒋春杰嘻嘻笑着说，我给你带的好酒你肯定没喝过，喝了你就知道了！

吴东明挂断电话后，怎么也想不明白蒋春杰会带什么好酒，他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又拿起电话给辛翠莲打，嘱咐她搞几个好菜，晚上家里来客人。

辛翠莲试探地问："吴市长，客人是什么口味，喜欢什么菜？"

吴东明哈哈大笑地说："我这个小舅子就喜欢吃蛇，你敢做吗？"

辛翠莲娇嗔地说："那有什么不敢做的，只要你们敢吃，我就敢做！既然有蛇了，就应该有蝎子，干脆我再炸一盘蝎子吧。"

吴东明吃惊地问："翠莲，蝎子也能吃？"

辛翠莲贫嘴道："当然能吃了，吃了蛇蝎的人才能有蛇蝎心肠啊！"

吴东明一听哈哈大笑。

傍晚，吴东明回到家时，辛翠莲正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炖，餐桌上中央放着一个热乎乎的大砂锅，不知道里面做的什么好吃的。吴东明好奇地掀开砂锅，竟然是烩蛇羹。

"乖乖，这丫头真会做蛇呀!" 吴东明心里叹道，嘴上却朗声说，"翠莲，这烩蛇羹是从哪家酒店订的，蛮香的！"

辛翠莲刚炒好一道菜，围着围裙，端着菜走出来嗔道："吴市长，你小瞧人，这是我做的，一整条眼镜蛇呢，蛇胆还给你留着呢，给你泡在酒里了，赶紧喝了吧，这两天你不是嗓子疼吗，喝了蛇胆就好了。"

●【13.小舅子(2)】

"翠莲，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手，我还真小瞧你了！"吴东明说着端起餐桌上的泡着蛇胆的酒盅一口闷进了嘴里。

"吴市长，不瞒你说，我曾经在蛇餐馆打过工，专门跟广州的大厨学过，其实蛇的做法可多了，我只会做这烩蛇羹，做法很简单，取一条蛇，越毒越好，最好是眼镜蛇，剥皮切丝，同时配料有鸡丝、火腿丝、竹笋木耳冬菇丝，再有一点里脊丝，一锅烩出就得了！"

辛翠莲正得意地说着，有人按门铃，辛翠莲赶紧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正是蒋春杰。

"是蒋大哥吧，快请进，吴市长刚进家门。"

辛翠莲落落大方，嫣然一笑，仿佛就是女主人。蒋春杰仔细觑了辛翠莲一眼，当时就为自己的姐姐担心起来。只见这个辛翠莲眉如新月，肤如凝脂，一颦一笑，无不妩媚动人。

"姐夫，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会做菜的家政服务员吧？我看不像干家政的。"蒋春杰揶揄地说。

"那像干什么的？"吴东明不解地问。

“我看像干演员的！”蒋春杰换了拖鞋笑谑地说。

“哟，蒋大哥，你可真有眼力，我从小就做梦当演员，当明星，可惜我生错了地方，我要是生在城里呀，还没准真有机会。”辛翠莲两道细长的眉毛轻轻一挑，咯咯笑着说。

“春杰，你还别说，翠莲这丫头天生就机灵。”吴东明一边将蒋春杰让进餐厅一边赞道。

“吴市长，蒋大哥，你们想喝什么酒？”辛翠莲一边上菜一边说。

“春杰，你说给我带两瓶好酒，究竟是什么好酒啊？”吴东明坐在餐桌前点上一支软包中华一边吸一边问。

蒋春杰也从餐桌上的软包中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火说：“翠莲，把我带的酒打开一瓶。姐夫，最近万寿县公安局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一箱蝎神酒，我喝了两瓶，感觉真他妈的好。”

“怎么个好法？”吴东明好奇地问。

“每天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不说，就连下面都比以前刚猛了！”蒋春杰口无遮拦地说。

吴东明听罢一瞪眼，意思是说注意点影响，旁边还有未婚女孩呢！蒋春杰吐了吐舌头，挤了挤眼。

这时辛翠莲端着酒过来，给吴东明和蒋春杰每个人各满了一杯，然后说：“你们喝着，我还有一道菜和你们的蝎神酒正般配！”

“翠莲，是什么菜呀？”吴东明好奇地问。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辛翠莲卖关子地说。

吴东明端起酒杯兴奋地说：“春杰，难得咱们兄弟在一起喝一杯，来，先走一个吧！”

“走一个！”蒋春杰欣然响应，两个人一仰脖子，干了第一杯。

蒋春杰放下酒盅，拿起酒瓶又分别给姐夫和自己满上说：“姐夫，咱东州这鬼地方比不得南方，除了老工业基地以外，连个拿得出手的特产都没有，如今好了，有了这蝎神酒，东州城终于有了特产。”

“我听万寿县县长韩亚洲跟我说过这个蝎神集团，据说是万寿县民营经济的龙头企业，只是这蝎神酒我还是头一次喝，口感不错，喝下去也蛮舒服的，不错。”

吴东明话音刚落，辛翠莲就端着一盘香喷喷的炸蝎子上来了。“吴市长，蒋大哥，尝尝我做的炸蝎子。”

“姐夫，这丫头还真有两下子，快赶上专业厨师了。”蒋春杰看着黄灿灿的炸蝎子，赞叹道。

“俗话说，南方食蛇，北方吃蝎，现在是蛇蝎俱全。翠莲，累了半天了，你也坐下来陪我们俩喝杯酒吧。”吴东明满意地说。

【13.小舅子(3)】

“我是保姆，哪敢坐这儿。吴市长、蒋大哥，你们慢慢喝，我到房间看电视去了。有事你们叫我。”

辛翠莲说完，走进厨房给自己盛了一碗米饭，又夹了些青菜，进自己的房间看电视去了。

“姐夫，这丫头不仅活干得好，还挺懂事，就是一样不好！”蒋春杰夹了一块蛇肉一边嚼一边说。

“什么地方不好？”吴东明纳闷地问。

“太漂亮了！”蒋春杰小声说，“我姐要是知道了，该不放心了！”

“我和你姐相濡以沫二十年了，你姐最了解我了，我才不信你姐有这么小气，再说，我来东州前，你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家政服务员，照顾我的生活，我看不是你姐不放心我，是你小子不放心我吧！”吴东明说着，把脸一拉耷，蒋春杰顿时紧张起来。

“姐夫，你看你，我也是随便说说，我还不了解你嘛，在昌山市当市长、市委书记时，你在老百姓中就有口皆碑，你这一步一步的是靠实打实、硬碰硬的政绩干出来的，连老百姓都对你放心，小舅子我有啥不放心的，你说是不是姐夫，来，我敬你一杯！”蒋春杰油嘴滑舌地说，他心里有事求吴东明，对这个姐夫是百依百顺。

“你小子这张嘴呀，可以做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了！”吴东明说完欣然地和蒋春杰举过来的酒盅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姐夫，新闻发言人就免了，但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我可惦记不是一天两天了，按资历和能力，我早该升一格了，姐夫，你得帮帮我！”蒋春杰就坡下驴地说。

“我说你小子往常见我都是空着手来，今天怎么拎两瓶酒来看我，原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吴东明续了一支烟，打着酒嗝说。

“姐夫，天地良心，你到东州当市长，东州城八百万人，你知道最高兴的是谁？”蒋春杰手舞足蹈地问。

“谁？”吴东明笑眯眯地问。

“当然是我了。姐夫，我在西客站当派出所所长虽然是个肥差，但是只管巴掌大的地方，帮不上你的忙啊！如果我调到刑警支队当副支队长，主管全市的刑侦工作，姐夫，你好好想想，我能帮你多大忙！”蒋春杰信誓旦旦地说。

“春杰，这话我爱听，知道维护姐夫，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你说的事姐夫记住了。来，陪我再干一个，这酒还真是好酒！”吴东明说完，不等蒋春杰的酒盅举过来，便一仰脖子干了。

●【14.勾引(1)】

酒从傍晚一直喝到晚上十一点多，两个人都有了七分醉意，送走蒋春杰，吴东明困意袭来，他既未洗漱，也没脱衣服，倒在卧室里便打起了呼噜。

辛翠莲悄悄地为吴东明盖上毯子，关上卧室的门，然后进餐厅收拾碗筷。刚才辛翠莲虽然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但是，吴东明和蒋春杰的谈话，她留心从门缝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蒋春杰说到她哪儿都好，就是太漂亮，恐怕他姐不放心时，辛翠莲诡谲地笑了。

不错，辛翠莲自从走进这个家，心里就有了一个大计划，她要通过吴东明改变自己的命运。本来她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丁能通身上的，做梦也没敢想会有机会走进东州市长的家门，自己是什么，一

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乡下黄毛丫头，如今走进了吴市长的家门，这就叫机会！不是说机会专找那些有准备的人吗?

辛翠莲的确准备好了，她觉得，今晚就应该实施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想到自己的命运有可能通过实施这个计划而发生重大改变，她既紧张又兴奋。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吴东明的卧室门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推开一条门缝儿，往里看了一眼，只见吴东明憨态可掬地睡着，鼾声时起时伏，这声音就像一只男人的大手，在撩拨着辛翠莲的心，她痛恨自己为什么命这么苦，竟然生在了乡下，生在了贫寒之家，如果生在城里，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许就会嫁给像吴东明这样的男人。

这时，吴东明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他情不自禁地翻了个身，背对着辛翠莲又打起了呼噜。辛翠莲暗笑道：简直就是个小猪呼噜噜！她故意没关门，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向洗手间。

吴东明家是四室两厅两卫，靠近主卧的洗手间兼做洗澡间。洗澡间很大，装修得也很上档次，冲浪式浴缸、日本TOTO牌坐便、波士顿桑拿房，简直和五星级酒店豪华套的洗手间差不多。

辛翠莲打开冲浪式浴缸的水龙头，不一会儿浴缸里就灌满了水，辛翠莲故意没有锁洗澡间的门，她用细嫩的手指尖探了探水温，水温正好，只是水的手感不如皇县的温泉滑腻。

辛翠莲已经在这里洗过几次澡了，但每次都是锁上门的，这次的门不仅没锁，而且她怕吴东明起夜时发现洗澡间亮着灯，去另外一个卫生间，她故意把两个卫生间的灯都打开。

一切都准备好了，辛翠莲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的脸蛋像煮熟的蛋白一样柔嫩，她心想，这样的脸蛋理应让吴市长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大男人享用，如果给一个普通的男人，简直就是对美的践踏。

想到这儿，辛翠莲冲着镜子美滋滋地笑了笑，开始脱衣服，她憧憬着一场致命的爱情。很快镜子里出现了一个肤如凝脂的美人，充满

性感的乳房像一对尤物，在灯光的映衬下几近透明。她抬起修长光滑的美腿跨进浴缸就像清丽流动的水一样，女孩子沐浴的清香瞬间荡漾开来，洗澡间内弥漫着宛如春雨般的丝丝雨雾……

吴东明的确多喝了几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地喝酒了，何况蝎神酒的确不比一般的酒，喝下去以后让人有一种想入非非的快感，吴东明就是带着这种快感入睡的。他在睡梦中梦见一个大花园，有许多仙女在嬉戏扑蝶，其中有一个艳若牡丹的仙女很面熟，他情不自禁地追过去。扑蝶仙女们很快发现了他，咯咯笑着将他围了起来，艳若牡丹的女孩见了他脸色羞红，顿时低下了头，仙女们嬉笑着将她推向了自己，仙女们推一次那女孩，他就感觉下身胀一次，推一次胀一次，他定睛一看，那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家里的小保姆辛翠莲。他想问："翠莲，你怎么在这儿？"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憋得脸通红，下身更是膨胀得生疼。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耳畔响起了咚咚的流水声，大花园渐渐地变成了星光浩淼的湖水，众仙女开始一件一件地为艳若牡丹的女孩脱去仙纱，每脱去一件，自己的下身就胀一次，渐渐地胀成了一个球，他便飘在了空中，突然风乍起，把他吹得越来越远，他在空中大喊：翠莲，翠莲！仙女们却化作白雾散去了……

【14.勾引(2)】

吴东明从梦中惊醒时，觉得像喝了鹿茸血的雍正，他记得看过一本什么书，书上说雍正皇帝有一次在木兰秋狩时，喝了鹿茸血，欲火中烧，迫不及待地临幸了乾隆的生母，这才有了后来的乾隆皇帝。

吴东明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想，"妈的，我怎么也有临幸的欲望。"想着摸了摸下面，已经硬得贴肚皮了，他摇了摇头，觉得小肚子也胀得不行，便迷迷瞪瞪地走出卧室，向洗手间走去。

走到洗手间门前，刚推开门，他便掏出家伙，目光迷离地往坐便走，只听见一声轻嗔在耳畔响起："吴市长，你好坏！"

吴东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还在梦中，这分明是梦中那个艳若牡丹般的仙女的声音。他定睛一看，只见浴缸内坐着的正是

那位艳若牡丹的仙女，像只受伤的小鹿，双手抱在胸前，蹲坐在水里，简直就像童话中的美人鱼。

“小美人，原来你在这儿？你可想死我了！”吴东明下面支着，半梦半醒地扑过去，一把将辛翠莲搂在怀里。

“吴市长，你看清了，我是翠莲！”

辛翠莲借势紧紧搂住吴东明的脖子，两条像蛇一样的腿紧紧缠住吴东明的腰，吴东明清楚过来时，刀已经入鞘了。

“翠莲，对不起，对不起，快松手！”吴东明慌乱地说。

辛翠莲哪肯放过，嘴里娇嗔道：“大色狼，你真坏，你真坏！”便哼哼唧唧地呻吟起来。

吴东明下身已经胀到极点，哪儿受得了这个，三下五除二脱光了衣服，两个人在浴缸内开始游龙戏凤起来。

吴东明与蒋春华分开快一年了，这么长时间没过夫妻生活了，这对于一个正值盛年的男人来说，简直就是煎熬。

吴东明不管不顾地忘我地向顶峰冲去，嘴里终于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心里话：“莲儿，我的小宝贝，我可想死你了！”

辛翠莲在呻吟中听到这个让她魂牵梦绕的话，顿时变得五彩缤纷起来:“东哥，我也是，我也是，我爱你，恨不能变成你的血液、你的骨髓、你的生命、你的灵魂！”

两个人不断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吴东明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所产生的汹涌澎湃的欲望是那样地狂放不羁，不受意志的支配！辛翠莲粉嫩的脸蛋儿上既有泪水也有汗水，她有一种得逞的快感。这种快感驱使她投入全力去激发男人，等待着男人激发出最顶峰的时刻。

吴东明被这种激发感召得像飞奔的犀牛，全力以赴地疯狂地冲向绝顶。终于从他的胸膛底部冲出了如兽吼般的声音，那声音既悲壮又绝望，他觉得冲到绝顶的犀牛用兽吼震撼了环宇，紧接着便是雪崩，他拼命地聚集起全部力量和快感轰然地坍塌了，灵魂也随着坍塌变得支离破碎。辛翠莲小鸟依人般地笑了，笑得温顺迷离而又妖娆。

“莲儿，对不起，都是酒闹的！”冷静下来后，吴东明有些懊恼地说。

“你后悔了？”辛翠莲装得像个受伤的小鸟，楚楚可怜地问。

吴东明的确有些后悔了，他把辛翠莲带回东州，本意也不是为了金屋藏娇，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家政服务员。在北京的时候之所以选中了辛翠莲，既看中了她做事干净利索，又看中了她把衣服中的钱送回来的品德。

当然，辛翠莲到了自己家后，吴东明不止一次地想入非非过，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真的行动了，而且得逞了。吴东明的心里既有偷得的快感，又有不轨的懊恼，心情非常矛盾。辛翠莲似乎看透了吴东明的心思，两行委屈的眼泪扑簌簌地流落下来。

●【14.勾引(3)】

“莲儿，是我不好，不哭，不哭。”

当吴东明试图用手给辛翠莲擦眼泪时，他发现从辛翠莲大腿里侧渗落的水珠是淡红色的，辛翠莲见吴东明用探询的目光盯着自己的下身看，她借势用手纸擦了一下自己的私处，呈现在吴东明面前的手纸上有一块殷红的鲜血。

“莲儿，原来你还是处女？”吴东明张着嘴问。

辛翠莲抹了抹眼泪点了点头。“人家是第一次！”

吴东明一把把辛翠莲搂在怀里温情地说：“莲儿，你放心，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你说，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有你这份情就够了！”辛翠莲乖巧地说。

“我那个小舅子不是个省油的灯，弄不好他会添油加醋地告诉我爱人，要不然我先给你找一套房子，你先搬进去住，咱们从长计议！”吴东明慷慨地说。

“那谁来照顾你的生活呀？”辛翠莲忽闪着大眼睛问。

“傻瓜，当然是你了，我会常去你那里的，这样既安全又方便不是？”吴东明得意地说。

“好是好，可是我不能一天到晚在家呆着呀，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辛翠莲步步为营地说。

“当然可以，你说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吴东明笑眯眯地问。

“我学过打字，我想找一份文秘工作。”辛翠莲摩挲着吴东明的手说。

“这好办，你说你是想去国企还是私企？”吴东明温声地问。

“我既不想去国企，也不想去私企，我想当公务员！”辛翠莲低着头小声说。

“莲儿，这恐怕不行，你只是初中毕业，公务员要求大学本科！”吴东明拒绝道。

“这年头别说是大学本科文凭，就是你们领导干部的硕士博士文凭又有几个是真的？东明哥，你爱我吗？你要真爱我，你就能办！”辛翠莲噘着小嘴深情地看着吴东明说。

辛翠莲的话正好说到了吴东明的痛处，他自己的硕士文凭来得就不光彩，自己一堂课也没上，毕业论文是焦云龙给写的，平时焦云龙没少给所谓的导师好处。

望着楚楚动人的小美人，吴东明欲罢不能。“莲儿，好，我想办法，你想去哪个局？”

辛翠莲想，去就去个有实权的局。“东明哥，我有个表哥是地税局的，平时老威风了，我也想去地税局。”

“好，就去地税局。”吴东明爽快地说。

“东明哥，你真好！”辛翠莲千娇百媚心花怒放地说。

吴东明望着从脸蛋到身材没有一处不叫人疼爱、没有一处不让人销魂的辛翠莲，心想，还是李白说得好，人生得意须尽欢，我吴东明过去太苦自己了，不仅使金樽空对了月，而且还假装坐怀不乱，失去

了不知多少红颜知己，还是柳永说得好，“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想到这儿，吴东明轻轻地抱起辛翠莲如醉如痴地说：“莲儿，今晚上，我要二进宫。”

【15.谈判(1)

金伟民对东汽集团势在必得，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当然更为激动的是东汽集团董事长纪东翔。纪东翔在潘政召退休前是东汽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欧华汽车厂就是他一手打造的。如今在东州上千家大型国有企业中，纪东翔是走在最前面的改革帅才、治厂专家，在错综复杂的国企治理上，他有融入资本市场的强烈意识，然而却感觉自己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

目前欧华汽车厂的模具设备是从日本租赁过来的，大部分零部件也是从日本进口的，加同上以日元定价，而国际货币市场上日元汇率狂涨，加大了进口件的成本，再摊上各地拖欠的应收款，欧华汽车厂在负债的状态下，生产流动资金严重不足。

纪东翔大有山穷水尽的感觉，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企业家只有与资本运作专家合作，才能有能力在资本市场的汪洋大海中乘风破浪，因此，与金伟民初谈，他就有久逢甘霖的畅快。

仅仅一个星期，纪东翔与金伟民就从谈话过渡到谈心，从谈心过渡到谈判。谈判并没有选在任何形式的会议室内进行，而是定在了草河口风景区内一家具有中国古典庭院式风格、依山傍水的酒家，酒家位于亭台楼阁之间，尽显清幽和风雅，酒家起了一个类似大户人家的名字，叫汤公馆，是一家有钱有权有地位才能进得起门付得起账的地方。

谈判话题虽然很实质，却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纪东翔只带了一位财务副总。为了稳妥起见，他还特意请了市经委主任冯保春和退休老董事长潘政召。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纪东翔诚恳地说：“金先生，说实话，你以金融家的角度实话实说，我们这些搞制造的实业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金伟民用纸巾擦了擦嘴角，开诚布公地笑着说：“恕我直言，你们这些造车的‘八旗子弟’，这么多年始终搞不好东汽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专家治厂、顺向思维，逆向思维的人在企业里没有发言权。顺向思维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缺乏从资本市场调动资本的意识和能力，唯技术是瞻，结果反倒

Chapter_20

始终不能掌握自主开发的主动权；唯规模为上，结果罕见对成本利润的精确计算，在制造业全球化下，只能结结实实地沦为他人的大车间和棋子，在价值链的底端，依赖最微薄的利润生存，进而丧失前进的机能。”

纪东翔心悦诚服地说：“金先生的话一针见血，那么以东汽目前的情况来说，是走国内上市或者香港上市的路好，还是走国外上市的路好呢？”

“美国的资金是最充裕的，”金伟民雄心勃勃地说，“干吗不去圈他们的钱回来供我们使用呢？这对国家、对企业都是很有好处的呀！我的目标是把东汽集团拿到美国上市，从而使东汽集团成为清江省第一只在美国上市的N股。”

“金先生，东汽集团是个烂摊子，到美国上市谈何容易啊！我的意见还是先考虑在香港上市吧，香港的情况金先生熟得很，更能发挥你长袖善舞的资本运作技能！”冯保春保守地说。

“冯主任，”李欣汝插话说，“你不知道，金总为了接通国企与美国金融渠道的这条管道，不知去了多少次华尔街观摩学习，他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人，金总每天都在研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的事，如果东汽集团在美国上市成功，那么不仅可以重振东汽集团的雄风，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东汽集团、东州市，甚至清江省改革开放的全新形象！”

●【15.谈判(2)】

“李小姐说得有道理，”潘政召接过话题说，“东汽集团为什么会走到几近山穷水尽的地步？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前怕狼后怕虎，结果到处是南墙，只能困在围城里等死！到美国去上市的风险的确很大，但是真要是成功了，将在中国汽车发展史上抹下浓重的一笔！”

“我同意潘老的意见，”纪东翔激动地说，“‘资本家’这个曾经长期令中国人本能地忌讳和恐惧的词语，今天的确到了应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了。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企业都犹如航船，无不行驶在资本的汪洋大海中，我就希望通过与金先生的合作成为社会主义的红色资本家。”

“纪总说得好，”金伟民赞叹道，“什么是红色资本家？其实就是‘资本运营家’，

资本运营的专家，他们具有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使资本增值的知识和技巧。你们听说过金融大王安德烈·迈耶吧？他成功地为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策划，帮助它所属的赊销汽车公司变为法国第一家基础宽广的消费品赊销公司。时至今日，它仍然财源不断，实力强大，不仅如此，当雪铁龙公司由于不适当地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扩大投资规模而导致债台高筑，陷入瘫痪时，也是由安德烈·迈耶出面，与其最大债权人米舍兰轮胎公司协商接管了雪铁龙，并注入新的资本，使这桩大萧条时期法国最严重的工业危机最终得以解决。纪总，如果说你们是企业的‘内科医生’，那么，我和欣汝就是企业的‘外科医生’，所以，纪总，你去搞出来一块优良资产，把负债的部分剥离出去，我来负责包装到美国上市，搞来钱，你造车，咱们携起手来，共同迎接挑战，我相信东汽集团一定能再创辉煌！”

“好！金先生，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纪东翔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只是东汽集团必须控股！”

金伟民哈哈大笑，他非常理解国企老总不能在合资当中失权的心理，尤其又是在汽车整车制造这么一个事关地方巨大利益的行业里合资，更要找准外资所处的位置，金伟民明白这里面的进退，马上说：“我刚才讲了嘛，我搞钱，你造车，控股权交给你，我要求占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放心吧，国有资产一分钱也流失不了，只能保值增值！”

“好啊，东汽集团总算见着希望了，不走出四合院的小天地，不离开一亩三分田的小买卖，东汽集团怎么能够国际化呢！”潘政召感慨地说。

“潘老，这事还没这么简单，这事还不知道省里是什么态度，国家是什么态度，少不了驻京办要跑‘部’‘钱’进啊！”冯保春担心地说。

“冯主任说得对呀，这件事的确离不开省里和北京的支持，省里有吴市长、冯主任做工作还好，北京咱们是不是也设立一个办事处，我的意思是让欣汝去做我们合资企业的驻京办主任，你们看怎么样？”金伟民的这个建议有些诡谲，他觉得以李欣汝的才色，在北京办事应该畅通无阻。

“金先生，李小姐去做驻京办主任是不是屈才了？我觉得在东汽集团随便找个中层干部就可以。”纪东翔谨慎地问。

“纪总有所不知，我们要扫清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的一切障碍，北京是我们需要越的第一个雷池，欣汝这个驻京办主任的担子是最重的。”金伟民认真地说。

“那好，我同意你的意见，成立这个驻京办很有必要，我们也出一位副主任，”纪东翔说着高举酒杯，“陈澹然在《寤语》里说，‘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让我们携起手来，谋就谋百世功，立就立千秋业，扬就扬万世名！干！”

众人无不激情满怀，一饮而尽！

【16.手机(1)】

自从习涛上任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助理以来，整日开着奔驰东游西逛，见不到人影儿，最让丁能通心里堵得慌的是，习涛来了没几天，就在北京花园附近的香草园买了一套一百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据说是市安全局出钱买下后分给习涛的，而且吴东明从市接待办特批的奔驰600多了两块特殊的牌子，一块是东州市公安局的车牌子，一块是武警的车牌子。崭新的奔驰600，再加上这么两块车牌子，习涛出入北京花园要多神气有多神气。丁能通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习涛是搞反间谍工作出身，对丁能通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很清楚，只是自己有太多的难言之处，不太好与丁能通沟通。习涛本不想把和丁能通的关系搞得太僵，只是来北京之前，吴东明找他深谈过，主要意思就是为了东州经济早日腾飞，只要不违法，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获取信息，联络感情，跑“部”“钱”进。

一开始，习涛以为吴市长想利用自己的哥哥习海与某位首长搭上关系，可是从自己被提拔为市安全局反间谍处副处长到市驻京办主任助理的整个过程中，吴市长根本没有提到“习海”两个字。

特别是吴市长谈到工作时，有段话说得语重心长：“习涛啊，我的工作风格只有两个字：严格。对下属严格，明确任务，一周后检查，没干，就不客气了。东州并不需要人人卖劲。政府官员能紧张起来，使上劲，东州就活起来了。有一百个硬碰硬的干部，东州的局面就会变得生龙活虎。我每天晚上在办公室工作到十点、十一点，东州有八百万人，我压力太大了，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年年讲振兴，就是振兴不起来，再也不能靠卖地维持城市运转了，那是在卖家底呀！我到东州来下决心搞好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汽车，老百姓天天看电视，我这个市长干得怎么样，他们心里清清楚楚的。你干得好，他敬你，跟你拉手；干不好，他们骂娘啊！所以我必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干。习涛，为什么把你派到驻京办，就是要发挥你的特长和优势，把你的反间谍经验都用到驻京办的工作上，记住，习涛，我为党为东州人民负责，你只为我负责！”

吴东明酷爱书法，讲到激动处，吴东明挥毫泼墨写了四个字“琴心剑胆”，送给了习涛，希望他用“琴心”应对工作，用“剑胆”迎接挑战。

每每想起这些，习涛都激动不已，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之感！自己唯有认真工作，早日出成绩，才不负吴市长对自己的希望，才能报答吴市长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早餐后，丁能通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发现手机没电了，他赶紧抓起办公桌上的电

话，电话是市委副书记周永年的秘书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周书记明天中午到北京，让驻京办出车到首都机场接一下。在这之前，丁能通就得知周永年要到中央党校参加春季班的学习。

刚撂下电话，就有人敲门，丁能通一边换手机电池，一边说："请进！"

习涛面无表情地推门进来了。

"丁主任，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习涛开门见山地说。

"习涛，打你来到驻京办，我就没见你笑过，你小子长得挺帅的，怎么不会笑呢？是不是把驻京办当成反特前沿了？"丁能通笑谑道。

"丁主任，不是我把驻京办当成反特前沿了，而是你没拿我当自己人，把我当特务了！"习涛反唇相讥道。

●【16.手机(2)】

"你小子本来就是特务，找我有什么事？"丁能通不耐烦地问。

"丁主任，我需要二十部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习涛平静地说。

"什么什么？二十部？习涛，想开手机超市呀！"丁能通吃惊地说。

"丁主任，这件事是我来北京之前吴市长交待过的。"习涛似乎预料到了丁能通的反应，不紧不慢地说。

"你少拿吴市长做挡箭牌，我只认识睁眼睛的强盗，不认识闭眼睛的佛，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一部要一万块，二十部就是二十万，这笔钱从哪里出？习涛，我没接到吴市长的指示，这件事不能办！"丁能通不屑地说。

习涛虽然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滑溜角色，却颇能审时度势掌握分寸，他不想和丁能通搞得太僵，便拿起丁能通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焦云龙的手机。本来他可以直接和吴市长通话的，将丁能通一军，但是那样做会让丁能通很没面子。

“云龙，我是习涛，我和丁主任汇报那二十部手机的事，他想和你通个话。”习涛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了丁能通。

其实丁能通早就预感到这件事是真的，因为为了跑“部”“钱”进，驻京办每年都要送出十部八部手机，但是从来没像这次，一次性就要二十部最好的手机。丁能通将习涛一下，也是想试探试探他和吴东明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以为习涛为了显示自己与吴市长的关系，一定会给吴市长打电话澄清此事，以前肖鸿林任市长时，自己经常绕过秘书与肖市长直接通话，当然这与自己曾经给肖鸿林当过秘书有关。

习涛没有直接与吴市长通电话，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这小子办事有分寸；二是习涛和吴市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拿起电话就打的地步。

其实即使习涛直接拨通吴市长的电话，将丁能通一军，丁能通也早想好了一肚子吴市长喜欢听的词儿。他觉得吴市长的性格颇有几分像当年的肖鸿林，都有几分不可抗拒的自信，甚至霸气。

丁能通最善于揣摩领导心理，他觉得越有性格的领导，越容易对症下药，再说，习涛深得吴东明的信任，又有一个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的哥哥，若拉开架势与习涛争斗，就算你用尽心机，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对于习涛只能施以羁縻之法，一方面打压他，不能让他登鼻子上脸；另一方面还要笼络他。正所谓有威才有信，有信必有威。

丁能通不紧不慢地接过电话，呵呵笑着说：“云龙，手机的事，吴市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呀，这事要办就办好，我是怕有疏忽，才让习涛给你打了个电话。”

“丁主任，吴市长对这件事很重视，下午还嘱咐我给你打个电话，通报一下呢，吴市长的确有指示，就是这二十部手机不仅要买最好的，而且要把卡都配好，今后这些手机的话费就由驻京办出。”焦云龙的口气不容置疑。

“好的，云龙，上次你来，酒没有和你分出胜负，下次你陪吴市长来，我请你和吴市长到怀柔的鹿场尝尝鹿茸血酒。”丁能通咧着嘴笑着说。

“丁主任，我听说喝那玩意儿出鼻血，下面受不了，你可得负责到底！”焦云龙开玩笑地说。

“放心吧，云龙，保证让你找到游龙戏凤的感觉。”

丁能通一边挂电话，一边心想，这件事一定不是仅仅送二十部手机那么简单，应该想办法从习涛嘴里套套实情。

丁能通缓步走到习涛跟前，亲切地把胳膊搭在他肩上。“习涛，说说这二十部手机的去向吧，我必须根据去向下账，有些账是需要动动脑筋才能名正言顺啊！”

16.手机(3)】

要论起工于心计来，习涛根本不是丁能通的对手，已经将了丁能通一军了，不好再将第二军，而且习涛也明白，这二十部手机的去向并不磊落，这笔费用究竟算什么，还真需要斟酌，何况还要配手机卡，交话费。

想到这儿，习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子递给了丁能通。“丁主任，这份名单吴市长一再叮嘱要保密，只限于你我之间知道！”

丁能通接过名单一看，心里吃了一惊，但脸上并未露出声色，而且还淡淡地笑了笑。其实单子上写的都是国家机关要害部门司局级以上领导的名字。

“习涛，这些人可都是官场上无人不想结交的人物，不会是只送一部手机这么简单吧？”丁能通诡谲地问。

“丁主任，要不吴市长怎么指示，驻京办的信息必须向他负责呢！”习涛道破天机地说。

“习涛，你该不会对这些手机搞什么特务活动吧？”丁能通步步紧逼地问。

“丁主任，你不是说咱们驻京办的信息工作比较薄弱吗，这回我保证信息工作会上一个新台阶。”习涛信心十足地说。

丁能通终于明白了吴市长起用习涛的深层次用意，不仅仅是通过习涛往中南海里走动，更重要的是要用习涛的专业特长获取“信息”好先下手为强！丁能通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他心想，说不定眼前这个专业特务已经在我的办公室电话和手机里做了手脚，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越这么想，丁能通越替习涛担心，心想，小伙子一表人才，如果好好历练历练，一定是可造之才，可千万别让人当了枪使，走到邪路上去。

想到这儿，丁能通语重心长地提醒道：“习涛，你还年轻，政治上还不太成熟，从年龄上说，我长你几岁，也算是你的大哥，兄弟，官场上的水不仅深，而且浑，暗礁密布，漩涡丛生，要好自为之啊！”

习涛听了丁能通的话苦笑了笑。“丁主任，谢谢你的忠告，这种话只有我大哥跟我说过，不过，我也记住了吴市长的一句话，一切为了东州！”

丁能通脸上浮出诡谲的笑容，深沉练达地说：“老弟，你别忘了，东州毕竟不是神州啊！”

●【17.拜访(1)

蒋春华听弟弟说自己的老公找了个小保姆，不仅做得一手好菜，还挺漂亮，心里立即就不放心起来。老公是什么人，她做妻子的心里有数。在昌山，无论是当市长，还是当市委书记，都是有口皆碑的。按理说，对老公不应该瞎担心，但是好东西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好男人不怕拈花惹草，就怕丝缠藤绕。蒋春华和吴东明也不例外地经过了七年之痒，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婚姻磨合，两个人一直恩爱有加，相安无事。

蒋春华自己开车赶到东州常委大院时，已经是夕阳西下了。春节过后，夫妻俩就没见过面，蒋春华从心里思念丈夫，恨不得立即共拥香衾，但是当自己拿钥匙打开家门时，屋子里却空无一人，这是蒋春

华没有料到的。她心想，东明不可能按时回家，要么开会开得很晚，要么有宴请，小保姆应该在家呀，难道买菜去了？

蒋春华屋里屋外、楼上楼下一阵查找，根本没有发现小保姆的任何痕迹。蒋春华顿时纳闷起来。“春杰也不可能谎报军情啊！”蒋春华摇了摇头，脱去外套开始收拾房间。

收拾完房间，蒋春华把丈夫需要洗的脏衣服扔进全自动洗衣机，然后，到厨房转了一圈，什么菜也没有，很显然丈夫不怎么在家吃饭。她取了外套想出去买几样青菜，突然有人按门铃。蒋春华心想：“死鬼，回来得还挺早呢！”

她满面春风地打开门，门口满脸堆笑地站着两个人，蒋春华不认识。

“你们找谁？”蒋春华懵懂地问。

“这是吴市长家吧？”站在前面脸圆乎乎的男人谦恭地问。

“对。”

“您是大嫂吧，我是万寿县县长韩亚洲，这是我们县民营企业家邱兴本。焦秘书说，吴市长刚开完市政府常务会议，马上回家，让我们到常委大院等他，我们到楼下见屋里灯亮了，知道有人，正好楼下大门没锁，就冒昧上来了，原来是大嫂在家。”韩亚洲笑容可掬地解释道。

“是韩县长、邱老板，快请进吧，我也是从昌山赶过来的，还没见着东明的面呢!”

蒋春华一边热情地把客人让进屋，一边给两个人拿拖鞋。邱兴本还搬进屋里两箱蝎神酒。

韩亚洲换上拖鞋，将手里拎着的精装蝎神胶囊递给蒋春华说：“嫂子，这是我们县的高科技产品蝎神养颜胶囊，女人用了都说好！您只要坚持吃，就可以锁住青春，锁住美丽。”

蒋春华接过韩亚洲递过来的精品包装盒将信将疑地问：“韩县长，真有这么神？”

“大嫂，不瞒您说，谁用谁知道！”邱兴本插嘴说。

“那好，你们客厅坐，我给你们沏茶。”

蒋春华刚沏好茶，吴东明就风风火火地回来了，他在楼下见屋里亮着灯，先是心里一惊，他以为辛翠莲来了呢，自从他和辛翠莲发生关系以后，为了掩人耳目，主要是防止妻子蒋春华查岗，他让焦云龙通过市建委在黑水河畔的景润家园弄了一套精装修的公寓，辛翠莲现在就住在这套公寓里。

一段时间以来，下班后，吴东明都是悄悄地去景润家园，在那吃完饭后，经过一番云雨情再回常委大院，偷情让他觉得既新鲜又刺激，他有一种新婚之喜的快感。特别是喝了蒋春杰送的蝎神酒，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精神犹如下山的猛虎，势不可挡！只是蝎神酒已经没了一个星期了，他正打算让蒋春杰再弄两瓶时，焦云龙告诉他万寿县县长韩亚洲和蝎神集团邱老板要到家里拜访，吴东明心想，来得真是时候，他就一口答应了。

【17.拜访(2)】

吴东明以为两个人一直在常委大院等着自己，没想到房间里灯火通明的，他嘱咐过辛翠莲别再来常委大院，但是辛翠莲不听，有时候还过来给他打扫房间，洗洗衣服。

吴东明现在从骨子里怕别人知道他和辛翠莲的关系，但是他转念一想，不可能是翠莲，因为自从他和辛翠莲讲了两个人的关系不能被别人发现的重要性后，小丫头已经一个星期没来过了，他顿时长吁了一口气，因为他已经判断到妻子来了，事先没打个电话，就说明春华对自己不放心了，多亏早早地安置好了辛翠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吴东明有生以来第一次偷情，一想起妻子，心里就愧愧的，多亏韩亚洲和邱兴本来了，否则一进家门，妻子就得像审贼似的审自己。想到这儿，他三步并做两步上了楼。

“春华，我见咱家灯亮着，就知道你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电话，早知道你来，我就提前点把会开完。”吴东明一边说一边换拖鞋。

“东明，咱俩的事慢慢说，万寿县的韩县长和邱老板来了，你快点招呼客人吧。”蒋春华接过丈夫的手提包和外套温柔地说。

这时，韩亚洲和邱兴本赶紧从沙发上起身，满脸堆笑地和吴东明打招呼，吴东明连忙摆摆手请他们坐。此时，蒋春华给丈夫也沏了杯茶，又给韩亚洲和邱兴本续了水。吴东明拿起茶几上的中华烟给两个人每人发了一支，邱兴本赶紧掏出火给吴东明点上。

“兴本呀，你们生产的蝎神酒我喝了，确实不错，这次你拽着你们县长大人登我的门，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吴东明呵呵笑着说。

“吴市长，这次我们来特意给你带了两箱蝎神酒，给大嫂带了一箱蝎神养颜胶囊，就是想让您和嫂子品一品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没想到吴市长已经喝过蝎神酒了！”

韩亚洲一脸谀笑地说。

“亚洲，万寿县能出现蝎神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能带领全县蝎农共同致富，经验值得推广啊！”吴东明赞许地说。

“多谢市长的肯定，小小的蝎子被誉为‘微型的营养宝库’和‘天然药物加工厂’，我们蝎神集团有决心让蝎神系列产品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为万寿县和东州市的经济发展做贡献，为人类的健康做贡献。”

邱兴本信誓旦旦地说。

“好啊，正所谓凌绝顶者小天下，涉深海者见蛟龙啊，做企业家就应该立鸿鹄志，持报国心。亚洲、兴本，你们找我总不会是让我帮你们推销产品吧？”

吴东明笑吟吟地说。

“吴市长，您一向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这种落后县的民企发展，您更是倍加关心，我们这次来，是想请吴市长抽空到蝎神集团视察指导一下，眼下保健品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咱们省就有七八家企业在争夺《直销经营许可证》。吴市长，在这七八家企业中，应

该说蝎神集团实力是最强的，业绩也是最好的，再说，蝎神集团不仅是万寿县的龙头企业，也是咱东州市的优秀企业。只是万寿县是个穷县，底气不足啊！所以还请吴市长出面跟省商业厅打打招呼，优先考虑蝎神集团的申请，必要时，吴市长，您还得亲自出面做一做国家商务部的工作，有了《直销经营许可证》，我敢保证，蝎神集团一定会成为东州市的利税大户，何况他们采取的‘公司加农户’的方式，不知有多少农民要脱贫致富呢！”韩亚洲动情地说。

“‘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好，只是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风险转嫁到养殖户身上！”

●【17.拜访(3)

吴东明嘱咐道，“至于《直销经营许可证》的事，光省内就有七八家企业竞争，全国还不知道有多少家呢，这件事办起来难度不小，省商务厅这边还好说，难点还在国家商务部啊！兴本，我听说你是丁能通的姐夫，丁能通在京城可是跑‘部’‘钱’进的高手，你没找找他想想办法？”

吴东明用推托的口气问。

邱兴本不知道自己的小舅子在吴市长心目中是什么位置，一脸恭维地说：“吴市长，能通只是个驻京办主任，凡事还得吴市长罩着他，他即使能手眼通天，那手和眼也是您给的，何况他还没这个本事。吴市长，您在昌山市当父母官时曾经亲手扶植起一大批民营企业，难怪昌山市的老百姓称你为‘百姓市长’、‘百姓书记’，我那时候就盼东州能有您这样的市长该多好，没想到，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这就叫‘不信东风唤不回’。吴市长，您不仅仅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也是我们民营企业的主心骨，所以，办《直销经营许可证》的事非您市长大人不可！”

邱兴本极尽吹捧之能事，说得吴东明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儿。“兴本啊，你是怎么走上养蝎子这条路的？”

“吴市长，我从小生在万寿县丁家屯乡雨露村，这是全县最落后的小山村，由于家境贫寒，我深知受穷的滋味，因此从小时候起，我就

立志要赚钱养家。我爸曾经跟我说过，‘肩膀头有力养活四口人，脑袋有力养活十口人’，这句话对我的童年甚至现在都有深刻影响。在父亲这句话的影响下，无论做任何事，我都会特别用心去思考，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我报名参了军，在部队虽然是个养猪的兵，但是我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我是靠养猪办肉联厂赚得的第一桶金，后来清江省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养蝎子比养猪赚钱，我就拼命钻研这方面的技术，又找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能人共同创业，才有了蝎神集团今天的局面！”邱兴本说到动情处，目光中似乎有泪花闪烁。

吴东明被邱兴本的一席话感动了，他一拍大腿说：“好，亚洲、兴本，办《直销经营许可证》的事，我记住了，为了让万寿县早日脱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件事也值得做！”

韩亚洲兴奋地说：“吴市长，我们万寿县一直是穷家瘦妈干巴咂，但是我相信有您这个‘百姓市长’的大力支持，用不了几年，万寿县就会变成胖妈妈白咂咂奶水哗哗的！”

“亚洲，也就你们这些土得掉渣的县领导能说出这种俏皮话！”

吴东明一边大笑一边说，手里夹着的半截烟将灰抖落在裤子上，险些烧了个洞。

送走韩亚洲和邱兴本以后，蒋春华一头就扎在了吴东明的怀里，两个人都有一种重逢的喜悦。

许久，蒋春华抬起头，眼角眉梢洋溢着温柔问：“想我没？”

吴东明点了点头。

“我听说你背着我金屋藏娇，还会想起我这个半老徐娘？”蒋春华酸溜溜地问。

“春华，准是春杰和你胡诌了什么，前些日子我雇了一个家政服务员，春杰来看我时，说太漂亮了，怕你有想法，我一想也是，第二天就辞了，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有贼心没贼胆！”吴东明一本正经地说。

“真打发走了？”蒋春华斜着眼睛看着丈夫问。

“真的！”吴东明强调道。

“打发就打发了吧，”蒋春华扑哧一笑说，“老公，不怕小保姆漂亮，关键是人品要好，现在有些女孩子就像是养狐狸专业户，天生就是马叉虫，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二十岁时没贼心也没贼胆，三十岁时有了贼心但没贼胆，如今四十岁了贼心贼胆都有了，回头一看，贼没了！”

●【17.拜访(4

吴东明听罢哈哈大笑起来。“老婆，你说的马叉虫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

“土老帽儿，连马叉虫都不懂，那不就是一个骚狐狸的‘骚’字吗！”蒋春华咯咯笑着说。

“老婆，肚子饿了，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晚上饭怎么吃？”吴东明深情地问。

“我出去到附近的饭店搞几个菜，咱们就在家吃，今晚我要陪你好好喝两盅！”

蒋春华含情脉脉地说完，披上外套，就要往外走，吴东明望着门口一边穿外套一边换鞋的老婆，心想，看来处理个人感情也要有点政治智慧啊！

18.交锋(1)】

东汽集团即将剥离掉不良资产，将百分之四十九股份出让给港商的消息一公布，便在东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国光为首的一些人大代表认为，这是“为了一块牛排而出卖了法国”；以市政协主席张宏昌为代表的一些政协委员却认为，这是在为东州的改革开放放国际卫星，是东州装备制造业走向国际化的破冰之旅。

两个人分别找到了夏闻天，赵国光提醒夏闻天，振兴东汽集团必须靠踏踏实实的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靠空手套白狼的所谓资本运作

专家，其结果只能是肥水浇了外人田，目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已经是国企改革中凸现的一个“黑洞”。

张宏昌找到夏闻天先是递交了一份自己亲笔写就的文章《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论国企改革如何杀出一条血路》，文章痛陈这些年国企改革由于不敢为天下先而雷声大雨点小的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的思维，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放思想，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胆识和气魄，敢为天下先，放开手脚，勇于创新，大胆探索。

夏闻天看了张宏昌的文章后，心情十分复杂，他深知解放思想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动力源泉，但是解放思想也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赵国光和张宏昌的建议都有道理，有争论是好事，但是不能影响团结。

为了统一认识，夏闻天连夜与在中央党校地厅级进修班学习的周永年进行了电话沟通，周永年在电话里讲了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这句话对夏闻天触动很大，他建议召开市委常委会来一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周永年说，太好了，我要请假回去参加常委会。

两天后的上午，夏闻天以“解放思想如何杀出一条血路”为题召开了市委常委会，会议气氛一开始就带着火药味。

最近赵国光带领部分人大代表视察了东汽集团，工人们听说集团公司要改制，搞股份制，可能有大批工人要下岗，群情激奋，大有一触即发、群访闹事的态势。赵国光视察完东汽集团忧心忡忡，他率先想到的是一定要维护好东州市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没有稳定，东州的改革开放大业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赵国光的发言有理有据有节，发言前他先是用鹰一样的目光环视一圈，然后轻咳一声又呷了一口茶，清清嗓子说：“同志们，这几年东州的发展坎坎坷坷，始终没有理出头绪，走出低谷，先是‘肖贾大案’让东州经济发展伤了元气，接着就是何振东前‘腐’后继，让东州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再就是由于洪文山同志错误的发展观，导致东州

这台全省经济腾飞的发动机几乎熄火，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东州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否则，我们如何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还是那句话，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稳定压倒一切，我担心东汽集团这次改制可能成为东州装备制造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导火索，不仅会带来连锁反应，还会造成大批工人下岗，给刚刚安定下来的东州局面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国光同志，”张宏昌没等赵国光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话题反驳道，“东汽集团已经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早就资不抵债了，还谈什么国有资产流失？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发面需要酵母，然而这个‘酵母’在哪里？一句话，就是资本运作！我们都是这方面的门外汉，香港银钻财务有限公司已经成功地使国内一些知名企业起死回生，这些企业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成功上市后，融到大笔资金，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呀！有了‘血液’，使东汽集团的循环系统畅通起来，才能摆脱‘高负债—高筹资成本—低利润—低资本储备—更高债务’的恶性循环。”

●【18.交锋(2)】

“宏昌，资金不是财富本身，把自己的资金循环窒息后，又指望外商来给我们‘输血’，别忘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外来的资本没准是‘雅格的红豆汤’啊！”赵国光提高嗓音说。

“这话有道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朱文锦赞同地接过话茬，“我也担心东汽集团一旦大批工人下岗，会引起连锁反应，再说那个叫金伟民的港商不会不知道东汽集团目前的困境，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合资？无非是看上了东汽集团良好的工业基础，利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盘活资产是好事，关键是盘活的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国有资本，还是百分之四十九的港商资本？研究一下美国的法律就知道了，到美国上市谈何容易，美国有苛刻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还有由华盛顿‘鹰派政客’组成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都是横亘在中国国企与华尔街之间的壁垒，要上市也可以在国内或香港上嘛，干吗非得在美

国上市呢？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看这个金伟民有空手套白狼之嫌，最终的结果是，在美国上市是假，国有资产流进他的腰包是真，倒霉的是那些下岗工人，一旦这些工人失控进京告状，中央和省委都得打我们的板子，所以我建议这件事要慎而又慎呀！”

朱文锦的话，周永年实在听不下去了，最近他在中央党校学习颇有心得，他的哲学作业《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稳定》还上了《理论前沿》。

周永年一如既往地表情严肃，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眉头紧锁地说：“稳定不是裹足不前，改革也不是因噎废食。最近在中央党校学习，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认为‘求稳怕乱’的思想已经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我不是说稳定不重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稳定，是国泰民强的真稳定，还是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矛盾都捂着盖着，人民内部有点冲突矛盾，就唯恐天下要塌下来了，人为地把老百姓利益上的诉求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在利益时代，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稳定不是要求我们草木皆兵，不稳定也不是洪水猛兽，关键是我们要建立在一系列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表达权的机制，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力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就会为稳定而稳定，改革就会畏首畏尾。拿东汽集团来说，这些年错过了多少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良机。这个金伟民，我在北京听驻京办主任丁能通介绍过，他们是大学同学，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儒商。各位担心与金伟民先生合作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可是你们想过没有，金伟民与东汽集团合作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真正做大事的人都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冒险精神，东汽集团只有冒死挺进才有生的希望。即使国有资产有一些流失也是必然的，制度创新必须要支付巨大的实验成本，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领导者应该率先做改革者，思想解放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改革者，就不应该惧怕风险，总书记早

就告诫我们，‘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小平同志也早就说过，‘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同志们，东汽集团这条资本运作之路走得好，无论成败与否，都将给东州装备制造业振兴以新的启迪。”

●【18.交锋(3)】

周永年的话不仅大胆，而且充满新意，会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一直沉默静听的吴东明不失时机地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永年同志的观点很犀利，但也很中肯，东汽集团美国上市这步棋是一招险棋，可贵就可贵在这个‘险’字上了，明天的中国只有两类公司可以生存，要不就是彻底的游击队，要不就是绝对的正规军，东汽集团想发展成正规军，必须经过国际资本市场的洗礼，这种洗礼的最好方式就是到美国上市。长痛不如短痛，在我看来，国企的尾巴太多，很多尾巴缠在一起，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掉这些尾巴。东汽集团美国上市就是一把刀，不要计较什么牺牲、流失，要有信心赢，杀出一条血路出来，不这么走，国有资产流失得更严重，甚至因严重亏损而导致破产。”

吴东明的一席话，让夏闻天深有感触，他摘下眼镜习惯性地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目光炯炯地说：“同志们，经济要想真正跨出国门，思想必须先走出国门，改革绝不能作茧自缚，绝不能搞思想上的闭关锁国，古人讲：处非常之时，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东汽集团已经处在非常之时，到美国去上市就是非常之事，但非常之人不是我们，是纪东翔和金伟民。从英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从苏联—东欧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到‘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看，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不难得出结论：资本配置必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有限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规律，如

果把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比作四条牛腿，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牛鼻子，同志们，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让我说，西出阳关天地广啊！”

“闻天同志，我不是说上市融资不好，海外上市的路很多，为什么不选择操作起来可以更加便捷的香港而非要舍近求远，弃易趋难，非要选择美国呢？你们就没想过，一旦失败的后果吗？”赵国光阴着脸质问道。

“老赵，”吴东明接过话茬说，“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有明确对立面，如‘两个凡是’，也正是因为去除了后者，改革开放大幕才得以开启。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我就是要通过以东汽集团在美国上市为龙头，形成一个新的振兴东州装备制造业的冲击波，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障碍，清除一切影响发展的制度瓶颈。说句心里话，我从昌山市调到东州，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我会无恃无畏地推动国企改革突破雷区。我会用累不垮的精神、耗不尽的精力、干不厌的激情、折不挠的毅力，和同志们及全市人民一起，拉动东州装备制造业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快速平稳地前行！”

吴东明的话很动情，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19.沟通(1)】

散会后，夏闻天请吴东明到办公室坐一坐。自从吴东明到东州后，这是夏闻天第二次请吴东明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一坐。

第一次是吴东明上任后不久，两个人就东州装备制造业发展在夏闻天的办公室深谈过一次，那次谈话两个人虽然都有鲁肃探营的心态，但是都不谋而合地认为，装备制造业立市是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发展的根本。两个人谈到了制博会，谈到了东汽集团的改制，两个人都认为抓东汽集团改制可以起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但是是技术改造先行，还是资本运作先行，两个人产生了分歧，谈话不欢而散。

夏闻天毕竟是经济学博士，他深知只带着东汽集团的欧华汽车厂去美国上市，成功了再折返回来从头开始搞汽车的生产管理，以至于

再搞轻型客车或轿车、发动机的研究开发，这是一条和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发展方向相逆的路径。然而，但凡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没有办法知道在这条路上哪些地方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陷阱的，何况这么一个变数重重的年代，谁都是如履薄冰，任何判断都往往被结果所嘲笑。好在夏闻天与潘政召深谈后，又见了金伟民，夏闻天觉得吴东明亲自选的这个人是个抢先一步在全球下棋的人。金伟民不是凭借产品在全球落子，抢占棋盘，而是利用资本杠杆撬动全球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等，迅速向自己靠拢，为我所用，极力改变传统说法中“中国制造”薄利润、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形象，要给“中国：世界大加工厂”的说法以金伟民式的一击。

夏闻天的思想转得很快，他不仅接受了吴东明的观点，而且保持谨慎的乐观。他希望金伟民和纪东翔能把握行动超前现实的分寸，既追求过程的轰轰烈烈，也要结果的圆满。他这才在赵国光和张宏昌的争论中召开了常委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的观点。

吴东明走进夏闻天办公室时，夏闻天的秘书龙小波已经为两位领导沏好了茶。

“东明啊，你知道这茶是谁给的吗？”夏闻天卖关子地问。

“这味道好像是铁观音，这么好的茶，你是从哪儿受贿来的？”吴东明开玩笑地问。

“告诉你吧，上次我到省委汇报工作，这是林书记送的。”夏闻天一边呷着茶，一边笑着说。

“我明白了，林书记是想给你败败火，你呢，是想给我败败火，对不对？”吴东明敛起笑容逗趣地说。

“东明，你没发现，今天的常委会上林大可一言未发吗？”夏闻天话锋一转，语气深沉地问道。

“闻天，我一到东州就发现林大可对我有抵触情绪，这个人是不是权力欲望太强了？”吴东明不满地问。

“东明，你还不太了解大可同志，大可的确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但他谋的并不是乌纱！”夏闻天把茶杯往茶几上轻轻一蹴，语气坚定地说。

“那他谋的是什么？”吴东明不屑地反问道。

“和你一样，想在东州干一番事业，做一个合格的纤夫。”夏闻天首肯地说。

吴东明没有想到夏闻天这么为林大可撑口袋，心里很不舒服，他毫不隐讳地说：“闻天，我知道你当上市委书记后，林大可接任市长的呼声很高，我也知道当初你向省委和中组部推荐的接替你做东州市市长的人选是林大可，只是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你们谁也没有料到，这顶乌纱帽落到了我吴东明的头上。闻天，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来则已，一来就扎根，我劝你还是和大可好好谈谈，真要是抱着当纤夫的心理就不要对我这么耿耿于怀的，组织上对东州的人事安排，一定经过了仰观俯察，不是我吴东明挡了林大可的仕途，这是组织上慎之又慎的决定。”

●【19.沟通(2)】

吴东明显得有些激动，话说到这份儿上，夏闻天不得不安抚一下吴东明的情绪：“东明，你想得太多了，大可可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再说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的市长，没有点统筹全局、运筹帷幄的文韬武略，怎么能驾驭得了？当初听说你要来接任市长，我就多了个心眼，对你这个搭档做了一些侧面了解。说实话，东明，你在改革上看似特立独行，但始终很好地遵守着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别看你对事很严肃，但对人是极具亲和力的，你在昌山市任市长时就跟省里职能部门保持着充分的沟通，在大可的问题上，我看你还是继续发挥沟通能力强的特点，主动沟通沟通，话说开了，工作配合起来也顺，你说是不是？”

夏闻天的话绵里藏针，刚中有柔，吴东明叹了口气说：“闻天，大可那个人啊，干练有余而情趣不足，干巴巴、硬邦邦，就像咬不动、

砸不烂、钻不透的铁豌豆，沟通起来难啊！不过，你当班长的说话了，我总得试试啊！”

夏闻天哈哈地笑了起来，“东明啊，大可的事就说到这儿，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东州房地产业的看法。你知道文山同志就栽在‘房地产立市’上了，但是房地产和装备制造业都是东州市的支柱产业，你到东州后不止一次地说，决不让开发商插手城市改造，开发商现在恨你恨得牙痒痒啊！”

“闻天，有些城市，政府想改造城市但是没有钱，只有靠画红线成片开发房地产，那不就是靠房地产改造城市吗？房地产商会白出钱给你改造城市？这样搞一定搞砸！我是不会让房地产商来改造城市的。”吴东明固执地说。

“那旧城改造怎么办？”夏闻天担心地问。

“旧城改造就更不能让开发商参与了，旧城是城市文化精髓最集中的地区，政府改造不了就给后代来改，这就跟现在不能挖掘秦始皇陵一个道理，如果不能充分保护就不能挖掘，宁可不改造，如果对文化精髓的传承不保护，那不是改造，是破坏！”吴东明大手一挥说。

“东明，这样一来，你就把自己逼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要知道中国有些地方的执政官员都在以卖地为生，以卖地出政绩，这已经是政界的一项惯例了，几乎没有人认为政府官员与开发商为伍，政府部门借房地产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有何不妥？现在你公然训斥哄抬房价如同打劫并与房地产开发商决裂，最直接的后果是政府将失去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银行，如今你放弃了土地财政，就只能靠搞活装备制造业了。东明，我担心的是你能不能坚持住！”夏闻天坦诚地说。

“闻天，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早就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就是为振兴东州的装备制造业而来的，在我任期内装备制造业没有起色，我主动辞职！”吴东明信誓旦旦地说。

“好，东明，你有这份决心我就放心了，东州老工业基地可谓积重难返啊，要想振兴必须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啊！”

夏闻天很欣赏吴东明身上的掠野之气，不管吴东明的观点对或者是错，起码他能够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不中庸，不骑墙，敢于公开负责任地直面矛盾，表明态度，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夏闻天庆幸吴东明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官场老油条，不过，他总觉得自己只是看到了吴东明的一个方面，吴东明还应该有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究竟是什么，夏闻天又参不太透，总觉得眼前这个特立独行的搭档，除了暗含着强悍的霸气之外，还暗藏着某种诡秘，这种诡秘没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即使夏闻天也拿捏不太准，只是心里时不时地有一些隐忧挥之不去……

【20.养蜂夹道(1)】

纪东翔和金伟民、李欣汝一起飞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花园。纪东翔之所以和金伟民、李欣汝一起飞到北京，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东汽集团与香港银钻财务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驻京办选址；二是到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证监会探讨东汽集团在美国上市事宜。

为了节省时间，再加上丁能通比老北京还熟悉北京城，企业驻京办选址的事就委托丁能通找地方。纪东翔、金伟民和李欣汝马不停蹄地拜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证监会等部门的领导。

跑了一天，傍晚回到北京花园时，三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打不起精神，因为国内每一道审批程序都是一道壁垒。原先纪东翔以为国有企业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之前，由中国证监会批准就可以了，结果由中国证监会批准只是最后一道关，在此之前，还必须得到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的批准。

这是金伟民第一次运作国有企业到纽约证交所上市，他原以为上市的主要壁垒应该在美国，没想到国内也要过这么多的审批程序。不过金伟民并没有气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老同学丁能通是个跑“部”“钱”进的高手，一定有办法。只是新的合资企业注册资金远高

于三千万美元。国务院规定对投资高于三千万美元以上的合资企业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审批立项，金伟民最担心的是一旦上报国家发改委能不能顺利批下来，如果批不下来，一切梦想都将成为泡影。

晚上，丁能通在位于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设宴款待金伟民、李欣汝和纪东翔。四川饭店是老称呼，现在的名称是北京天府俱乐部。

这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与故宫和天安门广场邻近，曾经是清朝康熙皇帝第二十四子后人的府邸，虽经历百年沧桑，但至今仍维持着昔日宫殿高雅富丽的建筑特色。由于这家俱乐部有港资背景，自从朱明丽任北京花园董事长后，没少拽丁能通到这里品尝改良后可口的“川菜”。

走进古香古色的餐厅，金伟民和李欣汝对这里感到非常新奇，特别是李欣汝，她一进餐厅就兴奋地问：“丁大哥，听说这里曾经是‘老革命们吃饭的地方’，是真的吗？”

丁能通微笑着说：“对呀，这里原先叫四川饭店，成立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由朱德、陈毅等将帅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并请郭沫若先生亲笔书匾的一家专营四川菜的特级饭店。毛主席最喜欢这里的网油灯笼鸡；邓小平喜欢炒豌豆尖、樟茶鸭、豆渣鸭脯；杨尚昆喜欢樟茶肉和干烧桂鱼；董必武喜欢吃宜宾糟蛋。怎么样，这些菜欣汝要不要尝尝？”

李欣汝拍着娇嫩的双手说：“太好了，丁大哥，我越来越喜欢北京了。只是为什么又改成俱乐部了呢？”

“是啊，是一九九六年以后改的，实行会员制。欣汝，这里的会员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包括政治家、皇族成员、知名企业家、艺术家以及外资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我呀还是借明丽的光来的，明丽是这里的VIP会员。”

丁能通一边解释一边请众人入座，他今天只带了两个人，一个是朱明丽，另一个就是习涛。带朱明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请金伟

民、李欣汝和纪东翔到这里尝尝鲜，再一个就是这里是会员制，只有会员可以在这里订餐并宴请朋友；带习涛是因为习涛为金伟民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驻京办所在地，同时丁能通也有意收服习涛，因为丁能通越来越感到习涛的哥哥习海在帮助驻京办跑“部”“钱”进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20.养蜂夹道(2)】

酒菜上齐以后，丁能通以东道主的身份，连敬了三杯，纪东翔回敬时一筹莫展地说：“能通，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东汽集团能不能在美国上市，第一关就卡住了，注册资金超过三千万美元的项目必须上报国家发改委，如果报上去批不下来，我与伟民的合作就成了泡影，你是伟民的老同学，可不能不管啊!”

丁能通哈哈大笑地指着纪东翔的鼻子说：“老纪，怪不得东汽集团搞不上去呢，一点都不会变通，东州市是副省级省会城市，可以批三千万以下的项目，干吗非要注册资金超过三千万美元，你把注册资金定在两千九百九十九万美元不就全解决了，先把合资企业办起来再说嘛！”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金伟民、李欣汝、纪东翔三个人都兴奋起来。

“能通，”金伟民佩服地说，“都说驻京办主任是人精，我看你丁能通是猴精！”

众人听罢哈哈大笑。

“伟民、老纪，你们今天要好好敬敬习涛，他可是给你们找了一处非常好的四合院做驻京办。”丁能通打趣地说。

“四合院？丁大哥，你是说习助理为我们找了一处四合院做驻京办？”李欣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地问。

“对，而且在一条神秘的胡同里。”丁能通确认道。

“能通，你就别卖关子了。习助理，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吧？”金伟民催促道。

习涛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人，但是自从李欣汝一进屋，他的心就变成了一只欢快的小兔子，没完没了地跳起来。他不时地偷看一眼李欣汝黑漆漆的眸子，每一次偷看都好像被李欣汝发现了一样，李欣汝报以莞尔一笑。于是，习涛的脑海里顿时浮想联翩，春心荡漾起来。

但是，多年的反间谍职业生涯，让习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掩饰住自己的心迹，听到金伟民询问，他淡淡地一笑说："丁主任说的这套四合院位于养蜂夹道胡同，归中央警卫局服务处管辖，我是通过我哥的关系才租下来的，丁主任说，让我帮你们租一个跑'部'、'钱'进最方便的地方，我觉得没有比这套四合院更方便了。"

"为什么呢？"李欣汝好奇地问。

"因为这条不宽的胡同尽头有一座神秘的院落，是养蜂夹道一号，平常，这座院子的大门紧闭着，只有副部长以上领导的专车出入时，大门才会打开。"

习涛这么一说，李欣汝就更觉得新奇了，她进一步追问道："那么这座神秘的院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丁能通接过话茬笑着说："其实这座院子一点都不神秘，就是个高干俱乐部。全国解放以后，生活日益安定，一些老同志提出，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尚没有一个休息、健身、娱乐的集中场所，直接到社会上去，安全难以保证，毛主席在天津，想吃一碗民间小吃，群众人山人海围观欢呼，老帅们外出也是一样，不能正常地活动和休息。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俱乐部，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舒适环境。经过选点，俱乐部确定在北海西侧的养蜂夹道一号。养蜂夹道位于市中心，与中南海北门只有一街之隔，各路首长来这里活动都很方便，这里还不断有中央书记处、国家发改委、经委、财委等部门的小型会议。"

"怪不得你说那套四合院是离跑'部'、'钱'进最近的地方，纪总、欣汝，咱们一起举杯敬习助理一杯，咱们今天算是遇上真神了，咱们

合资企业美国上市审批的事还得拜托习助理帮忙啊！”金伟民恍然大悟地说。

●【20.养蜂夹道(3)】

李欣汝赶紧给习涛的酒杯里满上酒，习涛端起酒杯与纪东翔、金伟民、李欣汝碰杯以后，看似不经意地凝视了李欣汝一眼，美滋滋地一饮而尽。

朱明丽听过不少老革命在四川饭店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吸引她成为北京天府俱乐部的会员，不承想养蜂夹道比四川饭店还令人神往，她好奇地问：“为什么叫养蜂夹道胡同，难道这里养过蜜蜂不成？”朱明丽这么一问，丁能通和习涛都哈哈大笑起来。

“明丽，你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北京的地名一听就懂，一看便明白，比如那些带‘井’字的地名，历史上大多有过水井，如王府井、小井胡同、大甜水井胡同什么的，再比如那些带桥的地名，过去也确实有过或大或小的桥梁，如天桥、北新桥、甘石桥等，还有那虎坊路，古时候也确实饲养过老虎，但也有一些地名从字面上看是一种意思，而寻其本义并非如字面之意，是典型的‘名不副实’。这养蜂夹道就是如此，其实养蜂夹道是明朝养羊的地方。历史上北京地区专门养羊和贩羊的地方不少，所以过去带‘羊’字的地名很多，后来不再养羊、贩羊了，再叫原来的名字实在不雅，于是谐音成养房夹道。民国又改为养蜂夹道。其实那里根本没养过蜜蜂。”

丁能通一番解释，众人才恍然大悟，纪东翔感慨地说：“我读二月河的《雍正王朝》，书里说太子被废，老十三也受到牵连被幽禁在‘养蜂夹道’里整整十年，一个意气风发的将军出来时已经面目全非了。我原以为是二月河杜撰的，看来是真有养蜂夹道啊！”

“十三爷是不是真的在养蜂夹道关了十年，我不知道，不过明孝宗确是在那里闪闪躲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养房夹道历经四百多年，一直保留到民国年间，后来以讹传讹，渐渐变成养蜂夹道了。”丁能通补充道。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对养蜂夹道已经心驰神往了。能通、习助理，本来明天想拜访一下国家发改委，先不去了，去见识见识养蜂夹道，后天我去美国，最好我去之前把驻京办的位置定下来，这样欣汝就可以开展工作了。”金伟民急巴巴地说。

“伟民，到美国要不要向导和翻译？需要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位女博士。”丁能通一本正经地说。

“女博士”三个字一出口，朱明丽心里顿时一紧，内心的不安就像肿瘤细胞一样繁殖起来，她当然知道丁能通说的是金冉冉，想不到丁能通心里还惦记着这个漂亮女人。朱明丽扭动着她那双纤纤玉手，前后不停地绞着。

“向导我不需要，我倒是需要一名临时翻译，如果熟悉美国证券就更好了。”金伟民诚恳地说。

“伟民，算你有福气，这位女博士是学金融的，当然懂得美国证券，好像还在美国的证券公司打过工。”丁能通极力推荐道。

“那太好了，她叫什么名字？到美国后我怎么找她？”金伟民迫不及待地问。

“她叫金冉冉，起初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一直说要转到纽约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去，也不知最近转没转，回头我把联系方式给你！”丁能通甜滋滋地说。

“能通，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位女博士，该不会是红颜知己吧？”金伟民开玩笑地说。

“金总，何止红颜知己，人家去美国读书都是丁能通亲自送出去的，时不时还给人家寄学费呢！”朱明丽在一旁酸溜溜地说。

李欣汝最喜欢爱情故事，她从朱明丽醋海翻波的表情看出了微妙，乌黑的眉毛打着结，就像小学生在听课。

●【20.养蜂夹道(4)】

丁能通怕众人拿自己说事，赶紧举杯岔开话题说：“伟民、东翔、欣汝，咱们为东汽集团早日腾飞干一杯！”

不等众人响应，丁能通一饮而尽，放下酒杯，“金冉冉”三个字却像蛇一样缠着丁能通的心。按理说，丁能通的神经久经历练，早就麻木了，可是近来脑海中一想起金冉冉，立刻就会想到衣雪。

久未听到衣雪和儿子的声音了，自从罗小梅身陷囹圄，金冉冉留学美国以后，丁能通就像闪了腰一样失落。这段时间，他一直反思自己的情感生活，越反思他的内心越痛苦。思来想去，衣雪就像幽灵一样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

当初武断地指责衣雪红杏出墙，不过是为自己越轨找一个借口。如今身边的女人都走光了，心也没有以前浮躁了，他才感到，对罗小梅、金冉冉在性的需求方面多一些，而对衣雪更多的是情。

对于男人来说，性的诱惑力往往比情大得多，性欲来自荷尔蒙，荷尔蒙是激素，来自于脑垂体；情却往往来自于心灵。但是丁能通又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判断，他觉得按男人的本性就应该一夫多妻的，但是本性不是人性，人性是理性的，本性是非理性的，所有的痛苦都是在人性与本性的斗争中产生的。罗小梅、金冉冉对自己是本性，衣雪对自己是人性，那么自己对她们是什么性?

丁能通越想越觉得恍惚，几杯酒下肚，竟有了七分醉意……

【21.安乐窝(1)】

辛翠莲天天闹着吴东明给自己安排工作，还非要去地税局，吴东明思来想去觉得让辛翠莲去地税局不太合适，地税局的业务性太强了，辛翠莲才初中毕业，怕适应不了，尽管自己已经煞费苦心给她弄到了大学本科文凭。

吴东明几乎将市政府管辖的所有委办局思虑了一遍，觉得最好混的地方就是市安全局，何况局长兼党委书记王鼎臣是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事情办起来也顺手。

做通辛翠莲的工作以后，吴东明亲自打电话约王鼎臣一起吃晚饭。王鼎臣一直想请吴东明吃饭，约了几次，都因吴东明晚上宴请外宾推掉了。这次吴东明竟然主动来电话约自己一起吃晚饭，王鼎臣哪

肯放过机会，他立即反客为主介绍说，市安全局在草河口风景区有一处培训中心，对外叫东州市真空电子研究所，内部都叫“安乐窝”，实际上是一处相当于五星级酒店的休闲度假中心，从不对外，到那儿去泡个桑拿，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吴东明问，有没有台球？王鼎臣说，应有尽有。吴东明立即就同意了。

傍晚下班以后，吴东明放走了焦云龙和司机，自己一个人钻进了王鼎臣挂着武警牌子的沙漠风暴。大约半个多小时，沙漠风暴就钻进了草河口风景区。

在夕阳的昏红中，山中清溪翠谷，藏幽蕴秀，奇花佳木，堆蓝盖紫，吴东明的心情随着清阴翠绿的风光一下子舒畅起来。

沙漠风暴沿着盘山小柏油路七拐八拐转进了谷底，迎面高墙围着一座山庄，大铁门前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东州市真空电子研究所。

保安见王鼎臣的车来了，离老远就打开了大铁门，沙漠风暴一点速度没减，像奔牛一样钻进大院。

院子中央有一栋五层楼，楼的周围散落着七八栋别墅，院子里古木参天，荫蔽幽静，宛若世外桃源。

吴东明一下车就嚷嚷：“鼎臣，怪不得我给你市政府秘书长你都不干，原来这安全局别有洞天啊！”

“东明，我知道你平时喜欢蒸蒸桑拿、打打台球，在外面蒸桑拿、打台球非有人嚼舌头不可，以后累了就来这儿休息，保你万无一失。”王鼎臣拍着胸脯说。

“好，太好了，鼎臣，这莫非就是北京的养蜂夹道吧？”吴东明满意地问。

“差不多，我们内部称这里为‘安乐窝’。”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进主楼。

晚饭吃得很简单，但吃得很舒服，吴东明自从来到东州以后，就没洗过桑拿，平时在家简简单单冲冲。在昌山市任职时，市迎宾馆专

门为副市级领导搞了个康乐中心，吴东明是那里的常客。来到东州以后，一时还摸不着休闲的好去处，王鼎臣领的这个地方，让吴东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吴东明经常在心里抱怨，这官当大了，找个休闲娱乐的地方都难啊！

刚吃完饭，吴东明就嚷嚷着要泡个澡，两个人就进了康乐中心，在这里不仅可以洗澡、按摩，还可以打台球、打麻将、打乒乓球、下棋。

吴东明泡在大池子里，全身的筋骨顿时舒展开了，服务生为两个人泡了一壶铁观音，吴东明一边呷着铁观音一边问："鼎臣，你说实话，我到东州后，你觉得我头三脚踢得怎么样？"

"东明，东州振兴老工业基地喊了多少年了，现在还在喊，我一直搞不清楚，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标准是什么？你到东州以后，牵住了装备制造业这个牛鼻子不撒手，特别是对东汽集团，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极力主张东汽集团走美国上市的路子，我似乎明白了，如果东州的装备制造业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造，重组的重组，兼并的兼并，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不是可以说老工业基地就振兴了！"王鼎臣表面装糊涂，实则恭维地说。

●【21.安乐窝(2)】

"鼎臣，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大创举，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是股份制改造，有了这两大创举，中国的改革开放想退也退不回去了。"吴东明一屁股坐在大池子台阶上说。

"有道理，那么你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王鼎臣饶有兴趣地问。

"我认为是行业垄断，行业垄断不消除，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改革。"吴东明一边给自己倒茶一边说。

"行业垄断其实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其实是官僚所有制的产物，真要改，那得触动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改革是最难的。不

过，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王鼎臣也从水里出来坐在台阶上说。

“什么遗憾？”吴东明认真地问。

“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没跟上，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老百姓并没有充分享受，甚至没有享受到，好在国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东明，在抓装备制造业腾飞和关注民生两个方面，你这个一市之长可要搞好平衡啊！”王鼎臣意味深长地说。

“这话怎么说？”吴东明前倾了倾身子问。

“我看现在民生更时髦啊，振兴老工业基地不过是喊一喊而已，有几个真抓实干的？还不都是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有的地方财政收入每年以百分之四五十的速度增长，靠老工业基地能增长这么快？都是靠卖地赚的。我觉得你一来就声称‘旧城改造不能让房地产商插手’，我觉得你这是自己断自己的财路。”王鼎臣诡谲地提示道。

“我知道，东州的房地产商恨我恨得牙痒痒，但是鼎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吴东明点了一支烟深吸道，“省委极力向中央推荐我来东州主政，就是因为我在昌山抓装备制造业成绩显著，再说，洪文山为什么倒的？还不是栽在了土地上，抓装备制造业永远不会错！”

吴东明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王鼎臣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由于身体胖，肚子向外凸凸着，动作有些迟缓，他呷了一口茶，表情沉重，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说：“东明，我觉得你一上来就放弃了土地这座金库，将来财政会捉襟见肘，搞活老工业基地哪那么容易，德国鲁尔调整了三四十年才转型成功，人家是什么机制，咱们是什么机制，你想用三五年时间就让装备制造业上一个台阶，难啊！莫不如嘴上喊抓装备制造业，但主要精力用在抓民生上来，更容易出政绩，中央现在特别重视民生，你莫不如在全省率先将东州的社会保障体制完善起来，我说的完善包括农民。”

“鼎臣，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钱从哪里来，眼下建地铁的钱就吃紧得很，真要修到半截没钱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吴东明固步自封

的目光主宰着面部的表情。

“东明，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王鼎臣身体像厚厚的一堵墙前倾过来诡谲地说，“我的意思是高喊抓老工业基地，用卖地的钱抓民生，但卖地的事不张扬，时间长了，人家就以为你是靠搞活装备制造业带动了民生，这正是上面喜欢的典型，不愁你将来接不上赵长征，我可听说林白要调中央，一旦林书记上调中央，赵长征准能接省委书记，那么谁接省长，纵观全省十四个市只有你和夏闻天有一搏了。”

“鼎臣，你这招叫掩耳盗铃，我吴东明学不来，我的长项就是抓装备制造业，我就不信不靠卖地，地方财政就活不了，不过你说靠搞活装备制造业带动民生，这才是条正路，不管怎么说，这些年，你这个特务头子没白当，花花肠子不少，我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能出谋划策的秘书长啊！”

●【21.安乐窝(3)】

听了吴东明的夸赞，王鼎臣并未得意，心里反倒有几分失望，他觉得吴东明虽然比自己的位置高，但却比自己蠢，如果自己去做这个市长，一定比吴东明做得有声有色，可惜造化弄人，自己在东州官场熬了二十年，不过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市安全局局长。自从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经过九死一生后，他更觉得在官场上靠工于心计、溜须拍马换得乌纱，如果也算作一种成功的话，那也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平庸的成功。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他断然谢绝了吴东明送给他的市政府秘书长的乌纱帽，他觉得如果说官场上也有世外桃源的话，莫过于市安全局了。

“东明，没想到你还是和读大学时一样，对事业充满了激情，和你比起来我自愧不如啊！”王鼎臣自谦地恭维道。

“鼎臣，你老兄活得与世无争，活得泰然自若，令人羡慕啊！我这一天到晚忙得连什么叫情趣都不知道了。对了，我还有事想求你呢，咱丑话说在前头，这件事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吴东明挥着大手不容置疑地说。

“东明，什么大不了的事呀，还劳您市长大人以权压人！”王鼎臣眼珠子里盘旋着谑笑的目光。

“鼎臣，我有个远房外甥女，大学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你给想想办法安排到市安全局吧。”吴东明用期待的口气说。

“我当什么事呢，没问题，明天我就让人事处办。不过，东明，你说老实话，真是外甥女？”王鼎臣不愧是市安全局局长，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那还有假！”吴东明目光闪烁地说。

“东明，外甥女，还是个远房的，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亲自找我这个市安全局局长安排工作？我看春华的工作调动你也没这么上心，说实话，是不是红颜知己呀？你老兄一个人在东州，难免红袖添香啊！”王鼎臣眯着眼睛问，从眼缝儿里透出的目光捉摸不定。

吴东明一边暗骂王鼎臣是个老狐狸，一边悠悠一笑道：“鼎臣，你这家伙在安全局呆得快成猴子了，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老兄可是我在东州最知心的朋友了。先到你们局办公室做个文秘吧！”

王鼎臣嘻嘻笑道：“东明，要不要到反间谍处培训培训？说不定将来能帮上你什么忙！”

吴东明听罢眼睛一亮，火一样的目光灼得王鼎臣心里发虚，他以为自己说错了话，“鼎臣，还是你想得周全，那就拜托你了！”

王鼎臣如释重负地说：“东明，我记得南唐后主李煜有一首《一斛珠》，最后一句是，‘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大概就是男人朝思暮想的艳福吧！”

“鼎臣，今儿我可不是跟你来谈女人的，我听说你老兄高尔夫打得不错，不知道斯诺克的水平如何，我今天是特意向你挑战来的！”吴东明兴奋地说。

“东明，那你可遇上对手了，在东州官场上打斯诺克我可号称独孤求败！”

“遇上我，你这个独孤求败准成热闹盼胜！”

两个人相视哈哈大笑。

22.纽约(1)】

金伟民一向认为纽约是全世界最现代而张扬的城市，犹如汽车的发动机，纽约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他喜欢纽约，他觉得能征服华尔街的男人才是顶级的男人，每次踏上这片土地，金伟民的心中就会燃烧起征服者的激情。此时他的耳畔似乎已经听到了从华尔街拥有两百年历史的教堂里传出的钟声。

飞机抵达纽约上空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透过机窗看到曼哈顿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里耀眼的灯光，金伟民有一种踏在漫天繁星之上的感觉。他不经意地想起《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句话："纽约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是战场！"金伟民喜欢"战场"这个词，充满了火药味。

金伟民住进了皇后区法拉盛29大道135-20号的法拉盛喜来登酒店。登机前金伟民就与金冉冉约好晚饭后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的酒吧里见面。

金伟民刚走进酒吧找准位置坐下，一位身着黑色针织衫、牛仔裤，肩挎浅棕色手袋的女孩径直走了过来，披肩长发显得女孩不仅清纯，而且成熟。

"请问，您是金伟民先生吗？"

"正是，你是金冉冉吧？"

"是的，金先生，想不到我们都姓金，五百年前是一家呀！"金冉冉伸出柔嫩的玉手与金伟民握了握开着玩笑寒暄道。

"那就喊我金大哥吧，快请坐，冉冉，我可没少听能通说起你，每次谈起你，他都一脸的自豪！"金伟民笑容可掬地说。

侍者为两个人每人上了一杯咖啡，金伟民轻轻呷了一口，心中嘀咕道，"但愿这女孩的才气能配得上她的美貌。"

"我听能通说，你是学金融的，对美国的证券业熟悉吗？"金伟民试探地问。

“你来之前，通哥就向我介绍了你此行的目的和东汽集团的情况，也知道您是个资本运作的高手，曾经有过非凡的战绩，说实话，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见您的。”金冉冉谦虚地说。

“冉冉，我是曾经成功地将几家国企包装到香港和新加坡上市了，但与这次推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比起来只能算小打小闹，我这是第一次尝试着将一个大型国企推到美国上市，不瞒你说，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金伟民诚恳地说。

“金大哥，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企业上市方式主要有两种：首次公开发行和反向收购。首次公开发行是主流的上市方式，但是上市费用比较高，风险也较大。反向收购就是拟上市企业同美国的一家上市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壳公司，进行合并或者重组，然后把拟上市企业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实现借壳上市。”金冉冉十分专业地介绍说。

“冉冉，反向收购我们不考虑，东汽集团既然要到美国上市，当然要采取主流上市方式，我希望借助这次上市为东汽集团弄出春雷般的大声响来。不仅要融资成功，而且要大幅度提高东汽集团的国际形象，让供货商、销售商和其他合作伙伴都刮目相看，从而借助这次出海上市开拓全球市场，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在更高的层次上开拓业务。何况美国上市公司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东汽集团转变观念和经营机制，促使东汽集团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冉冉，这次来美国，我要找最好的投资银行、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最好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同世界一流的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把东汽集团在美国上市的事情做起来。”金伟民信誓旦旦地说。

金冉冉事先从丁能通那里得知，金伟民这次推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势在必得，因此见金伟民之前金冉冉做了充分的准备。

●【22.纽约(2)】

“金大哥，这是排在全世界前六名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名单，您请过目，只要敢担当大风险，舍得投

入大资金，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情。”金冉冉说着，从浅棕色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单子放在金伟民面前。

金伟民接过单子，仔细看起来，几经比较，他把视线投向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罗门投资银行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

“冉冉，我需要弄明白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非美国公司的上市公司最低公众持股数量和业绩、最低市值、盈利要求、采用会计原则、公司注册和业务地点、经营业务信息披露规定等基本要求，也就是东汽集团成功在美国上市的步骤和要旨。”金伟民的表情里有些如饥似渴。

“金大哥，其实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美林证券、安达信这几家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是跨国大机构，来自中国公司的所有业务都由他们的香港分部受理、承办，你在香港就可以和他们接触。”金冉冉莞尔一笑地说。

“太好了！不过冉冉，我还是希望你陪我走几家律师事务所，我急需了解有待搭建的企业上市主体的法律结构，期望律师视情况帮我拿出良策。”金伟民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有我的朋友，我明天陪你去吧，不过您的香港银钻财务有限公司并不控股东汽集团，这就是说东汽集团是个十足的国企，而且我听通哥说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这样的企业来美国上市很难通过《萨斯班-奥克斯利法案》的。”金冉冉提醒道。

“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头痛的。冉冉，以你之见呢？”金伟民表情凝重地问。

金冉冉没有马上回答，她呷了一口咖啡沉思片刻说：“我认真研究了非美国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很多公司都是在百慕大注册的。”

金伟民对百慕大并不陌生，将近一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注册地都是在百慕大。六万人的百慕大是全球最北的珊瑚岛群，在美国卡罗来纳州海岸的对面。西距北美大陆最近处也有九百公里，由三百多个大

小岛屿和礁石组成五十三平方公里疆土的边界，因为岛上从来不征企业所得税，为国际上著名的避税地之一。因此，全世界有几十万家公司都登上主岛哈密尔顿，选择百慕大为企业的注册地。

“冉冉，你的意思是说，将香港银钻财务投资东汽集团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单独拿出来在百慕大注册？”金伟民确认道。

“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到海外上市，受到公司主体管辖权的障碍，必须把控股投资人的公司转向境外注册，境外造壳上市。单独把你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拿出来在百慕大注册，你就成了真正的控股投资人。”金冉冉解释道。

“冉冉，东汽集团不会同意的，东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会同意，再说这也不是我的初衷，我还是希望东汽集团整体在美国上市。”金伟民强调道。

“金大哥，整体上市不现实，不过有个折衷的办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冉冉诡谲地笑了笑说。

“怎么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伟民不解地问。

“让东汽集团将百分之二的股份转让给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这样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就拥有了东汽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再把香港银钻财务占有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剥离出百分之二转让给东汽集团，问题不就解决了。”

●【22.纽约(3)】

金伟民顿时对金冉冉刮目相看起来，他心想如果金冉冉在资本市场上历练历练，也会成为资本运作专家的。只是如此一来，东汽集团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控股权。

“冉冉，这个办法太好了，只是我还需要说服东汽集团和东州市委、市政府。”金伟民惆怅地说。

“金大哥，SEC规定像东汽集团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上市，将归在A职能类的公司内，需合并财务报表，但要合并财务报表，必须持有合资公司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份。在百慕大注册的合资公司你们必须

拥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份，也就是再增加不低于百分之二的股份，才能跨进SEC的上市门槛。金大哥，成败其实就在百分之二股份上了！”金冉冉强调说，“其实，公司注册在百慕大后，根本用不着派出人马租借办公室营业，只要留下公司登记注册的资料，每年委托当地律师向政府缴纳一千美元即可。投资人在百慕大注册或者收购岛上已经存续的公司，用以控股境内资产，而境内则成立相应的由这家外商控股的公司，并将超出百分之五十一股份的收益及利润并入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以符合SEC的规定，就能够实现境内企业的资产通过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去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目的。道理跟他们讲清楚，我想他们会同意的。”

“冉冉，这次来美国，你让我茅塞顿开呀，东汽集团到美国成功上市后，我一定在美国注册一家分公司交给你来打理。真想不到丁能通还有这么优秀的妹妹，简直是才貌双全啊！”金伟民语气虽然温文尔雅，但目光却充满了艳羡。

“金大哥，既然你和通哥是大学同学，又是很好的朋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金冉冉目光闪烁地问。

“什么忙？你尽管说！”

金伟民早就从金冉冉的眼神中体味到她对丁能通的挚爱，因为每当提到“丁能通”这三个字的时候，金冉冉的目光中就充满了期待。

金伟民无法判断丁能通对金冉冉是怎么想的，因为丁能通是个深沉练达的家伙，轻易不让人窥透他的心思，不过，金冉冉对丁能通的痴情是一目了然的，只是这种痴情多了些纯爱，多了些理智，以至于没有发展到痴心的程度。

金冉冉一直在寻找弥合衣雪和丁能通两个人感情创伤的机遇，当她得知丁能通的大学同学、好朋友要来美国的消息后，她觉得机会来了。她想通过金伟民做一做丁能通的工作，告诉他衣雪还在爱着他，而且衣雪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试探一下丁能通的态度。

金冉冉自从上次开车去加拿大见了衣雪和丁宇后，几乎每个月都去看望他们母子，衣雪从心里原谅了金冉冉、接受了金冉冉，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金大哥，你和通哥的爱人衣雪熟不熟？”金冉冉试探地问。

“熟啊，他们不是离婚了吗？”金伟民猜不透金冉冉的心思，懵懂地问。

“金大哥，我希望你在美国办完事后去加拿大看望一下衣雪姐和孩子，衣雪姐好可怜，她心里还爱着通哥，我希望你帮我做做工作，让他们重归于好！”金冉冉动情地说。

金伟民听了金冉冉的话，心里咯噔一下，这真是一个出乎金伟民预料的请求。“冉冉，恕我直言，我也侧面了解了你和能通的关系，我能看出来你深深地爱着丁能通，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把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拱手让给别的女人呢？其实，丁能通和衣雪离婚不正是你的机会吗？”金伟民直言不讳地说。

●【22.纽约(4)】

“金大哥，其实通哥和衣雪姐离婚我是有责任的，正是因为我深爱着通哥，才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金冉冉深情地说。

“冉冉，这我就不明白了，爱情是自私的，怎么到你这里成了无私的呢？”金伟民颇感兴趣地笑着问。

“自私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占有，无私的爱情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奉献，其实真正的爱就是心疼，我爱通哥，所以我心疼他，但是通哥不心疼我，只是喜欢我，他骨子里心疼的还是衣雪姐，他之所以离开了衣雪姐，是被性冲昏了头脑，性是肉体的，情才是精神的，你来之前通哥和我通电话，我从他的言语间能体味出他和衣雪姐离婚后的痛苦。”

金冉冉还未说完，金伟民便插嘴问：“冉冉，你的意思是说，能通和衣雪离婚后悔了？”

“最强烈的爱都根源于绝望，我能感觉到通哥内心深处绝望般的痛苦，只是男人的自尊心让他不敢面对罢了！”金冉冉深刻地说。

“以前我以为丁能通是个刀枪不入的人，原来他也有阿喀琉斯之踵。冉冉，想不到你对爱情的理解也这么独特，好，一切听你的安排，我在美国办完事后，随你一起去加拿大看看衣雪，我这个人最喜欢成人之美了！”金伟民心悦诚服地说。

送走金冉冉后，金伟民回到房间，他倚窗望着华彩灿烂的夜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能不能把东汽集团在美国上市这台大戏唱出满堂彩来，唱到在鲜花和掌声中谢幕，金伟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反复琢磨着在百慕大做壳的事，心想，还是金冉冉说得对，看来把东汽集团直接拿到纽约来上市的设想，要改一改、变一变了。只要香港银钻财务控股东汽集团，那么东汽集团属于港商名下的资产在境外上市，怎么折腾下去国内也管不了，只要规范操作，依法行事，国外不会管，如此运作，东汽集团就满盘皆活了。

想到这儿，金伟民回身坐在沙发上，打开放在茶几上的所有东汽集团的资料袋，认真看起来，台灯映得他的额头油光闪亮，他眉头紧锁，眼前却一片光明。

23.刁状(1)】

最近白丽娜和习涛的关系搞得很僵，习涛无论是收集信息的费用，还是对外联络的费用都高得令人咋舌，这些费用都要从接待费里出，这极大地损害了白丽娜的利益。

接待工作一直由白丽娜主抓，接待费用也一直由白丽娜掌控，如今习涛隔三岔五地就找白丽娜签字，不领情不道谢的，让白丽娜窝了一肚子火。但是，她又不敢当着习涛的面发作，因为白丽娜心里很清楚，习涛是吴市长派到驻京办的钦差大臣，连丁能通都礼让三分，自己如果硬顶，说不定刚刚到手的主任助理就保不住了，甚至干了多年的接待处处长也得让出去。

但是白丽娜实在看不惯习涛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一大早就进了丁能通的办公室告刁状，心想，得想办法点一点丁能通心里的火，丁能通心中的火要是点起来了，你习涛即便是吴市长的钦差，也照样变成茄子。白丽娜深知丁能通工于心计的本事。

丁能通这几天一直为制博会的事跑“部”“钱”进，这是吴东明就任东州市市长以来给不太景气的东州经济烧的第一把火，也是吴市长亲自给驻京办第一次布置工作。丁能通很想通过这件事在吴市长面前露露脸，一连跑了半个月总算有了些眉目，这是半个月以来第一次他一大早坐在办公室看《京华时报》，白丽娜就拉拉着大白脸推门进来了。

丁能通一看白丽娜的表情，就扑哧一声笑了。“怎么了，丽娜，跟被哪个男人甩了似的。”

“头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人家心里烦着呢！”白丽娜隔着老板台一屁股坐在了丁能通的对面，撅着嘴说。

自从胡占发、荣国库调走以后，白丽娜成了丁能通最贴心的部下，本来杨善水在丁能通面前一直能摆正位置，可是自从习涛来了以后，杨善水就像变了一个人，班子会上动不动就弄出点不同的声音来，弄得丁能通心里很不舒服。丁能通觉得杨善水的气可能来源于胡占发和荣国库的提升，别看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和驻广州办事处主任都是副局级，但却是一把手啊，丁能通也认为无论调杨善水到成都还是到广州，都是最合适的，怎奈自己说了不算，这全是吴市长一手安排的。

但是杨善水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这件事上，丁能通有私心，根本没有力推自己，却力推了胡占发和荣国库，因为这两个人是丁能通的人。其实丁能通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丽娜，是不是因为习涛啊！”丁能通毫不忌讳地问。

“头儿，原来你知道啊，我想问问你，东州市驻京办到底你是主任，还是他是主任，我怎么看不明白了呢？”白丽娜气哼哼地质问道。

“丽娜，你说心里

Chapter_21

话，自从习涛来了以后，信息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上没上一个新的台阶？”丁能通放下手中的报纸，点上一支烟微笑着问。

“头儿，新的台阶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别的不说，就说那二十部手机就是二十多万。”白丽娜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口吻。

“丽娜，你知道好莱坞有一部大片，叫《碟中谍》吗？这二十部手机就相当于那些间谍用的信标，这就是习涛的高明之处。驻京办一年光接待费就三四千万，这二十多万创造的效益要比那三四千万大多了。”丁能通冷漠地微笑着说。

“头儿，让我看习涛仗着是吴市长的人，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花什么钱都不跟你打招呼，你却一味地迁就他，头儿，你这么姑息养奸，我看你是怕得罪习涛！”白丽娜如竹筒倒豆子般口无遮拦地说。

●【23.刁状(2)】

丁能通本想劝慰白丽娜几句，反被她抢白一番。在驻京办，能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讲话的人，除了白丽娜断没有第二个人。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平常听惯了恭维话，冷不丁被下属数落几句，丁能通一时哭笑不得。

“丽娜，习涛在我面前可不敢这么说话。”丁能通绷着脸回了一句。

白丽娜也觉得自己的话说过了火，撅着嘴像一个站在父亲面前做错了事的小女孩一样嘟囔着说：“头儿，人家是个直肠子，话虽然难听，但都是为了你好！”

“丽娜，”丁能通站起身一边踱步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你只看到了习涛的表面，却没透视他的心里。习涛是个颇有心计的人，虽然深得吴市长的信任，但并没有得意忘形的表现，他的花费大一些是吴市长允许的，无非是为了工作。鹬蚌相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莫不如我们采取既笼络又牵制的方法，为我所用，这样岂不是更好？”

“头儿，你累不累啊！”白丽娜无奈地说。

“丽娜，这种累正是官场上的乐趣啊！我问你，大凡工作上不去都是因为什么呀？”丁能通开心地问道。

白丽娜自感自己的心智比丁能通差一大截，仔细想想谨慎地说：“是不是内耗啊！”

丁能通憋着笑说：“我告诉你吧，工作搞不好的原因只有三条：一是像寡妇睡觉，上面没人；二是像小姐睡觉，上面总换人；三是像和老婆睡觉，总是自己搞自己人！”

白丽娜原以为丁能通一定像做报告似的说出一二三来，没承想弄出一个段子来，而且既形象又幽默，便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笑声刚止，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丁能通赶紧拿起电话。

“你好！我是丁能通。”

“能通，我是姐夫，我到北京了，我是和韩县长一起来的，晚上韩县长想请你吃饭，有时间吗？”

“姐夫，你什么时候来的，事先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

“能通，如今咱们蝎神集团在北京也有驻京办了，当然由我们驻京办自己的人来接。”

邱兴本说的驻京办其实就是官府私家菜酒店，让邱兴本高价兑了下来后，改成了蝎神官府私家菜酒店，旁边还多了一块牌子：东州蝎神集团驻北京办事处。

“姐夫，你和亚洲住在哪儿了？”

“昆仑饭店，离我们驻京办近啊。能通，晚上到我们驻京办吧，韩县长请你吃饭。”

“好吧，和亚洲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晚上好好喝几杯。”

白丽娜从丁能通接电话的话里话外听明白邱兴本来北京了，她心里一阵兴奋，自从白丽娜傍过腐败市长肖鸿林以后，无论她如何费尽心机，却再也没有狐媚住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对白丽娜的自尊心打击很大，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特别是当有人私下里议论说白

丽娜是女巫，跟谁谁倒霉，人家肖鸿林当市长当得好好的，被白丽娜一勾引，把命搭上了。这些议论第一次传到白丽娜耳朵里的时候，白丽娜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她第一次体会到没有男人爱的女人是多么痛苦。她也曾故伎重演，狐媚过一些市领导，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市领导都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

白丽娜失望极了，她太留恋与肖鸿林相爱的日子了，她活在世上是需要男人爱的，有男人疼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

就在白丽娜对自己的魅力心灰意冷的时候，邱兴本像王子一样出现在她的面前，以至于让自己找到了一些初恋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白丽娜是万万不敢跟丁能通分享的，但是她却不愿意放弃见邱兴本的机会。

●【23.刁状(3)】

“头儿，是不是万寿县的韩亚洲来了？”白丽娜明知故问，而且故意不提邱兴本。

“对，还有我姐夫，晚上他们在蝎神集团驻京办请我吃饭，你也一起去吧，韩亚洲的酒量没底，你也帮我挡挡驾。”丁能通不假思索地说。

这正是白丽娜求之不得的，她按捺不住兴奋说：“头儿，蝎神驻京办不就是官府私家菜馆吗，他们那儿也叫驻京办？”

白丽娜的口气里有几分讥诮，丁能通也戏谑地说：“丽娜，跟你说句心里话，不管我姐夫生意做到多大规模，他在我心里都是个卖猪肉的。”

“卖猪肉的有什么不好，北大毕业生里还有卖猪肉的呢，卖什么不是卖？张飞卖肉，千古流芳！何况你姐夫现在已经从猪倌上升为蝎神了。”白丽娜打抱不平地说。

“什么蝎神，我看是蝎子毒遗粪（独一份）。”

丁能通刚谑完，白丽娜又捧腹大笑起来。

24.驴三样(1)】

自从邱兴本兑下官府私家菜酒店做蝎神集团驻京办以后，增加了一间叫万寿县的包房。傍晚，当丁能通和白丽娜走进万寿县包房时，韩亚洲携邱兴本和新任蝎神集团驻京办主任潘富贵已经点好了菜。席中间摆的正是蝎神集团的主打产品蝎神酒。这还是丁能通第一次见到蝎神酒。

包房内除了蝎神酒具有万寿县特点外，墙上还挂着一张万寿县的风光照片，恰恰就是丁能通的家乡雨露村的田园风光，这张照片一下子就勾起了丁能通的思乡之情。

众人寒暄客套后，大家一起入了座，潘富贵拍了拍巴掌示意服务小姐走菜，韩亚洲不失时机地煽情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能通，想家了吧？"

"不是想家了，是想娘了，姐夫，上次你说娘的胃不太好，现在怎么样了？"丁能通表情愧疚地问。

"还那样，吃药就好一些，过一段就又犯了。想带她到省城全面检查一下，咱娘死活不去。能通，抽空回去看看娘吧，娘想你，更想孙子，老念叨着，盼着衣雪能带丁宇回来过个年。"

邱兴本动情地说。

一提起衣雪和儿子，丁能通的心里立即就倒海翻江起来。

韩亚洲看出了端倪，连忙转移话题说："能通，我这次可是代表万寿县县委、县政府来求你来了。"

"亚洲，我姐夫给我打电话只说你请我喝酒，可没说你有什么事要求我啊！"丁能通笑嗔道。

"能通，你别忘了，万寿县是你的家乡，为家乡做贡献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韩亚洲半真半假地说。

"亚洲，我就知道你的酒不好喝。说吧，什么事？"

丁能通话音刚落，服务小姐把头道菜上来了，小姐报了菜名："青龙踏雪。"丁能通仔细看了一眼，没太看明白，只见切得一片片黑乎乎的类似冷盘香肠之类的东西摆在白糖上。

“韩县长，这青龙是什么呀？”白丽娜好奇地问。

韩亚洲脸微微一红说：“兴本，赶紧给丽娜解释解释吧！”

邱兴本嬉皮笑脸地说：“丽娜，这青龙是用驴三样做的。”

“什么是驴三样啊？”白丽娜懵懂地问。

“就是驴的老枪。”潘富贵插了一句嘴。

“驴的老枪是什么呀？”白丽娜执着地问。

“丽娜，你还不明白，牛有牛鞭，鹿有鹿鞭，这是驴鞭！”丁能通一脸坏笑地补充道。

“哎呀妈呀，你们怎么什么都吃呢？”白丽娜脸腾地红了，嗔怪地说。

众人哈哈大笑。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韩亚洲敬了丁能通一杯酒后，说：“能通，蝎神集团申请《直销经营许可证》的事，省商务厅已经报给国家商务部了，这件事吴市长很重视，据说竞争非常激烈，光咱们省就报了七家保健品企业。能通，这跑‘部’、‘钱’你是专家，所以下一步就看你的了，蝎神集团目前的发展势头可以说是犹如雨后的春笋啊，如果再拿下这个《直销经营许可证》，能通，我敢保证不出两年，蝎神集团就能进入中国中小企业五百强。”

韩亚洲胖乎乎的圆脸因多喝了几杯蝎神酒红得像黄昏的太阳，说起话来激情澎湃。

邱兴本连忙溜缝道：“能通，蝎神集团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局面，多亏了韩县长的大力扶持啊！”

“关键是你们创建了‘公司加农户’这种模式，可以带领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啊！能通，你知道咱们万寿县在清江省是个最穷的县，县里能出一个像蝎神集团这样的利税大户不容易呀！”

●【24.驴三样(2)】

韩亚洲一副父母官的神态。

“丁大哥，现在不光农民，连城里人也参与进来了，那些下岗职工等于在家找了一份好工作。”潘富贵插嘴说。

“姐夫，你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一个‘公司加农户’呀？”丁能通心里一直没太弄明白养蝎子怎么能让那么多人致富。

“所谓‘公司加农户’，当然现在也包括‘公司加市民’了，就是公司委托农民或市民养殖蝎子，公司收取蝎种保证金，一定时期后本金返给养殖户，并支付不菲的劳务费，这是姐夫的首创。”

邱兴本用得意的口吻说。

“兴本，干吗你们公司不自己养殖，非要找养殖户养殖呢？”白丽娜好奇地问。

“对呀，企业可以自己买原料啊！”丁能通也叮了一句。

“说实话，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基地，目前我们在全清江省都有养殖户，按理说，搞这几年，劳务费能盖几个基地了，但是盖起来有什么用？我现在一举两得，我用你养的蝎子，一是不占我公司的地方，二是我公司不用出人，自己购买原料成本太高，不划算。”

邱兴本津津有味地解释道。

“那么你们怎么返利呢？”丁能通接着问。

“以一万块钱为例，养殖户交钱后可以从公司领两箱蝎子回去，公司会在农业银行为养殖户办理一个存折，返的利就直接打到账户上。”邱兴本认真地说。

“姐夫，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不瞒你说，我就怕你搞的是名为直销，实为传销。”丁能通如释重负地说。

“能通，说来说去你还是对姐夫不放心啊！你别忘了，没有姐夫帮你读大学，你哪儿有机会当这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驻京办主任，说不定在家跟你姐养蝎子呢！”

邱兴本一副挑理的口吻说。

“姐夫，你别生气，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问清了才好帮忙。现在我向你保证，这个《直销经营许可证》我就是头拱地也争取帮你拿下来。

这不光是为姐夫你，也算我为家乡做件实事！来，丽娜，给我姐夫和亚洲把酒倒上，咱俩敬他们一杯！”

丁能通和白丽娜敬完酒，邱兴本露出了笑模样，他色迷迷地看着白丽娜问：“丽娜，我们生产的蝎神酒喝起来感觉不错吧？”

白丽娜第一次喝蝎神酒，只感觉心里热乎乎的，她心里向往邱兴本已久了。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对心中的白马王子说，此时此刻听到邱兴本一语双关的问话，她更是春心荡漾。但是她不得不掩饰住自己的春情。

“兴本，我父亲一天到晚没精神，你是保健品专家，送点什么好呢？”白丽娜搭讪着问。

“送蝎神酒啊！”邱兴本讨好地说。

“管用吗？”白丽娜娇柔而妩媚地问。

“谁用谁知道啊！”邱兴本说完，开怀大笑。

酒席散后，本来丁能通要开车送白丽娜的，白丽娜却说：“头儿，你先走吧，我到你姐夫那儿给我爸选点蝎神产品，然后让富贵开车送我吧。”

丁能通也没多想便钻进了奔驰车，他觉得自己没喝几杯蝎神酒，心里却有一种盈盈的快感，心想，看来这蝎神酒还真是他妈的好东西。以前跑“部”“钱”进总愁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土特产，这回好了，有了蝎神酒，保准他们喝了都说好！

【25.红颜(1)】

车快到北京花园时，丁能通的下身不知不觉搭起了凉棚，浑身上下有一种膨胀的感觉，他情不自禁地拨通了朱明丽的电话。

“喂，明丽，干啥呢？”

“想你呢，你信吗？”

此时朱明丽在自己的房间里刚刚卸下拘谨的套装，洗去一脸的铅华，秀发松松垮垮地梳在脑后高高地挽起，穿着一袭绢丝吊带睡裙，端着一杯香槟酒，坐在沙发前看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

“到三里屯酒吧坐一坐怎么样？”丁能通的语气仿佛吃了春药。

“通哥，有没有胆量到我房间坐一坐，我请你喝香槟。”朱明丽用挑逗的语气问。

“有什么不敢的，你以为你的房间是碉堡啊？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一段时期以来，丁能通感觉自己对女人已经麻木了，甚至早就忘记了做爱的快感。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好像一头发情的野猪，兴奋、冲动，就好像喝了鹿茸血。丁能通为自己重新恢复了男人本色而暗自高兴。

丁能通兴冲冲地推开朱明丽房间的门时，被站在眼前的美丽女人深深地震撼了。弹性而丰腴的肌肤紧贴在花团锦簇、柔顺爽滑的睡裙里，姹紫嫣红的图案，富贵华丽的色彩，灿然妩媚的笑靥，曲直有致的妖娆，性感飘逸的美，简直让丁能通不能自已。

朱明丽今天晚上独自去看了青春版《牡丹亭》，兴致未消，便学着《牡丹亭》里女主角杜丽娘的腔调说：“相公，请进！”

本来朱明丽买了两张票想约丁能通一起去的，丁能通说家乡来人了，实在抽不开身，朱明丽心里很失望。她暗恋丁能通，自认为不亚于杜丽娘爱柳梦梅，只是向丁能通暗示了不知多少次，丁能通却像杜府后花园的太湖石一样无动于衷。这让朱明丽很伤心！

今晚看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以后，朱明丽被杜丽娘和柳梦梅冲破生死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正琢磨着应该找丁能通好好谈谈了，没想到丁能通醉醺醺地送上门来了。

丁能通一进门，朱明丽就发现丁能通看自己的眼神不同以往，脸色潮红，目光淫邪，像吃了春药似的，朱明丽反倒警觉起来。

丁能通进屋后，晃晃悠悠地坐在沙发上，朱明丽赶紧给他沏了杯茶，丁能通却推开茶，端起朱明丽放在茶几上的半杯香槟一饮而尽。

“好酒，明丽，再来一杯！”丁能通手舞足蹈地说。

“天杀的，不能再喝了，”朱明丽夺过酒杯娇嗔地说，“通哥，你姐夫又不是美女，至于醉成这样吗？”

“明丽，我的酒量你也不是不知道，啥时候醉过！”丁能通大大咧咧地说。

“还说没醉呢，那我问你，鸡和鹅一起放进了冰箱里，鸡死了，鹅却没死，为什么？”朱明丽憋着笑问。

丁能通冷不丁被问住了，他晃了晃脑袋，微微张开嘴，茫然若失地看着朱明丽美丽的眸子，想了想问：“为什么？”

“不知道了吧？还说自己没喝醉，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了，”朱明丽得意地说，“告诉你吧，那只鹅是企鹅。”朱明丽说完，开心地大笑起来。

丁能通也跟着笑了起来，只是笑得有些诡谲。“那我问你，那只企鹅和一头猪一起放进冰箱里，企鹅死了，猪却没事，为什么？”

朱明丽没想到丁能通会反问自己，也一下子被问住了，她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25.红颜(2)】

“小样，还说我喝多了，我看你才喝多了呢，”丁能通拿起茶几上的酒瓶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香槟，一仰脖子又干了，然后说，“告诉你吧，猪也不知道。”丁能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朱明丽恼羞地用一双小拳头捶着丁能通的肩说：“你才是猪呢，你才是猪呢！大笨猪！”

丁能通一把将朱明丽搂在怀里问：“明丽，今晚你是喜欢我做柳下惠，还是柳梦梅？”

“通哥，恐怕你心里不光梦梅吧，说不定正在梦兰、梦竹、梦菊呢！”朱明丽讥笑地说完，推开丁能通。

丁能通有些失落，他又自斟自饮地干了一杯香槟。“明丽，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我又不是白痴，我心里清清楚楚的，只是我背的情债太多了，早已经还不清还不起了，不想再欠了！我既不是柳下惠，也

不是柳梦梅，我只不过是千人骂万人恨的陈世美，为了陈世美，明丽，你不值得！”

朱明丽听了丁能通的这番话，心里很受震动，她第一次感觉到一向练达、游刃有余的丁能通，心里原来是这么苦的，这说明他内心深处压抑着一份挚爱，只是爱的是谁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才这么苦。不对，既然他骂自己是陈世美，莫非他仍然爱着衣雪？

朱明丽心里咯噔一下，她试探着问：“通哥，那为什么不把秦香莲追回来呢？”

丁能通听了朱明丽的问话，工于心计地笑了笑，他根本不回答朱明丽的问题，而是捂着腮帮子咧着嘴问：“有维生素B2吗？我牙龈溃疡了。”

朱明丽知道丁能通又在与自己耍心眼，气恼地嗔道：“只有维生素B1了。”

“那就给我两粒维生素B1吧。”丁能通一脸坏笑地说。

“维生素B1也不治牙龈溃疡，吃它干什么？”朱明丽不解地问。

“傻丫头，吃两粒维生素B1不就相当于吃了维生素B2了嘛！”丁能通诙谐地说。

朱明丽哭笑不得地说：“酒鬼，还说你没醉！”

“明丽，难得哥高兴，陪我喝点，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丁能通的话一下子让朱明丽联想到“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苦楚，心中生出千分柔情，万分感慨，心想，醉便醉了，也好知道这呆子心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爱。

想到这儿，朱明丽起身又取来一只高脚杯，拿起茶几上的大半瓶香槟，将两只高脚杯倒满，端起其中一杯爽快地说：“通哥，今晚小妹就陪你一醉方休！”

“好，这才是我心中的杜丽娘，不，朱明丽！”丁能通调侃地说。

于是两个人推杯换盏地豪饮起来，不消半个时辰，大半瓶香槟就剩下了个瓶底了。因为朱明丽有意灌丁能通，想听听这个平常不露心迹的滑头说点心里话，加上先前的蝎神酒，酒劲上顶，结果丁能通很快被灌得酩酊大醉。

一开始丁能通满嘴跑火车，后来干脆趴在朱明丽的肩头呓语起来。起初，丁能通嘟嘟囔囔的，朱明丽没太听清楚，她起身扶丁能通躺在沙发上，回卧室拿了毛毯给他盖上，此时酣然入梦的丁能通一句梦话，惊得朱明丽醋海翻波。

丁能通流着口水说："对不起，雪儿，对不起，雪儿，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26.造壳(1)】

金伟民是从加拿大直飞香港的，在加拿大见到了衣雪，自从移民加拿大以后，衣雪就没见过金伟民，这次金冉冉陪金伟民去见衣雪，让衣雪非常意外。

有朋自远方来，衣雪心里很高兴。金伟民详细介绍了丁能通的近况，还透露了丁能通的母亲身体不太好的信息。

衣雪结婚前母亲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拿丁能通的母亲当亲娘，娘俩感情笃深，得知老太太身体不太好后，衣雪非常挂念，嘱咐金伟民回国后一定要打听明白老人身体到底怎么样，然后告诉她，话里话外金伟民感觉到金冉冉的判断是正确的，衣雪还爱着丁能通。这让金伟民内心很感动，也很欣慰，他暗中答应金冉冉想办法促使丁能通和衣雪破镜重圆。

告别衣雪和金冉冉后，金伟民兴冲冲地直飞了香港。回到香港以后，金伟民首先拜访了香港的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把在美国和金冉冉的谋划一股脑地抛在了律师面前，到百慕大注册一家壳公司，去纽约申请上市，这条路好是好，但是到底能不能行得通，金伟民心里拿不准，他非常希望这个计划能得到贝克·麦肯思的律师首肯，然而，人家的答复是："这样做不行。"

“为什么不行？”金伟民有些急了，不解地问。

“东汽集团既不在香港，也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的东州，仅仅到百慕大注册一家空壳公司就去纽约申请上市，以前没有做过，当然不行了！”

“那怎么才能行呢？”

金伟民很想让贝克·麦肯思的律师指点迷津，结果人家两手一摊，耸了耸肩说：“对不起，金先生，没有办法！”

金伟民只好放弃了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又走进了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香港分部，直接找到人家的合伙人，再一次把自己的谋划和盘托出，这位合伙人对金伟民的想法既赞赏又重视，承诺和美国芝加哥总部或纽约分部进行沟通，查一查美国证券法和SEC的规定，看看对金伟民提出的方案有没有限制。

金伟民回到银钻财务公司在焦虑中苦苦等了两天。两天后，金伟民迫不及待地去了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香港分部，结果只得到了纽约分部的回复，明确告知在美国证券法和SEC的规定中，没有出现金先生提出的上市企业主体结构，所以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予以认定，或者加以约束、否定。

格信的律师介绍说：“根据我们的经验，美国法律条款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就视同可行。我们芝加哥总部正在与美国SEC联系，再等等，我们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的。”

听了格信的律师的咨询意见，金伟民多日来一直悬着的心开始回落。

第三天，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香港分部直接将美国总部的回复传真给在香港银钻财务公司办公室的金伟民，回复称：“经向SEC咨询，一切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法律没有做出禁止的，确实视同可行。”

金伟民当时开车直奔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香港分部，把东汽集团准备上市的材料袋扔给合伙人，正式聘请合伙人为东汽集团美国上市的首席律师，与格信的律师们进行了一番缜密的讨论后，金伟民更加

坚定了信心。他知道，在美国社会里，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做，那就可以大胆地做。振奋之余，他当天下午就飞往东州。

第二天一大早，金伟民就走进了东汽集团大厦。昨天晚上他几乎一宿没睡，琢磨着怎么跟纪东翔谈。吃罢早餐后，他才决定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26.造壳(2)】

金伟民推开纪东翔办公室的门时，纪东翔正在与远在北京的李欣汝通话，询问金伟民何时从美国回来。没承想金伟民却推门而入。

纪东翔放下电话，哈哈大笑地说："金先生，啥时候回来的？也不打个电话，好派车去机场接你！"

"我是昨天晚上到的，本想连夜打扰你，但考虑你累一天了，就没敢打扰。"金伟民一边解释一边与纪东翔握手。

两个人手拉手坐在沙发上，纪东翔的女秘书为两个人上了茶，纪东翔迫不及待地问："金先生，美国之行的情况怎么样？吴市长几乎一天一个电话问我你去美国的进展情况，这不刚才我还向欣汝询问呢。"

"纪总，这次美国之行收获很大，可以说找到了一条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的最佳途径。"金伟民兴奋地说。

"什么最佳途径？"纪东翔眼睛一亮，也很兴奋地问。

"这就是在境外造壳上市。"金伟民不容置疑地说。

"境外？在哪儿造壳？"纪东翔不解地问。

"你看看，"金伟民从皮包内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摊在茶几上，然后拿出笔，在北大西洋上百慕大群岛的位置画了一个醒目的圈，目光炯炯地说，"就在这儿，百慕大的哈密尔顿。"

"你该不会是指那个充满恐怖的神秘百慕大三角那个百慕大吧？我可听说自二十世纪以来那片'陷阱水域'已经有上百架飞机和两百艘船舰失事或者失踪，下落不明的失踪者有数千人。"

纪东翔不可思议地说。

金伟民哈哈大笑，他叠起地图重新放进皮包，然后认真地说：“百慕大在大西洋里由一群岛组成，在美国卡罗来纳州海岸的对面。因为百慕大在经济政治上稳定，所以那里有良好的商业经营环境。百慕大是一个受高度重视的司法管辖区域，由于对非当地居民税款中立和没有外币管制的承诺，连同那里繁荣的旅游业一起，百慕大群岛已经为自己建立了现代化的商业法和发展良好的专业基础设施的离岸产业。百慕大是最理想的企业注册地，比尔·盖茨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软件设计师的微软公司，乔治·索罗斯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都选址百慕大为公司注册地，我们选择百慕大为境外公司注册地，可以回避在美国上市路上的许多沟沟坎坎。不过，为了东汽集团能够成功在纽约上市，我们香港银钻要在百慕大注册的新公司里达到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而且主要拿欧华汽车厂这块资产，这也是为了应对SEC和苛刻的《萨斯班-奥克斯利法案》，还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你得让步！”金伟民的语气不容置疑。

“不行，”纪东翔不假思索地回绝道，“汽车工业的整车企业，要由香港银钻控股，那是很难办到的，一是市委市政府不能同意，二是国家政策也不允许。”

纪东翔的态度金伟民早预料到了，仅仅因为股份占百分之四十九与百分之五十一这百分之二的差别，那么一大块国有资产将由香港银钻财务拥有控股权，不仅纪东翔不能痛痛快快地答应，就是吴东明、夏闻天也未必能答应。不过金伟民心中早就有了应对之策。他和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香港分部的律师们商量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这个折衷方案能否成功，关键是说服吴东明。

想到这儿，金伟民不慌不忙地说：“纪总，赶紧与吴市长联系一下，我要和他面谈。”

纪东翔思忖片刻摇了摇头，无奈地拨通了焦云龙的手机。

●【26.造壳(3)】

接到纪东翔的电话后，吴东明答应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与金伟民详谈。午饭后，金伟民在酒店房间休息了一个小时，然后由纪东翔陪同来到了市政府。

金伟民和纪东翔走进吴东明的办公室时，市经委主任冯保春也在。

吴东明十分热情地握住金伟民的手说："金先生，我听东翔说，你要逼他的宫啊！逼得他都有些招架不住了。"说完吴东明哈哈大笑。

几个人坐在沙发上之后，金伟民苦笑着说："吴市长、冯主任，以目前东汽集团的财务状况，美国SEC不可能受理我们的上市申请，何况还有苛刻的《萨斯班-奥克斯利法案》和由华盛顿'鹰派政客'组成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壁垒重重，我也是没有其它的办法。"

金伟民并未一上来就抛出折衷方案，他还是希望由香港银钻财务直接控股，这样产权明晰没有后患。但是，吴东明身子往沙发背上一靠，休闲地呷着茶，一副不肯就范的神情。

"金先生，我们不是早就谈好了吗？百分之五十一是东汽集团这次合资的底线，丢掉了控股权，我们不好向省委省政府交待，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东汽集团国企的性质，这一点还请金先生能够理解！你是资本运作的行家里手，我不相信有能难住你金先生的壁垒，比如你提出合资企业的注册地选在百慕大就很有创意，我完全同意你这个境外造壳上市的想法。"

"是啊，"冯保春附和道，"东汽集团与香港银钻合资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让东汽集团起死回生并且扬帆远航，而不是为了失去东汽集团，我们也无权改变东汽集团的国企性质。"

金伟民哭笑不得地说："冯主任，你知道东汽集团为什么走到了像撞了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到了即将沉没的境地吗？就是因为有五座冰山在等着它撞，这五座冰山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僵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我查过资料，国有企业占工业总资产

的一半，占总工业贷款的三分之二，却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怕也是一句空话。就拿东汽集团来说，一艘豪华的巨轮，就要沉没了，还谈什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真要是清算的话，大概已经是负资产了吧。”

金伟民直言不讳地说。

“金先生，过去有句话，叫大海航行靠舵手，正因为不忍心看着东汽集团这艘巨轮在我们手里沉没，我们才希望通过与香港银钻财务合作，在你这位资本运作专家当舵手的情况下，闯出冰海呀！我相信，凭着金先生在资本海洋中的航海经验，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金老板是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可以干成大事的人，虽然你的想法常常令人吃惊，但仔细琢磨以后，并不感到照你的谋划去做，有什么大的出格，我的感觉是大而不空，急而不躁，远而不虚，我完全信任你！”

金伟民被吴东明的一番话所感染，让步地说：“吴市长，以您的才能做市长太可惜了，以您的才能应该去做大型跨国财团的CEO。”

吴东明听罢哈哈大笑。

金伟民接着说：“吴市长，我的确想好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我听纪总说过，清江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找过他几次，想让东汽集团拿点钱，成立个清江省汽车教育基金会，以对汽车教育和研究给予一些资助和奖励，但由于东汽集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所以一直没能成立，干脆由香港银钻财务出钱，由东汽集团、清江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和香港银钻财务共同组成这个汽车教育基金会，注册成国家级的，叫中国汽车教育基金会。会长就请冯主任挂个名吧。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就由这个社团法人来出任公司股东，我把香港银钻财务控股拥有的欧华汽车资产挂到基金会名下，由基金会控股在百慕大注册壳公司，我们建议这个壳公司就叫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你们将东汽集团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拿出百分之二转让

给基金会，由基金会这个社团法人控股欧华汽车，吴市长、冯主任，你们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26.造壳(4)】

“让我想想，把香港银钻财务持有的欧华汽车的港方资产，挂在基金会的名下，转以基金会来充当股东，去百慕大注册欧华，然后再送到美国上市。我看可行，保春，你以为如何？”吴东明三思后说。

“基金会在民政部门注册，拿到的是一张许可证，并不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也不会像营业执照上面写明企业性质是国有合资还是私有，注册资金一目了然，金先生，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按你的设计来布局，基金会作为股东在百慕大注册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只是个名分，欧华在美国纽约上市是个外壳，而欧华公司的资产则在中国东州是个实体，只是美国SEC允许这种资产重组形式在美国上市吗？”冯保春顾虑重重地问。

“我的首席律师给我的答复是没问题。只是基金会需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还要到民政部登记注册才能领到许可证，这一切还需要劳吴市长大驾才行。”

金伟民拱了拱手说。

“找你的同学丁能通比我好使，跑‘部’‘钱’进，驻京办最有经验了！”吴东明挥了挥手笑着说。

“这么说，吴市长、冯主任，你们已经同意了这个方案？”金伟民确认地问。

“保春、东翔，我看行，改革嘛，上面有说法没办法，那我们就试一下，试出个办法来！上面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说法，我们怎么办？只能是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来，对不对？保春，这个方案可行，你们市经委抓紧批一下。东翔，已经夕阳西下了，谈成这么大的事，总得庆贺一下吧，你这个和尚再穷，这顿饭也得你请，我看诸位都挺累，还是到鹿鸣春喝点鹿血补一补吧，怎么样？”

吴东明话一出口，众人开怀大笑。

【27.“舵手”(1)】

这些日子，李欣汝一直忙着装修位于养蜂夹道胡同的驻京办，纪东翔从东汽集团为李欣汝安排了一位副主任，又在北京招聘了几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李欣汝是个情商极高的女人，丁能通都不得不暗自佩服，关于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审批事宜，无论涉及哪个部门，只要丁能通牵个线搭个桥，李欣汝很快就能与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混成朋友，交际能力强得连丁能通都有些自愧不如，再加上香港驻京办有一位副主任是李欣汝大学同学，很多事情也能替她斡旋，所以审批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大的阻碍。

让李欣汝有些头疼的是习涛，应该说自从接手养蜂夹道胡同的四合院以后，李欣汝就没少麻烦习涛，习涛更是有求必应。

李欣汝是个极为敏感的人，从与习涛第一次见面，她就察觉到习涛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劲，尽管习涛极力地掩饰着自己，李欣汝还是能感觉到习涛的目光中有一团火。

其实李欣汝的心早就许给了金伟民，但是李欣汝也不想伤害习涛，因为她发现习涛在北京很有能量，当然她知道习涛的能量多半来自他哥哥的帮助。为了辅佐金伟民的事业，李欣汝很珍视习涛的能量。为此，李欣汝不惜纵容习涛对自己的暗恋，远的不说，正在装修的这套四合院，租下来的价钱只是市价的一半。

习涛是个心高气傲的人，活到三十岁了，他还是第一次如此疯狂地喜欢一个女人，有事没事他就去找李欣汝献殷勤，其实，李欣汝心里很喜欢习涛，但仅仅是喜欢，毕竟与金伟民比起来，习涛还有相当的距离。

在李欣汝心目中，金伟民不仅是个有分量的男人，而且是个有力量的男人。让李欣汝头疼的是习涛误会了自己对他的好感，而且有越陷越深的趋势。

李欣汝从未与金伟民分开过这么长时间，过去无论到哪儿都是双宿双飞，这次金伟民执意让李欣汝在北京挑大梁，是因为金伟民太看重香港银钻财务与东汽集团这次合作的机会了，这是金伟民觊觎已久的一次机会，李欣汝深知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为了拿下审批，李欣汝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搞得丁能通都自愧不如。

与吴东明、冯保春、纪东翔的会晤结束以后，金伟民迫不及待地飞回了北京。前些日子金伟民走马灯似的从北京飞到美国，又从美国去了加拿大，再从加拿大飞到香港，从香港飞到东州，最后从东州又飞回到北京。

这一圈下来，金伟民收获之余，也累坏了，他心里最想的一件事就是好好搂着李欣汝睡上一觉。这是金伟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无论多累多乏多烦，只要搂着李欣汝美美地睡上一觉，所有的疲乏烦恼即刻烟消云散。在床上，李欣汝极尽温柔之能事，这也是金伟民离不开李欣汝的原因之一。

李欣汝是第一次以东汽集团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首都机场接金伟民的，由于养蜂夹道胡同的驻京办尚未装修完，李欣汝一直住在北京花园。

接到金伟民后，李欣汝开车想回北京花园，被金伟民制止了，他想与李欣汝独处一个晚上，李欣汝莞尔一笑，心领神会地调转车头去了长城饭店。

两个人在长城饭店开了一间豪华套，金伟民找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幽会感觉。他迫不及待地想泡个澡，好让李欣汝温润如玉的嫩手给自己按按摩。金伟民有颈椎病，每次犯了都是李欣汝给他按摩，金伟民戏称李欣汝的纤纤玉手宛如太极神针。

●【27.“舵手”(2)】

金伟民泡在浴缸内，洗澡水爽滑温热，非常解乏。李欣汝只穿着内衣，含蓄温婉的奶茶色内衣，衬托得李欣汝曼妙的身材风情万种，素面文胸顺罩杯上覆盖着一层具有光泽感的珍珠落纱，再配上漂亮的

花卉蕾丝，一对性感的乳房宛若两只又白又胖的小白兔欢蹦乱跳，金伟民看一眼就有把脸埋进去的欲望。

李欣汝用一双充满灵气的小手，准确地拿捏着金伟民后背上的穴位，一边捏一边脉脉含情地问："民哥，想我了吗？"

"想，欣儿，我连骨头缝儿里都想了！"金伟民色迷迷地仰着头看着李欣汝说。

"你呀，破瓶子长了个好嘴，你走这段时间，你知道人家有多累呀，又得组织装修驻京办，又得为审批手续公关，还得……"

李欣汝说着说着，嘴里突然支吾起来，金伟民不露声色地说："是不是还得与习涛逢场作戏呀？"

"你怎么知道的？"李欣汝不好意思地问。

"在四川饭店吃饭那天，我就看出来习涛喜欢你。欣儿，我觉得习涛那小伙子很不错，一表人才不说，身上还有一股同龄人身上少有的傲骨和沉稳，这样的人才在政府的驻京办里太可惜了，要是能来给我当副手一定能独当一面！"

金伟民用十分欣赏的语气说。

"民哥，你什么意思嘛，我可不是你吸引人才的鱼饵！"李欣汝不高兴地说。

"小傻瓜，我有那么卑鄙吗？"

金伟民冷不丁地一把把李欣汝拽进浴缸，李欣汝咯咯笑着用小拳头捶着金伟民的前胸撒娇地说："大坏蛋，大坏蛋！"

"欣儿，这些年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吗？"金伟民深情地问。

"是什么？"李欣汝忽闪着大眼睛回应道。

"就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你这台发动机，我这辆汽车早就趴窝了。"金伟民感叹道。

"民哥，现在我们与东汽集团合资，你已经不是一辆汽车了，而是一艘巨轮，而且是一艘驶往神秘百慕大三角的巨轮，那里可是最接近

死亡的魔鬼海域，被称作‘地球的黑洞’，我真担心我们这次航行能不能靠岸。”

这是李欣汝第一次说出自己对银钻财务与东汽集团合资合作的担心。李欣汝一直对金伟民资本运作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金伟民却没有丁能通身上那种政客式的诡谲。

李欣汝这段时间在北京上上下下接触了不少政界的人，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在大陆做生意其实就是在做政治，特别是与国企打交道更要讲政治。因为生意上的所有难点其实都与政治有关，国企的真正老板其实就是政府。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无论如何也分不开的，这几乎成了悬在所有与国企打交道的非国企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商一旦博弈起来，失败的永远是商。这是李欣汝最担心的。

“欣儿，巨轮已经起航了，百慕大三角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中转站，我们的目标是美国，是纽约，是华尔街。当年哥伦布第四次航行到美洲时，曾经幸运地闯过波涛连天的百慕大三角，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驾驭东汽集团这艘巨轮像哥伦布率领‘圣玛利亚’号船队一样，闯过百慕大三角，顺利抵达资本的彼岸。”金伟民信誓旦旦地说。

“民哥，只要有你在，别说是百慕大三角，即使真驶往地球的黑洞，我也不怕，因为我们毕竟在一条船上。”李欣汝把头埋在金伟民的怀里说。

●【27.“舵手”(3)】

“欣儿，我已经按捺不住，现在就想纵横驰骋了。” 金伟民一脸坏笑地说。

“讨厌鬼！你以为浴缸是巨轮呀？”李欣汝娇嗔地说。

“欣儿，如果浴缸是巨轮，那我可要派舵手进驾驶舱了。”

“你敢！”

李欣汝刚要起身，金伟民往前一拱，下面的“舵手”哧溜一下就进了“驾驶舱”，李欣汝顿时呻吟起来。

【28.烟斗酒吧(1)】

第二天，金伟民睡到上午十点钟才醒，起床后李欣汝已经走了，金伟民简单洗漱之后，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其实丁能通昨晚应酬得太晚，也刚起床。

“能通，我是金伟民，昨晚回来的，太累了，想静一静，所以没打扰你！”

“小样，学会跟我捉迷藏了，其实你从东州机场登机时我就知道了，怎么样，收获挺大吧？”

“想跟你汇报汇报，找个适合男人聊天的地方吧。”

“来北京花园呗！”

“不行，你那儿迎来送往的，闹得慌！”

“那你住哪儿了？”

“长城饭店。”

“那好，我去接你！”

丁能通把车停在长城饭店门前时，金伟民在大堂等了一会儿了，见丁能通的车到了，他健步走出旋转门，门童赶紧为他开车门。

金伟民上车就问：“去哪儿？”

丁能通诡谲地说：“到了你就知道了，保证你满意。”

奔驰车沿着东三环向什刹海方向驶去。金伟民在加拿大就打定了主意，回国后一定要与丁能通好好谈谈。他觉得丁能通与衣雪那么好的女人离婚，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笨蛋！什么红杏出墙了，戴绿帽子了，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孩子的老师爱上衣雪怎么了？那么好的女人当然有人爱了！衣雪又没做什么太出格的事，谁让你把那么好的妻子一个人扔在加拿大了，即使红杏出墙了，也是你自找的！

过去金伟民都是听丁能通的一面之词，自从在加拿大见了衣雪以后，金伟民的立场完全站到了衣雪这一边。

初夏的什刹海，正是荷花盛开之时，北岸一带风景最佳，绿柳丝垂，红衣腻粉，花光人面，掩映迷离。城中内心孤寂的年轻人，从喧

嚣的大街拥挤到这里，仿佛这里是文明的最后角落。

穿过地安门大街，丁能通的奔驰车停在烟袋斜街名叫“烟斗”的酒吧门前时，金伟民敏锐地嗅到了烟丝的浓香。

“能通，这条街为什么叫烟袋斜街？”金伟民好奇地问。

“这你算问着了，这条街在明代叫‘打渔厅’斜街。不难想象，当时，一定有渔户住在这里，湖滨晾晒着渔网，斜街的铺子里有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鲜鲤和肥鲢在出售。清代，这条街开始兴盛起来，因为内城的八旗子弟多有吸烟的嗜好，特别是什刹海一带旗人密集，烟草和烟具的生意颇为好做，于是斜街上陆续出现了很多烟铺，烟铺的幌子，就做成烟袋状，久而久之，烟袋斜街就叫开了。这家‘烟斗’酒吧还是朱明丽领我来的，专供古巴烟丝，是男人间谈话的最佳场所。”

两个人走进“烟斗”酒吧，找了一个僻静处坐下。由于是上午，客人不多。

丁能通要了哈瓦那烟丝，一边往烟斗内装烟丝，一边说：“有什么话说吧。说完了，我请你去烤肉季吃烤肉。”

金伟民点上装满烟丝的烟斗一边抽一边说：“好烟，好烟，伟民，你刚才说，你和朱明丽来过这里，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她？”

“喜欢！”丁能通毫不掩饰地回答。

“那你爱她吗？”金伟民眯着眼睛问。

“怎么了？伟民，脑袋让门挤了，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感情生活了。哦，是不是在美国见到了金冉冉，想为那个傻丫头打抱不平啊！我不早就给你说过嘛，金冉冉永远是我最好最亲的妹妹，不会有别的关系。”丁能通笑眯眯地解释道。

●【28.烟斗酒吧(2)】

“少跟我打马虎眼，我问你，既然你和冉冉是兄妹关系，那你跟罗小梅是什么关系？”金伟民绷着脸问。

一提到罗小梅，丁能通嬉皮笑脸的表情一下子阴沉起来。“伟民，一个被判了二十年的女人，你说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不想让

一个曾经深爱过我的女人彻底毁掉，本来我想和她结婚，我想效仿聂赫留朵夫复活马丝洛娃，但是小梅像马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一样拒绝了我。”丁能通表情痛苦地说。

“她为什么拒绝了你？”金伟民同情地问。

“他希望我和衣雪复婚，她说她对不起我和衣雪。”丁能通苦笑了笑说。

“那你是怎么想的？”金伟民步步紧逼地问。

“什么怎么想的？”丁能通反问道。

“和衣雪复婚啊！”金伟民强调道。

“覆水难收，这怎么可能呢？”丁能通耸了耸肩说。

“能通，水虽然泼了出去，但还可以在太阳的照射下蒸发成雨露重新滋润你。我这次去美国和金冉冉谈了很多，我认为她是这个世界上对爱领悟最深的女人。经过和她谈话，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这就是纯爱、真爱，这样的爱是无私的！对爱的领悟很深的还有一个女人。”

金伟民说着停顿了一下，他呷了一口茶。

“谁？”丁能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脱口而问。

“衣雪。能通，这次我去美国，在金冉冉的安排下，去了一趟加拿大，我和冉冉在温哥华见到了衣雪。”金伟民郑重地说。

“等等，伟民，你是说冉冉陪你去温哥华见了衣雪？难道冉冉和衣雪……”丁能通不解地问。

“对，冉冉和衣雪早就成了知心姐妹、好朋友，冉冉每个月都要去加拿大和衣雪见一次面。”金伟民加重语气说。

“乖乖，这怎么可能呢？”丁能通不可思议地自言自语道。

“能通，过去你和衣雪离婚，我听惯了你的一面之词，这次我去加拿大才发现，衣雪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我看你们之间离婚完全出于误会。”

金伟民不容置疑地说。

“误会？”丁能通圆睁双目问，意思是说，“有没有搞错？”一副委屈的表情。

“能通，”金伟民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想为衣雪做任何解释，我只想告诉你，衣雪是因为太爱你才同意离婚的，正如金冉冉太爱你才费尽心机真诚地找到衣雪，当她得知衣雪与你离婚的真相后，特意把我拽到加拿大见衣雪，目的就是希望你和衣雪的爱能够重新开始。我想罗小梅拒绝了你，应该和冉冉的心情是一样的，应该说三个女人历经感情的磨砺和生活的考验后，都明白了爱的真谛，唯一糊涂的就是你这个精得跟猴似的驻京办主任。能通，我说这番话不是来逼你的，我只希望你能好好反思一下，我听说衣雪和你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你和衣雪离婚后老人被你气病了，可你忙得连回去和老太太解释解释的时间都没有，你真有那么忙吗？那些迎来送往的应酬真比爱还重要吗？我觉得李白的诗《江上吟》早就道破了天机：‘屈平辞赋悬明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你是不是把权看得太重了，心里还有没有爱的位置？”

金伟民的一席话让丁能通很受触动，他半天没有说话，过了许久才低沉地问了一句：“衣雪还好吗？”

听了这句话，金伟民欣慰地笑了。

29.华表(1)】

为了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夏闻天指示市委办公厅重修市委大院内的小广场，目前小广场基本完工了，可是小广场中间立了一个类似龙的雕塑，显得不伦不类。

这让市委秘书长朱文锦大为光火，立即命令行政处马上拆除，但是当主管后勤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向他请示立个什么雕塑更好时，朱文锦也犯难了，他觉得这种画龙点睛的事必须请示夏书记。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夏闻天前脚刚进办公室，朱文锦后脚就跟了进来。

“文锦，我正要找你呢！”夏闻天放下手里的皮包示意朱文锦沙发上坐，然后自己先坐在了沙发上，“很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只有投入没

有产出’，‘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劳民伤财，影响经济快速发展’，我针对这种错误认识写了一篇批驳文章，你是东州四大班子公认的大手笔，你帮我把把关，有些数据可能不太准确，让综合一处再斟酌斟酌，如果没有问题在《东州日报》上发一下。”夏闻天说完从皮包内取出文稿递给朱文锦。

“夏书记，这种文章让秘书代代笔就行了，何必亲自动手呢！再说下面还有政策研究室和综合处呢！你一天到晚又要忙工作，又要写文章，身体会吃不消的！”

朱文锦用关切的口吻说。

“文锦啊，如果让秘书代笔，岂不成了他当市委书记，我当傀儡了？”

夏闻天就任清江省副省长时，就养成了自己的所有报告、讲话和致辞以及理论文章全部自己动手，从不让秘书代笔的习惯，就任东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后，这种工作作风更扎实了。正因为如此，夏闻天无论是民情还是政情，无不了然于胸。

“夏书记，说句心里话，东州作为老工业基地要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任重道远啊！起码要过六道坎，市环保局对照创建考核指标分析，对于东州市来说，难度较大的指标有六项：全市空气污染指数、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这六项指标要达标，对东州这个老工业基地来说，比过火焰山还难啊！”

朱文锦毫无信心地说。

“正因为东州是老工业基地，才更要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意义太大了，不仅对清江省这个装备制造业大省的环保工作有示范带动作用，就是对全国也有典型意义。何况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在这篇文章中着力阐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那些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成功的城市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环境就是吸引力，建设优美

的环境就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文锦啊，东明要在东州搞一场‘环境革命’，这把火烧得好啊！这与振兴老工业基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啊！”夏闻天铿锵有力地说。

朱文锦是资历最老的市委常委，从赵长征任东州市市委书记时代就是市委秘书长，到夏闻天已经是第四任市委书记了。朱文锦梦寐以求的是升任市委副书记，然而一次次地错过机遇，这次全国地方四级党委大换届，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减少副书记”职数，“一正两副”模式成为地方党委领导机构的主要形式。原以为洪文山调走后，周永年代理市委书记，扶正后，自己正好可以任专职副书记，然而天不遂人愿，周永年的“代”字是拿下了，可还是个副书记，朱文锦想当市委副书记的梦彻底破灭了，如今的心态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29.华表(2)】

但是朱文锦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最欣赏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朱文锦认为政治家因为拥有权力而与众不同，但是政治家一旦离开政治斗争中的胜利，将一无是处。朱文锦是不屑于斗争，但是他喜欢看，他觉得最有趣的职业大概就是渔翁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朱文锦体会到官场上最和谐的状态就是把水搅浑，只有水浑了，才可能摸到鱼。因此，把水搅浑几乎成了朱文锦还能忍受着把市委秘书长这个角色演下去的唯一动力。

“夏书记，我觉得吴市长来东州以后，开辟了两条战线。”朱文锦诡谲地说。

“两条战线？”夏闻天饶有兴趣地问。

“一条看得见的战线，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朱文锦卖关子地说。

“这话怎么讲？”夏闻天不解地问。

“看得见的战线当然是搞环境革命啦，抓装备制造业啦，促使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啦，所谓的三把火；看不见的战线就让人费思量了。夏书记，我听说市驻京办搞了一份《市长参考》，是专门报给吴市长

本人的，四大班子一把手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别看那份材料叫《市长参考》，其他副市长谁也看不到，就连常务副市长林大可也摸不着。夏书记，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朱文锦的话一下子引起了夏闻天的警觉。“这个丁能通要搞什么鬼？”夏闻天不满地问。

“夏书记，依我看要搞鬼的不是丁能通，丁能通这么做不过是身不由己。”朱文锦念三七地说。

“这话什么意思？”夏闻天认真地问。

“夏书记，我听说吴东明从市安全局反间谍处选了一个叫习涛的人，直接从正科级提拔到正处，任市驻京办主任助理，这个人不仅是市安全局反间谍处的业务骨干，而且很有背景，听说此人的哥哥在中央警卫局任处长，挂少将军衔，这个习涛到了驻京办以后，主抓信息工作，《市长参考》就是他的杰作。”

朱文锦工于心计地说。

“文锦，那份《市长参考》与《首都信息》有什么不同？我手里的《首都信息》一直没有间断过呀。”夏闻天若有所思地问。

“我听说《市长参考》丁能通根本不过问，完全由习涛与吴东明单线联系，那个习涛是特务出身，哥哥又是中央警卫局的处长，我想那份《市长参考》里的内容一定非同一般啊！”

朱文锦添油加醋地发挥道。

听了朱文锦的话，夏闻天陷入沉思，他并不看重吴东明独享的那份《市长参考》，他看重的是吴东明这种行为发出的信号，他觉得吴东明这个人很有意思，给人的感觉是襟怀坦白，但是做起事来却深不可测。起初夏闻天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好搭档，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共事后，夏闻天发现对吴东明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不过，夏闻天不愿意让朱文锦看出自己的这种隐忧，他从骨子里不太喜欢朱文锦阴森森的脾性，但深感这位“四朝元老”对人对事总有老辣甚至毒辣的见解，用好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参。

因此，夏闻天笑容可掬地说：“文锦，市驻京办这几年在工作上很有起色，只是信息工作弱了一点，信息工作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就得用非常之人下非常之功，东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市驻京办归市政府主管，丁能通有责任向市长负责，《市长参考》直接报给东明也不为过，只要有利于东明这个一市之长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我们就应该理解。”

29.华表(3)】

夏闻天这么一圆场，朱文锦像吃了个软钉子，他眼角的鱼尾纹稍稍动了一下，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了一下夏闻天的表情，以他多年在官场察人的经验，心想，别看你夏闻天不搭茬，心里还不知道怎么五味杂陈呢，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应该说正事了。

于是，朱文锦满脸堆笑地说：“夏书记，这一闲聊把正经事忘了，我来是想请示一下，在你的指示下，办公厅行政处对市委大院重新进行了修整，而且重修了小广场，只是小广场中央搞个什么雕塑，大家众说纷纭，我看这个雕塑关系到市委的形象，这画龙点睛的事，还得烦劳您书记大人给把把关啊。”

“他们都搞了些什么方案，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夏闻天明眸一闪，笑着问。

“什么龙啊、凤啊、假山石啊，俗不可耐，都被我给否了。”朱文锦摆了摆手说。

“文锦，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呢？”夏闻天用让人摸不着的语气问。

其实朱文锦心里早就想好了一个方案，只是他想探探夏闻天的心思，没承想夏闻天又把球踢回来了，他只好抛砖引玉地说：“夏书记，我的方案就是在小广场中央立一个华表，和天安门广场前的华表一模一样的华表。”

“说说你的理由。”夏闻天未置可否地说。

“华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物，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后来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它的名字叫做‘桓木’或‘表木’，后来统称为‘桓木’，因为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是议论是非的意思，就是现在提意见，所以它又有‘意见箱’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市委大院小广场立一个华表，可以昭示党员和群众，东州市委有从善如流、勇于纳谏的胆魄，多有意义！”

朱文锦还未说完，夏闻天一拍大腿说：“好，文锦，你这个主意好！其实在古代，华表不光有‘意见箱’的作用，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上都有一个蹲兽，头向宫外；天安门后的那对华表，蹲兽的头则朝宫内，传说，这蹲兽名叫‘犼’，性好望，犼头向内是希望帝王不要成天呆在宫内吃喝玩乐，希望他经常出去看望他的臣民，它的名字叫‘望帝出’；犼头向外，是希望皇帝不要迷恋游山玩水，快回到皇宫来处理朝政，它的名字叫‘望帝归’。所以华表不单纯是个装饰品，而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华表既然有‘意见箱’和‘勤政为民’的含义，而且有一种庄严感，依我看，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院子里都应该立一根。”

夏闻天的语气显得有些兴奋，朱文锦连忙附和说：“还有一种解释，说华表是由一种古代的乐器演变而来，这种乐器名为‘木铎’，是一种中间细腰，腰上插有手柄的体鸣乐器，官员们代天子征求百姓意见，奔走于全国各地，就靠敲击木铎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天子不再派人出去征求意见，而是等人找上门来，将这种大型的木铎矗立于王宫前，经过演变，就成了华表。夏书记，我希望华表立好的那天，你去给揭个幕，给市委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讲在小广场立华表的寓意，也好让大家明白华表立在市委大院的深远意义。”

●【29.华表(4)】

“好啊，到时候，你安排吧。文锦，我身边有你这个老秘书长做高参，让我不知少操多少心啊！有你是我这个市委书记的福气啊！”夏闻天拍了拍朱文锦的肩膀真诚地说。

听到赞赏，朱文锦也兴奋起来，自我标榜地说：“夏书记，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有两句话，我一直当作座右铭，这就是‘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不然怎么能熬成‘四朝元老’呢！”

夏闻天听罢哈哈大笑。“文锦，魏征是自古以来杰出的谏官代表，他‘事有必犯，知无不为’，即使是李世民发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最后被李世民尊为可以知得失的‘人镜’。希望你我都能以魏征为榜样，互为‘人镜’，也好不负党和东州八百万人民对我们的重托啊！”

夏闻天的话语重心长，朱文锦虽然表面百感交集，但心里却不以为然。朱文锦一向认为自己是政治天才，只是官运不佳，如果真把自己放在市长、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就冲自己的“廉”也将写进东州的历史。朱文锦是很想让自己走进历史的，可惜，尽管自己是市委常委，算作市委领导之一，但却只是市委的大管家和市委主要领导的服务员，这样的角色也许后人在写起东州市改革开放历史时有可能点到他一笔，但注定不会像写新中国成立后东州市历任市长、市委书记那样详实，哪怕是个市委副书记也会详实许多，这不能不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遗憾了。

30.党性分析(1)】

为了把制博会办成国家级的，吴东明特意委派林大可专程拜会商务部领导，丁能通陪林大可忙了一天。本来林大可答应丁能通晚宴上见见驻京办处以上干部，结果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周永年得知林大可进京的消息后，非要请他吃饭，丁能通推掉原计划，亲自开车拉着林大可去了中央党校。

在东州官场上，夏闻天、周永年、林大可号称“铁三角”，三个人特别投脾气，其实林大可进京前就与周永年通了电话。一晃周永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两个多月了，两个人早就盼着煮酒论英雄了。本来林大可想在北京花园请周永年，周永年说中央党校管得太严，晚上归校时间不允许超过十一点，为了能多侃几句，周永年非让林大可来中央党校一叙。

周永年和林大可都喜欢吃辣的，因此，周永年在中央党校附近寻了一家湘菜馆订了包房。丁能通陪林大可走进包房时，餐桌上早就摆满了酒菜。

“永年，”林大可一进包房就大声嚷嚷道，“听说你的党性分析报告成了中央党校的范文，有没有让秘书捉刀代笔呀！”

“大可，你这张嘴可太损了，你还不如干脆说我是抄的呢！不过你说的让人捉刀代笔者有之，一抄了之者有之，表面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者也有之，我们一些领导把个人材料假手于人已经成了习惯，不读书不学习，不思考不内省，搞得自己是嘴尖皮厚腹中空，其实闻天同志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所有的报告、讲话和致词全都自己动手，从不让秘书代笔，相比之下，如果自己的党性分析报告都找人代笔，我估计让代笔者都瞧不起啊！这样的官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周永年一番慷慨陈词让林大可颇为感慨：“永年，尼克松说，‘所有我认识的伟大的领导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伟大的读书者’。据我所知，目前，我们大部分领导干部中坚持读书者少之又少，更别谈伟大的读书者了，依我看，应该从党性分析的角度谈谈领导干部不读书的原因。真分析透了一定很深刻。”

丁能通见两位领导一见面就跟斗鸡似的，连忙举杯说：“周书记、林市长，能不能少说点党性，多谈点酒性。”

三个人碰杯后，周永年呷了一口酒，饶有兴趣地考问道：“能通，如果让你写一篇党性分析报告，你会怎么写？”

丁能通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嬉皮笑脸地说：“两位领导，当着真人的面儿我不能说假话，真要想弄清党性首先得弄清人性，如果连人性都弄不明白，怎么可能弄清党性。”

“永年，你别说，能通说得还真深刻。我觉得党性和人性并不是一对矛盾，而是高度统一的，人性好，党性才会强，党性本身就包含着许多人性的精髓。”林大可赞许地说。

“有道理，人性是丰富和复杂的，它有崇高壮丽的一面，写党性分析报告的目的之一就是规避党员人性中消极的一面，我认为人性先于党性，而党性高于人性。党性是对人性的升华，是对人性积极一面的张扬和对人性消极面的摒弃。只有让党性闪烁人性的光辉，党才能有生命力啊！因此，党性应该是最真实的人性！”周永年由于讲得兴奋，竟自己端起酒杯独饮了一杯。

“永年，问题的关键是，许多党员干部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摆不正党性和人性的关系啊！”林大可惆怅地说。

“是啊，我党历史上多次以走了‘火’的、变了‘味’的所谓‘党性’代替了人类共有价值的人性，导致党的威信滑坡的沉重教训，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令人深思的问题啊！”周永年蹙着眉说。

●【30.党性分析(2)】

“所以我说党性在人性之中，是人性的一种，没有人性就没有党性，我并不赞同周书记说的党性是对人性的升华，最近我看了一部纪实电影叫《信天游》，片中主人公县纪委书记冒着丢官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惩恶扬善、扶危解难，主人公说，‘党性就是最真实的人性’，我觉得这句话道破了党性和人性的真正关系，里面有一段唱词，我给两位领导哼几句：‘苹果花开白艳艳，听我唱一下梁青天，百姓的事情他都管，一管就管个底朝天。’”

丁能通用地道的陕北信天游的调子哼唱得很投入，周永年和林大可听了却陷入了沉思，他们既是被这种动人的曲调给震撼了，更是被“党性就是最真实的人性”这句朴实的话语给震撼了。

“大可，今天能通给我们上了一课呀，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作党的最高利益，群众才会把党看作最亲的人，这不正是‘党性就是最真实的人性’的本质体现吗？”周永年感慨地说。

“是啊，原来党性就是埋藏在人们心中真实善良的人性。如果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时刻以‘真实善良的人性’对待工作，对待同事，对待自己服务的群众，那么，党的事业何愁不兴旺发达。原来党性就是人性，就是良知，就是良心啊！能通，说得好，就冲这句至理名言，永年，我们敬能通一杯！”林大可亲自为丁能通斟了一杯酒。

丁能通佯装受宠若惊的样子，惴惴地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敬两位领导！”

三个人各自喝下杯中酒，周永年关切地问：“大可，制博会筹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万事俱备，我这次来就是与商务部、国家贸促会，还有机械工业联合会、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等部门沟通一下制博会开幕的时间，省委省政府对制博会非常重视，希望以制博会为契机，带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全面复兴。”林大可踌躇满志地说。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但它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三十，远低于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日本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德国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四，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缓慢，清江省特别是东州市作为国家装备制造业基地，又是老工业基地，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路还很漫长啊，仅靠每年举办一次热热闹闹的制博会恐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啊！”周永年泼冷水似的说。

“周书记，我觉得关键还是所有制问题，”丁能通插嘴说，“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要树立新的公有制观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一种是国家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在今天市场经济弹性体制下，百分之百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将来也会有，但是集中在少数特殊行业，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大量的新公有制：一种形式是混合所有

制，国家控股、国家参股的都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公众持股的所有制，它是采取一种产权明确到个人的一种公众持股形式，实际上是采取一种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东州市老工业基地设备老化、技术老化，但产业不老化。从来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没有技术创新，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

“能通，说得有道理呀，”林大可深吸一口烟赞许道，“观念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成败呀！过去我们常讲‘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看搞市场经济这个观念该改一改了，要敢于让‘肥水流入外人田’，搞制博会也是引入市场竞争，这就相当于龟兔赛跑，在比赛中，龟兔双方如果只竞争不合作，最后只能有一个胜者，或者两败俱伤，但如果能相互合作，陆地上兔子背乌龟跑，水中乌龟驮兔子过河，就可以实现双赢。”

【30.党性分析(3)】

“我同意林市长的观点，在装备制造业调整改造过程中，企业兼并重组不是让利吃亏，而是通过合作，共享更大的利润，这一点东汽集团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丁能通肯定地说。

“能通，我觉得金伟民的那个百慕大造壳上市的方案有点空手套白狼的味道，要是偷鸡不成再蚀把米，可够你小子喝一壶的，谁都知道那个金伟民是你的老同学，香港银钻财务入股东汽集团也是你牵线搭的桥。”林大可用质疑的口吻说。

丁能通听罢心里暗骂，好你个林大可，老子为东州招商引资还招出罪来了，脸上却满脸堆笑地说：“林市长，东汽集团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伟民如果不插手必死无疑，何况为了东汽集团能够到美国上市，伟民把银钻财务持东汽集团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都转到了那个狗屁基金会的名下，这公不公、私不私的产权关系如此模糊，将来上市成功了，大把大把的资金往东汽集团流，如果哪位大爷又想起‘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老话，来个翻脸不认账，那伟民可就惨了，就为这，我一再提醒伟民，可这老伙计一意孤行，与东汽集团合资合作铁了心

了，非要创造资本运作的奇迹。林市长，我真说不好奇迹发生后的吉凶祸福啊！”

“能通，”周永年深沉地接过话题，“一位青年导演问俄罗斯天才电影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我还缺少什么？’谢尔盖·帕拉杰诺夫认真地对他说：‘你缺少一场牢狱之灾。’其实无论是对政府领导人还是对企业家，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精神上的一次炼狱啊！”周永年的话说得很深沉，气氛一下子陷入了沉闷。

周永年是掐着点回中央党校的，夏夜的京密运河两岸黑魆魆的，有一种久别了的静寂。林大可破天荒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上，有几分释放压抑的兴奋。

“能通，你觉得吴东明这个人怎么样？”林大可以朋友的口吻毫不忌讳地问。

在丁能通心中，林大可的确是朋友，尽管他嘴上“林市长、林市长”地叫着，但是在心里他从来都没把林大可当市长看，还是当年皇县的那个豪气逼人的县长。

这就是丁能通的诡谲，心里的丁能通和表现出来的丁能通判若两人，没有人知道哪个是真实的丁能通，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自己。但是在东州官场上，林大可是唯一一个可以一眼就能看透丁能通的人，不是林大可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丁能通面对林大可刀一样的目光，不得不卸下伪装。因为林大可是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别说丁能通披着狼皮，你就是披着羊皮，林大可都毫不留情地给你撕下来。

丁能通索性穿上皇帝的新衣站在林大可的面前，如此一来，林大可倒成了围观的人，丁能通这招以攻为守，每次与林大可单挑都管用。所以，林大可表面上把丁能通当部下，心里一直把他当作可以袒露心扉的朋友。

丁能通早就耳闻林大可与吴东明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微妙到什么程度，丁能通还不好判断，因为丁能通觉得自己对吴东明这个人还看不太明白。丁能通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之间因争斗而腐败所酿成的悲剧重演，他琢磨林大可之所以直言不讳地问自己，吴市长这个人怎么样，一定是林大可从骨子里认为吴东明不怎么样了，要是顺着林大可的意思说，无疑会造成两位领导之间更深的隔阂。丁能通虽然很工于心计，但从来不做挑拨离间之事。

●【30.党性分析(4)】

因此，思忖片刻，丁能通用车载点火器点了一支烟，狠吸一口说："是个想事干事的人。"

"你这个万金油的脑袋，没琢磨琢磨他想干事能干事的目的是什么？"林大可冷哼一声问。

"什么目的？"丁能通佯装不解地问。

"是为东州八百万人民谋福祉呢，还是为自己往上爬积累政绩资本呢？"林大可一脸不屑地问。

"应该两者都有吧，官当到他那个份上，离真正的封疆大吏只一步之遥了，一千里都走了，谁会放弃一步呢？"丁能通的眸子幽幽一闪，勉强一笑说。

"这就对了，别看只有一步之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林大可肃然动容地感叹道，"能通，我知道你小子正在想办法巴结他，不然你也不会弄出一幅什么狗屁老道写的字糊弄他，还什么'天口吐紫气，昌山日月来'，亏你小子能想出来，我提醒你，对吴东明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怎么，你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丁能通试探地问。

"我问你，习涛搞的那份《市长参考》都写了些什么，你这个驻京办的一把手不会不知道吧？既然是《市长参考》，为什么我这个主管市驻京办的常务副市长和其他几位副市长都看不到？你丁能通凭什么

把驻京办搞成吴东明一个人的御用衙门？”林大可深不可测的目光轻蔑地一扫，颐指气使地问道。

“天地良心，”丁能通连忙解释道，“林市长，吴市长亲自交办的事，我这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敢不做，莫非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至于《市长参考》里的内容，我还真不过问，完全由习涛负责，现在习涛就相当于吴市长的驻京秘书，你说我怎么好插手呢？”

“恐怕不是驻京秘书，是钦差大臣吧。我看你小子不是不好插手，而是耍滑头不愿意插手吧！”林大可揶揄地戏谑道。

“既然你老大哥知道小弟身边有钦差，就应该理解我的难处。你最了解我，从来不干擦枪走火的事，我倒是担心你常务副市长大人出马一条枪啊！”丁能通不软不硬地说。

“行啊，你小子还知道提醒我，说明你还是咱老林的朋友，出马一条枪是俺的血性，在部队十五六年就养成了这点血性，改是改不了啦！”林大可笑着摇摇头，然后话锋一转，关切地问，“能通，我听说你和衣雪分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

林大可的话，一下子捅到了丁能通的腰眼上，片刻沉默后，丁能通低沉地说：“领导，我得跟你请个假。”

“怎么，良心发现，想去加拿大看衣雪？”林大可半开玩笑地问。

“我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两年没回老家看老娘了，想向你请个假，回家看看老娘。”丁能通深沉地说。

“我的瞎眼老母亲我一星期不回去看看心里就想得慌，你小子居然两年没回家看娘了，太过分了吧？我给你半个月的假，回去好好陪陪老人家！”林大可用教训部下的口吻说。

丁能通听了林大可的话，心里感到很温暖，他吞了吞口水想说什么，可犹豫着咽了回去，只是脚下一用力，奔驰车沿着京密运河驶向航天桥。

【31.四合院(1)】

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对东汽集团谋求美国上市高度重视，在丁能通、李欣汝的大力斡旋下，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金伟民就拿下了全部手续，再加上基金会运作得也很顺利，金伟民和纪东翔都看到了曙光。

去百慕大的前一天中午，正好是周末，金伟民和纪东翔特意在养蜂夹道胡同整修一新的四合院办事处内设宴答谢丁能通、杨善水、习涛和白丽娜。李欣汝还特意嘱咐丁能通别忘了带朱明丽。眼下，李欣汝在北京最得意的朋友就是朱明丽了。金伟民非常看中这套闹中取静的四合院，整修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丁能通没开车，特意坐朱明丽的红色宝马跑车驶入养蜂夹道胡同。老远就看见一块崭新的白底黑字的牌匾，写着东汽集团欧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驻京办事处。

这是一处绿树笼烟的大宅门，从外面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面的蝉鸣，看到露出墙头的树冠和屋瓦。金伟民和李欣汝春风满面地站在敞亮的大门前迎候客人。

丁能通一下车就嚷嚷道："伟民，这四合院让你这么一拾掇，快成王府了。"

李欣汝热情地挽着朱明丽的胳膊，四个人跨进大门，金伟民一脸喜色地说："能通，你对北京四合院文化比我熟悉，看看我这四合院拾掇得地道不！"

"伟民，我先考考你，你知道这大门为什么开在南墙东边吗？"丁能通卖关子地问。

金伟民冷不丁被丁能通给问住了。

"我告诉你吧，胡同北侧四合院为正四合院，院门面南临街，门开在南墙东边，这在八卦中是'巽'位，在风水上是吉祥的位置，也是柔风、润风吹进的位置。"丁能通卖弄地说。

"想不到丁大哥还懂风水。"李欣汝眉开眼笑地说。

“懂风水谈不上，不过四合院是北京最源远流长、最普遍的居住文化，建筑上已有一套固定的规则：北面是正房，东西是厢房，南面是倒座，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房子，中间是天井，整体有廊子贯通。欣汝，我也考考你，你知道靠南头就是那溜倒座房，最东端的一两间南房是干什么的吗？”丁能通用手指了指问。

李欣汝嫣然一笑，说：“丁大哥，别看我是香港人，你还真难不住我，你别忘了这四合院是我一手组织装修的，为了装修好这套四合院，我可没少查资料搞研究，你的问题我唱几句小调就能回答，你听好了，”李欣汝说着放开挎着朱明丽的胳膊，声音娇美地唱道，“天津卫城西杨柳青，有一位大姐叫白秀英。小佳人，十九冬，丈夫南学苦用功……丁大哥，我回答得怎么样？”

丁能通哈哈大笑地说：“唱得好，回答得更好！伟民，通过这段时间办手续，我可领教了欣汝的本事，简直就是花木兰啊！”

几个人一边说笑一边往左进了月门，这是一座东西长南北窄的长形院落，南边一溜倒座房，这溜房子一色的红窗棂、红柱子、红门扇，门窗镶着玻璃，透着干净爽快，北边是一道看墙，这墙装修得讲究，墙头加瓦檐，墙脚出线脚，抹砖对缝，灰墙白线，颜色淡雅。有一座垂花门正在中间，这门和看墙的淡雅有强烈对比，做得精致玲珑，华丽多彩。

垂花门前檐悬空，是用悬臂挑出来半个门楼。从顶上还必须垂下两根吊柱，吊柱上是彩画。吊柱底端两个球形柱头，则雕空镂细，做出并蒂莲、镂空花珠等形状。

过垂花门有两棵枣树，朱明丽饶有兴趣地说：“我给你们讲个发生在我奶奶身上的笑话：我奶奶不识字，小时候，我在成都老家的院子里读鲁迅的散文《秋夜》：‘在我家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奶奶听了笑着说：‘孩子，你这是读的什么书，连奶奶都学会了。’我说：‘奶奶，既然你会了，说给我听听。’我奶奶说：‘在我们家的猪圈里，可以看见两头猪，一头是

白猪，另一头还是白猪。’”朱明丽言罢，逗得众人前仰后合地笑起来。

●【31.四合院(2)】

“其实早年四合院中最忌讳种枣树、桑树和梨树。鲁迅文章中说他家院里有两棵枣树，说明民国以后，人们已经打破了禁忌。因为‘桑’与‘丧’谐音，‘枣’和‘梨’连在一起又有‘早离’之嫌。所以，一般院子内种树，多种‘西府海棠’。但海棠多种在内院，外院种点碧桃、杏花、花椒，甚至倒栽槐也算得体。树前则种开花灌木，迎春、连翘、蔷薇什么的。”

丁能通正在卖弄，内院坐着喝茶的纪东翔和杨善水听到笑声迎了出来。“好热闹啊，”纪东翔掐着半截烟笑着说，“能通，这套四合院比你刚到驻京办时那几趟营房可强多了吧？”

“东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你这里是王府气派，我们当年是大车店，是不是善水？”丁能通说着转脸问杨善水。

杨善水是如今驻京办资历最老的人，几乎把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那几趟营房，对老驻京办很有感。他感慨地说：“你别说，能通，一走进四合院，我就想起了咱们当年的‘大车店’。那时候条件虽然比不上五星级的北京花园，但是每次走进大院，看到满院子的梧桐、丁香、柿子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老杨，你走进我们的四合院有没有回家的感觉？”金伟民饶有兴趣地问。

“当然有了，金老板，你们这里如果缺人手，我愿意过来打下手啊！”杨善水话里有话地说。

丁能通听出了弦外之音，其实是间接告诉丁能通他在驻京办干得不顺心。丁能通怕杨善水破罐子破摔的做派让金伟民、纪东翔笑话，连忙接着话茬说：“善水，伟民要是缺打下手的，怎么也得先考虑我，一时半会儿还轮不上你！”

丁能通的话软中带硬，带有警告的意思，金伟民不知道两个人在暗中较劲，便笑谑道：“两位领导，只要你们敢来，我就敢收！”

杨善水当时就不吭声了，丁能通也没搭茬，金伟民憋着笑看了一眼纪东翔，两个人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四合院两侧布置了一座可供休憩的小花园，小花园中央有石桌石鼓凳，刚才纪东翔就是在这里喝茶聊天的。李欣汝将众人引到这里刚坐定，白丽娜和习涛脚前脚后地走了进来。

白丽娜一向不得意习涛，见习涛像游客一样晃了过来，便揶揄道：“哟，习老弟，来得这么晚，想压轴啊？”

“白姐，压轴多没意思，要压就压人！”习涛一脸坏笑地说。

“小弟弟，怕是还没尝过压人的滋味吧？”白丽娜说完放声大笑起来。

丁能通见白丽娜和习涛斗着嘴走了过来，轻咳一声说：“你们俩来晚了，罚你们每个人讲一个笑话，不讲笑话也可以，一会儿自罚三杯。”

“别价，头儿，都是开车来的，还是讲笑话吧。”习涛讨饶地说。

“习涛，既然是讲笑话，就得把大家逗笑了，否则还得罚酒。”杨善水不依不饶地说。

这时，服务员开始上菜，习涛自斟了一杯茶一仰脖子喝干后，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发生在杨主任年轻时代。那时候他儿子还小，每天晚上都闹着和妈妈睡，孩子他妈说：儿呀，你娶了媳妇也和妈睡呀？老杨的儿子说：嗯。孩子他妈说：那你媳妇咋办呀？老杨的儿子说：让她和爸爸睡呗。老杨当时听后激动地说：你看我儿子，从小就懂事！”

习涛言罢，白丽娜刚喝进嘴里的茶水一下子就喷了出来，在场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杨善水一边笑一边骂：“习涛，你小子这张嘴可够损的

【9.主任助理(1)】

本来丁能通想陪金伟民和李欣汝一起去东州见吴东明，可是从白云观归来的当天晚上他接到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力生的电话，声称要给市驻京办配备一名干将，做主任助理，名叫习涛，是吴市长亲自点的名，而且他这个组织部部长要亲自将习涛送到任上。另外，市驻京办领导班子也有变动。至于是什么变动，丁能通想探探口风，陆力生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丁能通挂断电话，心中生出些许不祥之感，要动市驻京办领导班子，事先没和他这个市驻京办主任、驻京办党组书记打一点招呼，还从来没有哪届市长亲自插手驻京办领导班子调整的事，因为主管市驻京办的是常务副市长。丁能通心里没底，只好通过林大可的秘书拨通了林大可的手机。

林大可接到丁能通电话时，刚刚在草河口迎宾馆宴请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丁能通在电话中的口气有些紧张，林大可一听就知道丁能通要问什么。

说句心里话，吴东明对市驻京办领导班子的调整有些武断，事先没和林大可打声招呼就定了，林大可心里很有想法，但是为了班子团结，林大可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电话里，林大可没好气地说："能通，班子成员确实有些调整，但是又没动你，你慌什么？这两年市驻京办无论是在招商引资方面，还是在面向民生职能转变方面都卓有成效，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夏书记、周副书记也都看在眼里，我只嘱咐你一句话，无论班子怎么调整，你这个驻京办主任都不能让驻京办的工作滑坡！"

挂断林大可的电话，丁能通心里热乎乎的，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市委夏书记、周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林大可的支持与肯定，自己没有理由担心自己的位置，一个小小的主任助理翻不了天，哪怕他是特务出身，哪怕他是吴市长亲自安排的人，只要到了我丁能通手里，金菩萨也让你变成泥菩萨。

只是让丁能通想不通的是，一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助理，有必要组织部部长亲自送过来吗？转念一想，丁能通恍然

Chapter_22

大悟，都是习涛的那个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的哥哥给闹的。

陆力生在仕途上属于运气不太好的人，刚提拔为市委副书记不到半年，组织部长一职还没有卸任呢，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召开了，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清江省率先“瘦身”，采取“一正两副”的模式，先是县乡两级党委精简副书记，只配一人做专职副书记，另一位副书记由县乡长兼任。紧接着就是全省十五个地以上城市，东州市委换届前有五位副书记，除了市长以外，其他四位副书记分别主管党建工作，组织部、老干部工作，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纪委、政法工作。

原以为周永年代理市委书记一段时间后，“代”字能拿掉，怎奈，天不遂人愿，周永年的“代”字拿掉了，可“副”字没拿掉，可怜陆力生连这个“副”字也没保住。

党代会后，夏闻天成了东州市委书记，陆力生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市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部长。也难怪，就连当了多年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的刘光大，也变成了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想起刘光大，陆力生的心态才略显平和。

不过陆力生对这次省市县乡的减副“瘦身”并不感冒，他做过一些调查，改革开放后，机构膨胀更加迅速，1998年机构改革，我国财政供养比的平均水平为1：24，也就是每二十四人就要供养一个“吃财政饭”的国家干部，这个比例是解放初的十二倍。直到现在，我国的党政机构仍然很难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9.主任助理(2)】

省委书记林白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说：“由于副职的设置数量没有法律上的刚性规定，地方上经常以增加一个副职的方式给予某些人特殊待遇，这是造成我国党政机构走不出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一

个重要原因。”陆力生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他觉得“减副瘦身”的初衷是好的，不过这次党委减副后，事实上加大了书记的职权，并不利于党内民主，而党政职权的交叉，似乎又加大了党管政府的力度，效果最终如何，还要观察。

既然书记的职权加大了，就更刺激了陆力生仕途上再上一层楼的想法，哪怕是异地安排也在所不惜。陆力生当了多年的组织部长，深知人脉的重要性，当吴东明给他打电话亲自安排习涛任市驻京办主任助理，并对市驻京办领导班子提出调整意见时，他觉得一定是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皮裤没有毛就是棉裤薄。经过了解，陆力生发现了习涛的价值，这才决定亲自去北京走一趟。

陆力生和习涛是中午到的北京花园，两个人没有乘飞机，也没有坐火车，吴东明从市接待办特批给市驻京办一辆奔驰600，专门由习涛使用，习涛是开着奔驰车拉着陆力生进京的。

午饭后，陆力生亲自主持了市驻京办处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陆力生向市驻京办处以上干部介绍了习涛，语气似乎不是在介绍新主任助理，倒像是在介绍新主任，这让丁能通心里很不爽。

但是有两个人心里很爽，这两个人就是丁能通的左膀右臂主任助理兼信息处处长胡占发和主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荣国库，因为陆力生宣布胡占发任东州市政府驻成都办事处主任，荣国库调任东州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两个人都解决了实职副局级。同时，任命白丽娜为市驻京办主任助理，继续兼任接待处处长。

丁能通在会上讲话时虽然满口拥护组织上的决定，但是心里很清楚，打发走胡占发、荣国库，分明是要折断我的左膀右臂，清除自己在市驻京办的核心羽翼，削弱自己在市驻京办的力量。胡占发和荣国库这么一走，剩下一个与世无争的副主任杨善水和女流之辈风流寡妇白丽娜，显然为习涛将来抗衡自己铺平了道路。别看习涛现刚刚就任主任助理兼信息处处长，说不定很快就会是副主任，甚至是主任。丁

能通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位置受到了威胁，本来十分英俊的习涛，他怎么看都觉得长得像个鼠目狗脸的小人。

下午，陆力生去中组部拜会一位副部长，刚刚上任的习涛被丁能通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习涛在北京301医院王鼎臣住的病房第一次见到了丁能通，就感觉到丁能通是个诡谲圆滑、精明干练，却又工于心计的人，十足的不好对付。更让习涛打怵的是，他察觉到丁能通从骨子里不喜欢他。

习涛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东州市安全局工作一晃也快十年了，还只是个科级干部。没想到巧遇市长吴东明，竟然得到吴市长的亲自提携，习涛的心里的确有点受宠若惊。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习涛一心想在安全战线上干出点成绩来。然而，在市安全局苦熬了十年却一直没有机会出头，想不到皇天不负苦心人，让自己遇上了吴市长，一个月内连升两级。先是王鼎臣出院后亲自主持局党组会议，提升自己为市安全局反间谍处副处长，很快又接到市委组织部的通知，正式任命自己为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助理。习涛有一种一步登天的感觉。他心里充满了对吴市长的感激。

【9.主任助理(3)】

习涛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下决心到市驻京办以后好好干，绝不辜负吴市长对自己的期望。习涛是个内向的人，平时少言寡语，因此，市安全局的同事很少有人知道他哥哥习海的身份。习涛也从未意识到大哥的身份是一种政治资源，可以为自己谋得前程，他只想靠自己的本事干出成绩给大哥看。

从北京回来以后，焦云龙请习涛吃了几次饭，其实也是吴市长有意让焦云龙点拨一下习涛，不点拨不要紧，这么一点拨，习涛觉得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白自己在市安全局苦熬十年都不得提升的真正原因。

政治是不讲真才实学的，政治讲的是圈子和权谋。乍一听焦云龙的这套理论，习涛觉得很新鲜，但是过后一想，他又有些担心。因为他非常明白一旦加入这个圈子，自己的命运就与这个圈子联系在一起了。

东州官场曾经有过许多显赫一时的圈子，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何振东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圈子，如今都烟消云散了。但是习涛转念一想，吴市长与这些人不同。

吴东明在昌山市当市委书记时，昌山市老百姓称他为“平民书记”，有“雄鸡”的美誉。据说，离开昌山那天，五六万市民自发上街为他送行，递上鲜花，打出横幅为他祝福，他的车队原本是一辆警车开道、一辆中巴和两辆随行公车，但昌山的出租车司机自发组成的五六十辆车，也都打开紧急灯跟随吴东明车队，其后还有数十辆各界人士的送行车连绵排了数百米，一直送到东州。进入这样领导的圈子准错不了。习涛这才打消了疑虑。

习涛走进丁能通办公室时，丁能通正在读当天的《京华时报》，见习涛来了，丁能通热情地起身为习涛沏了一杯茶，然后，又给自己的茶杯续了水。习涛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了丁能通老板台的对面，一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或聆听指示的架势。丁能通笑了笑，示意习涛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坐在了习涛的对面。

“习涛，你是市安全局的骨干，对信息工作不陌生，咱们东州驻京办这两年经过转变职能虽然赢得‘百姓驻京办’的美誉，但是不瞒你说，信息工作一直是咱们的弱项，现在吴市长亲自安排由你来主抓市驻京办的信息工作，这也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咱们驻京办工作的重视，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在信息工作方面的一些打算。”

丁能通语气温和，面容慈祥，行为亲切，一副亲密同事的做派。但是，习涛心里清楚，丁能通这是在试他的才能呢，习涛不敢怠慢，他上任之前对驻京办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信息工作，着实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丁主任，这方面的工作我确实做了一些调研，来之前吴市长也有指示，我认为过去的信息工作之所以较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采集工作只停留在常规信息水平上。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信息集散地，要搞好信息工作，就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开拓新思路，利用新方法，采取新手段，不断深化工作内容。”习涛一开口就让丁能通有些刮目。

“那么什么是你说的常规信息呢？”

“信息处应该花大力气寻找那些超前的、尚未公开的、限制范围的信息，还必须既有时效性，又具保密性。一方面密切把握市领导的信息要求，更新服务方式，提高信息的采用率；另一方面，强化驻京办与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联系，采取多种方式做好信息的收集工作，在保护好原有信息源的基础上，开辟新的信息源。”习涛一副初生牛犊的嘴脸，让丁能通心里很不受用。

【9.主任助理(4)】

“习涛，想法不错，不愧是反间谍处的骨干，只是信息处毕竟不是安全局的反间谍处，不能捅出娄子来。我的意见是驻京办的信息工作在沙里淘金的同时，一方面要围绕‘热点’，在‘新’字上做文章，坚决把工作中的难点、热点等问题作为信息主要反馈点，同时，注重在全局、高度、领导关注点、以小见大上选角度，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努力使信息吸引领导目光，最大限度地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要围绕‘快’字做文章。信息的时效性决定了信息有时候‘昙花一现’，必须以‘快’取胜，对领导关心的重大事项、突发性重要情况要尽快报送，打好‘闪电战’。刚才你说来之前吴市长对驻京办工作有指示，吴市长都做了哪些指示呀？”丁能通话锋一转，想从习涛嘴里套出点吴东明的意图来。

习涛似乎看出了丁能通的心思，温文尔雅地说：“吴市长指示，既然是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就应该把有价值的信息第一时间报市长，而不是四大班子领导同时报。另外，吴市长从市接待办特批给驻京办的奔驰车作为吴市长进京的专用车，平时由我负责管理。”

习涛的话虽然说得很平静，但是句句都像刀子一样刺在丁能通的心上，他万万没有想到吴市长如此跋扈，如此一来一直为四大班子领导报的《首都信息》就得停止，改为只报给吴市长，夏书记会怎么想？周永年、赵国光、张宝昌等领导对驻京办会怎么看？丁能通的心里五味杂陈不是个滋味。但是丁能通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哪怕心中怒火中烧，也只是娓娓道来，让人感到波澜不惊！

“习涛，这样吧，《首都信息》四大班子领导照发不误，另外再为吴市长搞一份《市长参考》，联络处原先由荣国库同志负责，既然他已经调到广州办事处当主任了，你也接过来吧，毕竟信息工作离不开联络工作的支持。晚上，我在官府私家菜酒店定了包房，一方面为你接风洗尘，另一方面送送胡占发、荣国库同志，善水、丽娜都参加。”

丁能通还没说完，就被习涛打断了，“丁主任，晚上恐怕不行，我答应陆部长见我哥，我哥已经在钓鱼台国宾馆定了包房，晚上宴请陆部长，所以……”

“陆部长说晚上有事，原来是……好吧，既然你有安排，那就改天为你接风。”丁能通温和地说，其实心里像被马蜂蜇了似的。

丁能通心里清楚，习涛之所以露出晚上的行踪，是有意炫耀自己的实力。本来晚上他要请陆力生吃饭的，陆力生说晚上有事，原来就是这事，丁能通越发感到来自习涛的压力。以前陆力生进京都是让丁能通亲自开车，行踪从来不瞒他，习涛一来，自己的面子竟然赶不上这个刚刚上任的主任助理了，丁能通心里越发多了一种危机感。

【10.送行(1)】

晚上，丁能通走进官府私家菜酒店驻京办包房时，白丽娜已经点完了酒菜。今天白丽娜刻意打扮了一番，紧身黑色T恤搭配紧身牛仔裤，完美彰显窈窕曲线，外加一件超短款的针织小衫，一条别致的腰带，俏丽的女人味顿时展露无遗。由于酒桌上就白丽娜一位女人，她的心里有一种众星捧月般的快感。

今天心里最失落的是副主任杨善水，他在驻京办副主任的位置上快二十年了，一直也没有解决正局，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杨善水的大学同学出息的都有当副省长、副部长的了，他每每想起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心里便觉得五味杂陈。

自从丁能通上任驻京办主任以来，杨善水基本上是在丁能通的阴影中讨生活。自己虽然名义上是驻京办副主任，但是驻京办的大事小情其实都是丁能通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无权并不等于清闲，驻京办转变职能后，什么为农民工讨薪、阻止上访群众进京等费力不讨好的事，都堆在了杨善水的头上。杨善水就像个大跟班，一天到晚被丁能通指使得团团转。他虽然是个自甘淡泊、隐忍为先的人，但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今天眼见着自己的老部下都与自己平级了，而且分别是成都办事处和广州办事处的一把手，杨善水对丁能通的专权不免生出难以言表的怨气。

当然，杨善水深知丁能通的手段，钱学礼、黄梦然的下场，杨善水每每想起来都觉得触目惊心，这些年若不是自己处处行揖逊让，怕是下场不会比钱学礼、黄梦然好多少。因此，慑于丁能通的威势，杨善水尽管心中芥蒂越来越多，但是脸上仍然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

今天最高兴的当然是胡占发和荣国库，两个人都是丁能通一手提拔起来的，特别是黄梦然主持驻京办工作期间，两个人深受打压，如果当年丁能通不杀回马枪，那么黄梦然主政驻京办的阴谋就会得逞，胡占发和荣国库怕是早就被赶回东州了，哪还会有今天的荣耀。因此，两个人心中充满了对丁能通的感激。

丁能通一走进包房，众人无不起身相迎，丁能通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入座，自己脱了外套递给服务小姐，信步坐在主位上。

这时白丽娜挥了挥手，让服务小姐走菜，然后妩媚地问："头儿，喝口子怎么样？"

"今天是祝贺你和占发、国库高升，同时为占发、国库送行，不喝口子，要极品茅台。"丁能通说完，服务小姐应声出去了。

杨善水亲自为丁能通倒了一杯龙井，讪笑着问：“能通，不是说还要为习涛接风吗？他怎么没来呢？”

“习助理被他哥哥找去了，接风的事以后再说，今天咱们主要是为占发、国库送行！”丁能通轻描淡写地说。

杨善水其实是明知故问，他早就从陆力生秘书的口中打探出了陆部长晚上的行踪，之所以这么问，是故意让丁能通难堪。你丁能通在驻京办不是一手遮天吗？这回来了个不听吆喝的，我看你以后的戏怎么唱？

杨善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他皮笑肉不笑地接着说：“能通，我看这个习涛是来者不善啊！”说完，眼睛里射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的余光。

“是啊，头儿，市安全局的“特务”怎么派到咱们驻京办来了，简直是风马牛嘛！”荣国库不解地问。

“听说习涛的哥哥习海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这小子是不是因为他哥哥才受宠的？”胡占发两片薄嘴唇一瞥，不屑地问。

【10.送行(2)】

这时几个服务小姐掇菜的掇菜，倒酒的倒酒，不一会儿席面便丰满了起来。

丁能通面色温和地说：“这两年咱们东州市驻京办在偌大的北京城博得了个‘百姓驻京办’的美名，成绩都是仰仗大家取得的，特别是善水同志，主管民生工作，兢兢业业，不计得失，占发、国库、丽娜，你们的进步，凝结着善水同志的心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先敬善水同志！”

众人无不响应，一起站起来，对着杨善水双手托杯一起饮了。杨善水没想到丁能通会当着胡占发、荣国库的面如此给自己面子，心里一激动一仰脖子喝得涓滴不剩。

酒入愁肠，杨善水心里热乎乎的，他暗自佩服丁能通对自己的怀柔之术，要论起手段来，自己根本不是丁能通的对手，不过他还是想

听听丁能通对习涛的看法，便用悻悻然的表情说：“能通，我看习涛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啊！”

“那你说他是哪路人？”丁能通玲珑地反问道。

“依我看，既不是河水也不是井水，而是海水啊！”杨善水阴腔阳调地说。

“杨主任，你说的这个海，该不会是中南海吧？”白丽娜逗趣地问。

“即便习海是中央警卫局的处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荣国库不忿地说。

“国库，这你就不懂了，别看是个处长，那可是少将军衔！”胡占发一边点烟一边说。

“有那么高的军衔吗？”荣国库将信将疑地问。

“国库，中央警卫局现在是副大军区级单位，局长刚配上上将军衔，正大军区级，习海是正处长，正应该是少将军衔呢！”杨善水有意将习涛的分量说得很重。

丁能通早就看透了杨善水的心思，他呷了一口茶，接过话头说：“善水，我记得你的名字有上善若水的意思，什么是上善若水？老子的意思是说，做人要像水那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接近于道。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占发、国库，你们俩即将走上领导岗位，我希望你们今天记住‘上善若水’四个字，‘夫唯不争，故无尤’。”

丁能通话含机锋，杨善水听罢瘦削的脸颊痉挛了几下，并未搭腔。

胡占发深有感慨地说：“头儿的话说得在理，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为百谷

王。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没什么能超过它，比如滴水穿石，这就是‘柔德’所在。”

刚才丁能通话含机锋，杨善水只能听着，现在胡占发附和，杨善水却听不下去了，他独饮了一盅茅台酒，借着酒劲说：“占发，这世上有几个是有‘柔德’的人？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让我说都是屁话，你见过有几个富贵不能淫的主儿？二奶村都建到美国去了；你见过几个贫贱不能移的主儿？现在的人笑贫不笑娼，我最讨厌的就是威武不能屈这句话，你不屈一个我看看，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何振东在位时，是何等地盛气凌人，面对党纪国法的威武，他不屈行吗？现在屁股坐在马桶上唱高调的人有的是，你问他们敢抬屁股吗？抬屁股臭味就出来！难道说滔天洪水也是善？山洪暴发也是善？凡事都得一分为二地看，都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们以为这水就一定是老百姓吗？我看也未必，让我说，老百姓做舟的时候，多于做水，所以权用于有德者可以载舟，权用于无德者必翻。这就是古往今来为什么得民心者坐天下，不得民心者也坐天下的道理。中国古代那么多皇帝有几个得民心的，不照样做皇帝！”

【10.送行(3)】

杨善水一番慷慨陈辞，还真有点振聋发聩的味道，因为大家习惯了杨善水温文尔雅的面孔，冷不丁地见他一反常态，言辞铿锵，一时都闷住了。

丁能通深知杨善水若不是多喝了几口黄汤，绝不敢如此撒泼说话，今天之所以想发泄几句，大概也出于这个多年的媳妇没熬成婆的怨气。丁能通非常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胡占发、荣国库一走，自己的同盟军就只剩下白丽娜和杨善水了，要想抗衡来自习涛的压力，班子里必须管住这两个人，特别是杨善水，他可是东州市驻京办资历最老的副主任了，如何拢住杨善水，丁能通心里早有了主意。年前去林大可家拜年，丁能通专门汇报了杨善水级别的问题，希望给杨善水解决正局级。林大可答应考虑，只是事情没有眉目不便跟杨善水说。

想到这一层，丁能通亲自给杨善水斟了一杯酒说：“善水的观点显然有些偏激，但也有一定道理，让我说还是那句话，听老婆话，跟党走准没错。来，为成都办事处和广州办事处也能成为百姓办事处干一杯！”

这时白丽娜多了一句嘴，“头儿，你别忘了咱们俩可都是光棍，我倒是想找个听话的，要不你试试！”

白丽娜说罢，杨善水带头大笑起来，众人响应干了杯中酒，丁能通却只抿了一口。自从上次吴市长当面提到衣雪后，丁能通心里便五味杂陈地不是个滋味。这几天晚上睡觉老梦见衣雪和儿子，衣雪坐在地上哭，儿子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陈世美，后来吴东明变成了包拯，要用铡刀铡了自己。每次做这个梦，他都惊出一身冷汗。

丁能通因只抿了一小口，众人不依不饶，他只好自罚一杯，干掉杯中酒，又倒了一杯，坐在旁边的杨善水心细，他觉得习涛一来，还未与丁能通过招呢，丁能通就有些乱了阵脚，接下来的戏一定好看！胡占发、荣国库突然升迁，连考核这一关都省了，这根本不正常，对丁能通来说也不是个好兆头！俗话说，坐山观虎斗，扒桥望水流。从今天起，我杨善水也做一回渔翁，说不定还真有利可图呢！

【11.亮相(1)】

金伟民和李欣汝一下飞机，就被焦云龙用吴市长的专车接到了市政府。走进吴东明的办公室时，市经委主任冯保春也在。吴东明热情地与金伟民和李欣汝握手，并亲自为两个人沏了铁观音。

互相寒暄后，几个人围坐在沙发上，吴东明诚恳地说：“金先生，不瞒你说，对于东汽集团来说，我们是没有能力了，东州市把多余的钱都拿出来给东汽了，可是东汽集团就像得了绝症的病人，吃什么药都不解决问题。我们现只差一味药还没吃，那就是资本运作了，我听丁能通介绍了不少你的传奇经历，希望你能给东汽集团创造一个起死回生的传奇呀！”

“吴市长，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企业的人决定不了企业的命运，决定企业命运的人跟企业又没有血缘关系，怎么可能用心去做？”金伟民直言不讳地说。

“那怎么才能让决定企业命运的人与企业有血缘关系呢？”冯保春饶有兴趣地插嘴问。

“很简单，通过资本运作进行股权结构改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投资包装搞金融，东汽发挥专长搞汽车，合在一起不就行了吗？”金伟民坦诚地说。

吴东明和冯保春互觑了一眼，冯保春挑剔地问：“金先生，你到底算是金融家，还是算企业家呢？”

“冯主任，这两个角色能分得开吗？我认为阻碍国有汽车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障碍，就是‘专家治厂’，学工的人始终是一种顺向思维，而反向思维的人不能在企业中主导决策权。”金伟民开诚布公地直言道。

“有道理，金先生，既然你是资本运作专家，一定有与众不同的手段，能说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吗？”吴东明用怀疑的口吻问。

“吴市长，没有秘密是不可讲的，关键是时机。其实资本运作就是一层纸，捅破了，讲出去，别人也能做，只是，可能没有我的手段快。”金伟民毫不隐讳地说。

“可是对于制造汽车来说，你毕竟是个门外汉呀！”吴东明质疑道。

“吴市长，日本丰田汽车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可是当年他们是从织布机起家的，如今欧华面包车是丰田的第四代技术，如果东汽集团与我重组，我就是汽车行业起点最高的一支，吴市长说我不是汽车人，没有汽车背景，那七八十年前，丰田的创始人不是也没有汽车背景吗？我毕竟是第一步就搭上了丰田第四代技术，您能知道我第二步会搭上什么？还是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有钱，可以让全球的人为我们的理念服务。”金伟民侃侃而谈。

“可是我们缺的就是钱啊！”吴东明慨叹道，“钱从哪里来呢？”

“吴市长、冯主任，高科技不仅指人们熟知的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等，也包括不广为人知的金融科技。你们一定知道黄瀚晨鲸吞香港电讯的手法让人震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金总具有不亚于黄瀚晨的高超财技。”一直在旁倾听的李欣汝插嘴说。

“李小姐，我也不瞒你说，吴市长说你们要来，我抽时间认真读了几本汽车巨头的传记，在亨利·福特的自传中，他认为实业家和金融家是两种气质不同的人。实业家对金融家天生敏感排斥，并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圈子意识。实业家坚信他们在本行业中浸淫日久，可称为真正的某产业的人，而在他们看来，在圈外而想挤进来的人，或者不知深浅、异想天开，或者对这个产业毫无感情和理解，只是想捞一把就走。金融家们凭金钱来思考问题，他们将工厂当作生财而不是生产物品的地方。他们眼睛盯住的是钱，而不是企业的生产效率。老福特还固执地认为，银行家由于所受的专门训练及其自身地位的限制等原因，根本就不适宜于指导工业生产。金先生，你对福特的观点怎么看？你对汽车行业有感情吗？”冯保春旁敲侧击地说。

【31.四合院(3)】

习涛笑着说：“白姐，别光笑，该你了！”

“我不行，我认罚！”白丽娜一边捧腹大笑一边说。

众人笑罢，酒菜上齐，金伟民为每个人满上了一杯酒，举起杯说：“欧华汽车这艘巨轮就要出海远航了，感谢大家的鼎立支持，这第一杯酒我敬大家。”

众人响应，一饮而尽。

金伟民一轮敬过之后，纪东翔也举起杯激动地说：“说心里话，自从我接手东汽集团以后，每天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那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为什么？天天摸着石头过河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就是与香港银钻财务合作，还有人骂老子要当资本家。通过与金先生这段时间的合作，我终于明白了，老子就是要当资本家，当红色资本

家。”纪东翔说得激动，本来想敬大伙，结果说着说着自己一仰脖子先干了。

丁能通接过话茬儿笑着说：“其实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没有石头可摸了，可供选择的路很多，要么架桥，要么弄舟，要么修隧道，就是要有勇气解放思想。每一次思想解放其实都是逼上梁山的。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将土地承包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创造历史，东翔、伟民，我希望欧华汽车不仅能创造国企改革的历史，也能够创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奇迹！”

“总之，欧华汽车的轮子毕竟跑上了美国资本市场的高速公路，汇入了世界金融的车流之中，一定能通过一道道沟来一道道坎，开进纽约城的！”金伟民兴奋地说。

“伟民，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欧华汽车与汽车教育基金会到底是什么关系？”杨善水不解地问。

金伟民一丝不苟地笑着说：“老杨，搞这个基金会，只不过是为了在形式上符合美国资本市场的规范要求，以便顺利地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只是欧华汽车大股东的替身，有名无实。”

“金总，基金会的投资是谁出的钱？”朱明丽插嘴问道。

“当然是香港银钻财务了，我把银钻财务控股的欧华汽车厂的资产都挂在了基金会名下。”金伟民耐心地解释道。

“那么你去百慕大注册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是以基金会这个大股东的名义了，而不是以香港银钻财务的名义？”朱明丽继续问。

“对，由基金会授权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拿着这份授权书，我就可以在百慕大注册壳公司，然后依此向承销商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以及格信律师事务所、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表明，香港银钻财务已经以大股东授权的方式掌控欧华汽车的经营管理大权。”金伟民欠了欠身子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明白了，要不是美国人要这份法律文件，以确认受托人金老板掌握了对欧华汽车控股权的话，那么再弄出一个授权，就是多此一举，对不对？”白丽娜似懂非懂地问。

“丽娜说得不错。”李欣汝插嘴回答。

“金总，”半天没吭声的习涛突然冷冰冰地说，“我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不过你的资产仅仅是借了基金会一个名而已，还要由基金会来授权你对自己资产的处理，拿着这个委托，你累不累呀？”

“习涛，你什么意思呀？”纪东翔不高兴地问。

习涛不予理睬继续追问道：“金总，我就想问一问，你向东汽集团投入的全部资产毕竟已经移落到了基金会名下，尽管你是为了使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可是你真不担心一旦有变，这么一大笔资产就会被他人借基金会之名占有，使亿万财富失于旁人？”习涛说这番话时目光时不时投向李欣汝，大有英雄救美的气概。

【31.四合院(4)】

“习涛，东汽集团又不是江洋大盗，是名副其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害怕香港银钻财务的资产遭劫失守不成？真是笑话！”纪东翔满嘴喷着酒气，脸红脖子粗地说。

李欣汝见纪东翔情绪不对头，连忙打圆场地说：“不采用香港银钻财务的资产挂到基金会名下去百慕大注册欧华汽车的方式，东汽集团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就不可能通过SEC的审查，得以在纽约上市。不这么做，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方法把东汽集团送到纽约上市呢？这么做是伟民的唯一选择。”李欣汝的语气透着深情，习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李欣汝。

金伟民是个做事执著的人，认定了目标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咬了咬嘴唇沉思片刻说：“大家的担心我心领了，但是欧华汽车厂的资产在东州，而欧华汽车一旦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融资进账的巨款都要拿回中国，投资到东州去，本身就是拿美国投资人的钱，向中国的国土上投资，向东汽集团投资，用哪一个名义能在美国上市，就

挂在哪一个的名下，来为我们的国家做事，为清江省的汽车工业融资。这么一来，仅仅用了基金会的一个名，我的资产，香港银钻财务的出资就会给你们所担心出现的那些人夺走，全算作别人的了吗？我看不会，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相信改革开放的政局，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律、道德和良知，我相信东州市政府的诚意，我更相信东翔是我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金伟民的一番话让有些激动的纪东翔情绪稳定下来，一直沉默着的丁能通轻哼一声说：“伟民说得对，欧华汽车谁是出资人，欧华汽车到底是谁的资产，不都是明明白白摆着的事实吗？即使有人要明抢暗夺，我看也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一点也不复杂。再说香港银钻财务的钱都是有银行的出资凭证的，都经过了那么多人的手来办理，真鉴如镜，翻得了天吗？让我看你们都是杞人忧天，还是好好喝酒吧。伟民，明天你就要闯百慕大三角了，我们大家敬你一杯壮行酒。”

众人无不响应，一时间小花园内觥筹交错，热闹非凡。丁能通虽然嘴上说真鉴如镜，心里却为老同学捏了一把汗，此时此刻金伟民已经听不进去不同的声音了，因为箭已经在弦上，金伟民把所有的心思和能量全都投向了东汽集团走向纽约的进发之中。

丁能通不得不佩服老同学在资本运营上的卓越想象力和操作才能，金伟民虽然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重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东汽集团上市项目中的权益，但是丁能通还是认为欧华汽车挂在基金会名下是金伟民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心里只是默默为金伟民祈祷，希望自己的担心不被言中。

回北京花园的路上，丁能通坐在朱明丽的红色宝马跑车里沉默不语，朱明丽不明白丁能通怎么突然深沉起来，便逗趣地问：“通哥，怎么不说话，是不是想心上人了？”

丁能通叹了口气，阴阳怪气地说：“‘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

头无法泪沾耳。’‘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还未等丁能通说完，朱明丽咯咯笑着说：“‘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丁大主任，干吗拿鲁迅的打油诗寻开心？”

【31.四合院(5)】

“明丽，你想过什么是爱吗？”丁能通若有所思地问。

“傻瓜，真正的爱是说不清楚的，只是在心里想一个人。”朱明丽脉脉含情地说。

“可弘一法师刚出家时，他的妻子问他爱是什么，他双手合十说，爱是慈悲。”丁能通禅味十足地说。

“通哥，你该不会是要出家吧？”朱明丽戏谑地问。

“明丽，我不是想出家，我是想回家了。”丁能通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说。

“想回家？”朱明丽不解地问。

“对，我都两年没回雨露村看我娘了，我该回家看看我娘了。我已经向市政府请了半个月的假。”丁能通充满惆怅地说。

“通哥，我觉得你是想自己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了。要不要我陪你回去？”朱明丽用渴望的目光扫了一眼丁能通。

“不用，我到东州后还要去昌山的黎明监狱看看罗小梅。”丁能通不假思索地说。

“通哥，你活得太累了，其实你早就不爱她了，何必要学聂赫留朵夫呢？”朱明丽酸溜溜地问。

“我哪儿有聂赫留朵夫的境界，他是在为自己的灵魂救赎，我既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勇气。很长时间没去看她了，只是觉得应该去看看她了。”丁能通愧疚地说。

“通哥，那天你在我房间喝醉酒，躺在我床上睡着了说梦话，你知道你嘴里喊的是谁的名字吗？”朱明丽心情复杂地问。

“你呗，还能有谁？”丁能通圆滑地说。

“油嘴滑舌，我在你心中有那么重要吗？告诉你吧，是衣雪。”朱明丽白了丁能通一眼，猛一踩油门，宝马跑车轰然冲上立交桥。

丁能通以为朱明丽会说自己喊的是罗小梅或金冉冉，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喊的是衣雪，他的神情有些不知所措地嗔道：“拿你大哥开心是不？怎么可能呢？”

“你呀是鸭子死了嘴硬，通哥，通过那天晚上我才明白，你真正爱的女人是衣雪。”朱明丽用道破天机的口吻说，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表情。

“明丽，我和她已经覆水难收了！”丁能通低沉地感叹道。

“通哥，为什么不把失去的爱找回来呢？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逝去了的，将重新变为可爱。’我觉得不是爱欺骗了你，而是你欺骗了爱。通哥，你应该好好想想了！”

朱明丽的话句句如针地刺痛了丁能通的心，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衣雪都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睡梦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成了一个爱情的流浪者，难道衣雪真的像金伟民曾经说的那样是因为爱自己才离婚的吗？金冉冉真的是为了爱自己才去见衣雪的吗？两个情敌竟然为了真爱而成了好姐妹，这让丁能通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贫病交加的海涅曾经在卢浮宫拜倒在维纳斯的脚下哭泣，连爱情女神维纳斯都失去了双臂，何况自己这个凡夫俗子的爱情？

想到这儿，丁能通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惆怅。

【32.“老虎”(1)】

辛翠莲到市安全局反间谍处不久就有了妊娠反应，她为此欣喜若狂，因为怀孕正是她处心积虑的一个结果，为吴东明生个孩子，只要为吴东明生一个孩子，就不愁一辈子抓不住他！

有妊娠反应后，前天早晨她用事先买好的受孕测试纸做了尿检，测出了两条让她欣喜若狂的红线。今天上午她请假去了市妇婴医院，医院化验单也显示了阳性。医生告诉她怀孕了。辛翠莲激动得恨不得马上扑到吴东明的怀里。

但是，激动之后，辛翠莲突然又冷静下来，她知道，吴东明是不会让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如何挟制他留下这个孩子，还需要一番智斗。

晚上下班后，辛翠莲准备了一桌子好吃好喝的，还特意准备了蝎神酒，辛翠莲是个颇有心机的女孩，她发现吴东明每次喝完蝎神酒看自己的眼神就像雨天挂出的两道小小的彩虹，要多迷人有多迷人，今晚要想让吴东明就范离不开这蝎神酒。

吴东明在昌山当市长时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开车，吴东明喜欢自己开车，他认为考核干部是否与时俱进的重要指标之一就要看他是否会开车。

吴东明上任东州市市长后，除了正常配备的2号车外，他还从市安全局调了一辆挂公安牌照的沙漠风暴。晚上，吴东明单独行动时不敢开自己的2号车，因为太显眼了，他只好开沙漠风暴，他喜欢这辆沙漠风暴，开起来不仅顺手，还看不出来自己的身份。特别是与辛翠莲幽会时特别方便。

自从蝎神酒喝顺口以后，吴东明喜欢上了邱兴本，邱兴本是属蛇的，一旦缠上吴东明哪肯松开。特别是邱兴本请吴东明去万寿县视察了蝎神集团加工生产基地后，不失时机地请吴市长到山里洗了温泉，特意在山里选了一个清纯的妹子，让吴东明开了苞儿。吴东明再一次尝了采阴补阳的滋味，一下子好上了这一口，他觉得以前自己只懂得工作，太不懂生活了，原来人生除了工作以外，还有这么多乐趣。

吴东明觉得自己虽然位高权重，却活得还不如邱兴本潇洒，不知怎么，吴东明开始称邱兴本为老弟了，邱兴本也受宠若惊地喊上了大哥。

今天上午东汽集团传来好消息，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已经在百慕大哈密尔顿注册成功，这就是说，金伟民处心积虑造壳到美国上市的计划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金伟民已经从百慕大飞抵纽约，将欧华汽车的上市资料报送给SEC，只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东汽集团不仅起死回生了，而且一下子就站在了世界汽车舞台上。这可不是一般的政绩，不仅省委省政府要给自己记上一功，甚至有可能惊动中南海。

吴东明越想越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让辛翠莲陪着自己痛饮几杯，可是陆力生过生日，请的人范围很小，特意给他打了电话，还让秘书送了请柬，十几个局以上干部参加，常委一级的还请了赵国光、张宏昌和朱文锦，在北都大饭店闹得挺晚。

席散后，吴东明让司机送自己回了市政府，他又在办公室醒了酒，才自己开着沙漠风暴驶向景润花园。

景润花园位于黑水河畔，是两栋高级公寓，住的往往是单身贵族、高级白领，这些人大多是夜猫子，这正是当初吴东明看好这里的原因。

辛翠莲的房子在五楼，窗户正对着黑水河，之所以没买高一点的，是焦云龙的主意，他知道吴东明与辛翠莲的关系后，觉得太高了要坐电梯，难免让人认出来，不如买得低一点，直接爬楼梯，现在的单身贵族哪儿有爬楼梯的，因此爬楼梯肯定遇不上熟人。吴东明一直欣赏焦云龙的诡谲，这小子天性属猴的。

【32.“老虎”(2)】

辛翠莲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吴东明，等满桌子菜做好后，吴东明来了个电话，说市委组织部部长过生日得参加，让她自己先吃，他去应酬一下就回家，结果快十点钟了，吴东明才进门。

辛翠莲像一头小鹿一样扑过去，吴东明抱住辛翠莲，在小美人陶瓷般的脸蛋上嘬了一口，温情软语地问：“等急了吧，宝贝？”

“东哥，”辛翠莲娇声娇气地说，“你不是说住这儿是暂时的吗？还说要让人家住别墅，住别墅多方便啊，你看你，每次来都像做贼似的。”

“别急呀，宝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吴东明抱着小鸟依人的辛翠莲来到客厅，翠莲穿着件红睡裙，没戴胸罩，一对奶子在纱质睡裙后像一对小皮球蹦来蹦去，看上去漂亮得像初升的红日。

“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吴东明揽着辛翠莲，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捏着小美人的脸蛋问。

“你刚吃了鱼翅鲍鱼大闸蟹，还能看上我做的粗茶淡饭啊！”辛翠莲娇嗔地说。

“莲儿，在我心里，全世界最好的厨师加在一起也没有你做的粗茶淡饭好吃，我特意留着肚子，走，陪我喝几杯！”吴东明说完，兴奋地拽着辛翠莲的小手走进饭厅。

辛翠莲竭尽千娇百媚之能事，哄吴东明开心，就是想等他喝得半醉时将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他，看看他的反应，辛翠莲想好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反正当官的最怕身败名裂。

吴东明几杯蝎神酒下肚，心中的春潮便涌动了起来。“莲儿，”吴东明左手将辛翠莲揽在怀里，右手揉捏着一对像发面馒头似的奶子，色迷迷地问，“在市安全局当特务的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原来以为在市安全局反间谍处工作不知道得多刺激呢，去了才知道死气沉沉的，什么事都没有。”辛翠莲玉葱一般的双臂吊在吴东明的脖子上，语气失望地说。

“莲儿，当特务还不容易，我现在就需要你为我当一回特务，你干不干？”吴东明试探地问。

“干，”辛翠莲毫不犹豫地说，“东哥，别说为你当一回特务，就是为你去死我都愿意。”

“好宝贝，有你这句话，哥就放心了，你既然是我吴东明的女人，你说，应不应该为我的事业出点力呀？”

吴东明松开揉捏奶子的手，辛翠莲预感到吴东明要和自己谈重要的事，赶紧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娇滴滴地回答：“东哥，我巴不得为你做点事呢！”

“那好，过两天我和鼎臣说一声，调你到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班呆些日子。”

吴东明还未说完，辛翠莲就噘着嘴问：“东哥，该不会是让我给市长办公室打扫卫生吧？”

“是给市长办公室打扫卫生，但是带着任务去的。”吴东明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任务？”辛翠莲好奇地问。

“什么任务去了再说，今天哥高兴，就想让你陪我喝几杯！”吴东明狡黠地说。

辛翠莲看出来吴东明要说的事非同小可，她暗自高兴，因为这件事只要自己答应做了，就可能加重自己留下肚子里孩子谈判的筹码。

其实辛翠莲平时从吴东明的话里话外早就听出来他与常务副市长林大可关系微妙，辛翠莲本来不懂政治，但是自从进了市安全局，耳濡目染她明白了抓权的重要性，什么叫贵？就是有权。而且权力与阴谋是亲姐俩，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只要有权就有了富贵。

【32.“老虎”(3)】

别看辛翠莲念书不多，只是个初中生，但是她十七岁就走进社会，又在罗小梅、丁能通这些人精身边熏过，历练得一点就透。吴东明不说任务是什么，她也不强求，反正早晚得告诉她。

辛翠莲不失时机地举起杯，娥眉轻挑地敬了酒，然后试探地问：“东哥，你是喜欢儿子呢，还是喜欢女儿？”

说者有心，听者无意，吴东明不经意地叹道：“莲儿，不瞒你说，我更喜欢女儿，谁都知道儿子跟娘通心，女儿跟爸通心，你是不是跟

你爹更贴心一些？不过最好是既有儿又有女，儿女双全那才是天伦之乐呢！现在让计划生育搞的我这辈子是不可能有女儿了，我现在一听谁家生龙凤胎了，就羡慕啊！”

辛翠莲听后心里喜滋滋的，心想，大傻瓜，或许你马上就要有女儿了！她媚声媚气地说：“东哥，我想给你生个女儿行吗？”

吴东明听后心里一紧，顿时警觉地说：“莲儿，可不能有这种想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辛翠莲立即拉下笑脸，噘起樱唇嘟囔道：“东哥，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人家怀孕了！”

吴东明听罢脑袋嗡的一声。“莲儿，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好好的就怀孕了呢？”吴东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辛翠莲索性露出一副打开天窗的表情。“东哥，你干了些什么你还不知道，怎么还问我呀？”

吴东明毕竟是一市之长，他很快冷静下来，温情地说：“莲儿，别生气了，是我不好，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好不好？”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辛翠莲委屈地流着泪说，“你不就是担心我给你生下这个孩子影响你的仕途吗？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是一市之长，谁敢怎么着你，我就不信你要是真爱我，会舍得让我把孩子打掉，再说了，我一心一意地爱你、疼你，不管白天黑夜，满脑子都想的是你，人家就是爱你，这有什么错？现在哪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不三妻四妾的，我又不给你满世界地张扬，又不给你找任何麻烦，就想把我们爱的结晶生下来，这有什么错？你一个大市长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保护不了，算什么市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东哥，你不是说，我要星星你就给我摘星星，我想要月亮你就给我摘月亮吗？我现在什么也不要，就要给你生个孩子，好不好？”

辛翠莲一边说一边摇晃着吴东明的肩膀，吴东明被辛翠莲的这番话说得心乱如麻，眼前这个千娇百媚的小美人楚楚可怜地站着，像一只刚受伤的小鹿，他脑海中迅速权衡了对策，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前

途，他狠了狠心咬了咬牙，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让辛翠莲把孩子打掉，否则后患无穷。

“莲儿，你知道我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也是你，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有家有业的普通男人，真要是把孩子生下来，捅到组织那里，丢官罢职不说，还得身败名裂，你要是真爱我的话，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还是把孩子打掉吧。”

吴东明苦口婆心地说。

“我不！孩子要是打掉了，我也不活了，五楼跳下去也能摔死人，窗户外面就是黑水河，我只要从黑水河大桥往下一跳就什么都结束了，要么我就吃一百片安眠药，反正死法有的是，你要是非让我打掉孩子，我就去打，打完孩子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如果死前我再写一封遗书寄给组织，你照样丢官罢职、身败名裂！”

辛翠莲每句话都像刀一样捅着吴东明的心窝子。“宝贝，你这是何苦呢，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32.“老虎”(4)】

吴东明还真被辛翠莲的一番话给镇住了，他骨子里原本是个桀骜之人，但是面对辛翠莲的倔强他还真有些不知所措了。

辛翠莲见吴东明的口气有些软，便不失时机地说：“东哥，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怕你听了不高兴！”

吴东明听罢眼睛一亮。“莲儿，有什么办法，你快说！”

“你帮我找个人嫁了，这样孩子就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生下来了！而且我仍然是你的女人！”辛翠莲用期待的口吻说。

吴东明起初很怕辛翠莲寻死觅活地走极端，想不到这丫头鬼精灵，竟想出了保住孩子的变通方法，吴东明仔细琢磨着辛翠莲的建议，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方法切实可行，既保住了孩子，留住了翠莲的心，又对自己的声誉没有什么伤害，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何况自己真想要个女儿，翠莲要是真给自己生个女儿，儿女双全的美梦不就实现了吗？只是把辛翠莲嫁给谁呢？最好这个人长期不在东州，与

辛翠莲两地分居，这样名义上是嫁给了这个男人，实际上还是自己的女人。

想来想去，吴东明忽然在脑海中锁定了一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做武大郎太合适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武大郎，既有武松的威武英俊，又有西门庆的倜傥潇洒，选这个人辛翠莲一定一百个愿意，只是怕人家不愿意，怎么才能让这小子上套呢？吴东明想到了王鼎臣。

“莲儿，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吴东明诡谲地说。

“想好了，绝不反悔！”辛翠莲坚定地说。

“我还真有个人选，你一定满意！”吴东明卖关子地说。

“谁？随便找个武大郎打发我可不行！”辛翠莲咬着嘴唇说。

“你们处的习涛，你听说过吧？”吴东明试探地问。

“听说过，不是在市驻京办当主任助理吗？”辛翠莲确认地问。

“对呀，习涛可是一表人才，让他当武大郎怎么样？”吴东明一脸坏笑地问。

“只要你舍得我，我就敢嫁！”辛翠莲倔强地说。

“傻丫头，你敢嫁，人家还未必敢娶呢，既然你同意，回头我得找鼎臣商量商量，我听说这小子见过的对象快一个连了，就是没有相中的，眼光高得很，让这小子上套，还真得费点心思。”吴东明老谋深算地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人就配打光棍，一辈子让他找不着女人！东哥，干吗非得找一个不好驾驭的，找个听话的就行，我又不是真想找个好男人嫁了，不过是找个替身，人家心里早就嫁给你了，再优秀的男人我都不稀罕！”辛翠莲半真半假地说。

“莲儿，你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怎么能委屈你呢？”吴东明说着又把辛翠莲揽在怀里，一边抚摸着瓷器一样晶莹的肌肤一边说，“嫁给习涛还有一个好处，这小子在北京，你们俩到一起后聚少离多，我们才有机会在一起呀，我总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吧！”

“谁是鸡谁是鸡，说得真难听啊！”辛翠莲用小拳头一边捶着吴东明的胸脯，一边撒娇地嗔道。

辛翠莲撒娇就像花一样灿烂，吴东明每每见了都有一种浑身酥软的感觉，棘手的事一过，吴东明的精神头又起来了，他连饮两杯蝎神酒，狎昵地笑道：“莲儿，我喜欢听你唱的那首《女人是老虎》，好听，再唱给我听听！”

“不唱！”辛翠莲扭捏地说。

“为什么？”吴东明捏了捏辛翠莲的脸蛋问。

【32.“老虎”(5)】

“你是不是拿人家当老虎了？”辛翠莲敏感而妩媚地捏了捏吴东明的大鼻子问。

“老虎你倒不像。”吴东明憋着笑说。

“那像什么？”辛翠莲不依不饶地问。

“我看你像老猫！”

“你才像老猫呢！”

吴东明开怀大笑起来。

【33.探监(1)】

早晨八点钟的航班，丁能通乘坐的飞机上午十点就到了东州机场。两天前丁能通就通过电话与石存山定好了，由石存山开车去东州机场接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位于昌山市郊的黎明监狱看望罗小梅。

自从丁能通与衣雪离婚以后，衣梅在石存山面前没少骂丁能通是当代陈世美，还揪着耳朵叮嘱石存山不许和丁能通再来往。

罗小梅的案子是石存山亲自审的，在审案子的间隙，罗小梅向石存山坦言她爱丁能通，是从骨子里爱，但是对不起衣雪，如果没有她插足，恐怕丁能通和衣雪离不了婚，她还求石存山劝丁能通忘了自己，和衣雪复婚。

其实石存山从心里同情罗小梅，欣赏罗小梅敢爱敢恨的性格，特别是当自己身陷囹圄后，头脑很清醒，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所爱的

人。因此，石存山答应罗小梅一定劝丁能通重新审视自己的感情生活。

按照石存山的性格，他特别想揍丁能通一顿，那么好的媳妇说离就离了，不是脑袋进水了就是被门挤了。石存山是离过一次婚的人，但是他仍然理解不了丁能通的心理。石存山早就想找丁能通好好谈谈，但是他整天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丁能通也每天忙得跟不倒翁似的，两个人难得一见，石存山决定利用这次见面的时间好好与丁能通谈谈。

丁能通走出机场进港大厅钻进石存山的桑塔纳2000时，石存山正在接手机，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似乎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

石存山刚挂断电话，丁能通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了，又有案子了？"

石存山挂上挡，一踩油门，桑塔纳2000驶出东州机场。"能通，刚才的电话是我们常务副局长常林打来的，说局党组决定给我们刑警支队新任命了一位副支队长，你猜是谁？"石存山用无奈的口吻问。

"不用问，这个人肯定出乎你的意料，而且是某位领导亲自安排的，如果这个人德才兼备，你小子不会这副嘴脸。"丁能通老谋深算地说。

"能通，怪不得衣梅说你猴精，还真让你猜着了，是吴市长的小舅子蒋春杰。"石存山苦笑了笑说，脸上像挂了一层霜。

这时桑塔纳驶上高速公路，直奔昌山方向驶去。丁能通掏出一支烟，一边用车载点火器点烟一边问："存山，你和蒋春杰不是关系不错吗？他上来你应该高兴啊！"

"高兴个屁！市局政治部邹主任说，告这小子的上告信多了，告他什么的都有，如果没有这些告他的匿名信，凭这小子的资历早就上来了，这小子胆子大得很，手还黑，刑讯逼供的事没少干，我担心这小子到刑警支队后非捅大娄子不可！"石存山也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说。

“存山，你一个小小的刑警支队支队长怕什么，不是还有邓大海吗？再说，吴市长也不能由着他小舅子胡来呀！”丁能通一边说一边按了一下右车门的按扭，车窗露出了一个缝儿。

“就冲吴市长的跋扈劲儿，我怕邓局的日子不好过了！”石存山长叹道。

丁能通深知石存山跟邓大海的感情笃深，邓大海也是军人出身，一向跟林大可投脾气，自从吴东明上任市长后，林大可就与吴东明的关系很微妙，搞得机关干部私底下腹议颇多，既然邓大海与林大可是一个战壕的，吴东明怎么能不防呢？这大概是石存山长叹的原因。

“存山，邓局长是邓局长，你是你，我劝你那张嘴把着点门，蒋春杰去刑警支队以后，你更得注点意，言多必失呀！”丁能通叮嘱道。

【33.探监(2)】

“能通，不提蒋春杰了，还是说说你吧！你觉得你还有必要苦等罗小梅吗？”石存山话锋一转，话里有话地问。

“存山，说句心里话，这段时间我心里很乱，你知道金伟民投资东汽集团的事吧。”

丁能通还没说完，石存山插嘴道：“知道，听说这小子要把东汽集团弄到美国去上市。”

“对，伟民为了这件事去了美国，我给他介绍认识了金冉冉，”丁能通在车载烟灰缸内按灭了烟头接着说，“金冉冉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正好学金融，没想到金伟民见到金冉冉后，两个人谈得很投缘，竟然谈起了衣雪，金冉冉还陪金伟民去了加拿大温哥华，专程看了衣雪，回国后跟我深谈了一次，对我触动很大。我在情上一直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我这次回来本来是想看望我娘的，自从与衣雪离婚后，我就没回家看过我娘，你知道衣雪和我娘感情非常好，我姐夫每次去北京都说我娘老念叨衣雪，所以我这次回去，我娘肯定会跟我念叨衣雪。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我娘，所以，我决

定见我娘前先看看小梅，小梅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心里很惭愧，如果我早一点阻止她，她不可能身陷囹圄。”

丁能通说得很坦诚，让本想振聋发聩地劝劝丁能通的石存山心里很欣慰，他觉得老同学还有希望。

“能通，常言道，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小梅有今天还不是自己作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自责，实话告诉你，小梅一开始情绪不稳定，但是现在不仅情绪稳定，而且在监狱里表现非常好，很有可能减刑，这与你对她救赎般的爱是分不开的，但是我觉得现在需要救赎的人不是小梅，而是你！”石存山一针见血地说。

“我？”丁能通不解地问。

“对，就是你！能通，前些日子我到昌山市黎明监狱送犯人，顺便看望了罗小梅，小梅特意和我谈起她和你的关系。”石存山意味深长地说。

“小梅怎么说？”丁能通迫不及待地问。

“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她让我劝你和衣雪复婚。”石存山毫不隐讳地说。

最近有太多的人和丁能通提起“复婚”这两个字，复不复婚已经成了丁能通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石存山知道自己的话捅在了丁能通的腰眼上，但是他仍然不依不饶地问：“能通，你是怎么想的？”

丁能通半天没言语，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石存山，对石存山提出的问题，他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或者说他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地想过，只是还没有想明白。

“存山，这个问题我很困惑，这也正是我要见小梅的原因。”丁能通苦恼地说。

“能通，你的确有必要见见小梅了。”

说话间，桑塔纳已经到了昌山市高速公路口，过了收费站，石存山一打轮，车直奔昌山市西郊驶去。大约开了四十分钟，前面高墙电

网矗立着一座森严的监狱，大铁门前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匾，上面写着：昌山市黎明监狱。

丁能通每次看见这几个字，心里都发紧，这里是重塑灵魂、修复人性的地方，同时也是裂变人性、璀璨灵魂的所在，进了这里的每个人，人人都能写一部回肠荡气的大书。

石存山与这里的监狱长熟得很，登记之后，两个人径直去了监狱长办公室，由于有石存山的关照，罗小梅目前是犯人图书馆的管理员。

石存山与监狱长寒暄后介绍了丁能通，三个人唠了一会儿罗小梅的情况，监狱长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进来一位干警，监狱长简单介绍几句后，吩咐干警带丁能通去见罗小梅。石存山继续与监狱长闲聊。

【33.探监(3)】

图书馆在三号楼，三号楼目前是黎明监狱最高的一栋楼，这里除了二号楼是檐脊式穹顶外，其余的每座楼都像银灰色的火柴盒。二号楼南有一片花坛，花坛外面是一溜用刺网隔离着的五米宽的警戒线，线外耸立着五米高的灰墙，墙上密布着双层电网。

图书馆在二楼，走进图书馆如果不是有穿着蓝色囚服的光头犯人在看书，根本感觉不到这里是监狱。如果不是石存山找监狱长关照，丁能通只能在探监室隔着厚重的玻璃，对着送话器见罗小梅。

走到图书馆门前，干警让丁能通止步，掏出钥匙打开一间接待室的门，先请丁能通进去，然后进图书馆去叫罗小梅。

丁能通此刻的心情有些忐忑，他既盼着快点见到罗小梅，又怕见到她，盼是因为罗小梅在他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怕是因为在他劝罗小梅自首那天开始，就向罗小梅承诺在监狱外等她一辈子。不知为什么，自从金伟民与自己谈过话以后，等小梅一辈子的决心一下子动摇了，此时此刻丁能通因这种动摇而感到脸红了。

不一会儿，罗小梅被干警领了进来，然后干警随手带上了门。丁能通原本以为罗小梅见到他会情不自禁地扑到他怀里，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小梅站在那儿没动，只是微笑地看着他。

罗小梅剪着齐耳的短发，脸色还好，只是比以前瘦了一些。丁能通走过去，拉着小梅的手坐在椅子上，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却顷刻间被堵在喉头下面了。

“小梅，你还好吗？”丁能通深情地问。

“还好，每天在图书馆可以看很多的书，通哥，这阵子晚上睡觉总梦见一个人。”罗小梅语气凄楚地说。

“谁？”丁能通脱口而问。

“衣雪姐！”罗小梅低声说。

丁能通听罢心头一震，因为最近他晚上睡觉也经常梦见衣雪，丁能通不禁暗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托梦不成？

“小梅，不瞒你说，我最近做梦也常梦见她！”

“通哥，你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衣雪姐和儿子了吧？”罗小梅关爱地问。

“离婚后一次也没见过面！”丁能通惭愧地说。

“通哥，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梦见衣雪姐吗？”罗小梅动情地问。

丁能通苦笑了笑，没搭茬。

“因为你还爱着她，”罗小梅肯定地说，“这就叫魂牵梦绕！”

“小梅，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丁能通用凝视的目光问。

“通哥，忘了那个约定吧，我可不希望那个约定像枷锁一样拴住你的心，你看我的目光虽然饱含深情，但里面已经没有了爱，有的只是亲情和同情。通哥，自从我第一次梦见衣雪就想了很多，我不是托尔斯泰笔下的马丝洛娃，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需要灵魂的救赎，你也不是聂赫留朵夫，我会在这里好好改造的，我会重新寻找新生活，通哥，你也需要寻找新生活，你的眼神告诉我，你的新生活就在你的梦里，就是衣雪姐。不要担心我，我其实比衣雪姐好过，《马太福音》

中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会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我问你，我和你还有衣雪姐谁是丢失的那只羊？”罗小梅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没等丁能通表态，她接着说，“通哥，你心里一定认为是我，觉得我现在最需要帮助，其实你错了，那只迷失的羔羊既不是我，也不是衣雪姐，恰恰就是你！”

【33.探监(4)】

“我？”

虽然罗小梅的语气既温柔又平静，但是丁能通却觉得振聋发聩，自己一直在默默帮助身陷囹圄的罗小梅，她怎么反倒说我是那只迷途的羔羊呢？

“通哥，别再迷茫了，回到衣雪姐身边吧，她才是那个丢羊的人！我知道她一直怪我把她心爱的羊弄丢了，我现在想把这只羊还给她。通哥，别再一个人来看我了，我绝不见你，我希望你能和衣雪姐一起来，那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丁能通被罗小梅的话深深地震撼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握着小梅的手使劲地捏。过了一会儿，门外的那个干警敲了敲门，然后开门说了声“时间到了”，便把罗小梅领走了。

望着罗小梅瘦弱的身影，丁能通内心有一种决绝般的悲怆，他忽然觉得浑身冷飕飕的，其实屋里并没有开空调。

离开昌山市黎明监狱后，丁能通和石存山在昌山市内找了家小饭店草草地吃了午饭，然后往东州赶。

【34.心腹(1)】

路上，丁能通突然接到了龙小波的电话。

“丁主任，听说你回东州了，现在在哪儿？”龙小波问。

“在东昌高速公路上。”丁能通说。

“到东州给我打电话，夏书记要见你！”龙小波叮嘱道。

挂断电话，丁能通心情一下子复杂起来。本来这次回东州丁能通是想回万寿县看完母亲后，再去看看夏闻天的。夏闻天对丁能通有知遇之恩，丁能通在心里一直对夏闻天心存感激。却没想到夏书记听说自己回东州了，会让秘书打电话约见自己。丁能通脑海中快速琢磨着夏书记突然要见自己的目的，想来想去，他都觉得一定与习涛搞的那份专门给吴东明的《市长参考》有关。

石存山的车驶入东州城的时候，白热的太阳已经西垂了，落日把大片的殷红撇进黑水河里，河流像赤练蛇一般慢腾腾地向西涌动。

石存山把车开进市委大院后，丁能通一眼就看见了市委小花园中央矗立着一座十多米高的华表，华表的柱身呈八角形，一条巨龙盘旋而上，龙身布满云纹，汉白玉的石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有巨龙凌空飞腾的气势。柱身上方横插一块云板，上面雕满祥云，华表的基座外添加了一圈石栏杆，栏杆的四角石柱上各有一只小石狮，头的朝向与上面的石相同，烘托得华表更加高耸和庄严。

丁能通下车后，石存山开车先走了。丁能通没先进市委办公大楼，而是信步走向小花园，仰视了半天华表，才转身走进市委办公大楼。

丁能通之所以对华表这么关注，是因为华表寓意王权，在市委小花园中央立华表，一定是经过市委书记同意的，官场多是非，他觉得在市委立华表，夏书记太欠考虑了。驻京办是个大染缸，听的见的多了，丁能通想的自然就多。

早就过了下班时间，夏闻天没走，他一直在办公室等丁能通。丁能通猜得不错，夏闻天找丁能通就是想了解一下吴东明独享的那份《市长参考》写了些什么？

自从朱文锦提示夏闻天以后，夏闻天对吴东明就有了警觉，丁能通虽然滑得像泥鳅一样，但夏闻天理解丁能通的圆滑，那不过是在大染缸里自我保护的一手生存技巧，自己对丁能通有知遇之恩，与吴东

明相比，丁能通与自己更贴心。既然你吴东明在北京安插了一个习涛，我夏闻天就给你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正想着，有人敲门，夏闻天喊了一声："请进！"

丁能通满脸堆笑地推开了门。

"来来来，能通，小波给驻京办的白丽娜打电话，白丽娜说你向大可请了半个月的假回家看望母亲，我估计你不能马上回万寿县，这才让龙小波给你打电话，果然让我猜着了。"夏闻天一边说，一边用一次性纸杯给丁能通接了一杯冰水，"天太热，先喝杯冰水。"

丁能通接过夏闻天递过来的冰水一饮而尽。"夏书记，我本来想从万寿县回来再来看您的。"

"是啊，年初市驻京办在职能转变方面得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度评价，我想听听你们上半年工作运转情况。"夏闻天悠悠笑道。

丁能通仔细揣摩夏闻天话里的含义，心想，市驻京办的工作归常务副市长林大可主管，市委书记要听市驻京办的工作运转情况恐怕只是由头。

丁能通当然不会放过向市委书记表功的机会，于是他一本正经地汇报说："夏书记，上半年市驻京办主要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信访工作取得新成绩，上半年实现无登记进京集体上访的良好局面，登记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的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登记非正常上访逐月下降，受到国家信访局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肯定。二是做好进京公务活动的领导及有关人员接待服务工作，获得良好评价，上半年共接待部级以上领导二十余次，厅局级领导两百余人次。三是协调北京有关部门处理好各类突发事件，为维护首都稳定和树立东州市良好形象做出了贡献。四是完成招商引资工作任务，上半年有五个项目在洽谈中，两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一个项目合作成功，就是香港银钻财务投资东汽集团的项目。五是进一步做好信息工作，上半年编发《首都信息》八十期，共计一千余条。"

【34.心腹(2)】

丁能通正津津有味地汇报着，被夏闻天突然打断。“能通，我就想听听市驻京办在做好信息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丁能通一听心里一紧，他当时就明白了夏闻天这次找自己的真正意图。看来不解释清楚《市长参考》的来龙去脉，是不好走出这个门了。

于是，丁能通斟酌地说：“夏书记，我知道信息工作一直是驻京办的薄弱环节，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年初吴市长亲自调市安全局反间谍处的习涛同志到市驻京办任主任助理，主抓信息工作，习涛同志到驻京办以后，信息工作确实有了新的起色，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我们上报给市级领导的《首都信息》中。”

“《首都信息》的内容的确比以往上了一个层次，对国家各部委的有关信息盯得更紧了，这对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很有帮助，不过，”说到这里，夏闻天停顿了一下，眼神里掠过一丝不容易察觉到的严峻，“能通，有件事你必须跟我说实话，我听说吴市长让你们驻京办专门搞了一份《市长参考》，连我这个市委书记也不许看，其他副书记、副市长就更看不到了，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与你们报给副市级以上领导的《首都信息》究竟有什么不同？”

丁能通来之前就预感到了夏闻天一定是为《市长参考》的事找他，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搞得夏闻天与吴东明之间产生隔阂，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夏闻天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重视，不仅是在考问自己的心术，更是在考问吴市长的心术。

想到这儿，丁能通委婉地说：“夏书记，在信息工作方面，有些省份的市政府想了许多独特的办法，比如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培训成保姆，设法送到中央和部委领导家做保姆，联络感情，取得信任，打探消息，获得珍贵的信息，东州市驻京办的信息工作之所以落后于其他驻京办，就是从未采取过非常手段，因为我知道夏书记您是最反对驻京办搞一些偷鸡摸狗的小动作的。”

“能通，你先别把自己择得那么清白，当年周永年还在中组部地方局工作时，你就利用凤云同志急于找保姆的机会，把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介绍给他们家当保姆，当时肖鸿林、贾朝轩对你这项举措大加赞赏，是不是呀？”夏闻天揶揄道，然后话锋一转，严厉地说，“如今你丁能通都学会用间谍了，连市安全局反间谍处的工作人员都派到北京搞信息工作去了，难道你们就不怕触犯党纪国法？”

夏闻天虽然是在批评丁能通，但他的情绪却是在吴东明身上，丁能通见夏闻天动了肝火，也知道不是冲自己，连忙解释道：“夏书记，跟您说实话，吴市长有过交代，习涛在市驻京办可以直接对他负责，所以不瞒您说，《市长参考》我一期都没看过。”

“我还不了解你，你要是看了，就不是丁能通了，别看你没看，但是上面写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不清楚还可以找老道测嘛，你丁能通不是结识了许多僧道隐士、世外高人吗？什么‘天口吐紫气，昌山日月来’，亏你小子想得出，你以为你钻到领导肚子里成了虫，就是心腹，告诉你，再精明的虫也只是虫，只要在肚子里就要被拉出去，拉出去就是一摊屎。我说这话你还别不愿意听，能通，你也是经过些风浪的人，在官场上，最要紧的是不要跟错人、说错话、上错床，别忘了你小子曾经上错过床，还挨过党纪处分，如果跟错人、说错话，后果怕是比上错床还严重。”

【34.心腹(3)】

丁能通从未见过夏闻天动肝火，平时对下属说话一向和蔼可亲，看来是真生自己的气了，也难怪，夏闻天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吴东明到市驻京办亲自安排习涛搞《市长参考》，这么大的事，自己竟一句也没向夏书记透露过，的确说不过去，妈的，想不到做领导肚子里的虫也这么难！

为了将功补过，丁能通只好赔笑道：“夏书记，其实如果想让市安全局上点手段搞《市长参考》，派市安全局反间谍处的任何一位同志都能做，为什么单单派习涛呢？习涛是从科级直接提到处级的。”

“对呀，我正想问你呢。”夏闻天冰霜一样的脸色稍有缓解。

“那是因为习涛有个哥哥叫习海，在中央警卫局当处长，挂少将军衔。”丁能通如释重负地吐露了真言。

夏闻天目光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愕，丁能通却瞅得明白，他觉得夏闻天开始重新审视吴东明了。夏闻天的确没有想到吴东明是个如此工于心计的人，原先他以为吴东明从市安全局提拔习涛搞《市长参考》完全是为了工作，有些信息是绝密的，当然不宜外传，但却有利于东州工作的科学决策。

但是习海的身份让他恍然大悟，夏闻天这才明白吴东明起用习涛的真实目的。你吴东明这才就任东州市长几天呀，就耐不住寂寞了，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当然这些想法不宜在丁能通面前流露，为了不让丁能通看出自己的心事，夏闻天轻描淡写地说：“看来这个习涛的能量还不小啊！能通，市驻京办不仅要做联系国家各部委和为东州招商引资的桥头堡，也要做反腐败的桥头堡。常言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在北京既不能当螳螂，也不能当黄雀。”

丁能通嬉笑着插嘴问：“那我当什么？”

“当猎人，能通，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当年肖鸿林、贾朝轩逼着你就范，你不是也坚守了自己吗？何振东也想利用你，也被你识破了，都说你小子猴精，我看不假，你小子的识妖术不在孙猴子之下，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啊，每个党员干部都有责任阻止苍蝇变成老虎。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夏闻天直言不讳地说。

“夏书记，您的话我记下了，回京后我一定狠抓落实，决不让东州市驻京办成为拉拢腐蚀国家政府机关和各级领导的‘据点’。”丁能通点头哈腰地说。

夏闻天看一眼丁能通滑稽的表情禁不住笑道：“还没出这个门呢，你小子就把桥头堡改成‘据点’了，回去还不改成‘炮楼’啊！行了，说点轻松的，你小子跟我去了一趟加拿大，本来是想给你创造点条件让你

鹊桥相会，你可倒好，一纸离婚协议书老婆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早知道如此，当时我就不应该带你去加拿大，如今东州市的地铁都已经上马了，你小子的婚姻大事是不是也该上马了。我听大可说，北京花园的总经理朱明丽追你追得挺紧的，你心里怎么想的，总不能老这么一个人漂着吧？”

丁能通最怕市领导跟自己谈感情问题，市人大主任赵国光和市政协主席张宏昌听说他离婚了，还分别给他介绍过对象，搞得丁能通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结果为了给两位领导台阶下，还是从北京飞到东州敷衍着见了。

此时夏闻天也把话题转到婚姻上，丁能通心里一阵发紧，心想：“该不会像赵主任和张主席似的，要给我介绍对象吧？”

想到这儿，丁能通赶紧搪塞地说：“夏书记，平时工作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再说，一个人漂着也挺好，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活得自在。”

【34.心腹(4)】

“这叫什么话，别忘了，你是正局级干部，又是党员，老这么漂着，就不怕影响吗？朱明丽那么优秀的女孩子你小子都不动心，这说明你根本没放下衣雪。如果真放不下，可以去加拿大看看人家娘俩儿，我放你的假！能通啊，那年，北京万柳塘医院给我误了诊，慢性胆囊炎加胆结石诊断为结肠癌，后来你联系了301医院，我住进去做了胆摘除手术，当时，你嫂子宁彤得知我病了的消息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在北京照顾我照顾得无微不至，那时候，我才明白‘结发夫妻’的含义。能通，只有‘结发夫妻’在危难来临之际才能做到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呀！我一直以为你和衣雪离婚太草率了，早晚要后悔，原来我以为你会和罗小梅结合，但是没想到罗小梅却走错了路。小波告诉我你去了昌山，我一听就知道你去看罗小梅了。能通，罗小梅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找个时间去一趟加拿大，找衣雪好好谈谈，怎么样？”夏闻天用兄长般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

“再说吧，夏书记，”丁能通苦笑了笑，然后低头看了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急什么，反正天已经黑了，回万寿县也得明天早晨了，我让小波在东州宾馆给我们俩定了包房，我请你喝蝎神酒，这可是万寿县的特产，味道不错，另外，我还想听听你对制博会和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的看法，这两项工作可都离不开驻京办跑‘部’‘钱’进啊！”

恭敬不如从命，丁能通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心想，正好可以在酒桌上提醒一下夏书记，华表立在市委大院不妥，恐怕有人要做文章！

【35.百合花(1)】

最近习涛对李欣汝展开了求爱攻势，每天都让花店给李欣汝送一束玫瑰花，起初李欣汝对习涛的玫瑰花并不当真，但是，一连送了半个月，李欣汝心里有些发毛了，因为再不制止，真不知道一束一束的玫瑰花要送到什么时候。李欣汝原本不想伤害习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她决定找习涛好好谈谈。

因为是星期六，午饭后，李欣汝给习涛打电话，约他到欧洲风情俱乐部一起游泳，习涛接到电话后，欣喜无比，他判定是自己的求爱攻势起作用了，于是欣然应允。

东州市驻京办是欧洲风情俱乐部的大股东，由香港一家酒店管理公司负责打理，实行会员制，朱明丽非常喜欢到这里健身，约李欣汝来过几次，李欣汝喜欢游泳和瑜伽，就也办了会员卡，成了这里的金卡会员。

习涛穿着游泳裤走进游泳馆时，李欣汝穿着色彩鲜艳的吊带比基尼泳装，戴着墨镜正躺在白色躺椅上悠闲地喝着饮料。习涛望着李欣汝玲珑有致的身材和修长的美腿，鼻血险些流出来。

习涛抑制住自己的心跳，佯装镇定地信步走过去，坐在李欣汝旁边的白色躺椅上，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枝红玫瑰递过去，很绅士地赞美说：“欣汝，你穿这身泳装可真漂亮，就像玫瑰花一样。”

李欣汝优雅地接过习涛递过来的玫瑰花，嫣然一笑说："习涛，可是我不喜欢玫瑰花，我更喜欢百合花。"

"欣汝，能说说你为什么喜欢百合花吗？"习涛略显尴尬地问。

"《圣经》里说，百合花是由夏娃的眼泪变成的，是最纯洁的象征，在德国有一个关于百合花的古老传说，我非常喜欢，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姑娘，陪伴母亲住在哈尔兹山区。有一天，劳莫保大公爵乘马车路过此地，看见了爱丽丝，竟以为是仙女下凡，立即邀请她一起回城，劳莫保以为自己是大公爵，权势熏天，可以为所欲为，没料到爱丽丝竟然执意不肯。大公爵不肯罢休，拉着爱丽丝欲行不轨，爱丽丝惨叫，拼命挣扎，大呼救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刮起一阵神风，爱丽丝立刻不见了。却从她站过的地方，耸起一株百合花，发出阵阵清香。这个传说美不美？"李欣汝津津有味地说完，歪着头忽闪着一双杏目纯情地问。

"欣汝，你该不是把我当成劳莫保大公爵了吧？我可没有那么坏！"习涛苦笑着说。

"你可真会联想，其实关于百合花的传说很多，在古希腊神话中对百合的来历，还有另一种传说：神主宙斯有个儿子名叫大力神海格力斯，他曾经创立过英雄伟业。海格力斯听说吃了女神朱诺的乳汁，就能长生不死，可是想吃朱诺的乳汁谈何容易啊！宙斯动了一番心思后，召请诸神欢饮。席间特意为朱诺安排了大量的奈克塔，奈克塔是供神饮的酒。朱诺果然酩酊大醉。宙斯赶紧叫儿子海格力斯扑到朱诺身上吮吸乳汁，海格力斯越吃越有劲，满嘴乳汁来不及咽下去，流到地上，凡是有乳汁的地方，便立即长出雪白芳香的百合花。在中世纪的许多圣母画像中，百合花都画得既没有雄蕊也没有雌蕊，意味着没有性的邪念。"李欣汝一边嗅着手中的玫瑰花，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欣汝，说心里话，这两个传说我都不喜欢。"习涛因自己送的玫瑰不被心上人喜欢而略显沮丧地说。

"为什么？"李欣汝娇嗔道。

“第一个传说是权势熏天的大公爵伤害美丽纯正的爱丽丝，第二个传说是宙斯和他儿子海格力斯用阴谋伤害女神朱诺，都有暴力倾向。欣汝，如果这两个传说是真的，那么百合花岂不是被男人摧残出来的花？所以我不喜欢，你别误会，我是说我不喜欢那两个传说，不是不喜欢百合花，早知道你喜欢百合花，我愿意送你一千朵。”习涛真诚地说。

●【35.百合花(2)】

“为什么是一千朵？”李欣汝一边用樱唇吸饮料，一边好奇地问。

“因为一千朵百合代表忠诚的爱，至死不渝！”习涛信誓旦旦地说。

李欣汝没搭茬，她知道习涛接下来会说什么，她机灵地岔开话题，袅袅婷婷地站起来问：“习涛，喜欢跳水吗？”

习涛望了一眼李欣汝用手指着的十米跳台，有些发晕，他从来没跳过水，更别说十米跳台了，但是习涛以为李欣汝在考验自己的胆量，心想，这一跳也许是赢得欣汝芳心的好机会，便佯装满不在乎地说：“只会跳冰棍！”

“敢不敢与我比试？”李欣汝将一军地问。

习涛不相信李欣汝敢上十米跳台，心想，上去就得把你吓回来。

“欣汝，你行吗？”习涛谨慎地问，他有些担心心上人的安全。

“行不行，上去就知道了！”

李欣汝的确是想试试习涛到底有多么爱自己，她喜欢习涛的洒脱和英俊，也为习涛对自己的爱而感动，正因为如此，她才不想让习涛对自己陷得太深，因为李欣汝实在不能把心分成两半，一半给金伟民，一半给习涛。

李欣汝说完像燕子一样奔向十米跳台，习涛怕李欣汝逞能，赶紧上去想当护花使者，两个人上了十米跳台后，习涛觉得整个游泳池都晃了起来。

这时李欣汝两只白嫩的小脚丫已经走到了十米跳台的边上，而且转过身来背对着水面，还嘻嘻笑着说："习涛，我就喜欢飞的感觉。"

话音刚落，李欣汝一个后空翻反身转体犹如专业跳水运动员一般压着水花跳入水中，习涛当时就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欣汝跳水竟然是专业水准，几对来游泳的男女顿时鼓起掌来，习涛暗自叫苦，心想，这下子可糗大发了。就这么下去一定让李欣汝瞧不起，跳下去无异于出洋相，这时下面的人已经开始给他鼓倒掌了。习涛心想，出洋相也比被别人看作狗熊强，说不定这一跳，欣汝就决定嫁给自己了呢！

习涛咬了咬牙，一闭眼，纵身跳了下去，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跳，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习涛赤条条地跌入水中，击起巨大的浪花，好半天也不见习涛的影子。

刚要上岸的李欣汝吓坏了，她连忙扎入水中去救习涛，只见习涛四脚朝天地潜在水中，好像已经断气了，李欣汝三下五除二游过去赶紧把习涛托出水面，游到岸边，其他几个游泳的男女也以为习涛出事了，赶紧搭把手把习涛拖上岸。

习涛仰着躺在地上，李欣汝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她不停地喊着习涛的名字，可是习涛像死人一样，旁边一个女孩焦急地说："赶紧人工呼吸吧！"

李欣汝一下子清醒过来，她毫不犹豫地吻了下去，这一吻不要紧，一双大手紧紧地抱住她深情地吻了起来，围观的几个人一下子明白了，情不自禁地鼓起了祝福的掌声，李欣汝却拼命地挣扎开，大声说："习涛，你太过分了！"说完气哼哼地起身回到刚才躺过的躺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

习涛赶紧爬起来，赔着笑跟过去。"别生气，欣汝，我爱你，你应该知道！"

"可是我不爱你，你也应该知道！"李欣汝使着小性子说。

“不可能，你要不爱我，干吗还拼命救我！”习涛认真地说，“欣汝，我从第一眼看见你，就深深地爱上你了，接受我的爱吧，为了你，别说十米跳台了，就是火坑，我也敢跳！”

其实李欣汝的确被习涛感动了，但是感动不是打动，眼前这个人愿意为自己跳火坑，但是自己愿意为另一个跳火坑，爱情原本就是不可思议的，如何说服习涛又不至

Chapter_23

于伤害他，真让李欣汝犯了难！

【35.百合花(3)】

“习涛，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早就有人了！”李欣汝索性直言不讳地说。

“谁？”

“金伟民！”

习涛哈哈大笑。“欣汝，人家不仅有老婆，而且有了孩子，这怎么可能呢！”

李欣汝看着习涛自以为是的样子，心想，习涛啊习涛，看着你挺精的，其实是个蠢蛋！

“习涛，我对你真的不合适，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东港公司做文秘，当时金伟民到香港创建银钻财务公司，需要一位助手，是能通大哥请东港公司老总为伟民选一位合适的人，最后选中了我，香港法律规定，注册财务公司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股东，其中至少一个人是香港居民，我有幸成了股东之一，我从未见过像伟民这样沉稳厚重又不乏激情，而且志向高远的男人，便深深地爱上了他，我不在乎名分，只要他爱我，我爱他，这就足够了。习涛，其实你也是值得爱的男人，但是你迟到了，我不仅把心交给了金伟民，而且把人也交给了他，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怕你对我误会太深，习涛，忘了我吧，我是一个爱上有妇之夫的女人，不值得你这么追我！”

李欣汝开诚布公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听得习涛是目瞪口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欣汝早就心有所许，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眼前这个在自己心目中圣洁得像莲花一样的美丽女人，宁可做有妇之夫的二奶，也不愿意爱自己这个冰清玉洁的男人，他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大的耻辱感。

习涛半天没说话，他望了一眼自己送给李欣汝的玫瑰花，情不自禁地拿起来，然后一瓣一瓣地掰下来扔在地上，自言自语地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习涛没再看李欣汝一眼，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向男更衣室。

李欣汝不放心地喊道："习涛！习涛！"

习涛没再回头，他不敢再回头，因为他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碎的感觉！

【36.回乡(1)】

夏天的太阳一出来，牵牛蔓就像被输了血一样，一边踩着丁桂芹家的篱笆墙往上爬，一边贲张着喇叭花，仿佛在向雨露村的男女老少做广播："咱村的丁能通回来了！咱村官最大的丁家老儿子回来了！"

丁能通是坐着姐夫邱兴本亲自开的奔驰回村的，自从邱兴本搞起了蝎神集团以后，万寿县成了蝎子养殖县，雨露村成了蝎子养殖村。

老丁家出了个儿子在京城做大官，出了个女婿做生意发了大财，连县长、乡长都围着老丁家转，乡亲们羡慕得很，因此，丁能通很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

听说儿子要回来，能通娘早早地就站在了自家院门前，直到看见一群孩子追着一辆奔驰车过来，才认出是女婿兴本的车，心里一喜，知道儿子回来了。

但是，当丁能通和姐夫下车后，能通娘心中又添了一忧，因为以前儿子回来都是带着媳妇、孙子一起回，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当娘的自然心里不好受。

听到汽车声，一直在院子里忙着给弟弟收拾屋子、晾晒被子的姐姐丁桂芹连忙跑出来，院子里拴着的大黄狗听到院外人声嘈杂，"汪汪"地狂吠着，丁能通下车后，见白发苍苍的娘站在院门前，一脸期盼的目光又疲惫又苍老，心里一酸，三步两步走过去，双手挽住娘问："娘，您身子骨还好吗？"

能通娘用苍老的双手上上下下抚摸着儿子，慈祥地说：“还好，还好！就是时常胃疼，不碍事，吃点药就顶回去了！”

“娘，快让能通进院吧。”丁桂芹喜滋滋地说。

“姐，我不在娘身边，多亏你了！”丁能通感激地说。

“好了，娘，回屋说吧，这次能通回来能陪你半个月呢！”邱兴本朗声说。

“那敢情好！那敢情好！”能通娘一边说一边拉着能通的手走进院子。

这是一套老宅子，四间上房，两边有东西厢房，右前院墙下是个灶房，左上房前有株枣树，树下拴着大黄狗“汪汪”狂吠，邱兴本走过去踢了两脚，大黄狗仍然叫个不停。从院门到上屋墙上拉着一道晾衣服的铁丝晒着被褥，白热的太阳正照着，被面上硕大的牡丹花闪着光，为小院平添了几分喜气。

这时院门外挤着一群孩子往里看，丁桂芹回屋抓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水果糖往门口一抛，孩子们顿时抢作一团。

左邻右舍的七大姑、八大姨听说丁能通回来了，都进院打招呼，能通娘客套道：“倒出空让能通看你们！”

热闹了半天，晌午了，丁桂芹笑着说：“娘，俺到灶上做饭去了。”

“做啥饭啊，娘，俺开车拉你们到西街口的馆子吃吧，村干部都想见见能通。”邱兴本腆着肚子说。

“姐夫，跟村干部吃饭晚上吧，我就想先跟娘和姐吃顿饭。”丁能通阻止说。

“俺儿这是想娘做的饭了，桂芹啊，把蘑菇洗出来，能通最爱吃小鸡炖蘑菇了。”

能通娘说着撇下丁能通，和桂芹一起去了灶房，桂芹抱柴起火，能通娘刷锅、添水，娘俩在灶房叮叮咣咣地忙了起来。

其实自从邱兴本生意做大以后，在县城和省城都买了房子，早就想接能通娘进城享福，可是老太太就是不去，从嫁到丁家就没离开过丁家祖上传下来的老宅子，怕娘寂寞，丁桂芹也没进城，一直在娘身边服侍。起初丁桂芹还常去县城帮丈夫打理一些公司的琐事，但自从娘有了胃痛病以后，她一步也不愿意离开娘了，再也没去过公司。邱兴本有钱以后，在外面花心，她心里明镜似的，曾经暗下决心与邱兴本离婚，但是一想到娘，想到娘这些年因能通和衣雪离婚的痛苦劲儿，所有的委屈都咽到了肚子里。

【36.回乡(2)】

桂芹和娘在灶房做饭，邱兴本找了两个板凳放在大枣树下，和能通坐在板凳上一边抽烟一边喝茶唠闲嗑。

“能通，姐夫一直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把蝎神酒搞成国宴用酒，如果能搞成国宴用酒，对咱们拿到直销牌照可太有利了。”邱兴本眉飞色舞地说。

“姐夫，办直销牌照的事我让你盯住吴市长，你盯得怎么样了？”丁能通眯着眼问。

“能通，你别说，吴市长是个吐口唾沫就是钉的人，说话还真算数，商务部有个副司长是他大学同学，这位副司长的儿子在清江大学读书，去年毕业的，吴市长帮这位副司长的儿子安排进了东州航空公司，这位副司长欠吴市长的人情，所以吴市长一给他打电话，人家就答应帮忙，眼下正是第二批直销牌照下发的关键时刻，要是蝎神酒能成为国宴用酒肯定对这事有帮助。”

邱兴本异想天开地说。

“姐夫，想让蝎神酒成为国宴用酒不比办直销牌照容易，首先要产品质量过得硬，其次，这得让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中南海服务处认可。要想扩大影响，我先给你出个主意。”丁能通说着呷了一口茶说。

“什么主意？”邱兴本迫不及待地问。

“你出面做一做中国保健协会的工作，请中国保健协会主办、东州市蝎神集团有限公司协办，以蝎子资源的利用与产业化发展为主题，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搞一次全国蝎子保健食品与健康专家研讨会，到时候把北京各大媒体的记者请去，造造势，效果一定非同凡响。”丁能通从眼缝儿里透出诡谲的光，他慢条斯理地说。

“这个主意好！”

邱兴本一拍大腿说，“能通，这件事我肯定办，不过怎么能使蝎神酒成为国宴用酒这件事，就是不为直销牌照也得办，花多大价钱也得办，办成了得省多少广告费呀！能通，这件事姐夫只能靠你了。”

“姐夫，我给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吴市长一手提拔的，唯吴市长马首是瞻，最听吴市长的，吴市长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吴市长让他往北，他不敢往南。”丁能通卖关子地说。

“能通，难道吴市长让你往东，你还敢往西不成？快说说这个人是谁吧？”邱兴本不耐烦地问。

“就是我们驻京办主任助理习涛。”丁能通往蹲在旁边的狗脸上喷了一口烟说。

“驻京办的一个小助理能有什么能量，能把这事儿办成？”邱兴本不屑地问。

“姐夫，你可别小看了这个习涛，他有个哥哥可不简单，是中央警卫局的处长，挂着少将军衔呢！吴市长把习涛从市安全局反间谍处的一个科级干部一下提拔成正处级干部，还给他配了奔驰600，在北京香草园买了房子，多半是因为他这个哥哥。”丁能通工于心计地说。

“乖乖，驻京办一个小小的主任助理背后有这么多文章，可是，能通，怎么才能让习涛帮咱的忙呢？”邱兴本为难地问。

“姐夫，连吴市长都让你拿下了，小小的习涛还在话下？”丁能通抿嘴一笑讥道。

“能通，吴市长可是爱民如子的好官，蝎神集团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眼下，我正琢磨着把蝎神集团的总部搬到

东州城去，只把生产基地留在万寿县，争取三五年内发展成全国五百强企业，眼下我是万事俱备就差直销牌照的东风了！”邱兴本雄心勃勃地说。

“姐夫，把蝎神集团的总部搬进东州城谈何容易，光建一座蝎神大厦，就得几个亿吧。”丁能通用泼冷水的口吻说。

【36.回乡(3)】

“一座蝎神大厦算什么，我还要借建蝎神大厦之机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正式进军房地产业。”

兄弟俩正说着，桂芹走过来招呼两个人进屋吃饭，丁能通答应着跟姐姐进了屋，能通娘正摆着碗筷，桌子正中央摆着一盆香喷喷的小鸡炖蘑菇，鸡是新杀的。

丁能通难得陪娘吃顿饭，却发现娘的碗里只盛了一碗底米饭，没吃几口，就把碗放下给儿子夹菜。“能通，吃个鸡大腿，小时候你就爱吃鸡大腿，那时候穷，一年也吃不上一顿小鸡炖蘑菇。”

“娘，你先吃。”丁能通也给娘夹了一筷子蘑菇。

“娘饭量小，吃不下！”能通娘喜滋滋地看着儿子说。

“娘，吃这么少怎么行？”丁能通担心地说。

“娘就是不爱吃东西，吃了也不消化，胃不好，老毛病了！”能通娘唠叨道。

“娘，我这次回来想带你去省城查查身体，看看胃到底是怎么回事？”丁能通关切地说。

“查什么，娘自己的身子骨自己心里有数，不碍事，你姐夫给娘买的药还挺管事，每次胃疼吃上就能顶回去，娘就是担心你一个人总这么漂着，连个暖被窝的人都没有。”老太太说着眼睛就湿了。

丁桂芹怕娘伤心，赶紧岔开话题说：“能通，难得你回来一趟，姐陪你喝一杯！”

丁能通赶紧端起酒杯说：“姐，姐夫，我应该敬你们，咱娘多亏你们照顾了！”

邱兴本手一摆说："能通，照顾娘是应该的，让我看我们一起敬娘一杯吧！"

丁能通说好，三个人一起举起杯敬了母亲。

丁能通睡了一个下午，傍晚邱兴本开车拉着他去西街口的饭馆请村干部吃饭，雨露村的男人恋酒，一喝就喝到半夜，没醉算没喝好，今天这顿酒不光请的村干部，还有村里的一些长辈，是无论如何也得陪到底，所以，喝到晚上十一点多才散。

回到家里，能通娘还没睡，坐在屋子里等儿子。

"娘，还没歇呀？"丁能通温声地问。

"娘想跟你拉拉话。"能通娘把儿子拽在炕沿儿坐下。

"娘，我姐和我姐夫还过得来吗？"

白天，丁能通看见姐姐见了自己脸高兴得像菊花，其实心里藏着许多苦，这苦多半是夫妻感情不和造成的。

"养猪干肉联厂那会儿，你姐夫和你姐还挺好的，养蝎子以后，生意越做越大，你姐夫就不怎么回家了，你姐老对兴本疑神疑鬼的，不过，怎么着也不会像你和衣雪似的，好好的，说离就离了。兴本和你姐是一对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能通娘一边说一边握着儿子的手，看着娘的一双干枝一样的苍老的手，丁能通的心里酸酸的，娘再一提衣雪，他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觉得自己不孝顺，对不住娘。

"娘，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做梦总梦见我爹，我爹责备我不回来看你，还说娘病了，病得这么重，你这个当儿子的连管都不管，骂我混蛋哩！"丁能通动情地说。

"你爹就是这么个火爆脾气，随根儿，你爷爷脾气就火爆，你们老丁家祖上是做烧酒的，你爷爷就是跟人家拼酒拼死的，那是我刚嫁给你爹的第二年，你奶奶是个能人，她的父亲是个萨满师，你奶奶十三岁就出道成了大萨满师，那时候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你奶奶的。"

丁能通从未见过爷爷，五六岁的时候，见过奶奶，但是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他还是第一次听娘说奶奶是个大萨满师。

丁能通不明白什么是大萨满师，便随口问："娘，大萨满师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跳大神的？"

能通娘慈祥地笑了笑，拍着丁能通的手说："傻儿子，也是也不是。你奶奶是满族，萨满师就是与鬼魂通灵的人，还能除妖救人、过阴追魂、跳神治病、算命预测，只可惜你爷爷死后，你奶奶喜爱上了鸦片，不仅抽光了家产，还把命搭上了。我记得那还是刚生你的时候，你奶奶就开始偷偷地在咱家院子里种上几棵罂粟，怕人看出来，常常是夹在别的花草里。罂粟花是花里的妖精，一眼就能看出来，等到烟花谢了，结出果来，用小刀轻轻一划，就流出一股白浆来，很快就结成了一个疙瘩，你奶奶像藏宝似的藏起来，等到她胃疼的时候，抽上一口。"

"娘，这么说我奶奶也有胃痛的病？"丁能通插嘴问。

"有，那时候，全家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用大烟壳煮点水喝。"能通娘怀旧地说。

"管事？"丁能通笑着问。

"管事！"能通娘语气肯定地说。

"娘，我奶奶真的能与鬼魂说话？"丁能通对娘说的话还是将信将疑。

"能，鬼魂随着风到处飘，他们飘到屋檐上，躺在门缝儿里，也可以钻到人的梦里，鬼魂们一来，你奶奶就晓得，她就画符驱散它们，还教我们怎么躲它们。我也不知道这是咋了。最近这些日子，不是梦见你爹就是梦见你爷爷和你奶奶。能通啊，娘跟你唠叨你奶奶是想告诉你，娘要是有一天真走了，你要是想娘了，就可以请个萨满师和娘说说话。现在萨满师越来越少了，邻村娘娘庙村西头有个老王婆子，她就有这本事，好多人找过她，听说她三次过阴，都是在最后行将入土的时候又活了过来。"

能通娘语气有些哀婉，丁能通被娘说得心里酸酸的。

“娘，你想得太多了，干脆我带你到北京城散散心吧!”丁能通深情地说。

“孩子，娘现在是哪儿也不想去，就觉得呆在家里好，娘现在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你，儿呀，衣雪是多么好的媳妇，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能通娘说着用干枯的手指抹了抹眼角。

“娘，咱不提这事行不？”丁能通低头说。

“不行，娘早就想跟你说，你要是真担心娘的身子骨，就赶紧把衣雪找回来，娘要知道你和衣雪和好了，娘的病也就好了，娘是心病，又想儿媳妇，又想大孙子，娘是快入土的人了，就盼着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能通，啥时候把丁宇接回来让娘看看，娘现在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能通娘说着一颗混浊的老泪落在丁能通的手背上，丁能通被娘说得心里乱极了，他只是轻轻地喊了一声：“娘！”眼泪也险些涌出眼眶来。

【37.圈套(1)】

从读大学时起，就有许多女孩子追习涛，习涛生性傲慢，一般女孩根本不放在眼里，结果错过许多良缘。

工作后，有许多同学想给习涛介绍对象，可是他一概谢绝，他觉得一个男人找女朋友靠介绍未免太弱智了，可是熬到三十岁，习涛也没找到意中人。

应该说，李欣汝是第一个让习涛怦然心动的女性，他坚信李欣汝就是自己的天使。可是李欣汝向习涛坦言了心扉之后，习涛感觉就像让五雷轰了顶，李欣汝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人家宁愿做二奶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纯真的爱，这让一向高傲的习涛失落到了极点。

这是习涛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痛苦，这种痛苦几乎摧毁了习涛所有的自尊。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甚至

是大英雄，失恋后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小男人，一个让所有女人瞧不起的小男人！习涛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正当习涛遭受失恋痛苦折磨、对女人心灰意冷之际，他接到了王鼎臣亲自打来的电话，让他回东州一趟，说有要事相商。习涛只好向主持工作的杨善水请了假，因为此时丁能通还在万寿县休假。

习涛乘飞机回到东州时，已经是黄昏时分，王鼎臣派自己的司机开车到东州机场直接把习涛接到了位于草河口风景区的市安全局培训中心，也就是对外挂着东州市真空电子研究所的度假中心。

在市安全局工作了近十年，习涛还是第一次走进这里，过去他耳闻过这里，市安全局的同事内部都称这里为“安乐窝”。

让习涛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车刚一进院，就看见主楼大门前停着东州市二号车，这是吴市长的奥迪，习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吴市长也来了？”

习涛刚下车，王鼎臣就迈着熊步从楼里迎了出来。

“习涛，吴市长正夸你小子能干呢，你小子就到了，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王鼎臣爽朗地说。

“王局长，吴市长也在？”习涛难以置信地问，他心想，是什么要事竟然连吴市长也到了？

“可不，今晚是我和吴市长专门为你接风。”王鼎臣胖乎乎的大手一挥，乐呵呵地说。

“王局长，你和吴市长为我接风？我不是做梦吧？”习涛惴惴不安地问。

“习涛，不是做梦，是你小子要走桃花运了。”王鼎臣拍了拍习涛的肩膀说。

“桃花运？王局长，别开玩笑了！”习涛哭笑不得地说。

“习涛，我和吴市长大老远把你从北京叫回来，像开玩笑吗？走吧，到包房你就知道了。”

习涛听了王鼎臣的话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他心想，看王局长的样子的确不是开玩笑，莫非……习涛不敢深想，因为“女人”两个字此时在他心目中不是桃花，而是老虎，甚至是魔鬼。

走进包房，焦云龙正陪着吴东明嗑瓜子、喝茶，习涛一进门，吴东明便热情地起身迎过去拉着习涛的手坐在自己的身边说：“习涛，情绪不高嘛，是不是路上辛苦了？”

习涛腼腆地说：“吴市长，我没想到您也在，心里有点紧张！”

其实习涛说的是心里话，他情绪不高也是实情，眼下的情绪还是掩饰出来的，如果不加掩饰，他真想找个能倾诉衷肠的长辈大哭一场。原本想找大哥习海说说，又怕大哥笑话自己没出息，其实失恋之痛与有没有出息根本不相关。

习涛的骨子里有一种被女人浩劫了的失落，他的精神虚弱极了、空虚极了。但是在吴东明和王鼎臣面前，必须强作欢颜，多年的反间谍生涯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清醒，因为王鼎臣在电话中说有要事与自己商量，这个重要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习涛，先喝点茶，这可是极品龙井。云龙，让服务员上菜。”吴东明和蔼可亲的表情就像慈祥的父亲。

习涛自从认识吴市长以来，心里对他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崇拜感，觉得吴市长身上有一种领袖般的魅力，很男人，习涛一直认为做男人就应该做吴市长这样的男人，他对吴东明就像粉丝崇拜偶像一样忠诚，哪怕吴市长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他也在所不辞！

【37.圈套(2)】

酒菜很快就上齐了，王鼎臣亲自把盏为习涛斟满了第一杯酒，习涛越发觉得今天这顿饭有点非同寻常，他惴惴不安地连干三杯酒。这酒习涛很熟悉，在北京的蝎神官府私家菜酒店喝过。三杯酒下肚，习涛脸色泛起了红润，他觉得心情似乎好了起来。

吴东明和颜悦色地说：“云龙啊，我和鼎臣都不敢多喝，今天你有一个任务就是陪好习涛，一醉方休！”

焦云龙像领了圣旨一样心领神会地左一杯右一杯地敬，蝎神酒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喝让人越兴奋，习涛本来心情失落到了极点，这几天都在借酒浇愁，再加上焦云龙一旁叫好，嘴就把不住了，干脆放量喝了起来。

这时，吴东明不经意地觑了王鼎臣一眼，意思是说，差不多是时候了！王鼎臣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然后，拍了拍习涛的肩膀，以老大哥的口吻说："习涛啊，今天把你从北京叫回来，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的终身大事。"

习涛听罢心里咯噔一下，刚下车时王局长说自己要走桃花运，习涛心里就有预感，"终身大事"四个字一入耳，习涛便有些惊讶，烦劳东州市市长和市安全局局长给自己介绍对象，这该是个怎样的女人？

"是啊，习涛，我有个干女儿叫辛翠莲，现在就在市安全局反间谍处工作，你大概听说过，自从她调到反间谍处后就经常听同事们说起你，都夸你才华横溢，一表人才，也在局里的光荣榜上见过你的照片，不看照片则已，一看照片人家就喜欢上你了，非让我这个做干爹的把你介绍给她，没办法，我这才找鼎臣商量，鼎臣的意思是让你们先见见面。"

吴东明刚说到这里，王鼎臣便溜缝儿地说："习涛，你也老大不小了，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了，翠莲不仅长得漂亮，工作上也是一把好手，我的意思是先见见面，满意就处，不满意就当今天是朋友聚会，好不好！"

习涛一边仔细听着吴东明和王鼎臣的话，一边心里暗自琢磨："吴市长什么时候认了这么个干女儿，我早就听反间谍处的同事说过，处里来了个如花似玉的女孩，背景深得很，来了不到两个月就被提拔为科级干部，想不到竟然是吴市长的干女儿，答应还是不答应？答应吧，对这个辛翠莲一无所知；不答应吧，肯定把吴市长和王局长得罪了！怎么办？"习涛心里犯了难。

思忖片刻，习涛决定无论如何也得给两位领导台阶下，混过今晚再说，便支支吾吾地说：“吴市长、王局长，让你们费心了，常言道三十而立，我现在还谈不上这个‘立’字，尤其到市驻京办工作后，唯恐辜负了你们对我的希望，我决心想干出点成绩来回报两位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吴市长，能不能等我有脸站在您面前时再说。”习涛这番话说得既有恭维，又有婉拒，而且还表了决心。

但是，辛翠莲的肚子不等人，吴东明哪肯放过习涛，他用关怀的语气说：“习涛，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有数，在官场上，事业不是靠能力干出来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一句关键的话，就可以决定你的一生，人家为什么要给你说这句话？原因很简单，用起来顺手。习涛，你是我亲自发现的人才，你在我心里的分量和云龙差不多，你们都是我重点培育的人才，我早就想好了，你在驻京办任主任助理的时间还不到一年，超过一年，我立即提拔你为副主任，到时候你可是东州市政坛上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在驻京办先干两年，适当的时候我会调你回市安全局任副局长。鼎臣，是不是这么个路数？”

【37.圈套(3)】

王鼎臣连忙附和道：“是这么个路数，是这么个路数。习涛，你可不要辜负了吴市长对你的一片苦心啊！”

两个人一唱一和，又许愿又封官，本来就有五分醉意的习涛心乱如麻。还没等习涛表态，吴东明和颜悦色地说：“云龙，没有必要让翠莲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快去把翠莲喊来，让她和习涛先见见面，总得来个人面桃花相映红嘛！”

吴东明说完，和王鼎臣一起哈哈大笑。

焦云龙连忙走出包房去叫辛翠莲。此时的辛翠莲一直在隔壁的包房等消息。吴东明怕习涛与辛翠莲直接见面，习涛会感觉太突兀，便采取了缓兵之计，和王鼎臣一起先给习涛渗透一下，让习涛先有个心理准备，然后再推出辛翠莲。

焦云龙一出去，习涛的心就揪了起来，他骨子里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心想，看来今天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好脱身了，是七仙女还是丑八怪，索性就见一见！

辛翠莲装作羞羞答答的样子走进包房，仿佛山间的一条小溪，清纯得让人口渴得不得了，习涛心里也微微一震，他有一种跋涉在山水间疲累得很想掬一捧溪水喝个痛快的欲望。

吴东明一见辛翠莲便像慈父一样笑眯眯地说："翠莲，快过来，快过来，这就是你在局光荣榜上见过的习涛。"

习涛只好礼貌性地起身点了点头说："我叫习涛。"

辛翠莲用爱慕的眼光觑着习涛甜津津地伸出纤纤玉手，娇柔地说："你好！涛哥！"

一声"涛哥"喊得习涛心里麻酥酥的，他没想到辛翠莲长得这么漂亮，容貌与李欣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少了些李欣汝身上的名媛气质，习涛是情不自禁地将辛翠莲和李欣汝对比的，李欣汝几乎成了他心目中唯一理想的女性。

"你好！"习涛敷衍地握了握辛翠莲柔嫩的小手。

辛翠莲借机就坐在了习涛身边。此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眼前这个傻小子答应娶自己，其实办法她早就想好了。

"翠莲，既然你和习涛见面了，就先敬杯酒。"吴东明慈祥地说。

"唉。"辛翠莲乖巧地应答着，亲自给习涛斟满酒，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大大方方地举起杯说，"涛哥，我敬你一杯，喝了这杯酒咱们就算认识了。"

习涛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心里不想喝，但又不好拒绝，便与辛翠莲碰了杯一饮而尽。

王鼎臣在旁边拍手说："好，东明，你看习涛和翠莲是不是天作之合呀！"

"何止是天作之合，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来，我们为金童玉女干一杯！"

吴东明这么一说，王鼎臣和焦云龙连忙响应，辛翠莲也羞羞答答地举起杯。

习涛没办法，强作欢颜地举起杯说："让吴市长、王局长费心了！"说完一仰脖子又干了杯中酒。就这么左一杯、右一杯，不一会儿，习涛就目光迷离，满嘴跑起了火车。

吴东明见时机差不多了，用关切的口气说："习涛，时间不早了，你又喝了这么多酒，干脆就住在安乐窝吧。翠莲，快扶习涛回房间休息吧。"

此时习涛离酩酊大醉不远了，他嘴里支支吾吾地说着"没事，吴市长，这点酒算什么，再来一瓶也没问题"的酒话，身子却摇晃着栽在辛翠莲的怀里。

这时，吴东明使了个眼神说："云龙，你帮一把翠莲，让习涛回房间好好休息。"

焦云龙心领神会地和辛翠莲一起扶习涛走了。

【37.圈套(4)】

"鼎臣，戏演完了，咱们台球桌上较量较量怎么样？"吴东明脸上显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王鼎臣晃了晃臃肿的身躯，眨了眨小眼睛，诡谲地一笑，意味深长地说："东明，翠莲这丫头可不简单啊，天生就是做间谍的料啊！"

辛翠莲扶习涛走进房间，焦云龙知趣地关上了门。习涛此时已经彻底醉了，他眼前迷迷糊糊地晃动着的漂亮女人越来越像李欣汝。

习涛仿佛是在梦中，辛翠莲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习涛一口一个"欣汝"地叫着，辛翠莲机智地答应着："涛哥，你喝多了，我给你倒杯水醒醒酒啊！"

辛翠莲说着起身从小冰柜里取了一瓶依云矿泉水，又在茶几上将倒扣着的玻璃杯翻过来，然后迅速地从皮包内取了两粒药放进杯内，又将矿泉水倒入，然后端起玻璃杯一边摇晃一边诡谲地笑了笑，很快那两粒蓝色药片融化在水中。

辛翠莲风摆杨柳地走到床前，俯身抱起习涛的头，温柔地说："涛哥，我是欣汝，乖，把水喝了，喝了头就不晕了啊！"

此时的习涛昏昏欲睡，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欣汝的名字，蝎神酒顺着他的血液流遍全身，让他全身的血脉贲张起来，习涛觉得心口窝像着了火，恨不得喝一杯冰水。

辛翠莲不失时机地将一杯冰水给习涛灌了下去，这杯冰水灌下去以后，犹如火上浇油，本来他下面的家伙就像即将点火升空的火箭，这杯冰水喝下去以后，火即刻点着了，欲火搅动着习涛的灵魂，像早晨的太阳，喷薄而出。

辛翠莲毫不犹豫地伸出娇嫩的小手抓住习涛的小火箭。

辛翠莲的心中骤然腾起一股恐怖，就在这时，习涛像泰山一样压了过来。"欣汝！"习涛半人半兽地喊着，三下五除二就扯光了两个人的衣服。

骤然升起的恐怖让辛翠莲本能地躲着，但是哪里还躲得了，习涛的"利剑"径直刺进了辛翠莲温柔展开的身体！

辛翠莲感到习涛的"利剑"不是钢的，也不是铁的，而是青铜剑，带着一种混沌和原始的粗野，像井钻一样具有穿透力，使得她的身体像刚打出水的深井一样，汩汩喷涌，她飘飘欲仙，欲生欲死，习涛却像半疯的野兽嚎叫着不停地进入，仿佛只有进入那黑暗的洞穴才能得到永生。

不知过了多久，习涛停止了，像一摊稀泥一样，倒下去了，意志、欲望、肉体全消失在酣睡之中。辛翠莲全身裸露地默默地躺在习涛身边，孤独地蜷曲着，眼泪像刚才下体的"井水"一样汩汩涌出，她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就像一颗流星，既然出发了，就不可能有归程了。

辛翠莲早就听表姐罗小梅说过，人生就是一条不归路，一路走好的唯一办法就是带足给养，对于一个柔弱的女子来说，最好的给养就是摄取有权有势的男人，在东州八百万人中，自己能有机会占有并摄

取吴东明，这是天意，一个让自己成凤的天意，自己必须死死地抓住这个天意，眼前这个刚刚在自己的肉体上发泄完的像死狗一样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给养，自己出身寒门太需要给养了，只要躺在自己身边这个烂醉如泥的男人同意与自己结婚，哪怕明天离婚，自己一生的给养就足够了！

想到这儿，辛翠莲像一朵沐浴在春雨中的罂粟花，怒放着喷焰吐红。就在这时，从习涛的嘴里吐出两个字“欣汝”。辛翠莲立即紧紧抱住习涛，将两只白面馒头一般的乳房贴在男人的背上，梦呓般地说：“涛哥，我是翠莲，不是欣汝，别离开我，我害怕。”

【37.圈套(5)】

习涛懵懵懂懂地感到有人抱着自己，他半梦半醒地翻过身来，一个白花花的女人赤身裸体地与自己躺在一张床上，习涛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猛然惊醒，扑棱一下从床上坐起来。

“你、你、你怎么在我床上？”习涛不知所措地问。

“涛哥，你刚欺负完人家，就不认账了？”辛翠莲说完双手捂着脸呜呜大哭起来，“老天爷，我没脸见人了，我可怎么活呀！”

辛翠莲这么一哭，习涛全明白了，他枯坐了半天没说一句话，辛翠莲哭着哭着默默地从床上爬下来，抽抽搭搭地开始穿衣服。

辛翠莲穿完衣服委屈而冷静地说：“涛哥，你不喜欢我，干吗还欺负人家？我不是个胡搅蛮缠的女人，我相信涛哥也不是酒后乱性的男人，既然你没想好，就再想想，只是我想告诉你一句心里话，涛哥，我爱你！从局里光荣榜上看到你的照片那天起，就爱上你了！涛哥，我先走了！”

此时窗外是黎明前的黑暗，辛翠莲欲擒故纵这招一下子打动了习涛，他心想，自己酒后乱性欺负了人家，这个女孩竟然没有不依不饶地逼着自己，这是怎样一个女孩？自己一个大男人干了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如果对人家不负责任，不仅对辛翠莲不好交代，对吴市长更不

好交代了！何况像自己这样连李欣汝那种二奶都瞧不上的男人，还想找什么样的女人？习涛破罐子破摔地想，看来一切都是天意呀！

想到这儿，习涛猛然叫住辛翠莲："天还没亮，你去哪儿？别走了，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答应我什么？"辛翠莲窃喜地确认道。

"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习涛低沉而略显沮丧地问。

"是心里话吗？"辛翠莲一副佯装不相信自己耳朵的样子。

"是心里话！"习涛提高声音说。

"不后悔？"辛翠莲抑制着内心的兴奋问。

"不后悔！"习涛恳切地说。

"涛哥，看来我没爱错人！"辛翠莲像小鸟似的扑到习涛的怀里说。

"翠莲，既然你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了，我们就结婚吧，天亮了，我们就去登记！"习涛面无表情地说。

"干吗那么急嘛，人家还没准备好呢！"辛翠莲欲擒故纵地说。

"怎么，你不愿意？"习涛冷漠地问。

"不是不是，"辛翠莲赶紧改口说，"人家愿意，人家听你的还不行吗！"

辛翠莲说完在习涛的脸上辣辣地吻了一下，吻得习涛心乱如麻！

38.殿堂（1）

周永年在中央党校三个月的学习终于结束了，离校那天是周末，丁能通开车拉着刘凤云去中央党校接周永年。

刘凤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丁能通了，却经常与金冉冉通话电话，所以到衣雪的近况比丁能通还清楚。刘凤云一直想找机会和丁能通谈谈衣雪的事，正好去中央党校的路上是个机会。奔驰车刚下航天桥，刘凤云轻咳一声说：能通，衣雪病了！丁能通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地一踩刹车，车突然停下，后面的车险些追尾，司机摇下车窗破口骂道：找死呀！丁能通连忙踩油门，奔驰车沿着京密运河均速驶去，丁

能通极力掩饰着自己，故做漫不经心地问：凤云姐，你怎么知道的！是冉冉告诉我的，上个周末去医院看了衣雪。刘凤云察觉到丁能通的变化，心里暗喜。怎么还住院了，什么病阿！丁能通咯噔显紧张地问。冉冉说，淋了雨，得了严重的肺炎，刘凤云冷着脸说：你以为一个女人带着个小孩，又在异国他乡，那么容易呢！然后又温和地说：能通，也不愿我跟永年说一说，请个假，抽空去看看她们娘儿俩。

刘凤云是个让许多贪官闻风丧胆的女人，当年“肖贾大案”和何振东腐败大案都是刘凤云主办的，别看丁能通凤云姐长凤云姐短地叫着，好像关系亲近得不得了，其实心里检点得很，因为胆敢不检点，刘凤云绝对六亲不认。因此，丁能通对刘凤云的话一再斟酌，他沉思片刻说：凤云姐，我娘身体一直不太好，这次我回乡探亲，看见娘又苍老了许多，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孔子说，吗、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寿，一则以具。过去对这句话不太理解，现在体会越来越深了。我娘非常喜欢衣雪，我这次回家，我娘一直跟我念叨衣雪。凤云姐，我想求你个事，冉冉再和你通话时，你让冉冉帮我说说，能不能劝衣雪回来看看我娘?

能通，干吗不亲自跟衣雪说，离了婚，她也是你儿子的母亲，再说是你吧人家娘俩弄到加拿大去就不理人家的，依我看，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刘凤云苦口婆心地说。

凤云姐,我弄不明白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一个梦。丁能通失落地说。

你错了，能通，凡是找不到幸福的人，都以为肉体的快感是幸福，当这种快感过去了，留下的只能是空虚

,甚至是堕落，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想不断地用肉体的快感填补空虚，结果是越来越空虚，以至于堕落，这就是几乎所有贪官有情妇而且不止一个情妇的原因，他们之所以走向深渊，是因为误将欲望的满足当作幸福去追求，欲望是个无底洞，结果越追求越堕落，直到毁灭！其实幸福与肉体无关，只与灵魂有关，只是灵魂的事。苛刻点

说，凡是感觉不到幸福的人，都没有灵魂生活，有的甚至丢掉了灵魂。刘凤云振聋发地说。

凤云姐，怎么说我丢掉了灵魂不成？丁能通苦笑着问。

丢没丢掉，你自己知道。能通，你知道什么是家吗？刘凤云深沉地反问。

家不是房子吗？丁能通不假思索地回答。

许多人和你一样，都以为家就是一间房子或者一个庭院，但是一旦房子和庭院失去了亲情和温馨的地方，不是你居住的大房子，没有亲情的人和被爱遗忘的人，才是真正没有家的人。

刘凤云的话让丁能通非常震动，他沉默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凤云姐，原来我一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阿！

能通，找到了真正爱你的女人就找到了家，找到了家也就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幸福，或许就找到了灵魂！刘凤云睿智地说。

听了刘凤云的话，丁能通道心灵仿佛通透了许多，他真正开始反思与衣雪的关系是离开母亲之后，母亲是守了半辈子寡的人，对婚姻有着最本真和朴素的理解，今天与刘凤云的谈话，当能通也能体会到这位冷面而热心的大姐的良苦用心。

《圣经》上记载，上帝用亚当身上的筋骨造成第一个女人，于是世上便有了第一个对夫妇。亚当在上帝面前说：妻子是我的骨中在骨，肉中之肉。自己能像亚当那样，把衣雪带到上帝面前，问心无愧地说出这句话吗？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自己先变成花心大萝卜，然后又把红杏出墙的罪名强加给衣雪。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想来想去他都觉得有二个我，一个是肉体的我，一个是灵魂的我，这件事他不知道是哪个我做的，只是不停地在心里追问，人这么会有两个我，灵魂又怎么会寄寓在一个肉体里呢？

车到中央党校大门时，奔驰车也末停，刘凤云惊诧于得能通的本事，好奇地问：能通，武警战士为什么不栏你？

大姐，咱的车有出入证。丁能通得意地说。

38.殿堂（2）

怎么样搞到的出入证？刘凤云追问道。

有一位副校长的秘书是我的同学，中央党校的出入证一个月一换，每个月我都请他帮忙。丁能通坦言道。

怪不得，你们驻京办主任简直就是无孔不入啊！刘凤云感叹地说。

丁能通嘿嘿地说：凤云姐，你知道在中国，什么地方司机开车最小心？

什么地方，刘凤云不解地问。

中央党校呗！丁能通神秘地说

为什么！刘凤云饶有兴趣地问。

因为他们知道，行人中说不定就有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丁能通吐了吐舌头说。

能通，你的脑袋可真能琢磨。刘凤云既责怪，又赞许道。

凤云姐，其实中国的前途就寄托在这个大院里了。丁能通深刻地说。

奔驰车过图书馆往右拐再向北是一条林荫路，丁能通轻车熟路地停在一个有花坛的楼前。这是一座六层楼，两个人刚下车，周永年就从三楼的窗口伸出头来打招呼。

自从周永年到东州市任副书记以后，刘凤云与丈夫就两地分居。听说周永年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信息最高兴的就是刘凤云。高兴不是因为丈夫走进殿堂接受洗礼，而是每周都可以见到丈夫了。如今丈夫在中央党校三个月的学习结束了，又要回东州去了，刘凤云的心头难免涌起一股失落。

丁能通小跑着上了楼，周永年在314房间，巧的是当年贾朝轩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了一年，住的也是这个房间。让丁能通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和贾朝轩的妻子韩丽珍一起来接他，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走进314房间时，贾朝轩手中正把玩着一把约一尺长的十分精致的

小宝剑，韩丽珍问丈夫，哪来的小宝剑？贾朝轩说是毕业纪念，每个学员都有。丁能通好奇地接过小宝剑仔细把玩，发现剑身上刻有贾朝轩点名字，丁能通当时就明白了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小宝剑，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毕业纪念品，这是让每位走进中央党校神圣殿堂的学员牢牢记住，你们是党的精英，应该时刻斩断私欲、野心，时刻经受住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的考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38.殿堂（3）

然而物是人非，一场震惊全国的“肖贾大案”让丁能通经受了一次炼狱般的考验，风风雨雨总算闯过来了，如今再次走进这个房间，丁能通感慨万千！

能通，听说当年贾朝轩也是住在这个房间，是不是？丁能通一进门，周永年就问。

是，我记得当年送他入学时，他不喜欢3145这个房间，还让我设法找人帮他换间号码吉利点的房间，他知道我有个同学说副校长的秘书。当时我觉得这样做对他影响不好，就劝他别换，他勉强同意了。丁能通谨慎地说。

他为什么不喜欢314这个号码呀？周永年不屑地问。

主要是不喜欢后面的14，他说是要出事的意思。

丁能通刚解释完，周永年就哈哈笑着说“典型的唯心主义，住在314房间的学员少说也有百八十人了，怎么别人都好好的，偏偏他贾朝轩出事了”这说明那个时候贾朝轩心中就有鬼了，心中一旦有了鬼，走哪儿都怕鬼叫门，最近《求是》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得很深刻：“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有所动摇”……一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这时正在收拾行李的刘凤云接过话儿说：最近我查办了一个贪官，风水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他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凤云，这说明什么？周永年问。

“信仰缺失呗” 刘凤云随口说，“当年贾朝轩脚上总是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他求来的平安线”最终不也难逃死刑的结局吗?

“能通”，你小子认识不少佛道两界的高人，你怎么看风水问题?周永年一边搂书一边问。

39、干女婿（1）

习涛闪电式结婚震惊了东州市驻京办，更震惊了丁能通。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辛翠莲的本事这么大，在吴市长家当了几天保姆竟成了人家市长大人的干女儿。丁能通心下窃喜，本来自己是想不辜负罗小梅的委托，给她的表妹一个好的前程，现在自己不仅做到了，还在吴东明身边安插了一条眼线，可谓是一举双得，无论怎么说，自己也是辛翠莲的娘家人。

丁能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跟衣雪通个话，其实丁能通早就想打这个电话，只是没有勇气。一是磨不开面子先打这个电话，二是总觉得没脸打这个电话，三是怕衣雪不给好脸子，自己找没趣。“我的家在哪儿？”这是丁能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每当想到这个问题，他便联想到衣雪、联想起儿子，一想到衣雪和儿子，丁能通就有一种倦鸟归巢的冲动。

在吴东明的帮助下，邱兴本日思夜盼的直销牌照终于批下来了。这次蝎神集团能够顺利拿下直销牌照，除了吴东明、丁能通等人的斡旋外，邱兴本不遗余力地在北京造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家养蝎子，就是给自己找一份好工作”的广告用语充斥着各大报纸的黄金版面，更充斥着电视台、电台的黄金时段，邱兴本是个造势高手，他利用各种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各种荣誉和慈善行为，对宣传蝎神集团起到了惊人的效果，蝎神系列产品，特别是蝎神酒在各种宣传的狂轰滥炸下，已经成为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之一。

正巧在这个时候，吴东明将爱人蒋春华的工作从昌山机场副总的位置上调任到东州航空公司任副总经理。吴东明的儿子吴光考取了北京大学，邱兴本不失时机地陪蒋春华送吴光去北京大学报到。

金伟民没有想到欧华汽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路演情况出奇的好，为了路演能够成功，金伟民自从得到SEC批准欧华汽车上市的文件后就没有回国，也没有回香港，他还让李欣汝从北京急飞纽约准备路演。想不到欧华汽车引起投资者强烈的兴趣，这当然得益于波士顿第一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和格信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强大的承销阵容进驻欧华。

与此同时，纪东翔也带队用三十六天走遍了美国十三个城市，做了三十七场演讲，走访了近四百位投资者，进行“推介”。由于路演等推介活动得到投资者热烈回应，金伟民与承销商商定，以每股定价十六美元挂牌上市交易。

美国纽约时间9月30日上午9点，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挂牌开钟仪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会议大厅隆重举行。

欧华汽车挂牌二十分钟后，以十八美元的价格做成第一笔交易，然后股价以一根红线直抵二十美元。金伟民欣慰地笑了。东汽集团在金伟民的成功运作下终于踏上了国际资本市场，扣除投资银行的承销和会计师、律师的费用，共融资一亿两千万美元。

此时此刻，吴东明已经飞抵北京，筹备举行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美国上市融资支票交接仪式。金伟民、纪东翔、冯保春、李欣汝等人乘飞机抵达北京时，刚好是十月一日下午两点，吴东明紧紧握住金伟民的手说：“金总，辛苦了！你为东汽集团创造了一个神话，也为国企改革创造了一个奇迹呀！”

金伟民喜滋滋地说：“吴市长，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世界五十四家主要媒体对欧华汽车在美国成功上市做了深度报道，我登机前股价已经冲高至三十四美元了。”

这时丁能通插嘴道：“吴市长，当初许多人反对东汽集团到美国上市，说什么小心资本家的糖衣炮弹，依我看您是把糖衣留下了，又把炮弹打了回去！”吴东明听罢，开怀大笑。

秋天来了，东州的秋天在带给人们古气磅礴气象的同时，也带来了凛冽萧瑟之气。刚刚参加完制博会的金伟民和李欣汝在品味了秋天的平静、圆熟与智慧的同时，也感到了秋天的肃杀、无情与圆滑。金伟民之所以有这样的心境，是因为“制博会”开幕前一天，金伟民携李欣汝刚住进了北都大饭店的豪华套，就被冯保春请到了吴东明的办公室。

办公室内除了吴东明外，还坐着一位大腹便便、梳着列宁头、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人，吴东明热情地做了介绍，原来这位陌生人是清江省省长助理、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陈红旗。

陈红旗扶了扶金丝边眼镜，又挠了挠秃顶和蔼地笑着说：“金先生，赵省长得知东汽集团在美国成功上市的消息后非常欣慰，称赞你是一位红色港商，特意指示我们省国资局给政策，推荐项目，金先生出资，把金先生认为合适的国有企业都拿到境外上市，这样就开辟了一条国有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新路。”

金伟民听罢，心想，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自己正想将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注册成北京欧华实业公司，然后兵发海外，出入于国际资本市场，围绕着金融支撑实业，施展一番身手。

想到这儿，金伟民坦诚地说：“陈助理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我这个人最愿意做给国家和民族增光的事情，既然省国资局对我这么信任，你这顶‘红帽子’我同意戴。”

坐在金伟民身边的李欣汝怕金伟民在高帽子面前头脑发热，连忙提醒道：“金总，这等于把我们的股份挂在了省国资局的名下。”

金伟民摆了摆手说：“欣汝，清江省和东州市不仅是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也是重化工业基地，如果我们像运作东汽集团一样，拷贝十个欧华：欧华机床、欧华化工、欧华钢铁、欧华电力、欧华制药……等等，我们将为国家做多么大的贡献？这正是这些年香港银钻财务公司孜孜以求的吗？”

“好！”陈红旗拍了一下桌子说，“金先生果然是胸怀天下的儒商，我希望你能在这份《代理声明》上签一下字。”陈红旗说完，从皮包里拿出牛皮纸文件袋，从里面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代理声明》。

金伟民接过《代理声明》，发现上面只有两行字：“我谨此声明，我同意接受清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纯粹以贵局代理人身份持有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并继续以代理人的身份为贵局委托的其它项目谋求在海外上市。”

金伟民对这份《代理声明》看了很长时间，他内心非常复杂，一直在权衡利弊，他知道自己一旦签了字，就彻底戴上了一顶“红帽子”，这顶“红帽子”对自己是福是祸，他一时还想不太明白。此时此刻，金伟民忽然想起了在北京白云观抽签的签文：“三皇大吉，天下第一签。”金伟民心想，其实从自己提出成立汽车教育基金会起，就已经放弃了“私人控股”，既然国家信任自己，愿意将国有企业的命运由我这个港商掌控，这个声明当然要签了，无论得失，先把事做成再说。想到这儿，金伟民拿出签字笔，毅然决然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红旗带头鼓起掌来。

吴东明感叹地说：“金老板，这份《代理声明》一签，你可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了。”

金伟民也意味深长地说：“吴市长，但愿我的结局不会像胡雪岩那么惨！陈助理，您也别卖关子了，我知道你手里还应该有一份《委托书》，拿出来吧！”

陈红旗拍了拍自己油亮的额头佩服地说：“金先生可真是不得了，简直是火眼金睛啊！”

陈红旗哈哈大笑地从牛皮纸文件袋中又拿出一张纸递给金伟民，金伟民接过《委托书》，看也没看就递给了李欣汝。

金伟民之所以没看，是因为他已经料到了《委托书》中的内容。李欣汝却不然，她接过《委托书》认真地看了起来。 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伟民先生：

清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下称国资局）在此委托你作为代理人持有在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中所拥有的全部股份。你在为国资局持有上述股份时，应作为代理人而不是本人处理有关这些股份的事宜。你应始终向第三人表明你是省国资局的代理人，并向有关第三人表明你作为上述股份所有人的代理人的身份。

落款并盖章是清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签字是陈红旗。李欣汝读了这份《委托书》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寒意。她太了解自己的心上人了，金伟民有喜欢戴高帽的弱点，这哪儿是什么《委托书》，分明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啊！但是《代理声明》已经签了，就必须接受这把悬在头上的剑，哪怕有一天剑柄上那根系着的马鬃断了！

辛翠莲生下女儿后，有了一种拥有核武器的感觉，不怕吴东明看见亲骨肉不疼爱，女儿就是自己手中的风筝线，辛翠莲为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实现而高兴。辛翠莲如今住在习涛的家里，这是在习涛升任市安全局反间谍处副处长时，王鼎臣在吴东明的授意下给解决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套房子就是习涛与辛翠莲的新房。辛翠莲结婚以后，辛翠莲的父母就住进了景润花园的高级公寓。其实吴东明还送给辛翠莲一套别墅，在黑水河南岸的凤凰台庄园，这套别墅是吴东明和辛翠莲幽会的地方，除了焦云龙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习涛在内

吴东明推开习涛的家门时，心情非常复杂，原本是想借助习涛的哥哥习海的力量叩开中南海的大门，没想到这小子却阴差阳错地成了自己情人的老公，这可真是造化弄人，习涛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吴东明最担心的就是害怕习涛看破自己与辛翠莲的关系，习涛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哥哥，一旦露了陷，后果不堪设想！

辛翠莲纠缠自己软硬兼施，还威胁吴东明不管孩子的话，就告到中纪委去。并且又提出了一个条件："人家生孩子前就相中了一款车，是最新款的保时捷吉普，我特喜欢，尤其是那种暗红色的，明哥，帮我买一辆呗！"

吴东明没想到来看看孩子，辛翠莲会狮子大开口，心里很不爽，“莲儿，你当我是大款呢，一百多万说拿就拿，咱借一台开行不？邱兴本就开了一辆，我把邱兴本那辆借来，你就开呗，开多长时间都行。”

“还说什么为了我可以上天摘星星，全是谎话！我就不信一个堂堂的东州市市长还不如一个私企老板！”

辛翠莲后面这句话让吴东明挺受刺激，心想，可也是，我一个堂堂八百万人省会城市的副省级市长，竟然不如一个私企老板，他咬了咬牙说：“莲儿，咱不借了，我让他给你买一辆怎么样？”

一路上，吴东明回想着与辛翠莲好上以后的种种情景，心里多了几分不自在，他发现辛翠莲太贪婪，先是让自己在景润花园买了一套高级公寓，后又让自己在凤凰台庄园给她买了一栋别墅，这期间还让自己给她父母安排了工作，如今又要让自己给她买一辆一百多万的保时捷，今后还不知道要什么呢！越想吴东明心里越不爽，心想，天底下美女有的是，干嘛非得一棵树上吊死？这丫头不仅是个无底洞，而且胆子还大，就冲生孩子这件事，一般女孩子就做不出来。辛翠莲敢作敢当，真要是哪天把关系搞僵了，怕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刚才还用中纪委来威胁自己呢。想到“中纪委”三个字，吴东明心里有些后怕，他萌生了逐渐淡化与辛翠莲关系的念头。

自从夏闻天拿到丁能通送给他的《市长参考》后，心里不禁透出了一股寒气，他万万没有想到吴东明竟是一个如此诡谲阴险的人，这个《市长参考》中的内容完全是为他个人升迁服务的。想不到驻京办可以利用送给国家各重要部门负责人手机，搞到这么多诡秘的信息，这不得不让夏闻天联想到东州市各部门负责人的手机，是不是也有人在利用他们的手机做文章？

想着想着，夏闻天萌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他非常兴奋。两天后，这个想法在市委常委会上确定下来，“两会”召开的前一个星期，通过《东州日报》的四个版面公布出来。这四个版面的内容是从

市委书记、市长到市内八区、一市、四县及市内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手机号码，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

一时间，“东州纸贵”。这件事顿时成为“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议论的焦点。但是让夏闻天心里不安的是，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家对公布电话和领导分工这件事当着他的面讨论时全是恭维话，什么“阳光新政”、“政务公开的典范”云云。

多少年来东州“两会”上的讨论都是背课文念台词似地唱颂歌，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代表和委员们似乎除了“好报告”三个字，不会说别的！夏闻天决定利用这次“两会”刹一刹这种不讲真话的歪风。

春节前一周，万寿县县长韩亚洲处心积虑地为吴东明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因为韩亚洲发现吴市长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既谋事又谋人，跟着这样的领导干活心里踏实，挺身而出一次，得到的是一辈子的回报，就为这，赌一把也值得。

焦云龙早就告诉吴东明，今天晚上万寿县的韩县长要来，因此门铃一响，吴东明就预料到是韩亚洲来了。韩亚洲进门时腋下一直夹了一把奇怪的椅子，此时他把椅子放在客厅中央的地毯上，整间客厅顿时因为这把奇怪的椅子而显得蓬荜生辉。

吴东明饶有兴趣地问：“亚洲，一看这把椅子就来历不凡，这是一把什么椅子，造型这么奇怪，你说是太师椅吧，下面却象马扎，有点意思。”

“吴市长，这把椅子可是个宝贝。这是明代的交椅。现在传世的明式交椅，以黄花梨最为珍贵，这把就是黄花梨的。”

吴东明越看越欢喜，便脱口而问：“亚洲，这把椅子价值不菲吧？”

韩亚洲得意地说：“吴市长，不瞒您说，可以换一辆保时捷，就算我送给您的春节礼物。不过我送您这把椅子可不是因为它贵重，而是蕴含着我的一个期盼！吴市长，古书上说的那些英雄好汉论资排辈常

说坐第几把交椅，我的期盼就是希望吴市长早一天坐上东州第一把交椅！”

吴东明听罢微笑着拍了拍韩亚洲的肩膀满意地说：“难得老弟这番良苦用心啊！”

“亚洲，我听兴本说过，你想往市内五区调调，我觉得还是从长计议好一些，万寿县是个穷县，眼下经济刚刚有了点起色，正是你出政绩的时候，市政府一直缺两位市长助理，估计将来要在县委书记中选，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希望你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要知道你是我心目中最佳人选啊！”

吴东明的一席话让韩亚洲心潮起伏，他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握住吴东明的左手说：“吴市长，我是跟定您了，您就是我心目中的党，只要您一句话，我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送走韩亚洲，邱兴本也来吴东明家登门拜访。邱兴本拿出包装精美的盒子，“大哥，这是我特意为嫂子订做的一套内衣。”

吴东明一听，脸就拉拉下来了，“兴本，你小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竟敢送你嫂子内衣？”

邱兴本卖着关子说：“大哥，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内衣！”

吴东明听罢知道这盒子里一定有玄机，便不慌不忙地打开盒子露出来的竟然是一套金光闪闪的黄金内衣。一件金黄纹胸和一件黄金内裤。

“大哥，这是我在香谢瑞麟金店特意订做的，这套黄金内衣就是将黄金制成柔软的拉丝状，然后进行精心雕刻而成的。是纯手工制作的，只有950克重，价值三十多万呢，我估计嫂子穿上一定高兴！”邱兴本得意地说。

“兴本，你小子可真会讨你嫂子喜欢，真没想到，金子也能制成内衣，手艺简直太绝了。”吴东明赞叹地说。

“大哥，这算什么，蝎神集团有今天的辉煌还不是多亏了大哥鼎立扶持，兴本真是无以回报。大哥，我这次来一是为了给您拜个年，二是有一件事还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邱兴本谨慎地说。“大哥，在我们万寿县城西南角的北辛店有一大片大大小小的水洼和废弃的鱼塘，以前北辛店乡政府和北滩头乡委会合作，将一千多亩地挖成湖泊种荷花，想发展观光农业，结果没经营起来。眼下那篇大大小小的水洼占了六七千亩地，我想把这块地拿下建一个湿地公园搞旅游，我找专家看过，专家说那儿已经是天然湿地了，不仅环境优美，而且颇有点江南水乡的味道。如果大哥同意，也算蝎神集团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的号召，为东州的环保事业做一份贡献，为大哥的政绩添点光彩！”

吴东明听得非常认真，他没想到万寿县竟然有这么一块风水宝地，怎么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不过邱兴本的想法让吴东明很受启发，在东州境内有这么一大片湿地无疑为东州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又添了一个筹码。

吴东明摆了摆手爽快地说：“兴本，搞旅游嘛，在湿地公园建点别墅酒店什么的也是必须的，这是造福东州的好事，你大胆地干吧。”

送走邱兴本，吴东明再一次把玩起放在茶几上金光闪闪的黄金内衣，他心想，这套黄金内衣自己的老婆怕是受用不了，搞不好还得逼着我退给邱兴本，还不如送给翠莲，这丫头见了一定高兴得一塌糊涂。

春节前，衣雪带着儿子回到了东州，但是回国前她并没有告诉丁能通。自从移民加拿大以后，这是衣雪和儿子第一次回国。

衣雪这次回国心情非常复杂，其实衣雪自始至终都爱着丁能通，包括离婚以后，之所以决定与丁能通离婚，就是想让丁能通走出“围城”，在城外感受一下，到底是城外好还是城内好。衣雪太了解丁能通了，丁能通是既想要一个温暖的窝，又想做浪漫的漂流。但是没有家

的漂流是虚无缥缈的，所谓浪漫也不过是玩弄一些风流韵事。风流韵事是以肉欲为目的的，即使产生了一些小感情也只是肉欲的佐料。

离婚是衣雪生命中一次爱的冒险，自从上次丁能通主动给她打电话以后，她就决定结束这次冒险行动了，只是她现在还需要一次丁能通发自肺腑的忏悔。她要让丁能通懂得，一万件风流韵事也不能填补爱情的空白，只有对家庭负责的男人，才懂得珍惜爱情。衣雪终于明白，性是瓷土，爱情才是瓷瓶子，婚姻是碎瓷片，要想将性、爱情和婚姻三者统一起来，必须将瓷瓶子摔碎。因为这才是瓷器最终的状态，也是爱情最终的状态，这就是亲情。衣雪觉得现在世界上自己最爱的人是儿子，最亲的人是丁能通，经过这次婚变，这是衣雪最大的收获。

衣雪和儿子回东州的当天，丁能通就知道了，是石存山告诉他的。丁能通心里非常高兴，他能理解衣雪带着儿子回国为什么不告诉他，其实那次金伟民病在了美国，自己借机和衣雪通了话，衣雪就表达了带儿子回国看娘的意思。能通娘是个朴实善良的妇人，可怜衣雪从小没娘，对衣雪倍加疼爱，娘俩比亲母女俩还亲。

丁能通在梦中不止一次地梦见在娘面前见到衣雪和儿子的情景，儿子在院子里放鞭炮，娘坐在上房的炕上，衣雪坐在炕沿儿陪娘说话。和衣雪复婚的事丁能通想了不知多少次了，只是不知道衣雪是什么态度，自己伤衣雪伤得太深了，不知道衣雪能不能原谅自己，衣雪和那个加拿大约翰的事，石存山在电话里也简单向丁能通说了，丁能通听后有些无地自容。其实丁能通已经打定了复婚的主意，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过年的机会好好和衣雪谈谈。

然而晚上十点，丁能通突然接到姐夫的电话，说娘快不行了，让他赶紧往回赶。得到姐夫的消息，丁能通感觉像遭到雷劈一样。原来，娘见到衣雪高兴，亲自给衣雪和丁宇做了晚饭，还喝了酒。结果吐了血，送娘到医院后，这不正在县医院抢救呢，大夫说是胃大出血。丁能通简单地和杨善水通了个电话，便开车往东州赶。

路上丁能通接到衣雪的电话：“路上开车小心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娘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她的！”

“雪儿，谢谢你！好好照顾她，随时告诉我娘的情况，我会注意安全的，放心吧！”

衣雪的电话让丁能通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表的暖流，他加大油门，奔驰车向京东高速公路驶方向去。丁能通归心似箭，一路狂奔，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娘含辛茹苦的画面，却不知道娘已经于午夜时分撒手人寰……

娘的突然离开对丁能通和衣雪的心灵震撼很大，娘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和衣雪复婚，丁能通打定主意要和衣雪复婚，绝不辜负娘的希望。

一路上衣雪的心情也很复杂，她知道自己无论远离丁能通还是在他的身边，自己的命运都不会与这个男人脱离关系，这大概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道理。衣雪觉得经过这次婚变，她和丁能通之间的爱情才真正成熟起来，这就是丁能通已经由爱人转变成了亲人，爱情转变成了亲情，她觉得这种亲情不仅升华了婚姻，而且使得爱情更有分量了。

欧华汽车在美国上市后并没有挽回东汽集团颓败的势头，而且业绩一路下滑。经营业绩的滑落，直接造成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欧华汽车股价的连续下跌，股价从最高点三十二美元一路下跌到三点五美元，引起了国外投资者的一篇质疑声。

面对美国上市遭遇的巨大海外股市风险，身在美国的金冉冉更是心急如焚，她告诫金伟民：“金总，我建议香港银钻财务股份有限公司立即以大股东的身份行使51%的控股权，全面接管东汽集团，否则一旦有投资者因欧华汽车股价连续下跌提起诉讼，美国法院会受理立案，按照原告提供的欧华汽车上市仅仅一年，经营业绩却急剧跌落的实事证据，认为欧华汽车向SEC提供了不真实的财务报表，披露了虚

假信息，而判决原告胜诉，真要那样的话，欧华汽车极有可能赔个精光。”

金伟民接到金冉冉的传真后，更加焦急，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欧华汽车赔个精光。股价在大洋彼岸风雨飘摇，使金伟民意识到，光做接通金融管道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不搞好汽车、不搞好东汽集团，自己和欧华汽车在资本市场上都将声名扫地。

春节前金伟民拿到了东汽集团的财务报表后，决定去东汽集团看看，这一次金伟民和李欣汝转换了视角，以大股东的身份处处留心，从像模像样的冲压、装焊、涂装、装配四大工艺生产线，看出东汽集团的企业经营管理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抓住了企业只图产量，不看市场，忽视成本，轻视质量，利润递减，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正在散失的症结。

金伟民和李欣汝回到香港后，调集香港银钻财务的精英商讨对策，最后的结论是，东汽集团在原有的经营者手里实在没有起死回生、重振兴旺的任何希望了，不换掉他们，转由香港银钻财务来接手企业，欧华汽车必死无疑。香港银钻财务高层会议决定行使大股东的控股权，全面接管东汽集团。

吴东明原以为东汽集团在美国上市成功后，利用这笔钱进行技术改造，东汽集团一定能起死回生，不成想东汽集团颓势依旧。省国资局局长陈红旗的核心意思是，只要金伟民不撤走股份，接手东汽集团可以考虑，他已经向赵省长做了汇报，赵省长指示，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最好办法是让肉烂在锅里。

金伟民和李欣汝到达东州机场后，来机场迎接的除冯保春和纪东翔外，还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朱文锦，朱文锦言称是代表夏书记来接金先生的，这是金伟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想，看来接手东汽集团是场硬仗啊！

当朱文锦等人引领着金伟民和李欣汝走进小会议室时，夏闻天热情地迎上去与金伟民和李欣汝握手并风趣地问：“金先生，李小姐，东

汽集团得的是白血病，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医生还是骨髓捐献者啊？”

金伟民回敬道：“夏书记，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骨髓捐献者，我们只是与东汽集团有血缘关系的人。”

“说得好，”林大可凑上来，拍了拍纪东翔的肩膀说，“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像纪东翔这样的董事长是组织部派去的，而不是与企业有着血肉联系的董事们选出来的。”

众人入座后，金伟民开诚布公地说：“各位领导，再也不能由着老人马、老车型造车了，否则东汽集团就是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必须尽快寻找、确定新车型，以适应市场的多种购买需求，形成东汽集团新的利润增长区域。我这次来就是行使我51%的控股权，全面接手东汽集团，这既是为我们的51%的股权负责，也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更是为欧华汽车的投资者负责。”

金伟民的确成竹在胸，从决定与东汽集团合资那天起，就想设计出新款欧华轿车，为此他考察了许多汽车大国，终于相中了意大利一位顶级设计大师。

因此，金伟民踌躇满志地说：“夏书记，我接手东汽集团后，立即与意大利设计公司签订设计合同，由意大利顶级设计师负责设计，设计费七千万美元，我的条件是，设计的产品不仅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成功，而且要完全占有知识产权。”

夏闻天看了看吴东明、林大可，从他们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既不想交出控股权，又不想放弃金伟民请意大利人设计的属于东汽集团全部知识产权的新车。他刚想开口，吴东明轻咳了一声问：“金先生，如果意大利人设计出这款新车后，发动机怎么办？”

金伟民思忖片刻惆怅地说：“吴市长，说句心里话，我有两块心病，一是轿车发动机，二是体制发动机。轿车发动机好办，我建议由欧华汽车向东州航天三菱发动机有限公司注资，对其实施控股，日后的欧华轿车暂用由三菱发动机有限公司提供的2.0和2.4升的发动机，然

后再想办法与国外合作研发出最适合欧华轿车的发动机。但是欧华汽车能否修成正果，关键还是要靠体制发动机啊！”

金伟民的这番话等于将了夏闻天、吴东明和林大可一军。一直一言不发的纪东翔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预感到如果管理权交给金伟民，自己将失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弄不好连副总经理的位置也保不住，他怀着负隅顽抗的心理问：“伟民，怎么说你也是个造车的外行，你知道一辆车的价格是怎么定出来的吗？”

金伟民一听笑了，他非常理解此时此刻纪东翔的心情，自从决定与东汽集团合资那天起，金伟民就到处拜师研究汽车，他甚至从英国聘请了一位研究汽车的教授定期飞到香港给自己和银钻财务的高层讲汽车课。

“东翔，”金伟民用老朋友的口气说，“看来你是想考考我，其实一辆汽车的车价不是企业说高就高，说低就低的，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制造成本。其中车上有多少个焊点，直接决定了车的制造成本。车的焊点越多，标准越高，质量越好，德国的奔驰、宝马车一般要达到五千五百个焊点，而丰田、本田、尼桑、马自达等日本车则多在三千八百到四千两百个焊点之间。一辆车的焊点越多，制造工序也随之增多，总装流水生产在线的机械手、传感器等装备增多，致使成本提高，车价也就贵上去了，我说的对不对？”

夏闻天打断了，“金先生，如果由你们来管理东汽集团，你除了推出由意大利人设计的新款欧华轿车外，还有什么新举措？”

金伟民听出了夏闻天已经松口的意思，“夏书记、吴市长、林市长，东汽集团的企业管理必须向丰田公司学习，‘从干毛巾中拧出水来’，只有用这样的企业精神来控制制造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支出和财务费用，才能把成本降下来，把效益搞上去，我会派一大批管理人员去日本名古屋，进丰田公司培训，在东汽集团全面推行丰田式的管理，在企业里树立起生产上的成本概念，经营中的市场观念，管理时的质量意识，企业上下围绕技术、质量、市场、利润四大环节上下功

夫，将东汽集团真正建成一个拥有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化、国际化的汽车集团公司。在这里我郑重承诺，给我两年或三年时间，如果不如你们管理得好，我们就投降，再交出管理权给你们，在这期间，如果企业出现亏损，由我们来承担。”

夏闻天苦涩地笑了笑说：“保春、东翔，与其看着东汽集团死在你们手里，不如把权交给金先生、李小姐他们管理，大权交出后，东翔就任常务副总经理吧。”

东汽集团交出管理权后会是个什么结果？吴东明、夏闻天和林大可都有自己的判断，吴东明流露出对个金伟民不能不防，而林大可一向认为吴东明在官场上做事工于心计，没成想在招商引资上也这么诡道，“东明，人家占51%的股份有控股权，咱们怎么防啊？招商千万别搞成‘招伤’，把人家搞成了‘外伤’，把自己搞成了‘内伤’啊！”

吴东明不慌不忙地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夏闻天说：“这是省国资局发给汽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函，你们俩先看看。”夏闻天接过函件，只见上面写道：

中国汽车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局为了探索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需要，现正式委托贵会代表我局投资欧华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2999万美元，资金由我局支付，贵会作为代理人，不承担投资的所有风险，也不享有此项投资的所有权益，欧华汽车的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均归我局所有。请予以支持和配合为盼。

清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局

夏闻天看后久久没有说话，他将函件递给林大可后，情不自禁地点了一支烟，他慢慢地吐了一口烟意味深长地说：“东明、大可，你们知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觉得就四个字：虚怀若谷！我一向认为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改革开放就是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认清一双手，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双无形之手和权力这只有形之手。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时

候，这只权力之手就有很大的使用空间，我提醒你们，既然东汽集团已经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了，还是少用权力之手，我可不想让你们做萧何。”

吴东明不解地问：“闻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林大可插嘴说：“这还不明白，闻天是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

韩亚洲如愿以偿地接任了万寿县县委书记，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决定投资二十亿开发北滩头湿地公园。作为县委县政府的龙头工程，这二十亿万寿县根本拿不出来，全部压在了邱兴本的蝎神集团。

韩亚洲深知今年是市政府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的决胜年，北滩头湿地公园一旦建成，无疑对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有促进作用，如果创建成功，吴市长承诺的市长助理说不定就到手了。韩亚洲每当想起这些，心里就充满了干劲。

自从金伟民接手东汽集团以后，下滑的业绩不仅遏制住了，而且效益一路攀升。吴东明欣慰之余始终没想明白，为什么同样的城市、同样的企业、同样的厂房、同样的设备、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员工，由于不同的人来管理，而显现出了从跌落到腾跃的巨大不同？这次吴东明参加中英企业家研讨会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的。

汽车虽然是在西方近代工业的铁锤下敲打出来的，但是吴东明有一个野心，想在自己任期内通过东汽集团打造出一款真正让中国人自豪的轿车，他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了金伟民的身上。

自从辛翠莲生了孩子以后，习涛怎么看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再加上民间有七活八不活的说法，这孩子八个月生下来竟然活了，习涛觉得心里怪怪的，后来他通过朋友终于明白辛翠莲生的孩子是足月的，根本不是八个月，习涛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断定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莫非是……？”习涛越想越后怕，这段时间他心里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

但习涛是个稳重的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查清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想到自己不幸的婚姻，习涛内心悲苦至极，他非常怀恋自己在市

安全局反间谍处的日子，巴不得马上调回去。

习涛已经下了与辛翠莲离婚的决心，他偷偷回到了东州。辛翠莲最近也非常闹心，她发现自从自己与习涛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吴东明开始有意疏远自己，辛翠莲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要想尽一切办法逼吴东明离婚。市长的情人离市长的夫人就差一步了，即使鱼死网破，这一步也要迈过去。自从辛翠莲生完孩子以后，她就根本不正经去市安全局上班了，因为吴东明给了她一个特殊的任务，潜入市委办公厅公务班。辛翠莲第一次潜入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班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当时她负责林大可和邓大海的办公室。这次成功潜入市委办公厅公务班，在焦云龙的周密安排下，辛翠莲负责清扫市委书记夏闻天和副书记周永年的办公室。

习涛到达东州后没有马上回家，与其说回东州，不如说是潜入东州。习涛这次回东州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离婚，但是仅凭怀疑是站不住脚的，要用证据说话，因此，他选择了跟踪，并且发现了辛翠莲潜入市委、住豪华别墅、开保时捷跑车等证据……

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金伟民又将东汽集团在香港、上海两地成功上市，为意大利设计的欧华轿车上马准备了启动资金。意大利设计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已经造出了欧华轿车的第一辆样车，并在英国汽车工业研究协会进行了各项实验、测试和鉴定。

正在此时，焦云龙来到吴东明的办公室，关上门谨慎地说："老板，丁能通去见夏闻天了，还带着北滩头村的老村长。"

吴东明脸色一沉，厉声问："怎么知道的？"焦云龙指了指吴东明办公桌上的电话说："监听到的。"

北滩头湿地项目使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北滩头的村长去夏闻天那儿告状，还是丁能通亲自带着村长去的，这不但给吴东明出了难题，而且还给自己的姐夫送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丁能通从李欣汝那里得知习涛和辛翠莲闹离婚，而且辛翠莲生的孩子不是习涛的，习涛被人家利用了。辛翠莲的心计不能不让丁能通

刮目相看，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辛翠莲的心计会毒得连习涛这么英俊干练的男人都钻进了圈套。丁能通第一个反应就是辛翠莲在玩火，她生的孩子很有可能是吴东明的。

金伟民兴奋地告诉丁能通，欧华轿车的样车已经经过英国汽车工业研究协会的测试，接下来要建新厂，上汽车目录，好多需要跑‘部’‘钱’进的事都得拜托你这个‘孙悟空’了。当丁能通了解到金伟民的欧华轿车的发动机生产线很有可能放在长三角一带的港口城市，丁能通当即制止金伟民道：“在中国做生意，光考虑市场不行，还要考虑政治，你现在的想法很危险，吴东明不会答应的。”

金伟民不屑地说：“吴东明不答应又能怎样，香港银钻财务是东汽集团的控股公司，现在是市场经济，我的梦想是将东汽集团打造成跨国企业，如果连跨省都不允许，还谈什么改革开放？”

丁能通反驳说：“你别忘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不能称为法治社会，只能说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人治是逆现代化的，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也就是说你作为港商投资于东州的国有企业，必须讨当地政府的欢心，否则……”

金伟民从心里感激老同学的提醒，自从投资东汽集团以来，他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东州的官本位思想比长三角一带浓得多，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凡事都要依靠市委市政府，这种半行政半市场的投资环境，很容易使投资者成为地方利益竞争中的牺牲者。

辛翠莲与习涛离婚的事迟迟没有告诉吴东明，她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说。自从与习涛签了离婚协议书后，辛翠莲再也没有了顾虑，她将孩子扔给了父母和保姆，干脆住进了凤凰台庄园的别墅。市安全局反间谍处，她想去就去，想走就走，处长知道她是吴市长的干女儿，有局长王鼎臣罩着，对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迎接国家环保总局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考察团，吴东明率万名市民横渡黑水河的消息，东州市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已经宣传快一

个月了，东州市民翘首以盼。宣传报道称，通过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东州的水能变成清凌凌的水，东州的天能变成蓝莹莹的天。

万民横渡黑水河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吴东明的心情的确好，他亲自架车来到凤凰台庄园和辛翠莲幽会的别墅，辛翠莲刚好准备完四个热菜，一个炖甲鱼汤，当辛翠莲补完妆小鸟一般从二楼飞下来时，电视里正在播放吴东明亲率万民横渡黑水河的新闻，电视屏幕里吴东明戴着红色游泳帽正在奋力向前游，泳姿不仅标准，而且阳刚，宛若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辛翠莲得到机会就没想放过吴东明，“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习涛已经离婚了。反正离了，吴东明你听好了，从今以后，我和女儿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你要是敢抛弃我和女儿，小心我到中纪委告你去！”

邱兴本在美国就得知了夏闻天对北滩头湿地造假非常震怒，已经责令万寿县县委县政府立即停止继续挖掘，并派出调查组深入北滩头村调查。

邱兴本急匆匆地从纽约直飞东州，想找韩亚洲商量对策，韩亚洲却躲着不见邱兴本。潘富贵告诉邱兴本这件事是丁能通捅到夏书记那儿的，气得邱兴本恨不得刮了小舅子。

晚上回到家，邱兴本把火全撒在了丁桂芹身上，夫妻俩大吵一通，邱兴本什么话难听说什么，丁桂芹忍无可忍，第二天一大早就只身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丁桂芹见到丁能通长叹一声说：“能通，我看你姐夫的公司要出事，能通，你姐夫本想大干一把，把钱都投到北滩头湿地了，没想到项目不让干了，还派了调查组，这个时候，我去加拿大怎么放心得下！”

丁能通用责备的口气说：“姐，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姐夫这次要是真栽了，也怨他自己，做生意不是赌博，更不是违法乱纪，姐，咱们也是农民出身，最理解失地农民的痛苦，另外，蝎神集团的经营

方式也存在问题，收了那么多养殖户的抵押金，一旦资金链断了，公司非发生崩盘不可，这两年姐夫手里有了钱，张扬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姐夫能不能过了这一关，就看他的造化了，姐，既然他对你不仁，你就可以对他不义，去加拿大呆一段时间，散散心，就算你帮我了，你知道丁宇还未成人，需要监护人，衣雪根本离不开加拿大，如果你能常去，衣雪才能常回，娘在九泉之下的心愿才能了了。”

娘不再了，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真正亲人只有弟弟了，长姐比母，我不成全弟弟谁成全？想到这儿，丁桂芹点了点头。

邱兴本想求吴东明对北滩头湿地项目说句话，只要撤走调查组，重新启动北滩头湿地项目，蝎神集团就能摆脱困境，然而，吴东明不愿意与夏闻天搞得太僵，官场上是最讲火候的，吴东明觉得还没到与夏闻天叫板的时候，吴东明只轻描淡写地安慰了几句，让邱兴本等一等，就在邱兴本琢磨怎么缓和与妻子和小舅子的关系时，丁能通打来电话，告诉他，“我姐马上就去加拿大探亲去了，你要还是我姐夫就来送一送。”邱兴本当即答应，“送，一定送。”

其实丁能通根本没想让邱兴本送丁桂芹，他借送姐姐去加拿大为由，调邱兴本进京是另有企图。丁能通使出全身解数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了丁桂芹去加拿大的签证，是因为他预感到蝎神集团要出事了，搞不好邱兴本都得坐牢。姐姐是这个世界上最疼自己的人，丁能通不忍心看

Chapter_24

着自己的姐姐跟着邱兴本受连累，所以毅然决然地为姐姐去加拿大安排好了一切。

最近吴东明的心绪被两件事搞得很乱，第一件事是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可能要前功尽弃，在考察团礼节性总结中，虽然对东州的创建工作给于了高度评价，但是也提出了东州的环境质量有待提高的意见，尽管考察团还要综合权衡所有参与创建城市的情况，但是吴东明心里很清楚，大部分参选城市的环保底子都比东州好，东州毕竟是老工业基地，要想拿下国家环保模范城的荣誉要走的路还很长。第二件事就是辛翠莲自从与习涛离婚以后像变了一个人，经常逼问吴东明，大有逼婚的前兆。

在东州官场，能说几句知心话的也就是老同学王鼎臣了，开了一天会的吴东明一散会就约王鼎臣去安乐窝，而且既没带焦云龙也没带司机，吴东明亲自开车去市安全局接王鼎臣。

饭菜上齐以后，王鼎臣要上蝎神酒，吴东明摆了摆手，让服务员上茅台，王鼎臣笑着问："东明，怎么改口味了？"

吴东明懊恼地说："不瞒你说，鼎臣，我最近总觉得这蝎神酒喝了之后有股邪劲，就好像抽大烟一样，喝了上瘾，我怀疑邱兴本这家伙是不是在酒里泡大烟壳了。当初要不是喝了蝎神酒，酒后乱了性，也不会让辛翠莲牵着鼻子走，鼎臣，我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啊！"

王鼎臣心想，看来吴东明今天是向我求计来了，否则不会以一市之长的身份亲自给我斟酒，尽管我们之间是老同学、老朋友。

王鼎臣是一个洞若观火的人，他揣摸着吴东明的心思说："东明，你应该想办法把这个女人送出国去，最好是移民，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哪个国家都行，走的越远越好，在你身边早晚是个祸害！"

邱兴本在北京住了三天，他打算借助丁能通说服习涛，想把蝎神酒推成国宴用酒这件事办成，只要蝎神酒成了国宴用酒，夏闻天不会不顾及东州民营企业这一荣誉的，必将对蝎神集团手下留情，或许蝎神集团就能死里逃生。

但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习涛全力帮忙之际，京城各大报纸报道了一则消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简称FDA）发出警告:在出口美国的蝎神酒以及蝎神系列产品中，检测出含有处方药浓度的昔多芬，而昔多芬正是大名鼎鼎的“伟哥“的主要成分，该成分用于治疗男性勃起障碍。

消息一出，消费者哗然，网上对蝎神系列产品一片质疑声讨之声，习涛想把蝎神酒推成国宴用酒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邱兴本顿时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大约下午两点钟，邱兴本一进东州城，就惊呆了，许多路段都被蝎神集团的养殖户给拦截了，车行至省政府附近时，根本过不去了，估计有上万人围住了省政府，养殖户高举着“给养殖户一条出路，还我血汗钱！”，“求政府作主，救救我们！”等条幅。

邱兴本没说话，他上了潘富贵的车，坐到了正驾驶的位置上，他点上一支烟，稳了稳慌乱的心情，然后一踩油门向城外驶去。

与此同时，省委也被上万人围得水泄不通，省委书记林白专门召开了书记办公会议，专题听取东州市委市政府关于蝎神集团群访事件的汇报。

欧华轿车工厂是按照年产十万辆的规模来分期建设的，在金伟民殚精竭虑的努力下，厂房已经现形，从德国申克、杜尔、库卡、舒勒公司购买的设备，在欧华支付了巨额货款后，先后海运抵岸，送至车间安装。

此时的金伟民充分彰显着立志要造出技术上与欧美日同步、并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欧华轿车的一身胆识、智慧和信念。为了实现目标，金伟民将全部资源向欧华轿车整合，他通过复杂的股权设计与

整合，一方面打造融资平台，一方面了结他心底深处最大的忧虑：打造一个体制发动机，把欧华轿车的根子搞干净。

这个体制发动机，就是在长三角建立一个真正由香港银钻财务控股的股份制发动机生产基地。金伟民认为，这个股份制的发动机公司就是欧华轿车的根。

就在欧华轿车工厂的设备进入调试、试车阶段时，金伟民亲自从意大利将由意大利工程师和技师们手工制造的一辆欧华轿车，封箱运上包租舱位的波音747大货机，直飞首都机场。届时夏闻天将亲自进京召开欧华轿车车型揭示新闻发布会。

习涛自从和辛翠莲离婚以后，情绪一直低沉，唯一可以吐露心扉的就是李欣汝，李欣汝不失时机地开导习涛，劝习涛正视现实，顺势而为，渐渐地习涛走出了阴影。

然而，习涛的行为深深触怒了吴东明，他要求调回市安全局的请求被搁置，任命他为市驻京办副主任的事情也泡汤了，特别是习涛离婚的消息渐渐传开，周围的同事议论纷纷，流言蜚语如水漫流，浸淫着习涛破碎的心，在习涛心目中，爱情犹如失手打碎的古瓷瓶，碎瓷片便是爱情的尸体，心便是这尸体的棺椁。

吴东明近来被辛翠莲逼得越发恨起邱兴本了，狗日的，竟敢用“伟哥”冒充蝎子泡酒，毁了我吴东明一世英名，蝎神集团虽然破产了，但是邱兴本却失踪了，邱兴本不知去向像一颗炸弹悬在吴东明心里，他一直侥幸地想，狗日的，跑的越远越好，永远也别露面，否则一旦被公安机关抓住，还不知道从狗嘴里胡咧咧出什么来呢。凤凰台山庄的别墅、辛翠莲开的保时捷吉普车，还有那套精巧的纯金内衣……

自从邱兴本失踪以后，丁能通没有一天不为姐夫提心吊胆，不过让丁能通心里还算安慰的是，政府定性蝎神集团收受养殖户抵押金不是非法集资，蝎神集团之所以破产是由于长期经营不善造成的。但是这个结论也遭到了大部分养殖户的抵触，大规模群访事件虽然平息了，但是小规模群访事件时有发生。

金伟民这几天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之中，因为欧华轿车就要下线了，日子定在了国庆节，届时将举行隆重的下线仪式。但是下线的两辆车涂成什么颜色，公司内部意见不统一，还有第一辆下线的欧华轿车谁来开？官场上的微妙金伟民不懂，为了使欧华轿车下线仪式滴水不漏，达到方方面面满意，金伟民特意请丁能通吃饭向老同学讨教。

国庆节上午十点，陆续出席欧华轿车下线仪式的各界人士齐聚在东汽集团欧华轿车新建厂装配车间的会场。大屏幕上展示完欧华轿车在伯明翰欧共体ECE实验场内，由英国米拉公司承担的欧华轿车各项实验的纪录片后，东汽集团常务副总裁纪东翔开始主持欧华轿车下线仪式。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纪东翔宣布由东汽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金伟民介绍欧华轿车的研发历程。

金伟民动情地说："这可是东汽人拥有整车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轿车，它没有外商在技术上和其他因素方面对我们的牵制，我们的企业更没有被捆绑到跨国公司的战车上，欧华完全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品牌。"金伟民说完，新老汽车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纪东翔宣布请东州市市长吴东明和东汽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金伟民试车。顿时，东州军区军乐团奏响《国歌》，清江省歌舞团合唱团与全场来宾高唱《国歌》，两扇由地球图案构成的弧形大门，在四只舞狮的引导下，缓缓打开，巨大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吴东明驾驶着第一辆黑色欧华轿车稳稳驶来，紧接着是金伟民驾驶的白色欧华轿车，红地毯两侧洋溢着工人们的笑脸……

金伟民太累了，欧华轿车成功下线后，他匆匆赶回北京，不成想，一个星期以后，冯保春和纪东翔从东州赶到了北京，专程来看金伟民。金伟民心想，看来吴东明一定知道了自己与英国人合作生产发动机、将这个项目放在长三角的南港市了。

纪东翔说："伟民，你在香港呆的太久了，对内地的体制了解不深，和政府过不去没什么好处，搞不好有些领导是翻脸不认人的！"

金伟民沉重地说："保春、东翔，我听你们的话怎么带有恐吓的味道？东翔说得对，我在香港呆了二十多年了，脱离你们所在的环境久了，听了你们的话，我真是不习惯啊！难道我作为港商，东汽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控股权的大股东，在哪儿投资还要由东州市委市政府定吗？你们只允许我把钱投在东州的老窝里，投到别的地方就是和市政府过不去，某些领导就要翻脸，这样的投资环境，不仅国有资产不能保值增值，还会吓走投资者，我认为吴市长脑袋里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太浓重，在权力的强势下，资本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块任何人搬来搬去的金砖？"

经过长期的合作，纪东翔深知金伟民的性格，宝刀不锋，宁愿折断，他摇着头说："伟民，你别忘了欧华汽车是基金会名下的企业，你在《代理声明》中明确表明：你是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代理人的身份持有欧华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这就是说欧华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真正的所有人是省国资局。"

冯保春接过话茬说："伟民，你看看这份函就全清楚了。"说着从皮包里拿出那份省国资局下发的《关于委托中国汽车教育基金会投资的函》。

接过函一看，金伟民心口顿时不适起来，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冯保春和纪东翔，探明了金伟民的真实想法后，两向市长吴东明汇报，商议对策。吴东明听取了冯保春和纪东翔的汇报以后，觉得事态严重，金伟民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傍晚特意将省长助理、省国资产局局长陈红旗请到了草河口迎宾馆十五号楼，两个人一同商议对策。

陈红旗毫不犹豫地建议说："建议立即成立清江省接收东汽集团国有资产工作组，改选董事长和总经理，全面接手包括欧华汽车控股有

限公司在内的东汽集团，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两个人一拍即合，当天晚上，吴东明就命令冯保春给赵长征起草《关于成立清江省接收东汽集团国有资产工作组的报告》。

第二天一大早，吴东明就驱车去了省政府，赵长征看了报告以后，立即批示：同意。当天下午，在东汽大厦十八楼召开了董事会，在董事长金伟民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董事会决议，做出了集团高层人员的委任变动，由冯保春接任董事长，纪东翔任总裁，副总裁、行政总监、财务总监也都易人。紧接着吴东明调集公安、审计、税务等大批人马，进驻东汽集团，展开了对金伟民的全面调查。

丁能通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他没想到省里也会插手这件事，他内心极度悲凉，他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早知如此，自己何必要给金伟民牵线搭桥，引见到东汽集团，实指望金伟民和东汽集团获得双赢，结果却是个大败局。

李欣汝预感到金伟民与东汽集团的缘分已尽，三十六计走为上。但是怕金伟民舍不得自己尚未成功的汽车革命，他又是个宝刀不锋、宁愿折断的性格，搞不好怕连命都不保。“民哥，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古到今商不与官斗，眼下看我们怎么做都无力回天了，民哥，你这个东汽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如还给东州。”

金伟民虽然有心理准备，还是没想到这个工作组的规格会这么高，好在在丁能通的提醒下，对手中的百亿元财富产权可能失落或重新被界定早有察觉和警醒，曾就此做出了一些调整、移动和弥补。

但是百亿元财产即将被划走，金伟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他果断地说：“欣汝，不能再等了，你现在就走，先回香港，按我说的办，等资产处理完后，你再回来接我，到时候我们再定去留。”

陈红旗在两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金伟民的病房。本来陈红旗想客气几句，见金伟民如此冷淡，便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金先生，你的气色不错，看来身体恢复了，我这次来主要是向你传达：经省政府批准，省国资局将东汽集团包括欧华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下属

所有企业一并划转东州市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一并划转，这是省长令，你看一看吧。”

金伟民根本没接陈红旗递过来的文件，望着陈红旗胖乎乎的脸，金伟民目光悲凉地质问道：“陈助理，我创造的百亿资产，不是土豪劣绅剥削农民的不义之财，要把欧华拿过去，总得平等协商吧，总得尊重创业，承认经营，肯定业绩吧？你们别忘了，基金会没有向欧华汽车投入一分钱，无论清江省政府还是东州市政府都没有和我签订任何股权转让的法律文件。按照《公司法》，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我拥有基金会的绝对股权。”

陈红旗冷冷地笑了笑，“金先生，你只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欧华是国家的，《代理声明》是你亲自签的，至于基金会，你看看这份函，你就清楚了。”

金伟民一把接过函件仔细看了起来，不看则已，一看他从嘴里挤出六个字：“你们这是暗算！”然后重重地将函件扔在地上。

周永年和林大可得知省里成立了接收东汽集团国有资产工作组后，都觉得这么做不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夏闻天的办公室，想听听夏闻天对这件事的看法。一进门林大可就嚷嚷道：“东州的招商什么时候变成招‘伤’了？投资改成让人家投‘降’了？”

周永年也添油加醋地说：“闻天，只允许骨髓捐献者给一个白血病人捐骨髓，不允许给其他白血病人捐骨髓，是不是太霸道了？”

夏闻天无奈地说：“在东州的经济发展上，我们谁也摆脱不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干系，‘萧何’是什么？就是以**羚**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欧华汽车配套只能在清江省内，不允许到外省市去配套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走回头路的配套模式，怎么能让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有提升？这不是进步，是倒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者不仅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更需要以人为本的自信啊！”

周永年很理解夏闻天话里话外的深意，只是觉得公仆和政治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政治家面对人民是公仆，面对对手时就应该是王

者，如果在第一回合击倒对手，何必要等到第九回合呢？夏闻天脑海里“福为民开”的公仆意识太浓，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既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弱点，因为政治永远都是权力的夺取与运用。

蒋春杰最近听到不少关于姐夫的闲话，为此，蒋春杰没少跟踪辛翠莲，甚至窃听了吴东明和辛翠莲的谈话，一听才知道辛翠莲已经为吴东明生了孩子，那小骚逼竟然想逼姐夫和姐姐离婚，她好取而代之。从窃听中，蒋春杰发现吴东明已经被辛翠莲逼得快走投无路了，那小娘们一直扬言要抱着孩子去中纪委，蒋春杰从为姐姐的婚姻担心，开始转向为姐夫的前程担心，他觉得有必要和姐夫谈谈了。

吴东明一直想找小舅子商量商量怎么办，蒋春杰竟主动找上门来了，吴东明心中有数，小舅子找自己无非是又看上什么位置了，这正是商量解决辛翠莲这件事的好机会。对付这种死缠烂打的女人，自己的小舅子最有经验。两个人密谋着一个不告人的计划……

李欣汝通过习涛得知自己回香港抛股票套现的事，令吴东明非常震怒，省里认为这是侵吞国有资产，省公安厅怕是要对金伟民采取强制措施。

丁能通得知省里要对金伟民采取强制措施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马上送金伟民出境。丁能通几乎与李欣汝同时到达北京医院。李欣汝在住院部走廊看见丁能通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样，她知道眼下能救金伟民的只有丁能通了。

此时的金伟民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他穿着住院服，伫立在窗前，脑海中不时浮现出自己纵横商海的艰辛，近二十年的商海打拼，最让他得意的还是成功运作濒临倒闭的东汽集团在纽约上市，每当他想起五星红旗在曼哈顿金融街的摩天大楼间高高飘扬时，他的心情就激动不已，如今他却不得不直面一场资产丕变，内心深处不仅有大漠孤烟直的孤独，更有大江东去的悲凉。

李欣汝从未见过金伟民如此沮丧过，她抹了抹眼角的泪花平静地说：“民哥，丁大哥的意思是让我们马上出境，否则我们会有危险。”

丁能通建议金伟民先去加拿大然后再回美国，他感慨地说：“其实，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啊！”

深秋的北京突显出古气磅礴的景象，丁能通觉得自己的心不再是心，而是被秋风扫过的城墙、坛庙、街道和落叶，他觉得自己承受的太多了，太沉重了，特别是姐夫的出逃和金伟民的出走，自己都逃脱不了干系。命运弄人，丁能通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原谅的愧疚。送走了金伟民，习涛看得出丁能通内心的痛苦说：“头儿，我时常想，即使你出污泥而不染，你的根不还是扎在污泥里吗？我曾经梦想寻找一块净土，却发现理想出自污泥，爱情也出自污泥，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是出自污泥呢？人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来受苦的，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值得怀疑。”

丁能通听了习涛这番感慨，深知他内心也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只是不便说出来罢了，为了安慰习涛，丁能通想起了傅雷在《约翰.克里斯多夫》译者献辞中的两句话，“习涛，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兄弟，有时委屈不是为了求全，而是为了求真，求净，求善啊！”

习涛听罢眼睛一亮，“头儿，你要有个心里准备，辛翠莲住的别墅、开的保时捷，可都是你姐夫送的。你姐夫在外面这么躲着非常危险，投案自首是他最好的出路，说不定还可能将功赎罪，反正蝎神集团已经定性为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大不了坐几年牢，可是藏起来不露面怕不是长久之计。头儿，白丽娜和你姐夫关系不一般，你这么精明的人不会没有察觉，白丽娜准知道你姐夫的下落，但有一点，自首只能找石存山，千万别落在蒋春杰手中。”

“蒋春杰”三个字一出口，丁能通恍然大悟，他一下子知道了习涛说的“别人”指的是谁，他原以为姐夫只是为了逃债而逃走的，想不到竟是怕人家谋害自己而逃走的，丁能通越想越为姐夫担心，点烟时竟把烟拿倒了，点着了过滤嘴……

辛翠莲这几天颇为得意，吴东明在自己的威胁之下明显服软，同意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和蒋春华离婚。吴东明却被辛翠莲纠缠得心力交瘁了，他终于答应她考虑与自己老婆离婚了，这对辛翠莲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

上午，辛翠莲到父母家看了看女儿。午饭后，她就开开着保时捷去圣爱美容院做了美容。在美容院享受了“贵妃醉酒”服务后，已经月上柳梢头了，辛翠莲挎着香奈儿皮包香气如兰地上了车。她一踩油门，保时捷吉普车向黑水河大桥方向驶去。解放大街是东州横贯南北的快速干道，来往车量速度非常快，保时捷吉普车驶上解放大街，辛翠莲也加快了速度，她并没注意有车一直跟着自己。快到黑水河大桥时，辛翠莲想减速，她万万没想到刹车却失灵了，她把刹车踩到底也不管用，只好用手刹车，结果手刹车也失灵了，辛翠莲手忙脚乱起来，脑海里一片空白，此时跟在后面的奥迪车猛然加速冲向保时捷，辛翠莲从反光镜中发现有车冲了上来，她本能地向右一打方向盘，保时捷吉普车像奔牛一样撞向大桥护栏，冲出大桥，飞入黑水河，后面的奥迪车丝毫没有减速，像流星一样消失在夜幕之中……

丁能通原以为金伟民一出走，上面就会来调查自己，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只是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欧华汽车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出现极大波动。

金伟民和李欣汝安然到达加拿大后，给丁能通打来了电话，报了平安。衣雪对丁能通的牵挂也与日俱增，她已经做好了回国的准备。看到衣雪的邮件以后，丁能通心潮起伏，他觉得自己的心像个生病的孩子，急需衣雪的怀抱来温暖。丁能通太累了，一路走来，气喘吁吁，却找不到歇脚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路上的沙粒，突然有人走来捡起自己捂在手心，这个人就是衣雪。他终于找到了歇脚的地方，原来歇脚的地方就是爱。

习涛第一时间向丁能通汇报了辛翠莲出了车祸，而且是谋杀。他明白吴东明的路也走到头了！

吴东明心乱如麻，小舅子蒋春杰莽撞竟然要了辛翠莲的命，他的本意是想让小舅子找点黑道上的人吓唬吓唬辛翠莲，把这个女人逼出国算了，没想到，蒋春杰根本没按自己的意思办，而是背着自己痛下了杀手。眼下这个案子已经轰动了东州城，省公安厅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邓大海更是向夏闻天立下了军令状，尽管蒋春杰有反侦察的能力，这个案子破怕是早晚的事。

此时，吴东明的心像是被无数的蚂蚁撕咬一样难忍，他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果真东窗事发，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对妻子，还有什么脸面对儿子，就更没有脸面对老娘了。

从刘凤云家出来，丁能通就觉得浑身发热，胸还有点疼，他强打精神返回北京花园。走进大堂，迎头碰上了朱明丽。她知道最近丁能通压力大，身心疲惫。“明丽，衣雪已经在飞机上了，明天早晨就到，我这个样子怕是接不了她了，拜托你替我接一下衣雪。”丁能通说着咳了几声。

衣雪走出国际进港大厅时，原以为丁能通会手捧鲜花迎接自己，不成想，丁能通病了，医生诊断为胸膜炎，已经住进北京医院了。衣雪心里清楚，姐夫的事和金伟民的事让他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吴东明从北京回来，一下飞机就被刘光大的车接走了，当他走进了刘光大的办公室时，林白也在，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刘光大说：“东明，今天找你来要有个心理准备，你的小舅子蒋春杰已经被市公安局刑拘了，有证据表明，将辛翠莲的车撞下黑水河大桥的奥迪车就是蒋春杰的。在这之前，省纪委接到过许多举报信，都称辛翠莲是你包养的情妇。今天我和老林找你，就是代表省委和你慎重地谈谈，希望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讲明真相。”

吴东明感到全身都在瓦解、崩溃，懊恼、悲凉、悔恨、绝望像肮脏而浑浊的洪水，将他卷入漩涡，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他断定妻子什么都知道了。

吴东明一进家门，蒋春华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她平静地递给吴东明一张纸，“签字吧！”蒋春华决绝地说。吴东明接过那张纸一看，竟然是离婚协议书。蒋春华突然爆发了，她用手指着吴东明问：“吴东明，你先说说你干了什么？卑鄙，辛翠莲的父母抱着孩子来找过我，那孩子的脸就像用模子刻下来似的，长得跟你一摸一样，吴东明，这辈子你休想让我原谅你！”蒋春华说完，一把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摔门而去。

火辣辣的腮帮子，让吴东明倍感屈辱，和蒋春华过了大半辈子了，这还是妻子第一次动手打自己，而且打的是脸，是妻子曾经倍感骄傲的脸，如今这张脸却让妻子倍感耻辱，以至于无情地将巴掌打在上面。离开昌山市时，昌山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地送自己，那时自己这张脸是何等的荣耀，到了东州以后自己是怎么变的？吴东明百思不得其解。

一个没有脸的市长连妻子、儿子、白发苍苍的老娘都无颜再见，还有什么颜面见东州八百万人民，蒋春杰是杀死辛翠莲的凶手，但自己是主谋，要尝命应该是自己。

吴东明绝望了，他一直呆坐在椅子上直到下半夜。屋子里一盏灯也没点，他的目光却像鬼火一样幽亮，他突然起身将满屋子的灯点亮，然后从皮包里拿出笔，工工整整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吴东明地淡淡一笑，走进了洗手间。

吴东明洗了脸，刮了胡子，刷了牙，在衣柜内挑出自己最喜欢的一身西装，穿在身上，配了一条鲜红的领带系在脖子上，然后毅然决然地走进厨房，将两个天然气阀打开，伴随着嗤嗤的响声，吴东明从容地走进卧室，躺在松软的双人床上，面容平静地望着天棚，渐渐地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丁能通得知吴东明自杀的消息的同时，也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就是邱兴本投案自首了，消息是石存山告诉丁能通的。石存山得知邱兴本躲在云南景洪的消息后，只身去了景洪，在和邱兴本深谈后，邱兴

本自己回到东州投案自首。然而这两个消息都轰动了东州古城，特别是吴东明自杀，不仅震惊了东州，而且震惊了全国。

丁能通听到这两个消息本来见好的病情又加重了，多亏有衣雪无微不至的关照，身体才慢慢地趋于好转。

“雪儿，回到家我的病准好，好吗？明天就回。”丁能通说完干咳了两声。“能通，你看你喘气都费劲，根本不能坐飞机。”衣雪为难地说。

“雪儿，咱不坐飞机，坐火车，我好长时间没坐火车了，我想做火车。”丁能通恳求道。

衣雪非常理解丁能通此时此刻的心情，她温柔地点了点头，像慈母一样用纸巾擦了擦丁能通的嘴角。

火车票是习涛买的，昨晚下了一宿的雪，当习涛将丁能通和衣雪送上火车时，雪还在下。丁能通的目光一直透过车窗注视着纷飞的雪花，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茫茫白雪覆盖了旷野，丁能通忽然想起有人比喻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但是谁说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刚想问衣雪，却发现有漫天乌鸦飞过，跟随着火车，茫茫苍苍，大有盖过雪花的势头，火车就穿梭在这黑白世界里，远处连绵闪过几个土包，丁能通一下子想起了娘的坟，娘的坟很长时间没有人填把土了，他似乎看到锥形的坟头已经扁平，被白雪覆盖着，白雪之上有几株枯草，那枯草像娘的身影，被寒风吹动，仿佛盼儿归的娘在招手，丁能通的眼泪在也忍不住了，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这时，车厢内响起了莎拉.布莱曼的英文歌曲《归家之路》：

归家的路并不遥远， 家让我抚平深深的伤痛， 归家的路并不遥远， 我的心已先于火车到了家……

全书完

敬请期待《驻京办主任4》